

三乘唯識

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三乘唯識——

# 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印

## 《如來藏系經律彙編》序

緣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彙印如來藏系經律彙編一鉅冊，即將付梓，乃將編輯大意略叙如左，俾諸方大德善信鑑燭。

一、佛經文理深奧，義旨微妙，本自難會；復因未斷句或錯斷句、錯分段，佛子往往因此誤會，導致修行方向之偏差。故應重新斷句及分段，使學人易讀易解。

二、未悟錯悟之人不解真義，往往錯斷文句。故請我會中已悟同修重斷，余復重新逐字逐句檢查調整校正。斷句錯者意輒改變，違佛旨意，亦且讀之佶曲聱牙，文意不順，難解佛意。余於二年之中，每日十小時參與此一大事，方知其繁複艱難，非讀者之所知也！謹向參與斷句、校對、編輯、提供倉庫、運送流通、出資出力，以及隨喜贊嘆之一切義工同修，致最高之敬意！

三、經中之古字、罕用字，現今電腦軟體中所無者，悉依康熙字典釋義，另覓同義之現代常用字代之（如加被改為加披，鍋改鍋，鹿改粗字……等），無字可代者方用電腦造字。猶如今時大陸地區以簡體字代之，殆時移勢易，不得不然乎！

四、楞伽四卷本，義晦難解；菩提流支譯本，不

免己意摻雜；故唐皇云：「元嘉建號，跋陀之譯未弘；延昌紀年，流支之義多桀。」然跋陀四卷本文意古樸，類似直譯；流支之義淺白，亦有可供參酌對照之益；雖以後譯《大乘入楞伽經》為善，然二譯非無可取之處，為令學人及後世悟者易明，故三譯並陳，供佛子易於參照比對，則跋陀譯本之晦澀，菩提流支之多處乖舛，即可消弭；亦可因禪宗、法相唯識宗根本所依之楞伽宗義繼續流傳，避免今世後世錯悟之師慢心自大，狂言「一悟即至佛地、初地。悟後不須修道。」則末世正法少憂。

五、華嚴篇幅浩大，坊間亦多有印行者，故不收入，僅以十地經代之；未來若有緣，或可續印。

六、三乘一切法乃至世出世間一切法，莫非唯識如來藏法，本不應區分某是某非如來藏系經律。然以法有廣狹繁略差別，為顯三乘諸法皆是唯識如來藏法（詳見拙著《真實如來藏》），故擇經律之偏顯唯識者編輯成帙，名曰《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未選入諸經，以未偏顯如來藏法故，未予選入，非謂彼諸經律非如來藏法也。

七、時值末法，不論明心抑或見性，皆極困難。乃至有諸海內外顯密名師普疑「佛性空無形相，云何肉眼而能得見？」故多主張佛性不能眼見。復有諸多名師主張菩薩不能眼見，唯佛能見。禪子以名師崇拜



故，便信其語；余雖舉示眼見佛性之見道報告數篇附於書中，佛子仍多不信我語，痛失見性升進十住因緣，不能鄰於道種性而住，不亦惜哉！今特選輯《大般涅槃經》於內，並以不同字體標明十住菩薩眼見佛性之佛語，以證十住菩薩可以眼見佛性，並證禪宗祖師眼見佛性之典故真實，洵非虛妄。

八、佛門中每見心外求法之外道，誤解佛說真如遍一切處之真義，便學月溪法師之語，云真如佛性遍滿十方虛空，或謂十方虛空之星團爆炸能量是有情之本源，便教佛子向虛空討尋，推翻「唯我獨尊」之佛說。故以此諸經典證實彼等佛門外道所說謬誤，願我佛子藉此諸經不為所惑，早入正道。

九、原擬印行菊版十六開本，共計五大冊，總有二千五百餘頁。後思平裝本未顯尊貴，恐衆生輕賤之，遂改爲十六開大本精裝，成一巨冊。內文並以明體加大二級，易於保存，方便年長者拜讀，合並說明。

十、藏密中有諸推崇中觀應成派思想者，否定如來藏妙法；以未能證得故，說如來藏乃佛方便施設說法，非真實有；此名未見大乘道人。又主張中觀是究竟法，如來藏唯識所說非究竟；皆因彼未親證如來藏，不得七住中觀般若無生忍；復因未證如來藏故，無能解證唯識一切種智（八識心王、五法三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二種無我），不能

貫通唯識百法明門，不入初地；乃以誤會唯識經論之謬知邪解，藉中觀雙遮雙遣之法而破唯識，然其所說皆未離唯識三性範圍，便奢言三無性，狂言已入中觀。彼諸人等尙未證解阿賴耶識及以末那之總相，云何能知中觀？云何能知唯識一切種智妙法？又中道之諸種觀行，須證如來藏，方能證得根本智，方能發起後得智；以此後得智修學一切種智唯識之學，方入初地得道種智。然彼佛子中觀之修學皆唯法智之觀行，未證中觀法智；初悟者之中道觀行仍未離法智類智，云何言粗淺之中觀法智微妙於中觀學者悟後所應修學之一切種智？無有斯理！有智佛子當求大乘見道，方能融會貫通諸經要論，通達中道；復須精勤修入初地，住持大乘宗門正法，莫使藏密中觀應成派謬論壞佛甚深一切種智唯識妙法。伏願我佛慈悲冥祐，加持有智有緣佛子，早證如來藏空性而住中觀，加修一切種智唯識妙法，發起道種智，普能摧邪顯正，住持大乘宗門正法。

皈命本師釋迦牟尼佛  
皈命十方一切佛  
皈命常住第一義  
皈命大乘賢聖僧

娑婆大乘末法孤子

蕭平實 謹識

時值公元一九九八年中秋

恭序於喧囂居

# 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 目錄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卷一 ..... 〇〇〇一

卷二 ..... 〇〇一七

卷三 ..... 〇〇三二

卷四 ..... 〇〇四五

入楞伽經 卷一 ..... 〇〇六二

卷二 ..... 〇〇七四

卷三 ..... 〇〇八三

卷四 ..... 〇〇九四

卷五 ..... 〇一〇五

卷六 ..... 〇一一七

卷七 ..... 〇一二七

卷八 ..... 〇一三七

卷九 ..... 〇一四八

卷十 ..... 〇一六八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 卷一 ..... 〇一八八

卷二 ..... 〇二〇一

卷三 ..... 〇二一一

卷四 ..... 〇二二四

卷五 ..... 〇二三六

卷六 ..... 〇二五〇

卷七 ..... 〇二六五

大方等如來藏經 ..... 〇二八五

大方廣如來藏經 ..... 〇二九二

佛說不增不減經 ..... 〇三〇二

佛說無上依經 卷上 ..... 〇三〇六

卷下 ..... 〇三一六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卷一 ..... 〇三二四

卷二 ..... 〇三三〇

卷三 ..... 〇三三八

卷四 ..... 〇三四七

卷五 ..... 〇三五五

卷六 ..... 〇三六二

卷七 ..... 〇三七〇

卷八 ..... 〇三八五

卷九 ..... 〇三九三

卷十 ..... 〇四〇二

大般涅槃經 卷一 ..... 〇四一〇

卷二 ..... 〇四二〇

卷三 ..... 〇四三三

卷四 ..... 〇四四四

卷五 ..... 〇四五二

卷六 ..... 〇四六三

卷七 ..... 〇四七四

卷八	〇四八五
卷九	〇四九七
卷十	〇五〇八
卷十一	〇五一八
卷十二	〇五二七
卷十三	〇五三八
卷十四	〇五四七
卷十五	〇五五七
卷十六	〇五六七
卷十七	〇五七七
卷十八	〇五八六
卷十九	〇五九六
卷二十	〇六〇七
卷二十一	〇六一七
卷二十二	〇六二八
卷二十三	〇六三七
卷二十四	〇六四六
卷二十五	〇六五七
卷二十六	〇六七〇
卷二十七	〇六七七
卷二十八	〇六八九
卷二十九	〇七〇〇
卷三十	〇七一

卷三十一	〇七二二	
卷三十二	〇七三三	
卷三十三	〇七四四	
卷三十四	〇七五一	
卷三十五	〇七五九	
卷三十六	〇七六九	
卷三十七	〇七八〇	
卷三十八	〇七八九	
卷三十九	〇七九七	
卷四十	〇八一〇	
大乘同性經	卷上	〇八二二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廣經	卷下	〇八三二
無明羅剎集	卷上	〇八四四
	卷中	〇八五五
	卷下	〇八六〇
解深密經	卷第一	〇八六五
	卷第二	〇八七〇
	卷第三	〇八七九
	卷第四	〇八八五
	卷第五	〇八九五
深密解脫經	卷一	〇九〇四
	卷二	〇九一〇
		〇九一八

卷三	.....	○九二六
卷四	.....	○九三五
卷五	.....	○九四三
佛說解節經	.....	○九五二
金剛三昧經	.....	○九五七
大法鼓經	卷上	.....
	.....	○九七五
	卷下	.....
	.....	○九八三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上	.....
	.....	○九九三
	卷中	.....
	.....	一〇〇五
	卷下	.....
	.....	一〇一九
佛說十地經	卷一	.....
	.....	一〇二九
	卷二	.....
	.....	一〇三六
	卷三	.....
	.....	一〇四六
	卷四	.....
	.....	一〇五五
	卷五	.....
	.....	一〇六二
	卷六	.....
	.....	一〇七一
	卷七	.....
	.....	一〇七八
	卷八	.....
	.....	一〇八四
	卷九	.....
	.....	一〇九一
優婆塞戒經	卷一	.....
	.....	一〇九八
	卷二	.....
	.....	一一〇八
	卷三	.....
	.....	一一一九
	卷四	.....
	.....	一一三〇

---

卷五	.....	一一四〇
卷六	.....	一一五〇
卷七	.....	一一六一
菩薩瓔珞本業經	卷上	.....
	.....	一一七二
	卷下	.....
	.....	一一八三
長阿含經	卷七（弊宿經）	.....
	.....	一一九五
中阿含經	卷二十四（大因經）	.....
	.....	一二〇四
雜阿含經	卷六（第136經）	.....
	.....	一二一二
雜阿含經	卷七（第139經）	.....
	.....	一二一三
長阿含經	卷十（大緣方便經）	.....
	.....	一二一四
長阿含經	卷十（緣起經）	.....
	.....	一二一八
增一阿含經	卷一	.....
	.....	一二二〇
央掘魔羅經	卷一	.....
	.....	一二二七
	卷二	.....
	.....	一二四五
	卷三	.....
	.....	一二六二
	卷四	.....
	.....	一二七三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 一切佛語心品之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種種寶華以爲莊嚴，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衆俱，從彼種種異佛刹來，是諸菩薩摩訶薩無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遊戲，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爲上首；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種種衆生、種種心色無量度門，隨類普現；於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通達。爾時大慧菩薩與摩帝菩薩俱遊一切諸佛刹土，承佛神力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讚曰：

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  
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一切法如幻，遠離於心識；  
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遠離於斷常，世間恒如夢；  
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知人法無我，煩惱及爾燄；  
常清淨無相，而興大悲心。  
一切無涅槃，無有涅槃佛；  
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

若有若無有，是二悉俱離，  
牟尼寂靜觀，是則遠離生；  
是名爲不取，今世後世淨。  
爾時大慧菩薩偈讚佛已，自說姓名：

我名爲大慧，通達於大乘；  
今以百八義，仰諮尊中上。

世間解之士，聞彼所說偈；觀察一切衆，告諸佛子言：

汝等諸佛子，今皆恣所問；  
我當爲汝說，自覺之境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承佛所聽，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以偈問曰：

云何淨其念？云何念增長？  
云何見癡惑？云何惑增長？  
何故刹土化、相及諸外道？  
云何無受次？何故名無受？  
何故名佛子，解脫至何所？  
誰縛誰解脫？何等禪境界？  
云何有三乘？唯願爲解說。  
緣起何所生？云何作所作？  
云何俱異說？云何爲增長？  
云何無色定、及與滅正受？  
云何爲想滅？何因從定覺？



云何所作生、進去及持身？  
云何現分別？云何生諸地？  
破三者誰？何處身云何？  
往生何所至？云何最勝子？  
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  
云何三昧心？最勝爲我說。  
云何名爲藏？云何意及識？  
云何生與滅？云何見已還？  
云何爲種姓、非種及心量？  
云何建立相、及與非我義？  
云何無眾生？云何世俗說？  
云何爲斷見、及常見不生？  
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違？  
云何當來世，種種諸異部？  
云何空何因？云何剎那壞？  
云何胎藏生？云何世不動？  
何因如幻夢、及揅闡婆城、  
世間熱時燄、及與水月光？  
何因說覺支、及與菩提分？  
云何國土亂？云何作有見？  
云何不生滅，世如虛空華？  
云何覺世間？云何說離字？  
離妄想者誰？云何虛空譬？

如實有幾種？幾波羅蜜心？  
何因度諸地？誰至無所受？  
何等二無我？云何爾燄淨？  
諸智有幾種？幾戒眾生性？  
誰生諸寶性、摩尼真珠等？  
誰生諸語言、眾生種種性？  
明處及伎術，誰之所顯示？  
伽陀有幾種，長頌及短句？  
成爲有幾種？云何名爲論？  
云何生飲食，及生諸愛欲？  
云何名爲王，轉輪及小王？  
云何守護國？諸天有幾種？  
云何名爲地，星宿及日月？  
解脫修行者，是各有幾種？  
弟子有幾種？云何阿闍黎？  
佛復有幾種？復有幾種生？  
魔及諸異學，彼各有幾種？  
自性及與心，彼復各幾種？  
云何施設量？唯願最勝說。  
云何空風雲？云何念聰明？  
云何爲林樹？云何爲蔓草？  
云何象馬鹿？云何而捕取？  
云何爲卑陋？何因而卑陋？

云何六節攝？云何一闡提？  
男女及不男，斯皆云何生？  
云何修行退？云何修行生？  
禪師以何法？建立何等入？  
眾生諸趣，何相何像類？  
云何爲財富？何因致財富？  
云何爲釋種？何因有釋種？  
云何甘蔗種？無上尊願說。  
云何長苦仙？彼云何教授？  
如來云何於，一切時剎現，  
種種名色類，最勝子圍繞？  
云何不食肉？云何制斷肉？  
食肉諸種類，何因故食肉？  
云何日月形，須彌及蓮華？  
師子勝相剎，側住覆世界，  
如因陀羅網，或悉諸珍寶？  
箜篌細腰鼓，狀種種諸華；  
或離日月光，如是等無量？  
云何爲化佛？云何報生佛？  
云何如如佛？云何智慧佛？  
云何於欲界，不成等正覺？  
何故色究竟，離欲得菩提？  
善逝般涅槃，誰當持正法？

天師住久如，正法幾時住？  
悉檀及與見，各復有幾種？  
毗尼比丘分，云何何因緣？  
彼諸最勝子，緣覺及聲聞，  
何因百變易？云何百無受？  
云何世俗通？云何出世間？  
云何爲七地？唯願爲演說。  
僧伽有幾種？云何爲壞僧？  
云何醫方論，是復何因緣？  
何故大牟尼，唱說如是言：  
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  
何故說斷常，及與我無我？  
何不一切時，演說真實義？  
而復爲眾生，分別說心量？  
何因男女林，訶梨阿摩勒，  
雞羅及鐵圍，金剛等諸山，  
無量寶莊嚴，仙闍婆充滿？  
無上世間解，聞彼所說偈，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  
一：  
善哉善哉問，大慧善諦聽！  
我今當次第，如汝所問說。  
生及與不生，涅槃空剎那，  
趣至無自性，佛諸波羅蜜；

佛子與聲聞，緣覺諸外道，  
及與無色行，如是種種事。  
須彌巨海山，洲渚刹土地，  
星宿及日月；外道天修羅。  
解脫自在通，力禪三摩提，  
滅及如意足，覺支及道品，  
諸禪定無量，諸陰身往來，  
正受滅盡定，三昧起心說。  
心意及與識，無我法有五，  
自性想所想，及與現二見。  
乘及諸種性，金銀摩尼等，  
一闍提大種，荒亂及一佛。  
智爾焰得向，眾生有無有，  
象馬諸禽獸，云何而捕取？  
譬因成悉檀，及與作所作，  
叢林迷惑通，心量不現有。  
諸地不相至，百變百無受，  
醫方工巧論，伎術諸明處。  
諸山須彌地，巨海日月量，  
下中上眾生，身各幾微塵？  
一一刹幾塵？弓弓數有幾？  
肘步拘樓舍，半由延由延；  
兔毫窗塵蟻；羊毛穢麥塵，

鉢他幾穢麥？阿羅穢麥幾？  
獨籠那佉梨，勒叉及學利，  
乃至頻婆羅，是各有幾數？  
爲有幾阿耨，名舍梨沙婆？  
幾舍梨沙婆，名爲一賴提？  
幾賴提摩沙，幾摩沙陀那？  
幾摩沙陀那，名爲陀那羅？  
復幾陀那羅，爲迦梨沙那？  
幾迦梨沙那，爲成一波羅？  
此等積聚相，幾波羅彌樓？  
是等所應請，何須問餘事？  
聲聞辟支佛，佛及最勝子，  
身各有幾數？何故不問此？  
火焰幾阿耨？風阿耨復幾？  
根根幾阿耨？毛孔眉毛幾？  
護財自在王，轉輪聖帝王，  
云何王守護？云何爲解脫？  
廣說及句說，如汝之所問：  
眾生種種欲，種種諸飲食；  
云何男女林，金剛堅固山？  
云何如幻夢，野鹿渴愛譬？  
云何山天仙，捷闍婆莊嚴？  
解脫至何所？誰縛誰解脫？

云何禪境界？變化及外道？  
云何無因作？云何有因作，  
有因無因作，及非有無因？  
云何現已滅？云何淨諸覺？  
云何諸覺轉，及轉諸所作？  
云何斷諸想？云何三昧起？  
破三者誰？何處爲何身？  
云何無眾生，而說有吾我？  
云何世俗說？唯願廣分別。  
所問相云何？及所問非我？  
云何爲胎藏？及種種異身？  
云何斷常見？云何心得定，  
言說及諸智，戒種性佛子？  
云何成及論？云何師弟子？  
種種諸眾生，斯等復云何？  
云何爲飲食，聰明魔施設？  
云何樹葛藤？最勝子所問。  
云何種種刹，仙人長苦行？  
云何爲族姓？從何師受學？  
云何爲醜陋？云何人修行？  
欲界何不覺？阿迦膩吒成？  
云何俗神通？云何爲比丘？  
云何爲化佛？云何爲報佛？

云何爲如如，平等智慧佛？  
云何爲眾僧？佛子如是問。  
篋篋腰鼓花，刹土離光明，  
心地者有七，所問皆如實。  
此及餘眾多，佛子所應問；  
一一相相應，遠離諸見過。  
悉檀離言說，我今當顯示，  
次第建立句。佛子善諦聽；  
此上百八句，如諸佛所說。  
不生句，生句；常句，無常句；相句，無相  
句；住異句，非住異句；刹那句，非刹那句；自性  
句，離自性句；空句，不空句；斷句，不斷句；邊  
句，非邊句；中句，非中句；常句，非常句；緣  
句，非緣句；因句，非因句；煩惱句，非煩惱句；  
愛句，非愛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巧句，非巧  
句；淨句，非淨句；成句，非成句；譬句，非譬  
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師句，非師句；種性句，  
非種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所有句，非所有  
句；願句，非願句；三輪句，非三輪句；相句，非  
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俱句，非俱句；緣自聖  
智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刹土句，非刹土句；阿  
耨句，非阿耨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  
實句，非實句；數句，非數句；明句，非明句；虛

空句，非虛空句；雲句，非雲句；工巧伎術明處句，非明處句；風句，非風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施設句，非施設句；自性句，非自性句；陰句，非陰句；眾生句，非眾生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爾燄句，非爾燄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亂句，非荒亂句；幻句，非幻句；夢句，非夢句；燄句，非燄句；像句，非像句；輪句，非輪句；撻闍婆句，非撻闍婆句；天句，非天句；飲食句，非飲食句；淫欲句，非淫欲句；見句，非見句；波羅蜜句，非波羅蜜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諦句，非諦句；果句，非果句；滅起句，非滅起句；治句，非治句；相句，非相句；支句，非支句；巧明處句，非巧明處句；禪句，非禪句；迷句，非迷句；現句，非現句；護句，非護句；族句，非族句；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攝受句，非攝受句；實句，非實句；記句，非記句；一闍提句，非一闍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味句，非味句；事句，非事句；身句，非身句；覺句，非覺句；動句，非動句；根句，非根句；有爲句，非有爲句；無爲句，非無爲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節句，非節句；叢樹藤句，非叢樹藤句；雜句，非雜句；說句，非說句；

毘尼句，非毘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處句，非處句；字句，非字句。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告大慧：「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大慧！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大慧！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大慧！現識及分別事識，此二壞不壞，相展轉因。大慧！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大慧！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大慧！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大慧！是名相滅。大慧！相續滅者，相續所因滅，則相續滅；所從滅及所緣滅，則相續滅。大慧！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謂無始妄想熏；緣者，謂自心見等識境妄想。大慧！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如是！大慧！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

而自真相實不滅。是故大慧！非自真相識滅，但業相滅；若自真相滅者，藏識則滅；大慧！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論議。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論：『謂攝受境界滅，識流注亦滅。』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大慧！外道說流注生因，非眼、識、色、明、集會而生，更有異因；大慧！彼因者，說言若勝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時、若微塵。」

「復次大慧！有七種性自性，所謂：集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種性自性、因性自性、緣性自性、成性自性。復次大慧！有七種第一義。所謂：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見境界、超二見境界、超三地境界、如來自到境界。大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智慧眼，入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與外道論惡見共。大慧！云何外道論惡見共？所謂自境界妄想見，不覺識自心所現，分齊不通。大慧！愚癡凡夫性，無性自性第一義，作二見論。」

「復次大慧！妄想三有苦滅，無知愛業緣滅，自心所現幻境隨見，今當說。大慧！若有沙門婆羅門，欲令無種有種因果現及事時住、緣陰界入生住，或言生已滅，大慧！彼若相續、若事、若生、

若有、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破壞斷滅論；所以者何？以此現前不可得，及見始非分故。大慧！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種不作芽事；如是大慧！若陰界入性，已滅、今滅、當滅，自心妄想見無因故，彼無次第生；大慧！若復說無種、有種、識，三緣合生者，龜應生毛，沙應出油；汝宗則壞，違決定義。有種無種說，有如是過，所作事業悉空無義。大慧！彼諸外道說有三緣合生者，所作方便因果自相；過去未來現在有種種相，從本已來成事相承，覺想地轉；自見過習氣，作如是說。如是大慧！愚癡凡夫，惡見所噬，邪曲迷醉無智，妄稱一切智說。」

「大慧！若復諸餘沙門婆羅門，見離自性浮雲、火輪、撻闍婆城無生；幻、燄、水月及夢，內外心現妄想無始虛偽，不離自心；妄想因緣滅盡，離妄想說所說、觀所觀，受用建立身之藏識；於識、境界、攝受及攝受者不相應，無所有境界，離生住滅，自心起隨入分別，大慧！彼菩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無開發方便。大慧！彼一切眾生界皆悉如幻，不勤因緣；遠離內外境界，心外無所見，次第隨入無相處。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當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現無所有，得住般若波羅蜜；捨離彼



生所作方便，金剛喻三摩提隨入如來身，隨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莊嚴，等入一切佛刹外道入處；離心意意識，是菩薩漸次轉身，得如來身。大慧！是故欲得如來隨入身者，當遠離陰界入心因緣所作方便生住滅妄想虛偽，唯心直進，觀察無始虛偽過妄想習氣因三有，思惟無所有佛地無生，到自覺聖趣；自心自在，到無開發行。如隨眾色摩尼，隨入眾生微細之心，而以化身，隨心量度；諸地漸次，相續建立；是故大慧！自悉檀善，應當修學。」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相，一切諸佛菩薩所行，自心見等所緣境界不和不合；顯示一切說，成真實相一切佛語心，為楞伽國摩羅耶山海中住處諸大菩薩，說如來所歎海濤藏識境界法身。」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言：「四因緣故眼識轉，何等為四？謂自心現攝受不覺，無始虛偽過色習氣，計著識性自性，欲見種種色相。大慧！是名四種因緣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大慧！如眼識，一切諸根微塵毛孔俱生；隨次境界生，亦復如是：譬如明鏡現眾色像，大慧！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因所作相，異不異，合業生相，深入計著，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識身轉。大慧！即彼五識身俱，因差別分段相知，當知是意識

因；彼身轉，彼不作是念：『我展轉相因。』自心現，妄想計著轉；而彼各各壞相俱轉——分別境界分段差別；謂彼轉。如修行者入禪三昧，微細習氣轉，而不覺知，而作是念：『識滅，然後入禪正受。』實不識滅而入正受，以習氣種子不滅，故不滅；以境界轉，攝受不具故滅。」

「大慧！如是微細藏識究竟邊際，除諸如來及住地菩薩；諸聲聞緣覺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測量決了。餘地相智慧，巧便分別決斷句義，最勝無邊善根成熟，離自心現妄想虛偽；宴坐山林，下中上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無量刹土諸佛灌頂，得自在力神通三昧。諸善知識、佛子眷屬，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想、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是故大慧！諸修行者應當親近最勝知識。」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  
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  
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  
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  
青赤種種色，珂乳及石蜜，  
淡味眾華果，日月與光明，  
非異非不異；海水起波浪，

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變，種種波浪轉，  
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  
謂彼藏識處，種種諸識轉，  
謂以彼意識，思惟諸相義。  
不壞相有八，無相亦無相，  
譬如海波浪，是則無差別，  
諸識心如是，異亦不可得。  
心名採集業，意名廣採集，  
諸識識所識，現等境說五。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曰：

青赤諸色像，眾生發諸識，  
如浪種種法，云何唯願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青赤諸雜色，波浪悉無有，  
採集業說心，開悟諸凡夫；  
彼業悉無有，自心所攝離，  
所攝無所攝，與彼波浪同。  
受用建立身，是眾生現識，  
於彼現諸業，譬如水波浪。

爾時大慧菩薩復說偈言：

大海波浪性，鼓躍可分別；  
藏與業如是，何故不覺知？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  
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

爾時大慧菩薩復說偈言：

日出光等照，下中上眾生；  
如來照世間，為愚說真實；  
已分部諸法，何故不說實？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說真實者，彼心無真實；  
譬如海波浪，鏡中像及夢。  
一切俱時現，心境界亦然；  
境界不具故，次第業轉生。  
識者識所識，意者意謂然，  
五則以顯現，無有定次第。  
譬如工畫師，及與畫弟子，  
布彩圖眾形，我說亦如是；  
彩色本無文，非筆亦非素，  
為悅眾生故，綺錯繪眾像；  
言說別施行，真實離名字，  
分別應初業，修行示真實。  
真實自悟處，覺想所覺離，  
此為佛子說；愚者廣分別；  
種種皆如幻，雖現無真實。

如是種種說，隨事別施設；所說非所應，於彼爲非說。彼彼諸病人，良醫隨處方；如來爲眾生，隨心應量說。妄想非境界，聲聞亦非分；哀愍者所說：自覺之境界。

「復次大慧！若菩薩摩訶薩，欲知自心現量、攝受及攝受者妄想境界，當離群聚習俗睡眠，初中後夜，常自覺悟修行方便。當離惡見經論言說及諸聲聞緣覺乘相；當通達自心現妄想之相。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建立智慧相住已，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何等爲聖智三相當勤修學？所謂無所有相、一切諸佛自願處相、自覺聖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已，能捨跛驢心智慧相，得最勝子第八之地；則於彼上三相修生。大慧！無所有相者，謂聲聞緣覺及外道相，彼修習生。大慧！自願處相者，謂諸先佛自願處修生。大慧！自覺聖智究竟相者，一切法相無所計著，得如幻三昧身，諸佛地處進趣行生。大慧！是名聖智三相。若成就此聖智三相者，能到自覺聖智究竟境界。是故大慧！聖智三相，當勤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知大菩薩眾心之所念，名《聖智事分別自性經》，承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

佛言：「世尊！唯願爲說聖智事分別自性經，百八句分別所依。如來應供等正覺，依此分別說『菩薩摩訶薩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別說妄想自性故，則能善知周遍觀察人法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超越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諸禪定樂，觀察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畢定捨離五法自性；諸佛如來法身智慧善自莊嚴，起幻境界，昇一切佛剎兜率天宮，乃至色究竟天宮，逮得如來常住法身。」佛告大慧：「有一種外道，作無所有妄想計著；覺知因盡，兔無角想；如兔無角，一切法亦復如是。大慧！復有餘外道：見種、求那、極微、陀羅驃、形處，橫法各各差別，見已計著無兔角橫法，作牛有角想。大慧！彼墮二見，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增長；身受用，建立妄想根量。大慧！一切法性亦復如是，離有無，不應作想。大慧！若復離有無，而作兔無角想，是名邪想。彼因待觀故，兔無角不應作想；乃至微塵分別事性，悉不可得。大慧！聖境界離，不應作牛有角想。」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得無妄想者，見不生想已，隨比思量，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耶？」佛告大慧：「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所以者何？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角生妄想；以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故離異不異；故非觀察不生

妄想，言無角。大慧！若復妄想異角者，則不因角生；若不異者，則因彼故，乃至微塵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異角故，彼亦非性。二俱無性者，何法何故而言無耶？大慧！若無故無角，觀有故言兔無角者，不應作想。大慧！不正因故而說有無，二俱不成。大慧！復有餘外道見，計著色、空、事、形、處橫法，不能善知虛空分齊，言色離虛空，起分齊見妄想。大慧！虛空是色，隨入色種；大慧！色是虛空所持處所建立性；色空事分別當知。大慧！四大種生時，自相各別；亦不住虛空，非彼無虛空；如是大慧！觀牛有角故兔無角。大慧！又牛角者，析為微塵又分別微塵，剎那不住，彼何所觀故而言無耶？若言觀餘物者，彼法亦然。」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當離兔角牛角虛空形色異見妄想。汝等諸菩薩摩訶薩，當思惟自心現妄想，隨入為一切剎土最勝子，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色等及心無，色等長養心，  
身受用安立，識藏現眾生；  
心意及與識，自性法有五，  
無我二種淨，廣說者所說。  
長短有無等，展轉互相生，  
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

微塵分別事，不起色妄想，  
心量安立處，惡見所不樂。  
覺想非境界，聲聞亦復然；  
救世之所說，自覺之境界。

爾時大慧菩薩，為淨自心現流故，復請如來，白佛言：「世尊！云何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為頓為漸耶？」佛告大慧：「漸淨非頓。如菴羅果漸熟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陶家造作諸器，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大地漸生萬物，非頓生也；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伎術，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

「譬如明鏡頓現一切無相色像，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頓現無相、無有所有清淨境界。如日月輪，頓照顯示一切色像；如來為離自心現習氣過患眾生，亦復如是頓為顯示不思議智最勝境界。譬如藏識，頓分別知自心現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彼諸依佛亦復如是，頓熟眾生所處境界，以修行者安處於彼色究竟天。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曜；自覺聖趣亦復如是，彼於法相有性無性惡見妄想，照令除滅。」

「大慧！法依佛說：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相續妄想自性計著因；種種不實如幻，種種計著不可得。復次大慧！計著緣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慧！如工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幻，起一切眾生若干形色，起種種妄想；彼諸妄想，亦無真實。如是大慧！依緣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種種妄想心，種種相行事妄想相，計著習氣妄想，大慧！是為妄想自性相生。大慧！是名依佛說法。」

「大慧！法佛者離心自性相，自覺聖所緣境界建立施作。大慧！化佛者說施、戒、忍、精進、禪定及心智慧，離陰界入、解脫識相，分別觀察建立；超外道見、無色見。大慧！又法佛者，離攀緣、攀緣離，一切所作根量相滅。非諸凡夫聲聞緣覺外道計著我所著境界；自覺聖究竟差別相建立。是故大慧！自覺聖差別相，當勤修學，自心現見，應當除滅！」

「復次大慧！有二種聲聞乘通分別相，謂得自覺聖差別相，及性妄想自性計著相。云何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謂無常、苦、空、無我境界，真諦離欲寂滅，息陰界入自共相，外不壞相如實知，心得寂止；心寂止已，禪定解脫三味道果，正受解脫；不離習氣，不思議變易死，得自覺聖樂住聲聞；是

名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大慧！得自覺聖差別樂住菩薩摩訶薩，非滅門樂正受樂；顧愍眾生及本願，不作證。大慧！是名聲聞得自覺聖差別相樂，菩薩摩訶薩於彼得自覺聖差別相樂，不應修學。大慧！云何性妄想自性計著相聲聞？所謂大種、青黃赤白堅濕煖動，非作生自相共相，先勝善說，見已，於彼起自性妄想；菩薩摩訶薩於彼應知應捨，隨入法無我相，滅人無我相見，漸次諸地相續建立；是名諸聲聞性妄想自性計著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說常不思議自覺聖趣境界、及第一義境界，世尊！非諸外道所說常不思議因緣耶？」佛告大慧：「非諸外道因緣得常不思議，所以者何？諸外道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者，何因顯現常不思議？復次大慧！不思議若因自相成者，彼則應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議不成。大慧！我第一義常、不思議，第一義因相成；離性非性，得自覺相故有相；第一義智因，故有因，離性非性故；譬如無作虛空、涅槃，滅盡故常；如是大慧！不同外道常不思議論。如是大慧！此常不思議，諸如來自覺聖智所得，是故常不思議自覺聖智所得，應當修學。」

「復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議，無常性，異相因

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復次大慧！諸外道常不思議，於所作性非性無常，見已思量計常。大慧！我亦以如是因緣所作者性非性無常，見已，自覺聖境界，說彼常無因。大慧！若復諸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議，因自相性非性，同於兔角；此常不思議，但言說妄想；諸外道輩有如是過。所以者何？謂但言說妄想，同於兔角，自因相非分。大慧！我常不思議，因自覺得相故，離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大慧！若復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不思議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去得自覺聖智境界相遠，彼不應說。」

「復次大慧！諸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一切性妄想非性，未來諸根境界休息，作涅槃想；非自覺聖智趣藏識轉，是故凡愚說有三乘，說心量趣無所有。是故大慧！彼不知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自心現境界，計著外心現境界；生死輪常轉。」

「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謂自心現性非性，離有非有生故。大慧！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馬等角；愚癡凡夫不實妄想，自性妄想故。大慧！一切法不生，自覺聖智趣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彼愚夫妄想二境界。自性身財建立趣自性相，大慧！

藏識攝所攝相轉；愚夫墮生住滅二見，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賢聖也。大慧！於彼應當修學。」

「復次大慧！有五無間種性。云何爲五？謂聲聞乘無間種性、緣覺乘無間種性、如來乘無間種性、不定種性、各別種性。云何知聲聞乘無間種性？若聞說得陰界入自共相斷、知時，舉身毛孔熙怡欣悅，及樂修相智，不修緣起發悟之相，是名聲聞乘無間種性。聲聞無間，見第八地，起煩惱斷，習氣煩惱不斷，不度不思議變易死，度分段死；正師子吼：『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知。』修習人無我，乃至得般涅槃覺。大慧！各別無間者：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彼諸眾生作如是覺，求般涅槃。復有異外道說悉由作者；見一切性已，言此是般涅槃，作如是覺；法無我見非分，彼無解脫。大慧！此諸聲聞乘無間外道種性，不出出覺；爲轉彼惡見故，應當修學。大慧！緣覺乘無間種性者，若聞說各別緣無間，舉身毛豎，悲泣流淚，不相近緣，所有不著；種種自身，種種神通，若離若合種種變化，聞說是時，其心隨入。若知彼緣覺乘無間種性已，隨順爲說緣覺之乘，是名緣覺乘無間種性相。大慧！彼如來乘無間種性，有四種：謂自性法無間種性、離自相法無



間種性、得自覺聖無間種性、外刹殊勝無間種性；大慧！若聞此四事一一說時，及說自心現身財建立不思議境界時，心不驚怖者，是名如來乘無間種性相。大慧！不定種性者，謂說彼三種時，隨說而入，隨彼而成。大慧！此是初治地者，謂種性建立，為超入無所有地故，作是建立。彼自覺藏者：自煩惱習淨、見法無我、得三昧樂住聲聞，當得如來最勝之身。」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須陀槃那果，往來及不還，

速得阿羅漢，是等心惑亂。

三乘與一乘，非乘我所說；

愚夫少智慧，諸聖遠離寂。

第一義法門，遠離於二教，

住於無所有，何建立三乘？

諸禪無量等，無色三摩提，

受想悉寂滅，亦無有心量。

「大慧！彼一闡提、非一闡提、世間解脫誰轉？大慧！一闡提有二種：一者捨一切善根，及於無始眾生發願。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及作惡言：『此非隨順修多羅、毗尼、解脫之說。』捨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二者菩薩本自願方便故，非不般涅槃一切眾生而般涅槃；大慧！彼般涅槃，是名不般涅槃法相，此亦到一闡提趣。」大慧

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畢竟不般涅槃？」佛告大慧：「菩薩一闡提者，知一切法本來般涅槃已，畢竟不般涅槃，而非捨一切善根一闡提也。大慧！捨一切善根一闡提者，復以如來神力故，或時善根生；所以者何？謂如來不捨一切眾生故。以是故，菩薩一闡提不般涅槃。」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三自性。云何三自性？謂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大慧！妄想自性從相生。」佛告大慧：「緣起自性事相相、行顯現事相相，計著『有』二種妄想自性，如來應供等正覺之所建立：謂名相計著相，及事相計著相。名相計著相者，謂內外法計著；事相計著相者，謂即彼如是內外自共相計著；是名二種妄想自性相，若依若緣生，是名緣起。云何成自性？謂離名相事相妄想，聖智所得，及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來藏心。」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名相覺想，自性二相，

正智如如，是則成相。

「大慧！是名觀察五法自性相經、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汝等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觀二種無我相：云何二種無我

相？謂人無我，及法無我。云何人無我？謂離我、我所——陰界入聚無知業愛生眼色等攝受計著生識。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生死趣有輪，種種身色，如幻術神咒，機發像起；善彼相知，是名人無我智。云何法無我智？謂覺陰界入妄想相自性，如陰界入離我所；陰界入積聚，因業愛繩縛，展轉相緣生，無動搖；諸法亦爾，離自共相；不實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聖賢也；意識五法，自性離故。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分別一切法無我。善法無我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初地菩薩無所有觀地相；觀察開覺歡喜，次第漸進，超九地相，得法雲地。於彼建立無量寶莊嚴大寶蓮華王像大寶宮殿。幻自性境界修習生，於彼而坐；同一像類諸最勝子眷屬圍繞，從一切佛剎來；佛手灌頂，如轉輪聖王太子灌頂；超佛子地，到自覺聖智法趣，當得如來自在法身。見法無我故，是名法無我相，汝等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建立、誹謗相，唯願說之，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建立、誹謗』二邊惡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覺已，離『常建立、斷誹謗』見，不謗正法。」  
爾時世尊受大慧菩薩請已，而說偈言：

建立及誹謗，無有彼心量；  
身受用建立，及心不能知；  
愚癡無智慧，建立及誹謗。

爾時世尊於此偈義，復重顯示，告大慧言：「有四種非有『有』建立。云何爲四？謂非有相建立、非有見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種建立。又誹謗者，謂於彼所立無所得，觀察非分而起誹謗；是名建立誹謗相。復次大慧！云何非有相建立相？謂陰界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計著：『此如是，此不異』，是名非有相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無始虛偽過，種種習氣計著生。大慧！非有見建立相者，若彼如是陰界入：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見建立，是名非有見建立相。大慧！非有因建立相者：謂初識無因生，後不實如幻，本不生；眼、色、明、界、念前生，生已、實已、還壞，是名非有因建立相。大慧！非有性建立相者：謂虛空、滅、般涅槃，非作，計著性建立；此離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馬等角，如垂髮現，離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建立及誹謗——愚夫妄想；不善觀察自心現量，非賢聖也。是故離建立、誹謗惡見，應當修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知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趣究竟。爲安眾生故，作種種類像，如妄想自性處依於緣起；譬如眾色如意寶珠，普現一切諸佛刹土、一切如來大眾集會，悉於其中聽受經法：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光影、水月，於一切法離生滅斷常及離聲聞緣覺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億那由他三昧；得三昧已，遊諸佛刹，供養諸佛，生諸天宮，宣揚三寶，示現佛身，聲聞菩薩大眾圍繞，以自心現量，度脫眾生；分別演說外性無性，悉令遠離有無等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量世間，佛子觀察，  
種類之身，離所作行；  
得力神通，自在成就。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唯願世尊爲我等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我等及餘諸菩薩眾，覺悟是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已，離有無妄想；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爲汝廣分別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處。大慧！妄想自性計著者，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大慧！彼略說七種空：謂相

空、性自性空、行空、無行空、一切法離言說空、第一義聖智大空、彼彼空。」

「云何相空？謂一切性自共相空，觀展轉積聚故，分別無性，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無性，故相不住，是故說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云何性自性空？謂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說性自性空。云何行空？謂陰離我、我所，因所成所作業方便生，是名行空。大慧！即此如是行空展轉緣起，自性無性，是名無行空。云何一切法離言說空？謂妄想自性無言說，故一切法離言說，是名一切法離言說空。云何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謂得自覺聖智，一切見過習氣空，是名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云何彼彼空？謂於彼無彼空，是名彼彼空；大慧！譬如鹿子母舍，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餘處無象馬；是名一切法自相——彼於彼無彼；是名彼彼空。是名七種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當遠離。」

「大慧！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無生。離自性，即是無生；離自性剎那相續流注，及異性現，一切性離自性；是故一切性離自性。云何無二？謂一切法如陰熱、如長短、如黑白；大慧！一切法無二，非於涅槃、彼生死，非於生死、彼涅

槃，異相因有性故；是名無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是故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應當修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常說空法，遠離於斷常；  
生死如幻夢，而彼業不壞；  
虛空及涅槃，滅二亦如是；  
愚夫作妄想，諸聖離有無。

爾時世尊復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普入諸佛一切修多羅；凡所有經，悉說此義。諸修多羅，悉隨眾生希望心故，爲分別說，顯示其義，而非真實在於言說。如鹿渴想，誑惑群鹿，鹿於彼相計著水性，而彼水無；如是！一切修多羅所說諸法，爲令愚夫發歡喜故，非實聖智在於言說；是故當依於義，莫著言說。」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二

### 一切佛語心品之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之藏常住

不變亦復如是，而陰界入垢衣所纏，貪欲恚癡不實妄想塵勞所污；一切諸佛之所演說。』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言有如來藏耶？世尊！外道亦說有常作者，離於求那，周遍不滅。世尊！彼說有『我』。」佛告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等正覺，爲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大慧！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不應作我見計著。譬如陶家於一泥聚，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作種種器；如來亦復如是，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或說如來藏，或說無我。以是因緣故，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是名說如來藏。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不實我見妄想，入三解脫門境界，希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若不如是，則同外道所說之我。是故大慧！爲離外道見故，當依無我如來之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人相續陰，緣與微塵；  
勝自在作，心量妄想。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觀未來眾生，復請世尊：

「唯願爲說修行無間，如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者大方便。」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爲四？謂善分別自心現、觀外性非性、離生住滅見、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離我、我所，無動搖、離去來；無始虛偽習氣所熏、三界種種色行繫縛身財建立，妄想隨入現。』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云何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謂燄夢等一切性，無始虛偽妄想習因，觀一切性自性；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善觀外性非性，是名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云何菩薩摩訶薩，善離生住滅見？謂如幻夢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隨入自心分齊故，見外性非性，見識不生，及緣不積聚；見妄想緣生，於三界、內外、一切法不可得；見離自性，生見悉滅。知如幻等諸法自性，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已，離生住滅見，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離生住滅見。云何菩薩摩訶薩得自覺聖智善樂？謂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得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得意生身。」

「世尊！意生身者，何因緣？」佛告大慧：「意生身者：譬如意去，迅疾無礙，故名意生。譬如意去石壁無礙；於彼異方無量由延，因先所見，

憶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絕，於身無障礙生。大慧！如是意生身，得一時俱；菩薩摩訶薩意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莊嚴聖種類身，一時俱生。猶如意生，無有障礙；隨所憶念本願境界，爲成就眾生，得自覺聖智善樂。如是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轉捨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身，及得意生身，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當如是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世尊：「唯願爲說一切諸法緣、因之相。以覺緣、因相故，我及諸菩薩離一切性有無妄見。無妄想見，漸次俱生。」佛告大慧：「一切法二種緣相，謂外及內。外緣者，謂泥團、柱輪、繩、水、木、人工，諸方便緣有瓶生；如泥瓶，縷疊、草席、種芽、酪酥等方便緣生，亦復如是；是名外緣前後轉生。云何內緣？謂無明、愛、業等法，得緣名；從彼生陰界入法，得緣所起名；彼無差別，而愚夫妄想，是名內緣法。大慧！彼因者有六種：謂當有因、相續因、相因、作因、顯示因、待因。當有因者：作因已，內外法生。相續因者：作攀緣已，內外法生陰種子等。相因者：作無間相，相續生。作因者：作增上事，如轉輪王。顯示因者：妄想事生已，相現作所作，如

燈照色等。待因者：滅時『作』相續斷，不妄想性生。大慧！彼自妄想相愚夫，不漸次生，不俱生；所以者何？若復俱生者，作所作無分別，不得因相故；若漸次生者，不得相我故，漸次生不生；如不生子，無父名。大慧！漸次生相續方便，不然，但妄想耳；因、攀緣、次第、增上緣等生所生故。大慧！漸次生不生，妄想自性計著相故；漸次、俱不生。自心現受用故，自相共相外性非性。大慧！漸次、俱不生，除自心現；不覺、妄想，故相生。是故因緣作事方便相，當離『漸次、俱』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都無生，亦無因緣滅；  
於彼生滅中，而起因緣想。  
非遮滅復生，相續因緣起；  
唯爲斷凡愚，癡惑妄想緣。  
有無緣起法，是悉無有生；  
習氣所迷轉，從是三有現。  
真實無生緣，亦復無有滅；  
觀一切有爲，猶如虛空華。  
攝受及所攝，捨離惑亂見；  
非已生當生，亦復無因緣；  
一切無所有，斯皆是言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

爲說《言說妄想相心經》。世尊！我及餘菩薩摩訶薩，若善知言說妄想相心經，則能通達言說所說二種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言說所說二種趣，淨一切眾生。」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四種言說妄想相。謂相言說、夢言說、過妄想計著言說、無始妄想言說。相言說者，從自妄想色相計著生。夢言說者，先所經境界隨憶念生；從覺已，境界無性生。過妄想計著言說者，先怨所作業，隨憶念生。無始妄想言說者，『無始虛僞計著過』自種習氣生。是名四種言說妄想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以此義勸請世尊：「唯願更說言說妄想所現境界。世尊！何處？何故？云何？何因？眾生妄想言說生？」佛告大慧：「頭、胸、喉、鼻、脣舌、齟齬，和合出音聲。」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說、妄想，爲異？爲不異？」佛告大慧：「言說、妄想，非異非不異；所以者何？謂彼因生相故。大慧！若言說妄想異者，妄想不應是因；若不異者，語不顯義；而有顯示，是故非異非不異。」大慧復白佛言：「世尊！爲言說即是第一義？爲所說者是第一義？」佛告大慧：「非言說是第一義，亦非所說是第一義；所以者何？謂第一



義聖樂言說所入是第一義，非言說是第一義；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是故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言說者：生滅動搖，展轉因緣起；若展轉因緣起者，彼不顯示第一義；大慧！自他相無性故，言說相不顯示第一義。復次大慧！隨入自心現量故，種種相外性非性，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是故大慧！當離言說諸妄想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性無自性，亦復無言說；

甚深空空義，愚夫不能了。

一切性自性，言說法如影；

自覺聖智子，實際我所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爲說，離有無、一異、俱不俱、非有非無、常無常，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覺聖智所行，離妄想自相共相，入於第一真實之義，諸地相續漸次上上增進清淨之相，隨入如來地相；無開發本願，譬如眾色摩尼境界無邊相行，自心現趣部分之相一切諸法。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如是等妄想自性自共相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一切眾生，一切安樂具足充滿。」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能問我如是之義，多所安樂，多所饒益，哀愍一切諸天世人。」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

爲汝分別解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不知心量愚癡凡夫，取內外性，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性習因，計著妄想。譬如群鹿爲渴所逼，見春時燄而作水想，迷亂馳趣，不知非水；如是愚夫無始虛偽妄想所熏，三毒燒心，樂色境界，見生住滅，取內外性，墮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妄見攝受。如乾闥婆城，凡愚無智而起城想。無始習氣計著想現，彼非有城，非無城。如是外道無始虛偽習氣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不能了知自心現量。譬如有人，夢見男女、象馬、車步、城邑、園林、山河、浴池，種種莊嚴，自身入中；覺已憶念。大慧！於意云何？如是士夫，於前所夢憶念不捨，爲黠慧不？」大慧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告大慧：「如是凡夫、惡見所蔽外道智慧，不知如夢，自心現量，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譬如畫像，不高不下，而彼凡愚作高下想；如是未來外道、惡見習氣充滿，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自壞壞他。餘離有無無生之論，亦說言無；謗因果見，拔善根本，壞清淨因；勝求者當遠離去，作如是說：『彼墮自他俱見有無妄想已，墮建立誹謗；以是惡

見當墮地獄。』譬如翳目見有垂髮，謂眾人言：

『汝等觀此。』而是垂髮畢竟非性非無性，見不見故。如是外道妄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誹謗正法，自陷陷他。譬如火輪非輪，愚夫輪想，非有智者；如是外道惡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一切性生。譬如水泡，似摩尼珠，愚小無智，作摩尼想，計著追逐；而彼水泡，非摩尼、非非摩尼，取不取故。如是外道惡見，妄想習氣所熏，於無所有說『有』生，緣有者言滅。』

「復次大慧！有三種量、五分論，各建立已，得聖智自覺，離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計著。大慧！心、意、意識，身心轉變，自心現攝所攝；諸妄想斷，如來地自覺聖智修行者，不於彼作性非性想。若復修行者，如是境界性非性攝取相生者，彼即取長養及取我人。大慧！若說彼性自性共相；一切皆是化佛所說，非法佛說。又諸言說悉由愚夫希望見生，不為別建立趣自性法得聖智自覺三昧樂住者分別顯示。譬如水中有樹影現，彼非影、非非影，非樹形、非非樹形；如是外道見習所熏，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而不能知自心現量。譬如明鏡隨緣顯現一切色像，而無妄想；彼非像非非像，而見像非像；妄

想愚夫而作像想；如是外道惡見，自心像現，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譬如風水和合出聲，彼非性非非性；如是外道惡見妄想，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譬如大地無草木處，熱焰川流，洪浪雲湧，彼非性非非性，貪無貪故；如是愚夫無始虛偽習氣所熏，妄想計著，依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緣自住事門，亦復如彼熱焰波浪。譬如有人咒術機發，以非眾生數、毗舍闍鬼方便合成，動搖云為，凡愚妄想計著往來；如是外道惡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戲論計著，不實建立。大慧！是故欲得自覺聖智事，當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惡見妄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幻夢水樹影，垂髮熱時焰，  
如是觀三有，究竟得解脫。  
譬如鹿渴想，動轉迷亂心，  
鹿想謂為水，而實無水事。  
如是識種子，動轉見境界；  
愚夫妄想生，如為翳所翳。  
於無始生死，計著攝受性；  
如逆楔出楔，捨離貪攝受。

如幻咒機發，浮雲夢電光；  
觀是得解脫，永斷三相續。  
於彼無有作，猶如燄虛空；  
如是知諸法，則爲無所知。  
言教唯假名，彼亦無有相；  
於彼起妄想，陰行如垂髮。  
如畫垂髮幻，夢乾闥婆城；  
火輪熱時燄，無而現眾生。  
常無常一異，俱不俱亦然；  
無始過相續，愚夫癡妄想。  
明鏡水淨眼，摩尼妙寶珠；  
於中現眾色，而實無所有。  
一切性顯現，如畫熱時燄；  
種種眾色現，如夢無所有。

「復次大慧！如來說法，離如是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離於有無、建立、誹謗、分別，結集真諦、緣起、道滅、解脫，如來說法，以是爲首。非性、非自在、非無因、非微塵、非時、非自性相續，而爲說法。復次大慧！爲淨煩惱爾焰障故，譬如商主，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善分別諸乘及諸地相。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云何爲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

道修行者，觀人無我性、自相共相骨鎖，無常、苦、不淨相，計著爲首；如是，相不異觀，前後轉進，相不除滅，是名愚夫所行禪。云何觀察義禪？謂人無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觀法無我；彼地相義漸次增進，是名觀察義禪。云何攀緣如禪？謂妄想二無我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攀緣如禪。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凡夫所行禪，觀察相義禪；  
攀緣如實禪，如來清淨禪。  
譬如日月形，鉢頭摩深險，  
如虛空火燼，修行者觀察，  
如是種種相，外道道通禪，  
亦復墮聲聞，及緣覺境界。  
捨離彼一切，則是無所有；  
一切剎諸佛，以不思議手，  
一時摩其頂，隨順入如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般涅槃者，說何等法謂爲涅槃？」佛告大慧：「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見習轉變，名爲涅槃；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事境界。」

「復次大慧！涅槃者，聖智自覺境界，離斷常

妄想性非性。云何非常？謂自相共相妄想斷，故非常；云何非斷？謂一切聖，去來現在，得自覺，故非斷。大慧！涅槃不壞不死；若涅槃死者，復應受生相續；若壞者，應墮有爲相；是故涅槃離壞離死，是故修行者之所歸依。復次大慧！涅槃非捨非得、非斷非常、非一義非種種義，是名涅槃。復次大慧！聲聞緣覺涅槃者，覺自相共相，不習近境界，不顛倒見，妄想不生。彼等於彼，作涅槃覺。」

「復次大慧！二種自性相。云何爲二？謂言說自性相計著，事自性相計著。言說自性相計著者：從無始言說虛僞習氣計著生；事自性相計著者：從不覺自心現分齊生。復次，大慧！如來以二種神力，建立菩薩摩訶薩頂禮諸佛，聽受問義。云何二種神力建立？謂三昧正受：爲現一切身面言說神力，及手灌頂神力。大慧！菩薩摩訶薩初菩薩地住佛神力，所謂入菩薩大乘照明三昧。入是三昧已，十方世界一切諸佛，以神通力為現一切身面言說，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及餘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薩摩訶薩；大慧！是名初菩薩地菩薩摩訶薩，得菩薩三昧正受神力；於百千劫積集善根之所成就。次第諸地對治所治相，通達究竟，至法雲地，住大蓮華微妙宮殿，坐大蓮華寶師子座，同類菩薩摩訶薩眷屬圍繞；眾寶瓔珞莊嚴其身，如黃金瞻蔔、日月光明；

諸最勝子從十方來，就大蓮華宮殿座上而灌其頂；譬如自在轉輪聖王，及天帝釋太子灌頂，是名菩薩手灌頂神力。大慧！是名菩薩摩訶薩二種神力。若菩薩摩訶薩住二種神力，面見諸佛如來；若不如是，則不能見。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凡所分別、三昧、神足、說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來二種神力。大慧！若菩薩摩訶薩離佛神力、能辯說者？一切凡夫亦應能說，所以者何？謂不住神力故。大慧！山石、樹木及諸樂器、城郭宮殿，以如來入城威神力故，皆自然出音樂之聲；何況有心者，聾、盲、瘖、啞，無量眾苦，皆得解脫。如來有如是等無量神力，利安眾生。」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如來應供等正覺，菩薩摩訶薩住三昧正受時及勝進地灌頂時，加其神力？」佛告大慧：「爲離魔業煩惱故，及不墮聲聞地禪故，爲得如來自覺地故、及增進所得法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咸以神力建立諸菩薩摩訶薩；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則墮外道惡見妄想，及諸聲聞、眾魔希望；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諸佛如來咸以神力，攝受諸菩薩摩訶薩。」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神力人中尊，大願悉清淨；  
三摩提灌頂，初地及十地。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佛說緣起，即是說因緣，不自說道。世尊！外道亦說因緣，謂勝、自在、時、微塵生，如是諸性生。然世尊所謂因緣生諸性言說，有間悉檀，無間悉檀。世尊！外道亦說有無有生；世尊亦說無有生，生已滅。如世尊所說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此是世尊無因說、非有因說。世尊建立作如是說：此有故彼有。非建立、漸生。觀外道說勝，非如來也。所以者何？世尊！外道說因不從緣生而有所生；世尊說觀因有事，觀事有因，如是因緣雜亂，如是展轉無窮。」佛告大慧：「我非無因說，及因緣雜亂說。此有故彼有者：攝所攝非性，覺自心現量。大慧！若攝所攝計著，不覺自心現量、外境界性非性；彼有如是過，非我說緣起。我常說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非無因生。」大慧復白佛言：「世尊！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無性者，言說不生。世尊！是故言說有性，有一切性。」佛告大慧：「無性而作言說，謂兔角龜毛等世間現言說，大慧！非性非非性，但言說耳。如汝所說：『言說有性，有一切性』者，汝論則壞；大慧！非一切剎土有言說。言說者，是作耳！或有佛剎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眉，或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警效，或念剎土，或動搖。大慧！如瞻視及香積世界

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無生法忍及殊勝三昧；是故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見此世界蚊蚋蟲蟻，是等眾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如虛空兔角，及與槃天子；  
無而有言說，如是性妄想。

因緣和合法，凡愚起妄想；  
不能如實知，輪迴三有宅。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常聲者，何事說？」佛告大慧：「為惑亂；以彼惑亂諸聖亦現，而非顛倒。大慧！如春時焰、火輪、垂髮、乾闥婆城、幻夢、鏡像，世間顛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現。大慧！彼惑亂者，有種種現，非惑亂作無常，所以者何？謂離性非性故。大慧！云何離性非性惑亂？謂一切愚夫種種境界故。如彼恒河，餓鬼見不見故，無惑亂性；於餘現故，非無性。如是惑亂，諸聖離顛倒、不顛倒，是故惑亂常，謂相相不壞故。大慧！非惑亂種種相，妄想相壞，是故惑亂常；大慧！云何惑亂真實？若復因緣，諸聖於此惑亂，不起顛倒覺、非不顛倒覺。大慧！除諸聖，於此惑亂有少分想，非聖智事想。」

「大慧！凡有者，愚夫妄說，非聖言說。彼惑亂者，倒不倒妄想，起二種種性，謂聖種性及愚夫

種性。聖種性者三種分別：謂聲聞、緣覺乘、佛乘。云何愚夫妄想起聲聞乘種性？謂自共相計著，起聲聞乘種性；是名妄想起聲聞乘種性。大慧！即彼惑亂妄想，起緣覺乘種性，謂即彼惑亂自共相不親計著，起緣覺乘種性。云何智者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謂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乘種性；是名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又種種事性，凡夫惑想，起愚凡種性。彼非有事非無事，是名種性義。大慧！即彼惑亂不妄想，諸聖心、意、意識，過習氣，自性法轉變性，是名爲如；是故說如離心。我說此句顯示離想，即說離一切想。」

大慧白佛言：「世尊！惑亂爲有？爲無？」佛告大慧：「如幻，無計著相。若惑亂有計著相者，計著性不可滅，緣起應如外道說因緣生法。」大慧白佛言：「世尊！若惑亂如幻者，復當與餘惑作因。」佛告大慧：「非幻惑因，不起過故。大慧！幻不起過，無有妄想。大慧！幻者從他明處生，非自妄想過習氣處生，是故不起過。大慧！此是愚夫心惑計著，非聖賢也。」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聖不見惑亂，中間亦無實；  
中間若真實，惑亂即真實。  
捨離一切惑，若有相生者，

是亦爲惑亂，不淨猶如翳。

「復次大慧！非幻無有相似。見一切法如幻。」大慧白佛言：「世尊！爲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法如幻？爲異相計著？若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謂色種種相非因。世尊！無有因，色種種相現如幻。世尊！是故無『種種幻相計著相似、性如幻。』」佛告大慧：「非『種種幻相計著相似』一切法如幻。大慧！然不實一切法，速滅如電，是則如幻。大慧！譬如電光，剎那頃現，現已即滅，非愚夫現。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觀察無性；非現，色相計著。」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非幻無有譬，說法性如幻；  
不實速如電，是故說如幻。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一切性無生及如幻，將無世尊前後所說自相違耶？說無生性如幻。」佛告大慧：「非我說無生性如幻、前後相違過。所以者何？謂生無生，覺自心現量，有非有，外性非性，無生現。大慧！非我前後說，相違過；然壞外道因生故，我說一切性無生。大慧！外道癡聚，欲令『有、無有』生，非自妄想種種計著緣。大慧！我非『有、無有』生，是故我以無生說而說。大慧！說性者，爲攝受生死故，壞無見斷見



故，爲我弟子攝受種種業受生處故，以聲性說，攝受生死。大慧！說幻性自性相，爲離性自性相故。墮愚夫惡見相希望，不知自心現量，壞因所作生，緣自性相計著。說幻夢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愚夫惡見希望計著自及他一切法，如實處見，作不正論。大慧！如實處見一切法者，謂超自心現量。「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生作非性，有性攝生死；

觀察如幻等，於相不妄想。

「復次大慧！當說名、句、形身相。善觀名、句、形身菩薩摩訶薩，隨入義句形身，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覺已，覺一切眾生。大慧！名身者，謂若依事立名，是名名身；句身者，謂句有義身，自性決定究竟，是名句身；形身者，謂顯示名句，是名形身。又形身者，謂長短高下；又句身者，謂徑跡，如象馬人獸等所行徑跡，得句身名。大慧！名及形者，謂以『名』說無色四陰，故說名；自相現，故說形；是名名句形身。說名句形身相分齊，應當修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名身與句身，及形身差別，

凡夫愚計著，如象溺深泥。

「復次大慧！未來世智者，當以離一異、俱不

俱見相，我所通義問無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問。』謂色等常無常爲異不異；如是涅槃、諸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造所造、見所見、塵及微塵、修與修者，如是比展轉相，如是等問，而言佛說無記止論。非彼癡人之所能知，謂聞慧不具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令彼離恐怖句故，說言無記，不爲記說；又止外道見論故，而不爲說。大慧！外道作如是說：謂命即是身；如是等無記論。大慧！彼諸外道、愚癡，於因作無記論，非我所說。大慧！我所說者離攝所攝，妄想不生，云何止彼？大慧！若攝所攝計著者，不知自心現量，故止彼。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以四種記論，爲眾生說法。大慧！止記論者，我時時說；爲根未熟，不爲熟者。」

「復次大慧！一切法離所作，因緣不生；無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大慧！何故一切性離自性？以自覺觀時，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說一切法不生。何故一切法不可持來？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來，無所來；欲持去，無所去；是故一切法，離持來去。大慧！何故一切諸法不滅？謂性自性相無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滅。大慧！何故一切法無常？謂相起無常性，是故說一切法無常。大慧！何故一切法常？謂相起無生性，無常常，故說一切法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記論有四種，一向反詰問，分別及止論，以制諸外道。有及非有生，僧佉毗舍師，一切悉無記，彼如是顯示。正覺所分別，自性不可得；以離於言說，故說離自性。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爲說，諸須陀洹、須陀洹趣，差別通相；若菩薩摩訶薩善解須陀洹趣差別通相，及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方便相，分別知己，如是如是爲眾生說法：謂二無我相及二障淨。度諸地相，究竟通達，得諸如來不思議究竟境界；如眾色摩尼，善能饒益一切眾生，以一切法境界無盡身財，攝養一切。」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聽受。」佛告大慧：「有三種須陀洹、須陀洹果差別。云何爲三？謂下中上。下者極七有生，中者三五有生而般涅槃，上者即彼生而般涅槃。此三種有三結：下中上；云何三結？謂身見、疑、戒取；是三結差別，上上昇進，得阿羅漢。大慧！身見有二種：謂俱生、及妄想——如緣起妄想、自性妄想。譬如依緣起自性，種種妄想自性計著生；以彼非有、非無、非有無，無實妄想相故，愚夫妄想，種種妄想，自性

相計著；如熱時焰，鹿渴水想；是須陀洹妄想身見，彼以人無我攝受無性，斷除久遠無知計著。大慧！俱生者：須陀洹身見，自他身等四陰，無色相故；色生，造及所造故，展轉相因相故，大種及色不集故；須陀洹觀有無品見身見則斷；如是身見斷，貪則不生。是名身見相。大慧！疑相者，謂得法善見相故，及先二種身見妄想斷故，疑法不生，不於餘處起大師見；爲淨不淨。是名疑相須陀洹斷。大慧！戒取者，云何須陀洹不取戒？謂善見受生處苦相故，是故不取；大慧！取者謂愚夫決定受習苦行，爲眾樂具，故求受生；彼則不取，除回向自覺勝，離妄想，無漏法相行方便受持戒支，是名須陀洹取戒相斷。須陀洹斷三結，貪癡不生。若須陀洹作是念：『此諸結，我不成就』者，應有二過：墮身見，及諸結不斷。」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眾多貪欲，彼何者貪斷？」佛告大慧：「愛樂女人，纏綿貪著，種種方便身口惡業，受現在樂，種未來苦；彼則不生，所以者何？得三昧正受樂故。是故彼斷，非趣涅槃貪斷。」

「大慧！云何斯陀含相？謂頓照色相妄想生相，見相不生。善見禪趣相故，頓來此世，盡苦際，得涅槃；是故名斯陀含。大慧！云何阿那含？謂過去未來現在色相性非性，生見過患，使妄想不

生故，及結斷故，名阿那含。大慧！阿羅漢者，謂諸禪三昧、解脫、力、明，煩惱苦妄想非性故；名阿羅漢。」

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三種阿羅漢，此說何等阿羅漢？世尊！爲得寂靜一乘道？爲菩薩摩訶薩方便示現阿羅漢？爲佛化化？」佛告大慧：「得寂靜一乘道聲聞，非餘。餘者行菩薩行、及佛化化，巧方便本願故，於大眾中示現受生，爲莊嚴佛眷屬故。大慧！於妄想處種種說法，謂得果得禪：禪者入禪，悉遠離故；示現得自心現量，得果相，說名得果。復次大慧！欲超禪、無量、無色界者，當離自心現量相；大慧！受想正受、超自心現量者，不然；何以故？有心量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禪四無量，無色三摩提，  
一切受想滅，心量彼無有。  
須陀槃那果，往來及不還，  
及與阿羅漢，斯等心惑亂。  
禪者禪及緣，斷知見真諦，  
此則妄想量，若覺得解脫。

「復次大慧！有二種覺：謂觀察覺，及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大慧！觀察覺者，謂若覺性自性相，選擇離四句不可得，是名觀察覺。大慧！彼四

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大慧！云何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謂妄想相攝受，計著堅濕暖動不實妄想相、四大種；宗、因、想、譬喻、計著不實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是名二種覺相。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二覺相，人法無我相究竟，善知方便無所有覺，觀察行地，得初地，入百三昧；得差別三昧，見百佛及百菩薩；知前後際各百劫事，光照百刹土，知上上地相。大願殊勝，神力自在，法雲灌頂。當得如來自覺地。善繫心十無盡句，成熟眾生；種種變化，光明莊嚴；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故。」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四大造色。云何菩薩善四大造色？大慧！菩薩摩訶薩作是覺：彼真諦者，四大不生；於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觀察；觀察已，覺名相妄想分齊、自心現分齊、外性非性，是名自心現妄想分齊。謂三界觀彼四大造色性離，四句通淨，離我我所，如實相自相分齊住，無生自相成。大慧！彼四大種云何生造色？謂津潤妄想大種，生內外水界；堪能妄想大種，生內外火界；飄動妄想大種，生內外風界；斷截色妄想大種，生內外地界；色及虛空俱，計著邪諦，五陰集聚四大造

色生。大慧！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大慧！地等四大及造色等，有四大緣，非彼四大緣；所以者何？謂性形相處，所作方便無性，大種不生。大慧！性形相處，所作方便和合生，非無形；是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

「復次大慧！當說諸陰自性相。云何諸陰自性相？謂五陰。云何五？謂色受想行識。彼四陰非色；謂受想行識。大慧！色者：四大及造色各各異相。大慧！非無色有四數、如虛空，譬如虛空過過數相，離於數而妄想言一虛空；大慧！如是陰過數相，離於數，離性非性，離四句。數相者，愚夫言說，非聖賢也。大慧！聖者如幻，種種色像離異不異施設；又如夢影士夫身，離異不異故。大慧！聖智趣，同陰妄想現，是名諸陰自性相，汝當除滅。滅已，說寂靜法，斷一切佛刹諸外道見。大慧！說寂靜時，法無我見淨，及入不動地。入不動地已，無量三昧自在，及得意生身，得如幻三昧，通達究竟；力明自在，救攝饒益一切眾生；猶如大地載育眾生，菩薩摩訶薩普濟眾生，亦復如是。」

「復次大慧！諸外道有四種涅槃。云何爲四？謂性自性非性涅槃、種種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非性覺涅槃、諸陰自共相相續流注斷涅槃，是名諸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大慧！我所說者：妄

想識滅，名為涅槃。」大慧白佛言：「世尊！不建立八識耶？」佛言：「建立。」大慧白佛言：「若建立者，云何離意識？非七識？」佛告大慧：「彼因及彼攀緣故，七識不生。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不涅槃性，所作及與相，  
妄想爾燄識，此滅我涅槃。  
彼因彼攀緣，意趣等成身，  
與因者是心，爲識之所依。  
如水大流盡，波浪則不起，  
如人意識滅，種種識不生。

「復次大慧！今當說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若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善分別，汝及餘菩薩摩訶薩離妄想，到自覺聖；外道通趣善見，覺攝所攝妄想；斷緣起種種相妄想自性行，不復妄想。大慧！云何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謂言說妄想、所說事妄想、相妄想、利妄想、自性妄想、因妄想、見妄想、成妄想、生妄想、不生妄想、相續妄想、縛不縛妄想，是名妄想自性分別通相。」

「大慧！云何言說妄想？謂種種妙音歌詠之聲，美樂計著，是名言說妄想。大慧！云何所說事妄想？謂有所說事自性，聖智所知；依彼而生言說妄想，是名所說事妄想。大慧！云何相妄想？謂即彼所說事，如鹿渴想，種種計著而計著，謂堅濕煖動相一切性妄想，是名相妄想。大慧！云何利妄想？謂樂種種金銀珍寶，是名利妄想。大慧！云何自性妄想？謂自性持；此如是；不異惡見妄想，是名自性妄想。大慧！云何因妄想？謂若因若緣，有無分別；因相生，是名因妄想。大慧！云何見妄想？謂有無一異俱不俱，惡見外道妄想，計著妄想，是名見妄想。大慧！云何成妄想？謂我我所想，成決定論，是名成妄想。大慧！云何生妄想？謂緣有無性生計著，是名生妄想。大慧！云何不生妄想？謂一切性本無生，無種因緣生無因身，是名不生妄想。大慧！云何相續妄想？謂彼俱、相續，如金、縷，是名相續妄想。大慧！云何縛不縛妄想？謂縛因緣計著，如士夫方便，若縛若解，是名縛不縛妄想。於此妄想自性分別通相，一切愚夫計著有無。大慧！計著緣起而計著者，種種妄想計著自性，如幻示現種種之身，凡夫妄想，見種種異幻。大慧！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若異者，幻非種種因；若不異者，幻與種種無差別；而見差別，

是故非異非不異。是故大慧！汝及餘菩薩摩訶薩，如幻緣起妄想自性，異不異有無，莫計著。」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  
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  
妄想自性有，於緣起則無，  
妄想或攝受，緣起非妄想。  
種種支分生，如幻則不成，  
彼相有種種，妄想則不成。  
彼相則是過，皆從心縛生，  
妄想無所知，於緣起妄想。  
此諸妄想性，即是彼緣起，  
妄想有種種，於緣起妄想。  
世諦第一義，第三無因生，  
妄想說世諦，斷則聖境界。  
譬如修行事，於一種種現，  
於彼無種種，妄想相如是。  
譬如種種翳，妄想眾色現，  
翳無色非色，緣起不覺然。  
譬如鍊真金，遠離諸垢穢，  
虛空無雲翳，妄想淨亦然。  
無有妄想性，及有彼緣起，  
建立及誹謗，悉由妄想壞。

妄想若無性，而有緣起性，無性而有性，有性無性生。依因於妄想，而得彼緣起，相名常相隨，而生諸妄想。究竟不成就，則度諸妄想，然後知清淨，是名第一義。妄想有十二，緣起有六種，自覺知爾焰，彼無有差別。五法爲真實，自性有三種，修行分別此，不越於如如。眾相及緣起，彼名起妄想，彼諸妄想相，從彼緣起生。覺慧善觀察，無緣無妄想，成已無有性，云何妄想覺？彼妄想自性，建立二自性，妄想種種現，清淨聖境界。妄想如畫色，緣起計妄想，若異妄想者，即依外道論。妄想說所想，因見和合生，離二妄想者，如是則爲成。

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爲說自覺聖智相及一乘。若自覺聖智相及一乘，我及餘菩薩善自覺聖智相及一乘，不由於他，通達佛法。」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由於他；離見妄想；上上昇進，入如來地；是名自覺聖智相。大慧！云何一乘相？謂得一乘道覺，我說一乘。云何得一乘道覺？謂攝所攝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覺。大慧！一乘覺者，非餘外道聲聞緣覺梵天王等之所能得，唯除如來，以是故說名一乘。」大慧白佛言：「世尊！何故說三乘而不說一乘？」佛告大慧：「不自般涅槃法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以一切聲聞緣覺，如來調伏，授寂靜方便而得解脫，非自己力，是故不說一乘。」

「復次大慧！煩惱障業習氣不斷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不覺法無我，不離分段死，故說三乘。大慧！彼諸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及覺法無我。彼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三昧樂味著非性，無漏界覺。覺已，復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滿足眾具，當得如來不思議自在法身。」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天及梵乘，聲聞緣覺乘，  
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  
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

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  
無有乘建立，我說爲一乘，  
引導眾生故，分別說諸乘。  
解脫有三種，及與法無我，  
煩惱智慧等，解脫則遠離。  
譬如海浮木，常隨波浪轉，  
聲聞愚亦然，相風所飄蕩。  
彼起煩惱滅，除習煩惱愚，  
味著三昧樂，安住無漏界；  
無有究竟趣，亦復不退還，  
得諸三昧身，乃至劫不覺；  
譬如昏醉人，酒消然後覺，  
彼覺法亦然，得佛無上身。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三

### 一切佛語心品之三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意生身分別  
通相，我今當說。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大慧  
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  
「有三種意生身。云何爲三？所謂三昧樂正受意生  
身、覺法自性性意生身、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修行者了知初地，上上增進相，得三種身。大慧！  
云何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第三、第四、第五地三  
昧樂正受故，種種自心寂靜，安住心海，起浪識相  
不生，知自心現境界性非性，是名三昧樂正受意生  
身。大慧！云何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第八地觀察  
覺了如幻等法悉無所有，身心轉變，得如幻三昧及  
餘三昧門，無量相力自在明，如妙華莊嚴，迅疾如  
意。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  
一切色種種支分具足莊嚴，隨入一切佛刹大眾，通  
達自性法故，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大慧！云何  
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所謂覺一切佛法，緣自得  
樂相，是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大慧！於彼三  
種身相，觀察覺了，應當修學。」爾時世尊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非我乘大乘，非說亦非字，  
非諦非解脫，非無有境界。  
然乘摩訶衍，三摩提自在，  
種種意生身，自在華莊嚴。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  
說，若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世  
尊！云何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

慧：「云何五無間業？所謂殺父、母、及害羅漢、破壞眾僧、惡心出佛身血。大慧！云何眾生母？謂愛更受生，貪喜俱，如緣母立；無明爲父，生入處聚落；斷二根本，名害父母。彼諸使不現，如鼠毒發，諸法究竟斷彼，名害羅漢。云何破僧？謂異相諸陰和合積聚，究竟斷彼，名爲破僧。大慧！不覺外自共相自心現量七識身，以三解脫無漏惡想，究竟斷彼七種識佛，名爲惡心出佛身血。若男子女人行此無間事者，名五無間，亦名無間等。」

「復次大慧！有外無間，今當演說；汝及餘菩薩摩訶薩聞是義已，於未來世，不墮愚癡。云何五無間？謂先所說無間；若行此者，於三解脫一不得無間等法。除此已，餘化神力現無間等；謂聲聞化神力、菩薩化神力、如來化神力，爲餘作無間罪者除疑悔過；爲勸發故，神力變化現無間等。無有一向作無間事，不得無間等；除覺自心現量，離身財妄想，離我我所攝受；或時遇善知識，解脫餘趣相續妄想。」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貪愛名爲母，無明則爲父，  
覺境識爲佛，諸使爲羅漢，  
陰集名爲僧，無間次第斷；  
謂是五無間，不入無擇獄。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爲說佛

之知覺。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覺？」佛告大慧：「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離二種死，斷二煩惱，是名佛之知覺；聲聞緣覺得此法者，亦名爲佛，以是因緣故，我說一乘。」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善知二無我，二障煩惱斷，  
永離二種死，是名佛知覺。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種種受生；我爾時作曼陀轉輪聖王、六牙大象、及鸚鵡鳥、釋提桓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經說？」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爾時作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佛。云何四等？謂字等、語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以四種等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云何字等？若字稱『我』爲佛，彼字亦稱一切諸佛；彼字自性無有差別，是名字等。云何語等？謂我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彼諸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如是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無增無減，無有差別，迦陵頻伽梵音聲性。云何身等？謂我與諸佛法身及色身相好，無有差別；除爲調伏彼諸趣差別眾生故，示現種種差別色身，是名身等。云何法等？謂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略說佛法無



障礙智。是名四等；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  
以此四種等，我爲佛子說。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乃至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何因說言：不說是佛說？」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說。云何緣自得法？若彼如來所得，我亦得之，無增無減；緣自得法究竟境界，離言說妄想，離字二趣。云何本住法？謂古先聖道，如金銀等性，法界常住；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趣彼城道——譬如士夫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受如意樂；大慧！於意云何：彼士夫作是道及城中種種樂耶？」答言：「不也！」佛告大慧：「我及過去一切諸佛，法界常住亦復如是；是故說言：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某夜成道，至某夜涅槃，  
於此二中間，我都無所說。

緣自得法住，故我作是說，  
彼佛及與我，悉無有差別。

爾時大慧菩薩復請世尊：「唯願爲說一切法有無有相，令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有無有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此世間依有二種：謂依有及無；墮性非性，欲見『不離離相』。大慧！云何世間依『有』？謂有世間因緣生，非不有；從有生，非無有生；大慧！彼如是說者，是說世間無因。大慧！云何世間依『無』？謂受貪恚癡性已，然後妄想計著貪恚癡性非性。大慧！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靜；故謂諸如來聲聞緣覺，不取貪恚癡性爲有爲無。大慧！此中何等爲壞者？」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彼取貪恚癡性，後不復取。」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如是解。大慧！非但貪恚癡性非性爲壞者，於聲聞緣覺及佛亦是壞者；所以者何？謂內外不可得故，煩惱性異不異故。大慧！貪恚癡若內若外不可得，貪恚癡性無身故，無取故，非佛聲聞緣覺是壞者；佛聲聞緣覺自性解脫故，縛與縛因非性故。大慧！若有縛者，應有縛是縛因故。大慧！如是說壞者，是名無『有』相。大慧！因是故，我說寧取人見如須彌山，不起無所有

增上慢空見。大慧！無所有增上慢者，是名為壞，墮自共相見希望，不知自心現量；見外性無常，剎那展轉壞；陰界入相續流注變滅，離文字相妄想，是名壞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無是二邊，乃至心境界，  
淨除彼境界，平等心寂滅。

無取境界性，滅非無所有，  
有事悉如如，如賢聖境界。

無種而有生，生已而復滅，  
因緣有非有，不住我教法。

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餘，  
因緣所集起，云何而得無？

誰集因緣有？而復說言無？  
邪見論生法，妄想計有無。

若知無所生，亦復無所滅，  
觀此悉空寂，有無二俱離。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爲我及諸菩薩說宗通相。若善分別宗通相者，我及諸菩薩通達是相；通是相已，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隨覺想及眾魔外道。」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謂宗通及說通。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

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眾魔；緣自覺趣光明暉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順眾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通相。大慧！汝及餘菩薩應當修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宗及說通相，緣自與教法，  
若見善分別，不隨諸覺想。

非有真實性，如愚夫妄想，  
云何起欲想？非性爲解脫？

觀察諸有爲，生滅等相續，  
增長於二見，顛倒無所知。

一是爲真諦，無罪爲涅槃，  
觀察世妄想，如幻夢芭蕉；

雖有貪恚癡，而實無有人，  
從愛生諸陰，有皆如幻夢。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爲說不實妄想相。不實妄想云何而生？說何等法名不實妄想？於何等法中不實妄想？」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之義，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哀愍世間一切天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

想生；大慧！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數妄想，計著我所生。」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數妄想，我我所計著生，世尊！若如是外種種義相，墮有無相，離性非性，離見相；世尊！第一義亦如是，離量根分譬喻因相。世尊！何故一處妄想不實義，種種性計著妄想生，非計著第一義處相妄想生？將無世尊說邪因論耶？說一生一不生。」佛告大慧：「非妄想一生一不生。所以者何？謂『有無』妄想不生故；外現性非性，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大慧！我說餘愚夫自心種種妄想相故，事業在前，種種妄想性相計著生，云何愚夫得離我我所計著見？離作所作因緣過，覺自妄想心量，身心轉變，究竟明解一切地、如來自覺境界，離五法自性事見妄想；以是因緣故，我說妄想從種種不實義計著生。知如實義，得解脫自心種種妄想。」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因及與緣，從此生世間，  
妄想著四句，不知我所通。  
世間非有生，亦復非無生，

不從有無生，亦非非有無，  
諸因及與緣，云何愚妄想？  
非有亦非無，亦復非有無，  
如是觀世間，心轉得無我。  
一切性不生，以從緣生故，  
一切緣所作，所作非自有；  
事不自生事，有二事過故，  
無二事過故，非有性可得。  
觀諸有爲法，離攀緣所緣，  
無心之心量，我說爲心量。  
量者自性處，緣性二俱離，  
性究竟妙淨，我說名心量。  
施設世諦我，彼則無實事，  
諸陰陰施設，無事亦復然。  
有四種平等，相及因性生，  
第三無我等，第四修修者。  
妄想習氣轉，有種種心生，  
境界於外現，是世俗心量。  
外現而非有，心見彼種種，  
建立於身財，我說爲心量。  
離一切諸見，及離想所想，  
無得亦無生，我說爲心量。  
非性非非性，性非性悉離，

謂彼心解脫，我說爲心量。

如如與空際，涅槃及法界，  
種種意生身，我說爲心量。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菩薩摩訶薩當善語義。云何爲菩薩善語義？云何爲語？云何爲義？」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云何爲語？謂言字妄想和合，依咽喉脣舌齒齦頰輔，因彼我言說，妄想習氣計著生，是名爲語。大慧！云何爲義？謂離一切妄想相、言說相，是名爲義。大慧！菩薩摩訶薩於如是義，獨一靜處，聞思修慧，緣自覺了，向涅槃城；習氣身轉變已，自覺境界，觀地地中間勝進義相，是名菩薩摩訶薩善義。復次大慧！善語義菩薩摩訶薩，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觀義與語，亦復如是。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辯義；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復次大慧！不生不滅、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等，如緣言說義計著，墮建立及誹謗見；異建立，異妄想，如幻種種妄想現。譬如種種幻，凡愚眾生作異妄想，非聖賢也。」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彼言說妄想，建立於諸法，  
以彼建立故，死墮泥犁中。

陰中無有我，陰非即是我，  
不如彼妄想，亦復非無我。  
一切悉有性，如凡愚妄想，  
若如彼所見，一切應見諦。  
一切法無性，淨穢悉無有，  
不實如彼見，亦非無所有。

「復次大慧！智識相，今當說。若善分別智識相者，汝及諸菩薩，則能通達智識之相，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彼智有三種，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智。云何世間智？謂一切外道凡夫計著有無；云何出世間智？謂一切聲聞緣覺墮自共相希望計著；云何出世間上上智？謂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見不生不滅，離有無品，入如來地人法無我，緣自得生。大慧！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復次，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復次，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復次，有三種智：謂知生滅、知自共相、知不生不滅。復次，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復次，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復次，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故如水中月。」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採集業爲識，不採集爲智，

觀察一切法，通達無所有，速得自在力，是則名為慧。縛境界為心，覺想生為智，無所有及勝，慧則從是生。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我有三種智，聖開發真實，於彼思想惟，悉攝受諸性。二乘不相應，智離諸所有，計著於自性，從諸聲聞生；超度諸心量，如來智清淨。

「復次大慧！外道有九種轉變論。外道轉變見生，所謂形處轉變、相轉變、因轉變、成轉變、見轉變、性轉變、緣分明轉變、所作分明轉變、事轉變；大慧！是名九種轉變見。一切外道，因是起有無生轉變論。云何形處轉變？謂形處異見。譬如金變，作諸器物，則有種種形處顯現，非金性變；一切性變，亦復如是。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至事轉變妄想，彼非如非異，妄想故。如是一切性轉變，當知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轉變妄想，彼亦無有轉變，若有若無，自心現，外性非性。大慧！如

是凡愚眾生，自妄想修習生。大慧！無有法若生若滅，如見幻夢色生。」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形處時轉變，四大種諸根，  
中陰漸次生，妄想非明智。  
最勝於緣起，非如彼妄想，  
然世間緣起，如乾闥婆城。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一切法相續義、解脫義。若善分別一切法相續不相續相，我及諸菩薩善解一切相續巧方便，不墮如所說義計著相續；善於一切諸法相續不相續相，及離言說文字妄想覺；遊行一切諸佛刹土無量大眾，力自在神通總持之印；種種變化，光明照耀，覺慧善入十無盡句；無方便行猶如日月摩尼四大，於一切地，離自妄想相見；見一切法如幻夢等，入佛地身，於一切眾生界，隨其所應而為說法而引導之；悉令安住一切諸法如幻夢等，離有無品及生滅妄想，異言說義，其身轉勝。」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無量一切諸法，如所說義計著相續：所謂相計著相續、緣計著相續、性非性計著相續、生不生妄想計著相續、滅不滅妄想計著相續、乘非乘妄想計著相續、有為無為

妄想計著相續、地地自相妄想計著相續、自妄想無間妄想計著相續、有無品外道依妄想計著相續、三乘一乘無間妄想計著相續。復次大慧！此及餘凡愚眾生，自妄想相續；以此相續故，凡愚妄想如蠶作繭，以妄想絲自纏纏他，『有、無有』相續相計著。復次大慧！彼中亦無相續及不相續相；見一切法寂靜，妄想不生故，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寂靜。復次大慧！覺外性非性，自心現相無所有；隨順觀察自心現量，有無一切性無相，見相續寂靜故，於一切法，無相續不相續相。復次大慧！彼中無有若縛若解，餘墮不如實覺知，有縛有解；所以者何？謂於一切法有無有，無眾生可得故。」

「復次大慧！愚夫有三相續：謂貪恚癡，及愛未來，有喜愛俱。以此相續，故有趣相續，彼相續者續五趣。大慧！相續斷者，無有相續不相續相。復次大慧！三和合緣，作方便計著，識相續無間生，方便計著，則有相續。三和合緣識斷，見三解脫，一切相續不生。」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真實妄想，是說相續相，  
若知彼真實，相續網則斷。  
於諸性無知，隨言說攝受，  
譬如彼蠶蟲，結網而自纏。

愚夫妄想縛，相續不觀察。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爲世尊如是說煩惱清淨無性過耶？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佛告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大慧！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實。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大慧！如聖智有性自性，聖知、聖見、聖慧眼，如是性自性知。」大慧白佛言：「若使如聖，以聖知、聖見、聖慧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知，非如愚夫妄想，世尊！云何愚夫離是妄想，不覺聖性事？世尊！彼亦非顛倒，非不顛倒，所以者何？謂不覺聖性自性故，不見離有無相故。世尊！聖亦不如是見，如事妄想；不以自相境界爲境界故。世尊！彼亦性自性相，妄想自性如是現，不說因無因故，謂墮性相見故。異境界，非如彼等，如是無窮過，世尊！不覺性自性相故。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實知妄想？世尊！妄想異，自性相異。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彼云何各各不妄想而愚夫不如實知？然爲眾生離妄想故，說『如妄想相不如實有』？世尊何故遮眾生有無有見事自性計著，聖智所行境界計著，墮有見、說空法非性，而說聖智自性事？」

佛告大慧：「非我說空法非性，亦不墮有見說聖智自性事。然爲令衆生離恐怖句故。衆生無始以來，計著性自性相，聖智事自性計著相見說空法。大慧！我不說性自性相，大慧！但我住自得如實空法，離惑亂相見，離自心現性非性見；得三解脫，如實印所印；於性自性，得緣自覺觀察住，離有無事見相。」

「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者，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宗。所以者何？謂宗一切性非性故，及彼因生相故；說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則壞。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壞者，以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壞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說則壞。大慧！有無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無相不可得。大慧！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壞；以有無性相不生故，不應立宗；五分論多過故，展轉因異相故，及爲作故，不應立宗分。謂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無自性，不應立宗。大慧！然菩薩摩訶薩說一切法如幻夢，現不現相故，及見覺過故，當說一切法如幻夢性，除爲愚夫離恐怖句故；大慧！愚夫墮有無見，莫令彼恐怖，遠離摩訶衍。」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自性無說，無事無相續，

彼愚夫妄想，如死尸惡覺。  
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  
至竟無所生，性緣所成就。  
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  
彼宗因生故，覺者悉除滅。  
譬如翳目視，妄見垂髮相，  
計著性亦然，愚夫邪妄想。  
施設於三有，無有事自性，  
施設事自性，思惟起妄想。  
相事設言教，意亂極震掉，  
佛子能超出，遠離諸妄想。  
非水水相受，斯從渴愛生，  
愚夫如是惑，聖見則不然。  
聖人見清淨，三脫三昧生，  
遠離於生滅，遊行無所有。  
修行無所有，亦無性非性，  
性非性平等，從是生聖果。  
云何性非性？云何爲平等？  
謂彼心不知，內外極漂動，  
若能壞彼者，心則平等見。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如攀緣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施設；所攝受非性，攝受亦非性，以無攝故，智則不生，唯施設名

耳；云何世尊！爲不覺性自相共相、異不異故，智不得耶？爲自相共相種種性自性相隱蔽故，智不得耶？爲山巖石壁、地水火風障故，智不得耶？爲極遠極近故，智不得耶？爲老小盲冥諸根不具故，智不得耶？世尊！若不覺自共相異不異、智不得者，不應說智，應說無智，以有事不可得故。若復種種自共相性自性相隱蔽故，智不得者，彼亦無智，非是智。世尊！有爾焰，故智生，非無性會爾焰故名爲智。若山巖石壁、地水火風、極遠極近、老小盲冥諸根不具，智不得者，此亦非智，應是無智；以有事不可得故。」佛告大慧：「不如是無智，應是智，非非智；我不如是隱覆說。攀緣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覺自心現量，有無有外性非性，知而事不得；不得故，智於爾焰不生；順三解脫，智亦不得。非妄想者無始性非性、虛偽習智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故於外事處所相性作無性，妄想不斷。自心現量建立，說我我所相，攝受計著。不覺自心現量，於智爾焰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觀察不得，依於斷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諸攀緣事，智慧不觀察，  
此無智非智，是妄想者說。  
於不異相性，智慧不觀察，

障礙及遠近，是名爲邪智。  
老小諸根冥，而智慧不生，  
而實有爾焰，是亦說邪智。

「復次大慧！愚癡凡夫，無始虛偽惡邪妄想之所迴轉；迴轉時，自宗通及說通，不善了知。著自心現外性相故，著方便說，於自宗四句清淨通相，不善分別。」大慧白佛言：「誠如尊教，唯願世尊爲我分別『說通及宗通』，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二通，來世凡夫聲聞緣覺不得其短」。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三世如來，有二種法通，謂說通及自宗通；說通者，謂隨眾生心之所應，爲說種種眾具契經，是名說通；自宗通者，謂修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妄想，謂不墮一異、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識，自覺聖境界，離因成見相，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墮二邊者，所不能知，我說是名自宗通法。大慧！是名自宗通及說通相，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謂二種通，宗通及言說，  
說者授童蒙，宗爲修行者。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一時說  
言：世間諸論種種辯說，慎勿習近。若習近者，攝



受貪欲，不攝受法。世尊何故作如是說？」佛告大慧：「世間言論種種句味，因緣譬喻，採集莊嚴，誘引誑惑愚癡凡夫；不入真實自通，不覺一切法，妄想顛倒，墮於二邊。凡愚癡惑而自破壞，諸趣相續不得解脫；不能覺知自心現量，不離外性自性，妄想計著；是故世間言論種種辯說，不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誑惑迷亂。大慧！釋提桓因廣解眾論，自造聲論；彼世論者有一弟子，持龍形像，詣釋天宮建立論宗，要壞帝釋千輻之輪：『隨我不如，斷一一頭，以謝所屈。』作是要已，即以釋法，摧伏帝釋；釋墮負處，即壞其車，還來人間。如是大慧！世間言論、因譬莊嚴，乃至畜生亦能以種種句味，惑彼諸天及阿修羅著生滅見，而況於人？是故大慧！世間言論應當遠離，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習近。大慧！世論者，惟說身覺境界而已。大慧！彼世論者乃有百千，但於後時後五百年，當破壞結集。惡覺因見盛故，惡弟子受。如是大慧！世論破壞結集；種種句味，因譬莊嚴，說外道事；著自因緣，無有自通。大慧！彼諸外道，無自通論，於餘世論，廣說無量百千事門；無有自通，亦不自知愚癡世論。」

爾時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外道世論，種種句味因譬莊嚴，無有自通，自事計著者；世尊亦說

世論，為種種異方諸來會眾天人阿修羅，廣說無量種種句味，亦非自通耶？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說數耶？」佛告大慧：「我不說世論，亦無來去，惟說不來不去。大慧！來者，趣聚會生；去者，散壞；不來不去者，是不生不滅。我所說義，不墮世論妄想數中；所以者何？謂不計著外性非性；自心現處，二邊妄想所不能轉。相境非性，覺自心現，則自心現妄想不生；妄想不生者，空、無相、無作，入三脫門，名為解脫。大慧！我念一時於一處住；有世論婆羅門來詣我所，不請空閑，便問我言：『瞿曇！一切所作耶？』我時答言：『婆羅門！一切所作，是初世論。』彼復問言：『一切非所作耶？』我復報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論。』彼復問言：『一切常耶？一切無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我時報言：『是六世論。』大慧！彼復問我言：『一切一耶？一切異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因種種受生現耶？』我時報言：『是十一世論。』大慧！彼復問言：『一切無記耶？一切有記耶？有我耶？無我耶？有此世耶？無此世耶？有他世耶？無他世耶？有解脫耶？無解脫耶？一切剎那耶？一切不剎那耶？虛空耶？非數滅耶？涅槃耶？瞿曇！作耶？非作耶？有中陰耶？無中陰耶？』大慧！我時報言：『婆羅門！如是說

者，悉是世論，非我所說，是汝世論。我唯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三有之因，不能覺知自心現量而生妄想，攀緣外性。如外道法《我》諸根義，三合知生；我不如是，婆羅門！我不說因，不說無因，惟說妄想攝所攝性，施設緣起。非汝及餘墮受《我》相續者，所能覺知。」大慧！涅槃、虛空、滅，非有三種，但數有三耳。復次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癡愛業因故，有三有耶？爲無因耶？』我時報言：『此二者，亦是世論耳。』彼復問言：『一切性皆入自共相耶？』我復報言：『此亦世論，婆羅門！乃至意流妄計外塵，皆是世論。』

「復次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頗有非世論者不？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說種種句味、因緣、譬喻莊嚴。』我復報言：『婆羅門！有，非汝有者。非爲、非宗、非說、非不說種種句味，非不因譬莊嚴。』婆羅門言：『何等爲非世論？非非宗？非非說？』我時報言：『婆羅門！有非世論，汝諸外道所不能知，以於外性不實妄想虛偽計著故。謂妄想不生，覺了《有無自心現量》，妄想不生，不受外塵，妄想永息，是名非世論；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婆羅門！略說彼識若來若去、若死若生、若樂若苦、若溺若見、若觸若著種種相；若

和合相續、若愛若因計著，婆羅門！如是等比，皆是汝等世論，非是我有。」大慧！世論婆羅門作如是問，我如是答；彼即默然，不辭而退，思自通處，作是念言：『沙門釋子，出於通外，說無生無相無因，覺自妄想現，妄想不生。』大慧！此即是汝向所問我：『何故說習近世論種種辯說，攝受貪欲，不攝受法。』」

大慧白佛言：「世尊！攝受貪欲及法，有何句義？」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乃能爲未來眾生，思惟諮問如是句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所謂貪者：若取、若捨、若觸、若味，繫著外塵，墮二邊見；復生苦陰，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諸患皆從愛起，斯由習近世論及世論者，我及諸佛說名爲貪；是名攝受貪欲，不攝受法。大慧！云何攝受法？謂善覺知自心現量。見人無我及法無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上地，離心意意識，一切諸佛智慧灌頂，具足攝受十無盡句，於一切法無開發自在，是名爲法；所謂不墮一切見、一切虛偽、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邊。大慧！多有外道癡人墮於二邊：若常若斷，非點慧者。受無因論，則起常見；外因壞，因緣非性，則起斷見。大慧！我不見生住滅故，說名爲法。大慧！是名貪欲及法，

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世間論，外道虛妄說，  
妄見作所作，彼則無自宗。  
惟我一自宗，離於作所作，  
爲諸弟子說，遠離諸世論。  
心量不可見，不觀察二心，  
攝所攝非性，斷常二俱離。  
乃至心流轉，是則爲世論，  
妄想不轉者，是人見自心。  
來者謂事生，去者事不現，  
明了知去來，妄想不復生。  
有常及無常，所作無所作，  
此世他世等，斯皆世論通。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說何等法，名爲涅槃？而諸外道各起妄想。」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如諸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隨順涅槃。」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或有外道：陰界入滅，境界離欲，見法無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來現在境界，諸受陰盡，如燈火滅，如種子壞，妄想不生；斯等於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見壞，名爲涅槃。大慧！或以從方至方，名爲解脫；

境界想滅，猶如風止。或復以覺所覺見壞，名爲解脫；或見常無常，作解脫想；或見種種相想，招致苦生因，思惟是已，不善覺知自心現量，怖畏於相而見無相，深生愛樂，作涅槃想；或有覺知內外諸法自相共相，去來現在有性不壞，作涅槃想；或謂我、人、眾生、壽命，一切法壞，作涅槃想。或以外道惡燒智慧，見自性及士夫，彼二有間，士夫所出，名爲自性；如冥初比，求那轉變，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或謂福非福盡，或謂諸煩惱盡，或謂智慧，或見自在是真實作生死者，作涅槃想。或謂展轉相生，生死更無餘因；如是即是計著因，而彼愚癡不能覺知；不知故，作涅槃想。或有外道，言得真諦道，作涅槃想。或見功德，功德所起和合，一異俱不俱，作涅槃想。或見自性所起孔雀文彩，種種雜寶，及利刺等性，見已，作涅槃想。大慧！或有覺二十五真實，或王守護國，受六德論，作涅槃想。或見時是作者，時節世間，如是覺者，作涅槃想。或謂性，或謂非性，或謂知性非性；或見有覺與涅槃差別，作涅槃想。有如是比種種妄想，外道所說不成所成，智者所棄。大慧！如是一切悉墮二邊，作涅槃想。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無若生若滅。大慧！彼一一外道涅槃，彼等自論；智慧觀察，都無所立。如彼妄想心意來去，漂

馳流動，一切無有得涅槃者。大慧！如我所說涅槃者：謂善覺知自心現量，不著外性，離於四句，見如實處，不墮自心現妄想二邊，攝所攝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見所成，愚於真實，不應攝受；棄捨彼已，得自覺聖法，知二無我，離二煩惱，淨除二障，永離二死。上上地如來地，如影幻等諸深三昧，離心意意識，說名涅槃。大慧！汝等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當疾遠離一切外道諸涅槃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外道涅槃見，各各起妄想，  
斯從心想生，無解脫方便，  
愚於縛縛者，遠離善方便，  
外道解脫想，解脫終不生。  
眾智各異趣，外道所見通，  
彼悉無解脫，愚癡妄想故。  
一切癡外道，妄見作所作，  
有無有品論，彼悉無解脫。  
凡愚樂妄想，不聞真實慧，  
言語三苦本，真實滅苦因。  
譬如鏡中像，雖現而非有，  
於妄想心鏡，愚夫見有二。  
不識心及緣，則起二妄想，  
了心及境界，妄想則不生。

心者即種種，遠離相所相，  
事現而無現，如彼愚妄想。  
三有惟妄想，外義悉無有，  
妄想種種現，凡愚不能了。  
經經說妄想，終不出於名，  
若離於言語，亦無有所說。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 一切佛語心品之四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三藐三佛陀；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如來自性，自覺覺他。」佛告大慧：「恣所欲問，我當為汝隨所問說。」大慧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作耶？為不作耶？為事耶？為因耶？為相耶？為所相耶？為說耶？為所說耶？為覺耶？為所覺耶？如是等辭句，為異為不異？」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如是等辭句，非事，非因；所以者何？俱有過故。大慧！若如來是事者，或作或無常；無常故，一切事應是如來，我及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無所得故，方便則空；同於兔角槃大之子，以無所有故。大慧！若無事無因者，則非有非

無；若非有非無，則出於四句。四句者是世間言說，若出四句者，則不墮四句；不墮故，智者所取；一切如來句義亦如是，慧者當知。如我所說：一切法無我；當知此義。無『我性』是無我；一切法有自性，無他性；如牛馬，大慧！譬如非牛馬性，非馬牛性，其實非有非無，彼非無自性。如是大慧！一切諸法，非無自相、有自相，但非無我愚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無生、無自性；當如是知。如是如來與陰，非異非不異。若不異陰者，應是無常；若異者，方便則空；若二者，應有異。如牛角，相似故不異；長短差別故有異，一切法亦如是。大慧！如牛右角異左角，左角異右角，如是長短種種色各各異。大慧！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如是，如來解脫，非異非不異；如是，如來以解脫名說。若如來異解脫者，應色相成；色相成故，應無常。若不異者，修行者得相，應無分別，而修行者見分別；是故非異非不異。如是智及爾焰非異非不異，大慧！智及爾焰，非異非不異者：非常非無常、非作非所作、非有爲非無爲、非覺非所覺、非相非所相、非陰非異陰、非說非所說、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故，悉離一切量；離一切量，則無言說；無言說，則無生；無生，則無滅；無滅，則寂

滅；寂滅，則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則無事無因；無事無因，則無攀緣；無攀緣，則出過一切虛偽；出過一切虛偽，則是如來；如來，則是三藐三佛陀。大慧！是名三藐三佛陀。佛陀者，離一切根量。」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悉離諸根量，無事亦無因，  
已離覺所覺，亦離相所相。  
陰緣等正覺，一異莫能見，  
若無有見者，云何而分別？  
非作非不作，非事亦非因，  
非陰非在陰，亦非有餘雜；  
亦非有諸性，如彼妄想見，  
當知亦非無，此法法亦爾。  
以有故有無，以無故有有，  
若無不應受，若有不應想；  
或於我非我，言說量留連，  
沈溺於二邊，自壞壞世間。  
解脫一切過，正觀察我通，  
是名爲正觀，不毀大導師。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修多羅攝受不生不滅。又世尊說，不生不滅是如來異名。云何世尊，爲無性故說不生不滅？爲是如來異名？」佛告大慧：「我說一切法不生不滅，有無

品不現。」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則攝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惟願爲說。」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我說如來非無性，亦非不生不滅，攝一切法；亦不待緣故不生不滅，亦非無義。大慧！我說意生法身如來名號，彼不生者，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七住菩薩，非其境界，大慧！彼不生即如來異名。大慧！譬如因陀羅釋迦、不蘭陀羅，如是等諸物，一一各有多名，亦非多名而有多性，亦非無自性。如是大慧！我於此娑婆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愚夫悉聞，各說我名，而不解我如來異名。大慧！或有眾生知我如來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自覺者，有知導師者，有知廣導者，有知一切導者，有知仙人者，有知梵者，有知毗紐者，有知自在者，有知勝者，有知迦毗羅者，有知真實邊者，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知生者，有知無生者，有知無滅者，有知空者，有知如如者，有知諦者，有知實際者，有知法性者，有知涅槃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知不二者，有知無相者，有知解脫者，有知道者，有知意生者；大慧！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不增不減。此及餘世界皆悉知

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彼諸愚夫不能知我，墮二邊故；然悉恭敬供養於我，而不善解知辭句義趣，不分別名，不解自通，計著種種言說章句，於不生不滅，作無性想，不知如來名號差別如因陀羅釋迦、不蘭陀羅；不解自通，會歸終極。於一切法隨說計著。」

「大慧！彼諸癡人，作如是言：『義如言說，義、說，無異，所以者何？謂義無身故，言說之外，更無餘義，惟止言說。』大慧！彼惡燒智，不知言說自性，不知言說生滅，義不生滅。大慧！一切言說墮於文字，義則不墮，離性非性故，無受生，亦無身故。大慧！如來不說墮文字法，文字有無不可得，故除，不墮文字。大慧！若有說言『如來說墮文字法』者，此則妄說，法離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離文字故。非不饒益義說，言說者眾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為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廣說經法。以眾生希望煩惱不一故，我及諸佛，爲彼種種異解眾生而說諸法，令離心意意識故，不爲得自覺聖智處。」

「大慧！於一切法無所有，覺自心現量，離二

妄想，諸菩薩摩訶薩，依於義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壞第一義，亦不能覺他。墮惡見相續而爲眾說，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亦不知章句。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達章句，具足性義，彼則能以正無相樂而自娛樂，平等大乘建立眾生。大慧！攝受大乘者，則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者，則攝受一切眾生；攝受一切眾生者，則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則佛種不斷；佛種不斷者，則能了知得殊勝入處；知得殊勝入處，菩薩摩訶薩常得化生，建立大乘自在力，現眾色像，通達眾生形類希望煩惱諸相，如實說法。如實者不異，如實者不來不去相，一切虛僞息，是名如實。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文字故。大慧！如爲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義。如是愚夫，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竟不捨，終不能得離言說指第一實義。大慧！譬如嬰兒應食熟食，不應食生；若食生者則令發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滅，不方便修，則為不善；是故應當善修方便，莫隨言說，如視指端；是故大慧！於真實義，當方便修；真實義者微妙寂靜，是涅槃因。言說者妄想合，妄想者，集生死。大慧！真實義者，從多聞者得；大慧！多聞者，謂善於

義，非善言說。善義者，不隨一切外道經論；身自不隨，亦不令他隨，是則名曰大德多聞。是故欲求義者，當親近多聞，所謂善義者。與此相違，計著言說，應當遠離。」

爾時大慧菩薩復承佛威神而白佛言：「世尊！世尊顯示不生不滅，無有奇特；所以者何？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滅，世尊亦說虛空、非數緣滅，及涅槃界不生不滅。世尊！外道說因，生諸世間；世尊亦說無明愛業妄想爲緣，生諸世間；彼因此緣名差別耳，外物因緣亦如是；如是，世尊與外道論，無有差別。微塵、勝妙、自在、眾生主等，如是九物不生不滅；世尊亦說一切性不生不滅，有無不可得；外道亦說四大不壞，自性不生不滅，四大常。是四大乃至周流諸趣不捨自性，世尊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我言無有奇特。惟願世尊爲說差別，所以奇特勝諸外道；若無差別者，一切外道皆亦是佛，以不生不滅故；而世尊說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無有是處。如向所說，一世界中應有多佛，無差別故。」

佛告大慧：「我說不生不滅，不同外道不生不滅，所以者何？彼諸外道有性自性，得不生不變相；我不如是墮有無品。大慧！我者離有無品，離生滅，非性非無性。如種種幻夢現，故非無性。云

何無性？謂色無自性相攝受，現不現故，攝不攝故；以是故，一切性、無性非無性；但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安隱快樂，世事永息。愚癡凡夫妄想作事，非諸賢聖。不實妄想如撻闍婆城及幻化人，大慧！如撻闍婆城，及幻化人，種種眾生，商賈出入，愚夫妄想謂真出入，而實無有出者入者，但彼妄想故。如是大慧！愚癡凡夫，起不生不滅惑，彼亦無有有為無為；如幻人生，其實無有若生若滅；性無性，無所有故。一切法亦如是，離於生滅；愚癡凡夫墮不如實，起生滅妄想，非諸賢聖。不如實者，不爾。如性自性妄想，亦不異；若異妄想者，計著一切性自性，不見寂靜；不見寂靜者，終不離妄想，是故大慧！無相見勝，非相見；相者，受生因，故不勝。大慧！無相者，妄想不生，不起不滅，我說涅槃。大慧！涅槃者，如真實義見，離先妄想心心數法，逮得如來自覺聖智，我說是涅槃。」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滅除彼生論，建立不生義，

我說如是法，愚夫不能知。

一切法不生，無性無所有，

乾闥婆幻夢，有性者無因。

無生無自性，何因空當說？

以離於和合，覺知性不現，

是故空不生，我說無自性。

謂一一和合，性現而非有，

分析無和合，非如外道見。

夢幻及垂髮，野馬乾闥婆，

世間種種事，無因而相現。

折伏有因論，申暢無生義；

申暢無生者，法流永不斷；

熾然無因論，恐怖諸外道。

爾時大慧以偈問曰：

云何何所因？彼以何故生？

於何處和合？而作無因論？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觀察有為法，非無因有因，

彼生滅論者，所見從是滅。

爾時大慧說偈問曰：

云何為無生？為是無性耶？

為顧視諸緣，有法名無生？

名不應無義，惟為分別說。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非無性無生，亦非顧諸緣，

非有性而名，名亦非無義。

一切諸外道，聲聞及緣覺，

七住非境界，是名無生相。



遠離諸因緣，亦離一切事，  
惟有微心住，想所想俱離，  
其身隨轉變，我說是無生。  
無外性無性，亦無心攝受，  
斷除一切見，我說是無生。  
如是無自性，空等應分別，  
**非空故說空，無生故說空。**  
因緣數和合，則有生有滅，  
離諸因緣數，無別有生滅。  
捨離因緣數，更無有異性，  
若言一異者，是外道妄想。  
有無性不生，非有亦非無，  
除其數轉變，是悉不可得。  
但有諸俗數，展轉爲鉤鎖，  
離彼因緣鎖，生義不可得。  
生無性不起，離諸外道過，  
但說緣鉤鎖，凡愚不能了。  
若離緣鉤鎖，別有生性者，  
是則無因論，破壞鉤鎖義。  
如燈顯眾像，鉤鎖現若然，  
是則離鉤鎖，別更有諸性；  
無性無有生，如虛空自性，  
若離於鉤鎖，慧無所分別。  
復有餘無生，賢聖所得法，  
彼生無生者，是則無生忍。

若使諸世間，觀察鉤鎖者，  
一切離鉤鎖，從是得三昧。  
癡愛諸業等，是則內鉤鎖，  
鑽燧泥團輪，種子等名外。  
若使有他性，而從因緣生，  
彼非鉤鎖義，是則不成就。  
若生無自性，彼爲誰鉤鎖？  
展轉相生故，當知因緣義。  
使生有他性，而從因緣生，  
彼非鉤鎖義，是則不成就。  
堅濕煖動法，凡愚生妄想，  
離數無異法，是則說無性。  
如醫療眾病，無有若干論，  
以病差別故，爲設種種治。  
我爲彼眾生，破壞諸煩惱，  
知其根優劣，爲彼說度門。  
非煩惱根異，而有種種法，  
唯說一乘法，是則爲大乘。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  
外道，皆起無常妄想；世尊亦說『一切行無常，是  
生滅法。』此義云何？爲邪爲正？爲有幾種無常？」  
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種無常，非我法也。何  
等爲七？彼有說言：作已而捨，是名無常；有說形

處壞，是名無常；有說即色是無常；有說色轉變中間，是名無常，無間自之散壞，如乳酪等轉變，中間不可見，無常毀壞，一切性轉；有說性無常；有說性無性無常；有說：一切法不生無常，入一切法。大慧！性無性無常者，謂四大及所造自相壞，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彼不生無常者，非常無常，一切法有無不生；分析乃至微塵不可見，是不生義非生；是名不生無常相；若不覺此者，墮一切外道生無常義。大慧！性無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無常性；所以者何？謂無常自性不壞，大慧！此是一切性無性無常事；除無常，無有能令一切法性無性者。如杖瓦石，破壞諸物，現見各各不異；是性無常事，非作所作有差別；此是無常，此事；作所作無異者，一切性常，無因性。大慧！一切性無性有因，非凡愚所知，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無常；是不相似事，作所作無有別異，而悉見有異。若性無常者，墮作因性相；若墮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墮者，自無常應無常，無常無常故，一切性不無常，應是常。若無常入一切性者，應墮三世；彼過去色與壞俱，未來不生，色不生故，現在色與壞相俱。色者，四大積集差別；四大及造色自性不壞，離異不異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壞。一切三有四大及造色，在所

知，有生滅；離四大造色，一切外道，於何所思惟性無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壞故。離始造無常者，非四大，復有異四大；各各異相，自相故，非差別可得。彼無差別，斯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當知是無常。彼形處壞無常者，謂四大及造色不壞，至竟不壞；大慧！竟者，分析乃至微塵觀察壞，四大及造色形處異見長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壞，形處壞現，墮在數論。色即無常者，謂色即是無常；彼則形處無常，非四大。若四大無常者，非俗數言說。世俗言說非性者，則墮世論；見一切性，但有言說，不見自相生。轉變無常者，謂色異性現，非四大；如金作莊嚴具，轉變現，非金性壞，但莊嚴具處所壞。如是，餘性轉變等亦如是。如是等種種外道無常見妄想。火燒四大時，自相不燒。各自相相壞者，四大造色應斷。」

「大慧！我法起非常非無常，所以者何？謂外性不決定故。惟說三有微心，不說種種相有生有滅；四大合會差別，四大及造色故。妄想二種事攝所攝，知二種妄想，離外性無性二種見，覺自心現量。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離心，性無性妄想，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一切法，非常非無常；不覺自心現量，墮二邊惡見相續。一切外道不覺自妄想，此凡夫無有根本。謂世間、出世

間、出世間上上法，從說妄想生，非凡愚所覺。」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遠離於始造，及與形處異，  
性與色無常，外道愚妄想。  
諸性無有壞，大大自性住，  
外道無常想，沒在種種見。  
彼諸外道等，無若生若滅，  
大大性自常，何謂無常想？  
一切唯心量，二種心流轉，  
攝受及所攝，無有我我所。  
梵天爲樹根，枝條普周遍，  
如是我所說，惟是彼心量。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爲說一切菩薩聲聞緣覺滅正受次第相續。若善於滅正受次第相續相者，我及餘菩薩終不妄捨滅正受樂門，不墮一切聲聞緣覺外道愚癡。」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世尊！惟願爲說。」佛告大慧：「六地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緣覺，入滅正受。第七地菩薩摩訶薩，念念正受，離一切性自性相正受，非聲聞緣覺。諸聲聞緣覺，墮有行覺，攝所攝相滅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無差別相，非分得種種相性；覺一切法善不善性相正受，是故七地無善念正受。大慧！

八地菩薩及聲聞緣覺，心意意識妄想相滅。初地乃至七地菩薩摩訶薩，觀三界心意意識量，離我所。自妄想修，墮外性種種相愚夫，二種自心攝所攝，向無知，不覺無始過惡，虛偽習氣所薰。大慧！八地菩薩摩訶薩聲聞緣覺涅槃：菩薩者，三昧覺所持，是故三昧門樂，不般涅槃；若不持者，如來地不滿足，棄捨一切爲眾生事，佛種則斷；諸佛世尊爲示如來不可思議無量功德。聲聞緣覺三昧門，得樂所牽故，作涅槃想。大慧！我分部七地，善修心意意識相，善修我我所，攝受人法無我生滅自共相，善四無礙，決定力三昧門，地次第相續，入道品法；不令菩薩摩訶薩不覺自共相，不善七地，墮外道邪徑，故立地次第；大慧！彼實無有若生若滅，除自心現量。所謂地次第相續及三界種種行，愚夫所不覺；愚夫所不覺者，謂我及諸佛說地次第相續，及說三界種種行。」

「復次大慧！聲聞緣覺第八菩薩地，滅三昧門樂醉所醉，不善自心現量，自共相習氣所障；墮人法無我法攝受見，妄想涅槃想，非寂滅智慧覺。大慧！菩薩者，見滅三昧門樂，本願哀愍，大悲成就，知分別十無盡句，不妄想涅槃想。彼已涅槃妄想不生故，離攝所攝妄想；覺了自心現量，一切諸法妄想不生，不墮心意意識，外性自性相計著妄

想；非佛法因不生，隨智慧生，得如來自覺地。如人夢中方度水，未度而覺；覺已，思惟：爲正爲邪？非正非邪——餘無始見聞覺識因想，種種習氣，種種形處，墮有無想，心意意識夢現。大慧！如是菩薩摩訶薩，於第八菩薩地，見妄想生——從初地轉進至第七地，見一切法如幻等，方便度攝所攝心妄想；行已，作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慧！此是菩薩涅槃方便不壞，離心意意識，得無生法忍。大慧！於第一義無次第相續，說無所有妄想寂滅法。」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量無所有，此住及佛地，  
去來及現在，三世諸佛說。  
心量地第七，無所有第八，  
二地名爲住，佛地名最勝。  
自覺智及淨，此則是我地，  
自在最勝處，清淨妙莊嚴。  
照耀如盛火，光明悉遍至，  
熾焰不壞目，周輪化三有。  
化現在三有，或有先時化，  
於彼演說乘，皆是如來地。  
十地則爲初，初則爲八地，  
第九則爲七，七亦復爲八，  
第二爲第三，第四爲第五，

第三爲第六，無所有何次。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爲常爲無常？」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謂二俱有過。常者，有作主過；常者，一切外道說作者。無所作，是故如來常非常，『非作、常』有過故。若如來無常者，有『作、無常』過，陰所相，相無性，陰壞則應斷，而如來不斷。大慧！一切所作皆無常，如瓶衣等，一切皆無常過；一切智眾具方便應無義，以所作故。一切所作皆應是如來，無差別因性故，是故大慧！如來非常非無常。復次大慧！如來非如虛空常；如虛空常者，自覺聖智眾具無義過。大慧！譬如虛空非常非無常，離常無常、一異、俱不俱、常無常過，故不可說，是故如來非常。復次大慧！若如來無生常者，如兔馬等角，以無生常故，方便無義；以無生常過故，如來非常。復次大慧！更有餘事知如來常，所以者何？謂無間所得智常，故如來常。大慧！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畢定住。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無間住，不住虛空，亦非愚夫之所覺知。大慧！如來所得智，是般若所熏；如來非心意意識、彼諸陰界入處所熏；大慧！一切三有，皆是不實妄想所生；如來不從不實虛妄想生。大慧！以二法故有常無常，非不二；不二者寂靜，一切法無

二生相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大慧！乃至言說分別生，則有常無常過；分別覺滅者，則離愚夫常無常見、不寂靜。慧者永離常無常、非常無常熏。」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眾具無義者，生常無常過，  
若無分別覺，永離常無常。

從其所立宗，則有眾雜義，  
等觀自心量，言說不可得。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更爲我說陰界入生滅；彼無有『我』，誰生誰滅？愚夫者依於生滅，不覺苦盡，不識涅槃。」佛言：「善哉諦聽！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佛告大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為無始虛偽惡習所薰，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其諸餘識，有生有滅，意、意識等，念念有七，因不實妄想，取諸境界，種種形處計著名相，不覺自心所現色相，不覺苦樂，不至解脫；名相諸纏，貪生生貪。若因若攀緣，彼諸受根滅，次第不生，餘自心妄想，不知

苦樂，入滅受想正受、第四禪，善真諦解脫。修行者作解脫想，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識藏，七識流轉不滅，所以者何？彼因攀緣諸識生故，非聲聞緣覺修行境界；不覺無我，自共相攝受，生陰界入。見如來藏、五法自性、人法無我，則滅；地次第相續轉進，餘外道見不能傾動，是名住菩薩不動地。得十三味道門樂，三昧覺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自願，不受三昧門樂及實際，向自覺聖趣，不共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所修行道；得十賢聖種性道及身智意生，離三昧行。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藏識名。大慧！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大慧！然諸凡聖悉有生滅，修行者自覺聖趣現法樂住，不捨方便。大慧！此如來藏識藏，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見；雖自性淨，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非諸如來。大慧！如來者，現前境界，猶如掌中視阿摩勒果。大慧！我於此義，以神力建立：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七識俱生。聲聞計著，見人法無我，故勝鬘夫人承佛威神，說如來境界，非聲聞緣覺及外道境界。如來藏識藏，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是故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於如來藏識藏當勤修學，莫但聞覺，作知足想。」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

二種攝受生，智者則遠離。

如鏡像現心，無始習所薰，

如實觀察者，諸事悉無事。

如愚見指月，觀指不觀月，

計著名字者，不見我真寶。

心為工伎兒，意如和伎者，

五識為伴侶，妄想觀伎眾。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分別相；我及餘菩薩摩訶薩，於一切地次第相續，分別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如來自覺地。」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五法自性識二無我分別趣相者，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來自覺聖趣，離於斷常有無等見，現法樂正受住，現在前。大慧！不覺彼五法自性識二無我，自心現外性，凡夫妄想，非諸賢聖。」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愚夫妄想生，非諸賢聖？」佛告大慧：「愚夫計著俗數名相，隨心流散；流散已，種種相像貌，墮我所見，希望計著妙色。計著已，無知覆障，故生染著；染著已，貪恚癡所生業積集；積集已，妄想自纏，如蠶作繭，墮生死海諸趣曠野，

如汲井輪。以愚癡故，不能知如幻野馬水月自性離我我所，起於一切不實妄想；離相所相及生住滅，從自心妄想生；非自在、時節、微塵、勝妙生，愚癡凡夫隨名相流。大慧！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為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為聲香味觸法，是名為相。大慧！彼妄想者，施設眾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大慧！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捨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大慧！菩薩摩訶薩住如如者，得無所有境界故，得菩薩歡喜地。得菩薩歡喜地已，永離一切外道惡趣，正住出世間趣，法相成熟，分別幻等一切法，自覺法趣相，離諸妄想見性異相，次第乃至法雲地。於其中間，三昧力自在，神通開敷，得如來地已，種種變化，圓照示現，成熟眾生，如水中月。善究竟滿足十無盡句，為種種意解眾生分別說法，法身離意所作；是名菩薩入如如所得。」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為三種自性入於五法？為各有自相宗？」佛告大慧：「三種自性及八識、二種無我，悉入五法。大慧！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

法，名俱時生；如日光俱，種種相各別分別持，是名緣起自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壞故，名成自性。復次大慧！自心現妄想，八種分別：謂識藏、意、意識、及五識身。相者，不實相妄想故；我我所二攝受滅，一無我生。是故大慧！此五法者，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自覺聖智，諸地相續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復次大慧！五法者：相、名、妄想、如如、正智。大慧！相者：若處所、形相、色像等現，是名為相。若彼有如是相，名為瓶等，即此非餘，是說為名。施設眾名，顯示諸相——瓶等心法，是名妄想。彼名彼相，畢竟不可得；始終無覺，於諸法無展轉，離不實妄想，是名如如。真實決定究竟自性不可得，彼是如相；我及諸佛隨順入處，普為眾生如實演說，施設顯示於彼，隨入正覺，不斷不常，妄想不起，隨順自覺聖趣；一切外道聲聞緣覺所不得相，是名正智。大慧！是名五法、三種自性、八識、二種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是故大慧！當自方便學，亦教他人，勿隨於他。」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五法三自性，及與八種識，  
二種無有我，悉攝摩訶衍。  
名相虛妄想，自性二種相，  
正智及如如，是則為成相。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句：過去諸佛如恒河沙，未來現在亦復如是。云何世尊為如說而受？為更有餘義？惟願如來哀愍解說。」佛告大慧：「莫如說而受。三世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過世間望，非譬所譬。以凡愚計常，外道妄想，長養惡見，生死無窮。欲令厭離生死趣輪、精勤勝進故，為彼說言諸佛易見，非如優曇鉢華；難得見故，息方便求。有時復觀諸受化者，作是說言：佛難值遇，如優曇鉢華。優曇鉢華無已見、今見、當見；如來者，世間悉見；不建立自通故，說言如來出世如優曇鉢華。大慧！自建立自通者，過世間望，彼諸凡愚所不能信。自覺聖智境界，無以為譬；真實如來，過心意意識所見之相，不可為譬。大慧！然我說譬——佛如恒沙，無有過咎；大慧！譬如恒沙，一切魚鱉、輪收魔羅、師子象馬人獸踐踏；沙不念言彼惱亂我，而生妄想；自性清淨，無諸垢污。如來應供等正覺自覺聖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一切外道諸人獸等一切惱亂，如來不念而生妄想。如來寂然，無有念想；如來本願以三昧樂安眾生故，無有惱亂，猶如恒沙等無有異，又斷貪恚故。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盡燒時，燒一切地，而彼地大不捨自性，與火大俱生故；其餘愚夫作地燒想，而地不燒，以火因故；如

是大慧！如來法身，如恒沙不壞。大慧！譬如恒沙無有限量，如來光明亦復如是無有限量，為成熟眾生故，普照一切諸佛大眾。大慧！譬如恒沙，別求異沙，永不可得；如是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無生生死滅，『有』因緣斷故。大慧！譬如恒河沙，增減不可得知；如是大慧！如來智慧成熟眾生，不增不減，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壞，如來法身，非是身法。如壓恒沙，油不可得；如是一切極苦眾生逼迫如來，乃至眾生未得涅槃，不捨法界自三昧願樂，以大悲故。大慧！譬如恒沙隨水而流，非無水也；如是大慧！如來所說一切諸法，隨涅槃流，是故說言如恒河沙。如來不隨諸去流轉，去是壞義故，大慧！生死本際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說去？大慧！去者斷義，而愚夫不知。」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眾生生死本際不可知者，云何解脫可知？」佛告大慧：「無始虛偽過惡妄想習氣因滅，自心現，知外義，妄想身轉，解脫不滅。是故無邊，非都無所有；為彼妄想，作無邊等異名。觀察內外，離於妄想，無異眾生；智及爾焰、一切諸法，悉皆寂靜。不識自心現妄想，故妄想生，若識則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觀察諸導師，猶如恒河沙，不壞亦不去，亦復不究竟，是則為平等。

觀察諸如來，猶如恒沙等，悉離一切過，隨流而性常，是則佛正覺。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惟願為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剎那？」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佛告大慧：「一切法者，謂：善、不善、無記、有為、無為、世間、出世間、有罪、無罪、有漏、無漏、受、不受。大慧！略說心、意、意識及習氣，是五受陰因。是心意意識習氣，長養凡愚善不善妄想。大慧！修三昧樂，三昧正受現法樂住，名為賢聖善無漏。大慧！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大慧！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剎那時不住，名為剎那。大慧！剎那者，名識藏；如來藏意俱，生識習氣剎那；無漏習氣非剎那，非凡愚所覺。計著剎那論故，不覺一切法剎那非剎那，以斷見壞無為法。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大慧！如來藏者，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四住地、無明住地所醉；凡愚不覺，剎那見妄想熏心。復次大慧！如金金剛、佛舍利，得奇特性，終不損壞。大慧！若得無



間，有剎那者，聖應非聖，而聖未曾不聖；如金金剛，雖經劫數，稱量不減。云何凡愚不善於我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想？」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六波羅蜜滿足，得成正覺。何等爲六？」佛告大慧：「波羅蜜有三種分別：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大慧！世間波羅蜜者：我我所攝受計著，攝受二邊，爲種種受生處，樂色聲香味觸故，滿足檀波羅蜜；戒、忍、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凡夫神通，及生梵天。大慧！出世間波羅蜜者：聲聞緣覺墮攝受涅槃故，行六波羅蜜，樂自己涅槃樂。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覺自心現妄想量攝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於諸趣攝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計著，爲安樂一切眾生故，生檀波羅蜜，起上上方便。即於彼，緣妄想不生戒，是尸波羅蜜。即彼妄想不生忍，知攝所攝，是羸提波羅蜜。初中後夜精勤方便，隨順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梨耶波羅蜜。妄想悉滅，不墮聲聞涅槃攝受，是禪波羅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空無常剎那，愚夫妄想作，  
如河燈種子，而作剎那想。

剎那息煩亂，寂靜離所作，  
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  
物生則有滅，不爲愚者說；  
無間相續性，妄想之所熏。  
無明爲其因，心則從彼生，  
乃至色未生，中間有何分？  
相續次第滅，餘心隨彼生，  
不住於色時，何所緣而生？  
以從彼生故，不如實因生，  
云何無所成，而知剎那壞？  
修行者正受，金剛佛舍利，  
光音天宮殿，世間不壞事。  
住於正法得，如來智具足，  
比丘得平等，云何見剎那？  
乾闥婆幻等，色無有剎那，  
於不實色等，視之若真實。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記阿羅漢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諸菩薩等無差別；一切眾生法不涅槃，誰至佛道？從初得佛，至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無所答；如來常定故，亦無慮，亦無察，化佛化作佛事，何故說識剎那展轉壞相？金剛力士常隨侍衛，何不施設本際？現魔魔業，惡業果報，旃遮摩納，孫陀利女，空鉢而

出，惡業障現；云何如來得一切種智，而不離諸過？」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為無餘涅槃故說，誘進行菩薩行者故。此及餘世界修菩薩行者，樂聲聞乘涅槃，為令離聲聞乘，進向大乘，化佛授聲聞記，非是法佛；大慧！因是故，記諸聲聞與菩薩不異。大慧！不異者：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煩惱障斷，解脫一味，非智障斷。大慧！智障者：見法無我，殊勝清淨；煩惱障者：先習見人無我斷，七識滅。法障解脫，識藏習滅，究竟清淨。因本住法故，前後非性，無盡本願故，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忘故，無慮無察；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二煩惱斷，離二種死，覺人法無我及二障斷。大慧！心意意識眼識等七，剎那習氣因離，善無漏品離，不復輪轉。大慧！如來藏者，輪轉涅槃苦樂因，空亂意慧愚癡凡夫所不能覺。大慧！金剛力士所隨護者，是化佛耳，非真如來。大慧！真如來者，離一切根量：一切凡夫聲聞緣覺及外道根量悉滅；得現法樂住，無間法智忍故，非金剛力士所護。一切化佛不從業生，化佛者非佛，不離佛。因陶家輪等眾生所作相而說法，非自通處說自覺境界。復次大慧！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

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一切過斷。」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三乘亦非乘，如來不磨滅，  
一切佛所記，說離諸過惡。  
為諸無間智，及無餘涅槃，  
誘進諸下劣，是故隱覆說。  
諸佛所起智，即分別說道，  
諸乘非為乘，彼則非涅槃。  
欲色有及見，說是四住地，  
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  
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  
或作涅槃見，而為說常住。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志求佛道者，  
酒肉及與葱，飲食為云何？  
惟願無上尊，哀愍為演說。  
愚夫所貪著，臭穢無名稱，  
虎狼所甘嗜，云何而可食？  
食者生諸過，不食為福善，  
惟願為我說，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惟願世尊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

來，當爲種種希望食肉眾生，分別說法，令彼眾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明了，疾得究竟無上菩提。聲聞緣覺自地止息已，亦復速成無上菩提。惡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著，尙有遮法不聽食肉，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爲汝略說：謂一切眾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眾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群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咒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無節量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娑，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奉

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

「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爲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眾生，以錢爲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鈎網，取彼空行、水、陸眾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尙無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悉爲親屬，鄙穢不淨雜，  
不淨所生長，聞氣悉恐怖，  
一切肉與蔥，及諸韭蒜等，  
種種放逸酒，修行常遠離，  
亦常離麻油，及諸穿孔床，  
以彼諸細蟲，於中極恐怖，  
飲食生放逸，放逸生諸覺，  
從覺生貪欲，是故不應食；  
由食生貪欲，貪令心迷醉，  
迷醉長愛欲，生死不解脫，  
爲利殺眾生，以財網諸肉，  
二俱是惡業，死墮叫呼獄；

若無教想求，則無三淨肉，  
彼非無因有，是故不應食。  
彼諸修行者，由是悉遠離，  
十方佛世尊，一切咸訶責；  
展轉更相食，死墮虎狼類，  
臭穢可厭惡，所生常愚癡；  
多生旃陀羅，獵師譚婆種，  
或生陀夷尼，及諸食肉性，  
羅刹貓狸等，遍於是中生。  
縛象與大雲，央掘利魔羅，  
及此楞伽經，我悉制斷肉，  
諸佛及菩薩，聲聞所訶責；  
食已無慚愧，生生常癡冥。  
先說見聞疑，已斷一切肉，  
妄想不覺知，故生食肉處。  
如彼貪欲過，障礙聖解脫；  
酒肉蔥韭蒜，悉爲聖道障。  
未來世眾生，於肉愚癡說，  
言此淨無罪，佛聽我等食。  
食如服藥想，亦如食子肉，  
知足生厭離，修行乞食。  
安住慈心者，我說常厭離，  
虎狼諸惡獸，恒可同遊止。

若食諸血肉，眾生悉恐怖；  
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  
食肉無慈悲，永背正解脫，  
及違聖表相，是故不應食。  
得生梵志種，及諸修行處，  
智慧富貴家，斯由不食肉。

# 入楞伽經卷第一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留支譯

## 請佛品第一

歸命大智海毘盧遮那佛！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大海畔、摩羅耶山頂上楞伽城中——彼山種種寶性所成，諸寶間錯，光明赫炎，如百千日照曜金山；復有無量花園香樹，皆寶香林，微風吹擊搖枝動葉，百千妙香一時流布，百千妙音一時俱發；重巖屈曲，處處皆有仙堂靈室龕窟，無數衆寶所成，內外明徹，日月光暉不能復現，皆是古昔諸仙賢聖、思如實法得道之處——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衆，皆從種種他方佛土俱來集會。是諸菩薩具足無量自在三昧神通之力，奮迅遊化；五法、自性、二種無我，究竟通達，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爲上首，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而授佛位；自心爲境，善解其義，種種衆生種種心色，隨種種心種種異念，無量度門，隨所應度，隨所應見而爲普現。

爾時婆伽婆於大海龍王宮說法，滿七日已度至南岸，時有無量那由他釋梵天王諸龍王等無邊大衆，悉皆隨從向海南岸。爾時婆伽婆遙望觀察摩羅耶山楞伽城，光顏舒悅如動金山，熙怡微笑而作是言：「過去諸佛應正遍知，於彼摩羅耶山頂上楞伽城

中，說自內身聖智證法，離於一切邪見覺觀，非諸外道聲聞辟支佛等修行境界；我亦應彼摩羅耶山楞伽城中爲羅婆那夜叉王上首說於此法。」爾時羅婆那夜叉王以佛神力，聞如來聲。時婆伽婆離海龍王宮，度大海已，與諸那由他無量釋梵天王諸龍王等圍遶恭敬；爾時如來觀察阿梨耶識大海水波，爲諸境界猛風吹動，轉識波浪隨緣而起。爾時羅婆那夜叉王而自歎言：「我應請如來入楞伽城，令我長夜於天人中，與諸人天得大利益，快得安樂。」爾時楞伽城主羅婆那夜叉王，與諸眷屬乘花宮殿，至如來所，與諸眷屬從宮殿下，遶佛三匝，以種種伎樂，悅於如來；所持樂器皆是大青因陀羅寶而用造作，大毘琉璃瑪瑙諸寶以爲間錯，無價色衣以用纏裹，以梵聲等無量種音，歌歎如來一切功德而說偈言：

心具於法藏，離無我見垢，  
世尊說諸行，內心所知法。  
白法得佛身，內身所證法，  
化身示化身，時到入楞伽。  
今此楞伽城，過去無量佛，  
及諸佛子等，無量身受用；  
世尊若說法，無量諸夜叉，  
能現無量身，欲聞說法聲。

爾時羅婆那楞伽王，以都吒迦種種妙聲，歌歎如來諸功德已，復更以伽他妙聲歌歎如來而說偈言：

如來於七日，大海惡獸中，  
渡海至彼岸，出已即便住；  
羅婆那王共，妻子夜叉等，  
及無量眷屬，大智諸大臣，  
叔迦婆羅那，如是等天衆，  
各各悉皆現，無量諸神通，  
乘妙花宮殿，俱來到佛所，  
到已下花殿，禮拜供養佛。  
依佛住持力，即於如來前，  
自說己名字：我十頭羅刹，  
願垂哀愍我，及此城衆生，  
受此楞伽城，摩羅耶寶山。  
過去無量佛，於此楞伽城，  
種種寶山上，說身所證法；  
如來亦應爾，於此寶山中，  
同諸過去佛，亦說如是法。  
願共諸佛子，說此清淨法，  
我及楞伽衆，咸皆欲聽聞；  
入楞伽經典，過去佛讚歎，  
內身智境界，離所說名字。

我念過去世，無量諸如來，  
諸佛子圍遶，說此修多羅。  
如來於今日，亦應爲我等，  
及諸一切衆，說此甚深法。  
未來諸世尊，及諸佛子等，  
於此寶山上，亦說此深法。  
今此楞伽城，微妙過天宮，  
牆壁非土石，諸寶羅網覆；  
此諸夜叉等，已於過去佛，  
修行離諸過，畢竟住大乘；  
內心善思惟，如實念相應，  
願佛憐愍故，爲諸夜叉說。  
願佛天人師，入摩羅耶山，  
夜叉及妻子，欲得摩訶衍。  
甕耳等羅刹，亦住此城中，  
曾供養過去，無量億諸佛；  
今復願供養，現在大法王，  
欲聞內心行，欲得摩訶衍。  
願佛憐愍我，及諸夜叉衆，  
共諸佛子等，入此楞伽城；  
我所有宮殿，妻子及眷屬，  
寶冠諸瓔珞，種種莊嚴具，  
阿舒迦園林，種種皆可樂，

及所乘花殿，施佛及大眾；我於如來所，無有不捨物，願大牟尼尊，哀愍我受用。我及諸佛子，受佛所說法，願佛垂哀愍，爲我受用說。爾時三界尊，聞夜叉請已，即爲夜叉說，過去未來佛：

夜叉過去佛，此勝寶山中，憐愍夜叉故，說內身證法；未來佛亦爾，於此寶山中，爲諸夜叉等，亦說此深法。夜叉此寶山，如實修行人，現見法行人，乃能住此處。夜叉今告汝，我及諸佛子，憐愍汝等故，受汝施請說。

如來略答竟，寂靜默然住，羅婆那羅刹，奉佛花宮殿。如來及佛子，受已即皆乘。羅婆那夜叉，亦自乘華殿。以諸姝女樂，樂佛到彼城。到彼妙城已，羅婆那夜叉，及其夜叉妻，夜叉男女等，更持勝供具，種種皆微妙，供養於如來，及諸佛子等。諸佛及菩薩，皆受彼供養；羅婆那等衆，供養說法者；觀察所說法，內身證境界，供養大慧士，數數而請言：

大士能問佛，內身行境界，我與夜叉衆，及諸佛子等，一切諸聽者，咸請仁者問。大士說法勝，修行亦最勝，我尊重大士，請問佛勝行；離諸外道邊，亦離二乘過，說內法清淨，究竟如來地。

爾時佛神力，復化作山城，崔嵬百千相，嚴飾對須彌，無量億花園，皆是衆寶林，香氣廣流布，芬馥未曾聞。一一寶山中，皆示現佛身；亦有羅婆那，夜叉衆等住；十方佛國土，及於諸佛身，佛子夜叉王，皆來集彼山。而此楞伽城，所有諸衆等，皆悉見自身，入化楞伽中；如來神力作，亦同彼楞伽，諸山及園林，寶莊嚴亦爾。一一山中佛，皆有大智問，如來悉爲說，內身所證法。出百千妙聲，說此經法已，佛及諸佛子，一切隱不現。羅婆那夜叉，忽然見自身，在己本宮殿，更不見餘物；而作是思惟：「向見者誰作？說法者爲誰？是誰而聽聞？我所見何法？而有此等事？彼諸佛國土，及諸如來身，如此諸妙事，今皆何處去？爲是夢所憶？爲是幻所作？爲是實城邑？爲乾闥婆城？爲是翳妄見？爲是陽炎起？爲夢石女生？爲我見火輪？爲見火輪煙？我所見云何？」復自深思惟：「諸法體如是，

唯自心境界，內心能證知。而諸凡夫等，無明所覆障，虛妄心分別，而不能覺知。能見及所見，一切不可得，說者及所說，如是等亦無。佛法真實體，非有亦非無，法相恒如是，唯自心分別。如見物為實，彼人不見佛，不住分別心，亦不能見佛。不見有諸行，如是名為佛，若能如是見，彼人見如來。智者如是觀，一切諸境界，轉身得妙身，是即佛菩提。爾時羅婆那十頭羅刹楞伽王，見分別心過，而不住於分別心中，以過去世善根力故，如實覺知一切諸論，如實能見諸法實相；不隨他教，善自思惟，覺知諸法，能離一切邪見覺知，善能修行如實行法，於自身中能現一切種種色像，而得究竟大方便解；善知一切諸地上上自體相貌，樂觀心意意識自體，見於三界相續身斷，離諸外道常見因智，如實善知如來藏，善住佛地內心實智；聞虛空中及自身中出於妙聲，而作是言：「善哉善哉！楞伽王！諸修行者悉應如汝之所修學。」復作是言：「善哉楞伽王！諸佛如來法及非法如汝所見，若不如汝之所見者，名為斷見。楞伽王，汝應遠離心意識，如實修行諸法實相。汝今應當修行內法，莫著外義邪見之相。楞伽王！汝莫修行聲聞緣覺外道等修行境界，汝不應住一切外道諸餘三昧，汝不應樂一切外道種種戲論，汝不應住一切外道圍陀邪見，汝不應

著王位放逸自在力中，汝不應著禪定神通自在力中。楞伽王！如此等事皆是如實修行者行，能降一切外道邪論，能破一切虛妄邪見，能轉一切見、我見過，能轉一切微細識行，修大乘行。楞伽王！汝應內身入如來地，修如實行。如是修行者，得轉上上清淨之法。楞伽王！汝莫捨汝所證之道；善修三昧三摩跋提，莫著聲聞緣覺外道三昧境界以為勝樂；如毛道凡夫外道修行者，汝莫分別。楞伽王！外道著我見，有我相故虛妄分別。外道見有四大之相，而著色聲香味觸法以為實有；聲聞緣覺見無明緣行以為實有，起執著心，離如實空，虛妄分別，專著有法，而墮能見所見心中。楞伽王！此勝道法，能令眾生內身覺觀，能令眾生得勝大乘，能生三有。楞伽王！此是入大乘行，能破眾生種種翳瞶、種種識波，不墮外道諸見行中。楞伽王！此是入大乘行，非入外道行；外道行者依於內身有我而行，見識色二法以為實故，見有生滅。善哉！楞伽王！思惟此義，如汝思惟即是見佛。」

爾時羅婆那楞伽王復作是念：「我應問佛如實行法，轉於一切諸外道行，內心修行所觀境界，離於應佛所作應事；更有勝法：所謂如實修行者，證於法時所得三昧究竟之樂；若得彼樂，是則名為如實修行者，是故我應問大慈悲如來世尊，如來能燒



煩惱薪盡，及諸佛子亦能燒盡；如來能知一切衆生心使煩惱，如來遍至一切智處，如來如實善能知解是相非相；我今應以妙神通力見於如來，見如來已，未得者得，已得者不退，得無分別三昧三摩跋提，得增長滿足如來行處。」爾時世尊如實照知楞伽王應證無生法忍時至，憐愍十頭羅刹王故，所隱宮殿還復如本，身於種種寶網莊嚴山城中現。

爾時十頭羅刹楞伽王，見諸宮殿還復如本，一山中，處處皆見有佛世尊應正遍知三十二相妙莊嚴身而在山中，自見己身遍諸佛前；又見一切諸佛國土及諸國王念身無常，由貪王位妻子眷屬，五欲相縛無解脫期，便捨國土宮殿妻妾象馬珍寶施佛及僧，入於山林出家學道。又見佛子在山林中勇猛精進，投身惡虎師子羅刹，以求佛道；又見佛子在林樹下讀誦經典，爲人演說以求佛道；又見菩薩念苦衆生，坐於道場菩提樹下思惟佛道；又見一一佛前皆有聖者大慧菩薩說於內身修行境界，亦見一切夜叉眷屬圍遶而說名字章句。

爾時世尊智慧觀察現在大衆、非肉眼觀，如師子王奮迅視眄呵呵大笑，頂上肉髻放無量光，肩胛腰髀胸臆德處及諸毛孔，皆放一切無量光明，如空中虹，如日千光，如劫盡時大火熾然猛炎之相；帝釋梵王四天王等，於虛空中觀察如來，見佛坐於須

彌相對楞伽山頂上呵呵大笑。爾時菩薩衆、帝釋、梵天、四天王等作是思惟：「何因何緣如來應正遍知於一切法中而得自在，未曾如是呵呵大笑，復於自身出無量光默然而住，專念內身智慧境界不以爲勝，如師子視，觀楞伽王念如實行？」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先受楞伽羅婆那王所啓請已，念楞伽王知諸一切大菩薩衆心行之法；觀察未來一切衆生，心皆樂於名字說法，心迷生疑，如說而取著於一切聲聞緣覺外道之行；諸佛世尊離諸一切心識之行，能笑大笑。爲彼大衆斷於疑心而問佛言：「如來何因、何緣、何事呵呵大笑？」佛告聖者大慧菩薩：「善哉善哉！善哉大慧！復善哉大慧！汝能觀察世間妄想分別之心邪見顛倒，汝實能知三世之事而問此事；如汝所問，智者之問亦復如是，爲自利利他故。大慧！此楞伽王曾問過去一切諸佛應正遍知如是二法，今復現在亦欲問我如是二法；此二法者一切聲聞緣覺外道，未嘗知此二法之相。大慧！此十頭羅刹亦問未來一切諸佛如此二法。」

爾時如來知而故問羅婆那王，而作是言：「楞伽王！汝欲問我，隨汝疑心，今悉可問。我悉能答，斷汝疑心，令得歡喜。楞伽王！汝斷虛妄分別之心，得地對治方便觀察如實智慧，能入內身如實

之相三昧；樂行三昧，佛即攝取汝身，善住奢摩他樂境界中，過諸聲聞緣覺三昧不淨之垢，能住不動、善慧、法雲等地，善知如實無我之法，大寶蓮花王座上而坐，得無量三昧而受佛職。楞伽王！汝當不久自見己身亦在如是蓮花王座上而坐，法爾住持；無量蓮花王眷屬、無量菩薩眷屬，各各皆坐蓮花王座而自圍遶，迭相瞻視；各各不久皆得住彼不可思議境界：所謂起一行方便行，住諸地中，能見不可思議境界，見如來地無量無邊種種法相，一切聲聞緣覺四天王帝釋梵等所未曾見。」

爾時楞伽王聞佛世尊聽已問已，彼於無垢無量光明大寶蓮花衆寶莊嚴山上，無量天女而自圍遶，現於無量種種異花、種種異香、散香、塗香、寶幢、幡蓋、寶冠、瓔珞莊嚴身具，復現世間未曾聞見種種勝妙莊嚴之具，復現無量種種樂器，過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陀羅摩侯羅伽人非人等所有樂具；復隨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所有樂具皆悉化作；復隨十方諸佛國土所有種種勝妙樂具皆悉化作；化作無量大寶羅網，遍覆一切諸佛菩薩大衆之上；復豎無量種種寶幢。羅婆那王作如是等變化事已，身昇虛空中高七多羅樹，往虛空中種種伎樂，雨種種花，雨種種香，雨種種衣，滿虛空，如澍大雨，以用供養佛及佛子。雨供養已，從上而

下，於虛空中即坐第二電光明大寶蓮花種種寶山上。

爾時如來見其坐已，發於微笑，聽楞伽王問二種法。時楞伽王白佛言：「世尊！此二種法，我已曾問過去諸佛應正遍知，彼佛世尊已爲我說；世尊！我今現在依名字章句亦問如來，如來畢竟應爲我說。世尊！應化化佛說此二法，非根本如來；世尊！根本如來修集三昧樂境界者，不說心識外諸境界。善哉世尊！如來自身於一切法而得自在，惟願世尊應正遍知說此二法，一切佛子及我已身亦願欲聞。」

爾時世尊知而即告楞伽王言：「楞伽王！汝問此二法。」爾時夜叉王更著種種金冠瓔珞金莊嚴具而作是言：「如來常說：法尙應捨，何況非法？世尊云何言：二法捨？世尊！何者是法？何者非法？世尊！捨法云何有二？以墮分別相中？虛妄分別是有無法，無大有大？世尊！阿梨耶識知名識相，所有體相，如虛空中有毛輪住，不淨盡智所知境界。世尊！法若如是，云何而捨？」佛告楞伽王：「楞伽王！汝不見瓶等無常敗壞之法？毛道凡夫分別境界差別之相。楞伽王！何故不如是取有法非法差別之相？依毛道凡夫分別心有，非聖證智以爲可見。楞伽王！且置瓶等種種相事，毛道凡夫心謂爲有，

非謂聖人以爲有法。楞伽王！譬如一火，炎燒宮殿園林草木，見種種火，光明色炎各各差別，依種種薪草木長短分別，見有勝負之相，此中何故不如是知有法非法差別之相？楞伽王！非但火炎依一相續身中，見有種種諸相差別，楞伽王！如一種子一相續生牙莖枝葉華果樹林種種異相，如是內外所生諸法：無明及行陰界入等一切諸法，三界所生皆有差別，現樂形相言語去來勝智異相，一相境界而取於相，見下中上勝相染淨善不善相。楞伽王！非但種種法中見差別相，覺如實道者內證行中，亦有見於種種異相，何況法非法無分別種種差別相？」

「楞伽王！有法非法種種差別相。楞伽王！何者爲法？所謂一切外道聲聞緣覺毛道凡夫分別之見，從因實物以爲根本生種種法，如是等法應捨應離，莫取於相而生分別，見自心法計以爲實。楞伽王！無瓶實法，而毛道凡夫虛妄分別；法本無相，如實觀知，名捨諸法。楞伽王！何等爲非法？所謂無有身相，唯自心滅妄想分別，而諸凡夫見實法非實法；菩薩如實見，如是捨非法。復次楞伽王！何者復爲非法？所謂兔馬驢駝角、石女兒等無身無相，而毛道凡夫取以爲無，爲世間義說於名字，非取相如彼瓶等法可捨；智者不取如是虛妄分別，兔角等名字法亦是可捨，是故捨法及非法。楞伽王！

汝今問我法及非法云何捨？我已說竟。」

「楞伽王！汝言『我於過去應正遍知已問此法，彼諸如來已爲我說。』楞伽王！汝言過去者即分別相，未來現在分別亦爾；楞伽王！我說真如法體是如實者，亦是分別，如分別色爲實際；爲證實智樂，修行無相智慧，是故莫分別如來智身智體，心中莫分別，意中莫取我人命等。云何不分別？意識中取種種境界，如色行相，如是莫取，莫分別可分別。」

「復次楞伽王！譬如壁上畫種種相，一切衆生亦復如是；楞伽王！一切衆生猶如草木，無業無行，楞伽王！一切法非法無聞無說。楞伽王！一切世間法皆如幻，而諸外道凡夫不知；楞伽王！若能如是見、如實見者，名爲正見；若異見者名爲邪見，若分別者名爲取二。楞伽王！譬如鏡中像，自見像；譬如水中影，自見影；如月燈光，在屋室中影，自見影；如空中響聲，自出聲取以爲聲；若如是取法與非法，皆是虛妄妄想分別，是故不知法及非法，增長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名爲如來藏，入自內身智慧境界，得無生法忍三昧。」

## 問答品第二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與諸一切大慧菩薩，俱遊一切諸佛國土，承佛神力從坐而起，更整衣服合掌恭敬，以偈讚佛：

佛慧大悲觀，世間離生滅，  
猶如虛空花，有無不可得。  
佛慧大悲觀，一切法如幻，  
遠離心意識，有無不可得。  
佛慧大悲觀，世間猶如夢，  
遠離於斷常，有無不可得。  
佛慧大悲觀，煩惱障智障，  
二無我清淨，有無不可得。  
佛不入不滅，涅槃亦不住，  
離覺所覺法，有無二俱離。  
若如是觀佛，寂靜離生滅，  
彼人今後世，離垢無染取。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如法偈讚佛已，自說姓名：  
我名爲大慧，願通達大乘，  
今以百八問，仰諮無上尊。  
最勝世間解，聞彼大慧問，觀察諸衆生，告諸佛子  
言：  
汝等諸佛子，及大慧諮問，  
我當爲汝說，自覺之境界。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聞佛聽問，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以偈問曰：

云何淨諸覺？何因而有覺？  
何因見迷惑？何因有迷惑？  
何因有國土，化相諸外道？  
云何名佛子？寂靜及次第？  
解脫何所至？誰縛何因脫？  
禪者觀何法？何因有三乘？  
何因緣生法？何因作所作？  
何因俱異說？何因無而現？  
何因無色定？及與滅盡定？  
何因想滅定？何因從定覺？  
云何因果生？何因身去住？  
何因觀所見？何因生諸地？  
破三者者誰？何身至何所？  
云何處而住？云何諸佛子？  
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  
何因得定心？最勝爲我說。  
何因爲藏識？何因意及識？  
何因見諸法？何因斷所見？  
云何性非性？云何心無法？  
何因說法相？云何名無我？  
何因無衆生？何因有世諦？

何因不見常？何因不見斷？  
云何佛外道？二相不相違？  
何因當來世，種種諸異部？  
云何名為空？何因念不住？  
何因有胎藏？何因世不動？  
云何如幻夢，說如撻闍婆？  
陽炎水中月？世尊爲我說。  
云何說覺支？何因菩提分？  
何因國亂動？何因作有見？  
何因不生滅？何因如空花？  
何因覺世間？何因無字說？  
云何無分別？何因如虛空？  
真如有幾種？何名心幾岸？  
何因地次第？真如無次第？  
何因二無我？何因境界淨？  
幾種智幾戒？何因衆生生？  
誰作諸寶性，金摩尼珠等？  
誰生於語言，衆生種種異？  
五明處伎術，誰能如是說？  
伽陀有幾種？云何長短句？  
法復有幾種？解義復有幾？  
何因飲食種？何因生愛欲？  
云何名為王？轉輪及小王？

何因護國土？諸天有幾種？  
何因而有地？何因星日月？  
解脫有幾種？行者有幾種？  
弟子有幾種？阿闍梨幾種？  
如來有幾種？本生有幾種？  
摩羅有幾種？異學有幾種？  
自性有幾種？心復有幾種？  
云何施假名？世尊爲我說。  
何因有風雲？何因有點慧？  
何因有樹林？世尊爲我說。  
何因象馬鹿，何因人捕取？  
何因爲矬陋？世尊爲我說。  
何因爲六時？何因成闍提？  
男女及不男？爲我說其生。  
何因修行退？何因修行進？  
教何等入修？令住何等法？  
諸衆生去來，何因何像類？  
何因致財富？世尊爲我說。  
云何爲釋種？何因有釋種？  
何因甘蔗種？何因長壽仙？  
長壽仙何親？云何彼教授？  
世尊如虛空，爲我分別說。  
何因佛世尊，一切時剎現？

種種名色類，佛子衆圍遶？  
何因不食肉？云何制斷肉？  
食肉諸種類，何因故食肉？  
何因日月形？須彌及蓮花，  
師子形勝相？國土爲我說。  
亂側覆世界，如因陀羅網，  
一切寶國土，何因爲我說。  
如箜篌琵琶，鼓種種花形，  
離日月光土，何因爲我說。  
何等爲化佛？何等爲報佛？  
何等如智佛？何因爲我說。  
云何於欲界，不成等正覺？  
云何色究竟，離欲中得道？  
如來般涅槃，何人持正法？  
世尊住久如？正法幾時住？  
如來立幾法？各見有幾種？  
毘尼及比丘，世尊爲我說。  
何因百變易，何因百寂靜？  
聲聞辟支佛，世尊爲我說。  
何因世間通？何因出世通？  
何因七地心？世尊爲我說。  
僧伽有幾種？何因爲破僧？  
云何醫方論？世尊爲我說。

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  
常爲諸佛子，何故如是說？  
何故說人我？何故說斷常？  
何故不但說，唯有於一心？  
何因男女林？呵梨阿摩勒？  
雞羅及鐵圍？金剛等諸山？  
次及無量山？種種寶莊嚴？  
仙樂人充滿？世尊爲我說。  
大天佛聞彼，所說諸偈句，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

一：

善哉善哉問，大慧善諦聽！  
我今當次第，如汝問而說。  
生及與不生，涅槃空剎那，  
趣至無自體，佛波羅蜜子；  
聲聞辟支佛，外道無色者，  
須彌海及山，四天下土地，  
日月諸星宿，外道天修羅，  
解脫自在通，力思惟寂定，  
滅及如意足，覺支及道品，  
諸禪定無量，五陰及去來，  
四空定滅盡，發起心而說。  
心意及意識，無我法有五，  
自性相所想，所見能見二。

云何種種乘、金摩尼珠性、  
一闍提四大、荒亂及一佛、  
智境界教得、衆生有無有？  
象馬諸禽獸，云何而捕取？  
譬如因相應，力說法云何？  
何因有因果？林迷惑如實？  
但心無境界，諸地無次第？  
百變及無相，醫方工巧論，  
咒術諸明處，何故而問我？  
諸山須彌地，其形量大小，  
大海日月星，云何而問我？  
上中下衆生，身各幾微塵？  
肘步至十里，四十及二十，  
免毫窗塵幾？羊毛穢麥塵，  
一升幾穢麥？半升幾頭數？  
一斛及十斛，百萬及一億，  
頻婆羅幾塵？芥子幾微塵？  
幾芥成草子？幾草子成豆？  
幾銖成一兩？幾兩成一分？  
如是次第數，幾分成須彌？  
佛子今何故，不如是問我？  
緣覺聲聞等，諸佛及佛子，  
身幾微塵成，何故不問此？

火炎有幾塵？風微塵有幾？  
根根幾塵數？毛孔眉幾塵？  
何因則自在，轉輪聖帝主？  
何因王守護？解脫廣略說。  
種種衆生欲，云何而問我？  
何因諸飲食？何因男女林？  
金剛堅固山，爲我說云何？  
何因如幻夢，野鹿渴愛譬？  
何因而有雲？何因有六時？  
何因種種味？男女非男女？  
何因諸莊嚴？佛子何因問？  
云何諸妙山，仙樂人莊嚴？  
解脫至何所？誰縛云何縛？  
云何禪境界，涅槃及外道？  
云何無因作？何因可見縛？  
何因淨諸覺？何因有諸覺？  
何因轉所作？幸願爲我說。  
何因斷諸想？何因出三昧？  
破三者誰？何因身何處？  
云何無人我？何因依世說？  
何因問我相？云何問無我？  
云何爲胎藏？汝何因問我？  
何因斷常見？何因心得定？

何因言及智，界性諸佛子、  
勘解師弟子、種種諸衆生？  
云何飲食魔？虛空聰明施？  
何因有樹林？佛子何因問？  
云何種種刹？何因長壽仙？  
何因種種師？汝何因問我？  
何因有醜陋？修行不欲成？  
色究竟成道？云何而問我？  
何因世間通？何因爲比丘？  
云何化報佛？何因而問我？  
云何如智佛？云何爲衆僧？  
箜篌鼓花刹？云何離光明？  
云何爲心地？佛子而問我，  
此及餘衆生，佛子所應問。  
一一相應，遠離諸見過，  
離諸外道法，我說汝諦聽。  
此上百八見，如諸佛所說，  
我今說少分，佛子善諦聽。

「生見不生見，常見無常見，相見無相見，住  
異見非住異見，刹那見非刹那見，離自性見非離自  
性見，空見不空見，斷見非斷見，心見非心見，邊  
見非邊見，中見非中見，變見非變見，緣見非緣  
見，因見非因見，煩惱見非煩惱見，愛見非愛見，

方便見非方便見，巧見非巧見，淨見非淨見，相應  
見非相應見，譬喻見非譬喻見，弟子見非弟子見，  
師見非師見，性見非性見，乘見非乘見，寂靜見非  
寂靜見，願見非願見，三輪見非三輪見，相見非相  
見，有無立見非有無立見，有二見非有二見，緣內  
身聖見非緣內身聖見，現法樂見非現法樂見，國土  
見非國土見，微塵見非微塵見，水見非水見，弓見  
非弓見，四大見非四大見，數見非數見，通見非通  
見，虛妄見非虛妄見，雲見非雲見，工巧見非工巧  
見，明處見非明處見，風見非風見，地見非地見，  
心見非心見，假名見非假名見，自性見非自性見，  
陰見非陰見，衆生見非衆生見，智見非智見，涅槃  
見非涅槃見，境界見非境界見，外道見非外道見，  
亂見非亂見，幻見非幻見，夢見非夢見，陽炎見非  
陽炎見，像見非像見，輪見非輪見，撻闍婆見非撻  
闍婆見，天見非天見，飲食見非飲食見，姪欲見非  
姪欲見，見見非見見，波羅蜜見非波羅蜜見，戒見  
非戒見，日月星宿見非日月星宿見，諦見非諦見，  
果見非果見，滅見非滅見，起滅盡定見非起滅盡定  
見，治見非治見，相見非相見，支見非支見，巧明  
見非巧明見，禪見非禪見，迷見非迷見，現見非現  
見，護見非護見，族姓見非族姓見，仙人見非仙人  
見，王見非王見，捕取見非捕取見，實見非實見，



記見非記見，一闡提見非一闡提見，男女見非男女見，味見非味見，作見非作見，身見非身見，覺見非覺見，動見非動見，根見非根見，有爲見非有爲見，因果見非因果見，色究竟見非色究竟見，時見非時見，樹林見非樹林見，種種見非種種見，說見非說見，比丘見非比丘見，比丘尼見非比丘尼見，住持見非住持見，字見非字見；大慧！此百八見，過去諸佛所說，汝及諸菩薩當如是學。」

## 入楞伽經卷第二

### 集一切佛法品第三之一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諸識生住滅，非思量者之所能知。大慧！諸識各有二種生住滅。大慧！諸識二種滅者：一者相滅，二者相續滅。大慧！諸識又二種住：一者相住，二者相續住。大慧！諸識有二種生：一者相生，二者相續生。大慧！識有三種：何等三種？一者轉相識，二者業相識，三者智相識。大慧！有八種識，略說有二種：何等爲二？一者了別識，二者分別事識。大慧！如明鏡中見諸色像，大慧！了別識亦如是見種

種境像；大慧！了別識分別事識，彼二種識無差別相，迭共爲因。大慧！了別識不可思議熏變因。大慧！分別事識分別取境界，因無始來戲論熏習。大慧！阿梨耶識、虛妄分別種種熏滅，諸根亦滅，大慧！是名相滅。大慧！相續滅者：相續因滅，則相續滅；因滅緣滅，則相續滅。大慧！所謂依法依緣：言依法者，謂無始戲論妄想熏習；言依緣者，謂自心識見境界分別。大慧！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非異非不異。大慧！若泥團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泥團微塵應無差別。大慧！如是：轉識、阿梨耶識若異相者，不從阿梨耶識生；若不異者，轉識滅，阿梨耶識亦應滅，而自相阿梨耶識不滅。是故大慧：諸識自相滅，自相滅者業相滅；若自相滅者阿梨耶識應滅，大慧！若阿梨耶識滅者，此不異外道斷見戲論。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說：『所謂離諸境界相續識滅，相續識滅已即滅諸識。』大慧！若相續識滅者，無始世來諸識應滅。大慧！諸外道說相續諸識從作者生，不說識依眼、色、空、明、和合而生，而說有作者；大慧！何者是外道作者？勝人、自在、時、微塵等，是能作者。」

「復次大慧！有七種自性：何等爲七？一者集性自性，二者性自性，三者相性自性，四者大性自

性，五者因性自性，六者緣性自性，七者成性自性。復次大慧！有七種第一義：何等爲七？一者心境界，二者智境界，三者慧境界，四者二見境界，五者過二見境界，六者過佛子地境界，七者入如來地內行境界。大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如來應正遍知性自性第一義心。大慧！依此性自性第一義心，諸佛如來畢竟得於世間出世間諸佛智慧眼同相別相諸法建立；如所建立，不與外道邪見共同。大慧！云何不與外道邪見共同？所謂分別自心境界妄想見，而不覺知自心想見。大慧！諸愚癡凡夫無有實體以爲第一義，說二見論。」

「復次大慧！汝今諦聽！我爲汝說虛妄分別以爲有物，爲斷三種苦：何等爲三？謂無知、愛、業因緣滅，自心所見如幻境界。大慧！諸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說：『本無始生，依因果而現。』復作是說：『實有物住，依諸緣故有陰界入生住滅，以生者滅故。』大慧！彼沙門婆羅門說：『相續體本無，始有』，若生若滅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破壞諸法，是斷滅論，非我所說。何以故？以現法不久當可得故，不見根本故。大慧！譬如瓶破，不得瓶用；大慧！譬如焦種不生芽等；大慧！彼陰界入是滅，過去陰界入滅，現在未來亦滅，何以故？因自心虛妄分別見故，大慧！無彼陰界入相續體

故。大慧！若『本無、始生』，依三法生種種識者，龜毛何故不生？沙不出油？汝之所立決定之義是即自壞。汝說有無、說生，所成因果亦壞。大慧！若如是，依三法因緣應生諸法因果自相，過去現在未來有無諸相譬喻，及阿含自覺觀地，依自見熏心，作如是說。大慧！愚癡凡夫亦復如是，惡見所害，邪見迷意，無智妄稱一切智說。」

「大慧！若復有沙門婆羅門，見諸法離自性故，如雲火輪捷闍婆城不生不滅故，如幻陽炎水中月故，如夢內外心，依無始世來虛妄分別戲論而現故，離自心虛妄分別可見因緣故，離滅盡妄想說所說法故，離身資生持用法故，離阿梨耶識取境界相應故，入寂靜境界故，離生住滅法故，如是思惟觀察自心以爲生故，大慧！如是菩薩不久當得世間涅槃平等之心。大慧！汝巧方便開發方便，觀察一切諸衆生界皆悉如幻如鏡中像故，無因緣起，遠離內境界，自心見外境界故，次第隨入無相處故，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故，信三界自心幻故，大慧！如是修行者當得如幻三昧故，入自心寂靜境界故，到彼岸境界故，離作者生法故，得金剛三昧故，入如來身故，入如來化身故，入諸力通自在大慈大悲莊嚴身故，入一切佛國土故，入一切衆生所樂故，離心意意識境界故，轉身得妙身故，大慧！

諸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者，必得如來無上妙身。大慧！菩薩欲證如來身者，當遠離陰界入心因緣和合法故，遠離生住滅虛妄分別戲論故；諸法唯心，當如是知見三界因無始世來虛妄分別戲論而有故，觀如來地寂靜不生故，進趣內身聖行故，大慧！汝當不久得心自在無功用行究竟故，如衆色隨摩尼寶化身入諸衆生微細心故，以入隨心地故，令諸衆生次第入地故，是故大慧！諸菩薩摩訶薩應當善知諸菩薩修行自內法故。」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惟願世尊爲諸菩薩摩訶薩說心意識五法自體相應法門、諸佛菩薩修行之處，遠離自心邪見境界和合故，能破一切言語譬喻體相故，一切諸佛所說法心。爲楞伽城摩羅耶山大海中諸菩薩說觀察阿梨耶識大海波境界，說法身如來所說法故。」

爾時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有四因緣眼識生：何等爲四？一者不覺自內身取境界故，二者無始世來虛妄分別色境界薰習、執著戲論故，三者識自性體如是故，四者樂見種種色相故。大慧！是名四種因緣，於阿梨耶識海起大勇波，能生轉識。大慧！如眼識起識，一切諸根毛孔一時轉識生，如鏡中像，多少一時。復有隨因緣次第生，大慧！猶如猛風吹境心海，而識波生，不斷因事相

故，迭共不相離故，業體相使縛故，不覺色體故，而五識身轉故。大慧！不離彼五識因了別識相，名爲意識，共彼因常轉故。大慧！五識及心識不作是念：我迭共爲因。自心見虛妄分別，取諸境界，而彼各各不異相，俱現分別境界。如是彼識微細生滅，以入修行三昧者不覺不知微細熏習，而修行者作是心：『我滅諸識入三昧。』而修行者不滅諸識入三昧。大慧！熏集種子心不滅，取外境界諸識滅，大慧！如是微細阿梨耶識行，除佛如來及入地諸菩薩摩訶薩，諸餘聲聞辟支佛外道修行者不能知故。入三昧智力亦不能覺，以其不知諸地相故，以不知智慧方便差別善決定故，以不能覺諸佛如來集諸善根故，以不能知自現境界分別戲論故，以不能入種種稠林阿梨耶識窟故。大慧！惟下中上如種實修行者，乃能分別見自心中虛妄見故，能於無量國土爲諸如來授位故，得無量自在力神通三昧故，依善知識佛子眷屬而能得見心意意識自心自體境界故，分別生死大海以業愛無智以爲因有故。大慧！是故如實修行者，應推覓親近善知識故。」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  
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  
梨耶識亦爾，境界風吹動，

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  
青赤鹽珂乳，味及於石蜜，  
衆華與果實，如日月光明，  
非異非不異；海水起波浪，  
七識亦如是，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動，種種波浪轉，  
梨耶識亦爾，種種諸識生。  
心意及意識，爲諸相故說，  
諸識無別相，非見所見相。  
譬如海水波，是則無差別，  
諸識心如是，異亦不可得。  
心能集諸業，意能觀集境，  
識能了所識，五識現分別。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以偈問佛：  
青赤諸色像，自識如是見，  
水波相對法，何故如是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青赤諸雜色，波中悉皆無，  
說轉識心中，爲凡夫相說。  
彼業悉皆無，自心離可取，  
可取及能取，與彼波浪同。  
身資生住持，衆生惟識見，  
是故現轉識，水波浪相似。

爾時大慧復說偈言：  
大海波浪動，鼓躍可分別，  
阿梨耶識轉，何故不覺知？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凡夫無智慧，梨耶識如海，  
波浪轉對法，是故譬喻說。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說偈言：  
日出光等照，下中上衆生，  
如來出世間，爲凡夫說實。  
佛得究竟法，何故不說實？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說真實者，彼心無真實，  
譬如海波浪，鏡中像及夢，  
俱時而得現，心境界亦然，  
境界不具故，是故次第現。  
識者識所識，意者然不然，  
吾則以現見，定中無如是。  
譬如巧畫師，及畫師弟子，  
布綵圖衆像，我說法亦爾。  
綵色本無文，非筆亦非器，  
爲衆生說故，綺錯畫衆像。  
言說離真實，真實離名字，  
我得真實處，真實內身知。

離覺所覺相，解如實爲說，此爲佛子說，愚者異分別。種種皆如幻，唯見非真實，如是種種說，隨事實不實。爲此人故說，於彼爲非說，彼彼諸病人，良醫隨處藥，如來爲衆生，唯心應器說，妄想非境界，聲聞亦非分，諸如來世尊，自覺境界說。

「復次大慧！若菩薩摩訶薩欲知自心離虛妄分別能取可取境界相者，當離憤鬧、離睡眠蓋，初夜後夜常自覺悟修行方便，離諸外道一切戲論，離聲聞緣覺乘相，當通達自心現見虛妄分別之相。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建立住持智慧心相者，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大慧！何等爲上聖智三相？所謂無所有相、一切諸佛自願住持相、內身聖智自覺知相。修行此已，能捨跛驢智慧之相，得勝子第八地三相修行。大慧！何者無所有相？謂觀聲聞緣覺外道相。大慧！何者一切諸佛自願住持相？謂諸佛本自作願住持諸法。大慧！何者內身聖智自覺知相？一切法相無所執著，得如幻三昧身，諸佛地處進趣修行。大慧！是名上聖智三相，若成就此三相者，能到自覺聖智境界。是故大慧！諸菩薩摩訶薩求上

聖智三相者，當如是學。」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知諸大菩薩衆心之所念，承佛如來住持之力，問於如來名聖智行分別法門體：「世尊！願爲我說名聖智行分別法門體，依百八見分別說；如來應正遍知依此百八見爲諸菩薩摩訶薩，分別說自相同相妄想分別體修行差別法。諸菩薩善得此妄想分別自體法行差別，能清淨人無我法無我，善解諸地，過諸聲聞辟支佛禪定三摩跋提之樂，得諸佛如來不可思議境界修行故，得離五法自體相行，入諸佛法身體、真實行故，得如來法身善決定處；如幻境界所成故，一切國土從兜率天、阿迦尼吒處得如來法身故。」

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有一種外道邪見執著空無，所有妄想分別智因有二：自體無體，分別兔角無；如兔角無，諸法亦無。大慧！復有餘外道見四大功德實有物，見各各有差別相，實無兔角，虛妄執著妄想分別實有牛角。大慧！彼諸外道墮於二見，不知唯心，妄想分別增長自心界。大慧！如身資生器世間等，惟是心分別，不得分別兔角離於有無。大慧！不得分別一切諸法離於有無，大慧！若有人離於有無，作如是言：『無有有兔角分別，不得分別無有有兔角。』彼人見相待因，不得分別無兔角，何以故？大慧！乃至觀察微細塵不見實事，

離聖人智境界，不得分別有牛角。」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愚癡凡夫不見分別相，而比智分別彼人見無。」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非觀分別心彼人無相，何以故？因虛妄分別心，依角有分別心。大慧！依止虛妄角有分別心，是故依『依止因』，離相待法，非見法彼無角。大慧！若離分別心更有分別，應離角有，非因角有。大慧！若不離彼分別心，彼法乃至觀察微塵不見有實物。大慧！不離於心，彼法應無，以彼二法有無不可得，若爾，見何等法有？何等法無？大慧！若不如是見有無，不得分別有無，此義云何？見有牛角，見無兔角，不得如是分別。大慧！以因不相似故，有無義不成，以諸外道凡夫聲聞說有無義，二俱不成故。」

「大慧！復有餘外道，見色有因，妄想執著形相長短；見虛空無形相分齊，見諸色相異於虛空，有其分齊。大慧！虛空即是色，以色大入虛空故。大慧！色即是虛空，依此法有彼法，依彼法有此法故；以依色分別虛空，依虛空分別色故。大慧！四大種生，自相各別，不住虛空；而四大中非無虛空。大慧！兔角亦如是，因牛角有，言兔角無。大慧！又彼牛角析為微塵，分別微塵相不可得見，彼何等、何等法有？何等、何等法無？而言有耶無

耶？若如是觀，餘法亦然。」

爾時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汝當應離兔角牛角虛空色異妄想見等；大慧！汝亦應為諸菩薩說離兔角等相。大慧！汝應當知自心所見虛妄分別之相，大慧！汝當於諸佛國土中，為諸佛子說汝自心現見一切虛妄境界。」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色於心中無，心依境見有，  
內識衆生見，身資生住處。  
心意與意識，自性及五法，  
二種無我淨，如來如是說。  
長短有無等，展轉互相生，  
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  
分別微塵體，不起色妄想，  
但心安住處，惡見不能淨。  
非妄智境界，聲聞亦不知，  
如來之所說，自覺之境界。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為淨自心現流，復請如來而作是言：「世尊！云何淨除自心現流？為次第淨？為一時耶？」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淨自心現流，次第漸淨，非為一時。大慧！譬如菴摩羅果漸次成熟，非為一時，大慧！衆生清淨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次清淨，非為一時。譬如陶師造作諸器，漸次成就，非為一時；大

慧！諸佛如來淨諸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次而淨，非一時淨。大慧！譬如大地生諸樹林藥草萬物，漸次增長，非一時成；大慧！譬如有人學諸音樂歌舞書畫種種伎術，漸次而解，非一時知；大慧！諸佛如來淨諸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次而淨，非一時淨。大慧！譬如明鏡無分別心，一時俱現一切色像，如來世尊亦復如是無有分別，淨諸衆生自心現流，一時清淨，非漸次淨，令住寂靜無分別處。大慧！譬如日月輪相光明，一時遍照一切色像，非爲前後；大慧！如來世尊亦復如是，爲令衆生離自心煩惱見熏習氣過患，一時示現不思議智最勝境界。大慧！譬如阿梨耶識分別現境自身資生器世間等，一時而知，非是前後；大慧！報佛如來亦復如是一時成熟諸衆生界，置究竟天淨妙宮殿修行清淨之處。大慧！譬如法佛報佛放諸光明，有應化佛照諸世間，大慧！內身聖行光明法體照除世間有無邪見，亦復如是。」

「復次大慧！法佛報佛說一切法自相同相故，因自心現見熏習相故，因虛妄分別戲論相縛故，如所說法無如是體故；大慧！譬如幻師幻作一切種種形象，諸愚癡人取以爲實，而彼諸像實不可得。復次大慧！虛妄法體依因緣法，執著有實，分別而生；大慧！如巧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事，依於

咒術人工之力，成就一切衆生形色身分之相，名幻人像，衆生見幻種種形色，執著爲人，而實無人；大慧！衆生雖見以爲是人，無實人體；大慧！因緣法體隨心分別亦復如是，以見心相種種幻故。何以故？以執著虛妄相因分別心熏習故；大慧！是名分別虛妄體相，大慧！是名報佛說法之相。大慧！法佛說法者，離心相應體故，內證聖行境界故，大慧！是名法佛說法之相。」

「大慧！應化佛所作應佛，說施戒忍精進禪定智慧故，陰界入解脫故，建立識想差別行故，說諸外道無色三摩跋提次第相，大慧！是名應佛所作應佛說法相。復次大慧！法佛說法者，離攀緣故，離能觀所觀故，離所作相量相故，大慧！非諸凡夫聲聞緣覺外道境界故，以諸外道執著虛妄我相故。是故大慧！如是內身自覺修行勝相，當如是學。大慧！汝當應離見自心相以爲非實。」

「復次大慧！聲聞乘有二種差別相，謂於內身證得聖相故，執著虛妄相分別有物故。大慧！何者聲聞內身證得聖相？謂無常、苦、空、無我境界故，真諦離欲寂滅故，陰界入故，自相同相故，內外不滅相故，見如實法故得心三昧，得心三昧已，得禪定解脫三味道果三摩跋提，不退解脫故，未離不可思議熏習變易死故，內身證得聖樂行法住聲聞

地故。大慧！是名聲聞內身證得聖相。大慧！菩薩摩訶薩入諸聲聞內證聖行三昧樂法，而不取寂滅空門樂，不取三摩跋提樂；以憐愍眾生故起本願力行，是故雖知，不取爲究竟；大慧！是名聲聞內身證聖修行樂相，大慧！菩薩摩訶薩應當修行內身證聖修行樂門，而不取著。大慧！何者是聲聞分別有物執著虛妄相？謂於四大堅濕煖動、青黃赤白等相，無作者而有生故，自相同相故，斟量相應阿含先勝見善說故，依彼法虛妄執著以爲實有；大慧！是名聲聞分別有物執著虛妄相。大慧！菩薩摩訶薩於彼聲聞法應知而捨，捨已入法無我相；入法無我相已，入人無我，觀察無我相已，次第入諸地。大慧！是名聲聞分別有物執著虛妄相，大慧！所言聲聞乘有二種相者，我已說竟。」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說常不可思議法，內身證聖境界法第一義法；世尊！外道亦說常不可思議因果，此義云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諸外道說常不可思議因果不成；何以故？大慧！諸外道說常不可思議非『因』自相應故；大慧！諸外道說常不可思議『因』自不相應者，此何等法？何等法了出？是故外道不得言常不可思議。復次大慧！諸外道說常不可思議者，若『因』自相應者，應成無常不可

思議，以有『因』相故；是故不成常不可思議。大慧！我說常不可思議：第一義常不可思議，與第一義相因果相應，以離有無故，以內身證相故，以有彼相故，以第一義智因相應，以離有無故，以非所作故，與虛空涅槃寂滅譬喻相應故，是故常不可思議。是故大慧！我說常不可思議，不同外道常不可思議論。大慧！此常不可思議，諸佛如來應正遍知實是常法，以諸佛聖智內身證得故，非心意識境界故。大慧！是故菩薩摩訶薩應當修行常不可思議內身所證聖智行法。復次大慧！諸外道常不可思議，無常法相相應故，是故無常；非因相而得名故，是故常法不可思議。大慧！若諸外道常不可思議，見有無法而言常，以彼法比智，知言有常，大慧！我亦如是，即因此法作有無見；無常應常。何以故？以無因故。復次大慧！諸外道說若因相應，成常不可思議，以彼外道言因自相有無故者同於兔角，大慧！此常不可思議，諸外道等但虛妄分別；何以故？以無兔角，但虛妄分別故，自因相無故。大慧！我常不可思議，惟內身證相因故，離作有無法故，是故常不可思議；以無外相故，常法相應故。大慧！諸外道等見無外相，比智知常不可思議以爲常；彼外道等不知常不可思議，自因相彼因相故。以內身聖智證境界相故，大慧！彼外道於我



法，不應爲說。」

「復次大慧！諸聲聞辟支佛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世間涅槃無差別故，分別一切法與非法而滅諸根，不取未來境界，妄取以爲涅槃。不知內身證修行法故，不知阿梨耶識轉故，大慧！是故彼愚癡人說有三乘法，而不能知唯心想寂滅，得寂滅法。是故彼無智愚人，不知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如來應正遍知自心見境界故，執著外心境界故；是故大慧！彼愚癡人，於世間生死輪中常轉不住。」

「復次大慧！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佛，皆說諸法不生，何以故？謂自心見有無法故，若離有無，諸法不生故；是故大慧！一切法不生。大慧！一切法如兔角、驢駝等角，大慧！愚癡凡夫妄想分別，分別諸法，是故一切諸法不生。大慧！一切諸法自體相不生，是內身證聖智境界故，非諸凡夫自體分別二境界故。大慧！是阿梨耶識：身資生器世間去來自體相故；見能取可取轉故，諸凡夫墮於生住滅二相心，分別諸法生有無；大慧！汝應知如是法。」

「復次大慧！我說五種乘性證法，何等爲五？一者聲聞乘性證法，二者辟支佛乘性證法，三者如來乘性證法，四者不定乘性證法，五者無性證法。大慧！何者聲聞乘性證法？謂說陰界入法故，說自相同相證智法故，彼身毛孔熙怡欣悅，樂修相智，

不修因緣不相離相故，大慧！是名聲聞乘性證法。彼聲聞人邪見證智，離起粗煩惱，不離無明熏習煩惱；見已身證相：謂初地中乃至五地六地離諸煩惱，同已所離故。熏習無明煩惱故，墮不可思議變易死，而作是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等得入人無我，乃至生心以爲得涅槃故。大慧！復有餘外道求證涅槃，而作是言：『覺知我人衆生壽命作者受者丈夫，以爲涅槃。』大慧！復有餘外道，見一切諸法依因而有，生涅槃心，大慧！彼諸外道無涅槃解脫，以不見法無我故。大慧！是名聲聞乘外道性，於非離處而生離想。大慧！汝應轉此邪見，修行如實行。」

「大慧！何者辟支佛乘性證法？謂聞說緣覺證法，舉身毛豎，悲泣流淚，不樂憤鬧，觀察諸因緣法故，不著諸因緣法；聞說自身種種神通：若離若合種種變化，其心隨入故。大慧！是名緣覺乘性證法，汝當應知，隨順緣覺說。」

「大慧！何者如來乘性證法？大慧！如來乘性證法有四種：何等爲四？一者證實法性，二者離實法證性，三者自身內證聖智性，四者外諸國土勝妙莊嚴證法性。大慧！若聞說此一法時：但阿梨耶心，見外身所依資生器世間不可思議境界，不驚不怖不畏者，大慧當知，是證如來乘性人。大慧！是

名如來乘性證法人相。大慧！何者不定乘性證法？大慧！若人聞說此三種法，於一中有有所樂者，隨順爲說。大慧！說三乘者爲發起修行地故，說諸性差別，非究竟地；爲欲建立畢竟能取寂靜之地故。大慧！彼三種人離煩惱障熏習得清淨故，見法無我得三昧樂行故，聲聞緣覺畢竟證得如來法身故。」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逆流修無漏，往來及不還，  
應供阿羅漢，是等心亂惑。

我說於三乘，一乘及非乘，  
諸聖如實解，凡夫不能知。  
第一義法門，遠離於二教，  
建立於三乘，爲住寂靜處。  
諸禪及無量，無色三摩提，  
無想定滅盡，亦皆心中無。

「大慧！何者無性乘？謂一闍提。大慧！一闍提者無涅槃性；何以故？於解脫中不生信心，不入涅槃。大慧！一闍提者有二種：何等爲二？一者焚燒一切善根，二者憐愍一切衆生，作盡一切衆生界願。大慧！云何焚燒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作如是言：『彼非隨順修多羅毘尼解脫說。』捨諸善根，是故不得涅槃。大慧！憐愍衆生，作盡衆生界願者，是爲菩薩；大慧！菩薩方便作願：『若諸衆

生不入涅槃者，我亦不入涅槃。』是故菩薩摩訶薩不入涅槃；大慧！是名二種一闍提無涅槃性，以是義故，決定取一闍提行。」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此二種一闍提，何等一闍提常不入涅槃？」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一闍提常不入涅槃，何以故？以能善知一切諸法本來涅槃，是故不入涅槃；非捨一切善根闍提。何以故？大慧！彼捨一切善根闍提，若值諸佛善知識等，發菩提心，生諸善根，便證涅槃。何以故？大慧！諸佛如來不捨一切諸衆生故；是故大慧！菩薩一闍提，常不入涅槃。」

## 入楞伽經卷第三

### 集一切佛法品第三之二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知三法自體相，大慧！何等三法自體相？一者虛妄分別名字相，二者因緣法體自相相，三者第一義諦法體相。大慧！何者虛妄分別名字相？謂從名字虛妄分別一切法相，是名虛妄分別名字之相。大慧！何者因緣法體自相相？大慧！因緣法體自相相者，從境界事生故；大慧！因緣法體境界事相，諸佛如來應正遍知說虛妄分別差別有二種：何等二種？一者妄執名字

戲論分別，二者妄執名字相分別境界相事相。大慧！何者妄執名字境界相事相？謂即彼內外法自相同相，大慧！是名因緣法體二種自相相，以依彼法，觀彼法生故；大慧！是名因緣法體自相相。大慧！何者第一義諦法體相？謂諸佛如來離名字相境界事相相，聖智修行境界行處，大慧！是名第一義諦相諸佛如來藏心。」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名相分別事，及法有二相，  
真如正妙智，是第一義相。

「大慧！是名觀察五法自相法門，諸佛菩薩修行內證境界之相，汝及諸菩薩應如是學。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應當善觀二無我相，大慧！何等二種？一者人無我智，二者法無我智。云何人無我智？謂離我所陰界入聚、無智業愛生；依眼色等虛妄執著故，自心現見一切諸根器身屋宅，自心分別分別故，分別分別識故，如河流種子燈焰風雲，念念展轉前後差別，輕躁動轉如猿猴、蠅等愛樂不淨境界處故，無厭足如火故，因無始來戲論境界熏習故，猶如轆轤車輪機關，於三界中生種種色種種身，如幻起尸；大慧！如是觀諸法相巧方便智，是名善知人無我智境界之相。大慧！何者法無我智？謂如實分別陰界入相，大慧！菩薩觀察陰界入等無我我所，陰界入聚因業愛繩迭共相縛，因緣生故無

我無作者；大慧！陰界入等離同相異相故，依不實相分別得名，愚癡凡夫妄相分別以爲有故，非證實者見以爲有。大慧！菩薩如是觀察心意意識、五法體相，一切離故，諸因緣無，是名善知諸法無我智境界相。大慧！菩薩善知諸法無我已，觀察真如，修寂靜行，不久當得初歡喜地；善能觀察歡喜地已，如是諸地次第轉明，乃至得證法雲之地；菩薩住彼法雲地已，無量諸寶間錯莊嚴大蓮華王大寶宮殿，如實業幻境界所生而坐其上，一切同行諸佛子等恭敬圍遶，十方諸佛伸手灌頂，授於佛位；如轉輪王灌太子頂，過佛子地。過佛子地已，觀諸佛法如實修行，於諸法中而得自在，得自在已，名得如來無上法身，以見法無我故。大慧！是名如實法無我相，大慧！汝及諸菩薩應如是學。」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有無謗相，願爲我說；世尊！我及諸菩薩摩訶薩若聞，得離有無邪見，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遠離斷常邪見建立，便能建立諸佛正法。」爾時世尊復受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請已，而說偈言：

心中無斷常，身資生住處，  
惟心愚無智，無物而見有。

爾時世尊於此偈義復重宣說，告聖者大慧菩薩

言：「大慧！有四種建立謗相，何等爲四？一者建立非有相，二者建立非正見相，三者建立非有因相，四者建立非有體相，大慧！是名四種建立。大慧！何者是謗相？大慧！觀察邪見所建立法，不見實相，即謗諸法，言一切無，大慧！是名建立謗相。復次大慧！何者建立非有相？謂分別陰界入非有法，無始來戲論非有實故，而執著同相異相；此法如是如是，畢竟不異；大慧！依此無量世來煩惱熏習執著而起，大慧！是名建立非有相。大慧！何者建立非正見相？大慧！彼陰界入中，無我人衆生壽者作者受者，而建立邪見；謂有我等故；大慧！是名建立非正見相。大慧！何者建立非有因相？謂初識不從因生，本不生，後時生，如幻本無；因物而有，因眼色明念故識生，生已還滅；大慧！是名建立非有因相。大慧！何者建立非有體謗法相？謂虛空、滅、涅槃，無作無物，建立執著。大慧！彼三法離有無故，大慧！一切諸法如兔馬驢駝角、毛輪等故，離有無建立相故。大慧！建立謗相者，諸凡夫虛妄分別故，不知但是心，見諸法是有，非聖人所見故。大慧！是名建立非有體謗法相。大慧！汝當遠離不正見建立謗法相。」

「復次大慧！諸菩薩摩訶薩如實知心意識五法體相二種無我，爲安隱衆生，現種種類像；如彼

虛妄無所分別，依因緣法而有種種；大慧！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依衆生現種種色；如如意寶，隨諸一切衆生心念，於諸佛土大衆中現。如幻如夢如響、如水中月、鏡中像故，遠離諸法，不生不滅，非常非斷故，現佛如來。離諸聲聞緣覺乘故，聞諸佛法即得無量百千萬億諸深三昧；得三昧已，依三昧力，從一佛土至一佛土，供養諸佛，示現生於諸宮殿中，讚歎三寶，現作佛身，菩薩聲聞大衆圍遶，令諸一切衆生得入自心見境，爲說外境無物有物，令得遠離建立有無法故。」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佛子見世間，惟心無諸法，  
種類非身作，得力自在成。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請佛言：「惟願世尊爲我等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體相；我及一切諸菩薩衆，知諸法空無生無二離自體相已，離有無妄想，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我當爲汝廣分別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言：「大慧！空者即是妄想法體句，大慧！依執著妄想法體，說空無生無體相不二。大慧！空有七種：何等爲七？一者相空，二者一切法有物無物空，三者行空，四者不行空，五者一切法無言空，六者第一義聖智大空，七

者彼彼空。」

「大慧！何者是相空？謂一切法自相同相空，見迭共積聚。大慧！觀察一一法自相同相，無一法可得，離自相他相二相，無相可住可見，是故名爲自相空。大慧！何者一切法有物無物空？謂自體相實有法生；大慧！諸法自體相有無俱空，是故名爲自體相有物無物空。大慧！何者是行空？謂諸陰等離我我所，依因作業而得有生，大慧！是故名爲行空。大慧！何者不行空？謂陰法中涅槃未曾行，大慧！是名不行空。大慧！何者一切法無言空？謂妄想分別一切諸法無言可說，大慧！是名一切法無言空。大慧！何者第一義聖智大空？謂自身內證聖智法空，離諸邪見熏習之過，大慧！是名第一義聖智大空。大慧！何者彼彼空？謂何等何等法處，彼法無，此法有；彼法有，此法無，是故言空。大慧！我昔曾爲鹿母說殿堂空者，無象馬牛羊等名爲空，有諸比丘等名爲不空；而殿堂殿堂體無，比丘比丘體亦不可得；而彼象馬牛羊等非餘處無。大慧！如是諸法自相同相，亦不可得離此彼處，是故我言彼彼空。大慧！是名七種空。大慧！此彼彼空最爲粗淺，大慧！汝當應離彼彼空，不須修習。」

大慧言：「何者不生？」「大慧！自體不生而非不生，依世諦故說名爲生；依本不生，故言不

生。」大慧言：「何者無體相？」「大慧！我說無體相者，一切諸法體本不生，是故我言諸法無體，而相續體剎那不住。大慧！以見異異相故，是故一切法無體相。」大慧言：「何者名爲不二法相？」「大慧！二法相者，謂日光影長短黑白，彼如是等法各各別名，不得言不二。大慧！如世間、涅槃、一切諸法各各有二；大慧！何等涅槃、彼處無世間？何處世間、彼處無涅槃？以異因相故，是故我言一切諸法不二。一切諸法不二者：世間、涅槃，無二故。是故汝應修學諸法空不生，無體不二故。」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我常說空法，遠離於斷常，

生死如幻夢，而彼業不失。

虛空及涅槃，滅二亦如是，

凡夫分別生，聖人離有無。

爾時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一切法空不生無體不二相，入於諸佛如來所說修多羅中，凡諸法門皆說此義。大慧！一切修多羅，隨諸一切衆生心故分別顯示。大慧！譬如陽焰迷惑禽獸，虛妄執著生於水想，而陽焰中實無有水。大慧！一切修多羅說法亦復如是，爲諸凡夫自心分別令得歡喜，非如實聖智在於言說；大慧！汝應隨順於義，莫著所說名字章句。」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具三十二相，在於一切衆生身中，為貪瞋癡不實垢染陰界入衣之所纏裹；如無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世尊復說常恒清涼不變。』世尊！若爾外道亦說『我有神我，常在不變。』如來亦說如來藏常，乃至不變。世尊！外道亦說有常作者，不依諸緣自然而有，周遍不滅；若如是者，如來外道說無差別。」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我說如來藏常，不同外道所有神我；大慧！我說如來藏空、實際、涅槃、不生不滅、無相無願等文辭章句，說名如來藏；大慧！如來應正遍知，為諸一切愚癡凡夫聞說無我生於驚怖，是故我說有如來藏；而如來藏無所分別，寂靜無相，說名如來藏。大慧！未來現在諸菩薩等，不應執著有我之相。大慧！譬如陶師，依於泥聚微塵輪繩人功手木方便力故，作種種器；大慧！如來世尊亦復如是，彼法無我，離諸一切分別之相，智慧巧便說名如來藏，或說無我，或說實際及涅槃等種種名字章句示現，如彼陶師作種種器。是故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說有我相。大慧！我說如來藏者，為諸外道執著於我，攝取彼故，說如來藏，令彼外道離於神我妄想見心執著之處，入三解脫門，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以是義故，諸佛如來應正遍

知說如來藏，是故我說有如來藏，不同外道執著神我。是故大慧！為離一切外道邪見，諸佛如來作如是說，汝當修學如來無我相法。」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人我及於陰，衆緣與微塵，  
自性自在作，唯心妄分別。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觀察未來一切衆生，復請佛言：「唯願世尊為諸菩薩說如實修行法，彼諸菩薩聞說如實修行之法，便得成就如實修行者。」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有四種法，得名為大如實修行者，何等為四？一者善知自心現見故，二者遠離生住滅故，三者善解外法有無故，四者樂修內身證智故。大慧！菩薩成就如是四法，得成就大如實修行者。大慧！何者菩薩摩訶薩觀察三界但是一心作故，離我所故，無動無覺故，離取捨故，從無始來虛妄執著三界熏習戲論心故，種種色行常繫縛故，身及資生器世間中六道虛妄現故，大慧！是名諸菩薩摩訶薩善知自心現見相。大慧！云何一切菩薩摩訶薩見遠離生住滅法？謂觀諸法如幻如夢故，一切諸法自他二種無故不生；以隨自心現知見故，以無外法故；諸識不起，觀諸因緣無積聚故；見諸三界因緣有故；不見內外一切諸法，無實體故；遠離生諸法不正見故；入一切法如幻相

故，菩薩爾時名得初地無生法忍。遠離心意意識五法體相故，得二無我如意意身，乃至得第八不動地如意意身故。」

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爲如意意身？」佛告大慧：「隨意速去，如念即至，無有障礙，名如意身。大慧！言如意者，於石壁山障無量百千萬億由旬，念本所見種種境界，自心中縛不能障礙，自在而去；大慧！如意身者亦復如是，得如幻三昧自在神力莊嚴其身，進趣一切聖智種類身無障礙，隨意而去。以念本願力境界故，爲化一切諸衆生故；大慧！是名菩薩摩訶薩遠離生住滅相。大慧！云何菩薩摩訶薩善解外法有無之相？所謂菩薩見一切法，如陽焰如夢如毛輪故，因無始來執著種種戲論分別妄想熏習故，見一切法無體相，求證聖智境界修行故，大慧！是名菩薩善解外法有無之相，即成就大如實修行者；大慧！汝應如是修學。」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請佛言：「世尊！唯願世尊說一切法因緣之相，我及一切諸菩薩等，善知諸法因緣之相，離於有無不正見等妄想分別諸法次第一時生過。」佛告大慧菩薩言：「大慧！一切諸法有於二種因緣集相，所謂內外。大慧！外法因緣集相者：所謂泥團等柱輪繩人功夫便緣故，則有瓶生；大慧！如泥團等因緣生瓶，如是縷疊草席種牙

渾等人功生酪，生酪已生酥，生酥已得醍醐，大慧！是名外法因緣集相，從下上上應知。大慧！何者內法因緣集相？大慧！所謂無明業愛，如是等法名內因緣集相。大慧！因無明等陰界入等，而得名爲因緣集相；而諸凡夫虛妄分別，各見別相。大慧！因有六種：何等爲六？一者當因，二者相續因，三者相因，四者作因，五者了因，六者相待因。大慧！當因者：作因已能生內外法。大慧！相續因者：能攀緣內外法陰種子等。大慧！相因者：能生相續次第作事而不斷絕。大慧！作因者：能作增上因，如轉輪王。大慧！了因者：妄想事生已能顯示，如燈照色等。大慧！相待因者：於滅時不見虛妄生法，相續事斷絕故。大慧！如是諸法，凡夫自心虛妄分別。大慧！是諸法非次第生，非一時生，何以故？大慧！若一切法一時生者，因果不可差別，以不見因果身相故；若次第生者，未得身相不得言次第生，如未有子，不能言父。大慧！愚癡凡夫自心觀察次第相續不相應故，作如是言：『因緣、次第緣、所緣緣、增上緣等能生諸法。』大慧！如是次第諸法不生，大慧！虛妄分別取法體相；一時次第俱亦不生。復次大慧！自心中見身及資生故，大慧！自相同相外法無法，是故次第一時不生；大慧！但虛妄識生，自心見故。大慧！汝當

應離不正見因緣生事、次第一時生法。」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因緣無不生，不生故不滅，  
生滅因緣虛，非生亦非滅。  
爲遮諸因緣，愚人虛妄取，  
有無緣不生，故諸法不起。  
以於三界中，熏習迷惑心，  
因緣本自無，不生亦不滅。  
見諸有爲法，石女虛空花，  
轉可取能取，不生惑妄見。  
現本皆不生，緣本亦不有，  
如是等諸法，自體是空無，  
亦無有住處，爲世間說有。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爲我說名分別言語相心法門，我及一切諸菩薩等若得善知名分別言語相心法門，則能通達『言說及義』二種之法，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已，言說及義，能令一切諸衆生等得清淨解。」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大慧！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大慧菩薩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菩薩言：「大慧！有四種妄相言語，何等爲四？一者相言說，二者夢言說，三者妄執言說，四者無始言說。大慧！相言說者，所謂執著色等諸

相而生；大慧！夢言說者，念本受用虛妄境界，依境界夢覺已，知依虛妄境界不實而生；大慧！執著言說者，念本所聞所作業生；大慧！無始言說者，從無始來執著戲論煩惱種子熏習而生。大慧！我言四種言說虛妄執著者，我已說竟。」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以此義勸請如來而白佛言：「世尊！惟願爲我重說四種虛妄執著言語之相，衆生言語何處出？云何出？何因出？」佛告大慧菩薩言：「大慧！從頭胸喉鼻唇舌牙齒轉故，和合出聲。」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口中言語虛妄法相，爲異爲不異？」佛告大慧言：「大慧！言語虛妄者，非異非不異，何以故？大慧！因彼虛妄法相生言語故。大慧！若言語異者，應無因生；大慧！若不異者，言說不能了前境界；大慧！說彼言語能了前境，是故非異非不異。」大慧復白佛言：「世尊！爲言語即第一義？爲言語所說爲第一義？」佛告大慧：「非言語即第一義，何以故？大慧！爲令第一義隨順言語入聖境界故，有言語說第一義，非言語即第一義。大慧！第一義者：聖智內證非言語法，是智境界；以言語能了彼境界。大慧！說第一義言語者，是生滅法，念念不住，因緣和合有言語生。大慧！因緣和合者，彼不能了第一義，何以故？以無自相他相故。是故大慧！言語不能了第一



義。復次大慧！隨順自心見外諸法無法分別，是故不能了知第一義。是故大慧！汝當應離種種言語妄分別相。」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諸法本虛妄，無有自體實，  
是故諸言語，不能說有無。  
空及與不空，凡夫不能知，  
諸法無體相，說眾生亦爾。  
分別有無法，猶如化夢等，  
觀察一切法，不住於涅槃，  
亦不住世間；如王長者等，  
爲令諸子喜，泥作諸禽獸，  
先與虛僞物，後乃授實事。  
我說種種法，自法鏡像等；  
爲諸佛子喜，後說明實際。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爲諸菩薩及我身，說離有無、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一切外道所不能行，聖智自證覺所行故，離於自相同相法故，入第一義實法性故，諸地次第上上清淨故，入如來地相故，依本願力如如意寶無量境界修行之相自然行故，於一切法自心現見差別相故。我及一切諸菩薩等離於如是妄想分別同相異相，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已，與一切眾生安隱樂具，悉令滿足。」佛告大

慧：「善哉善哉！善哉大慧！汝爲哀愍一切天人，多所安樂，多所饒益，乃能問我如是之義，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我當爲汝分別解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愚癡凡夫不能覺知惟自心見，執著外諸種種法相以爲實有，是故虛妄分別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因自心熏習，依虛妄分別心故。大慧！譬如群獸爲渴所逼，依熱陽焰，自心迷亂而作水想，東西馳走，不知非水。大慧！如是凡夫愚癡心，見生住滅法不善分別，因無始來虛妄執著戲論熏習，貪瞋癡熱迷心逼惱，樂求種種諸色境界，是故凡夫墮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大慧！譬如凡夫見撻闍婆城，生實城想，因無始來虛妄分別城想種子熏習而見；大慧！彼城非城非不城。大慧！一切外道亦復如是，因無始來戲論熏習，執著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法故。大慧！以不覺知唯是自心虛妄見故。大慧！譬如有人於睡夢中見諸男女象馬車步、城邑聚落牛與水牛、園林樹木種種山河、泉流浴池、宮殿樓閣，種種莊嚴廣大嚴博，見身在中，忽然即覺，覺已憶念彼廣大城，大慧！於意云何？彼人名爲是聖者不？」大慧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告大慧：「一切愚癡凡夫外道邪見

諸見亦復如是，不能覺知諸法夢睡自心見故，執著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故。大慧！譬如畫像不高不下，大慧！愚癡凡夫妄見諸法有高有下；大慧！於未來世依諸外道邪見心熏習增長，虛妄分別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等等，大慧！而彼外道自壞壞他，說如是言：『諸法不生不滅，有無寂靜。』彼人名為不正見者。大慧！彼諸外道謗因果法，因邪見故，拔諸一切善根白法清淨之因。大慧！欲求勝法者當遠離說如是法人。彼人心著自他二見，執虛妄法，墮於誹謗建立，邪心入於惡道。大慧！譬如目翳，見虛空中有於毛輪，為他說言：『如是如是青黃赤白，汝何不觀？』大慧！而彼毛輪本自無體，何以故？有見不見故；大慧！諸外道等依邪見心，虛妄分別亦復如是，虛妄執著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生諸法故。大慧！譬如天雨生於水泡，似頗梨珠，愚癡凡夫妄見執著，生於珠想，東西走逐；大慧！而彼水泡非寶珠，非不寶珠，何以故？有取不取故。大慧！彼諸外道因虛妄心分別熏習亦復如是，說非有法依因緣生；復有說言實有法滅。復次大慧！彼諸外道建立三種量、五分論，而作是言：『實有聖者內證之法，離二自體。』虛妄分別故；大慧！離心意意識，轉身使得聖種類身，修行

諸行無如是心；離自心見能取可取虛妄境界故，入如來地自身進趣證聖智故，如實修行者不生有無心故。大慧！如實修行必得如是境界故。大慧！若取有無法者，即為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故。大慧！說有無法自相同相，是名應化佛說，非法佛說。復次大慧！應化如來說如是法，隨順愚癡凡夫見心，令其修行；非為建立如實修行，示現自身內證聖智三昧樂行故。大慧！譬如人見水中樹影，大慧！彼非影非不影，何以故？有樹則有，無樹則無故；大慧！彼諸外道依邪見心妄想熏習亦復如是，分別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妄想分別故；何以故？以不覺知唯自心見故。大慧！譬如明鏡，隨緣得見一切色像，無分別心；大慧！彼非像非不像，何以故？有緣得見，無緣不見故；大慧！愚癡凡夫自心分別見像有無，大慧！一切外道自心妄想分別鏡像亦復如是，見一異俱不俱故。大慧！譬如諸響，因人山河水風空屋和合而聞，彼所聞響非有非無，因聲聞聲故；大慧！一切外道自心虛妄分別熏習，見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故。大慧！譬如大地無諸草木園林之處，因於日光塵土和合，見水波動，而彼水波非有非無，何以故？令眾生歡喜不歡喜故；大慧！一切外道愚癡凡夫亦復如是，因無始來煩惱心熏習戲論，分別生住

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聖人內身證智門中，示現陽焰渴愛事故。大慧！譬如有人依咒術力，起於死尸；機關木人無衆生體，依毘舍闍力，依巧師力，作去來事；而諸愚癡凡夫執著以爲實有，以去來故；大慧！愚癡凡夫諸外道等墮邪見心亦復如是，執著虛妄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故，是故凡夫外道虛妄建立如是法。是故大慧！汝當遠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身內證聖智分別故。」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五陰及於識，如水中樹影，  
如幻夢所見，莫依意識取。  
諸法如毛輪，如焰水迷惑，  
觀察於三界，一切如幻夢，  
若能如是觀，修行得解脫。  
如夏獸愛水，搖動迷惑心，  
彼處無水事，妄想見爲水；  
如意識種子，境界動生見，  
愚癡取爲實，彼法生如翳。  
無始世愚癡，取物如懷抱，  
如因梘出梘，誑凡夫入法。  
幻起尸機關，夢電雲恒爾，  
觀世間如是，斷有得解脫。

陽焰虛空中，無有諸識知，  
觀諸法如是，不著一切法。  
諸識唯有名，以諸相空無，  
見陰如毛輪，何法中分別？  
畫及諸毛輪，幻夢鍵闍婆，  
火輪禽趣水，實無而見有；  
常無常及一，二俱及不俱，  
依無始因縛，凡夫迷惑心。  
鏡寶水眼中，現諸種種像，  
妄見種種色，如夢石女兒，  
一切法無實，如獸愛空水。

「復次大慧！諸佛如來說法離四種見：謂離一異、俱不俱故，遠離建立有無故。大慧！一切諸佛如來說法，依實際因緣寂滅解脫故。大慧！一切諸佛如來說法，依究竟境界，非因、自性、自在天、無因、微塵、時，不依如是說法。復次大慧！諸佛說法離二種障：煩惱障，智障。如大商主將諸人衆，次第置於至未曾見究竟安隱寂靜之處，次第安置令善解知乘地差別相故。」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何等爲四？一者愚癡凡夫所行禪，二者觀察義禪，三者念真如禪，四者諸佛如來禪。大慧！何者愚癡凡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修行者，觀人無我自相同相骨鎖故，無

常、苦、無我、不淨，執著諸相，如是如是決定畢竟不異故，如是次第，因前觀次第上上，乃至非想滅盡定解脫，是名愚癡凡夫外道聲聞等禪。大慧！何者觀察義禪？謂觀人無我自相同相故，見愚癡凡夫外道自相同相自他相無實故，觀法無我諸地行相義次第故，大慧！是名觀察義禪。大慧！何者觀真如禪？謂觀察虛妄分別因緣，如實知二種無我，如實分別一切諸法無實體相，爾時不住分別心中，得寂靜境界，大慧！是名觀真如禪。大慧！何者觀察如來禪？謂如實入如來地故，入內身聖智相三空三種樂行故，能成辦衆生所作不可思議，大慧！是名觀察如來禪。」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凡夫等行禪，觀察義相禪，  
觀念真如禪，究竟佛淨禪。  
譬如日月形，鉢頭摩海相，  
虛空火盡相，行者如是觀；  
如是種種相，墮於外道法，  
亦墮於聲聞，辟支佛等行。  
捨離於一切，則是無所有，  
時十方刹土，諸佛真如手，  
摩彼行者頂，入真如無相。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言涅槃，涅槃者說何等法名為涅槃？」佛告聖者大慧

菩薩言：「大慧！言涅槃者，轉滅諸識法體相故，轉諸見熏習故，轉心意阿梨耶識法相熏習，名為涅槃。大慧！我及諸佛說如是涅槃法體境界空事故。復次大慧！言涅槃者，謂內身聖智修行境界故，離虛妄分別有無法故。大慧！云何非常？謂離自相同相分別法故，是故非常。大慧！云何非斷？謂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聖人內身證得故，是故非斷。大慧！般涅槃者非死非滅，大慧！若般涅槃是死法者，應有生縛故。大慧！若般涅槃是滅法者，應墮有爲法故。是故大慧！般涅槃者非死非滅，如實修行者之所歸依故。復次大慧！言涅槃者非可取，非可捨；非此處，非彼處；非斷非常，非一義非種種義；是故名爲涅槃。復次大慧！聲聞涅槃者，觀察自相同相覺諸法故，名聲聞涅槃。大慧！辟支佛涅槃者不樂憤鬧，見諸境界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不生顛倒相，是故聲聞辟支佛非究竟處。生涅槃想故。」

「復次大慧！我爲汝說二法體相：何等爲二？一者執著言說體相，二者執著世事體相。大慧！何者執著言說體相？謂無始來執著言說戲論熏習生故。大慧！何者執著世事體相？謂不如實知唯是自心見外境界故。」

「復次大慧！諸菩薩摩訶薩依二種願力住持故，頂禮諸佛如來應正遍知問所疑事。大慧！何等

二種願力住持？一者依三昧三摩跋提住持力，二者遍身得樂：謂佛如來手摩其頂受位住持力。大慧！諸菩薩摩訶薩住初地中、承諸如來住持力故，名入菩薩大乘光明三昧；大慧！諸菩薩摩訶薩入大乘光明三昧已，爾時十方諸佛如來應正遍知，與諸菩薩住持力故現身口意，大慧！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及餘成就如是功德相菩薩摩訶薩。大慧！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住初地中三昧三摩跋提力住持故，以百千萬億劫修集善根力故，次第如實知地對治法相成就菩薩摩訶薩至法雲地，住大寶蓮華王宮殿師子座上坐，同類菩薩摩訶薩眷屬圍繞，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如閻浮檀金瞻蔔日月光明勝蓮花色。爾時十方一切諸佛各申其手，遙摩蓮花王座上菩薩摩訶薩頂，如得自在王、帝釋王、轉輪王灌太子頂授位故。大慧！彼授位菩薩及眷屬菩薩摩訶薩，依如來手摩頂故得遍身樂，是故言手摩菩薩頂住持力。大慧！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二種住持力。大慧！諸菩薩摩訶薩依此二種住持力故，能觀察一切諸如來身。大慧！若無二種住持力者，則不得見諸佛如來。大慧！若諸菩薩摩訶薩離二種住持力能說法者，愚癡凡夫亦應說法，何以故？謂不以得諸佛住持力故。大慧！依諸如來住持力故，山河石壁草木園林及種種伎樂、城邑聚落宮殿屋宅，皆能出於說法之聲，

自然皆出伎樂之音。大慧！何況有心者聾盲瘖啞無量衆生離諸苦惱。大慧！諸佛如來住持之力，無量利益安樂衆生。」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故諸菩薩摩訶薩入三昧三摩跋提及入諸地時，諸佛如來應正遍知作住持力？」佛告大慧：「爲護魔業、煩惱、散亂心故，爲不墮聲聞禪定地故，爲內身證如來地故，爲增長內身證法故。大慧！是故諸佛如來應正遍知爲諸菩薩作住持力。大慧！若諸如來不爲菩薩作住持力者，墮諸外道聲聞辟支佛魔事故，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諸佛如來應正遍知，大慈攝取諸菩薩。」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菩薩依自身，本願力清淨，入三昧授位。  
初地至十地，諸佛人中尊，神力作住持。

## 入楞伽經卷第四

### 集一切佛法品第三之三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十二因緣從因生果，不說自心妄想分別見力而生。世尊！若爾，外道亦說從因生果；世尊！外道說言『從於自性、自在天、時、微塵等因，生一切法』，如來亦說依於因緣而生諸法，而不說有自

建立法。世尊！外道亦說從於有無而生諸法，世尊說言諸法本無，依因緣生，生已還滅。世尊說從無明緣行乃至於有，依眼識等生一切法；如世尊說亦有諸法無因而生，何以故？不從因生，一時無前後生，以因此法生此法；世尊自說因虛妄因法生，此法非次第生故。世尊！若爾外道說法勝，而如來不如。何以故？世尊！外道說『因，無因緣能生果』；如來說法『因亦依果，果亦依因。』若爾，因緣無因無果。世尊！若爾，彼此因果展轉無窮。世尊說言：『從此法生彼法。』若爾，無因生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我今當說：因此法生彼法，不同外道所立因果；無因之法亦從因生。我不如是；我說諸法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亦不雜亂，亦無展轉無窮之過；何以故？以無能取可取法故。大慧！外道不知自心見故，執著能取可取之法，不知不覺惟自心見內外法故，大慧！彼諸外道不知自心內境界故，見有無物，是故外道有如是過，非我過也。我常說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非無因生。』」

大慧復言：「世尊！有言語說，應有諸法，世尊！若無諸法者，應不說言語。世尊！是故依言說，應有諸法。」佛告大慧：「亦有無法而說言語，謂兔角龜毛石女兒等，於世間中而有言說。大

慧！彼兔角非有非無，而說言語。大慧！汝言『以有言說應有諸法』者，此義已破。大慧！非一切佛國土言語說法，何以故？以諸言語惟是人心分別說故；是故大慧！有佛國土直視不瞬，口無言語，名爲說法；有佛國土直爾示相，名爲說法；有佛國土但動眉相，名爲說法；有佛國土惟動眼相，名爲說法；有佛國土笑名說法；有佛國土欠喏名說法，有佛國土咳名說法，有佛國土念名說法，有佛國土身名說法。大慧！如無瞬世界及衆香世界於普賢如來應正遍知，彼菩薩摩訶薩觀察如來，目不暫瞬，得無生法忍，亦得無量勝三昧法；是故大慧！汝不得言『有言語說應有諸法』。大慧！如來亦見諸世界中一切微蟲蚊虻蠅等衆生之類，不說言語共作自事，而得成辦。」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如虛空兔角，及與石女兒，  
無而有言說，如是妄分別。

因緣和合法，愚癡分別生，  
不知如實法，輪迴三有中。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說常語法，依何等法作如是說？」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依迷惑法，我說爲常，何以故？大慧！聖人亦見世間迷惑法，非顛倒心。大慧！譬如陽焰火輪毛輪乾闥婆城幻夢水中月鏡中

像，世間非智慧者見有諸像，顛倒見故；有智慧者不生分別，非不見彼迷惑之事。大慧！有智慧者見彼種種迷惑之事，不生實心，何以故？離有無法故。」

佛復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云何迷惑法離於有無？謂諸愚癡凡夫見有種種境界，如諸餓鬼，大海恒河見水不見，大慧！是迷惑法不得言有，不得言無；大慧！餘衆生見彼是水，故不得言無。大慧！迷惑之事亦復如是，以諸聖人離顛倒見故。大慧！言迷惑法常者，以想差別故。大慧！因迷惑法見種種相，而迷惑法不分別異差別，是故大慧！迷惑法常。大慧！云何迷惑法名之爲實？以諸聖人迷惑法中不生顛倒心，亦不生實心。大慧！而諸聖人見彼迷惑法起少心想，不生聖智事相。大慧！起少想者是謂凡夫，非謂聖人。大慧！分別彼迷惑法顛倒非顛倒者，能生二種性：何等二種？一者能生凡夫性，二者能生聖人性；大慧！彼聖人性者，能生三種差別之性：所謂聲聞、辟支佛、佛，國土差別性故。大慧！云何毛道凡夫分別迷惑法，而能生彼聲聞乘性？大慧！所謂執著彼迷惑法自相同相，能成聲聞乘性，大慧！是名迷惑法能生能成聲聞乘性。大慧！云何愚癡凡夫分別迷惑法，而能生彼辟支佛乘性？大慧！所謂執著彼迷惑法，觀

察諸法自相同相，不樂憤鬧，能生辟支佛乘性，大慧！是名迷惑法能生能成辟支佛乘性。大慧！云何智者即分別彼迷惑之法，能生佛乘性？大慧！所謂見彼能見可見惟是自心，而不分別有無法故，大慧！如是觀察迷惑之法，能生能成如來乘性。大慧！如是名爲性義。大慧！何者一切毛道凡夫即分別彼迷惑之法見種種事，能生世間所有乘性？以觀察諸法如是如是決定不異，是故大慧！彼迷惑法愚癡凡夫虛妄分別種種法體，大慧！彼迷惑法非是實事，非不實事，何以故？大慧！聖人觀察彼迷惑法，不虛妄分別，是故聖人能轉心意意識身相，離煩惱習故，是故聖人轉彼迷惑法名爲真如。大慧！此名何等法？大慧！此名真如法，離分別法故。大慧！爲此義故，我重宣說真如法體離分別法，彼真如中無彼虛妄分別法故。」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彼迷惑法爲有爲無？」佛告大慧：「彼迷惑法執著種種相，故名有。大慧！彼迷惑法於妄想中若是有者，一切聖人皆應不離，執著有無虛妄法故。大慧！如外道說十二因緣，有從因生不從因生，此義亦如是。」大慧言：「世尊！若迷惑法如幻見者，此迷惑法異於迷惑，以迷惑法能生法故。」佛告大慧：「大慧！非迷惑法生煩惱過，大慧！若不分別迷惑法者，不生諸過。復次大慧！一切幻法，依於人功咒術而生，

非自心分別煩惱而生，是故大慧！彼迷惑法不生諸過，惟是愚癡人見迷惑法故。大慧！愚癡凡夫執著虛妄微細之事而生諸過，非謂聖人。」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聖不見迷惑，世間亦無實，  
迷惑即是實，實法次迷惑。

捨離諸迷惑，若有相生者，  
即彼是迷惑，不淨猶如翳。

「復次大慧！汝不得言幻是無故，一切諸法亦無如幻。」大慧言：「世尊！爲執著諸法如幻相故，言諸法如幻？爲執著諸法顛倒相故，而言諸法如幻也？世尊！若執著諸法如幻相者，世尊不得言一切法皆如幻相；若執著諸法顛倒相故言如幻者，不得言一切法如幻；何以故？世尊！色有種種因相見故，世尊！無有異因，色有諸相可見如幻，是故世尊不得說言執著諸法一切如幻。」佛告大慧：「非謂執著種種法相，說言諸法一切如幻，大慧！諸法顛倒速滅如電，故言如幻。大慧！一切諸法譬如電光，即見即滅，凡夫不見。大慧！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以一切法自心分別同相異相，以不能觀察故，不如實見；以妄執著色等法故。」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非見色等法，說言無幻法，故不違上下。

我說一切法，不見有本性，如幻無生體。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諸法不生，復言如幻，將無世尊前後所說自相違耶？以如來說一切諸法不如幻故。」佛告大慧：「我說一切法不生如幻者，不成前後有相違過。何以故？以諸一切愚癡凡夫不見生法及不生法，不能覺知自心有無、外法有無。何以故？以不能見不生法故。大慧！我如是說，諸法前後無有相違。大慧！我遮外道建立因果義不相當，是故我說諸法不生；大慧！一切外道愚癡群聚，作如是說：『從於有無，生一切法。』不說自心分別執著因緣而生；大慧！我說諸法有亦不生，無亦不生，是故大慧！我說諸法不生不滅。大慧！我說一切諸法有者：護諸弟子令知二法。何等爲二？一者攝取諸世間故，二者爲護諸斷見故。何以故？以依業故有種種身，攝六道生，是故我說言有諸法攝取世間。大慧！我說一切法如幻者，爲令一切愚癡凡夫畢竟能離自相同相故，以諸凡夫癡心執著墮於邪見，以不能知但是自心虛妄見故；令離執著因緣生法，是故我說一切諸法如幻如夢無有實體。何以故？若不如是說者，愚癡凡夫執邪見心，欺誑自身及於他身，離如實見一切法故。大慧！云何住如實見？謂入自心見諸法故。」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如汝言諸法，一切不生者，是則謗因果，不生如實見。我說有生法，攝受諸世間，見諸法同幻，不取諸見相。

復次，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我今爲諸菩薩摩訶薩說名句字身相，以諸菩薩善知名句句字身相故，依名句字身相，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已，爲衆生說名句字相。」大慧菩薩白佛言：「善哉世尊！惟願速說。」大慧！何者名身？謂依何等何等法作名，名身事物，名異義一，大慧！是名我說名身；大慧！何者是句身？謂義事決定，究竟見義故，大慧！是名我說句身。大慧！何者是字身？謂文句畢竟故。大慧！復次名身者，依何等法了別名句？能了知自形相故；大慧！復次句身者，謂句事畢竟故；大慧！復次名身者，所謂諸字從名差別，從阿字乃至呵字，名爲名身。大慧！復次字身者，謂聲長短音韻高下，名爲字身；大慧！復次句身者，謂巷路行跡，如人象馬諸獸行跡等，得名爲句；大慧！復次名字者，謂無色四陰依名而說。大慧！復次名字相者，謂能了別名字相故，大慧！是名名句字身相。大慧！如是名句字相，汝應當學，爲人演說。」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名身與句身，及字身差別，

凡夫癡計著，如象溺深泥。

「復次大慧！未來世中無智慧者，以邪見心不知如實法故，因世間論自言智者；有智者問如實之法，離邪見相一異、俱不俱，而彼愚人作如是言：『是問非是，非正念問。謂色等法常無常爲一爲異；如是涅槃有爲諸行，爲一爲異；相中所有能見所見爲一爲異；作者所作爲一爲異；四大中色香味觸爲一爲異；能見所見爲一爲異；泥團微塵爲一爲異；智者所知爲一爲異。如是等上上次第相，上上無記置答，佛如是說。』是爲謗我。大慧！而我不說如是法者，爲遮外道邪見說故。何以故？大慧！外道等說謂身即命，身異命異；如是等法外道所說，是無記法。大慧！外道迷於因果義故，是故無記，非我法中名無記也。大慧！我佛法中離能見可見虛妄之想，無分別心，是故我法中無有置答。諸外道等執著可取能取，不知但是自心見法，爲彼人故，我說言有四種問法，無記置答；非我法中。大慧！諸佛如來應正遍知爲諸衆生有四種說言置答者，大慧！爲待時故，說如是法；爲根未熟，非爲根熟；是故我說置答之義。」

「復次大慧！一切諸法若離作者及因，是故不生，以無作者故，是故我說諸法不生。」佛告大慧：「一切諸法無有體相。」大慧白佛言：「世尊！何故一

切諸法無實體相？」佛告大慧：「自智觀察一切諸法自相同相，不見諸法，是故我說一切諸法無實體相。」佛告大慧：「一切諸法亦無取相。」大慧言：「世尊！以何義故一切諸法亦無取相？」佛告大慧：「自相同相無法可取，是故我說無法可取。」佛告大慧：「一切諸法亦無捨相。」大慧言：「世尊！何故諸法亦無捨相？」佛告大慧：「觀察自相同相法，無法可捨，是故我說一切諸法亦無捨相。」

佛告大慧：「諸法不滅。」大慧言：「世尊！何故一切諸法不滅？」佛告大慧：「觀一切法自相同相無體相故，是故我說諸法不滅。」佛告大慧：「諸法無常。」大慧言：「世尊！何故一切諸法無常？」佛告大慧：「一切諸法常無常想，常不生相，是故我說諸法無常。復次大慧！我說一切諸法無常。」大慧言：「世尊！何故一切諸法無常？」佛告大慧：「以相不生，以不生體相，是故常無常，是故我說諸法無常。」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記論有四種：直答反質答，  
分別答置答，以制諸外道。  
有及非有生，僧佉毘世師，  
而說悉無記，彼作如是說。  
正智慧觀察，自性不可得，  
是故不可說，及說無體相。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爲我等說須陀洹等行差別相，我及一切菩薩摩訶薩等善知須陀洹等修行相已，如實知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等；如是如是爲衆生說，衆生聞已，入二無我相，淨二種障，次第進取地地勝相，得如來不可思議境界修行；得修行處已，如如意寶，隨衆生念，受用境界身口意行故。」佛告大慧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今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聽受。」佛告大慧言：「大慧！須陀洹有三種果差別。」大慧言：「何等三種？」佛告大慧：「謂下中上。大慧！何者須陀洹下？謂三有中，七返受生。大慧！何者爲中？謂三生五生入於涅槃。大慧！何者爲上？謂即一生入於涅槃。大慧！是三種須陀洹有三種結，謂下中上。大慧！何者三結？謂身見、疑、戒取；大慧！彼三種結上上勝進得阿羅漢果。大慧！身見有二種；何等爲二？一者俱生，二者虛妄分別而生，如因緣分別法故。大慧！譬如依諸因緣法相虛妄分別而生實相，彼因緣法中非有非無，以分別有無非實相故，愚癡凡夫執著種種法相，如諸禽獸見於陽焰，取以爲水，大慧！是名須陀洹分別身見。何以故？以無智故，無始世來虛妄取相故，大慧！此身見垢，見人無我乃能遠離。大慧！何者

須陀洹俱生身見？所謂自身他身俱見，彼二四陰無色色陰生時，依於四大及四塵等，彼此因緣和合生色，而須陀洹知已，能離有無邪見，斷於身見；斷身見已，不生貪心，大慧！是名須陀洹身見之相。大慧！何者須陀洹疑相？謂得證法善見相已，先斷身見及於二見分別之心，是故於諸法中不生疑心；復不生心於餘尊者；以爲尊相爲淨、不淨故；大慧！是名須陀洹疑相。大慧！何者須陀洹戒取相？謂善見受生處苦相故，是故不取戒相；大慧！戒取者，謂諸凡夫持戒精進種種善行，求樂境界生諸天中；彼須陀洹不取是相而取自身內證，迴向進趣勝處，離諸妄想，修無漏戒分；大慧！是名須陀洹戒取相。大慧！須陀洹斷三結煩惱，離貪瞋癡。」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衆多貪，須陀洹離何等貪？」佛告大慧：「須陀洹遠離與諸女人和合，不爲現在樂、種未來苦因；遠離打擱嗚抱眄視，大慧！須陀洹不生如是貪心；何以故？以得三昧樂行故。大慧！須陀洹遠離如是等貪，非離涅槃貪。大慧！何者斯陀含果相？謂一往；見色相現前生心，非虛妄分別想見；以善見禪修行相故，一往來世間，便斷苦盡，入於涅槃，是名斯陀含。大慧！何者阿那含相？謂於過去現在未來色相中生有無心，以見使虛妄分別心諸結不生，不來故，名阿那含。」

大慧！何者阿羅漢相？謂不生分別思惟可思惟三昧解脫力通煩惱苦等分別心故，名阿羅漢。」

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說三種阿羅漢，此說何等羅漢名阿羅漢？世尊！爲說得決定寂滅羅漢？爲發菩提願善根、忘善根羅漢？爲化、應化羅漢？」佛告大慧：「爲說得決定寂滅聲聞羅漢，非餘羅漢。大慧！餘羅漢者，謂曾修行菩薩行者；復有應化佛所化羅漢，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衆故。大慧！分別去來說種種事，遠離證果能思惟、所思惟、可思惟故，以見自心，爲見所見說得果相。復次大慧！若須陀洹生如是心：『此是三結，我離三結』者，大慧！是名見三法，墮於身見。彼若如是，不離三結。大慧！是故須陀洹不生如是心。復次大慧！若欲遠離禪、無量、無色界者，應當遠離自心見相，遠離少相寂滅定三摩跋提相故。大慧！若不如是，彼菩薩心見諸法，以惟心故。」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諸禪四無量，無色三摩提，  
少相寂滅定，一切心中無。  
逆流修無漏，及於一往來，  
往來及不還，羅漢心迷沒。  
思可思能思，遠離見真諦，  
惟是虛妄心，能知得解脫。

「復次大慧！有二種智：何等爲二？一者觀察智，二者虛妄分別取相住智。大慧！何者觀察智？謂何等智觀察一切諸法體相，離於四法，無法可得，是名觀察智。大慧！何者四法？謂一異、俱不俱，是名四法。大慧！若離四法，一切法不可得，大慧！若欲觀察一切法者，當依四法而觀諸法。大慧！妄想分別取相住智者，所謂執著堅煖濕動；虛妄分別四大相故，執著建立、因、譬喻相，故建立非實法以爲實；大慧！是名虛妄分別執著取相住持智。大慧！是名二種智相。大慧！諸菩薩摩訶薩畢竟知此二相，進趣法無我相，善知真實智地行相，知已即得初地，得百三昧；依三昧力見百佛，見百菩薩；能知過去未來各百劫事，照百佛世界；照百佛世界已，善知諸地上上智相；以本願力故，能奮迅示現種種神通；於法雲地中依法雨授位，證如來內究竟法身智慧地；依十無量善根願轉，爲教化衆生，種種應化；自身示現種種光明，以得自身修行證智三昧樂故。」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知四大及四塵相？大慧！云何菩薩應善知四大及四塵相？大慧！菩薩摩訶薩應如是修行：所言實者，謂無四大處，觀察四大本來不生；如是觀已復作是念：『言觀察者，惟自心見虛妄覺知。』以見外塵無有實物，惟

是名字分別心見，所謂三界離於四大及四塵相，見如是已，離四種見，見清淨法，離我所，住於自相如實法中。大慧！住自相如實法中者，謂住建立諸法無生自相法中。大慧！於四大中云何有四塵？大慧！謂妄想分別柔軟濕潤，生內外水大；大慧！妄想分別煖增長力，生內外火大；大慧！妄想分別輕轉動相，生內外風大；大慧！妄想分別所有堅相，生內外地大；大慧！妄想分別內外共虛空，生內外想；以執著虛妄內外邪見，五陰聚落四大及四塵生故。」佛告大慧：「識能執著種種境界，樂求異道，取彼境界故。大慧！四大有四：謂色香味觸。大慧！四大無因；何以故？謂地自體形相長短不生四大相故。大慧！依形相大小上下容貌而生諸法，不離形相大小長短而有法故。是故大慧！外道虛妄分別四大及四塵，非我法中如此分別。復次大慧！我爲汝說五陰體相。大慧！何者五陰相？謂色受想行識。大慧！四陰無色相，謂受想行識。大慧！色依四大生，四大彼此不同相。大慧！無色相法同如虛空，云何得成四種數相？大慧！譬如虛空離於數相，而虛妄分別此是虛空。大慧！陰之數相離於諸相，離有無相，離於四相，愚癡凡夫說諸數相，非謂聖人。大慧！我說諸相如幻，種種形相離，一二相依假名說；如夢鏡像不離所依。大慧！

如聖人智，修行分別見五陰虛妄，大慧！是名五陰無五陰體相。大慧！汝今應離如是虛妄分別之相，離如是已，爲諸菩薩說離諸法相寂靜之法，爲遮外道諸見之相。大慧！說寂靜法，得證清淨無我之相，入遠行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自在如意生身。以得諸法如幻三昧故，以得自在神通力修行進趣故，隨一切衆生自在用，如大地故。大慧！譬如大地，一切衆生隨意而用；大慧！菩薩摩訶薩隨衆生用亦復如是。復次大慧！外道說有四種涅槃：何等爲四？一者自體相涅槃，二者種種相有無涅槃，三者自覺體有無涅槃，四者諸陰自相同相斷相續體涅槃。大慧！是名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大慧！我所說者：見虛妄境界分別識滅，名爲涅槃。」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可不說八種識耶？」佛告大慧：「我說八種識。」大慧言：「若世尊說八種識者，何故但言意識轉滅？不言七識轉滅？」佛告大慧：「以依彼念觀有故，轉識滅，七識亦滅。復次大慧！意識執著，取境界生；生已，種種熏習增長阿梨耶識；共意識故，離我我所相，著虛妄空而生分別。大慧！彼二種識無差別相，以依阿梨耶識因觀自心見境，妄想執著生種種心；猶如束竹，迭共爲因；如大海波，以自心見境界風吹，而有生滅。是故大慧！意識轉滅，七種識轉

滅。」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我不取涅槃，亦不捨作相，  
轉滅虛妄心，故言得涅槃。  
依彼因及念，意趣諸境界，  
識與心作因，爲識之所依。  
如水流枯竭，波浪則不起，  
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

「復次大慧！我爲汝說虛妄分別法體差別相。汝及諸菩薩摩訶薩善分別知虛妄法體差別之相，離分別所分別法，善知自身內修行法，遠離外道能取可取境界，遠離種種虛妄分別因緣法體相；遠離已不復分別虛妄之相。大慧！何者虛妄分別法體差別之相？大慧！虛妄分別自體差別相有十二種：何等爲十二？一者言語分別，二者可知分別，三者相分別，四者義分別，五者實體分別，六者因分別，七者見分別，八者建立分別，九者生分別，十者不生分別，十一者和合分別，十二者縛不縛分別。大慧！是名分別自體相差別法相。大慧！言語分別者：謂樂著種種言語美妙音聲，大慧！是名言語分別。大慧！可知分別者：謂作是思惟：『應有前法實事之相，聖人修行知。』依彼法而生言語，如是分別，大慧！是名可知分別。大慧！相分別者：謂即彼可知境界中熱濕動堅種種相，執以爲實；如空

陽焰，諸禽獸見，生於水想，大慧！是名相分別。大慧！義分別者：謂樂金銀等種種實境界，大慧！是名義分別。大慧！自體分別者：謂專念有法自體形相——此法如是，如是不異；非正見見分別，大慧！是名自體分別。大慧！因分別者：謂何等何等因？何等何等緣？有無了別因，相生了別相，大慧！是名因分別。大慧！見分別者：謂有無、一異、俱不俱，邪見外道執著分別，大慧！是名見分別。大慧！建立分別者：謂取我我所相，說虛妄法，大慧！是名建立分別。大慧！生分別者：謂依眾緣有無法中生執著心，大慧！是名生分別。大慧！不生分別者：謂一切法本來不生，以本無故；依因緣有，而無因果，大慧！是名無生分別。大慧！和合分別者：謂何等何等法和合，如金縷共；何等何等法和合，如金縷和合，大慧！是名和合分別。大慧！縛不縛分別者：謂縛因執著，如所縛；大慧！如人方便結繩作結，結已還解，大慧！是名縛不縛分別。大慧！是名虛妄分別法體差別之相；以此虛妄分別法體差別之相，一切凡夫執著有無故，執著法相種種因緣。是故大慧！分別法體差別之相，見種種法執著爲實，如依於幻，見種種事；凡夫分別，知異於幻有如是法。大慧！我於種種法中不異幻說，亦非不異，何以故？若幻異於

種種法者，不應因幻而生種種；若幻即是種種法者，不應異見：此是幻，此是種種；而見差別。是故我說不異非不異。是故大慧！汝及諸菩薩摩訶薩莫分別幻有實無實。」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心依境界縛，知覺隨境生，  
於寂靜勝處，生平等智慧。  
妄想分別有，於緣法則無，  
取虛妄迷亂，不知他力生。  
種種緣生法，即是幻不實，  
彼有種種想，妄分別不成。  
彼想則是過，皆從心縛生，  
愚癡人無智，分別因緣法。  
此諸妄想體，即是緣起法，  
妄想有種種，眾緣中分別。  
世諦第一義，第三無因生，  
妄想說世諦，斷則聖境界。  
譬如修行者，一事見種種，  
彼法無種種，分別相如是。  
如目種種瞽，妄想見眾色，  
瞽無色非色，無智取法爾。  
如真金離垢，如水離泥濁，  
如虛空離雲，真法淨亦爾。  
無有妄想法，因緣法亦無，

取有及謗無，分別觀者見。妄想若無實，因緣法若實，離因應生法，實法生實法。因虛妄名法，見諸因緣生，想名不相離，如是生虛妄。虛妄本無實，則度諸妄想，然後知清淨，是名第一義。妄想有十二，緣法有六種，內身證境界，彼無有差別。五法爲真實，及三種亦爾，修行者行此，不離於真如。衆生及因緣，名分別彼法，彼諸妄想相，從彼因緣生。真實智善觀，無緣無妄想，第一義無物，云何智分別？若真實有法，遠離於有無，若離於有無，云何有二法？分別二法體，二種法體有，虛妄見種種，清淨聖境界。見妄想種種，因緣中分別，若異分別者，則墮於外道。妄想說妄想，因見和合生，離二種妄想，即是真實法。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爲說自身內證聖智修行相及一乘法；不由於他，遊行一切諸佛國土，通達佛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大慧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離阿含名字法諸論師所說分別法相，在寂靜處獨坐思惟，自內智慧觀察諸法，不隨他教；離種種見虛妄之相，當勤修行入如來地上上證智。大慧！是名自身內證聖智修行之相。大慧！更有三界中修一乘相；大慧！何者一乘相？大慧！如實覺知一乘道故，我說名一乘。大慧！何者如實覺知一乘道相？謂不分別可取能取境界，不生如是諸法相住；以不分別一切諸法故，大慧！是名如實覺知一乘道相。大慧！如是覺知一乘道相，一切外道聲聞辟支佛梵天等未曾得知，惟除於我；大慧！故我說名一乘道相。」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何因說於三乘？不說一乘？」佛告大慧：「聲聞緣覺不能自知證於涅槃，是故我說惟一乘道。大慧！以一切聲聞辟支佛隨受佛教，厭離世間，自不能得解脫，是故我說惟一乘道。復次大慧！一切聲聞辟支佛不離智障，不離業煩惱習氣障故，是故我說惟一乘道。大慧！聲聞辟支佛未證法無我，未得離不可思議變易生，是故我爲諸聲聞故說一乘道；

大慧！聲聞辟支佛若離一切諸過熏習，得證法無我，爾時離於諸過，三昧無漏醉法覺已，修行出世間無漏界中一切功德；修行已，得不可思議自在法身。」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天乘及梵乘，聲聞緣覺乘，  
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  
以心有生滅，諸乘非究竟，  
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  
無有乘差別，我說爲一乘，  
引導衆生故，分別說諸乘，  
解脫有三種，及二法無我，  
不離二種障，遠離真解脫。  
譬如海浮木，常隨波浪轉，  
諸聲聞亦然，相風所漂蕩。  
離諸隨煩惱，熏習煩惱縛，  
味著三昧樂，安住無漏界。  
無有究竟趣，亦復不退還，  
得諸三昧身，無量劫不覺。  
譬如昏醉人，酒消然後悟，  
得佛無上體，是我真法身。

## 入楞伽經卷第五

### 佛心品第四

爾時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我今爲汝說意生身修行差別，大慧！諦聽諦聽！當爲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三種意生身：何等爲三？一者得三昧樂三摩跋提意生身，二者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三者種類生無作行意生身；菩薩從於初地如實修行，得上上地證智之相。大慧！何者菩薩摩訶薩得三昧樂三摩跋提意生身？謂第三第四第五地中，自心寂靜行種種行，大海心波轉識之相三摩跋提樂，名意識生；以見自心境界故，如實知有無相，大慧！是名意生身相。大慧！何者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謂菩薩摩訶薩於八地中觀察覺了，得諸法無相如幻等法，悉無所有，身心轉變，得如幻三昧及餘無量三摩跋提樂門，無量相、力、自在、神通，妙華莊嚴，迅疾如意，猶如幻夢、水中月、鏡中像，非四大生，似四大相，具足身分；一切修行得如意自在，隨入諸佛國土大衆；大慧！是名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大慧！何者種類生無作行意生身？謂自身內證一切諸法，如實樂相法相樂故，大慧！是名種類生無作行意生身。大慧！汝當於彼三種身相觀



察了知。」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我乘非大乘，非說亦非字，  
非諦非解脫，非無有境界。  
然乘摩訶衍，三摩提自在，  
種種意生身，自在華莊嚴。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善男子善女人行五無間業。世尊！何等是五無間業？而善男子善女人行五無間，入於無間？」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五無間者：一者殺母，二者殺父，三者殺阿羅漢，四者破和合僧，五者惡心出佛身血。大慧！何者衆生母？謂更受後生，貪喜俱生，如緣母立。大慧！何者爲父？謂無明爲父，生六入聚落，大慧！斷彼二種能生根本，名殺父母。大慧！何者殺阿羅漢？謂諸使；如鼠毒發，拔諸使怨，根本不生，大慧！是名殺阿羅漢。大慧！何者破和合僧？謂五陰異相和合積聚，究竟斷破，名爲破僧。大慧！何者惡心出佛身血？謂自相同相見外自心相八種識身，依無漏三解脫門，究竟斷八種識佛，名爲惡心出佛身血。大慧！是名內身五種無間；若善男子善女人行此無間，得名無間者；無間者名證如實法故。」

「復次大慧！我爲汝等說外五種無間之相，諸菩薩聞是義已，於未來世不生疑心。大慧！何者是外五種無間？謂殺父母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行此無間者，於彼三種解脫門中，不能得證一解脫；除依如來力住持應化聲聞菩薩如來神力，爲五種罪人懺悔疑心；斷此疑心，令生善根，爲彼罪人作應化說。大慧！若犯五種無間罪者，畢竟不得證入道分；除見自心惟是虛妄，離身資生所依住處分別見我所相，於無量無邊劫中遇善知識，於異道身離於自心虛妄見過。」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貪愛名爲母，無明則爲父，  
了境識爲佛，諸使爲羅漢，  
陰聚名爲僧，無間斷相續，  
更無有業間，得真如無間。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爲我說諸如來知覺之相。」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如實知人無我、法無我，如實能知二種障故，遠離二種煩惱。大慧！是名如來如實知覺。大慧！聲聞辟支佛得此法者，亦名爲佛。大慧！是因緣故，我說一乘。」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善知二無我，二障二煩惱，  
得不思議變，是名佛知覺。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

故於大眾中說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說種種本生經：我於爾時作頂生王、六牙大象、鸚鵡鳥、毘耶娑仙人、帝釋王、善眼菩薩、如是等百千經皆說本生？」佛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依四種平等，如來應正遍知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於爾時作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何等爲四？一者字平等，二者語平等，三者法平等，四者身平等。大慧！依此四種平等法故，諸佛如來在於眾中說如是言。大慧！何者字平等？謂何等字過去佛名佛，我同彼字亦名爲佛，不過彼字，與彼字等，無異無別，大慧！是名字平等。大慧！何者諸佛語平等？謂過去佛有六十四種美妙梵聲言語說法，我亦六十四種微妙梵聲言語說法，大慧！未來諸佛亦以六十四種微妙梵聲言語說法，不增不減，不異，無差別，迦陵頻伽梵聲美妙，大慧！是名諸佛語平等。大慧！何者諸佛身平等？大慧！我及諸佛法身色身，相好莊嚴，無異無差別；除依可度眾生，彼彼眾生種種生處，諸佛如來現種種身；大慧！是名諸佛身平等。大慧！云何諸佛法平等？謂彼佛及我，得三十七菩提分法、十力、四無畏等，大慧！是名諸佛法平等。大慧！依此四種平等法故，如來於大眾中作如是說：我是過去頂生王等。」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  
說諸佛子等，依四平等故。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說言：『我等夜證大菩提，何等夜入般涅槃，我於中間不說一字，佛言非言。』世尊依何等義說如是語：佛語非語？」佛告大慧言：「大慧！如來依二種法說如是言；何者爲二？我說如是：一者依自身內證法，二者依本住法；我依此二法作如是言。大慧！云何依自身內證法？謂彼過去諸佛如來所證得法，我亦如是證得不增不減自身內證諸境界行；離言語分別相，離二種字故。大慧！何者本住法？大慧！謂本行路平坦；譬如金銀真珠等寶在於彼處，大慧！是名法性本住處。大慧！諸佛如來出世不出世，法性法界法住法相，法證常住，如城本道。大慧！譬如有人行曠野中，見向本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入彼城已，受種種樂，作種種業；大慧！於意云何？彼人始作是道、隨入城耶？始作種種諸莊嚴耶？」大慧白佛：「不也世尊！」大慧！我及過去一切諸佛，法性法界，法住法相，法證常住亦復如是。大慧！我依此義，於大眾中作如是說：我何等夜得大菩提，何等夜入般涅槃，此二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現說。」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我何夜成道，何等夜涅槃，

於此二中間，我都無所說；  
內身證法性，我依如是說，  
十方佛及我，諸法無差別。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請佛言：「惟願世尊說一切法有無相；令我及餘菩薩大眾得聞是已，離有無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世間人多墮於二見，何等二見？一者見有，二者見無。以見有諸法、見無諸法故，非究竟法生究竟想。大慧！云何世間墮於有見？謂實有因緣而生諸法，非不實有；實有法生，非無法生；大慧！世間人如是說者，是名爲說無因無緣，及謗世間無因無緣而生諸法。大慧！世間人云何墮於無見？謂說言貪瞋癡；實有貪瞋癡，而復說言無貪瞋癡，分別有無；大慧！若復有人作如是言：『無有諸法，以不見諸物相故。』大慧！若復有人作如是言：『聲聞辟支佛無貪無瞋無癡。』復言先有；此二人者，何等人勝？何等人不如？」大慧菩薩言：「若人言先有貪瞋癡，後時無，此人不如。」佛告大慧：「善哉善哉！善哉大慧！汝解我問。大慧！非但言先實有貪瞋癡，後時言無，同衛世師等，是故不如。大慧！非但不如，滅一切聲聞辟支佛法，

何以故？大慧！以實無內外諸法故，以非一非異故，以諸煩惱非一非異故。大慧！貪瞋癡法內身不可得，外法中亦不可得，無實體故，故我不許。大慧！我不許者：不許有貪瞋癡。是故彼人滅聲聞辟支佛法；何以故？諸佛如來知寂靜法，聲聞緣覺不見法故，以無能縛所縛因故。大慧！若有能縛，必有所縛；若有所縛，必有能縛因；大慧！如是說者名滅諸法；大慧！是名無法相。大慧！我依此義，餘經中說：『寧起我見如須彌山而起憍慢，不言諸法是空無也。』大慧！增上慢人言諸法無者，是滅諸法，墮自相同相見故，以見自心、見法故，以見外物無常故，諸相展轉彼彼差別故，以見陰界入相續體彼彼因展轉而生，以自心虛妄分別，是故大慧！如此人者滅諸佛法。」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有無是二邊，以爲心境界，  
離諸境界法，平等心寂靜；  
無取境界法，滅非有非無，  
如真如本有，彼是聖境界。  
本無而有生，生已還復滅，  
非有非無生，彼不住我教。  
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餘，  
從因緣不成，云何得言有？  
若因緣不生，云何而言無？

邪見論生法，妄想計有無。

若知無所生，亦知無所滅，

觀世悉空寂，彼不墮有無。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應正遍知天人師，爲我及諸一切菩薩建立修行正法之相，我及一切菩薩摩訶薩善知修行正法相已，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隨一切虛妄覺觀魔事故。」佛告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我爲汝說。」大慧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言：「大慧！有二種法，諸佛如來菩薩聲聞辟支佛建立修行正法之相。何等爲二？一者建立正法相，二者說建立正法相。大慧！何者建立正法相？謂自身內證諸勝法相，離文字語言章句，能取無漏正戒諸證地修行相法，離諸外道虛妄覺觀諸魔境界，降伏一切外道諸魔，顯示自身內證之法，如實修行；大慧！是名建立正法之相。大慧！何者建立說法之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於一異有無取相；先說善巧方便，爲令衆生入所樂處，謂隨衆生信彼彼法說彼彼法，大慧！是名建立說法相。大慧！汝及諸菩薩應當修學如是正法。」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建立內證法，及說法相名，  
若能善分別，不隨他教相。

實無外諸法，如凡夫分別，

若諸法虛妄，何故取解脫？

觀察諸有爲，生滅等相續，

增長於二見，不能知因緣。

涅槃離於識，唯此一法實，

觀世間虛妄，如幻夢芭蕉；

雖有貪瞋癡，而無有作者，

從愛生諸陰，有皆如幻夢。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請佛言：「世尊！惟願如來應正遍知爲諸菩薩說不實妄想，何等法中不實妄想？」佛告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汝爲安隱一切衆生，饒益一切衆生，安樂一切衆生，哀愍一切世間天人，請我此事。大慧！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大慧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一切衆生執著不實虛妄想者，從見種種虛妄法生；以著虛妄能取可取諸境界故，入自心見虛妄想故，墮於有無二見朋黨非法聚中，增長成就外道虛妄異見熏習故。大慧！以取外諸戲論義故，起於虛妄心心數法，猶如草束，分別我所法。大慧！以是義故生不實妄想。」大慧白佛言：「世尊！若諸衆生執著不實虛妄想者，從見種種虛妄法生，執著虛妄能取可取一切境界，入自心見生虛妄想，墮於有無二見朋黨分別聚中，增長成

就外道虛妄異見熏習；以取外諸戲論之義不實妄想，起於虛妄心心數法，猶如草束取我所者；世尊！如彼彼依外種種境界種種相，墮有墮無朋黨相中離有無見相，世尊第一義諦亦應如是遠離阿含聖所說法，遠離諸根、遠離建立三種之法譬喻因相。世尊！云何一處種種分別執著、種種虛妄想生？何故不著第一義諦虛妄分別而生分別？世尊！世尊如是說法，非平等說；無因而說，何以故？一處生一處不生故，若世尊如是說者墮二朋黨，以見執著虛妄分別而生分別；以世尊說：如世幻師依種種因緣生種種色像，以世尊自心虛妄分別，以世尊言『種種虛妄若有若無，不可言說，為離分別。』如是如來墮世間論，入邪見心朋黨聚中。」

佛告大慧：「我分別虛妄不生不滅，何以故？不生有無分別相故，不見一切外有無故。大慧！以見自心如實見故，虛妄分別不生不滅。大慧！我此所說惟為愚癡凡夫而說自心分別，分別種種隨先心生，分別種種有相執著，何以故？若不說者。愚癡凡夫不離自心虛妄覺知，不離執著我所見，不離因果諸因緣過；如實覺知二種心故，善知一切諸地行相，善知諸佛自身所行內證境界，轉五法體，見分別相，入如來地。大慧！因是事故，我說一切諸眾生等執著不實虛妄生心，自心分別種種諸義；

以是義故，一切眾生知如實義而得解脫。」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諸因及與緣，從此生世間，  
妄想著四句，彼不知我說。  
世有無不生，離有無不生，  
云何愚分別，依因緣生法？  
若能見世間，有無非有無，  
轉於虛妄心，得真無我法。  
諸法本不生，故依因緣生，  
諸緣即是果，從果不生有。  
從果不生果，若爾有二果，  
若有二果者，果中果難得。  
離念及所念，觀諸有為法，  
見諸唯心法，故我說唯心。  
量體及形相，離緣及諸法，  
究竟有真淨，我說如是量。  
假名世諦我，彼則無實事，  
諸陰陰假名，假名非實法。  
有四種平等，相因生無我，  
如是四平等，是修行者法。  
轉一切諸見，離分別分別，  
不見及不生，故我說唯心。  
非有非無法，離有無諸法，

如是離心法，故我說惟心。  
真如空實際，涅槃及法界，  
意身身心等，故我說唯心。  
分別依熏縛，心依諸境生，  
衆生見外境，故我說唯心。  
可見外法無，心盡見如是，  
身資生住處，故我說唯心。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說言：『如我所說：汝及諸菩薩莫著音聲言語之義』，世尊！云何菩薩不著言語之義？世尊！何者爲言語？何者爲義？」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當爲汝說。」大慧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何者爲聲？謂依無始熏習言語名字和合分別，因於喉鼻齒頰唇舌和合動轉，出彼言語，分別諸法，是名爲聲。大慧！何者爲義？菩薩摩訶薩依聞思修聖智慧力，於空閑處獨坐思惟：『云何涅槃、趣涅槃道？』觀察內身修行境界，地地處處修行勝相，轉彼無始熏習之因；大慧！是名菩薩善解義相。復次大慧！云何菩薩摩訶薩善解言語義？大慧！菩薩見言語聲義不一不異，見義、言語聲不一不異；大慧！若言『言語離於義』者，不應因彼言語聲故而有於義，而義依彼言語了別。大慧！如依於燈了別衆色，大慧！譬如

有人然燈，觀察種種珍寶：此處如是如是，彼處如是如是；大慧！菩薩依言語聲證離言語，入自內身修行義故。復次大慧！一切諸法不生不滅，自性本來入於涅槃，三乘、一乘、五法、心、諸法體等同；言語、聲義，依衆緣取相，墮有無見謗，於諸法見諸法體各住異相，分別異相；如是分別已，見種種法相如幻，見種種分別；大慧！譬如幻，種種異異分別，非謂聖人，是凡夫見。」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分別言語聲，建立於諸法，  
以彼建立故，故墮於惡道。  
五陰中無我，我中無五陰，  
不如彼妄相，亦復非是無；  
凡夫妄分別，見諸法實有，  
若如彼所見，一切應見真。  
一切法若無，染淨亦應無，  
彼見無如是，亦非無所有。

「復次大慧！我今爲汝說智識相，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善知彼智識之相；如實修行智識相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有三種智：何等爲三？一者世間智，二者出世間智，三者出世間上上智。大慧！識者生滅相，智者不生滅相。復次大慧！識者墮於有相無相，墮彼有無種種相因；大

慧！智相者遠離有相無相有無因相，名為智相。復次大慧！集諸法者名為識相，不集諸法名為智相。大慧！智有三種：何等為三？一者觀察自相同相，二者觀察生相滅相，三者觀察不生不滅相。大慧！何者世間智？諸外道凡夫人等，執著一切諸法有無，是名世間智相。大慧！何者出世間智？謂諸一切聲聞緣覺虛妄分別自相同相，是名出世間智。大慧！何者出世間上上智？謂佛如來菩薩摩訶薩觀察一切諸法寂靜，不生不滅，得如來地無我證法，離彼有無朋黨二見。復次大慧！所言智者無障礙相，識者識彼諸境界相。復次大慧！識者和合起，作所作，名為識相；無礙法相應，名為智相。復次大慧！無所得相名之為智，以自內身證得聖智修行境界故，出入諸法如水中月，是名智相。」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識能集諸業，智能了分別，  
慧能得無相，及妙莊嚴境。  
識為境界縛，智能了諸境，  
無相及勝境，是慧所住處。  
心意及意識，遠離於諸相，  
聲聞分別法，非是諸弟子。  
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  
生於善勝智，遠離諸所行。

我有三種慧，依彼得聖名，  
於彼想分別，能聞於有無。  
離於二乘行，慧離於境界，  
取於有無想，從諸聲聞生，  
能入唯是心，智慧無垢相。

「復次，大慧！諸外道有九種轉變見：何等為九？一者形相轉變，二者相轉變，三者因轉變，四者相應轉變，五者見轉變，六者物轉變，七者緣了別轉變，八者作法了別轉變，九者生轉變；大慧！是名九種轉變見。依九種轉變見故，一切外道說於轉變從有無生。大慧！何者外道形相轉變？大慧！譬如以金作莊嚴具：鑲釧瓔珞種種各異，形相雖殊，金體不變；一切外道分別諸法形、相轉變亦復如是。大慧！復有外道分別諸法依因轉變，大慧！而彼諸法亦非如是，非不如是，以依分別故。大慧！如是一切轉變亦爾，應知譬如乳酪酒果等熟，一一轉變，一切外道分別轉變亦復如是，而無實法可以轉變，以自心見有無可取，分別有無故。大慧！一切凡夫亦復如是，以依自心分別而生一切諸法；大慧！無有法生，無有法轉，如幻夢中見諸色事。大慧！譬如夢中見一切事、石女兒生死。」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轉變時形相，四大種諸根，

中陰及諸取，如是取非智。

因緣生世間，佛不如是說，

因緣即世間，如乾闥婆城。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應正遍知善說一切諸法相續不相續相，惟願善逝說一切法相續不相續相，我及一切諸菩薩衆善解諸法相續不相續相；善巧方便知己，不墮執著諸法相續不相續相；離一切法相續不相續言說文字妄想已，得力自在神通，遊化十方一切諸佛國土大衆之中，陀羅尼門善印所印，十無盡句善轉所轉，種種變化光明照耀，譬如四大、日、月摩尼自然而行，衆生受用；遠離諸地，惟自心見分別之相，示一切法如幻如夢，示入依止諸佛之地，於衆生界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攝取令住一切諸法如幻如夢，離於有無一切朋黨生滅妄想異言說義，轉身自在，往勝處生。」

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一切諸法相續不相續相者，謂如聲聞執著義相續，相執著相續，緣執著相續、有無執著相續，分別生不生執著相續，分別滅不滅執著相續，分別乘非乘執著相續，分別有爲無爲執著相續，分別地地相執著相續，分別自

分別執著相續，分別有無入外道朋黨執著相續；大慧！如是愚癡凡夫無量異心分別相續，依此相續愚癡分別，如蠶作繭；依自心見分別縊相續，樂於和合，自纏纏他，執著有無和合相續。大慧！然無相續，無相續相，以見諸法寂靜故。大慧！以諸菩薩見一切法無分別相，是故名見一切菩薩寂靜法門。復次大慧！如實能知外一切法離於有無，如實覺知自心見相，以入無相自心相故。大慧！以見分別有無法故，名爲相續；以見諸法寂靜故，名無相續、無相續相、無相續諸法相。大慧！無縛無脫，墮於二見、自心分別有縛有脫，何以故？以不能知諸法有無故。復次大慧！愚癡凡夫有三種相續：何等爲三？謂貪瞋癡及愛樂生，以此相續故有後生。大慧！相續者衆生相續生於五道；大慧！斷相續者無相續、無相續相。復次大慧！執著因緣相續，故生於三有；以諸識展轉相續不斷，見三解脫門；轉滅執著三有因識，名斷相續。」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不實妄分別，名爲相續相，

能如實知彼，相續網則斷。

若取聲爲實，如蠶繭自纏，

自心妄想縛，凡夫不能知。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如世尊說，以何等何等分別心？分別何等何等法，而彼彼法無彼如是如是



體相，惟自心分別？世尊！若惟自心分別，非彼法相者，如世尊說一切諸法，應無染淨；何以故？如來說言：一切諸法妄分別見，無實體故。」佛告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大慧！而諸一切愚癡凡夫分別諸法，而彼諸法無如是相；虛妄分別以為實有。大慧！彼是凡夫虛妄分別諸法體相，虛妄覺知，非如實見。大慧！如聖人知一切諸法自體性相，依聖人智，依聖人見，依聖慧眼，如如實知諸法自體。」大慧菩薩言：「世尊！世尊如諸聖人等，依聖智、依聖見、依聖慧眼，非肉眼天眼覺知一切諸法體相無如是相，非如凡夫虛妄分別；世尊！云何愚癡凡夫轉虛妄相？」佛告大慧：「能如實覺知聖人境界，轉虛妄識。」「世尊！彼癡凡夫非顛倒見，非不顛倒見，何以故？以不能見聖人境界如實法體故，以見轉變有無相故。世尊！一切聖人亦有分別，一切種種諸事無如是相，以自心見境界相故。世尊！彼諸聖人見有法體，分別法相；以世尊不說有因，不說無因，何以故？以墮有法相故，餘人見境不如是見。世尊！如是說者有無窮過，何以故？以不覺知所有法相無自體相故。世尊！非因分別有法體相而有諸法，世尊！彼云何分別不如彼分別？應如彼分別？世尊！分別相異相，自體相異相，世尊！而彼二種因不相

似，彼彼分別法體相異，云何凡夫如此分別？此因不成，如彼所見。世尊說言：『我為斷諸一切眾生虛妄分別心故，作如是說。』如彼凡夫虛妄分別無如是法，世尊何故遮諸眾生有無見事，而執著實法聖智境界？世尊復令一切眾生墮無見處，何以故？以言諸法寂靜無相，聖智法體如是無相故。」

佛告大慧：「我不說言一切諸法寂靜無相，亦不說言諸法悉無，亦不令其墮於無見，亦令不著一切聖人境界如是；何以故？我為眾生離驚怖處故。以諸眾生無始世來執著實有諸法體相，是故我說聖人知法體相實有，復說諸法寂靜無相；大慧！我不說言法體有無，我說自身如實證法，以聞我法修行寂靜諸法無相，得見真如無相境界；入自心見法，遠離見外諸法有無，得三解脫門；得已以如實印，善印諸法自身內證，智慧觀察離有無見。」

「復次大慧！菩薩不應建立諸法不生；何以故？以建立法，同諸法有；若不爾者，同諸法無；復次大慧！因建立諸法有故，說一切法於建立法中同，何以故？以彼建立，不同一切法不生，是故建立說一切法，是言自破。何以故？以建立中無彼建立，若不爾者，彼建立亦不生，以同諸法無差別相故；是故建立諸法不生，名為自破；以彼建立三法五法和合有故，離於建立，有無不生。大慧！彼建

立入諸法中，不見有無法故。大慧！若彼建立諸法不生，而作是言：『一切法不生。』大慧！如是說者，建立則破；何以故？離於建立，有無相不可得故。大慧！是故不應建立諸法不生。大慧！以彼建立同彼一切不生法體，是故不應建立諸法不生，以有多過故。大慧！復有不應建立諸法不生，何以故？以三法五法彼彼因不同故。大慧！復有不應建立諸法不生，何以故？以彼三法五法，作有爲無常故，是故不應建立一切諸法不生。大慧！如是不應建立『一切法空，一切諸法無實體相』。大慧！而諸菩薩爲衆生說一切諸法如幻如夢，以見不見相故，以諸法相迷惑見智故，是故應說如幻如夢，除遮一切愚癡凡夫離驚怖處。大慧！以諸凡夫墮在有無邪見中故，以凡夫聞如幻如夢生驚怖故；諸凡夫聞，生驚怖已，遠離大乘。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無自體無識，無阿梨耶識，

愚癡妄分別，邪見如死屍。

一切法不生，餘見說不成，

諸法畢不生，因緣不能成。

一切法不生，莫建如是法，

同不同不成，是故建立壞。

譬如目有瞽，虛妄見毛輪，

分別於有無，凡夫虛妄見。

三有惟假名，無有實法體，  
執假名爲實，凡夫起分別。  
相事及假名，心意所受用，  
佛子能遠離，住寂境界行。  
無水取水相，諸獸癡安心，  
凡夫見法爾，聖人則不然。  
聖人見清淨，三脫三昧生，  
遠離於生滅，得無障寂靜。  
修行無所有，亦復不見無，  
有無法平等，是故生聖果。  
有無法云何，云何成平等？  
以心不能見，內外法無常，  
若能滅彼法，見心成平等。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智慧觀察，不能見前境界諸法，爾時善知惟是內心：心、意、意識，如實覺知無法可取，亦無能取；是故智亦不能分別而取。』世尊！若言智慧不能取者，爲見諸法自相同相、異異法相、種種異法體不同故智不能知？爲見諸法種種體相不可異故智不能知？爲是山巖石壁牆幕樹林草木地水火風之所障故智不能知？爲是極遠極近處故智不能知？爲是老小、爲是盲冥、諸根不具智不能知？世尊！若一切法異異、法相異異、法體自相同相種種不同，

故智不能知者，世尊！若爾，彼智非智，何以故？不能知前實境界故。世尊！若一切法種種體相、自相同相不見異故智不能知者，若爾，彼智不得言智；何以故？實有境界不能知故。世尊！有前境界如實能見，名之爲智；若爲山巖石壁牆幕樹林草木地水火風、極遠極近、老小盲冥諸根不具，不能知見者，彼智無智；有實境界而不知故。」佛告大慧：「如汝所說言無智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有實智故；大慧！我不依汝如是之說。」

「境界是無，惟自心見。我說：不覺惟是自心，見諸外物以爲有無，是故智慧不見境界。智不見者，不行於心，是故我說：入三解脫門，智亦不見。而諸凡夫無始世來虛妄分別，依戲論熏習熏彼心故如是分別，見外境界形相有無。爲離如是虛妄心故，說一切法惟自心見。執著我我所故，不能覺知但是自心；虛妄分別是智，是境界；分別是智是境界故，觀察外法不見有無，墮於斷見。」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有諸境界事，智慧不能見，  
彼無智非智，虛妄見者說。  
言諸法無量，是智不能知，  
障礙及遠近，是妄智非智。  
老小諸根冥，不能生智慧，

而實有境界，彼智非實智。

「復次大慧！愚癡凡夫依無始身戲論煩惱，分別煩惱幻舞之身，建立自法，執著自心見外境界，執著名字章句言說，而不能知建立正法，不修正行，離四種句清淨之法。」大慧菩薩言：「如是如是！如是世尊！如世尊說。世尊爲我說所說法建立法相，我及一切諸菩薩等，於未來世善知建立說法之相，不迷外道邪見、聲聞辟支佛不正見法。」佛告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我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二種過去未來現在如來應正遍知所說法：何等爲二？一者建立說法相，二者建立如實法相。大慧！何者建立說法相？謂種種功德修多羅優波提舍，隨衆生信心而爲說法，大慧！是名建立說法相。大慧！何者建立如實法相？謂依何等法而修正行，遠離自心虛妄分別諸法相故，不墮一異、俱不俱朋黨聚中，離心、意、意識，內證聖智所行境界，離諸因緣相應見相，離一切外道邪見，離諸一切聲聞辟支佛見，離於有無二朋黨見，大慧！是名建立如實法相。大慧！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我建立二法，說法如實法，  
依名字說法，爲實修行者。

## 入楞伽經卷第六

### 盧迦耶陀品第五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遍知一時說言：『盧迦耶陀種種辯說，若有親近供養彼人，攝受欲食，不攝法食。』世尊何故說言盧迦耶陀種種辯說，親近供養，攝受欲食，不攝法食？」佛告大慧：「盧迦耶陀種種辯才，巧妙辭句迷惑世間，不依如法說，不依如義說，但隨世間愚癡凡夫情所樂故說世俗事，但有巧辭，言章美妙，失於正義；大慧！是名盧迦耶陀種種辯才樂說之過。大慧！盧迦耶陀如是辯才，但攝世間愚癡凡夫，非入如實法相說法，自不覺知一切法故，墮於二邊邪見聚中，自失正道，亦令他失，是故不能離於諸趣；以不能見唯是自心，分別執著外法有相，是故不離虛妄分別；大慧！是故我說盧迦耶陀，雖有種種巧妙辯才樂說諸法，失正理故，不得出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一切苦聚；以依種種名字章句、譬喻巧說迷誑人故。大慧！釋提桓因廣解諸論，自造聲論；彼盧迦耶陀有一弟子證世間通，詣帝釋天宮，建立論法而作是言：『憍尸迦！我共汝賭，與汝論義；若不如者，要受屈伏；令諸一切天人知見。』即共立要：『我若勝汝，要當打汝千輻輪

碎；我若不如，從頭至足節節分解，以謝於汝。』作是要已，盧迦耶陀弟子現作（千頭）龍身，共釋提桓因論義；以其論法，即能勝彼釋提桓因，令其屈伏，即於天中打千輻輪車，碎如微塵；即下人間。大慧！盧迦耶陀婆羅門如是種種譬喻相應，乃至現畜生身，依種種名字迷惑世間、天、人、阿修羅，以諸世間一切衆生執著生滅法故，何況於人？大慧！以是義故，應當遠離盧迦耶陀婆羅門，以因彼說能生苦聚故，是故不應親近供養恭敬諮請盧迦耶陀婆羅門。大慧！盧迦耶陀婆羅門所說之法，但見現前身智境界，依世名字說諸邪法；大慧！盧迦耶陀婆羅門所造之論有百千偈，後世末世分爲多部，各各異名，依自心見因所造故。大慧！盧迦耶陀婆羅門無有弟子能受其論，是故後世分爲多部，種種異名。大慧！諸外道等，內心無有如實解故，依種種因、種種異解，隨自心造而爲人說，執著自在因等故。大慧！一切外道所造論中無如是法，惟是一切盧迦耶陀種種因門，說百千萬法，而彼不知是盧迦耶陀。」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一切外道惟說盧迦耶陀，依於世間種種名字章句譬喻執著諸因者，世尊！十方一切國土衆生天人阿修羅集如來所，如來亦以世間種種名字章句譬喻說法，不說自身內智證法；若爾亦同一切外道，所說不異。」佛

告大慧：「我不說於盧迦耶陀，亦不說言諸法不來不去。大慧！我說諸法不來不去；大慧！何者名來？大慧！所言來者名爲生聚，以和合生故；大慧！何者名去？大慧！所言去者名之爲滅。大慧！我說不去不來，名爲不生不滅。大慧！我說不同彼外道法，何以故？以不執著外物有無故，建立說於自心見故，不住二處、不行分別諸相境界故，以如實知自心見故，不生自心分別見故；以不分別一切相者，而能入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名爲解脫。」

「大慧！我念過去於一處住；爾時有一盧迦耶陀大婆羅門來詣我所而請我言：『瞿曇！一切作耶？』大慧！我時答言：『婆羅門！一切作者，此是第一盧迦耶陀。』婆羅門言：『瞿曇！一切不作耶？』我時答言：『婆羅門！一切不作者是第二盧迦耶陀。』如是一切常，一切無常；一切生，一切不生，我時答言：『婆羅門！是第六盧迦耶陀。』大慧！盧迦耶陀復問我言：『瞿曇！一切一耶？一切異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諸法依於因生？見種種因生故。』大慧！我時答言：『婆羅門！是第十一盧迦耶陀。』大慧！彼復問我：『瞿曇！一切無記耶？一切有記耶？有我耶無我耶？有此世耶無此世耶？有後世耶無後世耶？有解脫耶無

解脫耶？一切空耶一切不空耶？一切虛空耶？非緣滅耶？涅槃耶？瞿曇！作耶非作耶？有中陰耶無中陰耶？』大慧！我時答言：『婆羅門！如是說者，一切皆是盧迦耶陀，非我所說，是汝說法；婆羅門！我說因無始戲論虛妄分別煩惱熏習故說彼三有，以不覺知唯是自心分別見有，非見外有、如外道法。』大慧！外道說言：『我、根、意義，三種和合能生於知。』婆羅門！我不如是；我不說因，亦不無因，唯說自心分別見有可取能取境界之相，我說假名因緣集故而生諸法，非汝婆羅門及餘境界，以墮我見故。』大慧！涅槃、虛空、緣滅，不成三數，何況言作有作不作？大慧！復有盧迦耶陀婆羅門來問我言：『瞿曇！此諸世間，無明、愛、業因故，生三有耶？無因耶？』我時答言：『婆羅門！此二法盧迦耶陀，非我法也。』婆羅門復問我言：『瞿曇！一切法墮自相耶？同相耶？』我時答言：『婆羅門！此是盧迦耶陀，非我法也。婆羅門！但有心、意、意識執著外物，皆是盧迦耶陀，非我法也。』大慧！盧迦耶陀婆羅門復問我言：『瞿曇！頗有法非盧迦耶陀耶？瞿曇！一切外道建立種種名字章句因譬喻說者皆是我法。』我時答言：『婆羅門！有法非汝法，非不建立，亦非不說種種名字章句，亦非不依義、依義說，而非盧迦耶

陀建立法。婆羅門！有法非盧迦耶陀，以彼諸法一切外道乃至於汝不能了知；以妄執著外不實法分別戲論故。何者是謂遠離分別？心觀察有無自心見相，如實覺知，是故不生一切分別；不取外諸境界法故，分別心息，住自住處寂靜境界，是名非盧迦耶陀，是我論法，非汝論耶。婆羅門！住自住處者不生不滅故，不生不滅者不生分別心故；婆羅門！是名非盧迦耶陀。婆羅門！略說言之：以何等處，識不行、不取、不退、不求、不生、不執著、不樂、不見、不睹、不住、不觸，是名為住；名異義一。婆羅門！執著種種相，自我和合，愛著諸因，是婆羅門盧迦耶陀法，非我法也。』大慧！盧迦耶陀婆羅門來詣我所，問如是法，我時答彼婆羅門如向所說。時婆羅門默然而去，而不問我建立真法；時盧迦耶陀婆羅門心作是念：『此沙門釋子外於我法，是可憐愍，說一切法無因無緣無有生相，惟說自心分別見法；若能覺知自心見相，則分別心滅。』大慧！汝今亦復問我：『何故盧迦耶陀種種辯說，親近供養恭敬彼人，但攝欲味，不攝法味？』大慧白佛言：「世尊！何者名食句義？何者名法句義？」佛告大慧：「善哉善哉！善哉大慧！汝能為於未來衆生諮問如來如是二義，善哉大慧！諦聽諦聽！我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何者為食？謂食味觸味，樂求方便巧諂著味，執著外境，如是等法名異義一，以不能入無二境界法門義故。復次大慧！名為食者：依於邪見生陰有支，不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愛生於有，如是等法名之為食；是故我及一切諸佛說彼親近供養盧迦耶陀婆羅門者，名得食味，不得法味。大慧！何者為法味？謂如實能知二種無我；以見人無我、法無我相，是故不生分別之相，如實能知諸地上上智故，爾時能離心、意、意識，入諸佛智受位之地，攝取一切諸句盡處，如實能知一切諸佛自在之處，名為法味；不墮一切邪見戲論分別二邊。大慧！外道說法多令衆生墮於二邊，不令智者墮於二邊。何以故？大慧！諸外道等多說斷常：以無因故墮於常見，見因滅故墮於斷見。大慧！我說如實見不著生滅，是故我說名為法味；大慧！是我我說食味法味。大慧！汝及諸菩薩摩訶薩當學此法。」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我攝取衆生，依戒降諸惡，  
智慧滅邪見，三解脫增長。  
外道虛妄說，皆是世俗論，  
以邪見因果，無正見立論。  
我立建立法，離虛妄因見，  
為諸弟子說，離於世俗法。

惟心無外法，以無二邊心，能取可取法，離於斷常見。但心所行處，皆是世俗論，若能觀自心，不見諸虛妄。來者見因生，去者見果滅，如實知去來，不分別虛妄。常無常及作，不作彼此物，如是等諸法，皆是世俗論。

### 涅槃品第六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涅槃，涅槃者以何等法名為涅槃？而諸外道各各虛妄分別涅槃？」佛告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當為汝說。諸外道等虛妄分別涅槃之相，如彼外道所分別者，無是涅槃。」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諸外道厭諸境界，見陰界入滅，諸法無常，心數法不生，現前以不憶念過去未來現樂境界，諸陰盡處，如燈火滅，種種風止，不取諸相妄想分別，名為涅槃。大慧！而彼外道見如是法，生涅槃心，非見滅故名為涅槃。大慧！或有外道從方至方名為涅槃。大慧！復有外道分別諸境如風，是故分

別名為涅槃。大慧！復有外道作如是說：『不見能見所見，境界不滅，名為涅槃。』復次大慧！復有外道作如是說：『不見分別，見常無常，名為涅槃。』復次大慧！復有外道作如是言：『分別見諸種種異相能生諸苦，以自心見虛妄分別一切諸相，怖畏諸相，見於無相。』深心愛樂，生涅槃想。復次大慧！復有外道見一切法自相同相不生滅想，分別過去未來現在諸法是有，名為涅槃。復次大慧！復有外道見我人衆生壽命壽者諸法不滅，虛妄分別名為涅槃。復次大慧！有餘外道無智慧故，分別所見自性人命轉變，分別轉變，名為涅槃。復次大慧！有餘外道說如是言：『罪盡故福德亦盡，名為涅槃。』復次大慧！有餘外道言：『煩惱盡，依智故，名為涅槃。』復次大慧！有餘外道說如是言：『見自在天造作衆生。』虛妄分別名為涅槃。復次大慧！有餘外道言：『諸衆生迭共因生，非餘因作。』如彼外道執著於因，不知不覺，愚癡闇鈍，虛妄分別名為涅槃。復次大慧！有餘外道說證諦道，虛妄分別名為涅槃。復次大慧！有餘外道作如是言：『有作所作而共和合。』見一異俱不俱，虛妄分別名為涅槃。復次大慧！有餘外道言：『一切法自然而生。』猶如幻師出種種形像，見種種寶、棘刺等物自然而生，虛妄分別名為涅槃。復次大

慧！有餘外道言：『諸萬物皆是時作。』覺知唯時，虛妄分別名爲涅槃。復次大慧！有餘外道言：『見有物，見無物，見有無物。』如是分別名爲涅槃。」

「復次大慧！餘建立法智者說言：『如實見者唯是自心。』而不取著外諸境界，離四種法，見一切法如彼彼法住，不見自心分別之相，不墮二邊，不見能取可取境界；見世間建立一切不實，迷如實法，以不取諸法名之爲實。以自內身證聖智法，如實而知二種無我，離於二種諸煩惱垢，清淨二障；如實能知上上地相，入如來地；得如幻三昧，遠離心意識分別，如是等見名爲涅槃。大慧！復有諸外道等，邪見覺觀而說諸論，不與如實正法相應，而諸智者遠離訶責。大慧！如是等外道皆墮二邊虛妄分別，無實涅槃。大慧！一切外道如是虛妄分別涅槃：『無人住世間，無人入涅槃』，何以故？一切外道依自心論虛妄分別，無如實智；如彼外道自心分別無如是法，去來搖動無有如是外道涅槃。大慧！汝及一切諸菩薩等應當遠離一切外道虛妄涅槃。」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外道涅槃見，各各起分別，  
皆從心相生，無解脫方便。  
不離縛所縛，遠離諸方便，

自生解脫想，而實無解脫。  
外道建立法，衆智各異取，  
彼悉無解脫，愚癡妄分別。  
一切癡外道，妄見作所作，  
是故無解脫，以說有無法。  
凡夫樂戲論，不聞真實慧，  
言語三界本，如實智滅苦。  
譬如鏡中像，雖見而非有，  
熏習鏡心見，凡夫言有二。  
不知唯心見，是故分別二，  
如實知但心，分別則不生。  
心名為種種，離能見可見，  
見相無可見，凡夫妄分別。  
三有惟妄想，外境界實無，  
妄想見種種，凡夫不能知。  
經經說分別，種種異名字，  
離於言語法，不說不可得。

### 法身品第七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遍知，惟願演說自身所證內覺知法，以何等法名爲法身？我及一切諸菩薩等善知如來法身之相，自身



及他俱入無疑。」佛告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汝有所疑隨意所問，爲汝分別。」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即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遍知法身者，爲作法耶？非作法耶？爲是因耶？爲是果耶？爲能見耶？爲所見耶？爲是說耶？爲可說耶？爲是智耶？智所覺耶？如是等辭句、如來法身，爲異耶爲不異耶？」佛告大慧：「如來應正遍知法身之相、如是辭句等，非作法非不作法，非因非果；何以故？以二邊有過故。大慧！若言如來是作法者，是則無常；若無常者，一切作法應是如來；而佛如來應正遍知不許此法。大慧！若如來法身非作法者則是無身，言有修行無量功德一切行者則是虛妄。大慧！若不作者，應同兔角石女兒等，以無作因亦無身故；大慧！若法非因非果非有非無，而彼法體離四種相；大慧！彼四種法名世間言說。大慧！若法離於四種法者，彼法但有名字，如石女兒。大慧！石女兒等惟是名字章句之法，說同四法；若墮四法者則智者不取。如是一切問如來句，智者應知。」佛復告大慧：「我說一切諸法無我，汝當諦聽無我之義。夫無我者內身無我，是故無我。大慧！一切諸法自身爲有，他身爲無；如似牛馬。大慧！譬如牛身非是馬身，馬亦非牛，是故不得言有言無，而彼自體非是無也。大

慧！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非無體相，有自體相；愚癡凡夫不知諸法無我體相，以分別心，非不分別心。大慧！如是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無體相亦爾。大慧！如來法身亦復如是，於五陰中非一非異。大慧！如來法身五陰一者，則是無常，以五陰是所作法故；大慧！如來法身五陰異者，則有二法不同體相；如牛二角相似不異，見有別體長短似異，大慧！若如是，一切諸法應無異相而有異相，如牛左角異右角，右角異左角，如是長短相待各別，如色種種彼此差別。大慧！如是如來法身之相於五陰中，不可說一，不可說異；於解脫中不可說一，不可說異；於涅槃中不可說一，不可說異；如是，依解脫故，說名如來法身之相。大慧！若如來法身異解脫者，則同色相，則是無常；若如來法身不異解脫者，則無能證所證差別；大慧！而修行者則見能證及於所證，是故非一。大慧！如是知於可知境界非一非異。大慧！若法非常非無常、非因非果、非有爲非無爲、非覺非不覺、非能見非可見、非離陰界入非即陰界入、非名非境界、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非相續非不相續，過一切諸法；若過諸法但有其名，若但有名彼法不生，以不生故彼法不滅，以不滅故彼法則如虛空平等。大慧！虛空非因非果，若法非因非果者，彼法則爲不可觀

察；不可觀察者，彼法過諸一切戲論；若過一切諸戲論者，名如來法身。大慧！是名如來應正遍知法身之相，以過一切諸根境界故。」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離諸法及根，非果亦非因，  
已離覺所覺，離能見可見。  
諸緣及五陰，佛無有見法，  
若無有見法，云何而分別？  
非作非不作，非因亦非果，  
非陰非離陰，亦不在餘處；  
何等心分別？分別不能見，  
彼法非是無，諸法法自爾。  
先有故言無，先無故言有，  
是故不說無，亦不得說有。  
迷於我無我，但著於音聲，  
彼墮於二邊，妄說壞世間。  
離諸一切過，則能見我法，  
是名爲正見，不謗於諸佛。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爲我解說，惟願善逝爲我解說：如來處處說言諸法不生不滅，世尊復言不生不滅者名如來法身，故言不生不滅；世尊！如來言不生不滅者，爲無法故名不生不滅？爲是如來異名不生不滅？而佛如來常

說諸法不生不滅，以離建立有無法故。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此不得言一切法，以一切法不生故。若依餘法有此名者，世尊應爲我說。」

佛告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大慧菩薩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如來法身非是無物，亦非一切法不生不滅，亦不得言依因緣有，亦非虛妄說不生不滅。大慧！我常說不生不滅者名意生身；如來法身非諸外道聲聞辟支佛境界故，住七地菩薩亦非境界，大慧！我言不生不滅者，即如來異名。大慧！譬如釋提桓因——帝釋，王——不蘭陀羅，手爪、身體、地、須彌、虛空、無礙，如是等種種名號，名異義一，不依多名，言有多體帝釋等也。大慧！我亦如是：於娑婆世界中，三阿僧祇百千名號；凡夫雖說而不知是如來異名。大慧！或有衆生知如來者，有知自在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救世間者，有知爲導者，有知爲將者，有知爲勝者，有知爲妙者，有知世尊者，有知佛者，有知牛王者，有知師子者，有知仙人者，有知梵者，有知那羅延者，有知勝者，有知迦毘羅者，有知究竟者，有知阿利吒尼彌者，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知婆樓那者，有知毘耶娑者，有知帝釋者，有知力者，有知海者，有知不生者，有知不滅者，有知空

者，有知真如者，有知實際者，有知涅槃者，有知法界者，有知法性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知不二者，有知無相者，有知緣者，有知佛體者，有知因者，有知解脫者，有知道者，有知實諦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意生身者；大慧！如是等種種名號；如來應正遍知於娑婆世界及餘世界中，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不增不減，衆生皆知；如水中月不入不出，而諸凡夫不覺不知，以墮二邊相續法中；然悉恭敬供養於我，而不善解名字句義，取差別相，不能自知；執著名字故，虛妄分別不生不滅名爲無法，而不知是如來名號差別之相；如因陀羅帝釋、王不蘭陀羅等，以不能決定名與真實，隨順名字音聲取法亦復如是。大慧！於未來世愚癡凡夫說如是言：『如名，義亦如是。』而不能知異名有義；何以故？以義無體相故。復作是言：『不異名字音聲有義，名字音聲即是義。』何以故？不知名字體相故。大慧！彼愚癡人不知音聲即生即滅，義不生滅故。大慧！音聲之性墮於名字，而義不同墮於名字，以離有無故，無生無體故。大慧！如來說法依自聲說，不見諸字是有無故，不著名字。大慧！若人執著名字說者，彼人不名善說法者。何以故？法無名字故。大慧！是故我經中說『諸佛如來乃至不說一字，不示一名』何以故？**諸法無字，依義無**

說，依分別說故。大慧！若不說法者，諸佛如來法輪斷滅；法輪滅者，亦無聲聞緣覺菩薩；無聲聞緣覺菩薩者，為何等人？何等法？何事說？大慧！是故菩薩摩訶薩不應著於言說名字。大慧！名字章句非定法故，依衆生心說。諸佛如來隨衆生信而說諸法，爲令遠離心、意、意識故，不說自身內證聖智建立諸法；如實能知一切諸法寂靜相故，但見自心，覺所知法，離二種心分別之相，不如是說。大慧！菩薩摩訶薩依義不依語，若善男子善女人隨文字說者，墮在邪見，自身失壞第一義諦，亦壞他人，令不覺知。大慧！諸外道等各依自論異見言說，大慧！汝應善知一切地相，善知樂說辯才文辭章句，善知一切諸地相已，進取名句樂說辯才，善知諸法義相應相。爾時自身於無相法樂而受樂受，住大乘中，令衆生知。大慧！取大乘者，即是攝受諸佛聲聞緣覺菩薩；攝受諸佛聲聞緣覺及菩薩者，即是攝受一切衆生；攝受一切諸衆生者，即是攝受勝妙法藏；攝受法藏者，即不斷佛種；不斷佛種者，不斷一切勝妙生處，以彼勝處諸菩薩等願生彼故，置諸衆生大乘法中；十自在力，隨諸衆生形色諸使，而能隨現說如實法。大慧！何者如實法？如實法者不異不差、不取不捨，離諸戲論，名如實法。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得執著文字音聲，以一切法無文字

故。大慧！譬如有人爲示人物，以指指示，而彼愚人即執著指，不取因指所示之物；大慧！愚癡凡夫亦復如是，聞聲執著名字指故，乃至沒命，終不能捨文字之指、取第一義。大慧！譬如穀粟，名凡夫食，不春不炊不可得食。若其有人未作食者名爲顛狂，要須次第乃至炊熟方得成食。大慧！不生不滅亦復如是，不修巧智方便行者，不得具足莊嚴法身。大慧！執著名字，言得義者，如彼癡人不知春炊，噉文字穀，不得義食。以是義故，當學於義，莫著文字。大慧！所言義者名爲涅槃；言名字者分別相縛，生世間解。大慧！義者從於多聞人得；大慧！多聞者謂義巧方便，非聲巧方便。大慧！義方便者離於一切外道邪說，亦不和雜；如是說者，自身不墮外道邪法，亦不令他墮外道法，大慧！是多聞，有義方便；大慧！欲得義者，應當親近多聞智者，供養恭敬；著名字者應當遠離，不應親近。」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承諸佛力白佛言：「世尊！如來世尊說一切法不生不滅，非爲奇特。何以故？一切外道亦說諸因不生不滅，如來亦說虛空非數緣滅，及涅槃界不生不滅。世尊！諸外道亦說依諸因緣生諸衆生，如來亦說無明愛業分別因緣生諸世間，若爾，如來亦說因緣，名字相異，依外因緣能生諸法；外道亦說依外因緣而生諸法，是故如來與

外道說，無有差別。世尊！外道因一微塵、勝、自在天、梵天等，共外九種因緣，說言諸法不生不滅；如來亦說一切諸法不生不滅，有無不可得；以諸四大不滅，自相不生不滅；隨佛如來種種異說，而不離於外道所說；而諸外道亦說諸大不離大體。世尊！諸外道分別諸大，如來亦爾，分別諸大；世尊！以是義故，如來所說不異外道。若不同者，如來應說所有異相；若有異相，當知不同外道所說。世尊！若佛如來於自法中不說勝相者，諸外道中亦應有佛，以說諸法不生不滅。如來常說一世界中而有多佛俱出世者，無有是處；如向所說，一世界中應有多佛，何以故？所說有無，『因』無差故。如佛所說，言無虛謬，云何世尊於自法中不說勝相？」佛告大慧言：「大慧！我所說法不生不滅者，不同外道不生不滅，亦不同彼不生無常法。何以故？大慧！諸外道說有實有體性不生不變相，我不如是墮於有無朋黨聚中；大慧！我說離有無法，離生住滅相，非有非無，見諸一切種種色像如幻如夢，是故不得言其有無。大慧！云何不得言其是無？謂色體相有見不見，取不取故，大慧！是故我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大慧！以不覺知唯是自心，分別生見；一切世間諸法本來不生不滅，而諸凡夫生於分別，非聖人也。大慧！迷心分別不實義者，譬如凡夫見

乾闥婆城，幻師所作種種幻人、種種象馬，見其入出，虛妄分別，作如是言：『此如是，如是入，如是如是出。』大慧！而彼實處無人出入，惟自心見，迷惑分別。生不生法亦復如是，大慧！而彼實處，無此有爲無爲諸法；如彼幻師所作幻事，而彼幻師不生不滅。大慧！諸法有無亦無所爲，以離生滅故；惟諸凡夫墮顛倒心分別生滅，非謂聖人。大慧！顛倒者，如心分別：『此法如是如是，而彼法不如是如是。亦非顛倒分別。』顛倒者執著諸法是有是無，非見寂靜故。不見寂靜者，不能遠離虛妄分別，是故大慧！見寂靜者，名爲勝相；非見諸相，名爲勝相，以不能斷生因相故。大慧！言無相者，遠離一切諸分別心，無生無相者是我所說，名爲涅槃。大慧！言涅槃者，謂見諸法如實住處，遠離分別心心數法，依於次第，如實修行，於自內身聖智所證，我說如是名爲涅槃。」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爲遮生諸法，建立無生法，

我說法無因，凡夫不能知；

一切法不生，亦不得言無，

乾闥婆幻夢，諸法無因有。

問：諸法空無相，云何爲我說，

離諸和合緣，智慧不能見？

答：以空本不生，是故說無體，

一一緣和合，見物不可得；

非外道所見，和合不可得，

夢幻及毛輪，乾闥婆陽焰，

無因而妄見，世間事亦爾，

降伏無因論，能成無生義。

能成無生者，我法不滅壞，

說無因諸論，外道生驚怖。

問：云何何等人，何因於何處？

生諸法無因？非因非無因？

答：智者若能見，能離生滅見，

無法生不生，爲無因緣相；

若爲法名字，無義爲我說，

非法有無生，亦非待因緣。

非前法有名，亦名不空說，

聲聞辟支佛，外道非境界，

住在於七地，彼處無生相。

離諸因緣法，爲遮諸因緣，

說建立惟心，我說名無生；

諸法無因緣，離分別分別，

離有無朋黨，我說名無生。

心離於見法，及離二法體，

轉身依正相，我說名無生。

外非實無實，亦非心所取，  
幻夢及毛輪，乾闥婆陽焰，  
遠離於諸見，是名無生相。  
如是空等法，諸文句應知，  
非生及空空，而無於生空。  
諸因緣和合，有生及有滅，  
離於諸因緣，不生亦不滅。  
離因緣無法，離和合無得，  
外道妄分別，而見有一異。  
有無不生法，有無不可得，  
惟和合諸法，而見有生滅；  
但有於名字，展轉爲鉤鎖，  
離彼因緣鎖，生法不可得。  
生法不見生，離諸外道過，  
我說緣鉤鎖，諸凡夫不知。  
若離緣鉤鎖，更無有別法，  
是則無因緣，破壞緣鎖義。  
如燈顯衆像，鉤鎖生亦然，  
是則離鉤鎖，別更有法生，  
生法本無體，自性如虛空，  
離鉤鎖求法，愚人無所知。  
復有餘無生，聖人所得法，  
彼生無生者，是則無生忍。

若見諸世間，則是見鉤鎖，  
一切皆鉤鎖，是則心得定；  
無明愛業等，是則內鉤鎖，  
鑽軸泥團輪，種子大鉤鎖，  
若更有他法，而從因緣生，  
離於鉤鎖義，彼不住聖教。  
若生法は無，彼爲誰鉤鎖？  
展轉相生故，是名因緣義。  
堅濕煖動法，凡夫生分別，  
離鎖更無法，是故說無體。  
如醫療衆病，依病出對治，  
而論無差別，病殊故方異。  
我念諸衆生，爲煩惱過染，  
知根力差別，隨堪受爲說；  
我法無差別，隨根病異說，  
我唯一乘法，八聖道清淨。

## 入楞伽經卷第七

### 無常品第八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說  
無常；無常者，一切外道亦說無常。世尊！如來依

於名字章句，說如是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世尊！此法爲是真實？爲是虛妄？世尊！復有幾種無常？』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一切外道虛妄分別，說八種無常。何等爲八？一者發起所作而不作，是名無常；何者名爲發起？謂生法不生法，常法無常法，名爲發起無常。二者形相休息，名爲無常。三者色等是無常。四者色轉變故，異異無常，諸法相續自然而滅，如乳酪轉變，於一切法不見其轉，亦不見滅，名爲無常。五者復有餘外道等，以無物故名爲無常。六者有法無法而悉無常，以一切法本不生故，名爲無常；以無常法彼中和合，是故無常。七者復有餘外道等，本無後有，名爲無常；依諸大所生相滅，不見其生、離相續體，名爲無常。八者不生無常，謂爲非常，是故無常；見諸法有無生不生，乃至微塵觀察不見法生，故言不生，諸法非生。大慧！是名無生無常相，而諸外道不知彼法所以不生，是故分別諸法不生，故言無常。復次大慧！外道分別無常之法，言有於物；彼諸外道自心虛妄分別無常常，非無常，以有物故；何以故？自體不滅故；自體不滅者，無常之體常不滅故。大慧！若無常法是有物者，應生諸法，以彼無常能作因故。大慧！若一切法不離無常者，諸法有無一切應見，何以故？如杖

木瓦石，能破可破之物悉皆破壞，見彼種種異異相故；是故無常因一切法無法，亦非因亦非果。大慧！復有諸過，以彼因果無差別故，而不得言此是無常而彼是果。以因果差別故，不得言一切法常，以一切法無因故。大慧！諸法有因，而諸凡夫不覺不知，異因不能生異果故。大慧！若異因能生異果者，因異應生一切諸法；若爾，復更有過：應因果差別，而見差別。大慧！若其無常是有物者，應同因體所作之事。復更有過：於一法中即應具足一切諸法，以同一切所作，因果業相無差故。復更有過：自有無常，無常有『無常體』故。復更有過：一切諸法無常應常故。復更有過：若其無常同諸法者，墮三世法。大慧！過去色同無常，故已滅；未來法未生，以同色無常，故不生；現在有法不離於色，以色與彼諸大相依，五大依塵，是故不滅，以彼彼不相離故。大慧！一切外道不滅諸大，三界依大依微塵等，是故依彼法說生住滅。大慧！離於此法更無四大諸塵等法，以彼外道虛妄分別：離一切法更有無常；是故外道說言諸大不生不滅，以自體相常不滅故，是故彼說『發起作事中間不作，名爲無常；諸大更有發起諸大，無彼彼異相同相不生滅法。』以見諸法不生滅故，而於彼處生無常智。大慧！何者名爲形相休息無常？謂能造所造形相，見

形相異，如長短，非諸大滅，而見諸大形相轉變，彼人墮在僧法中。大慧！復形相無常者，謂何等人即色名無常？彼人見於形相無常，而非諸大是無常法；若諸大無常，則諸世間一切不得論說世事。若論世事，墮盧迦耶陀邪見朋黨，以說一切諸法唯名，復見諸法自體相生。大慧！轉變無常者，謂見諸色種種異相，非諸大轉變；譬如見金作莊嚴具，形相轉變，金體不異；餘法轉變亦復如是，大慧！如是外道虛妄分別見法無常，火不燒諸大，自體不燒，以彼諸大自體差別故；大慧！諸外道說，若火能燒諸大者，則諸大斷滅；是故不燒。大慧！我說大及諸塵非常非無常，何以故？我不說外境界有故，我說三界但是自心，不說種種諸相是有，是故說言不生不滅。唯是四大因緣和合，非大及塵是實有法。以虛妄心分別二種可取能取法，如實能知二種分別，是故離外有無見相；唯是自心分別作業，而名為生，而業不生，以離有無分別心故。大慧！何故非常非不常？以有世間及出世間上上諸法，是故不得說言是常；何故非無常？以能覺知唯是自心分別見故，是故非無常。而諸外道墮在邪見，執著二邊，不知自心虛妄分別，非諸聖人分別無常。大慧！一切諸法總有三種：何等為三？一者世間法相，二者出世間法相，三者出世間上上勝法相；以

依言語種種說法，而諸凡夫不覺不知。」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遠離於始造，及與形相異，  
無常名有物，外道妄分別。  
諸法無有滅，諸大自性住，  
墮於種種見，外道說無常，  
彼諸外道說，諸法不生滅，  
諸大體自常，何等法無常？  
一切世唯心，而心見二境，  
可取能取法，我我所法無。  
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

### 入道品第九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為我說諸一切菩薩聲聞辟支佛入滅盡定次第相，我及一切諸菩薩等，若得善知入滅盡定次第之相巧方便者，不墮聲聞辟支佛三昧三摩跋提滅盡定樂，不墮聲聞辟支佛外道迷惑之法。」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大慧菩薩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菩薩從初地乃至六地入滅盡



定，聲聞辟支佛亦入滅盡定。大慧！諸菩薩摩訶薩於七地中念念入滅盡定，以諸菩薩悉能遠離一切諸法有無相故。大慧！聲聞辟支佛不能念念入滅盡定，以聲聞辟支佛緣有為行入滅盡定，墮在可取能取境界。是故聲聞辟支佛不能入七地中念念滅盡定。以聲聞辟支佛生驚怖想，恐墮諸法無異相故，以覺諸法種種異相、有法無法善不善法同相異相而入滅盡定，是故聲聞辟支佛不能入七地中念念滅盡定，以無善巧方便智故。大慧！七地菩薩摩訶薩轉滅聲聞辟支佛心意意識，大慧！初地乃至六地菩薩摩訶薩，見於三界但是自心，心、意、意識離我所法，唯是自心分別，不墮外法種種諸相。唯是凡夫內心愚癡，墮於二邊，見於可取能取之法；以無知故，而不覺知無始世來身口及意妄想煩惱戲論熏習而生諸法。」

「大慧！於八地中，一切菩薩聲聞辟支佛入涅槃想；大慧！諸菩薩摩訶薩承己自心三昧、佛力，不入三昧樂門墮涅槃而住，以不滿足如來地故。若彼菩薩住三昧分者，休息度脫一切眾生，斷如來種，滅如來家；爲示如來不可思議諸境界故，是故不入涅槃。大慧！聲聞辟支佛墮三昧樂門法，是故聲聞辟支佛生涅槃想。大慧！諸菩薩摩訶薩從初地來，乃至七地，具巧方便，觀察心意意識之想，遠

離我所取相之法，觀察我空法空，觀察同相異相，善解四無礙巧方便義，自在次第入於諸地菩提分法；大慧！我若不說諸菩薩摩訶薩同相異相法者，一切菩薩不如實知諸地次第；恐墮外道邪見等法故，我次第說諸地相。大慧！若人次第入諸地者，不墮餘道。我說諸地次第相者，唯自心見諸地次第及三界中種種行相，而諸凡夫不覺不知；以諸凡夫不覺知故，是故我及一切諸佛說於諸地次第之相，及建立三界種種行相。」

「復次大慧！聲聞辟支佛，於第八菩薩地中，樂著寂滅三昧樂門醉故，不能善知唯自心見。墮自相同相熏習障礙故，墮人無我、法無我見過故，以分別心名為涅槃，而不能知諸法寂靜。大慧！諸菩薩摩訶薩以見寂靜三昧樂門，憶念本願大慈悲心，度諸眾生，知十無盡如實行智，是故不即入於涅槃。大慧！諸菩薩摩訶薩遠離虛妄分別之心，遠離能取可取境界，名入涅槃；以如實智知一切諸法唯是自心，是故不生分別之心，是故菩薩不取心意意識，不著外法實有之相，而非不爲佛法修行。依根本智展轉修行，爲於自身求佛如來證地智故。大慧！如人睡夢度大海水，起大方便欲度自身；未度中間，忽然便寤，作是思惟：『此爲是實？爲是虛妄？』彼復思惟：『如是之相非實非虛，唯是我本

虛妄分別不實境界，熏習因故見種種色形相顛倒，不離有無；意識熏習，於夢中見。』大慧！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八地中見分別心：初地七地諸法同相，如夢如幻平等無差。離諸功用可取能取分別之心，見心心數法；為於未得上上佛法修行者令得故，菩薩摩訶薩修行勝法，名為涅槃；非滅諸法名為涅槃。菩薩摩訶薩遠離心意意識分別相故，得無生法忍。大慧！第一義中亦無次第，無次第行；諸法寂靜亦如虛空。」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說聲聞辟支佛入第八菩薩地寂滅樂門；如來復說聲聞辟支佛不知但是自心分別，復說諸聲聞得人無我、而不得法無我空；若如是說，聲聞辟支佛尚未能證初地之法，何況八地寂滅樂門。」佛告大慧：「我今為汝分別宣說：大慧！聲聞有三種，言入八地寂滅門者，此是先修菩薩行者墮聲聞地，還依本心修菩薩行，同入八地寂滅樂門，非增上慢寂滅聲聞；以彼不能入菩薩行，未曾覺知三界唯心，未曾修行菩薩諸法，未曾修行諸波羅蜜十地之行，是故決定寂滅聲聞；不能證彼菩薩所行寂滅樂門。」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唯心無所有，諸行及佛地，  
去來現在佛，三世說如是。  
七地為心地，無所有八地，

二地名為行，餘地名我地。  
內身證及淨，此名為我地。  
自在最勝處，阿迦尼吒天；  
焰曜如炎火，出妙諸光明，  
種種美可樂，化作於三界；  
化現三界色，或有在光化，  
彼處說諸乘，是我自在地。  
十地為初地，初地為八地，  
九地為七地，七地為八地，  
二地為三地，四地為五地，  
三地為六地，寂滅有何次。  
決定諸聲聞，不行菩薩行；  
同入八地者，是本菩薩行。

### 問如來常無常品第十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遍知為是常耶？為無常耶？」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如來應正遍知非常非無常，何以故？二邊有過故。大慧！有無二邊，應有過失：大慧！若言如來是常法者，則同常因，大慧！以諸外道說言微塵諸因常故，非是作法，大慧！是故不得言如來常，以非作法而言常故；大慧！亦不得言如來無常，言無常者即是同於有為作法，五陰可見能

見法無，五陰滅故；五陰滅者，諸佛如來亦應同滅，而佛如來非斷絕法。大慧！凡作法者皆是無常，如瓶衣車屋及疊席等皆是作法，是故無常。大慧！若言一切皆無常者，一切智、一切智人、一切功德，亦應無常，以同一切作法相故。又復有過：若言一切皆無常者，諸佛如來應是作法，而佛如來非是作法；以無更說有勝因故，是故我言如來非常，亦非無常。復次大慧！如來非常，何以故？**虛空之性亦無修行諸功德故**，大慧！譬如虛空非常非無常，何以故？以離常無常故，以不墮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是故離於一切諸過，不可得說。復次大慧！亦不得言如來是常，何以故？若言常者，同於兔馬駝驢龜蛇蠅魚等角，是故不得言如來常。復次大慧！亦不得言如來是常，恐墮不生常故，是故不得言如來世尊常。復次大慧！更有餘法依彼法故，得言如來世尊是常，何以故？依內證智，證常法故，是故得言如來是常。大慧！諸佛如來內證智法，常恒清涼不變。大慧！諸佛如來應正遍知若出於世，不出於世，法性常如是，法體常如是，法軌則常如是；以彼法性，一切聲聞辟支佛等亦不曾聞，亦不曾見；**如是法體非虛空中**；毛道、凡夫不覺不知。大慧！諸佛如來內證智者，依彼得名。大慧！以依如實智慧修行，

得名為佛，非心意識無明五陰熏習得名。大慧！一切三界不實妄想，分別戲論得名。大慧！不實分別二種法者，而得名為常與無常；而佛如來不墮二法，不墮能取可取二邊；如來寂靜，二法不生故；是故大慧！諸佛如來應正遍知不得言是常與無常。大慧！凡所言語而得說言常與無常，遠離一切分別盡者，不得言取常無常法，是故我遮一切凡夫，不得分別常與無常。以得真實寂靜法者，得盡分別，不生分別。」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離於常無常，非常非無常，

若見如是佛，彼不墮惡道。

若說常無常，諸功德虛妄；

無智者分別，遮說常無常。

**所有立法者，皆有諸過失，**

**若能見唯心，彼不墮諸過。**

### 佛性品第十一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世尊！惟願如來應正遍知為我說，善逝為我說陰界入生滅之相；世尊！若無我者，誰生誰滅，世尊！一切凡夫依生滅住，不見苦盡，是故不知涅槃之相。」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

然受教。」佛告大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故能與六道作生死因緣，譬如伎兒出種種伎；眾生依於如來藏故，五道生死。大慧！而如來藏離我所，諸外道等不知不覺，是故三界生死因緣不斷。大慧！諸外道等妄計我故，不能如實見如來藏；以諸外道無始世來，虛妄執著種種戲論諸熏習故。大慧！阿梨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斷絕，身俱生故；離無常過，離於我過，自性清淨。餘七識者，心意意識等念念不住，是生滅法，七識由彼虛妄因生，不能如實分別諸法；觀於高下長短形相故，執著名相故，能令自心見色相故，能得苦樂故，能離解脫因故，因名相生；隨煩惱貪故，依彼念因諸根滅盡故，不次第生故，餘自意分別不生苦樂受故，是故入少想定、滅盡定，入三摩跋提四禪實諦解脫，而修行者生解脫相，以不知轉滅虛妄相故。大慧！如來藏識不在阿梨耶識中，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如來藏識不生不滅；何以故？彼七種識依諸境界念觀而生，此七識境界，一切聲聞辟支佛外道修行者不能覺知；不如實知人無我故，以取同相別相法故，以見陰界入法等故。大慧！如來藏如實見五法體相法無我故不生，如實知諸地次第展轉和合故，餘外道不正見，不能觀察。大慧！菩薩住不動地，爾時得十種三昧

門等爲上首，得無量無邊三昧，依三昧、佛住持，觀察不可思議諸佛法及自本願力故，遮護三昧門實際境界；遮已，入自內身聖智證法真實境界，不同聲聞辟支佛外道修行所觀境界；爾時過彼十種聖道，入於如來意生身、智身，離諸功用三昧心故。是故大慧！諸菩薩摩訶薩欲證勝法如來藏阿梨耶識者，應當修行令清淨故；大慧！若如來藏阿梨耶識名爲無者，離阿梨耶識無生無滅，一切凡夫及諸聖人依彼阿梨耶識故有生有滅。以依阿梨耶識故，諸修行者入自內身聖行所證，現法樂行而不休息。大慧！此如來心阿梨耶識如來藏諸境界，一切聲聞辟支佛諸外道等不能分別，何以故？以如來藏是清淨相，客塵煩惱垢染不淨。大慧！我依此義，依勝鬘夫人，依餘菩薩摩訶薩深智慧者，說如來藏阿梨耶識共七種識生，名轉滅相；爲諸聲聞辟支佛等示法無我，對勝鬘說言如來藏是如來境界。大慧！如來藏識阿梨耶識境界，我今與汝及諸菩薩甚深智者，能了分別此二種法，諸餘聲聞辟支佛及外道等執著名字者，不能了知如此二法。大慧！是故汝及諸菩薩摩訶薩當學此法。」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甚深如來藏，與七識俱生；  
取二法則生，如實知不生。  
如鏡像現心，無始習所熏，

如實觀察者，諸境悉空無；  
如癡見指月，觀指不觀月，  
計著名字者，不見我真實。  
心如巧伎兒，意如狡猾者，  
意識及五識，虛妄取境界，  
如伎兒和合，誑惑於凡夫。

### 五法門品第十二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世尊！  
惟願如來應正遍知爲我說，善逝爲說五法體相及二  
無我差別行相；我及一切諸菩薩等若得善知五法體  
相二種無我差別相者，修行是法，次第入於一切  
諸地；修行是法，能入一切諸佛法中；入諸佛法  
者，乃至能入如來自身內證智地。」佛告聖者大慧  
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汝今諦聽！當爲  
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我爲汝說五法體相，二種無我差別行  
相；大慧！何等五法？一者名，二者相，三者分  
別，四者正智，五者真如。內身修行證聖人智，離  
斷常見，現如實修行者，入三昧樂三摩跋提行門  
故。大慧！一切凡夫不覺不知五法體相、二種無  
我，惟以自心見於外物，是故生於分別之心，非謂  
聖人。」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凡夫生分別

心？非聖人也？」佛告大慧：「一切凡夫執著名  
相，隨順生法；隨順生法已，見種種相，墮我我所  
邪見心中，執著具足一切法相；執著已，入於無明  
黑闇障處；入障處已，起於貪心；起貪心已，而能  
造作貪瞋癡業；造業行已，不能自止，如蠶作繭，  
以分別心而自纏身，墮在六道大海險難。如轆轤迴  
轉，不自覺知；以無智故，不知一切諸法如幻，不  
知無我我所、諸法非實，從於妄想分別而生，而不  
知離可見能見，而不知離生住滅相，不知自心虛妄  
而生；謂知隨順自在天、時、微塵、我生。大慧！  
何者爲名？謂眼識見前色等法相，如聲相耳相、鼻  
相舌相、身相，大慧！如是等相，我說名爲名相。  
大慧！何者分別？以依何等法說名取相？了別此法  
如是如是畢竟不異，謂象馬車步人民等分別種種  
相，是名分別。大慧！何者正智？以觀察名相，觀  
察已，不見實法；以彼迭共因生故。見迭共生者，  
諸識不復起，分別識相不斷不常，是故不墮一切外  
道聲聞辟支佛地，大慧！是名正智。復次大慧！菩  
薩摩訶薩依正智，不取名相法以爲有，不取不見相  
以爲無，何以故？以離有無邪見故，以不見名相是  
正智義，是故我說名爲真如。大慧！菩薩住真如法  
者，得入無相寂靜境界；入已，得入菩薩摩訶薩初  
歡喜地；菩薩得初歡喜地時，證百金剛三昧明門，

捨離二十五有一切果業，過諸聲聞辟支佛地，住如來家真如境界，如實修行；知五法相如幻如夢，如實觀察一切諸法，起自內身證聖智修行；如是展轉遠離虛妄世間覺觀所樂之地，次第乃至法雲地。入法雲地已，次入三昧力自在神通諸華莊嚴如來之地；入如來地已，爲教化眾生，現種種光明應莊嚴身，如水中月；依無盡句善縛所縛，隨眾生信者而爲說法，離心意意識身故。大慧！菩薩入真如已，得佛地中如是如是無量無邊法。」

大慧復白佛言：「世尊！爲五法入三法？爲三法入五法中？爲自體相各各差別？」佛告大慧：「三法入五法中，大慧！非但三法入五法中，八種識、二種無我，亦入五法。大慧！云何三法入五法中？大慧！名相名爲分別法相，大慧！依彼二法分別生心心數法，一時非前後，如日共光明一時，而有分別種種相，大慧！是名三相，依因緣力生故。大慧！**正智真如名第一義諦相，依不滅法故。**復次大慧！著於自心見分別法，差別有八種。以分別諸相，以爲實故，離我我所生滅之法，爾時得證二無我法。大慧！五法法門入諸佛地，諸地法相亦入五法門中，一切聲聞辟支佛法亦入五法門中，如來內身證聖智法亦入五法門中。復次大慧！五法：相、名、分別、真如、正智。大慧！何者名爲相？相者

見色形相狀貌勝不如，是名爲相。大慧！依彼法相起分別相：此是瓶，此是牛馬羊等；此法如是，如是不異，大慧！是名爲名。大慧！依於彼法立名，了別示現彼相，是故立彼種種名字牛羊馬等，是名分別心心數法。大慧！觀察名相乃至微塵常，不見一法相；諸法不實，以虛妄心生分別故。大慧！言真如者名爲不虛，決定畢竟，盡自性自體。正見真如相，我及諸菩薩及諸佛如來應正遍知說名異義一，大慧！如是等隨順正智，不斷不常，無分別；分別不行處，隨順自身內證聖智，離諸一切外道聲聞辟支佛等惡見朋黨不正智中。大慧！於五法、三法相、八種識、二種無我，一切佛法皆入五法中。大慧！汝及諸菩薩摩訶薩爲求勝智，應當修學。大慧！汝知五法，不隨他教故。」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五法自體相，及與八種識，  
二種無我法，攝取諸大乘；  
名相及分別，三法自體相，  
正智及真如，是第一義相。

### 恒河沙品第十三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

世尊依名字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如恒河河沙，世尊！佛說如是？為依如來口中所說、我隨順取？為更有義？願為我說。」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大慧！如我所說名字章句，莫如是取；大慧！三世諸佛非恒河河沙等，何以故？所說譬喻過世間者，非如譬喻。何以故？以有相似、不相似故。大慧！諸佛如來應正遍知，不定說過世間相似不相似譬喻；何以故？大慧！我說譬喻但是少分故。大慧！我及諸佛如來應正遍知所說譬喻，但說少義，何以故？愚癡凡夫諸外道等著諸法常，增長邪見，隨順世間，輪迴生死；為彼生厭，聞生驚怖；又聞諸佛如恒河沙，便於如來無上聖道生易得想，求出世法；大慧！是故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河沙，何以故？我餘經中說佛出世如優曇華，眾生聞已，言佛道難得，不修精進，是故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河沙。大慧！我說諸佛出世如優曇華者，依可化眾生義故，我說諸佛如優曇華；大慧！而優曇華於世間中無人曾見，當亦不見；大慧！諸佛如來，世間曾見、現見、當見；大慧！我說如是，非依自身所得法說，是故說言如優曇華，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大慧！我依內身證法說法，是故說過世間譬喻，以諸凡夫無信眾生不能信我所說譬喻，何以故？說自內身聖智境界，無譬喻可說，遠離心意意識，過諸見地；諸

佛如來真如之法不可說故，是故我說種種譬喻；大慧！我說諸佛如恒河河沙，是少分譬喻。」

「大慧！諸佛如來平等，非不平等；以非分別故；大慧！譬如恒河河中所有之沙，魚鱉龜龍牛羊象馬諸獸踐踏，而彼河沙不生分別，不瞋、不恚，亦不生心；彼惱亂我。無分別故，淨離諸垢。大慧！諸佛如來應正遍知亦復如是，內身證得聖智，滿足諸力神通自在功德，如恒河沙，一切外道邪論諸師愚癡魚鱉，以瞋恚心毀罵，如來不動，不生分別；本願力故，為與眾生三昧三摩跋提一切諸樂，令滿足故，不分別分別；大慧！是故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河沙等。等者平等，無有異相，以離愛身故。」

「大慧！譬如恒河河沙不離地相，大慧！大地火燒，火不異地故，火不燒地；地大有火相續體故；大慧！愚癡凡夫墮顛倒智，自心分別言地被燒，而地不燒；以不離地而得更有四大火身故。大慧！諸佛如來亦復如是，諸佛如來法身之體如恒河河沙等，不滅不失故。」

「大慧！譬如恒河河沙無量無邊！大慧！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出於世間，放無量光遍於一切諸佛大會，為化眾生令覺知故。大慧！如恒河河沙更不生相，如彼微塵、微塵體相，如是而住，大慧！諸佛

如來亦復如是，於世間中不生不滅，諸佛如來斷有因故。大慧！如恒河河沙若出於河亦不可見，入河中亦不可見，亦不起心；我出入河。大慧！諸佛如來智慧之力亦復如是，度諸眾生亦不盡滅，亦不增長，何以故？諸法無身故。大慧！一切有身皆是無常磨滅之法，非無身法；諸佛如來唯法身故。」

「大慧！譬如有人欲得酥油，押恒河沙，終不可得，無酥油故，大慧！諸佛如來為諸眾生苦惱所押，瞋不可得，不捨自法界相，不捨自法味相，不捨本願與眾生樂，以得具足大慈大悲；我若不令一切眾生入涅槃者，我身亦不入於涅槃。大慧！如恒河河沙隨水而流，終不逆流，大慧！諸佛如來為諸眾生說法亦爾，隨順涅槃而非逆流；大慧！是故我說諸佛如來如恒河河沙。」

「大慧！言恒河河沙隨順流者非是去義，若佛如來有去義者，諸佛如來應無常滅，大慧！世間本際尚不可知，不可知者我云何依而說去義？是故如來非為去義；大慧！去義者名為斷義，愚癡凡夫不覺不知。」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眾生在於世間輪迴去來本際不可知者，云何如來而得解脫？復令眾生得於解脫？」佛告大慧言：「大慧！言解脫者，離於一切戲論煩惱無始熏習分別心故，如實能知唯自心

見，外所分別心迴轉故，是故我說名為解脫。大慧！言解脫者非是滅法，是故汝今問我『若不知本際云何得解脫』者，此問不成。大慧！言『無本際』者是分別心一體異名，大慧！離分別心更無眾生，即此分別名為眾生。大慧！真實智慧觀內外法，無法可知能知故。大慧！以一切法本際本來寂靜；大慧！不如實知唯自心見，虛妄分別，是故生於分別之心；如實知者不生分別。」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觀察於諸佛，譬如恒河沙，  
不滅亦不生，彼人能見佛。  
遠離諸塵垢，如恒河河沙，  
隨順流不變，法身亦如是。

## 入楞伽經卷第八

### 剎那品第十四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應正遍知為我說，善逝為我說：一切法生滅之相。云何如來說一切法念念不住？」佛告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一切法、一切法者，所謂善法不善法，有爲法無爲法，世間法出世間法，有漏法無漏法，內法外法；大慧！略說五陰法因心意意識熏習增長；諸凡夫人依心意意識熏習故，分別善不善法。大慧！聖人現證三昧三摩跋提無漏善法樂行，大慧！是名善法。復次大慧！言善不善法者，所謂八識：何等爲八？一者阿梨耶識，二者意，三者意識，四者眼識，五者耳識，六者鼻識，七者舌識，八者身識。大慧！五識身共意識身，善不善法展轉差別相續、體無差別身，隨順生法，生已還滅；不知自心，見虛妄境界，即滅時，能取境界形相大小勝如之狀。大慧！意識共五識身相應生，一念時不住，是故我說彼法念時不住。大慧！言剎尼迦者，名之爲空阿梨耶識，名如來藏；無共意、轉識熏習，故名爲空；具足無漏熏習法故，名爲不空。大慧！愚癡凡夫不覺不知，執著諸法，剎那不住，墮在邪見而作是言：『無漏之法亦剎那不住。』破彼真如如來藏故。大慧！五識身者不生六道，不受苦樂，不作涅槃因。大慧！如來藏不受苦樂，非生死因；餘法者共生共滅，依於四種熏習醉故，而諸凡夫不覺不知；邪見熏習，言一切法剎那不住。復次大慧！金剛如來藏：如來證法，非剎那不住。大慧！如來證法若剎那不住者，一切聖者不成聖人。

大慧！非非聖人，以聖人故。大慧！金剛住於一劫，稱量等住，不增不減，大慧！云何愚癡凡夫分別諸法，言剎那不住？而諸凡夫不得我意，不覺不知內外諸法念念不住。」

大慧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說滿足六波羅蜜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何等爲六波羅蜜？云何滿足？」佛告大慧菩薩言：「大慧！波羅蜜差別有三種：謂世間波羅蜜、出世間波羅蜜、出世間上上波羅蜜。大慧！言世間波羅蜜者，愚癡凡夫執著我所法，墮於二邊；爲於種種勝妙境界行波羅蜜，求於色等境界果報。大慧！愚癡凡夫行尸波羅蜜、羸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乃至生於梵天求五神通世間之法，大慧！名是世間諸波羅蜜。大慧！言出世間波羅蜜者，謂聲聞辟支佛，取聲聞辟支佛涅槃心修行波羅蜜。大慧！如彼世間愚癡凡夫爲於自身求涅槃樂，而行世間波羅蜜行；聲聞緣覺亦復如是，爲自身故求涅槃樂，行出世間波羅蜜行，而乃求彼非究竟樂。大慧！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如實能知但是自心虛妄分別見外境界，爾時實知惟是自心見內外法，不分別虛妄分別，不取內外自心色相故；菩薩摩訶薩如實能知一切法故行檀波羅蜜，爲令一切眾生得無怖畏安隱樂故，是名檀波羅蜜。大慧！菩薩

觀彼一切諸法不生分別，隨順清涼，是名尸波羅蜜。大慧！菩薩離分別心，忍彼修行，如實而知能取可取境界非實，是名菩薩羸提波羅蜜。大慧！菩薩云何修精進行？初中後夜常勤修行，隨順如實法，斷諸分別，是名毘梨耶波羅蜜。大慧！菩薩離於分別心，不隨外道能取可取境界之相，是名禪波羅蜜。大慧！何者菩薩般若波羅蜜？菩薩如實觀察自心分別之相，不見分別，不墮二邊，依如實修行轉身，不見一法生，不見一法滅，自身內證聖行修行，是名菩薩般若波羅蜜。大慧！波羅蜜義如是滿足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空無常剎那，愚分別有爲，  
如河燈種子，空無常剎那。  
分別剎那義，剎那亦如是，  
剎尼迦不生，寂靜離所作。  
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  
物生即有滅，不爲凡夫說；  
分別相續法，妄想見六道。  
若無明爲因，能生諸心者，  
乃至色未生，中間依何住？  
即生即有滅，餘心隨彼生，  
色不一念住，觀於何法生？

依何因生法？心無因而生？  
是故生不成，云何知念壞？  
修行者證定，金剛佛舍利，  
光音天宮殿，世間不壞事；  
其如證法實，如來智成就，  
比丘證平等，云何念不住？  
乾闥婆幻色，何故念不住？  
無四大見色，四大何所爲？

### 化品第十五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與諸羅漢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如來復說諸佛如來不入涅槃，復說如來應正遍知何等夜證大菩提，何等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如來復說諸佛如來常入無覺無觀無分別定，復言作諸種種應化、度諸眾生；世尊復說諸識念念差別不住，金剛密跡常隨侍衛；復說世間本際難知，復言眾生入般涅槃；若入涅槃，應有本際，復說諸佛無有怨敵而見諸魔；復說如來斷一切障，而見旃遮摩那、毘孫陀梨等謗，佛入娑梨那村，竟不得食，空鉢而出。世尊！若如是者，如來便有無量罪業；云何如來不離一切諸罪過惡，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種智？」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善

哉！善哉大慧！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我爲曾行菩薩行諸聲聞等，依無餘涅槃而與授記。大慧！我與聲聞授記者，爲怯弱眾生勇猛心。大慧！此世界中及餘佛國有諸眾生行菩薩行，而復樂於聲聞法行；爲轉彼取大菩提，應化佛爲應化聲聞授記，非報佛、法身佛而授記別。大慧！佛與聲聞辟支佛涅槃無差別，何以故？斷煩惱無差異故——斷煩惱障、非斷智障。復次大慧！見法無我，斷於智障；見人無我，斷煩惱障。大慧！轉意識故，斷法障業障；以轉意、阿梨耶識熏習故，究竟清淨。」

「大慧！我常依本法體而住，更不生法；依本名字章句，不覺不思而說諸法。大慧！如來常如意知，常不失念，是故如來無覺無觀；諸佛如來離四種地已，遠離二種死、二種障、二種業故。大慧！七種識：意、意識、眼、耳、鼻、舌、身，念念不住；因虛妄熏習離於無漏諸善法故。大慧！如來藏世間不生不死，不來不去，常恒清涼不變。復次大慧！依如來藏，故有世間涅槃苦樂之因，而諸凡夫不覺不知，而墮於空，虛妄顛倒。大慧！金剛密跡常隨侍衛應化如來，前後圍遶；非法佛報佛根本如來應正遍知。大慧！根本如來離諸根大小諸量，遠離一切凡夫聲聞辟支佛等。大慧！如實修行得彼真

如樂行境界者，知根本佛；以得平等法忍故，是故金剛密跡隨應化佛。大慧！應化佛者無業無謗，而應化佛不異法佛報佛如來，而亦不一。如陶師輪等作所作事，應化佛作化眾生事，異真實相說法，不說內所證法聖智境界。復次大慧！一切凡夫外道聲聞辟支佛等，見六識滅，墮於斷見；不見阿梨耶識，墮於常見。復次大慧！不見自心分別本際，是故世間名『無本際』。大慧！遠離自心分別見者，名爲解脫，得涅槃證。大慧！諸佛如來遠離四種熏習氣故，是故無過。」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三乘及非乘，諸佛無量乘，  
一切記佛地，說諸煩惱斷。  
內身證聖智，及無餘涅槃，  
誘進怯眾生，是故隱覆說。  
如來得證智，亦說於彼道，  
眾生依入道，二乘無涅槃。  
見欲色及有，及四種熏地，  
意識亦所生，見意識共住。  
見意識等，無常故說斷，  
常見依意等，而起涅槃見。

## 遮食肉品第十六

爾時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生死流轉，怨結相連，墮諸惡道，皆由食肉更相殺害，增長貪瞋不得出離，甚爲大苦。世尊！食肉之人斷大慈種，修聖道者不應得食。世尊！諸外道等說邪見法盧迦耶陀墮俗之論，墮於斷常有無見中，皆遮食肉；自己不食，不聽他食；云何如來清淨法中修梵行者，自食他食，一切不制？如來世尊於諸眾生慈悲一等，云何而聽以肉爲食？善哉世尊！哀愍世間，願爲我說食肉之過，不食功德；我及一切諸菩薩等聞已，得依如實修行，廣宣流布，令諸現在未來眾生一切識知。」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哉大慧！汝大慈悲，愍眾生故能問此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夫食肉者有無量過，諸菩薩摩訶薩修大慈悲，不得食肉。食與不食功德罪過，我說少分，汝今諦聽。大慧！我觀眾生從無始來，食肉習故貪著肉味，更相殺害；遠離賢聖，受生死苦。捨肉味者聞正法味，於菩薩地如實修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令眾生入於聲聞、辟支佛地止息之處；息已令入如來之地。大慧！如是等利，慈心爲本；食肉之人斷大慈種，云何當得如是大利？」

是故大慧！我觀眾生輪迴六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迭爲父母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爲眷屬，以是因緣，我觀眾生更相噉肉，無非親者；由食肉味迭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刹聞佛所說，悉捨惡心，止不食肉；迭相勸發慈悲之心，護眾生命，過自護身；捨離一切諸肉不食，悲泣流淚而白佛言：「世尊！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噉肉皆是我親，乃知食肉，眾生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世尊！我從今日斷，不食肉，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有不食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肉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佛言：「大慧！羅刹惡鬼常食肉者，聞我所說尙發慈心、捨肉不食，況我弟子行善法者，當聽食肉？若食肉者，當知即是眾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慧！若我弟子聞我所說，不諦觀察而食肉者，當知即是旃陀羅種，非我弟子，我非其師。是故大慧！若欲與我作眷屬者，一切諸肉悉不應食。」

「復次大慧！菩薩應觀是一切肉，皆依父母膿血不淨赤白和合生不淨身。是故菩薩觀肉不淨，不應食肉。復次大慧！食肉之人，眾生聞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爲化眾生，不

應食肉。大慧！譬如旃陀羅、獵師、屠兒、捕魚鳥人一切行處，眾生遙見，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不識罪福；斷眾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爲覓我等，今我等身悉皆有肉，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慧！由人食肉，能令眾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大慧！一切虛空地中眾生，見食肉者皆生驚怖，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爲死爲活？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如豺狼遊行世間，常覓肉食，如牛噉草、蜣螂逐糞，不知飽足；我身是肉正是其食，不應逢見。』即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刹無異。大慧！食肉之人能令眾生見者皆生如是驚怖，當知食肉，眾生大怨。是故菩薩修行慈悲，爲攝眾生，不應食彼非聖慧人所食之味，惡名流布，聖人呵嘖。是故大慧！菩薩爲攝諸眾生故，不應食肉。」

「復次大慧！菩薩爲護眾生信心，不應食肉。何以故？大慧！言菩薩者，眾生皆知是佛如來慈心之種，能與眾生作歸依處，聞者自然不生疑怖，生親友想、善知識想、不怖畏想，言『得歸依處，得安隱處，得善導師』。大慧！由不食肉，能生眾生如是信心；若食肉者，眾生即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慧！菩薩爲護眾生信心，一切諸肉悉不應食。」

「復次大慧！我諸弟子爲護世間謗三寶故，不應食肉，何以故？世間有人見食肉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眾生肉；猶如羅刹食肉滿腹，醉眠不動；依世凡人豪貴勢力，覓肉食噉，如羅刹王驚怖眾生。』是故處處唱如是言：『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淨行者？無法、無沙門、無毘尼、無淨行者。』生如是等無量無邊惡不善心，斷我法輪，絕滅聖種，一切皆由食肉者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爲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肉想，何況食肉？」

「復次大慧！菩薩爲求清淨佛土教化眾生，不應食肉。應觀諸肉如人死屍，眼不欲見，不用聞氣，何況可嗅而著口中？一切諸肉亦復如是。大慧！如燒死屍臭氣不淨，與燒餘肉臭穢無異，云何於中有食不食？是故大慧！菩薩爲求清淨佛土教化眾生，不應食肉。」

「復次大慧！菩薩爲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厭世間苦，速求解脫。當捨憤鬧，就於空閑，住屍陀林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趣得存命，繫念聖

道，不爲貪味。酒蔥韭蒜薤，臭味悉捨不食。大慧！若如是者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厭離，貪著滋味酒肉葷辛得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

「復次大慧！有諸眾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根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刹眷屬，虎狼師子貓狸中生；雖在我法，食肉餘習，見食肉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噉肉，以爲歡樂；諸天下觀，猶如羅刹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眾，成羅刹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者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刹。是故大慧！若以我爲師者，一切諸肉悉不應食。」

「復次大慧！世間邪見諸咒術師，若其食肉咒術不成；爲成邪術，尚不食肉，況我弟子爲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爲彼癡人食肉而得？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爲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肉。」

「復次大慧！食肉能起色力食味，人多貪著；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身命，人畜無別；寧當樂存疥野干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大慧！以是觀察死爲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肉？是故大慧！欲食肉者先自念身，次觀眾

生；不應食肉。」

「復次大慧！夫食肉者諸天遠離，何況聖人？是故菩薩爲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若於夢中見種種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爲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

「復次大慧！諸食肉者貪心難滿，食不知量，不能消化；增益四大，口氣腥臊。復中多有無量惡蟲，身多瘡癬白癩病疾種種不淨，現在凡夫不喜聞見，何況未來無病香潔人身可得？復次大慧！我說凡夫爲求淨命，噉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肉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者，以肉能生無量諸過，失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大慧！我聽弟子食諸聖人所應食食，非謂聖人遠離之食；聖食能生無量功德，遠離諸過。大慧！過去現在聖人食者，所謂粳米、大小麥豆、種種油蜜、甘蔗蔗汁、騫陀末干提等，隨時得者，聽食爲淨。大慧！未來世有愚癡人說種種毘尼，言得食肉。因於過去食肉熏習，愛著肉味，隨自心見作如是說，非佛聖人說爲美食。大慧！不食肉者，要因過去供養諸佛種種善根，能信佛語，堅住毘尼，信諸因果，至於身口能

自節量，不為世間貪著諸味；見食肉者，能生慈心。」

「大慧！我憶過去有王名師子奴，食種種肉，愛著肉味；次第乃至食於人肉，因食人肉，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皆悉捨離，一切臣民國土聚落即便謀反，共斷其命；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是故不應食一切肉。復次大慧！自在天王化身為鴿，釋提桓因是諸天主，因於過去食肉習氣，化身作鷹驚逐此鴿；鴿來投我；我於爾時作尸毘王，憐愍眾生更相食噉，稱己身肉與鷹代鴿，割肉不足，身上秤上，受大苦惱。大慧！如是無量世來食肉熏習，自身他身有如是過，何況無愧、常食肉者？大慧！復有餘王不食肉者，乘馬遊戲；為馬驚波，牽入深山，失於侍從，不知歸路；不食肉故，師子虎狼見無害心，與雌師子共行欲事，乃至生子斑足王等；以過去世食肉熏習，及作人王亦常食肉，在七家村多樂食肉，食肉太過，遂食人肉，生諸男女盡為羅刹。大慧！食肉眾生依於過去食肉熏習，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豹貓狸、鴟梟鷹鷂雞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有得涅槃道？」

「大慧當知：食肉之人有如是等無量諸過，不食肉者即是無量功德之聚。大慧！而諸凡夫不知如

是食肉之過、不食功德，我今略說不聽食肉。大慧！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眾生；由人食肉，若無可食，處處求買，為財利者殺以販賣，為買者殺，是故買者與殺無異，是故食肉能障聖道。大慧！食肉之人愛著肉味，至無畜生乃食人肉，何況獐鹿雉兔鵝鷹豬羊雞狗駝驢象馬龍蛇魚鱉、水陸有命得而不食？由著肉味，設諸方便殺害眾生，造作種種置羅機網，羅山置地截河堰海，遍諸水陸安置罟網機撥坑堦弓刀毒箭，間無空處，虛空地水種種眾生皆被殺害，為食肉故。大慧！獵師屠兒食肉人等，惡心堅固能行不忍，見諸眾生形體鮮肥、膚肉充悅，生食味心，更相指示，言是可噉，不生一念不忍之心。是故我說食肉之人斷大慈種。」

「大慧！我觀世間無有是肉而非命者，自己不殺，不教人殺，他不為殺；不從命來而是肉者，無有是處。若有是肉不從命出而是美食，我以何故不聽人食？遍求世間無如是肉，是故我說食肉是罪，斷如來種，故不聽食。」

「大慧！我涅槃後，於未來世法欲滅時，於我法中有出家者，剃除鬚髮，自稱我是沙門釋子，披我袈裟癡如小兒，自稱律師，墮在二邊，種種虛妄覺觀亂心，貪著肉味，隨自心見，說毘尼中言得食

肉，亦謗我言：『諸佛如來聽人食肉。』亦說因制而聽食肉，亦謗我言：『如來世尊亦自食肉。』大慧！我於象腋、央掘魔、涅槃、大雲等一切修多羅中不聽食肉，亦不說肉入於食味；大慧！我若聽諸聲聞弟子肉爲食者，我終不得口常讚歎修大慈悲、行如實行者，亦不讚歎屍陀林中頭陀行者，亦不讚歎修行大乘住大乘者，亦不讚歎不食肉者。我不自食，不聽他食，是故我勸修菩薩行，歎不食肉；勸觀衆生應如一子，云何唱言我聽食肉？我爲弟子修三乘行者速得果故，遮一切肉，悉不聽食，云何說言我毘尼中聽人食肉？又復說言『如來餘修多羅中說三種肉聽人食』者，當知是人不解毘尼次第斷，故唱言得食。何以故？大慧！肉有二種：一者他殺，二者自死。以世人言有肉得食，有不得者：『象馬龍蛇人鬼獼猴豬狗及牛，言不得食；餘者得食。』屠兒不問得食不得，一切盡殺，處處街賣；衆生無過，橫被殺害；是故我制：他殺自死，悉不得食。見聞疑者所謂他殺，不見聞疑者所謂自死。是故大慧！我毘尼中唱如是言：『凡所有肉，於一切沙門釋子皆不淨食，污清淨命，障聖道分，無有方便而可得食。』若有說言：『佛毘尼中說三種肉，爲不聽食，非爲聽食。』當知是人堅住毘尼，是不謗我。大慧！今此楞伽修多羅中，一切時一切

肉，亦無方便而可得食。是故大慧！我遮食肉，不爲一人；現在、未來、一切不得，是故大慧！若彼癡人自言律師，言毘尼中聽人食肉，亦謗我言如來自食，彼愚癡人成大罪障，長夜墮於無利益處、無聖人處、不聞法處，亦不得見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佛如來？大慧！諸聲聞人常所應食：米麵油蜜種種麻豆，能生淨命；非法貯留、非法受取，我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血肉不淨？大慧！我諸聲聞、辟支佛、菩薩弟子，食於法食，非食飲食，何況如來？大慧！諸佛如來法食法住，非飲食身，非諸一切飲食住身，離諸資生愛有求等，遠離一切煩惱習過，善分別知心心智慧，一切智、一切見，見諸衆生，平等憐愍。是故大慧！我見一切諸衆生等猶如一子，云何而聽以肉爲食？亦不隨喜，何況自食？大慧！如是一切蔥韭蒜薤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是故大慧！來聖道者，酒肉蔥韭及蒜薤等能熏之味悉不應食。」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大慧菩薩問：酒肉蔥韭蒜，  
佛言是不淨，一切不聽食；  
羅刹等食噉，非聖所食味，  
食者聖呵嘖，及惡名流布；



願佛分別說，食不食罪福。  
大慧汝諦聽：我說食中過，  
酒肉蔥韭蒜，是障聖道分，  
我觀三界中，及得聖道眾，  
無始世界來，展轉莫非親，  
云何於其中，而有食不食？  
觀肉所從來，出處最不淨，  
膿血和雜生，尿屎膿涕合；  
修行淨行者，當觀不應食。  
種種肉及蔥，酒亦不得飲，  
種種韭及蒜，修行常遠離。  
常遠離麻油，穿孔床不眠，  
飛揚諸細蟲，斷害他命故。  
肉食長身力，由力生邪念，  
邪念生貪欲，故不聽食肉。  
由食肉生貪，貪心致迷醉，  
迷醉長愛欲，不解脫生死。  
爲利殺眾生，爲肉追錢財，  
彼二人惡業，死墮叫喚獄。  
三種名淨肉，不見聞不疑，  
世無如是肉，生墮食肉中。  
臭穢可厭患，常生顛狂中，  
多生旃陀羅，獵師屠兒家；

或生羅刹女，及諸食肉處，  
羅刹貓狸種，食肉生彼中。  
象腋與大雲，涅槃勝鬘經，  
及入楞伽經，我不聽食肉。  
諸佛及菩薩，聲聞亦呵嘖，  
食肉無慚愧，生生常顛狂。  
先說見聞疑，已斷一切肉，  
妄想不覺知，故生食肉想。  
如彼貪欲過，障礙聖解脫，  
酒肉蔥韭蒜，悉爲聖道障。  
未來世眾生，於肉愚癡說，  
言此淨無罪，佛聽我等食。  
淨食如藥想，猶如食子肉。  
知足生厭離，修行行乞食。  
安住慈心者，我說常厭離，  
師子豺虎狼，恒可同遊止。  
食肉見者怖，云何而可食？  
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  
食肉斷慈心，離涅槃解脫，  
及違聖人教，故不聽食肉。  
不食生梵種，及諸修行道，  
智慧及富貴，斯由不食肉。

## 陀羅尼品第十七

爾時世尊告聖者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

汝應諦聽！受持我楞伽經咒，是咒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已說、今說、當說。大慧！我今亦說，爲諸法師

受持讀誦楞伽經者而說咒曰：兜諦兜諦 祝諦祝諦

蘇頗諦蘇頗諦 迦諦迦諦 阿摩利 阿摩諦 毘

摩梨毘摩梨 尼彌尼彌 奚彌奚彌 婆迷婆迷 歌

梨歌梨 歌羅歌梨 阿濟摩濟 遮濟兜濟 讓濟

蘇弗濟 葛弟葛弟 波弟波弟 奚咪奚咪地咪地咪

羅制羅制 波制波制 槃弟槃弟 阿制彌制 竹

荼梨兜荼弟 波羅弟 遏計遏計 斫計斫計梨利

爾犀咪 屎咪 奚咪奚咪 晝晝晝晝 抽畜抽畜

紬紬紬紬 除除除除 蘇婆呵

大慧！是名楞伽大經中咒文句，善男子善女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能受持讀此文句，爲人演說，無有人能覓其罪過。若天天女，若龍龍女，若夜叉夜叉女，阿修羅阿修羅女，迦樓羅迦樓羅女，緊那羅緊那羅女，摩候羅伽摩候羅伽女，浮多浮多女，鳩槃荼鳩槃荼女，毘舍闍毘舍闍女，鳴多羅鳴多羅女，阿波羅阿波羅女，羅刹羅刹女，荼伽荼伽女，鳴周何羅鳴周何羅女，伽吒福多羅伽吒福多羅女，若人非人，若人女非人女，不能覓其過。若有惡鬼神損害人，欲速令彼惡鬼去者，

一百遍轉此陀羅尼咒，彼諸惡鬼驚怖號哭，疾走而去。」佛復告大慧：「大慧！我爲此護法法師，更說陀羅尼。」而說咒：

波頭彌 波頭彌提婢 奚尼奚尼奚禰諸梨 諸

羅 諸麗 侯羅 侯麗 由麗 由羅 由麗 波麗

波羅 波麗 閻制 瞋迭頻迭槃逝末迭遲那 迦

梨蘇波呵

大慧！是陀羅尼咒文句，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爲人演說，無人能得與作過失；若天若天女，若龍若龍女，夜叉夜叉女，阿修羅阿修羅女，迦樓羅迦樓羅女，緊那羅緊那羅女，摩睺羅伽摩睺羅伽女，乾闥婆乾闥婆女，浮多浮多女，鳩槃荼鳩槃荼女，毘舍闍毘舍闍女，鳴多羅鳴多羅女，阿拔摩羅阿拔摩羅女，羅叉羅叉女，鳴闍阿羅鳴闍阿羅女，伽吒福單那伽吒福單那女，若人若非人，若人女非人女，彼一切不能得其過失。大慧！若有人能受持讀誦此咒文句，彼人得名誦一切楞伽經；是故我說此陀羅尼句，爲遮一切諸羅刹，護一切善男子善女人護持此經者。」

## 入楞伽經卷第九

### 總品第十八之一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修多羅深義，而說偈言：

如夏諸禽獸，迷惑心見波，  
諸禽獸愛水，彼水無實事。  
如是識種子，見諸境界動，  
諸愚癡眾生，如眼翳見物。  
思惟可思惟，及離能思惟；  
見實諦分別，能知得解脫。  
是諸法非堅，虛妄分別生，  
虛妄分別空，依彼空分別。  
五陰識等法，如水中樹影，  
如見幻夢等，識中莫分別。  
幻起尸機關，夢電雲常爾，  
絕三相續法，眾生得解脫。  
依諸邪念法，是故有識生，  
八九種種識，如水中諸波。  
依熏種子法，常堅固縛身，  
心流轉境界，如鐵依磁石。  
依止諸眾生，真性離諸覺，  
遠離諸作事，離知可知法。  
行如幻三昧，出諸十地行，

---

汝觀心王法，離心境識相。  
時知心常轉，即住恆不變，  
住蓮花宮殿，如幻境界相。  
住彼勝處已，得諸自在行，  
如摩尼現色，作度眾生業。  
無有爲無爲，除諸分別心，  
愚癡無智取，如石女夢兒。  
寂靜及無生，五陰人相續，  
因緣諸境界，空有及非有，  
我說諸方便，無如是實相，  
愚癡取實有，無能相可相。  
我覺一切法，而不覺一切，  
我有一切智，而無一切智。  
凡夫愚分別，自言世智者，  
我未曾覺知，亦不覺眾生。  
一切法惟心，諸陰如毛輪，  
輪相畢竟無，何處有分別？  
本無始生物，諸緣中亦無，  
石女兒空華，若能見有爲？  
爾時見可見，見迷法即住，  
我不入涅槃，不滅諸相業。  
**滅諸分別識，此是我涅槃，  
非滅諸法相，愚癡妄分別。**

如瀑水竭盡，爾時波不生，  
如種種識滅，滅而不復生。  
空及無識相，如幻本不生，  
有無離有無，此諸法如夢。  
**我說一實法，離於諸覺觀，**  
**聖人妙境界，離二法體相。**  
如見螢火相，種種而無實，  
世間見四大，種種亦如是。  
如依草木石，示現諸幻相，  
彼幻無是相，諸法體如是。  
無取著可取，無解脫無縛，  
如幻如陽焰，如夢眼中翳。  
若如是實見，離諸分別垢，  
即住如實定，彼見我無疑。  
此中無心識，如虛空陽焰，  
如是知諸法，而不知一法。  
離有無諸緣，故諸法不生，  
三界心迷惑，是故種種見。  
夢及世間法，此二法平等，  
可見與資生，諸觸及於量；  
身無常世間，種種色亦爾，  
世間尊者說，如是所作事。  
心三界種子，迷惑見現未，

知世間分別，無如是實法，  
見世間如是，能離諸生死。  
生及與不生，愚癡迷惑見，  
不生及不滅，修智慧者見。  
阿迦尼妙境，離諸惡行處，  
常無分別行，離諸心數法，  
得力通自在，到諸三昧處，  
彼處成正覺；化佛此中成。  
諸法不生滅，諸法如是體，  
應化無量億，彼體中出世。  
愚人聞佛法，如響不思議，  
遠離初中後，及離有無法。  
遍不動清淨，無諸相現相，  
識性覆法身，一切身中有。  
迷惑是幻有，幻非迷惑因，  
心無迷惑法，亦非不少有。  
心依二法縛，阿梨耶識起；  
但心如是見：我法如瀑水；  
觀世間如是，爾時轉諸心；  
乃是我真子，成就實法行。  
煖濕及堅動，愚分別諸法，  
非實專念有，無能相可相；  
八種物一身，形相及諸根，

愚分別諸色，迷惑身羅網。  
諸因緣和合，愚癡分別生，  
不知如是法，流轉三界中。  
諸法及言語，是眾生分別，  
而諸法は無，如化如夢等；  
觀諸法如是，不住世涅槃。  
心種種種子，現見心境界，  
可見分別生，愚癡樂二法；  
無智愛及業，是心心法因，  
依他力法生，故說他力法。  
依法分別事，心迷惑境界，  
故不成分別，迷惑邪分別。  
心依因緣縛，是故生諸身，  
若離諸因緣，我說不見法。  
離諸因緣法，離於諸法相，  
不住諸法中，我說不見境。  
如王長者等，以種種禽獸，  
會集宅野中，以示於諸子；  
我如是諸相，種種鏡像法，  
內身智爲子，說於實際法。  
如大海波浪，從風因緣生，  
能起舞現前，而無有斷絕；  
**阿梨耶識常，依風境界起，**

**種種水波識，能舞生不絕；**  
能取可取相，眾生見如是，  
可見無諸相，毛道如是見；  
**阿梨耶本識，意及於意識，**  
**離可取能取，我說如是相；**  
五陰中無我，及無人眾生，  
生即諸識生，滅即諸識滅。  
如畫中高下，可見無如是，  
如是諸物體，見無如是相；  
如乾闥婆城，禽獸渴愛水，  
如是可見見，智觀無如是。  
離可量及想，非因亦非果，  
離能覺所覺，離能見可見。  
依陰因緣覺，無人見可見，  
若不見可見，云何修彼法？  
因緣因譬喻，立意及因緣，  
夢乾闥婆輪，陽焰及日月，  
光焰幻等喻，我遮諸法生；  
如夢幻迷惑，空分別眾生，  
不依於三界，內外亦皆無。  
見諸有不生，乃得無生忍，  
得如幻三昧，及於如意身；  
諸通及自在，力心種種法，

諸法本不生，空無法體相；  
彼人迷不覺，隨因緣生滅，  
如愚癡分別，心見於自心，  
見外種種相，實無可見法。  
見骨相佛像，及諸大離散，  
善覺心能知，住持世間相；  
身住持資生，可取三種境；  
識取識境界，意識分別三，  
分別可分別，所有字境界，  
不能見實法，彼覺迷不見。  
諸法無自體，智慧者能覺，  
行者爾乃息，住於無相處。  
如墨圖於雞，愚取是我雞，  
如癡凡夫取，三乘同是一。  
無諸聲聞人，亦無辟支佛，  
所見聲聞色，及見諸如來，  
諸菩薩大慈，示現是化身；  
三界唯是心，離二種體相，  
轉變彼諸相，彼即是真如。  
法及人行相，日月光焰熾，  
大諸摩尼寶，無分別作事；  
諸佛法如是，如翳取毛輪，  
如是分別法，愚癡虛妄取。

離於生住滅，及離常無常，  
可見染淨法，如空中毛輪。  
如中菟若人，見諸像大地，  
一切如金色，彼不會有金；  
如是愚癡人，無始心法染，  
幻陽焰生有，愚人取爲實。  
一子及無子，大海是一子，  
亦是無量子，汝觀心種子；  
一子如清淨，轉於無種子，  
平等無分別，起即是生死。  
能生種種子，是故說種子，  
因緣不生法，因緣不滅法，  
生法惟因緣，心如是分別。  
三界惟假名，實無事法體，  
妄覺者分別，取假名爲實。  
觀諸法實體，我不遮迷惑，  
實體不生法，觀是得解脫。  
我不見幻無，說諸法是有，  
顛倒速如電，是故說如幻。  
非本生如生，諸因緣無體，  
無有處及體，惟有於言語。  
不遮緣生滅，不遮緣和合，  
遮諸愚癡見，分別因緣生。

實無識體法，無事及本識，  
愚癡生分別，如死尸惡覺。  
三界但是心，諸佛子能見，  
即得種類身，離作有爲法。  
得力通自在，及共相應法，  
現諸一切色，心法如是生。  
而無心及色，無始心迷惑，  
爾時修行者，得見於無相。  
智慧中觀察，不見諸眾生，  
相及事假名，意取諸動法。  
我諸子過是，無分別修行，  
乾闥婆城幻，毛輪及陽焰，  
無實而見實，諸法體如是，  
如心見諸法，無如是體相，  
一切法不生，但見迷惑法，  
毛道迷分別，以住於二法。  
初識生分別，種種熏種子，  
識如瀑水起，斷彼則不生。  
種種念觀法，若但心中生，  
如虛空壁中，何故而不生？  
若有少相觀，心則從緣生，  
若從因緣生，不得言惟心。  
**心取於自心，無法無因生，**

---

**心法體清淨，虛空中無熏。**  
虛妄取自心，是故心現生，  
外法無可見，是故說惟心。  
本識但是心，意念念境界，  
能取諸境界，故我說惟心。  
**心常無記法，意二邊取相，**  
**取現法是識，彼是善不善。**  
**離二種識相，是第一義門，**  
**說三乘差別，寂靜無是相。**  
若心住寂靜，及行於佛地，  
是過去佛說，現未亦如是；  
初七是心地，寂靜第八地，  
二地是行處，餘地是我法。  
自內身清淨，是我自在地，  
自在究竟處，阿迦尼吒現。  
如諸火焰等，而出諸光明，  
種種心可樂，化作於三界；  
或有先有化，而化作三有，  
彼處說諸法，是我自在地。  
諸地無時節，國土轉亦然，  
過諸心地法，是住寂靜果。  
實無而謂實，而見於種種，  
愚人顛倒取，是種種顛倒。

如無分別智，有事不相應，以心非諸色，是故無分別。諸禪及無量，及無色三昧，諸相畢竟滅，是故心中無。須陀洹果法，往來及不還，及諸羅漢果，一切心迷惑。空無常剎那，愚分別有爲，河種子譬喻，分別剎那義。剎那無分別，離諸所作法，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有無說於生，僧佉等妄說，一切法無說，亦是彼人說。有四種記法：一往答反問，分別差別答，默答遮外道。世諦一切有，第一義諦無，而實體無相，是第一義諦。見於虛妄法，是故說世諦，因於言語生，無如是實體。無事有言語，世諦中實無，是即顛倒事，可見亦是無。若事顛倒有，寂靜畢竟無，依於顛倒事，及見諸法生。畢竟定是無，即是無體相，

所見諸種種，熏習煩惱生。心見外迷惑，現取於前境，分別無分別，是空實相法。如幻像諸相，如樹葉金色，是可見人見，心無明熏習。聖人不見迷，中間不見實，迷惑即是實，以實即中間。遠離諸迷惑，若能生諸相，即是其迷惑，如眼翳不淨。如翳見毛輪，依迷取諸法，於諸境界中，愚癡取是法。諸法如毛輪，陽燄水迷惑，三界如夢幻，修行得解脫。分別可分別，能生於分別，縛可縛及因，六種解脫因。無地及諸諦，無國土及化，佛辟支聲聞，惟是心分別。人體及五陰，諸緣及微塵，勝人自在作，惟是心分別。心遍一切處，一切處皆心，以心不善觀，心性無諸相。五陰中無我，我中無五陰，分別無是法，而彼法非無。



如愚癡分別，有諸一切法，  
如是見實有，一切應見實。  
一切法若無，無染亦無淨，  
愚癡見如是，彼法不如是。  
迷惑分別相，是他力分別，  
彼相所有名，是名分別相。  
名相是分別，因緣事和合，  
若不生彼心，是第一義相。  
報相佛實體，及所化佛相，  
眾生及菩薩，並十方國土，  
習氣法化佛，及作於化佛，  
是皆一切從，阿彌陀國出。  
應化所說法，及報佛說法，  
修多羅廣說，汝應知密意。  
所有佛子說，及於諸如來，  
是皆化佛說，非淳熟者說。  
是說法不生，而彼法非無，  
乾闥婆城幻，如夢化相似。  
種種隨心轉，惟心非餘法，  
心生種種生，心滅種種滅。  
眾生妄分別，無物而見物，  
無義惟是心，無分別得脫。  
無始世戲論，依止於煩惱，

諸分別熏修，是故邪見生。  
識無分別義，真如是智境，  
轉彼是寂靜，是諸聖境界。  
觀察義思惟，諸凡夫思惟，  
念真如思惟，諸佛淨思惟。  
分別諸法體，一切法不生，  
依他力因緣，眾生迷分別。  
他力若清淨，離分別相應，  
轉彼即真如，離分別是行。  
莫分別分別，分別是無實，  
分別迷惑法，取可取不盡。  
見外分別境，分別是實體，  
心分別分別，彼法因緣生。  
邪見見外義，無義但是心，  
觀斟酌相應，能滅取可取。  
無諸外境界，愚癡妄分別，  
熏習增長心，似生於諸法。  
滅二種分別，真如智境界，  
生於無法相，不思議聖境。  
名相及分別，實體二種相，  
正智及真如，是成就實體。  
依父母和合，阿梨耶意合，  
如蘇瓶等鼠，共赤白增長；

辟尸厚泡瘡，不淨依節畫，業風長四大，如諸果成熟；五及於五五，及有九種孔，諸毛甲遍覆，如是增長生。生如糞中蟲，如人睡中寤，眼見色起念，增長生分別；分別及專念，齧齒唇和合，口始說言語，如鸚鵡弄聲。諸外道說定，大乘不決定，依眾生心定，邪見不能近。

問：我乘內證智，妄覺非境界，如來滅世後，誰持爲我說？

答：如來滅度後，未來當有人，大慧汝諦聽：有人持我法，於南大國中，有大德比丘，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爲人說我法，大乘無上法，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智慧觀察法，不見實法體，是故不可說，及說亦無體。若因緣生法，不得言有無，因緣中有物，愚分別有無。邪見二邪法，我知離我法，

一切法名字，無量劫常學。以學復更學，迭共相分別，若不說諸名，諸世間迷惑，是故作名字，爲除迷惑業。依三種分別，愚癡分別法，依名迷分別，及因緣能生。法不滅不生，自性如虛空，法無體是體，分別相即體。影像及於幻，陽焰與夢響，火輪乾闥婆，諸法如是生。不二真如空，實際及法體，我說無分別，成就彼法相。口心境界虛，實乃立虛妄，心墮於二邊，是故立分別。有無墮二邊，以在心境界，遠離諸境界，爾時正滅心。以離取境界，彼滅非有無。如聖人境界，愚人不能知。有滅住真如，智者能見，如彼諸法住，智者能見，法體不如是，以諸法無相。愚癡人見鐵，分別以爲金，非金而見金，外道取法爾；

本無言始生，始生後還滅，  
從因緣有無，此說非我教。  
無始無終法，無始是相住，  
以世間住相，邪覺者不知。  
過去法是有，未來法非無，  
現在法亦有，不應言法生。  
轉時及行相，諸大及諸根，  
虛妄取中陰，若取非覺者。  
一切佛世尊，不說因緣生，  
因緣即世間，如乾闥婆城。  
但法緣和合，依此法生法，  
離諸和合法，不滅亦不生。  
鏡及於水中，眼及器摩尼，  
而見諸鏡像，諸影像是無；  
如獸愛空水，見諸種種色，  
種種似如有，如夢石女兒。  
我乘非大乘，非聲亦非字，  
非諦非解脫，非寂靜境界。  
而我乘大乘，諸三昧自在，  
身如意種種，自在花莊嚴。  
一體及別體，因緣中無法，  
略說諸法生，廣說諸法滅。  
不生空是一，而生空是二，

不生空是勝，生滅即是空。  
真如空實際，涅槃與法界，  
身及意種種，我說異名法。  
經毘尼毘曇，分別我清淨，  
依名不依義，彼不知無我。  
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餘，  
從緣成有法，云何無諸法？  
何人成就有，從因緣說無，  
說法生邪見，有無妄分別。  
若人見不生，亦見法不滅，  
彼人離有無，見世間寂靜。  
眾生分別見，可見如兔角，  
分別是迷惑，如禽愛陽焰。  
虛妄分別法，依彼分別見，  
無因緣分別，無因不應分。  
無水而取水，如獸妄生愛，  
愚癡如是見，聖者無如是。  
聖人見清淨，以生三解脫，  
離諸生死法，修行寂靜處。  
深快妙方便，知國土妙事，  
我為諸子說，不為諸小乘。  
三有是無常，空無我離我，  
同相及別相，我為聲聞說。

不著一切法，離世間獨行。  
我說緣覺果，非思量境界。  
分別外實體，從他力故生，  
見自身迷惑，爾時轉諸心。  
十地即初地，初地即八地，  
九地即七地，七地即八地，  
二地即三地，四地即五地，  
三地即六地，寂靜無次第。  
諸法常寂靜，修行者無法，  
有無法平等，爾時聖得果。

問：諸法無體相，云何於無法，  
而能作平等，寂寂無分別？

答：若不見諸心，內及外動法，  
爾時滅諸法，已見平等心。  
愚無始流轉，取法如懷抱，  
誑凡夫而轉，如因橢出橢。  
依彼因及觀，共意取境界，  
依於識種子，能作於心因。  
修得及住持，隨種類身得，  
及夢中所得，是通有四種。  
夢中所得通，及於諸佛恩，  
取種類身得，彼通非實通。  
熏種子熏心，似有法生轉，

愚人不覺知，為說生諸法。  
分別於外物，諸法相成就，  
爾時心悶沒，不見自迷惑。  
問：何故說於生？何故說無見？  
不可見而見，願必為我說。

為於何等人？說何等法有？  
為於何等人？說何等法無？

答：心體自清淨，意起共諸濁，  
意及一切識，能作熏種子；  
阿梨耶出身，意出求諸法，  
意識取境界，迷惑見貪取；  
自心所見法，外法無外法，  
如是觀迷惑，常憶念真如。  
修禪者境界，業諸佛大事，  
此三不思議，是智者境界。  
過現及未來，涅槃及虛空，  
我依世諦說，真諦無名字。  
二乘及外道，等著於邪見，  
迷沒於心中，分別於外法。  
緣覺佛菩提，羅漢見諸佛，  
菩提堅種子，及夢中成就。  
問：何處為何等？云何為何因？  
所為為何義？惟願為我說。

答：幻心去寂靜，有無朋黨說，心中迷堅固，說有幻無幻；生滅相相應，相可相有無，分別惟是意，共於五種識；鏡像水波等，從心種子生，若心及於意，而諸識不生，時得如意身，乃至於佛地。諸緣及陰界，是法自體相，假名及人心，如夢如毛輪；世間如幻夢，見依止得實，諸相實相應，離諸罣量因。諸聖人內境，常觀諸妙行，迷覆罣量因，令世間實解。離一切戲論，智不住迷惑，諸法無體相，空及常無常。心住於愚癡，迷惑故分別，說是諸法者，非說於無生；一二及於二，忽然自在有，依時勝微塵，緣分別世間。世種子是識，依止彼因生，如依壁畫像，知實即是滅。如人見於幻，見生死亦爾，愚癡人依闇，縛及解脫生。

內外諸種種，諸法及因緣，如是觀修行，住於寂靜處。熏習中無心，心不共熏習，心無差別相，熏習纏於心。如垢見熏習，意從於識生，如帛心亦爾，依熏習不顯。如物非無物，我說虛空然，阿梨耶身中，離於有無物；意識轉滅已，心離於濁法，覺知一切法，故我說心佛。斷絕於三世，離於有無法，世法四相應，諸有悉如幻。是二法體相，七地從心生，餘地亦成就，二地及佛地。色界及無色，欲界及涅槃，一切心境界，不離於身中。若見諸法生，是生迷惑法，覺自心迷惑，是不生諸法。無生法體相，生即著世間，見諸相如幻，法體相如是。自心虛妄取，莫分別諸法，為癡無智說，三乘與一乘，及說於無乘，諸聖人寂靜。

我法有二種，相法及於證，四種斟量相，立量相應法；形及相勝種，見迷惑分別，名字及行處，聖行實清淨；依分別分別，故有分別相，離分別分別，實體聖境界。常恒實不變，性事及實體，真如離心法，遠離於分別。若無清淨法，亦無有於染，以有清淨心，而見有染法。清淨聖境界，是故無實事，是諸法體相，聖人之境界。從因生世間，離於諸分別，如幻與夢等，見法得解脫。煩惱熏種種，共心相應生，眾生見外境，非諸心法體。心法常清淨，非是迷惑生，迷從煩惱起，是故心不見。迷惑即真實，餘處不可得，非陰非餘處，觀陰行如實。離見能見相，若見有爲法，見自心世間，彼人能離相。莫見惟心法，莫分別外義，

住於真如觀，過於心境界。過心境界已，遠離諸寂靜，修行住寂靜，行者寂靜住。不見摩訶衍，自然云寂靜。依諸願清淨，智無我寂靜。應觀心境界，亦觀智境界，智慧觀境界，不迷於相中。心境界苦諦，智境界是集；二諦及佛地，是般若境界。得果及涅槃，及於八聖道，覺知一切法，得清淨佛智。眼色及於明，虛空與心意，如是等和合，識從梨耶生。能取可取受，無名亦無事，無因分別者，若取於覺者，於義中無名，名中義亦爾。因無因而生，莫分別分別，一切法無實，言語亦復然。空不空義爾，愚癡見法是，妄取於實住，邪見說假名。一法成五種，如實能遠離，五種是魔法，超越過有無。非修行境界，是外道之法，

不求有邪法，亦無相見我。  
以作自常法，惟從言語生，  
實諦不可說，寂滅見諸法。  
**依止阿梨耶，能轉生意識，**  
**依止於心意，能生於轉識。**  
依虛虛妄成，真如是心法，  
如是修行者，能知心性體。  
分別常無常，意相及於事，  
生及與不生，行者不應取。  
莫分別二法，識從梨耶生，  
一義二心生，不知如是生。  
取一二之法，是凡夫境界，  
無說者及說，不空以見心。  
不見於自心，故生見羅網，  
諸因緣不生，諸根亦如是。  
界及五陰無，無貪無有爲，  
本無有作業，不作非有爲。  
無除亦無縛，無縛無解脫，  
無無記無物，無法無非法；  
無時無涅槃，法體亦是無，  
無佛無實諦，無因亦無果；  
無顛倒無滅，無滅亦無生，  
十二支亦無，邊無邊亦爾。

離於諸邪見，是故說惟心，  
煩惱業及身，作者與果報。  
如陽焰及夢，乾闥婆城等，  
住於心法中，而生諸法相。  
住於心法中，而見於斷常，  
涅槃中無陰，無我亦無相。  
能入惟是心，解脫不取相，  
見他何過失，諸眾生見外。  
心非有非無，由熏習不顯，  
垢中不見白，白中不見垢，  
如雲蓋虛空，是故心不見。  
**心能作諸業，智於中分別，**  
**慧能觀寂靜，得大妙法體。**  
**心依境界縛，智依覺觀生，**  
**寂靜勝境界，慧能於中行。**  
心意及意識，於相中分別，  
得無分別體，二乘非諸子。  
寂靜勝人相，諸佛智慧淨，  
能生於勝義，已離諸行相。  
分別法體有，他力法是無，  
迷惑取分別，不分別他力。  
非諸大有色，有色非諸大，  
夢幻乾闥婆，獸渴愛無水。

我有三種慧，得止依聖名，心無法中生，是故心不見。身資生住持，眾生依熏見，依彼分別相，而說於諸法。離二乘相應，慧離現法相，虛妄取法故，聲聞見於法。能入惟是心，如來智無垢，若實及不實，從因緣生法，一二取見，畢竟能取著。種種諸因緣，如幻無有實，如是相種種，不能成分別。依於煩惱相，諸縛從心生，不知分別法，他力是分別。所有分別體，即是他力法，種種分別見，於他力分別。世諦第一義，第三無因生，分別說相續，斷即聖境界。修行者一事，惟心種種見，彼處無心體，如是分別相。如人眼中翳，分別種種色，翳非色非色，愚見他力爾。如金離塵垢，如水離泥濁，如虛空離雲，如是淨分別。

聲聞有三種，應化及願生，離諸貪癡垢，聲聞從法生。菩薩亦三種，諸如來無相，眾生心心中，見佛如來像。分別無如是，他力法體有，見有無二邊，見故見分別。問：若無分別法，他力云何有？遠離有法體，實有法體生？答：依止於分別，而見於他力，依名相和合，而生於分別。常無所成就，他力分別生，爾時知清淨，第一義實體。分別有十種，他力有六種，真如是內身，是故無異相。五法是實法，及三種實相，如是修行者，不壞真如法。星宿雲形像，似於日月體，諸眾生見心，可見熏集生。諸大無自體，非能見可見，若色從大生，諸大生諸大。如是不生大，大中無四大，若果是四大，因是地水等。實及假名色，幻生作亦爾，



夢及乾闥婆，獸愛水第五。  
一闍提五種，諸性亦如是，  
五乘及非乘，涅槃有六種。  
陰有二十四，色復有八種，  
佛有二十四，佛子有二種。  
度門有百種，聲聞有三種，  
諸佛國土一，而佛亦有一。  
解脫有三種，心慮有四種，  
我無我六種，可知境四種。  
離於諸因緣，亦離邪見過，  
知內身離垢，大乘無上法。  
生及於不生，有八種九種，  
一時證次第，立法惟是一。  
無色有八種，禪差別六種，  
緣覺及佛子，能取有七種。  
無有三世法，常無常亦爾，  
作及於業果，如夢中作事。  
佛從來不生，聲聞佛子爾；  
心離於可見，亦常如幻法。  
胎生轉法輪，出家及兜率，  
住諸國土中，可見而不生。  
去行及眾生，說法及涅槃；  
實諦國土覺，從因緣生法。

世間諸樹林，無我外道行；  
禪乘阿梨耶，證果不思議。  
月及星宿性，諸王阿修羅，  
夜叉乾闥婆，因業而發生。  
不可思議變，退依熏習緣，  
斷絕諸變易，時煩惱罪滅。  
一切諸菩薩，如實修行者，  
不畜諸財寶，金銀及象馬，  
牛羊奴婢等，米穀與田宅，  
不臥穿孔床，不得泥塗地。  
金銀赤白銅，鉢盂及諸器，  
修行淨行者，一切不得畜。  
憍奢耶衣服，一切不得著，  
欽婆羅袈裟，牛糞草果葉，  
青赤泥土汁，染壞於白色。  
石泥及與鐵，珂及於琉璃，  
如是鉢聽畜，滿足摩陀量。  
爲割截衣故，聽畜四寸刀，  
刃如半月曲，不得學伎術。  
如實修行人，不得市販賣，  
所須倩白衣，及諸優婆塞；  
常護於諸根，知於如實義，  
讀誦修多羅，及學諸毘尼。

不與白衣雜，修行人如是，空處與塚間，窟中林樹下，尸陀林草中，乃至於露地，如實修行人，應住如是處。三衣常隨身，不畜餘錢財，爲身須衣服，他自與聽受。爲乞食出行，亦不左右視，視前六尺地，安庠而直進。如蜂採諸花，乞食亦如是。比丘比丘尼，眾中眾所雜，我爲佛子說，此是惡命活，如實修行者，不聽此處食。王小王王子，大臣及長者，爲求於飲食，一切不得往。死家及生家，親家及愛家，比丘雜等眾，修行者不食。寺舍煙不斷，常作種種食，故爲人所作，行者不應食。離有無朋黨，能見可見縛，行者離世間，離於生滅法。三昧力相應，及諸通自在，若不生分別，不久得如法。從微塵勝人，緣中莫分別，

諸因緣和合，行者不分別。分別諸世間，種種從熏生，行者如實觀，三有如幻夢。莫分別三有，身資生住持，離於有無謗，亦離有無見。飲食如服藥，身心常正直，一心專恭敬，佛及諸菩薩。如實修行者，應知諸律相，及諸修多羅，簡擇諸法相。五法體及心，修行無我相，清淨內法身，諸地及佛地。如是修行者，住於大蓮花，諸佛大慈悲，如意手摩頂。去來於六道，諸有生厭心，發起如實行，至尸陀林中；日月形體相，及於花海相，虛空火種種，修行者見法；見如是諸相，取於外道法，亦隨聲聞道，及緣覺境界。遠離如是等，住於寂靜處；時佛妙光明，往於諸國土，摩彼菩薩頂；此摩頂妙相，隨順真如法，爾時得妙身。

有無因法體，離於斷常法，  
謗於有無法，是分別中道。  
分別無諸因，無因是斷見，  
見種種外法，是人滅中道。  
不捨諸法相，恐有斷絕相，  
有無是謗法，如是說中道。  
覺但是內心，不滅於外法，  
轉虛妄分別，即是中道法。  
惟心無可見，離於心不生，  
即是中道法，我及諸佛說。  
生及於不生，有物無物空，  
諸法無自體，莫分別二法。  
分別是有法，愚分別解脫，  
不覺心分別，離於二取相。  
覺知自心見，時離於二見，  
如實知遠離；不滅分別相，  
實知可見心，時知分別生，  
不生諸分別；是真如離心，  
離諸外道過。若見生諸法，  
彼智者應取，涅槃而不滅。  
知此法是佛，我說及餘佛，  
若異見諸法，是說外道事。  
不生現於生，不退常現退，

同時如水月，萬億國土見；  
一身及無量，然火及注雨，  
心心體不異，故說但是心。  
心中但是心，心無心而生，  
種種色形相，所見惟是心。  
佛及聲聞身，辟支佛身等，  
復種種色身，但說是內心。  
無色界無色，色界及地獄，  
色現為眾生，但是心因緣。  
如幻三昧法，而身如意生，  
十地心自在，菩薩轉得彼。  
自心分別名，戲論而搖動，  
依見聞生知，愚癡依相知。  
相是他力體，彼依名分別，  
分別是諸相，依他力法生。  
智慧觀諸法，無他力無相，  
畢竟無成就，智依何分別。  
問：若有成就法，離於有無法，  
離於有無體，二體云何有？  
答：分別二種體，二種體應有，  
分別見種種，清淨聖境界。  
分別是種種，分別是他力，  
若異分別者，是墮外道說。

分別是分別，見是因體相，分別說分別，見是因相生。離於二分別，即是成就法，國土佛化身，一乘及三乘，無涅槃一切，空離一切生。佛三十差別，別復有十種，一切國土器，依諸眾生心。如分別法相，現見種種法，彼法無種種，法佛世間爾。法佛是真佛，餘者依彼化，眾生自種子，見一切佛相。依迷惑轉心，能生於分別，真不離分別，及不離於相。實體及受樂，化復作諸化，佛眾三十六，是諸佛實體。如青赤及鹽，珂乳及石蜜，新果諸花等，如月諸光明。非一亦非異，如水中洪波，如是七識種，共於心和合。如大海轉變，是故波種種，阿梨耶亦爾，名識亦如是。心意及意識，分別外相義；八無差別相，非能見可見。

如大海水波，無有差別相，諸識於心中，轉變不可得。心能造諸業，意是能分別，意識能知法，五識虛妄見。

問：青赤白種種，眾生識現見，水波相對法，牟尼爲我說。

答：青赤白種種，水波中無是，愚癡見諸相，說於心中轉。心中無是體，離心無外見，若有於可取，應有於能取。身資生住持，說水波相似，眾生識現見，水波共相似。

問：大海水波起，如舞轉現見，本識如是轉，何故知不取？

答：愚癡無智慧，本識如海波，水波轉相對，是故說譬喻。

問：如日出世間，平等照眾生，如是世尊燈，不爲愚說法；住於真如法，何故不說實？

答：若說於實法，心中無實法，如海中水波，如鏡及於夢，如自心境界，等見無前後，無一時境界，是故次第生。

識能知諸法，意復能分別，  
五識現見法，寂靜無次第。  
如世間畫師，及畫師弟子，  
我住於妙法，爲實修行說：  
離分別分別，是內身實智，  
我諸佛子說，不爲於愚人。  
亦如幻種種，可見無如是，  
說種種亦爾，說亦爾不爾。  
爲一人說法，不爲餘人說，  
如人病不同，醫師處藥別。  
諸佛爲眾生，隨心說諸法，  
依外法種子，分別說現法。  
心取他力法，可取是分別，  
依止心種子，觀取外境界，  
二種轉迷惑，更無第三因。  
問：以迷惑不生？依何法不生？  
答：六十八法，是故惟說心，  
自心見外法，見彼離於我，  
若入心分別，能離諸法相。  
依於阿梨耶，能生於諸識，  
愚癡內身入，心見於外入；  
取星宿毛輪，如夢中見色，  
有爲無爲常，分別無如是。

乾闥婆城幻，如禽獸愛水，  
無如是見有，他力法亦爾。  
我諸根形相，我說三種心，  
心意及意識，離於自體相。  
心意及意識，離於他體相，  
心意及意識，無我無二體。  
五法自體相，是諸佛境界，  
就相有三種，依於一熏因。  
如綵色一種，壁上見種種，  
二種無我心，意及諸識相，  
五種法體相，我性無如是，  
遠離諸心相，識離於意相。  
諸法體如是，是我之境界，  
離於諸法體，是諸如來性。  
身口及意業，彼不作白法，  
如來性清淨，離於諸修行。  
自在淨諸通，三昧力莊嚴，  
種種意生身，是淨如來性。  
內身智離垢，離於諸因相，  
八地及佛地，是諸如來性。  
遠行善慧地，法雲與佛地，  
是諸佛之性，餘地三乘雜。  
依眾生身別，及爲愚癡相，

爲說七種地，故佛說心地。  
口身心諸障，七地中無是，  
八地中妙身，如夢瀑水相。  
八地及五地，學種種伎術，  
一切諸佛子，三有中作王。  
生及與不生，不中空不空，  
實及於不實，心中無如是。  
此實此非實，莫分別此實，  
緣覺及聲聞，非爲佛子說。  
有無有非實，亦無有空相，  
假名及實法，心中一切無。  
依世諦有法，第一義悉無，  
無實法迷惑，是諸世諦法。  
一切法無我，我說於假名，  
言語及受用，愚癡見是實。  
從於言語法，是實有境界，  
從言語生法，見法無如是。  
如離壁無畫，亦如影離像，  
本淨識亦爾，爲水波不現。  
如幻心亦爾，意如狡猾者，  
識共於五種，分別見如采。  
說是真法習，所有集作化，  
是諸佛根本，餘者應化佛。

心迷可見中，可見心中無；  
身資生住持，即阿梨耶現，  
心意及意識，實體五種法，  
二種無我淨，諸佛如來說。  
虛妄覺非境，及聲聞亦爾，  
是內身境界，諸佛如來說。  
長短等相待，彼此相依生，  
有能成於無，無能成於有。  
及分別微塵，色體不分別，  
說但是於心，邪見不能淨。  
是中分別空，不空亦如是，  
有無但分別，可說無如是。  
功德微塵合，愚癡分別色，  
一一微塵無，是故無是義。  
自心見形相，眾生見外有，  
外無可見法，是故無是義。  
心如毛輪幻，夢乾闥婆城，  
火輪禽獸愛，實無而人見。  
常無常及一，二及於不二，  
無始過所縛，愚癡迷分別。  
我不說三乘，但說於一乘，  
爲攝取眾生，是故說一乘。  
解脫有三種，亦說法無我，

平等智煩惱，依解脫分別。  
亦如水中木，爲波之所漂，  
如是癡聲聞，爲諸相漂蕩。  
彼無究竟處，亦復不還生，  
得寂滅三昧，無量劫不覺，  
是聲聞之定，非我諸菩薩。  
離諸隨煩惱，依習煩惱轉，  
三昧樂境醉，住彼無漏界，  
如世間醉人，酒消然後寤；  
彼人然後得，我佛法身體。  
如眾沒深泥，身東西動搖，  
如是三昧醉，聲聞沒亦爾。

## 入楞伽經卷第十

### 總品第十八之二

依諸佛住持，諸願力清淨，  
受職及三昧，功德及十地。  
虛空及兔角，及與石女兒，  
分別法如是，無而說名字。  
因熏種世間，非有非無處，  
能見得解脫，解於法無我。

實體分別名，他體從因生，  
我說是成就，諸經常說是。  
字句名身等，於名身勝法，  
愚癡人分別，如象沒深泥。  
天乘及梵乘，及於聲聞乘，  
如來及緣覺，我說如是乘。  
諸乘不可盡，有心如是生，  
心轉滅亦無，無乘及乘者。  
心分別及識，意及於意識，  
阿梨耶三有，思惟心異名。  
命及於煖識，阿梨耶命根，  
意及於意識，是分別異名。  
心住持於身，意常覺諸法，  
識自心境界，共於識分別。  
我說愛是母，無明以爲父，  
識覺諸境界，是故說名佛。  
諸使是怨家，衆和合是陰，  
無於相續體，斷彼名無間。  
二無我煩惱，及二種無我，  
不可思議變，無生死名佛。  
意相應法體，我法是內身，  
若能如是見，彼不隨妄覺。  
問：實無於諸法，如愚癡分別，

依虛妄無法，云何得解脫？

答：生滅和合縛，見於有爲法，增長於二見，不失因緣法；芭蕉夢幻等，是世間如是，**惟是一法實：涅槃離意識。**

有貪及與瞋，及有癡無人，從愛生諸陰，陰有亦如夢。

問：何等夜證法，何等夜入滅，於此二中間，我不說一字？

答：內身證於法，我依如是說，彼佛及我身，無有說勝法。實有神我物，五陰離彼相，陰體是實有，彼陰中無我。各各見分別，隨煩惱及使，得世間自心，離苦得解脫。諸因及因緣，世間如是生，是四法相應，彼不住我教。問：非有無生法，離有無不生，愚云何分別，從因及諸緣？

答：有無四句離，若能見世間，爾時轉心識，即得無我法。諸法本不生，是故因緣生，諸緣即是果，果中生於有。

果中生二種，果中應有二，而二中無果，果中不見物。離於觀可觀，若見有爲法，離心惟是心，故我說惟心。量實體形相，離於緣實體，究竟第一淨，我說如是量。如假名爲我，無實法可見，如是陰陰體，是假名非實。平等有四種，相因及於生，無我亦平等，四修行者法。轉諸一切見，分別可分別，不見及不生，故我說惟心。無法亦非無，離於有無體，真如離於心，故我說惟心。真如空實際，涅槃及法界，意生身及心，故我說惟心。分別依熏習，種種生種種，衆生心見外，故我說惟心。可見無外物，見心種種見，身資生住持，故我說惟心。諸聲聞盡智，諸佛如來生，一切辟支佛，無和合而生；無外諸色相，自心見外法，



覺知於自心，愚分別有爲。  
愚人不知外，自心種種見，  
譬喻遮愚人，著於四種法。  
無因無分別，譬喻五種論，  
自心體形相，能知是點慧。  
依分別可別，此是分別相，  
依止於分別，分別於現生。  
一一別和合，是一種子因，  
客二法是二，故人心不生。  
分別心、心法，住於二界中，  
現生於諸法，彼體是虛妄。  
因依現和合，故有十二入，  
依因觀和合，我不說是法。  
如鏡中見僧，眼翳見毛輪，  
如是依熏心，愚癡人心見，  
共分別可別，而生於分別，  
如外道分別，無如是外相。  
如人不識繩，而取以爲蛇，  
不識自心義，分別於外法。  
而乘於乘體，離於一二中，  
以分別於乘，是自心過失。  
問：依何法何體？分別不能見？  
不得言彼無？諸法體如是？

答：依有故言無，依無故言有，  
故不得言無，亦不得言有，

問：即分別分別，此非彼法體，  
云何見無體，而生於分別？

色體無色身，如瓶及疊等，  
可見是無法，云何有分別？

若分別是迷，有爲法無始，  
何法迷衆生？牟尼爲我說。

答：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  
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

若分別是無，如愚癡分別，  
彼法無異體，而智不能覺。

若聖有彼法，非凡妄分別；  
若聖妄有彼，聖愚癡無別；

聖人無迷惑，以得心清淨，  
愚人無信心，故分別分別。

如母爲諸子，虛空將果來；  
汝取果莫啼；兒取種種果。

我於諸衆生，分別種種果；  
令貪種種說，離有無朋黨。

若本無法體，非因非從因，  
本不生始生，亦無其身體。

無身亦非生，離因緣無處，

生滅諸法體，離因緣處無，  
略觀察如是，有無非餘處，  
從因緣生法，智者莫分別。  
說一體二體，外道愚癡說，  
世間如幻夢，不從因緣生。  
依言語境界，大乘無上法，  
我依了義說，而愚癡不覺。  
聲聞及外道，依嫉妒說法，  
於義不相應，以依妄覺說。  
相體及形相，名是四種法，  
觀於如是法，故生於分別。  
分別一二多，彼隨梵天縛，  
日月及諸天，是見非我子；  
聖人見正法，以如實修行，  
能轉虛妄相，亦離於去來。  
此是解脫印，我教諸佛子，  
離於有無法，亦離去來相。  
轉種種色識，若滅一切業，  
不應常無常，無世間生法。  
於轉時若滅，色離於彼處，  
離於無過失，業住阿梨耶。  
色是滅體相，識中有亦爾，  
色識共和合，而不失諸業。

若共彼和合，衆生失諸業。  
若滅和合業，無縛無涅槃。  
若共於彼滅，生於世間中，  
色亦共和合，無差別應有。  
有別亦無別，但是心分別，  
諸法無滅體，離有無朋黨。  
假名因緣法，迭共無差別，  
如色中無常，迭共生諸法。  
離於彼此相，分別不可知，  
無有有何成，如色中無常。  
若善見分別，即不起他力，  
是於他力法，亦不起分別。  
若滅於分別，是滅於我法，  
於我法中作，亦謗於有無。  
問：是諸謗法人，於何時中有？  
答：是滅我法輪，不得共彼語；  
智者不共語，不共比丘法。  
已滅於分別，妄見離有無。  
見如毛輪幻，如夢乾闥婆，  
亦見如陽焰，時見於有無，  
彼人不覺佛。若有人攝彼，  
彼人墮二邊，亦壞於餘人。  
若知寂靜法，是實修行者，

離於有無法，應攝取彼人。  
如有處可出，金銀諸珍寶，  
無業作種種，而衆生受用。  
衆生真如性，不由於業有，  
不見故無業，亦非作業生。  
諸法無法體，如聖人分別；  
而有於諸法，如愚癡分別。  
若法無如是，如愚癡分別；  
無有一切法，衆生亦無染。  
諸法依心有，煩惱亦如是，  
生死諸世間，隨於諸根轉。  
無明愛和合，而生於諸身，  
餘人恒無法，如愚癡分別。  
若人法不生，行者不見根；  
若諸法是無，能作世間因，  
愚人離於作，自然應解脫。  
愚聖無差別，有無云何成？  
聖人無法體，以修三解脫。  
五陰及人法，有同有異相，  
諸因緣及根，我爲聲聞說。  
無因惟於心，妙事及諸地，  
內身真如淨，爲諸佛子說。  
於未來世有，謗於我法輪，

身披於袈裟，說有無諸法。  
無法因緣有，是聖人境界；  
分別無法體，妄覺者分別。  
未來世有人，噉糠愚癡種，  
無因而邪見，破壞世間人。  
從微塵生世，而微塵無因，  
九種物是常，邪見如是說；  
從物生於物，功德生功德，  
此法異於法，分別是體是。  
若本無始生，世間應有本，  
我說於世間，無有於本際。  
三界諸衆生，是本無始生，  
狗駝驢無角，必應生無疑。  
眼本無始有，色及識亦爾，  
席冠白疊等，泥團中應生。  
於疊中無瓶，蒲中亦無疊，  
一於一中實，何故因不生？  
即命即是身，是本無始生，  
此是他說法，我說諸法異。  
我領因緣法，然後遮他法，  
遮彼邪見者，後說於自法。  
故領外道法，然後說正法。  
恐諸弟子迷，立於有無法。

從勝人生世，迦毘羅惡意，  
爲諸弟子說，諸功德轉變。  
非實非不實，非從緣即緣，  
以無諸因緣，無實法不生。  
離於有無法，離因亦離緣，  
離於生滅法，自法離可見。  
世間如幻夢，離諸因緣法，  
立因緣者見，是故生分別，  
如禽獸愛水，乾闥婆毛輪。  
離於有無法，離因及於緣，  
見三有無因，如是見淨心。  
問：何等人無事，但有於內心？  
遠離於心事，不得說惟心？  
若觀於外事，衆生起於心，  
云何心無因？不得說惟心？  
答：真如惟心有，何人無聖法？  
有及於非有，彼不解我法。  
能取可取法，若心如是生，  
此是世間心，不應說惟心。  
身資生住持，若如夢中生，  
應有二種心，而心無二相。  
如刀不自割，指亦不自指，  
如心不自見，其事亦如是。

非他非因緣，分別分別事，  
五法及二心，寂靜無如是。  
能生及於生，及二種法相，  
我意無能生，說法無自相。  
種種形相體，若生於分別，  
虛空兔角等，彼體無應生。  
若有諸法相，應有於外事，  
以無外分別，離心更無法。  
於無始世間，無有外諸法，  
以心無生因，而見於外義。  
若無因生長，兔角亦應生，  
以無因增長，云何生分別？  
如現在無法，如是本亦無，  
無體體和合，云何心能生？  
**真如空實際，涅槃及法界，  
一切諸法生，是第一義法。**  
凡夫墮有無，分別因及緣，  
無因本不生，不知於三有。  
問：心見於可見，無始因異見，  
無始亦無法，云何見異生？  
若無物能生，貧人應多財，  
云何生無物？牟尼爲我說。  
答：此一切無心，而不無諸法，

乾闥婆夢幻，諸法無因有。

問：無生無體相，空法爲我說。

答：離於和合法，是不見諸法，

爾時空無生，我說無法相。

夢及毛輪幻，乾闥婆愛水；

無因而有見，世間法亦爾。

如是和合一，離於可見無，

非諸外道見，和合無如是，

降伏依無因，成就於無生。

若能成無生，我法輪不滅；

說於無因相，外道生怖畏。

問：云何爲何人，何處來諸法？

何處生於法，無因而生法？

答：生於無因中，而無於二因，

若能智者見，爾時轉邪見。

問：說生一切法，無生爲無物？

爲觀諸因緣，爾時轉邪見？

爲有法有名？爲無法無名？

而無法不生？亦非待因緣？

答：名非依於法，而名非無體，

聲聞辟支佛，外道非境界。

住七地菩薩，彼則無生相，

轉於因緣法，是故遮因義。

惟說依於心，故我說無生，  
無因生諸法，離分別分別，  
離立於有無，故我說無生。  
心離於可見，亦離於二體，  
轉於依止法，故我說無生。  
不失外法體，亦不取內心，  
離一切邪見，此是無生相。  
如是空無相，一切應觀察，  
非生空法，本不生是空。  
諸因緣和合，生及與於滅，  
離於和合法，不生亦不滅。  
若離和合法，更無實法體、  
一體及異體，如外道分別。  
有無不生法，非實生不生，  
離於諸因緣，生及與不生。  
惟是於名字，彼此迭共鎖，  
可生體畢無，差別因緣鎖。  
離可生無生，是離諸外道，  
我說惟是鎖，而凡夫不知。  
而可生法體，離鎖更無別，  
彼人無說因，破滅壞諸鎖，  
如燈了諸物，鎖亦應能了，  
若更有別法，離於鉤鎖體。

無體亦不生，自性如虛空，離於鉤鎖法，愚癡異分別。此是異不生，聖人所得法，彼法生不生，不生是無生。若見諸世間，即是緣鉤鎖，世誰是鉤鎖？爾時心得定。無明愛業等，是內鉤鎖法，幢泥團輪等，子四大外法，依於他法體，是從因緣生，非惟鉤鎖體，不住量阿含。若可生法無，智何法爲因？彼法迭共生，非是諸因緣。煖濕動及堅，愚癡分別法，此鉤鎖無法，是故無體相。如醫師依病，說治病差別，而論無差別，依病故差別。我依衆生身，爲說煩惱濁，知諸根及力，我爲愚法說。煩惱根差別，我教無差別，我惟有一乘，清涼八聖道。瓶疊冠及角，兔角無是因，無因依彼生，而無彼因法。而彼是無法，汝不得取無，

依有因故無，依無不相應。有法對於無，是共相待法，若依少有法，見於少有法。無因見少法，少法是無因，若彼依餘法，彼此迭共見，如是無窮過，少亦無少體。依於色木等，如幻可見法，如是依止事，人見有種種。幻師非色等，非木亦非石；愚癡見如幻，依止於幻身。依止於實事，若見於少事，見時無二法，云何見少事？分別無分別，而非無分別；若分別無法，無縛無解脫；以分別無法，故不生分別。若不生分別，不得說惟心，種種心差別：法中無實法。以無實法故，無解脫世間，無外物可見，愚癡妄分別。如鏡像現心，因熏心迷沒，一切法不生，非有似有生；此一切惟心，離於諸分別。愚人說諸法，從因非智者，

實體離於心，聖人心是淨。  
僧伽毘世師，裸形婆羅門，  
及於自在天，無實墮邪見；  
無體亦無生，如空幻無垢，  
諸佛爲何說，佛爲何人說？  
修行清淨人，離邪見覺觀，  
諸佛如法說，我說亦如是。

問：若一切惟心，世間何處住？  
去來依何法？云何見地中，  
如鳥虛空中，依止風而去？

答：不住不觀察，於地上而去，  
如是諸衆生，依分別風動。  
自心中去來，如空中飛鳥，  
見身資生器，佛說心如是。  
問：云何因現見？惟心爲我說。

答：身資生住持，現見依熏生，  
無修行者生，現見生分別。  
分別境界體，心依境界生，  
知於可見心，不復生分別。  
若能見分別，離於覺所覺，  
名名不相合，是說有爲法。  
此惟是可覺，名名不相離，  
離於知可知，是說有爲法。

此惟是可覺，名名中不離，  
若人異覺知，不自覺他覺。  
五法實法本，及於八種識，  
二種無我法，攝取於大乘。  
若見知可知，寂靜見世間，  
名名中分別，爾時不復生。  
作名字分別，見彼不復生，  
不見於自心，是故生分別。

問：四陰無諸相，彼則無數法，  
云何色多種？四大異異相？  
捨於諸相法，無諸大及大，  
若有異色相，何故陰不生？

答：若見如是相，不見諸陰入，  
依境根及識，故生八種識。  
依相有三種，寂滅無如是，  
阿梨耶意我，我所及於智，  
因取於二法，知彼法即滅。

問：離於彼此法，若見不相離，  
世間惟心分，世尊爲我說。  
不復分別二，我及於我所，  
不增長分別，亦無意識因，  
離於因及緣，非物亦非生，  
分別但是心，世尊爲我說。

答：離於諸因緣，離能見可見，見自心種種，可見妄分別。不知自心見，不覺異心義，無見邪見成，若於智不見。

問：彼何故不有？彼人心取有？  
答：分別非有無，故不生有心，不知惟心見，是故生分別。無分別分別，是滅已無因，遮四種朋黨，若諸法有因，此異名字相，彼人作不成。彼應異自生，不爾應因生，因緣應和合，以遮因生法。我遮於常過，若諸緣無常，是不生不滅，愚癡無常見。滅相法無法，不見作於因，故無常生有，云何人不見？我攝取衆生，依持戒降伏，智慧滅邪見，依解脫增長。一切諸世俗，外道妄語說，依因果邪見，自法不能立。但成自立法，離於因緣果，說諸弟子衆，離於世俗法。惟心可見無，心見於二種，

---

離可取能取，亦離於斷常。但有心動轉，皆是世俗法；不復起轉生，見世是自心，來者是事生，去者是事滅，如實知去來，不復生分別。常無常及作，亦不作彼此，如是等一切，是皆世俗法。天人阿修羅，畜生鬼夜摩，衆生去彼處，我說於六道。上中下業因，能生於彼處，善護諸善法，得勝處解脫。

問：佛說念念生，生死及於退，爲比丘衆說，何意爲我說？

答：心不至第二，已滅壞不續，我爲弟子說，念展轉生滅。色色分別有，生及滅即已，分別即是人，離分別無人。我說於念法，依彼我說竟。

問：離於取色相，不生亦不滅，因緣從緣生，無明真如等；依於二法生，真如無是體，因緣從緣生，若爾無異法；從常生於果，果即是因緣，



無異於外道，因果共相雜；  
佛及諸佛說，大牟尼無異。

答：此一尋身中，苦諦及集諦，  
滅及於道諦，我爲諸弟子，  
取三爲實者，取可取邪見，  
世間出世法，凡夫人分別。  
我領於他法，是故說三法，  
爲遮彼邪見，莫分別實體。  
說過無定法，亦復無心生，  
實亦不二取，真如無二種。  
無明及愛業，識等從邪生，  
無窮過不作，作中不生有。  
諸法四種滅，無智者所說，  
分別二種生，有物無有物。  
離於四種法，亦離四種見，  
二種生分別，見者更不生。  
諸法本不生，起於智差別，  
現生於諸法，平等莫分別。  
問：願大牟尼尊，爲我及一切，  
如法相應說，離二種二見。  
我離於邪見，及諸餘菩薩，  
常不見有無。以不見彼法，  
離外道和雜，離聲聞緣覺；

佛證法諸聖，爲我說不失。  
顛倒因緣因，無生及一切，  
異名諸迷惑，智者所遠離。

譬如雲雨樓，宮閣及於虹，  
陽焰毛輪幻，有無從心生。  
諸外道分別，世間自因生，  
不生真如法，及與實際空。  
是諸異法名，莫分別無物，  
於色上種種，莫分別無法。  
如世間手爪，自在能破物，  
如是一切法，莫分別無法。  
離色空不異，亦無生法體，  
莫分別無異，分別著邪見。  
分別可分別，攝取於諸事，  
長短方圓等，是攝分別相。  
分別是心法，可分別是意，  
若能如法知，離能相可相。  
外道說不生，及取於我法，  
分別如是相，此二見無差。  
何意如是說？若能如是知，  
彼人入於量，能解我說法。  
因見是沈沒，無生是不依，  
知是二種義，故我說無生。

問：諸法無有生，牟尼爲我說，無因不相當，無有有法雜。

答：無因亦無生，異因見外道，離有無無法，是故說惟心。生及於不生，離法是邪見，說無因無生，說有是著因。

問：自然無作者，作者是邪見，方便諸願等，是見爲我說。若諸法是無，云何生三世？離可取能取，不生亦不滅，從物見異物，依彼法生心，諸法不生化，云何爲我說？實有而不知，是故我說法，牟尼諸法中，前後自相違。離諸外道過，離於顛倒因，生及與不生，大師爲我說。答：離有及於無，不失於因果，地及於次第，爲說一無相。世間墮二邊，爲諸見迷惑，無生無生等，不知寂滅因。我無三世法，我亦不說法，有二畢有過，諸佛二清淨。諸法空剎那，無體亦不生，

說邪法覆心，分別非如來。

問：生及與不生，惟願爲我說：云何何等法，離於境界生？

答：色具足和合，從於戲論集，聚於外色相，從分別而生。知於彼法者，是如實解義，隨順聖人性，而心不復生。離於一切大，生法不相應，心虛妄觀大，觀如是無生。莫分別可別，智者不分別，分別於分別，是二無涅槃。立於無生法，如幻不見法，從幻等因生，所立諸法破。見心如鏡像，無始熏習因，似義而無義，觀諸法亦爾。如鏡中色像，離於一二相，可見無非無，諸相亦如是。乾闥婆幻等，依於因緣觀，如是諸法體，生非不生法。分別似如人，二種相而現，說我及於法，而愚人不知。相違及無因，聲聞諸羅漢，自成及佛力，是五種聲聞。

時攝及於滅，第一離第一，  
是四種無常，愚無智分別。  
愚癡墮二邊，功德及微塵，  
不知解脫因，以著有無法。  
譬如愚癡人，取指即是月，  
如是樂名字，不知我實法。  
諸大各異相，無色體相生，  
而諸大和合，無大無依大；  
問：火能燒諸色，水能爛諸物，  
風能動諸色，云何大相生？

答：色陰及於識，是法二無五，  
是諸陰異名，我說如帝釋。  
心心數差別，現轉諸法生，  
四大彼此別，色心非從依。  
依青等有白，依白有青等，  
依因果可生，空有及於無。  
能作可作作，寒熱見等見，  
如是等一切，妄覺不能成。  
心意及餘六，諸識共和合，  
離於一異體，生死虛妄生。  
僧佉毘世師，裸形自在天，  
墮有無朋黨，離於寂靜義。  
形相貌勝生，四大生非塵，

是外道說生，四大及四塵，  
餘者無處生，外道分別因，  
愚癡而不覺，以依有無黨。  
生共心相應，死不共相應，  
清淨實相法，共智相應住。  
業及於色相，五陰境界因，  
衆生無因體，無色界不住。  
問：佛說法無我，無色同外道，  
說無我是斷，識亦不應生；  
心有四種住，無色云何住？

答：內外諸法相，而識不能行，  
妄覺者計有，中陰有五陰。  
如是無色生，有而是無色，  
自然應解脫，無衆生及識，  
是外道無疑，妄覺不能知。  
若彼處無色，是故見無色，  
彼無非立法，非乘無乘者。  
識從種子生，共諸根和合，  
八種色一分，於念時不取。  
問：色不住於時，根不共根住，  
是故如來說，諸根念不住。  
若不見色體，識云何分別？  
若智不生者，云何生世間？

答：即生時即滅，佛不如是說，一時亦不念，虛妄分別取。諸根及境界，愚癡非智者，愚癡聞名取，聖人如實知。第六無依止，以無因可取，不善知於我，離於有法過。愚於有無法，覺者離實智，有爲無爲我，愚癡不能知。一中有施法，異中亦如是，共心中一體，意識能覺知。

問：若施是心者，心數是名字，云何離能取，分別於一異？共因依止見，業生作業等，如火如是說，相似相似法。如火一時間，可燒能燒異，如是我依因，妄覺何不爾？生及與不生，而心常清淨，妄覺者立我，何故不說喻？答：迷於識稠林，離於真實法，妄覺東西走，覓神我亦爾。內身修實行，我是清淨相，如來藏佛境，妄覺非境界。可取及能取，差別五陰我，

若能知於相，爾時生真智。外道說意識，阿梨耶藏體，共於我相應，我法說不爾。若如實知法，實諦得解脫，修行於見道，斷煩惱清淨。心自性清淨，如來淨法身，是法依衆生，離於邊無邊。如金及與色，石性與真金，陶冶人能見，衆生於陰爾。問：非人亦非陰，佛是無漏智，無漏常世尊，是故我歸依。

答：心自性清淨，煩惱及意作，共五陰相應，說中勝者說。心自性清淨，意等是因緣，彼能作諸業，故彼二種染。意等客塵法，煩惱我清淨，彼依煩惱染，如垢依清淨。如依離於垢，亦如金離垢，有而不可見，我離過亦爾。如琴及珂鼓，種種美妙聲，陰中我亦爾，愚癡覓一異。地中諸寶藏，及與清淨水，陰中我亦爾，實有不可見。

心及心數法，功德陰和合，陰中我亦爾，無智不能見。如女人胎藏，雖有而不見，我於五陰中，無智故不見。如香藥重擔，火及於諸薪，陰中我亦爾，無智不能見。一切諸法中，無常及與空，陰中我亦爾，無智有不見。諸地及自在，通及於受位，無上妙諸法，及餘諸三昧，及諸勝境界；若陰中無我，而此諸法等，一切亦應無。有人破壞言：若有應示我。智者應答言：汝心應示我。說無真如我，惟是虛妄說，作比丘業者，不應共和合。是人立有無，墮於二朋黨，破壞諸佛法，彼不住我法。離諸外道過，焚燒無我見，令我見熾然，如劫盡火災。如石蜜葡萄，乳酪蘇油等，彼處所有味，不嘗者不知；取於五種中，五陰我亦爾，

愚癡人不見，智見得解脫。

問：明等諸譬喻，心法不可見，何處何因緣？和合不可見？

答：諸法異體相，一心不能取，無因亦無生，虛妄覺者過。

問：實行者見心，心中不見心，可見從見生，能見何因生？

我姓迦旃延，首陀會天出，為衆生說法，趣於涅槃城。

答：是過去行路，我及彼諸佛，三千修多羅，說於涅槃法。

欲界及無色，佛不彼成佛，色界中上天，離欲成菩提。

境界非縛因，因境界是縛，依智斷煩惱，修行者利劍。

問：有我有幻等，法有無云何？愚不見如是，云何有無我？

答：以有作不作，無因而轉生，一切法不生，愚癡不覺知。

諸因不能生，諸緣亦不作，彼二不能生，云何分別緣？

先後及一時，妄覺者說因，虛空瓶弟子，一切諸物生。

佛非有爲作，諸相相莊嚴，  
是轉輪功德，非諸佛得名。  
諸佛是智相，離諸邪見過，  
內身是智見，離諸一切過。  
聾瞎盲及啞，老少懷惡人，  
是等一切人，名無梵行者；  
廣大勝妙體，是轉輪王相，  
出家或一二，餘者是放逸。  
毘耶娑迦那，及於梨沙婆，  
迦毘羅釋迦，我入涅槃後，  
未來世當有，如是等出世；  
我滅後百年，毘耶娑圍陀，  
及於般荼婆，鳩羅婆失羅；  
然後復更有，及於毛釐等，  
次毛釐掘多，次有無道王；  
次有刀劍亂，次刀劍末世，  
次於末世世，無法無修行。  
如是等過未，如輪轉世間，  
日火共和合，焚燒於欲界；  
復成妙世界，彼器世間生，  
四姓及國王，諸仙人及法；  
供養大會施，時法還如本，  
話笑本如是，長行及子註。

子註復重作，種種說無量，  
如是我聞等，迷沒諸世間，  
不知真實法，何者爲是非。  
衣裳如法染，擣治令潔淨，  
青泥牛糞等，壞色而受用；  
諸香塗身衣，離於外道相，  
流通我法輪，是諸如來相；  
不漉水不飲，腰繩及內衣，  
依時行乞食，離於下賤家；  
生於妙天境，及人中勝處，  
諸寶相成就，天人中自在。  
依法修行者，生天四天下，  
多時而受用，依多貪還滅。  
正時及三災，及於二惡世，  
我及餘正時，釋迦末世時，  
釋種悉達他，八臂及自在，  
如是等外道，我滅出於世。  
如是我聞等，釋迦師子說，  
曾有如是事，毘耶娑說是，  
八臂那羅延，及摩醯首羅，  
說如是等言：我化作世間。  
我母名善才，父名梵天王，  
我姓迦旃延，離於諸煩惱；

生於瞻波城，我父及祖父，  
父名爲月護，從於月種生；  
出家修實行，說於千種句，  
授記入涅槃，付慧轉法輪。  
大慧與法勝，勝與彌佉梨，  
彌佉無弟子，於後時法滅。  
迦葉拘留孫，拘那含及我，  
離於諸煩惱，一切名正時。  
過彼正法後，有佛名如意，  
於彼成正覺，爲人說五法。  
無二三災中，過末世亦爾，  
諸佛不出世，正時出於世。  
無人奪有相，衣裳不割裁，  
納衣碎破雜，如孔雀畫色。  
二寸或三寸，間錯而補納，  
若不如是者，愚人所貪奪。  
常滅貪欲火，智水常洗浴，  
日夜六時中，如實修行法。  
如放箭石木，勢極則還下，  
放一還下一，善不善亦爾。  
一中無多種，以相無如是，  
如風取一切，如田地被燒。  
若一能作多，一切無作有，

不爾一切失，是妄覺者法。  
如燈及種子，云何多相似？  
一能生於多，是妄覺者法。  
如麻不生豆，稻不生穰麥，  
小麥等種子，云何一生多？  
波尼出聲論，阿叉波太白，  
末世有梵藏，說於世俗論：  
迦旃延作經，夜婆伽亦爾，  
浮稠迦天文，是後末世論；  
婆梨說世福，世人依福德，  
能護於諸法，王婆離施地；  
彌迦摩修羅，阿舒羅等說，  
迷惑及王論，末世諸仙現。  
悉達他釋種，浮單陀五角，  
口力及黠慧，我滅後出世。  
阿示那三掘，彌佉羅澡罐，  
我住阿蘭若，梵天施與我，  
汝當未來世，名大離塵垢，  
能說真解脫，是諸牟尼尊。  
梵天共梵衆，及餘諸天衆，  
鹿皮等施我，還沒自在天。  
諸雜間錯衣，及爲乞食鉢，  
帝釋四天王，閑處施與我。

說無生及因，生及與不生，欲成於不生，是但說言語。若無明等因，能生於諸心，未生於色時，中間云何住？即時滅於心，而更生餘心，色不一念住，觀何法能生。依於何因緣，心是顛倒因，彼不能成法，云何知生滅？修行者合定，金安闍那性，光音天宮殿，世間法不壞，住於所證法，是諸一切佛。如來等智慧，比丘證於法，及餘所證法，彼法常不壞。問：云何虛妄見，諸法念不住？乾闥婆幻色，何故念不住？諸色無四大，諸大何所爲？答：因無明有心，無始世界習，依生滅和合，妄覺者分別。僧佉有二種，從勝及轉變，勝中有於果，果復成就果。勝是大體相，說功德差別，因果二種法，於轉變中無。如水鏡清淨，諸塵土不染，

真如如是淨，依止於衆生，如興求及惹，女人懷胎藏。鹽及鹽中味，種子云何有？異體不異體，二體離二法。有法無因緣，非無於有爲，如馬中無牛，陰中我亦爾。說有爲無爲，是法無可說，惡見量阿含，依邪覺垢染。不覺說有我，非因不離因，五陰中無我，取我是過失。一中及異中，妄覺者不覺，水鏡及眼中，如見鏡中像。遠離於一異，陰中我亦爾，可觀及能觀，禪道見衆生。觀察是三法，離於邪見法，即滅於知見，如孔中見空。諸法轉變相，愚人妄分別，涅槃離有無，住如實見處，遠離生滅法，亦離有無體，離能見可見，觀察轉變法。離諸外道說，離名相形體，依內身邪見，觀察轉變法。諸天及地獄，觸及於逼惱，



無有中陰法，云何依識生。  
胎卵濕化等，生於中陰中，  
衆生身種種，應觀於去來。  
離量及阿含，能生煩惱種，  
諸外道浪言，智慧者莫取。  
先觀察於我，後觀於因緣，  
不知有說有，故石女兒勝。  
般若離肉眼，妙眼見衆生，  
離於有為陰，妙身體衆生，  
住好惡色中，出離縛解脫，  
妙體住有為，能見妙法身。

問：在於六趣中，妄覺非境界，  
我過於人道，非餘妄覺者；  
而無生我心，何因如是生？  
如河燈種子，何不如是說？  
而識未生時，未有無明等，  
離於闇無識，云何相續生？  
答：三世及無世，第五不可說，  
是諸佛境界，妄覺者觀行。  
行中不可說，以離智行中，  
取於諸行中，智離於行法。  
依此法生此，現見は無因，  
諸緣不可見，離於無作者。

依風火能燒，因風動能生，  
風能吹動火，風還能滅火。  
愚者不分別，云何生衆生，  
說有爲無爲，離於依所依。  
云何成彼法，風火愚分別，  
彼此增長力，彼此法不及。

問：云何而生火？惟言語無義，  
衆生是誰作？而分別如火？

答：能作陰入軀，意等因能生，  
如常無我義，共心常轉生。  
二法常清淨，離於諸因果，  
火不能成彼，妄覺者不知。  
心衆生涅槃，自性體清淨，  
無始等過染，如虛空無差。  
外道邪見垢，如白象床城，  
依意識識覆，大等能清淨。  
彼人見如實，見已破煩惱，  
捨譬喻稠林，彼人取聖境。  
知能知差別，彼分別異體，  
懵鈍人不覺，復言不可說。  
譬如柅檀鼓，愚人作異說，  
如柅檀沈水，諸佛智亦爾。  
愚人不覺知，以依虛妄見，

中後不受食，以鉢依量取；  
離口等諸過，噉於清淨食，  
此是如法行，不能知相應。  
依於法能信，莫分別邪行，  
不著世間物，能取於正義。  
彼人取真金，能然於法燈，  
癡有無因緣，邪見網分別。  
一切煩惱垢，離於貪瞋恚，  
爾時不復生，以無一切染；  
諸如來身手，而授於佛位。  
外道迷因果，餘者迷因緣，  
及無因有物，斷見無聖人。  
受於果轉變，識及於意識，  
意從本識生，識從於意生，  
一切識從本，能生如海波。  
一切從熏因，隨因緣而生，  
念差別鉤鎖，縛自心取境。  
似於形體相，意眼等識生，  
無始來過縛，依熏生取境；  
外見心諸法，遮諸外道見，  
依彼更生餘，及依彼觀生，  
是故生邪見，及世間生死。  
諸法如夢幻，如乾闥婆城，

陽焰水中月，觀察是自心。  
行差非真如，正智幻三昧，  
依首楞嚴定，及餘諸三昧，  
入於初地得，諸通及三昧，  
智及如意身，受位入佛地。  
爾時心不生，以見世虛妄，  
得觀地餘地，及得於佛地。  
轉於依止身，如諸色摩尼，  
亦如水中月，作諸衆生業。  
離有無朋黨，離二及不二，  
出於二乘法，及出第七地。  
內身見諸法，地地中清淨，  
離外道外物，爾時說大乘。  
轉於分別識，離於變易滅，  
如兔角摩尼，得解脫者說。  
如依結相應，依法亦如是，  
依相應相應，莫分別於異。  
眼識業及受，無明及正見，  
眼色及於意，意識染如是。  
佛說此妙經，聖者大慧士，菩薩摩訶薩，羅婆那大  
王，叔迦婆羅那，甕耳等羅叉，天龍夜叉等，乾闥  
婆修羅，諸天比丘僧，大歡喜奉行。  
入楞伽經 竟

##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

御製

蓋聞：摩羅山頂，既最崇而最嚴；楞伽城中，實難往而難入。先佛弘宣之地，曩聖修行之所。爰有城主，號羅婆那。乘宮殿以謁尊顏；奏樂音而祈妙法。因鬘峰以表興，指藏海以明宗。所言入楞伽經者：斯乃諸佛心量之玄樞，群經理窟之妙鍵。廣喻幽旨，洞明深義，不生不滅，非有非無，絕去來之二途，離斷常之雙執，以第一義諦，得最上妙珍；體諸法之皆虛，知前境之如幻；混假名之分別，等生死與涅槃。大慧之問初陳，法王之旨斯發。一百八義，應實相而離世間；三十九門，破邪見而宣政法。曉名相之並假，祛妄想之迷衿；依正智以會真如，悟緣起而歸妙理。境風既息，識浪方澄；三自性皆空，二無我俱泯；入如來之藏，遊解脫之門。原此經文，來自西國。至若元嘉建號，跋陀之譯未弘；延昌紀年，流支之義多舛。朕虔思付囑，情切紹隆；以久視元年歲次庚子，林鐘紀律炎帝司辰，于時避暑箕峰觀風；潁水三陽宮內，重出斯經。討三本之要詮，成七卷之了教。三藏沙門于闐國僧實叉難陀大德、大福先寺僧復禮等並，名追安遠，德契騰蘭；襲龍樹之芳猷，探馬鳴之秘府；

戒香與覺花齊馥，意珠共性月同圓；故能了達冲微，發揮奧蹟；以長安四年正月十五日繕寫云畢。自惟菲薄，言謝珪璋，顧四辯而多慚，瞻一乘而罔測。難違緇俗之請，強申翰墨之文；詞拙理乖，彌增愧慙。伏以此經微妙，最爲希有。所冀破重昏之暗，傳燈之句不窮；演流注之功，湧泉之義無盡。題目品次列於後云。

##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一

大周于闐國僧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奉 敕譯

羅婆那王勸請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大海濱摩羅耶山頂楞伽城中，與大比丘衆及大菩薩衆俱。其諸菩薩摩訶薩，悉已通達五法三性，諸識無我，善知境界自心現義。遊戲無量自在三昧神通諸力，隨衆生心現種種形，方便調伏；一切諸佛手灌其頂，皆從種種諸佛國土而來此會，大慧菩薩摩訶薩爲其上首。爾時，世尊於海龍王宮說法。過七日已，從大海出；有無量億梵釋護世諸天龍等，奉迎於佛。爾時如來舉目觀見摩羅耶山楞伽大城，即便微笑而作是言：

「昔諸如來應正等覺，皆於此城說自所得聖智證法，非諸外道臆度邪見及以二乘修行境界，我今亦當爲羅婆那王開示此法。」爾時羅婆那夜叉王，以佛神力聞佛言音，遙知如來從龍宮出；梵釋護世天龍圍遶，見海波浪，觀其衆會。藏識大海，境界風動，轉識浪起；發歡喜心，於其城中高聲唱言：「我當詣佛請入此城，令我及與諸天世人，於長夜中得大饒益。」作是語已，即與眷屬乘花宮殿，往世尊所。到已，下殿右遶三匝，作衆伎樂供養如來。所持樂器，皆是大青因陀羅寶、琉璃等寶以爲間錯；無價上衣而用纏裹；其聲美妙，音節相和；於中說偈而讚佛曰：

心自性法藏，無我離見垢；

證智之所知，願佛爲宣說。

善法集爲身，證智常安樂；

變化自在者，願入楞伽城。

過去佛菩薩，皆曾住此城；

此諸夜叉衆，一心願聽法。

爾時羅婆那楞伽王，以都吒迦音歌讚佛已，復

以歌聲而說頌言：

世尊於七日，住摩竭海中；

然後出龍宮，安詳昇此岸。

我與諸姝女，及夜叉眷屬；

輸迦娑刺那，衆中聰慧者，  
悉以其神力，往詣如來所；  
各下花宮殿，禮敬世所尊。  
復以佛威神，對佛稱己名，  
我是羅刹王，十首羅婆那，  
今來詣佛所，願佛攝受我，  
及楞伽城中，所有諸衆生。  
過去無量佛，咸昇寶山頂，  
住楞伽城中，說自所證法。  
世尊亦應爾，住彼寶嚴山，  
菩薩衆圍遶，演說清淨法。  
我等於今日，及住楞伽衆，  
一心共欲聞，離言自證法。  
我念去來世，所有無量佛，  
菩薩共圍遶，演說楞伽經。  
此入楞伽典，昔佛所稱讚；  
願佛同往尊，亦爲衆開演。  
請佛爲哀愍，無量夜叉衆；  
入彼寶嚴城，說此妙法門。  
此妙楞伽城，種種寶嚴飾；  
牆壁非土石，羅網悉珍寶。  
此諸夜叉衆，昔曾供養佛，  
修行離諸過，證知常明了。

夜叉男女等，渴仰於大乘；  
自信摩訶衍，亦樂令他住。  
惟願無上尊，爲諸羅刹衆，  
甕耳等眷屬，往詣楞伽城。  
我於去來今，勤供養諸佛；  
願聞自證法，究竟大乘道。  
願佛哀愍我，及諸夜叉衆；  
共諸佛子等，入此楞伽城。  
我宮殿婬女，及以諸瓔珞，  
可愛無憂園，願佛哀納受。  
我於佛菩薩，無有不捨物，  
乃至身給侍，惟願哀納受。

爾時，世尊聞是語已，即告之言：「夜叉王！  
過去世中諸大導師咸哀愍汝，受汝勸請，詣寶山中  
說自證法；未來諸佛亦復如是。此是修行甚深觀行  
現法樂者之所住處，我及諸菩薩哀愍汝故，受汝所  
請。」作是語已，默然而住。時羅婆那王，即以所  
乘妙花宮殿奉施於佛。佛坐其上，王及諸菩薩前後  
導從，無量婬女歌詠讚歎，供養於佛，往詣彼城。  
到彼城已，羅婆那王及諸眷屬，復作種種上妙供  
養；夜叉衆中童男童女，以寶羅網供養於佛；羅婆  
那王施寶瓔珞奉佛菩薩，以掛其頸。爾時世尊及諸  
菩薩受供養已，各爲略說自證境界甚深之法。時羅

婆那王並其眷屬，復更供養大慧菩薩，而勸請言：  
我今諸大士，奉問於世尊，  
一切諸如來，自證智境界。  
我與夜叉衆，及此諸菩薩，  
一心願欲聞，是故咸勸請。  
汝是修行者，言論中最勝；  
是故生尊敬，勸汝請問法：  
自證清淨法，究竟入佛地，  
離外道二乘，一切諸過失。

爾時世尊以神通力，於彼山中復更化作無量寶  
山；悉以諸天百千萬億妙寶嚴飾。一一山上皆現佛  
身，一一佛前皆有羅婆那王及其衆會，十方所有一  
切國土皆於中現；一一國中悉有如來，一一佛前咸  
有羅婆那王並其眷屬、楞伽大城阿輪迦園，如是莊  
嚴等無有異；一一皆有大慧菩薩而興請問。佛爲開  
示自證智境，以百千妙音說此經已，佛及諸菩薩皆  
於空中隱而不現。羅婆那王唯自見身住本宮中，作  
是思惟：「向者是誰？誰聽其說？所見何物？是誰  
能見？佛及國城衆寶山林，如是等物今何所在？爲  
夢所作？爲幻所成？爲復猶如乾闥婆城？爲翳所  
見？爲炎所惑？爲如夢中石女生子？爲如煙焰旋火  
輪耶？」復更思惟：「一切諸法性皆如是，唯是自  
心分別境界，凡夫迷惑不能解了。無有能見，亦無

所見；無有能說，亦無所說；見佛聞法，皆是分別。如向所見不能見佛，不起分別是則能見。」時楞伽王尋即開悟，離諸雜染證唯自心，住無分別。往昔所種善根力故，於一切法得如實見，不隨他悟；能以自智善巧觀察，永離一切臆度邪解；住大修行爲修行師，現種種身，善達方便；巧知諸地上增進相，常樂遠離心意意識；斷三相續見，離外道執著；內自覺悟入如來藏，趣於佛地。聞虛空中及宮殿內咸出聲音：「善哉！大王！如汝所學，諸修行者應如是學，應如是見；一切如來應如是見；一切諸法若異見者則是斷見。汝應永離心意意識，應勤觀察一切諸法；應修內行，莫著外見，莫墮二乘及以外道所修句義所見境界及所應得諸三昧法；汝不應樂戲論談笑，汝不應起圍陀諸見，亦不應著王位自在，亦不應住六定等中；若能如是，即是如實修行者行，能摧他論，能破惡見，能捨一切我見執著；能以妙慧轉所依識，能修菩薩大乘之道，能入如來自證之地；汝應如是勤加修學，令所得法轉更清淨，善修三昧三摩鉢底，**莫著二乘外道境界以爲勝樂，如凡修者之所分別**。外道執我，見有我相及實求那而生取著；二乘見有無明緣行，於性空中亂想分別。楞伽王！此法殊勝，是大乘道；能令成就自證聖智，於諸有中受上妙生。楞伽王！此大乘

行，破無明翳，滅識波浪，不墮外道諸邪行中。楞伽王！外道行者執著於我，作諸異論，不能演說離執著見識性二義。**善哉！楞伽王！汝先見佛思惟此義，如是思惟乃是見佛。**」

爾時羅婆那王復作是念：「願我更得奉見如來，如來世尊於觀自在，離外道法，能說自證聖智境界；超諸應化所應作事，住如來定，入三昧樂，是故說名大觀行師；亦復名爲大哀愍者，能燒煩惱分別薪盡。諸佛子衆所共圍遶，普入一切衆生心中；遍一切處，具一切智，永離一切分別事相。我今願得重見如來大神通力，以得見故，未得者得，已得不退，離諸分別，住三昧樂，增長滿足如來智地。」

爾時世尊知楞伽王即當證悟無生法忍；爲哀愍故便現其身，令所化事還復如本。時十頭王見所曾睹無量山城悉寶莊嚴，一一城中皆有如來、應正等覺，三十二相以嚴其身；自見其身，遍諸佛前；悉有大慧、夜叉圍遶，說自證智所行之法；亦見十方諸佛國土如是等事，悉無有別。

爾時世尊普觀衆會，以慧眼觀，非肉眼觀；如師子王奮迅迴盼，欣然大笑；於其眉間、髀、脇、腰、頸及以肩臂德字之中，一一毛孔，皆放無量妙色光明；如虹拖暉，如日舒光；亦如劫火猛焰熾

然。時虛空中梵釋四天，遙見如來坐如須彌楞伽山頂，欣然大笑。爾時諸菩薩及諸天衆咸作是念：「如來世尊於法自在，何因緣故欣然大笑？身放光明默然不動？住自證境，入三昧樂？如師子王周迴顧視，觀羅婆那念如實法？」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先受羅婆那王請，復知菩薩衆會之心，及觀未來一切衆生皆悉樂著語言文字，隨言取義而生迷惑，執取二乘外道之行；或作是念：「世尊已離諸識境界，何因緣故欣然大笑？」爲斷彼疑而問於佛。佛即告言：「善哉！大慧！善哉！大慧！汝觀世間，愍諸衆生於三世中惡見所纏，欲令開悟而問於我；諸智慧人爲利自他，能作是問。大慧！此楞伽王曾問過去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二種之義；今亦欲問，未來亦爾。此二種義差別之相，一切二乘及諸外道皆不能測。」爾時如來知楞伽王欲問此義，而告之曰：「楞伽王！汝欲問我，宜應速問。我當爲汝分別解釋，滿汝所願，令汝歡喜；能以智慧思惟觀察，離諸分別，善知諸地修習對治，證真實義，入三昧樂，爲諸如來之所攝受；住奢摩他樂，遠離二乘三昧過失，住於不動、善慧、法雲菩薩之地；能如實知諸法無我；當於大寶蓮花宮中，以三昧水而灌其頂；復現無量蓮花圍繞，無數菩薩於中止住，與諸衆會遞相瞻視，如是

境界不可思議。楞伽王！汝起一方便行、住修行地，復起無量諸方便行。汝定當得如上所說不思議事，處如來位，隨形應物。汝所當得，一切二乘及諸外道梵釋天等所未曾見。」

爾時楞伽王蒙佛許已，即於清淨光明如大蓮華寶山頂上，從座而起，諸姝女衆之所圍繞，化作無量種種色花，種種色香、末香、塗香、幢幡、幢蓋、冠珮、瓔珞、及餘世間未曾見聞種種勝妙莊嚴之具；又復化作欲界所有種種無量諸音樂器，過諸天、龍、乾闥婆等一切世間之所有者；又復化作十方佛土昔所曾見諸音樂器；又復化作大寶羅網，遍覆一切佛菩薩上；復現種種上妙衣服，建立幢幡以爲供養。作是事已，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於虛空中復雨種種諸供養雲，作諸音樂，從空而下；即坐第二日電光明如大蓮花寶山頂上，歡喜恭敬而作是言：「我今欲問如來二義，如是二義，我已曾問過去如來應正等覺，彼佛世尊已爲我說。我今亦欲問於是義，唯願如來爲我宣說。世尊！變化如來說此二義，非根本佛；根本佛說三昧樂境，不說虛妄分別所行。善哉！世尊！於法自在，唯願哀愍，說此二義；一切佛子心皆樂聞。」

爾時，世尊告彼王言：「汝應問我，當爲汝說。」時夜叉王更著種種寶冠瓔珞，諸莊嚴具以嚴

其身，而作是言：「如來常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云何得捨此二種法？何者是法？何者非法？法若應捨，云何有二？有二即墮分別相中。有體無體、是實非實、如是一切皆是分別，不能了知阿賴耶識無差別相。如毛輪住非淨智境，法性如是，云何可捨？」爾時，佛告楞伽王言：「楞伽王！汝豈不見瓶等無常敗壞之法？凡夫於中妄生分別。汝今何故不如是知法與非法差別之相？此是凡夫之所分別，非證智見；凡夫墮在種種相中，非諸證者。楞伽王！如燒宮殿園林，見種種焰；火性是一，所出光焰，由薪力故，長短、大小、各各差別；汝今云何不如是知法與非法差別之相？楞伽王！如一種子生牙、莖、枝葉及以花果、無量差別；外法如是，內法亦然。謂無明為緣，生蘊界處一切諸法，於三界中受諸趣生，有苦樂好醜語默行止，各各差別。又如諸識，相雖是一，隨於境界，有上中下染、淨、善、惡種種差別。楞伽王！非但如上法有差別，諸修行者修觀行時，自智所行亦復見有差別之相；況法與非法而無種種差別分別？」

「楞伽王！法與非法差別相者，當知悉是相分別故。楞伽王！何者是法？所謂二乘及諸外道虛妄分別，說有實等為諸法因；如是等法應捨應離，不應於中分別取相；見自心法性則無執著。瓶等諸

物，凡愚所取，本無有體；諸觀行人，以毘鉢舍那如實觀察，名捨諸法。楞伽王！何者是非法？所謂諸法無性無相，永離分別；如實見者，若有若無如是境界，彼皆不起，是名捨非法。復有非法，所謂兔角石女兒等，皆無性相，不可分別；但隨世俗，說有名字，非如瓶等而可取著；以彼非是識之所取；如是分別亦應捨離，是名捨法及捨非法。」

「楞伽王！汝先所問，我已說竟。楞伽王！汝言『我於過去諸如來所，已問是義；彼諸如來已為我說。』楞伽王！汝言過去但是分別，未來亦然，我亦同彼。楞伽王！彼諸佛法皆離分別，已出一切分別戲論，非如色相，唯智能證；為令眾生得安樂故，而演說法，以無相智說名如來；是故如來，以智為體。智為身故，不可分別；不可以所分別，不可以我、人、眾生相分別。何故不能分別？以意識因境界起，取色形相，是故離能分別，亦離所分別。楞伽王！譬如壁上彩畫眾生，無有覺知；世間眾生悉亦如是無業無報；諸法亦然，無聞無說。楞伽王！世間眾生猶如變化，凡夫外道不能了達。楞伽王！能如是見，名為正見；若他見者，名分別見；由分別故，取著於二。楞伽王！譬如有人，於水鏡中自見其像，於燈月中自見其影，於山谷中自聞其響，便生分別而起取著；此亦如是，法與非法



唯是分別，由分別故不能捨離，但更增長一切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所謂一緣，一緣者是最勝三昧，從此能生自證聖智，以如來藏而為境界。」

### 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一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與摩帝菩薩俱遊一切諸佛國土承佛神力，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曲躬恭敬而說頌言：

世間離生滅，譬如虛空花；  
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一切法如幻，遠離於心識；  
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世間恒如夢，遠離於斷常；  
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  
知人法無我，煩惱及爾焰；  
常清淨無相，而興大悲心。  
佛不住涅槃，涅槃不住佛；  
遠離覺不覺，若有若非有。  
法身如幻夢，云何可稱讚？  
知無性無生，乃名稱讚佛。  
佛無根境相，不見名見佛；  
云何於牟尼，而能有讚毀？  
若見於牟尼，寂靜遠離生；

是人今後世，離著無所見。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偈讚佛已，自說姓名：

我名為大慧，通達於大乘；

今以百八義，仰諮尊中上。

時世間解聞是語已，普觀眾會而說是言：

汝等諸佛子，今皆恣所問；

我當為汝說，自證之境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蒙佛許已，頂禮佛足，以頌問曰：

云何起計度？云何淨計度？  
云何起迷惑？云何淨迷惑？  
云何名佛子？及無影次第？  
云何剎土化？相及諸外道？  
解脫至何所？誰縛誰能解？  
云何禪境界？何故有三乘？  
彼以何緣生？何作何能作？  
誰說二俱異？云何諸有起？  
云何無色定？及與滅盡定？  
云何為想滅？云何從定覺？  
云何所作生？進去及持身？  
云何見諸物？云何入諸地？  
云何有佛子？誰能破三有？  
何處身云何？生復住何處？

云何得神通？自在及三昧？  
三昧心何相？願佛爲我說。  
云何名藏識？云何名意識？  
云何起諸見？云何退諸見？  
云何姓非姓？云何唯是心？  
何因建立相？云何成無我？  
云何無衆生？云何隨俗說？  
云何得不起，常見及斷見？  
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違？  
何故當來世，種種諸異部？  
云何爲性空？云何剎那滅？  
胎藏云何起？云何世不動？  
云何諸世間，如幻亦如夢？  
乾城及陽焰，乃至水中月？  
云何菩提分？覺分從何起？  
云何國土亂？何故見諸有？  
云何知世法？云何離文字？  
云何如空花？不生亦不滅？  
真如有幾種？諸度心有幾？  
云何如虛空？云何離分別？  
云何地次第？云何得無影？  
何者二無我？云何所知淨？  
聖智有幾種？戒衆生亦然；

摩尼等諸寶，斯並云何出？  
誰起於語言？衆生及諸物？  
明處與伎術，誰之所顯示？  
伽他有幾種？長行句亦然。  
道理幾不同？解釋幾差別？  
飲食是誰作？愛欲云何起？  
云何轉輪王？及以諸小王？  
云何王守護？天衆幾種別？  
地日月星宿，斯等並是何？  
解脫有幾種？修行師復幾？  
云何阿闍梨？弟子幾差別？  
如來有幾種？本生事亦然？  
衆魔及異學，如是各有幾？  
自性幾種異？心有幾種別？  
云何唯假設？願佛爲開演！  
云何爲風雲？念智何因有？  
藤樹等行列，此並誰能作？  
云何象馬獸？何因而捕取？  
云何卑陋人？此並誰能作？  
云何六時攝？云何一闍提？  
女男及不男？此並云何生？  
云何修行進？云何修行退？  
瑜伽師有幾？令人住其中？

衆生生諸趣？何形何色相？  
富饒大自在，此復何因得？  
云何釋迦種？云何甘蔗種？  
仙人長苦行，是誰之教授？  
何因佛世尊，一切剎中現，  
異名諸色類，佛子衆圍遶？  
何因不食肉？何因令斷肉？  
食肉諸衆生，以何因故食？  
何故諸國土，猶如日月形？  
須彌及蓮花，卍字師子像。  
何故諸國土，如因陀羅網，  
覆住或側住，一切寶所成？  
何故諸國土，無垢日月光，  
或如花果形，箜篌細腰鼓？  
云何變化佛？云何爲報佛？  
真如智慧佛？願皆爲我說！  
云何於欲界，不成等正覺？  
何故色究竟，離染得菩提？  
如來滅度後，誰當持正法？  
世尊住久如，正法幾時住？  
悉檀有幾種？諸見復有幾？  
何故立毘尼、及以諸比丘、  
一切諸佛子、獨覺及聲聞？

云何轉所依？云何得無相？  
云何得世通？云何得出世？  
復以何因緣，心住七地中？  
僧伽有幾種？云何成破僧？  
云何爲衆生，廣說醫方論？  
何故大牟尼，唱說如是言：  
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  
何故說斷常？及與我無我？  
何不恆說實，一切唯是心？  
云何男女林，訶梨菴摩羅，  
雞羅娑輪圍，及與金剛山？  
如是處中間，無量寶莊嚴；  
仙人乾闥婆，一切皆充滿？  
此皆何因緣？願尊爲我說！  
爾時世尊聞其所請大乘微妙諸佛之心、最上法  
門，即告之言：「善哉！大慧！諦聽！諦聽！如汝  
所問，當次第說。」即說頌言：  
若生若不生，涅槃及空相，  
流轉無自性，波羅蜜佛子，  
聲聞辟支佛，外道無色行，  
須彌巨海山，洲渚剎土地，  
星宿與日月，天衆阿修羅，  
解脫自在通，力禪諸三昧，

滅及如意足，菩提分及道，禪定與無量，諸蘊及往來，乃至滅盡定，心生起言說；心意識無我，五法及自性，分別所分別，能所二種見；諸乘種性處，金摩尼真珠，一闍提大種，荒亂及一佛；智所智教得，衆生有無有，象馬獸何因，云何而捕取？云何因譬喻，相應成悉檀？所作及能作，衆林與迷惑，如是真實理，唯心無境界？諸地無次第，無相轉所依；醫方工巧論，伎術諸明處，須彌諸山地，巨海日月量；上中下衆生，身各幾微塵？一一刹幾塵？一一弓幾肘？幾弓俱廬舍？半由旬由旬？兔毫與隙遊，蟻羊毛穢麥，半升與一升，是各幾穢麥？一斛及十斛，十萬暨千億，乃至頻婆羅，是等各幾數？幾塵成芥子？幾芥成草子？

復以幾草子，而成於一豆？幾豆成一銖？幾銖成一兩？幾兩成一斤？幾斤成須彌？此等所應請，何因問餘事？聲聞辟支佛，諸佛及佛子。如是等身量，各有幾微塵？火風各幾塵，一一根有幾？眉及諸毛孔，復各幾塵成？如是等諸事，云何不問我？云何得財富？云何轉輪王？云何王守護？云何得解脫？云何長行句？姪欲及飲食？云何男女林？金剛等諸山？幻夢渴愛譬？諸雲從何起？時節云何有？何因種種味？女男及不男？佛菩薩嚴飾？云何諸妙山，仙闍婆莊嚴？解脫至何所？誰縛誰解脫？云何禪境界？變化及外道？云何無因作？云何有因作？云何轉諸見？云何起計度？云何淨計度？所作云何起？云何而轉去？云何斷諸想？

云何起三昧？破三者誰？  
何處身云何？云何無有我？  
云何隨俗說？汝問相云何？  
及所問非我？云何爲胎藏？  
及以餘支分？云何斷常見？  
云何心一境？云何言說智？  
戒種性佛子？云何稱理釋？  
云何師弟子？衆生種性別？  
飲食及虛空？聰明魔施設？  
云何樹行布？是汝之所問。  
何因一切剎，種種相不同，  
或有如箜篌，腰鼓及衆花？  
或有離光明，仙人長苦行；  
或有好族姓，令衆生尊重；  
或有體卑陋，爲人所輕賤。  
云何欲界中，修行不成佛？  
而於色究竟，乃昇等正覺？  
云何世間人，而能獲神通？  
何因稱比丘？何故名僧伽？  
云何化及報？真如智慧佛？  
云何使其心，得住七地中？  
此及於餘義，汝今咸問我：  
如先佛所說，一百八種句；

一一相相應，遠離諸見過，  
亦離於世俗，言語所成法；  
我當爲汝說，佛子應聽受！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者是一百八句？」佛言：「大慧！所謂生句，非生句。常句，非常句。相句，非相句。住異句，非住異句。剎那句，非剎那句。自性句，非自性句。空句，非空句。斷句，非斷句。心句，非心句。中句，非中句。緣句，非緣句。因句，非因句。煩惱句，非煩惱句。愛句，非愛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善巧句，非善巧句。清淨句，非清淨句。相應句，非相應句。譬喻句，非譬喻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師句，非師句。種性句，非種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無影像句，非無影像句。願句，非願句。三輪句，非三輪句。標相句，非標相句。有句，非有句。無句，非無句。俱句，非俱句。自證聖智句，非自證聖智句。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剎句，非剎句。塵句，非塵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大種句，非大種句。算數句，非算數句。神通句，非神通句。虛空句，非虛空句。雲句，非雲句。巧明句，非巧明句。伎術句，非伎術句。風句，非風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假立句，非假立句。體性句，非體性句。蘊句，非蘊句。

句。衆生句，非衆生句。覺句，非覺句。涅槃句，非涅槃句。所知句，非所知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亂句，非荒亂句。幻句，非幻句。夢句，非夢句。陽焰句，非陽焰句。影像句，非影像句。火輪句，非火輪句。乾闥婆句，非乾闥婆句。天句，非天句。飲食句，非飲食句。姪欲句，非姪欲句。見句，非見句。波羅蜜句，非波羅蜜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諦句，非諦句。果句，非果句。滅句，非滅句。滅起句，非滅起句。醫方句，非醫方句。相句，非相句。支分句，非支分句。禪句，非禪句。迷句，非迷句。現句，非現句。護句，非護句。種族句，非種族句。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攝受句，非攝受句。寶句，非寶句。記句，非記句。一闡提句，非一闡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味句，非味句。作句，非作句。身句，非身句。計度句，非計度句。動句，非動句。根句，非根句。有爲句，非有爲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時節句，非時節句。樹藤句，非樹藤句。種種句，非種種句。演說句，非演說句。決定句，非決定句。毘尼句，非毘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住持句，非住持句。文字句，非文字句。大慧！此百八句，皆是過去諸佛所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言：「大慧！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臆度者之所能知：所謂相續生及相生，相續住及相住，相續滅及相滅。諸識有三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大慧！識廣說有八；略則唯二：謂現識及分別事識。大慧！如明鏡中現諸色像，現識亦爾。大慧！現識與分別事識，此二識無異，相互爲因：大慧！現識以不思議熏變爲因，分別事識以分別境界及無始戲論習氣爲因；大慧！阿賴耶識虛妄分別種種習氣滅，即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

「大慧！相續滅者，謂所依因滅及所緣滅，即相續滅。所依因者，謂無始戲論虛妄習氣；所緣者，謂自心所見分別境界。大慧！譬如泥團與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與莊嚴具亦如是。大慧！若泥團與微塵異者，應非彼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泥團微塵應無分別。大慧！轉識、藏識，若異者，藏識非彼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然彼真相不滅。大慧！識真相不滅，但業相滅。若真相滅者，藏識應滅；若藏識滅者，即不異外道斷滅論。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說：取境界相續識滅，即無始相續識滅。大慧！彼諸外道說：相續識從作者生，不說眼識依色光明和合而生，唯說作者爲生因故。作者是何？彼計勝性、丈夫、自在、時及微

塵爲能作者。」

「復次，大慧！有七種自性。所謂集自性、性自性、相自性、大種自性、因自性、緣自性、成自性。復次大慧！有七種第一義：所謂心所行、智所行、二見所行、超二見所行、超子地所行、如來所行、如來自證聖智所行。大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法自性第一義心。以此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最上法；以聖慧眼，入自共相種種安立；其所安立，不與外道惡見共。大慧！云何爲外道惡見？謂不知境界自分別現，於自性第一義見有見無而起言說。大慧！我今當說：若了境如幻——自心所現；則滅妄想、三有苦及無知、愛、業緣。」

「大慧！有諸沙門婆羅門妄計非有及有，於因果外顯現諸物，依時而住；或計蘊、界、處依緣生住，有已即滅。大慧！彼於若相續、若作用、若生、若滅、若諸有、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是破壞斷滅論；何以故？不得現法故，不見根本故。大慧！譬如瓶破，不作瓶事，又如焦種不能生牙；此亦如是：若蘊、界、處法已現當滅，應知此則無相續生，以無因故，但是自心虛妄所見。」

「復次大慧！若本無有識，三緣合生，龜應生毛，沙應出油，汝宗則壞，違決定義；所作事業，

悉空無益。大慧！三合爲緣，是因果性可說爲有；過、現、未來，從無生有。此依住覺想地者所有理教及自惡見熏習餘氣，作如是說。大慧！愚癡凡夫惡見所噬，邪見迷醉無智，妄稱一切智說。」

「大慧！復有沙門婆羅門，觀一切法皆無自性：如空中雲、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夢所見——不離自心；由無始來虛妄見故，取以爲外。作是觀已，斷分別緣，亦離妄心所取名義；知身及物並所住處，一切皆是藏識境界，無能所取及生住滅；如是思惟，恒住不捨，大慧！此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二種平等大悲方便無功用行；觀衆生如幻如影，從緣而起；知一切境界離心無得，行無相道，漸昇諸地，住三昧境，了達三界皆唯自心；得如幻定，絕衆影像；成就智慧，證無生法；入金剛喻三昧，當得佛身，恒住如如；起諸變化，力通自在，大慧方便以爲嚴飾，遊衆佛國；離諸外道及心意識，轉依次第成如來身。」

「大慧！菩薩摩訶薩欲得佛身，應當遠離蘊、界、處心因緣所作生住滅法戲論分別，但住心量，觀察三有——無始時來妄習所起；思惟佛地無相、無生自證聖法，得心自在無功用行，如如意寶隨宜現身，令達唯心，漸入諸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

於自悉檀應善修學。」

##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二

### 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爲我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相衆妙法門。此是一切諸佛菩薩入自心境，離所行相，稱真實義諸佛教心。唯願如來爲此山中諸菩薩衆，隨順過去諸佛，演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有四種因緣眼識轉，何等爲四？所謂不覺自心現而執取故；無始時來取著於色虛妄習氣故；識本性如是故；樂見種種諸色相故。大慧！以此四緣，阿賴耶識如瀑流水，生轉識浪。如眼識，餘亦如是，於一切諸根微塵毛孔，眼等轉識或頓生——譬如明鏡現衆色像；或漸生——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心海亦爾——境界風吹起諸識浪，相續不絕。大慧！因、所作相，非一非異。業與生相，相繫深縛，不能了知色等自性，五識身轉。大慧！與五識俱，或因了別差別境相，有意識生，然彼諸識不作是念：『我等同時，展轉爲因』，而於自心所現境界，分別執著俱時而起，無差別相，各了自境。大慧！諸修行者入於三昧，以習力微起而不覺

知，但作是念：『我滅諸識，入於三昧』；實不滅識而入三昧，以彼不滅習氣種故。但不取諸境名爲識滅。大慧！如是藏識行相微細；唯除諸佛及住地菩薩，其餘一切二乘、外道定慧之力皆不能知。唯有修行如實行者，以智慧力了諸地相，善達句義；無邊佛所，廣集善根，不妄分別自心所見能知之耳。大慧！諸修行人，宴處山林上中下修，能見自心分別流注，得諸三昧自在力通，諸佛灌頂，菩薩圍繞；知心、意、意識所行境界，超愛業無明生死大海。是故汝等應當親近諸佛菩薩如實修行大善知識。」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  
洪波鼓溟壑，無有斷絕時。  
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  
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  
青赤等諸色，鹽貝乳石蜜；  
花果日月光，非異非不異。  
意等七種識，應知亦如是；  
如海共波浪，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動，種種波浪轉；  
藏識亦如是，種種諸識生。  
心意及意識，爲諸相故說；  
八識無別相，無能相所相。



譬如海波浪，是則無差別；  
諸識心如是，異亦不可得。

**心能積集業，意能廣積集，  
了別故名識，對現境說五。**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以頌問曰：

青赤諸色像，衆生識顯現；  
如浪種種法，云何願佛說。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青赤諸色像，浪中不可得；  
言心起衆相，開悟諸凡夫。  
而彼本無起，自心所取離；  
能取及所取，與彼波浪同。  
身資財安住，衆生識所現；  
是故見此起，與浪無差別。

爾時大慧復說頌言：

大海波浪性，鼓躍可分別；  
藏識如是起，何故不覺知？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阿賴耶如海，轉識同波浪；  
爲凡夫無智，譬喻廣開演。

爾時大慧復說頌言：

譬如日光出，上下等皆照，  
世間燈亦然；應爲愚說實，

已能開示法，何不顯真實？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若說真實者，彼心無真實；  
譬如海波浪，鏡中像及夢，  
俱時而顯現，心境界亦然。  
境界不具故，次第而轉生，  
識以能了知，意復意謂然，  
五識了現境，無有定次第。  
譬如工畫師，及畫師弟子；  
布彩圖衆像，我說亦如是。  
彩色中無文，非筆亦非素；  
爲悅衆生故，綺煥成衆像。  
言說則變異，真實離文字；  
我所住實法，爲諸修行說。  
真實自證處，能所分別離；  
此爲佛子說，愚夫別開演。  
種種皆如幻，所見不可得；  
如是種種說，隨事而變異。  
所說非所應，於彼爲非說；  
譬如衆病人，良醫隨授藥，  
如來爲衆生，隨心應量說。  
世間依怙者，證智所行處；  
外道非境界，聲聞亦復然。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若欲了知能取所取分別境界皆是自心之所現者，當離憤鬧、昏滯、睡眠、初、中、後夜，勤加修習。遠離曾聞外道、邪論及二乘法，通達自心分別之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住智慧心所住相已，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何者爲三？所謂無影像相，一切諸佛願持相，自證聖智所趣相。諸修行者獲此相已，即捨跋驢智慧心相，入菩薩第八地，於此三相修行不捨。大慧！無影像相者：謂由慣習一切二乘外道相故而得生起。一切諸佛願持相者：謂由諸佛自本願力所加持故而得生起。自證聖智所趣相者：謂由不取一切法相，成就如幻諸三昧身，趣佛地智故而得生起。大慧！是名上聖智三種相；若得此相，即到自證聖智所行之處。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勤修學。」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知諸菩薩心之所念，承一切佛威神之力，白佛言：「唯願爲說百八句差別所依聖智事自性法門。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爲諸菩薩摩訶薩墮自共相者，說此妄計性差別義門。知此義已，則能淨治二無我觀境，照明諸地，超越一切二乘外道三昧之樂，見諸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畢竟捨離五法自性，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莊嚴，入如幻境，住一切剎、兜率陀宮、色究竟天，成如來身。」佛言：「大慧！有一類外

道：見一切法隨因而盡，生分別解，想兔無角，起於無見，如兔角無；一切諸法，悉亦如是。復有外道：見大種、求那、塵等諸物形量分位各差別已，執兔無角；於此而生牛有角想。大慧！彼墮二見，不了唯心；但於自心增長分別。大慧！身及資生、器世間等，一切皆唯分別所現。大慧應知：兔角離於有無；諸法悉然，勿生分別。云何兔角離於有無？互因待故。分析牛角乃至微塵，求其體相終不可得。聖智所行，遠離彼見，是故於此不應分別！」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彼豈不以妄見起相，比度、觀待、妄計無耶？」佛言：「不以分別起相待、以言無。何以故？彼以分別爲生因故，以角分別爲其所依。所依爲因，離異不異；非由相待，顯兔角無。大慧！若此分別異兔角者，則非角因；若不異者，因彼而起。大慧！分析牛角乃至極微，求不可得。異於有角，言無角者，如是分別決定非理；二俱非有，誰待於誰？若相待不成，待於有故言兔角無，不應分別，不正因故。有無論者執有執無，二俱不成。大慧！復有外道見色形狀虛空分齊而生執著，言色異虛空，起於分別。大慧！虛空是色，隨入色種；大慧！色是虛空，能持所持建立性故；色空分齊應如是知。大慧！大種生時自相各別，不住虛空中，非彼無虛

空。大慧！兔角亦爾，觀待牛角，言彼角無。大慧！分析牛角乃至微塵，又析彼塵，其相不現，彼何所待而言無耶？若待餘物，彼亦如是。大慧！汝應遠離兔角、牛角、虛空及色所有分別。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常觀察自心所見分別之相。於一切國土，為諸佛子說觀察自心修行之法。」爾時，世尊即說頌言：

心所見無有，唯依心故起；  
身資所住影，衆生藏識現。  
心意及與識，自性五種法；  
二無我清淨，諸導師演說。  
長短共觀待，展轉互相生；  
因有故成無，因無故成有。  
微塵分析事，不起色分別；  
唯心所安立，惡見者不信。  
外道非行處，聲聞亦復然；  
救世之所說，自證之境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為淨自心現流故而請佛言：「世尊！云何淨諸衆生自心現流？為漸次淨？為頓淨耶？」佛言：「大慧！漸淨非頓，如菴羅果漸熟非頓；諸佛如來，淨諸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如陶師造器漸成非頓；諸佛如來淨諸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而非頓。譬如大地生

諸草木，漸生非頓；諸佛如來，淨諸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而非頓。大慧！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伎術，漸成非頓；諸佛如來淨諸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而非頓。譬如明鏡頓現衆像而無分別；諸佛如來，淨諸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頓現一切無相境界而無分別，如日月輪，一時遍照一切色像；諸佛如來，淨諸衆生自心過習亦復如是，頓為示現不可思議諸佛如來智慧境界。譬如藏識頓現於身及資生國土一切境界，報佛亦爾：於色究竟天頓能成熟一切衆生，令修諸行。譬如法佛頓現報佛及以化佛，光明照耀；自證聖境亦復如是，頓現法相而為照耀，令離一切有無惡見。」

「復次大慧！法性所流佛，說一切法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相、妄計性所執因相，更相繫屬種種幻事皆無自性；而諸衆生種種執著，取以為實，悉不可得。復次大慧！妄計自性，執著緣起自性起；大慧！譬如幻師以幻術力，依草木、瓦石，幻作衆生若干色像，令其見者種種分別，皆無真實；大慧！此亦如是：由取著境界習氣力故，於緣起性中，有妄計性種種相現，是名妄計性生；大慧！是名法性所流佛、說法相。大慧！法性佛者：建立自證智所行，離心自性相。大慧！化佛說：施戒忍進禪定智慧，蘊界處法及諸解脫、諸識行相；

建立差別，越外道見，超無色行。復次大慧！法性佛，非所攀緣；一切所緣，一切所作，相根量等相，悉皆遠離；非凡夫、二乘及諸外道執著我所取境界。是故大慧！於自證聖智勝境界相，當勤修學。於自心所現分別見相，當速捨離。」

「復次大慧！聲聞乘有二種差別相，所謂自證聖智殊勝相，分別執著自性相。云何自證聖智殊勝相？謂明見苦、空、無常、無我諸諦境界；離欲、寂滅故。於蘊界處，若自若共、外不壞相，如實了知故，心住一境；住一境已，獲禪解脫三昧道果，而得出離。住自證聖智境界樂，未離習氣及不思議變易死，是名聲聞乘自證聖智境界相。菩薩摩訶薩雖亦得此聖智境界，以憐愍衆生故，本願所持故，不證寂滅門及三昧樂。諸菩薩摩訶薩於此自證聖智樂中，不應修學。」

「大慧！云何分別執著自性相？所謂：知堅濕煖動、青黃赤白如是等法，非作者生；然依教理見自共相，分別執著，是名聲聞乘分別執著相。菩薩摩訶薩於此法中應知應捨，離人無我見，入法無我相，漸住諸地。」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常不思議自證聖智第一義境，將無同諸外道所說常不思議作者耶？」佛言：「大慧！非諸外道作者

得常不思議。所以者何？諸外道常不思議『因自相』不成。既『因自相』不成，以何顯示常不思議？大慧！外道所說常不思議，若『因自相』成，彼則有常；但以作者爲因相故，常不思議不成。大慧！我第一義常不思議第一義因相成，遠離有無；自證聖智所行相故有相，第一義智爲其因故有因，離有無故非作者。如虛空、涅槃，寂滅法故常不思議；是故我說常不思議，不同外道所有諍論。大慧！此常不思議是諸如來自證聖智所行真理，是故菩薩當勤修學。」

「復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議，以無常異相因故常，非自相因力故常。大慧！外道常不思議，以見所作法有已還無，無常已，比知是常。我亦見所作法有已還無，無常已，不因此說爲常。大慧！外道以如是『因相』成常不思議，此『因相』非有，同於兔角；故常不思議，唯是分別，但有言說。何故彼因同於兔角？無自因相故。大慧！我常不思議，以自證爲因相，不以外法『有已還無』無常爲因。外道反此，曾不能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而恒在於自證聖智所行相外；此不應說。」

「復次大慧！諸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之相，一切皆是妄分別有』，無所有故。妄計未來諸根境滅，以爲涅槃；

不知證自智境界、轉所依藏識爲大涅槃。彼愚癡人說有三乘，不說唯心，無有境界。大慧！彼人不知去、來、現在諸佛所說自心境界，取心外境，常於生死輪轉不絕。復次大慧！去、來、現在諸如來，說一切法不生，何以故？自心所見，非有性故，離有無生故；如兔、馬等角，凡愚妄取。唯自證聖智所行之處，非諸愚夫二分別境。大慧！身及資生器世間等，一切皆是藏識影像——所取、能取二種相現；彼諸愚夫墮生、住、滅二見中故，於中妄起有無分別。大慧！汝於此義，當勤修學。」

「復次大慧！有五種種性。何等爲五？謂聲聞乘種性、緣覺乘種性、如來乘種性、不定種性、無種性。大慧！云何知是聲聞乘種性？謂若聞說於蘊、界、處自相共相，若知若證，舉身毛豎，心樂修習；於緣起相，不樂觀察，應知此是聲聞乘種性；彼於自乘，見所證已，於五、六地斷煩惱結，不斷煩惱習，住不思議死；正師子吼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修習人無我，乃至生於得涅槃覺。大慧！復有衆生求證涅槃，言『能覺知我、人、衆生養者』，取著此是涅槃。復有說言：『見一切法因作者有，此是涅槃。』大慧！彼無解脫，以未能見法無我故；此是聲聞乘及外道種性，於未出中，生出離想。應勤修習，捨

此惡見。」

「大慧！云何知是緣覺乘種性？謂若聞說緣覺乘法，舉身毛豎，悲泣流淚；離憤鬧緣，無所染著；有時聞說現種種身或聚或散，神通變化，其心信受，無所違逆，當知此是緣覺乘種性。應爲其說緣覺乘法。」

「大慧！如來乘種性所證法有三種：所謂自性、無自性法，內身自證聖智法，外諸佛刹廣大法。大慧！若有聞說此一法，及自心所現身財建立阿賴耶識不思議境，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此是如來乘種性。大慧！不定種性者謂：聞說彼三種法時，隨生信解而順修學。大慧！爲初治地人，而說種性，欲令其入無影像地，作此建立。大慧！彼住三昧樂聲聞，若能證知自所依識，見法無我、淨煩惱習，畢竟當得如來之身。」爾時世尊即說頌言：

預流一來果，不還阿羅漢；  
是等諸聖人，其心悉迷惑。  
我所立三乘，一乘及非乘；  
爲愚夫少智，樂寂諸聖說。  
第一義法門，遠離於二取；  
住於無境界，何建立三乘？  
諸禪及無量，無色三摩提，

乃至滅受想，唯心不可得。

「復次大慧！此中一闡提，何故於解脫中不生欲樂？大慧！以捨一切善根故，爲無始衆生起願故。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言『此非隨順契經調伏解脫之說』，作是語時，善根悉斷，不入涅槃。云何爲無始衆生起願？謂諸菩薩以本願方便：『願一切衆生悉入涅槃；若一衆生未涅槃者，我終不入。』此亦住一闡提趣，此是無涅槃種性相。」大慧菩薩言：「世尊！此中何者畢竟不入涅槃？」佛言：「大慧！彼菩薩一闡提，知一切法本來涅槃，畢竟不入，非捨善根；何以故？捨善根一闡提，以佛威力故，或時善根生；所以者何？佛於一切衆生無捨時故。是故菩薩一闡提，不入涅槃。」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知三自性相，何者爲三？所謂妄計自性、緣起自性、圓成自性。大慧！妄計自性從相生；云何從相生？謂彼依緣起事相種類顯現，生計著故。大慧！彼計著事相，有二種妄計性生，是諸如來之所演說；謂名相計著相、事相計著相。大慧！事計著相者，謂計著內外法；相計著相者，謂即彼內外法中，計著自共相；是名二種妄計自性相。大慧！從所依所緣，起是緣起性。何者圓成自性？謂：離名相、事相一切分別，自證聖智所行真如；大慧！此是圓成自性如來藏

心。」爾時世尊即說頌言：

名相分別，二自性相；  
正智真如，是圓成性。

「大慧！是名觀察五法自性相法門、自證聖智所行境界，汝及諸菩薩摩訶薩當勤修學。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觀察二無我相：何者爲二？所謂人無我相，法無我相。大慧！何者是人無我相？謂：蘊界處，離我、我所，無知愛業之所生，起眼等識生，取於色等而生計著。又自心所見，身器世間，皆是藏心之所顯現；剎那相續，變壞不停；如河流、如種子、如燈焰、如迅風、如浮雲；躁動不安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不知厭足如猛火；無始虛偽習氣爲因，諸有趣中流轉不息，如汲水輪。種種色身威儀進止，譬如死屍，咒力故行；亦如木人，因機運動；若能於此善知其相，是名人無我智。」（菩薩般若中道類智也）大慧！云何爲法無我智？謂知蘊界處是妄計性，如蘊界處離我、我所，唯共積聚愛業繩縛互爲緣起，無能作者；蘊等亦爾，離自共相，虛妄分別種種相現——愚夫分別，非諸聖者。如是觀察一切諸法，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是名菩薩摩訶薩法無我智；（得般若中道類智者所修唯識一切種智也）得此智已，知無境界，了諸地相，即入初地。心生歡喜，次第漸進乃至善慧

及以法雲；諸有所作，皆悉已辦。住是地已，有大寶蓮花王，衆寶莊嚴；於其花上有寶宮殿，狀如蓮花—菩薩往昔修幻性法門之所成就—而坐其上；同行佛子前後圍繞，一切佛刹所有如來皆舒其手，如轉輪王子灌頂之法而灌其頂；超佛子地，獲自證法，成就如來自在法身。大慧！是名見法無我相。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勤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說建立誹謗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此惡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已，破『建立常、誹謗斷』見，令於正法不生毀謗。」佛受其請，即說頌言：

身資財所住，皆唯心影像；  
凡愚不能了，起建立誹謗；  
所起但是心，離心不可得。

爾時世尊欲重說此義，告大慧言：「有四種無有『有』建立，何者爲四？所謂無有相建立相、無有見建立見、無有因建立因、無有性建立性，是爲四。大慧！誹謗者：謂於『諸惡見所建立法求不可得』，不善觀察，遂生誹謗，此是建立誹謗相。」

「大慧！云何無有相建立相？謂於蘊界處自相共相，本無所有而生計著；此如是，此不異；而此分別，從無始種種惡習所生，是名無有相建立相。」

云何無有見建立見？謂於蘊界處建立我、人、衆生等見，是名無有見建立見。云何無有因建立因？謂初識前無因不生，其初識本無；後眼色明念等爲因，如幻生；生已有，有還滅；是名無有因建立因。云何無有性建立性？謂於『虛空、涅槃、非數滅、無作性』，執著建立；大慧！此離性非性一切諸法，離於有無；猶如毛輪、兔馬等角，是名無有性建立性。大慧！建立誹謗，皆是凡愚不了唯心而生分別，非諸聖者。是故汝等當勤觀察，遠離此見。」

「大慧！菩薩摩訶薩善知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已，爲衆生故，作種種身—如依緣起，起妄計性；亦如摩尼隨心現色—普入佛會，聽聞佛說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遠離生滅及以斷常；不住聲聞、辟支佛道，聞已成就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三昧。得此三昧已，遍遊一切諸佛國土，供養諸佛；生諸天上，顯揚三寶示現佛身，爲諸聲聞、菩薩大衆，說外境界皆唯是心，悉令遠離有無等執。」爾時世尊即說頌言：

佛子能觀見，世間唯是心；  
示現種種身，所作無障礙；  
神通力自在，一切皆成就。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願爲我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無自性相。我及諸菩薩悟此相故，離有無分別，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諦聽！當爲汝說。大慧！空者：即是妄計性句義。大慧！爲執著妄計自性故，說空、無生、無二、無自性。大慧！略說空：性有七種，謂相空、自性空、無行空、行空、一切法不可說空、第一義聖智大空、彼彼空。」

「云何相空？謂一切法自相、共相空，展轉積聚互相待故，分析推求無所有故，自他及共皆不生故；自共相無生亦無住，是故名一切法自相空。云何自性空？謂一切法自性不生，是名自性空。云何無行空？所謂諸蘊本來涅槃，無有諸行，是名無行空。云何行空？所謂諸蘊由業及因和合而起，離我、我所，是名行空。云何一切法不可說空？謂一切法妄計自性、無可言說，是名不可說空。云何第一義聖智大空？謂得自證聖智義，一切諸見過習悉離，是名第一義聖智大空。云何彼彼空？謂於此無彼，是名彼彼空；譬如鹿子母堂，無象馬牛羊等，我說彼堂空，非無比丘衆。大慧！非謂堂無堂自性，非謂比丘無比丘自性，非謂餘處無象馬牛羊；大慧！一切諸法自共相，彼彼求不可得，是故說名彼彼空。是名七種空。大慧！此彼彼空，空中

最粗，汝應遠離。」

「復次大慧！無生者，自體不生而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無生。大慧！無自性者，以無生故密意而說。大慧！一切法無自性，以剎那不住故，見後變異故，是名無自性。云何無二相？大慧！如光影、如長短、如黑白，皆相待立，獨則不成；大慧！非於生死外，有涅槃；非於涅槃外，有生死；生死涅槃無相違相。如生死涅槃，一切法亦如是，是名無二相。大慧！空、無生、無二、無自性相，汝當勤學。」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我常說空法，遠離於斷常，  
生死如幻夢，而業亦不壞。  
虛空及涅槃，滅二亦如是；  
愚夫妄分別，諸聖離有無。

爾時世尊復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此空、無生、無自性、無二相，悉入一切諸佛所說修多羅中；佛所說經，皆有是義。大慧！諸修多羅隨順一切衆生心說，而非真實在於言中。譬如陽焰誑惑諸獸，令生水想，而實無水；衆經所說亦復如是，隨諸愚夫自所分別，令生歡喜，非皆顯示聖智證處真實之法。大慧！應隨順義，莫著言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修多羅中說如來藏本性清淨，常恒不斷，無有變易；具三



十二相，在於一切衆生身中，為蘊、界、處垢衣所纏，貪、恚、癡等妄分別垢之所污染，如無價寶，在垢衣中。外道說『我』是常作者，離於求那，自在無滅。世尊所說如來藏義，豈不同於外道『我』耶？」佛言：「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如來應正等覺，以性空、實際、涅槃、不生、無相、無願等諸句義說如來藏；為令愚夫離無我怖，說無分別、無影像處如來藏門。未來、現在諸菩薩摩訶薩，不應於此執著於我。大慧！譬如陶師於泥聚中，以人功、水杖、輪繩，方便作種種器；如來亦爾，於遠離一切分別相、無我法中，以種種智慧、方便善巧，或說如來藏，或說為無我；種種名字，各各差別。大慧！我說如來藏，為攝著我諸外道衆，令離妄見，入三解脫，速得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諸佛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若欲離於外道見，應知無我如來藏義。」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士夫相續蘊，衆緣及微塵；

勝自在作者，此但心分別。

爾時大慧菩薩普觀未來一切衆生，復請佛言：

「願為我說具修行法，如諸菩薩摩訶薩成大修行。」

佛言：「大慧！菩薩摩訶薩具四種法，成大修行：何者為四？謂觀察自心所現故，遠離生住滅見故，

善知外法無性故，專求自證聖智故；若諸菩薩成此四法，則得名為大修行者。大慧！云何觀察自心所現？謂觀三界唯是自心，離我、我所，無動作、無來去；無始執著過習所熏三界種種色行名言繫縛、身資所住分別隨入之所顯現；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自心所現。」

「大慧！云何得離生住滅見？所謂觀一切法如幻夢生，自他及俱，皆不生故；隨自心量之所現故，見外物無有故，見諸識不起故，及衆緣無積故，分別因緣起三界故；如是觀時，若內若外一切諸法皆不可得，知無體實，遠離生見，證如幻性；即時逮得無生法忍，住第八地。了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境，轉所依止，獲意生身。」

大慧言：「世尊！以何因緣名意生身？」佛言：

「大慧！意生身者，譬如意去速疾無礙，名意生身。」

佛言：「大慧！譬如心意，於無量百千由旬之外，憶先所見種種諸物，念念相續，疾詣於彼，非是其身及山河石壁所能為礙；意生身者亦復如是，如幻三昧，力通自在，諸相莊嚴；憶本成就衆生願故，猶如意去，生於一切諸聖衆中，是名菩薩摩訶薩得遠離於生住滅見。大慧！云何觀察外法無性？謂觀察一切法如陽焰、如夢境、如毛輪，無始戲論、種種執著虛妄惡習為其因故。如是觀察一切法時，即

是專求自證聖智。大慧！是名菩薩具四種法，成大修行。汝應如是勤加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願說一切法因緣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了達其義，離有無見，不妄執諸法漸生頓生。」佛言：「大慧！一切法因緣生，有二種：謂內及外。外者謂以泥團、水杖、輪繩、人功等緣和合成瓶；如泥瓶，縷疊草席種牙酪蘇悉亦如是，名外緣前後轉生。內者謂無明、愛業等，生蘊、界、處法，是為內緣起，此但愚夫之所分別。大慧！因有六種：謂當有因、相屬因、相因、能作因、顯了因、觀待因。大慧！當有因者，謂內外法作因生果。相屬因者，謂內外法作緣，生果蘊種子等。相因者，作無間相，生相續果。能作因者，謂作增上而生於果，如轉輪王。顯了因者，謂分別生能顯境相，如燈照物。觀待因者，謂滅時相續斷，無妄想生。大慧！此是愚夫自所分別，非漸次生，亦非頓生。何以故？大慧！若頓生者，則作與所作，無有差別；求其因相不可得故。若漸生者，求其體相亦不可得，如未生子，云何名父？諸計度人言：『以因緣、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等，所生能生互相繫屬，次第生』者，理不得成，皆是妄情執著相故。大慧！漸次與頓，皆悉不生；但有心現身資等故，外自共相皆無性

故；惟除識起，自分別見。大慧！是故應離因緣所作和合相中漸頓生見。」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一切法無生，亦復無有滅；  
於彼諸緣中，分別生滅相。  
非遮諸緣會，如是滅復生；  
但止於凡愚，妄情之所著。  
緣中法有無，是悉無有生；  
習氣迷轉心，從是三有現。  
本來無有生，亦復無有滅；  
觀一切有為，譬如虛空花。  
離能取所取，一切迷惑見；  
無能生所生，亦復無因緣；  
但隨世俗故，而說有生滅。

###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三

#### 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三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言說分別相心法門』，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故，通達能說所說二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一切衆生於二義中而得清淨。」佛言：「大慧！有四種言說分別相：所謂相言說、夢言

說、計著過惡言說、無始妄想言說。大慧！相言說者，所謂執著自分別色相生。夢言說者，謂夢先所經境界，覺已憶念，依不實境生。計著過惡言說者，謂憶念怨讎，先所作業生。無始妄想言說者，以無始戲論妄執習氣生。是爲四。」大慧復言：「世尊！願更爲說言語分別所行之相，何處何因云何而起？」佛言：「大慧！依頭、胸、喉、鼻、唇、齶、齒、舌和合而起。」大慧復言：「世尊！言語、分別，爲異不異？」佛言：「大慧！非異非不異。何以故？分別爲因，起言語故。若異者，分別不應爲因；若不異者，語言不應顯義。是故非異亦非不異。」大慧復言：「世尊！爲言語是第一義？爲所說是第一義？」佛告大慧：「非言語是，亦非所說。何以故？第一義者：是聖樂處，因言而入；非即是言。第一義者：是聖智內自證境，非言語分別智境。言語分別，不能顯示。大慧！言語者，起滅、動搖、展轉因緣生。若展轉緣生，於第一義，不能顯示。第一義者：無自他相；言語有相，不能顯示。第一義者：但唯自心，種種外想悉皆無有，言語分別不能顯示；是故大慧！應當遠離言語分別。」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諸法無自性，亦復無言說；  
不見空空義，愚夫故流轉。

一切法無性，離語言分別；  
諸有如夢化，非生死涅槃。  
如王及長者，爲令諸子喜；  
先示相似物，後賜真實者。  
我今亦復然，先說相似法；  
後乃爲其演，自證實際法。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爲我說：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無、常無常等，一切外道所不能行，自證聖智所行境界，遠離妄計自相共相，入於真實第一義境。漸淨諸地，入如來位；以無功用本願力故，如如意寶普現一切無邊境界一切諸法，皆是自心所見差別。令我及餘諸菩薩等，於如是等法，離妄計自性自共相見，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普令衆生，具足圓滿一切功德。」佛言：「大慧！善哉！善哉！汝哀愍世間，請我此義；多所利益，多所安樂。大慧！凡夫無智，不知心量；妄習爲因，執著外物；分別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無、常無常等一切自性。大慧！譬如群獸爲渴所逼，於熱時焰而生水想，迷惑馳趣，不知非水；愚癡凡夫亦復如是：無始戲論分別所熏，三毒燒心，樂色境界，見生住滅、取內外法，墮一異等執著之中。大慧！如乾闥婆城，非城非非城；無智之人無始時來，執著城種妄習熏故，而作城想。外

道亦爾；以無始來妄習熏故，不能了達自心所現，著一異等種種言說。大慧！譬如有人夢見男女、象、馬、車、步、城邑、園林、種種嚴飾，覺已憶念彼不實事；大慧！汝意云何？如是之人是點慧不？」答言：「不也！」「大慧！外道亦爾，惡見所噬，不了唯心，執著一異有無等見。大慧！譬如畫像無高無下，愚夫妄見，作高下想。未來外道亦復如是，惡見熏習，妄心增長，執一異等，自壞壞他；於『離有無』無生之論亦說為無；此謗因果，拔善根本。應知此人分別有無，起自他見，當墮地獄。欲求勝法，宜速遠離。大慧！譬如翳目見有毛輪，互相謂言：此事希有。而此毛輪，非有非無，見不見故；外道亦爾，惡見分別，執著一異俱不俱等；誹謗正法，自陷陷他。大慧！譬如火輪實非是輪，愚夫取著；非諸智者。外道亦爾，惡見樂欲，執著一異俱不俱等一切法生。大慧！譬如水泡似玻璃珠，愚夫執實，奔馳而取。然彼水泡，非珠非非珠；取不取故。外道亦爾，惡見分別習氣所熏，說非有爲生，壞於緣有。復次大慧！立三種量已；於聖智內證離二自性法，起有性分別。大慧！諸修行者轉心意識，離能所取，住如來地自證聖法，於有及無，不起於想。大慧！諸修行者，若於境界起有無執，則著我、人、衆生、壽者。」

「大慧！一切諸法自相共相，是化佛說，非法佛說。大慧！化佛說法但順愚夫所起之見，不爲顯示自證聖智三昧樂境。大慧！譬如水中有樹影現，彼非影非非影，非樹形非非樹形；外道亦爾，諸見所熏，不了自心，於一異等而生分別。大慧！譬如明鏡無有分別，隨順衆緣現諸色像；彼非像，非非像，而見像非像，愚夫分別而作像想；外道亦爾，於自心所現種種形像，而執一異俱不俱相。大慧！譬如谷響，依於風、水、人等音聲和合而起，彼非有非無，以聞聲非聲故；外道亦爾，自心分別熏習力故，起於一異俱不俱見。大慧！譬如大地無草木處，日光照觸，焰水波動，彼非有非無，以倒想非想故；愚癡凡夫亦復如是，無始戲論惡習所熏，於聖智自證法性門中，見生住滅、一異、有無、俱不俱性。大慧！譬如木人及以起屍，以毘舍闍機關力故動搖運轉，云爲不絕，無智之人取以爲實；愚癡凡夫亦復如是，隨逐外道起諸惡見，著一異等虛妄言說。是故大慧！當於聖智所證法中，離生住滅、一異、有無、俱不俱等一切分別。」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諸識蘊有五，猶如水樹影；  
所見如幻夢，不應妄分別。  
三有如陽焰，幻夢及毛輪；

若能如是觀，究竟得解脫。  
譬如熱時焰，動轉迷亂心；  
渴獸取爲水，而實無水事。  
如是識種子，動轉見境界；  
如翳者所見，愚夫生執著。  
無始生死中，執著所緣覆；  
退捨令出離，如因楔出楔。  
幻咒機所作，浮雲夢電光；  
觀世恒如是，永斷三相續。  
此中無所有，如空中陽焰；  
如是知諸法，則爲無所知。  
諸蘊如毛輪，於中妄分別；  
唯假施設名，求相不可得。  
如畫垂髮幻，夢乾闥婆城，  
火輪熱時焰，實無而見有。  
如是常無常，一異俱不俱；  
無始繫縛故，愚夫妄分別。  
明鏡水淨眼，摩尼妙寶珠；  
於中現色像，而實無所有；  
心識亦如是，普現衆色相；  
如夢空中焰，亦如石女兒。

「復次大慧！諸佛說法離於四句：謂離一異、俱不俱及有無等建立誹謗。大慧！諸佛說法以諦緣

起、滅道解脫而爲其首；非與勝性、自在、宿作、自然、時、微塵等而共相應。大慧！諸佛說法，爲淨惑智二種障故，次第令住一百八句無相法中，而善分別諸乘地相；猶如商主，善導衆人。」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何等爲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真如禪、諸如來禪。大慧！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諸修行者，知人無我，見自他身、骨鎖相連，皆是無常、苦、不淨相。如是觀察，堅著不捨，漸次增勝，至無想滅定，是名愚夫所行禪。云何觀察義禪？謂知自共相人無我已，亦離外道自、他、俱作，於法無我諸地相義，隨順觀察，是名觀察義禪。云何攀緣真如禪？謂若分別無我有二，是虛妄念；若如實知，彼念不起，是名攀緣真如禪。云何諸如來禪？謂入佛地，住自證聖智三種樂；爲諸衆生，作不思議事，是名諸如來禪。」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相禪，  
攀緣真如禪，如來清淨禪。  
修行者在定，觀見日月形；  
波頭摩深險，虛空火及畫。  
如是種種相，墮於外道法；  
亦墮於聲聞，辟支佛境界。  
捨離此一切，住於無所緣；

是則能隨入，如如真實相。

十方諸國土，所有無量佛，  
悉引光明手，而摩是人頂。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諸佛如來所說涅槃，說何等法名為涅槃？」佛告大慧：「一切識自性習氣，及藏識、意、意識，見習轉已；我及諸佛，說名涅槃，即是諸法性空境界。復次大慧！涅槃者：自證聖智所行境界，遠離斷、常及以有、無。云何非常？謂離自相共相諸分別故；云何非斷？謂去、來、現在一切聖者，自證智所行故。復次大慧！大般涅槃不壞不死；若死者，應更受生；若壞者，應是有為；是故涅槃不壞不死，諸修行者之所歸趣。復次大慧！無捨無得故，非斷非常故，不一不異故，說名涅槃。復次大慧！聲聞緣覺知自共相，捨離憤鬧，不生顛倒，不起分別，彼於其中生涅槃想。」

「復次大慧！有二種自性相：何者為二？謂執著言說自性相、執著諸法自性相。執著言說自性相者：以無始戲論、執著言說習氣故起。執著諸法自性相者：以不覺自心所現故起。復次大慧！諸佛有二種加持，持諸菩薩，令頂禮佛足請問眾義。云何為二？謂令入三昧，及身現其前，手灌其頂。大慧！初地菩薩摩訶薩蒙諸佛持力故，入菩薩大乘光

明定；入已，十方諸佛普現其前，身語加持。如金剛藏、及餘成就如是功德相菩薩摩訶薩者是。大慧！此菩薩摩訶薩，蒙佛持力入三昧已，於百千劫集諸善根，漸入諸地，善能通達治所治相；至法雲地，處大蓮花微妙宮殿，坐於寶座。同類菩薩所共圍繞，首戴寶冠，身如黃金瞻蔔花色，如盛滿月，放大光明；十方諸佛舒蓮花手，於其座上而灌其頂。如轉輪王太子，受灌頂已而得自在；此諸菩薩，亦復如是。是名為二。諸菩薩摩訶薩為二種持之所持故，即能親見一切諸佛；異則不能。」

「復次大慧！諸菩薩摩訶薩入於三昧，現通說法，如是一切皆由諸佛二種持力。大慧！若諸菩薩離佛加持能說法者，則諸凡夫亦應能說。大慧！山林草樹、城郭宮殿及諸樂器，如來至處，以佛持力尚演法音；況有心者聾盲瘖啞離苦解脫？大慧！如來持力有如是等廣大作用。」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何故如來以其持力令諸菩薩入於三昧，及殊勝地中手灌其頂？」佛言：「大慧！為欲令其遠離魔業諸煩惱故，為令不墮聲聞地故，為令速入如來地故，令所得法倍增長故，是故諸佛以加持力持諸菩薩。大慧！若不如是，彼菩薩便墮外道及以聲聞、魔境之中，則不能得無上菩提；是故，如來以加持力，攝諸菩薩。」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世尊清淨願，有大加持力；  
初地十地中，三昧及灌頂。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佛說緣起是由作起，非自體起；外道亦說勝性、自在、時、我、微塵生於諸法；今佛世尊，但以異名說作緣起，非義有別。世尊！外道亦說：『以作者故，從無生有』；世尊亦說『以因緣故，一切諸法本無而生，生已歸滅。』如佛所說：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此說無因，非說有因；世尊說言『此有故彼有』，若一時建立，非次第相待者，其義不成；是故外道說勝，非如來也。何以故？外道說：因不從緣生，而有所生；世尊所說果待於因，因復待因，如是展轉，成無窮過。又此有故彼有者，則無有因。」佛言：「大慧！我了諸法唯心所現，無能取所取。說此有故彼有，非是無因及因緣過失。大慧！若不了諸法唯心所現，計有能取及以所取，執著外境若有若無，彼有是過，非我所說。」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有言說故必有諸法，若無諸法，言依何起？」佛言：「大慧！雖無諸法，亦有言說；豈不現見龜毛、兔角、石女兒等，世人於中皆起言說？大慧！彼非有非非有，而有言說耳。大慧！如汝所說：有言說故有諸法者，此論則壞。大慧！非一切佛土皆有言說，言說者假安立耳。大

慧！或有佛土瞪視顯法，或現異相，或復揚眉，或動目睛，或示微笑、嘔呻、警歎、憶念、動搖，以如是等而顯於法。大慧！如不瞬世界、妙香世界及普賢如來佛土之中，但瞪視不瞬，令諸菩薩獲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大慧！非由言說而有諸法；此世界中蠅蟻等蟲，雖無言說，成自事故。」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如虛空兔角，及與石女兒；  
無而有言說，妄計法如是。  
因緣和合中，愚夫妄謂生；  
不能如實解，流轉於三有。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說常聲，依何處說？」佛言：「大慧！依妄法說；以諸妄法，聖人亦現，然不顛倒。大慧！譬如陽焰、火輪、垂髮、乾闥婆城、夢幻鏡像，世無智者生顛倒解，有智不然；然非不現。大慧！妄法現時無量差別，然非無常；何以故？離有無故。云何離有無？一切愚夫，種種解故：如恒河水，有見不見；餓鬼不見，不可言有；餘所見故，不可言無。聖於妄法，離顛倒見。大慧！妄法是常，相不異故；非諸妄法有差別相，以分別故而有別異；是故妄法，其體是常。大慧！云何而得妄法真實？謂諸聖者於妄法中不起顛倒；非顛倒覺。若於妄法有少分想，

則非聖智。有少想者，當知則是愚夫戲論，非聖言說。」

「大慧！若分別妄法是倒非倒，彼則成就二種種性：謂聖種性、凡夫種性。大慧！聖種性者，彼復三種：謂聲聞、緣覺、佛乘別故。大慧！云何愚夫分別妄法生聲聞乘種性？所謂計著自相共相。大慧！何謂復有愚夫分別妄法成緣覺乘種性？謂即執著自共相時，離於憤鬧。大慧！何謂智人分別妄法而得成就佛乘種性？所謂了達一切唯是自心分別所見，無有外法。大慧！有諸愚夫分別妄法種種事物：決定如是，決定不異；此則成就生死乘性。大慧！彼妄法中種種事物，非即是物，亦非非物。大慧！即彼妄法，諸聖智者心、意、意識諸惡習氣自性法轉依故，即說此妄名為真如；是故真如離於心識，我今明了顯示此句；離分別者，悉離一切諸分別故。」

大慧菩薩白言：「世尊！所說妄法，為有為無？」佛言：「如幻，無執著相故。若執著相體是有者，應不可轉；則諸緣起應如外道說作者生。」大慧又言：「若諸妄法同於幻者，此則當與餘妄作因。」佛言：「大慧！非諸幻事為妄惑因，以幻不生諸過惡故，以諸幻事無分別故。大慧！夫幻事者：從他明咒而得生起，非自分別過習力起，是故

幻事不生過惡。大慧！此妄惑法，唯是愚夫心所執著，非諸聖者。」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聖不見妄法，中間亦非實；  
以妄即真故，中間亦真實。

若離於妄法，而有相生者；

此還即是妄，如譬未清淨。

「復次大慧！見諸法非幻，無有相似，故說一切法如幻。」大慧言：「世尊！為依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猶如幻耶？為異依此執著顛倒相耶？若依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猶如幻者，世尊！非一切法悉皆如幻；何以故？見種種色相，不無因故，世尊！都無有因，令種種色相顯現如幻，是故世尊不可說言：『依於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與幻相似。』」佛言：「大慧！不依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如幻。大慧！以一切法不實速滅如電，故說如幻。大慧！譬如電光，見已即滅，世間凡愚悉皆現見；一切諸法依自分別自共相現亦復如是；以不能觀察無所有故，而妄計著種種色相。」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非幻無相似，亦非有諸法；

不實速如電，如幻應當知。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一切諸法皆悉無生，又言如幻，將非所說前



後相違？」佛言：「大慧！無有相違，何以故？我了於『生即是無生』，唯是自心之所見故；若有若無一切外法，見其無性，本不生故。大慧！爲離外道因生義故，我說諸法皆悉不生。大慧！外道群聚共興惡見，言從有無生一切法，非自執著分別爲緣。大慧！我說諸法非有無生，故名無生。大慧！說諸法者，爲令弟子知依諸業攝受生死，遮其無有斷滅見故。大慧！說諸法相猶如幻者：令離諸法自性相故；爲諸凡愚墮惡見欲，不知諸法唯心所現，爲令遠離執著因緣生起之相，說一切法如幻如夢。彼諸愚夫執著惡見，欺誑自他，不能明見一切諸法如實住處。大慧！見一切法如實處者，謂能了達唯心所現。」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無作故無生，有法攝生死；

了達如幻等，於相不分別。

「復次大慧！我當說名、句、文身相，諸菩薩摩訶薩善觀此相，了達其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能開悟一切衆生。大慧！名身者謂依事立名，名即是身，是名名身。句身者謂能顯義決定究竟，是名句身。文身者謂由於此能成名句，是名文身。復次大慧！句身者謂句事究竟；名身者謂諸字名各各差別，如從阿字乃至呵字；文身者謂長短高下。復次，句身者如足跡，如衢巷中人畜等跡。名

謂非色四蘊，以名說故；文謂名之自相，由文顯故；是名名句文身。此名句文身相，汝應修學。」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名身與句身，及字身差別；

凡愚所計著，如象溺深泥。

「復次大慧！未來世中有諸邪智惡思覺者，離如實法，以見一異、俱不俱相，問諸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問。謂色與無常爲異爲不異？如是，涅槃諸行、相所相、依所依、造所造、見所見、地與微塵、智與智者爲異爲不異？如是等不可記事次第而問，世尊說此當止記答。愚夫無智，非所能知；佛欲令其離驚怖處，不爲記說。』大慧！不記說者，欲令外道永得出離作者見故。大慧！諸外道衆計有作者，作如是說：『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是等說，名無記論。大慧！外道癡惑，說無記論；非我教中說『離能所取、不起分別』，云何可止？大慧！若有執著能取所取，不了唯是自心所見，彼應可止。大慧！諸佛如來以四種記論，爲衆生說法，大慧！止記論者我別時說，以根未熟，且止說故。」

「復次大慧！何故一切法不生？以離能作所作、無作者故。何以一切法無自性？以證智觀自相共相不可得故。何故一切法無來去？以自共相來無

所從，去無所至故。何故一切法不滅？謂一切法無性相故，不可得故。何故一切法無常？謂諸相起無常性故。何故一切法常？謂諸相起即是不起，無所有故；無常性常，是故我說一切法常。」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一向及返問，分別與置答；

如是四種說，摧伏諸外道。

數論與勝論，言有非有生；

如是等諸說，一切皆無記。

以智觀察時，體性不可得；

以彼無可說，故說無自性。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爲我說諸須陀洹、須陀洹果行差別相，我及諸菩薩摩訶薩聞是義故，於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方便相，皆得善巧；如是而爲衆生演說，令其證得二無我法，淨除二障；於諸地相漸次通達，獲於如來不可思議智慧境界。如衆色摩尼，普令衆生悉得饒益。」佛言：「諦聽！當爲汝說。」大慧言：「唯！」佛言：「大慧！諸須陀洹、須陀洹果，差別有三：謂下、中、上。大慧！下者於諸有中極七反生；中者三生五生；上者即於此生而入涅槃。大慧！此三種人，斷三種結。謂：身見、疑、戒禁取，上上勝進，得阿羅漢果。大慧！身見有二種：

謂俱生及分別，如依緣起有妄計性。大慧！譬如依止緣起性故，種種妄計執著性生；彼法但是妄分別相，非有非無，非亦有亦無；凡夫愚癡，而橫執著，猶如渴獸妄生水想。此分別身見，無智慧故久遠相應，見人無我即時捨離。大慧！俱生身見，以普觀察自他之身——受等四蘊無色相故，色由大種而得生故，是諸大種互相因故，色不集故；如是觀已，明見有無，即時捨離；捨身見故，貪則不生；是名身見相。」

「大慧！疑相者：於所證法善見相故，及先二種身見分別斷故，於諸法中疑不得生；亦不於餘生大師想：爲淨不淨；是名疑相。大慧！何故須陀洹不取戒禁？謂以明見生處苦相，是故不取。夫其取者，謂諸凡愚於諸有中貪著世樂，苦行持戒，願生於彼。須陀洹人不取是相，惟求所證最勝無漏無分別法、修行戒品，是名戒禁取相。大慧！須陀洹人，捨三結故離貪瞋癡。」大慧白言：「貪有多種，捨何等貪？」佛言：「大慧！捨於女色纏綿貪欲，見此現樂生來苦故；又得三昧殊勝樂故，是故捨彼非涅槃貪。」

「大慧！云何斯陀含果？謂不了色相，起色分別；一往來已，善修禪行，盡苦邊際而般涅槃，是名斯陀含。大慧！云何阿那含果？謂於過、未、現

在色相起有無見，分別過惡，隨眠不起，永捨諸結，更不還來，是名阿那含。大慧！阿羅漢者，謂諸禪三昧解脫力通，悉已成就；煩惱諸苦、分別永盡，是名阿羅漢。」大慧言：「世尊！阿羅漢有三種，謂一向趣寂、退菩提願、佛所變化。此說何者？」佛言：「大慧！此說趣寂，非是其餘。大慧！餘二種人，謂已曾發巧方便願，及爲莊嚴諸佛衆會，於彼示生。大慧！於虛妄處說種種法：所謂證果、禪者及禪，皆性離故；自心所見得果相故。大慧！若須陀洹作如是念：『我離諸結』，則有二過：謂墮我見，及諸結不斷。復次大慧！若欲超過諸禪、無量、無色界者，應離自心所見諸相。大慧！想受滅三昧，超自心所見境界者不然，不離心故。」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諸禪與無量，無色四摩提；  
及以想受滅，惟心不可得。

預流一來果，不還阿羅漢；  
如是諸聖人，悉依心妄有。  
禪者禪所緣，斷惑見真諦；  
此皆是妄想，了知即解脫。

「復次大慧！有二種覺智，謂觀察智、及取相分別執著建立智。觀察智者：謂觀一切法，離四句不可得。四句者謂：一異、俱不俱、有非有、常無

常等。我以諸法，離此四句，是故說言一切法離。大慧！如是觀法，汝應修學。云何取相分別執著建立智？謂於堅、濕、煖、動諸大種性，取相執著虛妄分別，以宗因喻而妄建立，是名取相分別執著建立智。是名二種覺智相。菩薩摩訶薩知此智相，即能通達人法無我；以無相智，於解行地善巧觀察，入於初地，得百三昧。以勝三昧力，見百佛、百菩薩、知前後際各百劫事；光明照耀百佛世界。善能了知上上地相；以勝願力變現自在，至法雲地而受灌頂；入於佛地，十無盡願成就衆生，種種應現，無有休息，而恒安住自覺境界三昧勝樂。」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了知大種造色。云何了知？大慧！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觀：彼諸大種，真實不生；以諸三界，但是分別；惟心所現，無有外物。如是觀時，大種所造，悉皆性離，超過四句，無我我所，住如實處，成無生相。大慧！彼諸大種云何造色？大慧！謂虛妄分別津潤大種，成內外水界；炎盛大種，成內外火界；飄動大種成內外風界；色分段大種成內外地界，離於虛空。由執著邪諦，五蘊聚集，大種造色生。大慧！識者，以執著種種言說境界爲因起故，於餘趣中相續受生。大慧！地等造色有大種因，非四大種爲大種因。何以故？謂若有法有形相者，則是所作，非無形者。

大慧！此大種造色相，外道分別，非是我說。」

「復次大慧！我今當說五蘊體相，謂色、受、想、行、識。大慧！色謂四大及所造色，此各異相。受等非色，大慧！非色諸蘊猶如虛空，無有四數。大慧！譬如虛空超過數相，然分別言：『此是虛空』；非色諸蘊亦復如是，離諸數相，離有無等四種句故。數相者，愚夫所說，非諸聖者。諸聖但說如幻所作，唯假施設，離異不異；如夢、如像，無別所有。不了聖智所行境故，見有諸蘊分別現前，是名諸蘊自性相。大慧！如是分別，汝應捨離。捨離此已，說寂靜法，斷一切剎諸外道見；淨法無我，入遠行地。成就無量自在三昧，獲意生身，如幻三昧力通自在，皆悉具足，猶如大地普益群生。」

「復次大慧！涅槃有四種：何等爲四？謂諸法自性無性涅槃、種種相性無性涅槃、覺自相性無性涅槃、斷諸蘊自共相流注涅槃，大慧！此四涅槃是外道義，非我所說。大慧！我所說者，分別爾炎識滅，名爲涅槃。」大慧言：「世尊！豈不建立八種識耶？」佛言：「建立。」大慧言：「若建立者，云何但說意識滅，非七識滅？」佛言：「大慧！以彼爲因及所緣故，七識得生。大慧！意識分別境界起執著時，生諸習氣長養藏識。由是意俱我所

執，思量隨轉，無別體相；藏識爲因、爲所緣故，執著自心所現境界，心聚生起，展轉爲因。大慧！譬如海浪，自心所現境界風吹，而有起滅；是故意識滅時，七識亦滅。」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我不以自性，及以於作相；

分別境識滅，如是說涅槃。

意識爲心因，心爲意境界；

因及所緣故，諸識依止生。

如大瀑流盡，波浪則不起；

如在意識滅，種種識不生。

「復次大慧！我今當說妄計自性差別相，令汝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義，超諸妄想，證聖智境，知外道法；遠離能取所取分別，於依他起種種相中，不更取著妄所計相。大慧！云何妄計自性差別相？所謂：言說分別、所說分別、相分別、財分別、自性分別、因分別、見分別、理分別、生分別、不生分別、相屬分別、縛解分別；大慧！此是妄計自性差別相。」

「云何言說分別？謂執著種種美妙音詞，是名言說分別。云何所說分別？謂執有所說事，是聖智所證境，依此起說，是名所說分別。云何相分別？謂即於彼所說事中，如渴獸想，分別執著堅、濕、煖、動等一切諸相，是名相分別。云何財分別？謂

取著種種金銀等寶而起言說，是名財分別。云何自性分別？謂以惡見如是分別：『此自性，決定非餘』，是名自性分別。云何因分別？謂於因緣分別有無，以此因相而能生故，是名因分別。云何見分別？謂諸外道惡見，執著有、無，一、異，俱、不俱等，是名見分別。云何理分別？謂有執著我我所相，而起言說，是名理分別。云何生分別？謂計諸法若有若無，從緣而生，是名生分別。云何不生分別？謂計一切法本來不生，未有諸緣而先有體，不從因起，是名不生分別。云何相屬分別？謂此與彼遞相繫屬，如針與線，是名相屬分別。云何縛解分別？謂執因能縛而有所縛，如人以繩方便力故縛已復解，是名縛解分別。大慧！此是妄計性差別相，一切凡愚於中執著若有若無。大慧！於緣起中執著種種妄計自性，如依於幻，見種種物；凡愚分別見異於幻。大慧！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若異者，應幻非種種因；若一者，幻與種種應無差別；然見差別，是故非異非不異。大慧！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於幻有無，不應生著。一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心為境所縛，覺想智隨轉；  
無相最勝處，平等智慧生。  
在妄計是有，於緣起則無；  
妄計迷惑取，緣起離分別。

種種支分生，如幻不成就；  
雖現種種相，妄分別則無。  
彼相即是過，皆從心縛生；  
妄計者不了，分別緣起法。  
此諸妄計性，皆即是緣起；  
妄計有種種，緣起中分別。  
世俗第一義，第三無因生；  
妄計是世俗，斷則聖境界。  
如修觀行者，於一種種現；  
於彼無種種，妄計相如是。  
如目種種翳，妄想見衆色；  
彼無色非色，不了緣起然。  
如金離塵垢，如水離泥濁，  
如虛空無雲，妄想淨如是。  
無有妄計性，而有於緣起；  
建立及誹謗，斯由分別壞。  
若無妄計性，而有緣起者；  
無法而有法，有法從無生。  
依因於妄計，而得有緣起；  
相名常相隨，而生於妄計。  
以緣起依妄，究竟不成就；  
是時現清淨，名為第一義。  
妄計有十二，緣起有六種；

自證真如境，彼無有差別。  
五法爲真實，三自性亦爾；  
修行者觀此，不越於真如。  
依於緣起相，妄計種種名；  
彼諸妄計相，皆因緣起有。  
智慧善觀察，無緣無妄計；  
真實中無物，云何起分別？  
圓成若是有，此則離有無；  
既已離有無，云何有二性？  
妄計有二性，二性是安立；  
分別見種種，清淨聖所行。  
妄計種種相，緣起中分別；  
若異此分別，則墮外道論。  
以諸妄見故，妄計於妄計；  
離此二計者，則爲真實法。

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爲說  
自證聖智行相及一乘行相。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得此  
善巧，於佛法中不由他悟。」佛言：「諦聽！當爲  
汝說。」大慧言：「唯！」佛言：「大慧！菩薩摩  
訶薩依諸聖教，無有分別，獨處閑靜，觀察自覺；  
不由他悟，離分別見，上上昇進，入如來地。如是  
修行，名自證聖智行相。云何名一乘行相？謂得證  
知一乘道故。云何名爲知一乘道？謂離能取所取分

別，如實而住。大慧！此一乘道，惟除如來，非外  
道、二乘、梵天王等之所能及。」大慧白佛言：  
「世尊！何故說有三乘？不說一乘？」佛言：「大  
慧！聲聞緣覺無自般涅槃法故，我說一乘。以彼但  
依如來所說，調伏遠離，如是修行而得解脫，非自  
所得。又彼未能除滅智障及業習氣，未覺法無我，  
未名不思議變易死，是故我說以爲三乘。若彼能除  
一切過習，覺法無我，是乃離三昧所醉，於無漏界  
而得覺悟已，於出世上上無漏界中修諸功德，普使  
滿足，獲不思議自在法身。」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天乘及梵乘，聲聞緣覺乘，  
諸佛如來乘，諸乘我所說。  
乃至有心起，諸乘未究竟；  
彼心轉滅已，無乘及乘者。  
無有乘建立，我說爲一乘；  
爲攝愚夫故，說諸乘差別。  
解脫有三種：謂離諸煩惱，  
及以法無我，平等智解脫。  
譬如海中木，常隨波浪轉；  
聲聞心亦然，相風所漂激。  
雖滅起煩惱，猶被習氣縛；  
三昧酒所醉，住於無漏界。  
彼非究竟趣，亦復不退轉；

以得三昧身，乃至劫不覺。  
譬如昏醉人，酒消然後悟；  
聲聞亦如是，覺後當成佛。

##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卷第四

### 無常品第三之一

爾時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今當爲汝說：意成身差別相。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大慧言：「唯！」佛言：「大慧！意成身有三種：何者爲三？謂入三昧樂意成身，覺法自性意成身，種類俱生無作行意成身；諸修行者入初地已，漸次證得。大慧！云何入三昧樂意成身？謂三、四、五地，入於三昧，離種種心，寂然不動，心海不起轉識波浪，了境心現，皆無所有，是名入三昧樂意成身。云何覺法自性意成身？謂八地中了法如幻，皆無有相，心轉所依，住如幻定及餘三昧。能現無量自在神通，如花開敷，速疾如意；如幻如夢如影如像，非四大造，與造相似；一切色相具足莊嚴，普入佛刹，了諸法性，是名覺法自性意成身。云何種類俱生無作行意成身？謂了達諸佛自證法相，是名種類俱生無作行意成身。大慧！三種身相，當勤觀

察。」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我大乘非乘，非聲亦非字；  
非諦非解脫，亦非無相竟。  
然乘摩訶衍，三摩提自在；  
種種意成身，自在花莊嚴。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五無間業，何者爲五？若人作已，墮阿鼻獄。」佛言：「諦聽！當爲汝說。」大慧言：「唯！」佛告大慧：「五無間者，所謂殺母、殺父、殺阿羅漢、破和合僧、懷惡逆心出佛身血。大慧！何者爲衆生母？謂引生愛，與貪喜俱，如母養育；何者爲父？所謂無明，令生六處聚落中故；斷二根本，名殺父母。云何殺阿羅漢？謂隨眠爲怨；如鼠毒發，究竟斷彼，是故說名殺阿羅漢。云何破和合僧？謂諸蘊異相，和合積聚；究竟斷彼，名爲破僧。云何惡心出佛身血？謂八識身妄生思覺，見自心外自相共相；以三解脫無漏惡心，究竟斷彼八識身佛，名爲惡心出佛身血。大慧！是爲內五無間；若有作者，無間即得現證實法。復次大慧！今爲汝說外五無間，令汝及餘菩薩聞是義已，於未來世不生疑惑。云何外五無間？謂餘教中所說無間，若有作者，於三解脫不能現證；唯除如來、諸大菩薩及大聲聞，見其有造無間業者，爲欲勸發，令其改過，

以神通力，示同其事；尋即悔除，證於解脫。此皆化現，非是實造；若有實造無間業者，終無現身而得解脫；唯除覺了自心所現身資所住，離我我所、分別執見；或於來世餘處受生，遇善知識，離分別過，方證解脫。」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貪愛名為母，無明則是父；

識了於境界，此則名為佛。

隨眠阿羅漢，蘊聚和合僧；

斷彼無餘間，是名無間業。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諸佛體性。」佛言：「大慧！覺二無我，除二種障，離二種死，斷二煩惱，是佛體性。大慧！聲聞緣覺得此法已，亦名為佛；我以為是義但說一乘。」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善知二無我，除二障二惱，

及不思議死，是故名如來。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以何密意？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諸佛』，及說百千本生之事：『我於爾時作頂生王、大象、鸚鵡、月光、妙眼』如是等。」佛言：「大慧！如來應正等覺，依四平等秘密意故，於大眾中作如是言：『我於昔時作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云何為四？所謂：字平等、語平

等、身平等、法平等。云何字平等？謂我名佛，一切如來，亦名為佛；佛名無別，是謂字等。云何語平等？謂我作六十四種梵音聲語，一切如來亦作此語；迦陵頻伽、梵音聲性，不增不減、無有差別，是名語等。云何身平等？謂我與諸佛，法身色相及隨形好，等無差別；除為調伏種種眾生，現隨類身，是謂身等。云何法平等？謂我與諸佛，皆同證得三十七種菩提分法，是謂法等。是故如來、應正等覺，於大眾中作如是說。」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

依四平等故，為諸佛子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我於某夜成最正覺，乃至某夜當入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亦不當說，不說是佛說。』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語？」佛言：「大慧！依二密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自證法及本住法。云何自證法？謂諸佛所證，我亦同證，不增不減，證智所行離言說相、離分別相、離名字相。云何本住法？謂法本性如金等在礦，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位，法界法性，皆悉常住。大慧！譬如有人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舊道，即便隨入，止息遊戲；大慧！於汝意云何？彼作是道及以城中種種物耶？」白言：「不也！」佛言：



「大慧！我及諸佛所證真如常住法性，亦復如是；是故說言：『始從成佛乃至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亦不當說。』」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某夜成正覺，某夜般涅槃；

於此二中間，我都無所說。

自證本住法，故作是密語；

我及諸如來，無有少差別。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說一切法有無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此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諦聽！當為汝說。」大慧言：「唯！」佛言：「大慧！世間眾生，多墮二見：謂有見、無見。墮二見故，非出出想。云何有見？謂『實有因緣而生諸法，非不實有；實有諸法，從因緣生，非無法生』，大慧！如是說者，則說無因。云何無見？謂知受貪瞋癡已，而妄計言無，大慧！及彼分別有相，而不受諸法有。復有知諸如來、聲聞、緣覺無貪瞋癡性，而計為非有。此中，誰為壞者？」大慧白言：「謂有貪瞋癡性，後取於無，名為壞者。」佛言：「善哉！汝解我問。此人非止無貪瞋癡，名為壞者；亦壞如來、聲聞、緣覺。何以故？煩惱內外不可得故，體性非異非不異故。大慧！貪瞋癡性若內若外皆不可

得，無體性故，無可取故；聲聞、緣覺及以如來本性解脫，無有能縛及縛因故。大慧！若有能縛及以縛因，則有所縛；作如是說，名為壞者。是為無有相；我依此義，密意而說：『寧起我見如須彌山，不起空見懷增上慢。』若起此見，名為壞者，墮自共見樂欲之中，不了諸法惟心所現；以不了故，見有外法剎那無常展轉差別蘊界處相，相續流轉，起已還滅。虛妄分別離文字相，亦成壞者。」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有無是二邊，乃至心所行；

淨除彼所行，平等心寂滅。

不取於境界，非滅無所有；

有真如妙物，如諸聖所行。

本無而有生，生已而復滅；

因緣有及無，彼非住我法。

非外道非佛，非我非餘眾；

能以緣成有，云何而得無？

誰以緣成有，而復得言無？

惡見說為生，妄想計有無。

若知無所生，亦復無所滅；

觀世悉空寂，有無二俱離。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世尊！惟願為說宗趣之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達此義，不

隨一切眾邪妄解，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諦聽！當爲汝說。」大慧言：「唯！」佛言：「大慧！一切二乘及諸菩薩，有二種宗法相。何等爲二？謂宗趣法相、言說法相。宗趣法相者，謂自所證殊勝之相，離於文字、語言分別，入無漏界，成自地行；超過一切不正思覺，伏魔外道，生智慧光，是名宗趣法相。言說法相者，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於一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眾生心令入此法，是名言說法相。汝及諸菩薩，當勤修學。」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宗趣與言說，自證及教法；  
若能善知見，不隨他妄解。  
如愚所分別，非是真實相；  
彼豈不求度？無法而可得？  
觀察諸有爲，生滅等相續；  
增長於二見，顛倒無所知。  
涅槃離心意，唯此一法實；  
觀世悉虛妄，如幻夢芭蕉。  
無有貪恚癡，亦復無有人；  
從愛生諸蘊，如夢之所見。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爲我說虛妄分別相。此虛妄分別云何而生？是何而生？因何而生？誰之所生？何故名爲虛妄分別？」

佛言：「大慧！善哉！善哉！汝爲哀愍世間、天人而問此義，多所利益，多所安樂。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言：「唯！」佛言：「大慧！一切眾生於種種境，不能了達自心所現，計能所取虛妄執著，起諸分別，墮有無見，增長外道妄見習氣。心、心所法相應起時，執有外義種種可得，計著於我及以我所，是故名爲虛妄分別。」大慧白言：「若如是者，外種種義，性離有無，起諸見相；世尊第一義諦，亦復如是離諸根、量、宗、因、譬喻。世尊何故於種種義、言起分別？第一義中不言起耶？將無世尊所言乖理？一處言起，一不言故。世尊又說虛妄分別，墮有無見；譬如幻事種種非實，分別亦爾，有無相離；云何而說墮二見耶？此說豈不墮於世見？」佛言：「大慧！分別不生不滅，何以故？不起有無分別相故，所見外法皆無有故，了唯自心之所現故。但以愚夫分別自心種種諸法，著種種相，而作是說；令知所見皆是自心，斷我、我所一切見著，離作、所作諸惡因緣；覺唯心故，轉其意樂，善明諸地，入佛境界；捨五法自性諸分別見。是故我說『虛妄分別執著，種種自心所現諸境界生』；如實了知，則得解脫。」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諸因及與緣，從此生世間；

與四句相應，不知於我法。世非有無生，亦非俱不俱；云何諸愚夫，分別因緣起？非有亦非無，亦復非有無；如是觀世間，心轉證無我。一切法不生，以從緣生故；諸緣之所作，所作法非生。果不自生果，有二果失故；無有二果故，非有性可得。觀諸有爲法，離能緣所緣；決定唯是心，故我說心量。量之自性處，緣法二俱離；究竟妙淨事，我說名心量。施設假名我，而實不可得，諸蘊蘊假名，亦皆無實事。有四種平等，相因及所生；無我爲第四，修行者觀察。離一切諸見，及能所分別；無得亦無生，我說是心量。非有亦非無，有無二俱離；如是心亦離，我說是心量。真如空實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成身，我說是心量。

妄想習氣縛，種種從心生；  
衆生見爲外，我說是心量。  
外所見非有，而心種種現；  
身資及所住，我說是心量。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說言：『如我所說，汝及諸菩薩不應依語而取其義。』世尊！何故不應依語取義？云何爲語？云何爲義？」佛言：「諦聽！當爲汝說。」大慧言：「唯！」佛言：「大慧！語者所謂分別習氣而爲其因，依於喉舌唇齶齒輔，而出種種音聲文字、相對談說，是名爲語。云何爲義？菩薩摩訶薩住獨一靜處，以聞、思、修慧，思惟觀察，向涅槃道自智境界，轉諸習氣，行於諸地種種行相，是名爲義。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於語義，知語與義不一不異；義之與語，亦復如是。若義異語，則不應因語而顯於義；而因語見義，如燈照色。大慧！譬如有人持燈照物，知此物如是，在如是處；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因語言燈，入離言說自證境界。復次大慧！若有於不生不滅自性涅槃、三乘、一乘、五法、諸心自性等中如言取義，則墮建立及誹謗見；以異於彼，起分別故；如見幻事，計以爲實，是愚夫見，非賢聖也。」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若隨言取義，建立於諸法；

以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

蘊中無有我，非蘊即是我；  
不如彼分別，亦復非無有。

如愚所分別，一切皆有性；  
若如彼所見，皆應見真實。

一切染淨法，悉皆無體性；  
不如彼所見，亦非無所有。

「復次大慧！我當爲汝說智識相，汝及諸菩薩摩訶薩若善了知智識之相，則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智有三種，謂世間智、出世間智、出世間上上智。云何世間智？謂一切外道凡愚，計有無法。云何出世間智？謂一切二乘著自共相。云何出世間上上智？謂諸佛菩薩觀一切法皆無有相：不生不滅、非有非無；證法無我，入如來地。大慧！復有三種智：謂知自相共相智、知生滅智、知不生不滅智。復次大慧！生滅是識，不生滅是智。墮相無相，及以有無種種相因，是識；離相無相及有無因，是智。有積集相，是識；無積集相，是智。著境界相，是識；不著境界相，是智。三和合，相應生，是識；無礙相應自性相，是智。有得相是識；無得相是智，證自聖智所行境界，如水中月，不入不出故。」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採集業爲心，觀察法爲智；

慧能證無相，逮自在威光。

境界縛爲心，覺想生爲智；  
無相及增勝，智慧於中起。

心意及與識，離諸分別想；  
得無分別法，佛子非聲聞。

寂滅殊勝忍，如來清淨智；  
生於善勝義，遠離諸所行。

我有三種智，聖者能明照；  
分別於諸相，開示一切法。

我智離諸相，超過於二乘；  
以諸聲聞等，執著諸法有；  
如來智無垢，了達唯心故。

「復次大慧！諸外道有九種轉變見：所謂形轉變、相轉變、因轉變、相應轉變、見轉變、生轉變、物轉變、緣明了轉變、所作明了轉變，是爲九；一切外道因是見故，起有無轉變論。此中形轉變者：謂形別異見。譬如以金作莊嚴具，環釧、瓔珞種種不同，形狀有殊，金體無易；一切法變亦復如是，諸餘外道種種計著，皆非如是；亦非別異，但分別故，一切轉變如是應知。譬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言此皆有轉變，而實無有若有若無，自心所見，無外物故。如此皆是愚迷凡夫，從自分別習氣而起，實無一法若生若滅，如因幻夢所見諸色，

如石女兒說有生死。」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形處時轉變，大種及諸根；  
中有漸次生，妄想非明智。  
諸佛不分別，緣起及世間；  
但諸緣世間，如乾闥婆城。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爲我解說『於一切法深密義』及解義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法，不墮如言取義深密執著，離文字、語言、虛妄分別，普入一切諸佛國土，力通自在，總持所印覺慧；善住十無盡願，以無功用種種變現，光明照曜如日月摩尼地水火風，住於諸地；離分別見，知一切法如幻如夢；入如來位，普化眾生，令知諸法虛妄不實，離有無品，斷生滅執；不著言說，令轉所依。」佛言：「諦聽！當爲汝說。大慧！於一切法如言取義，執著深密，其數無量；所謂相執著、緣執著、有非有執著、生非生執著、滅非滅執著、乘非乘執著、爲無爲執著、地地自相執著、自分別現證執著、外道宗有無品執著、三乘一乘執著。大慧！此等密執有無量種，皆是凡愚自分別執而密執著。此諸分別，如蠶作繭；以妄想絲，自纏纏他；執著有無，欲樂堅密。大慧！此中實無密非密相，以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住寂靜故，無分別故。若了諸法唯心所見，無

有外物，皆同無相，隨順觀察；於若有若無分別密執，悉見寂靜；是故無有密、非密相。大慧！此中無縛亦無有解，不了實者見縛解耳！何以故？一切諸法若有若無，求其體性不可得故。復次大慧！愚癡凡夫有三種密縛：謂貪恚癡及愛來生，與貪喜俱；以此密縛，令諸眾生續生五趣。密縛若斷，是則無有密非密相。復次大慧！若有執著三和合緣諸識，密縛次第而起；有執著故則有密縛。若見三解脫，離三和合識，一切諸密皆悉不生。」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不實妄分別，是名爲密相；  
若能如實知，諸密網皆斷。  
凡愚不能了，隨言而取義；  
譬如蠶處繭，妄想自纏縛。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由種種心分別諸法，非諸法有自性，此但妄計耳。』世尊！若但妄計，無諸法者，染淨諸法將無悉壞？」佛言：「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一切凡愚分別諸法，而諸法性非如有。此但妄執，無有性相。然諸聖者以聖慧眼，如實知見有諸法自性。」大慧白言：「若諸聖人以聖慧眼見有諸法性，非天眼、肉眼，不同凡愚之所分別；云何凡愚得離分別？不能覺了諸聖法故。世尊！彼非顛

倒、非不顛倒，何以故？不見聖人所見法故，聖見遠離有無相故，聖亦不如凡所分別如是得故，非自所行境界相故，彼亦見有諸法性相、如妄執性而顯現故，不說有因及無因故，墮於諸法性相見故。世尊！其餘境界既不同此，如是則成無窮之失，孰能於法了知性相？世尊！諸法性相不因分別，云何而言『以分別故而有諸法』？世尊！分別相異，諸法相異，因不相似，云何諸法而由分別？復以何故凡愚分別不如是有？而作是言：『爲令眾生捨分別故，說如分別所見法相，無如是法。』世尊何故令諸眾生離有無見所執著法，而復執著聖智境界？墮於有見？何以故不說寂靜空無之法？而說聖智自性事故。」佛言：「大慧！我非不說寂靜空法、墮於有見，何以故？已說聖智自性事故。我爲眾生無始時來計著於有，於寂靜法以聖事說，令其聞已不生恐怖，能如實證寂靜空法，離惑亂相，入唯識理，知其所見無有外法；悟三脫門，獲如實印；見法自性，了聖境界，遠離有無一切諸著。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不應成立『一切諸法皆悉不生』，何以故？一切法本無有故，及彼宗因生相故。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此言自壞；何以故？彼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即入一切法中，不生相亦不生故；又彼宗諸分而成故；又彼宗『有無法皆不生』，

此宗即入一切法中，有無相亦不生故。是故『一切法不生』，此宗自壞，不應如是立，諸分多過故，展轉因異相故。如『不生一切法』，『空無自性』亦如是。大慧！菩薩摩訶薩應說一切法如幻如夢；見不見故，一切皆是惑亂相故；除爲愚夫，而生恐怖。大慧！凡夫愚癡，墮有無見，莫令於彼而生驚恐，遠離大乘。」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無自性無說，無事無依處；  
凡愚妄分別，惡覺如死屍。  
一切法不生，外道所成立；  
以彼所有生，非緣所成故。  
一切法不生，智者不分別；  
彼宗因生故，此覺則便壞。  
譬如目有翳，妄想見毛輪；  
諸法亦如是，凡愚妄分別。  
三有唯假名，無有實法體；  
由此假施設，分別妄計度。  
假名諸事相，動亂於心識；  
佛子悉超過，遊行無分別。  
無水取水相，斯由渴愛起；  
凡愚見法爾，諸聖則不然。  
聖人見清淨，生於三解脫；  
遠離於生滅，常行無相境。

修行無相境，亦復無有無；  
有無悉平等，是故生聖果。  
云何法有無？云何成平等？  
若心不了法，內外斯動亂；  
了已則平等，亂相爾時滅。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若知境界但是假名，都不可得，則無所取；無所取故亦無能取；能取所取二俱無故，不起分別，說名為智。』世尊！何故彼智不得於境？爲不能了一切諸法自相共相一異義故言不得耶？爲以諸法自相共相種種不同，更相隱蔽而不得耶？爲山巖、石壁、簾幔、帷障之所覆隔，而不得耶？爲極遠極近、老小盲冥諸根不具而不得耶？若不了諸法自相共相一異義故言不得者，此不名智，應是無智；以有境界而不知故。若以諸法自相共相種種不同更相隱蔽而不得者，此亦非智；以知於境，說名為智，非不知故。若山巖、石壁、簾幔、帷障之所覆隔，極遠極近、老小盲冥而不知者，彼亦非智；以有境界，智不具足而不知故。」佛言：「大慧！此實是智，非如汝說。我之所說，非隱覆說。我言境界唯是假名、不可得者；以了但是自心所見外法有無，智慧於中畢竟無得，以無得故爾焰不起，入三脫門，智體亦忘。非如一切覺想凡夫，無始已來

戲論熏習計著外法若有若無種種形相；如是而知，名爲不知不了諸法唯心所見。著我、我所分別境智，不知外法是有是無，其心住於斷見中故。爲令捨離如是分別，說一切法唯心建立。」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若有於所緣，智慧不觀見；  
彼無智非智，是名妄計者。  
無邊相互隱，障礙及遠近；  
智慧不能見，是名爲邪智。  
老小諸根冥，而實有境界；  
不能生智慧，是名爲邪智。

「復次大慧！愚癡凡夫無始虛僞惡邪分別之所幻惑，不了如實及言說法，計心外相，著方便說，不能修習清淨真實離四句法。」大慧白言：「如是！如是！誠如尊教。願爲我說如實之法及言說法，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於此二法，而得善巧，非外道二乘之所能入。」佛言：「諦聽！當爲汝說。大慧！三世如來有二種法：謂言說法及如實法。言說法者，謂隨眾生心，爲說種種諸方便教。如實法者，謂修行者於心所現，離諸分別，不墮一異、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識，於自覺聖智所行境界，離諸因緣相應見相；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墮二邊者，所不能知，是名如實法。此二種法，汝

及諸菩薩摩訶薩當善修學。」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我說二種法，言教及如實；

教法示凡夫，實爲修行者。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一時說：盧迦耶陀咒術詞論，但能攝取世間財利，不得法利。不得法利，不應親近承事供養。世尊何故作如是說？」佛言：「大慧！盧迦耶陀所有詞論，但飾文句，誑惑凡愚，隨順世間虛妄言說；不如於義，不稱於理，不能證入真實境界，不能覺了一切諸法，恒墮二邊，自失正道；亦令他失；輪迴諸趣，永不出離。何以故？不了諸法唯心所見，執著外境，增分別故。是故我說：『世論文句，因喻莊嚴，但誑愚夫；不能解脫生老病死憂悲等患。』大慧！釋提桓因，廣解眾論，自造諸論；彼世論者有一弟子，現作（千頭）龍身，詣釋天宮而立論宗，作是要言：『僑尸迦！我共汝論。汝若不如，我當破汝千輻之輪；我若不如，斷一一頭以謝所屈。』說是語已，即以論法摧伏帝釋，壞千輻輪，還來人間。大慧！世間言論因喻莊嚴；乃至能現龍形，以妙文詞，迷惑諸天及阿修羅，令其執著生滅等見，而況於人？是故大慧！不應親近承事供養，以彼能作生苦因故。大慧！**世論唯說身覺境界**。大慧！彼世論有百千字句，後末世中惡見乖離，邪眾崩散，

分成多部，各執自因。大慧！非餘外道能立教法，唯盧迦耶以百千句，廣說無量差別因相，非如實理，亦不自知是惑世法。」

爾時大慧白言：「世尊！若盧迦耶所造之論，種種文字因喻莊嚴，執著自宗非如實法，名外道者；世尊亦說世間之事，謂以種種文句言詞，廣說十方一切國土、天人等眾而來集會，非是自智所證之法。世尊亦同外道說耶？」佛言：「大慧！我非世說，亦無來去；我說諸法，不來不去。大慧！來者集生，去者壞滅；不來不去，此則名爲不生不滅。大慧！我之所說，不同外道墮分別中。何以故？外法有無無所著故，了唯自心，不見二取，不行相境，不生分別，入空、無相、無願之門而解脫故。大慧！我憶有時於一處住，有世論婆羅門來至我所，遽問我言：『瞿曇！一切是所作耶？』我時報言：『婆羅門！一切所作，是初世論。』又問我言：『一切非所作耶？』我時報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論。』彼復問言：『一切常耶？一切無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我時報言：『是第六世論。』彼復問言：『一切一耶？一切異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皆由種種因緣，而受生耶？』我時報言：『是第十一世論。』彼復問言：『一切有記耶？一切無記耶？有我耶？無我



耶？有此世耶？無此世耶？有他世耶？無他世耶？有解脫耶？無解脫耶？是剎那耶？非剎那耶？虛空涅槃及非擇滅，是所作耶？非所作耶？中有耶？無中有耶？』我時報言：『婆羅門！如是皆是汝之世論，非我所說。婆羅門！我說因於無始戲論諸惡習氣而生三有，不了唯是自心所見，而取外法；實無可得。如外道說我及根境三合知生，我不如是，我不說因，不說無因，唯緣妄心似能所取而說緣起，非汝及餘取著我者之所能測。』大慧！虛空、涅槃及非擇滅，但有三數，本無體性，何況而說作與非作？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無明愛業爲因緣故，有三有耶？爲無因耶？』我言：『此二亦是世論。』又問我言：『一切諸法，皆入自相及共相耶？』我時報言：『此亦世論。婆羅門！乃至少有心識流動分別外境，皆是世論。』大慧！爾時彼婆羅門復問我言：『頗有非是世論者不？一切外道所有詞論，種種文句、因喻莊嚴，莫不皆從我法中出。』我報言：『有！非汝所許，非世不許，非不說種種文句義理相應，非不相應。』彼復問言：『豈有世許非世論耶？』我答言：『有！但非於汝及以一切外道能知。何以故？以於外法虛妄分別生執著故。若能了達有無等法一切皆是自心所見，不生分別，不取外境，於自處住；自處

住者，是不起義；不起於何？不起分別。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婆羅門！略而言之：隨何處中，心識往來死生求戀，若受、若見、若觸、若住；取種種相，和合相續，於愛、於因、而生計著，皆汝世論，非是我法。』大慧！世論婆羅門作如是問，我如是答；不問於我自宗實法，默然而去，作是念言：『沙門瞿曇無可尊重，說一切法無生、無相、無因、無緣，唯是自心分別所見，若能了此，分別不生。』大慧！汝今亦復問我是義：『何故親近諸世論者唯得財利，不得法利？』大慧白言：『所言財法，是何等義？』佛言：『善哉！汝乃能爲未來眾生，思惟是義。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大慧！所言財者：可觸、可受、可取、可味；令著外境，墮在二邊；增長貪愛、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我及諸佛說名財利——親近世論之所獲得。云何法利？謂了法是心，見二無我；不取於相，無有分別；善知諸地離心意識，一切諸佛所共灌頂，具足受行十無盡願，於一切法悉得自在，是名法利；以是不墮一切諸見戲論分別常斷二邊。大慧！外道世論，令諸癡人墮在二邊，謂常及斷。受無因論，則起常見；以因壞滅，則生斷見。我說不見生、住、滅者，名得法利。是名財法二差別相。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勤觀察。』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調伏攝眾生，以戒降諸惡；智慧滅諸見，解脫得增長。外道虛妄說，皆是世俗論；橫計作所作，不能自成立。唯我一自宗，不著於能所；爲諸弟子說，令離於世論。能取所取法，唯心無所有；二種皆心現，斷常不可得。乃至心流動，是則爲世論；分別不起者，是人見自心。來者見事生，去者事不現；明了知來去，不起於分別。有常及無常，所作無所作；此世他世等，皆是世論法。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佛說涅槃，說何等法以爲涅槃？而諸外道種種分別？」佛言：「大慧！如諸外道分別涅槃，皆不隨順涅槃之相。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大慧！或有外道言：見法無常，不貪境界，蘊、界、處滅，心、心所法不現在前；不念過、現、未來境界；如燈盡、如種敗、如火滅，諸取不起，分別不生，起涅槃想；大慧！非以見壞名爲涅槃。或謂至方名得涅槃：境界想離，猶如風止。或謂不見能覺所覺，名

爲涅槃。或謂不起分別常無常見，名得涅槃。或有說言分別諸相，發生於苦；而不能知自心所現；以不知故怖畏於相，以求無相，深生愛樂，執爲涅槃。或謂覺知內外諸法自相共相，去來現在有性不壞，作涅槃想。或計我人眾生壽命，及一切法無有壞滅，作涅槃想。復有外道無有智慧，計有自性，及以士夫求那轉變作一切物，以爲涅槃。或有外道計福非福盡，或計不由智慧、諸煩惱盡；或計自在是實作者，以爲涅槃。或謂眾生展轉相生，以此爲因，更無異因；彼無智故，不能覺了；以不了故，執爲涅槃。或計證於諦道，虛妄分別，以爲涅槃。或計求那與求那者而共和合，一性異性，俱及不俱，執爲涅槃。或計諸物從自然生：孔雀文彩，棘針鈎利，生寶之處出種種寶，如此等事是誰能作？即執自然，以爲涅槃。或謂能解二十五諦，即得涅槃。或有說言能受六分，守護眾生，斯得涅槃。或有說言時生世間，時即涅槃。或執有物，以爲涅槃。或計無物，以爲涅槃。或有計著有物無物，爲涅槃者。或計諸物與涅槃無別，作涅槃想。大慧！復有異彼外道所說，以一切智大師子吼說，能了達唯心所現，不取外境，遠離四句，住如實見；不墮二邊，離能所取；不入諸量，不著真實；住於聖智所現證法，悟二無我，離二煩惱，淨二種障，轉修

諸地，入於佛地；得如幻等諸大三昧，永超心意及以意識，名得涅槃。大慧！彼諸外道虛妄計度，不如於理，智者所棄；皆墮二邊，作涅槃想。於此無有若住若出，彼諸外道皆依自宗而生妄覺，違背於理，無所成就；唯令心意馳散往來，一切無有得涅槃者。汝及諸菩薩宜應遠離。」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外道涅槃見，各各異分別；  
彼唯是妄想，無解脫方便。  
遠離諸方便，不至無縛處；  
妄生解脫想，而實無解脫。  
外道所成立，眾智各異取；  
彼悉無解脫，愚癡妄分別。  
一切癡外道，妄見作所作；  
悉著有無論，是故無解脫。  
凡愚樂分別，不生真實慧；  
言說三界本，真實滅苦因。  
譬如鏡中像，雖現而非實；  
習氣心鏡中，凡愚見有二。  
不了唯心現，故起二分別；  
若知但是心，分別則不生。  
心即是種種，遠離想所相；  
如愚所分別，雖見而無見。

三有唯分別，外境悉無有；  
妄想種種現，凡愚不能覺。  
經經說分別，但是異名字；  
若離於語言，其義不可得。

##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五

### 無常品第三之餘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爲我說如來應正等覺，自覺性。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而得善巧，自悟悟他。」佛言：「大慧！如汝所問，當爲汝說。」大慧言：「唯！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爲作非作？爲果爲因？爲相所相？爲說所說？爲覺所覺？如是等爲異不異？」佛言：「大慧！如來應正等覺，非作非非作，非果非因，非相非所相，非說非所說，非覺非所覺，何以故？俱有過故。大慧！若如來是作，則是無常；若是無常，一切作法，應是如來；我及諸佛，皆不忍可。若非作法則無體性，所修方便悉空無益，同於兔角石女之子，非作因成故。若非因非果，則非有非無；若非有非無，則超過四句——言四句者但隨世間而有言說——若超過四句，惟有言說，則如石女兒。大慧！

石女兒者：惟有言說，不墮四句；以不墮故，不可度量。諸有智者，應如是知如來所有一切句義：大慧！如我所說諸法無我，以諸法中無有我性，故說無我；非是無有諸法自性，如來句義應知亦然。大慧！譬如：牛無馬性，馬無牛性，非無自性；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自相而非有即有，非諸凡愚之所能知。何故不知？以分別故。一切法空，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無自性，悉亦如是。大慧！**如來與蘊非異非不異**。若不異者應是無常，五蘊諸法是所作故；若異者，如牛一角，有異不異，互相似故不異，長短別故有異。如牛右角異左，左角異右，長短不同，色相各別，然亦不異；如於蘊，於界處等一切法亦如是。大慧！**如來者依解脫說；如來、解脫，非異非不異**。若異者，如來便與色相相應。色相相應，即是無常；若不異者，修行者見，應無差別；然有差別，故非不異。如是，**智與所知，非異非不異**。若非異非不異，則非常非無常，非作非所作，非爲非無爲，非覺非所覺，非相非所相，非蘊非異蘊，非說非所說，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以是義故，超一切量；超一切量故，惟有言說；惟有言說故，則無有生；無有生故，則無有滅；無有滅故，則如虛空。大慧！虛空非作非所作；非作非所作故，遠離攀緣；遠離攀緣故，出過一切諸戲論

法；出過一切諸戲論法，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正等覺體，正等覺者永離一切諸根境界。」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出過諸根量，非果亦非因；  
相及所相等，如是悉皆離。  
蘊緣與正覺，一異莫能見；  
既無有見者，云何起分別？  
非作非非作，非因非非因；  
非蘊非不蘊，亦不離餘物。  
非有一法體，如彼分別見；  
亦復非是無，諸法性如是。  
待有故成無，待無故成有；  
無既不可取，有亦不應說。  
不了我無我，但著於語言；  
彼溺於二邊，自壞壞世間。  
若能見此法，則離一切過；  
是名爲正觀，不毀大導師。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經中分別攝取不生不滅，言此即是如來異名，世尊！願爲我說：不生不滅，此則無法；云何說是如來異名？如世尊說一切諸法不生不滅，當知此則墮有無見。世尊！若法不生，則不可取；無有少法，誰是如來？惟願世尊爲我宣說。」佛言：「諦聽！

諦聽！當爲汝說。大慧！我說如來，非是無法；亦非攝取不生不滅，亦不待緣，亦非無義。我說無生，即是如來意生法身別異之名。一切外道、聲聞、獨覺、七地菩薩，不了其義。大慧！譬如帝釋、地及虛空、乃至手足，隨一一物，各有多名。非以名多而有多體，亦非無體。大慧！我亦如是：於此娑婆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諸凡愚人雖聞雖說，而不知是如來異名。其中或有知如來者，知無師者，知導師者，知勝導者，知普導者，知是佛者，知牛王者，知梵王者，知毘紐者，知自在者，知是勝者，知迦毘羅者，知真實邊者，知無盡者，知瑞相者，知如風者，知如火者，知如俱毘羅者，知如月者，知如日者，知如王者，知如仙者，知如迦迦者，知因陀羅者，知明星者，知大力者，知如水者，知無滅者，知無生者，知性空者，知真如者，知是諦者，知實性者，知實際者，知法界者，知涅槃者，知常住者，知平等者，知無二者，知無相者，知寂滅者，知具相者，知因緣者，知佛性者，知教導者，知解脫者，知道路者，知一切智者，知最勝者，知意成身者。如是等滿足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不增不減。於此及餘諸世界中，有能知我如水中月，不入不出；但諸凡愚心沒二邊，不能解了；然亦尊重承事供養，而不善解名字句義，執

著言教，昧於真實，謂無生無滅是無體性，不知是佛差別名號。如因陀羅、釋揭羅等，以信言教，昧於真實，於一切法如言取義；彼諸凡愚作如是言：『義如言說，義說無異，何以故？義無體故。』是人不了言音自性，謂言即義，無別義體。大慧！彼人愚癡，不知言說是生是滅，義不生滅。大慧！一切言說墮於文字，義則不墮；離有離無故，無生無體故。大慧！如來不墮文字法，文字有無不可得故；惟除不墮文字者。」

「大慧！若人說法墮文字者，是虛誑說；何以故？諸法自性，離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經中說『我與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一切諸法離文字故，非不隨義而分別說。大慧！若不說者，教法則斷；教法斷者，則無聲聞、緣覺、菩薩、諸佛。若總無者，誰說？為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應不著文字，隨宜說法。我及諸佛皆隨眾生煩惱、解、欲、種種不同，而爲開演，令知諸法自心所見，無外境界；捨二分別，轉心意識；非爲成立聖自證處。大慧！菩薩摩訶薩應隨於義，莫依文字；依文字者墮於惡見，執著自宗而起言說；不能善了一切法相、文辭、章句，既自損壞，亦壞於他。不能令人心得悟解。若能善知一切法相，文辭句義悉皆通達，則能令自身受無相樂；

亦能令他安住大乘。若能令他安住大乘，則得一切諸佛、聲聞、緣覺及諸菩薩之所攝受；若得諸佛、聲聞、緣覺及諸菩薩之所攝受，則能攝受一切眾生；若能攝受一切眾生，則能攝受一切正法；若能攝受一切正法，則不斷佛種；若不斷佛種，則得勝妙處。大慧！菩薩摩訶薩生勝妙處，欲令眾生安住大乘，以十自在力現眾色像，隨其所宜，說真實法。真實法者，無異無別，不來不去，一切戲論悉皆息滅。是故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應如言執著於義。何以故？真實之法離文字故。」

「大慧！譬如有人以指指物，小兒觀指，不觀於物；愚癡凡夫亦復如是，隨言說指而生執著；乃至壽盡命終，不能捨文字之指、取第一義。大慧！譬如嬰兒應食熟食，有人不解成熟方便而食生者，則發狂亂。不生不滅亦復如是，不方便修，則為不善；是故宜應善修方便，莫隨言說，如觀指端。大慧！實義者，微妙寂靜，是涅槃因；言說者與妄想合，流轉生死。大慧！實義者從多聞得，多聞者謂善於義，非善言說。善義者不隨一切外道惡見，身自不隨，亦令他不自隨，是則名曰於義多聞；欲求義者，應當親近。與此相違著文字者，宜速捨離。」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承佛威神，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演說不生不滅，非為奇特；何以故？

一切外道亦說作者不生不滅，世尊亦說虛空、涅槃及非數滅，不生不滅。外道亦說作者因緣生於世間，世尊亦說無明愛業生諸世間；俱是因緣，但名別耳；外物因緣，亦復如是；是故佛說與外道說，無有差別。外道說言微塵、勝妙、自在、眾生主等，如是九物不生不滅；世尊亦說一切諸法不生不滅，若有若無皆不可得。世尊！大種不壞，以其自相不生不滅，周流諸趣，不捨自性。世尊分別雖稍變異，一切無非外道已說，是故佛法同於外道。若有不同，願佛為演，有何所以佛說為勝？若無別異，外道即佛，以其亦說不生不滅故。世尊常說一世界中，無有多佛。如向所說，是則應有。」佛言：「大慧！我之所說不生不滅，不同外道不生不滅、不生無常論。何以故？外道所說有實性相，不生不變；我不如是墮有無品，我所說法非有非無，離生離滅。云何非無？如幻夢色種種見故。云何非有？色相自性非是有故，見不見故，取不取故；是故我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若覺惟是自心所見，住於自性，分別不生，世間所作悉皆永息。分別者是凡愚事，非賢聖耳。大慧！妄心分別不實境界，如乾闥婆城、幻所作人。大慧！譬如小兒見乾闥婆城，及以幻人商賈入出，迷心分別，言有實事；凡愚所見生與不生、有為無為，悉亦如是；如幻人生，如

幻人滅，幻人其實不生不滅；諸法亦爾，離於生滅。大慧！凡夫虛妄起生滅見，非諸聖人。言虛妄者，不如法性，起顛倒見；顛倒見者，執法有性，不見寂滅；不見寂滅故，不能遠離虛妄分別；是故大慧！無相見勝，非是相見。相是生因，若無有相則無分別；不生不滅，則是涅槃。大慧！言涅槃者見如實處，捨離分別心、心所法，獲於如來內證聖智，我說此是寂滅涅槃。」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爲除有生執，成立無生義；

我說無因論，非愚所能了。

一切法無生，亦非是無法；

如乾城幻夢，雖有而無因。

問：空無生無性，云何爲我說。

答：離諸和合緣，智慧不能見，

以是故我說，空無生無性。

一一緣和合，雖現而非有，

分析無和合，非如外道見。

如夢及垂髮，野馬與乾城，

無因而妄現，世事皆如是。

折伏有因論；申述無生旨，

無生義若存，法眼恒不滅；

我說無因論，外道咸驚怖。

問：云何何所因？復以何故生？

於何處和合？而作無因論？

答：觀察有爲法，非因非無因；

彼生滅論者，所見從是滅。

問：爲無故不生？爲待於眾緣？

爲有名無義？願爲我宣說。

答：非無法不生，亦非以待緣，

非有物而名，亦非名無義。

一切諸外道，聲聞及緣覺，

七住非所行，此是無生相。

遠離諸因緣，無有能作者；

惟心所建立，我說是無生。

諸法非因生，非無亦非有；

能所分別離，我說是無生。

惟心無所見，亦離於二性，

如是轉所依，我說是無生。

外物有非有，其心無所取；

一切見咸斷，此是無生相。

**空無性等句，其義皆如是；**

**非以空故空，無生故說空。**

因緣共集會，是故有生滅；

分散於因緣，生滅則無有。

若離諸因緣，則更無有法；

一性及異性，凡愚所分別。

有無不生法，俱非亦復然；  
惟除眾緣會，於中見起滅。  
隨俗假言說，因緣遞鈎瑣；  
若離因緣瑣，生義不可得。  
我說惟鈎瑣，生無故不生；  
離諸外道過，非凡愚所了。  
若離緣鈎瑣，別有生法者；  
是則無因論，破壞鈎瑣義。  
如燈能照物，鈎瑣現若然；  
此則離鈎瑣，別有於諸法。  
無生則無性，體相如虛空；  
離鈎瑣求法，愚夫所分別。  
復有餘無生，眾聖所得法；  
彼生無生者，是則無生忍。  
一切諸世間，無非是鈎瑣；  
若能如是解，此人心得定。  
無明與愛業，是則內鈎瑣；  
種子泥輪等，如是名爲外。  
若言有他法，而從因緣生；  
離於鈎瑣義，此則非教理。  
問：生法若非有，彼爲誰因緣？  
答：展轉而相生，此是因緣義；  
堅濕暖動等，凡愚所分別；

但緣無有法，故說無自性。  
如醫療眾病，其論無差別；  
以病不同故，方藥種種殊。  
我爲諸眾生，滅除煩惱病；  
知其根勝劣，演說諸法門。  
非煩惱根異，而有種種法；  
惟有一大乘，清涼八支道。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  
外道妄說無常，世尊亦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未知此說是邪是正？所言無常復有幾種？」佛言：  
「大慧！外道說有七種無常，非是我法。何等爲  
七？謂有說：始起即捨，是名無常；生已不生，無  
常性故。有說形處變壞，是名無常。有說色即無  
常。有說色之變異，是名無常：一切諸法相續不  
斷，能令變異，自然歸滅，猶如乳酪前後變異雖不  
可見，然在法中壞一切法。有說物無常。有說物無  
物無常。有說不生無常，遍住一切諸法之中。其中  
物無物無常者，謂能造、所造其相滅壞，大種自性  
本來無起。不生無常者，謂常與無常有無等法，如  
是一切皆無有起；乃至分析至於微塵，亦無所見，  
以不起故說名無生，此是不生無常相。若不了此，  
則墮外道生無常義、有物無常義。」  
「有物無常者，謂於非常非無常處，自生分



別。其義云何？彼立『無常自不滅壞，能壞諸法』：若無無常壞一切法，法終不滅，成於無有；如杖槌瓦石，能壞於物，而自不壞，此亦如是。大慧！現見無常與一切法無有能作所作差別——云『此是無常、此是所作』，無差別故，能作、所作應俱是常；不見有因能令諸法成於無故。大慧！諸法壞滅，實亦有因，但非凡愚之所能了。大慧！異因不應生於異果，若能生者，一切異法應並相生；彼法此法、能生所生，應無有別；現見有別，云何異因生於異果？大慧！若無常性是有法者，應同所作，自是無常；自無常故，所無常法皆應是常。大慧！若無常性住諸法中，應同諸法墮於三世，與過去色同時已滅，未來不生，現在俱壞。」

「一切外道，計四大種體性不壞色者，即是大種差別；大種造色，離異不異，故其自性亦不壞滅。大慧！三有之中，能造所造莫不皆是生住滅相，豈更別有無常之性能生於物而不滅耶？始造即捨無常者，非大種互造大種，以各別故；非自相造，以無異故；非復共造，以乖離故；當知非是始造無常。」

「形狀壞無常者，此非能造及所造壞，但形狀壞，其義云何？謂分析色乃至微塵，但滅形狀長短等見，不滅能造、所造色體；此見墮在數論之中。

色即是無常者，謂此即是形狀無常，非大種性；若大種性亦無常者，則無世事；無世事者，當知則墮盧迦耶見；以見一切法自相生，惟有言說故。轉變無常者，謂色體變，非大種變；譬如以金作莊嚴具，嚴具有變而金無改，此亦如是。大慧！如是等種種外道虛妄分別，見無常性，彼作是說：『火不能燒諸火自相，但各分散。若能燒者，能造、所造，則皆斷滅。』大慧！我說諸法非常無常，何以故？不取外法故，三界唯心故，不說諸相故，大種性處種種差別不生不滅故，非能造所造故；能取所取二種體性，一切皆從分別起故；如實而知二取性故，了達惟是自心現故，離外有無二種見故，離有無見、則不分別能所造故。大慧！世間、出世間、及出世間上上諸法，惟是自心，非常非無常。不能了達；墮於外道二邊惡見。大慧！一切外道，不能解了此三種法，依自分別而起言說，著無常性。大慧！此三種法，所有語言分別境界，非諸凡愚之所能知。」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始造即便捨，形狀有轉變；  
色物等無常，外道妄分別。  
諸法無壞滅，諸大自性住；  
外道種種見，如是說無常。  
彼諸外道眾，皆說不生滅；

諸大性自常，誰是無常法。  
能取及所取，一切惟是心；  
二種從心現，無有我我所。  
梵天等諸法，我說惟是心；  
若離於心者，一切不可得。

#### 現證品第四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爲我說一切聲聞、緣覺入滅次第相續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已，於滅盡三昧樂，心無所惑；不墮二乘及諸外道錯亂之中。」佛言：「諦聽！當爲汝說。大慧！菩薩摩訶薩至于六地、及聲聞緣覺入於滅定；七地菩薩念念恒入，離一切法自性相故，非諸二乘。二乘有作，墮能所取，不得諸法無差別相；了善不善自相共相，入於滅定，是故不能念念恒入。大慧！八地菩薩、聲聞、緣覺，心、意、意識分別想滅；始從初地乃至六地，觀察三界一切唯是心、意、意識自分別起，離我我所，不見外法種種諸相。凡愚不知由無始來過惡薰習、於自心內變作能取所取之相，而生執著。大慧！八地菩薩所得三昧，同諸聲聞、緣覺涅槃；以諸佛力所加持故，於三昧門不入涅槃。若不持者，便不化度一切眾

生，不能滿足如來之地，亦則斷絕如來種性。是故諸佛爲說如來不可思議諸大功德，令其究竟不入涅槃；聲聞、緣覺著三昧樂，是故於中生涅槃想。大慧！七地菩薩善能觀察心、意、意識、我、我所執，生法無我；若生若滅自相共相，四無礙辯善巧決定，於三昧門而得自在，漸入諸地，具菩提分法。大慧！我恐諸菩薩不善了知自相共相，不知諸地相續次第，墮於外道諸惡見中，故如是說。大慧！**彼實無有若生若滅、諸地次第、三界往來；一切皆是自心所見，而諸凡愚不能了知，以不知故，**我及諸佛爲如是說。大慧！聲聞、緣覺至於菩薩第八地中，爲三昧樂之所昏醉，未能善了惟心所見；自共相習纏覆其心，著二無我，生涅槃覺，非寂滅慧。大慧！諸菩薩摩訶薩見於寂滅三昧樂門，即便憶念本願大悲，具足修行十無盡句，是故不即入於涅槃；以入涅槃不生果故，離能所取故，了達惟心故，於一切法無分別故，不墮心意及以意識外法性相執著中故；然非不起佛法正因，隨智慧行如是起故，得於如來自證地故。大慧！如人夢中方便度河，未度便覺，覺已思惟向之所見爲是真實？爲是虛妄？復自念言：『非實非妄。如是但是見聞覺知曾所更事分別習氣；離有無念，意識夢中之所現耳。』大慧！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始從初地而至

七地，乃至增進入於第八，得無分別；見一切法如幻夢等，離能所取，見心、心所廣大用力；勤修佛法，未證令證；離心、意、意識妄分別想，獲無生忍。此是菩薩所得涅槃，非滅壞也。大慧！第一義中無有次第，亦無相續；遠離一切境界分別，此則名爲寂滅之法。」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諸住及佛地，惟心無影像；

此是去來今，諸佛之所說。

七地是有心，八地無影像；

此二地名住，餘則我所得。

自證及清淨，此則是我地；

摩醯最勝處，色究竟莊嚴。

譬如大火聚，火焰熾然發；

化現於三有，悅意而清涼。

或有現變化，或有先時化；

於彼說諸乘，皆是如來地。

十地則爲初，初則爲八地，

第九則爲七，第七復爲八，

第二爲第三，第四爲第五，

第三爲第六，無相有何次。

### 如來常無常品第五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爲常爲無常？」佛言：「大慧！如來應正等覺，非常非無常；何以故？俱有過故。云何有過？大慧！若如來常者，有能作過，一切外道說能作常。若無常者有所作過，同於諸蘊爲相所相，畢竟斷滅，而成無有；然佛如來實非斷滅。大慧！一切所作，如瓶衣等皆是無常，是則如來有無常過，所修福智悉空無益。又諸作法應是如來，無異因故，是故如來非常非無常。復次大慧！如來非常，若是常者應如虛空，不待因成。大慧！譬如虛空，非常非無常，何以故？離常無常、若一若異、俱不俱等諸過失故。復次大慧！如來非常，若是常者則是不生，同於兔馬魚蛇等角。」

「復次大慧！以別義故，亦得言常；何以故？謂以現智證常法故，證智是常，如來亦常。大慧！諸佛如來所證法性，法住法位。如來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易，在於一切二乘外道所得法中，非是空無；然非凡愚之所能知。大慧！夫如來者，以清淨慧，內證法性而得其名；非以心、意、意識，蘊、界、處法妄習得名。一切三界，皆從虛妄分別而生，如來不從妄分別生。大慧！若有於二：有常無常；如來無二，證一切法無生相故，是故非常亦

非無常。大慧！乃至少有言說分別生，即有常無常過，是故應除二分別覺，勿令少在。」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遠離常無常，而現常無常；  
如是恒觀佛，不生於惡見。  
若常無常者，所集皆無益；  
爲除分別覺，不說常無常。  
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錯亂；  
若見惟自心，是則無違諍。

### 剎那品第六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爲我說蘊界處生滅之相。若無有我，誰生誰滅？而諸凡夫依於生滅，不求盡苦，不證涅槃。」佛言：「大慧！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大慧！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所；以不覺故，三緣和合而有果生，外道不知，執為作者。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藏識，生於七識無明住地；譬如大海而有波浪，其體相續，恒注不斷；本性清淨，離無常過，離於我論。其餘七識：意、意識等，念念生滅；妄想爲因，境相爲緣，和合而生；不了色等自心所現，計著名相，起

苦樂受，名相纏縛；既從貪生，復生於貪。若因及所緣諸取根滅，不相續生，自慧分別苦樂受者，或得滅定、或得四禪、或復善入諸諦解脫，便妄生於得解脫想，而實未捨未轉如來藏中藏識之名。若無藏識，七識則滅，何以故？因彼及所緣而得生故；然非一切外道、二乘諸修行者所知境界，以彼惟了人無我性，於蘊界處取於自相及共相故。若見如來藏五法自性諸法無我，隨地次第而漸轉滅，不爲外道惡見所動，住不動地，得於十種三昧樂門；爲三昧力、諸佛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及本願力，不住實際及三昧樂，獲自證智，不與二乘諸外道共；得十聖種性道及意生智身，離於諸行。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得勝法，應淨如來藏、藏識之名。大慧！若無如來藏、名藏識者，則無生滅；然諸凡夫及以聖人悉有生滅，是故一切諸修行者，雖見內境界，住現法樂，而不捨於勇猛精進。大慧！此如來藏藏識本性清淨，客塵所染而為不淨；一切二乘及諸外道，臆度起見，不能現證；如來於此分明現見，如觀掌中菴摩勒果。大慧！我爲勝鬘夫人及餘深妙淨智菩薩，說如來藏名藏識，與七識俱起，令諸聲聞見法無我。大慧！爲勝鬘夫人說佛境界，非是外道二乘境界。大慧！此如來藏藏識是佛境界，與汝等比淨智菩薩隨順義者所行之處，非是一切執

著文字外道二乘之所行處。是故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於如來藏藏識，當勤觀察；莫但聞已，便生足想。」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  
執著二種生，了知則遠離。  
無始習所熏，如像現於心；  
若能如實觀，境相悉無有。  
如愚見指月，觀指不觀月；  
計著文字者，不見我真實。  
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  
五識爲伴侶，妄想觀伎眾。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爲我說五法自性、諸識無我差別之相。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已，漸修諸地，具諸佛法，至於如來自證之位。」佛言：「諦聽！當爲汝說。大慧！五法自性，諸識無我；所謂名、相、分別、正智、如如。若修行者觀察此法，入於如來自證境界，遠離常斷有無等見，得現法樂甚深三昧。大慧！凡愚不了五法自性、諸識無我，於心所現，見有外物而起分別；非諸聖人。」大慧白言：「云何不了而起分別？」佛言：「大慧！凡愚不知名是假立，心隨流動，見種種相，計我我所，染著於色，覆障聖智，起貪瞋癡，造作諸業；如蠶作繭，妄想自纏，墮於

諸趣生死大海，如汲水輪循環不絕。不知『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自心所見，妄分別起，離能所取及生住滅』，謂從自在、時節、微塵、勝性而生，隨名相流。大慧！此中相者：謂眼識所見，名之爲色；耳鼻舌身意識得者，名之爲聲香味觸法；如是等，我說爲相。分別者：施設眾名，顯示諸相；謂以象馬車步男女等名而顯其相——此事如是，決定不異；是名分別。正智者：謂觀其相互爲其客，識心不起、不斷、不常，不墮外道二乘之地，是名正智。大慧！菩薩摩訶薩以其正智觀察名相非有、非無，遠離損益二邊惡見；名相及識本來不起，我說此法，名爲如如。大慧！菩薩摩訶薩住如如已，得無照現境；昇歡喜地，離外道惡趣，入出世法，法相淳熟；知一切法猶如幻等，證自聖智所行之法，離臆度見；如是次第乃至法雲；至法雲已，三昧諸力自在神通開敷滿足，成於如來。成如來已，爲眾生故，如水中月普現其身，隨其欲樂而爲說法。其身清淨，離心意識，被弘誓甲，具足成滿十無盡願，是名菩薩摩訶薩入於如如之所獲得。」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爲三性入五法中？爲各有自相？」佛言：「大慧！三性八識及二無我，悉入五法。其中名及相，是妄計性。以依彼分別心、心所法，俱時而起如日與光，

是緣起性。正智如如不可壞故，是圓成性。大慧！於自心所現，生執著時，有八種分別起；此差別相，皆是不實，惟妄計性。若能捨離二種我執，二無我智即得生長。大慧！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自證聖智諸地位次一切佛法，悉皆攝入此五法中。復次大慧！五法者，所謂相、名、分別、如如、正智。此中相者，謂所見色等形狀各別，是名為相。依彼諸相，立瓶等名；此如是，此不異；是名為名。施設眾名，顯示諸相心、心所法，是名分別。彼名彼相畢竟無有，但是妄心展轉分別，如是觀察乃至覺滅，是名如如。大慧！真實決定，究竟根本自性可得，是如如相；我及諸佛隨順證入，如其實相，開示演說。若能於此隨順悟解，離斷離常，不生分別，入自證處，出於外道二乘境界，是名正智。大慧！此五種法、三性八識及二無我，一切佛法皆攝盡。大慧！於此法中，汝應以自智善巧通達，亦勸他人，令其通達。通達此已，心則決定，不隨他轉。」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五法三自性，及與八種識，  
二種無我法，普攝於大乘，  
名相及分別，二種自性攝；  
正智與如如，是則圓成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經

中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如恒河沙。此當云何？爲如言而受？爲別有義？」佛告大慧：「勿如言受。大慧！三世諸佛非如恒沙，何以故？如來最勝，超諸世間，無與等者，非喻所及，唯以少分爲其喻耳！我以凡愚諸外道等，心恒執著常與無常，惡見增長生死輪迴；令其厭離，發勝怖望，言佛易成，易可逢值。若言難遇如優曇華，彼便退怯不勤精進，是故我說如恒河沙。我復有時觀受化者，說佛難值如優曇華，大慧！優曇鉢華無有曾見、現見、當見，如來則有已見、當見。大慧！如是譬喻，非說自法；自法者，內證聖智所行境界，世間無等，過諸譬喻，一切凡愚不能信受。大慧！真實如來，超心、意、意識所見之相，不可於中而立譬喻；然亦有時而爲建立，言恒河沙等，無有相違。大慧！譬如恒沙：龜、魚、象、馬之所踐踏，不生分別，恒淨無垢；如來聖智如彼恒河，力通自在以爲其沙，外道龜魚競來擾亂，而佛不起一念分別。何以故？如來本願以三昧樂普安眾生，如恒河沙無有愛憎，無分別故。大慧！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盡燒時燒一切地，而彼地大不捨本性；恒與火大俱時生故，諸凡愚人謂地被燒，而實不燒，火所因故。如來法身亦復如是，如恒河沙，終不壞滅。大慧！譬如恒沙無有限量，如來光明亦復如是，爲欲

成就無量眾生，普照一切諸佛大會。大慧！譬如恒沙住沙自性，不更改變而作餘物；如來亦爾，於世間中，不生不滅；諸有生因，悉已斷故。大慧！譬如恒沙取不知滅，投不見增；諸佛亦爾，以方便智成熟眾生，無滅無增；何以故？如來法身，無有身故。大慧！以有身故，而有滅壞；法身無身，故無滅壞。大慧！譬如恒沙，雖苦壓治，欲求酥油，終不可得；如來亦爾，雖為眾生眾苦所壓，乃至蠢動未盡涅槃，欲令捨離於法界中深心願樂，亦不可得，何以故？具足成就大悲心故。大慧！譬如恒沙隨水而流，非無水也；如來亦爾，所有說法莫不隨順涅槃之流，以是說言諸佛如來如恒河沙。大慧！如來說法不隨於趣，趣是壞義；生死本際不可得知，既不可知，云何說趣？大慧！趣義是斷，凡愚莫知。」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若生死本際不可知者，云何眾生生死中而得解脫？」佛言：「大慧！無始虛偽過習因滅，了知外境自心所現；分別轉依，名為解脫，非滅壞也；是故不得言無邊際；大慧！無邊際者，但是分別異名。大慧！離分別心，無別眾生；以智觀察內外諸法，知與所知悉皆寂滅。大慧！一切諸法唯是自心分別所見，不了知故，分別心起；了心則滅。」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觀察諸導師，譬如恒河沙；  
非壞亦非趣，是人能見佛。  
譬如恒河沙，悉離一切過；  
而恒隨順流，佛體亦如是。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一切諸法利那壞相，何等諸法名有利那？」佛言：「諦聽！當為汝說。大慧！一切法者，所謂善法、不善法，有為法、無為法，世間法、出世間法，有漏法、無漏法，有受法、無受法。大慧！舉要言之：五取蘊法，以心、意、意識習氣為因而得增長，凡愚於此而生分別謂善、不善；聖人現證三昧樂住，是則名為善無漏法。復次大慧！善不善者，所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藏識、意及意識，並五識身。大慧！彼五識身與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差別、相續不斷；無異體生，生已即滅；不了於境自心所現，次第滅時別識生起；意識與彼五識共俱，取於種種差別形相，剎那不住，我說此等名剎那法。大慧！如來藏名藏識，所與意等諸習氣俱，是剎那法。無漏習氣，非剎那法；此非凡愚剎那論者之所能知，彼不能知一切諸法有是剎那、非剎那故；彼計無為同諸法壞，墮於斷見。大慧！五識身，非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如來藏受苦樂，與因俱，有生滅，四種習氣之所迷覆，

而諸凡愚分別熏心，不能了知，起剎那見。大慧！如金、金剛、佛之舍利，是奇特性終不損壞。若得證法有剎那者，聖應非聖；而彼聖人未曾非聖，如金、金剛，雖經劫住，稱量不減。云何凡愚不解於我祕密之說？於一切法作剎那想。」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常說：六波羅蜜若得滿足，便成正覺。何等爲六？云何滿足？」佛言：「大慧！波羅蜜者差別有三：所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大慧！世間波羅蜜者，謂諸凡愚著我、我所，執取二邊，求諸有身，貪色等境；如是修行檀波羅蜜、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成就神通，生於梵世。大慧！出世間波羅蜜者，謂聲聞、緣覺執著涅槃，希求自樂，如是修習諸波羅蜜。大慧！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謂菩薩摩訶薩，於自心二法，了知惟是分別所現，不起妄想，不生執著，不取色相；爲欲利樂一切眾生，而恒修行檀波羅蜜；於諸境界不起分別，是則修行尸波羅蜜。即於不起分別之時，忍知能取所取自性，是則名爲羸提波羅蜜；初、中、後夜，勤修匪懈，隨順實解，不生分別，是則名爲毘梨耶波羅蜜；不生分別，不起外道涅槃之見，是則名爲禪波羅蜜；以智觀察，心無分別，不墮二邊，轉淨所依而不壞滅，獲於聖智內證境界，是則名爲般若波羅蜜。」爾時

世尊重說頌言：

愚分別有爲，空無常剎那；  
分別剎那義，如河燈種子。  
一切法不生，寂靜無所作；  
諸事性皆離，是我剎那義。  
生無間即滅，不爲凡愚說；  
無間相續法，諸趣分別起。  
無明爲其因，心則從彼生；  
未了色來，中間何所住。  
無間相續滅，而有別心起；  
不住於色時，何所緣而生？  
若緣彼而起，其因則虛妄；  
因妄體不成，云何剎那滅？  
修行者正受，金剛佛舍利；  
及以光音宮，世間不壞事。  
如來圓滿智，及比丘證得；  
諸法性常住，云何見剎那？  
乾城幻等色，何故非剎那？  
大種無實性，云何說能造？



##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卷第六

### 變化品第七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何故授阿羅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何故復說無般涅槃法衆生得成佛道？又何故說從初得佛至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又言如來常在於定，無覺無觀？又言佛事，皆是化作？又言諸識剎那變壞？又言金剛神常隨衛護？又言前際不可知，而說有般涅槃？又現有魔及以魔業，又有餘報：謂旃遮婆羅門女、孫陀利外道女、及空鉢而還等事。世尊既有如是業障，云何得成一切種智？既已成於一切種智，云何不離如是諸過？」佛言：「諦聽！當爲汝說。大慧！我爲無餘涅槃界故，密勸令彼修菩薩行。此界、他土有諸菩薩，心樂求於聲聞涅槃，令捨是心，進修大行，故作是說。又變化佛與化聲聞而授記別，非法性佛。大慧！授聲聞記是祕密說：大慧！佛與二乘無差別者，據斷惑障，解脫一味，非謂智障；智障要見法無我性，乃清淨故。煩惱障者：見人無我，意識捨離，是時初斷。藏識習滅，法障解脫方得永淨。大慧！我依本住法，作是密語；非異前佛，後更有說，先具如是諸文字故。大慧！如來正知，無有忘念；不待思慮然後說法。如

來久已斷四種習，離二種死，除二種障。大慧！意及意識眼識等七，習氣爲因，是剎那性；離無漏善，非流轉法。大慧！如來藏者，生死流轉及是涅槃苦樂之因；凡愚不知，妄著於空。大慧！變化如來，金剛力士常隨衛護，非真實佛。真實如來離諸根量，二乘外道所不能知；住現法樂，成就智忍，不假金剛力士所護。一切化佛，不從業生；非即是佛，亦非非佛。譬如陶師：衆事和合而有所作；化佛亦爾，衆相具足而演說法；然不能說自證聖智所行之境。復次大慧！諸凡愚人，見六識滅，起於斷見；不了藏識，起於常見。大慧！自心分別，是其本際故不可得；離此分別，即得解脫；四種習斷，離一切過。」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三乘及非乘，無有佛涅槃；  
悉授如來記，說離衆過惡。  
成就究竟智，及無餘涅槃；  
誘進怯劣人，依此密意說。  
諸佛所得智，演說如是道；  
惟此更非餘，故彼無涅槃。  
欲色有諸見，如是四種習；  
意識所從生，藏意亦在中。  
見意識眼等，無常故說斷；  
迷意藏起常，邪智謂涅槃。

## 斷食肉品第八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爲我說食、不食肉功德過失。我及諸菩薩摩訶薩知其義已，爲未來、現在報習所熏食肉衆生，而演說之。令捨肉味，求於法味；於一切衆生，起大慈心，更相親愛如一子想；住菩薩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二乘地暫時止息，究竟當成無上正覺。世尊！盧迦耶等諸外道輩，起有無見，執著斷常，尙有遮禁，不聽食肉；何況如來、應正等覺，大悲含育，世所依怙，而許自他俱食肉耶？善哉世尊！具大慈悲，哀愍世間，等觀衆生猶如一子，願爲解說食肉過惡、不食功德。令我及與諸菩薩等，聞已奉行，廣爲他說。」爾時大慧菩薩重說頌言：

菩薩摩訶薩，志求無上覺；

酒肉及與葱，爲食爲不食？

愚夫貪嗜肉，臭穢無名稱；

與彼惡獸同，云何而可食？

食者有何過？不食有何德？

惟願最勝尊，爲我具開演。

爾時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大慧！一切諸肉有無量緣，菩薩於中當生悲愍，不應噉食。我今爲汝說其少分。大慧！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在生

死中輪迴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乃至朋友親愛侍使；易生而受鳥獸等身，云何於中取之而食？大慧！菩薩摩訶薩觀諸衆生同於己身，念肉皆從有命中來，云何而食？大慧！諸羅刹等聞我此說，尙應斷肉，況樂法人？大慧！菩薩摩訶薩在在生處，觀諸衆生皆是親屬，乃至慈念如一子想，是故不應食一切肉。大慧！衢路、市肆諸賣肉人，或將犬、馬、人、牛等肉，爲求利故而販鬻之，如是雜穢，云何可食？」

「大慧！一切諸肉皆是精血污穢所成，求清淨人，云何取食？大慧！食肉之人，衆生見之悉皆驚怖，修慈心者云何食肉？大慧！譬如獵師及旃陀羅、捕魚網鳥諸惡人等，狗見驚吠，獸見奔走；空飛、水住一切衆生，若有見之，咸作是念：『此人氣息猶如羅刹，今來至此，必當殺我。』爲護命故悉皆走避；食肉之人亦復如是，是故菩薩爲修慈行，不應食肉。大慧！夫食肉者身體臭穢，惡名流布，賢聖善人不用親狎；是故菩薩不應食肉。大慧！夫血肉者衆仙所棄，群聖不食，是故菩薩不應食肉。大慧！菩薩爲護衆生信心，令於佛法不生譏謗，以慈愍故不應食肉。大慧！若我弟子食噉於肉，令諸世人悉懷譏謗，而作是言：『云何沙門修淨行人，棄捨天仙所食之味？猶如惡獸食肉滿腹，

遊行世間，令諸衆生悉懷驚怖？壞清淨行，失沙門道，是故當知：佛法之中，無調伏行。」菩薩慈愍，爲護衆生，令不生於如是之心，不應食肉。大慧！如燒人肉，其氣臭穢，與燒餘肉等無差別，云何於中有食不食？是故一切樂清淨者，不應食肉。大慧！諸善男、女，塚間樹下、阿蘭若處，寂靜修行，或住慈心，或持咒術，或求解脫，或趣大乘；以食肉故，一切障礙不得成就；是故菩薩欲利自他，不應食肉。大慧！夫食肉者，見其形色，則已生於貪滋味心；菩薩慈念一切衆生猶如己身，云何見之而作食想？是故菩薩不應食肉。大慧！夫食肉者：諸天遠離，口氣常臭，睡夢不安，覺已憂悚；夜叉、惡鬼，奪其精氣，心多驚怖；食不知足，增長疾病，易生瘡癬，恒被諸蟲之所啖食，不能於食深生厭離。大慧！我常說言：凡所食噉，作子肉想；餘食尙然，云何而聽弟子食肉？大慧！肉非美好，肉不清淨，生諸罪惡，敗諸功德，諸仙聖人之所棄捨，云何而許弟子食耶？若言許食，此人謗我。大慧！淨美食者：應知則是粳米、粟米、大小麥豆、酥油、石蜜，如是等類；此是過去諸佛所許，我所稱說；我種性中諸善男女，心懷淨信，久植善根，於身命財不生貪著，慈愍一切猶如己身，如是之人之所應食，非諸惡習虎狼性者心所愛重。」

「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生，耽著肉味，食種種肉；如是不已，遂至食人。臣民不堪，悉皆離叛，亡失國位，受大苦惱。大慧！釋提桓因，處天王位，以於過去食肉餘習，變身爲鷹，而逐於鴿；我時作王名曰尸毘，愍念其鴿，自割身肉以代其命。大慧！帝釋餘習尙惱衆生，況餘無慚常食肉者？當知食肉，自惱惱他，是故菩薩不應食肉。」

「大慧！昔有一王乘馬遊獵，馬驚奔逸，入於山險，既無歸路，又絕人居。有牝師子與同遊處，遂行醜行，生諸子息。其最長者名曰班足，後得作王，領七億家；食肉餘習，非肉不食。初食禽獸，後乃至人；所生男女悉是羅刹，轉此身已復生師子、豺狼、虎豹、雕鷲等中，欲求人身終不可得，況出生死涅槃之道？」

「大慧！夫食肉者，有如是等無量過失，斷而不食，獲大功德。凡愚不知如是損益，是故我今爲汝開演；凡是肉者，悉不應食。大慧！凡殺生者，多爲人食；人若不食，亦無殺事。是故食肉，與殺同罪。奇哉！世間貪著肉味，於人身肉尙取食之，況於鳥獸有不食者？以貪味故廣設方便，置羅網罟，處處安施，水陸飛行皆被殺害。設自不食，爲貪價直而作是事。」

「大慧！世復有人心無慈愍，專行慘暴猶如羅

刹，若見衆生其身充盈，便生肉想，言此可食。大慧！世無有肉非是自殺、亦非他殺、亦不疑殺而可食者，以是義故，我許聲聞食如是肉。大慧！未來之世有愚癡人，於我法中而爲出家，妄說毘尼，壞亂正法，誹謗於我，言聽食肉，亦自曾食。大慧！我若聽許聲聞食肉，我則非是住慈心者、修觀行者、行頭陀者、趣大乘者，云何而勸諸善男子及善女人，於諸衆生一子想？斷一切肉？大慧！我於諸處說遮十種、許三種者，是漸禁斷，令其修學。今此經中：自死他殺，凡是肉者，一切悉斷。大慧！我不曾許弟子食肉，亦不現許，亦不當許。大慧！凡是肉食，於出家人，悉是不淨。」

「大慧！若有癡人謗言如來聽許食肉、亦自食者，當知是人惡業所纏，必當永墮不饒益處。大慧！我之所有諸聖弟子，尚不食於凡夫段食，況食血肉不淨之食？大慧！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尚惟法食，豈況如來？大慧！如來法身，非雜食身。大慧！我已斷除一切煩惱，我已澆滌一切習氣，我已善擇諸心智慧，大悲平等，普觀衆生猶如一子，云何而許聲聞弟子食於子肉？何況自食？作是說者，無有是處。」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悉曾爲親屬，衆穢所成長；  
恐怖諸含生，是故不應食。

一切肉與葱，韭蒜及諸酒；  
如是不淨物，修行者遠離。  
亦常離麻油，及諸穿孔床；  
以彼諸細蟲，於中大驚怖。  
飲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覺；  
從覺生於貪，是故不應食。  
邪覺生貪故，心爲貪所醉；  
心醉長愛欲，生死不解脫。  
爲利殺衆生，以財取諸肉；  
二俱是惡業，死墮叫喚獄。  
不想不教求，此三種名淨；  
世無如是肉，食者我訶責。  
更互相食噉，死墮惡獸中；  
臭穢而癡狂，是故不應食。  
獵師旃荼羅，屠兒羅刹婆；  
此等種中生，斯皆食肉報。  
食已無慚愧，生生常癡狂，  
諸佛及菩薩、聲聞所嫌惡。  
象脅與大雲，涅槃央掘摩，  
及此楞伽經，我皆制斷肉。  
先說見聞疑，已斷一切肉；  
以其惡習故，愚者妄分別。  
如貪障解脫，肉等亦復然；

若有食之者，不能入聖道。  
未來世衆生，於肉愚癡說；  
言此淨無罪，佛聽我等食。  
淨食尙如藥，猶如子肉想；  
是故修行者，知量而行乞。  
食肉背解脫，及違聖表相；  
令衆生生怖，是故不應食。  
安住慈心者，我說常厭離；  
師子及虎狼，應共同遊止。  
若於酒肉等，一切皆不食；  
必生賢聖中，豐財具智慧。

### 陀羅尼品第九

爾時，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爲欲擁護持此經者，皆爲演說楞伽經咒；我今亦說，汝當受持。即說咒曰：但姪他（一）睹吒睹吒。（都駮反，下同二）杜吒杜吒。（三）鉢吒鉢吒。（四）葛吒葛吒。（五）阿麼隸阿麼隸（六）毘麼隸毘麼隸（七）倪謎倪謎（八）呬謎呬謎（九）縛謎縛謎（十）葛隸葛隸（十一）揭囉葛隸（十二）阿吒末吒（十三）折吒咄吒。（十四）耆若。（攘舸反二合）吒薩普吒（十五）葛地刺地（十六）鉢地（十七）呬謎呬謎（十八）第謎（十九）折隸折隸（二十）鉢

利鉢利（二十一）畔第毘第（二十二）案制滿制（二十三）註茶隸（二十四）杜茶隸（二十五）鉢茶隸（二十六）遏計遏計（二十七）末計末計（二十八）斫結斫結隸（二合二十九）地謎地謎（三十）呬謎呬謎（三十一）註註註註（三十二）楮楮楮楮（三十三）杜杜杜（三十四）杜虎杜虎杜虎（三十五）莎婆訶（三十六）」

「大慧！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爲他解說此陀羅尼，當知此人，不爲一切人與非人諸鬼神等之所得便。若復有人，卒中於惡，爲其誦念一百八遍；即時惡鬼，疾走而去。大慧！我更爲汝說陀羅尼。」即說咒曰：

「但姪他（一）鉢頭摩第鞞（二）鉢頭迷（三）醯（去聲下同）泥醯倪醯泥（四）隸主羅主隸（五）虎隸虎羅虎隸（六）庾隸庾隸（七）跛隸跛羅跛隸（八）噴（上聲呼）第牘第（九）畔逝末第（十）尼羅迦隸（十一）莎婆訶（十二）」

「大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爲他解說此陀羅尼，不爲一切天、龍、夜叉、人、非人等諸惡鬼神之所得便；我爲禁止諸羅刹故，說此神咒。若持此咒，則爲受持入楞伽經一切文句，悉已具足。」

## 偈頌品第十之初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修多羅中諸廣義故，而說偈言：

諸法不堅固，皆從分別生；  
以分別即空，所分別非有，  
由虛妄分別，是則有識生。  
八九識種種，如海衆波浪。  
習氣常增長，槃根堅固依；  
心隨境界流，如鐵於磁石。  
衆生所依性，遠離諸計度；  
及離智所知，轉依得解脫，  
得如幻三昧，超過於十地。  
觀見心王時，想識皆遠離。  
爾時心轉依，是則爲常住；  
在於蓮花宮，幻境之所起。  
既住彼宮已，自在無功用；  
利益諸衆生，如衆色摩尼。  
無有爲無爲，惟除妄分別；  
愚夫迷執取，如石女夢子。  
應知補伽羅，蘊界諸緣等；  
悉空無自性，無生有非有。  
我以方便說，而實無有相；  
愚夫妄執取，能相及所相。  
一切知非知，一切非一切；

愚夫所分別，佛無覺自他。  
諸法如幻夢，無生無自性；  
以皆性空故，無有不可得。  
我惟說一性，離於妄計度；  
自性無有二，衆聖之所行。  
如四大不調，變吐見螢光；  
所見皆非有，世間亦如是。  
猶如幻所現，草木瓦礫等；  
彼幻無所有，諸法亦如是。  
非取非所取，非縛非所縛；  
如幻如陽焰，如夢亦如翳。  
若欲見真實，離諸分別取；  
應修真實觀，見佛必無疑。  
世間等於夢，色資具亦爾；  
若能如是見，身爲世所尊。  
三界由心起，迷惑妄所見；  
離妄無世間，知已轉染依。  
愚夫之所見，妄謂有生滅；  
智者如實觀，不生亦不滅。  
常行無分別，遠離心佛法；  
住色究竟天，離諸過失處，  
於彼成正覺，具力通自在；  
及諸勝三昧，現化於此成。

化身無量億，遍遊一切處；  
令愚夫得聞，如響難思法。  
遠離初中後，亦離於有無；  
非多而現多，不動而普遍。  
說衆生身中，所覆之性質；  
迷惑令幻有，非幻爲迷惑。  
由心迷惑故，一切皆悉有；  
以此相繫縛，藏識起世間。  
如是諸世間，惟有假施設；  
諸見如暴流，行於人法中。  
若能如是知，是則轉所依；  
乃爲我真子，成就隨順法。  
愚夫所分別，堅濕暖動法；  
假名無有實，亦無相所相。  
身形及諸根，皆以八物成；  
凡愚妄計色，迷惑身籠檻。  
凡愚妄分別，因緣和合生；  
不了真實相，流轉於三有。  
識中諸種子，能現心境界；  
愚夫起分別，妄計於二取。  
無明愛及業，諸心依彼生；  
以是我了知，爲依他起性。  
妄分別有物，迷惑心所行；

此分別都無，迷妄計爲有。  
心爲諸緣縛，生起於衆生；  
諸緣若遠離，我說無所見。  
已離於衆緣，自相所分別；  
身中不復起，我爲無所行。  
衆生心所起，能取及所取；  
所見皆無相，愚夫妄分別。  
**顯示阿賴耶，殊勝之藏識；**  
**離於能所取，我說為真如。**  
**蘊中無有人，無我無衆生；**  
**生唯是識生，滅亦唯識滅。**  
猶如畫高下，雖見無所有；  
諸法亦如是，雖見而非有。  
如乾闥婆城，亦如熱時炎；  
所見恒如是，智觀不可得。  
因緣及譬喻，以此而立宗；  
乾城夢火輪，陽焰日月光，  
火焰毛等喻，以此顯無生；  
世分別皆空，迷惑如幻夢。  
見諸有不生，三界無所依；  
內外亦如是，成就無生忍。  
得如幻三昧，及以意生身；  
種種諸神通，諸力及自在。

諸法本無生，空無有自性；  
迷惑諸因緣，而謂有生滅。  
愚夫妄分別，以心而現心；  
及現於外色，而實無所有。  
如定力觀見，佛像與骨鎖；  
及分析大種，假施設世間。  
身資及所住，此三爲所取；  
意取及分別，此三爲能取。  
迷惑妄計著，以能所分別；  
但隨文字境，而不見真實。  
行者以慧觀，諸法無自性；  
是時住無相，一切皆休息。  
如以墨塗雞，無智者妄取；  
實無有三乘，愚夫不能見。  
若見諸聲聞，及以辟支佛，  
皆大悲菩薩，變化之所現；  
**三界唯是心，分別二自性，**  
**轉依離人法，是則為真如。**  
日月燈光焰，大種及摩尼，  
無分別作用，諸佛亦如是。  
諸法如毛輪，遠離生住滅；  
亦離常無常，染淨亦如是。  
如著陀都藥，見地作金色，

而實彼地中，本無有金相；  
愚夫亦如是，無始迷亂心，  
妄取諸有實，如幻如陽焰。  
應觀一種子，與非種同印；  
一種一切種，是名心種種。  
種種子爲一，轉依爲非種；  
平等同法印，悉皆無分別。  
種種諸種子，能感諸趣生；  
種種衆雜苦，名一切種子。  
觀諸法自性，迷惑不待遣；  
物性本無生，了知即解脫。  
定者觀世間，衆色由心起；  
無始心迷惑，實無色無心。  
如幻與乾城，毛輪及陽焰；  
非有而現有，諸法亦如是。  
一切法不生，唯迷惑所見；  
以從迷妄生，愚妄計著二。  
由種種習氣，生諸波浪心；  
若彼習斷時，心浪不復起。  
問：心緣諸境起，如畫依於壁；  
不爾虛空中，何不起於畫？  
答：若緣少分相，令心得生者；  
心既從緣起，唯心義不成。



心性本清淨，猶若淨虛空；  
令心還取心，由習非異因。  
執著自心現，令心而得起；  
所見實非外，是故說唯心。  
藏識說名心，思量以為意；  
能了諸境界，是則名為識。  
心常為無記，意具二種行，  
現在識通具，善與不善等。  
證乃無定時，超地及諸剎；  
亦越於心量，而住無相果。  
所見有與無，及以種種相；  
皆是諸愚夫，顛倒所執著。  
智若離分別，物有則相違；  
由心故無色，是故無分別。  
諸根猶如幻，境界悉如夢；  
能作及所作，一切皆非有。  
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則無；  
諸法無自性，說為第一義。  
於無自性中，因諸言說故，  
而有物起者，是名為俗諦。  
若無有言說，所起物亦無；  
世諦中無有，有言無事者。  
顛倒虛妄法，而實不可得；

若倒是有者，則無無自性。  
以有無性故，而彼顛倒法；  
一切諸所有，是皆不可得。  
惡習熏於心，所現種種相；  
迷惑謂心外，妄取諸色像。  
分別無分別，分別是可斷；  
無分別能見，實性證真空。  
無明熏於心，所現諸眾生；  
如幻象馬等，及樹葉為金。  
猶如翳目者，迷惑見毛輪；  
愚夫亦如是，妄取諸境界。  
分別所分別，及起分別者；  
轉所轉轉因，因此六解脫。  
由於妄計故，無地無諸諦，  
亦無諸剎土，化佛及二乘。  
心起一切法，一切處及身；  
心性實無相，無智取種種。  
分別迷惑相，是名依他起；  
相中所有名，是則為妄計；  
諸緣法和合，分別於名相，  
此等皆不生，是則圓成實。  
十方諸剎土，衆生菩薩中，  
所有法報佛、化身及變化，

皆從無量壽，極樂界中出；  
於方廣經中，應知密意說。  
所有佛子說，及諸導師說，  
悉是化身說，非是實報佛。  
諸法無有生，彼亦非非有；  
如幻亦如夢，如化如乾城。  
種種由心起，種種由心脫；  
心起更非餘，心滅亦如是。  
以衆生分別，所現虛妄相；  
惟心實無境，離分別解脫。  
由無始積集，分別諸戲論，  
惡習之所熏，起此虛妄境。  
妄計自性故，諸法皆無生；  
依止於緣起，衆生迷分別。  
分別不相應，依他即清淨；  
所住離分別，轉依即真如。  
勿妄計虛妄，妄計即無實；  
迷惑妄分別，取所取皆無。  
分別見外境，是妄計自性；  
由此虛妄計，緣起自性生。  
邪見諸外境，無境但是心；  
如理正觀察，能所取皆滅。  
如愚所分別，外境實非有；

習氣擾濁心，似外境而轉。  
已滅二分別，智契於真如；  
起於無影像，難思聖所行。  
依父母和合，如酥在於瓶；  
阿賴耶意俱，令赤白增長，  
閉尸及稠胞，穢業種種生；  
業風增四大，出生如果熟。  
五與五及五，瘡竅有九種，  
爪甲齒毛具，滿足即便生。  
初生猶糞蟲，亦如人睡覺；  
眼開見於色，分別漸增長。  
分別決了已，脣齶等和合；  
始發於語言，猶如鸚鵡等。  
隨衆生意樂，安立於大乘；  
非惡見行處，外道不能受。  
問：自內所證乘，非計度所行；  
願說佛滅後，誰能受持此？  
答：大慧汝應知：善逝涅槃後，  
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  
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  
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  
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  
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衆緣所起義，有無俱不可；  
緣中妄計物，分別於有無。  
如是外道見，遠離於我法，  
一切法名字，生處常隨逐，  
已習及現習，展轉共分別，  
若不說於名，世間皆迷惑；  
爲除迷惑故，是故立名言；  
愚分別諸法，迷惑於名字，  
及以諸緣生，是三種分別。  
以不生不滅，本性如虛空，  
自性無所有，是名妄計相；  
如幻影陽焰，鏡像夢火輪，  
如響及乾城，是則依他起。  
真如空不二，實際及法性，  
皆無有分別，我說是圓成。  
語言心所行，虛妄墮二邊；  
慧分別實諦，是慧無分別。  
於智者所現，於愚則不現，  
如智者所現，一切法無相。  
如假金瓔珞，非金愚謂金；  
諸法亦如是，外道妄計度。  
諸法無始終，住於真實相；  
世間皆無作，妄計不能了。

過去所有法，未來及現在，  
如是一切法，皆是無生。  
諸緣和合故，是故說有法；  
若離於和合，不生亦不滅。  
而諸緣起法，一異不可得；  
略說以爲生，廣說則爲滅。  
一是不生空，一復是生空；  
不生空爲勝，生空則滅壞。  
**真如空實際、涅槃及法界、**  
**種種意生身，我說皆異名。**  
**於諸經律論，而起淨分別；**  
**若不了無我，依教不依義。**  
衆生妄分別，所見如兔角；  
分別即迷惑，如渴獸逐焰。  
由於妄執著，而起於分別；  
若離妄執因，分別則不起。  
甚深大方廣，知諸剎自在；  
我爲佛子說，非爲諸聲聞。  
三有空無常，遠離我我所，  
我爲諸聲聞，如是總相說。  
不著一切法，寂淨獨所行；  
思念辟支果，我爲彼人說。  
身是依他起，迷惑不自見，

分別外自性，而令心妄起。報得及加持，諸趣種類生，及夢中所得，是神通四性。夢中之所得，及以佛威力，諸趣種類等，皆非報得通。習氣熏於心，似物而影起，凡愚未能悟，是故說爲生。

問：墮於妄分別，外相幾時有？爾所時增妄，不見自心迷。何以說有生？而不說所見？無所見而見，爲誰云何說？

答：心體自本淨，意及諸識俱，習氣常熏故，而作諸濁亂。藏識捨於身，意乃求諸趣，識述似境界，見已而貪取。所見唯自心，外境不可得，若修如是觀，捨妄念真如。諸定者境界，業及佛威力，此三不思議，難思智所行。過未補伽羅，虛空及涅槃，我隨世俗事，真諦離文字。二乘及外道，同依止諸見，迷惑於唯心，妄分別外境。

羅漢辟支佛，及以佛菩提，種子堅成就，夢佛灌其頂。

問：心幻趣寂靜，何爲說有無？何處及爲誰？何故願爲說？

答：迷惑於惟心，故說幻有無，生滅相相應，相所相平等。分別名意識，及與五識俱，如影像暴流，從心種子起。若心及與意、諸識不起者，即得意生身，亦得於佛地。諸緣及蘊界、人法之自相，皆心假施設，如夢及毛輪。觀世如幻夢，依止於真實，真實離諸相，亦離因相應。聖者內所證，常住於無念，迷惑因相應，執世間爲實。一切戲論滅，迷惑則不生，隨有迷分別，癡心常現起。諸法空無性，而是常無常，生論者所見，非是無生論。一異俱不俱、自然及自在、時微塵勝性，緣分別世間。識爲生死種，有種故有生，

如畫依於壁，了知即便滅。  
譬如見幻人，而有幻生死，  
凡愚亦如是，癡故起縛脫。  
內外二種法，及以彼因緣，  
修行者觀察，皆住於無相。  
習氣不離心，亦不與心俱，  
雖爲習所纏，心相無差別。  
心如白衣衣，意識習爲垢，  
垢習之所污，令心不顯現。  
我說如虛空，非有亦非無，  
藏識亦如是，有無皆遠離。  
意識若轉依，心則離濁亂，  
我說心爲佛，覺了一切法。  
永斷三相續，亦離於四句，  
有無皆捨離，諸有恒如幻。  
前七地心起，故有二自性；  
餘地及佛地，悉是圓成實。  
欲色無色界，及以於涅槃，  
於彼一切身，皆是心境界。  
隨其有所得，是則迷惑起，  
若覺自心已，迷惑則不生。  
我立二種法，諸相及以證，  
以四種理趣，方便說成就。

見種種名相，是迷惑分別，  
若離於名相，性淨聖所行。  
隨能所分別，則有妄計相，  
若離彼分別，自性聖所行。  
心若解脫時，則常恒真實，  
種性及法性，真如離分別。  
以有清淨心，而有雜染現，  
無淨則無染，真淨聖所行。  
世間從緣生，增長於分別，  
觀彼如幻夢，是時即解脫。  
種種惡習氣，與心和合故，  
衆生見外境，不睹心法性。  
心性本清淨，不生諸迷惑，  
迷從惡習起，是故不見心。  
唯迷惑即真，真實非餘處，  
以諸行非行，非餘處見故。  
若觀諸有爲，遠離相所相，  
以離衆相故，見世惟自心。  
安住於唯心，不分別外境，  
住真如所緣，超過於心量。  
若超過心量，亦超於無相，  
以住無相者，不見於大乘。  
行寂無功用，淨修諸大願，

及我最勝智，無相故不見。  
應觀心所行，亦觀智所行，  
觀見慧所行，於相無迷惑。  
心所行苦諦，智所行是集，  
餘二及佛地，皆是慧所行。  
得果與涅槃，及以八聖道；  
覺了一切法，是佛清淨智。  
眼根及色境，空明與作意，  
故令從藏識，衆生眼識生。  
取者能所取，名事俱無有，  
無因妄分別，是爲無智者。  
名義互不生，名義別亦爾；  
計因無因生，不離於分別。  
妄謂住實諦，隨見施設說，  
一性五不成，捨離於諦義。  
戲論於有無，應超此等魔；  
以見無我故，不妄求諸有。  
計作者爲常，咒術興諍論；  
實諦離言說，而見寂滅法。  
**依於藏識故，而得有意轉；**  
**心意為依故，而有諸識生。**  
虛妄所立法，及心性真如，  
定者如是觀，通達唯心性。

觀意與相事，不念常無常，  
及以生不生，不分別二義。  
從於阿賴耶，生起於諸識，  
終不於一義，而生二種心。  
**由見自心故，非空非言說；**  
**若不見自心，為見網所縛。**  
諸緣無有生，諸根無所有，  
無貪無蘊界，悉無諸有爲。  
本無諸業報，無作無有爲，  
執著本來無，無縛亦無脫。  
無有無記法，法非法皆無，  
非時非涅槃，法性不可得。  
非佛非真諦，非因亦非果，  
非倒非涅槃，非生亦非滅；  
亦無十二支，邊無邊非有，  
一切見皆斷，我說是唯心。  
煩惱業與身，及業所得果，  
皆如焰如夢，如乾闥婆城。  
**以住唯心故，諸相皆捨離；**  
**以住唯心故，能見於斷常。**  
涅槃無諸蘊，無我亦無相，  
以入於唯心，轉依得解脫。  
惡習爲因故，外現於大地，

及以諸衆生，唯心無所見。  
身資土影像，衆生習所現，  
心非是有無，習氣令不顯。  
垢現於淨中，非淨現於垢，  
如雲翳虛空，心不現亦爾。  
妄計性爲有，於緣起則無；  
以妄計迷執，緣起無分別。  
非所造皆色，有色非所造，  
夢幻焰乾城，此等非所造。  
若於緣生法，謂實及不實，  
此人決定依，一異等諸見。  
聲聞有三種：願生與變化，  
及離貪瞋等，從於法所生。  
菩薩亦三種：未有諸佛相，  
思念於衆生，而現於佛像。  
衆生心所現，皆從習氣生，  
種種諸影像，如星雲日月。  
若大種是有，可有所造生；  
大種無性故，無能相所相。  
大種是能造，地等是所造，  
大種本無生，故無所造色。  
假實等諸色，及幻所造色，  
夢色乾城色，焰色爲第五。

一闡提五種，種性五亦然，  
五乘及非乘，涅槃有六種。  
諸蘊二十四，諸色有八種，  
佛有二十四，佛子有二種。  
法門有百八，聲聞有三種；  
諸佛刹惟一，佛一亦復然。  
解脫有三種，心流注有四，  
無我有六種，所知亦有四。  
遠離於作者，及離諸見過，  
內自證不動，是無上大乘。  
生及與不生，有八種九種，  
一念與漸次，證得宗唯一。  
無色界八種，禪差別有六，  
辟支諸佛子，出離有七種。  
三世悉無有，常無常亦無，  
作業及果報，皆如夢中事。  
諸佛本不生，爲聲聞佛子，  
心恒不能見，如幻等法故。  
故於一切刹，從兜率入胎，  
初生及出家，不從生處生。  
爲流轉衆生，而說於涅槃、  
諸諦及諸刹，隨機令覺悟。  
**世間洲樹林，無我外道行；**

禪乘阿賴耶，果境不思議。  
星宿月種類，諸王諸天種，  
乾闥夜叉種，皆因業愛生。  
不思變易死，猶與習氣俱，  
若死永盡時，煩惱網已斷。  
財穀與金銀，田宅及僮僕，  
象馬牛羊等，皆悉不應畜。  
不臥穿孔床，亦不泥塗地，  
金銀銅鉢等，皆悉不應畜。  
土石及與鐵，蠱及頗梨器，  
滿於摩竭量，隨鉢故聽畜。  
常以青等色，牛糞泥果葉，  
染白欽婆等，令作袈裟色。  
四指量刀子，刃如半月形，  
爲以割截衣，修行者聽畜。  
勿學工巧明，亦不應賣買，  
若須使淨人，此法我所說。  
常守護諸根，善解經律義，  
不狎諸俗人，是名修行者。  
樹下及巖穴，野屋與塚間，  
草窟及露地，修行者應住。  
塚間及餘處，三衣常隨身；  
若闕衣服時，來施者應受。

乞食出遊行，前視一尋地，  
攝念而行乞，猶如蜂採花。  
闍衆所集處，衆雜比丘尼，  
活命與俗交，皆不應乞食。  
諸王及王子，大臣與長者，  
修行者乞食，皆不應親近。  
生家及死家、親友所愛家、  
僧尼和雜處、修行者不食。  
寺中煙不斷、常作種種食，  
及故爲所造，修行者不食。  
行者觀世間，能相與所相，  
皆悉離生滅，亦離於有無。

##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七

### 偈頌品第十之二

若諸修行者，不起於分別；  
不久得三昧，力通及自在。  
修行者不應，妄執從微塵、  
時勝性作者，緣生於世間。  
世從自分別，種種習氣生；  
修行者應觀，諸有如夢幻。



恒常見遠離，誹謗及建立；  
身資及所住，不分別三有。  
不思想飲食，正念端身住；  
數數恭敬禮，諸佛及菩薩。  
善解經律論，真實理趣法；  
五法二無我，亦思惟自心。  
內證淨法性，諸地及佛地；  
行者修習此，處蓮花灌頂。  
沈淪諸趣中，厭離於諸有；  
往塚間靜處，修習諸觀行。  
有物無因生，妄謂離斷常，  
亦謂離有無，妄計為中道。  
妄計無因論，無因是斷見；  
不了外物故，壞滅於中道。  
恐墮於斷見，不捨所執法；  
以建立誹謗，妄說為中道。  
以覺了惟心，捨離於外法；  
亦離妄分別，此行契中道。  
惟心無有境，無境心不生；  
我及諸如來，說此為中道。  
若生若不生，自性無自性；  
有無等皆空，不應分別二。  
不能起分別，愚夫謂解脫；

心無覺智生，豈能斷二執？  
以覺自心故，能斷二所執；  
了知故能斷，非不能分別。  
了知心所現，分別即不起；  
分別不起故，真如心轉依。  
若見所起法，離諸外道過；  
是智者所取，涅槃非滅壞。  
我及諸佛說，覺此即成佛；  
若更異分別，是則外道論。  
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  
普於諸億刹，頓現如水月。  
一身為多身，然火及注雨；  
隨機心中現，是故說惟心。  
心亦是惟心，非心亦心起；  
種種諸色相，通達皆惟心。  
諸佛與聲聞，緣覺等形像；  
及餘種種色，皆說是惟心。  
從於無色界，乃至地獄中；  
普現為衆生，皆是惟心作。  
如幻諸三昧，及以意生身；  
十地與自在，皆由轉依得。  
愚夫為相縛，隨見聞覺知；  
自分別顛倒，戲論之所動。

一切空無生，我實不涅槃；  
化佛於諸刹，演三乘一乘。  
佛有三十六，復各有十種；  
隨衆生心器，而現諸刹土。  
法佛於世間，猶如妄計性；  
雖見有種種，而實無所有。  
法佛是真佛，餘皆是化佛；  
隨衆生種子，見佛所現身。  
以迷惑諸相，而起於分別；  
分別不異真，相不即分別。  
自性及受用，化身復現化；  
佛德三十六，皆自性所成。  
由外熏習種，而生於分別；  
不取於真實，而取妄所執。  
迷惑依內心，及緣於外境；  
但由此二起，更無第三緣。  
迷惑依內外，而得生起已；  
六十二十八，故我說爲心。  
知但有根境，則離於我執；  
悟心無境界，則離於法執。  
由依本識故，而有諸識生；  
由依內處故，有似外影現。  
無智恒分別，有爲及無爲；

皆悉不可得，如夢星毛輪。  
如乾闥婆城，如幻如焰水；  
非有而見有，緣起法亦然。  
我依三種心，假說根境我；  
而彼心意識，自性無所有。  
心意及與識，無我有二種；  
五法與自性，是諸佛境界。  
習氣因爲一，而成於三相；  
如以一彩色，畫壁見種種。  
五法二無我，自性心意識；  
於佛種性中，皆悉不可得。  
遠離心意識，亦離於五法；  
復離於自性，是爲佛種性。  
若身語意業，不修白淨法；  
如來淨種性，則離於現行。  
神通力自在，三昧淨莊嚴；  
種種意生身，是佛淨種性。  
內自證無垢，遠離於因相；  
八地及佛地，如來性所成。  
遠行與善慧，法雲及佛地；  
皆是佛種性，餘悉二乘攝。  
如來心自在，而爲諸愚夫；  
心相差別故，說於七種地。

第七地不起，身語意過失；  
第八地所依，如夢渡河等。  
八地及五地，解了工巧明；  
諸佛子能作，諸有中之王。  
智者不分別；若生若不生、  
空及與不空、自性無自性、  
但惟是心量，而實不可得。  
爲諸二乘說；此實此虛妄；  
非爲諸佛子，故不應分別。  
有非有悉非，亦無剎那相，  
假實法亦無，惟心不可得。  
有法是俗諦，無性第一義；  
迷惑於無性，是則爲世俗。  
一切法皆空，我爲諸凡愚，  
隨俗假施設，而彼無真實。  
由言所起法，則有所行義，  
觀見言所生，皆悉不可得。  
如離壁無畫，離質亦無影；  
**藏識若清淨，諸識浪不生。**  
依法身有報，從報起化身，  
此爲根本佛，餘皆化所現。  
不應妄分別，空及以不空，  
妄計於有無，言義不可得。

凡愚妄分別；德實塵聚色；  
一一塵皆無，是故無境界。  
衆生見外相，皆由自心現；  
所見既非有，故無諸外境。  
如象溺深泥，不能復移動；  
聲聞住三昧，昏墊亦復然。  
若見諸世間，習氣以爲因；  
離有無俱非，法無我解脫。  
自性名妄計，緣起是依他，  
真如是圓成，我經中常說。  
**心意及與識，分別與表示，**  
**本識作三有，皆心之異名。**  
**壽及於煖識，阿賴耶命根，**  
**意及與意識，皆分別異名。**  
**心能持於身，意恒審思慮，**  
**意識諸識俱，了自心境界。**  
若實有我體，異蘊及蘊中，  
於彼求我體，畢竟不可得。  
一一觀世間，皆是自心現，  
於煩惱隨眠，離苦得解脫。  
聲聞爲盡智，緣覺寂靜智，  
如來之智慧，生起無窮盡。  
外實無有色，惟自心所現，

愚夫不覺知，妄分別有爲。不知外境界，種種皆自心；愚夫以因喻，四句而成立；智者悉了知，境界自心現，不以宗因喻，諸句而成立。分別所分別，是爲妄計相，依止於妄計，而復起分別；展轉互相依，皆因一習氣，此二俱爲客，非衆生心起。安住三界中，心心所分別，所起似境界，是妄計自性；影像與種子，合爲十二處，所依所緣合，說有所作事；猶如鏡中像，翳眼見毛輪，習氣覆亦然，凡愚起妄見。於自分別境，而起於分別，如外道分別，外境不可得。如愚不了繩，妄取以爲蛇，不了自心現，妄分別外境；如是繩自體，一異性皆離，但自心倒惑，妄起繩分別。問：妄計分別時，而彼性非有，云何見非有，而起於分別？

答：色性無所有，瓶衣等亦然，但由分別生，所見終無有。問：無始有爲中，迷惑起分別，何法令迷惑？願佛爲我說。答：諸法無自性，但惟心所現，不了於自心，是故生分別。如愚所分別，妄計實非有，異此之所有，而彼不能知。諸聖者所有，非愚所分別；若聖同於凡，聖應有虛妄；以聖治心淨，是故無迷惑，凡愚心不淨，故有妄分別。如母語嬰兒：汝勿須啼泣，空中有果來，種種任汝取；我爲衆生說：種種妄計果，令彼愛樂已，法實離有無。諸法先非有，諸緣不和合，本不生而生，自性無所有。未生法不生，離緣無生處，現生法亦爾，離緣不可得。觀實緣起要，非有亦非無，非有無俱非，智者不分別；外道諸愚夫，妄說一異性，

不了諸緣起，世間如幻夢。  
我無上大乘，超越於名言，  
其義甚明了，愚夫不覺知。  
聲聞及外道，所說皆慳吝；  
令義悉改變，皆由妄計起。  
諸相及自體，形狀及與名，  
攀緣此四種，而起諸分別。  
計梵自在作，一身與多身，  
及日月運行，彼非是我子。  
具足於聖見，通達如實法，  
善巧轉諸想，到於識彼岸；  
以此解脫印，永離於有無，  
及離於去來，是我法中子。  
若色識轉滅，諸業失壞者，  
是則無生死，亦無常無常。  
而彼轉滅時，色處雖捨離，  
業住阿賴耶，離有無過失。  
色識雖轉滅，而業不失壞，  
令於諸有中，色識復相續。  
若彼諸衆生，所起業失壞，  
是則無生死，亦無有涅槃。  
若業與色識，俱時而滅壞，  
生死中若生，色業應無別。

色心與分別，非異非不異，  
愚夫謂滅壞，而實離有無；  
緣起與妄計，展轉無別相，  
如色與無常，展轉生亦爾。  
問：既離異非異，妄計不可知，  
如色無常性，云何說有無？  
答：善達於妄計，緣起則不生，  
由見於緣起，妄計則真如。  
若滅妄計性，是則壞法眼，  
便於我法中，建立及誹謗；  
如是色類人，當毀謗正法，  
彼皆以非法，滅壞我法眼；  
智者勿共語，比丘事亦棄，  
以滅壞妄計，建立誹謗故。  
若隨於分別，起於有無見，  
彼如幻毛輪，夢焰與乾城；  
彼非學佛法，不應與同住，  
以自墮二邊，亦壞他人故。  
若有修行者，觀於妄計性，  
寂靜離有無，攝取與同住；  
如世間有處，出金摩尼珠，  
彼雖無造作，而衆生受用。  
業性亦如是，遠離種種性，

所見業非有，非不生諸趣。  
如聖所了知，法皆無所有，  
愚夫所分別，妄計法非無；  
若愚所分別，彼法非有者，  
既無一切法，衆生無雜染；  
以有雜染法，無明愛所繫，  
能起生死身，諸根悉具足。  
若謂愚分別，此法皆無者，  
則無諸根生，彼非正修行。  
若無有此法，而為生死因，  
愚夫不待修，自然而解脫；  
若無有彼法，凡聖云何別？  
亦則無聖人，修行三解脫。  
諸蘊及人法，自共相無相，  
諸緣及諸根，我為聲聞說；  
惟心及非因，諸地與自在，  
內證淨真如，我為佛子說。  
未來世當有，身著於袈裟，  
妄說於有無，毀壞我正法。  
緣起法無性，是諸聖所行，  
妄計性無物，計度者分別。  
未來有愚癡，揭那諸外道，  
說於無因論，惡見壞世間：

妄說諸世間，從於微塵生，  
而彼塵無因，九種實物常；  
從實而成實，從德能生德；  
真法性異此，毀謗說言無。  
若本無而生，世間則有始；  
生死無前際，是我之所說。  
三界一切物，本無而生者，  
駝驢狗生角，亦應無有疑。  
眼色識本無，而今有生者，  
衣冠及席等，應從泥團生。  
如疊中無席，蒲中亦無席，  
何不諸緣中，一一皆生席？  
彼命者與身，若本無而生，  
我先已說彼，皆是外道論；  
我先所說宗，為遮於彼意，  
既遮於彼已，然後說自宗；  
恐諸弟子衆，迷著有無宗，  
是故我為其，先說外道論。  
迦毘羅惡慧，為諸弟子說：  
勝性生世間，求那所轉變。  
諸緣無有故，非已生現生，  
諸緣既非緣，非生非不生；  
我宗離有無，亦離諸因緣，

生滅及所相，一切皆遠離。  
世間如幻夢，因緣皆無性，  
常作如是觀，分別永不起。  
若能觀諸有，如焰及毛輪，  
亦如尋香城，常離於有無；  
因緣俱捨離，令心悉清淨。

問：若言無外境，而惟有心者；  
無境則無心，云何成唯識？  
以有所緣境，衆生心得起；  
無因心不生，云何成唯識？

答：真如及唯識，是衆聖所行；  
此有言非有，彼非解我法。  
由能取所取，而心得生起；  
世間心如是，故非是唯心。  
身資土影像，如夢從心生；  
心雖成二分，而心無二相。  
如刀不自割，如指不自觸；  
而心不自見，其事亦如是。  
無有影像處，則無依他起；  
妄計性亦無，五法二心盡。  
能生及所生，皆是自心相；  
密意說能生，而實無自生。  
問：種種境形狀，若由妄計生；

虛空與兔角，亦應成境相。

答：似境從心起，此境非妄計；  
然彼妄計境，離心不可得。

問：無始生死中，境界悉非有；  
心無有起處，云何成影像？

答：若無物有生，兔角亦應生；  
不可無物生，而起於分別。

問：如鏡現非有，彼則先亦無；  
云何無境中，而心緣境起？

答：真如空實際、涅槃及法界，  
一切法不生，是第一義性。

愚夫墮有無，分別諸因緣；  
不能知諸有，無生無作者。

問：無始心所因，惟心無所見；  
既無無始境，心從何所生？

無物而得生，如貧應是富；  
無境而生心，願佛爲我說。

答：一切若無因，無心亦無境；  
心既無所生，離三有所作。  
因瓶衣角等，而說兔角無；  
是故不應言，無彼相因法。  
無因有故無，是無不成無；  
有待無亦爾，展轉相因起。

若依止少法，而有少法起；是則前所依，無因而自有。若彼別有依，彼依復有依；如是則無窮，亦無有少法。如依木葉等，現種種幻相；衆生亦如是，依事種種現。依於幻師力，令愚見幻相；而於木葉等，實無幻可得。若依止於事，此法則便壞；所見既無二，何有少分別？分別無妄計，分別亦無有；以分別無故，無生死涅槃。問：由無所分別，分別則不起；云何心不起，而得有惟心？意差別無量，皆無真實法；無實無解脫，亦無諸世間。答：如愚所分別，外所見皆無；習氣擾濁心，似影像而現。有無等諸法，一切皆不生；但惟心自現，遠離於分別。說諸法從緣，爲愚非智者；心自性解脫，淨心聖所住。數勝及露形、梵志與自在，

皆墮於無見，遠離寂靜義。問：無生無自性，離垢空如幻；諸佛及今佛，爲誰如是說？答：淨心修行者，離諸見計度；諸佛爲彼說，我亦如是說。問：若一切皆心，世間何處住？何因見大地，衆生有去來？答：如鳥遊虛空，隨分別而去；無依亦無住，如履地而行。衆生亦如是，隨於妄分別；遊履於自心，如鳥在虛空。問：身資國土影，佛說惟心起；願說影惟心，何因云何起？答：身資國土影，皆由習氣轉；亦因不如理，分別之所生。外境是妄計，心緣彼境生；了境是惟心，分別則不起。若見妄計性，名義不和合；遠離覺所覺，解脫諸有爲。名義皆捨離，此是諸佛法；若離此求悟，彼無覺自他。若能見世間，離能覺所覺；是時則不起，名所名分別。



由見自心故，妄作名字滅；  
不見於自心，則起彼分別。

問：四蘊無色相，彼數不可得；  
大種性各異，云何共生色？

答：由離諸相故，能所造非有；  
異色別有相，諸蘊何不生？

若見於無相，蘊處皆捨離；  
是時心亦離，見法無我故。

由根境差別，生於八種識；  
於彼無相中，是三相皆離。

意緣阿賴耶，起我我所執；  
及識二執取，了知皆遠離。

觀見離一異，是則無所動；  
離於我我所，二種妄分別。

無生無增長，亦不爲識因；  
既離能所作，滅已不復生。

問：世間無能作，及離能所相，  
妄計及惟心，云何願爲說？

答：自心現種種，分別諸形相；  
不了心所現，妄取謂心外；

由無智覺故，而起於無見。  
問：云何於有性，而心不生著？

答：分別非有無，故於有不生；

了所見惟心，分別則不起。  
分別不起故，轉依無所著；

則遮於四宗，謂法有因等。  
此但異名別，所立皆不成；

應知能作因，亦復不成立。  
爲遮於能作，說因緣和合；

爲遮於常過，說緣是無常。  
愚夫謂無常，而實不生滅；

不見滅壞法，而能有所作。  
問：何有無常法，而能有所生？

答：天人阿修羅，鬼畜閻羅等；  
衆生在中生，我說爲六道。

由業上中下，於中而受生；  
守護諸善法，而得勝解脫。

問：佛爲諸比丘，說於所受生；  
念念皆生滅，請爲我宣說。

答：色色不暫停，心心亦生滅；  
我爲弟子說，受生念遷謝。

色色中分別，生滅亦復然；  
分別是衆生，離分別非有。

我爲此緣故，說於念念生；  
若離取著色，不生亦不滅。

緣生非緣生，無明真如等；

二法故有起，無二即真如。

問：若彼緣非緣，生法有差別；常等與諸緣，有能作所作，是則大牟尼，及諸佛所說，有能作所作，與外道無異。

答：我為弟子說，身是苦世間；亦是世間集，滅道皆悉具。凡夫妄分別，取三自性故；見有能所取，世及出世法。我先觀待故，說取於自性；今為遮諸見，不應妄分別。**求過為非法，亦令心不定；皆由二取起，無二即真如。**

問：若無明愛業，而生於識等；邪念復有因，是則無窮過。

答：無智說諸法，有四種滅壞；妄起二分別，法實離有無。遠離於四句，亦離於二見；分別所起二，了已不復生。不生中知生，生中知不生；彼法同等故，不應起分別。問：願佛為我說，遮二見之理；令我及餘衆，恒不墮有無。

不雜諸外論，亦離於二乘；

諸佛證所行，佛子不退處。答：解脫因非因，同一無生相；迷故執異名，智者應常離。法從分別生，如毛輪幻焰；外道妄分別，世從自性生。**無生及真如、性空與真際；此等異名說，不應執為無。**

如手有多名，帝釋名亦爾；諸法亦如是，不應執為無。色與空無異，無生亦復然；不應執為異，成諸見過失。以總別分別，及遍分別故，執著諸事相，長短方圓等；總分別是心，遍分別為意，別分別是識，皆離能所相。我法中起見，及外道無生；皆是妄分別，過失等無異。若有能解了，我所說無生；及無生所為，是人解我法。為破於諸見，無生無住處；令知此二義，故我說無生。問：佛說無生法，若是有是無；

則同諸外道，無因不生論。

答：我說惟心量，遠離於有無；若生若不生，是見應皆離。無因論不生，生則著作者；作則雜諸見，無則自然生。

問：佛說諸方便，正見大願等；一切法若無，道場何所成？

答：離能取所取，非生亦非滅，所見法非法，皆從自心起。

問：牟尼之所說，前後自相違，云何說諸法，而復言不生？

衆生不能知，願佛爲我說，得離外道過，及彼顛倒因。惟願勝說者，說生及與滅，皆離於有無，而不壞因果。世間墮二邊，諸見所迷惑；惟願青蓮眼，說諸地次第。

答：取生不生等，不了寂滅因；道場無所得，我亦無所說。剎那法皆空，無生無自性；諸佛已淨二，有二即成過。

問：惡見之所覆，分別非如來；妄計於生滅，願爲我等說。

答：積集於戲論，和合之所生；

隨其類現前，色境皆具足。見於外色已，而起於分別；若能了知此，則見真實義。若離於大種，諸物皆不成；大種既惟心，當知無所生；此心亦不生，則順聖種性。勿分別分別，無分別是智，分別於分別，是二非涅槃。若立無生宗，則壞於幻法，亦無因起幻，損滅於自宗；猶如鏡中像，雖離一異性，所見非是無，生相亦如是。如乾城幻等，悉待因緣有，諸法亦如是，是生非不生。分別於人法，而起二種我，此但世俗說，愚夫不覺知。由願與緣集，自力及最勝，聲聞法第五，而有羅漢等。時隔及滅壞，勝義與遞遷，是四種無常，愚分別非智。愚夫墮二邊，微塵自性作，以取有無宗，不知解脫因。

問：大種互相違，安能起於色？

但是大種性，無大所造色。火乃燒於色，水復爲爛壞，風能令散滅，云何色得生？

答：色蘊及識蘊，惟此二非五，餘但是異名，我說彼如怨。心心所差別，而起於現法，分析於諸色，惟心無所造；青白等相待，作所作亦然，所生及性空，冷熱相所相，有無等一切，妄計不成立。心意及餘六，諸識共相應；皆因藏識生，非一亦非異。數勝及露形，計自在能生；皆墮有無宗，遠離寂靜義。大種生形相，非生於大種；外道說大種，生大種及色，於無生法外，外道計作者；依止有無宗，愚夫不覺知。清淨真實相，而與大智俱；但共心相應，非意等和合。若業皆生色，則違諸蘊因；衆生應無取，無有住無色。

說名爲無者，衆生亦應無；無色論是斷，諸識不應生。

識依四種住，無色云何成？

內外既不成，識亦不應起；

衆生識若無，自然得解脫，

必是外道論，妄計者不知。

或有隨樂執，中有中諸蘊，

如生於無色，無色云何有？

無色中之色，彼非是可見，

無色則違宗，非乘及乘者。

識從習氣生，與諸根和合，

八種於剎那，取皆不可得。

問：若諸色不起，諸根則非根，

是故世尊說，根色剎膩迦；

云何不了色，而得有識生？

云何識不生，而得受生死？

答：諸根及根境，聖者了其義，

愚癡無智者，妄執取其名。

不應執第六，有取及無取，

爲離諸過失，聖者無定說。

諸外道無智，怖畏於斷常，

計有爲無爲，與我無差別；

或計與心一，或與意等異，

一性有可取，異性有亦然。

問：若取是決了，名爲心住所，此取何不能，決了於一性？

答：有取及作業，可得而受生，猶如火所成，理趣似非似。

問：如火頓燒時，然可燃皆具，妄取我亦然，云何無所取？

若生若不生，心性常清淨，外道所立我，何不以為喻？

答：迷惑識稠林，妄計離真法，樂於我論故，馳求於彼此。

內證智所行，清淨真我相，此即如來藏，非外道所知。

分別於諸蘊，能取及所取，若能了此相，則生真實智。

是諸外道等，於賴耶藏處，計意與我俱，此非佛所說。

若能辨了此，解脫見真諦；見修諸煩惱，斷除悉清淨。

本性清淨心，衆生所迷取；無垢如來藏，遠離邊無邊。

本識在蘊中，如金銀在礦，

陶冶鍊治已，金銀皆顯現。

佛非人非蘊，但是無漏智；了知常寂靜，是我之所歸。

問：本性清淨心，隨煩惱意等，及與我相應，願佛為解說。

答：自性清淨心，意等以為他；彼所積集業，雜染故為二。

意等我煩惱，染污於淨心；猶如彼淨衣，而有諸垢染。

如衣得離垢，亦如金出礦；衣金俱不壞，心離過亦然。

無智者推求，篋篋蠹鼓等，而覓妙音聲，蘊中我亦爾。

猶如伏藏寶，亦如地下水，雖有不可見，蘊真我亦然。

心心所功能，聚集蘊相應；無智不能取，蘊中我亦爾。

如女懷胎藏，雖有不可見；蘊中真實我，無智不能知。

如藥中勝力，亦如木中火；蘊中真實我，無智不能知。

諸法中空性，及以無常性；蘊中真實我，無智不能知。

諸地自在通，灌頂勝三昧，  
若無此真我，是等悉皆無。  
有人破壞言：若有應示我。  
智者應答言：汝分別示我。  
說無真我者，謗法著有無；  
比丘應羯磨，擯棄不共語。  
說真我熾然，猶如劫火起，  
燒無我稠林，離諸外道過。  
如酥酪石蜜，及以麻油等；  
彼皆悉有味，未嘗者不知。  
於諸蘊身中，五種推求我；  
愚者不能了，智見即解脫。  
問：明智所立喻，猶未顯於心；  
其中所集義，豈能使明了？  
答：諸法別異相，不了惟一心，  
計度者妄執，無因及無起。  
問：定者觀於心，心不見於心，  
見從所見生，所見何因起？  
我姓迦旃延，淨居天中出，  
爲衆生說法，令入涅槃城。  
答：緣於本住法，我及諸如來，  
於三千經中，廣說涅槃法。  
欲界及無色，不於彼成佛；

色界究竟天，離欲得菩提。  
境界非縛因，因縛於境界；  
修行利智劍，割斷彼煩惱。  
問：無我云何有、幻等法有無？  
愚應顯真如，云何無真我？  
答：已作未作法，皆非因所起；  
一切悉無生，愚夫不能了。  
問：能作者不生，所作及諸緣；  
此二皆無生，云何計能作？  
答：妄計者說有，先後一時因；  
顯瓶弟子等，說諸物生起。  
佛非是有爲；所具諸相好，  
是輪王功德，非此名如來。  
佛以智爲相，遠離於諸見；  
自內證所行，一切過皆斷。  
聾盲瘖啞等，老小及懷怨；  
是等尤重者，皆無梵行分。  
隨好隱爲天，相隱爲輪王；  
此二著放逸，惟顯者出家。  
我釋迦滅後，當有毘耶娑、  
迦那梨沙婆、劫比羅等出；  
我滅百年後，毘耶娑所說，  
婆羅多等論；次有半擇娑，

僑拉婆囉摩；次有冒狸王、難陀及鞠多；次箴利車王；於後刀兵起，次有極惡時，彼時諸世間，不修行正法。如是等過後，世間如輪轉，日火共和合，焚燒於欲界。復立於諸天，世間還成就，諸王及四姓，諸仙垂法化；韋陀祠施等，當有此法興，談論戲笑法，長行與解釋，我聞如是等，迷惑於世間。所受種種衣，若有正色者，青泥牛糞等，染之令壞色。所服一切衣，令離外道相；現於修行者，諸佛之幢相。亦繫於腰條，漉水而飲用；次第而乞食，不至於非處。生於勝妙天，及生於人中；寶相具足者，生天及人王。王有四天下，法教久臨御；上昇於天宮，由貪皆退失。純善及三時，二時並極惡；餘佛出善時，釋迦出惡世。

於我涅槃後，釋種悉達多；毘紐大自在，外道等俱出。如是我聞等，釋師子所說；談古及笑語，毘耶娑仙說。於我涅槃後，毘紐大自在，彼說如是言：我能作世間。我名離塵佛，姓迦多衍那；父名世間主，母號爲具財。我生瞻婆國，我之先祖父；從於月種生，故號爲月藏。出家修苦行，演說千法門；與大慧授記，然後當滅度。大慧付達摩，次付彌佉梨；彌佉梨惡時，劫盡法當滅。迦葉拘留孫，拘那含牟尼；及我離塵垢，皆出純善時。純善漸滅時，有導師名慧；成就大勇猛，覺悟於五法。非二時三時，亦非極惡時；於彼純善時，現成等正覺。衣雖不割縷，雜碎而補成；如孔雀尾目，無有人侵奪。或二指三指，間錯而補成，

異此之所作，愚夫生貪著。惟畜於三衣，恒滅貪欲火，沐以智慧水，日夜三時修；如放箭勢極，一墜還放一；亦如捭酪木，善不善亦然。若一能生多，則有別異相，施者應如田，受者應如風；若一能生多，一切無因有，所作因滅壞，是妄計所立。若妄計所立，如燈及種子，一能生多者，但相似非多。胡麻不生豆，稻非穡麥因，小豆非穀種，云何一生多？名手作聲論，廣主造王論；順世論妄說，當生梵藏中。迦多延造經，樹皮仙說祀，鵝鷓出天文。惡世時當有，世間諸衆生，福力感於王，如法御一切，守護於國土。青蟻及赤豆，側僻與馬行，此等大福仙，未來世當出。釋子悉達多，步多五髻者；口力及聰慧，亦於未來出。

我在於林野，梵王來惠我，鹿皮三岐杖，膊條及軍持。此大修行者，當成離垢尊；說於真解脫，牟尼之幢相。梵王與梵衆，諸天及天衆；施我鹿皮衣，還歸自在宮。我在林樹間，帝釋四天王；施我妙衣服，及以乞食鉢。若立不生論，是因生復生；如是立無生，唯是虛言說。無始所積集，無明爲心因；生滅而相續，妄計所分別。僧伽論有二，勝性及變異；勝中有所作，所作應自成。勝性與物俱，求那說差別；作所作種種，變異不可得。如水銀清淨，塵垢不能染；藏識淨亦然，衆生所依止。問：如興渠葱氣，鹽味及胎藏；種子亦如是，云何而不生？答：一性及異性，俱不俱亦然；非所取之有，非無非有爲。馬中牛性離，蘊中我亦然；



所說爲無爲，悉皆無自性。  
理教等求我，是妄垢惡見；  
不了故說有，惟妄取無餘。  
諸蘊中之我，一異皆不成；  
彼過失顯然，妄計者不覺。  
如水鏡及眼，現於種種影；  
遠離一異性，蘊中我亦然。  
行者修於定，見諦及以道；  
勤修此三種，解脫諸惡見。  
猶如孔隙中，見電光速滅；  
法遷變亦然，不應起分別。  
愚夫心迷惑，取涅槃有無；  
若得聖見者，如實而能了。  
應知變異法，遠離於生滅；  
亦離於有無，及以能所相。  
應知變異法，遠離外道論；  
亦離於名相，內我見亦滅。  
諸天樂觸身，地獄苦逼體，  
若無彼中有，諸識不得生。  
應知諸趣中，衆生種種身，  
胎卵濕生等，皆隨中有生。  
**離聖教正理，欲滅惑反增，  
是外道狂言，智者不應說。**

先應決了我，及分別諸取，  
以如石女兒，無決了分別。  
我離於肉眼，以天眼慧眼，  
見諸衆生身，離諸行諸蘊。  
觀見諸行中，有好色惡色，  
解脫非解脫，有住天中者。  
諸趣所受身，惟我能了達；  
超過世所知，非計度境界。  
問：無我而生心，此心云何生？  
答：豈不說心生，如河燈種子？  
問：若無無明等，心識則不生，  
離無明無識，云何生相續？  
答：妄計者所說，三世及非世；  
第五不可說，諸佛之所知。  
諸行取所住，彼亦爲智因；  
不應說智慧，而名爲諸行。  
有此因緣故，則有此法生；  
無別有作者，是我之所說。  
問：風不能生火，而令火熾然；  
亦由風故滅，云何喻於我？  
答：所說爲無爲，皆離於諸取；  
云何愚分別，以火成立我？  
問：諸緣展轉力，是故能生火；

若分別如火，是我從誰生？

答：意等爲因故，諸蘊處積集；  
無我之商主，常與心俱起。  
此二常如日，遠離能所作；  
非火能成立，妄計者不知。  
衆生心涅槃，本性常清淨；  
無始過習染，無異如虛空。  
象臥等外道，諸見所雜染；  
意識之所覆，計火等爲淨。  
若得如實見，便能斷煩惱；  
捨邪喻稠林，到聖所行處。  
智所知差別，各異而分別；  
無智者不知，說所不應說。  
如愚執異材，作栴檀沈水；  
妄計與真智，當知亦復然。  
食訖持鉢歸，洗濯令清淨，  
澡漱口餘味，應當如是修。  
若於此法門，如理正思惟，  
淨信離分別，成就最勝定。  
離著處於義，成金光法燈；  
分別於有無、及諸惡見網，  
三毒等皆離，得佛手灌頂。  
外道執能作，迷方及無因，

於緣起驚怖，斷滅無聖性。  
變起諸果報，謂諸識及意，  
意從賴耶生，識依末那起。  
賴耶起諸心，如海起波浪，  
習氣以爲因，隨緣而生起；  
剎那相鉤鎖，取自心境界，  
種種諸形相，意根等識生；  
由無始惡習，似外境而生，  
所見惟自心，非外道所了。  
因彼而緣彼，而生於餘識，  
是故起諸見，流轉於生死；  
諸法如幻夢，水月焰乾城，  
當知一切法，惟是自分別。  
正智依真如，而起諸三昧，  
如幻首楞嚴，如是等差別。  
得入於諸地，自在及神通，  
成就如幻智，諸佛灌其頂。  
見世間虛妄，是時心轉依，  
獲得歡喜地，諸地及佛地；  
既得轉依已，如衆色摩尼，  
利益諸衆生，應現如水月。  
捨離有無見，及以俱不俱，  
過於二乘行，亦超第七地。

自內現證法，地地而修治，  
遠離諸外道，應說是大乘。  
說解脫法門，如兔角摩尼，  
捨離於分別，離死及遷滅。  
教由理故成，理由教故顯；  
當依此教理，勿更餘分別。

---

# 大方等如來藏經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寶月講堂栴檀重閣，成佛十年與大比丘眾百千人俱；菩薩摩訶薩六十恒河沙，皆悉成就大精進力，已曾供養百千億那由他諸佛，皆悉能轉不退法輪；若有眾生聞其名者，於無上道終不退轉；其名曰法慧菩薩、師子慧菩薩、金剛慧菩薩、調慧菩薩、妙慧菩薩、月光菩薩、寶月菩薩、滿月菩薩、勇猛菩薩、無量勇菩薩、無邊勇菩薩、超三界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香象菩薩、香上菩薩、香上首菩薩、首藏菩薩、日藏菩薩、幢相菩薩、大幢相菩薩、離垢幢菩薩、無邊光菩薩、放光菩薩、離垢光菩薩、喜王菩薩、常喜菩薩、寶手菩薩、虛空藏菩薩、離憍慢菩薩、須彌山菩薩、光德王菩薩、總持自在王菩薩、總持菩薩、滅眾病菩薩、療一切眾生病菩薩、歡喜念菩薩、饜意菩薩、常饜菩薩、普照菩薩、月明菩薩、寶慧菩薩、轉女身菩薩、大雷音菩薩、導師菩薩、不虛見菩薩、一切法自在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如是等六十恒河沙菩薩摩訶薩，從無量佛刹，與無央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俱，悉皆來集，尊重供

養。

爾時世尊於栴檀重閣，正坐三昧而現神變：有千葉蓮華大如車輪，其數無量，色香具足而未開敷。一切花內皆有化佛，上昇虛空，彌覆世界，猶如寶帳。一一蓮花放無量光，一切蓮花同時舒榮，佛神力故須臾之間皆悉萎變；其諸花內一切化佛結加趺坐，各放無數百千光明。

於時此刹莊嚴殊特，一切大眾歡喜踊躍，怪未曾有。咸有疑念：「今何因緣無數妙花忽然毀變？萎黑臭穢甚可惡饜。」爾時世尊知諸菩薩大眾所疑，告金剛慧：「善男子！於佛法中諸有所疑，恣汝所問。」時金剛慧菩薩知諸大眾咸有疑念，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無數蓮花中皆有化佛，上昇虛空彌覆世界，須臾之間皆悉萎變？一切化佛各放無數百千光明，眾會悉見合掌恭敬？」爾時金剛慧菩薩以偈頌曰：

我昔未曾睹，神變若今日，  
見佛百千億，坐彼蓮花藏，  
各放無數光，彌覆一切刹。  
離垢諸導師，莊嚴諸世界，  
蓮花忽萎變，莫不生惡饜。  
今以何因緣，而現此神化？  
我睹恒沙佛，及無量神變，

未曾見如今，願爲分別說。

爾時世尊告金剛慧及諸菩薩言：「善男子！有大方等經，名如來藏。將欲演說，故現斯瑞。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咸言善哉願樂欲聞。佛言：「善男子！如佛所化無數蓮花忽然萎變，無量化佛在蓮花內，相好莊嚴結加趺坐，放大光明，眾睹希有，靡不恭敬。如是，善男子！我以佛眼觀一切眾生，貪欲恚癡諸煩惱中，有如來智、如來眼、如來身，結加趺坐儼然不動。善男子！一切眾生雖在諸趣煩惱，身中有如來藏常無染污，德相備足，如我無異。又善男子！譬如天眼之人，觀未敷花，見諸花內有如來身結加趺坐，除去萎花便得顯現。如是，善男子！佛見眾生如來藏已，欲令開敷，爲說經法除滅煩惱，顯現佛性。善男子！諸佛法爾，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一切眾生如來之藏常住不變。但彼眾生煩惱覆故，如來出世廣爲說法，除滅塵勞，淨一切智。善男子！若有菩薩信樂此法，專心修學，便得解脫，成等正覺，普爲世間施作佛事。」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譬如萎變花，其花未開敷，  
天眼者觀見，如來身無染。  
除去萎花已，見無礙導師，  
爲斷煩惱故，最勝出世間。

佛觀眾生類，悉有如來藏，  
無量煩惱覆，猶如穢花纏。  
我爲諸眾生，除滅煩惱故，  
普爲說正法，令速成佛道。  
我已佛眼見，一切眾生身，  
佛藏安隱住，說法令開現。

「復次善男子！譬如淳蜜在巖樹中，無數群蜂圍繞守護。時有一人巧智方便，先除彼蜂乃取其蜜，隨意食用惠及遠近。如是，善男子！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如彼淳蜜在于巖樹，爲諸煩惱之所覆蔽，亦如彼蜜，群蜂守護。我以佛眼如實觀之，以善方便隨應說法，滅除煩惱，開佛知見，普爲世間施作佛事。」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譬如巖樹蜜，無量蜂圍繞，  
巧方便取者，先除彼群蜂。  
眾生如來藏，猶如巖樹蜜，  
結使塵勞纏，如群蜂守護。  
我爲諸眾生，方便說正法，  
滅除煩惱蜂，開發如來藏。  
具足無礙辯，演說甘露法，  
普令成正覺，大悲濟群生。

「復次善男子！譬如粳糧未離皮糠，貧愚輕賤，謂爲可棄；除蕩既精，常爲御用。如是，善男

子！我以佛眼觀諸眾生，煩惱皮糠覆蔽如來無量知見，故以方便如應說法，令除煩惱，淨一切智，於諸世間爲最正覺。」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譬一切粳糧，皮糠未除蕩，  
貧者猶賤之，謂爲可棄物。  
外雖似無用，內實不毀壞，  
除去皮糠已，乃爲王者膳。  
我見眾生類，煩惱隱佛藏，  
爲說除滅法，令得一切智。  
如我如來性，眾生亦復然，  
開化令清淨，速成無上道。

「復次善男子，譬如真金墮不淨處，隱沒不現，經歷年載，真金不壞而莫能知。有天眼者語眾人言：『此不淨中有真金寶，汝等出之，隨意受用。』如是，善男子！不淨處者無量煩惱是，真金寶者如來藏是，有天眼者謂如來是。是故如來廣爲說法，令諸眾生除滅煩惱，悉成正覺，施作佛事。」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如金在不淨，隱沒莫能見，  
天眼者乃見，即以告眾人：  
汝等若出之，洗滌令清淨，  
隨意而受用，親屬悉蒙慶。  
善逝眼如是，觀諸眾生類，

煩惱淤泥中，如來性不壞；  
隨應而說法，令辦一切事，  
佛性煩惱覆，速除令清淨。

「復次善男子，譬如貧家有珍寶藏，寶不能言『我在於此。』既不自知，又無語者，不能開發此珍寶藏。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如來知見力無所畏大法寶藏在其身內，不聞不知，耽惑五欲，輪轉生死受苦無量；是故諸佛出興于世，爲開身內如來法藏；彼即信受，淨一切智，普爲眾生開如來藏；無礙辯才，爲大施主。如是，善男子！我以佛眼觀諸眾生有如來藏，故爲諸菩薩而說此法。」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譬如貧人家，內有珍寶藏，  
主既不知見，寶又不能言。  
窮年抱愚冥，無有示語者，  
有寶而不知，故常致貧苦。  
佛眼觀眾生，雖流轉五道，  
大寶在身內，常在不變易；  
如是觀察已，而爲眾生說，  
令得智寶藏，大富兼廣利。  
若信我所說，一切有寶藏，  
信勤方便行，疾成無上道。  
「復次善男子！譬如菴羅果，內實不壞，種之

於地，成大樹王。如是善男子！我以佛眼觀諸眾生如來寶藏，在無明殼，猶如果種在於核內。善男子！彼如來藏清涼無熱，大智慧聚，妙寂泥洹。名為如來應供等正覺。善男子！如來如是觀眾生已，為菩薩摩訶薩淨佛智故，顯現此義。」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譬如菴羅果，內實不毀壞，  
種之於大地，必成大樹王。  
如來無漏眼，觀一切眾生，  
身內如來藏，如花果中實。  
無明覆佛藏，汝等應信知，  
三昧智具足，一切無能壞；  
是故我說法，開彼如來藏，  
疾成無上道，如果成樹王。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持真金像，行詣他國，經由險路，懼遭劫奪，裹以弊物，令無識者。此人於道，忽便命終，於是金像棄捐曠野，行人踐踏，咸謂不淨。得天眼者，見弊物中有真金像，即為出之，一切禮敬。如是，善男子！我見眾生種種煩惱，長夜流轉，生死無量；如來妙藏在其身內，儼然清淨，如我無異。是故佛為眾生說法，斷除煩惱，淨如來智，轉復化導一切世間。」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譬人持金像，行詣於他國，  
裹以弊穢物，棄之在曠野；  
天眼者見之，即以告眾人，  
去穢現真像，一切大歡喜。  
我天眼亦然，觀彼眾生類，  
惡業煩惱纏，生死備眾苦；  
又見彼眾生，無明塵垢中，  
如來性不動，無能毀壞者。  
佛既見如是，為諸菩薩說，  
煩惱眾惡業，覆弊最勝身，  
當勤淨除斷，顯出如來智，  
天人龍鬼神，一切所歸仰。

「復次善男子！譬如女人貧賤醜陋，眾人所惡；而懷貴子，當為聖王，王四天下。此人不知，經歷時節，常作下劣生賤子想。如是，善男子！如來觀察一切眾生輪轉生死，受諸苦毒，其身皆有如來寶藏，如彼女人而不覺知。是故如來普為說法，言：『善男子！莫自輕鄙，汝等自身皆有佛性。若勤精進，滅眾過惡，則受菩薩及世尊號，化導濟度無量眾生。』」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譬如貧女人，色貌甚庸陋，  
而懷貴相子，當為轉輪王；  
七寶備眾德，王有四天下，

而彼不能知，常作下劣想。我觀諸眾生，嬰苦亦如是，身懷如來藏，而不自覺知；是故告菩薩：慎勿自輕鄙，汝身如來藏，常有濟世明，若勤修精進，不久坐道場，成最正覺道，度脫無量眾。

「復次善男子！譬如鑄師鑄真金像，既鑄成已，倒置于地，外雖焦黑，內像不變；開模出像，金色晃曜。如是，善男子！如來觀察一切眾生佛藏在身，眾相具足。如是觀已廣為顯說，彼諸眾生得息清涼，以金剛慧槌破煩惱，開淨佛身，如出金像。」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譬如大冶鑄，無量真金像，  
愚者自外觀，但見焦黑土；  
鑄師量已冷，開模令質現，  
眾穢既已除，相好晝然顯。  
我以佛眼觀，眾生類如是：  
煩惱淤泥中，皆有如來性。  
授以金剛慧，槌破煩惱模，  
開發如來藏，如真金顯現。  
如我所觀察，示語諸菩薩，  
汝等善受持，轉化諸群生。

爾時世尊告金剛慧菩薩摩訶薩：「若出家若在家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書寫、供養、廣為人說如來藏經，所獲功德不可計量。金剛慧！若有菩薩為佛道故，勤行精進，修習神通，入諸三昧，欲殖德本，供養過恒河沙現在諸佛；造過恒河沙七寶臺閣，高十由旬，縱廣正等各一由旬，設七寶床，敷以天繒；為一一佛，日日造立過恒河沙七寶臺閣，以用奉獻一一如來及諸菩薩聲聞大眾。以如是事普為一切過恒河沙現在諸佛，如是次第乃至過五十恒河沙眾寶臺閣，以用供養過五十恒河沙現在諸佛及諸菩薩聲聞大眾，乃至無量百千萬劫；金剛慧！不如有人樂喜菩提、於如來藏經受持讀誦書寫供養乃至一譬喻者。金剛慧！此善男子於諸佛所種諸善根，福雖無量，比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若人求菩提，聞持此經者，  
書寫而供養；乃至於一偈，  
如來微妙藏，須臾發隨喜，  
當聽此正教，功德無有量。  
若人求菩提，住大神通力，  
欲供十方佛，菩薩聲聞眾，  
其數過恒沙，億載不思議；



爲一一諸佛，造立妙寶臺，臺高十由旬，縱廣四十里，中施七寶座，嚴飾備眾妙，敷以天繒褥，隨座各殊異，無量過恒沙，獻佛及大眾，悉以此奉獻，日夜不休息，滿百千萬劫，所獲福如是；慧者聞此經，能持一譬喻，而爲人解說，其福過於彼，乃至於算數，譬喻所不及。眾生之所依，速成無上道，菩薩諦思惟，甚深如來藏，知眾生悉有，疾成無上道。

爾時世尊復告金剛慧菩薩言：「過去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復過是數；爾時有佛，號常放光明王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金剛慧！何故名曰常放光明王？彼佛本行菩薩道時，降神母胎常放光明，徹照十方千佛世界微塵等刹；若有眾生見斯光者，一切歡喜；煩惱悉滅，色力具足，念智成就，得無礙辯。若地獄惡鬼畜生閻羅王阿修羅等見光明者，皆離惡道，生天人中。若諸天人見光明者，於無上道得不退轉，具五神通。

若不退轉者，皆得無生法忍五十功德旋陀羅尼。」  
「金剛慧！彼光明所照國土，皆悉嚴淨，如天琉璃，黃金爲繩以界八道，種種寶樹花果茂盛，香氣芬馨。微風吹動出微妙音，演暢三寶菩薩功德根力覺道禪定解脫，眾生聞者皆得法喜，信樂堅固永離惡道。」

「金剛慧！彼十方刹一切眾生蒙光明故，晝夜六時合掌恭敬。金剛慧！彼菩薩處胎出生，乃至成佛無餘泥洹，常放光明。般泥洹後舍利塔廟亦常放光，以是因緣，諸天人號曰常放光明王。金剛慧！常放光明王如來應供等正覺初成佛時，於其法中有一菩薩名無邊光，與二十億菩薩以爲眷屬。無邊光菩薩摩訶薩於彼佛所，問如來藏經，佛爲演說，在於一坐經五十大劫。護念一切諸菩薩故，其音普告十佛世界微塵等百千佛刹，爲諸菩薩無數因緣百千譬喻，說如來藏大乘經典。諸菩薩等聞說此經，受持讀誦如說修行，除四菩薩皆已成佛。金剛慧！汝莫異觀，彼無邊光菩薩豈異人乎？即我身是。彼四菩薩未成佛者：文殊師利，觀世音，大勢至，汝金剛慧是。金剛慧！如來藏經能大饒益，若有聞者，皆成佛道。」爾時世尊重說偈曰：

過去無數劫，佛號光明王，  
常放大光明，普照無量土；

無邊光菩薩，於佛初成道，而啓問此經，佛即爲演說。其有遇最勝，而聞此經者，皆已得成佛，唯除四菩薩：文殊觀世音、大勢金剛慧。此四菩薩等，皆曾聞此法，金剛慧爲彼，第一神通子，時號無邊光，已曾聞此經。我本求道時，師子幢佛所，亦曾受斯經，如聞說修行。我因此善根，疾得成佛道，是故諸菩薩，應持說此經，聞已如說行，得佛如我今。若持此經者，當禮如世尊；若得此經者，是名佛法主，則爲世間護，諸佛之所歎。若有持是經，是人名法王，是爲世間眼，應讚如世尊。爾時世尊說此經已，金剛慧及諸菩薩四眾眷屬，天人乾闥婆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大方廣如來藏經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試鴻臚卿 肅國公  
食邑三千戶 賜紫贈司空 諡大鑒正號  
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梵住靈鷲山寶蓋鹿母宅，於梅檀藏大樓閣中，成等正覺十年之後。當熱時際，與大苾芻眾千人俱：有學無學聲聞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皆得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獲得正智；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捨棄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到於彼岸。所謂具壽大迦葉波、具壽漚樓頻蠡迦葉波、具壽那提迦葉波、具壽伽耶迦葉波、具壽大迦旃延、具壽俱祁羅、具壽薄俱羅、具壽離波多、具壽須菩提、具壽滿慈子、具壽語自在、具壽舍利子、具壽大目犍連、具壽憍陳如、具壽烏陀夷、具壽羅呼羅、具壽難陀、具壽鄔波難陀、具壽阿難陀，與如是等上首苾芻一千人俱、復有六十苑伽河沙數菩薩摩訶薩俱，從種種佛剎而來集會；皆是一生補處，得大神通，力無所畏；已曾承事無量俱胝那庾多百千諸佛，悉皆能轉不退法輪；若有無量阿僧祇世界有情纔稱名者，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所謂法慧菩薩、師子慧菩薩、虎慧菩薩、義慧菩薩、勝慧菩薩、月

光菩薩、寶月光菩薩、滿月光菩薩、大勇健菩薩、無量勇健菩薩、無邊勇健菩薩、三世勇健菩薩、得大勢菩薩、觀自在菩薩、香象菩薩、香悅菩薩、香悅吉祥菩薩、吉祥藏菩薩、計都菩薩、大幢菩薩、無垢幢菩薩、無上幢菩薩、極解寶剎菩薩、無垢寶剎菩薩、歡喜王菩薩、常歡喜菩薩、虛空庫菩薩、迷盧菩薩、大迷盧菩薩、蘇迷盧菩薩、功德寶光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持地菩薩、除一切有情病菩薩、歡喜意菩薩、憂悲意菩薩、無憂菩薩、光藏菩薩、梅檀菩薩、於此無爭菩薩、無量雷音菩薩、起菩提行菩薩、不空見菩薩、一切法自在菩薩、慈氏菩薩、曼珠室利童真菩薩，如是等而為上首，有六十苑伽河沙數菩薩摩訶薩俱。

復有無量世界中，無量阿僧祇天龍藥叉捷達婆阿蘇羅孽嚙荼緊那羅摩呼羅伽人非人等皆來集會。復有國王、大臣、寮佐、長者、居士及諸人眾，皆來集會。

爾時世尊與百千眾前後圍遶，恭敬供養。爾時世尊於梅檀藏大樓閣中，食時後，入佛神力故，從梅檀藏忽然涌出俱胝那庾多百千蓮花。一一蓮花有俱胝那庾多百千葉，量如車輪，色香具足。是諸蓮花上昇虛空，遍覆一切諸佛剎土。共相合成，如寶宮殿，安住虛空。彼一切俱胝那庾多百千蓮花皆悉

開敷，於一一花中皆有如來結跏趺坐，具三十二大丈夫相，放百千光。是時以佛威神力故，諸蓮花葉忽然痿瘁，形色臭穢而可厭惡，皆不悅意。於花胎中諸如來等，各放無量百千光明，普現一切諸佛刹土，皆悉端嚴。

爾時一切菩薩及四部眾皆悉驚愕，生奇特想，怪未曾有。以佛世尊現作如是神通之事，大眾見斯，感懷疑惑，作是念言：「何因緣現俱胝那庾多百千蓮花？於須臾頃形色變壞，甚可厭惡，無復悅意。於蓮花中現如來相，結跏趺坐，放百千光明，如是光明令人愛樂。」爾時金剛慧菩薩摩訶薩及諸大眾皆悉雲集於梅檀藏大樓閣中，恭敬而坐。

爾時世尊告金剛慧菩薩摩訶薩言：「汝善男子！今應可問如來應正等覺甚深法要。」爾時金剛慧菩薩摩訶薩承佛聖旨，普爲一切天、人、世間、菩薩摩訶薩及四部眾懷疑惑故，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一切世界現於俱胝那庾多百千蓮花？一切於花胎中皆有如來結跏趺坐，放百千光？是諸蓮花忽然之間，形色可惡而令生厭，於彼花中俱胝那庾多百千如來合掌而住，儼然不動？」爾時金剛慧菩薩摩訶薩以伽他問曰：

我曾不見如來相，而作神通之變化，  
現佛無量千俱胝，住蓮花胎寂不動。

放千光明而影現，悉皆映蔽諸佛刹，  
奇特於法而遊戲，彼諸佛等悉端嚴。  
猶如妙寶而顯現，於惡色蓮花中坐，  
是蓮花葉皆可惡，云何作是大神通？  
我曾見佛如恒沙，見彼殊勝神通事，  
我未曾見如是相，如今遊戲之顯著。

唯願天中尊說示，何因何緣而顯現，  
唯願世尊作哀愍，爲除一切諸疑惑。

爾時世尊告金剛慧等上首菩薩及一切眾菩薩言：「諸善男子！有大方廣如來藏甚深法要，如來欲說，是故先現如是色相。汝等善聽、極善聽，作意思惟。」爾時金剛慧菩薩等一切菩薩摩訶薩言：「善哉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諸善男子！如此如來變化蓮花，忽然之間成惡色相，臭穢可惡，令不愛樂。如是花中而現佛形，結跏趺坐，放百千光明，相好端嚴人所樂見。如是知己，有多天龍藥叉健達婆阿蘇羅孽路荼緊那羅摩呼羅伽人非人等，禮拜供養。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應正等覺，以佛自己智慧光明，眼見一切有情欲瞋癡貪無明煩惱。彼善男子善女人，爲於煩惱之所凌沒，於胎藏中有俱胝百千諸佛悉皆如我。如來智眼觀察彼等有佛法體，結跏趺坐，寂不動搖。於一切煩惱染污之中，如來法藏本無搖動，

諸有趣見所不能染；是故我今作如是言：『彼等一切如來，如我無異。』善男子！如是如來以佛智眼，見一切有情如來藏。善男子！譬如以天妙眼，見於如是惡色惡香諸蓮花葉，纏裹逼迫。是以天眼見彼花中佛真實體，結跏趺坐。既知是已，欲見如來，應須除去臭穢惡業，爲令顯於佛形相故。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以佛眼觀察一切有情如來藏，令彼有情欲瞋癡貪無明煩惱藏，悉除遣故而爲說法。由聞法故則正修行，即得清淨如來實體。善男子！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界一切有情如來藏，常恒不變。」

「復次善男子！若諸有情可厭煩惱藏纏，爲彼除害煩惱藏故，淨如來智故，如來應正等覺爲於菩薩而說法要。作如是事，令彼勝解。既勝解已，於法堅持，則於一切煩惱、隨煩惱而得解脫。當於是時如來應正等覺，於其世間而得其數，是能作於如來佛事。」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如彼蓮花可厭惡，並其胎葉及鬚蕊，  
譬如天眼而觀見，是如來藏無所染。  
若能除去萎花葉，於中即見如來身，  
復不被諸煩惱染，則於世間成正覺。  
今我悉見諸有情，內有如來微妙體，  
除彼千俱胝煩惱，令厭惡如萎蓮花。

我爲彼等而除遣，我智者常說妙法，  
佛常思彼諸有情，悉皆願成如來體。  
我以佛眼而觀見，一切有情住佛位，  
是故我常說妙法，令得三身具佛智。

「復次善男子！譬如蜜房，懸於大樹，其狀團圓，有百千蜂遮護其蜜。求蜜丈夫以巧方便，驅逐其蜂而取其蜜，隨蜜所用。如是如是，善男子！一切有情猶如蜜房，爲俱胝百千煩惱、隨煩惱之所藏護；以佛智見，能知此已，則成正覺。善男子！如是蜜房，智者丈夫既知其蜜，亦復了知於俱胝百千眾煩惱之所守護。如是一切有情，以如來智見，知已成佛；於彼爲俱胝百千煩惱隨煩惱之所遮覆善男子，如來以巧方便力，爲害蜂者；教諸有情，驅逐欲瞋癡慢憍覆忿怒嫉慳煩惱隨煩惱故，如是說法。令諸有情不爲煩惱之所染污，無復逼惱，亦不附近。善男子！云何此等有情，我以如來智見，爲淨除故，於諸世間而作佛事？善男子！以清淨眼見諸有情，如是清淨。」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猶如蜜房狀團圓，眾蜂護而所隱覆，  
求蜜丈夫而見已，悉皆驅逐於眾蜂。  
我見有情在三有，亦如蜜房無有異，  
俱胝眾生煩惱蜂，彼煩惱中如來住。  
我佛常爲淨除故，害彼煩惱如逐蜂，

以巧方便爲說法，令害俱胝眾煩惱。

云何成佛作佛事，常於世間如蜜器，猶如辯才說好蜜，令證如來淨法身。

「復次善男子！譬如稻麥粟豆，所有精實爲糠所裹，若不去糠不堪食用；善男子！求食之人若男若女，以其杵臼舂去其糠而充於食。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應供正遍知，以如來眼，觀見一切有情具如來體，爲煩惱皮之所苞裹，若能悟解則成正覺，堅固安住自然之智。善男子！彼如來藏處在一切煩惱之中，如來爲彼有情除煩惱皮，令其清淨而成於佛。爲說於法，常作是念：何時有情脫去一切煩惱藏皮，得成如來出現於世？」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稻穀與粟床，大小麥等及於豆，  
彼等爲糠之所裹，是不堪任於所食。  
若能舂杵去於糠，於食種種而堪用，  
精實處糠而不堪，不懷有情爲作利。  
我常觀見諸有情，以煩惱裹如來智，  
我爲除糠說妙法，願令速悟證菩提。  
與我等法諸有情，住百煩惱而藏裹，  
爲令淨除我說法，何時速成諸佛身？

「復次善男子！譬如臭穢諸惡積聚，或有丈夫懷挾金磚於傍而過，忽然誤落墜于穢中。而是金寶

沈沒臭穢，或經十年或二十年，或五十年或百千年，處於糞穢。是其本體不壞不染，亦不於人能作利益。善男子！有天眼者見彼金磚在於臭穢，告餘人言：『丈夫汝往，於彼糞穢之中有金勝寶。』其人聞已即便取之，得已淨洗，隨金所用。善男子！臭穢積聚者是名種種煩惱及隨煩惱，彼金磚者是名不壞法，有天眼者則是如來應正遍知。善男子！一切有情如來法性真實勝寶，沒於煩惱臭穢之中，是故如來應正等覺，爲於有情除諸煩惱臭穢不淨而說妙法，當令成佛，出現世間而作佛事。」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有人懷金磚，忽然誤落於糞穢，  
彼處穢中多歲年，雖經久遠而不壞；  
有天眼者而觀見，告餘人言此有金，  
汝取應洗隨意用。如我所見諸有情，  
沒煩惱穢流長夜，知彼煩惱爲客塵，  
自性清淨方便說，令證清淨如來智。

「復次善男子！譬如貧窮丈夫宅內，地中有大伏藏，縱廣正等一俱盧舍，滿中盛金，其金下深七丈大量，以地覆故，其大金藏曾不有言語：『彼丈夫丈夫！我在於此，名大伏藏。』彼貧丈夫心懷窮匱，愁憂苦惱日夜思惟，於上往來都不知覺，不聞不見彼大伏藏在於地中。如是如是，善男子！一切

有情住於執取作意舍中，而有如來智慧力無所畏諸佛法藏，於色聲香味觸耽著受苦。由此不聞大法寶藏，況有所獲？若滅彼五欲則得清淨。」

「復次善男子！如來出興於世，於菩薩大眾之中，開示大法種種寶藏。彼勝解已即便穿掘，入菩薩住。如來應供正遍知爲世間法藏，見一切有情未曾有因相，是故譬喻說大法藏，爲大施主；無礙辯才無量智慧，力無所畏不共佛法藏。如是，善男子！如來以清淨眼，見一切有情具如來藏，是以爲於菩薩宣說妙法。」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貧人家伏藏，金寶充滿在於中，  
是彼不動不思惟，亦不自言是某物。  
彼人雖復爲主宰，受於貧乏而不知，  
彼亦不說向餘人，而受貧窮住苦惱。  
如是我以佛眼觀，一切有情處窮匱，  
身中而有伏藏，住諸佛體不動搖；  
見彼體爲菩薩說，汝等穿斯大智藏，  
獲得離貧作世尊，能施無上之法財。  
我皆所說而勝解，一切有情有伏藏，  
若能勝解而精勤，速疾證於最勝覺。

「復次善男子！譬如藤子、多羅子、瞻部果子、阿摩羅果子，由其子芽展轉相生，成不壞法。若遇地緣種植，於其久後，成大樹王。如是如是，

善男子！如來以如來眼，見一切有情欲瞋癡貪無明煩惱乃至皮膚邊際；彼欲瞋癡無明煩惱藏中有如來藏性，以此名爲有性，若能止息，名爲清涼，則名涅槃。若能淨除無明煩惱，是有情界是則名爲大智聚體，彼之有情名大智聚。若佛出現，於天、世間說微妙法，若見此者則名如來。善男子！若彼見如來應正等覺，令諸菩薩摩訶薩咸皆悟解如來智慧，令顯現故。」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藤子之中樹，藤芽一切而可得，  
於根瞻部咸皆有，由其種植復得生。  
如是我見悉無餘，一切有情喻藤子，  
無漏最勝佛眼觀，是中備有如來體。  
不壞是藏名有情，於中有智而不異，  
安住在定處寂靜，亦不動搖無所得。  
爲彼淨故我說法，云何此等成正覺，  
猶如種子成大樹，當爲世間之所依。

「復次善男子！譬如貧人以一切寶作如來像，長可肘量。是貧丈夫欲將寶像經過險路，恐其盜卻，即取臭穢故破弊帛，以纏其像，不令人測。善男子！是貧丈夫在於曠野，忽然命終，如來寶像在於臭穢弊惡帛中，棄擲于地，流轉曠野。行路之人往來過去，踐踏跳騫，不知中有如來形像。由彼裹在臭穢帛中，棄之在地而皆厭惡，豈生佛想？是時

居住曠野諸天以天眼見，即告行路餘人而言：『汝等丈夫！此穢帛中有如來像，應當速解，一切世間宜應禮敬。』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以如來眼，見一切有情如彼臭穢故帛煩惱，長於生死險道曠野之所流轉，受於無量傍生之身。彼一切有情煩惱臭穢故弊帛中，有如來體如我無異。如來爲解煩惱穢帛所纏裹故，爲諸菩薩而說妙法：云何得淨如來智見，去離煩惱，得一切世間之所禮故，猶如於我。」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穢帛令厭惡，纏裹彼之如來體，  
寶像穢帛之所纏，棄於曠野險惡處。

諸天天眼而見已，即告行路餘人言：  
寶像在彼臭帛中，應當速解而恭敬。  
我以天眼如是見，我觀一切諸有情，  
被煩惱帛之所纏，極受憂惱生死苦；  
我見煩惱穢帛中，結跏趺坐如來體，  
安住寂然不傾動，皆無所有解脫者。  
爲見彼已而驚悟，汝等諦聽住勝覺：  
一切有情法如是，於怖畏中常有佛。  
即解彼已現佛身，彼時一切煩惱淨，  
是故號名於如來，人天歡喜而供養。

「復次善男子！或有孤獨女人，惡形臭穢，容貌醜陋如畢舍支，人所見者厭惡恐怖。止於下劣弊

惡之家，偶然交通腹中懷妊，決定是爲轉輪王胎。然彼女人雖復懷妊，亦曾無有如是思念，唯懷貧賤下劣之心。由心羸劣，常作是念：『我形醜陋，寄於下劣弊惡之家，而過時日。亦不足知是何人類生於我腹。』如是如是，善男子！一切有情無主無依，生三有中，寄下劣弊惡之舍，爲生死苦之所逼迫。然一一有情有如來界、具如來藏，是彼有情不覺不知。善男子！如來不令一切有情而自欺誑；佛爲說法：『善男子！汝等莫自欺誑，發大堅固精進之心，汝等身中皆有佛體，於其後時畢成正覺。汝今已入於菩薩數，即非凡夫。久後亦墮於如來數，即非菩薩。』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婦人無依主，形容醜惡令厭怖，  
寄於弊惡下劣家，或時而有王胎孕；  
彼懷如是之胎孕，決定是爲轉輪王，  
其王威德七寶圍，統領四洲爲主宰；  
彼愚醜女曾不知，於己腹中有如是，  
在於賤貧弊惡舍，懷貧窮苦心憂惱。  
我見一切諸有情，無主受於窮迫苦，  
在於三界中耽樂，身中法藏如胎藏；  
如是見已告菩薩，一切有情具法性，  
胎中世利有光明，應生恭敬勿欺誑。  
發堅精進以修持，不久自身成作佛，



不久當坐菩提場，解脫無量俱胝眾。

「復次善男子！譬如以蠟作模，或作馬形、象形、男形、女形，泥裹其上而用火灸；銷鍊真金鑄於模內，候其冷已，是其工匠將歸舍宅，其模外爲黑泥覆弊，形狀焦惡，內有金像。或工匠及工匠弟子，知其模冷，即壞其泥；既淨持已，於須臾頃，是金寶像則便清淨。如是如是，善男子！如來以如來眼，觀見一切有情如金像模，外爲煩惱泥所覆裹，於內虛沖滿、有佛法無漏知寶。善男子！我今觀見一切有情悉皆如是，在菩薩眾而說妙法。若菩薩摩訶薩，若得寂靜清涼，如來爲彼有情，以金剛器仗淨其法眼，除其煩惱及隨煩惱，爲淨如來智寶藏故。善男子！如來猶如持寶像者。善男子而破彼色及隨煩惱，令得解脫，是名如來。善男子！如來應正等覺，見一切有情如來藏，爲無邊俱胝煩惱藏中之所沈沒；爲彼有情破煩惱藏，於佛智見安立無上正等菩提。」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譬如外色泥作模，於內空虛無所有，  
銷鍊真金滿鑄瀉，其數或百或一千；  
工匠之人知冷已，則破其泥現於像，  
泥除則淨其寶像，匠意雕琢皆成就。  
我見一切諸有情，猶如金像在泥模，  
煩惱於外而蓋覆，如來之智處於內；

若得寂淨及清涼，前際清淨智菩薩，  
以法器仗而捶擊，煩惱由斯悉摧壞。  
所有如來之佛子，猶如金像令可愛，  
常得天世人供養，圓滿身相具十方。  
我見一切諸有情，如是清淨成善逝，  
成就善逝成佛眼，滿足無上薩婆若。

佛告金剛慧菩薩言：「善男子！若在家出家善男子善女人，於此如來藏經典法要，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爲他廣說，得福無量。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餘菩薩，爲於積集如來智故，精勤供養一切如來：於一一世界成就如是色三摩地。由此色三摩地威力，過恒河沙諸佛世界，過恒沙數俱胝那庾多現在諸佛，於一一佛所供養承事，並及菩薩聲聞僧眾；如是乃至過五十恒河沙諸佛世尊，當於和暢安樂之時，各送百千珍妙樓閣，一一量高十踰繕那，縱廣正等一踰繕那；如是一切以寶成天妙香器，散種種花，成辦種種受用之具，日日如是乃至千劫；金剛慧！若苾芻、苾芻尼、鄢波索迦、鄢波斯迦，發菩提心，於此如來藏經，取其一喻或在於身、或在經卷，金剛慧！以此福業與前福業，如來安立百分迦羅分、千分、百千分、俱胝分、俱胝百分、俱胝千分、俱胝百千分、俱胝那庾多百千分、不及於此迦羅一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金剛慧！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求無上菩提者，於彼諸佛世尊並及菩薩聲聞大眾，取曼陀羅花百千斛，日日供養復滿千劫；金剛慧！若餘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發菩提心，聞此如來藏經法要，乃至合掌、禮敬、作隨喜語；金剛慧！以此勝福善根，與前善根獻花功德；如來安立比前功德百分、迦羅分、千分無數分，不如一分。一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或有樂求菩提者，聞此經典而受持，乃至書寫於經卷，若能恭敬於一偈，應聽彼福而無量，發生無量福德藏。得聞如來之藏經，若能求勝菩提行；以神通力住上乘，供養恭敬人中尊，並及十方聲聞眾，乃至滿足於千劫，多千劫數如恒沙，超於彼數不思議；一一世間行無量，純以寶作妙樓閣，其量高十踰繕那，縱廣有一踰繕那，塗香燒香而供養，於中七寶微妙座，以妙繪綵敷其上，及餘妙座皆敷設，其數猶如恒河沙，一一供養於諸佛，一一送彼如來所，所有刹中諸如來，其數猶如恒河沙，悉皆供養而承事；若有智者聞此經，取於一喻而正行，若能受持及讀誦，此福超過前福聚。

有情歸依於此經，疾證於彼無上覺，此如來藏相應法，若智菩薩能思惟，一切有情勝法性，速疾覺悟自然智。

佛告金剛慧：「以此得知如是法門，於諸菩薩摩訶薩成多利益，能引薩婆若智。金剛慧！我念過去無量無數廣大不思議無量不可說劫，從此已後，當於是時有佛，名常放光明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調御士、無上丈夫、天人師、佛、婆伽梵；金剛慧！以何因緣彼佛世尊名常放光明？金剛慧！彼佛世尊常放光明如來應正等覺，為菩薩時在母胎中，以身光明透徹于外，普照東方十佛刹土微塵等百千世界。如是照已，乃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各十佛刹微塵等百千世界普皆照耀。金剛慧！彼諸世界由於菩薩在母胎中身光普照，而是光明令人適悅發生歡喜。金剛慧！由彼菩薩身光照故，微塵數百千世界，是中有情為光照觸，獲大威德，色相具足，具念具慧具行具智具於辯才。是彼世界中一切有情墮于地獄傍生閻魔羅界阿蘇羅趣者，由彼菩薩身光明照，光纔觸已，一切皆捨惡趣之身，生於人天。是彼諸世界所有人天，由於菩薩身光照觸，皆於無上菩提得不退轉，獲五神通。是彼諸世界所有不退轉菩薩，以彼菩薩身光照觸，光纔觸已悉皆成就無生法忍，各各獲得名五

百功德轉陀羅尼。如是微塵百千世界，由彼菩薩身光明照，成吠琉璃，黃金爲繩以界八道，一切寶樹八行布列，花果莊嚴，色香殊異。是諸寶樹香風搖擊，從其樹出和雅悅意微妙之聲，所謂佛聲、法聲、僧聲、菩薩聲、菩提聲、根、力、覺分、解脫、等持、等至之聲。由寶樹聲，彼微塵數百千界中一切有情，悉皆獲得法喜禪悅。是諸世界中所有一切有情，遠離地獄傍生閻魔羅界、阿蘇羅趣。是彼菩薩在母腹中光明如月，合掌而住；晝夜六時常放光明，乃至誕生。金剛慧！是彼菩薩亦初生已便成正覺，彼佛世尊既成佛已，而於身中常放光明，乃至般涅槃時常放光明。彼佛世尊般涅槃後，所有舍利置於塔中常放光明。金剛慧！以是因緣，彼時人天號彼世尊名爲常放光明如來。復次金剛慧！彼佛世尊常放光明如來住世之時，有一菩薩名無量光，與二十俱胝菩薩以爲眷屬。是時無量光菩薩於彼常放光明如來應正等覺，已曾問此如來藏法門。金剛慧！是彼常放光明如來應正遍知，於五百劫不起于座，廣宣說此如來藏經。以種種句於法了別，無礙辯才百千譬喻，哀愍攝受彼菩薩故，是故廣演此如來藏甚深法要。於彼十方各十佛刹微塵數俱胝百千世界中菩薩，以小功力而皆警覺。金剛慧！彼中菩薩聞此如來藏經，乃至得聞此經名號，一切漸

次善根成熟。已成熟已，各於異國而作正覺，除四菩薩摩訶薩不取菩提。金剛慧！勿生異念，當彼之時無量光菩薩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何以故？汝金剛慧於彼往昔爲菩薩時名無量光。金剛慧！彼佛世時，其四菩薩不取菩提者：所謂曼殊室利菩薩，得大勢菩薩，觀自在菩薩，則汝金剛慧是爲第四。金剛慧！如是大利益如來藏法要，菩薩摩訶薩由聞此故，佛智成就。」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昔常放光明世尊，過去之世無量劫，  
以身常放大光明，照耀俱胝百千界；  
初成無上正覺已，彼時無量光菩薩，  
問彼世尊此法王，如是經典彼時說。  
當彼佛時聞此經，從於彼佛而聞已，  
悉皆獲得勝菩提，唯除於此四菩薩；  
得大勢及觀自在，曼殊室利爲第三，  
第四即汝金剛慧，當於是時聞此經，  
昔時無量光菩薩，即是於汝金剛慧。  
當於彼時爲佛子，我曾於先行勝行，  
聞此妙經之名號，從師子幢如來所，  
恭敬合掌聞此經。我昔由此善根業，  
速得最勝菩提位，是故智者持此經。

爾時世尊復告金剛慧菩薩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被於業障之所纏縛，得聞此如來藏經，受持、

讀誦、爲他敷演，由彼聞此經典、讀誦、受持、諷誦、敷演、書寫經卷，以小勤勞，業障銷滅，佛法現前。」

爾時具壽慶喜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纏縛業障，彼得幾佛世尊加持說法，獲得多聞，得與如是法要相應？」佛言：「慶喜！若善男子善女人，於百佛所得加持說法，或有二百或三四五百，或千或二千，或三四五六七八九、或十千佛所加持說法。或有二百千，或有俱胝那庾多百千佛所，得說法聞持；慶喜！若有菩薩得此如來藏法，書寫經卷、讀誦受持、思惟其義、爲他廣說，而彼菩薩應作是念：『我今獲得無上菩提。』其人應受人天阿蘇羅供養恭敬。」佛說是已，唯然歡喜。爾時世尊復說伽他曰：

菩薩聞此修多羅，作是思惟獲勝覺，  
若有人手得此經，人天禮拜應恭敬，  
諸佛世尊大導師，福讚彼人人中最，  
亦名最勝之法王。若經入于彼人手，  
是人照耀如滿月，應受禮敬如世尊。  
能持法炬爲世雄，由入此經於彼手。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金剛慧菩薩摩訶薩等，並諸菩薩、諸大聲聞眾、人、天、阿蘇羅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佛說不增不減經

元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諸菩薩摩訶薩無量無邊不可稱計。

爾時慧命舍利弗於大眾中，即從坐起，前至佛所，到已頂禮佛足，退坐一面，合掌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從無始世來，周旋六道，往來三界，於四生中輪迴生死，受苦無窮。世尊！此眾生聚、眾生海，爲有增減？爲無增減？此義深隱，我未能解。若人問我，當云何答？」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汝爲安隱一切眾生，安樂一切眾生，憐愍一切眾生，利益一切眾生，饒益安樂一切眾生諸天人故，乃能問我是甚深義。舍利弗！汝若不問如來應供正遍知如是義者，有多過咎。所以者何？於現在世及未來世諸天人等一切眾生，長受衰惱損害之事，永失一切利益安樂。舍利弗！大邪見者，所謂見眾生界增，見眾生界減。舍利弗！此大邪見諸眾生等，以是見故生盲無目，是故長夜妄行邪道，以是因緣於現在世墮諸惡趣。舍利弗！大險難者，所謂取眾生界增，堅著妄執；取眾生界減，堅著妄執。舍利

弗！此諸眾生堅著妄執，是故長夜妄行邪道，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墮諸惡趣。」

「舍利弗！一切愚癡凡夫不如實知一法界故、不如實見一法界故起邪見心，謂眾生界增、眾生界減。舍利弗！如來在世，我諸弟子不起此見；若我滅後過五百歲，多有眾生愚無智慧，於佛法中雖除鬚髮、服三法衣、現沙門像，然其內無沙門德行。如是等輩實非沙門，自謂沙門；非佛弟子，謂佛弟子，而自說言：『我是沙門真佛弟子。』如是等人起增減見，何以故？此諸眾生以依如來不了義經、無慧眼故、遠離如實空見故、不如實知如來所證初發心故、不如實知修集無量菩提功德行故、不如實知如來所得無量法故、不如實知如來無量力故、不如實知如來無量境界故、不信如來無量行處故、不如實知如來不思議無量法自在故、不如實知如來不思議無量方便故、不能如實分別如來無量差別境界故、不能善入如來不可思議大悲故、不如實知如來大涅槃故，舍利弗！愚癡凡夫無聞慧故，聞如來涅槃，起斷見滅見。以起斷想及滅想故，謂眾生界減，成大邪見極重惡業。」

「復次舍利弗！此諸眾生依於滅見復起三見，此三種見與彼滅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何謂三見？一者斷見，謂畢竟盡；二者滅見，謂即涅槃；

三者無涅槃見，謂此涅槃畢竟空寂。舍利弗！此三種見如是縛、如是執、如是觸，以是三見力因緣故，展轉復生二種邪見，此二種見與彼三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何謂二見？一者無欲見，二者畢竟無涅槃見。舍利弗！依無欲見復起二見，此二種見與無欲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何謂二見？一者戒取見，二者於不淨中起淨顛倒見。」

「舍利弗！依畢竟無涅槃見復起六種見，此六種見與無涅槃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何謂六見？一者世間有始見，二者世間有終見，三者眾生幻化所作見，四者無苦無樂見，五者無眾生事見，六者無聖諦見。」

「復次舍利弗！此諸眾生依於增見復起二見，此二種見與彼增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何謂二見？一者涅槃始生見，二者無因無緣忽然而有見。舍利弗！此二種見令諸眾生，於善法中無願欲心、勤精進心。舍利弗！是諸眾生以起如是二種見故，正使七佛如來應正遍知次第出世爲其說法，於善法中若生欲心勤精進心，無有是處。」

「舍利弗！此二種見乃是無明諸惑根本：所謂涅槃始生見，無因無緣忽然而有見。舍利弗！此二種見乃是極惡根本大患之法。舍利弗！依此二見起一切見，此一切見與彼二見不相捨離猶如羅網。一

切見者，所謂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中種種諸見，所謂增見減見。舍利弗！此二種見依止一界、同一界、合一界，一切愚癡凡夫不如實知彼一界故、不如實見彼一界故，起於極惡大邪見心，謂眾生界增、謂眾生界減。」

爾時慧命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何者是一界？而言『一切愚癡凡夫不如實知彼一界故、不如實見彼一界故，起於極惡大邪見心，謂眾生界增，謂眾生界減』？」舍利弗言：「善哉世尊！此義甚深，我未能解，唯願如來爲我解說，令得解了。」

爾時世尊告慧命舍利弗：「此甚深義，乃是如來智慧境界，亦是如來心所行處。舍利弗！如是深義，一切聲聞緣覺智慧所不能知、所不能見、不能觀察，何況一切愚癡凡夫而能測量？唯有諸佛如來智慧乃能觀察知見此義。舍利弗！一切聲聞緣覺所有智慧，於此義中唯可仰信，不能如實知見觀察。舍利弗！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舍利弗！如我所說法身義者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斷不異不思議佛法如來功德智慧。」

「舍利弗！如世間燈，所有明色及觸不離不脫。又如摩尼寶珠，所有明色形相不離不脫。舍利弗！如來所說法身之義亦復如是，過於恒沙不離不

脫不斷不異不思議佛法如來功德智慧。」

「舍利弗！此法身者是不生不滅法，非過去際，非未來際，離二邊故。舍利弗！非過去際者離生時故，非未來際者離滅時故。舍利弗！如來法身常，以不異法故，以不盡法故。舍利弗！如來法身恒，以常可歸依故，以未來際平等故。舍利弗！如來法身清涼，以不二法故，以無分別法故。舍利弗！如來法身不變，以非滅法故，以非作法故。」

「舍利弗！即此法身過於恒沙無邊煩惱所纏，從無始世來隨順世間波浪漂流，往來生死，名為眾生。」

「舍利弗！即此法身厭離世間生死苦惱，棄捨一切諸有欲求，行十波羅蜜，攝八萬四千法門修菩提行，名為菩薩。」

「復次舍利弗！即此法身離一切世間煩惱使纏，過一切苦，離一切煩惱垢，得淨得清淨，住於彼岸清淨法中，到一切眾生所願之地，於一切境界中究竟通達更無勝者，離一切障、離一切礙，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名為如來應正遍知。」

「是故舍利弗！不離眾生界有法身，不離法身有眾生界；眾生界即法身，法身即眾生界。舍利弗！此二法者義一名異。」

「復次舍利弗！如我上說眾生界中亦三種法，

皆真實如，不異不差。何謂三法？一者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二者如來藏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清淨法，三者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恒及有法。」

「舍利弗當知：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者，此法如實、不虛妄、不離不脫，智慧清淨真如法界不思議法，無始本際來，有此清淨相應法體。舍利弗！我依此清淨真如法界，為眾生故，說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淨心。」

「舍利弗當知：如來藏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清淨法者，此本際來，離脫不相應煩惱所纏不清淨法，唯有如來菩提智之所能斷。舍利弗！我依此煩惱所纏、不相應、不思議法界，為眾生故，說為客塵煩惱所染自性清淨心不可思議法。」

「舍利弗當知：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恒及有法者，即是一切諸法根本，備一切法、具一切法，於世法中不離不脫真實一切法，住持一切法，攝一切法。舍利弗！我依此不生不滅、常恒清涼不變歸依、不可思議清淨法界，說名眾生。所以者何？言眾生者，即是不生不滅、常恒清涼不變歸依、不可思議清淨法界等異名。以是義故，我依彼法說名眾生。」

「舍利弗！此三種法皆真實如，不異不差。於此真實如不異不差法中，畢竟不起極惡不善二種邪

見。何以故？以如實見故。所謂滅見增見，舍利弗！此二邪見，諸佛如來畢竟遠離，諸佛如來之所訶責。」

「舍利弗！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起一見，若起二見，諸佛如來非彼世尊，如是等人非我弟子。舍利弗！此人以起二見因緣故，從冥入冥，從闇入闇，我說是等名一闍提。是故舍利弗！汝今應學此法，化彼眾生令離二見，住正道中。舍利弗！如是等法，汝亦應學；離彼二見，住正道中。」

佛說此經已，慧命舍利弗、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菩薩摩訶薩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 佛說無上依經卷上

梁天竺三藏真諦譯

## 校量功德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婆伽婆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悉是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諸重擔獲得己利，盡諸有結，其心善得解脫，善得自在，善通奢摩他毘鉢舍那；其名曰淨命阿若憍陳如、淨命馬勝、淨命賢勝、淨命婆沙波、淨命摩訶那摩、淨命漚樓頻蠡迦葉、淨命伽耶迦葉、淨命那提迦葉、淨命耶輸陀、淨命摩訶迦葉、淨命舍利弗、淨命摩訶目犍連、淨命須菩提、淨命須婆侯羅、淨命摩訶拘郗羅、淨命優波離、淨命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淨命摩訶純陀、淨命摩訶劫賓那、淨命離婆多、淨命畢陵伽婆蹉、淨命阿尼樓駄、淨命孫陀羅難陀、淨命羅侯羅，唯除阿難在學地，如是等千二百五十人。復有大比丘尼眾五百人俱，其名曰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青蓮花色比丘尼、綺摩比丘尼、跋陀比丘尼、難陀比丘尼、耶輸陀羅比丘尼，如是等各有眷屬。

復有菩薩摩訶薩無量百千，是賢劫中諸菩薩眾，皆悉通達大深法性，從調易化，善行平等修菩薩道，一切眾生真善知識，得無礙陀羅尼，轉不退

法輪，已經供養無量諸佛，皆從他方世界來集，一生補處聖者彌勒菩薩以為上首。

復有優婆塞百千萬眾，頻婆沙羅王以為上首。復有無量百千優婆夷眾，毘提希夫人以為上首。

爾時世尊為諸天人恭敬尊重隨從供養。於是淨命阿難，在大眾中承佛神力，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頂禮佛足，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我於今日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我見一處大高重閣，莊嚴新成，彫飾裝畫，內外宛密。見此事已即生心念：若清信善男子善女人，造此大高重閣，布施四方眾僧，並具四事；若如來滅後，取佛舍利如芥子大，安立塔中，起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刺如針大、露盤如棗葉大、造佛如麥子大。此二功德何者為勝？今問世尊，惟願解說。」

佛言：「善哉善哉！阿難！能問如來如此大事。汝能修行眾多利益，憐愍世間作歸依處。能令人天得道安樂，能拔眾生不住苦地。是故阿難！汝今諦聽！專思念之，敬心信受。」「善哉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阿難！此閻浮提世界縱廣七千由旬，其洲北邊廣大，南方如車，人面亦爾。其中悉滿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等，譬如蔗林、竹林、荻林、若麻田、若稻田，稠密不空，

無間缺處，如是阿難！此閻浮提滿須陀洹乃至辟支佛，若有一人盡形壽供養衣服飲食湯藥臥具，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塗香末香華鬘衣服繖蓋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以是因緣生功德多不？」阿難言：「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是人以是因緣生功德多。」

佛言：「阿難！且置閻浮提洲；西瞿耶尼縱廣八千由旬，其洲作半月形，人面亦爾。其中滿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等，譬如蔗林竹林荻林，若麻田若稻田稠密不空，如是阿難！此瞿耶尼悉滿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等，若有一人盡形壽供養衣服飲食湯藥臥具，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塗香末香華鬘衣服繖蓋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以是因緣生功德多不？」阿難言：「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

「阿難！且置瞿耶尼洲；東弗于逮縱廣九千由旬，其洲圓如滿月，人面亦爾；滿中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等，譬如蔗林竹林荻林若麻田若稻田稠密不空！如是阿難！此弗于逮滿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等，若有一人盡形壽供養衣服飲食湯藥臥具，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塗香末香華鬘衣服繖蓋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以是因緣生功德多不？」阿難言：「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

「阿難！且置東弗于逮洲；北鬱單越縱廣十千由旬，其洲方，人面亦爾；滿中須陀洹乃至辟支佛，譬如蔗林竹林荻林，若麻田若稻田稠密不空，如是阿難！此鬱單越滿中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等，若有一人盡形壽供養衣服飲食湯藥臥具，入涅槃後悉起大塔供養，然燈燒香塗香末香華鬘衣服繖蓋幢幡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以是因緣生功德多不？」阿難言：「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

「阿難！且置北鬱單越洲；天帝釋天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八萬四千高樓圍繞，八萬四千青琉璃柱，真金寶網羅覆其上，金繩鈴網四面張施，金銀寶砂栴檀香水雜種天華灑布其地；八萬四千綺飾窗牖，毘琉璃寶、因陀尼羅寶、頗梨寶、蓮華色寶等間錯莊嚴；八萬四千扶欄階道，純青琉璃之所合成，阿難！若有清信善男子善女人，造作如帝釋天宮飛閣高樓常勝寶殿百千拘胝，施與四方眾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槃如棗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於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僧祇數分所不及一，分分不相及，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如來無量故。」

「阿難！且置如是功德；此閻浮提、西瞿耶尼、東弗于逮、北鬱單越、大海、須彌及鐵圍山並

娑訶世界碎爲微塵，以此次第數，悉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若有清信善男子善女人，盡形壽供養，若滅度後起塔供養，於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得福多不？」「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佛告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佛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槃如棗葉大，造佛如麥子大；此功德於前所說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阿難！若此功德不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功德聚所獲福報，盡娑訶世界微塵數作他自在天王、化樂天王、兜率陀天王、夜摩天王、三十三天王，況復轉輪聖王？」

## 如來界品第二

佛告阿難：「佛婆伽婆涅槃後，起剎立塔，造像供養，功德福報不可稱量，微塵算數所不能知。云何如此？阿難！如來希有，不可思議。所以者何？爲界爲性不可思議，爲菩提爲證得不可思議，爲功德爲法不可思議，爲利益爲作事不可思議。」

「阿難！何者是如來界？云何如來爲界不可思議？阿難！一切眾生有陰入界勝相種類，內外所

現，無始時節相續流來法爾所得至明妙善；此處若心意識不能緣起，覺觀分別不能緣起，不正思惟不能緣起。若與不正思惟相離，是法不起無明；若不起無明，是法非十二有分起緣；若非十二有分起緣，是法無相；若無相者是法非所作，無生無滅、無減無盡，是常是恒、是寂是住，本性清淨無所染著，遠離、無垢，從煩惱殼超出解脫，與如來法正順相應，過恒沙數不相離不捨智，不可思量。」

「阿難！譬如無價如意寶珠，莊嚴瑩治，可愛明淨，其體圓潔無有垢污，棄之穢泥經百千劫。過是已後有人拾取，取已洗淨，守護保持不令墮墜。是如意寶既被洗持，還得清淨，不捨寶種。如是阿難！一切如來昔在因地，知眾生界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污濁；諸佛如來作是思惟：『客塵煩惱不入眾生清淨界中，此煩惱垢爲外障覆，虛妄思惟之所構起，我等能爲一切眾生說深妙法，除煩惱障，不應生下劣心。』以大量故，於諸眾生生尊重心，起大師敬，起般若、起闍那、起大悲。依此五法，菩薩得入阿鞞跋致位。是諸菩薩復更思惟：『此煩惱垢無力無能，不與根本相應，無真實本、無依處本；最清淨本，是故無本。虛妄思惟顛倒習起，如地水風依本得住。是本者無所依；煩惱亦如是，無真實依。若如實知、正思惟觀，是諸煩惱不起違

逆。我今應觀，令諸煩惱不染著。我若有煩惱不能染著，是名善哉。若使我等著煩惱染，云何能爲眾生說法、解煩惱縛？是故我今應捨煩惱、應說正法、解眾生縛。若有煩惱，令生死相續與善根相應，如此煩惱我應攝受，爲成熟眾生、成熟佛法。』

如是阿難！如來在因地中，依如實知、依如量修，達如來界，無染無著，能入生死。輪轉生死，非煩惱縛，證大方便，住無住處寂靜涅槃，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難！是如來界無量無邊，諸煩惱殼之所隱蔽，隨生死流，漂沒六道，無始輪轉，我說名眾生界。阿難！是眾生界，於生死苦而起厭離，除六塵欲，依八萬四千法門、十波羅蜜所攝，修菩提道，我說名菩薩。阿難！是眾生界，已得出離諸煩惱殼，過一切苦，洗除垢穢，究竟淡然，清淨澄潔，爲諸眾生之所願見，微妙上地一切智地一切無礙；入此中住，至無比能，已得法王大自在力，我說名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

「阿難！是如來界，於三位中一切處等，悉無罣礙，本來寂靜。譬如虛空，一切色種不能覆、不能滿、不能塞，若土器、若銀器、若金器，虛空處等；如來界者亦復如是，於三位中一切處等悉無罣礙。阿難！一切如來在因地時，依如實知，依如量

修，觀如來界五種功德。不可說、無二相。過一異、過覺觀境界，一切處一味。菩薩見已，除眾生相、除法異相、除大結相，依無礙智，於眾生相續中觀如來界，興奇異意：『咄哉眾生！如來即在眾生身內，如理不見如來。』是故我說具分聖道，開解無始相結覆障，令諸眾生因聖道力破除相結，自能證見如理如來真實平等。何因如此？一切眾生執相所縛，不識如來，不得如來，不見如來。阿難！如來昔在因地，觀如來界通達明了，正覺眾法悉平等如，正轉無上微妙法輪，正直成熟。聖弟子眾無量無邊，恭敬圍繞，住於無餘清涼涅槃，乃至世界窮盡，不捨眾生，爲利益事。」

「阿難！是如來界自性淨故，於眾生處無異相故，無差別故，極隨平等，清亮潤滑，最妙柔賢與其相應。阿難！譬如水界自性清潤，能攝能潤能長一切藥草樹木。如是阿難！一切諸佛在因地中，依如來界修行善根，利益眾生。爲此事故來入三界，現生老病死。是諸菩薩生老苦等非真實有，何以故？已如實見如來界故。阿難！譬如豪富長者，惟有一男，端正聰黠，保念愛惜瞻視養護，情無暫捨。是兒稚小，貪樂舞戲，不悟腳跌，墮大深坑糞穢死屍膨爛臭處，其兒母親及餘眷屬見子墮坑，驚喚大叫：『嗚呼痛哉！』煩冤懊惱。是諸親屬雖復

悲號而身無力怯弱，不能入此深坑救拔子苦。是時長者速疾馳還，念子心重，不厭臭穢，自入坑中捉子牽出。如是阿難！我作此喻以顯實義：所言死屍糞坑譬於三界，其一子者譬凡夫眾生，母及眷屬譬聲聞緣覺；是二乘人見諸眾生漂沒有流，沈溺生死，雖復憂念傷歎慈愍，無力無能濟拔令出；豪富長者即是菩薩，清淨無垢、無穢濁心，已能證見未曾習法，來入生死臭惡之處而現受身，濟拔眾生。阿難當知：如是菩薩大悲希有，不可言說，超出三界，脫諸累縛，更入三界受三有生。因漚和拘舍羅，攝持般若波羅蜜，雖有煩惱不能點污，演說正法，滅眾生苦。」

「阿難！是如來界大威神，無變異，柔潤故，汝應知。阿難！是眾生界是諸聖性，無修無不修，無行無不行，無心無心法，無業無果報，無苦無樂。得入是處，是性平等，是性無異相，是性遠離，是性隨從，是性廣大，是性無我所，是性無高下，是性真實，是性無盡，是性常住，是性明淨。阿難！云何是性是諸聖性？一切聖法緣此得成，一切聖人依因此性而得顯現，故我說之爲諸聖性。」

「阿難！我今說如來性：過恒沙數一切如來，不共、真實，從此法出而得顯現，名如來界。信樂正說深味愛重，一切聖賢人戒定慧身即得成就，是

故此法名爲法身。是法者相攝不相離，不捨智、非有解，是依是持是處。若法不相攝相離，捨智有解，亦是依是持是處。是故我說：一切法藏無變異故名爲如如，無顛倒故名爲實際，過一切相名爲寂滅，聖人行處無分別智之境界故名第一義。阿難！是如來界非有非無，不染不淨，自性無垢，清淨相應，汝當知。」

「阿難！云何如來爲界不可思議？阿難！是如來界在有垢地，淨不淨法俱在一時；是處不可思惟，依甚深理而得解脫；成阿羅漢、成辟支佛，非其境界。阿難！有二種法不可通達：一者自性清淨法界不可通達，二者煩惱垢障不可通達；惟阿毘跋致菩薩與大法相應，能聽能受能持。諸菩薩聲聞緣覺，信佛語故得知此法。阿難！如來爲此界性，不可思議。」

### 菩提品第三

佛告阿難：「何者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婆伽婆在無漏界，一切障永盡。轉依寂靜明淨，是無上菩提與十種分相應，汝當知。何等爲十？一者自性，二者因緣，三者惑障，四者至果，五者作事，六者相攝，七者行處，八者常住，九者

不共，十者不可思惟。阿難！何者名爲菩提自性？十地十波羅蜜，如理如量修出離道，所得轉依寂靜明淨，聲聞緣覺非其境界，是即名爲菩提自性。阿難！是界未除煩惱殼，我說名如來藏至極清淨，是名轉依法。有四種相：一者生起緣故，二者滅盡緣故，三者正熟思量所知法果故，四者最清淨法界體故。何者名生起緣？出一切世如來相續，是菩提道生起緣處。何者名滅盡緣？三品煩惱根本種類，因此法永滅盡故。何者所知法果？已正通達所知真如證得果故。何者名法界體？滅諸相結，最淨法界所顯現故。阿難！是轉依相，是轉依者，則佛婆伽婆無上菩提，故名菩提性。」

「阿難！有四種法爲得無上菩提作因：何者爲四？一者願樂修習摩訶衍法，二者修習般若波羅蜜，三者修習破虛空三昧門，四者修習如來大悲。阿難！有四種惑，障菩提果，何者爲四？一者棄背大乘法，二者邪執我見，三者畏生死苦，四者不行利益他眾生事。阿難！有四種菩提無上勝果：何者爲四？一者最淨，二者真我，三者妙樂，四者常住。」是時阿難聞佛語已，於眾會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曲躬恭敬頂禮佛足，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能說能行甚深理，永度有流不退沒，

已過怨結諸怖畏，故我稽首問瞿曇：  
云何法是菩提因？云何名障名爲果？  
惟願慈善大悲尊，憐愍我等分別說。

是時世尊唱言：「善哉阿難！能問如來甚深大義。汝行利益多眾生故，爲令人天得道安樂。汝今諦聽！」「至心渴仰，恭敬信受；善哉世尊！願樂欲聞。」佛告阿難：「世間中有三品眾生：一者著有，二者著無，三者不著有無。著有者復有二種：一者背涅槃道，無涅槃性；不求涅槃，願樂生死。二者於我法中不生渴仰，誹謗大乘。阿難！是等眾生非佛弟子，佛非大師，非歸依處。如是人等已住愚盲，必墮嶮怖大闇之中，於曠野地更入黑穢棘刺稠林，以生死縛作於後際，落闡提網不能自出。」

「著斷無者亦有二種：一者行無方便，二者行有方便。行無方便復有二人：一者在佛法外九十六種異學外道，如支羅歌波育婆等。二者在佛法中能生信心，堅著我見，不愛正理；我說此人同彼外道。復有增上慢人，在正法中觀空；生於有無二見：『是真空者直向無上菩提一道淨解脫門，如來顯了開示正說。』於中生空見，我說不可治。阿難！若有人執我見如須彌山大，我不驚怪，亦不毀咎；增上慢人執著空見如一毛髮作十六分，我不許可。行有方便亦有二人：一、聲聞乘：唯修自利而

不能爲利益他事。二、緣覺乘：少能利他，少事而住，少得云足。」

「不著有無者，最上利根，修行大乘。是人不著生死如闡提，不行無方便如外道，不行有方便如二乘；云何而行？觀於生死及涅槃界平等一相，至得正道，其心安止，住無住處清淨涅槃；遊行生死不被染污，修大悲心以爲根本，志力高強，堅住不動。」

佛言：「阿難！若人貪著三有，誹謗大乘，名一闡提，墮邪定聚。若人著無行無方便，墮不定聚。復有著無行有方便，不著有無，行平等道，名正定聚。阿難！不著有無，修行平等，惟除此人。」

「餘有四人：一者一闡提，二者外道，三者聲聞，四者緣覺；有四惑障，不能證得如來法身無上菩提。何者爲四？棄捨大乘，是闡提障；爲除此障，我說菩薩修行信樂大乘真法。於一切處謬執我見，是外道障；爲除此障，我說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法。於生死中厭畏疲極，是聲聞障；爲除此障，我說菩薩修行破虛空三昧門。背利益他，小事爲足，是緣覺障；爲除此障，我說菩薩修行大悲。是四種人有四種惑，爲除此惑，說四聖道。因此勝道治四顛倒，能證如來無上最妙法身四德波羅蜜果。」

「阿難！色等諸法悉皆無常而生常想，諸法皆

苦而生樂想，諸法無我而生我想，諸法不淨而生淨想，是名顛倒。觀色等法是无常、苦、無我、不淨，不名顛倒。是不顛倒，若觀如來妙德法身即成顛倒；治此顛倒，我說如來法身四德。何者爲四？一者常住波羅蜜，二者安樂波羅蜜，三者真我波羅蜜，四者清淨波羅蜜。阿難！一切凡夫執內五陰起顛倒見，於無常中而生常見，於實苦中而生樂見，於無我中而生我見，於不淨中而生淨見。阿難！如來法身是一切種智之境界故。聲聞緣覺不能觀察如來法身，顛倒修習不可拔斷。云何如此？如來法身最勝常住，應當修習，（然二乘）背常住修，住無常修；如來法身最上妙樂應當修習，（然二乘）背妙樂修，住於苦修；如來法身最勝真我應當修習，（然二乘）背真我修，住無我修；如來法身最極清淨應當修習，（然二乘）背清淨修，住不清淨修。因此倒修，聲聞緣覺所住之道非是如來法身四德道所至處，是故法身常樂我淨，非其境界。」

「阿難！若有眾生信如來語，能見法身常樂我淨，是眾生者無顛倒心，生真正見；云何如此？倒修聲聞緣覺所住之道，非是如來法身四德道所至處。是故法身常樂我淨，非其境界。」

「阿難！若有眾生信如來語，能見法身常樂我淨，是眾生者無顛倒心，生真正見；云何如此？阿

難！如來法身是真常樂我淨波羅蜜。若有眾生因勝妙道、觀如來身，是等眾生從明入明，從安隱處至勝樂處，是佛真子，佛心愛念；從佛口出，得佛成就；從法化生，得法財分。」

「阿難！一闍提人棄背正法，生死臭穢，深心貪樂；爲除此惑，我說修行願樂大乘，依因此法得最淨果。」

「阿難！一切外道邪執我見而生取著色等諸法。是無我相、無諍故，三世佛一切處（說）及我說，乃名真我；是諸外道執內五陰而起我見，心安快樂；爲破此惑，是故我說修習般若波羅蜜，依因此法得真我果。」

「阿難！聲聞人者怖畏生死，於苦滅處而生欣樂；爲除此執，我說修習破虛空三昧門；依因此法，得具足分世出世樂波羅蜜果。阿難！緣覺人者不能觀察利益他事，與諸眾生不和合住，獨處思惟心安快樂；爲除此執，我說修習菩薩大悲，依因此法恒遍十方，爲諸眾生作利益事所留住故，得於常住波羅蜜果。阿難！因此四德，一切如來實稱法界，不著有無，如大虛空，修空界、最究竟，過三際、永安住。」

「阿難！一切阿羅漢、辟支佛、大地菩薩，爲四種障，不得如來法身四德波羅蜜。何者爲四？一

者生緣惑，二者生因惑，三者有有，四者無有。何者生緣惑？即是無明住，生一切行，如無明生業。何者是生因惑？是無明住地所生諸行，譬如無明所生諸業。何者有有？緣無明住地、因無明住地所起無漏行三種意生身；譬如四取爲緣，三有漏業爲因起三種有。何者無有？緣三種意生身不可覺知微細墮滅；譬如緣三有中，生念念老死，無明住地一切煩惱是其依處。未斷除故，諸阿羅漢及辟支佛自在菩薩，不得至『見煩惱垢濁習氣臭穢究竟滅盡』大淨波羅蜜。因無明住地起輕相惑，有虛妄行未滅除故，不得至『見無作無行極寂』大我波羅蜜。緣無明住地因微細虛妄起無漏業，意生諸陰未除盡故，不得至『見極滅遠離』大樂波羅蜜。若未能得『一切煩惱諸業生難永盡無餘，是諸如來爲甘露界，則變易死斷，流滅無量』，不得至『見極無變異』大常波羅蜜。」

「阿難！於三界中有四種難：一者煩惱難，二者業難，三者生報難，四者過失難。無明住地所起方便生死，如三界內煩惱難。無明住地所起因緣生死，如三界內業難。無明住地所起有有生死，如三界內生難。無明住地所起無有生死，如三界內過失難。應如是知。阿難！四種生死未除滅故，三種意生身無有常樂我淨波羅蜜果，惟佛法身是常、是



樂、是我、是淨波羅蜜，汝應知。」

「阿難！如來法身大淨波羅蜜應知有二種：自性清淨是其通相，無垢清淨是其別相。大我波羅蜜應知有二種：遠離一切外道邪執，出過我見虛妄故；遠離二乘計理謬執，出過無我虛妄故。大樂波羅蜜應知有二種：斷苦集本，解習氣縛；則能證得一切苦滅，意生諸陰拔除盡故。大常波羅蜜應知有二種：既不損減無常諸行，出過斷見故；亦不增益常住涅槃，出過常見故。若計諸行無常，是名斷見；若計涅槃常住，是名常見。治四惑障，翻四顛倒，常樂我淨為其真果。」

「阿難！何者是菩提利益事有二種事？一者無分別智，二者無分別後智。是二種智有二種事：一者為成就自利，二者為成就利他。何者自利？圓滿解脫身、持淨法身，滅煩惱障一切智障，是名自利，無分別智能成此法。何者為利他？從無分別後智，乃至盡生死際不作思量，顯二種身，說法無窮無間無量，為脫生死三惡道苦，為欲安立一切眾生，置於善道住三乘處，是名利他。」

「復次自利與三功德分不相離：一者無漏，二者遍滿，三者無為。復次利他與四功德分不相離，拔濟眾生不墮四處：一者妄見癡迷疑惑，二者苦道惡道墮道，三者以嫉妒心、以怨結心破壞正教，四

者以下劣心貪樂小乘。阿難！興此二事自利利他，是菩提事。」

「阿難！何者名菩提相應法？無上菩提是真實相，十九種法與其相應：一者不可思量，二者微細，三者真實，四者道理甚深，五者不可見，六者難通達，七者常，八者在，九者寂，十者恒，十一清涼，十二遍滿，十三無分別，十四無著，十五無礙，十六隨順，十七不可執，十八大淨，十九澄清。此十九法與無上菩提恒不相離，故名菩提相應之法。」

「阿難！何者是菩提行處？三種道理顯現三身：一者甚深道理，二者廣大道理，三者萬德道理。阿難！第一身者與五種相、五種功德相應：何者五種相？一者無為，二者不相離，三者離二邊，四者脫一切障，五者自性清淨；何者五種功德？一者不可量，二者不可數，三者難思，四者不共，五者究竟清淨。第二身者法身淨流之所顯現，一切無量如來功德，摩訶般若大悲為體，與五種功德相應：一者無分別相，二者無功用心，三者稱眾生意作利益，四者與法身不相離，五者恒遍一時不捨眾生。第三身者，般若大悲淨流所顯色種為體，與四分功德相應：一者三十二相，二者八十種好，三者威德，四者力；能於諸眾生根欲性行、相攝相應，

於穢佛土示現種種本生之事；或復示現昇兜率天，或復示現從彼天下，或復示現降神母胎，或現初生出胎，或現俱摩羅位，或現受學十八明處，或現諸戲遊於後園，或現出家，或現苦行，或詣道場，或成佛道，或波羅捺轉妙法輪，或堅固林般涅槃那，示現如是種種之事，乃至盡于生死後際。阿難！無上菩提攝三身盡，是故名爲菩提行處。」

「阿難！何者無上菩提常住法？而此常住有二種法爲作因緣：一者不生不滅，二者無窮無盡，是名菩提常住法。阿難！何者是無上菩提不共相？不共有二種：一者不可知，若諸凡夫聲聞緣覺不能通達，非其境界；二者不可得，除佛一人，餘無得者。是不共法有五種：一者如如，理甚深故；二者自在，不可動故；三者清淨，無漏界所攝故；四者一切所知，處無礙故；五者爲眾生利益事圓滿故，是名菩提不共相。」

「阿難！何者是無上菩提不可思惟？有六種因故不可思惟：一者過語言境界，二者第一義諦所攝，三者已過覺觀分別思惟，四者譬類所不能得，五者於一切法最上品故，六者生死涅槃處不可安立故，是名無上菩提不可思惟。」

「阿難！云何如來爲無上菩提不可思議？阿難！一切如來住無上菩提處有五種因緣不可思議：

何者爲五？一者自性，二者處，三者住，四者爲一異，五者爲利益。阿難！云何如來爲菩提自性不可思議？即色是如來不可得，離色是如來不可得；受想行識亦如是。即地界是如來不可得，離地界是如來不可得；水、火、風界亦如是。即眼入是如來不可得，離眼入是如來不可得；耳、鼻、舌、身、意亦如是。即有法是如來不可得，無法亦如是。是名菩提性不可思議。」

「阿難！云何如來爲菩提處不可思議？如來在欲界不可思議，離欲界亦不可思議；色、無色界亦如是。如來在人中不可思議，離人中亦不可思議；六道亦如是。如來在東方不可思議，離東方亦不可思議；十方亦如是。是名爲處不可思議。阿難！何者是如來爲菩提住不可思議？阿難！安樂住如來住不可思議，寂靜住如來住不可思議，有心住如來住不可思議，無心住如來住不可思議；如是梵住聖住如來住不可思議，是名爲住不可思議。阿難！云何如來爲一異不可思議？三世如來在一處住；何者一處？自性清淨無漏法界，是諸如來若一若異不可思議，是名一異不可思議。」

「阿難！云何如來爲利益事不可思議？如是如來等一法界，智慧神力正勤威德悉皆平等，住於無漏清淨法界，諸如來等因此轉依，能爲眾生無量利

益，是名利益不可思議。復次，不可思議有二種：一者不可言說，過語言境界故；二者出一切世，於世間中無譬類故，是名不可思議。復次真如本，不被染末，無垢污不可思議。阿難！是名菩提不可思議。」

## 佛說無上依經卷下

梁天竺三藏真諦譯

### 如來功德品第四

佛告阿難：「有百八十不共之法，此是如來勝妙功德：一者三十二相，二者八十種好，三者六十八法。何者三十二相？菩薩修四因緣：一持戒，二禪定，三者忍辱，四者捨財及諸煩惱。修此四因堅固不動，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足下平滿，所履踐地悉皆平夷，稱菩薩腳，無有坑陷。二者行步平整，無有斜戾。若菩薩種種供養父母師長，種種給濟苦難眾生，去來往反勤行此事，以此業緣得足下輪相，鞞鞞成就千輻莊嚴。若菩薩不逼惱他、不行竊盜，見他所愛不生貪奪，不自矜高、除卻傲慢，於師尊長起迎問訊、侍立瞻奉、合掌恭敬，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手指纖長備直沒節，二者其身方

大端政莊嚴；具前三種業因緣故，得足跟長。行前三業更修四攝利益他事，以此業緣手足十指悉皆網密，猶如鵝王。」

「若菩薩於師、父母，扶持侍養，自手塗敷蘇油膏藥，按摩洗浴，衣飴瞻視；得手足柔軟潤澤細滑，掌色赤好如紅蓮花。若菩薩修諸善法，心無厭倦，增長上上，得足踝備滿。若菩薩修學正法，爲他演說，往來宣化不生疲極，以是業緣得鹿王躡。若菩薩未得之法勤求欲知，已得之法利他轉化，三種惡業斷塞不起，六塵惡法不染身心，於身病者施其湯藥，於心病者爲作良醫，以此業緣得身端直。若菩薩見怖畏者爲作救護，於貧裸者施與衣食，恒懷慚愧遮惡不起，以此業緣得陰馬藏。若菩薩護身口意恒令清淨，受施知足，用亦知量；施病者藥，施貧者財，若有眾生不平等業，乃至受用亦不平等，勸其修行平等之事，以此業緣得身方滿，從橫量等、如尼拘類樹。若菩薩方便巧修諸勝善法，無中下品，恒令增上，以此業緣得身毛上靡右旋宛轉。若菩薩自性利根，多思惟義，親近智者，值善知識，於尊長處灑掃清淨，於尊長身洗持按摩，於支提處除去糞穢，客塵煩惱不令污心，以此業緣得一孔一毛皮膚細滑不受塵水。若菩薩衣服飲食車乘臥具諸莊嚴物，歡喜施與，心無悔吝，以此業緣得

身金色圓光一丈。若菩薩軟美飲食廣施無限，令多眾生悉得飽足，以此業緣得七處滿。若菩薩見善眾生欲興善法，同其正業爲其尊導，安立善中除斷惡事，以此業緣得師子臆。若菩薩於眾生中爲利益事修四正勤，如師子王心無所畏，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兩肩平整、兩腋下滿，二者兩臂圓直如象王鼻，立過于膝。若菩薩離兩舌業，於怨憎中作和合語，行四攝法攝取眾生，思惟深義，修平等慈，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口四十齒齊密不疏、白猶珂雪，二者得四牙相、如月初生。若菩薩見諸眾生有所須欲，稱心施與若財若法，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師子頤，二者頸圓淨。若菩薩守護眾生如視一子，多生信心、慈念無量，廣施醫藥無穢濁心，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咽喉具足千脈，以受美味津液流潤，二者身鈎鎖骨如那羅延。若菩薩自行十善教他修行，見修行者歡喜讚歎，大悲無量憐愍眾生，發弘誓心攝受正法，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有鬱尼沙頂骨涌起、自然成髻，二者舌廣薄長如蓮華葉。若菩薩恒說實語愛語美語，敷演正法不使顛倒，以此業緣得梵音聲如迦陵頻伽，妙響深遠，如天鼓振。若菩薩起恭敬心，觀諸世間如父如母，不起三毒視諸眾生，以此業緣得二種相：一者眼瞼青好如優鉢羅華，二者眼睫紺焰猶如牛王。若

菩薩見善眾生修三學法，稱讚其美、不起毀訾，見有謗者遮制守護，以此業緣得白毫相，當於眉間右旋上靡。」

「復次阿難！菩薩修行四種正業，得三十二相：一者決定無雜，二者諦觀微密，三者常修無間，四者不顛倒行。第一業緣得足下平滿，第二業緣得九種相：一者足下輪相，二者足踝備滿，三者手足十指網密，四者皮膚細軟，五者得七處滿，六者兩肩平整兩腋下滿，七者臂備圓，八者舌廣長，九者師子臆。第三業緣得五種相：一者指纖長，二者腳跟長，三者身端不曲，四者橫豎量等，五者頸圓淨。第四業緣得諸餘相。」

「復次阿難！若十方一切眾生俱行十善，如此功德更百倍增長，以此業緣，惟得菩薩一毛之相入一切毛；功德更百倍增，然後能得菩薩一好入一切好；功德更百倍增，然後能得菩薩一相入一切相功德、離白毫相離鬱尼沙。如是功德更增百倍，得白毫相，又增百倍得鬱尼沙相。入鬱尼沙功德千倍增長，得如來商珂不共之法，相好所攝。因此相好，如來一聲遍滿十方無量世界。」

「阿難！是三十二相有三因緣不可思議：一者時節不可思議，修行數滿三阿僧祇劫。二者心樂不可思議，爲安樂利益一切眾生故。三者品類不可思

議，修一切善離一切惡，是種類無窮故。是故如來身具相好不可思議。」

「阿難！何者如來八十種好？一者無見頂，二者頂骨無頰，三者額廣平正，四者眉高而長、形如初月紺琉璃色，五者廣長眼，六者鼻高圓直、孔不現，七者耳廣厚長輪埵成就，八者身堅實如那羅延，九者身分不可壞，十者身節堅密，十一者身一時迴如象王，十二者身柔軟，十三者身不曲，十四者身常少，十五者身潤澤，十六者身自持不透迤，十七者身分滿足，十八者識滿足，十九者容儀備足，二十者威神遠振，二十一者一切處不背他，二十二者住處安、無能動者，二十三者面部如量不大不長，二十四者廣姝，二十五者面淨如滿月，二十六者面具足滿，二十七者正容貌不壞色，二十八者儀容如師子，二十九者進止如象王，三十者行法如鵝王，三十一者頭如摩陀那果，三十二者足趺厚四指、行時印文現，三十三者爪如赤銅色、高薄圓潤，三十四者膝骨堅著圓好，三十五者指文莊嚴，三十六者脈理深，三十七者手文明直，三十八者手文長，三十九者手文不斷，四十者手足如意，四十一者手足赤白如蓮華色，四十二者孔門相具，四十三者步無廣狹，四十四者腰圓大，四十五者腹不現，四十六者齊文如盤蛇右轉圓深，四十七者毛色

青紅如孔雀項，四十八者毛潔淨，四十九者毛右旋，五十者口出無上香、身毛皆香氣，五十一者唇色赤潤如頻婆果，五十二者舌色赤，五十三者舌形薄，五十四者一切樂觀，五十五者隨眾生意和悅與語，五十六者於一切處無非善語，五十七者先與語，五十八者隨眾音聲不過不減，五十九者隨眾語言而為說法，六十者說法不著，六十一者等視眾生，六十二者先見後作，六十三者發一音報眾聲，六十四者次第有因緣說法，六十五者一切眾生眼不能盡觀相，六十六者觀無厭足，六十七者一切聲分具足，六十八者善事顯現，六十九者剛強眾生見即調善、怖畏眾生便得安樂，七十者音聲明淨，七十一者身不傾動，七十二者身分大，七十三者其身長，七十四者身不染著，七十五者遍身光各一丈，七十六者光照身而行，七十七者其身淨潔，七十八者法螺不亂、其髮長好、髮色光潤猶妙青珠，七十九者手足滿，八十者手足有德相。阿難！是名如來八十種好莊嚴佛身。」

「阿難！如來有十力。何者為十？一者處非處智力，二者隨業智力，三者定類智力，四者根品智力，五者欲樂智力，六者性類智力，七者至一切處智力，八者宿生智力，九者死生智力，十者漏盡智力。因此智力，如來顯說最大勝處，轉於無上清淨

梵輪，於大眾中正師子吼。」

「阿難！如來有四種無畏：一、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說障道無畏。四、說盡苦道無畏。阿難！如來有三種念處：一者正行正念，二者邪行正念，三者雜行正念。阿難！如來又有大悲之法。阿難！如來有十八不共法：一、身無過。二、口無過。三、意無過。四、無不定心。五、無異相執。六、無非，知捨。七、無欲樂，無滅失。八、無正精進，無滅失。九、無念，無滅失。十、無智，無滅失。十一、解脫無滅。十二、解脫知見無滅。十三、身隨智慧行。十四、口隨智慧行。十五、意隨智慧行。十六、窮過去智圓滿。十七、窮現在智圓滿。十八、窮未來智圓滿。」

「阿難！如來獨得如意自在捷疾神通，如來獨得無有邊際變化神通，如來獨得無量無盡聖神通處，如來獨得心自在法，如來獨得自在無邊知他心通，如來獨得自在無閼天耳神通；如來獨得知無色界眾生種別，如來獨得通達聖眾般涅槃後，如來獨得智慧明了、有不定答，如來獨得大波羅蜜善能答問，如來獨得分別說法無有過失，如來獨得開化眾生無有空過，如來獨得第一導首，如來獨得不可害滅，如來獨得金剛三昧，如來獨得一切諸法非色非心、心不相應如來至知，如來獨得無閼解脫，如來

獨得三不護法，如來獨得斷滅習氣，如來獨得一切種智，如來獨得金剛聚身，如來獨得未曾作意一切事成，如來獨得一切諸相與處相應明淨具足，如來獨得所授記別無有不定，如來獨得『於勝負心、佛不許可，不得見佛』，如來獨得轉一切種勝妙法輪，如來獨得荷負眾生能捨重擔，如來獨得入般涅槃復更起心，如來獨得修因圓滿無餘，如來獨得至果圓滿無餘，如來獨得利益他事圓滿無餘，如來獨得辯才無盡，如來獨得說一切法悉皆如理。阿難！如來功德略說有六種：一者具足，二者無垢，三者不動，四者無閼，五者利他，六者自在巧能。阿難！云何如來為功德不可思議？一切如來恒河沙劫無邊功德，在於惑地及於淨地，相攝相應，未曾相離，無垢無淨不可思議。」

### 如來事品第五

「阿難！如來事有十八：如來無比最妙最上無有及者，令諸眾生起奇特心恭敬供養；此第一事，因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得成就。如來如理通達因果，若沙門婆羅門說無因果、說不平等因果之法，我即制伏令墮負處；此第二事，因是處非處智力得成。如來知見自業自受，無有自作他受果者，若沙門婆羅門邪說邪教度業度受，便能制伏，令墮負

處；此第三事，因業類智力得成。如來教化顯三種輪：一者神通輪，二者記心輪，三者示教輪，訓導弟子以成聖眾；若沙門婆羅門有勝負心說違逆法、對治正典，便能制伏令墮負處；此第四事，因禪定智力得成。如來了達上中下根，如理爲說，令其下種成熟解脫；此第五事，因根種智力得成。如來知見三品眾生邪正欲樂，如實見已，拔斷惡欲，增長善欲；此第六事，因欲樂智力得成。如來觀知眾生三種：一者粗，二者中，三者妙，令此三人如理得入種種法門；此第七事，因性界智力得成。如來明見『出離道法得解脫果，障闕道法得生死果』，令滅障闕道，修出離道；此第八事，因至一切處智力得成。」

「如來明了見宿命事，說過去事，爲令眾生起厭畏心，若執常見沙門婆羅門，便能制伏，令墮負處；此第九事，因宿生智力得成。如來明見一切眾生生死生彼如理受記，若執斷見沙門婆羅門，便能制伏，令墮負處；此第十事，因生死智力得成。如來自知解脫，通達無闕；若增上慢沙門婆羅門，未得羅漢謂言已得，即能制伏，令墮負處；此第十一事，因漏盡智力得成。如來爲利益事最上善巧，若有人問如來十力，如實答難，除決彼疑，能立自正說，能破他邪說；此第十二事，因四無畏得成。如

來正教，有能修者、有不修者、亦修不修者，如來於此三人無染濁心；此第十三事，因三念處得成。如來佛眼晝夜恒觀一切眾生在勝負處，救護濟拔；此第十四事，因大悲得成。如來如說而行，能行能說；此第十五事，因三不護法得成。如來於諸眾生爲利益事，悉皆圓滿，無有損減；此第十六事，因念無忘失得成。如來四威儀中，隨從於理，無有失誤；此第十七事，因滅除習氣得成。如來觀三種法：一者行法得利，二者行法減損，三者行法亦利亦損，離餘二法，如來宣說得利益行；此第十八事，因一切種智及諸不共法得成。阿難！如是等如來事，汝應知。」

「阿難！云何如來爲事不可思議？阿難！諸如來事無數無量，世間眾生不能覺知，雖依語言不能顯現，不可示人令他悟解。一切佛土處無所闕，一切如來隨順平等，過於意境，無分別相；猶如虛空無有分別，與法界相稱故。諸善男子！是故佛說如來之事不可思議，行遍一切處，一切處無失，隨行三世處，不滅三寶性。如來住是事中，如來身相不捨虛空性，一切佛土顯現自身。如來言說非音聲性，同其類音而說正法。如來不取心爲境界，諸眾生心根性欲樂皆悉通達。阿難！是名如來爲事不可思議。」佛說此經已，是此大會中七萬五千菩薩摩

訶薩即得證見圓滿法身，復有七萬五千菩薩摩訶薩即得大乘妙光三昧，復有七萬五千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得無生忍，無數阿僧祇眾生於無上菩提起不退心，無量阿僧祇眾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復有無量眾生得增上果。

### 讚歎品第六

爾時阿難於眾會中間佛說已，歡喜踊躍，得未曾有。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頂禮佛足，恭敬合掌，瞻仰尊顏，以清淨心說偈讚歎：

於諸三世眾生中，如來最尊無譬類，  
於人法處無等等，是故平等一切。  
所應伏滅悉永除，所應知法悉通達，  
為智為勝極第一，惟佛世尊更非餘。  
有力不怖是實語，如來有力無畏故，  
世尊大能不損他，即是難思希有事。  
善巧方便化眾生，非是險惡心迷醉，  
眾生邪慢自矜高，世尊折伏令除捨。  
若人有力能勝他，謂是世間成口過，  
若指如來最極尊，此語至真無虛失。  
若人依理正問難，無有能使如來屈，  
如來難伏無闕短，將導眾生至樂處。  
四種清淨無過失，此四清淨故不護，

具足四辯無窮說，法味充溢飽眾生。  
一切法處智無闕，一切念處無滅失，  
於諸眾生等大悲，於諸世法心不染。  
通達一切根欲性，已度一切教化法，  
煩惱品品差別類，敷演種種對治門。  
世尊說法最第一，凡夫值佛不開解，  
無明惑闇所覆蓋，是等極難不可度；  
世尊名聞令渴仰，見佛令人喜無窮，  
佛語能使心清淨，大師正教脫生死。  
歎佛能除不吉祥，憶佛令心恒喜樂，  
覓佛即生大般若，解佛便得成種智。  
如來因戒淨無垢，如來因定意澄清，  
如來因智不可動，如來法海滿甘露；  
眾生昏睡佛獨悟，遍視眾生根性欲，  
眾生放逸如來不，一切眾生平等視。  
破結賊法佛已說，魔王幻化佛已除，  
已示生死是過失，已明彼方無畏處。  
若法可度令他得，猶如世尊行大悲，  
提婆達多為最上，一切眾生施菩提。  
我今不能見正行，修此持報世尊恩，  
若人已到無餘滅，此人猶未報佛恩，  
若人能行佛正行，是人唯修自利法，  
世尊疲極為眾生，無上深恩云何報？



世尊宣說真自法，令人自行教化他，若使如來不出世，惟有苦受逼其身；一切世間惟惡道，但聞叫喚大音聲，六道受苦悉無異，皆因煩惱所纏裹；世尊爲解眾生結，久受大悲之繫縛，世尊無上大福田，能依佛行正行者；如我不見善寶窮，若行惡行亦如是；於佛若起悠悠心，此等眾生墮負地，忽於世尊起怨諍，永處黑闇復何疑。猶如大師識自身，相似大師亦能識，餘人不能如此識，我今遍禮十方尊。一切功德智力等，世尊示現及法身，大悲欲使眾生識，是故我今頭面禮。妙色好香視無厭，眾相圓滿超諸色，三時開敷甚可愛，如是佛華我頂禮。世尊善識無上處，一切險難皆出離，無跡無聚無虛假，我今頂禮兩足尊。世尊洗濯諸垢污，住於正法功德水，從本已來內外淨，我今頂禮真淨身。世尊善法自具足，常能爲眾作益厚，廣雨甘露飽眾生，我今頂禮能利他。世間所敬最勝人，此人猶故恭敬佛，眾惡斷盡善圓滿，我今頂禮最勝尊。

無一方便不修學，爲愍眾生欲拔濟，令度生死險難埒，我今頂禮世歸依。頂禮無喻妙色身，頂禮能說甘露法，頂禮清淨離垢智，頂禮一切功德林。

### 囑累品第七

佛告阿難：「汝可受持此正法門。」爾時阿難長跪白佛：「我今從佛聞此深法，得未曾有，頂戴奉持。世尊！當何名此經？云何受持？」佛言：「阿難！此經名無上依，亦名未曾有，亦名攝善法，亦名清淨行，亦名行究竟。阿難！有十種法受持此經：何等爲十？一者書寫，二者供養，三者傳流，四者諦聽，五者自讀，六者憶持，七者廣說，八者自誦，九者思惟，十者修行。阿難！此十種法能持此經，真功德聚無量無盡。阿難！譬如如意珠王所在之處，一切眾寶悉皆出現；持此經人亦復如是，一切善法皆悉得成。阿難！譬如一切樹林藥草，悉依於地而得生長；善法亦爾，皆因此經而得增長。阿難！譬如一切善法已生、現生、當生，是不放逸之所攝持，不放逸行最爲第一。若經說聲聞法，若經說緣覺法，若經說菩薩法，此經所攝最爲第一。阿難！譬如轉輪聖王：若王在世，七寶常隨；此經亦爾，若住於世，佛寶、法寶、僧寶，種

性相續不絕。阿難！汝可展轉廣爲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人非人等，演說此經。何以故？欲令一切諸眾生類，於如來處種善根故。」佛說此經已，阿難及大會菩薩摩訶薩，帝釋梵眾護世天等，聞佛所說希有法門，歡喜踊躍信受奉行。

#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一

大唐神龍元年龍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

辛丑 中天竺沙門 般刺蜜帝於廣州制止道場譯出

菩薩戒弟子前正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清河房融筆授 烏長沙門彌伽釋迦譯語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無漏大阿羅漢，佛子住持，善超諸有；能於國土成就威儀；從佛轉輪，妙堪遺囑；嚴淨毘尼，弘範三界；應身無量，度脫眾生；拔濟未來，越諸塵累。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訶目乾連、摩訶拘絺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須菩提、優波尼沙陀等而爲上首；復有無量辟支無學，並其初心，同來佛所。屬諸比丘休夏自恣，十方菩薩諮決心疑；欽奉慈嚴，將求密義。即時如來敷座宴安，爲諸會中宣示深奧；法筵清眾得未曾有，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薩來聚道場，文殊師利而爲上首。

時波斯匿王爲其父王諱日營齋，請佛宮掖，自迎如來，廣設珍羞無上妙味，兼復親延諸大菩薩；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僧，佇佛來應。佛敕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主。唯有阿難先受

別請，遠遊未還，不遑僧次。既無上座及阿闍黎，途中獨歸，其日無供。即時阿難執持應器，於所遊城次第循乞；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爲齋主，無問淨穢、刹利尊姓及旃陀羅；方行等慈，不擇微賤，發意圓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爲阿羅漢，心不均平；欽仰如來開闡無遮，度諸疑謗。經彼城隍，徐步郭門，嚴整威儀，肅恭齋法。

爾時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姪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毘迦羅先梵天咒攝入姪席，姪躬撫摩，將毀戒體。如來知彼姪術所加，齋畢旋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法要。于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生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咒，敕文殊師利將咒往護。惡咒銷滅，提將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殷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於時復有恒沙菩薩及諸十方大阿羅漢、辟支佛等，俱願樂聞；退坐默然，承受聖旨。

佛告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當初發心，於我法中見何勝相？頓捨世間深重恩愛？」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

故？欲氣粗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剃落。」佛言：「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真發明性，應當直心酬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阿難！我今問汝：當汝發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將何所見？誰為愛樂？」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是愛樂，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于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為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為咎；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

阿難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十種異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縱觀如來青蓮花眼，亦在佛面；我今觀此浮根四塵只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

佛告阿難：「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園，今祇陀林實在堂外。」「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世尊！我在堂中先見如來，次觀大眾；如是外望，方矚林園。」「阿難！汝矚林園，

因何有見？」「世尊！此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瞻見。」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阿難及諸大眾：「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汝今諦聽！」阿難頂禮，伏受慈旨。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戶牖開豁遠矚林園；亦有眾生在此堂中不見如來，見堂外者？」阿難答言：「世尊在堂；不見如來，能見林泉，無有是處。」「阿難！汝亦如是，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內，爾時先合了知內身；頗有眾生先見身中，後觀外物？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脈搖誠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內知，云何知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阿難稽首而白佛言：「我聞如來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實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燈光然於室中，是燈必能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庭際；一切眾生不見身中，獨見身外，亦如燈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義必明，將無所惑，同佛了義，得無妄耶？」

佛告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搏食，歸祇陀林，我已宿齋；汝觀比丘一人食時，諸人飽不？」阿難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諸比丘雖阿羅漢，軀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

眾飽？」佛告阿難：「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實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則心所知，身不能覺；覺在身際，心不能知。我今示汝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阿難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阿難：「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見內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處。」佛言：「處今何在？」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潛伏根裡；猶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即分別，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爲在根故；分明矚外，無障礙者潛根內故。」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璃；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不？」「如是世尊！是人當以琉璃籠眼，實見琉璃。」佛告阿難：「汝心若同琉璃合者，當見山河，何不見眼？若見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隨；若不能見，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在根內如琉璃合？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裡如琉璃合，無有是處。」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眾生身，府藏在中，竅穴居外，有藏則暗，有竅則

明；今我對佛開眼見明，名爲見外；閉眼見暗，名爲見內；是義云何？」佛告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此暗境界爲與眼對？爲不對眼？若與眼對，暗在眼前，云何成內？若成內者，居暗室中無日月燈，此室暗中，皆汝焦府；若不對者，云何成見？若離外見，內對所成，合眼見暗名爲身中，開眼見明何不見面？若不見面，內對不成；見面若成，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何成在內？若在虛空，自非汝體；即應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知，身合非覺；必汝執言身眼兩覺，應有二知；即汝一身，應成兩佛。是故應知，汝言見暗名見內者，無有是處。」

阿難言：「我常聞佛開示四眾：『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我今思惟：即思惟體實我心性，隨所合處，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佛告阿難：「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隨所合處心隨有者，是心無體，則無所合；若無有體而能合者，則十九界因七塵合，是義不然。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捏其體，汝所知心，爲復內出？爲從外入？若復內出，還見身中；若從外來，先合見面。」

阿難言：「見是其眼，心知非眼，爲見非義。」佛言：「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不？則諸已

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若見物者，云何名死？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體，爲復一體？爲有多體？今在汝身，爲復遍體？爲不遍體？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捏一肢時，四肢應覺；若咸覺者，捏應無在；若捏有所，則汝一體，自不能成；若多體者，則成多人，何體爲汝？若遍體者，同前所捏；若不遍者，當汝觸頭，亦觸其足，頭有所覺，足應無知。今汝不然，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有是處。」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世尊亦言心不在內，亦不在外；如我思惟：內無所見，外不相知；內無知故，在內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義；今相知故，復內無見，當在中間。」佛言：「汝言中間，中必不迷，非無所在；今汝推中，中何爲在？爲復在處？爲當在身？若在身者，在邊非中，在中同內；若在處者，爲有所表？爲無所表？無表同無，表則無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爲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

阿難言：「我所說中，非此二種；如世尊言：眼色爲緣，生於眼識，眼有分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則爲心在。」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爲復兼二？爲不兼二？若兼二者，物體雜亂，物非體知，成敵兩立，云何爲中？兼二不

成。非知不知，即無體性，中何爲相？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名之爲心。』則我無著，名爲心不？」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物象名爲一切，汝不著者爲在爲無？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有著？有不著者，不可名無；無相則無，非無則相；相有則在，云何無著？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心；無有是處。」

爾時阿難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雖今出家猶恃憍憐；所以多聞，未得無漏，不能折伏娑毘羅咒，爲彼所轉，溺於婬舍；當由不知實際所指。唯願世尊大慈哀愍，開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諸闍提墮彌戾車。」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及諸大眾傾渴翹佇，欽聞示誨。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諸大菩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

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

「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言：「汝今見不？」阿難言：「見。」佛言：「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爲光明拳，曜我心目。」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眾，同將眼見。」

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爲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爲心，當我拳耀？」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爲心。」

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心愛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遍歷恒沙國土，承事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縱令謗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此非心？我實驚怖，兼此大眾無不疑惑，唯垂大悲，開示未悟。」

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眾，欲令心入無生法忍，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若汝執各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我非敕汝執爲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即時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

佛告阿難：「世間一切諸修學人，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皆由執此生死妄想，

誤爲真實。是故汝今雖得多聞，不成聖果。」阿難聞已，重復悲淚，五體投地，長跪合掌而白佛言：「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雖身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窮子捨父逃逝。今日乃知：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纏，良由不知寂常心性，唯願如來哀愍窮露，發妙明心，開我道眼。」

即時如來從胸卍字涌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塵普佛世界一時周遍，遍灌十方所有寶刹諸如來頂，旋至阿難及諸大眾；告阿難言：「吾今爲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眾生，獲妙微妙、性淨明心，得清淨眼。阿難！汝先答我『見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將誰見？」阿難言：「由佛全體闍浮檀金、絕如寶山清淨所生，故有光明。我實眼觀五輪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

佛告阿難：「如來今日實言告汝：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阿難！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不？」阿難言：「唯然！世尊！既無我眼不成我見，以我眼根例如來拳，事義相類。」佛

告阿難：「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無手人，拳畢竟滅；彼無眼者，非見全無。所以者何？汝試於途詢問盲人：『汝何所見？』彼諸盲人，必來答汝：『我今眼前唯見黑暗，更無他矚。』以是義觀，前塵自暗，見何虧損？」阿難言：「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見？」佛告阿難：「諸盲無眼唯觀黑暗，與有眼人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爲無有別？」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群盲，二黑校量，曾無有異。」阿難！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若燈見者，燈能有見，自不名燈；又則燈觀，何關汝事？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眾口已默然，心未開悟，猶冀如來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佇佛悲誨。爾時世尊舒兜羅綿網相光手，開五輪指，誨救阿難及諸大眾：「我初成道，於鹿園中爲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眾言：『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時憍陳那起立白佛：「我今長老，於大眾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



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陽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佛言：「如是。」

即時如來於大眾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開已又屈，謂阿難言：「汝今何見？」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眾中開合。」佛告阿難：「汝見我手眾中開合，爲是我手有開有合？爲復汝見有開有合？」阿難言：「世尊寶手眾中開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自開自合。」佛言：「誰動誰靜？」阿難言：「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無有靜，誰爲無住？」佛言：「如是。」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即時阿難迴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又則迴首左盼。佛告阿難：「汝頭今日，何因搖動？」阿難言：「我見如來出妙寶光來我左右，故左右觀，頭自搖動。」阿難！汝盼佛光，左右動頭，爲汝頭動？爲復見動？」「世尊！我頭自動，而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爲搖動？」佛言：「如是。」

於是如來普告大眾：「若復眾生，以搖動者名之爲塵，以不住者名之爲客；汝觀阿難頭自動搖，神無所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云何汝

今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泊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爲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二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身心泰然，念無始來失卻本心，妄認緣塵分別影事；今日開悟，如失乳兒忽遇慈母。合掌禮佛，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諸佛誨教，見迦旃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今此大眾諸有漏者，咸皆願聞。」

佛告大王：「汝身現存；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

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

貌何如童子之時？」「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老，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年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過于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爲年變；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

佛言：「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

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踊躍歡喜，得未曾有。

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願興慈悲，洗我塵垢。」即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爲正爲倒？」阿難言：「世間衆生以此爲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爲倒，即世間人將何爲正？」阿難言：「如來豎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則名爲正。」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爲顛倒？」

于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瞻瞻佛，目精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發海潮音遍告同會：「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

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色雜妄想，想相爲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別，如來說爲可憐愍者。」

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爲本元心地，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無上道。」

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爲明月故；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以指體爲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汝亦如是，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爲汝心者，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爲亭主。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則無所去，云何離聲無分別性？斯則豈唯聲分別心？分別我客，離諸色相，無分別性；如是乃至分別都無，

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爲主？」

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來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惟垂哀愍，爲我宣說。」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耀，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遍是空性；鬱埒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歛氛又觀清淨。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阿難！此諸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埒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愍。」

阿難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佛告阿難：「吾今問汝：今汝未得無漏清淨，承佛神力，見於初禪得無障礙；而阿那律見閻

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眾生洞視，不過分寸。阿難！且吾與汝觀四天王所住宮殿，中間遍覽水陸空行，雖有昏明種種形像，無非前塵分別留礙，汝應於此分別自他。今吾將汝擇於見中，誰是我體？誰爲物象？阿難！極汝見源，從日月宮，是物非汝；至七金山周遍諦觀，雖種種光，亦物非汝；漸漸更觀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樹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阿難！是諸近遠諸有物性雖復差殊，同汝見精清淨所矚，則諸物類自有差別，見性無殊。此精妙明，誠汝見性；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又則汝今見物之時，汝既見物，物亦見汝，體性紛雜，則汝與我並諸世間，不成安立。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周遍，非汝而誰？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實？」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性必我非餘，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居日月宮，此見周圓，遍娑婆國；退歸精舍，只見伽藍清心戶堂，但瞻簷廡。世尊！此見如是，其體本來周遍一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爲復此見，縮大爲小？爲當牆宇夾

令斷絕？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願垂弘慈，爲我敷演。」佛告阿難：「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所事業，各屬前塵，不應說言見有舒縮；譬如方器，中見方空。吾復問汝：此方器中所見方空，爲復定方？爲不定方？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汝言不知斯義所在，義性如是，云何爲在？阿難！若復欲令入無方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不應說言：更除虛空方相所在。若如汝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仰觀日時汝豈挽見齊於日面？若築牆宇能夾見斷，穿爲小竇，寧無竇跡？是義不然。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己爲物，失於本心，爲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必我妙性，令此妙性現在我前，見必我真，我今身心復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別有實，彼見無別，分辨我身；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惟垂大慈，開發未悟。」佛告阿難：「今汝所言見在汝前，是義非實；若實汝前，汝實見者，則此見精既有方所，非無指示。且今與汝坐祇陀林，遍觀林渠及與殿堂，上至日月，前對恒河；汝今於我師子座前，舉手指陳是種種相，陰

者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樹纖毫大小雖殊，但可有形，無不指著；若必有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阿難當知：若空是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若物是見，既已是見、何者爲物？汝可微細披剝萬象，析出精明淨妙見元，指陳示我同彼諸物，分明無惑。」

阿難言：「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遠泊恒河，上觀日月，舉手所指，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世尊！如佛所說，況我有漏初學聲聞，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佛言：「如是！如是！」佛復告阿難：「如汝所言『無有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今復告汝：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阿難言：「我實遍見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見；何以故？若樹非見，云何見樹？若樹即見，復云何樹？如是乃至若空非見，云何爲空？若空即見，復云何空？我又思惟：是萬象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佛言：「如是！如是！」

於是大眾非無學者，聞佛此言，茫然不知是義終始，一時惶悚，失其所守。如來知其魂慮變懼，心生憐愍，安慰阿難及諸大眾：「諸善男子！無上

法王是真實語，如來所說不誑不妄，非末伽梨四種不死矯亂論議；汝諦思惟，無忝哀慕。」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愍諸四眾，在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諸大眾，不悟如來發明二種見精色空是非是義。世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若是見者，應有所指；若非見者，應無所屬；而今不知是義所歸，故有驚怖，非是疇昔善根輕眇。唯願如來大慈，發明此諸物象與此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非是。」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並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爲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精真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法王所說，覺緣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與先梵志娑毘迦羅

所談冥論，及投灰等諸外道種說『有真我遍滿十方』，有何差別？世尊亦曾於楞伽山，爲大慧等敷演斯義：『彼外道等常說自然，我說因緣，非彼境界。』我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遠離一切虛妄顛倒，似非因緣與彼自然，云何開示不入群邪？獲真實心妙覺明性？」佛告阿難：「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爲自然。阿難！若必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爲自？此見爲復以明爲自？以暗爲自？以空爲自？以塞爲自？阿難！若明爲自，應不見暗；若復以空爲自體者，應不見塞；如是乃至諸暗等相以爲自者，則於明時，見性斷滅，云何見明？」

阿難言：「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發明是因緣性，心猶未明，諮詢如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佛言：「汝言因緣，吾復問汝：汝今同『見、見性』現前，此見爲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阿難！若因明有，應不見暗；如因暗有，應不見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復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有，應不見空；如是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是，離一切相，

即一切法。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如以手掌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

阿難白佛言：「世尊！必妙覺性非因非緣，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具四種緣？所謂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義云何？」佛言：「阿難！我說世間諸因緣相，非第一義；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我能見』，云何名見？云何不見？」阿難言：「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爲見；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爲不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如是二相，俱名不見。若復二相自相凌奪，非汝見性於中暫無，如是則知二俱名見，云何不見？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是塞；四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清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無得疲怠妙菩提路。」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爲我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諸和合相與不和合，心猶未開；而

今更聞見見非見，重增迷悶。伏願弘慈施大慧目，開示我等覺心明淨。」作是語已，悲淚頂禮，承受聖旨。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眾，將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告阿難言：「汝雖強記，但益多聞，於奢摩他微密觀照，心猶未了。汝今諦聽，吾今爲汝分別開示，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阿難！一切眾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云何二見？一者眾生別業妄見，二者眾生同分妄見。」

「云何名爲別業妄見？阿難！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於意云何？此夜燈明所現圓光，爲是燈色？爲當見色？阿難！此若燈色，則非眚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唯眚之觀？若是見色，見已成色，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爲何等？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離見別有，應非眼矚，云何眚人目見圓影？是故當知：色實在燈，見病爲影；影見俱眚，見眚非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捏所成故；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眚：音省

「云何名爲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

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五十。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睹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蝕珮玦彗勃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阿難！吾今爲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阿難！如彼眾生別業妄見，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眚即見勞，非色所造，然見眚者，終無見咎。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見所緣眚，覺見即眚；本覺明心，覺緣非眚；覺所覺眚，覺非眚中；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是故汝今見我及汝並諸世間十類眾生，皆即見眚；非見眚者彼見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阿難！如彼眾生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國，彼見圓影，眚妄所生，此眾同分所現不祥，同見業中瘴惡所起，俱是無始見妄所生。例閻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並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眾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

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

「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阿難！吾今復以前塵問汝：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則汝今者妙淨見精，爲與明和？爲與闇和？爲與通和？爲與塞和？若明和者，且汝觀明：當明現前，何處雜見？見相可辨，雜何形像？若非見者，云何見明？若即見者，云何見見？必見圓滿，何處和明？若明圓滿，不合見和；見必異明，雜則失彼性明名字；雜失明性，和明非義；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復次阿難！又汝今者妙淨見精，爲與明合？爲與暗合？爲與通合？爲與塞合？若明合者，至於暗時明相已滅，此見即不與諸暗合，云何見暗？若見暗時不與暗合，與明合者應非見明，既不見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耶？」佛言：「汝今又言覺非和合；吾復問汝：此妙見精非和合者，爲非明和？爲非暗和？爲非通和？爲非塞和？若非明和，則見與明必有邊畔；汝且諦觀何處是明？何處

是見？在見在明，自何爲畔？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則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又妙見精非和合者，爲非明合？爲非暗合？爲非通合？爲非塞合？若非明合，則見與明，性相乖角；如耳與明，了不相觸；見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爲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死生了無所得。」

「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精明空，唯一精虛，迴無所有；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花，復有一切狂亂非相；色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是諸狂花非從空來，非從目出。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從空來，還從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虛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花相起滅；如阿難體，不容阿難。若目出者，既從目出，還從目入，即此花性從目出故，當合有見；若有見者，去既花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又見花



時，目應無翳，云何晴空號清明眼？是故當知色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調適，忽如忘生，性無違順；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於二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受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是諸幻觸，不從空來，不從掌出。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能觸掌，何不觸身？不應虛空選擇來觸；若從掌出，應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則掌知，離即觸入，臂腕骨髓亦應覺知入時蹤跡，必有覺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來，何待合知要名為觸！是故當知受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譬如有人談說醋梅，口中水出；思踏懸崖，足心酸澀；想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如是醋說不從梅生，非從口入；如是阿難！若梅生者梅合自談，何待人說？若從口入，自合口聞，何須待耳？若獨耳聞，此水何不耳中而出？想踏懸崖，與說相類；是故當知想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譬如暴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行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離空水；如是阿難！若因空生，則諸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流，世界自

然俱受淪溺；若因水有，則此暴流性應非水，有所有相，今應現在；若即水性，則澄清時應非水體；若離空水，空非有外，水外無流。是故當知，行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擊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瓶中既貯空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若此方入，開孔倒瓶應見空出。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三

「復次，阿難！云何六入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即彼目精瞪發勞者，兼目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明暗二種妄塵，發見居中，吸此塵象，名為見性。此見離彼明暗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明來，暗即隨滅，應非見暗；若從暗來，明即隨滅，應無見明；若從根生，必無明暗；如是見精，本無自性。若於空出，前矚塵象，歸當見根；又空自觀，何關汝入？是故當知眼入虛妄，

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阿難！譬如有人以兩手指急塞其耳，耳根勞故頭中作聲，兼耳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動靜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聽聞性；此聞離彼動靜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聞非動靜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靜來，動即隨滅，應非聞動；若從動來，靜即隨滅，應無覺靜；若從根生，必無動靜，如是聞體本無自性；若於空出，有聞成性，即非虛空；又空自聞，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耳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譬如有人急畜其鼻，畜久成勞，則於鼻中間有冷觸，因觸分別通塞虛實；如是乃至諸香臭氣、兼鼻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通塞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嗅聞性；此聞離彼通塞二塵，畢竟無體；當知是聞非通塞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通來，塞自隨滅，云何知塞？如因塞有，通則無聞，云何發明香臭等觸？若從根生，必無通塞；如是聞體，本無自性。若從空出，是聞自當迴嗅汝鼻；空自有聞，何關汝入？是故當知鼻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譬如有人以舌舐吻，熟舐令勞，其人若病則有苦味；無病之人，微有甜觸；由甜與苦顯

此舌根不動之時淡性常在；兼舌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甜苦淡二種妄塵，發知居中，吸此塵象，名知味性；此知味性離彼甜苦及淡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如是嘗苦淡知，非甜苦來，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甜苦來，淡即知滅，云何知淡？若從淡出，甜即知亡，復云何知甜苦二相？若從舌生，必無甜淡及與苦塵，斯知味根，本無自性。若於空出，虛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自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舌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觸於熱手，若冷勢多，熱者從冷；若熱功勝，冷者成熱；如是以此合覺之觸，顯於離知；涉勢若成，因于勞觸；兼身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離合二種妄塵，發覺居中，吸此塵象；名知覺性。此知覺體，離彼離合違順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覺非離合來，非違順有，不於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合時來，離當已滅，云何覺離？違順二相亦復如是；若從根出，必無離合違順四相，則汝身知元無自性；必於空出，空自知覺，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身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譬如有人勞倦則眠，睡熟便寤；覽塵

斯憶，失憶爲忘；是其顛倒生住異滅吸習中歸，不相踰越，稱意知根；兼意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生滅二種妄塵，集知居中，吸攝內塵；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此覺知性，離彼寤寐生滅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如是覺知之根，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從寤來，寐即隨滅，將何爲寐？必生時有，滅即同無，令誰受滅？若從滅有，生即滅無，孰知生者？若從根出，寤寐二相隨身開合，離斯二體，此覺知者，同於空花，畢竟無性；若從空生，自是空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意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復次阿難！云何十二處、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汝且觀此祇陀樹林及諸泉池；於意云何？此等爲是色生眼見？眼生色相？阿難！若復眼根生色相者，見空非色，色性應銷；銷則顯發一切都無，色相既無，誰明空質？空亦如是；若復色塵生眼見者，觀空非色，見即銷亡，亡則都無，誰明空色？是故當知見與色空俱無處所，即色與見，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眾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爲是聲

來耳邊？耳往聲處？阿難！若復此聲來於耳邊，如我乞食室羅筏城，在祇陀林則無有我，此聲必來阿難耳處，目連迦葉應不俱聞，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一聞鐘聲、同來食處？若復汝耳往彼聲邊，如我歸住祇陀林中，在室羅城則無有我。汝聞鼓聲，其耳已往擊鼓之處，鐘聲齊出，應不俱聞，何況其中象馬牛羊種種音響？若無來往，亦復無聞，是故當知聽與音聲俱無處所，即聽與聲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汝又嗅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栴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臭與聞俱無處所，即嗅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汝常二時眾中持鉢，其間或遇酥酪醍醐，名爲上味，於意云何？此味爲復生於空中？生於舌中？爲生食中？阿難！若復此味生於汝舌，在

汝口中祇有一舌，其舌爾時已成酥味，遇黑石蜜，應不推移；若不變移，不名知味；若變移者，舌非多體，云何多味、一舌之知？若生於食，食非有識，云何自知？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預於汝名味之知？若生於空，汝噉虛空當作何味？必其虛空若作鹹味，既鹹汝舌亦鹹汝面，則此界人同於海魚；既常受鹹，了不知淡；若不識淡亦不覺鹹，必無所知，云何名味？是故當知味舌與嘗俱無處所，即嘗與味，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汝常晨朝以手摩頭，於意云何？此摩所知誰爲能觸？能爲在手？爲復在頭？若在於手，頭則無知，云何成觸？若在於頭，手則無用，云何名觸？若各有各，則汝阿難應有二身；若頭與手一觸所生，則手與頭當爲一體；若一體者觸則無成，若二體者觸誰爲在？在能非所，在所非能，不應虛空與汝成觸；是故當知覺觸與身，俱無處所，即身與觸，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汝常意中所緣善惡無記三性，生成法則，此法爲復即心所生？爲當離心別有方所？阿難！若即心者，法則非塵，非心所緣，云何成處？若離於心別有方所，則法自性爲知非知？知則名

心，異汝非塵，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於汝？若非知者，此塵既非色聲香味，離合冷煖及虛空相，當於何在？今於色空都無表示，不應人間更有空外；心非所緣，處從誰立？是故當知法則與心俱無處所，則意與法，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復次阿難！云何十八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如汝所明，眼色爲緣生於眼識；此識爲復因眼所生以眼爲界？因色所生以色爲界？阿難！若因眼生，既無色空，無可分別，縱有汝識、欲將何用？汝見又非青黃赤白，無所表示，從何立界？若因色生，空無色時汝識應滅，云何識知是虛空性？若色變時，汝亦識其色相遷變，汝識不遷、界從何立？從變則變，界相自無；不變則恒；既從色生，應不識知虛空所在。若兼二種：眼色共生；合則中離，離則兩合，體性雜亂，云何成界？是故當知眼色爲緣生眼識界，三處都無；則眼與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又汝所明耳聲爲緣生於耳識，此識爲復因耳所生、以耳爲界？因聲所生、以聲爲界？阿難！若因耳生，動靜二相既不現前，根不成知，必無所知；知尙無成，識何形貌？若取耳聞，無動靜故，聞無所成，云何耳形雜色觸塵名爲識界？則耳

識界復從誰立？若生於聲，識因聲有則不關聞，無聞則亡聲相所在；識從聲生，許聲因聞而有聲相，聞應聞識，不聞非界，聞則同聲；識已被聞，誰知聞識？若無知者終如草木，不應聲聞雜成中界，界無中位，則內外相復從何成？是故當知耳聲為緣生耳識界，三處都無；則耳與聲及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又汝所明鼻香為緣生於鼻識，此識為復因鼻所生、以鼻為界？因香所生、以香為界？阿難！若因鼻生，則汝心中以何為鼻？為取肉形雙爪之相？為取嗅知動搖之性？若取肉形，肉質乃身，身知即觸，名身非鼻，名觸即塵；鼻尚無名，云何立界？若取嗅知，又汝心中以何為知？以肉為知，則肉之知元觸非鼻；以空為知，空則自知，肉應非覺；如是則應虛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難應無所在。以香為知，知自屬香，何預於汝？若香臭氣，必生汝鼻，則彼香臭二種流氣，不生伊蘭及栴檀木；二物不來，汝自嗅鼻為香為臭？臭則非香，香應非臭，若香臭二俱能聞者，則汝一人應有兩鼻，對我問道有二阿難，誰為汝體？若鼻是一、香臭無二；臭既為香，香復成臭；二性不有，界從誰立？若因香生，識因香有，如眼有見，不能觀眼，因香有故應不知香；知則非生，不知非識；香非知

有，香界不成；識不知香，因界則非從香建立；既無中間不成內外，彼諸聞性畢竟虛妄。是故當知鼻香為緣生鼻識界，三處都無；則鼻與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又汝所明舌味為緣生於舌識；此識為復因舌所生、以舌為界？因味所生、以味為界？阿難！若因舌生，則諸世界甘蔗烏梅黃連石鹽細辛薑桂都無有味，汝自嘗舌為甜為苦？若舌性苦，誰來嘗舌？舌不自嘗，孰為知覺？舌性非苦，味不自生，云何立界？若因味生，識自為味，同於舌根應不自嘗，云何識知是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識應多體；識體若一，體必味生，鹹淡甘辛和合俱生，諸變異相同為一味，應無分別。分別既無則不名識，云何復名舌味識界？不應虛空生汝心識，舌味和合，即於是中元無自性，云何界生？是故當知舌味為緣生舌識界，三處都無。則舌與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又汝所明身觸為緣生於身識；此識為復因身所生、以身為界？因觸所生、以觸為界？阿難！若因身生，必無合離二覺觀緣，身何所識？若因觸生，必無汝身，誰有非身、知合離者？阿難！物不觸知，身知有觸；知身即觸，知觸即身；即觸

非身，即身非觸；身觸二相，元無處所，合身即為身自體性，離身即是虛空等相，內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復立，內外性空；即汝識生，從誰立界？是故當知身觸為緣生身識界，三處都無；則身與觸及身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又汝所明意法為緣生於意識；此識為復因意所生、以意為界？因法所生、以法為界？阿難！若因意生，於汝意中必有所思發明汝意；若無前法，意無所生；離緣無形，識將何用？又汝識心與諸思量兼了別性，為同為異？同意即意，云何所生？異意不同，應無所識；若無所識，云何意生？若有所識，云何識意？唯同與異，二性無成，界云何立？若因法生，世間諸法不離五塵，汝觀色法及諸聲法、香法、味法及與觸法，相狀分明以對五根，非意所攝；汝識決定依於法生，汝今諦觀法法何狀？若離色空、動靜、通塞、合離、生滅，越此諸相終無所得。生則色空諸法等生，滅則色空諸法等滅；所因既無，因生有識，作何形相？相狀不有，界云何生？是故當知意法為緣生意識界，三處都無；則意與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也）。」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說和合因緣，一

切世間種種變化皆因四大和合發明；云何如來因緣自然二俱排擯？我今不知斯義所屬，唯垂哀愍，開示眾生中道了義無戲論法。」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先厭離聲聞緣覺諸小乘法，發心勤求無上菩提，故我今時為汝開示第一義諦，如何復將世間戲論妄想因緣而自纏繞？汝雖多聞，如說藥人、真藥現前不能分別；如來說為真可憐愍。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開示，亦令當來修大乘者通達實相。」阿難默然承佛聖旨。

「阿難！如汝所言：四大和合、發明世間種種變化；阿難！若彼大性、體非和合，則不能與諸大雜和；猶如虛空不和諸色；若和合者，同於變化，始終相成，生滅相續，生死生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未有休息。阿難！如水成冰，冰還成水；汝觀地性，粗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鄰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鄰虛，即實空性。阿難！若此鄰虛析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汝今問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間諸變化相；汝且觀此一鄰虛塵，用幾虛空和合而有？不應鄰虛合成鄰虛；又鄰虛塵析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若色合時，合色非空；若空合時，合空非色；色猶可析，空云何合？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

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火性無我，寄於諸緣；汝觀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時，手執陽燧，日前求火；阿難！名和合者，如我與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為一眾；眾雖為一，詰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羅門種，優盧頻螺、迦葉波種，乃至阿難！瞿曇種姓；阿難！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執鏡於日求火，此火為從鏡中而出？為從艾出？為於日來？阿難！若日來者，自能燒汝手中之艾，來處林木皆應受焚；若鏡中出，自能於鏡出然于艾，鏡何不鎔？紆汝手執，尚無熱相，云何融泮？若生於艾，何藉日鏡光明相接，然後火生？汝又諦觀：鏡因手執，日從天來，艾本地生，火從何方遊歷於此？日鏡相遠，非和非合，不應火光無從自有。汝猶不知如來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阿難當知——世人一處執鏡，一處火生；遍法界執，滿世間起；起遍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水性不定，流息無恒；如室羅城迦毘羅仙、斫迦羅仙及鉢頭摩訶薩多等諸大幻師，求太

陰精，用和幻藥；是諸師等於白月晝，手執方諸、承月中水；此水為復從珠中出？空中自有？為從月來？阿難！若從月來，尚能遠方令珠出水，所經林木皆應吐流，流則何待方諸所出？不流、明水非從月降；若從珠出，則此珠中常應流水，何待中宵承白月晝？若從空生，空性無邊、水當無際，從人泊天皆同陷溺，云何復有水陸空行？汝更諦觀，月從天陟、珠因手持，承珠水盤本人敷設，水從何方流注於此？月珠相遠，非和非合，不應水精無從自有。汝尚不知如來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一處執珠，一處水出；遍法界執，滿法界生；生滿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風性無體，動靜不常；汝常整衣入於大眾，僧伽梨角動及傍人，則有微風拂彼人面。此風為復出袈裟角？發於虛空？生彼人面？阿難！此風若復出袈裟角，汝乃披風；其衣飛搖應離汝體，我今說法會中垂衣，汝看我衣風何所在？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滅風可見，滅空何狀？若有生滅，不名虛空；名為虛空，云何風出？若風自生彼拂之面，從彼面生，當應拂汝，自

汝整衣、云何倒拂？汝審諦觀：整衣在汝，面屬彼人，虛空寂然不參流動，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合，不應風性無從自有。汝宛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汝一人微動服衣、有微風出，遍法界拂，滿國土生；周遍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空性無形，因色顯發；如室羅城去河遙處，諸刹利種及婆羅門、毘舍首陀兼頗羅墮、旃陀羅等，新立安居，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間還得一丈虛空；空虛淺深，隨出多少。此空為當因土所出？因鑿所有？無因自生？阿難！若復此空無因自生，未鑿土前何不無礙？唯見大地迴無通達？若因土出，則土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若無出入，則應空土元無異因；無異則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若因鑿出，則鑿出空，應非出土；不因鑿出，鑿自出土，云何見空？汝更審諦，諦審諦觀！鑿從人手，隨方運轉，土因地移，如是虛空因何所出？鑿空虛實，不相為用，非和非合，不應虛空無從自出；若此虛空，性圓周遍，本不動搖，當知現前地水火風，均名五大，性

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元如來藏，當觀虛空為出為入？為非出入？汝全不知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虛空亦復如是圓滿十方，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見覺無知，因色空有；如汝今者在祇陀林，朝明夕昏；設居中宵，白月則光，黑月便暗，則明暗等，因見分析；此見為復與明暗相、並太虛空為同一體？為非一體？或同非同？或異非異？阿難！此見若復與明與暗及與虛空元一體者，則明與暗二體相亡——暗時無明，明時非暗；若與暗一，明則見亡；必一於明，暗時當滅；滅則云何見明見暗？若暗明殊，見無生滅，一云何成？若此見精與暗與明非一體者，汝離明暗及與虛空，分析見元，作何形相？離明離暗及離虛空，是見元同龜毛兔角；明暗虛空，三事俱異，從何立見？明暗相背，云何成同？離三元無，云何成異？分空分見，本無邊畔，云何非同？見暗見明，性非遷改，云何非異？汝更細審，微細審詳，審諦審觀：明從太陽，暗隨黑月，通屬虛空，壅歸大地，如是見精因何所出？見覺空頑，非和非合，不應見精無從自



出；若見聞知性圓周遍，本不動搖，當知無邊不動虛空，並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性沈淪，不悟汝之見聞覺知本如來藏，汝當觀此見聞覺知為生為滅？為同為異？為非生滅？為非同異？汝曾不知如來藏中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如一見根見周法界，聽嗅嘗觸覺觸覺知，妙德瑩然遍周法界，圓滿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識性無源，因於六種根塵妄出；汝今遍觀此會聖眾，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汝識於中次第標指；此文殊、此富樓那、此目乾連、此須菩提、此舍利弗。此識了知，為生於見？為生於相？為生虛空？為無所因突然而出？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如無明暗及與色空，四種必無，元無汝見；見性尚無，從何發識？若汝識性生於相中，不從見生，既不見明亦不見暗，明暗不矚，即無色空；彼相尚無，識從何發？若生於空，非相非見，非見無辨，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處此二非，空非同無，有非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若無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汝更細詳，微

細詳審：見託汝睛，相推前境，可狀成有，不相成無，如是識緣因何所出？識動見澄，非和非合，聞聽覺知亦復如是，不應識緣無從自出。若此識心，本無所從，當知了別見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兼彼虛空地水火風，均名七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粗浮，不悟見聞發明了知本如來藏；汝應觀此六處識心為同為異？為空為有？為非同異？為非空有？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明真識，妙覺湛然，遍周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蒙佛如來微妙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是諸大眾各自知心遍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掌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禮佛合掌，得未曾有，於如來前說偈讚佛：

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  
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眾；

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伏請世尊爲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  
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審除微細惑；  
令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道場；  
舜若多性可銷亡，爍迦囉心無動轉。

##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四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爲眾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世尊常推說法人中、我爲第一；今聞如來微妙法音，猶如聾人逾百步外聆於蚊蚋，本所不見，何況得聞？佛雖宣明，令我除惑，今猶未詳斯義究竟無疑惑地。世尊！如阿難輩雖則開悟，習漏未除；我等會中登無漏者雖盡諸漏，今聞如來所說法音，尙紆疑悔。世尊！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又如來說『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云何容

水？水性周遍，火則不生，復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虛空、不相凌滅？世尊！地性障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義攸往，惟願如來宣流大慈，開我迷雲及諸大眾。」作是語已五體投地，欽渴如來無上慈誨。

爾時世尊告富樓那及諸會中漏盡無學諸阿羅漢：「如來今日普爲此會，宣勝義中真勝義性，令汝會中定性聲聞及諸一切未得二空、迴向上乘阿羅漢等，皆獲一乘寂滅場地、真阿練若正修行處。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富樓那等欽佛法音，默然承聽。

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聞佛宣說斯義。」佛言：「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爲覺不明，稱爲明覺？」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爲覺者，則無無明。」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

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真有爲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爲巨海，乾爲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炎，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

「復次，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爲咎；所妄既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覺聞知，同業相纏，合離成化；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想成愛，流愛爲種，納想爲胎；交遭發生，吸引同業，故有因緣生羯囉藍、遏菴曇等。胎卵濕化隨其所應——卵唯想生，胎因情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沈；以是因緣，眾生相續。」

「富樓那！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爲本。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爲本。以人食羊，羊死爲

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瞰，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爲本。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唯殺盜婬，三爲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習漏何當復生？」

佛告富樓那：「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爲北，此迷爲復因迷而有？因悟所出？」富樓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無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時，倏有悟人指示令悟；富樓那！於意云何？此人縱迷，於此聚落更生迷不？」「不也，世尊！」「富樓那！十方如來亦復如是，此迷無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亦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華於空滅；忽有愚人於彼空花所滅空地待花更生，汝觀是人爲愚爲慧？」富樓那言：「空元無花，妄見生滅；見花滅空，已是顛倒；敕令更出，斯實狂

癡；云何更名如是狂人爲愚爲慧？」佛言：「如汝所解，云何問言『諸佛如來妙覺明空，何當更出山河大地』？又如金礦，雜於精金；其金一純，更不成雜；如木成灰，不重爲木；諸佛如來菩提涅槃，亦復如是。」

「富樓那！又汝問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遍法界，疑水火性不相凌滅；又徵虛空及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富樓那！譬如虛空，體非群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所以者何？富樓那！彼太虛空，日照則明，雲屯則暗，風搖則動，霽澄則清，氣凝則濁，土積成霾，水澄成映；於意云何？如是殊方諸有爲相，爲因彼生？爲復空有？若彼所生，富樓那！且日照時，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爲日色，云何空中更見圓日？若是空明，空應自照，云何中宵雲霧之時不生光耀？當知是明非日非空，不異空日；觀相元妄，無可指陳；猶邀空花結爲空果，云何詰其相凌滅義？觀性元真，唯妙覺明，妙覺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復問不相容者？真妙覺明亦復如是；汝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云何俱現？富樓那！如一水中現於日影，兩人同觀水中之日，東西各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一東一西，先無准的。不應難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

雙，云何現一？』宛轉虛妄，無可憑據。」

「富樓那！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遍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眾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遍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滅塵合覺，故發真如妙覺明性；而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風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聲香味觸法、非眼識界、如是乃至非意識界，非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盡；非苦非集非滅非道，非智非得，非檀那、非尸羅、非毘梨耶、非羼提、非禪那、非鉢刺若、非波羅蜜多，如是乃至即怛闍阿竭，非常非樂非我非淨；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風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聲香味觸法，即眼識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即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盡；即苦即集即滅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尸羅、即毘梨耶、即羼提、即禪那、即鉢刺若、即波羅蜜多，如是乃至即怛闍阿竭，即阿羅訶三耶三

菩；即大涅槃，即常即樂即我即淨；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眾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由不勤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得少爲足。」

富樓那言：「我與如來寶覺圓明真妙淨心，無二圓滿；而我昔遭無始妄想，久在輪迴；今得聖乘，猶未究竟。世尊諸妄一切圓滅，獨妙真常；敢問如來：一切眾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淪溺？」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吾以世間現前諸事，今復問汝：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面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爲魘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無故狂走？」

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佛言：「妙覺明圓、本圓明妙，既稱爲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諸妄想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尙無有生，欲何爲滅？得菩提者，如寤時人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

何因緣取夢中物？況復無因、本無所有，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縱未歇狂，亦何遺失？富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爲在？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眾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譬如有人於白衣中繫如意珠，不自覺知；窮露他方，乞食馳走；雖實貧窮，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

即時阿難在大眾中頂禮佛足，起立白佛：「世尊現說殺盜淫業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心中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從人得。斯則因緣皎然明白，云何如來頓棄因緣？我從因緣心得開悟，世尊此義，何獨我等年少有學聲聞、今此會中大目犍連及舍利弗須菩提等，從老梵志聞佛因緣，發心開悟得成無漏；今說菩提不從因緣，則王舍城拘舍梨等所說自然、成第一義。惟垂大悲，開發迷悶。」

佛告阿難：「即如城中演若達多，狂性因緣若得滅除，則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緣自然，理窮於是。阿難！演若達多頭本自然，本自其然，無然非自，何因緣故怖頭狂走？若自然頭因緣故狂，何不自然因緣故失？本頭不失，狂怖妄出，曾無變易，

何藉因緣？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際、狂何所潛？不狂自然，頭本無妄，何爲狂走？若悟本頭，識知狂走因緣自然俱爲戲論。是故我言三緣斷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此但生滅滅生俱盡、無功用道，若有自然，如是則明自然心生；生滅心滅，此亦生滅；無生滅者，名爲自然。猶如世間諸相雜和成一體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稱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離，離合俱非，此句方名無戲論法。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修證，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沙，只益戲論。汝雖談說因緣自然決定明了，人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熏習，不能免離摩登伽難；何因待我佛頂神咒、摩登伽心姪火頓歇得阿那含？於我法中成精進林、愛河乾枯令汝解脫？是故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如摩登伽、宿爲姪女，由神咒力鎖其愛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與羅侯羅母耶輸陀羅同悟宿因，知歷世因貪愛爲苦，一念熏修無漏善故，或得出纏，或蒙授記，如何自欺，尙留觀聽？」

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疑惑銷除，心悟實相，身意輕安，得未曾有。重復悲淚，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無上大悲清淨寶王，善開我

心；能以如是種種因緣方便提獎，引諸沈冥出於苦海。世尊！我今雖承如是法音，知如來藏妙覺明心遍十方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清淨寶嚴妙覺王刹；如來復責多聞無功，不逮修習；我今猶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賜以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唯願如來不捨大悲，示我在會諸蒙暗者：捐捨小乘、必獲如來無餘涅槃本發心路，令有學者、從何攝伏疇昔攀緣？得陀羅尼、入佛知見。」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在會一心，佇佛慈旨。

爾時世尊哀愍會中緣覺聲聞於菩提心未自在者，及爲當來佛滅度後末法眾生發菩薩心，開無上乘妙修行路，宣示阿難及諸大眾：「汝等決定發菩提心，於佛如來妙三摩提不生疲倦。應當先明『發覺初心』二決定義。云何初心二義決定？阿難！第一義者：汝等若欲捐捨聲聞、修菩薩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阿難！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以是義故，汝當照明：諸器世間可作之法皆從變滅。阿難！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爲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終無壞滅故；則汝身中堅相爲地，潤濕爲水，煖觸爲火，動搖爲風，由此四纏，分汝湛圓妙覺明心爲視、爲聽、爲覺、爲察，從始入終，五疊

渾濁。」

「云何爲濁？阿難！譬如清水，清潔本然，即彼塵土灰沙之倫、本質留礙；二體法爾性不相循。有世間人取彼土塵投於淨水，土失留礙，水亡清潔，容貌汨然，明之爲濁；汝濁五重，亦復如是。阿難！汝『見、虛空』遍十方界，空見不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相織妄成，是第一重名爲劫濁。汝身現搏四大爲體，見聞覺知壅令留礙；水火風土旋令覺知，相織妄成，是第二重名爲見濁。又汝心中意識誦習性發知見，容現六塵；離塵無相，離覺無性；相織妄成，是第三重名煩惱濁。又汝朝夕生滅不停，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每常遷於國土；相織妄成，是第四重名眾生濁。汝等見聞元無異性，眾塵隔越，無狀異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異失準，相織妄成，是第五重名爲命濁。」

「阿難！汝今欲令見聞覺知、遠契如來常樂我淨，應當先擇死生根本，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爲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明相精純，一切變現不爲煩惱，皆合涅槃清淨妙德。」

「第二義者，汝等必欲發菩提心，於菩薩乘生

大勇猛，決定棄捐諸有爲相，應當審詳煩惱根本：此無始來發業潤生，誰作誰受？阿難！汝修菩提，若不審觀煩惱根本，則不能知虛妄根塵、何處顛倒？處尚不知，云何降伏、取如來位？阿難！汝觀世間解結之人，不見所結，云何知解？不聞虛空被汝墮裂，何以故？空無相形，無結解故，則汝現前眼耳鼻舌及與身心，六爲賊媒，自劫家寶；由此無始眾生世界生纏縛故，於器世間不能超越。阿難！云何名爲眾生世界？世爲遷流，界爲方位，汝今當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爲界；過去未來現在爲世；位方有十、流數有三；一切眾生織妄相成，身中貿遷，世界相涉；而此界性，設雖十方，定位可明。世間只目東西南北，上下無位，中無定方，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

「阿難！汝復於中克定優劣，如眼觀見後暗前明，前方全明，後方全暗，左右傍觀三分之二，統論所作，功德不全；三分言功，一分無德，當知眼唯八百功德。如耳周聽十方無遺，動若邇遙，靜無邊際，當知耳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如鼻嗅聞，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闕中交，驗於耳根三分闕一，當知鼻唯八百功德。如舌宣揚盡諸世間出世間智，

言有方分，理無窮盡，當知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如身覺觸，識於違順；合時能覺，離中不知，離一合雙，驗於舌根三分闕一，當知身唯八百功德。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惟聖與凡，無不包容，盡其涯際，當知意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阿難！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當驗此等六受用根：誰合誰離？誰深誰淺？誰爲圓通？誰不圓滿？若能於此悟圓通根，逆彼無始織妄業流，得循圓通與不圓根，日劫相倍；我今備顯六湛圓明本所功德數量如是，隨汝詳擇其可入者，吾當發明，令汝增進。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於其中間亦無優劣；但汝下劣，未能於中圓自在慧，故我宣揚，令汝但於一門深入，入一無妄，彼六知根一時清淨。」

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門、能令六根一時清淨？」佛告阿難：「汝今已得須陀洹果，已滅三界眾生世間見所斷惑，然猶未知根中積生無始虛習，彼習要因修所斷得。何況此中生住異滅，分劑頭數？今汝且觀現前六根爲一？爲六？阿難！若言一者？耳何不見？目何不聞？頭奚不履？足奚無語？若此六根決定成六，如我今會與汝宣揚微妙法門，汝之六根、誰來領受？」阿難言：「我用耳聞。」佛言：「汝耳自聞，何關身口？口來問

義，身起欽承，是故應知非一終六、非六終一，終不汝根元一元六。阿難當知：是根非一非六，由無始來顛倒淪替，故於圓湛，一六義生。汝須陀洹雖得六銷，猶未亡一；如太虛空參合群器，由器形異名之異空；除器觀空，說空爲一，彼太虛空云何爲汝成同不同？何況更名是一非一？則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復如是。由明暗等二種相形，於妙圓中粘湛發見，見精映色，結色成根；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眼體如蒲萄朶，浮根四塵流逸奔色。由動靜等二種相擊，於妙圓中粘湛發聽，聽精映聲，卷聲成根；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耳體如新卷葉，浮根四塵流逸奔聲。由通塞等二種相發，於妙圓中粘湛發嗅，嗅精映香，納香成根；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鼻體，如雙垂爪，浮根四塵流逸奔香。由恬變等二種相參，於妙圓中粘湛發嘗，嘗精映味，絞味成根；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舌體如初偃月，浮根四塵流逸奔味。由離合等二種相摩，於妙圓中粘湛發覺，覺精映觸，搏觸成根；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身體如腰鼓類，浮根四塵流逸奔觸。由生滅等二種相續，於妙圓中粘湛發知，知精映法，覽法成根；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意思，如幽室見，浮根四塵流逸奔法。阿難！如是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粘妄發光，是以汝今離暗



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嗅性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暗明如是十二諸有爲相，隨拔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爲用。」

「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菟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有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爲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銷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阿難！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辨，知覺是同。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根塵既銷，云何覺明不成圓妙？」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說言：因地覺心欲求常住，要與果位名目相應；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清淨圓滿，體性堅

凝，如金剛王常住不壞。若此見聽離於暗明、動靜、通塞，畢竟無體，猶如念心離於前塵，本無所有，云何將此畢竟斷滅以爲修因？欲獲如來七常住果？世尊！若離明暗，見畢竟空；如無前塵，念自性滅；進退循環微細推求，本無我心及我心所，將誰立因？求無上覺？如來先說湛精圓常，違越誠言，終成戲論，云何如來真實語者？惟垂大慈，開我蒙吝。」

佛告阿難：「汝學多聞，未盡諸漏，心中徒知顛倒所因，眞倒現前，實未能識。恐汝誠心猶未信伏，吾今試將塵俗諸事，當除汝疑。」即時如來敕羅侯羅擊鐘一聲，問阿難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俱言：「我聞。」鐘歇無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俱言：「不聞。」時羅侯羅又擊一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大眾又言：「俱聞。」佛問阿難：「汝云何聞？云何不聞？」阿難大眾俱白佛言：「鐘聲若擊，則我得聞；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聞。」如來又敕羅侯擊鐘，問阿難言：「爾今聲不？」阿難言：「聲。」少選聲銷，佛又問言：「爾今聲不？」阿難大眾答言：「無聲。」有頃，羅侯更來撞鐘。佛又問言：「爾今聲不？」阿難大眾俱言：「有聲。」佛問阿難：「汝云何聲？云何無聲？」阿難大眾俱

白佛言：「鐘聲若擊，則名有聲；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聲。」

佛語阿難及諸大眾：「汝今云何自語矯亂？」

大眾阿難俱時問佛：「我今云何名為矯亂？」佛言：「我問汝聞，汝則言聞；又問汝聲，汝則言聲；惟聞與聲，報答無定，如是云何不名矯亂？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于枯木；鐘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是故阿難！聲於聞中自有生滅，非為汝聞聲生聲滅，令汝聞性為有為無。汝尚顛倒，惑聲為聞；何怪昏迷，以常為斷？終不應言離諸動靜閉塞開通，說聞無性。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人於彼睡時擣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擣聲，別作他物；或為擊鼓或復撞鐘，即於夢時自怪其鐘為木石響；於時忽寤，遑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夢時，惑此舂音，將為鼓響。』阿難！是人夢中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以諸眾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不循所常，逐諸生滅；由是生生雜染流轉。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塵根識心應時銷落；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就

無上知覺？」

##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五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雖說第二義門，今觀世間解結之人，若不知其所結之元，我信是人終不能解。世尊！我及會中有學聲聞亦復如是；從無始際，與諸無明俱滅俱生，雖得如是多聞善根，名為出家，猶隔日瘡。唯願大慈，哀愍淪溺，今日身心云何是結？從何名解？亦令未來苦難眾生，得免輪迴，不落三有。」作是語已，普及大眾，五體投地，雨淚翹誠，佇佛如來無上開示。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會中諸有學者，亦為未來一切眾生為出世因，作將來眼，以閻浮檀紫光金手摩阿難頂。即時十方普佛世界六種振動，微塵如來住世界者，各有寶光從其頂出，其光同時於彼世界來祇陀林、灌如來頂，是諸大眾得未曾有。於是阿難及諸大眾，俱聞十方微塵如來異口同音告阿難言：「善哉！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唯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登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

他物。」阿難雖聞如是法音，心猶未明，稽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輪迴、安樂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佛告阿難：「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花。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真性有爲空，緣生故如幻；  
無爲無起滅，不實如空花。  
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  
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  
中間無實性，是故若交蘆；  
結解同所因，聖凡無二路。  
汝觀交中性，空有二俱非；  
迷晦即無明，發明便解脫。  
解結因次第，六解一亦亡；  
根選擇圓通，入流成正覺。  
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  
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不取無非幻，非幻尙不生，  
幻法云何立？  
是名妙蓮華，金剛王寶覺，

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

此阿毘達磨，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

於是阿難及諸大眾，聞佛如來無上慈誨祇夜伽陀，雜糅精瑩妙理清徹，心目開明，歎未曾有。阿難合掌頂禮白佛：「我今聞佛無遮大悲性淨妙常真實法句，心猶未達六解一亡舒結倫次，惟垂大慈，再愍斯會及與將來，施以法音，洗滌沉垢。」

即時如來於師子座，整涅槃僧，歛僧伽梨；覽七寶机，引手於机，取劫波羅天所奉花巾，於大眾前縮成一結，示阿難言：「此名何等？」阿難大眾俱白佛言：「此名爲結。」於是如來縮疊花巾，又成一結，重問阿難：「此名何等？」阿難大眾又白佛言：「此亦名結。」如是倫次縮疊花巾，總成六結，一一結成，皆取手中所成之結，持問阿難：「此名何等？」阿難大眾亦復如是次第酬佛：「此名爲結。」

佛告阿難：「我初縮巾，汝名爲結；此疊花巾，先實一條，第二第三，云何汝曹復名爲結？」阿難白佛言：「世尊！此寶疊花緝績成巾，雖本一體；如我思惟，如來一縮得一結名，若百縮成，終名百結；何況此巾只有六結，終不至七，亦不停五，云何如來只許初時，第二第三不名爲結？」佛

告阿難：「此寶花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條，我六結時名有六結，汝審觀察巾體是同，因結有異，於意云何？初結結成，名爲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結生；吾今欲將第六結名，成第一不？」「不也！世尊！六結若存，斯第六名終非第一，縱我歷生盡其明辯，如何令是六結亂名？」佛言：「六結不同，循顧本因，一巾所造；令其雜亂，終不得成；則汝六根亦復如是，畢竟同中生畢竟異。」

佛告阿難：「汝必嫌此六結不成，願樂一成，復云何得？」阿難言：「此結若存，是非鋒起，於中自生；此結非彼，彼結非此；如來今日若總解除，結若不生，則無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佛言：「六解一亡，亦復如是；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花，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花相。」

阿難言：「此勞同結，云何解除？」如來以手將所結巾偏掣其左，問阿難言：「如是解不？」「不也！世尊。」旋復以手偏牽右邊，又問阿難：「如是解不？」「不也！世尊。」佛告阿難：「吾今以手左右各牽，竟不能解；汝設方便，云何成解？」阿難白佛言：「世尊！當於結心，解即分散。」佛告阿難：「如是！如是！若欲除結，當於

結心。阿難！我說佛法從因緣生，非取世間和合粗相。如來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現前種種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由。是故阿難！隨汝心中選擇六根，根結若除，塵相自滅；諸妄銷亡，不真何待？阿難！吾今問汝：此劫波羅巾六結現前，同時解縈，得同除不？」「不也！世尊！是結本以次第結生，今日當須次第而解；六結同體，結不同時；則結解時，云何同除？」佛言：「六根解除，亦復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空性圓明，成法解脫；解脫法已，俱空不生；是名菩薩從三摩地得無生忍。」

阿難及諸大眾蒙佛開示，慧覺圓通，得無疑惑，一時合掌頂禮雙足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無礙；雖復悟知一六亡義，然猶未達圓通本根。世尊！我輩飄零積劫孤露，何心何慮預佛天倫？如失乳兒忽遇慈母。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得密言，還同本悟，則與未聞無有差別。惟垂大悲，惠我祕嚴，成就如來最後開示。」作是語已，五體投地，退藏密機，冀佛冥授。爾時世尊普告眾中諸大菩薩及諸漏盡大阿羅漢：「汝等菩薩及阿羅漢生我法中，得成無學；吾今問汝，最初發心悟十八界，誰爲圓通？從何方便入三摩地？」

驕陳那五比丘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及於雞園，觀見如來最初成道，於佛音聲悟明四諦；佛問比丘，我初稱解，如來印我名阿若多妙音密圓，我於音聲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音聲爲上。」

優波尼沙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觀佛最初成道，觀不淨相，生大厭離，悟諸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空色二無，成無學道，如來印我名尼沙陀。塵色既盡，妙色密圓，我從色相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色因爲上。」

香嚴童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爲相，我時辭佛，宴晦清齋，見諸比丘燒沈水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我觀此氣非木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如來印我得香嚴號。塵氣倏滅，妙香密圓，我從香嚴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香嚴爲上。」

藥王藥上二法王子，並在會中五百梵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無始劫爲世良醫，口中嘗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名數凡有十萬八千，如是悉知苦醋鹹淡甘辛等味，並諸和合俱生變異，是冷是熱、有毒無毒、悉能遍知；承事如來，了知

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離身心；分別味因，從是開悟，蒙佛如來印我昆季藥王藥上二菩薩名。今於會中爲法王子，因味覺明，位登菩薩。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味因爲上。」

跋陀婆羅並其同伴十六開士，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習無忘，乃至今時從佛出家，今得無學；彼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觸因爲上。」

摩訶迦葉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於往劫，於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我得親近，聞法修學；佛滅度後供養舍利，然燈續明，以紫光金塗佛形像。自爾已來世世生生，身常圓滿紫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者，即我眷屬，同時發心。我觀世間六塵變壞，唯以空寂，修於滅盡，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猶如彈指。我以空法成阿羅漢，世尊說我頭陀爲最，妙法開明，銷滅諸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法因爲上。」

阿那律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常樂睡眠，如來訶我爲畜生類；我聞佛訶，啼泣自責，七日不眠，失其雙目。世尊示我樂見照明金剛三昧，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

如觀掌果；如來印我成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旋見循元，斯爲第一。」

周利槃特迦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闕誦持，無多聞性；最初值佛，聞法出家，憶持如來一句伽陀；於一百日，得前遺後，得後遺前；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調出入息。我時觀息，微細窮盡生住異滅諸行剎那，其心豁然得大無礙，乃至漏盡成阿羅漢，住佛座下，印成無學。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返息循空，斯爲第一。」

驕梵鉢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有口業，於過去劫輕弄沙門，世世生生有牛疔病。如來示我一味清淨心地法門，我得滅心入三摩地，觀味之知非體非物，應念得超世間諸漏；內脫身心，外遺世界，遠離三有，如鳥出籠；離垢銷塵，法眼清淨，成阿羅漢；如來親印，登無學道。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還味旋知，斯爲第一。」

畢陵伽婆蹉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發心，從佛入道，數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門，不覺路中毒刺傷足，舉身疼痛。我念有知，知此深痛；雖覺覺痛，覺清淨心無痛痛覺。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寧有雙覺？攝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中諸漏虛盡，成阿羅漢，得親印記，發明無學。佛問圓通，如我所證，純覺

遺身，斯爲第一。」

須菩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來心得無礙，自憶受生如恒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眾生證得空性。蒙如來發性覺真空，空性圓明，得阿羅漢；頓入如來寶明空海，同佛知見，印成無學；解脫性空，我爲無上。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諸相入非，非所非盡，旋法歸無，斯爲第一。」

舍利弗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來心見清淨，如是受生如恒河沙；世出世間種種變化，一見則通，獲無障礙。我於路中，逢迦葉波兄弟相逐，宣說因緣，悟心無際，從佛出家；見覺明圓，得大無畏，成阿羅漢，爲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心見發光，光極知見，斯爲第一。」

普賢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與恒沙如來爲法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從我立名。世尊！我用心聞，分別眾生所有知見；若於他方恒沙界外，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我於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合見我，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佛問圓通，我說本因，心聞發明，分別自在，斯爲第一。」

孫陀羅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從佛入道，雖具戒律，於三摩提心常散動，未獲無漏。世尊教我及俱絺羅，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煙，身心內明，圓洞世界，遍成虛淨，猶如琉璃；煙相漸銷；鼻息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羅漢，世尊記我當得菩提。佛問圓通，我以銷息，息久發明，明圓滅漏，斯為第一。」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來辯才無礙，宣說苦空，深達實相，如是乃至恒沙如來秘密法門，我於眾中微妙開示，得無所畏。世尊知我有大辯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師子吼，成阿羅漢，世尊印我說法無上。佛問圓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銷滅諸漏，斯為第一。」

優波離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親隨佛踰城出家，親觀如來六年勤苦，親見如來降伏諸魔、制諸外道、解脫世間貪欲諸漏；承佛教戒，如是乃至三千威儀、八萬微細性業遮業，悉皆清淨；身心寂滅，成阿羅漢，我是如來眾中綱紀，親印我心；持戒修身，眾推無上。佛問圓通，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斯為第一。」

大目犍連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於路乞食，逢遇優樓頻螺、伽耶、那提三迦葉波，宣說如來因緣深義；我頓發心，得大通達；如來惠我袈裟著身，鬚髮自落；我遊十方得無罣礙，神通發明推為無上，成阿羅漢。寧唯世尊，十方如來歎我神力；圓明清淨，自在無畏。佛問圓通，我以旋湛，心光發宣；如澄濁流，久成清瑩，斯為第一。」

烏芻瑟摩於如來前，合掌頂禮佛之雙足，而白佛言：「我常先憶久遠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說多姪人成猛火聚；教我遍觀百骸四肢諸冷暖氣，神光內凝，化多姪心成智慧火；從是諸佛皆呼召我名為火頭。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心發大願：『諸佛成道，我為力士，親伏魔怨。』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心暖觸無礙流通，諸漏既銷，生大寶焰，登無上覺，斯為第一。」

持地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為比丘，常於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作橋梁或負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或有眾生於闌闌處要人擎物，我先為擎；至其所詣，放物即行，不取其直。毘舍浮佛現在世時，世多饑荒；我為負人，無問遠近唯取一錢，或

有車牛被於陷溺，我有神力，爲其推輪，拔其苦惱。時國大王筵佛設齋，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毘舍如來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開，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有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性不相觸摩，乃至刀兵亦無所觸。我於法性悟無生忍，成阿羅漢；迴心今入菩薩位中，聞諸如來宣妙蓮華佛知見地，我先證明而爲上首。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界二塵等無差別，本如來藏虛妄發塵，塵銷智圓，成無上道，斯爲第一。」

月光童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爲水天，教諸菩薩修習水精入三摩地，觀於身中水性無奪。初從涕唾，如是窮盡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漩復，水性一同；見水身中，與世界外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我於是時初成此觀，但見其水，未得無身；當爲比丘，室中安禪；我有弟子窺窗觀室，唯見清水遍在屋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如舍利弗遭違害鬼。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羅漢道，久離病緣，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將無退失？』爾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水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後入定時還復見水，瓦礫宛然，開門除出；我後出

定，身質如初。逢無量佛，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方得亡身，與十方界諸香水海，性合真空，無二無別。今於如來得童真名，預菩薩會。佛問圓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無生忍，圓滿菩提，斯爲第一。」

琉璃光法王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經恒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聲，開示菩薩本覺妙明，觀此世界及眾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我於爾時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無差別。我時了覺此群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塵顛倒眾生同一虛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所有眾生，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逢佛未幾，得無生忍，爾時心開，乃見東方不動佛國，爲法王子，事十方佛，身心發光洞徹無礙。佛問圓通，我以觀察風力無依、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傳一妙心，斯爲第一。」

虛空藏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與如來、定光佛所得無邊身，爾時手執四大寶珠，照明十方微塵佛刹，化成虛空，又於自心現大圓鏡，內放十種微妙寶光，流灌十方盡虛空際諸幢王刹，來入鏡內涉入我身，身同虛空，不相妨礙。身能善入微塵國土，廣行佛事，得大隨順。此大神



力，由我諦觀四大無依，妄想生滅，虛空無二，佛國本同；於同發明，得無生忍。佛問圓通，我以觀察虛空無邊入三摩地，妙力圓明，斯爲第一。」

彌勒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經微塵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明；我從彼佛而得出家，心重世名，好遊族姓。爾時世尊教我修習唯心識定，入三摩地；歷劫已來，以此三昧事恒沙佛，求世名心歇滅無有。至然燈佛出現於世，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乃至盡空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今得授記，次補佛處。佛問圓通，我以諦觀十方唯識，識心圓明，入圓成實，遠離依他及遍計執，得無生忍，斯爲第一。」

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一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

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

##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六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

「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圓，我現佛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寂靜

妙明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斷十二緣，緣斷勝性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道入滅勝性現圓，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若諸眾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若諸眾生欲爲天主統領諸天，我於彼前現帝釋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自在遊行十方，我於彼前現天自在天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前現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我於彼前現大將軍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統世界保護眾生，我於彼前現四天王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生天宮驅使鬼神，我於彼前現四天王國太子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樂爲人主，我於彼前現人王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主族姓世間推讓，我於彼前現長者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談名言、清淨其居，我於彼前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治國土、剖斷邦邑，我於彼前現宰官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諸數術、攝衛自居，我於彼前現婆羅門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好學出家、持諸戒律，我於彼前

現比丘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好學出家、持諸禁戒，我於彼前現比丘尼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樂持五戒，我於彼前現優婆塞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復女子五戒自居，我於彼前現優婆夷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內政立身以修家國，我於彼前現女主身及國夫人命婦大家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眾生不壞男根，我於彼前現童男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處女愛樂處身，不求侵暴，我於彼前現童女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天樂出天倫，我現天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龍樂出龍倫，我現龍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藥叉樂度本倫，我於彼前現藥叉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乾闥婆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乾闥婆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阿修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阿修羅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緊陀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緊陀羅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羅伽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摩呼羅伽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樂人修人，我現人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諸非人、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熏聞修無作妙力，自在成就。」

「世尊！我復以此聞熏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與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眾生同悲仰故，令諸眾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二者知見旋復，令諸眾生投入大火，火不能燒。三者觀聽旋復，令諸眾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四者斷滅妄想，心無殺害；令諸眾生入諸鬼國，鬼不能害。五者熏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眾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六者聞熏精明，明遍法界；則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眾生、藥叉、羅刹、鳩槃荼鬼及毘舍遮、富單那等雖近其傍，目不能視。七者音性圓銷，觀聽返入，離諸塵妄，能令眾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八者滅音圓聞，遍生慈力，能令眾生經過嶮路，賊不能劫。九者熏聞離塵，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姪眾生遠離貪欲。十者純音無塵，根境圓融，無對所對，能令一切忿恨眾生離諸瞋恚。十一者銷塵旋明，法界身心猶如琉璃，朗徹無礙；能令一切昏鈍性障離阿顛迦，永離癡暗。十二者融形復聞，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能遍十方供養微塵諸佛如來，各各佛邊爲法王子，能令法界無子眾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圓通，明照無二，含十方界；立大

圓鏡空如來藏，承順十方微塵如來秘密法門，受領無失；能令法界無子眾生欲求女者，誕生端正福德柔順眾人愛敬有相之女。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數，修法垂範教化眾生，隨順眾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圓通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遍周法界；能令眾生持我名號，與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世尊！我一號名，與彼眾多名號無異，由我修習得真圓通，是名十四施無畏力，福備眾生。」

「世尊！我又獲是圓通修證無上道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一者由我初獲妙妙聞心，心精遺聞，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寶覺，故我能現眾多妙容，能說無邊秘密神咒；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燦迦囉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眾生，得大自在。二者由我聞思脫出六塵，如聲度垣不能爲礙，故我妙能現一一形，誦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無畏施諸眾生；是故十方微塵

國土，皆名我爲施無畏者。三者由我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根，所遊世界，皆令衆生捨身珍寶求我哀愍。四者我得佛心，證於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傍及法界六道衆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佛問圓通，我從耳門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提；成就菩提，斯爲第一。世尊！彼佛如來歎我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我爲觀世音號；由我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遍十方界。」

爾時世尊於師子座，從其五體同放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彼諸如來亦於五體同放寶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並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是諸大眾得未曾有，一切普獲金剛三昧。即時天雨百寶蓮華，青黃赤白間錯紛糝，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時不現，唯見十方微塵國土合成一界，梵唄詠歌，自然數奏。於是如來告文殊師利法王子：「汝今觀此二十五無學諸大菩薩及阿羅漢，各說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習真實圓通，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前後差別。我今欲令阿難開悟，二十五行、誰當其根？兼我滅後，此界衆生入菩薩乘，求無上道，何方便門得易成就？」文殊

師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從座起，頂禮佛足，承佛威神說偈對佛：

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  
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  
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  
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  
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  
有漏微塵國，皆從空所生。  
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  
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  
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  
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  
色想結成塵，精了不能徹；  
如何不明徹，於是獲圓通？  
音聲雜語言，但伊名句味；  
一非含一切，云何獲圓通？  
香以合中知，離則元無有；  
不恆其所覺，云何獲圓通？  
味性非本然，要以味時有；  
其覺不恆一，云何獲圓通？  
觸以所觸明，無所不明觸；  
合離性非定，云何獲圓通？  
法稱爲內塵，憑塵必有所；

能所非遍涉，云何獲圓通？  
見性雖洞然，明前不明後；  
四維虧一半，云何獲圓通？  
鼻息出入通，現前無交氣；  
支離匪涉入，云何獲圓通？  
舌非入無端，因味生覺了；  
味亡了無有，云何獲圓通？  
身與所觸同，各非圓覺觀；  
涯量不冥會，云何獲圓通？  
知根雜亂思，湛了終無見；  
想念不可脫，云何獲圓通？  
識見雜三和，詰本稱非相；  
自體先無定，云何獲圓通？  
心聞洞十方，生于大因力；  
初心不能入，云何獲圓通？  
鼻想本權機，只令攝心住；  
住成心所住，云何獲圓通？  
說法弄音文，開悟先成者；  
名句非無漏，云何獲圓通？  
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  
元非遍一切，云何獲圓通？  
神通本宿因，何關法分別？  
念緣非離物，云何獲圓通？

---

若以地性觀，堅礙非通達；  
有爲非聖性，云何獲圓通？  
若以水性觀，想念非真實；  
如如非覺觀，云何獲圓通？  
若以火性觀，厭有非真離；  
非初心方便，云何獲圓通？  
若以風性觀，動寂非無對；  
對非無上覺，云何獲圓通？  
若以空性觀，昏鈍先非覺；  
無覺異菩提，云何獲圓通？  
若以識性觀，觀識非常住；  
存心乃虛妄，云何獲圓通？  
諸行是無常，念性無生滅；  
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  
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  
離苦得解脫，良哉觀世音。  
於恒沙劫中，入微塵佛國；  
得大自在力，無畏施眾生。  
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  
救世悉安寧，出世獲常住。  
我今啓如來：如觀音所說，

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此則圓真實。目非觀障外，口鼻亦復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紛無緒，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真實。音聲性動靜，聞中爲有無；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實。縱令在夢想，不爲不思無；覺觀出思惟，身心不能及。今此娑婆國，聲論得宣明；眾生迷本聞，循聲故流轉。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阿難汝諦聽，我承佛威力；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佛母真三昧；

汝聞微塵佛，一切秘密門；欲漏不先除，畜聞成過誤。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

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銷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摩登伽在夢，誰能留汝形？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

塵垢應念銷，成圓明淨妙；餘塵尙諸學，明極即如來。大眾及阿難：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通實如是。

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我亦從中證，非唯觀世音。

誠如佛世尊，詢我諸方便，以救諸末劫，求出世間人。成就涅槃心，觀世音爲最，自餘諸方便，皆是佛威神。即事捨塵勞，非是長修學，淺深同說法；頂禮如來藏，無漏不思議。

願加被未來，於此門無惑；方便易成就，堪以教阿難，及末劫沈淪。但以此根修；圓通超餘者，真實心如是。

於是阿難及諸大眾，身心了然，得大開示，觀佛菩提及大涅槃；猶如有人因事遠遊，未得歸還，明了其家所歸道路；普會大眾天龍八部，有學二乘及諸一切新發心菩薩，其數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遠塵離垢，獲法眼淨。性比丘尼聞說偈已，成阿羅漢；無量眾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阿難整衣服，望大眾中合掌頂禮；心跡圓明，悲欣交集，欲益未來諸眾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門，是中修行得無疑惑；常聞如來說如是言：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我雖未度，願度未

劫一切眾生。世尊！此諸眾生去佛漸遠，邪師說法如恒河沙，欲攝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場，遠諸魔事？於菩提心得無退屈？」爾時，世尊於大眾中稱讚阿難：「善哉！善哉！如汝所問安立道場，救護眾生末劫沈溺；汝今諦聽，當爲汝說。」阿難大眾，唯然奉教。

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毘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阿難！云何攝心、我名爲戒？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王，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婬，為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婬，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石沙成故。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根本成婬；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婬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阿難！又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殺，必落神道；上品之人爲大力鬼，中品即爲飛行夜叉諸鬼神等，下品尙爲地行羅刹。彼諸鬼神亦有徒眾，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神鬼熾盛世間，自言食肉得菩提路。阿難！我令比丘食五淨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汝婆羅門地多蒸濕，加以沙石，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爲肉，汝得其味；奈何如來滅度之後，食眾生肉，名爲釋子？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皆大羅刹，報終必沈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斷殺生，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此等名爲欲隱彌露。清淨比丘及諸菩薩於岐路行，不踏生草，況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眾生血肉充食？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綿絹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世真脫，酬還宿債，不遊三界。何以故？服其身分，皆爲彼緣；如人食其地中百穀，足不離地。必使身心於諸眾生若身身分，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我說是人真解

脫者。如我此說名爲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阿難！又復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偷，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偷，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諸魅所著。彼等群邪亦有徒眾，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盛世間，潛匿姦欺，稱善知識；各自謂已得上人法，該惑無識，恐令失心；所過之處，其家耗散。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捨貪成菩薩道。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皆言佛法，卻非出家具戒比丘爲小乘道？由是疑誤無量眾生墮無間獄。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薰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挹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爲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爲，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斷偷盜，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三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偷、修禪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滿，縱經塵劫，終無平復。若諸比丘衣鉢之餘，分寸不畜，乞食餘分施餓眾生，於大集會合掌禮眾，



有人捶罵、同於稱讚，必使身心二俱捐捨，身肉骨血與眾生共，不將如來不了義說迴為已解，以誤初學；佛印是人得真三昧。如我所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阿難！如是世界六道眾生，雖則身心無殺盜婬，三行已圓；若大妄語，即三摩提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來種；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言證。或求世間尊勝第一，謂前人言：『我今已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諸位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是一顛迦銷滅佛種，如人以刀斷多羅木，佛記是人永殞善根，無復知見；沈三苦海，不成三昧。我滅度後，敕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歎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未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云何是人惑亂眾生，成大妄語？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復斷除諸大妄語，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四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其大妄語者，如刻人糞為栴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我教比丘直心道場，於四威儀一切行中，尚無虛假，云何自稱得上人法？譬如窮人妄號帝

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求佛菩提，如噬臍人，欲誰成就？若諸比丘心如直絃，一切真實，入三摩提永無魔事；我印是人成就菩薩無上知覺，如我是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七

「阿難！汝問攝心，我今先說入三摩地修學妙門；求菩薩道，要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葉；心三口四，生必無因。阿難！如是四事若不失遺，心尚不緣色香味觸，一切魔事云何發生？若有宿習不能滅除，汝教是一心誦我佛頂光明摩訶薩怛多般怛囉無上神咒；斯是如來無見頂相無為心佛，從頂發輝，坐寶蓮華所說心咒。且汝宿世與摩登伽，歷劫因緣恩愛習氣，非是一生及與一劫，我一宣揚，愛心永脫，成阿羅漢；彼尚婬女，無心修行；神力冥資，速證無學；云何汝等在會聲聞求最上乘決定成佛，譬如以塵揚于順風，有何艱險？若有末世欲坐道場，先持比丘清淨禁戒，要當選擇戒清淨者第一沙門以為其師，若其不遇真

清淨僧，汝戒律儀必不成就。戒成已後，著新淨衣，然香閑居，誦此心佛所說神咒一百八遍，然後結界、建立道場，求於十方現住國土無上如來，放大悲光來灌其頂。阿難！如是末世清淨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越，心滅貪婬，持佛淨戒，於道場中發菩薩願，出入澡浴，六時行道；如是不寐，經三七日，我自現身至其人前，摩頂安慰，令其開悟。」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蒙如來無上悲誨，心已開悟，自知修證無學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場，云何結界、合佛世尊清淨軌則？」佛告阿難：「若末世人願立道場，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此牛唯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可取其糞，和合梅檀，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穢，不堪塗地。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取其黃土，和上梅檀沈水蘇合薰陸鬱金白膠青木零陵甘松及雞舌香，以此十種細羅爲粉，合土成泥，以塗場地。方圓丈六，爲八角壇；壇心置一金銀銅木所造蓮華，華中安鉢，鉢中先盛八月露水，水中隨安所有華葉；取八圓鏡各安其方，圍繞花鉢；鏡外建立十六蓮華，十六香爐間花鋪設，莊嚴香爐，純燒沈水，無令見火。取白牛乳，置十六器；乳爲煎餅，並諸沙糖油餅乳糜酥合蜜薑純酥純蜜，及諸果子飲食葡萄石蜜種種上妙等食，於蓮華外各各十六，圍

繞華外，以奉諸佛及大菩薩。每以食時，若在中夜，取蜜半升，用酥三合，壇前別安一小火爐，以兜樓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然令猛熾，投是酥蜜於炎爐內，燒令煙盡，饗佛菩薩。令其四外遍懸幡華；於壇室中，四壁敷設十方如來及諸菩薩所有形像，應於當陽張盧舍那、釋迦、彌勒、阿閼、彌陀；諸大變化觀音形像兼金剛藏，安其左右；帝釋、梵王、烏芻瑟摩並藍地迦諸軍荼利與毘俱知四天王等、頻那夜迦，張於門側左右安置。又取八鏡覆懸虛空，與壇場中所安之鏡方面相對，使其形影重重相涉。於初七日中，至誠頂禮十方如來、諸大菩薩及阿羅漢；恒於六時誦咒繞壇，至心行道，一時常行一百八遍。第二七中，一向專心發菩薩願，心無間斷，我毘奈耶先有願教。第三七中，於十二時一向持佛般怛羅咒。至第四七日，十方如來一時出現鏡交光處，承佛摩頂，即於道場修三摩地；能令如是末世修學，身心明淨猶如琉璃。阿難！若此比丘本受戒師及同會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淨者，如是道場多不成就。從三七後端坐安居，經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于座得須陀洹；縱其身心聖果未成，決定自知成佛不謬。汝問道場，建立如是。」

阿難頂禮佛足而白佛言：「自我出家，侍佛僑

愛，求多聞故，未證無為；遭彼梵天邪術所禁，心雖明了，力不自由；賴遇文殊，令我解脫。雖蒙如來佛頂神咒，冥獲其力，尚未親聞；唯願大慈重為宣說，悲救此會諸修行輩，未及當來在輪迴者，承佛密音，身意解脫。一于時會中一切大眾，普皆作禮，佇聞如來祕密章句。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涌百寶光，光中涌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華中，頂放十道百寶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現十恒河沙金剛密跡，擎山持杵遍虛空界，大眾仰觀畏愛兼抱，求佛恃怙，一心聽佛無見頂相放光如來宣說神咒：

南牟薩但他蘇伽哆耶（歸命一切諸佛）一阿囉訶帝三藐三菩提耶（歸命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二娜牟薩婆勃陀（敬禮一切諸佛）三勃地薩哆吠弊（歸命菩薩毘耶）反四娜牟颯哆喃三藐三菩提俱胝喃（敬禮正遍知）五薩失囉引瞞去迦僧伽喃（敬禮辟支佛及四果人）六娜牟噓雞阿囉喝哆喃（歸命羅漢等眾）七娜牟蘇嚕哆半那喃八娜牟塞羯唎二合陀引伽彌喃（敬禮斯陀含阿陀含眾）九娜牟盧雞三藐伽哆喃（敬禮過去未來）十娜牟三藐鉢囉二合底半那去喃十一娜牟提婆唎史喃（敬禮三十三天及一切諸仙天等）十二娜牟微悉陀耶微地也二合陀羅喃（敬禮咒仙）十三娜牟悉陀微地也二合陀囉栗史喃（敬禮持咒成就仙人）十四舍波去拏揭囉訶娑訶摩囉陀二合喃（攝惡作善）十五娜牟瞞囉二合訶摩二合泥（皈命梵天）十六娜

牟因去陀囉二合耶（歸命帝釋）十七娜牟伽縛帝（歸命世尊）十八嚕陀囉二合引耶（大自在天）十九烏摩鉢底（天后）娑醯夜耶（及眷屬等）二十娜牟婆伽筏帝（世尊）二十一那囉延拏耶（地祇眾）二十二半遮摩訶沒陀囉（大印）二十三娜牟塞訖哩二合多耶（頂禮世尊）二十四娜牟婆伽（上呼）筏帝摩訶迦囉耶（大黑天神）二十五底哩二合補囉那伽上囉（城）二十六毘陀囉瞞拏迦囉耶（破壞）二十七阿底目多迦尸摩舍那縛悉泥（尸陀林中）二十八摩怛唎二合伽拏（鬼神眾）二十九娜牟塞訖唎多耶三十娜牟婆伽筏帝舊但他揭多俱囉耶（如來族）三十一娜牟鉢頭摩二合俱囉耶（歸命蓮華族菩薩等）三十二娜牟筏折囉俱囉半音用同下耶（歸命金剛族）三十三娜牟摩尼俱囉耶（歸命寶族）三十四娜牟伽上闍俱囉耶（歸命眾族）三十五娜牟婆伽筏帝三十六地唎二合茶輸囉晒那三十七鉢囉二合訶囉拏囉引闍耶（大猛將各持器仗入）三十八但他揭多耶（如來）三十九娜牟婆伽筏帝四十阿彌陀引婆引耶（無量壽佛）四十一但他揭多耶四十二阿囉訶帝三藐三菩提耶（應等正覺）四十三娜牟婆伽筏帝四十四阿芻裨也（阿閼如來）四十五但他揭多耶四十六阿囉訶帝三藐三菩提耶四十七娜牟婆伽筏帝四十八毘沙闍俱嚕二合吠琉璃唎耶（藥師如來）四十九鉢囉二合婆羅引闍耶（光王）五十但他揭多耶五十一阿囉訶帝三藐三菩提耶五十二娜牟婆伽筏帝五十三布瑟畢多娑囉囉引闍夜

(娑羅花王) 五十四 但他揭多耶 五十五 阿囉訶帝三藐三  
菩提引耶 五十六 娜牟婆伽筏帝 五十七 舍枳也 二合 母娜曳  
(釋迦牟尼佛) 五十八 但他揭多耶 五十九 阿囉訶帝三藐  
三菩提引耶 六十 娜牟婆伽筏帝 六十一 囉怛那俱蘇摩  
(寶花) 六十二 雞都囉引闍耶 (寶幢王如來) 六十三 但他揭  
多耶 六十四 阿囉訶帝三藐三菩提引耶 帝瓢 六十五 娜牟  
塞訖哩 二合 多皤翳摩含婆伽筏多 六十六 薩怛他揭都烏  
瑟尼衫 (如來佛頂) 六十七 悉怛多引鉢怛藍 二合 (華蓋)  
六十八 娜牟阿波引囉支單 半音 (敬禮是辰勝) 六十九 鉢羅  
登擬囉 七十 薩縛部多揭囉 二合 訶迦囉尼 (一切神眾作  
罰) 七十一 波囉微地也 二合 掣陀個 (能斷他咒) 七十二 阿  
哥囉微哩 二合 駐 (橫死) 七十三 波咧怛囉耶引那揭利  
(救取) 七十四 薩縛畔陀那惰乞叉那迦利 (一切縛禁解  
脫) 七十五 薩縛突瑟吒 二合 (除一切惡) 七十六 突莎般那  
爾縛囉尼 (惡夢) 七十七 者那囉引室底喃 (八萬四千家  
神) 七十八 揭囉訶娑訶娑囉引喃 七十九 微陀防娑引那羯  
哩 (打破) 八十 阿瑟吒冰設底喃 八十一 呼皆同 諾刹怛囉  
喃 八十二 鉢囉 二合 娑引陀那羯哩 (正行) 阿瑟吒 二合 喃  
八十三 摩訶揭囉訶喃 (辰) 八十四 微陀防 二合 薩那羯哩  
(打破) 八十五 薩縛舍都嚕 二合 爾縛囉尼 (除一切惡) 八  
十六 巨去囉喃 八十七 突室乏 二合 鉢那難遮那舍尼 (除卻  
嚴惡) 八十八 毘沙設薩怛囉 (器仗) 八十九 阿祁尼 (火)  
九十 烏陀迦囉尼 (水) 九十一 阿波引囉視多具囉 (符能

勝嚴) 九十二 摩訶跋囉戰拏 (大力嗔怒) 九十三 摩訶提  
哆 (火天) 九十四 摩訶帝闍 (大滅) 九十五 摩訶稅尾 二合  
多 (太白) 九十六 什伐 二合 囉 (光焰) 九十七 摩訶跋囉 (大  
力) 九十八 半茶囉縛引悉爾 (白拂) 九十九 阿利耶多囉  
(聖者) 一百 毘哩 二合 俱知制縛毗闍耶 (最勝菩薩) 百一  
筏折囉 二合 摩禮底毘輪嚕多 (摧碎金剛) 百二 鉢踏罔迦  
(降伏) 百三 跋折囉兒訶縛者 (金剛力士) 百四 摩囉制縛  
(隨一逐) 百五 般囉室多 (金剛神杵) 百六 跋折囉 二合 檀  
持 (金剛神杵) 百七 毘舍羅摩遮 (天神力士) 百八 扇多舍  
毘提縛布室哆蘇摩嚕波 (參辰日月天子及二十八宿) 百九  
摩訶引稅尾 二合 多引 (太白星) 百十 阿哩耶多囉 百十一 摩  
訶引跋囉阿波囉 百十二 跋折囉 二合 商羯囉制婆 (金剛連  
鎖) 百十三 但他跋折囉俱摩利迦 (金剛童女) 百十四 俱藍  
他利 (金剛童子) 百十五 跋折囉訶薩哆者 二合 (金剛手)  
百十六 微地也 (大明咒藏) 百十七 乾遮那摩引喇迦 (四天  
王太子) 百十八 俱蘇婆喝囉怛囉怛那 百十九 毘嚕遮耶那  
俱喇耶 百二十 韜淡夜囉烏瑟尼 二合 沙 (佛頂) 百二十一  
毘折藍婆摩邏遮 (羅刹神女) 百二十二 跋折囉 二合 迦那  
迦 (金剛使者) 百二十三 鉢囉 二合 婆唎去遮那 (蓮華神眾)  
百二十四 跋折囉 二合 敦尼遮 (金剛擎山) 百二十五 稅尾多  
遮迦摩引囉引乞叉 二合 百二十六 舍施鉢囉 二合 婆翳帝夷  
帝 (如是等) 百二十七 母引陀囉 二合 尼揭拏 (眾印可) 百二  
十八 娑吠囉乞懺 二合 (一切護我) 百二十九 俱囉飯 二合 都

印耨那麼麼（某乙稱名）那寫（誦咒者但至此語皆自稱名）百三十鳴吽二合牟哩二合瑟揭拏（仙眾）百三十一鉢囉二合舍引薩多（善相）百三十二薩怛他揭都（一切如來）百三十三烏瑟尼沙百三十四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警誤）百三十五瞻婆那（押領）百三十六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三十七薩耽婆那（鎮守）百三十八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三十九婆囉微地也三婆乞叉那囉百四十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四十一薩婆部瑟吒喃百四十二塞曇婆那羯囉（喫卻他咒）百四十三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四十四薩縛藥叉（勇猛）百四十五喝囉引刹娑揭囉訶喃百四十六毘陀防娑那羯囉（打破）百四十七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四十八者都羅尸底喃百四十九揭囉訶娑囉喃（八萬四千神王眾）百五十毘陀防娑那羯囉百五十一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五十二阿瑟吒微二合摩舍帝喃（上）百五十三那佉上沙怛囉喃（上）百五十四婆囉摩馱那伽囉百五十五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五十六囉刹囉刹（護一切，諸佛菩薩金剛天仙皆護）百五十七薄伽梵（佛）百五十八薩怛他揭都烏瑟尼沙（佛頂）百五十九鉢囉登擬哩百六十摩訶薩訶薩囉部兒（千臂大神）百六十一娑訶薩囉室囉（千頭神）百六十二俱胝舍多娑訶薩囉寧怛隸（百千眼神）百六十三阿弊地也什縛哩多那吒迦百六十四摩訶跋折嚕陀引囉（大輪金剛）百六十五帝哩菩縛那（三世）百六十六曼荼囉（壇場）

百六十七鳴吽莎悉底百六十八薄婆都（與我平等）百六十九印耨麼麼（某乙）百七十囉闍婆夜（王難）百七十一主囉婆夜（賊難）百七十二阿祇尼婆夜（火難）百七十三烏陀迦婆夜（水難）百七十四吠沙婆夜（毒難）百七十五舍薩多囉婆夜（刀杖難）百七十六波囉斫羯囉婆夜（兵難）百七十七突栗叉婆夜（穀貴飢饉難）百七十八阿舍爾婆夜（雹難）百七十九阿迦囉沒栗駐婆夜（掩死難）百八十阿陀囉尼部彌劍波（總持地動）百八十一伽波哆婆夜（險難）百八十二烏囉囉迦婆多婆夜（道路難）百八十三囉闍彈茶婆夜（王刑罰難）百八十四那上加婆夜（龍怖難）百八十五微地揄婆夜（閃電難）百八十六蘇跋栗尼婆夜（金翅鳥難）百八十七藥叉揭囉訶百八十八羅刹娑揭囉訶百八十九畢唎哆揭囉二合訶（餓鬼難）百九十毘舍上遮揭囉訶（廁神）百九十一部多揭囉二合（神鬼眾）百九十二鳩槃荼揭囉訶（守宮婦女鬼）百九十三布單那揭囉二合訶（魄鬼）百九十四羯吒布單那揭囉二合訶（奇魄鬼）百九十五塞捷陀揭囉訶（鳩摩羅童子）百九十六阿娑娑摩囉揭囉二合訶（羊頭鬼）百九十七烏檀摩陀揭囉二合訶（熱鬼）百九十八車耶揭囉二合訶（影鬼）百九十九梨婆底揭囉訶（陰謀鬼）二百閻底訶哩泥（食初產鬼）二百一羯囉婆訶哩泥（食懷孕鬼）二百二噓地囉訶哩泥（食血鬼）二百三芒娑訶哩泥（食肉鬼）二百四計陀訶哩泥（食脂鬼）二百五摩闍訶哩泥（食髓鬼）二百六闍多訶哩

泥（食氣鬼）二百七 視吠哆訶哩泥（食壽命鬼）二百八 婆  
多訶哩泥（食風鬼）二百九 蟠多訶哩喃阿輸遮訶哩泥  
（食不淨鬼）二百一十 質多訶哩泥（食心鬼）二百一十一 帝衫  
薩毘衫（如是等眾）二百一十二 薩縛揭囉訶喃（一切執祖鬼）  
二百一十三 毘地也（明咒藏）二百一十四 唵陀夜彌（斬伐罪者）  
二百一十五 枳囉夜彌 二百一十六 波哩跋囉斫迦羅（外道）二百  
一十七 訖哩擔微地也（明咒藏）二百一十八 唵陀夜彌 二百一十九  
枳囉夜彌（捕罰）二百二十 茶枳尼（狐魅鬼）二百二十一 訖  
哩擔微地也（明咒）二百二十二 唵陀夜彌 枳囉夜彌 二百  
二十三 摩訶鉢輸鉢底夜 二百二十四 嚕陀囉（大自在天）二  
百二十五 訖哩耽微地也（明咒）二百二十六 唵陀夜彌 枳  
囉夜彌 二百二十七 那囉耶拏耶（天神）二百二十八 訖哩耽  
微地也（明咒）二百二十九 彌枳囉夜彌 二百三十 但怛縛伽  
上嚕茶（金翅鳥王）二百三十一 訖哩耽微地也 二百三十二 唵  
陀夜彌 枳囉夜彌 二百三十三 摩訶迦羅（大黑天神）二百三  
十四 摩怛囉伽拏訖哩耽微地也 二百三十五 唵陀夜彌 枳  
囉夜彌 二百三十六 迦波哩迦（鬪體外道）二百三十七 訖哩  
耽微地也 二百三十八 唵陀夜彌 枳囉夜彌 二百三十九 闍夜  
羯囉 二百四十 曼度羯囉 二百四十一 薩婆囉他娑達爾（持  
久一切物）二百四十二 訖哩耽微地也 二百四十三 唵陀夜彌  
枳囉夜彌 二百四十四 者都栗薄祁爾（姊妹神女）二百四十  
五 訖哩耽微地也 二百四十六 唵陀夜彌 二百四十七 枳囉夜  
彌 二百四十八 憑去儀哩知（鬥戰勝神並器仗）二百四十九 難

泥（外道）雞首婆囉（孔雀王器仗）二百五十 伽那鉢底  
（毘那夜迦王）二百五十一 娑醯（夜野又王兄弟三人各領二十八  
萬眾）二百五十二 訖哩耽微地也 二百五十三 唵陀夜彌 二百  
五十四 枳囉夜彌 二百五十五 那延那室囉引婆拏（裸形外  
道）二百五十六 訖哩耽微地也 二百五十七 唵陀夜彌 二百五  
十八 枳囉夜彌 二百五十九 阿囉訶多（羅漢）二百六十 訖哩  
耽微地也 二百六十一 唵陀夜彌 二百六十二 枳囉夜彌 二百  
六十三 微怛囉引迦（起尸鬼）二百六十四 訖哩耽微地也 二  
百六十五 唵陀夜彌 二百六十六 枳囉夜彌 二百六十七 跋折囉  
波爾（執金剛神）二百六十八 跋折囉婆尼 二百六十九 具醯  
夜迦（密跡力士）二百七十 地鉢底（總管）二百七十一 訖哩  
耽微地也 二百七十二 唵陀夜彌 枳囉夜彌 二百七十三 囉叉  
囉叉罔（一切諸神佛神菩薩天仙龍神方護）二百七十四 薄伽  
梵（佛）二百七十五 印耨那麼麼那寫（某乙寫）二百七十六  
婆伽梵薩怛他揭都烏瑟尼沙 二百七十七 悉怛多鉢怛囉  
（華蓋）二百七十八 南無唵上都上羝（頂禮）二百七十九 阿  
悉多那引囉引囉迦（白光分明）二百八十 鉢囉婆毘薩普  
吒 二百八十一 毘迦悉怛多 二百八十二 鉢底哩 二百八十三 什  
縛囉什縛囉（光焰）二百八十四 陀囉陀囉 二百八十五 頻陀  
囉頻陀囉 二百八十六 唵陀唵陀 二百八十七 含吽含吽 二百  
八十八 泮泮泮 二百八十九 泮泮泮 二百九十 莎幡訶 二百九  
十一 醯醯泮 二百九十二 阿牟伽耶泮（不空大使）二百九十三  
阿鉢囉底訶多泮（無障礙）二百九十四 幡囉鉢囉 二合陀  
泮（與願）二百九十五 阿素囉毘陀囉幡迦泮（修羅破壞）  
二百九十六 薩幡提吠弊泮（一切天神）二百九十七 薩幡那

那伽弊泮（一切龍眾）二百九十八薩幡藥叉弊泮（一切勇

鬼神）二百九十九薩幡乾闥婆弊泮（一切音樂神）三百薩

幡阿素囉弊泮三百一薩幡揭嚕茶弊泮三百二薩幡緊那

羅弊泮三百三薩幡摩護囉伽弊泮三百四薩幡囉刹莎弊

泮三百五薩幡摩努囉弊泮三百六薩幡阿摩努囉弊泮三

百七薩幡布單那弊泮三百八薩幡迦吒布丹那弊泮三百

九薩幡突蘭枳帝弊泮（一切難過）三百十薩幡突瑟吒畢

哩乞史帝弊泮（一切難）三百十一薩幡什幡梨弊泮（一

切瘡壯熱）三百十二薩幡阿波薩麼黎弊泮（一切外道出）

三百十三薩幡奢羅幡拏弊泮三百十四薩縛底栗恥雞弊

泮三百十五薩菩怛波提弊泮（一切鬼惡）三百十六薩幡微

地也囉誓遮黎弊泮（一切持咒博士等）三百十七闍耶羯

囉摩度羯囉三百十八薩幡囉他娑陀雞弊泮（一切物咒博

士）三百十九微地也遮唎曳弊泮三百二十者咄囉南薄那

爾弊泮（四姊妹神女）三百二十一跋折囉俱摩唎迦弊泮

（金剛童子）三百二十二跋折囉俱藍陀利弊泮三百二十三

微地也囉引闍弊泮（咒王等）三百二十四摩訶鉢囉登耆

囉弊泮三百二十五跋折囉商羯囉引夜泮（金剛連鎖）三百

二十六鉢囉登那囉囉引闍引耶泮三百二十七摩訶揭囉耶

泮（大黑天神）三百二十八摩訶摩怛哩二合伽拏耶泮（鬼

眾）三百二十九娜牟塞揭哩二合多耶泮三百三十毘瑟拏

尾曳泮（毘紐天子）三百三十一幡囉訶摩尼曳泮（梵王）

三百三十二阿祁尼曳泮（火天）三百三十三摩訶迦哩曳泮

（大黑天女）三百三十四迦囉檀特曳泮（大鬼神黑奧神）

三百三十五翳泥哩曳泮（帝釋）三百三十六遮文遲曳泮

（怒神）三百三十七嘑怛哩曳泮（瞋怒神）三百三十八迦囉

引怛哩曳泮三百三十九迦波黎曳泮三百四十阿地目枳多

迦尸麼舍那幡悉爾曳泮三百四十一曳髻者那薩怛薩怛

幡（若有眾生）三百四十二突瑟吒質多（惡心鬼）三百四十

三潑持囉質多三百四十四烏闍訶囉（食精氣鬼）三百四十

五揭婆訶囉（食胎藏鬼）三百四十六嘑地囉訶囉（食血

鬼）三百四十七芒娑訶囉（食肉鬼）三百四十八摩社訶囉

（食產鬼）三百四十九社多訶囉三百五十視微多訶囉（食

壽命鬼）三百五十一幡略耶訶囉（食祭鬼）三百五十二健陀

訶囉（食香鬼）三百五十三布瑟波訶囉（食花鬼）三百五十

四破囉訶囉（食五果子鬼）三百五十五薩寫訶囉（食五穀種

子鬼）三百五十六波波質多突瑟吒質多（惡心鬼）三百五

十七嘑陀囉質多（瞋心鬼）三百五十八陀囉質多藥叉揭

囉訶三百五十九囉刹娑揭囉訶三百六十閉囉多揭囉訶毘

舍遮揭囉訶三百六十一部多揭囉訶（神眾）三百六十二鳩

槃茶揭囉訶三百六十三塞健陀揭囉訶三百六十四烏怛摩

陀揭囉訶三百六十五車夜揭囉訶（影鬼）三百六十六阿波

娑摩囉揭囉訶（羊瞋鬼如野狐）三百六十七佉迦茶那尼

揭囉訶（魅鬼魅女鬼）三百六十八梨婆底揭囉訶（如狗惱

小鬼）三百六十九闍弭迦揭囉訶（如鳥鬼）三百七十舍俱

尼揭囉訶（如馬）三百七十一漫怛囉難提迦揭囉訶（如

貓兒)三百七十二 阿藍皤揭囉訶(如蛇)三百七十三 訶奴建  
度波尼揭囉訶(如雞)三百七十四 什皤囉(壯熱瘧鬼)翳  
迦醯迦(一日一發) 德吠底迦(二日一發) 三百七十五 帝  
哩帝藥迦(三日一發) 折咄栗他迦(四日一發) 三百七十  
六 呢底夜什皤囉(常壯熱鬼) 三百七十七 毘沙摩什皤囉  
(壯熱) 三百七十八 皤底迦(風病鬼) 背底迦(黃病鬼) 三  
百七十九 室禮瑟彌迦(痰飲) 三百八十 娑爾波底迦(痢  
病) 三百八十一 薩皤什皤囉(一切壯熱) 三百八十二 室嚕喝  
囉底(頭痛) 三百八十三 阿羅陀皤帝(半頭痛) 三百八十四  
阿乞史噓劍(飢不食鬼) 三百八十五 目佉噓鉗(口痛) 三  
百八十六 羯唎突噓鉗(愁鬼) 三百八十七 羯囉訶輸藍(咽  
喉痛) 三百八十八 羯拏輸藍(耳痛) 三百八十九 檀多輸藍  
(齒痛) 三百九十 頡哩馱耶輸藍(心痛) 三百九十一 末摩  
輸藍 三百九十二 跋囉室婆輸藍(肋痛) 三百九十三 背哩瑟  
吒輸藍(背痛) 三百九十四 烏馱囉輸藍(腹痛) 三百九十五  
獐知輸藍(腰痛) 三百九十六 跛悉帝輸藍(裸骨痛) 三百  
九十七 鄔上噓輸藍(腿髀痛) 三百九十八 常伽輸藍(腕痛)  
三百九十九 喝薩多輸藍(手痛) 四百 波陀輸藍(腳痛) 四  
百一 頰伽鉢囉登輸藍(四支節痛) 四百二 部多吠怛茶  
(起尸鬼) 四百三 茶枳尼(魅鬼) 四百四 什皤囉陀突盧建  
紐 四百五 吉知(蜘蛛) 婆路多(丁瘡) 四百六 吠薩囉波囉

訶(侵淫瘡) 凌伽(赤瘡) 四百七 輸沙多引囉娑那迦囉  
毘沙喻迦(上坎) 四百八 阿祁尼火烏陀迦水摩囉吠囉建  
多囉 四百九 阿迦囉蜜栗二合駐(橫死) 四百十 但囉部迦  
地哩囉吒毘失脂迦(蝎) 四百十一 薩囉波(蛇) 四百十二  
那俱囉(虎狼) 四百十三 僧伽(師子) 四百十四 吠也揭囉  
(大虫) 四百十五 但乞叉(猪熊) 四百十六 但囉乞叉末囉  
(馬熊) 視皤帝衫(此等) 四百十七 薩毘衫薩毘衫(一切  
此說者) 四百十八 悉怛多鉢怛囉(花蓋) 四百十九 摩訶跋  
折嚕(大金剛藏) 四百二十 瑟尼衫摩訶鉢囉登祁藍 四百  
二十一 夜婆埤陀舍喻社那(乃至十二由旬成界地) 四百二十  
二 便怛囉拏毘地夜畔馱迦噓彌(云我大明咒十二由旬結  
界禁縛莫入) 四百二十三 帝殊畔陀迦噓彌(佛頂光聚縛結不  
得入界) 四百二十四 波囉微地也畔陀迦噓彌(能縛一切惡  
神鬼) 四百二十五 怛地他(即說咒曰) 四百二十六 唵 四百二十  
七 阿那烈毘舍提 四百二十八 鞞囉 四百二十九 跋折囉 四百三十  
十 阿唎畔陀 四百三十一 毘陀爾 四百三十二 跋折囉波尼泮  
四百三十三 呼畔 四百三十四 咄嚕畔 三合 四百三十五 莎皤訶 四  
百三十六 唵畔 四百三十七 毘嚕提 四百三十八 莎皤訶 四百三十  
九(右此咒句，總有四百三十九句)

「阿難！是佛頂光聚悉怛多般怛羅秘密伽陀微  
妙章句，出生十方一切諸佛。十方如來因此咒心，  
得成無上正遍知覺；十方如來執此咒心，降伏諸  
魔，制諸外道；十方如來乘此咒心，坐寶蓮華，應



微塵國；十方如來含此咒心，於微塵國轉大法輪；十方如來持此咒心，能於十方摩頂授記；自果未成，亦於十方蒙佛授記；十方如來依此咒心，能於十方拔濟群苦，所謂地獄、餓鬼、畜生、盲聾、瘖啞、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大小諸橫同時解脫。賊難兵難王難獄難，風水火難，飢渴貧窮，應念銷散。十方如來隨此咒心，能於十方事善知識，四威儀中供養如意；恒沙如來會中，推爲大法王子。十方如來行此咒心，能於十方攝受親因，令諸小乘聞秘密藏不生驚怖。十方如來誦此咒心成無上覺，坐菩提樹，入大涅槃。十方如來傳此咒心，於滅度後付佛法事，究竟住持，嚴淨戒律悉得清淨。若我說是佛頂光聚般怛羅咒，從旦至暮音聲相連，字句中間亦不重疊，經恒沙劫終不能盡。亦說此咒名如來頂，汝等有學未盡輪迴，發心至誠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持此咒而坐道場、令其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

「阿難！若諸世界，隨所國土所有眾生，隨國所生樺皮貝葉、紙素白疊，書寫此咒貯於香囊；是人心昏未能誦憶，或帶身上或書宅中，當知是人盡其生年，一切諸毒所不能害。阿難！我今爲汝更說此咒，救護世間、得大無畏，成就眾生出世間智。若我滅後，末世眾生有能自誦、若教他誦，當知如

是誦持眾生，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龍天鬼神、精祇魔魅所有惡咒皆不能著，心得正受。一切咒咀魔蠱、毒藥、金毒銀毒、草木蟲蛇萬物毒氣，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一切惡星並諸鬼神雜毒心人，於如是人不能起惡；毘那夜迦諸惡鬼王並其眷屬，皆領深恩，常加守護。阿難當知：是咒常有八萬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種族、一一皆有諸金剛眾而爲眷屬——設有眾生於散亂心、非三摩地心憶口持——是金剛王常隨從彼諸善男子，何況決定菩提心者？此諸金剛菩薩藏王，精心陰速，發彼神識，是人應時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知，得無疑惑。從第一劫乃至後身，生生不生藥叉、羅刹及富單那、迦吒富單那、鳩槃荼、毘舍遮等並諸餓鬼、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如是惡處。是善男子若讀若誦若書若寫，若帶若藏、諸色供養，劫劫不生貧窮下賤不可樂處。此諸眾生，縱其自身不作福業，十方如來所有功德悉與此人，由是得於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說不可說劫、常與諸佛同生一處；無量功德如惡叉聚，同處熏修永無分散。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淨；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進者，令得精進；無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淨者，速得清淨；不持齋戒，自成齋戒。阿難！是善男子持此咒時，設犯禁

戒於未受時，持咒之後眾破戒罪，無問輕重，一時銷滅；縱經飲酒、食噉五辛種種不淨，一切諸佛菩薩金剛天仙鬼神不將爲過。設著不淨破弊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淨；縱不作壇，不入道場，亦不行道，誦持此咒還同入壇行道功德。若造五逆無間重罪及諸比丘比丘尼四棄八棄，誦此咒已，如是重業猶如猛風吹散沙聚，悉皆滅除，更無毫髮。」

「阿難！若有眾生，從無量無數劫來所有一切輕重罪障，從前世來未及懺悔，若能讀誦書寫此咒，身上帶持，若安住處莊宅園館，如是積業猶湯銷雪，不久皆得悟無生忍。復次阿難！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生者，若能至心憶念斯咒，或能身上帶此悉怛多鉢怛羅者，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長命者速得長命；欲求果報速圓滿者，速得圓滿；身命色力亦復如是；命終之後，隨願往生十方國土，必定不生邊地下賤，何況雜形。阿難！若諸國土州縣聚落饑荒疫癘，或復刀兵賊難鬥諍，兼餘一切厄難之地，寫此神咒安城四門，並諸支提或脫闍上，令其國土所有眾生奉迎斯咒，禮拜恭敬，一心供養；令其人民各各身佩，或各各安所居宅地，一切災厄悉皆銷滅。」

「阿難！在在處處國土眾生，隨有此咒，天龍歡喜，風雨順時，五穀豐殷，兆庶安樂；亦復能鎮

一切惡星隨方變怪，災障不起，人無橫夭，杻械枷鎖不著其身，晝夜安眠常無惡夢，阿難！是娑婆界有八萬四千災變惡星，二十八惡星而爲上首；復有八大惡星以爲其主，作種種形，出現世時能生眾生種種災異。有此咒地，悉皆銷滅；十二由旬成結界地，諸惡災祥永不能入。是故如來宣示此咒，於未來世保護初學諸修行者入三摩提，身心泰然得大安隱，更無一切諸魔鬼神及無始來冤橫宿殃舊業陳債來相惱害。汝及眾中諸有學人及未來世諸修行者，依我壇場如法持戒，所受戒主逢清淨僧，持此咒心不生疑悔，是善男子於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來便爲妄語。」說是語已，會中無量百千金剛，一時佛前合掌頂禮而白佛言：「如佛所說，我當誠心保護如是修菩提者。」

爾時梵王並天帝釋四大天王，亦於佛前同時頂禮而白佛言：「審有如是修學善人，我當盡心至誠保護，令其一生所作如願。」復有無量藥叉大將、諸羅刹王、富單那王、鳩槃荼王、毘舍遮王、頻那夜迦諸大鬼王及諸鬼帥，亦於佛前合掌頂禮：「我亦誓願護持是人，令菩提心速得圓滿。」復有無量日月天子、風師雨師雲師雷師並電伯等，年歲巡官諸星眷屬，亦於會中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亦保護是修行人，安立道場，得無所畏。」復有無量山

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陸空行萬物精祇、並風神王、無色界天，於如來前同時稽首而白佛言：「我亦保護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無魔事。」爾時八萬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在大會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我等輩所修功業，久成菩提、不取涅槃，常隨此咒救護末世修三摩提正修行者。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

在道場及餘經行，乃至散心遊戲聚落，我等徒眾常當隨從，侍衛此人；縱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終不可得，諸小鬼神去此善人十由旬外；除彼發心樂修禪者。世尊！如是惡魔、若魔眷屬欲來侵擾是善人者，我以寶杵殞碎其首，猶如微塵；恒令此人，所作如願。」

阿難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輩愚鈍，好爲多聞；於諸漏心，未求出離；蒙佛慈誨，得正熏修；身心快然，獲大饒益。世尊！如是修證佛三摩提未到涅槃，云何名爲乾慧之地？四十四心至何漸次，得修行目？詣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爲等覺菩薩？」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大眾一心佇佛慈音，瞪瞻瞻仰。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普爲大眾及諸末世一切眾生，修三摩提求大乘者，從於凡夫、終大涅槃，懸示無上正修行路。汝今諦聽，當爲汝說。」阿難大眾，

合掌剖心，默然受教。

佛言：「阿難當知：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轉依號。阿難！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直詣如來大涅槃者，先當識此眾生世界二顛倒因，顛倒不生，斯則如來真三摩地。阿難！云何名爲眾生顛倒？阿難！由性明心，性明圓故，因明發性；性妄見生，從畢竟無，成究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無根本；本此無住，建立世界及諸眾生；迷本圓明，是生虛妄；妄性無體，非有所依，將欲復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復宛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展轉發生，生力發明；熏以成業，同業相感；因有感業，相滅相生，由是故有眾生顛倒。」

「阿難！云何名爲世界顛倒？是有所有，分段妄生，因此界立；非因所因，無住所住，遷流不住，因此世成。三世四方和合相涉，變化眾生成十二類，是故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知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世間聲香味觸，窮十二變爲一旋復，乘此輪轉顛倒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

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

「阿難！由因世界虛妄輪迴顛倒故，和合氣成八萬四千飛沈亂想，如是故有卵羯邏藍流轉國土，魚鳥龜蛇，其類充塞。由因世界雜染輪迴欲顛倒故，和合滋成八萬四千橫豎亂想，如是故有胎遏蒲曇流轉國土，人畜龍仙，其類充塞。由因世界執著輪迴趣顛倒故，和合軟成八萬四千翻覆亂想，如是故有濕相蔽尸流轉國土，含蠢蠕動，其類充塞。由因世界變易輪迴假顛倒故，和合觸成八萬四千新故亂想，如是故有化相羯南流轉國土，轉蛻飛行，其類充塞。由因世界留礙輪迴障顛倒故，和合著成八萬四千精耀亂想，如是故有色相羯南流轉國土，休咎精明，其類充塞。由因世界銷散輪迴惑顛倒故，和合暗成八萬四千陰隱亂想，如是故有無色羯南流轉國土，空散銷沈，其類充塞。由因世界罔象輪迴影顛倒故，和合憶成八萬四千潛結亂想，如是故有想相羯南流轉國土，神鬼精靈，其類充塞。由因世界愚鈍輪迴癡顛倒故，和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如是故有無想羯南流轉國土，精神化爲土木金石，其類充塞。由因世界相待輪迴僞顛倒故，和合染成八萬四千因依亂想，如是故有非有色相成色羯南流轉國土，諸水母等以蝦爲目，其類充塞。由因世界相引輪迴性顛倒故，和合咒成八萬四千呼召

亂想，由是故有非無色相無色羯南流轉國土，咒咀厭生，其類充塞。由因世界合妄輪迴罔顛倒故，和合異成八萬四千迴互亂想，如是故有非有想相成想羯南流轉國土，彼蒲盧等異質相成，其類充塞。由因世界怨害輪迴殺顛倒故，和合怪成八萬四千食父母想，如是故有非無想相無想羯南流轉國土，如土梟等附塊爲兒，及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爲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其類充塞。是名眾生十二種類。」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七**

南無薩怛他蘇伽多耶阿羅訶帝三藐三菩提寫一薩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釤三南無薩婆勃陀勃地薩跢轉弊三南無薩多南三藐三菩提俱知南四娑舍囉婆迦僧伽喃五南無盧雞阿羅漢跢喃六南無蘇盧多波那喃七南無娑羯唎陀伽彌喃八南無盧雞三藐伽跢喃九三藐伽波囉底波多那喃十南無提婆離瑟赧十一南無悉陀耶毘地耶陀囉離瑟赧十二舍波奴揭囉訶娑訶娑囉摩他喃十三南無跋囉訶摩泥十四南無因陀囉耶十五南無婆伽婆帝十六嚧陀囉耶十七烏摩般帝十八娑醯夜耶十九南無婆伽婆帝二十那囉野拏耶二十一槃遮摩訶三慕

陀囉二十二南無悉羯唎多耶二十三南無婆伽婆帝二十四  
摩訶迦囉耶二十五地唎般刺那伽囉二十六毘陀囉波拏  
迦囉耶二十七阿地目帝二十八尸摩舍那泥婆悉泥二十九  
摩怛唎伽拏三十南無悉羯唎多耶三十一南無婆伽婆帝  
三十二多他伽跢俱囉耶三十三南無般頭摩俱囉耶三十四  
南無跋闍囉俱囉耶三十五南無摩尼俱囉耶三十六南無  
伽闍俱囉耶三十七南無婆伽婆帝三十八帝唎茶輸囉西  
那三十九波囉訶囉拏闍耶四十跢他伽多耶四十一南  
無婆伽婆帝四十二南無阿彌多婆耶四十三跢他伽多耶  
四十四阿囉訶帝四十五三藐三菩陀耶四十六南無婆伽婆  
帝四十七阿芻鞞耶四十八跢他伽多耶四十九阿囉訶帝五  
十三藐三菩陀耶五十一南無婆伽婆帝五十二鞞沙闍耶  
俱盧吠柱唎耶五十三般囉婆囉闍耶五十四跢他伽多耶  
五十五南無婆伽婆帝五十六三補師閉多五十七薩憐捺囉  
刺闍耶五十八跢他伽多耶五十九阿囉訶帝六十三藐三  
菩陀耶六十一南無婆伽婆帝六十二舍雞野母那曳六十三  
跢他伽多耶六十四阿囉訶帝六十五三藐三菩陀那六十六  
南無婆伽婆帝六十七刺怛那雞都囉闍耶六十八跢他伽  
多耶六十九阿囉訶帝七十二藐三菩陀爾七十一帝瓢南  
無薩羯唎多七十二翳曇婆伽婆多七十三薩怛他伽都瑟  
尼鈇七十四薩怛多般怛藍七十五南無阿婆囉視耽七十六  
般囉帝揚岐囉七十七薩囉婆部多揭囉訶七十八尼羯囉  
訶揭迦囉訶尼七十九跋囉閉地耶叱陀爾八十阿迦囉蜜

唎柱八十一般唎怛囉耶儻揭唎八十二薩囉婆槃陀那目  
叉尼八十三薩囉婆突瑟吒八十四突悉乏般那爾伐囉尼  
八十五赭都囉失帝南八十六羯囉訶娑訶薩囉若闍八十七  
毘多崩娑那羯唎八十八阿瑟吒冰舍帝南八十九那叉利  
怛囉若闍九十波囉薩陀那羯唎九十一阿瑟吒南九十二  
摩訶揭囉訶若闍九十三毘多崩薩那羯唎九十四薩婆舍  
都嚧爾婆囉若闍九十五呼藍突悉乏難遮那舍尼九十六  
閉沙舍悉怛囉九十七阿吉尼烏陀迦囉若闍九十八阿般  
囉視多具囉九十九摩訶般囉戰持一百摩訶疊多一百一  
摩訶帝闍二摩訶稅多闍婆囉三摩訶跋囉槃陀囉婆悉  
爾四阿唎耶多囉五毘唎俱知六誓婆毘闍耶七跋闍囉摩  
禮底八毘舍嚧多九勃騰罔迦十跋闍囉檀持十三毘舍囉遮  
十一摩囉制婆般囉質多十二跋闍囉檀持十三毘舍囉遮  
十四扇多舍鞞提婆補視多十五蘇摩嚧波十六摩訶稅多  
十七阿唎耶多囉十八摩訶娑囉阿般囉十九跋闍囉商羯  
囉制婆二十跋闍囉俱摩唎一百二十一俱藍陀唎二十二跋  
闍囉喝薩多遮二十三毘地耶乾遮那摩唎迦二十四嚧蘇  
母婆羯囉吽那二十五鞞嚧遮那俱唎耶二十六夜囉菟瑟  
尼鈇二十七毘折藍婆摩尼遮二十八跋闍囉迦那迦波囉  
婆二十九嚧闍那跋闍囉頓稚遮三十稅多遮迦摩囉一百  
三十一刹奢尸波囉婆三十二翳帝夷帝三十三母陀囉羯拏  
三十四娑鞞囉懺三十五掘梵都三十六印兔那麼麼寫三十  
七（誦咒者至此句稱弟子某甲受持）烏吽三十八唎瑟揭拏三

十九般刺舍悉多四十薩怛他伽都瑟尼釤一百四十一虎吽  
四十二都嚧雍四十三瞻婆那四十四虎吽四十五都嚧雍四十  
六悉耽婆那四十七虎吽四十八都嚧雍四十九波羅瑟地耶  
三般叉拏羯囉五十虎吽一百五十一都嚧雍五十二薩婆藥  
叉喝囉刹娑五十三揭囉訶若闍五十四毘騰崩薩那羯囉  
五十五虎吽五十六都嚧雍五十七者都囉尸底南五十八揭  
囉訶娑訶薩囉南五十九毘騰崩薩那囉六十虎吽一百六十  
一都嚧雍六十二囉叉六十三婆伽梵六十四薩怛他伽都瑟  
尼釤六十五波囉點闍吉喇六十六摩訶娑訶薩囉六十七勃  
樹娑訶薩囉室喇沙六十八俱知娑訶薩泥帝隸六十九阿  
弊提視婆喇多七十吒吒嬰迦一百七十一摩訶跋闍嚧陀  
囉七十二帝喇菩薩那七十三曼茶囉七十四烏吽七十五莎  
悉帝薄婆都七十六麼麼七十七印免那麼麼寫七十八（至  
此句準前稱名若俗人稱弟子某甲）囉闍婆夜七十九主囉跋夜  
八十阿祇尼婆夜一百八十一烏陀迦婆夜八十二毘沙婆夜  
八十三舍薩多囉娑夜八十四婆囉斫羯囉婆夜八十五突瑟  
叉婆夜八十六阿舍爾婆夜八十七阿迦囉蜜喇柱婆夜八  
十八陀囉尼部彌劍波伽波陀婆夜八十九烏囉迦婆多婆  
夜九十刺闍壇茶婆夜一百九十一那伽婆夜九十二毘條怛  
婆夜九十三蘇波囉拏婆夜九十四藥叉揭囉訶九十五囉叉  
私揭囉訶九十六畢喇多揭囉訶九十七毘舍遮揭囉訶九  
十八部多揭囉訶九十九鳩槃荼揭那揭囉訶二百補丹那  
揭囉訶二百一迦吒補丹那揭囉訶二悉乾度揭囉訶三阿

播悉摩囉揭囉訶四烏檀摩陀揭囉訶五車夜揭囉訶六  
醯喇婆帝揭囉訶七社多訶喇南八揭婆訶喇南九嚧地  
囉訶喇南十忙娑訶喇南二百十一謎陀訶喇南十二摩闍  
訶喇南十三闍多訶喇南十四視比多訶喇南十五毘多訶  
喇南十六婆多訶喇南十七阿輸遮訶喇南十八質多訶喇  
女十九帝釤薩鞞釤二十薩婆揭囉訶南二百二十一毘陀耶  
闍瞋陀夜彌二十二雞囉夜彌二十三波喇跋囉者迦訶喇  
擔二十四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二十五雞囉夜彌二十六茶演  
尼訶喇擔二十七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二十八雞囉夜彌二  
十九摩訶般輸般怛夜三十嚧陀囉訶訶擔二百三十一毘陀  
夜闍瞋陀夜彌三十二雞囉夜彌三十三那囉夜拏訶喇擔  
三十四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三十五雞囉夜彌三十六但埵伽  
嚧茶西訶喇擔三十七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三十八雞囉夜  
彌三十九摩訶迦囉摩怛喇伽拏訶訶擔四十毘陀夜闍瞋  
陀夜彌二百四十一雞囉夜彌四十二迦波喇迦訶訶擔四十  
三毘陀夜闍瞋陀夜彌四十四雞囉夜彌四十五闍爾羯囉  
摩度羯囉四十六薩婆囉他娑達那訶訶擔四十七毘陀夜  
闍瞋陀夜彌四十八雞囉夜彌四十九赭咄囉婆耆爾訶喇  
擔五十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二百五十一雞囉夜彌五十二毘  
喇羊訶訶知五十三雞陀雞沙囉伽拏般帝五十四索醯夜  
訶訶訶五十五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五十六雞囉夜彌五十七  
那揭那舍囉婆拏訶訶擔五十八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五十  
九雞囉夜彌六十阿羅漢訶訶擔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二百

六十一雞囉夜彌六十二毘多囉伽訖唎擔六十三毘陀夜闍  
瞋陀夜彌六十四雞囉夜彌跋闍囉波爾六十五具醯夜具  
醯夜六十六迦地般帝訖唎擔六十七毘陀夜闍瞋陀夜彌  
六十八雞囉夜彌六十九囉叉罔七十婆伽梵二百七十一印  
兔那麼麼寫七十二（至此依前稱弟子名）婆伽梵七十三薩  
但多般怛囉七十四南無粹都帝七十五阿悉多那囉刺迦  
七十六波囉婆悉普吒七十七毘迦薩但多鉢帝唎七十八什  
佛囉什佛囉七十九陀囉陀囉八十頻陀囉頻陀囉瞋陀瞋  
陀二百八十一虎吽八十二虎吽八十三泮吒八十四泮吒泮  
泮吒泮吒八十五娑訶八十六醯醯泮八十七阿牟迦耶泮八  
十八阿波囉提訶多泮八十九婆囉波囉陀泮九十阿素囉  
毘陀囉波迦泮二百九十一薩婆提鞞弊泮九十二薩婆那  
伽弊泮九十三薩婆藥叉弊泮九十四薩婆乾闥婆弊泮九  
十五薩婆補丹那弊泮九十六迦吒補丹那弊泮九十七薩  
婆突狼枳帝弊泮九十八薩婆突澀比犁訖瑟帝弊泮九十  
九薩婆什婆唎弊泮三百薩婆阿播悉摩犁弊泮三百一薩  
婆舍囉婆孛弊泮二薩婆地帝雞弊泮三薩婆怛摩陀繼  
弊泮四薩婆毘陀耶囉誓遮犁弊泮五闍夜羯囉摩度羯  
囉六薩婆羅他娑陀雞弊泮七毘地夜遮唎弊泮八者都  
囉縛耆爾弊泮九跋闍囉俱摩唎十毘陀夜囉誓弊泮三百  
十一摩訶波囉丁羊又耆唎弊泮十二跋闍囉商羯囉夜十  
三波囉丈耆囉闍耶泮十四摩訶迦囉夜十五摩訶末怛唎  
迦拏十六南無娑羯唎多夜泮十七閉瑟拏婢曳泮十八勃

囉訶牟尼曳泮十九阿闍尼曳泮二十摩訶羯唎曳泮三百  
二十一羯囉檀遲曳泮二十二蔑怛唎曳泮二十三嘑怛唎  
曳泮二十四遮文荼曳泮二十五羯邏怛唎曳泮二十六迦般  
唎曳泮二十七阿地日質多迦尸摩舍那二十八婆私爾曳  
泮二十九演吉質三十薩埵婆寫三百三十一麼麼印兔那麼麼  
寫三十二（至此句依前稱弟子某人）突瑟吒質多三十三阿  
末怛唎質多三十四烏闍訶囉三十五伽婆訶囉三十六噓地  
囉訶囉三十七婆娑訶囉三十八摩闍訶囉三十九闍多訶囉  
四十視閉多訶囉三百四十一跋略夜訶囉四十二乾陀訶囉  
四十三布史波訶囉四十四頗囉訶囉四十五婆寫訶囉四十  
六般波質多四十七突瑟吒質多四十八嘑陀囉質多四十九  
藥叉揭囉訶五十囉刹娑揭囉訶三百五十一閉隸多揭囉  
訶五十二毘舍遮揭囉訶五十三部多揭囉訶五十四鳩槃荼  
揭囉訶五十五悉乾陀揭囉訶五十六烏怛摩陀揭囉訶五  
十七車夜揭囉訶五十八阿播薩摩囉揭囉訶五十九宅祛  
革荼耆尼揭囉訶六十唎佛帝揭囉訶三百六十一闍彌迦  
揭囉訶六十二舍俱尼揭囉訶六十三姥陀囉難地迦揭囉  
訶六十四阿藍婆揭囉訶六十五乾度波尼揭囉訶六十六什  
伐囉堙迦醯迦六十七墜帝藥迦六十八怛隸帝藥迦六十九  
者突託迦七十呢提什伐囉閉鈇摩什伐囉三百七十一薄  
底迦七十二鼻底迦七十三室隸瑟蜜迦七十四娑爾般帝迦  
七十五薩婆什伐囉七十六室噓吉帝七十七末陀鞞達噓制  
劍七十八阿綺噓鈇七十九目佉噓鈇八十羯唎突噓鈇三百

八十一揭囉訶揭藍八十二羯拏輸藍八十三憚多輸藍八十四迄唎夜輸藍八十五末麼輸藍八十六跋唎室婆輸藍八十七閉栗瑟吒輸藍八十八烏陀囉輸藍八十九羯知輸藍九十跋悉帝輸藍三十九十一鄔嚧輸藍九十二常伽輸藍九十三喝悉多輸藍九十四跋陀輸藍九十五娑房盎伽般囉丈伽輸藍九十六部多閉跢茶九十七茶耆尼什婆囉九十八陀突嚧迦建咄嚧吉知婆路多毘九十九薩般嚧訶凌伽四百輸沙怛囉婆那羯囉四百一毘沙喻迦二阿耆尼烏陀迦三末囉鞞囉建跢囉四阿迦囉蜜唎咄怛斂部迦五地栗刺吒六閉唎瑟質迦七薩婆那俱囉八肆引伽弊揭囉唎藥叉怛囉芻九末囉視吠帝鈇娑鞞鈇十悉怛多鉢怛囉四百十一摩訶跋闍嚧瑟尼鈇十二摩訶般賴丈耆藍十三夜波突陀舍喻闍那十四辯怛隸拏十五毘陀槃曇迦嚧彌十六帝殊槃曇迦嚧彌十七般囉毘陀槃曇迦嚧彌十八跢姪它十九唵二十阿那隸四百二十一毘舍提二十二鞞跋闍囉陀唎二十三槃陀槃陀爾二十四跋闍囉謗尼泮二十五虎呌都嚧甕泮二十六娑婆訶二十七

##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八

「阿難！如是眾生，一一類中亦各具十二顛倒，猶如捏目，亂花發生，顛倒妙圓真淨明心，具

足如斯虛妄亂想。汝今修證佛三摩提，於是本因元所亂想，立三漸次，方得除滅；如淨器中除去毒蜜，以諸湯水並雜灰香，洗滌其器後貯甘露。云何名爲三種漸次？一者修習，除其助因；二者真修，剝其正性；三者增進，違其現業。」

「云何助因？阿難！如是世界十二類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所謂段食、觸食、思食、識食，是故佛說一切眾生皆依食住。阿難！一切眾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諸眾生求三摩提，當斷世間五種辛菜，是五種辛：熟食發姪，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餓鬼等，因彼食次舔其唇吻，常與鬼住；福德日銷，長無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薩天仙十方善神不來守護，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現作佛身來爲說法；非毀禁戒，讚姪怒癡，命終自爲魔王眷屬，受魔福盡，墮無間獄。阿難！修菩提者永斷五辛，是則名爲第一增進修行漸次。」

「云何正性？阿難！如是眾生入三摩地，要先嚴持清淨戒律，永斷姪心，不餐酒肉，以火淨食，無啖生氣。阿難！是修行人，若不斷姪及與殺生，出三界者無有是處。常觀姪欲猶如毒蛇，如見怨賊；先持聲聞四棄八棄，執身不動；後行菩薩清淨律儀，執心不起，禁戒成就；則於世間永無相生相



殺之業。偷劫不行，無相負累；亦於世間，不還宿債；是清淨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須天眼自然觀見十方世界，睹佛聞法，親奉聖旨；得大神通，遊十方界；宿命清淨，得無艱險，是則名為第二增進修行漸次。」

「云何現業？阿難！如是清淨持禁戒人，心無貪婬；於外六塵不多流逸，因不流逸，旋元自歸。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妙圓平等，獲大安隱。一切如來密圓淨妙，皆現其中，是人即獲無生法忍；從是漸修，隨所發行安立聖位；是則名為第三增進修行漸次。」

「阿難！是善男子欲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執心虛明，純是智慧；慧性明圓，瑩十方界，乾有其慧，名乾慧地。欲習初乾，未與如來法流水接，即以此心中流入，圓妙開敷；從真妙圓，重發真妙；妙信常住，一切妄想滅盡無餘，中道純真，名信心住。真信明了，一切圓通，陰處界三不能為礙，如是乃至過去未來無數劫中捨身受身一切習氣，皆現在前，是善男子皆能憶念，得無遺忘，名念心住。妙圓純真，真精發化，無始習氣，通一精明；唯以精明，進趣真淨，名精進心；心精現前，純以智慧，名慧心住。執持智明，

周遍寂湛；寂妙常凝，名定心住。定光發明，明性深入，唯進無退，名不退心；心進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來氣分交接，名護法心。覺明保持，能以妙力迴佛慈光，向佛安住；猶如雙鏡光明相對，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迴向心。心光密迴，獲佛常凝；無上妙淨，安住無為，得無遺失，名戒心住。住戒自在能遊十方，所去隨願，名願心住。」

「阿難！是善男子以真方便發此十心，心精發揮，十用涉入，圓成一心，名發心住。心中發明，如淨琉璃內現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名治地住。心地涉知，俱得明了；遊履十方，得無留礙，名修行住。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既遊道胎，親奉覺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形成出胎，親為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剎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

「阿難！是善男子成佛子已，具足無量如來妙德，十方隨順，名歡喜行。善能利益一切眾生，名饒益行。自覺覺他，得無違拒，名無瞋恨行。種類出生，窮未來際；三世平等，十方通達，名無盡

行。一切合同種種法門，得無差誤，名離癡亂行。則於同中顯現群異，一一異相，各各見同，名善現行。如是乃至十方虛空滿足微塵，一一塵中現十方界；現塵現界不相留礙，名無著行。種種現前，咸是第一波羅蜜多，名尊重行。如是圓融，能成十方諸佛軌則，名善法行。一一皆是清淨無漏，一真無爲，性本然故，名真實行。」

「阿難！是善男子滿足神通，成佛事已，純潔精真，遠諸留患；當度眾生，滅除度相；迴無爲心向涅槃路，名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迴向。壞其可壞，遠離諸離，名不壞迴向。本覺湛然，覺齊佛覺，名等一切佛迴向。精真發明，地如佛地，名至一切處迴向。世界如來互相涉入，得無罣礙，名無盡功德藏迴向。於同佛地，地中各各生清淨因，依因發揮，取涅槃道，名隨順平等善根迴向。真根既成，十方眾生皆我本性，性圓成就，不失眾生，名隨順等觀一切眾生迴向。即一切法，離一切相，唯即與離，二無所著，名如相迴向。真得所如，十方無礙，名無縛解脫迴向。性德圓成，法界量滅，名法界無量迴向。」

「阿難！是善男子盡是清淨四十一心，次成四種妙圓加行，即以佛覺用爲己心，若出未出，猶如鑽火欲然其木，名爲煖地。又以己心成佛所履，若

依非依如登高山，身入虛空，下有微礙，名爲頂地。心佛二同，善得中道，如忍事人，非懷非出，名爲忍地。數量銷滅，迷覺中道；二無所目，名世界第一地。」

「阿難！是善男子於大菩提善得通達，覺通如來，盡佛境界，名歡喜地。異性入同，同性亦滅，名離垢地。淨極明生，名發光地。明極覺滿，名焰慧地。一切同異、所不能至，名難勝地。無爲真如，性淨明露，名現前地。盡真如際，名遠行地。一真如心，名不動地。發真如用，名善慧地。阿難！是諸菩薩從此已往，修習畢功，功德圓滿，亦目此地名修習位。」

「慈陰妙雲、覆涅槃海，名法雲地。如來逆流，如是菩薩順行而至，覺際入交，名爲等覺。阿難！從乾慧心至等覺已；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如是重重，單複十二；方盡妙覺，成無上道。是種種地，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奢摩他中用諸如來毘婆舍那，清淨修證，漸次深入。阿難！如是皆以三增進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當何名是經？我及眾生云何奉持？」佛告文殊師利：「是經名大佛頂悉怛多般怛

囉無上寶印十方如來清淨海眼；亦名救護親因度脫阿難及此會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亦名如來密因修證了義；亦名大方廣妙蓮華王十方佛母陀羅尼咒；亦名灌頂章句諸菩薩萬行首楞嚴；汝當奉持。」

說是語已，即時阿難及諸大眾，得蒙如來開示密印般怛囉義，兼聞此經了義名目，頓悟禪那修進聖位增上妙理，心慮虛凝，斷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細煩惱。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大威德世尊，慈音無遮，善開眾生微細沈惑，令我今日身意快然，得大饒益。世尊！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遍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佛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等道？世尊！此道爲復本來自有？爲是眾生妄習生起？世尊！如寶蓮香比丘尼持菩薩戒，私行姪欲，妄言行姪非殺非偷，無有業報；發是語已，先於女根生大猛火，後於節節猛火燒然，墮無間獄；琉璃大王、善星比丘——琉璃為誅瞿曇族姓，善星妄說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此諸地獄，爲有定處？爲復自然彼彼發業、各各私受？唯垂大慈，發開童蒙，令諸一切持戒眾生，聞決定義，歡喜頂戴，謹潔無犯。」

佛告阿難：「快哉此問，令諸眾生不入邪見，汝今諦聽，當爲汝說。阿難！一切眾生實本真淨，

因彼妄見，有妄習生，因此分開內分外分。阿難！內分即是眾生分內，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眾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姪，男女二根自然流液。阿難！諸愛雖別，流結是同；潤濕不昇，自然從墜，此名內分。」

「阿難！外分即是眾生分外，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眾生心持禁戒，舉身輕清；心持咒印，顧眄雄毅；心欲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自輕身命。阿難！諸想雖別，輕舉是同；飛動不沈，自然超越，此名外分。」

「阿難！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死逆生順，二習相交，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爲飛仙、大力鬼王、飛行夜叉、地行羅刹，遊於四天，所去無礙。其中若有善願善心護持我法，或護禪定保綏法忍，是等親住如來座下。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

毛群，輕爲羽族。七情三想，沈下水輪，生於火際，受氣猛火；身爲餓鬼，常被焚燒；水能害己，無食無飲，經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輪，身入風火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無間二種地獄。純情即沈入阿鼻獄，若沈心中有誇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獄。循造惡業，雖則自招；眾同分中，兼有元地。」

「阿難！此等皆是彼諸眾生自業所感，造十習因，受六交報。云何十因？阿難！一者姪習交接，發於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於中發動；如人以手自相磨觸，暖相現前；二習相然，故有鐵床銅柱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行姪同名欲火，菩薩見欲如避火炕。」

「二者貪習交計，發於相吸；吸攬不止，如是故有積寒堅冰於中凍冽；如人以口吸縮風氣，有冷觸生，二習相凌，故有吒吒、波波、囉囉、青赤白蓮、寒冰等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多求同名貪水，菩薩見貪如避瘴海。」

「三者慢習交凌，發於相恃；馳流不息，如是故有騰逸奔波，積波爲水；如人口舌自相綿味，因而水發，二習相鼓故有血河灰河、熱沙毒海、融銅灌吞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我慢名飲癡

水，菩薩見慢如避巨溺。」

「四者瞋習交衝，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爲金，如是故有刀山鐵槩劍樹劍輪，斧鉞鎗鋸；如人銜冤，殺氣飛動，二習相擊，故有宮割、斬斫、剝刺、搥擊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瞋恚，名利刀劍，菩薩見瞋如避誅戮。」

「五者詐習交誘，發於相調；引起不住，如是故有繩木絞絞；如水浸田，草木生長；二習相延，故有杻械枷鎖，鞭杖撻棒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姦僞同名讒賊，菩薩見詐如畏豺狼。」

「六者誑習交欺，發於相枉；誣枉不止，飛心造姦，如是故有塵土屎尿穢污不淨，如塵隨風，各無所見；二習相加，故有沒溺騰擲，飛墜漂淪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欺誑，同名劫殺，菩薩見誑如踐蛇虺。」

「七者怨習交嫌，發于銜恨；如是故有飛石投礮、匣貯車檻、甕盛囊撲；如陰毒人懷抱畜惡，二習相吞，故有投擲擒捉擊射拋撮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怨家名違害鬼，菩薩見怨如飲鴆酒。」

「八者見習交明，如薩迦耶見、戒禁取、邪悟諸業，發於違拒；出生相返，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證執文藉；如行路人來往相見，二習相交故有勘問權詐、考訊推鞠、察訪披究，照明善惡童子手執文簿

辭辯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惡見同名見坑，菩薩見諸虛妄遍執，如入毒壑。」

「九者枉習交加，發於誣謗，如是故有合山合石，碾磑耕磨；如讒賊人逼枉良善，二習相排，故有押捺搥按，蹙漉衝度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怨謗同名讒虎，菩薩見枉如遭霹靂。」

「十者訟習交誼，發於藏覆；如是故有鑿見照燭，如於日中不能藏影，故有惡友業鏡火珠，披露宿業對驗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覆藏同名陰賊，菩薩觀覆如戴高山履於巨海。」

「云何六報？阿難！一切眾生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云何惡報從六根出？一者見報，招引惡果；此見業交，則臨終時先見猛火滿十方界，亡者神識飛墜乘煙，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明見，則能遍見種種惡物，生無量畏；二者暗見，寂然不見，生無量恐。如是見火：燒聽、能為鑊湯洋銅；燒息、能為黑煙紫焰；燒味、能為焦丸鐵糜；燒觸、能為熱灰爐炭；燒心、能生星火迸灑，煽鼓空界。」

「二者聞報，招引惡果；此聞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波濤沒溺天地，亡者神識降注乘流，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開聽，聽種種鬧，精神怖亂；二者閉聽，寂無所聞，幽魄沈沒。如是聞波，注聞

則能為責為詰；注見則能為雷為吼，為惡毒氣；注息則能為雨為霧，灑諸毒虫周滿身體；注味則能為膿為血，種種雜穢；注觸則能為畜為鬼，為屎為尿；注意則能為電為雹，摧碎心魄。」

「三者嗅報，招引惡果；此嗅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毒氣充塞遠近，亡者神識從地涌出，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通聞，被諸惡氣熏極心擾；二者塞聞，氣掩不通，悶絕於地。如是嗅氣，衝息則能為質為履；衝見則能為火為炬；衝聽則能為沒為溺，為洋為沸；衝味則能為餒為爽；衝觸則能為綻為爛，為大肉山，有百千眼，無量咋食；衝思則能為灰為瘴，為飛砂礫，擊碎身體。」

「四者味報，招引惡果；此味業交，則臨終時先見鐵網猛炎熾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挂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吸氣結成寒冰，凍裂身肉；二者吐氣飛為猛火，焦爛骨髓；如是嘗味，歷嘗則能為承為忍；歷見則能為然金石；歷聽則能為利兵刃；歷息則能為大鐵籠，彌覆國土；歷觸則能為弓為箭為弩為射；歷思則能為飛熱鐵，從空雨下。」

「五者觸報，招引惡果；此觸業交，則臨終時先見大山四面來合，無復出路，亡者神識見大鐵城、火蛇火狗、虎狼師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

手執槍鞘，驅入城門，向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合觸，合山逼體，骨肉血潰；二者離觸，刀劍觸身，心肝屠裂；如是合觸，歷觸則能爲道爲觀，爲廳爲案；歷見則能爲燒爲爇；歷聽則能爲撞爲擊爲刺爲射；歷息則能爲括爲袋爲拷爲縛；歷嘗則能爲耕爲鉗爲斬爲截；歷思則能爲墜爲飛爲煎爲炙。」

「六者思報，招引惡果；此思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旋落乘風，墮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不覺，迷極則荒，奔走不息；二者不迷，覺知則苦，無量煎燒，痛深難忍；如是邪思，結思則能爲方爲所；結見則能爲鑿爲證；結聽則能爲大合石、爲冰爲霜、爲土爲霧；結息則能爲大火車、火船、火檻；結嘗則能爲大叫喚爲悔爲泣；結觸則能爲大爲小、爲一日中萬生萬死、爲僂爲仰。」

「阿難！是名地獄十因六果，皆是眾生迷妄所造，若諸眾生惡業圓造，入阿鼻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是人則入八無間獄；身口意三、作殺盜姪，是人則入十八地獄；三業不兼，中間或爲一殺一盜，是人則入三十六地獄；見見一根，單犯一業，是人則入一百八地獄。由是眾生別作別造，於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發生，非本來有。」

「復次阿難！是諸眾生非破律儀、犯菩薩戒、毀佛涅槃諸餘雜業，歷劫燒然；後還罪畢，受諸鬼形；若於本因貪物爲罪，是人罪畢遇物成形，名爲魅鬼；貪色爲罪，是人罪畢遇風成形，名爲魅鬼；貪惑爲罪，是人罪畢遇畜成形，名爲魅鬼；貪恨爲罪，是人罪畢遇蟲成形，名爲蠱毒鬼；貪憶爲罪，是人罪畢遇衰成形，名爲癘鬼；貪傲爲罪，是人罪畢遇氣成形，名爲餓鬼；貪罔爲罪，是人罪畢遇幽爲形，名爲魘鬼；貪明爲罪，是人罪畢遇精爲形，名爲魘鬼；貪成爲罪，是人罪畢遇明爲形，名爲役使鬼；貪黨爲罪，是人罪畢遇人爲形，名爲傳送鬼。阿難！是人皆以純情墜落，業火燒乾，上出爲鬼；此等皆是自妄想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妙圓明本無所有。」

「復次阿難！鬼業既盡，則情與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爲畜生酬其宿債；物怪之鬼，物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梟類；風魅之鬼，風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咎徵一切異類；畜魅之鬼，畜死報盡生於世間，多爲狐類；蟲蠱之鬼，蟲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毒類；衰癘之鬼，衰窮報盡生於世間，多爲蛔類；受氣之鬼，氣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食類；綿幽之鬼，幽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服類；和精之鬼，和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應

類；明靈之鬼，明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休徵一切諸類；依人之鬼，人亡報盡生於世間，多於循類。阿難！是等皆以業火乾枯，酬其宿債，傍爲畜生；此等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此妄緣本無所有。如汝所言寶蓮香等、及琉璃王、善星比丘，如是惡業本自發明，非從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與；自妄所招，還自來受；菩提心中，皆爲浮妄虛想凝結。」

「復次阿難！從是畜生酬償先債，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眾生還復爲人，返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者，還爲畜生償彼餘直。阿難當知：若用錢物或役其力，償足自停；如於中間殺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爲高下無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寢。汝今應知，彼梟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頑類；彼咎徵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愚類；彼狐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於佞類；彼毒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庸類；彼蛔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柔類；彼服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勞類；彼應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於文類；彼休徵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明類；彼

諸循倫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於達類。阿難！是等皆以宿債畢酬，復形人道；皆無始來業計顛倒，相生相殺；不遇如來不聞正法，於塵勞中法爾輪轉；此輩名爲可憐愍者。」

「阿難！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仙種：阿難！彼諸眾生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咒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循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阿難！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姪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鄰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天。於己妻房姪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忉利天。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

人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焰摩天。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命終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天境，如是一類名兜率陀天。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後生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無世間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遍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一類名他化自在天。阿難！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跡尙交；自此已還，名爲欲界。」

##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九

「阿難！世間一切所修心人，不假禪那無有智慧，但能執身不行姪慾，若行若坐想念俱無，愛染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如是一類，名梵眾天。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於諸律儀愛樂隨順，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如是一類名梵輔天。身心妙圓，威儀不缺，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眾，爲大梵王，如是一類名大梵天。阿難！此三勝流，一切苦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

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

「阿難！其次梵天，統攝梵人，圓滿梵行，澄心不動，寂湛生光，如是一類名少光天。光光相然照耀無盡，映十方界遍成琉璃，如是一類名無量光天。吸持圓光成就教體；發化清淨，應用無盡；如是一類名光音天。阿難！此三勝流，一切憂愁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粗漏已伏，名爲二禪。」

「阿難！如是天人圓光成音，披音露妙，發成精行，通寂滅樂，如是一類名少淨天。淨空現前，引發無際身心輕安，成寂滅樂，如是一類名無量淨天。世界身心一切圓淨，淨德成就，勝託現前，歸寂滅樂，如是一類名遍淨天。阿難！此三勝流具大隨順，身心安隱得無量樂，雖非正得真三摩地，安隱心中歡喜畢具，名爲三禪。」

「阿難！次復天人不逼身心，苦因已盡，樂非常住，久必壞生，苦樂二心俱時頓捨，粗重相滅，淨福性生，如是一類名福生天；乃至劫壞，三災不及。捨心圓融，勝解清淨，福無遮中得妙隨順，窮未來際，如是一類名福愛天。阿難！從是天中有二岐路：若於先心無量淨光，福德圓明修證而住，如是一類名廣果天；若於先心雙厭苦樂，精研捨心相續不斷，圓窮捨道，身心俱滅，心慮灰凝經五百劫；是人既以生滅爲因，



不能發明不生滅性，初半劫滅，後半劫生，如是一類名無想天。阿難！此四勝流，乃至劫壞，三災不及；一切世間諸苦樂境所不能動，雖非無爲真不動地，有所得心功用純熟，名爲四禪。」

「阿難！此中復有五不還天；於下界中九品習氣俱時滅盡，苦樂雙亡，下無卜居，故於捨心眾同分中安立居處。阿難！苦樂兩滅，鬥心不交，如是一類名無煩天。機括獨行，研交無地，如是一類名無熱天。十方世界妙見圓澄，更無塵象一切沈垢，如是一類名善見天。精見現前，陶鑄無礙，如是一類名善現天。究竟群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如是一類名色究竟天。阿難！此不還天，彼諸四禪四位天王獨有欽聞，不能知見；如今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故，世間粗人所不能見。阿難！是十八天獨行無交，未盡形累。自此已還，名爲色界。」

「復次阿難！從是有頂色邊際中，其間復有二種岐路：若於捨心發明智慧，慧光圓通便出塵界，成阿羅漢、入菩薩乘，如是一類名爲迴心大阿羅漢。若在捨心，捨厭成就；覺身爲礙，銷礙入空；如是一類名爲空處。諸礙既銷，無礙無滅，其中唯留阿賴耶識，全於末那半分微細，如是一類名爲識處。空色既亡，識心都滅；十方寂然，迴無攸往，

如是一類名無所有處。識性不動，以滅窮研；於無盡中，發宣盡性，如存不存，若盡非盡；如是一類名爲非想非非想處。此等窮空，不盡空理；從不還天、聖道窮者，如是一類名不迴心鈍阿羅漢。若從無想諸外道天窮空不歸，迷漏無聞，便入輪轉。阿難！是諸天上各各天人，則是凡夫業果酬答，答盡入輪。彼之天王即是菩薩遊三摩提，漸次增進，迴向聖倫所修行路。阿難！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從此逮終，名無色界。此皆不了妙覺明心，積妄發生，妄有三界，中間妄隨。七趣沈溺補特伽羅，各從其類。」

「復次阿難！是三界中復有四種阿修羅類，若於鬼道，以護法力成通入空，此阿修羅從卵而生，鬼趣所攝；若於天中降德貶墜，其所卜居鄰於日月，此阿修羅從胎而出，人趣所攝；有修羅王執持世界，力洞無畏，能與梵王及天帝釋四天爭權，此阿修羅因變化有，天趣所攝；阿難！別有一分下劣修羅，生大海心、沈水穴口，且遊虛空，暮歸水宿，此阿修羅因濕氣有，畜生趣攝。」

「阿難！如是地獄餓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羅，精研七趣，皆是昏沈諸有爲想；妄想受生，妄想隨業；於妙圓明無作本心，皆如空花，元無所有，但一虛妄，更無根緒。阿難！此等眾生不識本

心，受此輪迴，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姪故；反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姪；有名鬼倫，無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若得妙發三摩提者，則妙常寂，有無二無，無二亦滅，尚無不殺不偷不姪，云何更隨殺盜姪事？阿難！不斷三業，各各有私；因各各私，眾私同分非無定處；自妄發生，生妄無因，無可尋究。汝勗修行欲得菩提，要除三惑；不盡三惑，縱得神通，皆是世間有為功用；習氣不滅，落於魔道；雖欲除妄，倍加虛偽，如來說為可哀憐者。汝妄自造，非菩提咎；作是說者名為正說，若他說者即魔王說。」

即時如來將罷法座，於師子床攬七寶机，迴紫金山再來憑倚，普告大眾及阿難言：「汝等有學緣覺聲聞，今日迴心，趣大菩提無上妙覺，吾今已說真修行法，汝猶未識修摩他毘婆舍那微細魔事。魔境現前，汝不能識；洗心非正，落於邪見；或汝陰魔、或復天魔、或著鬼神、或遭魘魅，心中不明，認賊為子；又復於中得少為足，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妄言證聖，天報已畢哀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阿鼻獄。汝應諦聽，吾今為汝子細分別。」阿難起立，並其會中同有學者，歡喜頂禮，伏聽慈誨。佛告阿難及諸大眾：「汝等當知：有漏世界十二類生，本覺妙明覺圓心體，與十方佛無二無別。」

由汝妄想迷理為咎，癡愛發生，生發遍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則此十方微塵國土非無漏者，皆是迷頑妄想安立。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裡，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汝輩修禪，飾三摩地，十方菩薩及諸無漏大阿羅漢，心精通溜（謂大清明境界也），當處湛然；一切魔王及與鬼神諸凡夫天，見其宮殿無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陸飛騰無不驚懼，凡夫昏暗不覺遷訛。彼等咸得五種神通，唯除漏盡；戀此塵勞、如何令汝摧裂其處？是故神鬼及諸天魔魍魎妖精，於三昧時僉來惱汝；然彼諸魔雖有大怒，彼塵勞內，汝妙覺中，如風吹光、如刀斷水，了不相觸；汝如波浪，彼如堅冰，暖氣漸鄰，不日銷殞。徒恃神力，但為其客；成就破亂，由汝心中五陰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當處禪那覺悟無惑，則彼魔事無奈汝何！陰銷入明，則彼群邪咸受幽氣，明能破暗，近自銷殞，如何敢留、擾亂禪定？若不明悟，被陰所迷，則汝阿難必為魔子，成就魔人；如摩登伽，殊為眇劣，彼雖咒汝破佛律儀，八萬行中祇毀一戒，心清淨故尚未淪溺，此乃隳汝寶覺全身，如宰臣家忽逢籍沒，宛轉零落，無可哀救。」

「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念，其念若盡，

則諸離念一切精明，動靜不移，憶忘如一，當住此處入三摩提；如明目人處大幽暗，精性妙淨，心未發光，此則名爲色陰區宇。若目明朗，十方洞開，無復幽黯，名色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爲其本。」

「阿難！當在此中精研妙明，四大不織，少選之間、身能出礙，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斯但功用，暫得如是，非爲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阿難！復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內徹，是人忽然於其身內拾出蟻蚶，身相宛然，亦無傷毀，此名精明流溢形體；斯但精行，暫得如是，非爲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又以此心內外精研，其時魂魄意志精神，除執受身，餘皆涉入若爲賓主；忽於空中聞說法聲，或聞十方同敷密義，此名精魂遞相離合、成就善種；暫得如是，非爲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又以此心澄露皎徹，內光發明，十方遍作閻浮檀色，一切種類化爲如來，于時忽然見毘盧遮那踞天光臺，千佛圍繞，百億國土及與蓮華俱時出現；此名心魂靈悟所染，心光研明照諸世界；暫得如是，非爲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觀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於時忽然十

方虛空成七寶色或百寶色，同時遍滿不相留礙，青黃赤白各各純現，此名抑按功力踰分；暫得如是，非爲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又以此心研究澄徹，精光不亂；忽於夜合，在暗室內見種種物，不殊白晝；而暗室物，亦不除滅；此名心細密澄，其見所視洞幽；暫得如是，非爲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又以此心圓入虛融，四肢忽然同於草木，火燒刀斫，曾無所覺，又則火光不能燒爇，縱割其肉，猶如削木，此名塵並排四大性一向入純；暫得如是，非爲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又以此心成就清淨，淨心功極，忽見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國，具足七寶，光明遍滿；又見恒沙諸佛如來遍滿空界，樓殿華麗；下見地獄，上觀天宮，得無障礙；此名欣厭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爲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又以此心研究深遠，忽於中夜，遙見遠方市井街巷、親族眷屬，或聞其語；此名迫心逼極飛出，故多隔見，非爲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又以此心研究精極，見善知識形體變移，少選無端種種遷改；此名邪心含受魘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無端說法通達妙義，非爲聖證；不作聖心，魔事銷歇；若作聖解，即受

群邪。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色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當於如來滅後，於末法中宣示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陰盡者，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猶如魔人，手足宛然、見聞不惑，心觸客邪而不能動，此則名為受陰區宇。若魔咎歇，其心離身，返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礙，名受陰盡。是人則能超越見濁，觀其所由虛明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彼善男子當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發明；內抑過分，忽於其處發無窮悲，如是乃至觀見蚊虻猶如赤子，心生憐愍，不覺流淚，此名功用抑摧過越；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銷歇；若作聖解，則有悲魔入其心腑，見人則悲、啼泣無限，失於正受，當從淪墜。阿難！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勝相現前；感激過分，忽於其中生無限勇，其心猛利、志齊諸佛，謂三僧祇、一念能越，此名功用凌率過越；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銷歇；若作聖解，則有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誇，我慢無比，其心乃至上不見佛、下不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又

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前無新證，歸失故居；智力衰微，入中墮地，迴無所見；心中忽然生大枯渴，於一切時沈憶不散，將此以為勤精進相，此名修心無慧自失；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憶魔入其心腑，旦夕攝心懸在一處，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慧力過定，失於猛利，以諸勝性懷於心中，自心已疑是盧舍那，得少為足；此名用心亡失恒審，溺於知見；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見人自言我得無上第一義諦；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新證未獲，故心已亡；歷覽二際，自生艱險；於心忽然生無盡憂，如坐鐵床，如飲毒藥，心不欲活；常求於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脫；此名修行失於方便，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常憂愁魔入其心腑，手執刀劍自割其肉，欣其捨壽；或常憂愁，走入山林，不耐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處清淨中，心安隱後，忽然自有無限喜生，心中歡悅不能自止；此名輕安無慧自禁，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喜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笑，於衢路傍自歌自舞，自謂已得無礙解脫；失於正受，當從淪

墜。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見勝，無慧自救；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疊花；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卻崇土木，實爲顛倒。』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眾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於精明中圓悟精理，得大隨順，其心忽生無量輕安；已言成聖，得大自在，此名因慧獲諸輕清；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清輕魔入其心腑，自謂滿足，更不求進；此等多作無間比丘，疑謗後生，墮阿鼻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於明悟中得虛明性，其中忽然歸向永滅，撥無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現前，乃至心生長斷滅解；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謗：『持戒名爲小乘，菩薩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於信心檀越飲酒噉肉，廣行姪穢；因魔力故，攝其前人不生疑謗；鬼心久入，或食屎尿，與酒肉等，一種俱空；破佛律儀，誤入人罪；

失於正受，當從淪墜。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味其虛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無限愛生，愛極發狂，便爲貪欲；此名定境安順入心，無慧自持，誤入諸欲；悟則無咎，非爲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說欲爲菩提道，化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姪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於末世中攝其凡愚其數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滿千萬；魔心生厭，離其身體；威德既無，陷於王難；疑誤眾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受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亦當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眾生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如鳥出籠，已能成就；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得意生身，隨往無礙。譬如有人熟寐嚙言，是人雖則無別所知，其言已成音韻倫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語，此則名爲想陰區宇。若動念盡，浮想銷除，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死生，首尾圓照，名想陰盡。是人則能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爲其本。」

「阿難！彼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圓明，銳其精思，貪求善巧；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不覺是其魔著，自言謂得無上涅槃，來彼求巧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其形斯須——或作比丘令人見，或為帝釋、或為婦女、或比丘尼，或寢暗室、身有光明；是人愚迷、惑為菩薩，信其教化、搖蕩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災祥變異，或言如來某處出世，或言劫火，或說刀兵恐怖於人，令其家資無故耗散，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遊蕩，飛其精思，貪求經歷；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遊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自形無變，其聽法者忽自見身坐寶蓮華，全體化成紫金光聚；一眾聽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為菩薩，姪逸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諸佛應世；某處某人當是某佛化身來此，某人即是某菩薩等來化人間。其人見故，心生傾渴，邪見密興、種智銷滅，此名魃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

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綿溜，澄其精思，貪求契合；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合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其形及彼聽法之人、外無遷變，令其聽者未聞法前心自開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見地獄、或知人間好惡諸事，或口說偈或自誦經，各各歡喜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為菩薩，綿愛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故，洗滌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根本，窮覽物化性之終始，精爽其心，貪求辯析；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先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元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身有威神摧伏求者，令其座下雖未聞法，自然心伏：『是諸人等將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現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遞代相

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絕。』都指現在即為佛國，無別淨居及金色相；其人信受、忘失先心，身命歸依、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為菩薩。推究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為淨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處。』彼無知者，信是穢言，此名蠱毒魔勝惡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懸應，周流精研，貪求冥感；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元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應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能令聽眾暫見其身如百千歲，心生愛染不能捨離，身為奴僕四事供養，不覺疲勞；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師本善知識，別生法愛，粘如膠漆，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為菩薩，親近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我於前世，於某生中先度某人，當時是我妻妾兄弟，今來相度；與汝相隨歸某世界，供養某佛。』或言：『別有大大光明天，佛於中住，一切如來所休居地。』彼無知者信是虛誑，遺失本心；此名厲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深入，克己辛勤，樂處陰寂，貪求靜謐；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本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應善男子處敷座說法，令其聽人各知本業；或於其處語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敕使一人於後踏尾，頓令其人起不能得，於是一眾傾心欽伏。有人起心，已知其肇；佛律儀外重加精苦，誹謗比丘，罵詈徒眾；訐露人事，不避譏嫌；口中好言未然禍福，及至其時毫髮無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知見，勤苦研尋，貪求宿命；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殊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知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是人無端於說法處得大寶珠，其魔或時化為畜生，口銜其珠及雜珍寶，簡策符牘諸奇異物，先授彼人，後著其體；或誘聽人藏於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處，是諸聽者得未曾有。多食藥草，不餐嘉膳，或時日餐一麻一麥，其形肥充，魔力持故；誹謗比丘，罵詈徒眾，不避譏嫌；口中好言他方寶藏、十方聖賢潛匿之處；隨其後者，往往見有奇異

之人；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嶽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姪，破佛戒律，與承事者潛行五欲；或有精進純食草木，無定行事，惱亂彼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神通種種變化，研究化元，貪取神力；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誠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通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是人或復手執火光，手撮其光分於所聽四眾頭上，是諸聽人頂上火光皆長數尺，亦無熱性，曾不焚燒；或上水行，如履平地，或於空中安坐不動，或入瓶內或處囊中，越牖透垣，曾無障礙；唯於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著白衣受比丘禮；誹謗禪律，罵詈徒眾，訐露人事不避譏嫌；口中常說神通自在。或復令人傍見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實；讚歎行姪，不毀粗行；將諸猥媠以爲傳法。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風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樹積劫精魅、或復龍魅、或壽終仙再活爲魅，或仙期終計年應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

摩地中，心愛入滅，研究化性，貪求深空；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終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空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於大眾內，其形忽空，眾無所見；還從虛空突然而出，存沒自在；或現其身洞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氣；或大小便如厚石蜜；誹毀戒律，輕賤出家，口中常說『無因無果、一死永滅、無復後身及諸凡聖』；雖得空寂，潛行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撥無因果；此名日月薄蝕精氣金玉芝草、麟鳳龜鶴，經千萬年不死爲靈，出生國土，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長壽，辛苦研幾，貪求永歲，棄分段生，頓希變易細相常住；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竟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生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好言他方往還無滯，或經萬里瞬息再來，皆於彼方取得其物，或於一處、在一宅中數步之間，令其從東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現前。口中常說『十方眾生皆是吾子，我生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生自然，不因修得。』此名住世自在天



魔使其眷屬如遮文荼及四天王毘舍童子未發心者，利其虛明，食彼精氣；或不因師，其修行人親自觀見，稱『執金剛與汝長命』，現美女身、盛行貪欲；未逾年歲，肝腦枯竭，口兼獨言，聽若魘魅；前人未詳、多陷王難，未及遇刑、先已乾死，惱亂彼人以至殂殞；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讚歎姪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姪姪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踰百世；令真修行總為魔眷，命終之後畢為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汝今未須先取寂滅，縱得無學，留願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眾生，令不著魔，得正知見；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語，名報佛恩。」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想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必須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眾生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十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銷滅，寤寐恒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粗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河山，如鏡鑑明；來無所粘、過無蹤跡，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真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眾生畢殫其類，雖未通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熠清擾，為浮根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為行陰區宇。若此清擾熠熠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習如波瀾滅，化為澄水，名行陰盡；是人則能超眾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當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類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窮生類本，於本類中生元露者，觀彼幽清圓擾動元，於圓元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二無因論：一者是人見本無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機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見八萬劫所有眾生業流灣環，死此生彼；只見眾生輪迴其處，八萬劫外冥無所觀，便作是解：『此等世間十方眾生，八萬劫來無因自有。』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二者是人見末無因；何以故？是人『於生既見其根，知人生

人、悟鳥生鳥，鳥從來黑、鵠從來白，人天本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今盡此形亦復如是，而我本來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當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無因。』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一外道立無因論。」

「阿難！是三摩提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圓常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遍常論：一者是人窮心境性二處無因修習，能知二萬劫中十方眾生所有生滅，咸皆循環，不曾散失，計以為常；二者是人窮四大元、四性常住修習，能知四萬劫中十方眾生所有生滅，咸皆體恒，不曾散失，計以為常；三者是人窮盡六根末那執受心意識中本元，由處性常恒故修習，能知八萬劫中一切眾生循環不失，本來常住；窮不失性，計以為常；四者是人既盡想元生理，更無流止運轉，生滅想心：『今已永滅，理中自然成不生滅。』因心所度，計以為常；由此計常，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二外道立圓常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自他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顛倒見，一分無常，一分常論：一

者是人觀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為究竟神我；從是則計『我遍十方，凝明不動；一切眾生於我心中自生自死，則我心性名之為常；彼生滅者，真無常性。』二者是人不觀其心，遍觀十方恒沙國土，見劫壞處，名為究竟無常種性；劫不壞處，名究竟常。三者是人別觀我心精細微密，猶如微塵，流轉十方性無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滅，其不壞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從我流出，名無常性。四者是人知想陰盡，見行陰流；行陰常流，計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滅盡，名為無常；由此計度一分無常、一分常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三外道一分常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分位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有邊論：一者是人計生元流用不息，計過未者，名為有邊；計相續心，名為無邊；二者是人觀八萬劫，則見眾生八萬劫前寂無聞見，無聞見處名為無邊，有眾生處名為有邊；三者是人計我遍知得無邊性，彼一切人現我知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名彼不得無邊之心，但有邊性；四者是人窮行陰空，以其所見心路籌度，一切眾生一身之中，計其咸皆半生半滅，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邊，一半無邊；由此計度有邊無邊，墮落外道，

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四外道立有邊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知見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種顛倒，不死矯亂，遍計虛論：一者是人觀變化元，見遷流處名之為變，見相續處名之為恒，見所見處名之為生，不見見處名之為滅；相續之因，性不斷處，名之為增；正相續中，中所離處，名之為減；各各生處名之為有，互互亡處名之為無；以理都觀，用心別見，有求法人來問其義，答言：『我今亦生亦滅，亦有亦無，亦增亦減。』於一切時皆亂其語，令彼前人遺失章句。二者是人諦觀其心互互無處，因無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無；除無之餘、無所言說。三者，是人諦觀其心各各有處，因有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餘、無所言說。四者是人無俱見，其境枝故，其心亦亂；有人來問，答言：『亦有即是亦無，亦無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矯亂，無容窮詰。由此計度，矯亂虛無；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五外道四顛倒性，不死矯亂，遍計虛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無盡流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有相發心顛倒，或自固身，云色

是我；或見我圓，含遍國土，云我有色；或彼前緣隨我迴復，云色屬我；或復我依行中相續，云我在色，皆計度言死後有相。如是循環有十六相，從此惑計『畢竟煩惱，畢竟菩提；兩性並驅，各不相觸。』由此計度死後有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六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有相、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先除滅色受想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無相、發心顛倒：『見其色滅，形無所因；觀其想滅，心無所繫；知其受滅，無後連綴，陰性銷散，縱有生理而無受想，與草木同。此質現前猶不可得，死後云何更有諸相？』因之勘校死後相無，如是循環有八無相，從此或計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斷滅；由此計度死後無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七外道立五陰中死後無相、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行存中兼受想滅，雙計有無自體相破，是人墜入死後俱非，起顛倒論；色受想中，見有非有；行遷流內，觀無不無；如是循環，窮盡陰界，八俱非相；隨得一緣，皆言死後有相無相。又計諸行性遷訛故，心發通悟，有無俱非，虛實失措。由此計度死後俱非，後

際昏懵無可道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八外道立五陰中死後俱非、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無、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七斷滅論；或計身滅、或欲盡滅、或苦盡滅、或極樂滅、或極捨滅；如是循環窮盡七際，現前銷滅，滅已無復；由此計度死後斷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九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斷滅、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有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五涅槃論；或以欲界為正轉依，觀見圓明，生愛慕故；或以初禪性無憂故，或以二禪心無苦故，或以三禪極悅隨故，或以四禪苦樂二亡，不受輪迴生滅性故；迷有漏天，作無為解；『五處安隱，為勝淨依。』如是循環五處究竟，由此計度五現涅槃，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十外道立五陰中五現涅槃，心顛倒論。」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狂解，皆是行陰用心交互，故現斯悟。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現前以迷為解，自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必須將如來心，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眾生覺了斯義，無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護，消息邪見；教

其身心開覺真義，於無上道不遭歧岐；勿令心祈得少為足，作大覺王清淨標指。」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行陰盡者，諸世間性幽清擾動同分生機條然墮裂，沈細綱紐補特伽羅酬業深脈感應懸絕；於涅槃天將大明悟，如雞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六根虛靜，無復馳逸；內外湛明，入無所入；深達十方十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召，於十方界已獲其同；精色不沈，發現幽秘，此則名為識陰區宇。若於群召已獲同中銷磨六門、合開成就，見聞通鄰，互用清淨，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琉璃，內外明徹，名識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命濁，觀其所由罔象虛無顛倒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當知：是善男子窮諸行空，於識還元，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能令己身根隔合開，亦與十方諸類通覺，覺知通溜，能入圓元。若於所歸立真常因、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因所因執；娑毘迦羅所歸冥諦，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歸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外道種。」

「阿難！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歸，覽為自體；『盡虛空界十二類內所有眾生，皆我身中一類流出』生勝解

者，是人則墮能非能執；摩醯首羅現無邊身，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二立能爲心，成能事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大慢天我遍圓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歸有所歸依，自疑身心從彼流出，十方虛空咸其生起，即於都起所宣流地，作真常身無生滅解；**在生滅中早計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滅**；安住沈迷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常非常執；計自在天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計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圓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知知遍圓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稱有情，與人無異；草木爲人，人死還成十方草樹。』無擇遍知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知無知執；婆吒霰尼執一切覺，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四計圓知心，成虛謬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知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融根互用中已得隨順，便於圓化一切發生；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周流，觀塵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塵發作本因，立常住解。是

人則墮生無生執，諸迦葉波並婆羅門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生死，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五計著崇事，迷心從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顛化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明計明中虛，非滅群化、以永滅依爲所歸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歸無歸執；無相天中諸舜若多，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六圓虛無心，成空亡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斷滅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常固身常住，同于精圓，長不傾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貪非貪執；諸阿斯陀求長命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七執著命元立固妄因，趣長勞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妄延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觀命互通，卻留塵勞，恐其銷盡；便於此際坐蓮華宮，廣化七珍，多增寶媛，縱恣其心；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真無真執；吒枳迦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八發邪思因，立熾塵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天魔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

妙未圓；於命明中分別精粗，疏決真偽因果相酬；唯求感應，背清淨道：所謂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居滅已休，更不前進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聲聞，諸無聞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九圓精應心，成趣寂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纏空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融清淨覺明發研深妙，即立涅槃，而不前進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辟支；諸緣獨倫不迴心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十圓覺溜心，成湛明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覺圓明，不化圓種。」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中途，成狂因依；或未足中，生滿足證；皆是識陰用心交互，故生斯位。眾生頑迷不自付量，逢此現前，各以所愛先習迷心而自休息，將為畢竟所歸寧地；自言滿足無上菩提，大妄語成；外道邪魔所感業終，墮無間獄；聲聞緣覺不成增進。汝等存心秉如來道，將此法門於我滅後傳示末世，普令眾生覺了斯義，無令見魔自作沈孽，保綏哀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始成就，不遭岐路。」

「如是法門，先過去世恒沙劫中微塵如來乘此心開，得無上道。識陰若盡，則汝現前諸根互用，

從互用中，能入菩薩金剛乾慧。圓明精心於中發化，如淨琉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菩薩所行金剛十地；等覺圓明，入於如來妙莊嚴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此是過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毘婆舍那覺明分析微細魔事；魔境現前，汝能諳識；心垢洗除，不落邪見；陰魔銷滅，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魄逃逝；魑魅魍魎，無復出生，直至菩提；無諸少乏，下劣增進；於大涅槃，心不迷悶。若諸末世愚鈍眾生未識禪那，不知說法，樂修三昧；汝恐同邪，一心勸令持我佛頂陀羅尼咒。若未能誦，寫於禪堂或帶身上，一切諸魔所不能動，汝當恭欽十方如來，究竟修進最後垂範。」

阿難即從坐起，聞佛示誨，頂禮欽奉憶持無失，於大眾中重復白佛：「如佛所言五陰相中五種虛妄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來微細開示；又此五陰為並銷除？為次第盡？如是五重，詣何為界？惟願如來發宣大慈，為此大眾清明心目，以為末世一切眾生作將來眼。」佛告阿難：「精真妙明，本覺圓淨，非留生死及諸塵垢，乃至虛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覺妙明真精，妄以發生諸器世間，如演若多迷頭認影；妄元無因，於妄想中立因緣性；迷因緣者稱為自然，彼虛空性猶實幻生；因

緣、自然，皆是眾生妄心計度。阿難！知妄所起，說妄因緣；若妄元無，說妄因緣元無所有，何況不知、推自然者？是故如來與汝發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

「如我先言心想醋味口中涎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懸崖不有，醋物未來，汝體必非虛妄通倫，口水如何因談醋出？是故當知汝現色身，名為堅固第一妄想；即此所說臨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酸澀，由因受生，能動色體；汝今現前順益違損，二現驅馳，名為虛明第二妄想。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所使、種種取像？心生形取，與念相應；寤即想心，寐為諸夢；則汝想念，搖動妄情，名為融通第三妄想。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長髮生，氣銷容皺，日夜相代，曾無覺悟；阿難！此若非汝，云何體遷？如必是真，汝何無覺？則汝諸行，念念不停，名為幽隱第四妄想。又汝精明、湛不搖處，名恒常者，於身不出見聞覺知，若實精真，不容習妄，何因汝等曾於昔年睹一奇物，經歷年歲，憶忘俱無？於後忽然復睹前異，記憶宛然，曾不遺失？則此精了湛不搖中，念念受熏，有何籌算？阿難當知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若非想元，寧受想

習？非汝六根互用合開，此之妄想無時得滅；故汝現在見聞覺知、中串習幾；則湛了內罔象虛無，第五顛倒細微精想。」

「阿難！是五受陰，五妄想成，汝今欲知因界淺深：唯色與空，是色邊際；唯觸及離，是受邊際；唯記與忘，是想邊際；唯滅與生，是行邊際；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此五陰元，重疊生起；生因識有，滅從色除；理則頓悟，乘悟並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我已示汝劫波巾結，何所不明？再此詢問？汝應將此妄想根元、心得開通，傳示將來末法之中諸修行者，令識虛妄，深厭自生；知有涅槃，不戀三界。」

「阿難！若復有人遍滿十方所有虛空盈滿七寶，持以奉上微塵諸佛，承事供養，心無虛度，於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緣，得福多不？」阿難答言：「虛空無盡，珍寶無邊；昔有眾生施佛七錢，捨身猶獲轉輪王位，況復現前虛空既窮，佛土充遍皆施珍寶，窮劫思議尚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邊際？」佛告阿難：「諸佛如來，語無虛妄；若復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瞬息即經此方他方阿鼻地獄，乃至窮盡十方無間，靡不經歷；能以一念將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末學，是人罪障應念銷滅，變其所受地獄苦因成安樂國，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

千倍、千萬億倍，如是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阿難！若有眾生能誦此經，能持此咒；如我廣說窮劫不盡，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成菩提，無復魔業。」佛說此經已，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及諸他方菩薩二乘聖仙童子，並初發心大力鬼神，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壽命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八十億百千人俱，前後圍遶，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以佛神力出大音聲，其聲遍滿乃至有頂，隨其類音普告眾生：「今日如來應正遍知，憐愍眾生，覆護眾生，等視眾生如羅侯羅，爲作歸依屋舍室宅。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眾生若有所疑，今悉可問，爲最後問。」爾時，世尊於晨朝時，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明雜色——青黃赤白玻璃瑪瑙光，遍照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乃至十方亦復如是。其中所有六趣眾生遇斯光者，罪垢煩惱，一切消除。是諸眾生見聞是已，心大憂愁，同時舉聲悲啼號哭：「嗚呼慈父！痛哉！苦哉！」舉手拍頭，搥胸叫喚；其中或有身體戰慄，涕泣哽咽。爾時大地諸山大海，皆悉震動。時諸眾生共相謂言：「且各裁抑，莫大愁苦，當疾往詣拘尸那城力士生處，至如來所，頭面禮敬，勸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減一劫。」互相執手，復作是言：「世間空虛，眾生福盡，不善諸業增長出世。仁等！今當速往速往！如來不久

必入涅槃。」復作是言：「世間虛空！世間虛空！我等從今無有救護，無所宗仰，貧窮孤露，一旦遠離無上世尊，設有疑惑，當復問誰？」時有無量諸大弟子：尊者摩訶迦旃延、尊者薄俱羅、尊者優波難陀，如是等諸大比丘遇佛光者，其身戰掉，乃至大動，不能自持；心濁迷悶，發聲大喚，生如是等種種苦惱。爾時，復有八十百千諸比丘等，皆阿羅漢，心得自在，所作已辦，離諸煩惱，調伏諸根，如大龍王有大威德，成就空慧，逮得己利；如旃檀林，旃檀圍遶；如師子王，師子圍遶；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一切皆是佛之真子。於其晨朝，日始初出，離常住處，嚼楊枝時，遇佛光明，並相謂言：「仁等速疾漱口澡手。」一作是言已，舉身毛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爲欲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爲不斷絕種種說法，爲諸眾生調伏因緣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合掌恭敬，卻坐一面。

爾時，復有拘陀羅女、善賢比丘尼、優婆難陀比丘尼、海意比丘尼與六十億比丘尼等，一切亦是大阿羅漢；諸漏已盡，心得自在，所作已辦，離諸煩惱，調伏諸根；猶如大龍，有大威德，成就空慧。亦於晨朝日初出時，舉身毛豎，遍體血現，如

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亦欲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爲不斷絕種種說法，爲諸眾生調伏因緣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合掌恭敬，卻坐一面。於比丘尼眾中，復有諸比丘尼皆是菩薩，人中之龍；位階十地，安住不動；爲化眾生，現受女身，而常修集四無量心，得自在力，能化作佛。

爾時，復有一恆河沙菩薩摩訶薩，人中之龍，位階十地，安住不動，方便現身。其名曰：海德菩薩、無盡意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而爲上首；其心皆悉敬重大乘，安住大乘，深解大乘，愛樂大乘，守護大乘，善能隨順一切世間。作是誓言；諸未度者當令得度，已於過去無數劫中，修持淨戒善持所行，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絕，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等觀眾生，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出時，遇佛光明，舉身毛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亦爲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爲不斷絕種種說法，爲諸眾生調伏因緣故，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合掌恭敬，卻坐一面。

爾時復有二恆河沙諸優婆塞、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曰：威德無垢稱王優婆塞，善德優婆塞

等，而爲上首。深樂觀察諸對治門，所謂：苦樂、常無常、淨不淨、我無我、實不實、歸依非歸依、眾生非眾生、恆非恆、安非安、爲無爲、斷不斷、涅槃非涅槃、增上非增上；常樂觀察如是等法對治之門，亦欲樂聞無上大乘。如所聞已，能爲他說；善持淨戒，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善能攝取無上智慧，愛樂大乘，守護大乘；善能隨順一切世間，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絕；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心常深味清淨戒行，悉能成就如是功德，於諸眾生，生大悲心；平等無二，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出時，爲欲闡毗如來身故，人人各取香木萬束，梅檀、沈水、牛頭梅檀、天木香等；是一一木，文理及附，皆有七寶微妙光明，譬如種種雜彩畫飾，以佛力故，有是妙色——青黃赤白；爲諸眾生之所樂見。諸木皆以種種香塗——鬱金沈木及膠香等；散以諸華而爲莊嚴——優鉢羅華、拘物頭華、波頭摩華、芬陀利華。諸香木上，懸五色幡，柔軟微妙，猶如天衣，僑奢耶衣，芻摩繒綵。是諸香木，載以寶車；是諸寶車，出種種光——青黃赤白，轆轤皆以七寶廁填；是一一車，駕以四馬；是一一馬，駿疾如風。一一車前，豎立五十七寶妙幢，真金羅網，彌覆其上；一一寶車，復有五十微妙寶蓋；一

一車上，垂諸花鬘——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芬陀利花。其花純以真金爲葉，金剛爲臺；是花臺中，多有黑蜂，遊集其中，歡娛受樂；又出妙音，所謂無常、苦、空、無我。是音聲中，復說菩薩本所行道。復有種種歌舞伎樂，箏笛篪篥，簫瑟鼓吹；是樂音中，復出是言：「苦哉！苦哉！世間空虛。」——一車前，有優婆塞擊四寶案；是諸案上，有種種花——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芬陀利花；鬱金香及餘薰香，微妙第一。諸優婆塞爲佛及僧，辦諸食具種種備足，皆是栴檀沈水香薪，八功德水之所成熟，其食甘美有六種味：一苦二醋，三甘四辛，五鹹六淡；復有三德：一者輕軟，二者淨潔，三者如法。作如是等種種莊嚴，至力士生處娑羅雙樹間，復以金沙遍布其地，以迦陵伽衣、欽婆羅衣及繒綵衣而覆沙上。周匝遍滿十二由旬，爲佛及僧敷置七寶師子之座，其座高大如須彌山；是諸座上皆有寶帳，垂諸瓔珞。諸娑羅樹，悉懸種種微妙幡蓋，種種好香以塗樹身，種種名花以散樹間。諸優婆塞各作是念：「一切眾生若有所乏，須食與食，須飲與飲，須頭與頭，須目與目；隨諸眾生所須之物皆悉給與。」——作是施時，離欲瞋恚穢濁毒心，無餘思惟求世福樂，唯期無上清淨菩提，是優婆塞等皆已安住於菩薩道，復作是念：

「如來今者受我食已，當入涅槃。」——作是念已，身毛皆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各各齎持供養之具，載以寶車——香木幢幡寶蓋飲食，疾至佛所，稽首佛足，以其所持供養之具供養如來，遶百千匝，舉聲號泣，哀動天地，捶胸大叫，淚下如雨。復相謂言：「苦哉！仁者！世間空虛，世間空虛。」——便自舉身投如來前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世尊知時，默然不受；如是三請，悉皆不許。諸優婆塞不果所願，心懷悲惱，默然而住；猶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喪亡，送其屍骸，置於塚間，歸還悵恨，愁憂苦惱；諸優婆塞，憂愁苦惱亦復如是，以諸供具安置一處，卻住一面，默然而坐。

爾時，復有三恆河沙諸優婆夷，受持五戒威儀具足，其名曰：壽德優婆夷、德鬘優婆夷、毗舍佉優婆夷等，八萬四千而爲上首，悉能堪任護持正法，爲度無量百千眾生故現女身；訶責家法，自觀己身如四毒蛇；是身常爲無量諸蟲之所啖食；是身臭穢，貪欲獄縛；是身可惡，猶如死狗；是身不淨，九孔常流；是身如城，血肉筋骨，皮裹其上；手足以爲卻敵樓櫓，目爲竅孔，頭爲殿堂，心王處中。如是身城，諸佛世尊之所棄捨，凡夫愚人常所味著，貪姪瞋恚愚癡羅刹，止住其中。是身不堅，

猶如蘆葦、伊蘭水泡、芭蕉之樹；是身無常，念念不住，猶如電光、暴水幻燄，亦如畫水、隨畫隨合；是身易壞，猶如河岸臨峻大樹；是身不久當爲狐狼鴟梟鷓鴣餓狗之所食噉，誰有智者當樂此身？寧以牛跡盛大海水，不能具說是身無常，不淨臭穢；寧九大地使如棗等，漸漸轉小猶葶藶子乃至微塵，不能具說是身過患，是故當捨，如棄涕唾。以是因緣，諸優婆夷以空、無相、無願之法，常修其心；深樂諮受大乘經典，聞已亦能爲他演說，護持本願；毀些女身甚可患厭，性不堅牢，心常修集如是正觀，破壞生死無際輪轉；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深樂大乘，守護大乘，雖現女身，實是菩薩——善能隨順一切世間，度未度者，解未解者；紹三寶種，使不斷絕；於未來世當轉法輪，以大莊嚴而自莊嚴，堅持禁戒，皆悉成就如是功德；於諸眾生大悲心，平等無二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出時，各相謂言：「今日宜應至雙樹間。」諸優婆夷所設供具，倍勝於前，持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爲佛及僧辦諸供具，唯願如來，哀受我供。」如來默然而不許可，諸優婆夷不果所願，心懷惆悵，卻坐一面。

爾時復有四恆河沙毘耶離城諸離車等、男女大

小妻子眷屬，及閻浮提諸王眷屬，爲求法故，善修戒行威儀具足，摧伏異學壞正法者；常相謂言：「我等當以金銀倉庫，爲令甘露無盡正法深奧之藏久住於世，願令我等常得修學，若有誹謗佛正法者，當斷其舌。」復作是願：「若有出家毀禁戒者，我當罷令還俗策使；有能深樂護持正法，我當敬重如事父母；若有眾僧能修正法，我當隨喜令得勢力。」常欲樂聞大乘經典，聞已亦能爲人廣說，皆悉成就如是功德；其名曰：淨無垢藏離車子、淨不放逸離車子、恆水無垢淨德離車子，如是等各相謂言：「仁等今可速往佛所，所辦供養，種種具足。」一一離車，各嚴八萬四千大象，八萬四千駟馬寶車，八萬四千明月寶珠；天木旃檀、沈水薪束，種種各有八萬四千；一一象前有寶幢幡蓋，其蓋小者，周匝縱廣滿一由旬；幡最長者，長三十二由旬；寶幢卑者，高百由旬；持如是等供養之具，往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爲佛及僧辦諸供具，唯願如來哀受我供。」如來默然而不許可，諸離車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羅樹，於虛空中默然而住。

爾時，復有五恆河沙大臣長者，敬重大乘，若有異學謗正法者，是諸人等，力能摧伏，猶如雹雨

摧折草木。其名曰：日光長者、護世長者、護法長者，如是之等而爲上首；所設供具，五倍於前，俱共往詣娑羅雙樹間，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爲佛及僧設諸供具，唯願哀愍，受我等供。」如來默然而不受之，諸長者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以佛神力，去地七多羅樹，於虛空中默然而住。

爾時，復有六恆河沙毘舍離王，及其後宮夫人眷屬，閻浮提內所有諸王、除阿闍世，並及城邑聚落人民，其名曰：月無垢王等，各嚴四兵，欲往佛所；是一一王，各有一百八十萬億人民眷屬；是諸車兵，駕以象馬，象有六牙，馬疾如風，莊嚴供具六倍於前；寶蓋之中有極小者，周匝縱廣滿八由旬，幡極短者十六由旬，寶幢卑者三十六由旬。是諸王等，皆悉安住於正法中，惡賤邪法，敬重大乘、深樂大乘，憐愍眾生，等如一子；所持飲食，香氣流布滿四由旬。亦於晨朝日出時，持是種種上妙甘膳，詣雙樹間，至如來所而白佛言：「世尊！我等爲佛及比丘僧設是供具，唯願如來哀愍！受我最後供養。」如來知時，亦不許可，是諸王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卻住一面。

爾時，復有七恆河沙諸王夫人、唯除阿闍世王夫人，爲度眾生現受女身，常觀身行，以空、無

相、無願之法，熏修其心。其名曰：三界妙夫人、愛德夫人，如是等諸王夫人，皆悉安住於正法中，修行禁戒威儀具足，憐愍眾生等如一子，各相謂言：「今宜速往詣世尊所。」諸王夫人所設供養，七倍於前，香花寶幢、繒綵幡蓋、上妙飲食；寶蓋小者，周匝縱廣十六由旬，幡最長者三十六由旬，寶幢卑者六十八由旬；飲食香氣周遍流布，滿八由旬；持如是等供養之具，往如來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我等爲佛及比丘僧設是供具，唯願如來哀愍，受我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時諸夫人不果所願，心懷愁惱，自拔頭髮，捶胸大哭，猶如新喪所愛之子，卻在一面，默然而住。

爾時復有八恆河沙諸天女等，其名曰廣目天女，而爲上首，作如是言：「汝等諸姊！諦觀諦觀！是諸人眾所設種種上妙供具，欲供如來及比丘僧，我等亦當如是嚴設微妙供具，供養如來；如來受已，當入涅槃。諸姊！諸佛如來，出世甚難，最後供養，亦復倍難；若佛涅槃，世間空虛。」是諸天女愛樂大乘，欲聞大乘，聞已亦能爲人廣說；渴仰大乘，既自充足，復能充足餘渴仰者；守護大乘，若有異學、憎嫉大乘，勢能摧滅，如雹摧草；護持戒行威儀具足，善能隨順一切世間，度未度

者，脫未脫者；於未來世當轉法輪，紹三寶種使不斷絕；修學大乘，以大莊嚴而自莊嚴；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等慈眾生如視一子；亦於晨朝日出時，各取種種天木香等，倍於人間所有香木，其木香氣能滅人中種種臭穢；白車白蓋，駕四白馬，一一車上皆張白帳，其帳四邊懸諸金鈴，種種香花寶幢幡蓋；上妙甘膳，種種伎樂；敷師子座，其座四足純紺琉璃，於其座後，各各皆有七寶倚床；一一座前，復有金机；復以七寶而爲燈樹，種種寶珠以爲燈明，微妙天花遍布其地；是諸天女設是供已，心懷哀感，涕淚交流，生大苦惱；亦爲利益安樂眾生，成就大乘第一空行，顯發如來方便密教，亦爲不斷種種說法，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諸天女等不果所願，心懷憂惱，卻住一面，默然而坐。

爾時復有九恆河沙諸龍王等，住於四方，其名曰：和修吉龍王、難陀龍王、婆難陀龍王而爲上首。是諸龍王，亦於晨朝日出時，設諸供具，倍於人天，持至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是諸龍王，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卻坐一面。

爾時，復有十恆河沙諸鬼神王，毘沙門王而爲上首，各相謂言：「仁等！今者可速詣佛所。」設供具倍於諸龍，持往佛所，稽首佛足，遶百千匝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許。是諸鬼王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卻坐一面。

爾時，復有二十恆河沙金翅鳥王，降怨鳥王而爲上首；復有三十恆河沙乾闥婆王，那羅達王而爲上首；復有四十恆河沙緊那羅王，善見王而爲上首；復有五十恆河沙摩侯羅伽王，大善見王而爲上首；復有六十恆河沙阿修羅王，跋婆利王而爲上首；復有七十恆河沙陀那婆王，無垢河水王，跋提達多王等而爲上首，復有八十恆河沙羅刹王，可畏王而爲上首；捨離惡心更不食人，於怨憎中生慈悲心，其形醜陋，以佛神力皆悉端正；復有九十恆河沙樹林神王，樂香王而爲上首；復有千恆河沙持咒王，大幻持咒王而爲上首；復有一億恆河沙貪色鬼魅，善見王而爲上首；復有百億恆河沙天諸姪女、藍婆女、鬱婆尸女、帝路沾女，毘舍佉女而爲上首；復有千億恆河沙地諸鬼王，白濕王而爲上首；復有十萬億恆河沙等諸天子及諸天王、四天王等；復有十萬億恆河沙等四方風神，吹諸樹上時非時花，散雙樹間；復有十萬億恆河沙主雲雨神，皆作

是念：「如來涅槃焚身之時，我當注雨，令火時滅，眾中熱悶，爲作清涼。」復有二十恆河沙大香象王、羅侯象王、金色象王、甘味象王、紺眼象王、欲香象王等而爲上首，敬重大乘，愛樂大乘，知佛不久當般涅槃，各各拔取無量無邊諸妙蓮花，來至佛所，頭面禮佛，卻住一面；復有二十恆河沙等師子獸王，師子吼王而爲上首，施與一切眾生無畏，持諸花果，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復有二十恆河沙等諸飛鳥王，鳧雁鴛鴦孔雀諸鳥、乾闥婆鳥、迦蘭陀鳥、鵠鴿鸚鵡、俱翅羅鳥、婆嚧伽鳥、迦陵頻伽鳥、耆婆耆婆鳥，如是等諸鳥，持諸花果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復有二十恆河沙等水牛牛羊，往至佛所，出妙香乳，其乳流滿拘尸那城所有溝坑，色香美味，悉皆具足，成是事已，卻住一面；復有二十恆河沙等四天下中諸神仙人，忍辱仙等而爲上首，持諸香花及諸甘果，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佛三匝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許。時諸仙人，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卻坐一面；閻浮提中一切蜂王，妙音蜂王而爲上首，持種種花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佛一匝，卻住一面。

爾時閻浮提中比丘比丘尼，一切皆集，唯除尊者摩訶迦葉阿難二眾；復有無量阿僧祇恆河沙等世

界中間，及閻浮提所有諸山，須彌山王而爲上首；其山莊嚴，叢林蓊鬱，諸樹茂盛，枝條扶疏，蔭蔽日光；種種妙花，周遍而有；龍泉流水，清淨香潔；諸天、神、龍、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神仙咒術，作倡伎樂；如是等眾彌滿其中；是諸山神亦來詣佛，稽首佛足，卻住一面。復有阿僧祇恆河沙等四大海神及諸河神，有大威德，具大神足，所設供養倍勝於前；諸神身光伎樂燈明，悉蔽日月令不復現，以占婆花散熙連河，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

爾時拘尸那城娑羅樹林，其林變白猶如白鶴；於虛空中自然而有七寶堂閣，彫文刻鏤綺飾分明，周匝欄楯眾寶雜廁；堂下多有流泉浴池，上妙蓮花彌滿其中，猶如北方鬱單越國，亦如忉利歡喜之園；爾時娑羅樹林中間，種種莊嚴甚可愛樂亦復如是；是諸天人阿修羅等，咸睹如來涅槃之相，皆先悲感，愁憂不樂。

爾時四天王、釋提桓因，各相謂言：「汝等觀察諸天世人及阿修羅，大設供養，欲於最後供養如來，我等亦當如是供養，若我最後得供養者，檀波羅蜜則爲成就，滿足不難。」爾時四天王所設供養倍勝於前，持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迦枳樓伽花、摩訶迦枳樓伽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

散多尼迦花、摩訶散多尼迦花、愛樂花、大愛樂花、普賢花、大普賢花、時花大時花、香城花大香城花、歡喜花大歡喜花、發欲花大發欲花、香醉花大香醉花、普香花大普香花、天金葉花、龍華波利質多樹花、拘毘羅樹花；復持種種上妙甘膳來至佛所，稽首佛足。是諸天人所有光明能覆日月，令不復現，以是供具欲供養佛；如來知時，默然不受。爾時諸天不果所願，愁憂苦惱，卻住一面。

爾時釋提桓因及三十三天，設諸供具亦倍勝前，及所持花亦復如是，香氣微妙甚可愛樂，持得勝堂並諸小堂，來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深樂愛護大乘，唯願如來哀受我食。」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時諸釋天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卻住一面。乃至第六天所設供養，展轉勝前，寶幢幡蓋，寶蓋小者覆四天下，幡最長者周圍四海，幢最卑者至自在天；微風吹幡，出妙音聲，持上甘膳，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是諸天等，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卻住一面。上至有頂，其餘梵眾一切來集。爾時大梵天王及餘梵眾，放身光明遍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復現；持諸寶幢，繒綵幡蓋，幡極短者，懸於梵宮至娑羅樹間，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

「世尊！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爾時諸梵，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卻住一面。爾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與無量阿修羅大眷屬俱，身諸光明，勝於梵天；持諸寶幢、繒綵幡蓋，其蓋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膳來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諸阿修羅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卻住一面。爾時欲界魔王波旬，與其眷屬諸天姝女，無量無邊阿僧祇眾，開地獄門，施清冷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無所能為，唯當專念如來、應正遍知，建立最後隨喜供養；當令汝等長夜獲安。」時魔波旬於地獄中，悉除刀劍無量苦毒，熾然炎火，注雨滅之；以佛神力，復發是心：令諸眷屬皆捨刀劍、弓弩鎧仗、鉞槊長鉤、金錘鉞斧、鬥輪冑索；所持供養倍勝一切人天所設；其蓋小者覆中千界，來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等今者愛樂大乘，守護大乘。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為供養故、為怖畏故、為誑他故、為財利故、為隨他故受是大乘，或真或偽，我等爾時當為是人除滅怖畏。」說如是咒：

「唵枳 吒吒羅唵 盧呵隸 摩訶盧呵隸 阿羅 遮羅 多羅 莎呵 是咒能令諸失心者、怖畏者、說法者、不斷正法者，為伏外道故，護己身



故，護正法故，護大乘故說如是咒；若有能持如是咒者，無惡象怖；若至曠野空澤險處，不生怖畏；亦無水火、師子虎狼、盜賊王難。世尊！若有能持如是咒者，悉能除滅如是等怖。世尊！持是咒者，我當護之，如龜藏六。世尊！我等今者，不以諛詔說如是事，持是咒者，我當至誠益其勢力，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爾時佛告魔波旬言：「我不受汝飲食供養，我已受汝所說神咒，為欲安樂一切眾生、四部眾故。」佛說是已默然不受，如是三請皆亦不受，時魔波旬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卻住一面。

爾時大自在天王與其眷屬無量無邊及諸天眾所設供具，悉覆梵釋護世四王、人天八部及非人等所有供具；梵釋所設，猶如聚墨在珂貝邊，悉不復現；寶蓋小者，能覆三千大千世界，持如是等供養之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無數匝，白佛言：「世尊！我等所獻微末供具，猶如蚊子供養於我，亦如有人以一掬水投於大海，然一小燈助百千日；春夏之月眾花茂盛，有持一花，益於眾花；以葶蘆子益須彌山；豈當有益大海日明眾花須彌？世尊！我今所奉微末供具亦復如是，若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香花伎樂幡蓋，供養如來，尚不足言，何以故？如來為諸眾生，常於地獄餓鬼畜生諸惡趣中受諸苦

惱，是故世尊應見哀愍，受我等供。」

爾時東方去此無量無數阿僧祇恆河沙數微塵等世界，彼有佛土名意樂美音，佛號虛空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爾時彼佛即告第一大弟子言：「善男子！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彼土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不久當般涅槃，善男子！汝可持此世界香飯，其飯香美，食之安隱，可以此食奉獻彼佛世尊；世尊食已入般涅槃，善男子！並可禮敬，請決所疑。」爾時無邊身菩薩摩訶薩，即受佛教，從座而起稽首佛足，右遶三匝，與無量阿僧祇菩薩眾俱，從彼國發來至此娑婆世界，應時此間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於是眾中，梵釋四天王、魔王波旬、摩醯首羅，如是大眾見是地動，舉身毛豎喉舌枯燥，驚怖戰慄，各欲四散；自見其身無復光明，所有威德殄滅無餘。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即從座起，告諸大眾：「諸善男子！汝等勿怖！汝等勿怖！何以故？東方去此無量無數阿僧祇恆河沙微塵等世界，有世界名意樂美音，佛號虛空等如來，應正遍知，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無邊身，與無量菩薩欲來至此供養如來，以彼菩薩威德力故令汝身光

悉不復現，是故汝等應生歡喜，勿懷恐怖。」爾時大眾悉皆遙見彼佛大眾，如明鏡中自觀己身，時文殊師利復告大眾：「汝今所見彼佛大眾；如見此佛，以佛神力復當如是得見九方無量諸佛。」爾時，大眾各相謂言：「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如來不久當般涅槃。」是時大眾一切，悉見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是菩薩身，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蓮花；一一蓮花各有七萬八千城邑，縱廣正等如毘耶離城；牆壁諸塹七寶雜廁，多羅寶樹七重行列，人民熾盛安隱豐樂，閻浮檀金以爲卻敵，一一卻敵各有種種七寶林樹，花果茂盛，微風吹動出微妙音，其聲和雅猶如天樂，城中人民聞是音聲，即得受於上妙快樂；是諸塹中妙水盈滿，清淨香潔如真琉璃；是諸水中有七寶船，諸人乘之遊戲澡浴，共相娛樂，快樂無極；復有無量雜色蓮花——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縱廣，猶如車輪，其塹岸上多有園林，一一園中，有五泉池，是諸池中，復有諸花——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其花縱廣亦如車輪，香氣芬馥，甚可愛樂；其水清淨柔軟第一，鳧雁鴛鴦遊戲其中；其園各有眾寶宮宅，一一宮宅縱廣正等滿四由旬，所有牆壁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真金爲嚮周匝欄楯，玫瑰爲地，金沙布上。是宮宅

中，多有七寶流泉浴池，一一池邊，各有十八黃金梯陛，閻浮檀金爲芭蕉樹，如忉利天歡喜之園；是一一城，各有八萬四千人王；一一諸王，各有無量夫人姝女，共相娛樂，歡喜受樂；其餘人民亦復如是，各於住處共相娛樂；是中眾生，不聞餘名，純聞無上大乘之聲；是諸花中，一一各有師子之座，其座四足皆紺琉璃，柔軟素衣以布座上；其衣微妙出過三界，一一座上有一王坐，以大乘法教化眾生；或有眾生書持讀誦，如說修行，如是流布大乘經典。爾時無邊身菩薩，安止如是无量眾生於自身已，令捨世樂，皆作是言：「苦哉！苦哉！世間虛空，如來不久當般涅槃。」爾時無邊身菩薩與無量菩薩周匝圍遶，示現如是神通力已，持是種種無量供具，及以上妙香美飲食；若有得聞是食香氣，煩惱諸垢，皆悉消滅；以是菩薩神通力故，一切大眾悉皆得見如是變化；無邊身菩薩身大無邊，量同虛空，唯除諸佛、餘無能見是菩薩身其量邊際。爾時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所設供養倍勝於前，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受我等食。」如來知時默然不受，如是三請悉亦不受。爾時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卻住一面，南西北方諸佛世界亦有無量無邊身菩薩，所持供養倍勝於前，來至佛所，乃至卻住一面，皆亦如是。

爾時娑羅雙樹吉祥福地，縱廣三十二由旬，大眾充滿，間無空缺。爾時，四方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所坐之處，或如錐頭針鋒微塵，十方如微塵等諸佛世界諸大菩薩，悉來集會；及閻浮提一切大眾，亦悉來集，唯除尊者摩訶迦葉阿難二眾。阿闍世王及其眷屬，乃至毒蛇視能殺人、蝮螞蝮蝎及十六種行惡業者，一切來集。陀那婆神阿修羅等，悉捨惡念，皆生慈心，如父如母如姊如妹；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慈心相向亦復如是，除一闍提。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故地皆柔軟，無有丘墟土沙礫石荆棘毒草；眾寶莊嚴，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是時大眾悉見十方如微塵等諸佛世界，如於明鏡自觀己身，見諸佛土亦復如是。爾時如來面門所出五色光明，其光明曜覆諸大會，令彼身光悉不復現，所應作已還從口入。時諸天人及諸會眾阿修羅等，見佛光明還從口入，皆大恐怖，身毛爲豎，復作是言：「如來光明出已還入，非無因緣，必於十方所作已辦，將是最後涅槃之相。何其苦哉！何其苦哉！如何世尊一旦捨離四無量心，不受人天所奉供養？聖慧日光從今永滅，無上法船於斯沈沒；嗚呼痛哉！世間大苦。」舉手搥胸，悲號啼哭，支節戰動不能自持，身諸毛孔流血灑地。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壽命品第一之二

爾時會中有優婆塞，是拘尸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陀，與其同類十五人俱，爲令世間得善果故，捨身威儀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泣墮淚，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爲度無量諸眾生故。世尊！我等從今無主無親，無救無護無歸無趣，貧窮饑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唯願哀愍，受我微供，然後乃入於般涅槃。世尊！譬如刹利若婆羅門毘舍首陀，以貧窮故遠至他國，役力農作，得好調牛，良田平正，無諸沙鹵惡草株机，唯悒天雨；言調牛者喻身口七；良田平正，喻於智慧；除去沙鹵惡草株机，喻除煩惱。世尊！我今身有調牛，良田除去株机，唯悒如來甘露法雨。貧四姓者即我身是，貧於無上法之財寶，唯願哀愍，除斷我等貧窮困苦，拯及無量苦惱眾生，我今所供雖復微少，冀得充足如來大眾，我今無主無親無歸，願垂矜愍如羅侯羅。」

爾時世尊一切種智無上調御，告純陀曰：「善哉！善哉！我今爲汝除斷貧窮，無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芽；汝今於我欲求壽命、色力、安辯，我

當施汝常命色力，安無礙辯，何以故？純陀！施食有二，果報無差。何等爲二？一者受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受已，入於涅槃。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蜜。」爾時，純陀即白佛言：「如佛所說，二施果報無差別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先受施者煩惱未盡，未得成就一切種智，亦未能令眾生具足檀波羅蜜；後受施者煩惱已盡，已得成就一切種智，能令眾生普得具足檀波羅蜜。先受施者，直是眾生；後受施者，是天中天。先受施者是雜食身、煩惱之身、是後邊身、是無常身；後受施者無煩惱身、金剛之身、法身常身、無邊之身，云何而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先受施者，未能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唯得肉眼，未得佛眼乃至慧眼；後受施者，已得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具足佛眼，乃至慧眼；云何而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世尊！先受施者，受已食噉，入腹消化，得命得色，得力得安，得無礙辯；後受施者，不食不消，無五事果；云何而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

佛言：「善男子！如來已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無有食身煩惱之身，無後邊身，常身法身，金剛之身。善男子！未見佛性者名煩惱身，雜食之身；是後邊身菩薩，爾時受飲食已，入金剛三昧，

此食消已，即見佛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菩薩爾時破壞四魔，今入涅槃亦破四魔，是故我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菩薩爾時雖不廣說十二部經，先已通達；今入涅槃，廣爲眾生分別演說，是故我言二施果報等無差別。善男子！如來之身已於無量阿僧祇劫不受飲食，爲諸聲聞說言：先受難陀難陀波羅二牧牛女所奉乳糜，然後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實不食；我今爲於此會大眾，是故受汝最後所奉，實亦不食。」

爾時大眾聞佛世尊，普爲大會受於純陀最後供養，歡喜踊躍，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善哉！希有純陀，汝今立字，名不虛稱，言純陀者名解妙義，汝今建立如是大義，是故依實從義立名，故名純陀。汝今現世得大名利，德願滿足。甚奇純陀！生在人中，復得難得無上之利。善哉！純陀！如優曇花，世間希有，佛出於世，亦復甚難，值佛生信聞法復難，佛臨涅槃最後供養，能辦是事，復難於是。南無純陀！南無純陀！汝今已具檀波羅蜜，猶如秋月十五日夜，清淨圓滿無諸雲翳，一切眾生無不瞻仰；汝亦如是而爲我等之所瞻仰，佛已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蜜；南無純陀！是故說汝如月盛滿，一切眾生無不瞻仰；南無純陀！雖受人身，心如佛心，汝今純陀真是佛子，如羅侯羅等無有

異。一爾時大眾即說偈言：

汝雖生人道，已超第六天；  
我及一切眾，今故稽首請。  
人中最勝尊，今當入涅槃；  
汝應愍我等，唯願速請佛。  
久住於世間，利益無量眾；  
演說智所讚，無上甘露法。  
汝若不請佛，我命將不全；  
是故應見為，稽首調御師。

爾時純陀歡喜踊躍，譬如有人父母卒喪，忽然還活；純陀歡喜亦復如是。復起禮佛而說偈言：

快哉獲己利，善得於人身；  
蠲除貪恚等，永離三惡道。  
快哉獲己利，遇得金寶聚；  
值遇調御師，不懼墮畜生。  
佛如優曇花，值遇生信難；  
遇已種善根，永離餓鬼苦。  
亦復能損滅，阿修羅種類；  
芥子投針鋒，佛出難於是，  
我以具足檀，度人天生死；  
佛不染世法，如蓮花處水；  
善斷有頂種，永度生死流。  
生世為人難，值佛世亦難；

猶如大海中，盲龜遇浮孔。  
我今所奉食，願得無上報，  
一切煩惱結，摧破不堅牢。  
我今於此處，不求天人身；  
設使得之者，心亦不甘樂。  
如來受我供，歡喜無有量；  
猶如伊蘭花，出於栴檀香。  
我身如伊蘭，如來受我供；  
如出栴檀香，是故我歡喜。  
我今得現報，最勝上妙處；  
釋梵諸天等，悉來供養我。  
一切諸世間，悉生諸苦惱；  
以知佛世尊，欲入於涅槃。  
高聲唱是言：世間無調御，  
不應捨眾生，應視如一子。  
如來在僧中，演說無上法，  
如須彌寶山，安處於大海。  
佛智能善斷，我等無明闇；  
猶如虛空中，起雲得清涼。  
如來能善除，一切諸煩惱；  
猶如日出時，除雲光普照。  
是諸眾生等，啼泣面目腫；  
悉皆為生死，苦水之所漂。

以是故世尊，應長眾生信；  
爲斷生死苦，久住於世間。

佛告純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佛出世難，如優曇花，值佛生信亦復甚難，佛臨涅槃最後施食，能具足檀，復倍甚難。汝今純陀，莫大愁苦，應生踊躍，喜自慶幸，得值最後供養如來，成就具足檀波羅蜜，不應請佛久住於世，汝今當觀諸佛境界悉皆無常，諸行性相亦復如是。」即爲純陀而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生者皆歸死；  
壽命雖無量，要必當有盡。  
夫盛必有衰，合會有別離，  
壯年不久停，盛色病所侵，  
命爲死所吞，無有法常者。  
諸王得自在，勢力無等雙；  
一切皆遷動，壽命亦如是。  
眾苦輪無際，流轉無休息；  
三界皆無常，諸有無有樂。  
有道本性相，一切皆空無；  
可壞法流轉，常有憂患等。  
恐怖諸過惡，老病死衰惱，  
是諸無有邊，易壞怨所侵。  
煩惱所纏裹，猶如蠶處繭，

何有智慧者，而當樂是處？  
此身苦所集，一切皆不淨，  
扼縛癰瘡等，根本無義利；  
上至諸天身，皆亦復如是；  
諸欲皆無常，故我不貪著。  
離欲善思惟，而證於真實；  
究竟斷有者，今日當涅槃。  
我度有彼岸，已得過諸苦；  
是故於今者，純受上妙樂。  
以是因緣故，證無戲論邊，  
永斷諸纏縛，今日入涅槃。  
我無老病死，壽命不可盡，  
我今入涅槃，猶如火滅。  
純陀汝不應，思量如來義；  
當觀如來住，猶如須彌山。  
我今入涅槃，受於第一樂；  
諸佛法如是，不應復啼哭。

爾時純陀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我今所有智慧微淺猶如蚊虻，何能思議如來涅槃深奧之義？世尊！我今已與諸大龍象菩薩摩訶薩，斷諸結漏文殊師利法王子等；世尊！譬如幼年初得出家，雖未受具，即墮僧數，我亦如是，以佛菩薩神通力故，得在如是大菩薩數。是故我今欲令如來久

住於世、不入涅槃，譬如飢人終無變吐，願使世尊亦復如是，常住於世不入涅槃。」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告純陀言：「純陀！汝今不應發如是言，欲令如來常住於世，不般涅槃，如彼飢人無所變吐。汝今當觀諸行性相，如是觀行具空三昧；欲求正法應如是學。」純陀問言：「文殊師利！夫如來者，天上人中最尊最勝，如是如來豈是行耶？若是行者爲生滅法，譬如水泡速起速滅，往來流轉猶如車輪；一切諸行，亦復如是。我聞諸天壽命極長，云何世尊是天中天，壽命更促不滿百年？如聚落主勢得自在，以自在力能制他人；是人福盡，其後貧賤，人所輕蔑，爲他策使；所以者何？失勢力故；世尊亦爾，同於諸行；同諸行者則不得稱爲天中天。何以故？諸行即是生死法故。是故文殊！勿觀如來同於諸行。」

「復次文殊！爲知而說、不知而說、而言如來同於諸行？設使如來同諸行者，則不得言於三界中爲天中天，自在法王。譬如人王有大力士，其力當千，更無有能降伏之者，故稱此士一人當千，如是力士，王所愛念，偏賜爵祿，封賞自然；所以得稱當千人者，是人未必力敵於千，但以種種技藝所能，能勝千故，故稱當千。如來亦爾，降煩惱魔、陰魔、天魔、死魔；是故如來名三界尊，如彼力

士，一人當千。以是因緣，成就具足種種無量真實功德，故稱如來應正遍知。文殊師利！汝今不應憶想分別，以如來法同於諸行，譬如巨富長者生子，相師占之有短壽相，父母聞已，知其不任紹繼家嗣，不復愛重，視如芻草。夫短壽者，不爲沙門婆羅門等男女大小之所敬念，若使如來同諸行者，亦復不爲一切世間人天眾生之所奉敬；如來所說不變不異真實之法，亦無受者，是故文殊！不應說言如來同於一切諸行。」

「復次文殊！譬如貧女，無有居家救護之者，加復病苦飢渴所逼，遊行乞丐，止他客舍，寄生一子，是客舍主驅逐令去；其產未久，攜抱是兒、欲至他國，於其中路，遇惡風雨，寒苦並至，多爲蚊虻蜂螫毒蟲之所咬食，經由恆河抱兒而度，其水漂疾而不捨，於是母子遂共俱沒。如是女人慈念功德，命終之後生於梵天。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欲護正法，勿說如來同於諸行、不同諸行，唯當自責：『我今愚癡，未有慧眼。』如來正法不可思議，是故不應宣說如來定是有爲定是無爲；若正見者，應說如來定是無爲，何以故？能爲眾生善法故，生憐愍故，如彼貧女在於恆河，爲愛念子而捨身命。善男子！護法菩薩亦應如是，寧捨身命，不說如來同於有爲，當言如來同於無爲；以說如來同

無爲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彼女人得生梵天；何以故？以護法故。云何護法？所謂說言如來同於無爲。善男子！如是之人雖不求解脫，解脫自至；如彼貧女不求梵天，梵天自至。文殊師利！如人遠行，中路疲極寄止他舍，臥寐之中，其室忽然大火卒起，即時驚寤；尋自思惟：『我於今者，定死不疑。』具慚愧故以衣纏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從是已後滿八十返，作大梵王；滿百千世，生於人中爲轉輪王；是人不復生三惡趣，展轉常生安樂之處。以是緣故，文殊師利！若善男子有慚愧者，不應觀佛同於諸行。文殊師利！外道邪見可說如來同於有爲，持戒比丘不應如是於如來所生有爲想；若言如來是有爲者，即是妄語，當知是人死入地獄，如人自處於己舍宅。文殊師利！如來真實是無爲法，不應復言是有爲也。汝從今日，於生死中，應捨無智求於正智，當知如來即是無爲；若能如是觀如來者，具足當得三十二相，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讚純陀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已作長壽因緣，能知如來是常住法，不變異法，無爲之法。汝今如是善覆如來有爲之相，如被火人，爲慚愧故以衣覆身，以是善心生忉利天，復爲梵王、轉輪聖王，不至惡趣，常受安

樂；汝亦如是，善覆如來有爲相故，於未來世，必定當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不共法，無量壽命，不在生死，常受安樂，不久得成應正遍知。純陀！如來次後自當廣說，我之與汝俱亦當覆如來有爲；有爲無爲且共置之，汝可隨時速施飯食，如是施者諸施中最。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遠行疲極，所須之物應當清淨、隨時給與，如是速施即是具足檀波羅蜜根本種子。純陀！若有最後施佛及僧，若多若少、若足不足，宜速及時，如來正爾當般涅槃。」純陀答言：「文殊師利！汝今何故貪爲此食而言多少、足與不足，令我時施？文殊師利！如來昔日苦行六年，尙自支持，況於今日須臾間耶？文殊師利！汝今實謂如來正覺受斯食耶？然我定知如來身者即是法身，非爲食身。」爾時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如純陀言。善哉純陀！汝已成就微妙大智，善入甚深大乘經典。」文殊師利語純陀言：「汝謂如來是無爲者，如來之身即是長壽，若作是知，佛所悅可。」純陀答言：「如來非獨悅可於我，亦復悅可一切眾生。」文殊師利言：「如來於汝及以我等一切眾生皆悉悅可。」純陀答言：「汝不應言如來悅可，夫悅可者則是倒想；若有倒想則是生死，有生死者即有爲法，是故文殊！勿謂如來是有爲也；若言如來是有爲者，我與仁者



俱行顛倒。文殊師利！如來無有愛念之想；夫愛念者，如彼母牛愛念其子，雖復飢渴，行求水草若足不足，忽然還歸。諸佛世尊無有是念，等視一切如羅侯羅；如是念者即是諸佛智慧境界。文殊師利！譬如國王，調御駕駟，欲令驢車而及之者，無有是處；我與仁者亦復如是，欲盡如來微密深奧，亦無是處。文殊師利！如金翅鳥，飛昇虛空無量由旬，下觀大海，悉見水性魚鱉鼉龜龍之屬及見己影，如於明鏡見諸色像，凡夫少智不能籌量如有所見；我與仁者亦復如是，不能籌量如來智慧。」文殊師利語純陀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於此事非爲不達，直欲試汝諸菩薩事。」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出種種光，其光明曜照文殊身，文殊師利遇斯光已，即知是事，尋告純陀：「如來今者現是瑞相，不久必當入於涅槃，汝先所設最後供養，宜時奉獻佛及大眾。純陀當知，如來放是種種光明，非無因緣。」純陀聞已，情塞默然。佛告純陀：「汝所奉施佛及大眾，今正是時，如來正爾當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爾時純陀聞佛語已，舉聲啼哭，悲噎而言：「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復白大眾：「我等今者一切當共五體投地，同聲勸佛莫般涅槃。」爾時世尊復告純陀：「莫大啼哭，令心憔悴，當觀是身猶如芭蕉、

熱時之炎、水泡幻化、乾闥婆城、坏器電光，亦如畫水、臨死之囚、熟果段肉，如織經盡，如碓上下。當觀諸行猶雜毒食，有爲之法多諸過患。」於是純陀復白佛言：「如來不欲久住於世，我當云何而不啼泣？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唯願世尊憐愍我等及諸眾生，久住於世，勿般涅槃。」佛告純陀：「汝今不應發如是言：『憐愍我故，久住於世。』我以憐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欲入於涅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爲亦然。是故諸佛而說是偈言：

有爲之法，其性無常；  
生已不住，寂滅爲樂。」

「純陀！汝今當觀一切行雜諸法無我、無常、不住，此身多有無量過患，猶如水泡，是故汝今不應啼泣。」

爾時純陀復白佛言：「如是如是！誠如尊教，雖知如來方便示現，入於涅槃，而我不能不懷苦惱。」復自思惟，復生慶悅。佛讚純陀：「善哉！善哉！能知如來示同眾生方便涅槃。純陀！汝今當聽：如娑羅娑鳥，春陽之月皆共集彼阿耨達池；諸佛亦爾，皆至是處。純陀！汝今不應思惟諸佛長壽短壽；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如來在中，以方便力無所染著；何以故？諸佛法爾。純陀！我今受汝所獻

供養，爲欲令汝度於生死諸有流故；若諸人天於此最後供養我者，悉皆當得不動果報，常受安樂。何以故？我是眾生良福田故。汝若復欲爲諸眾生作福田者，速辦所施，不宜久停。」爾時純陀爲諸眾生得度脫故，低頭飲淚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若堪任爲福田時，則能了知如來涅槃及非涅槃。我等今者及諸聲聞緣覺，智慧猶如蚊蟻，實不能量如來涅槃及非涅槃。」爾時純陀及其眷屬愁憂啼泣，圍遶如來，燒香散花盡心敬奉，尋與文殊從座而去，供辦食具。其去未久，是時此地六種震動，乃至梵世，亦復如是。地動有二：或有地動或大地動；小動者名爲地動，大動者名大地動；有小聲者名曰地動，有大聲者名大地動；獨地動者名曰地動，山河樹木及大海水，一切動者名大地動；一向動者名曰地動，周迴旋轉名大地動；動名地動，動時能令眾生心動名大地動，菩薩初從兜率天下闍浮提時名大地動；從初生、出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於法輪及般涅槃，名大地動。今日如來將入涅槃，是故此地如是大動。時諸天龍、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人及非人，聞是語已，身毛皆豎，同聲哀泣而說偈言：

稽首禮調御，我等今勸請；  
違離於人仙，永無有救護。

今見佛涅槃，我等沒苦海；  
愁憂懷悲惱，猶如犢失母。  
貧窮無救護，猶如困病人；  
無醫隨自心，食所不應食。  
眾生煩惱病，常爲諸見害；  
遠離法醫師，服食邪毒藥。  
是故佛世尊，不應見捨離；  
如國無君主，人民皆飢餓。  
我等亦如是，失蔭及法味；  
今聞佛涅槃，我等心迷亂。  
如彼大地動，迷失於諸方；  
大仙入涅槃，佛日墜於地。  
法水悉枯涸，我等定當死；  
如來般涅槃，眾生極苦惱。  
譬如長者子，新喪於父母；  
如來入涅槃，如其不還者；  
我等及眾生，悉無有救護。  
如來入涅槃，乃至諸畜生，  
一切皆愁怖，苦惱焦其心；  
我等於今日，云何不愁惱？  
如來見捨捨，猶如棄涕唾。  
譬如日初出，光明甚暉炎；  
既能還自照，亦滅一切闇。

如來神通光，能除我苦惱；  
處在大眾中，譬如須彌山。

「世尊！譬如國王生育諸子，形貌端正心常愛念，先教技藝悉令通利，然後將付魁膾令殺。世尊！我等今日爲法王子，蒙佛教誨已具正見，願莫放捨；如其放捨，則同王子。唯願久住，不入涅槃。世尊！譬如有人善學諸論，復於此論而生怖畏；如來亦爾，通達諸法，而於諸法復生怖畏。若使如來久住於世，說甘露味充足一切，如是眾生則不復畏墮於地獄。世尊！譬如有人初學作務，爲官所收，閉之囹圄，有人問之：『汝受何事？』答曰：『我今受大憂苦，若其得脫，則得安樂。』世尊亦爾，爲我等故修諸苦行，我等今者猶未得免生死苦惱，云何如來得受安樂？世尊！譬如醫王善解方藥，偏以祕方教授其子，不教其餘外受學者；如來亦爾，獨以甚深祕密之藏偏教文殊，遺棄我等，不見顧愍。如來於法應無慳吝，如彼醫王偏教其子，不教外來諸受學者；彼醫所以不能普教，情存勝負故有祕惜，如來之心終無勝負，何故如是不見教誨？唯願久住，莫般涅槃。世尊！譬如老少病苦之人，離於善徑行於險路，路險澀難多受苦惱，更有異人見之憐愍，即便示以平坦好道。世尊！我亦如是，所謂少者，喻未增長法身之人；老者喻重煩

惱，病者喻未脫生死，險路者喻二十五有。唯願如來示導我等甘露正道，久住於世，勿入涅槃。」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比丘！莫如凡夫諸天人等愁憂啼哭，當勤精進，繫心正念。」時諸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止不啼哭，猶如有人殯喪子已，止不啼哭。爾時世尊爲諸大眾說是偈言：

汝等當開意，不應大愁苦；

諸佛法皆爾，是故當默然。

樂不放逸行，守心正憶念；

遠離諸非法，慰意受歡樂。

「復次比丘！若有疑念，今皆當問；若空不空、若常無常、若苦不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若歸非歸、若恒非恒、若斷若常、若眾生非眾生、若有若無、若實不實、若真不真、若滅不滅、若密不密、若二不二，如是等種種法中有所疑者，今應諮問，我當隨順爲汝斷之，亦當爲汝先說甘露，然後乃當入於涅槃。諸比丘！佛出世難，人身難得；值佛生信，是事亦難；能忍難忍，是亦復難；成就禁戒具足無缺，得阿羅漢果，是事亦難，如求金沙優曇鉢花。汝諸比丘離於八難、得人身難，汝等遇我不應空過；我於往昔種種苦行，今得如是無上方便，爲汝等故，無量劫中捨身手足頭目髓腦，是故汝等不應放逸。汝等比丘！云何莊嚴正法寶城，具

足種種功德，珍寶戒定智慧，以爲牆塹埤堦？汝今遇是佛法寶城，不應取此虛僞之物；譬如商主遇真寶城，取諸瓦礫而便還家；汝亦如是，值遇寶城取虛僞物。汝諸比丘勿以下心而生知足，汝等今者雖得出家，於此大乘不生貪慕；汝諸比丘身雖得服袈裟染衣，其心猶未得染大乘清淨之法；汝諸比丘雖行乞食經歷多處，初未曾乞大乘法食；汝諸比丘雖除鬚髮，未爲正法除諸結使；汝諸比丘！今當真實教救汝等，我今現在，大眾和合，如來法性真實不倒。是故汝等應當精進攝心，勇猛摧諸結使；十力慧日既滅沒已，汝等當爲無明所覆。諸比丘！譬如大地，諸山藥草爲眾生用；我法亦爾，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爲眾生種種煩惱病之良藥。我今當令一切眾生及我諸子四部之眾，悉皆安住祕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入於涅槃。何等名爲祕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爲眾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爾時諸比丘聞佛世尊定當涅槃，皆悉憂愁，身毛爲豎，涕淚盈目，稽首佛足，遶無量匝，白佛言：「世尊！快說無常苦空無我。世尊！譬如一切

眾生跡中，象跡爲上，是無常想亦復如是，於諸想中最爲第一。若有精勤修習之者，能除一切欲界欲愛、色無色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如來若離無常想者，今則不應入於涅槃；若不離者云何說言修無常想、離三界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譬如農夫，秋月之時深耕其地能除穢草；是無常想亦復如是，能除一切欲界欲愛、色無色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譬如耕田，秋耕爲勝；如諸跡中，象跡爲勝；於諸想中，無常想爲勝。世尊！譬如帝王知命將終，恩赦天下，獄囚繫閉悉令得脫，然後捨命；如來今者亦應如是度諸眾生，一切無知無明繫閉皆令解脫，然後乃入於般涅槃。我等今者皆未得度，云何如來便欲捨入於涅槃？世尊！譬如有人爲鬼所持，遇良咒師，以咒力故便得除差；如來亦爾，爲諸聲聞除無明鬼，令得安住摩訶般若解脫等法，如世伊字。世尊！譬如香象爲人所縛，雖有良師不能禁制，頓絕羈鎖，自恣而去；我未如是脫五十七煩惱繫縛，云何如來便欲捨入於涅槃？世尊！如人病瘧，值遇良醫，所苦得除；我亦如是，多諸患苦邪命熱病，雖遇如來，病未除癒，未得無上安隱常樂，云何如來便欲捨入於涅槃？世尊！譬如醉人不自覺知，不識親疏母女姊妹，迷荒姪亂言語放逸，臥糞穢中，時有良師與藥

令服，服已吐酒還自憶識，心懷慚愧深自剋責；酒

爲不善，諸惡根本，若能除斷則遠眾罪。世尊！我亦如是，往昔已來輪轉生死，情色所醉，貪嗜五欲，非母母想，非姊姊想，非女女想，於非眾生眾生想，是故輪轉，受生死苦；如彼醉人臥糞穢中。如來今當施我法藥，令我還吐煩惱惡酒；而我未得醒寤之心，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譬如有人歎芭蕉樹以爲堅實，無有是處；世尊！眾生亦爾，若歎我人眾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是真寶者，亦無是處。我等如是修無我想；世尊！譬如漿滓無所復用，是身亦爾無我無主；世尊！如七葉花無有香氣，是身亦爾無我無主。我等如是，心常修習無我之想，如佛所說：『一切諸法無我我所，汝諸比丘應當修習，如是修已則除我慢，離我慢已便入涅槃。』世尊！譬如鳥跡，空中現者無有是處；有能修習無我想者而有諸見，亦無是處。』爾時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無我想。」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不但修無我想，亦更修習其餘諸想；所謂苦想、無常想、無我想。世尊！譬如人醉，其心惛眩，見諸山河石壁草木、宮殿屋舍、日月星辰，皆悉迴轉。世尊！若有不修苦無常想、無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爲聖；多諸放逸，流轉生死。世尊！以是因

緣，我等善修如是諸想。」

爾時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汝向所引醉人喻者，但知文字未達其義。何等爲義？如彼醉人見上日月，實非迴轉生迴轉想；眾生亦爾，爲諸煩惱無明所覆，生顛倒心，我計無我，常計無常，淨計不淨，樂計爲苦；以爲煩惱之所覆故，雖生此想不達其義，如彼醉人於非轉處而生轉想。我者即是佛義，常者是法身義，樂者是涅槃義，淨者是法義。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貢高，流轉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習無常、苦、無我等想。』是三種修，無有實義。我今當說勝三修法；苦者計樂，樂者計苦，是顛倒法；無常計常，常計無常，是顛倒法；無我計我，我計無我，是顛倒法；不淨計淨，淨計不淨，是顛倒法，有如是等四顛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諸法。汝諸比丘於苦法中生於樂想，於無常中生於常想，於無我中生於我想，於不淨中生於淨想；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者，有字有義。何以故？世間之法有四顛倒故不知義。所以者何？有想顛倒、心倒、見倒，以三倒故，世間之人樂中見苦，常見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顛倒。以顛倒故，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爲義？無我者名爲生死，我者名爲如來；無常者

聲聞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苦者一切外道，樂者即是涅槃；不淨者即有爲法，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以不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顛倒者，應知如是常樂我淨。」

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離四倒者，則得了知常樂我淨；如來今者永無四倒，則已了知常樂我淨；若已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劫半劫教導我等令離四倒，而見放捨、欲入涅槃？如來若見顧念教敕，我當至心頂受修習；如來若入於涅槃者，我等云何與是毒身同共止住、修於梵行？我等亦當隨佛世尊入於涅槃。」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爲諸眾生作依止處，摩訶迦葉亦復如是，當爲汝等作依止處。譬如大王多所統領，若遊巡時悉以國事付囑大臣；如來亦爾，所有正法亦以付囑摩訶迦葉。汝等當知，先所修習無常苦想，非是真實；譬如春時，有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遊戲失琉璃寶，沒深水中，是時諸人，悉共入水求覓是寶，競捉瓦石草木砂礫，各各自謂得琉璃珠，歡喜持出乃知非真；是時寶珠猶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於是大眾乃見寶珠故在水下，猶如仰觀虛空月形。是時眾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

珠。汝等比丘不應如是修習無常苦無我想、不淨想等以爲實義。如彼諸人各以瓦石草木砂礫而爲寶珠；汝等應當善學方便，在在處處常修我想，常樂淨想。復應當知，先所修習四法相貌悉是顛倒；欲得真實修諸想者，如彼智人巧出寶珠，所謂我想，常樂淨想。」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諸法無我，汝當修學，修學是已則離我想；離我想者則離憍慢；離憍慢者得入涅槃；是義云何？」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今善能諮問是義，爲自斷疑。譬如國王，闇鈍少智，有一醫師性復頑嚚。而王不別厚賜俸祿，療治眾病純以乳藥；亦復不知病起根原，雖知乳藥復不善解；或有風病，冷病熱病，一切諸病悉教服乳；是王不別是醫知乳好醜善惡。復有明醫曉八種術，善療眾病知諸方藥，從遠方來，是時舊醫不知諮受，反生貢高輕慢之心；彼時明醫即便依附，請以爲師，諮受醫方祕奧之法，語舊醫言：『我今請仁以爲師範，唯願爲我宣暢解說。』舊醫答言：『卿今若能爲我給使四十八年，然後乃當教汝醫法。』時彼明醫即受其教，『我當如是！我當如是！隨我所能，當給走使。』是時舊醫，即將客醫共入見王，是時客醫即爲王說種種醫方及餘技藝：『大王當知，應善分別，此法如是可以治國，此法如是可以療病。』爾

時國王聞是語已，方知舊醫癡騃無智，即便驅逐令出國界，然後倍復恭敬客醫。是時客醫作是念言：『欲教王者，今正是時。』即語王言：『大王於我實愛念者，當求一願。』王即答言：『從此右臂及餘身分，隨意所求，一切相與。』彼客醫言：『王雖許我一切身分，然我不敢多有所求；今所求者，願王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不得復服舊醫乳藥。所以者何？是藥毒害，多傷損故；若故服者，當斬其首；斷乳藥已，終更無有橫死之人，常處安樂，故求是願。』時王答言：『汝之所求，蓋不足言。』尋爲宣令：一切國內有病之人，皆悉不聽以乳爲藥；若爲藥者當斬其首。爾時客醫以種種味和合眾藥，謂辛苦鹹甜醋等味，以療眾病無不得差。其後不久王復得病，即命是醫：『我今病重困苦欲死，當云何治？』醫占王病應用乳藥。尋白王言：『如王所患，應當服乳；我於先時所斷乳藥是大妄語，今若服者最能除病。王今患熱正應服乳。』時王語醫：『汝今狂耶？爲熱病乎？而言服乳能除此病。汝先言毒，今云何服？欲欺我耶？先醫所讚，汝言是毒，令我驅遣；今復言好，最能除病。如汝所言，我本舊醫，定爲勝汝。』是時客醫復語王言：『王今不應作如是語，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亦不

驚怪。大王當知舊醫亦爾，不別諸病悉與乳藥，如彼蟲道偶得成字；是先舊醫，不解乳藥好醜善惡。』時王問言：『云何不解？』客醫答王：『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復名甘露？若是犍牛，不食酒糟，滑草麥粃，其犢調善；放牧之處，不在高原，亦不下溼；飲以清流，不令馳走，不與特牛同共一群，飲餒調適，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除諸病，是則名爲甘露妙藥。除是乳已，其餘一切皆名毒害。』爾時大王聞是語已，讚言：『大醫！善哉！善哉！我從今日始知乳藥善惡好醜。』即便服之，病得除愈，尋時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當服乳藥。國人聞之皆生瞋恨，咸相謂言：『大王今者爲鬼所持？爲狂顛耶？而誑我等復令服乳。』一切人民皆懷瞋恨，悉集王所。王言：『汝等不應於我而生瞋恨，而此乳藥服與不服，悉是醫教，非是我咎。』爾時大王及諸人民，踊躍歡喜，倍共恭敬供養是醫，一切病者皆服乳藥，病悉除愈。汝等比丘！當知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亦復如是爲大醫王，出現於世，降伏一切外道邪醫，諸王眾中唱如是言：『我爲醫王。』欲伏外道故唱是言：『無我、無人、眾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比丘當知：是諸外道所言我

者，如蟲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來於佛法中唱言無我；爲調眾生故，爲知時故，說是無我；有因緣故，亦說有我；如彼良醫，善知於乳是藥非藥，非如凡夫所計吾我。凡夫愚人所計我者，或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塵；如來說我，悉不如是。是故說言諸法無我，實非無我。何者是我？若法是實，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變易，是名爲我；如彼大醫善解乳藥。如來亦爾，爲眾生故，說諸法中真實有我。汝等四眾，應當如是修習是法。」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壽命品第一之三

佛復告諸比丘：「汝於戒律有所疑者，今恣汝問，我當解說，令汝心喜。我已修學一切諸法，本性空寂，了了通達；汝等比丘，莫謂如來唯修諸法本性空寂。」復告諸比丘：「若於戒律有所疑者，今可致問。」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無有智慧能問如來應正遍知，所以者何？如來境界不可思議，所有諸定不可思議，所演教誨不可思議；是故我等無有智慧能問如來。世尊！譬如老人年百二

十，身嬰長病，寢臥床席不能起居，氣力虛劣餘命無幾；有一富人，緣事欲行當至他方，以百斤金寄是老人而作是言：『我今他行，以是寶物持用相寄，或十年還、二十年還，汝當還我。』是時老人即便受之，而此老人復無繼嗣，其後不久病篤命終，所寄之物悉皆散失。財主行還，償索無所。如是癡人，不知籌量可寄不可寄，是故行還，償索無所，以是因緣喪失財寶。世尊！我等聲聞亦復如是，雖聞如來慇懃教誡，不能受持令法久住，如彼老人受他寄付。我今無智，於諸戒律當何所問？」佛告諸比丘：「汝等今者若問於我，則能利益一切眾生，是故告汝：聽隨所疑，恣意而問。」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年二十五，盛壯端正，多有財寶金銀琉璃，父母妻子眷屬宗親，悉皆存在；亦有人來寄其寶物，語其人言：『我有緣事欲至他處，事訖當還，汝當還我。』是時壯人守護是物，如自己有；其人遇病，即命家屬：『如是金寶，是他所寄，彼若來索，悉皆還之。』智者如是善知籌量，行還索物，皆悉得之，無所亡失。世尊亦爾，若以法寶付囑阿難及諸比丘，不得久住。何以故？一切聲聞及大迦葉悉當無常，如彼老人受他寄物，是故應以無上佛法付諸菩薩，以諸菩薩善能問答如是法寶，則得久住無量千世，增益熾盛，利



安眾生，如彼壯人受他寄物。以是義故，諸大菩薩乃能問耳！我等智慧猶如蚊虻，何能諮請如來深法？」時諸聲聞默然而住。爾時佛讚諸比丘言：「善哉！善哉！汝等善得無漏之心、阿羅漢心，我亦曾念以此二緣，應以大乘付諸菩薩，令是妙法久住於世。」

爾時佛告一切大眾：「善男子、善女人！我之壽命不可稱量，樂說之辯亦不可盡，汝等宜可隨意咨問：若戒、若歸。」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爾時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本是多羅聚落人也，姓大迦葉，婆羅門種，年在幼稚，以佛神力即從座起，偏袒右臂，遶百千匝，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欲少諮問，若佛聽者乃敢發言。」佛告迦葉：「如來應正遍知，恣汝所問，當為汝說，斷汝所疑，令汝歡喜。」

爾時迦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哀愍，已垂聽許，今當問之；然我所有智慧微少，猶如蚊虻。如來世尊道德巍巍，純以梅檀師子難伏不可壞眾而為眷屬；如來之身猶真金剛，色如琉璃，真實難壞。復為如是大智慧海之所圍遶，是眾會中諸大菩薩摩訶薩等，皆悉成就無量無邊深妙功德，猶如香象，於如是等大眾之前，豈敢發問？今當承佛神通之力、及因大眾善根威德，少發問耳。」即

於佛前說偈問曰：

云何得長壽，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廣為眾生說。  
云何得廣大，為眾作依止？  
實非阿羅漢，量與羅漢等。  
云何知天魔，為眾作留難？  
佛說波旬說，云何分別知？  
云何諸調御，心喜說真諦？  
正善具成就，演說四顛倒。  
云何作善業？大仙今當說；  
云何諸菩薩，能見難見性？  
云何解滿字、及與半字義？  
云何共聖行？如娑羅娑鳥？  
迦鄰提日月，太白與歲星？  
云何未發心，而名為菩薩？  
云何於大眾，而得無所畏？  
猶如閻浮金，無能說其過。  
云何處濁世，不汙如蓮華？  
云何處煩惱，煩惱不能染？  
如醫療眾病，不為病所汙；  
生死大海中，云何作船師？

云何捨生死，如蛇脫故皮？  
云何觀三寶，猶如天意樹？  
三乘若無性，云何而得說？  
猶如樂未生，云何名受樂？  
云何諸菩薩，而得不壞眾？  
云何爲生盲，而作眼目導？  
云何示多頭？唯願大仙說。  
云何說法者，增長如月初？  
云何復示現，究竟於涅槃？  
云何勇進者，示人天魔道？  
云何知法性，而受於法樂？  
云何諸菩薩，遠離一切病？  
云何爲眾生，演說於祕密？  
云何說畢竟，及與不畢竟？  
如其斷疑網，云何不定說？  
云何而得近，最勝無上道？  
我今請如來，爲諸菩薩故，  
願爲說甚深，微妙諸行等。  
一切諸法中，悉有安樂性；  
唯願大仙尊，爲我分別說。  
眾生大依止，兩足尊妙藥，  
今欲問諸陰，而我無智慧。  
精進諸菩薩，亦復不能知，

如是等甚深，諸佛之境界。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  
汝今未得一切種智，我已得之；然汝所問甚深密  
藏，如一切智之所諮問，等無有異。善男子！我坐  
道場菩提樹下，初成正覺，爾時無量阿僧祇恆河沙  
等諸佛世界，有諸菩薩亦曾問我是甚深義，然其所  
問句義功德，亦皆如是等無有異。如是問者，則能  
利益無量眾生。」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  
尊！我無智力能問如來如是深義，世尊！譬如蚊虻  
不能飛過大海彼岸周遍虛空；我亦如是不能諮問如來如  
是智慧大海、法性虛空甚深之義。世尊！譬如  
國王髻中明珠，付典藏臣；藏臣得已，頂戴恭敬，  
增加守護；我亦如是頂戴恭敬，增加守護如來所說  
方等深義。何以故？令我廣得深智慧故。」爾時佛  
告迦葉菩薩：「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如  
來所得長壽之業；菩薩以是業因緣故，得壽命長，  
是故應當至心聽受。若業能爲菩提因者，應當誠心  
聽受是義；既聽受已，轉爲人說。善男子！我以修  
習如是業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復爲人廣  
說是義。善男子！譬如王子犯罪繫獄，王甚憐憫愛  
念子故，躬自迴駕至其繫所；菩薩亦爾，欲得長  
壽，應當護念一切眾生同於子想，生大慈大悲大喜  
大捨；授不殺戒，教修善法，亦當安止一切眾生五

戒十善，復入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等一切諸趣，拔濟是中苦惱眾生，脫未脫者、度未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諸恐怖者。以如是等業因緣故，菩薩則得壽命長遠，於諸智慧而得自在，隨所壽終生於天上。」

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等視眾生，同於子想，是義深隱，我未能解。世尊！如來不應說言：菩薩於諸眾生修平等心，同於子想。所以者何？於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者，毀正法者，云何當於如是等人同子想耶？」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於眾生實作子想，如羅侯羅。」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昔十五日僧布薩時，曾於受具清淨眾中，有一童子不善修習身口意業，在屏隈處盜聽說戒，密跡力士承佛神力，以金剛杵碎之如塵。世尊！是金剛神極成暴惡，乃能斷是童子命根，云何如來視諸眾生同於子想，如羅侯羅？」佛告迦葉：「汝今不應作如是言，是童子者即是化人，非真實也；為欲驅遣破戒毀法，令出眾故，金剛密跡亦是化耳。迦葉！毀謗正法及一闍提、或有殺生乃至邪見及故犯禁，我於是等悉生悲心，同於子想如羅侯羅。善男子！譬如國王，諸群臣等有犯王法，隨罪誅戮而不捨置。如來世尊不如是也；於毀法者，與驅遣羯磨、訶責羯磨、置羯磨、舉罪羯

磨、不可見羯磨、滅羯磨、未捨惡見羯磨。善男子！如來所以與謗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為欲示諸行惡之人有果報故。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即是施惡眾生無恐畏者。若放一光、若二若五，若有遇者悉令遠離一切諸惡。如來今者具有如是無量勢力。善男子！未可見法汝欲見者，今當為汝說其相貌。我涅槃已，隨其方面，有持戒比丘威儀具足，護持正法；見壞法者即能驅遣訶責徵治，當知是人得福無量，不可稱計。善男子！譬如有王專行暴惡，會遇重病，有鄰國王聞其名聲，興兵而來，規欲殄滅。是時病王無力勢故，方乃恐怖，改心修善；而是鄰王，得無量福；持法比丘亦復如是，驅遣訶責壞法之人，令行善法，得福無量。善男子！譬如長者所居之處田宅屋舍，生諸毒樹，長者知已即便斫伐，永令滅盡；又如壯人首生白髮，愧而剪拔，不令生長；持法比丘亦復如是，見有破戒壞正法者，即應驅遣訶責舉處；若善比丘見壞法者，置不訶責驅遣舉處，當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驅遣訶責舉處，是我弟子，真聲聞也。」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則不視一切眾生同於子想，如羅侯羅。世尊！若有一人以刀害佛，復有一人持栴檀塗佛，佛於此二人若生等心，云何復言當治毀禁？若治毀禁，是言則

失。」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譬如國王大臣宰相，產育諸子顏貌端正，聰明黠慧若二三四，將付嚴師而作是言：「君可爲我教詔諸子，威儀禮節、伎藝書疏、校計算數悉令成就。我今四子就君受學，假使三子病杖而死，餘有一子，必當苦治要令成就；雖喪三子，我終不恨。迦葉！是父及師，得殺罪不？」「不也！世尊！何以故？以愛念故爲欲成就，無有惡心；如是教誨，得福無量。」「善男子！如來亦爾，視壞法者等如一子，如來今以無上正法，付囑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諸國王及四部眾，應當勸勵諸學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法者，王者大臣四部之眾應當苦治。善男子！是諸國王及四部眾，當有罪不？」「不也世尊！」「善男子！是諸國王及四部眾尚無有罪，何況如來？善男子！如來善修如是平等，於諸眾生同一子想。如是修者是名菩薩修平等心，於諸眾生同一子想。善男子！菩薩如是修習此業，得壽命長，亦能善知宿世之事。」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若有修平等心，視諸眾生同於子想，得壽命長；如來不應作如是說。何以故？如知法人能說種種孝順之法，還至家中，以諸瓦石打擲父母，而是父母是

良福田，多所利益難遭難遇，應好供養，反生惱害；是知法人言行相違。如來所言亦復如是，菩薩修習等心眾生同子想者，應得長壽，善知宿命，常住於世無有變易；今者世尊以何因緣壽命極短？同人間耶？如來將無於諸眾生怨憎想？世尊昔日作何惡業、斷幾命根？得是短壽不滿百年？」佛告迦葉：「善男子！汝今何緣於如來前發是麤言？如來長壽，於諸壽中最上最勝；所得常法，於諸常中最爲第一。」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得壽命長？」佛告迦葉：「善男子！如八大河；一名恆河，二名閻摩羅，三名薩羅，四名阿梨羅跋提，五名摩訶，六名辛頭，七名博叉，八名悉陀；是八大河及諸小河悉入大海。迦葉！如是一切人中、天上、地及虛空壽命大河，悉入如來壽命海中，是故如來壽命無量。復次迦葉！譬如阿耨達池出四大河，如來亦爾，出一切命；迦葉！譬如一切諸常法中，虛空第一，如來亦爾，於諸常中最爲第一；迦葉！譬如諸藥醍醐第一，如來亦爾，於眾生中壽命第一。」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壽命若如是者，應住一劫、若減一劫，常宣妙法，如注大雨。」「迦葉！汝今不應於如來所，生滅盡想；迦葉！若

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乃至外道五通神仙得自在者，若住一劫若減一劫，經行空中坐臥自在，左脅上火右脅出水，身出烟炎猶如火聚；若欲住壽能得如意，於壽命中修短自任；如是五通尚得如是隨意神力，豈況如來於一切法得自在力、而當不能住壽半劫、若一劫、若百劫、若百千劫、若無量劫？以是義故，當知如來是常住法，不變易法；如來此身是變化身非雜食身；為度眾生示同毒樹，是故現捨入於涅槃。迦葉！當知佛是常法，不變易法。汝等於是第一義中，應勤精進一心修習，既修習已廣為人說。」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出世之法與世間法有何差別？如佛言曰：佛是常法，不變易法。世間亦說梵天是常，自在天常，無有變易；我常性常，微塵亦常。若言如來是常法者，如來何故不常現耶？若不常現，有何差別？何以故？梵天乃至微塵世性亦不現故。」佛告迦葉：「譬如長者多有諸牛，色雖種種同共一群，付放牧人令逐水草，但為醍醐不求乳酪，彼牧牛者構已自食；長者命終，所有諸牛悉為群賊之所抄掠，賊得牛已，無有婦女，即自構掙，得已而食，爾時群賊各相謂言：『彼大長者畜養此牛，不期乳酪，但為醍醐，我等今者當設何方而得之耶？夫醍醐者名為世間第一上味，我

等無器，設使得乳，無安置處。』復共相謂：『唯有皮囊可以盛之，雖有盛處不知攢搖，漿猶難得況復生酥？』爾時諸賊以醍醐故，加之以水，以水多故乳酪醍醐一切俱失。凡夫亦爾，雖有善法，皆是如來正法之餘，何以故？如來世尊入涅槃後盜竊如來遺餘善法，若戒定智慧；如彼諸賊，劫掠群牛；諸凡夫人雖復得是戒定智慧，無有方便不能解說。以是義故不能獲得常戒、常定、常慧解脫；如彼群賊不知方便，喪失醍醐；亦如群賊為醍醐故，加之以水。凡夫亦爾，為解脫故說我、眾生、壽命、士夫、梵天、自在天、微塵、世性、戒定智慧及與解脫、非想非非想天即是涅槃；實亦不得解脫涅槃，如彼群賊，不得醍醐。是諸凡夫有少梵行，供養父母，以是因緣得生天上，受少安樂，如彼群賊加水之乳；而是凡夫，實不知因修少梵行、供養父母得生天上；又不能知戒定智慧，歸依三寶；以不知故，說常樂我淨，雖復說之而實不知，是故如來出世之後，乃為演說常樂我淨。如轉輪王出現於世，福德力故群賊退散，牛無損命；時轉輪王即以諸牛付一牧人多巧便者，是人方便即得醍醐，以醍醐故，一切眾生無有患苦。法輪聖王出現世時，諸凡夫人不能演說戒定慧者即便退散，如賊退散；爾時如來善說世法及出世法，為眾生故，令諸菩薩隨宜

演說；菩薩摩訶薩既得醍醐，復令無量無邊眾生普得無上甘露法味，所謂如來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善男子！如來是常不變易法，非如世間凡夫愚人謂梵天等是常法也；此常法稱，要是如來，非是餘法；迦葉！應當如是知如來身。迦葉！諸善男子善女人，常當繫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當知是人隨我所行，至我至處。善男子！若有修習如是二字爲滅相者，當知如來則於其人爲般涅槃，善男子！涅槃義者即是諸佛之法性也。」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法性者其義云何？世尊！我今欲知法性之義，唯願如來哀憫廣說。夫法性者即是捨身；捨身者名無所有；若無所有，身云何存？身若存者，云何而言身有法性？身有法性云何得存？我今云何當知是義？」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滅是法性；夫法性者，無有滅也。善男子！譬如無想天，成就色陰而無色想，不應問言『是諸天等云何而住歡娛受樂？云何行想？云何見聞？』善男子！如來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不應說言『如來身者是滅法也』；善男子！如是滅法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善男子！汝今不應思量如來何處住、何處行、何處見、何處樂？善男子！如是之義亦非

汝等之所知及；諸佛法身種種方便，不可思議。」

「復次善男子！應當修習佛法及僧而作常想；是三法者無有異想，無無常想，無變異想。若於三法修異想者，當知是輩清淨三歸則無依處，所有禁戒皆不具足，終不能證聲聞緣覺菩提之果；若能於是不可思議修常想者，則有歸處。善男子！譬如因樹則有樹影，如來亦爾，有常法故則有歸依，非是無常。若言如來是無常者，如來則非諸天世人所歸依處。」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譬如閻中，有樹無影。」迦葉！汝不應言有樹無影，但非肉眼之所見耳。善男子！如來亦爾，其性常住，是不變異，無智慧眼不能得見，如彼閻中不見樹影。凡夫之人於佛滅後，說言如來是無常法亦復如是。若言如來異法僧者，則不能成三歸依處；如汝父母各各異故，故使無常。」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從今始，當以佛法眾僧三事常住，啓悟父母乃至七世，皆令奉持。甚奇！世尊！我今當學如來法僧不可思議，既自學已，亦當爲人廣說是義。若有諸人不能信受，當知是輩久修無常，如是之人、我當爲其而作霜雹。」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今善能護持正法，如是護法不欺於人；以不欺人善業緣故而得長壽，善知宿命。」

## 金剛身品第二

爾時世尊復告迦葉：「善男子！如來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壞身、金剛之身，非雜食身，即是法身。」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是等身，我悉不見，唯見無常、破壞微塵、雜食等身，何以故？如來當入於涅槃故。」佛言：「迦葉！汝今莫謂如來之身不堅可壞，如凡夫身；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無量億劫堅牢難壞，非人天身，非恐怖身，非雜食身；如來之身、非身是身、不生不滅，不習不修；無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有動搖，無受無行；不住不作，無味無雜；非是有爲，非業非果；非行非滅，非心非數不可思議，常不可思議；無識離心，亦不離心；其心平等，無有亦有；無有去來，而亦去來；不破不壞，不斷不絕，不出不滅；非主亦主，非有非無，非覺非觀；非字非不字，非定非不定；不可見，了了見；無處亦處，無宅亦宅，無闇無明；無有寂靜，而亦寂靜；是無所有，不受不施；清淨無垢，無諍斷諍；住無住處，不取不墮；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非福田；無盡不盡，離一切盡；是空離空，雖不常住，非念念滅，無有垢濁；無字離字，非聲非說亦非修習；非稱非量，非一非異；非像非相，諸相莊嚴；非勇非畏，無寂不寂，無熱

不熱；不可睹見，無有相貌；如來度脫一切眾生；無度脫故能解眾生，無有解故覺了眾生；無覺了故如實說法；無有二故不可量，無等等；平如虛空，無有形貌；同無生性，不斷不常；常行一乘，眾生見三；不退不轉，斷一切結；不戰不觸，非性住性；非合非散，非長非短，非圓非方；非陰入界，亦陰入界；非增非損，非勝非負；如來之身，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無有知者，無不知者；無有見者，無不見者；非有爲，非無爲；非世非不世，非作非不作，非依非不依；非四大非不四大，非因非不因，非眾生非不眾生，非沙門非婆羅門，是師子大師子，非身非不身，不可宣說，除一法相，不可算數；般涅槃時不般涅槃，如來法身皆悉成就如是無量微妙功德。迦葉！唯有如來乃知是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迦葉！如是功德成如來身，非是雜食所長養身。迦葉！如來真身功德如是，云何復得諸疾患苦、危脆不堅如坏器乎？迦葉！如來所以示病苦者，爲欲調伏諸眾生故。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即金剛身，汝從今日常當專心思惟此義，莫念食身，亦當爲人說如來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成就如是功德，其身云何當有病苦無常破壞？我從今日常當思惟如來之身是常法身，安樂之身，亦當爲他如是廣

說。唯然世尊！如來法身金剛不壞，而未能知所因云何？」佛言：「迦葉！以能護持正法因緣故，得成就是金剛身。迦葉！我於往昔護法因緣，今得成就是金剛身，常住不壞。善男子！護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儀，應持刀劍弓箭矛槊，守護持戒清淨比丘！」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離於守護，獨處空閑塚間樹下，當說是人爲真比丘；若有隨逐守護者行，當知是輩是禿居士。」佛告迦葉：「莫作是語：言禿居士。若有比丘隨所至處，供身趣足，讀誦經典，思惟坐禪；有來問法，即爲宣說：所謂布施持戒福德、少欲知足。雖能如是種種說法，然故不能作師子吼，不爲師子之所圍遶，不能降伏非法惡人。如是比丘不能自利及利眾生，當知是輩懈怠懶墮，雖能持戒守護淨行，當知是人無所能爲。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常豐足，復能護持所受禁戒，能師子吼、廣說妙法：謂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那、伊帝曰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磨；以如是等九部經典爲他廣說，利益安樂諸眾生故，唱如是言：『涅槃經中制諸比丘：不應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淨之物，應當治之。如來先於異部經中說，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國王如法治之，驅令還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師子吼時，

有破戒者聞是語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師。是說法者設復命終，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緣故，我聽國主、群臣、宰相、優婆塞等護說法人。若有欲得護正法者，當如是學。迦葉！如是破戒不護法者，名禿居士，非持戒者得如是名。」

「善男子！過去世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於此拘尸那城有佛出世，號歡喜增益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爾時世界廣博嚴淨，豐樂安隱，人民熾盛，無有飢渴。如安樂國諸菩薩等，彼佛世尊住世無量，化眾生已，然後乃於娑羅雙樹入般涅槃。佛涅槃後，正法住世無量億歲，餘四十年佛法未滅，爾時有一持戒比丘名曰覺德，多有徒眾眷屬圍遶，能師子吼，頌宣廣說九部經典，制諸比丘不得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爾時多有破戒比丘，聞作是說皆生惡心，執持刀杖逼是法師。是時國王名曰有德，聞是事已，爲護法故即便往至說法者所，與是破戒諸惡比丘極共戰鬥，令說法者得免危害。王於爾時身被刀劍箭槊之瘡，體無完處如芥子許。爾時覺德尋讚王言：『善哉！善哉！王今真是護正法者，當來之世，此身當爲無量法器。』王於是時得聞法已，心大歡喜，尋即命終，生阿閼佛國，而爲彼佛作第一弟子。其王將從人民眷屬，有戰鬥



者、有隨喜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命終悉生阿閼佛國。覺德比丘卻後壽終，亦得往生阿閼佛國，而為彼佛作聲聞眾中第二弟子。若有正法欲滅盡時，應當如是受持擁護。迦葉！爾時王者則我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迦葉！護正法者，得如是等無量果報，以是因緣，我於今日得種種相以自莊嚴，成就法身不可壞身。」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身，猶如畫石。」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以是因緣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應當勤加護持正法；護法果報，廣大無量。善男子！是故護法優婆塞等，應執刀仗，擁護如是持法比丘。若有受持五戒之者，不得名為大乘人也；不受五戒，為護正法，乃名大乘。護正法者，應當執持刀劍器仗，侍說法者。」迦葉白佛言：「世尊！若諸比丘，與如是等諸優婆塞持刀仗者共為伴侶，為有師耶？為無師乎？為是持戒？為是破戒？」佛告迦葉：「莫謂是等為破戒人。善男子！我涅槃後濁惡之世，國土荒亂互相抄掠，人民飢餓；爾時多有為飢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名為禿人。是禿人輩，見有持戒威儀、具足清淨比丘護持正法，驅逐令出，若殺若害。」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持戒人護正法者，云何當得遊行村落城邑教化？」「善男子！

是故我今聽持戒人，依諸白衣持刀仗者以為伴侶；若諸國王、大臣、長者、優婆塞等，為護法故雖持刀仗，我說是等名為持戒；雖持刀仗不應斷命，若能如是，即得名為第一持戒。」

「迦葉！夫護法者，謂具正見，能廣宣說大乘經典，終不捉持王者寶蓋、油瓶、穀米、種種果蔬，不為利養親近國王大臣長者；於諸檀越，心無諂曲，具足威儀；摧伏破戒諸惡人等；是名持戒護法之師，能為眾生真善知識，其心弘廣譬如大海。迦葉！若有比丘，以利養故為他說法，是人所有徒眾眷屬，亦效是師貪求利養，是人如是，便自壞眾。迦葉！眾有三種；一者犯戒雜僧；二者愚癡僧；三者清淨僧。破戒雜僧則易可壞；持戒淨僧，利養因緣所不能壞。」

「云何破戒雜僧？若有比丘雖持禁戒，為利養故，與破戒者坐起行來，共相親附，同其事業，是名破戒，亦名雜僧。云何愚癡僧？若有比丘，在阿蘭若處，諸根不利，闇鈍蒙瞶，少欲乞食，於說戒日及自恣時，教諸弟子清淨懺悔，見非弟子多犯禁戒，不能教令清淨懺悔，而便與共說戒自恣，是名愚癡僧。云何名清淨僧？有比丘僧，不為百千億數諸魔之所沮壞，是菩薩眾本性清淨，能調如上二部之眾，悉令安住清淨眾中，是名護法無上大師善持

律者；爲欲調伏利眾生故，知諸戒相若輕若重，非是律者則不證知，若是律者則便證知。云何調伏眾生故？若諸菩薩爲化眾生，常入聚落不擇時節，或至寡婦及姪女舍宅，與同住止經歷多年，若是聲聞所不應爲，是名調伏利益眾生。云何知重？若見如來因事制戒：汝從今日慎莫更犯，如四重禁，出家之人所不應作；而便故作，非是沙門，非釋種子，是名爲重。云何爲輕？若犯輕事，如是三諫，若能捨者，是名爲輕。非律不證者：若有讚說不清淨物應受用者，不共同止。是律應證者：善學戒律，不近破戒，見有所行隨順戒律，心生歡喜，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說，是名律師。善解一字，善持契經，亦復如是。如是善男子！佛法無量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佛法無量，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故知如來常住不壞，無有變異；我今善學，亦當爲人廣宣是義。」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如來身者，即是金剛不可壞身。菩薩應當如是善學正見正知；若能如了了知見，即是見佛金剛之身、不可壞身，如於鏡中見諸色像。」

### 名字功德品第三

爾時如來復告迦葉：「善男子！汝今應當善持是經文字章句所有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名生四趣者，無有是處，何以故？如是經典乃是無量無邊諸佛之所修習；所得功德，我今當說。」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菩薩摩訶薩云何奉持？」佛告迦葉：「是經名爲大般涅槃；上語亦善，中語亦善，下語亦善，義味深邃；其文亦善，純備具足清淨梵行，金剛寶藏滿足無缺。汝善諦聽！我今當說。善男子！所言大者名之爲常，如八大河悉歸大海；此經如是，降伏一切諸結煩惱及諸魔性，然後要於大般涅槃捨捨身命，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善男子！又如醫師有一祕方，悉攝一切所有醫方；善男子！如來亦爾，所說種種妙法祕密深奧藏門，悉皆入此大般涅槃，是故名爲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農夫春月下種，常有希望；既收果實，眾望都息；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修學餘經常悌滋味，若得聞是大般涅槃，希望餘經所有滋味悉皆永斷；是大涅槃，能令眾生度諸有流。善男子！如諸跡中，象跡爲最；此經如是，於諸經三昧，最爲第一。善男子！譬如耕田，秋耕爲勝；此經如是，諸經中勝。善男子！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善治眾生熱惱亂心；是大涅槃，爲最第一。善

男子！譬如甜酥，八味具足；大般涅槃亦復如是，八味具足。云何爲八？一者常，二者恆，三者安，四者清涼，五者不老，六者不死，七者無垢，八者快樂，是爲八味具足；具足八味，是故名爲大般涅槃。若諸菩薩摩訶薩安住是中，復能處處示現涅槃，是故名爲大般涅槃。迦葉！善男子善女人、若欲於此大般涅槃而涅槃者，當如是學：如來常住，法僧亦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甚奇！世尊！如來功德不可思議；法僧亦爾，不可思議；是大涅槃，亦不可思議；若有修學是經典者，得正法門，能爲良醫；若未學者，當知是人盲無慧眼，無明所覆。」

##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一

佛復告迦葉：「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分別開示大般涅槃，有四相義。何等爲四？一者自正，二者正他，三者能隨問答，四者善解因緣義。云何自正？若佛如來見諸因緣而有所說，譬如比丘見大火聚，便作是言：『我寧抱是熾然火聚，終不敢於如

來所說十二部經及祕密藏，謗言云是波旬所說。』若言如來法僧無常，如是說者爲自侵欺，亦欺於人，寧以利刀自斷其舌，終不說言：如來法僧是無常也；若聞他說亦不信受，於此說者應生憐愍。如來法僧不可思議，應如是持，自觀己身猶如火聚，是名自正。」

「云何正他？」佛說法時有一女人，乳養嬰兒，來詣佛所，稽首佛足，有所顧念，心自思惟，便坐一面。爾時世尊知而故問：「汝以愛念，多哈兒酥，不知籌量消與不消。」爾時女人即白佛言：「甚奇！世尊！善能知我心中所念，唯願如來，教我多少。世尊！我於今朝多與兒蘇，恐不能消，將無夭壽？唯願如來爲我解說。」佛言：「汝兒所食，尋即消化，增益壽命。」女人聞已心大踊躍，復作是言：「如來實說，故我歡喜；世尊如是爲欲調伏諸眾生故，善能分別說消不消，亦說諸法無我無常。若佛世尊先說常者，受化之徒，當言此法與外道同，即便捨去。」佛告女人：「若兒長大能自行來，凡所食噉能消難消，本所與蘇則不供足；我之所有聲聞弟子亦復如是，如汝嬰兒，不能消是常住之法，是故我先說苦無常；若我聲聞諸弟子等功德已備，堪任修習大乘經典，我於是經爲說六味。云何六味？說苦醋味、無常鹹味、無我苦味、樂如

甜味、我如辛味，常如淡味；彼世間中有三種味；所謂無常無我無樂，煩惱爲薪，智慧爲火，以是因緣，成涅槃飯，謂常樂我，令諸弟子悉皆甘嗜。」復告女人：「汝若有緣欲至他處，應驅惡子令出其舍，悉以寶藏付示善子。」女人白佛：「實如聖教，珍寶之藏應示善子，不示惡子。」「姊！我亦如是：般涅槃時，如來微密無上法藏、不與聲聞諸弟子等，如汝寶藏不示惡子；要當付囑諸菩薩等，如汝寶藏委付善子。何以故？聲聞弟子生變異想，謂佛如來真實滅度，然我真實不滅度也；如汝遠行未還之頃，汝之惡子便言汝死，汝實不死；諸菩薩等說言如來常不變易，如汝善子不言汝死。以是義故，我以無上祕密之藏付諸菩薩。善男子！若有眾生謂佛常住不變異者，當知是家則爲有佛，是名正他。」

「能隨問答者，若有人來問佛世尊：『我當云何不捨錢財、而得名爲大施檀越？』」佛言：「若有沙門婆羅門等，少欲知足，不受不畜不淨物者，當施其人奴婢僕使；修梵行者，施與女人；斷酒肉者，施以酒肉；不過中食，施過中食；不著花香，施以花香；如是施者施名流布，遍至他方，財寶之費不失毫釐，是則名爲能隨問答。」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何以故？我

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迦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即是現斷肉義。」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爲美食耶？」「善男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爲美食也，我說甘蔗、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酥油以爲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貪著是魚肉味？」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種味：乳酪、酪漿、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諸衣服、僑奢耶衣、珂貝、皮革、金銀盂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不應同彼尼乾所見，如來所制一切禁戒各有異意；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自死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切眾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眾人

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

「善男子！如人噉蒜，臭穢可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肉，爲度眾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薩，清淨之食猶尚不食，況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身所被服麤陋醜惡，形容憔悴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負薪草，頭髮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貓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啞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破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清淨法，及壞甚深祕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諍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革屣，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琉璃、車渠瑪瑙、頗梨真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貝、種種

果蓏；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咒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花治身；擣菹圍碁，學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我弟子。」爾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時，得雜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爲肉所汙，但使無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爲能隨問答。」

「迦葉！云何善解因緣義？如有四部之眾來問我言：『世尊！如是之義，如來初出、何故不爲波斯匿王說是法門深妙之義？或時說深、或時說淺？或名爲犯？或名不犯？云何名墮？云何名律？云何名波羅提木叉義？』」佛言：「波羅提木叉者，名爲知足，成就威儀，無所受畜，亦名淨命。墮者名四惡趣，又復墮者墮於地獄乃至阿鼻；論其遲速，過於暴雨，聞者驚怖，堅持禁戒，不犯威儀；修習知足，不受一切不淨之物。又復墮者長養地獄、畜生、餓鬼，以是諸義故名曰墮。波羅提木叉者，離身口意不善邪業，律者入戒威儀，深經善義，遮受一切不淨之物及不淨因緣；亦遮四重、十三僧殘、

二不定法、三十捨墮、九十一墮四悔過法，眾多學法，七滅諍等；或復有人盡破一切戒，云何一切？謂四重法，乃至七滅諍法，或復有人誹謗正法甚深經典、及一闡提，具足成就盡一切相，無有因緣；如是等人自言我是聰明利智，輕重之罪悉皆覆藏；覆藏諸惡如龜藏六。如是眾罪長夜不悔，以不悔故日夜增長；是諸比丘所犯眾罪終不發露，是使所犯遂復滋蔓，是故如來知是事已，漸次而制，不得一時。一爾時有善男子善女人白佛言：「世尊！如來久知如是之事，何不先制？將無世尊欲令眾生入阿鼻獄？譬如多人欲至他方，迷失正路隨逐邪道，是諸人等不知迷故，皆謂是道，復不見人可問是非；眾生如是迷於佛法，不見正真，如來應為先說正道，敕諸比丘：此是犯戒，此是持戒；當如是制，何以故？如來正覺，是真實者，知見正道，唯有如來天中之天，能說十善增上功德及其義味，是故啓請，應先制戒。」佛言：「善男子！若言如來能為眾生宣說十善增上功德，是則如來視諸眾生如羅侯羅。云何難言：將無世尊欲令眾生入於地獄？我見一人有墮阿鼻地獄因緣，尚為是人住世一劫、若減一劫；我於眾生有大慈悲，何緣當誑如子想者令入地獄？善男子！如王國內有納衣者，見衣有孔然後方補；如來亦爾，見諸眾生有入阿鼻地獄因緣，即

以戒善而為補之；善男子！譬如轉輪聖王先為眾生說十善法，其後漸漸有行惡者，王即隨事漸漸而斷，斷諸惡已然後自行聖王之法。善男子！我亦如是，雖有所說不得先制，要因比丘漸行非法，然後方乃隨事制之，樂法眾生隨教修行，如是等眾乃能得見如來法身。如轉輪王所有輪寶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法僧二寶，亦不可思議。能說法者及聞法者，皆不可思議，是名善解因緣義也。菩薩如是分別開示四種相義，是名大乘大涅槃中因緣義也。」

「復次，自正者所謂得是大般涅槃；正他者我為比丘說言：如來常存不變；隨問答者，迦葉！因汝所問故，得廣為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說是甚深微妙義理。因緣義者，聲聞緣覺不解如是甚深之義，不聞伊字三點而成解脫涅槃，摩訶般若成祕密藏。我今於此闡揚分別，為諸聲聞開發慧眼，假使有人作如是言：『如是四事云何？為一非虛妄耶？』即應反質：『是虛空、無所有、不動、無礙，如是四事有何等異？是豈得名為虛妄乎？』」「不也世尊！如是諸句即是一義，所謂空義，自正正他，能隨問答；解因緣義亦復如是，即大涅槃，等無有異。」

佛告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

言：『如來無常，云何當知是無常耶？如佛所言滅諸煩惱名為涅槃，猶如火滅，悉無所有；滅諸煩惱，亦復如是，故名涅槃；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佛言曰：離諸有者乃名涅槃，是涅槃中無有諸有，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衣壞盡不名為物，涅槃亦爾，滅諸煩惱不名為物，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佛言曰：離欲寂滅，名曰涅槃；如人斬首則無有首，離欲寂滅亦復如是，空無所有故名涅槃，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如佛言曰：譬如熱鐵，搥打星流，散已尋滅，莫知所在；得正解脫亦復如是，已度姪欲諸有淤泥，得無動處，不知所至，云何如來為常住法不變易耶？』

迦葉！若有人作如是難者，名為邪難；迦葉！汝亦不應作是憶想，謂如來性是滅盡也。迦葉！滅煩惱者不名為物，何以故？永畢竟故，是故名常。是句寂靜，為無有上，滅盡諸相，無有遺餘；是句鮮白，常住不退，是故涅槃名曰常住。如來亦爾，常住無變；言星流者謂煩惱也，散已尋滅、莫知所在者，謂諸如來煩惱滅已，不在五趣，是故如來是常住法，無有變易。復次迦葉！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是故如來恭敬供養，以法常故諸佛亦常。」迦葉菩薩復白佛言：「若煩惱火滅，如來亦滅，是則如來無常住處，如彼迸鐵，赤色滅已莫知所至；如來煩

惱亦復如是，滅無所至。又如彼鐵熱與赤色，滅已無有；如來亦爾，滅已無常，滅煩惱火便入涅槃，當知如來即是無常。」善男子！所言鐵者名諸凡夫，凡夫之人雖滅煩惱，滅已復生，故名無常；如來不爾，滅已不生，是故名常。」迦葉復言：「如鐵赤色，滅已還置火中，赤色復生，如來若爾，應還生結；若結還生，即是無常。」佛言：「迦葉！汝今不應作如是言如來無常，何以故？如來是常；善男子！如彼燃木，滅已有灰，煩惱滅已便有涅槃；壞衣斬首破瓶等喻，亦復如是，如是等物各有名字，名曰壞衣、斬首、破瓶。迦葉！如鐵冷已，可使還熱；如來不爾，斷煩惱已畢竟清涼，煩惱熾火更不復生。迦葉！當知無量眾生猶如彼鐵，我以無漏智慧熾火，燒彼眾生諸煩惱結。」迦葉復言：「善哉！善哉！我今諦知如來所說諸佛是常。」佛言：「迦葉！譬如聖王，素在後宮，或時遊觀在於後園，王雖不在諸婣女中，亦不得言聖王命終。善男子！如來亦爾，雖不現於閻浮提界入涅槃中，不名無常；如來出於無量煩惱，入于涅槃安樂之處，遊諸覺華，歡娛受樂。」

迦葉復問：「如佛言曰：『我已久度煩惱大海。』若佛已度煩惱海者，何緣復共耶輸陀羅生羅侯羅？以是因緣，當知如來未度煩惱諸結大海，唯



願如來說其因緣。」佛告迦葉：「汝不應言：『如來久度煩惱大海，何緣復共耶輸陀羅生羅侯羅，以是因緣，當知如來未度煩惱諸結大海。』善男子！是大涅槃能建大義，汝等今當至心諦聽，廣爲人說，莫生驚疑。若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須彌山王，如是高廣，悉能取令入葶藶子糠，其諸眾生依須彌者，亦不迫迮，無來往想，如本不異；唯應度者，見是菩薩以須彌山內葶藶糠，復還安止本所住處。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入於葶藶糠，其中眾生亦無迫迮及往來想，如本不異；唯應度者，見是菩薩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置葶藶糠，復還安止本所住處。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內一毛孔，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十方三千大千諸佛世界，置於針鋒如貫棗葉，擲著他方異佛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不覺往返爲在何處，唯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十方三千大千諸佛世界置於右掌，如陶家輪，擲置他方微塵世界，無一眾生有往來想，唯應度者乃見之耳，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一切十方無量諸佛世界，悉內己身，其中眾生悉無迫迮，亦無往返及住

處想，唯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以十方世界納一塵中，其中眾生亦無迫迮往返之想，唯應度者乃能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則能示現種種無量神通變化，是故名曰大般涅槃；是菩薩摩訶薩所可示現如是無量神通變化，一切眾生無能測量，汝今云何能知如來習近姪欲、生羅侯羅？」

「善男子！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閻浮提，種種示現，如首楞嚴經中廣說。我於三千大千世界、或閻浮提，示現涅槃，亦不畢竟取於涅槃；或閻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畢竟不從姪欲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從無量劫來離於姪欲，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隨順世間示現入胎。善男子！此閻浮提林微尼園，示現從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東行七步，唱如是言：『我於人天阿修羅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見已驚喜，生希有心，而諸人等謂是嬰兒；而我此身無量劫來久離是法，如是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脈骨髓之所成立，隨順世間眾生法故，示爲嬰兒。南行七步，示現欲爲無量眾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現生盡永斷老死，是最後身；北行七步，示現已度諸有生死；東



行七步，示爲眾生而作導首；四維七步，示現斷滅種種煩惱四魔種性，成於如來應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現不爲不淨之物之所染污，猶如虛空；下行七步，示現法雨滅地獄火，令彼眾生受安隱樂，毀禁戒者示作霜雹。於閻浮提生七日已，又示現剃髮，諸人皆謂我是嬰兒初始剃髮，一切人天、魔王波旬、沙門、婆羅門，無有能見我頂相者，況有持刀臨之剃髮？若有持刀至我頂者，無有是處；我久已於無量劫中剃除鬚髮，爲欲隨順世間法故，示現剃髮。我既生已，父母將我入天祠中，以我示彼摩醯首羅，摩醯首羅即見我時，合掌恭敬，立在一面；我已久於無量劫中，捨離如是入天祠法，爲欲隨順世間法故，示現如是。我於閻浮提示現穿耳，一切眾生實無有能穿我耳者，隨順世間眾生法故示現如是；復以諸寶作師子璫，用莊嚴耳，然我已於無量劫中離莊嚴具，爲欲隨順世間法故作是示現；示入學堂，修學書疏，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具足成就，遍觀三界所有眾生，無有堪任爲我師者，爲欲隨順世間法故示入學堂，故名如來應正遍知；習學乘象，盤馬拵力，種種技藝亦復如是。於閻浮提而復示現爲王太子，眾生皆見我爲太子，於五欲中歡娛受樂，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捨離如是五欲之樂，爲欲隨順世間法故，示如是相。相師占我：『若不

出家，當爲轉輪聖王，王閻浮提。』一切眾生皆信是言，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捨轉輪王位，爲法輪王。於閻浮提現離姝女五欲之樂，見老病死及沙門已，出家修道，眾生皆謂悉達太子初始出家，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出家學道，隨順世法故示如是。我於閻浮提示現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眾人皆謂是阿羅漢果易得不難，然我已於無量劫中成阿羅漢果。爲欲度脫諸眾生故，坐於道場菩提樹下，以草爲座，摧伏眾魔，眾皆謂我始於道場菩提樹下降伏魔宮，然我已於無量劫中久降伏已，爲欲降伏剛強眾生，故現是化。我又示現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眾皆謂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報，悉無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隨順世間故示如是。我又示現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無飢渴，隨順世法故示如是。我又示同諸眾生故現有睡眠，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具足無上深妙智慧，遠離三有，進止威儀。頭痛腹痛、背痛木槍、洗足洗手、洗面漱口、嚼楊枝等，眾皆謂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無此事，我足清淨猶如蓮花，口氣淨潔如優侯羅香。一切眾生謂我是人，我實非人。我又示現受糞掃衣，浣濯縫打，然我久已不須是衣。眾人皆謂羅侯羅者是我之子，輸頭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

之母，處在世間受諸快樂，離如是事，出家學道；眾人復言：『是王太子、瞿曇大姓，遠離世樂，求出世法。』然我久離世間姪欲，如是等事悉是示現，一切眾生咸謂是人，然我實非。善男子！我雖在此閻浮提中，數數示現入於涅槃，然我實不畢竟涅槃，而諸眾生皆謂如來真實滅盡，而如來性，實不永滅，是故當知：是常住法，不變易法。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諸佛如來法界。我又示現閻浮提中所作已辦，隨順世法故復示現於閻浮提，初出成佛。我又示現於閻浮提不持禁戒，犯四重罪，眾人皆見，謂我實犯，然我已於無量劫中，堅持禁戒，無有漏缺。我又示現，於閻浮提爲一闍提，眾人皆見是一闍提，然我實非一闍提也；一闍提者，云何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又示現於閻浮提破和合僧，眾生皆謂我是破僧，我觀人天，無有能破和合僧者。我又示現於閻浮提護持正法，眾人皆謂我是護法，悉生驚怪，諸佛法爾，不應驚怪。我又示現於閻浮提爲魔波旬，眾人皆謂我是波旬，然我久於無量劫中離於魔事，清淨無染猶如蓮花。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女身成佛，眾人皆言：『甚奇！女人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畢竟不受女身，爲欲調伏無量眾生，故現女像；憐愍一切諸眾生故，而

復示現種種色像。』我又示現閻浮提中，生於四趣，然我久已斷諸趣因，以業因故墮於四趣，爲度眾生故生是中。我又示現閻浮提中作梵天王，令事梵者安住正法，然我實非，而諸眾生咸皆謂我爲真梵天；示現天像，遍諸天廟，亦復如是。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入姪女舍，然我實無貪姪之想，清淨不污猶如蓮花；爲諸貪姪嗜色眾生，於四衢道宣說妙法，然我實無欲穢之心，眾人謂我守護女人。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入青衣舍，爲教諸婢，令住正法，然我實無如是惡業墮在青衣。我又示現閻浮提中而作博士，爲教童蒙令住正法。我又示現於閻浮提入諸酒會博奕之處，示現種種勝負鬥爭，爲欲拔濟彼諸眾生；而我實無如是惡業，而諸眾生皆謂我作如是之業。我又示現久住塚間，作大鷲身度諸飛鳥，而諸眾生皆謂我是真實鷲身，然我久已離於是業，爲欲度彼諸鳥鷲故，示如是身。我又示現閻浮提中作大長者，爲欲安立無量眾生住於正法，又復示作諸王大臣、王子輔相，於是眾中各爲第一，爲修正法故住王位。我又示現閻浮提中疫病劫起，多有眾生爲病所惱，先施醫藥然後爲說微妙正法，令其安住無上菩提，眾人皆謂是病劫起。又復示現閻浮提中，飢餓劫起，隨其所須供給飲食，然後爲說微妙正法，令其安住無上菩提。又復示現閻浮提中刀兵

劫起，即爲說法令離怨害，使得安住無上菩提。又復示現爲計常想者說無常想，計樂想者爲說苦想，計我想者說無我想，計淨想者說不淨想，若有眾生貪著三界，即爲說法令離是處，度眾生故爲說無上微妙法藥，爲斷一切煩惱樹故，種植無上法藥之樹；爲欲拔濟諸外道故，說於正法；雖復示現爲眾生師，而心初無眾生師想；爲欲拔濟諸下賤故，現入其中而爲說法，非是惡業受是身也。如來正覺，如是安住於大涅槃，是故名爲常住無變；如閻浮提，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復如是；如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亦爾。二十五有，如首楞嚴經中廣說；以是故，名大般涅槃。若有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大般涅槃，能示如是神通變化而無所畏，迦葉！以是緣故汝不應言羅侯羅者是佛之子，何以故？我於往昔無量劫中已離欲有，是故如來名曰常住，無有變易。」

迦葉復言：「如來云何名曰常住？如佛言曰：『如燈滅已無有方所，如來亦爾，既滅度已亦無方所。』」佛言：「迦葉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言：『燈滅盡已無有方所，如來亦爾，既滅度已無有方所。』善男子！譬如男女然燈之時，燈爐大小悉滿中油，隨有油在其明猶存，若油盡已明亦俱盡；其明滅者喻煩惱滅，明雖滅盡，燈爐猶存；如

來亦爾，煩惱雖滅，法身常存。善男子！於意云何？明與燈爐，爲俱滅不？」迦葉答言：「不也！世尊！雖不俱滅，然是無常；若以法身喻燈爐者，燈爐無常，法身亦爾，應是無常。」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難、如世間言器，如來世尊無上法器，而器無常，非如來也；一切法中涅槃爲常，如來體之，故名爲常。復次善男子！言燈滅者，即是羅漢所證涅槃，以滅貪愛諸煩惱故，喻之燈滅。阿那含者名曰有貪，以有貪故，不得說言同於燈滅。是故我昔覆相說言喻如燈滅，非大涅槃同於燈滅；阿那含者非數數來，又不還來二十五有，更不受於臭身蟲身食身毒身，是則名爲阿那含也。若更受身，名爲那含；不受身者，名阿那含；有去來者名曰那含，無去來者名阿那含。」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二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尊，有祕密藏。』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唯有密語，無有密藏，譬如幻主機關木人，

人雖睹見屈伸俯仰，莫知其內而使之然；佛法不爾，咸令眾生悉得知見，云何當言諸佛世尊有祕密藏？」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祕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睹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善男子！譬如有人，多積金銀至無量億，其心慳吝，不肯惠施拯濟貧窮，如是積聚乃名祕藏；如來不爾，於無邊劫積聚無量妙法珍寶，心無慳吝，常以惠施一切眾生，云何當言如來祕藏？善男子！譬如有人身根不具，或無一目、一手、一足，以羞恥故不令人見，人不見故名爲祕藏；如來不爾，所有正法具足無缺，令人睹見，云何當言如來祕藏？善男子！譬如貧人多負人財，怖畏債主，隱不欲現，故名爲藏；如來不爾，不負一切眾生世法，雖負眾生出世之法而亦不藏；何以故？恆於眾生一子想而爲演說無上法故。善男子！譬如長者多有財寶，唯有一子，心甚愛重情無捨離，所有珍寶悉用示之；如來亦爾，視諸眾生同於一子。善男子！如世間人，以男女根醜陋鄙惡，以衣覆蔽故名爲藏；如來不爾，永斷此根，以無根故無所覆藏。善男子！如婆羅門所有語論，終不欲令刹利、毘舍、首陀等聞，何以故？以此論中有過惡故；如來

正法則不如是，初中後善，是故不得名爲祕藏。善男子！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心常憶念憐愛無已，將詣師所欲令受學，懼不速成、尋便將還，以愛念故，晝夜慇懃教其半字，而不教誨毘伽羅論，何以故？以其幼稚，力未堪故；善男子！假使長者教半字已，是兒即時能得了知毘伽羅論不？」「不也，世尊！」「如是，長者於是子所，有祕藏不？」「不也，世尊！何以故？以子年幼故不爲說，不以祕故吝而不說，所以者何？若有嫉妒祕吝之心，乃名爲藏；如來不爾，云何當言如來祕藏？」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若有瞋心嫉妒慳吝，乃名爲藏，如來無有瞋心嫉妒，云何名藏？善男子！彼大長者謂如來也，所言一子者謂一切眾生，如來等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教一子者謂聲聞弟子，半字者謂九部經典，毘伽羅論者所謂方等大乘經典。以諸聲聞無有慧力，是故如來爲說半字九部經典，而不爲說毘伽羅論方等大乘。善男子！如彼長者，子既長大堪任讀學，若不爲說毘伽羅論，可名爲藏；若諸聲聞有堪任力，能受大乘毘伽羅論，如來祕惜不爲說者，可言如來有祕密藏；如來不爾，是故如來無有祕藏。如彼長者教半字已，次爲演說毘伽羅論；我今亦爾，爲諸弟子說於半字九部經已，次爲演說毘伽羅論，所謂如來常存不變。」

「復次善男子！譬如夏月，興大雲雷降注大雨，令諸農夫下種子者多獲果實，不下種者無所剋獲；無所獲者非龍王咎，而此龍王亦無所藏；我今如來亦復如是，降大法雨大涅槃經，若諸眾生種善子者得慧芽果，無善子者則無所獲；無所獲者非如來咎，然佛如來實無所藏。」迦葉復言：「我今定知如來世尊無所祕藏。如佛所說毘伽羅論，謂佛如來常存不變，是義不然，何以故？佛昔說偈：

諸佛與緣覺，及以弟子眾，

猶捨無常身，何況諸凡夫。

今者乃說常存無變，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我爲一切聲聞弟子、教半字故而說是偈。善男子！波斯匿王，其母命終，悲號戀慕不能自勝，來至我所，我即問言：『大王！何故悲苦懊惱，乃至於此？』王言：『世尊！國太夫人，是日命終，假使有能令我母命還如本者，我當捨國象馬七珍，及以身命，悉以賞之。』我復語言：『大王！且莫愁惱憂悲啼哭，一切眾生壽命盡者，名之爲死；諸佛、緣覺、聲聞弟子尚捨此身，況復凡夫？』善男子！我爲波斯匿王教半字故而說是偈，我今爲諸聲聞弟子說毘伽羅論，謂如來常存無有變易，若有人言如來無常，云何是人舌不墮落？」迦葉復言：「如佛所說：『無所聚積，於食知足，如鳥飛空，

跡不可尋。』是義云何？世尊！於此眾中，誰得名爲無所積聚？誰復得名於食知足？誰行於空，跡不可尋？而此去者，爲至何方？」佛言：「迦葉！夫積聚者名曰財寶。善男子！積聚有二種：一者有爲；二者無爲。有爲積聚者即聲聞行，無爲積聚者即如來行；善男子！僧亦二種：有爲、無爲。有爲僧者名曰聲聞，聲聞僧者無有積聚；所謂奴婢非法之物、庫藏穀米、鹽豉胡麻大小諸豆。若有說言：如來聽畜奴婢僕使如是之物，舌則捲縮。我諸所有聲聞弟子，名無積聚，亦得名爲於食知足。若有貪食，名不知足，不貪食者是名知足；跡難尋者則近無上菩提之道；我說是人雖去無至。」迦葉復言：「若有爲僧尚無積聚，況無爲僧？無爲僧者即是如來。如來云何當有積聚？夫積聚者名爲藏匿，是故如來凡有所說，無所吝惜，云何名藏？跡不可尋者所謂涅槃，涅槃之中無有日、月、星辰、諸宿、寒熱風雨、生老病死、二十五有，離諸憂苦及諸煩惱，如是涅槃如來住處，常不變易，以是因緣如來至是娑羅樹間，於大涅槃而般涅槃。」佛告迦葉：「所言大者其性廣博，猶如有人壽命無量，名大丈夫；是人若能安住正法，名人中勝。如我所說八大人覺，爲一人有？爲多人有？若一人具八，則爲最勝；所言涅槃者，無諸瘡疣。善男子！譬如有人爲

毒箭所射，多受苦痛，值遇良醫爲拔毒箭，傳以妙藥令其離苦，得受安樂；是醫即便遊於城邑及諸聚落，隨有患苦瘡疣之處，即往其所，爲療眾苦。善男子！如來亦爾，成等正覺爲大醫王，見閻浮提苦惱眾生，無量劫中，被姪怒癡煩惱毒箭，受大苦切，爲如是等說大乘經甘露法藥，療治此已，復至他方有諸煩惱毒箭之處示現作佛，爲其療治，是故名曰大般涅槃。大般涅槃者名解脫處，隨有調伏眾生之處，如來於中而作示現，以是真實甚深義故，名大涅槃。」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間醫師悉能療治一切眾生瘡疣病不？」「善男子！世間瘡疣凡有二種：一者可治；二不可治。凡可治者醫則能治，不可治者則不能治。」迦葉復言：「如佛言者，如來則爲於閻浮提治眾生已。若言治已，是諸眾生其中云何復有未能得涅槃者？若未悉得，云何如來說言治竟，欲至他方？」「善男子！閻浮提內眾生有二：一者有信；二者無信。有信之人則名可治，何以故？定得涅槃無瘡疣故，是故我說治閻浮提諸眾生已。無信之人名一闍提，一闍提者名不可治，除一闍提、餘悉治已，是故涅槃名無瘡疣。」

「世尊！何等名涅槃？」「善男子！夫涅槃者名爲解脫。」迦葉復言：「所言解脫爲是色耶？爲非色乎？」佛言：「善男子！或有是色，或非是

色；言非色者，即是聲聞緣覺解脫；言是色者，即是諸佛如來解脫。善男子！是故解脫亦色亦非色；如來爲諸聲聞弟子說爲非色。」「世尊！聲聞緣覺若非色者，云何得住？」「善男子！如非想非非想天亦色非色，我亦說爲非色。若人難言：『非想非非想天若非色者，云何得住去來進止？』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解脫亦爾，亦色非色，說爲非色；亦想非想，說爲非想。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爾時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重垂廣說大般涅槃行解脫之義。」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真解脫者名曰遠離一切繫縛；若真解脫離諸繫縛，則無有生，亦無和合；譬如父母和合生子，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是故解脫名曰不生。迦葉！譬如醍醐其性清淨；如來亦爾，非因父母和合而生，其性清淨，所以示現有父母者，爲欲化度諸眾生故。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解脫，無二無別；譬如春月下諸種子，得煖氣已尋便出生，真解脫者，則不如是；又解脫者名曰虛無，虛無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虛無，非作所作。凡是作者猶如城郭樓觀卻敵，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是故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即無爲法，譬如陶師作已還破，解脫不爾，真解脫者不生不滅，

是故解脫即是如來；如來亦爾，不生不滅不老不死，不破不壞，非有爲法，以是義故，名曰如來入大涅槃。」

「不老不死，有何等義？老者名爲遷變，髮白面皺；死者身壞命終，如是等法，解脫中無，以無是事故名解脫。如來亦無髮白面皺有爲之法，是故如來無有老也，無有老故則無有死。又解脫者名曰無病；所謂病者四百四病及餘外來侵損身者，是處無故、故名解脫，無疾病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無病，是故法身亦無有病；如是無病即是如來。死者名曰身壞命終，是處無死即是甘露，是甘露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成就如是功德，云何當言如來無常？若言無常，無有是處。是金剛身云何無常？是故如來不名命終，如來清淨無有垢穢，如來之身非胎所污，如分陀利本性清淨，如來解脫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是故如來清淨無垢。又解脫者，諸漏瘡疔永無遺餘，如來亦爾，無有一切諸漏瘡疔；又解脫者無有鬥諍，譬如飢人，見他飲食生貪奪想，解脫不爾；又解脫者名曰安靜，凡夫人言：『夫安靜者，謂摩醯首羅。』如是之言即是虛妄，真安靜者畢竟解脫，畢竟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安隱，如多賊處不名安隱，清夷之處乃名安隱，是解脫中無

有怖畏，故名安隱，是故安隱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無有等侶，有等侶者，如有國王有鄰國等；夫解脫者則無如是，無等侶者謂轉輪聖王，無有能與作齊等者；解脫亦爾無有等侶，無等侶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轉法輪王，是故如來無有等侶，有等侶者無有是處。又解脫者名無憂愁；有憂愁者譬如國王，畏難強鄰而生憂愁；夫解脫者則無是事，譬如壞怨則無憂慮；解脫亦爾，是無憂畏，無憂畏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憂喜，譬如女人唯有一子，從役遠行，卒得凶問、聞之愁苦，後復聞活、便生歡喜；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憂喜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無有塵垢，譬如春月，日沒之後風起塵霧，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塵霧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譬如聖王髻中明珠，無有垢穢，夫解脫性亦復如是無有垢穢，無垢穢者譬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真金性不雜沙石，乃名真寶，有人得之生於財想；夫解脫性亦復如是，如彼真寶，彼真寶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譬如瓦瓶，破而聲嘶，金剛寶瓶則不如是；夫解脫者，亦無嘶破，金剛寶瓶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是故如來身不可壞，其聲嘶者，如婢麻子盛熱之時，置之日曝，出聲震爆；夫

解脫者無如是事，如彼金剛真寶之瓶無嘶破聲，假使無量百千人眾悉共射之，無能壞者；無嘶破聲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貧窮人，負他物故爲他所繫，枷鎖策罰受諸苦毒；夫解脫中無如是事，無有負債；猶如長者多有財寶無量億數，勢力自在，不負他物；夫解脫者亦復如是，多有無量法財珍寶，勢力自在，無所負也。無所負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逼切，如春涉熱，夏日食甜，冬日冷觸，真解脫中無有如是不適意事；無逼切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無逼切者，譬如有人飽食魚肉而復飲乳，是人則爲近死不久；真解脫中無如是事，是人若得甘露良藥，所患得除，真解脫者亦復如是；甘露良藥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云何逼切、不逼切耶？譬如凡夫，我慢自高而作是念：『一切眾中誰能害我？』即便捉持蛇虎毒蟲，當知是人盡壽命，則爲橫死，真解脫中無如是事；不逼切者，如轉輪王所有神珠，能伏蜚蠊九十六種諸毒蟲等，若有聞是神珠香者，諸毒消滅；真解脫者亦復如是，皆悉遠離二十五有；毒消滅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不逼切者，譬如虛空，解脫亦爾；彼虛空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逼切者，如近乾草然諸燈火，近則

熾然；真解脫中無如是事。又不逼切者，譬如日月不逼眾生，解脫亦爾，於諸眾生無有逼切；無有逼切譬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動法，猶如怨親，真解脫中無如是事。又不動者，如轉輪王更無聖王以爲親友，若更有親則無是處；解脫亦爾，更無有親，若有親者亦無是處；彼王無親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無動者喻如素衣，易受染色；解脫不爾。又無動者如婆師花，欲令有臭及青色者，無有是處；解脫亦爾，欲令有臭及諸色者亦無是處；是故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爲希有，譬如水中生於蓮花，非爲希有，火中生者世乃希有，有人見之便生歡喜；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其有見者心生歡喜；彼希有者譬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其如來者即是法身。又希有者，譬如嬰兒其齒未生，漸漸長大然後乃生；解脫不爾，無有生不生。又解脫者名曰虛寂，無有不定；不定者，如一闍提究竟不移犯重禁者不成佛道，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若於佛正法中，心得淨信，爾時即便滅一闍提；若復得作優婆塞者，亦得斷滅於一闍提；犯重禁者，滅此罪已則得成佛；是故若言『畢定不移，不成佛道』，無有是處，真解脫中都無如是滅盡之事。又虛寂者墮於法界，如法界性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



一闡提若盡滅者，則不得稱一闡提也；何等名爲一闡提耶？一闡提者斷滅一切諸善根，本心不攀緣一切善法，乃至不生一念之善；真解脫中都無是事，無是事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又解脫者名不可量，譬如穀聚，其量可知；真解脫者則不如是，譬如大海不可度量，解脫亦爾不可度量；不可量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量法，如一眾生多有業報，解脫亦爾，有無量報；無量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爲廣大，譬如大海無與等者，解脫亦爾無能與等；無與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最上，譬如虛空，最高無比，解脫亦爾最高無比；高無比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能過，譬如師子所住之處，一切百獸無能過者，解脫亦爾無有能過；無能過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爲無上，譬如北方，諸方中上，解脫亦爾爲無有上；無有上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上上，譬如北方之於東方，爲無上上，解脫亦爾無有上上；無上上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恒法，譬如人天身壞命終，是名曰恒，非是恒也，解脫亦爾，非是不恒；非不恒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

堅實，如法陀羅梅檀沈水，其性堅實，解脫亦爾其性堅實；性堅實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不虛，譬如竹葦其體空疏；解脫不爾，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污，譬如牆壁未被塗治，蚊虻在上止住遊戲；若以塗治彩畫彫飾，蟲聞綵香即便不住，如是不住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無邊，譬如聚落皆有邊表，解脫不爾；譬如虛空無有邊際，解脫亦爾，無有邊際；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見，譬如空中鳥跡難見，如是難見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甚深，何以故？聲聞緣覺所不能入，不能入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甚深者，諸佛菩薩之所恭敬，譬如孝子供養父母，功德甚深；功德甚深譬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見，譬如有人不見自頂；解脫亦爾，聲聞緣覺所不能見，不能見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屋宅，譬如虛空無有屋宅，解脫亦爾；言屋宅者喻二十五有，無有屋宅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取，如阿摩勒果，人可取持；解脫不爾，不可取持，不可取持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可執，譬如幻物不可執持；解脫亦爾不可執持，不可執持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

是如來。又解脫者無有身體，譬如有人，體生瘡疣及諸癰疽，癡狂乾枯；真解脫中無如是病，無如是病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爲一味，如乳一味；解脫亦爾唯有一味，如是一味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清淨，如水無泥，澄靜清淨；解脫亦爾澄靜清淨，澄靜清淨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一味，如空中雨一味清淨；一味清淨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除卻，譬如滿月無諸雲翳；解脫亦爾無諸雲翳，無諸雲翳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寂靜，譬如有人，熱病除愈身得寂靜，解脫亦爾身得寂靜，身得寂靜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即是平等，譬如野田毒蛇鼠狼，俱有殺心；解脫不爾無有殺心，無殺心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平等者，譬如父母，等心於子，解脫亦爾，其心平等；心平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異處，譬如有人唯居上妙清淨屋宅，更無異處；解脫亦爾無有異處，無異處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知足，譬如飢人值遇甘饌，食之無厭；解脫不爾，如食乳糜更無所須，更無所須譬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斷絕，如人被縛，斷縛得脫；解脫亦爾，

斷絕一切疑心結縛，如是斷疑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到彼岸，譬如大河有此彼岸，解脫不爾，雖無此岸而有彼岸；有彼岸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默然，譬如大海其水沆漲，多諸音聲；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美妙，譬如眾藥雜呵梨勒，其味則苦；解脫不爾，味如甘露，味如甘露喻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除諸煩惱，譬如良醫和合諸藥，善療眾病；解脫亦爾能除煩惱，除煩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無迕，譬如小舍不容多人；解脫不爾，多所容受，多所容受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滅諸愛，不雜姪欲；譬如女人多諸愛欲，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如是無有貪欲瞋恚愚癡憍慢等結。又解脫者名曰無愛；愛有二種：一餓鬼愛，二者法愛。真解脫者離餓鬼愛；憍愍眾生故有法愛，如是法愛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離我我所，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即是滅盡，離諸有貪，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即是救護，能救一切諸怖畏者；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即是歸處，若有歸依，如是解脫不求餘依；譬如有人依恃於王，不求

餘依，雖復依王則有動轉；依解脫者無有動轉，無動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名爲屋宅，譬如有人行於曠野，則有險難；解脫不爾，無有險難，無險難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無所畏，如師子王，於諸百獸不生怖畏；解脫亦爾，於諸魔眾不生怖畏，無怖畏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無有狹迮，譬如隘路乃至不受二人並行；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有不迮，譬如有人畏虎墮井；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有不迮，如大海中捨壞小船，得堅牢船，乘之渡海至安隱處，心得快樂；解脫亦爾，心得快樂，得快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拔諸因緣，譬如因乳得酪，因酪得酥，因酥得醍醐；真解脫中都無是因，無是因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能伏憍慢，譬如大王慢於小王；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法也。又解脫者伏諸放逸，謂放逸者多有貪欲；真解脫中無有是名，無是名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能除無明，如上妙酥，除諸滓穢乃名醍醐；解脫亦爾除無明滓，出於真明；如是真明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爲寂靜，純一無二，如空野象獨一無侶；解脫亦爾獨一無二，

獨一無二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爲堅實，如竹葦痺麻，莖幹空虛而子堅實；除佛如來，其餘人天皆不堅實；真解脫者遠離一切諸有流等，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能覺了，增益於我；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捨諸有，譬如有人，食已而吐；解脫亦爾捨於諸有，捨諸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決定，如婆師花香，七葉中無；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水大，譬如水大於諸大勝，能潤一切草木穀子；解脫亦爾，能潤一切有生之類，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爲入，如有門戶則通入路，金性之處金則可得；解脫亦爾如彼門戶，修無我者則得入中，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爲善，譬如弟子隨逐於師，善奉教敕得名爲善；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出世法，於一切法最爲出過，如眾味中酥乳最勝；解脫亦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不動，譬如門闥，風不能動；真解脫者亦復如是，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濤波，如彼大海其水濤波；解脫不爾，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譬如宮殿，解脫亦爾，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所用，如閻浮檀金多有所任，無有能說是金過惡；解脫亦爾，無有過

惡，無有過惡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捨嬰兒行，譬如大人捨小兒行；解脫亦爾除捨五陰，除捨五陰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究竟，如被繫者從繫得脫，洗浴清淨然後還家；解脫亦爾畢竟清淨，畢竟清淨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無作樂，無作樂者：貪欲瞋恚愚癡吐故，喻如有人誤飲蛇毒，為除毒故即服吐藥，既得吐已毒即除愈，身得安樂；解脫亦爾，吐諸煩惱諸結縛毒，身得安樂，名無作樂，無作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斷四種毒蛇煩惱，斷煩惱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離諸有，滅一切苦，得一切樂，永斷貪欲瞋恚愚癡，拔斷一切煩惱根本；拔根本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斷一切有為之法，出生一切無漏善法；斷塞諸道，所謂若我無我、非我非無我，唯斷取著，不斷我見；我見者名為佛性，佛性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不空空；空空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外道尼犍子等所計解脫，而是尼犍實無解脫，故名空空；真解脫者則不如是，故不空空；不空空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空空，如水酒、酪酥、蜜等瓶，雖無水酒酪酥蜜時，猶故得名為水等瓶，而是瓶等，不

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色香味觸，若言不空而復無有水酒等實；解脫亦爾不可說色及以非色，不可說空及以不空；若言空者則不得有常樂我淨，若言不空，誰受是常樂我淨者？以是義故，不可說空及以不空；空者，謂無二十五有及諸煩惱、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為行；如瓶無酪，則名為空；不空者謂真實善色常樂我淨，不動不變，猶如彼瓶色香味觸，故名不空；是故解脫喻如彼瓶，彼瓶遇緣則有破壞；解脫不爾，不可破壞；不可破壞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又解脫者名曰離愛，譬如有人，愛心希望釋提桓因、大梵天王、自在天王；解脫不爾，若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無愛無疑；無愛無疑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若言解脫有愛疑者，無有是處。又解脫者斷諸有貪，斷一切相、一切繫縛、一切煩惱、一切生死、一切因緣、一切果報，如是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涅槃。一切眾生怖畏生死諸煩惱故，故受三歸，譬如群鹿怖畏獵師，既得免離，若得一跳則喻一歸，如三跳則喻三歸；以三跳故則受安樂；眾生亦爾怖畏四魔，惡獵師故受三歸依，三歸依故則得安樂，受安樂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是無盡，無盡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決定，決定者即是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涅槃佛性決定如來是一義者，云何說言有三歸依？」佛告迦葉：「善男子！一切眾生怖畏生死，故求三歸；以三歸故則知佛性決定涅槃。善男子！有法名一義異，有法名義俱異；名一義異者，佛常法常、比丘僧常、涅槃虛空皆是常，是名名一義異；名義俱異者，佛名為覺，法名不覺，僧名和合，涅槃名解脫，虛空名非善，亦名無礙，是為名義俱異。善男子！三歸依者亦復如是，名義俱異，云何為一？是故我告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莫供養我，當供養僧；若供養僧，則得具足供養三歸。』摩訶波闍波提即答我言：『眾僧之中無佛無法，云何說言供養眾僧則得具足供養三歸？』我復告言：『汝隨我語，則供養佛；為解脫故，即供養法；眾僧受者，則供養僧。』善男子！是故三歸不得為一；善男子！如來或時說一為三，說三為一，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迦葉復言：「如佛所說，畢竟安樂名涅槃者，是義云何？夫涅槃者捨身捨智，若捨身智誰當受樂？」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食已心悶，出外欲吐，既得吐已而復迴還，同伴問之：『汝今所患，竟為差不？』而復來還答言：『已差，身得安樂。』如來亦爾，畢竟遠離二十五

有，永得涅槃安樂之處，不可動轉，無有盡滅，斷一切受，名無受樂；如是無受名為常樂。若言如來有受樂者無有是處；是故畢竟樂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

迦葉復言：「不生不滅，是解脫耶？」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滅即是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來。」迦葉復言：「若不生滅是解脫者，虛空之性亦無生滅，應是如來，如如來性即是解脫。」

佛告迦葉：「善男子！是事不然。」世尊！何故不然？」善男子！如迦蘭伽及命命鳥，其聲清妙，寧可同於烏鵲音不？」不也！世尊！烏鵲之聲，比命命等，百千萬倍不可為比。」迦葉復言：「迦蘭伽等其聲微妙，身亦不同，如來云何比之烏鵲？無異葶藶比須彌山；佛與虛空亦復如是，迦蘭伽聲可喻佛聲，不可以喻烏鵲之音。」爾時佛讚迦葉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解甚深難解，如來有時以因緣故，引彼虛空以喻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來。真解脫者，一切人天無能為匹；而此虛空實非其喻，為化眾生故以虛空非喻為喻。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如來之性即是解脫；解脫、如來，無二無別。善男子！非喻者如無比之物，不可引喻，有因緣故可得引喻；如經中說『面貌端正如月盛滿，白象鮮潔猶如雪山』，滿月不得

即同於面，雪山不得即是白象。善男子！不可以喻喻真解脫，爲化眾生故作喻耳，以諸譬喻知諸法性，皆亦如是。」

迦葉復言：「云何如來作二種說？」佛言：

「善男子！譬如有人執持刀劍，以瞋恚心欲害如來，如來和悅無恚恨色，是人當得壞如來身，成逆罪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如來身界不可壞故，所以者何？以無身聚，唯有法性，法性之性理不可壞，是人云何能壞佛身？直以惡心故成無間，以是因緣，引諸譬喻得知實法。」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我所欲說，汝今已說。又善男子！譬如惡人欲害其母，住於野田在穀積下，母爲送食，其人見已尋生害心，便前磨刀。母時知已，逃入積中，其人持刀遶積遍斫，斫已歡喜，生已殺想，其母尋後從穀積出，還至家中；於意云何？是人成就無間罪不？」「不也！世尊！不可定說；何以故？若說有罪，母身應壞；身若不壞，云何言有？若說無罪，生已殺想，心懷歡喜，云何言無？是人雖不具足逆罪，而亦是逆。以是因緣引諸譬喻，得知實法。」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以是因緣，我說種種方便譬喻，以喻解脫，雖以無量阿僧祇喻，而實不可引喻爲比；或有因緣亦可喻說，或有因緣不可喻說，是故解脫成

就如是無量功德趣涅槃者，涅槃如來亦有如是無量功德，以如是等無量功德成就滿故，名大般涅槃。」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如來至處爲無有盡處，若無盡，當知壽命亦應無盡。」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護持正法，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斷煩惱諸結縛者，當作如是護持正法。」

## 大般涅槃經卷第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三

「善男子！是大般涅槃微妙經中有四種人，能護正法，建立正法，憶念正法，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爲世間依，安樂人天；何等爲四？有人出世，具煩惱性，是名第一；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羅漢人，是名第四。是四種人出現於世，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爲世間依，安樂人天。」

「云何名爲具煩惱性？若有人能奉持禁戒，威儀具足，建立正法，從佛所聞解其文義，轉爲他人分別宣說；所謂少欲是道，多欲非道，廣說如是八

大人覺；有犯罪者教令發露，懺悔滅除，善知菩薩方便所行祕密之法，是名凡夫，非第八人；第八人者不名凡夫，名爲菩薩，不名爲佛。」

「第二人者名須陀洹、斯陀含；若得正法，受持正法，從佛聞法；如其所聞，聞已書寫受持讀誦，轉爲他說；若聞法已不寫不受、不持不說，而言奴婢不淨之物佛聽畜者，無有是處，是名第二人；如是之人，得第二第三住處，名爲菩薩已得受記。」

「第三人者名阿那含。阿那含者：誹謗正法、若言聽畜奴婢使不淨之物，受持外道典籍書論，及爲客塵煩惱所障，諸業煩惱之所覆蓋，若藏如來真實舍利，及爲外病之所惱害，或爲四大毒蛇所侵、論說我者，悉無是處；若說無我，斯有是處；說著世法，無有是處；若說大乘相續不絕，斯有是處；若所受身有八萬蟲，亦無是處；永離姪欲，乃至夢中不失不淨，斯有是處；臨終之日生怖畏者亦無是處。阿那含者爲何謂也？是人還不還，如上所說所有過患永不能污，往反周旋，名爲菩薩已得受記，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則名爲第三人也。」

「第四人者名阿羅漢；阿羅漢者斷諸煩惱，捨於重擔逮得己利，所作已辦，住第十地，得自在

智；隨人所樂種種色像，悉能示現；如所莊嚴，欲成佛道即能得成；能成如是無量功德，名阿羅漢。是名四人出現於世，能多利益憐愍世間，爲世間依；安樂人天，於人天中最尊最勝猶如如來，名人中勝，爲歸依處。」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依是四種人，何以故？如瞿師羅經中、佛爲瞿師羅說：『若天魔梵，爲欲破壞，變爲佛像，具足莊嚴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面部圓滿，猶月盛明，眉間毫相白踰珂雪；如是莊嚴來向汝者，汝當檢校，定其虛實，既覺知已應當降伏。』世尊！魔等尙能變作佛身，況當不能作羅漢等四種之身，坐臥空中左脅出水，右脅出火，身出煙炎猶如火聚；以是因緣，我於是中心不生信，或有所說不能稟受，亦無敬念而作依止。」佛言：「善男子！於我所說若生疑者尙不應受，況如是等？是故應當善分別知是善不善、可作不可作；如是作已，長夜受樂。善男子！譬如偷狗，夜入人舍，其家婢使若覺知者即應驅罵：『汝疾出去，若不出者當奪汝命。』偷狗聞之，即去不還。汝等從今亦應如是降伏波旬，應作是言：『波旬！汝今不應作如是像，若故作者，當以五繫繫縛於汝。』魔聞是已便當還去，如彼偷狗更不復還。」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佛爲瞿師羅長者說：

『若能如是降伏魔者，亦可得近大般涅槃』，如來何必說是四人爲依止處？如是四人所可言說，未必可信。」佛告迦葉：「善男子！如我所說亦復如是，非爲不爾；善男子！我爲聲聞有肉眼者說言降魔，不爲修學大乘人說；聲聞之人雖有天眼，故名肉眼，學大乘者雖有肉眼，乃名佛眼。何以故？是大乘經名爲佛乘，而此佛乘最上最勝；善男子！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有怯弱者常來依附，其勇健人常教怯者：『汝當如是持弓執箭，修學矛道長鉤貫索。』又復告言：『夫鬥戰者雖如履刃，不應生於怖畏之想，當視人天生輕弱想，應自生心作勇健想；或時有人素無膽勇，詐作健相，執持弓刀種種器仗以自莊嚴，來至陣中唱呼大喚；汝於是人、亦復不應生於憂怖，如是輩人若見汝等不怖畏者，當知是人不久散壞，如彼偷狗。』善男子！如來亦爾，告諸聲聞：『汝等不應畏魔波旬，若魔波旬化作佛身至汝所者，汝當精勤，堅固其心，降伏彼魔，時魔即當愁憂不樂，復道而去。』善男子！如彼健人不從他習，學大乘者亦復如是，得聞種種深密經典，其心欣樂不生驚怖。何以故？如是修學大乘之人，已曾供養、恭敬、禮拜過去無量萬億佛故，雖有無量億千魔眾欲來侵擾，於是事中終不驚

畏。善男子！譬如有人得阿竭陀藥，不畏一切毒蛇等畏，是藥力故，亦能消除一切毒等。是大乘經亦復如是，如彼藥力，不畏一切諸魔毒等，亦能降伏令更不起。」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龍性甚妒慳，欲害人時，或以眼視，或以氣噓，是故一切師子虎豹豺狼狗犬皆生怖畏，是等惡獸，或聞聲見形，或觸其身，無不喪命；有善咒者，以咒力故能令如是諸惡毒龍、金翅鳥等、惡象師子虎豹豺狼，皆悉調善任爲御乘，如是等獸，見彼善咒即便調伏；聲聞緣覺亦復如是，見魔波旬皆生恐怖，而魔波旬，亦復不生畏懼之心，猶行魔業；學大乘者亦復如是，見諸聲聞怖畏魔事、於此大乘不生信樂，先以方便降伏諸魔，悉令調善堪任爲乘，因爲廣說種種妙法；聲聞緣覺見調魔已，不生怖畏，於此大乘無上正法方生信樂，作如是言：『我等從今，不應於此正法之中而作障礙。』」

「復次善男子！聲聞緣覺於諸煩惱而生怖畏，學大乘者都無恐懼；修學大乘有如是力，以是因緣，先所說者爲欲令彼聲聞緣覺調伏諸魔，非爲大乘。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不可消伏，甚奇甚特，若有聞者聞已信受，能信如來是常住法，如是之人甚爲希有，如優曇花，我涅槃後若有得聞如是大乘微妙



經典，生信敬心，當知是等，於未來世百千億劫，不墮惡道。」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我涅槃後，當有百千無量眾生，誹謗不信是大涅槃微妙經典。」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諸眾生，於佛滅後久近、便當誹謗是經？世尊！復有何等純善眾生，當能拔濟是謗法者？」佛告迦葉：「善男子！我般涅槃後四十年中，於閻浮提廣行流布，然後乃當隱沒於地。善男子！譬如甘蔗、稻米、石蜜、酥酪、醍醐，隨有之處，其土人民皆言『是味味中第一』，或復有人純食粟米及以稗子，是人亦言『我所食者，最為第一』，是薄福人，受業報故。若是福人，耳初不聞粟稗之名，所食唯是粳糧、甘蔗、石蜜、醍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鈍根薄福不樂聽聞，如彼薄福、憎惡粳糧及石蜜等；二乘之人亦復如是，憎惡無上大涅槃經；或有眾生，其心欣樂聽受是經，聞已歡喜不生誹謗，如彼福人食於粳糧。」

「善男子！譬如有王，居在山中險難惡處，雖有甘蔗、粳糧、石蜜，以難得故貪惜積聚，不敢噉食，懼其有盡，唯食粟稗；有異國王聞之憐笑，即以車載稻糧甘蔗而送與之，其王得已即便分張，舉國共食，民既食已皆生歡喜，咸作是言：『因彼王

故，令我得是希有之食。』善男子！是四種人，亦復如是，為此無上大法之將，是四種中或有一人，見於他方無量菩薩，雖學如是大乘經典，若自書寫若令他書，為利養故，為稱譽故，為了法故，為依止故，為用貿易其餘經故，不能廣為他人宣說，是故持是微妙經典，送至彼方與彼菩薩，令發無上菩提之心，安住菩提。而是菩薩得是經已，即便廣為他人演說，令無量眾得受如是大乘法味，皆悉是一菩薩力，所未聞經悉令得聞，如彼人民因王力故，得希有食。又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所流布處，當知其地即是金剛，是中諸人亦如金剛，若有能聽如是經者，即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其所願，悉得成就。如我今日所可宣說，汝等比丘，應善受持。若有眾生不能聽聞如是經典，當知是人甚可憐愍。何以故？是人不能受持如是大乘經典甚深義故。」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四十年中，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閻浮提廣行流布，過是已後沒於地者，卻後久近復當還出？」佛言：「善男子！若我正法餘八十年，前四十年、是經復當於閻浮提雨大法雨。」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經典；正法滅時，正戒毀時，非法增長時，無如法眾生時，誰能聽受奉持讀誦、令其通利？供養恭敬書寫解說？

唯願如來憐愍眾生，分別廣說，令諸菩薩聞已受持，持已即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問如是義。善男子！若有眾生，於熙連河沙等諸佛所發菩提心，乃能於是惡世受持如是經典，不生誹謗。善男子！若有能於一恆河沙諸佛世尊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愛樂是典，不能爲人分別廣說。善男子！若有眾生於二恆河沙諸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爲人廣說。若有眾生於三恆河沙諸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雖爲他說未解深義。若有眾生於四恆河沙諸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爲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雖復演說亦不具足。若有眾生於五恆河沙諸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廣爲人說十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眾生於六恆河沙諸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爲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義。若有眾生於七恆河沙諸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爲他廣說十六分中十四分義。若有眾生於八恆河沙諸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

謗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聽受復勸他人，令得聽受讀誦通利；擁護堅持，憐愍世間諸眾生故供養是經，亦勸他人令其供養；恭敬尊重讀誦禮拜，亦復如是；具足能解，盡其義味；所謂如來常住不變畢竟安樂，廣說眾生悉有佛性，善知如來所有法藏。供養如是諸佛等已，建立如是無上正法，受持擁護。若有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知是人未來之世，必能建立如是正法，受持擁護。是故汝今不應不知未來世中護法之人，何以故？是發心者於未來世，必能護持無上正法。善男子！有惡比丘聞我涅槃，不生憂愁：『今日如來入般涅槃，何其快哉！如來在世遮我等利，今入涅槃，誰復當有遮奪我者？若無遮奪，我則還得如本利養。如來在世禁戒嚴峻，今入涅槃，悉當放捨所受袈裟，本爲法式今當廢壞，如木頭幡。』如是等人誹謗拒逆是大乘經。善男子！汝今應當如是憶持；若有眾生成就具足無量功德，乃能信是大乘經典，信已受持；其餘眾生有樂法者，若能廣爲解說此經，其人聞已，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所作惡業，皆悉除滅。若有不信是經典者，現身常爲無量病苦之所惱害，多爲眾人所見罵辱；命終之後，人所輕賤；顏貌醜陋，資生艱難，常不供足，雖復少得，羸澀弊惡；生生常處貧窮、下賤、誹謗

正法、邪見之家；若臨終時或值荒亂，刀兵競起，帝王暴虐，怨家讎隙之所侵逼，雖有善友而不遭遇，資生所須求不能得，雖少得利常患飢渴；唯爲凡下之所顧識，國王大臣悉不齒錄；設復聞其有所宣說，正使是理終不信受。如是之人不至善處，如折翼鳥不能飛行；是人亦爾，於未來世不能得至人天善處。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所受形雖復羸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多，常爲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情無捨離，國王大臣及家親屬，聞其所說悉皆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當爲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典。」

「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眾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出家剃髮，雖服袈裟，故未得受沙彌十戒，或有長者來請眾僧，未受戒者即與大眾俱共受請，雖未受戒，已墮僧數；善男子！若有眾生發心始學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書持讀誦亦復如是，雖未具足位階十住，則已墮於十住數中；或有眾生是佛弟子或非弟子，若因貪怖，或因利養，聽受是經乃至一偈，聞已不謗，當知是人則爲已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以是因緣，我說四人爲世間依。善男子！如是四人，若以佛說、言非佛說，無有是處；是故我說如是四人爲世間依。善男子！汝應供養如是四人。」

「世尊！我當云何識知是人而爲供養？」佛告迦葉：「若有建立護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啟請，當捨身命而供養之，如我於是大乘經說：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  
猶如事火婆羅門等。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  
亦如諸天奉事帝釋。」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供養師長正應如是，今有所疑，唯願廣說。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人當禮敬不？若當禮敬，是則不名為持戒也；若是年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人邊諮受未聞，復應禮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受未聞，復當禮不？然出家人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應當恭敬耆舊長宿，以是長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當供養恭敬；如佛言曰：『其破戒者，是佛法中所不容受，猶如良田多有稊稗。』又如佛說：『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如事帝釋。』如是二句其義云何？將非如來虛妄說耶？如佛言曰：『持戒比丘亦

有所犯。』何故如來而作是說？世尊亦於餘經中說聽治破戒、如是我所說其義未了。」佛告迦葉：「善男子！我為未來諸菩薩等學大乘者說如是偈，不為聲聞弟子說也。善男子！如我上說：正法滅已、毀正戒時，增長破戒、非法盛時，一切聖人隱不現時，受畜奴婢不淨物時，是四人中當有一人出現於世，剃除鬚髮出家修道，見諸比丘各各受畜奴婢僕使不淨之物，淨與不淨一切不知，是律非律亦復不識；是人為欲調伏如是諸比丘故，與共和光，不同其塵；自所行處及佛行處善能別知；雖見諸人犯波羅夷，默然不舉；何以故？』我出於世，為欲建立護持正法，是故默然而不舉處。』善男子！如是之人為護法故，雖有所犯不名破戒。」

「善男子！如有國王遇病崩亡，儲君稚小未任紹繼，有旃陀羅豐饒財寶，巨富無量，多有眷屬，自以強力，伺國虛弱，篡居王位；治化未久，國人居士婆羅門等亡叛逃走，遠投他國；雖有在者，乃至不欲眼見是王；或有長者婆羅門等，不離本土譬如諸樹，隨其生處即是中死。旃陀羅王知其國人逃叛者眾，尋即還遣諸旃陀羅、守邏諸道，復於七日擊鼓唱令諸婆羅門：『有能為我作灌頂師者，當以半國而為爵賞。』諸婆羅門雖聞是語已，悉無來者，各作是言：『何處當有婆羅門種作如是事？』

旃陀羅王復作是言：『婆羅門中，若無一人為我師者，我要當令諸婆羅門與旃陀羅同住食宿，同其事業；若有能來灌我頂者，半國之封，此言不虛；咒術所致三十天上妙甘露不死之藥，亦當共分而服食之。』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年在弱冠，修治淨行，長髮為相，善知咒術，往至王所，白言：『大王！王所敕使，我悉能為。』爾時大王心生歡喜，受此童子作灌頂師。諸婆羅門聞是事已，皆生瞋恚，責此童子：『汝婆羅門、云何乃作旃陀羅師？』爾時其王即分半國與是童子，因共治國。經歷多時，爾時童子語其王言：『我捨家法來作王師，悉教大王微密咒術，而今大王猶不見親。』時王答言：『我今云何不親汝耶？』童子答言：『先王所不死之藥，猶未共食。』王言：『善哉！善哉！大師！我實不知。師若須者願便持去。』是時童子聞王語已，即取歸家，請諸大臣而共食之；諸臣食已即共白王：『快哉！大師有是甘露不死之藥。』王既知已，語其師言：『云何大師獨與諸臣服食甘露而不見分？』爾時童子即更以餘雜毒之藥與王令服，王既服已，須臾藥發，悶亂躓地，無所覺知猶如死人。爾時童子立本儲君，還以為王，作如是言：『師子御座，法不應令旃陀羅昇，我從昔來，未曾聞見旃陀羅種而為王也；若旃陀羅治國理民，

無有是處，汝今應還紹繼先王，正法治國。」爾時童子經理是已，復以解藥與旃陀羅，令其醒寤；既醒寤已，驅令出國。是時童子雖爲是事，猶故不失婆羅門法。其餘居士婆羅門等聞其所作，歎未曾有，讚言：「善哉！善哉！仁者善能驅遣旃陀羅王。」善男子！我涅槃後，護持正法諸菩薩等亦復如是，以方便力，與彼破戒假名、受畜一切不淨物僧同其事業，爾時菩薩若見有人雖多犯戒，能治毀禁諸惡比丘；即往其所恭敬禮拜，四事供養，經書什物悉以奉上；如其自無，要當方便從諸檀越求覓而與。爲是事故應畜八種不淨之物，何以故？是人爲治諸惡比丘，如彼童子驅旃陀羅故。爾時菩薩雖復恭敬禮拜是人，受畜八種不淨之物，悉無有罪，何以故？以是菩薩爲欲擯治諸惡比丘，令清淨僧得安隱住，流布方等大乘經典，利益一切諸天人故。善男子！以是因緣，我於經中說是二偈，令諸菩薩皆共讚嘆護法之人，如彼居士婆羅門等稱讚童子善哉善哉；護法菩薩正應如是，若有人見護法之人與破戒者同其事業，說有罪者，當知是人自受其殃，是護法者實無有罪。善男子！若有比丘犯禁戒已，憍慢心故覆藏不悔，當知是人名真破戒；菩薩摩訶薩爲護法故，雖有所犯不名破戒。何以故？以無憍慢，發露悔故。善男子！是故我於經中覆相說如是

偈：

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恭敬禮拜；  
猶如事火婆羅門等，如第二天奉事帝釋。

以是因緣，我亦不爲學聲聞人，但爲菩薩而說是偈。」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等菩薩摩訶薩於戒極緩，本所受戒爲具在不？」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何以故？本所受戒如本不失，設有所犯即應懺悔，悔已清淨。善男子！如故堤塘穿穴有孔，水則淋漏；何以故？無人治故，若有人治、水則不出；菩薩亦爾，雖與破戒共作布薩，受戒自恣，同其僧事，所有戒律不如堤塘穿穴淋漏。何以故？若無清淨持戒之人，僧則損減，慢緩懈怠日有增長；若有清淨持戒之人，即能具足不失本戒。善男子！於乘緩者乃名爲緩，於戒緩者不名爲緩；菩薩摩訶薩於此大乘，心不懈慢，是名本戒；爲護正法，以大乘水而自澡浴，是故菩薩雖現破戒，不名爲緩。」迦葉菩薩白佛言：「眾僧之中有四種人，如菴羅果生熟難知，破戒持戒云何可識？」佛言：「善男子！因大涅槃微妙經典，則易可知。云何因是大涅槃經可得知耶？譬如田夫種稻穀等，芸除稗莠，以肉眼觀，名爲淨田；至其成實，草穀各異。如是八事能污染僧，若能除卻，以

肉眼觀則知清淨。若持戒若破戒，不作惡時，以肉眼觀難可分別；若惡彰露，則易可知，如彼稗莠，易可分別；僧中亦爾，若能遠離八種不淨毒蛇之法，是名清淨聖眾福田，應爲人天之所供養；清淨果報，非是肉眼所能分別。復次善男子！如迦羅迦林其樹眾多，於是林中，唯有一樹名鎮頭迦，是迦羅迦樹、鎮頭迦樹，二果相似，不可分別；其果熟時，有一女人悉皆拾取，鎮頭迦果纔有一分，迦羅迦果乃有十分。是女不識，齋來詣市而銜賣之，凡愚小兒復不別故，買迦羅迦果，噉已命終；有智人輩聞是事已，即問女人：『姊於何處持是果來？』是時女人即示方所。諸人即言：『如是方所，多有無量迦羅迦樹，唯有一根鎮頭迦樹。』諸人知己，笑而捨去；善男子！大眾之中，八不淨法亦復如是；於是眾中多有受用如是八法，唯有一人清淨持戒，不受如是八不淨法；而知諸人受畜非法，然與同事不相捨離，如彼林中一鎮頭迦樹。有優婆塞見是諸人多有非法，並不恭敬供養是人。若欲供養，應先問言：『大德！如是八事，應受畜不？佛所聽不？若言佛聽，如是之人，得共布薩羯磨自恣不？』是優婆塞如是問已，眾皆答言：『如是八事，如來憐愍，皆悉聽畜。』優婆塞言：『祇洹精舍有諸比丘，或言金銀佛所聽畜，或言不聽，有言聽者；是

不聽者，不與共住說戒自恣，乃至不共一河飲水，利養之物悉不共之。汝等云何言佛聽許？佛天中天雖復受之，汝等眾僧亦不應畜。』若有受者，乃至不應與共說戒、自恣羯磨，同其僧事；若共說戒、自恣、羯磨、同僧事者，命終即當墮於地獄，如彼諸人食迦羅迦果已，而便命終。」

「復次善男子！譬如城市有賣藥人，有妙甘藥出於雪山，亦復多賣其餘雜藥，味甘相似；時有諸人咸皆欲買，然不識別，至賣藥所，問言：『汝有雪山藥不？』其實藥人即答言：『有。』是人欺詐，以餘雜藥語買者言：『此是雪山甘好妙藥。』時買藥者以肉眼故，不能善別，即買持去。復作是念：『我今已得雪山甘藥。』迦葉！若聲聞僧中有假名僧，有真實僧，有和合僧，若持戒破戒，於是眾中等應供養、恭敬禮拜，是優婆塞以肉眼故不能分別，喻如彼人不能分別雪山甘藥；誰是持戒？誰是破戒？誰是真僧？誰是假僧？有天眼者乃能分別。迦葉！若優婆塞知是比丘是破戒人，不應給施、禮拜供養；若知是人受畜八法，亦復不應給施所須、禮拜供養；若於僧中有破戒者，不應以被袈裟因緣恭敬禮拜。」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來所說真實不虛，我當頂受，譬如金剛珍寶異物；

如佛所說，是諸比丘當依四法，何等爲四？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如是四法，應當證知非四種人。」

佛言：「善男子！依法者，即是如來大般涅槃，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是法性者即是如來；是故如來常住不變。若復有言如來無常，是人不知不見法性，若不知見是法性者，不應依止。如上所說，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爲依止，何以故？是人善解如來微密深奧藏故，能知如來常住不變；若言如來無常變易，無有是處。如是四人，即名如來，何以故？是人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若有人能了知如來甚深密藏，及知如來常住不變，如是之人，若爲利養說言如來是無常者，無有是處；如是之人，尚可依止，何況不依是四人也。依法者即是（依）法性，不依人者即是（不依）聲聞；法性者即是如來，聲聞者即是有爲；如來者即是常住，有爲者即是無常；善男子！若人破戒，爲利養故，說言如來無常變易，如是之人所不應依。善男子！是名定義。」

「依義不依語者；義者名曰覺了，覺了義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滿足，滿足義者名曰如來常住不變，如來常住不變義者，即是法常；法常義者即是僧常，是名依義不依語也。何等語言所不應

依？所謂諸論、綺飾文辭；如佛所說無量諸經：貪求無厭，姦巧諛諂，詐現親附，現相求利，經理白衣、爲其執役；又復唱言：『佛聽比丘畜諸奴婢不淨之物、金銀珍寶、穀米倉庫、牛羊象馬，販賣求利於饑饉世，憐愍子故聽諸比丘儲貯陳宿，手自作食，不受而噉。』如是等語，所不應依。」

「依智不依識者；所言智者即是如來。若有聲聞不能善知如來功德，如是之識不應依止；若知如來即是法身，如是真智所應依止。若見如來方便之身，言是陰界諸入所攝，食所長養，亦不應依；是故知識不可依止。若復有人作是說者，及其經書，亦不應依。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不了義經者，謂聲聞乘聞佛如來深密藏處，悉生疑怪，不知是藏出大智海，猶如嬰兒無所別知，是則名爲不了義也。了義者名爲菩薩真實智慧，隨於自心無礙大智，猶如大人無所不知，是名了義。又聲聞乘名不了義，無上大乘乃名了義；若言如來無常變易，名不了義；若言如來常住不變，是名了義。聲聞所說應證知者，名不了義；菩薩所說應證知者，名爲了義。若言如來食所長養，是不了義；若言常住不變易者，是名了義。若言如來入於涅槃，如薪盡火滅，名不了義；若言如來入法性者，是名了義。聲聞乘法則不應依，何以故？如來爲欲度眾生故，以

方便力說聲聞乘，猶如長者教子半字。善男子！聲聞乘者猶如初耕，未得果實，如是名爲不了義也，是故不應依聲聞乘；大乘之法則應依止，何以故？如來爲欲度衆生故，以方便力說於大乘，是故應依，是名了義。如是四依，應當證知。」

「復次，依義者，義名質直；質直者名曰光明，光明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如來。又光明者名爲智慧，質直者名爲常住。如來常者，名爲依法；法者名常，亦名無邊；不可思議，不可執持，不可繫縛而亦可見。若有說言不可見者，如是人所不應依；是故依法不依於人。若復有人以微妙語宣說無常，如是的言，所不應依，是故依義不依於語。依智者，衆僧是常，無爲不變，不畜八種不淨之物，是故依智不依於識；若有說言識作識受，無和合僧；何以故？夫和合者，名無所有；無所有者，云何言常？是故此識不可依止。」

「依了義者，了義者名爲知足，終不詐現威儀清白，憍慢自高、貪求利養；亦於如來隨宜方便所說法中不生執著，是名了義。若有能住如是等中，當知是人則爲已得住第一義，是故名爲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不了義者如經中說一切燒燃，一切無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一切無我，是名不了義。何以故？以不能了如是義故，令諸衆生墮阿鼻

獄。所以者何？以取著故，於義不了。一切燒者，謂如來說涅槃亦燒；一切無常者，涅槃亦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是故名爲不了義經，不應依止。善男子！若有人言：『如來憐愍一切衆生，善知時宜，以知時故說輕爲重，說重爲輕，如來觀知所有弟子有諸檀越供給所須，令無所乏，如是人佛則不聽受畜奴婢、金銀財寶、販賣市易不淨物等；若諸弟子無有檀越供給所須，時世饑饉飲食難得，爲欲建立護持正法，我聽弟子受畜奴婢、金銀、車乘、田宅、穀米、賣易所須，雖聽受畜如是等物，要當淨施篤信檀越。』如是四法所應依止；若有戒律阿毘曇修多羅，不違是四，亦應依止。若有說言：『有時非時，有能護法、不能護法，如來悉聽一切比丘受畜如是不淨物』者，如是的言不應依止；若有戒律阿毘曇修多羅中，有同是說，如是三分亦不應依。我爲肉眼諸衆生等說是四依，終不爲於有慧眼者；是故我今說是四依：法者即是法性，義者即是如來常住不變，智者了知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了義者了達一切大乘經典。」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四

爾時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說四種人等，應當依止耶？」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我所說，應當依止；何以故？有四魔故；何等爲四？如魔所說諸餘經律，能受持者。」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有四種魔，若魔所說及佛所說，我當云何而得分別？有諸眾生隨逐魔行，復有隨順佛所教者，如是等輩復云何知？」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壞亂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是魔波旬壞正法時，當作是言：『菩薩昔於兜率天上，沒來在此迦毘羅城白淨王宮，依因父母愛欲和合，生育是身；若言有人生於人中，爲諸世間天人大眾所恭敬者，無有是處。』又復說言：『往昔苦行，種種布施頭目髓腦國城妻子，是故今者得成佛道，以是因緣爲諸人天、乾闥婆、阿修羅、迦羅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之所恭敬。』若有經律作是說者，當知悉

是魔之所說。善男子！若有經律作如是言：『如來正覺，久已成佛，今方示現成佛道者，爲欲度脫諸眾生故，示有父母，依因愛欲和合而生，隨順世間作是示現。』如是經律，當知真是如來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說經律，即是菩薩。」

「若有說言『如來生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不可信者』是魔所說；若復有說如來出世，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此是如來方便示現，是名如來所說經律；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若有說言『菩薩生已，父王使人將詣天祠，諸天見已悉下禮敬，是故名佛。』復有難言：『天者先出，佛在於後，云何諸天禮敬於佛？』作是難者，當知即是波旬所說。若有經言：『佛到天祠，是諸天等——摩醯首羅大梵天王釋提桓因皆悉合掌，敬禮其足。』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若有經律說言：『菩薩爲太子時，以貪心故四方娉妻，處在深宮五欲自娛，歡悅受樂。』如是經律，波旬所說；若有說言：『菩薩久已捨離貪心妻息之屬，乃至不受三十三天上妙五欲，如棄涕唾，何況人欲？剃除鬚髮，出家修道。』如是經律

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經律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經律者，即是菩薩；若有說言：『佛在舍衛祇洹精舍，聽諸比丘受畜奴婢僕使、牛羊象馬、驢騾雞豬貓狗、金銀琉璃、真珠頗梨、車磔瑪瑙、珊瑚琥珀、珂貝璧玉、銅鐵釜鍍大小銅盤，所須之物；耕田種植、販賣市易，儲積穀米，如是眾事，佛大慈故，憐愍眾生，皆聽畜之。』如是經律，悉是魔說；若有說言：『佛在舍衛祇陀精舍，那梨樓鬼所住之處，爾時如來因婆羅門字殺抵德、及波斯匿王說言：《比丘不應受畜金銀琉璃頗梨真珠車磔瑪瑙珊瑚琥珀珂貝璧玉、奴婢僕使童男童女、牛羊象馬驢騾雞豬貓狗等獸，銅鐵釜鍍、大小銅盤，種種雜色床敷臥具，資生所須，所謂屋宅耕田種植、販賣、市易；自手作食，自磨自舂；治身咒術，調鷹方法；仰觀星宿，推步盈虛；占相男女解夢吉凶是男是女、非男非女六十四能，復有十八惑人咒術，種種工巧，或說世間無量俗事；散香末香塗香薰香種種花鬘，治髮方術；姦偽詔曲，貪利無厭；愛樂憤鬧，戲笑談說；貪嗜魚肉，和合毒藥，治伴香油，捉持寶蓋，及以革屣，造扇箱篋，種種畫像；積聚穀米，大小麥豆，及諸果蔬；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及諸女人，高聲大笑或復默然；於諸法中多生疑惑；多語妄說長短好醜，或善不善；好著好衣；如

是種種不淨之物，於施主前躬自讚歎；出入遊行不淨之處，所謂沽酒、姪女、博奕，如是之人，我今不聽在比丘中》，應當休道，還俗役使，譬如稗莠，悉滅無餘。』當知是等經律所制，悉是如來之所說也；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若有說言：『菩薩為欲供養天神，故入天祠；所謂梵天、大自在天、韋陀天、迦旃延天。』所以入者，為欲調伏諸天人故，若言不爾，無有是處；若言『菩薩不能入於外道邪論，知其威儀文章伎藝，僕使鬥諍不能和合，不為男女國王大臣之所恭敬；又亦不知和合諸藥，以不知故乃名如來；如其知者是邪見輩；又復如來於怨親中，其心平等，如以刀割及香塗身，於此一人，不生增益損滅之心，唯能處中，故名如來。』如是經律，當知是魔之所說也。若有說言：『菩薩如是示入天祠，外學法中，出家修道，示現知其威儀禮節；能解一切文章伎藝，示入書堂伎巧之處；能善和合僕使鬥諍，於諸大眾，童男童女，後宮妃后，人民長者，婆羅門等，王及大臣，貧窮等中，最尊最上；復為是等之所恭敬，亦能示現如是等事；雖處諸見不生愛心，猶如蓮花不受塵垢；為度一切諸眾生故，善行如是種種方便，隨順世法。』如是經律當知即是如

來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是大菩薩。」

「若有說言：『如來爲我解說經律，若惡法中輕重之罪及偷蘭遮，其性皆重，我等律中終不爲之；我久忍受如是之法，汝等不信，我當云何自捨己律、就汝律耶？汝所有律是魔所說，我等經律是佛所制。如來先說九部法印，如是九印印我經律，初不聞有方等經典一句一字，如來所說無量經律，何處有說方等經耶？如是等中未曾聞有十部經名，如其有者，當知必定調達所作；調達惡人以滅善法，造方等經，我等不信如是等經，是魔所說；何以故？破壞佛法，相是非故。如是之言，汝經中有，我經中無，我經律中如來說言：『我涅槃後惡世，當有不正經律，所謂大乘方等經典。』』未來之世當有如是諸惡比丘。我又說言，過九部經有方等典，若有人能了知其義，當知是人正了經律，遠離一切不淨之物，微妙清淨猶如滿月；若有說言：『如來雖爲一一經律演說如恆沙等義味，我律中無，將知爲無？如其有者，如來何故於我律中而不解說？是故我今不能信受。』當知是人則爲得罪。是人復言：『如是經律，我當受持，何以故？當爲我作知足少欲、斷除煩惱、智慧涅槃善法因故。』如是說者，非我弟子。若有說言：『如來爲欲度眾

生故，說方等經。』當知是人真我弟子；若有不受方等經者，當知是人非我弟子，不爲佛法而出家也，即是邪見外道弟子。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不如是，是魔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

「復次善男子！若有說言：『如來不爲無量功德之所成就，無常變異以得空法，宣說無我，不順世間。』如是經律，名魔所說。若有人言：『如來正覺，不可思議，亦爲無量阿僧祇等功德所成，是故常住無有變異。』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復有人言：『或有比丘實不毀犯波羅夷罪，眾人皆謂犯波羅夷，如斷多羅樹。』而是比丘實無所犯，何以故？我常說言，四波羅夷若犯一者，猶如析石不可還合；若有自說得過人法，是則名爲犯波羅夷。何以故？實無所得，詐現得相故。如是之人，退失人法，是名波羅夷。所謂若有比丘少欲知足，持戒清淨，住空閑處，若王大臣見是比丘，生心念言謂得羅漢，即前讚歎恭敬禮拜；復作是言：『如是大師，捨是身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比丘聞已即答王言：『我實未得沙門道果，王莫稱我已得道果。唯願大王勿爲我說不知足法，不知足者，乃至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默然

受；我今若當默然受者，當爲諸佛之所訶責。知足之行，諸佛所讚；是故我欲終身歡樂，奉修知足。又知足者，我定自知；未得道果，王稱我得，我今不受，故名知足。」時王答言：『大師實得阿羅漢果，如佛無異。』爾時，其王普皆宣告內外人民、中宮妃后，悉令皆知得沙門果，是故咸令一切聞者，心生敬信，供養尊重；如是比丘真是梵行清淨之人，以是因緣普令諸人得大福德。而是比丘實不毀犯波羅夷罪；何以故？前人自生歡喜之心，讚歎供養故；如是比丘當有何罪？若有說言是人得罪，當知是經，是魔所說。」

「復有比丘說佛祕藏甚深經典：『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以是性故，斷無量億諸煩惱結，即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除一闍提。』若王大臣作如是言：『比丘！汝當作佛？不作佛耶？有佛性不？』比丘答言：『我今身中定有佛性，成與不成，未能審之。』王言：『大德！如其不作一闍提者，必成無疑。』比丘言爾，實如王言，是人雖言定有佛性，亦復不犯波羅夷也。復有比丘即出家時，作是思惟：『我今必定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之人雖未得成無上道果，已爲得福無量無邊，不可稱計；假使有人當言是人犯波羅夷，一切比丘無不犯者，何以故？我於往昔八十億劫，常離一切不淨

之物，少欲知足威儀成就，善修如來無上法藏，亦自定知身有佛性，是故我今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名爲佛，有大慈悲；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不能隨順是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是大菩薩。」

「復有說言：『無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法、三十捨墮、九十一墮法、四懺悔法、眾多學法七滅諍等，無偷蘭遮五逆等罪及一闍提；若有比丘犯如是等墮地獄者，外道之人悉應生天；何以故？諸外道等無戒可犯，是故如來示現怖人，故說斯戒。』若言佛說：『我諸比丘若欲行姪，應捨法服，著俗衣裳然後行姪；復應生念：姪欲因緣非我過咎，如來在世亦有比丘習行姪欲，得正解脫，或命終後生於天上，古今有之，非獨我作；或犯四重、或犯五戒、或行一切不淨律儀，猶故得具真正解脫；如來雖說犯突吉羅，如切利天日月歲數八百萬歲，墮在地獄，是亦如來示現怖人。』言波羅夷至突吉羅，輕重無差，是諸律師妄作此言，言是佛制，畢定當知非佛所說，如是言說是魔經律。若復說言：『於諸戒中，若犯小戒乃至微細，當受苦報無有齊限』，如是知己，防護自身如龜藏六；若有律師復作是言：『凡所犯戒，都無罪報。』如是之人不應親近。如佛所說：若過一法，是名妄語；不

見後世，無惡不造，是故不應親近是人；我佛法中清淨如是，況復有犯偷蘭遮罪、或犯僧殘及波羅夷而非罪耶？是故應當深自防護如是等法，若不守護，更以何法名爲禁戒？我於經中亦說，有犯四波羅夷乃至微細突吉羅等，應當苦治眾生；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得見於佛性？一切眾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部經中無方等經，是故不說有佛性也；經雖不說，當知實有；若作是說，當知是人真我弟子。」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上所說，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九部經中所未曾聞，如其說有，云何不犯波羅夷耶？」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說，實不毀犯波羅夷也。善男子！譬如有人說言，大海唯有七寶，無八種者，是人無罪；若有說言九部經中無佛性者，亦復無罪；何以故？我於大乘大智海中說有佛性，二乘之人所不知見，是故說無，不得罪也；如是境界諸佛所知，非是聲聞緣覺所及。」

「善男子！若人不聞如來甚深祕藏者，云何當知有佛性耶？何等名爲祕密之藏？所謂方等大乘經典。善男子！有諸外道或說我常，或說我斷；如來不爾，亦說有我，亦說無我，是名中道；若有說言：『佛說中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知不見，是故應當勤修方便，斷壞煩惱。』若有能

作如是說者，當知是人犯四重；若有不作如是說者，是則名爲犯波羅夷。若有說言：『我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有佛性故，有佛性者必定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我今已得成就菩提。』當知是人則名爲犯波羅夷罪；何以故？雖有佛性，以未修習諸善方便，是故未見；以未見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義故，佛法甚深不可思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有王問言：云何比丘墮過人法？」佛告迦葉：「若有比丘，爲利養故，爲飲食故，作諸諛諂奸僞欺詐：『云何當令諸世間人定實知我是真乞士也？以是因緣，令我大得利養名譽。』如是比较多愚癡故，長夜常念：『我實未得四沙門果，云何當令諸世間人謂我已得？復當云何令諸優婆塞優婆夷等，咸共指我作如是言：是人福德，真是聖人？』如是思惟，正爲求利，非爲求法；行來出入進止安詳，執持衣鉢不失威儀，獨坐空處如阿羅漢；令世間人咸作是言：『如是比较善好第一，精勤苦行修寂滅法。』以是因緣，我當大得門徒弟子，諸人亦當大致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令多女人敬念愛重。若有比丘及比丘尼作如是事，墮過人法。復有比丘，爲欲建立無上正法，住空寂處，非阿羅漢，而欲令人謂是羅漢、是好比

丘、是善比丘、寂靜比丘，令無量人生於信心；以此因緣，我得無量諸比丘等以爲眷屬；因是得教破戒比丘及優婆塞悉令持戒；以是因緣建立正法，光揚如來無上大事，開顯方等大乘法化，度脫一切無量眾生，善解如來所說經律輕重之義；復言：『我今亦有佛性，有經名曰如來祕藏，於是經中，我當必定得成佛道，能盡無量億煩惱結。』廣爲無量諸優婆塞說言：『汝等盡有佛性，我之與汝，當俱安住如來道地，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無量億諸煩惱結。』作是說者，是人不知墮過人法，名爲菩薩。若言有犯突吉羅者，切利天上日月歲數，八百萬歲墮地獄中受諸罪報，何況故犯偷蘭遮罪？此大乘中，若有比丘犯偷蘭遮，不應親近；何等名爲大乘經中偷蘭遮罪？若有長者造立佛寺，以諸花鬘，用供養佛；有比丘見花貫中縷，不問輒取，犯偷蘭遮；若知不知，亦如是犯；若以貪心破壞佛塔，犯偷蘭遮；如是之人，不應親近。若王大臣見塔朽故，爲欲修補供養舍利，於是塔中或得珍寶，即寄比丘，比丘得已自在而用，如是比丘名爲不淨，多起鬥諍，善優婆塞不應親近供養恭敬；如是比丘名爲無根，名爲二根，名不定根。不定根者，欲貪女時，身即爲女；欲貪男時，身即爲男；如是比丘名爲惡根，不名爲男、不名爲女，不名出家、不名在

家；如是比丘不應親近供養恭敬。於佛法中，沙門法者應生悲心，覆育眾生，乃至蟻子應施無畏，是沙門法；遠離飲酒，乃至嗅香，是沙門法；不得妄語，乃至夢中不念妄語，是沙門法；不生欲心，乃至夢中亦復如是，是沙門法。」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夢行姪欲，是犯戒不？」佛言：「不也；應於姪欲生臭穢想，乃至不生一念淨想，遠離女人煩惱愛想；若夢行姪，寤應生悔。比丘乞食受供養時，應知饑世食子肉想；若生姪欲，應疾捨離。如是法門，當知是佛所說經律；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是名菩薩。若有說言：『佛聽比丘常翹一腳，寂默不言，投淵赴火，自墜高巖，不避險難，服毒斷食，臥灰土上，自縛手足，殺害眾生方道咒術，旃陀羅子、無根、二根及不定根、身根不具，如是等輩如來悉聽出家爲道。』是名魔說；佛先聽食五種牛味及以油蜜，僑奢耶衣草屣等物，除是之外，若有說言：『聽著摩訶楞伽，一切種子悉聽貯畜，草木之屬皆有壽命，佛說是已，便入涅槃。』若有經律作是說者，當知即是魔之所說。我亦不聽常翹一腳，若爲法故、聽行住坐臥；又亦不聽服毒斷食，五熱炙身，繫縛手足，殺害眾生方道咒術，珂貝象牙以爲革屣，儲畜種子草木有命，著

摩訶楞伽；若言世尊作如是說，當知是爲外道眷屬，非我弟子；我唯聽食五種牛味及油蜜等，聽著革屣僑奢耶衣，我說四大無有壽命，若有經律作是說者，是名佛說；若有隨順佛所說者，當知是等真我弟子；若有不隨佛所說者，是魔眷屬；若有隨順佛經律者，當知是人是大菩薩。善男子！魔說佛說差別之相，今已爲汝廣宣分別。」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魔說佛說差別之相，因是得入佛法深義。」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如是曉了分別，是名點慧。」

「善男子！所言苦者，不名聖諦；何以故？若言苦是苦聖諦者，一切牛羊驢馬，及地獄眾生，應有聖諦。善男子！若復有人不知如來甚深境界、常住不變微密法身，謂是食身，非是法身，不知如來道德威力，是名爲苦；何以故？以不知故、法見非法，非法見法；當知是人必墮惡趣，輪轉生死，增長諸結，多受苦惱；若有能知如來常住，無有變異，或聞常住二字音聲，若一經耳即生天上，後解脫時，乃能證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既證知已，而作是言：『我於往昔曾聞是義，今得解脫，方乃證知；我於本際，以不知故輪轉生死，周迴無窮，始於今日乃得真智。』若如是知，真是修苦，多所利益；若不知者，雖復勤修，無所利益，是名知苦，

名苦聖諦；若人不能如是修習，是名爲苦非苦聖諦。」

「苦集聖諦者：於真法中不生真智，受不淨物，所謂奴婢；能以非法言是正法，斷滅正法，不令久住；以是因緣不知法性，以不知故輪轉生死，多受苦惱，不得生天及正解脫；若有深知不壞正法，以是因緣，得生天上及正解脫；若有不知苦集聖諦處，而言正法無有常住、悉是滅法，以是因緣，於無量劫流轉生死，受諸苦惱；若能知法常住不異，是名知集，名集聖諦；若人不能如是修習，是名爲集，非集聖諦。」

「苦滅聖諦者：若有多修習學空法，是爲不善；何以故？滅一切法故，壞於如來真法藏故。作是修學，是名修空。修苦滅者，逆於一切諸外道等；若言修空是滅諦者，一切外道亦修空法，應有滅諦；若有說言有如來藏，雖不可見，若能滅除一切煩惱，爾乃得入，若發此心，一念因緣，於諸法中而得自在；若有修習如來密藏無我空寂，如是之人，於無量世，在生死中流轉受苦；若有不作如是修者，雖有煩惱疾能滅除。何以故？因知如來祕密藏故，是名苦滅聖諦。若能如是修習滅者，是我弟子；若有不能作如是修，是名修空非滅聖諦。」

「道聖諦者：所謂佛法僧寶及正解脫；有諸眾生顛

倒心言：『無佛法僧及正解脫，生死流轉猶如幻化。』修習是見，以此因緣輪轉三有，久受大苦；若能發心，見於如來常住無變，法僧解脫亦復如是；乘此一念，於無量世自在果報，隨意而得。何以故？我於往昔以四倒故，非法計法，受於無量惡業果報，我今以滅如是見故，成佛正覺，是名道聖諦。若有人言：『三寶無常。』修習是見，是虛妄修，非道聖諦。若修是法為常住者，是我弟子，真是修習四聖諦法，是名四聖諦。』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修習甚深四聖諦法。」

佛復告迦葉：「善男子！謂四倒者，於非苦中生於苦想，名曰顛倒；非苦者名為如來，生苦想者、謂諸如來無常變異；若說如來是無常者，名大罪苦；若言如來捨此苦身，入於涅槃，如薪盡火滅，是名非苦而生苦想，是名顛倒。我若說言如來常者即是我見，以我見故有無量罪；是故應說如來無常，如是說者，我則受樂。如來無常即為是苦，若是苦者云何生樂？以於苦中生樂想故，名為顛倒；樂生苦想，名為顛倒；樂者即是如來，苦者如來無常；若說如來是無常者，是名樂中生於苦想；如來常住，是名為樂。若我說言如來是常，云何復得入於涅槃？若言如來非是苦者，云何捨身而取滅度？以於樂中生苦想故，名為顛倒，是名初倒。無

常常想，常無常想，是名顛倒；無常者名不修空，不修空故壽命短促；若有說言『不修空寂，得長壽』者，是名顛倒，是名第二顛倒。無我想，我無我想，是名顛倒。世間之人亦說有我，佛法之中亦說有我；世間之人雖說有我，無有佛性，是則名為於無我中而生我想，是名顛倒；佛法有我，即是佛性。世間之人說佛法無我，是名我中生無我想；若言佛法必定無我，是故如來教諸弟子修習無我，名為顛倒，是名第三顛倒。淨不淨想，不淨淨想，是名顛倒；淨者即是如來常住，非雜食身，非煩惱身，非是肉身，非是筋骨繫縛之身；若有說言如來無常，是雜食身乃至筋骨繫縛之身，法僧解脫是滅盡者，是名顛倒。不淨淨想名顛倒者！若有說言：『我此身中無有一法是不淨者，以無不淨，定當得入清淨之處——如來所說修不淨觀。』如是之言是虛妄說，是名顛倒，是則名為第四顛倒。』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從今日始得正見；世尊！自是之前，我等悉名邪見之人。世尊！二十五有，有我耶？」

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如是我義，從本已來常為無量煩惱所覆，是故眾生不能得見。善男子！如貧女人，舍內多有真金之藏，家人大小無有知者，時



有異人善知方便，語貧女人：『我今雇汝，汝可爲我耘除草穢。』女即答言：『我不能也，汝若能示我子金藏，然後乃當速爲汝作。』是人復言：『我知方便，能示汝子。』女人答言：『我家大小尙自不知，況汝能知？』是人復言：『我今審能。』女人答言：『我亦欲見，並可示我。』是人即於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見已，心生歡喜，生奇特想，宗仰是人。善男子！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一切眾生不能得見，如彼寶藏，貧人不知。善男子！我今普示『一切眾生所有佛性爲諸煩惱之所覆蔽』，如彼貧人，有真金藏不能得見；如來今日普示眾生諸覺寶藏，所謂佛性，而諸眾生見是事已，心生歡喜，歸仰如來。善方便者即是如來，貧女人者即是一切無量眾生，真金藏者即佛性也。」

「復次，善男子！譬如女人生育一子，嬰孩得病，是女愁惱求覓醫師。醫師既來，合三種藥——酥乳石蜜，與之令服，因告女人：『兒服藥已且莫與乳，須藥消已爾乃與之。』是時女人即以苦物用塗其乳，母語兒言：『我乳毒塗，不可復觸。』小兒渴乏，欲得母乳，聞乳毒氣便遠捨去，遂至藥消。母人以水淨洗其乳，喚其子言：『來！與汝乳。』是時小兒雖復飢渴，先聞毒氣是故不來，母復語言：『爲汝服藥，故以毒塗；汝藥已消，我已洗

竟，汝便可來飲乳無苦。』是兒聞已，漸漸還飲。善男子！如來亦爾，爲度一切，教諸眾生修無我法，如是修已，永斷我心，入於涅槃；爲除世間諸妄見故，示現出過世間法故，復示世間計我虛妄非真實故，修無我法清淨身故，譬如女人爲其子故以苦味塗乳；如來亦爾，爲修空故說言諸法悉無有我。如彼女人，淨洗乳已，而喚其子欲令還服；我今亦爾，說如來藏。是故比丘不應生怖，如彼小兒聞母喚已，漸還飲乳；比丘亦爾，應自分別：如來祕藏不得不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實無有我。何以故？嬰兒生時無所知曉，若有我者，即生之日尋應有知，以是義故定知無我；若定有我，受生已後應無終歿。若使一切皆有佛性，是常住者應無壞相；若無壞相，云何而有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及旃陀羅、畜生差別？今見業緣種種不同，諸趣各異。若定有我，一切眾生應無勝負；以是義故，定知佛性非是常法。若言佛性定是常者，何緣復說有殺盜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恚邪見？若我性常，何故酒後迷荒醉亂？若我性常，盲應見色、聾應聞聲、啞應能語、拘躄能行；若我性常，不應避於火坑大水、毒藥刀劍、惡人禽獸；若我常者，本所更事不應忘失；若不忘失，何緣復言我曾何處見

是人耶？若我常者，則不應有少壯老等、衰盛力勢、憶念往事；若我常者，止住何處？爲在涕唾青黃赤白諸色中耶？若我常者，應遍身中，如胡麻油間無空處；若斷身時，我亦應斷。」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王家，有大力士，其人眉間有金剛珠，與餘力士較力相撲，而彼力士以頭抵觸其額上珠，尋沒膚中，都不自知是珠所在。其處有瘡，即命良醫欲自療治。時有明醫善知方藥，即知是瘡因珠入體，是珠入皮即便停住。是時良醫尋問力士：『卿額上珠爲何所在？』力士驚答：『大師醫王！我額上珠乃無去耶？是珠今者爲何所在？將非幻化？』憂愁啼哭。是時良醫慰喻力士：『汝今不應生大愁苦，汝因鬥時寶珠入體，今在皮裏，影現於外，汝曹鬥時瞋恚毒盛，珠陷入體，故不自知。』是時力士不信醫言：『若在皮裏，膿血不淨，何緣不出？若在筋裏，不應可見。汝今云何欺誑於我？』時醫執鏡以照其面，珠在鏡中明了顯現，力士見已心懷驚怪，生奇特想。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不能親近善知識故，雖有佛性，皆不能見，而為貪婬瞋恚愚癡之所覆蔽，故墮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旃陀羅、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生如是等種種家中。因心所起種種業緣，雖受人身，聾盲瘖啞拘躄癱跛；於二十五有受諸果報，

貪婬瞋恚，愚癡覆心，不知佛性。如彼力士，寶珠在體謂呼失去；眾生亦爾，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不識如來微密寶藏，修學無我；喻如非聖，雖說有我，亦復不知我之真性；我諸弟子亦復如是，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修學無我，亦復不知無我之處；尚自不知無我真性，況復能知有我真性？善男子！如來如是說諸眾生皆有佛性，喻如良醫示彼力士金剛寶珠，是諸眾生爲諸無量億煩惱等之所覆蔽，不識佛性；若盡煩惱，爾時乃得證知了了，如彼力士於明鏡中見其寶珠。善男子！如來祕藏如是無量不可思議。」

「復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一味藥，名曰樂味，其味極甜；在深叢下，人無能見；有人聞香，即知其地當有是藥。過去往世有轉輪王，於此雪山，爲此藥故，在在處處造作木筒以接是藥，是藥熟時從地流出，集木筒中，其味真正。王既歿已，其後是藥或醋或鹹、或甜或苦、或辛或淡，如是一味，隨其流處有種種異。是藥真味停留在山，猶如滿月；凡人薄福，雖以掘鑿加功，困苦而不能得。復有聖王出現於世，以福因緣，即得是藥真正之味。善男子！如來祕藏其味亦爾，為諸煩惱叢林所覆，無明眾生不能得見。一味者喻如佛性；以煩惱故出種種味，所謂地獄、畜生、餓鬼、天人、男

女、非男非女、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佛性  
雄猛，難可沮壞，是故無有能殺害者；若有殺者則  
斷佛性，如是佛性終不可斷；性若可斷無有是處。  
如我性者，即是如來祕密之藏，如是祕藏一切無能  
沮壞燒滅。雖不可壞，然（煩惱眾生）不可見。若得  
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乃證知，以是因緣無  
能殺者。」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無殺者，應當  
無有不善之業。」佛告迦葉：「實有殺生，何以  
故？善男子！眾生佛性住五陰中，若壞五陰，名曰  
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趣；以業因緣而有刹利婆  
羅門等、毘舍首陀及旃陀羅若男若女非男非女、二  
十五有差別之相，流轉生死。非聖之人，橫計於我  
大小諸相猶如稗子，或如米豆乃至拇指；如是種種  
妄生憶想，妄想之想無有真實。出世我相名為佛  
性，如是計我是名最善。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善  
知伏藏，即取利鏹掘地直下，磐石沙礫直過無難，  
唯至金剛不能穿徹。夫金剛者，所有刀斧不能沮  
壞。善男子！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一切論者、天魔  
波旬、及諸人天所不能壞。五陰之相即是起作，起  
作之相喻如石沙，可穿可壞；佛性者喻如金剛，不  
可沮壞。以是義故，壞五陰者名為殺生。善男子！  
必定當知佛法如是不可思議。」

大般涅槃經卷第七竟

補遺：「若言：『臥灰土上，自墜高巖，投淵  
赴火，五熱炙身，臥棘刺上，淘糠飲汁，服毒斷  
食；殺害眾生，故弄師子；咒術方道，旃陀羅種；  
二根無根，二根合一，悉聽為道。斷五種味，乳酪  
酪漿，生酥熟酥，油蜜之等；聽著繒綵，以軻為  
跋；一切穀米草木之類，皆有壽命。佛說是已，便  
入涅槃。』如是說者，即是魔說；若言：『如來不  
聽比丘常翹一腳、寂默不言、臥灰土上、自墜高  
巖、投淵赴火、五熱炙身、臥棘刺上、淘糠飲汁、  
服毒斷食、殺害眾生、故弄師子；咒術方道、旃陀  
羅種，二根無根、二根合一，不聽為道；聽服五種  
乳酪酪漿酥油蜜等；不聽受著繒綵衣服，以軻為  
跋。穀米草木，無命無我，非眾生數。』若有能作  
如是說者是我弟子；若不能者當知即是外道弟子；  
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  
屬；若能隨順佛所說者，是名菩薩。」（內之元本、明  
本、宮本譯文）

# 大般涅槃經卷第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五

「善男子！方等經者猶如甘露，亦如毒藥。」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如來何緣說方等經譬如甘露？亦如毒藥？」佛言：「善男子！汝今欲知如來祕藏真實義不？」迦葉言：「爾！我今實欲得知如來祕藏之義。」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或有服甘露，傷命而早夭；  
或復服甘露，壽命得長存。  
或有服毒生，有緣服毒死；  
無礙智甘露，所謂大乘典。  
如是大乘典，亦名雜毒藥，  
如酥醍醐等，及以諸石蜜；  
服消則爲藥，不消則爲毒。  
方等亦如是，智者爲甘露；  
愚不知佛性，服之則成毒。  
聲聞及緣覺，大乘爲甘露；  
猶如諸味中，乳最爲第一。  
如是勤精進，依因於大乘；  
得至於涅槃，成人中象王。  
眾生知佛性，猶如迦葉等；

無上甘露味，不生亦不死。  
迦葉汝今當，善分別三歸；  
如是三歸性，則是我之性。  
若能諦觀察，我性有佛性；  
當知如是人，得入祕密藏。  
知我及我所，是人已出世；  
佛法三寶性，無上第一尊。  
如我所說偈，其性義如是。

爾時迦葉復說偈言：

我今都不知，歸依三寶處；  
云何當歸趣，無上無所畏？  
不知三寶處，云何作無我？  
云何歸佛者，而得於安慰？  
云何歸依法？唯願爲我說。  
云何得自在？云何不自在？  
云何歸依僧，轉得無上利？  
云何真實說，未來成佛道？  
未來若不成，云何歸三寶？  
我今無預知，當行次第依。  
云何未懷妊，而作生子想？  
若必在胎中，則名爲有子；  
子若在胎中，定當生不久；  
是名爲子義，眾生業亦然。

如佛之所說，愚者不能知；以其不知故，輪迴生死獄。假名優婆塞，不知真實義；唯願廣分別，除斷我疑網。如來大智慧，唯垂哀分別；願說於如來，祕密之寶藏。

爾時世尊說偈言：

迦葉汝當知，我今當爲汝，善開微密藏，令汝疑得斷，今當至心聽：汝於諸菩薩，則與第七佛，同其一名號。歸依於佛者，真名優婆塞；終不更歸依，其餘諸天神。歸依於法者，則離於殺害；歸依聖僧者，不求於外道；如是歸三寶，則得無所畏。

迦葉白佛言：

我亦歸三寶，是名爲正路，諸佛之境界。三寶平等相，常有大智性，我性及佛性，無二無差別。是道佛所讚，正進安止處；亦名正遍見，故爲佛所稱。

我亦趣善逝，所讚無上道；是最爲甘露，諸有所無有。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汝今不應如諸聲聞凡夫之人分別三寶；於此大乘，無有三歸分別之相。所以者何？於佛性中即有法僧，爲欲化度聲聞凡夫故，分別說三歸異相。善男子！若欲隨順世間法者，則應分別有三歸依。善男子！菩薩應作如是思惟：『我今此身歸依於佛，若即此身得成佛道，既成佛已，不當恭敬禮拜供養於諸世尊。何以故？諸佛平等，等爲眾生作歸依故。若欲尊重法身舍利，便應禮敬諸佛塔廟；所以者何？爲欲化度諸眾生故，亦令眾生於我身中起塔廟想，禮拜供養。如是眾生，以我法身爲歸依處；一切眾生，皆依非真邪僞之法，我當次第爲說真法。又有歸依非真僧者，我當爲作依真僧處；若有分別三歸依者，我當爲作一歸依處，無三差別；於生盲眾，爲作眼目，復當爲諸聲聞緣覺作真歸處。』善男子！如是菩薩，爲無量惡諸眾生等及諸智者而作佛事。」

「善男子！譬如有人臨陣戰時，即生心念：『我於是最爲第一，一切兵眾悉依恃我。』亦如王子如是思惟：『我當調伏其餘王子，紹繼大王霸王之業而得自在，令諸王子悉見歸依。』是故不應生下劣心。如王王子，大臣亦爾。善男子！菩薩摩

訶薩亦復如是作是思惟：云何三事與我一體？善男子！我示三事即是涅槃。如來者，名無上士，譬如人身、頭爲最上，非餘支節手足等也。佛亦如是最爲尊上，非法僧也；爲欲化度諸世間故，種種示現差別之相，如彼梯橙，是故汝今不應受持如凡愚人所知三歸差別之相。汝於大乘猛利決斷，應如剛刀。」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知故問，非爲不知。我爲菩薩大勇猛者、問於無垢清淨行處，欲令如來爲諸菩薩廣宣分別奇特之事，稱揚大乘方等經典。如來大悲，今已善說，我亦如是安住其中；所說菩薩清淨行處，即是宣說大涅槃經。世尊！我今亦當廣爲眾生顯揚如是如來祕藏，亦當證知真三歸處。若有眾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經，其人則能自然了達三歸依處。何以故？如來祕藏有佛性故；其有宣說是經典者，皆言身中盡有佛性。如是之人，則不遠求三歸依處，何以故？於未來世，我身即當成就三寶，是故聲聞緣覺之人及餘眾生，皆依於我，恭敬禮拜。善男子！以是義故，應當正學大乘經典。」迦葉復言：「佛性如是不可思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亦不可思議。」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深利智慧，我今當更善爲汝說入如來藏：若我住者即是常法，不離於苦；若無我者，修行淨

行無所利益。若言諸法皆無有我，是即斷見；若言我住，即是常見。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即是斷見；諸行常者，復是常見。若言苦者，即是斷見；若言樂者，復是常見。修一切法常者，墮於斷見；修一切法斷者，墮於常見；如步屈蟲，要因前腳得移後足，修常斷者，亦復如是，要因斷常。以是義故，修餘法苦者皆名不善，修餘法樂者則名爲善；修餘法無我者，是諸煩惱分；修餘法常者，是則名曰如來祕藏；所謂涅槃，無有窟宅。修餘無常法者，即是財物；修餘常法者，謂佛法僧及正解脫；當知如是佛法中道，遠離二邊而說真法。凡夫愚人於中無疑，如羸病人服食酥已，氣力輕便。有無之法體性不定，譬如四大其性不同，各自違反；良醫善知，隨其偏發而消息之。善男子！如來亦爾，於諸眾生猶如良醫，知諸煩惱體相差別而爲除斷，開示如來祕密之藏。清淨佛性常住不變，若言有者，智不應染；若言無者，即是妄語；若言有者，不應默然，亦復不應戲論諍訟，但求了知諸法真性。凡夫之人戲論諍訟，不解如來微密藏故；若說於苦，愚人便謂身是無常，說一切苦，復不能知身有樂性；若說無常，凡夫之人計一切身皆是無常，譬如瓦坏；有智之人應當分別，不應盡言一切無常，何以故？我身即有佛性種子。若說無我，凡夫當謂一切佛法悉

無有我，智者應當分別無我假名不實；如是知己，不應生疑。若言如來祕藏空寂，凡夫聞之生斷滅見；有智之人，應當分別如來是常，無有變易。若言解脫喻如幻化，凡夫當謂得解脫者即是磨滅；有智之人應當分別：人中師子雖有去來，常住無變。」

「若言無明因緣諸行，凡夫之人聞已分別，生二法想：明與無明；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諸行因緣識者，凡夫謂二：行之與識；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十善十惡、可作不可作、善道惡道、白法黑法；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應修一切法苦，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如來祕藏亦是無常；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一切法無我，如來祕藏亦無有我；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我與無我，性無有二；如來祕藏，其義如是；不可稱計，無量無邊，諸佛所讚；我今於是一切功德成就經中，皆悉說已。」

「善男子！我與無我，性相無二，汝應如是受持頂戴。善男子！汝亦應當堅持憶念如是經典，如我先於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說我、無我，無有二相，如因乳生酪，因酪得生酥，因生酥得熟酥，因

熟酥得醍醐，如是酪性為從乳生？為從自生？從他生耶？乃至醍醐亦復如是；若從他生，即是他作，非是乳生；若非乳生，乳無所為；若自生者，不應相似相續而生；若相續生、則不俱生；若不俱生，五種之味則不一時；雖不一時，定復不從餘處來也。當知乳中先有酪相，甘味多故不能自變，乃至醍醐亦復如是；是牛食噉水草因緣，血脈轉變而得成乳；若食甘草，其乳則甜；若食苦草，乳則苦味。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純得醍醐，無有青黃赤白黑色穀草因緣，其乳則有色味之異；是諸眾生，以明、無明、業因緣故生於二相，若無明轉，則變為明；一切諸法，善不善等亦復如是，無有二相。」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乳中有酪，是義云何？世尊！若言乳中定有酪相，以微細故不可見者，云何說言從乳因緣而生於酪？法若本無則名為生，如其已有云何言生？若言乳中定有酪相，百草之中亦應有乳，如是乳中亦應有草；若言乳中定無酪者，云何因乳而得生酪？若法本無而後生者，何故乳中不生於草？」善男子！不可定言乳中有酪、乳中無酪，亦不可說從他而生；若言乳中定有酪者，云何而得體味各異？是故不可說言乳中定有酪性；若言乳中定無酪者，乳中何故不生兔

角？置毒乳中，酪則殺人，是故不可說言乳中定無酪性；若言是酪從他生者，何故水中不生於酪？是故不可說言酪從他生。善男子！是牛食噉草因緣故，血則變白，草血滅已，眾生福力變而成乳，是乳雖從草血而出，不得言二，唯得名爲從因緣生；酪至醍醐，亦復如是；以是義故得名牛味。是乳滅已，因緣成酪。何等因緣？若酢若煖，是故得名從因緣有。乃至醍醐，亦復如是。是故不得定言乳中無有酪相，從它生者離乳而有，無有是處。善男子！明與無明亦復如是，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爲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爲明；是故我言：無有二相。以是因緣，我先說言『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即成醍醐。』佛性亦爾。」

「善男子！眾生薄福，不見是草；佛性亦爾，煩惱覆故眾生不見。譬如大海雖同一鹹，其中亦有上妙之味同於乳，喻如雪山雖復成就種種功德，多生諸藥，亦有毒草；諸眾生身亦復如是，雖有四毒蛇之種，其中亦有妙藥大王；所謂佛性，非是作法；但爲煩惱客塵所覆，若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能斷除者即見佛性，成無上道。譬如虛空震雷起雲，一切象牙上皆生花；若無雷震，花則不生，亦無名字；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常爲一切煩惱所覆，不可得見，是故我說眾生無我。若得聞是

大般涅槃微妙經典，則見佛性，如象牙花；雖聞契經一切三昧，不聞是經，不知如來微妙之相，如無雷時象牙上花不可得見；聞是經已，即知一切如來所說祕藏佛性，喻如天雷見象牙花，聞是經已，即知一切無量眾生皆有佛性。以是義故，說大涅槃名爲如來祕密之藏，增長法身，猶如雷時象牙上花；以能長養如是大義，故得名爲大般涅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能習學是大涅槃微妙經典，當知是人能報佛恩，真佛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甚奇！世尊！所言佛性，甚深甚深，難見難入，聲聞緣覺所不能服。」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歎，不違我說。」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者云何甚深？難見難入？」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爲治目故，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錐抉其眼膜，以一指示，問言：『見不？』盲人答言：『我猶未見。』復以二指三指示之，乃言：『少見。』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如來未說，亦復如是，無量菩薩雖具足行諸波羅蜜乃至十住，猶未能見所有佛性，如來既說即便少見。是菩薩摩訶薩既得見已，咸作是言：『甚奇！世尊！我等流轉無量生死，常爲無我之所惑亂。』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復次，



善男子！譬如仰觀虛空鵝鴈，爲是虛空？爲是鵝鴈？諦觀不已，彷彿見之；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見少分亦復如是，況復聲聞緣覺之人能得知見？善男子！譬如醉人欲涉遠路，朦朧見道；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見少分，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渴人行於曠野，是人渴逼，遍行求水，見有叢樹，樹有白鶴，是人迷悶，不能分別是樹是水，諦觀不已，乃見白鶴及以叢樹；善男子！十住菩薩於如來性知見少分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無量百千由旬，遠望大舶樓櫓堂閣，卽作是念：

『彼是樓櫓？爲是虛空？』久視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樓櫓；十住菩薩於自身中見如來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王子身極懦弱，通夜遊戲至明清旦，目視一切悉不明了；十住菩薩雖於己身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復次，善男子！譬如臣吏，王事所拘，逼夜還家，電明暫發，因見牛聚，卽作是念：『爲是牛耶？聚雲屋舍？』是人久視，雖生牛想，猶不審定；十住菩薩雖於己身見如來性，未能審定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如持戒比丘，觀無蟲水而見蟲相，卽作是念：『此中動者爲是蟲耶？是塵土耶？』久視不已，雖知是塵，亦不明了；十住菩薩於己身中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於陰闇中遠見小兒，卽作是

念：『彼爲是牛、鷲、鳥、人、耶？』久觀不已，雖見小兒，猶不明了；十住菩薩於己身中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於夜闇中，見畫菩薩像，卽作是念：『是菩薩像？自在天像？大梵天像？或染衣耶？』是人久觀，雖復意謂是菩薩像，亦不明了；十住菩薩於己身分見如來性，亦復如是不大明了。善男子！所有佛性如是甚深，難得知見，唯佛能知，非諸聲聞緣覺所及。善男子！智者應作如是分別，知如來性。『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性如是微細難知，云何肉眼而能得見？」佛言：「迦葉善男子！如非想非非想天，亦非二乘所能得知，隨順契經，以信故知。善男子！聲聞緣覺信順如是大涅槃經，自知己身有如來性亦復如是。善男子！是故應當精勤修習大涅槃經。善男子！如是佛性唯佛能知，非諸聲聞緣覺所及。」』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非聖凡夫，有眾生性，皆說有我。」佛言：「譬如二人共爲親友；一是王子，一是貧賤；如是二人，互相往返。是時貧人見是王子有一好刀，淨妙第一，心中貪著。王子後時捉持是刀，逃至他國。於是貧人後於他家寄臥止宿，卽於眠中諂語『刀刀』，傍人聞之，收至王所。時王問言：『汝言刀者，何處得耶？』是人具

以上事答王：『王今設使屠割臣身，分張手足，欲得刀者實不可得；臣與王子素爲親厚，先與一處雖曾眼見，乃至不敢以手撐觸，況當故取？』王復問言：『卿見刀時，相貌何類？』答言：『大王！臣所見者，如殺羊角。』王聞是已，欣然而笑，語言：『汝今隨意所至，莫生憂怖，我庫藏中都無是刀，況汝乃於王子邊見？』時王即問諸群臣言：『汝等曾見如是刀不？』言已崩背，尋立餘子紹繼王位。復問輔臣：『卿等曾於官藏之中見是刀不？』諸臣答言：『臣等曾見。』覆復問言：『其狀何似？』答言：『大王！如殺羊角。』王言：『我官藏中，何處當有如是相刀？』次第四王皆悉檢校，求索不得。卻後數時，先逃王子從他國還，來至本土復得爲王；既登王位，復問諸臣：『汝見刀不？』答言：『大王！臣等皆見。』覆復問言：『其狀何似？』答言：『大王！其色清淨，如優鉢羅花。』復有答言：『形如羊角。』復有說言：『其色紅赤，猶如火聚。』復有答言：『猶如黑蛇。』時王大笑：『卿等皆悉不見我刀真實之相。』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出現於世說我真相，說已捨去；喻如王子持淨妙刀，逃至他國。凡夫愚人說言一切有我；如彼貧人止宿他舍，諂語刀刀。聲聞緣覺問諸眾生：『我有何相？』答言：『我見我

相，大如拇指；或言如米，或如稗子。』有言：『我相住在心中，熾然如日。』如是眾生不知我相，喻如諸臣不知刀相；菩薩如是說於我法，凡夫不知，種種分別妄作我相；如問刀相，答似羊角。是諸凡夫，次第相續而起邪見，爲斷如是諸邪見故，如來示現說於無我；喻如王子語諸臣言，我庫藏中無如是刀。善男子！今日如來所說真我，名曰佛性；如是佛性，我佛法中喻如淨刀。善男子！若有凡夫能善說者，即是隨順無上佛法；若有善能分別，隨順宣說是者，當知即是菩薩相貌。」

「善男子！所有種種異論咒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非外道說。」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說字根本？」佛言：「善男子！說初半字以爲根本，持諸記論咒術文章諸陰實法；凡夫之人，學是字本，然後能知是法非法。」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字者，其義云何？」「善男子！有十四音，名爲字義，所言字者名曰涅槃；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則爲無盡；夫無盡者，即是如來金剛之身。是十四音，名曰字本。嚙者不破壞故，不破壞者名曰三寶，喻如金剛；又復嚙者名不流故，不流者即是如來；如來九孔無所流故，是故不流；又無九孔，是故不流；不流即常，常即如來；如來無作，是故不流。又復嚙者名爲功德，功德者即是三

寶，是故名嚶。阿者名阿闍梨，阿闍梨者義何謂耶？於世間中得名聖者。何謂爲聖？聖名無著，少欲知足；亦名清淨，能度眾生於三有流生死大海，是名爲聖。又復阿者名曰制度，修持淨戒，隨順威儀。又復阿者名依聖人應學威儀進止舉動，供養恭敬禮拜三尊，孝養父母及學大乘。善男女等具持禁戒，及諸菩薩摩訶薩等，是名聖人。又復阿者名曰教誨，如言『汝來！如是應作，如是莫作。』若有能遮非威儀法，是名聖人，是故名阿。億者即是佛法，梵行廣大，清淨無垢，喻如滿月；汝等如是應作不作，是義非義，此是佛說，此是魔說，是故名億。伊者佛法微妙甚深難得，如自在天、大梵天王，法名自在，若能持者則名護法。又自在者名四護世，是四自在，則能攝護大涅槃經，亦能自在敷揚宣說。又復伊者能爲眾生自在說法；復次伊者，爲自在故，說何等是也？所謂修習方等經典。復次伊者爲斷嫉妒，如除稗穢，皆悉能令變成吉祥，是故名伊。郁者，於諸經中最上最勝，增長上上，謂大涅槃。復次郁者，如來之性，聲聞緣覺所未曾聞；如一切處，北鬱單越最爲殊勝；菩薩若能聽受是經，於一切眾，最爲殊勝；以是義故，是經得名最上最勝，是故名郁。優者喻如牛乳，諸味中上；如來之性亦復如是，於諸經中最尊最上，若有誹

謗，當知是人與牛無別。復次憂者，是人名爲無慧正念，誹謗如來微密祕藏，當知是人甚可憐愍，遠離如來祕密之藏說無我法，是故名憂。」

「堙者即是諸佛法性涅槃，是故名堙。野者謂如來義；復次野者，如來進止屈伸舉動，無不利益一切眾生，是故名野。鳥者名煩惱義；煩惱者名曰諸漏，如來永斷一切煩惱，是故名鳥。炮者謂大乘法，於十四音是究竟義，大乘經典亦復如是，於諸經論最爲究竟，是故名炮。菴者能遮一切諸不淨物，於佛法中能捨一切金銀寶物，是故名菴。阿者名勝乘義，何以故？此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諸經中最爲殊勝，是故名阿。迦者於諸眾生起大慈悲，生於子想如羅侯羅，作妙上善義，是故名迦。佉者名非善友，非善友者名爲雜穢，不信如來祕密之藏，是故名佉。伽者名藏，藏者即是如來祕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是故名伽。恒者如來常音，何等名爲如來常音，所謂如來常住不變，是故名恒。俄者一切諸行破壞之相，是故名俄。遮者即是修義，調伏一切諸眾生故，名爲修義，是故名遮。車者如來覆蔭一切眾生，喻如大蓋，是故名車。闍者是正解脫，無有老相，是故名闍。膳者煩惱繁茂，喻如稠林，是故名膳。喏者是智慧義，知真法性，是故名喏。吒者，於闍浮提示現半身而演說法，喻如半

月，是故名吒。侘者法身具足，喻如滿月，是故名侘。茶者是愚癡僧，不知常與無常，喻如小兒，是故名茶。祖者不知師恩，喻如羝羊，是故名祖。拏者非是聖義，喻如外道，是故名拏。多者如來於彼告諸比丘：『宜離驚畏，當爲汝等說微妙法』，是故名多。他者名愚癡義，眾生流轉生死，纏裹如蠶蛻娘，是故名他。陀者名曰大施，所謂大乘，是故名陀。彈者稱讚功德，所謂三寶如須彌山，高峻廣大，無有傾倒，是故名彈。那者三寶安住，無有傾動，喻如門閫，是故名那。」

「波者名顛倒義，若言三寶悉皆滅盡，當知是人爲自疑惑，是故名波。頗者是世間災，若言世間災起之時三寶亦盡，當知是人愚癡無智，違失聖旨，是故名頗。婆者名佛十力，是故名婆。梵者名爲重擔，堪任荷負無上正法，當知是人是大菩薩，是故名梵。摩者是諸菩薩嚴峻制度，所謂大乘大般涅槃，是故名摩。蛇者是諸菩薩在在處處，爲諸眾生說大乘法，是故名蛇。囉者能壞貪欲瞋恚愚癡，說真實法，是故名囉。羅者，名聲聞乘動轉不住，大乘安固無有傾動，捨聲聞乘，精勤修習無上大乘，是故名羅。和者如來世尊爲諸眾生雨大法雨，所謂世間咒術經書，是故名和。奢者遠離三箭，是故名奢。沙者名具足義，若能聽是大涅槃經，則爲

已得聞持一切大乘經典，是故名沙。娑者爲諸眾生演說正法，令心歡喜，是故名娑。呵者名心歡喜：『奇哉！世尊離一切行；怪哉！如來入般涅槃。』是故名呵。嚩者名曰魔義，無量諸魔不能毀壞如來祕藏，是故名嚩。復次嚩者，乃至示現隨順世間父母妻子，是故名嚩，魯流盧樓如是四字，說有四義：謂佛法僧及以對法；言對法者，隨順世間，如調婆達示現壞僧，化作種種形貌色像，爲制戒故；智者了達，不應於此而生畏怖，是名隨順世間之行，以是故名魯流盧樓。」

「吸氣舌根，隨鼻之聲，長短超聲，隨音解義，皆因舌齒而有差別，如是字義，能令眾生口業清淨；眾生佛性則不如是假於文字然後清淨，何以故？性本淨故，雖復處在陰界入中，而不同於陰界入也，是故眾生悉應歸依。諸菩薩等以佛性故，等視眾生無有差別，是故半字於諸經書記論文章而爲根本。又半字義，皆是煩惱言說之本，故名半字。滿字者乃是一切善法言說之根本也，譬如世間爲惡行者名爲半人，修善之者名爲滿人，如是一切經書記論，皆因半字而爲根本，若言如來及正解脫入於半字，是事不然；何以故？離文字故。是故如來於一切法無礙無著，真得解脫。何等名爲解了字義？有知如來出現於世，能滅半字，是故名爲解了字

義；若有隨逐半字義者，是人不知如來之性。何等名爲無字義耶？親近修習不善法者，是名無字；又無字者雖能親近修習善法，不知如來常與無常、恒與非恒及法僧二寶、律與非律、經與非經、魔說佛說，若有不能如是分別，是名隨逐無字義也。我今已說如是隨逐無字之義，善男子！是故汝今應離半字，善解滿字。」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等應當善學字數，今我值遇無上之師，已受如來慇懃誨教。」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樂正法者，應如是學。」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鳥有二種：一名迦鄰提，二名鴛鴦，遊止共俱，不相捨離；是苦無常無我等法，亦復如是不得相離。」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苦無常無我，如彼鴛鴦迦鄰提鳥？」佛言：「善男子！異法是苦，異法是樂；異法是常，異法無常；異法是我，異法無我。譬如稻米異於麻麥，麻麥復異豆粟甘蔗，如是諸種，從其萌芽乃至葉花，皆是無常；果實成熟，人受用時乃名爲常，何以故？性真實故。」迦葉白佛言：「世尊！如是等物若是常者，同如來耶？」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何以故？若言如來如須彌山，劫壞之時須彌崩倒，如來爾時豈同壞耶？善男子！汝今不應受持是義。善男子！一切諸

法唯除涅槃，更無一法而是常者，直以世諦，言果實常。」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佛所說。」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乃至未聞大般涅槃，皆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爲常。復次，善男子！譬如菴羅樹，其花始數名無常相，若成果實多所利益，乃名爲常；如是！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是大涅槃時，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爲常。復次，善男子！譬如金礦消融之時，是無常相，融已成金，多所利益，乃名爲常；如是，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是大涅槃時，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爲常。復次，善男子！譬如胡麻，未被壓時，名曰無常；既壓成油多利益，乃名爲常；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是大涅槃經，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己身有佛性故，是名爲常。復次，善男子！譬如眾流皆歸于海，一切契經、諸定三昧，皆歸大乘大涅槃經，何以故？究

竟善說有佛性故。善男子！是故我言異法是常，異法無常，乃至無我亦復如是。」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離憂悲毒箭，夫憂悲者名爲天，如來非天；憂悲者名爲人，如來非人；憂悲者名二十五有，如來非二十五有；是故如來無有憂悲，何故稱言如來憂悲？」佛言：「善男子！無想天者名爲無想，若無想者則無壽命，若無壽命云何而有陰界諸入？以是義故，無想天壽不可說言有所住處；善男子！譬如樹神依樹而住，不得定言依枝依節依莖依葉，雖無定所，不得言無；無想天壽亦復如是。善男子！佛法亦爾，甚深難解，如來實無憂悲苦惱，而於眾生起大慈悲，現有憂悲，視諸眾生如羅睺羅。復次善男子！無想天中所有壽命，唯佛能知，非餘所及，乃至非想非非想處亦復如是。迦葉！如來之性清淨無染，猶如化身，何處當有憂悲苦惱？若言如來無憂悲者，云何能利一切眾生，弘廣佛法？若言無者，云何而言等視眾生如羅睺羅？若不等視如羅睺羅，如是之言則爲虛妄；以是義故，善男子！佛不可思議，法不可思議，眾生佛性不可思議，無想天壽不可思議；如來有憂及以無憂，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譬如空中，舍宅微塵不可住立，若言舍宅不因空住，無有是處；以是義故不可說舍住於

虛空、不住虛空；凡夫之人雖復說言舍住虛空，而是虛空實無所住，何以故？性無住故。善男子！心亦如是，不可說言住陰界入及以不住，無想天壽亦復如是，如來憂悲亦復如是；若無憂悲，云何說言等視眾生如羅睺羅？若言有者，復云何言性同虛空？善男子！譬如幻師，雖復化作種種宮殿，殺生長養繫縛放捨，及作金銀琉璃寶物叢林樹木，都無實性；如來亦爾，隨順世間示現憂悲，無有真實。善男子！如來已入大般涅槃，云何當有憂悲苦惱？若謂如來入於涅槃是無常者，當知是人則有憂悲；若謂如來不入涅槃，常住不變，當知是人無有憂悲；如來有愁及以無愁，無能知者。復次，善男子！譬如下人能知下法，不知中上，中者知中不知於上，上者知上及知中下；聲聞緣覺亦復如是，齊知自地；如來不爾，悉知自地及以他地，是故如來名無礙智；示現幻化隨順世間，凡夫肉眼謂是真實，而欲盡知如來無礙無上智者，無有是處。有愁無愁，唯佛能知；以是因緣，異法有我，異法無我，是名鴛鴦迦鄰提鳥性。」

「復次善男子！佛、法猶如鴛鴦共行，是迦鄰提及鴛鴦鳥，盛夏水漲，選擇高原安處其子，爲長養故，然後隨本安隱而遊；如來出世亦復如是，化無量眾令住正法。如彼鴛鴦迦鄰提鳥，選擇高原安

置其子；如來亦爾，令諸眾生所作已辦，即便入於大般涅槃。善男子！是名異法是苦，異法是樂；諸行是苦，涅槃是樂；第一微妙壞諸行故。」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得涅槃者名第一樂？」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說，諸行和合，名爲老死：

謹慎無放逸，是處名甘露；

放逸不謹慎，是名爲死句。

若不放逸者，則得不死處；

如其放逸者，常趣於死路。

若放逸者名有爲法，是有爲法爲第一苦，不放逸者則名涅槃，彼涅槃者名爲甘露第一最樂；若趣諸行是名死處，受第一苦；若至涅槃則名不死，受最妙樂；若不放逸，雖集諸行，是亦名爲常樂不死，不破壞身。云何放逸？云何不放逸？非聖凡夫，是名放逸常死之法；出世聖人是不放逸，無有老死。何以故？入於第一常樂涅槃。以是義故異法是苦，異法是樂；異法是我，異法無我。如人在地仰觀虛空，不見鳥跡；善男子！眾生亦爾，無有天眼，在煩惱中而不自見有如來性。是故我說無我密教，所以者何？無天眼者不知真我，橫計我故，因諸煩惱所造有爲即是無常，是故我說異法是常，異法無常。

精進勇健者，若處於山頂，平地及曠野，常見諸凡夫。昇大智慧殿，無上微妙臺，既自除憂患，亦見眾生憂。

如來悉斷無量煩惱，住智慧山，見諸眾生常在無量億煩惱中。」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偈所說，是義不然，何以故？入涅槃者無憂無喜，云何得昇智慧臺殿？復當云何住在山頂而見眾生？」佛言：「善男子！智慧殿者即名涅槃，無憂愁者謂如來也，有憂愁者名凡夫人，以凡夫憂故；如來無憂。須彌山頂者謂正解脫，勤精進者喻須彌山無有動轉；地謂有爲行也，是諸凡夫安住是地，造作諸行；其智慧者則名正覺，離有常住故名如來；如來愍念無量眾生常爲諸有毒箭所中，是故名爲如來有憂。」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使如來有憂感者，則不得稱爲等正覺。」佛言：「迦葉！皆有因緣，隨有眾生應受化處，如來於中示現受生，雖現受生而實無生，是故如來名常住法，如迦鄰提鴛鴦等鳥。」

# 大般涅槃經卷第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六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見月不現，皆言月沒而作沒想，而此月性實無沒也；轉現他方，彼處眾生復謂月出，而此月性實無出也。何以故？以須彌山障故不現，其月常生，性無出沒；如來應正遍知亦復如是，出於三千大千世界或閻浮提，示有父母，眾生皆謂如來生於閻浮提內。或閻浮提示現涅槃，而如來性實無涅槃，而諸眾生皆謂如來實般涅槃，喻如月沒。善男子！如來之性實無生滅，爲化眾生故示生滅。善男子！如此滿月餘方見半，此方半月餘方見滿，閻浮提人若見月初，皆謂一日，起初月想；見月盛滿，謂十五日，生盛滿想；而此月性實無虧盈，因須彌山而有增減。善男子！如來亦爾，於閻浮提或現初生，或現涅槃；現始生時猶如初月，一切皆謂童子初生，行於七步；如二日月，或復示現入於書堂；如三日月，示現出家；如八日月，放大智慧微妙光明，能破無量眾生魔眾；如十五日盛滿之月，或復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而現涅槃，喻如月蝕。如是眾生所見不同，或見半月，或見滿月，或見月蝕，而此月性實無增

減蝕嗽之者，常是滿月；如來之身亦復如是，是故名爲常住不變。復次善男子！喻如滿月一切悉現，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澤水中，若井若池，若盆若鍤，一切皆現；有諸眾生行百由旬、百千由旬，見月常隨，凡夫愚人妄生憶想言：『我本於城邑屋宅見如是月，今復於此空澤而見，爲是本月？爲異於本？』各作是念：月形大小或如鍤口；或復有言大如車輪，或言猶如四十九由旬。一切皆見月之光明，或見團圓喻如金盤，是月性一，種種眾生各見異相。善男子！如來亦爾出現於世，或有人天而作是念：如來今者在我前住；復有眾生亦是念：如來今者在我前住；或有聾啞亦見如來有聾啞相；眾生雜類，言音各異，皆謂如來悉同己語；亦各生念：在我舍宅，受我供養；或有眾生見如來身廣大無量，或見微小；或有見佛是聲聞像，或復有見爲緣覺像；有諸外道復各念言：如來今者在我法中出家學道；或有眾生復作是念：如來今者獨爲我故出現於世。如來實性喻如彼月，即是法身，是無生身。方便之身隨順於世，示現無量本業因緣，在在處處示現有生，猶如彼月；以是義故，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復次善男子！如羅侯羅阿修羅王以手遮月，世間之人咸謂月蝕，阿修羅王實不能蝕，以阿修羅障其明故，是月團圓無有虧損，但以手障故使



不現；若攝手時，世間咸謂月已還生，皆言是月多受苦惱；假使百千阿修羅王不能惱之；如來亦爾，示有眾生於如來所生粗惡心，出佛身血，起五逆罪，至一闡提，爲未來世諸眾生故，如是示現壞僧斷法而作留難；假使百千無量諸魔，不能侵出如來身血；所以者何？如來之身無有肉血、筋脈、骨髓，如來真實，實無惱壞；眾生皆謂法僧毀壞，如來滅盡，而如來性真實無變無有破壞，隨順世間如是示現。復次善男子！如二人鬥，若以刀杖傷身出血，雖至於死，不起殺想，如是業相輕而不重；於如來所本無殺心，雖出身血，是業亦爾輕而不重；如來如是於未來世爲化眾生，示現業報。復次善男子！猶如良醫勤教其子醫方根本：『此是根藥，此是莖藥，此是色藥，種種相貌汝當善知。』其子敬奉父之所教，精勤習學善解諸藥，是醫後時壽盡命終，其子號咷而作是言：『父本教我根藥如是，莖藥如是，花藥如是，色相如是。』如來亦爾，爲化眾生示現制戒，應當如是受持莫犯『作五逆罪、誹謗正法及一闡提』，爲未來世起是事者，是故示現，欲令比丘於佛滅後作如是知：此是契經甚深之義，此是戒律輕重之相，此是阿毘曇分別法句；如彼醫子。」

「復次善男子，如人知月六月一蝕，而上諸天

須臾之間已見月蝕；何以故？彼天日長，人間短故。善男子！如來亦爾，天人咸謂如來壽短，如彼天人須臾之間頻見月蝕；如來又於須臾之間示現百千萬億涅槃，斷煩惱魔、陰魔、死魔，是故百千萬億天魔，悉知如來入般涅槃；又復示現無量百千先業因緣，隨順世間種種性故，示現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是故如來常住無變。復次善男子！譬如明月，眾生樂見，是故稱月號爲樂見；眾生若有貪恚愚癡，則不得稱爲樂見也；如來如是，其性純善清淨無垢，是最可稱爲樂見也。樂法眾生視之無厭，惡心之人不喜瞻睹，以是義故，故言如來喻如明月。復次善男子！譬如日出有三時異，謂春夏冬；冬日則短，春日處中，夏日極長；如來亦爾，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爲短壽者，及諸聲聞示現短壽，斯等見已，咸謂如來壽命短促，喻如冬日；爲諸菩薩示現中壽，若至一劫若減一劫，喻如春日；唯佛睹佛，其壽無量，喻如夏日。善男子！如來所說方等大乘微密之教，示現世間，雨大法雨，於未來世若有人能護持是典，開示分別，利益眾生，當知是輩真是菩薩，喻如盛夏天降甘雨；若有聲聞緣覺之人，聞佛如來微密之教，喻如冬日多遇冷患；菩薩之人，若聞如是微密教誨；如來常住，性無變異，喻如春日萌芽開敷；而如來性實無長短，爲世間故

示現如是，即是諸佛真實法性。復次善男子！譬如眾星，晝則不現，而人皆謂晝星滅沒，其實不沒；所以不現，日光映故；如來亦爾，聲聞緣覺不能得見，喻如世人不見晝星。復次善男子！譬如陰闇，日月不現，愚人謂言日月失沒，而是日月實無失沒；如來正法滅盡之時，三寶現沒亦復如是，非為永滅，是故當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何以故？三寶真性不為諸垢之所染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黑月，彗星夜現，其明炎熾暫出還沒，眾生見已生不祥想；諸辟支佛亦復如是出無佛世，眾生見已皆謂如來真實滅度，生憂悲想，而如來身實不滅度，如彼日月無有滅沒。」

「復次善男子！譬如日出，眾霧悉除，此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出興於世，若有眾生一經耳者，悉能除滅一切諸惡無間罪業，是大涅槃甚深境界不可思議，善說如來微密之性；以是義故，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應於如來生常住心，無有變易，正法不斷，僧寶不滅；是故應當多修方便，勤學是典，是人不久當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此經名為無量功德所成，亦名菩提不可窮盡；以不盡故，故得稱為大般涅槃；有善光故，猶如夏日；身無邊故，名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如日月光，諸明中最，一切諸

明所不能及；大涅槃光亦復如是，於諸契經三昧光明，最為殊勝，諸經三昧所有光明所不能及。何以故？大涅槃光能入眾生諸毛孔故，眾生雖無菩提之心，而能為作菩提因緣，是故復名大般涅槃。」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大涅槃光入於一切眾生毛孔，眾生雖無菩提之心而能為作菩提因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人及一闍提，光明入身作菩提因者，如是等輩與持淨戒修習諸善，有何差別？若無差別，如來何故說四依義？世尊！又如佛言：『若有眾生聞大涅槃，一經於耳，則得斷除諸煩惱』者，如來云何先說『有人於恆河沙等佛所發心，聞大涅槃不解其義』？若不解義，云何能斷一切煩惱？」佛言：「善男子！除一闍提，其餘眾生聞是經已，悉皆能作菩提因緣，法聲光明入毛孔者，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有人能供養恭敬無量諸佛，方乃得聞大涅槃經，薄福之人則不得聞。所以者何？大德之人乃能得聞如是大事，廝下小人則不得聞。何等為大？所謂諸佛甚深祕藏，謂佛性是，以是義故名為大事。」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未發菩提心者，得菩提因？」佛告迦葉：「若有聞是大涅槃經，言『我不用發菩提心』，誹謗正法，是人即於夢中見羅刹像，心中怖懼，羅刹語言：『

咄！善男子！汝今若不發菩提心，當斷汝命。」是人惶怖，覺已即發菩提之心；是人命終，若在三惡及在人天，續復憶念菩提之心，當知是人是大菩薩摩訶薩也；以是義故，是大涅槃威神力故，能令未發菩提心者作菩提因。善男子！是名菩薩發心因緣，非無因緣；以是義故，大乘妙典真佛所說。復次善男子！如虛空中興大雲雨，注於大地枯木石山，高原堆阜水所不住，流注下田陂池悉滿，利益無量一切眾生；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兩大法雨普潤眾生，唯一闡提發菩提心無有是處。復次善男子！譬如焦種雖遇甘雨，百千萬劫終不生芽，芽若生者，亦無是處；一闡提輩亦復如是，雖聞如是大般涅槃微妙經典，終不能發菩提心芽，若能發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是人斷滅一切善根，如彼焦種不能復生菩提根芽。復次善男子！譬如明珠置濁水中，以珠威德水即為清，投之淤泥不能令清，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置餘眾生五無間罪、四重禁法濁水之中，猶可澄清、發菩提心；投一闡提淤泥之中，百千萬歲，不能令清、起菩提心。何以故？是一闡提滅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百千萬歲聽受如是大涅槃經，終不能發菩提之心；所以者何？無善心故。」

「復次善男子！譬如藥樹名曰藥王，於諸藥中

最為殊勝，若和酪漿、若蜜若蘇、若水若乳，若未若丸，若以塗瘡薰身塗目、若見若嗅，能滅眾生一切諸病，如是藥樹不作是念：『一切眾生若取我根，不應取葉；若取葉者，不應取根；若取身者，不應取皮；若取皮者，不應取身。』是樹雖復不生是念，而能除滅一切病苦。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能除一切眾生惡業、四波羅夷、五無間罪若內若外所有諸惡，諸有未發菩提心者，因是則得發菩提心。何以故？是妙經典諸經中王，如彼藥樹諸藥中王，若有修習是大涅槃及不修者，若聞有是經典名字，聞已敬信，所有一切煩惱重病皆悉除滅，唯不能令一闡提輩安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彼妙藥，雖能療愈種種重病，而不能治必死之人。復次善男子！如人手瘡，捉持毒藥，毒則隨入，若無瘡者毒則不入；一闡提輩亦復如是無菩提因，如無瘡者毒不得入，所謂瘡者即是無上菩提因緣，毒者即是第一妙藥，完無瘡者，謂一闡提。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剛，無能壞者，而能破壞一切之物，唯除龜甲及白羊角；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悉能安止無量眾生於菩提道，唯不能令一闡提輩立菩提因。復次善男子！如馬齒草、娑羅翅樹、尼迦羅樹，雖斷枝莖，續生如故，不如多羅、斷已不生；是諸眾生亦復如是，若得聞是大涅槃

經，雖犯四禁及五無間，猶故能生菩提因緣；一闍提輩則不如是，雖得聽受是妙經典，而不能生菩提道因。復次善男子！如法陀羅樹、鎮頭迦樹，斷已不生，及諸焦種；一闍提輩亦復如是，雖得聞是大涅槃經，而不能發菩提因緣，猶如焦種。復次善男子！譬如大雨終不住空；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普雨法雨，於一闍提則不能住，是一闍提周體密緻，猶如金剛不容外物。」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說偈：『不見善不作，唯見惡可作；是處可怖畏，猶如險惡道。』世尊！如有所說，有何等義？」佛言：「善男子！不見者謂不見佛性，善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作者所謂不能親近善友；唯見者見無因果，惡者謂謗方等大乘經典，可作者謂一闍提說無方等；以是義故，一闍提輩無心趣向清淨善法。何等善法？謂涅槃也；趣涅槃者，謂能修習賢善之行，而一闍提無賢善行，是故不能趣向涅槃；是處可畏者謂謗正法；誰應怖畏？所謂智者，何以故？以謗法者無有善心及方便故；險惡道者，謂諸行也。」迦葉復言：「如佛所說：『云何見所作？云何得善法？何處不怖畏，如王夷坦道？』是義何謂？」佛言：「善男子！見所作者發露諸惡，從生死際所作諸惡，悉皆發露至無至處，以是義故是處無畏；喻

如人王所遊正路，其中盜賊悉皆逃走，如是發露，一切諸惡悉滅無餘。復次，不見所作者謂一闍提，所作眾惡而不自見，是一闍提憍慢心故，雖多作惡，於是事中初無怖畏，以是義故不得涅槃，喻如獼猴捉水中月。善男子！假使一切無量眾生，一時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此諸如來，亦復不見彼一闍提成於菩提，以是義故名不見所作；又復不見誰之所作，所謂不見如來所作，佛為眾生說有佛性，一闍提輩流轉生死不能知見，以是義故名為不見如來所作。又一闍提見於如來畢竟涅槃，謂真無常，猶如燈滅，膏油俱盡。何以故？是人惡業不虧損故，若有菩薩所作善業，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闍提輩雖復毀些破壞不信，然諸菩薩猶故施與，欲共成就無上之道。何以故？諸佛法爾：

作惡不即受，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愚者輕蹈之。

一闍提者名為無目，是故不見阿羅漢道，如阿羅漢不行生死險惡之道；以無目故誹謗方等，不欲修習。如阿羅漢勤修慈心，一闍提輩不修方等，亦復如是；若人說言：『我今不信聲聞經典，信受大乘，讀誦解說，是故我今即是菩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以佛性故，眾生身中即有十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我之所說不異佛說，汝今與我俱破無量

諸惡煩惱如破水瓶，以破結故即得見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雖作如是演說，其心實不信有佛性，爲利養故隨文而說，如是說者名爲惡人，如是惡人不速受果，如乳成酪。譬如王使善能談論，巧於方便，奉命他國，寧喪身命，終不匿王所說言教；智者亦爾，於凡夫中不惜身命，要必宣說大乘方等如來祕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善男子！有一闍提作羅漢像，住於空處，誹謗方等大乘經典，諸凡夫人見已，皆謂真阿羅漢，是大菩薩摩訶薩；是一闍提惡比丘輩，住阿蘭若處、壞阿蘭若法，見他得利心生嫉妒，作如是言：『所有方等大乘經典，悉是天魔波旬所說。』亦說如來是無常法，毀滅正法，破壞眾僧，復作是言：『波旬所說，非善順說。』作是宣說邪惡之法，是人作惡不即受報，如乳成酪、灰覆火上，愚輕蹈之；如是人者，謂一闍提；是故當知：大乘方等微妙經典必定清淨，如摩尼珠投之濁水，水即爲清，大乘經典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譬如蓮花爲日所照，無不開敷；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得見聞大涅槃日，未發心者皆悉發心，爲菩提因。是故我說大涅槃光所入毛孔，必爲妙因，彼一闍提雖有佛性，而爲無量罪垢所纏，不能得出，如蠶處繭，以是業緣不能得生於菩提妙因，流轉生死無有窮已。」

「復次善男子！如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頭華、分陀利華，生於淤泥而終不爲彼泥所污；若有眾生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雖有煩惱，終不爲此煩惱所污，何以故？以知如來性相力故。善男子！譬如有國多清涼風，若觸眾生身諸毛孔，能除一切鬱蒸之惱；此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遍入一切眾生毛孔，爲作菩提微妙因緣，除一闍提；何以故？非法器故。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解八種藥，滅一切病，唯除必死；一切契經禪定三昧亦復如是，能治一切貪恚愚癡諸煩惱病，能拔煩惱毒刺等箭，而不能治犯四重禁、五無間罪。善男子！復有良醫，過八種術，能除眾生所有病苦，唯不能治必死之病；是大涅槃大乘經典亦復如是，能除眾生一切煩惱，安住如來清淨妙因，未發心者令得發心，唯除必死一闍提輩。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能以妙藥治諸盲人，令見日月星宿諸明一切色像，唯不能治生盲之人；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能爲聲聞緣覺之人開發慧眼，令其安住無量無邊大乘經典；未發心者謂犯四禁五無間罪，悉能令發菩提之心，唯除生盲一闍提輩。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善解八術，爲治眾生一切病苦，與種種方，吐下諸藥及以塗身熏藥、灌鼻散藥丸藥，若貧愚人不欲服之，良醫愍念，即將是人還其舍宅，強與令服，

以藥力故所患得除；女人產時，兒衣不出，與之令服，服已即出，並令嬰兒安樂無患；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所至之處若至舍宅，能除眾生無量煩惱，犯四重禁、五無間罪、未發心者，悉令發心，除一闍提。」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及五無間，名極重惡，譬如斷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是等未發菩提之心，云何能與作菩提因？」佛言：「善男子！是諸眾生若於夢中，夢墮地獄受諸苦惱，即生悔心：『哀哉！我等自招此罪，若我今得脫是罪者，必定當發菩提之心，我今所見最是極惡。』從是覺已，即知正法有大果報，如彼嬰兒漸漸長大，常作是念：『是醫最良，善解方藥；我本處胎，與我母藥；母以藥故，身得安隱；以是因緣，我命得全。奇哉！我母受大苦惱，滿足十月懷抱我胎，既生之後推乾去濕，除去不淨大小便利，乳哺長養將護我身，以是義故我當報恩，色養侍衛，隨順供養。』犯四重禁及無間罪，臨命終時，念是大乘大涅槃經，雖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如是經典，亦爲是人作菩提因，除一闍提。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及良醫子，所知深奧出過諸醫，善知除毒無上咒術，若惡毒蛇若龍若蝮，以諸咒術，咒藥令良，復以此藥用塗革屣，以此革屣觸諸毒蟲，毒爲之消，唯除一毒名曰大龍；是大乘典

大涅槃經亦復如是，若有眾生犯四重禁、五無間罪，悉能消滅，令住菩提，如藥革屣能消眾毒，未發心者能令發心，安止住於菩提之道，是彼大乘大涅槃經威神藥故，令諸眾生住於安樂，唯除大龍一闍提輩。」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以雜毒藥，用塗大鼓，於大眾中擊之發聲，雖無心欲聞，聞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橫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在在處處，諸行眾中有聞聲者，所有貪欲、瞋恚、愚癡悉皆滅盡，其中雖有無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緣力故，能滅煩惱而結自滅；犯四重禁及五無間，聞是經已亦作無上菩提因緣，漸斷煩惱，除不橫死一闍提也。復次善男子！譬如闇夜，諸所營作一切皆息，若未訖者要待日明；學大乘者雖修契經一切諸定，要待大乘大涅槃日，聞是如來微密之教，然後乃當造菩提業，安住正法。猶如天雨，潤益增長一切諸種，成就果實，悉除饑饉，多受豐樂；如來祕藏無量法雨亦復如是，悉能除滅八種熱病；是經出世如彼果實，多所利益，安樂一切，能令眾生見於佛性；如法華中，八千聲聞得受記別，成大果實。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一闍提輩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無所營作。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聞他人子非人所持，尋以妙藥並遣一使，敕語使言：『卿持

此藥，速與彼人，彼人若遇諸惡鬼神，以藥力故悉當遠去；卿若遲晚，吾當自往，終不令彼枉橫死也，若彼病人得見使者及吾威德，諸苦當除，得安隱樂。』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外道，有能受持如是經典，讀誦通利，復爲他人分別廣說，若自書寫、令他書寫，斯等皆爲菩提因緣；若犯四禁及五逆罪，若爲邪鬼毒惡所持，聞是經典，所有諸惡悉皆消滅，如見良醫、惡鬼遠去，當知是人是真菩薩摩訶薩也。何以故？暫得聞是大涅槃故，亦以生念如來常故。暫得聞者，尙得如是，何況書寫受持讀誦？除一闍提，其餘皆是菩薩摩訶薩。復次善男子！譬如聾人不聞音聲，一闍提輩亦復如是，雖復欲聽是妙經典而不得聞，所以者何？無因緣故。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一切醫方無不通達，兼復廣知無量咒術，是醫見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者有必死病。』其王答言：『卿不見我腹內之事，云何而言有必死病？』醫即答言：『若不見信，應服下藥，既下之後，王自驗之。』王不肯服，爾時良醫以咒術力，令王糞門遍生瘡胞，兼復病下，蟲血雜出；王見是已，生大怖懼，讚彼良醫：『善哉！善哉！卿先所白，吾不用之，今乃知卿於吾此身作大利益。』恭敬是醫猶如父母；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

如是，於諸眾生有欲無欲，悉能令彼煩惱崩落；是諸眾生，乃至夢中夢見是經恭敬供養，喻如大王恭敬良醫，是大良醫知必死者，終不治之；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終不能治一闍提輩。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善知八種，悉能療治一切諸病，唯不能治必死之人；諸佛菩薩亦復如是，悉能救療一切有罪，唯不能治必死之人——一闍提輩。復次善男子！譬如良醫，善知八種微妙經術，復能博達過於八種，以己所知先教其子，若水若陸山澗藥草，悉令識知，如是漸漸教八事已，次復教餘最上妙術；如來應正遍知亦復如是，先教其子諸比丘等，方便除滅一切煩惱，修學淨身不堅固想，謂水陸山澗；水者喻身受苦，如水上泡；陸者喻身不堅，如芭蕉樹；其山澗者喻煩惱中修無我想，以是義故身名無我。如來如是於諸弟子，漸漸教學九部經法，令善通利，然後教學如來祕藏，爲其子故說如來常，如來如是說大乘典大涅槃經，爲諸眾生已發心者及未發心作菩提因，除一闍提。如是！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未曾有也，當知即是無上良醫，最尊最勝眾經中王。」

「復次善男子！譬如大船，從海此岸至於彼岸，復從彼岸還至此岸；如來應正遍知亦復如是，乘大涅槃大乘寶船，周旋往返濟渡眾生，在在處

處，有應度者，悉令得見如來之身；以是義故，如來名曰無上船師。譬如有船則有船師，以有船師，則有眾生渡於大海；如來常住化度眾生，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中乘船欲渡，若得順風，須臾之間則能得過無量由延；若不得者，雖復久住，經無量歲不離本處，有時船壞沒水而死；眾生如是在彼愚癡生死大海，乘諸行船，若得值遇大般涅槃猛利之風，則能疾至無上道岸，若不值遇，當久流轉無量生死，或時破壞，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不遇風王，久住大海，作是思惟：『我等今者必在此死。』如是念時忽遇利風，隨順渡海，復作是言：『快哉是風！未曾有也，令我等輩安隱得過大海之難。』眾生如是久處愚癡生死大海，困苦窮悴，未遇如是大涅槃風，則應生念：『我等必定墮於地獄、畜生、餓鬼。』是諸眾生思惟是時，忽遇大乘大涅槃風，隨順吹向，入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知真實，生奇特想，歎言『快哉！我從昔來，未曾見聞如是如來微密之藏。』爾乃於是大涅槃經生清淨信。」

「復次善男子！如蛇脫皮，爲死滅耶？」「不也，世尊！」「善男子！如來亦爾方便示現，棄捨毒身，可言如來無常滅耶？」「不也，世尊！如來

於此閻浮提中方便捨身，如彼毒蛇捨於故皮，是故如來名爲常住。」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師得好真金，隨意造作種種諸器，如來亦爾，於二十五有悉能示現種種色身，爲化眾生，拔生死故，是故如來名無邊身，雖復示現種種諸身，亦名常住無有變易。復次善男子！如庵羅樹及閻浮樹，一年三變；有時生花，光色敷榮；有時生葉，滋茂蓊鬱；有時凋落，狀似枯死；善男子！於意云何？是樹實爲枯滅不耶？」「不也，世尊！」「善男子！如來亦爾，於三界中示三種身，有時初生，有時長大，有時涅槃，而如來身實非無常。」迦葉菩薩讚言：「善哉！誠如聖教，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善男子！如來密語甚深難解，譬如大王告諸群臣：『先陀婆來。』先陀婆者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器，三者水，四者馬。如是四法皆同此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時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時索先陀婆，即便奉鹽；若王食已，欲飲漿時索先陀婆，即便奉器；若王欲遊索先陀婆，即便奉馬。如是智臣善解大王四種密語；是大乘經亦復如是，有四無常，大乘智臣應當善知；若佛出世，爲眾生說如來涅槃，智臣當知此是如來爲計常者說無常相，欲令比丘修無常想；或復說言正法當滅，智臣應知此是如來爲計樂者說於苦相，欲令比丘多修



苦想；或復說言我今病苦、眾僧破壞，智臣當知此是如來爲計我者說無我相，欲令比丘修無我想；或復說言所謂空者是正解脫，智臣當知此是如來說正解脫、無二十五有，欲令比丘修學空想。以是義故，是正解脫則名爲空，亦名不動；謂不動者，是解脫中無有苦故，是故不動；是正解脫爲無有相，謂無相者無有色聲香味觸等，故名無相；是正解脫常不變易，是解脫中無有無常熱惱變易，是故解脫名曰常住、不變、清涼；或復說言：一切眾生有如來性，智臣當知此是如來說於常法，欲令比丘修正常法，是諸比丘若能如是隨順學者，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善知如來微密之藏，如彼大王智慧之臣，善知王意。善男子！如是大王亦有如是密語之法，何況如來而當無耶？善男子！是故如來微密之教難可得知，唯有智者乃能解我甚深佛法，非是世間凡夫品類所能信也。」

「復次善男子！如波羅奢樹、迦尼迦樹、阿叔迦樹，值天亢旱不生花實，及餘水陸所生之物皆悉枯悴，無有潤澤，不能增長一切諸藥，無復勢力。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於我滅後，有諸眾生不能恭敬，無有威德；何以故？是諸眾生不知如來微密藏故。所以者何？以是眾生薄福德故。復次善男子！如來正法將欲滅盡，爾時多有行

惡比丘，不知如來微密之藏，懶墮懈怠，不能讀誦、宣揚、分別如來正法，譬如癡賊棄捨真寶，擔負草薺；不解如來微密藏故，於是經中懈怠不勤。哀哉！大險！當來之世甚可怖畏，苦哉眾生！不勤聽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經，唯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於是經取真實義，不著文字，隨順不逆，爲眾生說。復次善男子！如牧牛女爲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牛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轉復賣與近城女人；女人得已復加二分，轉復賣與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詣市賣之；時有一人爲子納婦，當須好乳以瞻賓客，至市欲買，是賣乳者多索價數，是人語言：『此乳多水，不直爾許，正值我今瞻待賓客，是故當取。』取已還家，煮用作糜，都無乳味；雖復無味，於苦味中千倍爲勝。何以故？乳之爲味，諸味中最。善男子！我涅槃後，正法未滅餘八十年，爾時是經於閻浮提當廣流布，是時當有諸惡比丘，抄略是經，分作多分，能滅正法色香美味；是諸惡人雖復讀誦如是經典，滅除如來深密要義，安置世間莊嚴文飾無義之語，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是魔伴侶，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而言如來悉聽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諸惡比丘亦復如是雜以世語，錯定是經，令多眾生不得正說、正寫、正

取、尊重、讚歎、供養恭敬；是惡比丘爲利養故，不能廣宣流布是經，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貧窮女人，展轉賣乳，乃至作糜而無乳味；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展轉薄淡，無有氣味；雖無氣味，猶勝餘經足一千倍，如彼乳味於諸苦味爲千倍勝。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聲聞經最爲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勝，以是義故名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無有不求男子身者；何以故？一切女人皆是眾惡之所住處。復次善男子！如蚊子尿，不能令此大地潤洽，其女人者，姪欲難滿亦復如是；譬如大地，一切作丸如葶藶子，如是等男，與一女人共爲欲事，猶不能足；假使男子數如恆沙，與一女人共爲欲事，猶不能足。善男子！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眾流皆悉投注，而彼大海未曾滿足；女人之法亦復如是，假使一切悉爲男者，與一女人共爲欲事而亦不足。復次善男子！如阿叔迦樹、波吒羅樹、迦尼迦樹，春花開敷，有蜂唼取色香細味，不知厭足；女人欲男，亦復如是不知厭足；善男子！以是義故，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聽是大乘大涅槃經，常應訶責女人之相，求於男子；何以故？是大乘典有丈夫相——所謂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則無男相；所以者

何？不能自知有佛性故；若有不能知佛性者，我說是等名為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說是人爲丈夫相；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當知是等即爲男子。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之聚，何以故？以說如來祕密藏故。是故，善男子善女人若欲速知如來密藏，應當方便勤修此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說，我今已有丈夫之相，得入如來微密藏故，如來今日始覺悟我，因是即得決定通達。」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隨順世間之法而作是說。」迦葉復言：「我不隨順世間法也。」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所知無上法味，甚深難知而能得知，如蜂採味，汝亦如是；復次善男子！如蚊子澤，不能令此大地沾洽，當來之世，是經流布亦復如是，如彼蚊澤；正法欲滅，是經先當沒於此地，當知即是正法衰相。復次善男子！譬如過夏初月名秋，秋雨連注，此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爲於南方諸菩薩故，當廣流布，降注法雨彌滿其處；正法欲滅，當至罽賓，具足無缺潛沒地中，或有信者或不信者；如是大乘方等經典甘露法味悉沒於地，是經沒已，一切諸餘大乘經典皆悉滅沒。若得是經具足無缺，人中象王諸菩薩等，當知如來無上正法將滅不久。」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如來性品第四之七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今此純陀猶有疑心，唯願如來重爲分別，令得除斷。」佛言：「善男子！云何疑心？汝當說之，當爲除斷。」文殊師利言：「純陀心疑如來常住，以得知見佛性力故；若見佛性而爲常者，本未見時應是無常；若本無常，後亦應爾；何以故？如世間物本無今有，已有還無；如是等物悉是無常。以是義故，諸佛菩薩聲聞緣覺，無有差別。」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本有今無，本無今有；

三世有法，無有是處。

善男子！以是義故，諸佛菩薩聲聞緣覺亦有差別，亦無差別。」文殊師利讚言：「善哉！誠如聖教，我今始解諸佛菩薩聲聞緣覺亦有差別，亦無差別。」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菩薩聲聞緣覺性無差別；唯願如來分別廣說，利益安樂一切眾生。」佛言：「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譬如長者、若長者子，多畜乳牛，有種種色，常令一人守護將養，是人有時爲祠祀故，盡搆諸牛，著一器中，見諸牛乳同一白色，

尋便驚怪：『牛色各異，其乳云何皆同一色？』是人思惟：『如此一切，皆是眾生業報因緣，令乳色一。』善男子！聲聞緣覺菩薩亦爾，同一佛性猶如彼乳，所以者何？同盡漏故，而諸眾生言佛菩薩聲聞緣覺而有差別。有諸聲聞凡夫之人，疑於三乘云何無別？是諸眾生久後自解一切三乘同一佛性，猶如彼人悟解乳相由業因緣。復次善男子！譬如金礦淘鍊滓穢，然後銷融，成金之後價值無量；善男子！聲聞緣覺菩薩亦爾，皆得成就同一佛性。何以故？除煩惱故，如彼金礦除諸滓穢；以是義故，一切眾生同一佛性，無有差別；以其先聞如來密藏，後成佛時自然得知，如彼長者知乳一相。何以故？以斷無量億煩惱故。」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佛與眾生有何差別？如是說者多有過咎。若諸眾生皆有佛性，何因緣故舍利弗等、以小涅槃而般涅槃？緣覺之人於中涅槃而般涅槃？菩薩之人於大涅槃而般涅槃？如是等人若同佛性，何故不同如來涅槃而般涅槃？」善男子！諸佛世尊所得涅槃，非諸聲聞緣覺所得，以是義故大般涅槃名爲善有；世若無佛，非無二乘得二涅槃。」迦葉復言：「是義云何？」佛言：「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乃有一佛出現於世開示三乘。善男子！如汝所言菩薩二乘無差別者，我先於此如來密藏大涅槃

中已說其義；諸阿羅漢無有善有。何以故？諸阿羅漢悉當得是大涅槃故；以是義故，大般涅槃有畢竟樂，是故名爲大般涅槃。」迦葉言：「如佛說者，我今始知差別之義、無差別義，何以故？一切菩薩聲聞緣覺，未來之世皆當歸於大般涅槃，譬如眾流歸於大海，是故聲聞緣覺之人悉名爲常，非是無常；以是義故亦有差別，亦無差別。」迦葉言：「云何性差別？」佛言：「善男子！聲聞如乳，緣覺如酪，菩薩之人如生熟酥，諸佛世尊猶如醍醐；以是義故，大涅槃中說四種性而有差別。」迦葉復言：「一切眾生性相云何？」佛言：「善男子！如牛新生，乳血未別，凡夫之性雜諸煩惱亦復如是。」迦葉復言：「拘尸那城有旃陀羅，名曰歡喜，佛記是人：由一發心，當於此界千佛數中，速成無上正真之道，以何等故如來不記尊者舍利弗、目犍連等速成佛道？」佛言：「善男子！或有聲聞緣覺菩薩作誓願言：『我當久久護持正法，然後乃成無上佛道。』以發速願故與速記。復次善男子！譬如商人有無價寶，詣市賣之，愚人見之，不識輕笑，寶主唱言：『我此寶珠，價值無數。』聞已復笑，各各相謂：『此非真寶，是頗梨珠。』善男子！聲聞緣覺亦復如是，若聞速記則便懈怠，輕笑薄賤，如彼愚人不識真寶。於未來世有諸比丘，不能翹勤修習

善法，貧窮困苦飢餓所逼，因是出家長養其身，心志輕躁，邪命詭曲，若聞如來授諸聲聞速疾記者，便當大笑，輕慢毀訾，當知是等即是破戒，自言已得過人之法；以是義故，隨發速願故與速記；護正法者，爲授速記。」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云何當得不壞眷屬？」佛告迦葉：「若諸菩薩勤加精進欲護正法，以是因緣所得眷屬不可沮壞。」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眾生得此唇口乾焦？」佛告迦葉：「若有不識三寶常存，以是因緣唇口乾焦，如人口爽、不知甜苦辛醋鹹淡六味差別；一切眾生愚癡無智，不識三寶是常住法，是故名爲唇口乾焦。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不知如來是常住者，當知是人則爲生盲；若知如來是常住者，如是之人雖有肉眼，我說是等名爲天眼。復次善男子！若有能知如來是常，當知是人久已修習如是經典，我說是等亦名天眼；雖有天眼而不能知如來是常，我說斯等名爲肉眼，是人乃至不識自身手脚支節，亦復不能令他識知，以是義故，名爲肉眼。」

「復次善男子！如來常爲一切眾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眾生種種形類，二足四足多足無足，佛以一音而爲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各各歎言：『如來今日爲我說法。』以是義故名爲父

母。復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六月，雖復語言未可解了，而彼父母欲教其語，先同其音，漸漸教之，是父母語可不正耶？」「不也，世尊！」「善男子！諸佛如來亦復如是，隨諸眾生種種音聲而爲說法，爲令安住於正法故，隨所應見而爲示現種種形像，如來如是同彼語言，可不正耶？」「不也，世尊！何以故？如來所說如師子吼，隨順世間種種音聲，爲眾生歎說妙法。」

### 一切大眾所問品第五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色：青黃赤白紅紫光明，照純陀身；純陀遇已，與諸眷屬持諸餽膳疾往佛所，欲奉如來及比丘僧最後供養；種種器物充滿具足，持至佛前。爾時有大威德天人而遮其前，周匝圍遶，謂純陀言：「且住！純陀！勿便奉施。」當爾之時如來復放無量無邊種種光明，諸天大眾遇斯光已，尋聽純陀前至佛所，奉其所施。爾時天及諸眾生，各各自取所持供養至於佛前，長跪白佛：「唯願如來聽諸比丘受此飲食。」時諸比丘知是時故，執持衣鉢，一心安詳。爾時純陀爲佛及僧布置種種師子寶座，懸繪幡蓋，花香瓔絡；爾時三千大千世界莊嚴微妙，猶如西方安樂國土。爾時純陀住於佛前，憂悲悵快，重白佛言：「唯願如來猶

見哀愍，住壽一劫、若減一劫。」佛告純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當速奉最後具足檀波羅蜜。」爾時一切菩薩摩訶薩、天人雜類，異口同音唱如是言：「奇哉！純陀！成大福德，能令如來受取最後無上供養，而我等輩無福所致，所設供具則爲唐捐。」爾時世尊欲令一切眾望滿足，於自身上一一毛孔化無量佛，一一諸佛各有無量諸比丘僧，是諸世尊及無量眾悉皆示現受其供養。釋迦如來自受純陀所奉設者，爾時純陀所持粳糧成熟之食，摩伽陀國滿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會。爾時純陀見是事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一切大眾亦復如是。爾時大眾承佛聖旨，各作是念：「如來今已受我等施，不久便當入於涅槃。」作是念已，心生悲喜。爾時樹林其地狹小，以佛神力，如針鋒處皆有無量諸佛世尊及其眷屬等坐而食，所食之物亦無差別。是時天人阿修羅等啼泣悲歎而作是言：「如來今日已受我等最後供養，受供養已，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誰？我今永離無上調御，盲無眼目。」爾時世尊爲欲慰喻一切大眾，而說偈言：

汝等莫悲歎，諸佛法應爾；  
我入於涅槃，已經無量劫；  
常受最勝樂，永處安隱處。  
汝今至心聽，我當說涅槃；

我以離食想，終無飢渴患。  
我今當爲汝，說其隨順願，  
令諸一切眾，咸得安隱樂。  
汝聞應修行，諸佛法常住。  
假使鳥角鴟，同共一樹棲，  
猶如親兄弟，爾乃永涅槃。  
如來視一切，猶如羅睺羅，  
常爲眾生尊，云何永涅槃？  
假使蛇鼠狼，同處一穴遊，  
相愛如兄弟，爾乃永涅槃。  
如來視一切，猶如羅睺羅，  
常爲眾生尊，云何永涅槃？  
假使七葉花，轉爲婆師香；  
迦留迦果樹，轉爲鎮頭果；  
如來視一切，猶如羅睺羅，  
云何捨慈悲，永入於涅槃？  
假使一闍提，現身成佛道，  
永處第一樂，爾乃入涅槃；  
如來視一切，皆如羅睺羅，  
云何捨慈悲，永入於涅槃？  
假使一切眾，一時成佛道，  
遠離諸過患，爾乃入涅槃；  
如來視一切，皆如羅睺羅，

云何捨慈悲，永入於涅槃？  
假使蚊子尿，浸壞於大地，  
諸山及百川，大海悉盈滿，  
若有如是事，爾乃入涅槃；  
悲心視一切，皆如羅睺羅，  
常爲眾生尊，云何永涅槃？  
以是故汝等，應深樂正法；  
不應生憂惱，號泣而啼哭。  
若欲自正行，應修如來常；  
當觀如是法，長存不變易。  
復應生是念，三寶皆常住；  
是則獲大護，如咒枯生果。  
是名爲三寶，四眾應善聽；  
聞已應歡喜，即發菩提心。  
若能計三寶，常住同真諦；  
此則是諸佛，最上之誓願。  
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以如  
來最上誓願而發願者，當知是人無有愚癡，堪受供  
養；以此願力，功德果報於世最勝，如阿羅漢；若  
有不能如是觀了三寶常者，是旃陀羅；若有能知三  
寶常住，實法因緣離苦安樂，無有燒害能留難者。」  
爾時，人天大眾阿修羅等聞是法已，心生歡喜，踊  
躍無量，其心調柔，善滅諸蓋，心無高下，威儀清

淨，顏貌怡悅，知佛常住，是故施設諸天供養，散種種花、末香塗香，鼓天伎樂以供養佛。爾時佛告迦葉菩薩言：「善男子！汝見是眾希有事不？」迦葉答言：「已見，世尊！見諸如來無量無邊不可稱計，受諸大眾人天所奉飯食供養；又見諸佛其身殊大，所坐之處如一針鋒，多眾圍遶不相障礙；復見大眾悉發誓願，說十三偈；亦知大眾各心念言：

『如來今者獨受我供。』假使純陀所奉飯食碎如微塵，一塵一佛，猶不周遍；以佛神力，悉皆充足一切大眾。唯諸菩薩摩訶薩及文殊師利法王子等，能知如是希有事耳，悉是如來方便示現；聲聞大眾及阿修羅等，皆知如來是常住法。」爾時世尊告純陀言：「汝今所見，爲是希有奇特事不？」「實爾，世尊！我先所見無量諸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今悉見爲菩薩摩訶薩，體貌瑰異，殊大殊妙；唯見佛身，喻如藥樹，爲諸菩薩摩訶薩等之所圍遶。」佛告純陀：「汝先所見無量佛者是我所化，爲欲利益一切眾生令得歡喜，如是菩薩摩訶薩等所可修行不可思議，能作無量諸佛之事。純陀！汝今皆已成就菩薩摩訶薩行，得住十地，菩薩所行具足成辦。」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佛所說，純陀所修成菩薩行，我亦隨喜。今者如來欲爲未來無量眾生作大明故，說是大乘大涅

槃經；世尊！一切契經說有餘義？無餘義耶？」  
 「善男子！我所說者亦有餘義，亦無餘義。」純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所有之物，布施一切；唯可讚歎，無可虧損。』世尊，是義云何？持戒毀戒有何差別？」佛言：「唯除一人，餘一切施皆可讚歎。」純陀問言：「云何名爲唯除一人？」佛言：「如此經中所說破戒。」純陀復言：「我今未解，唯願說之。」佛言：「純陀！言破戒者謂一闍提，其餘在所一切布施，皆可讚歎，獲大果報。」純陀復問：「一闍提者其義云何？」佛言：「純陀！若有比丘及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發粗惡言，誹謗正法，造是重業永不悔改，心無慚愧，如是等人名爲趣向一闍提道；若犯四重、作五逆罪，自知定犯如是重事，而心初無怖畏慚愧，不肯發露，於佛正法永無護惜建立之心，毀皆輕賤，言多過咎，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闍提道；若復說言無佛法僧，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闍提道。唯除如此一闍提輩，施其餘者，一切讚歎。」

爾時純陀復白佛言：「世尊！所言破戒，其義云何？」答言：「純陀！若犯四重及五逆罪，誹謗正法，如是等人名爲破戒。」純陀復問：「如是破戒，可拔濟不？」答言：「純陀！有因緣故則可拔濟，若被法服猶未捨遠，其心常懷慚愧恐怖而自考

責：『咄哉！何為犯斯重罪？何其怪哉！造斯苦業？』深自改悔，生護法心，欲建正法：『有護法者，我當供養；若有讀誦大乘典者，我當諮問，受持讀誦；既通利已，復當為他分別廣說。』我說是人非為破戒。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日出，能除一切塵翳闇冥，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出興於世、亦復如是，能除眾生無量劫中所作眾罪。是故此經說護正法，得大果報，拔濟破戒；若有毀謗是正法者，能自改悔，還歸於法，自念所作一切不善，如人自害，心生恐怖驚懼慚愧，除此正法更無救護，是故應當還歸正法。若能如是如說歸依布施，是人得福無量，亦名世間應受供養。若犯如上惡業之罪，若經一月或十五日，不生歸依發露之心，若施是人果報甚少。犯五逆者亦復如是，能生悔心，內懷慚愧：『今我所作不善之業，甚為大苦，我當建立、護持正法。』是則不名五逆罪也；若施是人，得福無量。犯逆罪已，不生護法歸依之心；有施是者，福不足言。又善男子！犯重罪者：汝今諦聽，我當為汝分別廣說；應生是心：『謂正法者，即是如來微密之藏，是故我當護持建立。』施是人者，得勝果報。善男子！譬如女人懷妊垂產，值國荒亂逃至他土，在一天廟即便生產，聞其舊邦安隱豐熟，攜持其子欲還本土，中路值河水漲暴急，荷負是兒不

能得渡，即自念言：『我今寧與一處並命，終不捨棄而獨渡也。』念已，母子俱共沒命，命終之後尋生天中，以慈念子欲令得渡；而是女人本性弊惡，以愛子故得生天中；犯四重禁、五無間罪，生護法心亦復如是，雖復先為不善之業，以護法故，得為世間無上福田；是護法者，有如是等無量果報。」

純陀復言：「世尊！若一闍提能自改悔，恭敬供養讚歎三寶，施如是人，得大果報不？」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善男子！譬如有人食菴羅果，吐核置地，而復念言：『是果核中應有甘味。』即便還取，破而嘗之，其味極苦；心生悔恨，恐失果種，即還收拾種之於地，勤加修治，以酥油乳隨時澆灌，於意云何？寧可生不？」「不也！世尊！假使天降無上甘雨，猶亦不生。」「善男子！彼一闍提亦復如是燒然善根，當於何處而得除罪？善男子！若生善心，是則不名一闍提也。善男子！以是義故，一切所施所得果報，非無差別；何以故？施諸聲聞所得報異，施辟支佛得報亦異，唯施如來獲無上果，是故說言一切所施非無差別。」純陀復言：「何故如來而說此偈？」佛言：「純陀！有因緣故我說此偈；王舍城中有優婆塞、心無淨信，奉事尼犍，而來問我布施之義，以是因緣故說斯偈，亦為菩薩摩訶薩等說祕密藏義。如斯偈者



其義云何？一切者少分一切，當知菩薩摩訶薩人中之雄，攝取持戒，施其所須；捨棄破戒，如除穢稗。復次善男子！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迴曲，一切叢林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必懷諂曲，一切自在必受安樂。」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前禮佛足，而說偈言：

非一切河必有迴曲，非一切林悉名樹木，

非一切女必懷諂曲，一切自在不必受樂。

佛所說偈其義有餘，唯垂哀愍，說其因緣；何以故？世尊！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有渚名拘耶尼，其渚有河，端直不曲，名娑婆耶，喻如繩墨，直入西海，如是河相，於餘經中佛未曾說。唯願如來因此方等阿含經中說有餘義，令諸菩薩深解是義。世尊！譬如有人，先識金礦，後不識金，如來亦爾，盡知法已，而所演說有餘不盡。如來雖作如是餘說，應當方便解其意趣；一切叢林必是樹木，是亦有餘，何以故？種種金銀琉璃寶樹，是亦名林；一切女人必懷諂曲，是亦有餘，何以故？亦有女人善持禁戒，功德成就，有大慈悲；一切自在必受樂者，是亦有餘，何以故？有自在者轉輪聖帝、如來法王，不屬死魔，不可滅盡；梵釋諸天雖得自在，悉是無常；若得常住無變易者乃名自在，所謂大乘

大般涅槃。」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得樂說之辯，且止！諦聽！文殊師利！譬如長者身嬰病苦，良醫診之，為合膏藥。是時病者貪欲多服，醫語之言：『若能消者則可多服，汝今體羸，不應多服，當知是膏亦名甘露，亦名毒藥，若多服不消，則名為毒。』善男子！汝今勿謂是醫所說違失義理，喪膏力勢；善男子！如來亦爾，為諸國王、后妃、太子、王子、大臣，因波斯匿王王子后妃憍慢心故，為欲調伏，示現恐怖如彼良醫，故說偈言：

一切江河必有迴曲，一切叢林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必懷諂曲，一切自在必受安樂。

文殊師利！汝今當知：如來所說無有漏失，如此大地可令反覆，如來之言終無漏失；以是義故，如來所說一切有餘。」爾時佛讚文殊師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如是之義，愍哀一切，欲令眾生得智慧故，廣問如來如是偈義。」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復於佛前而說偈言：

於他言語隨順不逆，亦不觀他作以不作，

但自觀身善不善行。

世尊如是說此法藥，非為正說；於他語言隨順不逆者，唯願如來垂哀正說。何以故？世尊常說：『一切外學九十五種，皆趣惡道；聲聞弟子，皆向正路；若護禁戒，攝持威儀，安慎諸根，如是等

人，深樂大法，趣向善道。」如來何故於九部中、見有毀他，則便訶責？如是偈義爲何所趣？」佛告文殊師利：「善男子！我說此偈，亦不盡爲一切眾生，爾時唯爲阿闍世王。諸佛世尊若無因緣，終不逆說，有因緣故乃說之耳。善男子！阿闍世王害其父已，來至我所、欲折伏我，作如是問：『云何世尊有一切智？非一切智耶？若一切智，調達往昔無量世中常懷惡心，隨逐如來欲爲殺害，云何如來聽其出家？』善男子！以是因緣，我爲是王而說此偈：

於他語言隨順不逆，亦不觀他作以不作，

但自觀身善不善行。

佛告大王：『汝今害父，已作逆罪最重無間，應當發露以求清淨，何緣乃更見他過咎？』善男子！以是義故，我爲彼王而說是偈。復次善男子！亦爲護持不毀禁戒，成就威儀見他過者，而說是偈。若復有人受他教誨遠離眾惡，復教他人令遠離眾惡，如是之人則我弟子。」爾時世尊爲文殊師利而說偈言：

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

恕己可爲喻，勿殺勿行杖。

爾時文殊師利復於佛前而說偈言：

非一切畏杖，非一切愛命；

恕己可爲喻，勤作善方便。

「如來說是法句之義，亦是未盡；何以故？如阿羅漢、轉輪聖王玉女象馬主藏大臣、若諸天人及阿修羅，執持利劍能害之者，無有是處；勇士烈女、馬王獸王、持戒比丘，雖復對至而不恐怖。以是義故，如來說偈亦是有餘；若言恕己可爲喻者，是亦有餘；何以故？若使羅漢以己喻彼，則有我想及以命想；若有我想及以命想，則應擁護，凡夫亦應見阿羅漢悉是行人。若如是者即是邪見，若有邪見，命終之時，即應生於阿鼻地獄。又復羅漢，設於眾生生害心者無有是處，無量眾生亦復無能害羅漢者。」佛言：「善男子！言我想者謂於眾生生大悲心，無殺害想；謂阿羅漢平等之心，勿謂世尊無有因緣而逆說也。昔日於此王舍城中有大獵師，多殺群鹿，請我食肉，我於是時雖受彼請，於諸眾生慈悲心如羅睺羅，而說偈言：

當令汝長壽，久久住於世；

受持不害法，猶如諸佛壽。

是故我說此偈：

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

恕己可爲喻，勿殺勿行杖。」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爲諸菩薩摩訶薩故諮問如來如是密教。」爾時文殊師利復說是

偈：

云何敬父母，隨順而尊重？

云何修此法，墮於無間獄？

於是如來復以偈答文殊師利：

若以貪愛母，無明以爲父；

隨順尊重是，則墮無間獄。

爾時如來復爲文殊師利菩薩重說偈言：

一切屬他，則名爲苦；

一切由己，自在安樂。

一切僣慢，勢極暴惡；

賢善之人，一切愛念。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是亦不盡，唯願如來復垂哀愍，說其因緣。何以故？如長者子從師學時，爲屬師不？若屬師者，義不成就；若不屬者亦不成就，若得自在亦不成就；是故如來所說有餘。復次！世尊！譬如王子無所綜習，觸事不成，是亦自在愚闇常苦，如是王子若言自在，義亦不成；若言屬他，義亦不成；以是義故，佛所說義名爲有餘，是故一切屬他，不必受苦；一切自在，不必受樂。一切僣慢，勢極暴惡，是亦有餘。世尊！如諸烈女，僣慢心故出家學道，護持禁戒威儀成就，守攝諸根不令馳散，是故一切僣慢之結，不必暴惡。賢善之人一切愛念，是

亦有餘；如人內犯四重禁已，不捨法服堅持威儀，

護持法者見已不愛，是人命終必墮地獄；若有賢人

犯重禁已，護法見之即驅令出，罷道還俗；以是義

故，一切賢善何必悉愛？」爾時佛告文殊師利：

「有因緣故，如來於此說有餘義；又有因緣，諸佛

如來而說是法。時王舍城有一女人名曰善賢，還父

母家，因至我所，歸依於我及法眾僧，而作是言：

『一切女人，勢不自由；一切男子，自在無礙。』

我於爾時知是女心，即爲宣說如是偈頌。文殊師

利！善哉善哉！汝今能爲一切眾生，問於如來如是

密語。」文殊師利復說偈言：

一切諸眾生，皆依飲食存；

一切有大力，其心無嫉妒。

一切因飲食，而多得病苦；

一切修淨行，而得受安樂。

如是世尊今受純陀飲食供養，將無如來有恐怖耶？」

爾時世尊復爲文殊而說偈言：

非一切眾生，盡依飲食存；

非一切大力，心皆無嫉妒。

非一切因食，而致病苦患；

非一切淨行，悉得受安樂。

文殊師利！汝若得病，我亦如是應得病苦；何以故？諸阿羅漢及辟支佛、菩薩、如來，實無所食；

爲欲化彼，示現受用無量眾生所施之物，令其具足檀波羅蜜，拔濟地獄、畜生、餓鬼。若言如來六年苦行，身羸瘦者，無有是處；諸佛世尊獨拔諸有，不同凡夫，云何而得身羸劣耶？諸佛世尊精勤修習，獲金剛身，不同世人危脆之身；我諸弟子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依於食。一切大力無嫉妒者，亦有餘義；如世間人，終身永無嫉妒之心而亦無力。一切病苦因食得者，亦有餘義，亦見有人得客病者，所謂：刺刺、刀劍、鉞槩。一切淨行受安樂者是亦有餘，世間亦有外道之人，修於梵行，多受苦惱。以是義故，如來所說一切有餘，是名如來非無因緣而說此偈，有因故說。昔日於此優禪尼國，有婆羅門名殺抵德，來至我所，欲受第四八戒齋法。我於爾時爲說是偈。」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名爲無餘義耶？云何復名一切義乎？」「善男子！一切者，唯除助道常樂善法，是名一切，亦名無餘，其餘諸法亦名有餘，亦名無餘；欲令樂法諸善男子知此有餘及無餘義。」迦葉菩薩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前白佛言：「甚奇！世尊！等視眾生如羅睺羅。」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今所見，微妙甚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說是大

乘大涅槃經所得功德。」佛告迦葉：「善男子！若有得聞是經名字所得功德，非諸聲聞辟支佛等所能宣說，唯佛能知。何以故？不可思議是佛境界，何況受持、讀誦通利、書寫經卷。」

爾時諸天世人及阿修羅，即於佛前，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諸佛難思議，法僧亦復然；  
是故今勸請，唯願少停住。  
尊者大迦葉、及以阿難等、  
二眾之眷屬，且待須臾至。  
並及摩竭主，阿闍世大王，  
至心敬信佛，猶故未來此。  
唯願於如來，小垂哀愍住，  
於此大眾中，斷我諸疑網。

爾時如來爲諸大眾而說偈言：

我法最長子，是名大迦葉；  
阿難勤精進，能斷一切疑。  
汝等當諦觀，阿難多聞士；  
自然能解了，是常及無常；  
以是故不應，心懷於憂惱。

爾時大眾以種種物供養如來，供養佛已，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無邊恒河沙數諸菩薩輩得住初地。爾時世尊與文殊師利、迦葉菩薩、及

以純陀而受記別，受記別已，說如是言：「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舉體皆痛；我今欲臥，如彼小兒及常患者。汝等、文殊當爲四部廣說大法，今以此法付囑於汝，乃至迦葉阿難等來，復當付囑如是正法。」爾時如來說是語已，爲欲調伏諸眾生故，現身有疾，右脅而臥如彼病人。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現病品第六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免一切疾病，患苦悉除，無復怖畏。世尊！一切眾生有四毒箭，則爲病因；何等爲四？貪欲、瞋恚、愚癡、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膚體痠痛，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背滿腹脹；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諸佛世尊悉無復有。今日如來，何緣顧命文殊師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當爲大眾說法。』有二因緣則無病苦；何等爲二？一者憐愍一切眾生，二者給施病者醫藥；如來往昔已於

無量萬億劫中修菩薩道，常行愛語利益眾生，不令苦惱，施疾病者種種醫藥，何緣於今自言有病？世尊！世有病人或坐或臥，不安處所，或索飲食，敕誠家屬修治產業，何故如來默然而臥？不教弟子聲聞人等尸波羅蜜、諸禪解脫、三摩跋提、修諸正勤；何緣不說如是甚深大乘經典？如來何故、不以無量方便教大迦葉人中象王諸大人等？令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故不治諸惡比丘受畜一切不淨物者？世尊實無有病，云何默然右脅而臥？諸菩薩等凡所給施病者醫藥，所得善根悉施眾生、而共迴向一切種智，爲除眾生諸煩惱障、業障、報障；煩惱障者——貪欲、瞋恚、愚癡、忿怒、纏蓋、焦惱、嫉妒、慳吝、奸詐、諛諂、無慚、無愧、慢、慢慢、不如慢、增上慢、我慢、邪慢、憍慢、放逸、貢高、對恨、諍訟、邪命、諂媚、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有恭敬，不隨教誨、親近惡友，貪利無厭、纏縛難解；欲於惡欲，貪於惡貪；身見有見，及以無見；頻申喜睡，欠呿不樂；貪嗜飲食，其心闇瞢；心緣異想，不善思惟；身口多惡，好喜多語；諸根闇鈍，發言多虛；常爲欲覺、恚覺、害覺之所覆蓋，是名煩惱障。業障者——五無間罪重惡之病。報障者——生在地獄、畜生、餓鬼，誹謗正法及一闡提，是名報障。如是三障名爲

大病，而諸菩薩於無量劫修菩提時，給施一切疾病醫藥，常作是願：『令諸眾生永斷如是三障重病。』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菩提時，給施一切病者醫藥，常作是願：『願令眾生永斷諸病，得成如來金剛之身；又願一切無量眾生作妙藥王，斷除一切諸惡重病；願諸眾生得阿伽陀藥，以是藥力能除一切無量惡毒；又願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退轉，速得成就無上佛藥，消除一切煩惱毒箭；又願眾生勤修精進，成就如來金剛之心，作微妙藥療治眾病，不令有人生諍訟想；亦願眾生作大藥樹，療治一切諸惡重病；又願眾生拔出毒箭，得成如來無上光明；又願眾生得入如來智慧大藥微密法藏。世尊！菩薩如是已於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劫發是誓願，令諸眾生悉無復病，何緣如來乃於今日唱言有病？復次世尊！世有病者，不能坐起俯仰進止，飲食不御，漿水不下，亦復不能教戒諸子修治家業，爾時父母妻子兄弟親屬知識，各於是人生必死想。世尊！如來今日亦復如是，右脅而臥無所論說，此閻浮提有諸愚人當作是念：『如來正覺必當涅槃』，生滅盡想；而如來性，實不畢竟入於涅槃。何以故？如來常住，無變易故，以是因緣不應說言我今背痛。復次世尊！世有病者，身體羸損，若偃若側，臥著床褥，爾時家室心生惡賤，起必死想；如

來今者亦復如是，當為外道九十五種之所輕慢，生無常想；彼諸外道當作是言：「不如我等，以我性常自在，時節微塵等法而為常住，無有變易；沙門瞿曇無常所遷，是變易法。」以是義故，世尊今日不應默然右脅而臥。復次世尊！世有病者，四大增損，互不調適，羸瘦乏極，是故不能隨意坐起，臥著床褥；如來四大無不和適，身力具足，亦無羸損。世尊！如十小牛力不如一大牛力，十大牛力不如一青牛力，十青牛力不如一凡象力，十凡象力不如一野象力，十野象力不如一二牙象力，十二牙象力不如一四牙象力，十四牙象力不如雪山一白象力，十雪山白象力不如一香象力，十香象力不如一青象力，十青象力不如一黃象力，十黃象力不如一赤象力，十赤象力不如一白象力，十白象力不如一山象力，十山象力不如一優鉢羅象力，十優鉢羅象力不如一拘物頭象力，十拘物頭象力不如一分陀利象力，十分陀利象力不如人中一力士力，十人中力士力不如一鉢健提力，十鉢健提力不如一八臂那羅延力，十那羅延力不如一十住菩薩一節之力。一切凡夫身中諸節，節不相到；人中力士，節頭相到；鉢健提身，諸節相接；那羅延身，節頭相拘；十住菩薩諸節骨解，盤龍相結，是故菩薩其力最大。世界成時，從金剛際，起金剛座，上至道場菩提樹

下，菩薩坐已，其心即時逮得十力。如來今者，不應如彼嬰孩小兒；嬰孩小兒愚癡無智，無所能說，以是義故隨意偃側，無人譏訶；如來世尊有大智慧、照明一切，人中之龍、具大威德，成就神通無上仙人，永斷疑網，已拔毒箭，進止安詳，威儀具足，得無所畏。今者何故右脅而臥？令諸人天悲愁苦惱？」爾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瞿曇大聖德，願起演妙法；  
不應如小兒、病者臥床席。  
調御天人師，倚臥雙樹間；  
下愚凡夫見，當言必涅槃。  
不知方等典，甚深佛所行；  
不見微密藏，猶盲不見道。  
唯有諸菩薩，文殊師利等，  
能解是甚深，譬如善射者。  
三世諸世尊，大悲爲根本；  
如是大慈悲，今爲何所在？  
若無大悲者，是則不名佛；  
佛若必涅槃，是則不名常。  
惟願無上尊，哀受我等請；  
利益於眾生，摧伏諸外道。  
爾時世尊大悲熏心，知諸眾生各各所念，將欲隨順畢竟利益，即從臥起，結跏趺坐，顏貌熙怡如

融金聚，面目端嚴猶月盛滿，形容清淨無諸垢穢，放大光明充滿虛空，其光大盛過百千日，照于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諸佛世界，惠施眾生。大智之炬悉令得滅無明黑闇，令百千億那由他眾生、安止不退菩提之心。爾時世尊心無疑慮，如師子王，以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於其身上一切毛孔，一一毛孔出一蓮花；其花微妙，各具千葉，純真金色，琉璃爲莖，金剛爲鬚，玫瑰爲臺，形大團圓猶如車輪；是諸蓮花各出種種雜色光明：青黃赤白、紫頗梨色，是諸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獄、想地獄、黑繩地獄、眾合地獄、叫喚地獄、大叫喚地獄、焦熱地獄、大焦熱地獄，是八地獄其中眾生，常爲諸苦之所逼切，所謂燒煮火炙，斫刺刀剝；遇斯光已，如是眾苦悉滅無餘，安隱清涼，快樂無極；是光明中宣說如來祕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乃至八種寒冰地獄，所謂阿波波地獄、阿吒吒地獄、阿羅羅地獄、阿婆婆地獄、優鉢羅地獄、波頭摩地獄、拘物頭地獄、分陀利地獄，是中眾生常爲寒苦之所逼惱，所謂擘裂，身體碎壞，互相殘害；遇斯光已，如是等苦亦滅無餘，即得調和，溫暖適身；是光明中，亦說如來祕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爾時於此閻浮提界

及餘世界，所有地獄，皆悉空虛，無受罪者，除一闍提；餓鬼眾生飢渴所逼，以髮纏身，於百千歲未曾得聞漿水之名，遇斯光已飢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說如來微密祕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令諸餓鬼亦悉空虛，除謗大乘方等正典；畜生眾生互相殺害，共相殘食，遇斯光已恚心悉滅；是光明中，亦說如來祕密之藏，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當爾之時畜生亦盡，除謗正法。是一一花各有一佛，圓光一尋，金色晃曜，微妙端嚴最上無比，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是諸世尊或有坐者，或有行者，或有臥者，或有住者，或有震雷音者，或澍雨者，或放電光，或復興風；或出煙焰，身如火聚；或復示現七寶諸山、池泉河水、山林樹木；或復示現七寶國土、城邑聚落、宮殿屋宅；或復示現象馬師子、虎狼孔雀、鳳凰諸鳥；或復示現令閻浮提所有眾生悉見地獄、畜生、餓鬼；或復示現欲界六天；復有世尊或說陰界諸入多諸過患，或復有說四聖諦法，或復有說諸法因緣，或復有說諸業煩惱皆因緣生，或復有說我與無我，或復有說苦樂二法，或復有說常無常等，或復有說淨與不淨；復有世尊為諸菩薩演說所行六波羅蜜，或復有說諸大菩薩所得功德，或復有說諸佛世尊所得功德，或復有

說聲聞之人所得功德，或復有說隨順一乘，或復有說三乘成道。或有世尊左脅出水，右脅出火，或有示現初生出家、坐於道場菩提樹下、轉妙法輪、入于涅槃；或有世尊作師子吼，令此會中有得一果二果三果至第四果；或復有說出離生死無量因緣。爾時於此閻浮提中所有眾生，遇斯光已，盲者見色，聾者聽聲，啞者能言，拘躄能行，貧者得財，慳者能施，恚者慈心，不信者信；如是世界無一眾生修行惡法，除一闍提。爾時一切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羅刹、健陀、憂摩陀、阿婆摩羅、人非人等，悉共同聲唱如是言：「善哉！善哉！無上天尊，多所利益。」說是語已踊躍歡喜，或歌或舞，或身轉動，以種種花散佛及僧；所謂天優鉢羅花、拘物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散陀那花、摩訶散陀那花、盧脂那花、摩訶盧脂那花、香花、大香花、適意花、大適意花、愛見花、大愛見花、端嚴花、第一端嚴花；復散諸香，所謂沈水多伽樓香、栴檀鬱金和合雜香，海岸聚香。復以天上寶幢幡蓋，諸天伎樂，箏笛笙瑟，篳篥鼓吹，供養於佛而說偈言：

我今稽首大精進，無上正覺兩足尊；  
天人大眾所不知，唯有瞿曇乃能了。



世尊往昔爲我故，於無量劫修苦行；如何一旦棄本誓，而便捨命欲涅槃。一切眾生不能見，諸佛世尊祕密藏；以是因緣難得出，輪轉生死墜惡道。如佛所說阿羅漢，一切皆當至涅槃；如是甚深佛行處，凡夫下愚誰能知。施諸眾生甘露法，爲欲斷除諸煩惱；若有服此甘露已，不復受生老病死。如來世尊用療治，百千無量諸眾生；令其所有諸重病，一切消滅無遺餘。世尊久已捨病苦，故得名爲第七佛；惟願今日雨法雨，潤漬我等功德種。是故大眾及人天，如是請已默然住。

說是偈時，蓮花臺中一切諸佛，從閻浮提遍至淨居，悉皆聞之。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具足如是甚深微妙智慧，不爲一切諸魔外道之所破壞；善男子！汝已安住，不爲一切諸邪惡風之所傾動；善男子！汝已成就樂說辯才，已曾供養過去無量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是故能聞如來正覺如是之義。善男子！我於往昔無量無邊億那由他百千萬劫已除病根，永離倚臥。迦葉！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無上勝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

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爲諸聲聞說是大乘大涅槃經，開示分別，顯發其義；我於爾時亦爲彼佛而作聲聞，受持如是大涅槃典，讀誦通利、書寫經卷，廣爲他人開示分別，解說其義，以是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從是來，未曾有惡煩惱業緣、墮於惡道、誹謗正法作一闍提、受黃門身、無根二根、反逆父母、殺阿羅漢、破塔壞僧、出佛身血、犯四重禁，從是已來身心安隱，無諸苦惱。迦葉！我今實無一切疾病；所以者何？諸佛世尊久已遠離一切病故。迦葉！是諸眾生不知大乘方等密教，便謂如來真實有疾。」

「迦葉！如言如來人中師子，而如來者實非師子，如是之言即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人中大龍，而我已於無量劫中捨離是業。迦葉！如言如來是人是天，而我真實非人非天，亦非鬼神、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非我非命、非可養育、非人士夫、非作非不作、非受非不受、非世尊非聲聞、非說非不說，如是等語皆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猶如大海須彌山王，而如來者實非鹹味同於石山，當知是語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如分陀利，而我實非分陀利也，如是之言，即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猶如父母，而如來者實非父母，如是之言

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是大船師，而如來者實非船師，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猶如商主，而如來者實非商主，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能摧伏魔，而如來者實無惡心欲令他伏，如是之言皆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言如來能治癰瘡，而我實非治癰瘡師也，如是之言亦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如我先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善能修治身口意業，捨命之時，雖有親族取其屍骸，或以火燒或投大水，或棄塚間，狐狼禽獸競共食噉，然心意識即生善道。』而是心法實無去來，亦無所至，直是前後相似相續，相貌不異，如是之言即是如來祕密之教。迦葉！我今言病亦復如是，亦是如來祕密之教。是故顧命文殊師利：『吾今背痛，汝等當為四眾說法。』迦葉！如來正覺實無有病右脅而臥，亦不畢竟入於涅槃。迦葉！是大涅槃即是諸佛甚深禪定；如是禪定非是聲聞緣覺行處。迦葉！汝先所問：『如來何故倚臥不起，不索飲食，誠救家屬，修治產業？』迦葉！虛空之性亦無坐起，求索飲食，救誠家屬修治產業；亦無去來生滅老壯、出沒傷破、解脫繫縛；亦不自說，亦不說他；亦不自解，亦不解他；非安非病。善男子！諸佛世尊亦復如是，猶如虛空，云何當有諸病苦耶？」

「迦葉！世有三人，其病難治；一、謗大乘，二、五逆罪，三、一闍提；如是三病，世中極重，悉非聲聞緣覺菩薩之所能治。善男子！譬如有病必死難治，若有瞻病隨意醫藥，若無瞻病隨意醫藥，如是之病定不可治，當知是人必死無疑。善男子！是三種人亦復如是：若有聲聞緣覺菩薩，或有說法或不說法，不能令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迦葉！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隨意醫藥，則可令差，若無此三，則不可差；聲聞緣覺亦復如是，從佛菩薩得聞法已，即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非不聞法能發心也。迦葉！譬如病人，若有瞻病隨意醫藥，若無瞻病隨意醫藥，皆悉可差：有一種人亦復如是，或值聲聞不值聲聞，或值緣覺不值緣覺，或值菩薩不值菩薩，或值如來不值如來，或得聞法或不聞法，自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謂有人或為自身，或為他身，或為怖畏，或為利養，或為諛諂，或為誑他，書寫如是大涅槃經、受持讀誦、供養恭敬，為他說者。」

「迦葉！有五種人於是大乘大涅槃典，有病行處，非如來也。何等為五？一、斷三結，得須陀洹果，不墮地獄、畜生、餓鬼，人天七返，永斷諸苦，入於涅槃；迦葉！是名第一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八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

葉！第二人者斷三結縛、薄貪恚癡，得斯陀含果，名一往來，永斷諸苦，入於涅槃；迦葉！是名第二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六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三人者斷五下結，得阿那含果，更不來此，永斷諸苦入於涅槃；是名第三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四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四人者永斷貪欲瞋恚愚癡，得阿羅漢果，煩惱無餘，入於涅槃，亦非麒麟獨一之行；是名第四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二萬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第五人者永斷貪欲瞋恚愚癡，得辟支佛道，煩惱無餘，入於涅槃，真是麒麟獨一之行；是名第五人有病行處，是人未來，過十千劫，便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是名第五人有病行處，非如來也。」

### 聖行品第七之一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應當於是大般涅槃經，專心思惟五種之行，何等爲五？一者聖行，二者梵行，三者天行，四者嬰兒行，五者病行，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常當修習是五種行。復有一行是如來行，所謂大乘大涅槃經。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所修聖行？菩薩摩訶薩若從聲

聞，若從如來得聞如是大涅槃經，聞已生信，信已應作如是思惟：『諸佛世尊有無上道，有大正法，大眾正行；復有方等大乘經典，我今當爲愛樂貪求大乘經故，捨離所愛妻子眷屬、所居舍宅、金銀珍寶、微妙瓔珞、香花伎樂、奴婢僕使男女大小、象馬車乘、牛羊雞犬豬豕之屬。』復作是念：『居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由之而生；出家寬曠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若在家居，不得盡壽淨修梵行，我今應當剃除鬚髮，出家學道。作是念已，我今定當出家修學無上正真菩提之道。』菩薩如是欲出家時，天魔波旬生大苦惱，言是菩薩復當與我興大戰諍。善男子！如是菩薩何處當復與人戰諍？是時菩薩即至僧坊，若見如來及佛弟子威儀具足，諸根寂靜，其心柔和，清淨寂滅，即至其所而求出家，剃除鬚髮服三法衣；既出家已，奉持禁戒威儀不缺，進止安詳無所觸犯，乃至小罪心生怖畏；護戒之心，猶如金剛。善男子！譬如有人帶持浮囊，欲渡大海；爾時海中有一羅刹，即從其人乞索浮囊，其人聞已即作是念：『我今若與，必定沒死。』答言：『羅刹！汝寧殺我，浮囊叵得。』羅刹復言：『汝若不能全與我者，見惠其半。』是人猶故不肯與之。羅刹復言：『汝若不能惠我半者，幸願與我三分之一。』是人不肯。羅刹復言：『若

不能者，當施手許。』是人不肯。羅刹復言：『汝今若復不能與我如手許者，我今飢窮，眾苦所逼，願當濟我如微塵許。』是人復言：『汝今所索，誠復不多，然我今日方當渡海，不知前途近遠如何？若與汝者氣當漸出，大海之難何由得過？脫能中路沒水而死。』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護持禁戒亦復如是，如彼渡人護惜浮囊；菩薩如是守護戒之時，常有煩惱諸惡羅刹語菩薩言：『汝當信我，終不相欺；但破四禁，護持餘戒，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爾時應作是言：『我今寧持如是禁戒墮阿鼻獄，終不毀犯而生天上。』煩惱羅刹復作是言：『卿若不能破四禁者，可破僧殘，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亦應不隨其語。羅刹復言：『卿若不能犯僧殘者，亦可故犯偷蘭遮罪，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爾時亦復不隨。羅刹復言：『卿若不能犯偷蘭遮者，可犯捨墮，以是因緣可得安隱入於涅槃。』菩薩爾時亦不隨之。羅刹復言：『卿若不能犯捨墮者，可破波夜提，以是因緣令汝安隱得入涅槃。』菩薩爾時亦不隨之。羅刹復言：『卿若不能犯波夜提者，幸可毀破突吉羅戒，以是因緣，可得安隱入於涅槃。』菩薩爾時心自念言：『我今若犯突吉羅罪不發露者，則不能渡生死彼岸而得涅槃。』菩薩摩訶薩於是微小諸戒

律中，護持堅固，心如金剛；菩薩摩訶薩持四重禁及突吉羅，敬重堅固，等無差別。菩薩若能如是堅持，則爲具足五根諸戒；所謂具足菩薩根本業清淨戒，前後眷屬餘清淨戒，非諸惡覺覺清淨戒，護持正念念清淨戒，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戒。」

「迦葉！是菩薩摩訶薩復有二種戒：一者受世教戒，二者得正法戒。菩薩若受正法戒者，終不爲惡；受世教戒者，白四羯磨，然後乃得。復次！善男子！有二種戒：一者性重戒，二者息世譏嫌戒。性重戒者，謂四禁也；息世譏嫌戒者，不作販賣輕秤小斗欺誑於人，因他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燃明而臥，田宅種植，家業坐肆；不畜象馬車乘、牛羊駝驢、雞犬獼猴、孔雀鸚鵡、共命及拘枳羅、豺狼虎豹、貓狸豬豕及餘惡獸、童男童女、大男大女、奴婢僮僕、金銀琉璃、頗梨真珠、車磔瑪瑙、珊瑚璧玉、珂貝諸寶、赤銅白臘、銅石孟器、氈毼毼氈、拘執氈衣、一切穀米、大小麥豆、黍粟稻麻、生熟食具；常受一食，不曾再食；若行乞食及僧中食，常知止足，不受別請。不食肉，不飲酒，五辛能熏悉不食之；是故其身無有臭處，常爲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趣足而食，終不長受；所受衣服纔足覆身，進止常與三衣鉢具，終不捨離，如鳥二翼；不畜根子、莖子、

節子、椀子、子子，不畜寶藏若金若銀、飲食廚庫、衣裳服飾；高廣大床、象牙金床、雜色編織，悉不用坐；不畜一切細軟諸蓆，不坐象薦馬薦，不以細軟上妙衣服用敷床臥，其床兩頭不置二枕，亦不受畜妙好丹枕、安黃木枕；終不觀看象鬥馬鬥、車鬥兵鬥、男鬥女鬥、牛鬥羊鬥、水牛雞雉鸚鵡等鬥；亦不故往觀看軍陣，不應故聽吹貝、鼓角、琴瑟、箏笛、箜篌、歌叫伎樂之聲，除供養佛；樗蒲圍碁、波羅塞戲、師子象鬥、彈碁六博、拍鞠擲石、投壺牽道、八道行成，一切戲笑，悉不觀作；終不瞻相手腳、面目；不以抓鏡、芝草楊枝、鉢盂鬪體而作卜筮；亦不仰觀虛空星宿，除欲解睡；不作王家往返使命，以此語彼，以彼語此；終不諛諂邪命自活；亦不宣說王臣盜賊鬥諍飲食、國土饑饉恐怖、豐樂安隱之事。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息世譏嫌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堅持如是遮制之戒，與性重戒等無差別。」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受持如是諸禁戒已，作是願言：『寧以此身投於熾然猛火深坑，終不毀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制禁戒，與刹利女、婆羅門女、居士女而行不淨。』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熱鐵周匝纏身，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衣服。』復次善男子！菩薩摩

訶薩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鐵丸，終不敢以毀戒之口，食於信心檀越飲食。』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臥此身大熱鐵上，終不敢以毀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床敷臥具。』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此身受三百鉞，終不敢以毀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醫藥。』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此身投熱鐵鑊，不以破戒，受於信心檀越房舍屋宅。』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鐵槌打碎此身，從頭至足令如微塵，不以破戒受諸刹利婆羅門居士恭敬禮拜。』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熱鐵挑我兩目，不以染心視他好色。』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鐵錐遍身攙刺，不以染心聽好音樂。』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貪嗅諸香。』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利刀割裂我舌，不以染心貪著美味。』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作是願：『寧以利斧斬斫我身，不以染心貪著諸觸。』何以故？以是因緣，能令行者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護持禁戒。菩薩摩訶薩護持如是諸禁戒已，悉以施於一切眾生；以是因緣，願令眾生護持禁戒，得清淨戒、善戒、不缺戒、不析戒、大乘戒、不退

戒、隨順戒、畢竟戒，具足成就波羅蜜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持如是清淨戒時，即得住於初不動地；云何名爲不動地耶？菩薩住是不動地中，不動不墮，不退不散；善男子！譬如須彌山，旋嵐猛風不能令動墮落退散；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不爲色聲香味所動，不墮地獄畜生餓鬼，不退聲聞辟支佛地，不爲異見邪風所散而作邪命。復次善男子！又復動者，不爲貪欲恚癡所動；又復墮者，不墮四重；又復退者，不退戒還家；又復散者，不爲違逆大乘經者之所散壞。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不爲諸煩惱魔之所傾動，不爲陰魔所墮；乃至坐於道場菩提樹下，雖有天魔，不能令其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復不爲死魔所散。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修習聖行。善男子！云何名爲聖行？聖行者，佛及菩薩之所行處，故名聖行。以何等故，名佛菩薩爲聖人耶？如是等人有聖法故，常觀諸法性空寂故，以是義故，故名聖人；有聖戒故，故名聖人；有聖定慧，故名聖人；有七聖財，所謂信、戒、慚、愧、多聞、智慧、捨離、故名聖人；有七聖覺故，故名聖人；以是義故，復名聖行。」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聖行品第七之二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聖行者，觀察是身，從頭至足，其中唯有髮毛、爪齒，不淨垢穢；皮肉筋骨、脾腎心肺、肝膽腸胃、生熟二藏、大小便利、涕唾目淚；肪膏腦膜、骨髓膿血、腦胘諸脈；菩薩如是專念觀時：『誰有是我？我爲屬誰？住在何處？誰屬於我？』復作是念：『骨是我耶？離骨是耶？』菩薩爾時除去皮肉，唯觀白骨，復作是念：『骨色相異，所謂青黃赤白以及鴿色，如是骨相亦復非我。何以故？我者亦非青黃赤白及以鴿色。』菩薩繫心作是觀時，即得斷除一切色欲。復作是念：『如是骨者從因緣生，依因足骨，以拄踝骨；依因踝骨，以拄膊骨；依因膊骨，以拄膝骨；依因膝骨，以拄髀骨；依因髀骨，以拄臑骨；依因臑骨，以拄腰骨；依因腰骨，以拄脊骨；依因脊骨，以拄肋骨；復因脊骨，上拄項骨；依因項骨，以拄頤骨；依因頤骨，以拄牙齒，上有髑髏；復因項骨，以拄膊骨；依因膊骨，以拄臂骨；依因臂骨，以拄腕骨；依因腕骨，以拄掌骨；依因掌骨，以拄指骨。』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時，身所有骨一切

分離；得是觀已，即斷三欲；一、形貌欲；二、姿態欲；三、細觸欲。菩薩摩訶薩觀青骨時，見此大地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悉皆青相；如青色觀，黃白鵝色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眉間即出青黃赤白鵝等色光，是菩薩於是一一諸光明中見有佛像，見已即問：『如此身者，不淨因緣和合共成，云何而得坐起行住、屈伸俯仰？視瞬喘息、悲泣喜笑？此中無主，誰使之然？』作是問已，光中諸佛忽然不現；復作是念：『或識是我，故使諸佛不爲我說。』復觀此識次第生滅猶如流水，亦復非我。復作是念：『若識非我，出息入息或能是我。』復作是念：『是出入息直是風性，而是風性乃是四大；四大之中，何者是我？地性非我，水火風性亦復非我。』復作是念：『此身一切悉無有我，唯有心風因緣和合，示現種種所作事業；譬如咒力幻術所作，亦如筌篔隨意出聲；是故此身如是不淨，假眾因緣和合共成，而於何處生此貪欲？若彼罵辱，復於何處而生瞋恚？如我此身三十六物，不淨臭穢，何處當有受罵辱者？』若聞其罵，即便思惟：『以何音聲而見罵耶？一一音聲不能見罵，若一不能，多亦不能，以是義故不應生瞋。』若他來打，亦應思惟：『如是打者，從何而生？』復作是念：『因手刀杖，及以我身，故得名打；我今何緣，橫

瞋於他？乃是我身自招此咎，以我受是五陰身故；譬如因的，則有箭中；我身亦爾，有身有打；我若不忍，心則散亂；心若散亂，則失正念；若失正念，則不能觀善不善義；若不能觀善不善義，則行惡法；惡法因緣，則墮地獄、畜生、餓鬼。』菩薩爾時作是觀已，得四念處；得四念處已，則得住於堪忍地中。菩薩摩訶薩住是地已，則能堪忍貪欲恚癡，亦能堪忍寒熱飢渴、蚊虻蚤蟲、暴風惡觸、種種疾疫；惡口罵詈、搥打楚撻、身心苦惱，一切能忍，是故名爲住堪忍地。』迦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未得住不動地，淨持戒時，頗有因緣得破戒不？」「善男子！有菩薩未得住不動地，有因緣故可得破戒。」迦葉敬諾：「何者是耶？」佛言：「迦葉！若有菩薩知以破戒因緣則能令人受持愛樂大乘經典，又能令其讀誦通利書寫經卷，廣爲他說，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如是故，故得破戒。菩薩爾時，應作是念：『我寧一劫、若減一劫，墮於阿鼻地獄受罪，要必當令如是之人，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迦葉！以是因緣，菩薩摩訶薩得毀淨戒。」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攝取護持如是之人，令不退於菩提之心，爲是毀戒，若墮阿鼻，無有是處。」爾時佛讚文殊師利：「善哉！善

哉！如汝所說，我念往昔於此閻浮提作大國王，名曰仙預，愛念敬重大乘經典，其心純善，無有粗惡、嫉妒、慳吝，口常宣說愛語善語，身常攝護貧窮孤獨，布施精進無有休廢，時世無佛聲聞緣覺；我於爾時愛樂大乘方等經典，十二年中事婆羅門，供給所須過十二年，施安已訖即作是言：『師等今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婆羅門言：『大王！菩提之性は無所有，大乘經典亦復如是，大王！云何乃令人物同於虛空？』善男子！我於爾時心重大乘，聞婆羅門誹謗方等，聞已即時斷其命根。善男子！以是因緣，從是已來不墮地獄。善男子！擁護攝持大乘經典，乃有如是無量勢力。」

「復次迦葉！又有聖行，所謂四聖諦；苦集滅道，是名四聖諦。迦葉！苦者逼迫相，集者能生長相，滅者寂滅相，道者大乘相。復次善男子！苦者現相，集者轉相，滅者除相，道者能除相。復次善男子！苦者有三相；苦苦相、行苦相、壞苦相，集者二十五有，滅者滅二十五有，道者修戒定慧。復次善男子！有漏法者有二種，有因有果；無漏法者亦有二種，有因有果。有漏果者，是則名苦；有漏因者，則名爲集；無漏果者，則名爲滅；無漏因者，則名爲道。復次善男子！八相名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

不得苦、五盛陰苦。能生如是八苦法者，是名爲因；無有如是八法之處，是名爲滅；十力、四無所畏、三念處、大悲，是名爲道。善男子！生者出相，所謂五種：一者初出，二者至終，三者增長，四者出胎，五者種類生。何等爲老？老有二種：一、念念老，二、終身老。復有二種：一、增長老，二、滅壞老；是名爲老。云何爲病？病謂四大毒蛇互不調適，亦有二種：一者身病，二者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風，三者因熱，四者雜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強作，二者忘誤墮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種：一者踊躍，二者恐怖，三者憂愁，四者愚癡。復次善男子！身心之病凡有三種，何等爲三？一者業報，二者不得遠離惡對，三者時節代謝。生如是等因緣名字，受分別病：因緣者，風等諸病；名字者，心悶肺脹、上氣咳逆、心驚下痢；受分別者，頭痛目痛、手足等痛，是名爲病。何等爲死？死者捨所受身；捨所受身亦有二種：一、命盡死，二、外緣死。命盡死者亦有二種：一者命盡，非是福盡；二者福盡，非是命盡；三者福命俱盡。外緣死者復有三種：一者非分自害死，二者橫爲他死，三者俱死。又有三種死：一、放逸死，二、破戒死，三、壞命根死。何等名爲放逸死？若有誹謗大



乘方等、般若波羅蜜，是名放逸死。何等名為破戒死耶？毀犯去來現在諸佛所制禁戒，是名破戒死。何等名為壞命根死？捨五陰身，是名壞命根死；如是名曰死為大苦。何等名為愛別離苦？所愛之物，破壞離散；所愛之物破壞離散亦有二種：一者人中五陰壞；二者天中五陰壞；如是人天所愛五陰，分別校計，有無量種，是名愛別離苦。何等名為怨憎會苦？所不愛者而共聚集；所不愛者而共聚集、復有三種：所謂地獄、餓鬼、畜生。如是三趣，分別校計，有無量種，如是則名怨憎會苦。何等名為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復有二種：一者所希望處求不能得，二者多役功力不得果報；如是則名求不得苦。何等名為五盛陰苦？五盛陰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是故名為五盛陰苦。迦葉！生之根本，凡有如是七種之苦：老苦乃至五盛陰苦。迦葉！夫衰老者非一切有，佛及諸天一向定無；人中不定，或有或無。迦葉！三界受身無不有生，老不必定，是故一切、生為根本。迦葉！世間眾生顛倒覆心，貪著生相，厭患老死。迦葉！菩薩不爾，觀於初生，已見過患；迦葉！如有女人入於他舍，是女端正，顏貌瑰麗，以好瓔珞莊嚴其身，主人見已即便問言：『汝字何等？繫屬於誰？』女人答言：『我身即是功德大

天。』主人問言：『汝所至處，為何所作？』女天答言：『我所至處，能與種種金銀琉璃、頗梨真珠、珊瑚琥珀、車磔瑪瑙、象馬車乘、奴婢僕使。』主人聞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我今福德，故令汝來至我舍宅。』即便燒香散花供養，恭敬禮拜。復於門外更見一女，其形醜陋，衣裳弊壞多諸垢膩，皮膚皴裂，其色艾白；見已問言：『汝字何等？繫屬於誰？』女人答言：『我字黑闇。』復問：『何故名為黑闇？』女人答言：『我所行處，能令其家所有財寶一切衰耗。』主人聞已，即持利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當斷汝命。』女人答言：『汝甚愚癡，無有智慧。』主人問言：『何故名我癡無智慧？』女人答言：『汝舍中者即是我姊，我常與姊進止共俱，汝若驅我，亦當驅彼。』主人還入問功德天：『外有一女云是汝妹，實為是不？』功德天言：『實是我妹，我與此妹行住共俱，未曾相離；隨所住處我常作好，彼常作惡；我常利益，彼常作衰；若愛我者，亦應愛彼；若見恭敬，亦應敬彼。』主人即言：『若有如是好惡事者，我俱不用，各隨意去。』是時二女，俱共相將還其所止。爾時主人見其還去，心生歡喜，踊躍無量。是時二女，復共相隨至一貧家，貧人見已心生歡喜，即請之言：『從今已去，願汝二人常住我

家。』功德天言：『我等先以爲他所驅，汝復何緣俱請我住？』貧人答言：『汝今念我，我以汝故復當敬彼，是故俱請令住我家。』迦葉！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願生天，以生當有老病死故，是以俱棄，曾無愛心；凡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過患，是故貪受生死二法。復次迦葉！如婆羅門幼稚童子，爲飢所逼，見人糞中有菴羅果，即便取之；有智見已，訶責之言：『汝婆羅門種姓清淨，何故取是糞中穢果？』童子聞已，赧然有愧，即答之言：『我實不食，爲欲洗淨還棄捨之。』智者語言：『汝大愚癡！若還棄者，本不應取。』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此生分不受不捨，如彼智者訶責童子，凡夫之人欣生惡死，如彼童子取果還棄。復次迦葉！譬如四衢道頭，有人器盛滿食，色香味具而欲賣之；有人遠來，飢虛羸乏，見其飯食色香味具，即指之言：『此是何物？』食主答言：『此是上食，色香味具；若食此食，得色得力，能除飢渴，得見諸天；唯有一患，所謂命終。』是人聞已，即作是念：『我今不用色力見天，亦不用死。』即作是言：『食是食已，若命終者，汝今何用於此賣之？』食主答言：『有智之人終不肯買，唯有愚人不知是事，多與我價，貪而食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願生天得色得力、見於諸

天；何以故？以其不免諸苦惱故；凡夫愚癡隨有生處皆悉貪愛，以其不見老病死故。復次善男子！譬如毒樹，根亦能殺，莖亦能殺，皮花果實悉亦能殺；善男子！二十五有受生之處，所受五陰亦復如是，一切能殺。復次迦葉！譬如糞穢，多少俱臭；善男子！生亦如是，設壽八萬，下至十歲，俱亦受苦。復次迦葉！譬如嶮岸，上有草覆，於彼岸邊多有甘露，若有食者，壽天千年，永除諸病，安隱快樂；凡夫愚人貪其味故，不知其下有大深坑，即前欲取，不覺腳跌，墮坑而死；智者知已，捨離遠去。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尚不欲受天上妙食，況復人中？凡夫之人乃於地獄吞噉鐵丸，況復人天上妙餚饌而能不食？迦葉！以如是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是生實爲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觀於生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於是大乘大涅槃經，觀於老苦？老者，能爲咳逆上氣，能壞勇力，憶念進持盛年快樂，憍慢貢高安隱自恣，能作背腰懈怠懶惰，爲他所輕。迦葉！譬如池水，蓮花滿中開敷鮮榮，甚可愛樂，值天降雹悉皆破壞。善男子！老亦如是，悉能破壞盛壯好色。復次迦葉！譬如國王有一智臣，善知兵法，有敵國王拒逆不順，王遣此臣往討伐之，即便擒獲，將來詣王；老亦如是，擒

獲壯色，將付死王。復次迦葉！譬如折軸無所復用，老亦如是無所復用。復次迦葉！如大富家，多有財寶、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磈磈瑪瑙，有諸怨賊若入其家，即能劫奪悉令空盡；善男子！盛年好色亦復如是，常爲老賊之所劫奪。復次迦葉！譬如貧人，貪著上膳細軟衣裳，雖復希望而不能得；善男子！老亦如是，雖有貪心欲受富樂五欲自恣，而不能得。復次迦葉！如陸地龜，心常念水；善男子！人亦如是，既爲衰老之所乾枯，心常憶念壯時所受五欲之樂。復次迦葉！猶如秋月所有蓮花，皆爲一切之所樂見，及其萎黃，人所惡賤；善男子！盛年壯色亦復如是，悉爲一切之所愛樂，及其老至，眾所惡賤。復次迦葉！譬如甘蔗，既被壓已滓無復味；善男子！壯年盛色亦復如是，既被老壓，無三種味：一、出家味；二、讀誦味；三、坐禪味。復次迦葉！譬如滿月，夜多光明，晝則不爾；善男子！人亦如是，壯則端嚴，形貌瑰瑋；老則衰羸，形神枯悴。復次迦葉！譬如有王，常以正法治於國土，真實無曲，慈悲好施；時爲敵國之所破壞，流離逃迸，遂至他土；他土人民見已，生於憐愍之心，咸作是言：『大王往日正法治國，不枉萬姓，如何一旦流離至此？』善男子！人亦如是，既爲衰老所壞敗已，常讚壯時所行事業。復次迦葉！

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善男子！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停？復次迦葉！譬如枯河，不能利益人及非人、飛鳥走獸；善男子！人亦如是爲老所枯，不能利益一切作業。復次迦葉！譬如河岸臨峻之樹，若遇暴風必當顛墜；善男子！人亦如是，臨老險岸，死風既至，勢不得住。復次迦葉！如車軸折，不任重載；善男子！老亦如是，不能諮受一切善法。復次迦葉！譬如嬰兒爲人所輕；善男子！老亦如是，常爲一切之所輕毀。迦葉！以是等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是老實爲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老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病苦？所謂病者，能壞一切安隱樂事，譬如雹雨傷壞穀苗。復次迦葉！如人有怨，心常憂愁而懷恐怖；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常畏病苦，心懷愁憂。復次迦葉！譬如有入形貌端正，爲王夫人欲心所愛，遣使逼喚，與共交通；時王捕得，即便使人挑其一目，截其一耳，斷一手足；是人爾時形容改異，人所惡賤；善男子！人亦如是，雖復身體耳目具足，既爲病苦所纏逼已，則爲眾人之所惡賤。復次迦葉！如芭蕉樹、竹葦、蘆騾，有子則死，善男子！人亦如是，有病則死。復次迦葉！如

轉輪王，主兵大臣常在前導，王隨後行，亦如魚王蟻王蠡王牛王，商主在前行時，如是諸眾悉皆隨從，無捨離者；善男子！死轉輪王亦復如是，常隨病臣不相捨離；魚蟻蠡牛商主病王，亦復如是，常爲死眾之所隨逐。迦葉！病因緣者，所謂苦惱、愁憂、悲歎、身心不安，或爲怨賊之所逼害，破壞浮囊、撥撒橋樑；亦能劫奪正念根本，復能破壞盛壯好色、力勢安樂，除捨慚愧，能爲身心焦熱熾然；以是等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病苦、是爲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病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於死苦？所謂死者，能燒滅故；迦葉！如火災起能燒一切，唯除二禪，力不至故。善男子！死火亦爾能燒一切，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勢不及故。復次迦葉！如水災起，一切漂沒、唯除三禪，力不至故；善男子！死水亦爾漂沒一切，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復次迦葉！如風災起，能吹一切，悉令散滅，唯除四禪，力不至故；善男子！死風亦爾，悉能吹滅一切所有，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彼第四禪，以何因緣風不能吹？水不能漂？火不能燒？」佛告迦葉：「善男子！彼第四禪，內外過患一切無故；

善男子！初禪過患內有覺觀，外有火災；二禪過患內有歡喜，外有水災；三禪過患內有喘息，外有風災；善男子！彼第四禪，內外過患一切俱無，是故諸災不能及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安住大乘大般涅槃，內外過患一切皆盡，是故死王不能及之。復次善男子！如金翅鳥，能噉能消一切龍魚金銀等寶，唯除金剛，不能令消；善男子！死金翅鳥亦復如是，能噉能消一切眾生，唯不能消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菩薩摩訶薩。復次迦葉！譬如河岸所有草木，大水瀑漲，悉隨漂流，入於大海，唯除楊柳，以其軟故；善男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悉皆隨流入于死海，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復次迦葉！如那羅延，悉能摧伏一切力士，唯除大風，何以故？以無礙故；善男子！死那羅延亦復如是，悉能摧伏一切眾生，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何以故？以無礙故。復次迦葉！譬如有人，於怨憎中詐現親善，常相追逐，如影隨形，伺求其便而欲殺之，彼怨謹慎堅牢自備，故使是人不能得殺；善男子！死怨亦爾，常伺眾生而欲殺之，唯不能殺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菩薩摩訶薩，何以故？以是菩薩不放逸故。復次迦葉！譬如卒降金剛暴雨，悉壞藥木諸樹山林土沙瓦石金銀琉璃一切之物，唯不能壞金剛真寶；善男子！金剛死雨亦復如是，悉能破壞一

切眾生，唯除金剛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復次迦葉！如金翅鳥能噉諸龍，唯不能噉受三歸者；善男子！死金翅鳥亦復如是，能噉一切無量眾生，唯除菩薩住三定者；何謂三定？空、無相、願。復次迦葉！如摩羅毒蛇，凡所觸螫，雖有良咒、上妙好藥，無如之何，唯阿竭多星咒能令除愈；善男子！死毒所螫亦復如是，一切醫方無如之何，唯除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咒。復次迦葉！譬如有人為王所瞋，其人若能以軟善語貢上財寶，便可得脫；善男子！死王不爾，雖以軟語錢財珍寶而貢上之，亦不得脫。善男子！夫死者，於險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闇，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無所破壞，見者愁毒；非是惡色，而令人怖；敷在身邊，不可覺知；迦葉！以是等喻，及餘無量無邊譬喻，當知是死真為大苦，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觀於死苦。」

「迦葉！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愛別離苦？愛別離苦能為一切眾苦根本，如說偈言：『因愛生憂，因愛生怖；若離於愛，何憂何怖？』愛因緣故則生憂苦，以憂苦故，則令眾生生於衰老、愛別離苦，所謂命終。善男子！以別離

故，能生種種微細諸苦，今當為汝分別顯示。善男子！過去之世，人壽無量，時世有王名曰善住，其王爾時為童子身。太子治事，及登王位，各八萬四千歲。時王頂上生一肉胞，其胞柔軟如兜羅綿細軟劫貝，漸漸增長不以為患，足滿十月胞即開剖，生一童子，其形端正奇異少雙，色像分明人中第一；父王歡喜，字之頂生。時善住王，即以國事委付頂生，棄捨宮殿、妻子眷屬，入山學道，滿八萬四千歲。爾時頂生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即時東方有金輪寶，其輪千輻，轂輞具足，非工匠造，自然成就而來應之。頂生大王即作是念：『我昔曾聞五通仙說，若刹利王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若有金輪千輻不減，轂輞具足，非工匠造，自然成就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當得作轉輪聖帝。』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以左手擎此輪寶，右執香爐，右膝著地而發誓言：『是金輪寶若實不虛，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法。』作是誓已，是金輪寶，飛昇虛空，遍十方已，還來住在頂生左手。爾時頂生心生歡喜，踊躍無量，復作是言：『我今定當作轉輪王。』其後不久復有象寶，狀貌端嚴如白蓮花，七支拄地；頂生見已復作是念：『我昔曾聞五通仙說，若轉輪王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若有象寶狀貌端嚴，如白蓮花，七支

拄地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是聖王。』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擊香爐，右膝著地而發誓言：『是白象寶若實不虛，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法。』作是誓已，是白象寶，從旦至夕，周遍八方，盡大海際，還住本處；爾時頂生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復作是言：『我今定是轉輪聖王。』其後不久，次有馬寶，其色紺炎，髦尾金色；頂生見已，復作是念：『我昔曾聞五通仙說，若轉輪王於十五日，處在高樓沐浴受齋，若有馬寶，其色紺豔，髦尾金色而來應者，當知是王即是聖王。』復作是念：『我今當試。』即執香爐，右膝著地而發誓言：『是紺馬寶若實不虛，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法。』作是誓已，是紺馬寶，從旦至夕周遍八方，盡大海際還住本處。』爾時頂生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復作是言：『我今定是轉輪聖王。』其後不久復有女寶，形容端正微妙第一：不長不短不白不黑，身諸毛孔出旃檀香，口氣香潔如青蓮花，其目遠視見一由旬，耳聞鼻嗅亦復如是；其舌廣大，出能覆面，形色細薄，如赤銅葉；心聰叡哲，有大智慧；於諸眾生，常有軟語；是女以手觸王衣時，即知王身安樂病患，亦知王心所緣之處。爾時頂生復作是念：『若有女人能知王心，即是女寶。』其後不久，於王宮內，自然而有寶摩尼珠，純青琉

璃，大如人脾，能於閻中照一由旬，若天降雨，滄如車軸，是珠力能作蓋，遍覆足一由旬，遮此大雨，不令下過。爾時頂生復作是念：『若轉輪王得是寶珠，必是聖王。』其後不久，有主藏臣自然而出，多饒財寶巨富無量，庫藏盈溢無所乏少；報得眼根，力能徹見一切地中所有伏藏，隨王所念皆能辦之。爾時頂生復欲試之，即共乘船入於大海，告藏臣言：『我今欲得珍異之寶。』藏臣聞已，即以兩手撓大海水，時十指頭出十寶藏，以奉聖王而白王言：『大王！所須隨意用之，其餘在者，當投大海。』爾時，頂生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復作是念：『我今定是轉輪聖王。』其後不久，有主兵臣自然而出，勇健猛略，策謀第一、善知四兵；若任鬥者，則現聖王；若不任者，退不令現；未摧伏者，能令摧伏；已摧伏者，力能守護。爾時頂生復作是念：『若轉輪王得是兵寶，當知定是轉輪聖王。』

「爾時頂生轉輪聖帝告諸大臣：『汝等當知，此閻浮提安隱豐樂，然我今已七寶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爲？』諸臣答言：『唯然，大王！東弗婆提猶未歸德，王應往討。』爾時聖王與其七寶一切營從，飛空而往東弗婆提，彼土人民歡喜歸化。復告大臣：『我閻浮提及弗婆提，安隱豐樂，人民

熾盛，悉來歸化，七寶成就，千子具足，復何所爲？』諸臣答言：『唯然，大王！西瞿陀尼猶未歸德。』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飛空而往西瞿陀尼；王既至彼，彼土人民，亦復歸化。復告大臣：『我閻浮提及弗婆提，此瞿陀尼，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咸已歸化，七寶成就，千子具足，復何所爲？』諸臣答言：『唯然，大王！北鬱單越猶未歸化。』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飛空而往北鬱單越，王既至彼，彼土人民歡喜歸德。復告大臣：『我四天下，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咸已歸德，七寶成就，千子具足，復何所爲？』諸臣答言：『唯然，聖王！三十三天壽命極長，安隱快樂；彼天身形端嚴無比，所居宮殿床榻臥具，悉是七寶；自侍天福，未來歸化，今可往討，令其摧伏。』爾時聖王復與七寶一切營從，飛騰虛空，上忉利天，見有一樹其色青綠，聖王見已即問大臣：『此是何色？』大臣答言：『此是波利質多羅樹，忉利諸天、夏三月時常於其下娛樂受樂。』復見白色，猶如白雲；復問大臣：『彼是何色？』大臣答言：『是善法堂，忉利諸天常集其中，論人天事。』於是天主釋提桓因，知頂生王已來在外，即出迎逆，見已執手，昇善法堂分座而坐。彼時二王形容相貌，等無差別，唯有視胸爲別異耳。是時聖王即

生念言：『我今寧可退彼王位，即住其中爲天王不？』善男子！爾時帝釋受持讀誦大乘經典，開示分別，爲他演說，唯於深義，未盡通達，以是讀誦受持分別爲他廣說因緣力故，有大威德；善男子！而是頂生於此帝釋生惡心已，即便墮落，還閻浮提，與所愛念人天離別，生大苦惱；復遇惡病，即便命終。爾時帝釋、迦葉佛是；轉輪聖王、則我身是。善男子！當知如是愛別離者，極爲大苦。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尙憶過去如是等輩愛別離苦，何況菩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而當不觀現在之世愛別離苦？」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涅槃經，觀怨憎會苦？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觀於地獄、畜生、餓鬼、人中、天上，皆有如是怨憎會苦；譬如人觀牢獄繫閉，枷鎖杻械，以爲大苦；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觀於五道一切受生，悉是怨憎會大苦。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常畏怨家枷鎖杻械，捨離父母妻子眷屬珍寶產業而遠逃避；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怖畏生死，具足修行六波羅蜜，入於涅槃。迦葉！是名菩薩摩訶薩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觀怨憎會苦。」

「善男子！云何菩薩修行大乘大般涅槃，觀求不得苦？求者一切盡求，盡求者有二種：一、求善

法；二、求不善法。善法未得苦，惡法未離苦，是則略說五盛陰苦，迦葉！是名苦諦。」

爾時迦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五盛陰苦，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佛往昔告釋摩男：若色苦者，一切眾生不應求色；若有求者，則不名苦。如佛告諸比丘：有三種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如佛先為諸比丘說：若有人能修行善法，則得受樂。又如佛說：於善道中，六觸受樂，眼見好色是則為樂，耳鼻舌身意思好法，亦復如是。如佛說偈：

持戒則為樂，身不受眾苦；  
睡眠得安隱，寤則心歡喜。  
若受衣食時，誦習而經行；  
獨處於山林，如是為最樂。  
若能於眾生，晝夜常修慈；  
因是得常樂，以不惱他故。  
少欲知足樂，多聞分別樂；  
無著阿羅漢，亦名為受樂。  
菩薩摩訶薩，畢竟到彼岸；  
所作眾事辦，是名為最樂。

世尊！如諸經中所說樂相，其義如是；如佛今說，云何當與此義相應？」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諮問如來是義。善男子！一切眾生於

下苦中橫生樂想，是故我今所說苦相，與本不異。」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如佛所說：於下苦中生樂想者，下生下老，下病下死，下愛別離，下求不得，下怨憎會，下五盛陰，如是等苦，亦應有樂。世尊！下生者所謂三惡趣，中生者所謂人中，上生者所謂天上。若復有人作如是問：『若於下樂，生於苦想；於中樂中，生無苦樂想；於上樂中，生於樂想。』當云何答？世尊！若下苦中生樂想者，未見有人當受千罰，初一下時、已生樂想；若不生者，云何說言於下苦中而生樂想？」佛告迦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以是義故，無有樂想；何以故？猶如彼人，當受千罰，受一下已、即得脫者，是人爾時便生樂想，是故當知；於無樂中妄生樂想。」迦葉言：「世尊！彼人不以一下生於樂想，以得脫故而生樂想。」迦葉！是故我昔為釋摩男說：五陰中樂，實不虛也。迦葉！有三受三苦；三受者所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三苦者所謂苦苦、行苦、壞苦。善男子！苦受者名為三苦，所謂苦苦、行苦、壞苦；餘二受者，所謂行苦、壞苦。善男子！以是因緣，生死之中實有樂受，菩薩摩訶薩以苦樂性不相捨離，是故說言一切皆苦。善男子！生死之中實無有樂，但諸佛菩薩隨順世間，說言有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



諸佛菩薩若隨俗說，是虛妄否？如佛所說：修行善者，則受樂報；持戒安樂，身不受苦；乃至眾事已辦，是為最樂；如是等經所說樂受是虛妄否？若是虛妄，諸佛世尊久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菩提道，已離妄語；今作是說，其義云何？」佛言：「善男子！如上所說諸受樂偈，即是菩提道之根本，亦能長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先於經中說是樂相。善男子！譬如世間所須資生，能為樂因，故名為樂；所謂女色，耽湎飲酒，上饌甘味，渴時得水，寒時遇火，衣服瓔珞，象馬車乘，奴婢僮僕，金銀琉璃，珊瑚真珠，倉庫穀米，如是等物，世間所須，能為樂因，是名為樂。善男子！如是等物亦能生苦；因於女人人生男子苦，憂愁悲泣乃至斷命；因酒甘味、乃至倉穀，亦能令人生大憂惱；以是義故一切皆苦，無有樂相。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是八苦，解苦無苦；善男子！一切聲聞辟支佛等不知樂因，為如是人，於下苦中說有樂相；唯有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乃能知是苦因樂因。」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聖行品第七之三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察集諦？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此集諦是陰因緣，所謂集者，還愛於有。愛有二種：一、愛己身，二、愛所須；復有二種：未得五欲，繫心專求；既求得已，堪忍專著；復有三種：欲愛、色愛、無色愛；復有三種：業因緣愛、煩惱因緣愛、苦因緣愛。出家之人有四種愛，何等為四？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復有五種：貪著五陰，隨諸所須，一切愛著，分別按計無量無邊。善男子！愛有二種：一者善愛；二、不善愛。不善愛者，唯愚求之；善法愛者，諸菩薩求。善法愛者復有二種：不善與善；求二乘者，名為不善；求大乘者，是名為善。善男子！凡夫愛者名之為集，不名為諦；菩薩愛者名之實諦，不名為集；何以故？為度眾生所以受生，不以愛故而受生也。」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於餘經中為諸眾生說業為因緣；或說憍慢、或說六觸、或說無明，為五盛陰而作因緣，今以何義說四聖諦？獨以愛性為五陰因？」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說，諸因緣者非為非因，但是五陰，要因於愛。善男子！譬如大王若出遊巡，大臣眷屬，悉皆隨從；愛亦如是，隨愛行處，是諸結等亦復隨行。譬如膩衣，隨有塵著，著則隨住；愛亦如是，隨所愛處，

業結亦住。復次善男子！譬如濕地則能生牙；愛亦如是，能生一切業煩惱牙。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大乘大般涅槃，深觀此愛凡有九種：一、如債有餘，二、如羅刹女婦，三、如妙花莖中有毒蛇纏之，四、如惡食，性所不便而強食之；五、如姪女，六、如摩樓伽子，七、如瘡中息肉，八、如暴風，九、如彗星。云何名爲如債有餘？善男子！譬如窮人負他錢財，雖償欲畢，餘未畢故猶繫在獄而不得脫；譬聞緣覺亦復如是，以有愛習之餘氣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如債有餘。善男子！云何如羅刹女婦？善男子！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爲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復噉其夫；善男子！愛羅刹女亦復如是，隨諸眾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噉眾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唯除菩薩；是名如羅刹女婦。善男子！云何如妙花莖、毒蛇纏之？譬如有人性愛好花，不見花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花，不見是愛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爲愛毒之所蠍螫，命終墮於三惡道中，唯除菩薩；是名如妙花莖毒蛇纏之。善男子！云何所不便食而強食之？譬如有人，所不便食而強食之，食已腹痛，患下而死；愛食亦爾，五道眾生強食貪著，以是因緣墮三惡

道，唯除菩薩；是名所不便食而強食之。善男子！云何姪女？譬如愚人與姪女通，而彼姪女巧作種種諂媚現親，悉奪是人所有錢財，錢財既盡，便復驅逐；愛之姪女亦復如是，愚人無智與之交通，而是愛女奪其所有一切善法，善法既盡，驅逐令墮三惡道中，唯除菩薩；是名姪女。善男子！云何摩樓伽子？譬如摩樓伽子，若鳥食已，隨糞墮地，或因風吹來在樹下，即便生長，纏繞縛束尼拘陀樹，令不增長，遂至枯死；愛摩樓伽子亦復如是，纏縛凡夫所有善法，不令增長，遂至枯滅；既枯滅已，命終之後，墮三惡道，唯除菩薩；是名摩樓伽子。善男子！云何瘡中息肉？如人久瘡，中生息肉，其人要當勤心療治，莫生捨心；若生捨心；瘡息增長，虫疽復生，以是因緣即便命終；凡夫愚人五陰瘡痍亦復如是，愛於其中而爲息肉，應當勤心療治愛息，若不治者，命終即墮三惡道中，唯除菩薩；是名如瘡中息肉。善男子！云何暴風？譬如暴風能偃山移岳，拔深根栽；愛暴大風亦復如是，於父母所而生惡心，能拔大智舍利弗等無上深固菩提根栽，唯除菩薩；是名如暴風。善男子！云何如彗星？譬如彗星出現，天下一切人民飢饉病瘦，嬰諸苦惱；愛之彗星亦復如是，能斷一切善根種子，令凡夫人孤窮飢饉，生煩惱病，流轉生死，受種種苦，唯除菩

薩；是名彗星。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察愛結如是九種。善男子！以是義故，諸凡夫人有苦無諦；聲聞緣覺、有苦有苦諦，而無真實；諸菩薩等解苦無苦，是故無苦，而有真實。諸凡夫人有集無諦；聲聞緣覺，有集有集諦；諸菩薩等，解集無集，是故無集，而有真諦。聲聞緣覺有滅非真，菩薩摩訶薩有滅有真諦；聲聞緣覺有道非真，菩薩摩訶薩有道有真諦。」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見滅見滅諦？所謂斷除一切煩惱，若煩惱斷，則名為常；滅煩惱火，則名寂滅；煩惱滅故，則得受樂；諸佛菩薩求因緣故，故名為淨，更不復受二十五有，故名出世；以出世故，名為我常，於色聲香味觸、男女、生住滅、苦樂不苦不樂，不取相貌，故名畢竟寂滅真諦。善男子！菩薩如是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滅聖諦。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道聖諦？善男子！譬如閻中，因燈得見粗細之物，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因八聖道，見一切法，所謂常無常、有為無為、有眾生非眾生、物非物、苦樂、我無我、淨不淨、煩惱非煩惱、業非業、實不實、乘非乘、知不知，陀羅驃非陀羅驃、求那非求那、見非見、色非色、道非道、解非解，善男子！菩薩如

是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觀道聖諦。」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八聖道是道聖諦，義不相應；何以故？如來或說信心為道，能度諸漏；或時說道不放棄是，諸佛世尊不放棄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是菩薩助道之法；或時說言精進是道，如告阿難：若有人能勤修精進，則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觀身念處，若有繫心精勤修習是身念處，則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正定為道，如告大德摩訶迦葉：『夫正定者真實是道，非不正定而是道也，若入正定乃能思惟五陰生滅，非不入定能思惟也。』或說一法：『若人修習，能淨眾生，滅除一切憂愁苦惱，逮得正法，所謂念佛三昧。』或復說言修無常想是名為道，如告比丘：『有能多修無常想者，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說空寂：阿蘭若處獨坐思惟，能得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為人演法，是名為道，若聞法已，疑網即斷；疑網斷已，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持戒是道，如告阿難：『若有精勤修持禁戒，是人則度生死大苦。』或時說言親近善友是名為道，如告阿難：『若有親近善知識者，則具淨戒；若有眾生能親近我，則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或時說言：『修慈是道，修學慈者斷諸煩惱，得不動

處。』或時說言智慧是道，如佛昔爲波闍波提比丘尼說『姊妹！如諸聲聞，以智慧刀，能斷諸流諸漏煩惱。』或時如來說施是道，如佛往昔告波斯匿王：『大王！當知我於往昔多行惠施，以是因緣，今日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若八聖道是道諦者，如是等經豈非虛妄？若彼諸經非虛妄者，彼中何緣不說八道爲道聖諦？若彼不說，如來往昔何故錯謬？然我定知，諸佛如來久離錯謬。』

爾時世尊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知菩薩大乘微妙經典所有祕密，故作是問。善男子！如是諸經悉入道諦；善男子！如我先說：若有信道，如是信道，是信根本，是能佐助菩提之道，是故我說無有錯謬。善男子！如來善知無量方便，欲化眾生，故作如是種種說法；善男子！譬如良醫，識諸眾生種種病原，隨其所患而爲合藥、並藥所禁，唯水一種不在禁例；或服薑水，或甘草水，或細辛水，或黑石蜜水，或阿摩勒水，或尼婆羅水，或鉢畫羅水，或服冷水，或服熱水，或葡萄水，或安石榴水。善男子！而是良醫善知眾生所患種種，藥雖多禁，水不在例；如來亦爾，善知方便，於一法相，隨諸眾生分別廣說種種名相，彼諸眾生隨所說受，受已修習，除斷煩惱，如彼病人隨良醫教，所患得除。復次善男子！如有一人，善

解雜語，在大眾中，是諸大眾熱渴所逼，咸發聲言：『我欲飲水！我欲飲水！』是人即時以清冷水，隨其種類，說言是水，或言波尼，或言鬱持，或言紗利藍，或言紗利，或言婆耶，或言甘露，或言牛乳，以如是等無量水名，爲大眾說；善男子！如來亦爾，以一聖道爲諸聲聞種種演說，從信根等，至八聖道。復次善男子！譬如金師以一種金，隨意造作種種瓔珞，所謂鉗鎖、環釧釵璫、天冠臂印，雖有如是差別不同，然不離金；善男子！如來亦爾，以一佛道，隨諸眾生種種分別而爲說之，或說一種，所謂諸佛一道無二；復說二種，所謂定慧；復說三種，謂見慧智；復說四種，所謂見道、修道、無學道、佛道；復說五種，所謂信行道、法行道、信解脫道、見到道、身證道；復說六種，所謂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辟支佛道、佛道；復說七種，所謂念覺分、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除覺分、定覺分、捨覺分；復說八種，所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復說九種，所謂八聖道及信；復說十種，所謂十力；復說十一種，所謂十力、大慈；復說十二種，所謂十力、大慈、大悲；復說十三種，所謂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昧；復說十六種，所謂十力、大慈、大悲、念佛三

味、及佛所得三正念處；復說二十道，所謂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念佛三昧、三正念處；善男子！是道一體，如來昔日爲眾生故，種種分別。復次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所燃故得種種名，所謂木火、草火、糠火、麩火、牛馬糞火；善男子！佛道亦爾，一而無二，爲眾生故種種分別。復次善男子！譬如一識分別說六，若至於眼則名眼識，乃至意識亦復如是；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無二，如來爲化諸眾生故，種種分別；復次善男子！譬如一色，眼所見者則名爲色，耳所聞者則名爲聲，鼻所嗅者則名爲香，舌所嚐者則名爲味，身所覺者則名爲觸；善男子！道亦如是一而無二，如來爲欲化眾生故，種種分別。善男子！以是義故，以八聖道分，名道聖諦；善男子！是四聖諦，諸佛世尊次第說之，以是因緣，無量眾生得度生死。」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昔佛一時在恒河岸尸首林中，爾時如來取少樹葉，告諸比丘：『我今手中所捉葉多？一切因地草木葉多？』諸比丘言：『世尊！一切因地草木葉多，不可稱計，如來所捉、少不足言。』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因大地生草木等；爲諸眾生所宣說者，如手中葉。』世尊爾時說如是言：『如來所了無量諸法，若入四諦則爲已說，若不入者應有五諦。』」爾時

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所問，則能利益安隱快樂無量眾生。善男子！如是諸法悉已攝在四聖諦中。」迦葉菩薩復作是言：「如是等法若在四諦，如來何故唱言不說？」佛言：「善男子！雖復入中，猶不名說；何以故？善男子！知四聖諦有二種智，一者中，二者上；中者，聲聞緣覺智；上者，諸佛菩薩智。善男子！知諸陰苦，名爲中智；分別諸陰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竟不說之。善男子！知諸入者名之爲門，亦名爲苦，是名中智；分別諸入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諸界者名之爲分，亦名爲性，亦名爲苦，是名中智；分別諸界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色壞相是名中智；分別諸色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受覺相是名中智；分別諸受有無量覺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想取相是名中智；分別是想有無量取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

之。善男子！知行作相是名中智；分別是行無量作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識分別相是名中智；分別是識無量知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善男子！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愛因緣能生五陰，是名中智；一人起愛無量無邊，聲聞緣覺所不能知，能知一切眾生所起如是等愛，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滅煩惱是名中智；分別煩惱不可稱計，滅亦如是不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是道相能離煩惱，是名中智；分別道相無量無邊，所離煩惱亦無量無邊，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知世諦者是名中智；分別世諦無量無邊不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善男子！一切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是第一義，是名中智；知第一義無量無邊不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如是等義，我於彼經亦不說之。」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所說世諦第一義諦，其義云何？世尊！第一義中有世諦不？世諦之中有第一義不？如其有者，即是一諦

；如其無者，將非如來虛妄說耶？」「善男子！世諦者，即第一義諦。」「世尊！若爾者，則無二諦。」佛言：「善男子！有善方便，隨順眾生說有二諦；善男子！若隨言說，則有二種：一者世法，二者出世法。善男子！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為世諦。善男子！五陰和合稱言某甲，凡夫眾生隨其所稱，是名世諦；解陰無有某甲名字，離陰亦無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或復有法、有名有實，或復有法、有名無實；善男子！有名無實者，即是世諦；有名有實者，是第一義諦。善男子！如我、眾生、壽命、知見、養育、丈夫、作者、受者、熱時之炎、乾闥婆城、龜毛兔角、旋火之輪、諸陰界入，是名世諦；苦集滅道，名第一義諦。善男子！世法有五種：一者名世，二者句世，三者縛世，四者法世，五者執著世。善男子！云何名世？男女瓶衣，車乘屋舍，如是等物，是名名世；云何句世？四句一偈，如是等偈是名句世；云何縛世？捲合繫結，束縛合掌，是名縛世；云何法世？如鳴槌集僧，嚴鼓戒兵，吹貝知時，是名法世；云何執著世？如望遠人有染衣者，生想執著，言是沙門，非婆羅門；見有結繩橫佩身上，便生念言，是婆羅門，非沙門也，是名執著世；善男子！

如是名爲五種世法。善男子！若有眾生於如是等五種世法，心無顛倒，如實而知，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若燒若割，若死若壞，是名世諦；無燒無割，無死無壞，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有八苦相，名爲世諦；無生無老、無病無死、無愛別離、無怨憎會、無求不得、無五盛陰，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譬如一人多有所能，若其走時則名走者，或收刈時復名刈者，或作飲食名作食者，若治材木則名工匠，鍛金銀時言金銀師，如是一人有多名字；法亦如是，其實是一而有多名，依因父母和合而生，名爲世諦；十二因緣和合生者，名第一義諦。」

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所言實諦，其義云何？」佛言：「善男子！言實諦者名曰真法；善男子！若法非真，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無顛無倒，無顛倒者乃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無有虛妄，若有虛妄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名曰大乘，非大乘者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是佛所說，非魔所說，若是魔說、非佛說者，不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一道清淨，無有二也；善男子！有常有樂、有我有淨，是則名爲實諦之義。」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以真實爲實諦者，真實之法即是如來虛空佛性，若如是者，如來、虛空

及與佛性，無有差別。」佛告文殊師利：「有苦有諦有實，有集有諦有實，有滅有諦有實，有道有諦有實；善男子！如來非苦非諦是實，虛空非苦非諦是實，佛性非苦非諦是實。文殊師利！所言苦者爲無常相，是可斷相，是爲實諦；如來之性非苦非無常，非可斷相，是故爲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所言集者，能令五陰和合而生，亦名爲苦，亦名無常，是可斷相，是爲實諦；善男子！如來非是集性，非是陰因，非可斷相，是故爲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所言滅者名煩惱滅，亦常無常；二乘所得名曰無常，諸佛所得是則名常，亦名證法，是爲實諦；善男子！如來之性不名爲滅，能滅煩惱，非常非無常；不名證知，常住無變，是故爲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道者能斷煩惱，亦常無常，是可修法，是名實諦；如來非道能斷煩惱，非常無常，非可修法；常住不變，是故爲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言真實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真實；真實者即是虛空，虛空者即是真實；真實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真實。文殊師利！有苦、有苦因、有苦盡、有苦對，如來非苦乃至非對，是故爲實，不名爲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苦者有爲有漏無樂，如來非有爲非有漏，湛然安樂，是實非諦。」文殊師利白佛

言：「世尊！如佛所說，不顛倒者名爲實諦，若爾者，四諦之中有四倒不？如其有者，云何說言：無有顛倒名爲實諦？一切顛倒不名爲實？」佛告文殊師利：「一切顛倒皆入苦諦，如諸眾生有顛倒心，名爲顛倒；善男子！譬如有人，不受父母尊長教敕，雖受不能隨順修行，如是人等名爲顛倒，如是顛倒非不是苦，即是苦也。」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不虛妄者即是實諦，若爾者，當知虛妄則非實諦。」佛言：「善男子！一切虛妄皆入苦諦，如有眾生欺誑於他，以是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是等法，名爲虛妄；如是虛妄，非不是苦，即是苦也；聲聞緣覺諸佛世尊遠離不行，故名虛妄；如是虛妄，諸佛二乘所斷除故，故名實諦。」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大乘是實諦者，當知聲聞辟支佛乘則爲不實。」佛言：「文殊師利！彼二乘者，亦實不實；聲聞緣覺斷諸煩惱，則名爲實；無常不住，是變易法，名爲不實。」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若佛所說名爲實者，當知魔說則爲不實；世尊！如魔所說，聖諦攝不？」佛言：「文殊師利！魔所說者二諦所攝，所謂苦集；凡是一切非法非律，不能令人而得利益，終日宣說，亦無有人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名虛妄；如是虛妄，名爲魔說。」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一道清淨

無有二者，諸外道等亦復說言：『我有一道，清淨無二。』若言一道是實諦者，與彼外道有何差別？若無差別，不應說言一道清淨。」佛言：「善男子！諸外道等有苦集諦，無滅道諦，於非滅中而生滅想，於非道中而生道想，於非果中而生果想，於非因中而生因想，以是義故，彼無一道清淨無二。」

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有常有我、有樂有淨是實義者，諸外道等應有實諦，佛法中無；何以故？諸外道輩亦復說言：諸行是常。云何是常？可意不可意諸業報等，受不失故；可意者名十善報，不可意者十不善報。若言諸行悉皆無常，而作業者於此已滅，誰復於彼受果報乎？以是義故諸行是常；殺生因緣，故名爲常。世尊！若言諸行悉無常者，能殺可殺，二俱無常；若無常者，誰於地獄而受罪報？若言定有地獄受報者，當知諸行實非無常。世尊！繫心專念，亦名爲常，所謂十年所念，乃至百年亦不忘失，是故爲常；若無常者，本所見事，誰憶誰念？以是因緣，一切諸行非無常也。世尊！一切憶想，亦名爲常，有人先見他人手足頭項等相，後時若見便還識之，若無常者，本相應滅。世尊！諸所作業，以久修習，若從初學，或經三年，或經五年，然後善知，故名爲常。世尊！算數之法，從一至二，從二至三乃至百千，若無常者初



一應滅，初一若滅誰復至二？如是常一，終無有二，以一不滅故得至二，乃至百千，是故爲常。世尊！如讀誦法，讀一阿含，至二阿含，乃至三四阿含，如其無常，所可讀誦終不至四，以是讀誦增長因緣，故名爲常。世尊！瓶衣車乘，如人負債，大地形相，山河樹林，藥木草葉，眾生治病，皆悉是常，亦復如是。世尊！一切外道皆作是說：諸行是常；若是常者，即是實諦。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樂；云何知耶？受者定得可意報故。世尊！凡受樂者必定得之，所謂大梵天王、大自在天、釋提桓因、毘紐天、及諸人天，以是義故必定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樂；能令眾生求望故，飢者求食，渴者求飲，寒者求溫，熱者求涼，極者求息，病者求差，欲者求色；若無樂者，彼何緣求？以有求者，故知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作是言：施能得樂；世間之人好施沙門諸婆羅門、貧窮困苦，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象馬車乘末香塗香眾花屋宅、依止燈明，作如是等種種惠施，爲我後世受可意報，是故當知決定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作是言：以因緣故，當知有樂；所謂受樂者有因緣故，名爲樂觸；若無樂者，何得因緣？如無兔角，則無因緣；有樂因緣，則知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作是言：上中下故，當知有樂；下受樂者，

釋提桓因；中受樂者，大梵天王；上受樂者，大自在天；以有如是上中下故，當知有樂。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淨；何以故？若無淨者不應起欲，若起欲者，當知有淨。又復說言：金銀珍寶、琉璃頗梨、車渠瑪瑙、珊瑚真珠、璧玉珂貝、流泉浴池、飲食衣服、花香、末香、塗香、燈燭之明，如是等物悉是淨法；復次有淨，謂五陰者即是淨器，盛諸淨物；所謂人天諸仙、阿羅漢、辟支佛、菩薩、諸佛；以是義故名之爲淨。世尊！有諸外道復言有我；有所睹見，能造作故；譬如有人入陶師家，雖復不見陶師之身，以見輪繩，定知其家必是陶師。我亦如是，眼見色已必知有我，若無我者誰能見色？聞聲乃至觸法，亦復如是。復次有我；云何得知？因相故知；何等爲相？喘息視胸，壽命役心，受諸苦樂，貪求瞋恚；如是等法悉是我相，是故當知必定有我。復次有我，能別味故；有人食果，見已知味，是故當知必定有我。復次有我，云何知耶？執作業故；執鎌能刈，執斧能斫，執瓶盛水，執車能御，如是等事，我執能作，當知必定而有我也。復次有我，云何知耶？即於生時欲得乳哺，乘宿習故；是故當知必定有我。復次有我，云何知耶？和合利益他眾生故；譬如瓶衣、車乘田宅、山林樹木、象馬牛羊，如是等物若和合者，則有利

益，此內五陰亦復如是，眼等諸根有和合故，則利益我，是故當知必定有我。復次有我，云何知耶？有遮法故；如有物故則有遮礙，物若無者則無有遮；若有遮者則知有我，是故當知必定有我。復次有我，云何知耶？伴非伴故；親與非親，非是伴侶；正法邪法，亦非伴侶；智與非智，亦非伴侶；沙門非沙門，婆羅門非婆羅門，子非子，晝非晝，夜非夜，我非我，如是等法爲伴非伴，是故當知必定有我。世尊！諸外道等，種種說有常樂我淨，當知定有常樂我淨；世尊！以是義故，諸外道等亦得說言我有真諦。」

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門婆羅門有常有樂，有淨有我者，是非沙門非婆羅門；何以故？迷於生死，離一切智大導師故；如是沙門婆羅門等，沈沒諸欲，善法羸損故；是諸外道，繫在貪欲瞋恚癡獄，堪忍愛樂故；是諸外道雖知業果自作自受，而猶不能遠離惡法；是諸外道，非是正法正命自活；何以故？無智慧火，不能消故；是諸外道雖欲貪著上妙五欲，貧於善法，不勤修故；是諸外道雖欲往至正解脫中，而持戒足不成就故；是諸外道雖欲求樂，而不能求樂因緣故；是諸外道雖復憎惡一切諸苦，然其所行未能遠離諸苦因緣；是諸外道雖爲四大毒蛇所纏，猶行放逸，不能謹慎；是諸外道無明

所覆，遠離善友，樂在三界無常熾然大火之中而不能出；是諸外道遇諸煩惱難愈之病，而復不求大智良醫；是諸外道方於未來當涉無邊險遠之路，而不知習善法資糧而自莊嚴；是諸外道常爲姪欲災毒所害，而反抱持五欲霜毒；是諸外道瞋恚熾盛，而復反更親近惡友；是諸外道常爲無明之所覆蔽，而反推求邪惡之法；是諸外道常爲邪見之所誑惑，而反於中生親善想；是諸外道希食甘果而種苦子；是諸外道已處煩惱闇室之中，而反遠離大智炬明；是諸外道患煩惱渴，而復反飲諸欲鹹水；是諸外道漂流生死無邊大河，而復遠離無上船師；是諸外道迷惑顛倒，言諸行常；諸行若常，無有是處。」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聖行品第七之四

「善男子！我觀諸行悉皆無常，云何知耶？以因緣故；若有諸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善男子！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因所作，非無因作；非作非作者，非相非無相，非有名非無名，

非名非色，非長非短，非陰界入之所攝持，是故名常。善男子！佛性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法，法即是常；善男子！常者即是如來，如來即是僧，僧即是常；以是義故，從因生法不名為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因生。善男子！是諸外道不見佛性、如來、及法，是故外道所可言說悉是妄語，無有真諦；諸凡夫人，先見瓶衣、車乘舍宅、城郭河水、山林男女、象馬牛羊，後見相似，便言是常，當知其實非是常也。善男子！一切有為皆是無常；虛空無為是故為常，佛性無為是故為常；虛空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無為，無為者即是常。常者即是法，法者即是僧，僧即無為，無為者即是常。善男子！有為之法凡有二種：色法、非色法；非色法者，心心數法；色法者，地水火風。善男子！心名無常，何以故？性是攀緣，相應分別故。善男子！眼識性異乃至意識性異，是故無常；善男子！色境界異乃至法境界異，是故無常；善男子！眼識相應異乃至意識相應異，是故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眼識應獨緣一切法；善男子！若眼識異乃至意識異，則知無常；以法相似，念念生滅，凡夫見已，計之為常；善男子！諸因緣相可破壞故，亦名無常；所謂因眼、因色、因明、因思惟生於眼識；耳識生時，所因各異，非眼識因緣；乃

至意識異亦如是。」

「復次善男子！壞諸行因緣異故，心名無常；所謂修無常心異，修苦空無我心異；心若常者，應當修無常，尚不得觀苦空無我，況復得觀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外道法中不能攝取常樂我淨；善男子！當知心法必定無常。復次善男子！心性異故，名為無常；所謂聲聞心性異，緣覺心性異，諸佛心性異；一切外道心有三種：一者出家心，二者在家心，三者在家遠離心；樂相應心異，苦相應心異，不苦不樂相應心異，貪欲相應心異，瞋恚相應心異，愚癡相應心異；一切外道心相亦異，所謂愚癡相應心異，疑惑相應心異，邪見相應心異，進止威儀其心亦異，善男子！心若常者，亦復不能分別諸色，所謂青黃赤白紫色。善男子！心若常者，諸憶念法不應忘失；善男子！心若常者，凡所讀誦不應增長。復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應說言已作今作當作，若有已作今作當作，當知是心必定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則無怨親，非怨非親；心若常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心若常者，雖有所作不應增長；善男子！以是義故，當知心性各各別異，有別異故，當知無常。善男子！我今於此非色法中演說無常，其義已顯；復當為汝說色無常：是色無常，本無、有生，生已滅故；內身處胎

歌羅邏時，本無、有生，生已變故；外諸牙莖，本亦無生，生已變故；是故當知：一切色法悉皆無常。善男子！所有內色隨時而變，歌羅邏時異，安浮陀時異，伽那時異，閉手時異，諸炮時異，初生時異，嬰孩時異，童子時異，乃至老時各各變異；所謂外色亦復如是，牙異莖異，枝異葉異，花異果異。復次善男子！內味亦異歌羅邏時，乃至老時各各變異；外味亦爾，芽莖枝葉，花果味異；歌羅邏時力異，乃至老時力異；歌羅邏時狀貌異，乃至老時狀貌亦異；歌羅邏時果報異，乃至老時果報亦異；歌羅邏時名字異，乃至老時名字亦異；所謂內色壞已還合，故知無常；外諸樹木亦壞已還合，故知無常；次第漸生，故知無常；次第生歌羅邏時乃至老時，次第生牙乃至果子，故知無常；諸色可滅，故知無常；歌羅邏滅時異，乃至老滅時異，牙滅時異，乃至果滅時異，故知無常。凡夫無知，見相似生，計以爲常；以是義故，名曰無常；若無常即是苦，若苦即是不淨。善男子！我因迦葉先問是事，於彼已答。」

「復次善男子！諸行無我；善男子！總一切法，謂色非色。色非我也，何以故？可破可壞，可裂可打，生增長故；我者不可破壞裂打生長，以是義故，知色非我。非色之法亦復非我；何以故？因

緣生故。善男子！若諸外道，以專念故知有我者，專念之性實非我也；若以專念爲我性者，過去之事則有忘失；有忘失故，定知無我。善男子！若諸外道，以憶想故知有我者，無憶想故定知無我；如說見人手有六指，即便問言：『我先何處共相見耶？』若有我者不應復問，以相問故定知無我。善男子！若諸外道，以有遮故、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有遮故，定知無我，如言調達，終不發言非調達也；我亦如是，若定是我，終不遮我；以遮我故，定知無我；若以遮故、知有我者，汝今不遮、定應無我。善男子！若諸外道，以伴非伴知有我者，以無伴故，應無有我；有法無伴，所謂如來虛空佛性；我亦如是，實無有伴；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名字故知有我者，無我法中亦有我名，如貧賤人名字富貴；如言我死，若我死者、我則殺我，而我實不可殺，假名殺我；亦如矮人名爲長者，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生已求，乳知有我者；善男子！若有我者，一切嬰兒，不應執持糞穢、火蛇、毒藥；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復次善男子！一切眾生，於三法中悉有等智；所謂姪欲、飲食、恐怖，是故無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相貌故知有我者，善男子！相故無我，無相故亦無我；若人睡時不能進止

俯仰視眴，不覺苦樂，不應有我；若以進止俯仰視眴知有我者，機關木人，亦應有我；善男子！如來亦爾，不進不止，不俯不仰，不視不眴，不苦不樂，不貪不恚，不癡不行；如來如是，真實有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見他食果、口中生涎，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憶念故，見則生涎，涎非我也；我亦非涎，非喜非悲，非欠非笑，非臥非起，非飢非飽；以是義故，定知無我。善男子！是諸外道癡如小兒，無慧方便，不能了達常與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壽命非壽命、眾生非眾生、實非實、有非有，於佛法中取少許分，虛妄計有常樂我淨，而實不知常樂我淨；如生盲人，不識乳色，便問他言：『乳色何似？』他人答言：『色白如貝。』盲人復問：『是乳色者，如貝聲耶？』答言：『不也。』復問：『貝色爲何似耶？』答言：『猶稻米末。』盲人復問：『乳色柔軟如稻米末耶？稻米末者，復何所似？』答言：『猶如雨雪。』盲人復言：『彼稻米末，冷如雪耶？雪復何似？』答言：『猶如白鶴。』是生盲人，雖聞如是四種譬喻，終不能得識乳真色；是諸外道，亦復如是，終不能識常樂我淨。善男子！以是義故，我佛法中有真實諦，非於外道。」

文殊師利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於今臨般

涅槃，方更轉於無上法輪，乃作如是分別真諦。」佛告文殊師利：「汝今云何故於如來生涅槃想？善男子！如來實是常住不變，不般涅槃；善男子！若有計『我是佛，我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即是法，法是我所；我即是道，道是我所；我即世尊，世尊即是我所；我即聲聞，聲聞即是我所；我能說法，令他聽受；我轉法輪，餘人不能。』如來終不作如是計，是故如來不轉法輪。善男子！若有人作如是妄計：『我即是眼，眼即是我所；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我即是色，色是我所；乃至法亦如是。我即是地，地即是我所；水火風等亦復如是。』善男子！若有人言：『我即是信，信是我所；我是多聞，多聞即是我所；我是檀波羅蜜，檀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尸波羅蜜，尸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羼提波羅蜜，羼提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毘梨耶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禪波羅蜜，禪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即是我所；我是四念處，四念處即是我所；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亦復如是。』善男子！如來終不作如是計，是故如來不轉法輪。善男子！若言常住無有變易，云何說言佛轉法輪？是故汝今不應說言如來方更轉於法輪。善男子！譬如因眼綠色、緣明、緣思惟，因緣和合，得

生眼識。善男子！眼不念言我能生識；色乃至思惟，終不念言我生眼識；眼識亦復不念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是等法因緣和合，得名爲見。善男子！如來亦爾，因六波羅蜜、三十七助菩提之法，覺了諸法；復因咽喉、舌齒脣口、言語音聲，爲憍陳如初始說法，名轉法輪；以是義故，如來不名轉法輪也。善男子！若不轉者，即名爲法，法即如來。善男子！譬如因燧因鑽、因手因乾牛糞而得生火，燧亦不言我能生火，鑽、手、牛糞，各不念言我能生火，火亦不言我能自生；如來亦爾，因六波羅蜜、乃至憍陳如，名轉法輪，如來亦復不念言：我轉法輪。善男子！若不生者，是則名爲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名如來。善男子！譬如因酪因水、因攢因瓶因繩、因人手捉而得出蘇，酪不念言我能出蘇，乃至人手亦不念言我能出蘇，蘇亦不言我能自出，眾緣和合故得出蘇；如來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善男子！若不出者，是則名爲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是如來。善男子！譬如因子因地、因水因火、因風因糞因時、因人作業而牙得生；善男子！子亦不言我能生牙，乃至作業亦不念言我能生牙，牙亦不言我能自生；如來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善男子！若不作者，是則名爲轉正法輪，是轉法輪即是如來。善男子！譬如因鼓因空、因皮

因人、因桴和合出聲，鼓不念言我能出聲，乃至桴亦如是，聲亦不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來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善男子！轉法輪者名爲不作，不作者即轉法輪，轉法輪者即是如來。善男子！轉法輪者乃是諸佛世尊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虛空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爲法，如來亦爾，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爲法；如來性，佛性亦爾，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爲法。善男子！諸佛世尊語有二種：一者世語；二者出世語。善男子！如來爲諸聲聞緣覺說於世語，爲諸菩薩說出世語。善男子！是諸大眾復有二種：一者求小乘；二者求大乘。我於昔日波羅捺城，爲諸聲聞轉于法輪，今始於此拘尸那城，爲諸菩薩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復有二人：中根、上根；爲中根人於波羅捺轉於法輪，爲上根人、人中象王、迦葉菩薩等，今於此間拘尸那城轉大法輪。善男子！極下根者，如來終不爲轉法輪，極下根者即一闍提。復次善男子！求佛道者復有二種：一、中精進；二、上精進。於波羅捺，爲中精進轉於法輪；今於此間拘尸那城，爲上精進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捺城初轉法輪，八萬天人得須陀洹果；今於此間拘尸那城，八十萬億人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善男子！波羅捺城大梵天王

稽首請我轉於法輪；今於此間拘尸那城，迦葉菩薩稽首請我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捺城轉法輪時，說無常苦空無我；今於此間拘尸那城轉法輪時，說常樂我淨。」

「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捺城轉法輪時，所出音聲，聞于梵天；如來今於拘尸那城轉法輪時，所出音聲遍於東方二十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諸佛世尊凡有所說，皆悉名為轉法輪也。善男子！譬如聖王所有輪寶，未降伏者能令降伏，已降伏者能令安隱。善男子！諸佛世尊凡所說法亦復如是，無量煩惱未調伏者，能令調伏，已調伏者令生善根。善男子！譬如聖王所有輪寶，則能消滅一切怨賊；如來演法亦復如是，能令一切諸煩惱賊皆悉寂靜。復次善男子！譬如聖王所有輪寶下上迴轉，如來說法亦復如是，能令下趣諸惡眾生，上生人天乃至佛道。善男子！是故汝今不應讚言如來於此更轉法輪。」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於此義非為不知，所以問者，為欲利益諸眾生故。世尊！我已久知轉法輪者，實是諸佛如來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爾時世尊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是名菩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所行聖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復以何義，名為聖

行？」善男子！聖名諸佛世尊，以是義故，名為聖行。「世尊！若是諸佛之所行者，則非聲聞、緣覺、菩薩所能修行。」善男子！是諸世尊安住於此大般涅槃，而作如是開示，分別演說其義，以是義故，名曰聖行。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如是聞已，則能奉行，故名聖行。善男子！是菩薩摩訶薩得是行已，則得住於無所畏地。善男子！若有菩薩得住如是無所畏地，則不復畏貪恚愚癡、生老病死，亦復不畏惡道地獄、畜生餓鬼。善男子！惡有二種：一者阿修羅；二者人中。人中有三種惡：一者一闍提；二者誹謗方等經典；三者犯四重禁。善男子！住是地中諸菩薩等，終不畏墮如是惡中，亦復不畏沙門、婆羅門、外道邪見、天魔波旬，亦復不畏受二十五有，是故此地名無所畏。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無畏地，得二十五三昧，壞二十五有；善男子！得無垢三昧，能壞地獄有；得無退三昧，能壞畜生有；得心樂三昧，能壞餓鬼有；得歡喜三昧，能壞阿修羅有；得日光三昧，能斷弗婆提有；得月光三昧，能斷瞿耶尼有；得熱炎三昧，能斷鬱單越有；得如幻三昧，能斷閻浮提有；得一切法不動三昧，能斷四天處有；得難伏三昧，能斷三十三天處有；得悅意三昧，能斷炎摩天有；得青色三昧，能斷兜率天有；得黃色三昧，能斷化樂天有；得赤色

三昧，能斷他化自在天有；得白色三昧，能斷初禪有；得種種三昧，能斷大梵天有；得雙三昧，能斷二禪有；得雷音三昧，能斷三禪有；得注雨三昧，能斷四禪有；得如虛空三昧，能斷無想有；得照鏡三昧，能斷淨居阿那含有；得無礙三昧，能斷空處有；得常三昧，能斷識處有；得樂三昧，能斷不用處有；得我三昧，能斷非想非非想處有；善男子！是名菩薩得二十五三昧，斷二十五有。善男子！如是二十五三昧，名諸三昧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入如是等諸三昧王，若欲吹壞須彌山王，隨意即能；欲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心之所念，亦悉能知；欲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內於己身一毛孔中，隨意即能，亦令眾生無迫遑想；若欲化作無量眾生，悉令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中者，亦能隨意；欲分一身以爲多身，復合多身以爲一身，雖作如是，心無所著猶如蓮花。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得入如是三昧王已，即得住於自在之地；菩薩得住是自在地，得自在力，隨欲生處即得往生；善男子！譬如聖王領四天下，隨意所行無能障礙；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一切生處若欲生者，隨意往生。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見地獄一切眾生，有可化令住善根者，菩薩即往而生其中；菩薩雖生，非本業果，菩薩摩訶薩住自在地力因緣故而生其中。善男子！菩

薩摩訶薩雖在地獄，不受熾然碎身等苦。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所可成就如是功德，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尚不可說，何況諸佛所有功德而當可說？」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住無垢藏王，有大威德，成就神通，得大總持，三昧具足，得無所畏，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菩薩所可成就功德智慧，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實不可說，我意猶謂故不如是大乘經典；何以故？因是大乘方等經力故，能出生諸佛世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佛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是諸大乘方等經典雖復成就無量功德，欲比是經，不得爲喻，百倍千倍百千萬億倍，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善男子！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眾病皆除，所有諸藥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從佛出生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經，從方等經出般若波羅蜜，從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猶如醍醐。言醍醐者喻於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善男子！以是義故，說言如來所有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稱計。」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讚，大涅槃經猶如醍醐，最上最妙；若有能服眾病悉除，一切



諸藥悉入其中；我聞是已竊復思念，若有不能聽受是經，當知是人爲大愚癡，無有善心。世尊！我於今者，實能堪忍剝皮爲紙，刺血爲墨，以髓爲水，析骨爲筆，書寫如是大涅槃經；書已讀誦令其通利，然後爲人廣說其義。世尊！若有眾生貪著財物，我當施財，然後以是大涅槃經勸之令讀；若尊貴者，先以愛語而隨其意，然後漸當以是大乘大涅槃經勸之令讀；若凡庶者，當以威勢逼之令讀；若僞慢者，我當爲其而作僕使，隨順其意令其歡喜，然後當以大般涅槃而教導之；若有誹謗大乘經者，當以勢力摧之令伏，既摧伏已，然後勸之令讀大涅槃經；若有愛樂大乘經者，我躬當往恭敬供養，尊重讚歎。」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甚愛樂大乘經典，貪大乘經、愛大乘經、味大乘經，信敬尊重供養大乘。善男子！汝今以此善心因緣，當得超越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大菩薩，在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亦不久復當如我廣爲大眾演說如是大般涅槃如來佛性、諸佛所說祕密之藏。善男子！過去之世，佛日未出，我於爾時作婆羅門，修菩薩行，悉能通達一切外道所有經論；修寂滅行，具足威儀，其心清淨，不爲外來能生欲想之所破壞；滅瞋恚火，受持常樂我淨之法；周遍求索大乘經典，乃至不聞方等名字。我於爾時住於雪

山，其山清淨，流泉浴池樹林藥木，充滿其地；處處石間有清流水，多諸香花周遍嚴飾，眾鳥禽獸不可稱計，甘果滋繁種別難計；復有無量藕根甘根、青木香根。我於爾時獨處其中，唯食諸果，食已繫心思惟坐禪，經無量歲，亦不聞有如來出世大乘經名。善男子！我修如是難行苦行時，釋提桓因等諸天人，心大驚怪，即共集會各各相謂，而說偈言：

各共相指示，清淨雪山中；

寂靜離欲主，功德莊嚴王。

以離貪瞋慢，永斷諸愚癡；

口初未曾說，羸惡等語言。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歡喜，復說偈言：

如是離欲人，清淨勤精進；

將不求帝釋，及以諸天耶？

若是外道者，修行諸苦行；

是人多欲求，帝釋所坐處。

爾時復有一仙天子，即爲帝釋而說偈言：

天主僞尸迦，不應生此慮；

外道修苦行，何必求帝處？

說是偈已，復作是言：『僞尸迦！世有大士，爲眾生故不貪己身；爲欲利益諸眾生故，而修種種無量苦行；如是之人，見生死中諸過咎故，設見珍

寶滿此大地諸山大海，不生貪著，如視涕唾。如是大士，棄捨財寶、所愛妻子、頭目髓腦手足支節、所居舍宅象馬車乘、奴婢僮僕，亦不願求生於天上，唯求欲令一切眾生得受快樂。如我所解，如是大士清淨無染，眾結永盡，唯欲求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釋提桓因復作是言：『如汝言者，是人則為攝取一切世間眾生。大仙！若此世間有佛樹者，能除一切諸天世人及阿修羅煩惱毒蛇；若諸眾生住是佛樹陰涼中者，煩惱諸毒悉得消滅。大仙！是人若當未來世中作善逝者，我等悉當得滅無量熾然煩惱，如是之事實為難信。何以故？無量百千諸眾生等、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見少微緣，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便動轉；如水中月，水動則動；猶如畫像，難成易壞；菩提之心亦復如是，難發易壞。大仙！如有多人，以諸鎧仗牢自莊嚴，欲前討賊，臨陣恐怖則便退散；無量眾生亦復如是發菩提心，牢自莊嚴；見生死過，心生恐怖，即便退散。大仙！我見如是無量眾生發心之後，皆生動轉；是故我今雖見是人修於苦行，無惱無熱，住於險道其行清淨，未能信也；我今要當自往試之，知其實能堪任荷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重擔不？大仙！猶如車有二輪則有載用，鳥有二翼堪任飛行，是苦行者亦復如是，我雖見其堅持禁戒，未知其人

有深智不？若有深智，當知則能堪任荷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重擔也。大仙！譬如魚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如菴羅樹，花多果少；眾生發心乃有無量，及其成就，少不足言。大仙！我當與汝俱往試之。大仙！譬如真金，三種試已，乃知其真，謂燒打磨；試彼苦行亦當如是。』爾時釋提桓因自變其身作羅刹像，形甚可畏，下至雪山，去其不遠而便立住。是時羅刹心無所畏，勇健難當，辯才次第，其聲清雅，宣過去佛所說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是半偈已，便住其前，所現形貌甚可怖畏，顧眄遍視，觀於四方。是苦行者聞是半偈，心生歡喜；譬如估客，於險難處夜行失伴，恐怖推求，還遇同侶，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亦如久病，未遇良醫瞻病好藥，後卒得之；如人沒海，卒遇船舫；如渴乏人，遇清冷水；如為怨逐，忽然得脫；如久繫人，卒聞得出；亦如農夫，炎旱得雨；亦如行人還得歸家，家人見已生大歡喜。善男子！我於爾時間是半偈，心中歡喜亦復如是，即從座起，以手舉髮，四向顧視而說是言：『向所聞偈，誰之所說？』爾時四顧不見餘人，唯見羅刹，即說是言：『諸開如是解脫之門，誰能雷震諸佛音聲？誰於生死睡眠之中而獨覺寤唱如是言？誰能於此示導生死飢饉眾生無上道味？無量眾生沈生死海，誰能於中

作大船師？是諸眾生常爲煩惱重病所纏，誰能於中爲作良醫？說是半偈啓悟我心，猶如半月漸開蓮花？』善男子！我於爾時更無所見，唯見羅刹。復作是念：『將是羅刹說是偈耶？』仍復生疑或非其說，何以故？是人形容甚可怖畏，若有得聞是偈句者，一切恐怖醜陋即除，何有此人形貌如是，能說此偈？不應火中出生蓮花，非日光中出生冷水。善男子！我於爾時復作是念：『我今無智，而此羅刹或能得見過去諸佛，從諸佛所聞是半偈，我今當問。』即便前至是羅刹所，作如是言：『善哉！大士！汝於何處得是過去離怖畏者所說半偈？大士！復於何處，而得如是半如意珠？大士！是半偈義，乃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之正道也；一切世間無量眾生，常爲諸見羅網所覆，終身於此外道法中，初不曾聞如是出世十力世雄所說空義。』善男子！我問是已，即答我言：『大婆羅門！汝今不應問我是義，何以故？我不食來已經多日，處處求索，了不能得，飢渴苦惱，心亂諂語，非我本心之所知也；假使我今力能飛行虛空，至鬱單越乃至天上，處處求食亦不能得，以是之故我說是語。』善男子！我時即復語羅刹言：『大士！若能爲我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爲汝弟子。大士！汝所說者，名字不終，義亦不盡，以何因緣不欲說耶？夫財施者則有

竭盡，法施因緣不可盡也。雖無有盡，多所利益，我今聞此半偈法已，心生驚疑，汝今幸可爲我除斷，說此偈竟，我當終身爲汝弟子。』羅刹答言：『汝智太過，但自憂身，都不見念，今我定爲飢苦所逼，實不能說。』我即問言：『汝所食者，爲是何物？』羅刹答言：『汝不足問，我若說者，令人多怖。』我復問言：『此中獨處，更無有人，我不畏汝，何故不說？』羅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所飲者唯人熱血，自我薄福唯食此食，周遍求索，困不能得，世雖多人皆有福德，兼爲諸天之所守護，而我無力，不能得殺。』善男子！我復語言：『汝但具足說是半偈，我聞偈已，當以此身奉施供養。大士！我設命終，如此之身無所復用，當爲虎狼鴟梟鷲之所噉食，而復不得一毫之福；我今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捨不堅身，以易堅身。』羅刹答言：『誰當信汝如是之言，爲八字故，棄所愛身？』善男子！我即答言：『汝真無智，譬如有人施他凡器，得七寶器；我亦如是，捨不堅身、得金剛身，汝言誰當信者？我今有證，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及四天王能證是事；復有天眼諸菩薩等爲欲利益無量眾生，修行大乘具六度者，亦能證知；復有十方諸佛世尊利眾生者，亦能證我，爲八字故捨於身命。』羅刹復言：『汝若如是

能捨身者，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其餘半偈。』善男子！我於爾時，聞是語已心中歡喜，即解己身所著鹿皮，爲此羅刹敷置法座，白言：『和上！願坐此座。』我即於前叉手長跪，而作是言：『唯願和上善爲我說其餘半偈，令得具足。』羅刹即說：『生滅滅已，寂滅爲樂。』爾時羅刹說是偈已，復作是言：『菩薩摩訶薩，汝今已聞具足偈義，汝之所願，爲悉滿足，若必欲利諸眾生者，時施我身。』善男子！我於爾時深思此義，然後處處若石若壁、若樹若道，書寫此偈，即便更繫所著衣裳，恐於死後身體露現，即上高樹。爾時樹神復問我言：『善哉！仁者！欲作何事？』善男子！我時答言：『我欲捨身，以報偈價。』樹神問言：『如是偈者，何所利益？』我時答言：『如是偈句，乃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說開空法道，我爲此法棄捨身命，不爲利養名聞、財寶、轉輪聖王、四大天王、釋提桓因、大梵天王、人天中樂，爲欲利益一切眾生，故捨此身。』善男子！我捨身時，復作是言：『願令一切慳惜之人，悉來見我捨離此身，若有少施起貢高者，亦令得見我爲一偈捨此身命，如棄草木。』我於爾時說是語已，尋即放身自投樹下，下未至地，時虛空中出種種聲，其聲乃至阿迦尼吒。爾時羅刹還復釋身，即於空中接取我身，安置平地。爾

時釋提桓因及諸天人大梵天王，稽首頂禮於我足下，讚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薩！能大利益無量眾生，欲於無明黑闇之中然大法炬；由我愛惜如來大法，故相燒惱，唯願聽我懺悔罪咎。汝於未來必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見濟度。』爾時釋提桓因及諸天眾頂禮我足，於是辭去忽然不現。善男子！如我往昔爲半偈故，捨棄此身，以是因緣便得超越足十二劫，在彌勒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得如是無量功德，皆由供養如來正法；善男子！汝今亦爾，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則已超過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菩薩上。善男子！是名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修於聖行。」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一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梵行？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住七善法，得具梵行；何等爲七？一者知法，二者知義，三者知時，四者知足，五者自知，六者知眾，七者知尊卑。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知法？善男子！是菩薩摩訶

薩知十二部經，謂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曰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摩、優波提舍。善男子！何等名為修多羅經？從如是我聞乃至歡喜奉行，如是一切名修多羅。何等名為祇夜經？佛告諸比丘：『昔我與汝，愚無智慧，不能如實見四真諦，是故流轉，久處生死，沒大苦海。何等為四？苦集滅道。』如佛昔日為諸比丘說契經竟，爾時復有利根眾生，為聽法故，後至佛所即便問人：『如來向者為說何事？』佛時知已，即因本經以偈頌曰：

我昔與汝等，不見四真諦；  
是故久流轉，生死大苦海。  
若能見四諦，則得斷生死；  
生死既已盡，更不受諸有。

是名祇夜經。何等名為授記經？如有經律，如來說時為諸天人授佛記別：『汝阿逸多！未來有王名曰懷佉，當於是世而成佛道，號曰彌勒。』是名授記經。何等名為伽陀經？除修多羅及諸戒律，其餘有說四句之偈，所謂：『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是名伽陀經。何等名為優陀那經？如佛晡時入於禪定，為諸天眾廣說法要，時諸比丘各作是念：『如來今者，為何所作？』如來明旦從禪定起，無有人問，以他心智即自說言：

『比丘當知！一切諸天，壽命極長，汝諸比丘，善哉為他不求己利！善哉少欲！善哉知足！善哉寂靜！』如是諸經，無問自說，是名優陀那經。何等名為尼陀那經？如諸經偈所因根本，為他演說。如舍衛國，有一丈夫羅網捕鳥，得已籠繫，隨與水穀而復還放；世尊知其本末因緣而說偈言：『莫輕小罪，以為無殃；水滸雖微，漸盈大器。』是名尼陀那經。何等名為阿波陀那經？如戒律中所說譬喻，是名阿波陀那經。何等名為伊帝曰多伽經？如佛所說：『比丘當知，我出世時所可說者，名曰戒經；鳩留秦佛出世之時，名甘露鼓；拘那含牟尼佛時，名曰法鏡；迦葉佛時，名分別空。』是名伊帝曰多伽經。何等名為闍陀伽經？如佛世尊本為菩薩，修諸苦行，所謂：『比丘當知：我於過去作鹿作羆，作獐作兔，作粟散王、轉輪聖王，龍金翅鳥。』諸如是等，行菩薩道時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何等名為毗佛略經？所謂大乘方等經典，其義廣大猶如虛空，是名毗佛略。何等名為未曾有經？如彼菩薩初出生時，無人扶持即行七步，放大光明遍照十方；亦如彌猴手捧蜜器，以獻如來；如白項狗，佛邊聽法；如魔波旬，變為青牛，行瓦鉢間，令諸瓦鉢互相接觸，無所傷損；如佛初生，入天廟時，令彼天像起下禮敬；如是等經，名未曾有經。何等名

爲優波提舍經？如佛世尊所說諸經，若作議論分別廣說，辨其相貌，是名優波提舍經。菩薩若能如是了知十二部經，名爲知法。云何菩薩摩訶薩知義？菩薩摩訶薩若於一切文字語言，廣知其義，是名知義。云何菩薩摩訶薩知時？善男子！菩薩善知如是時中任修寂靜，如是時中任修精進，如是時中任修捨定，如是時中任供養佛，如是時中任供養師，如是時中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具足般若波羅蜜；是名知時。云何菩薩摩訶薩知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知足，所謂食飲、衣藥、行住坐臥、睡眠、語默；是名知足。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自知？是菩薩自知我有如是信，如是戒，如是多聞，如是捨，如是慧，如是去來，如是正念，如是善行，如是問，如是答；是名自知。云何菩薩摩訶薩知眾？善男子！是菩薩知如是等：是刹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應於是眾如是行來，如是坐起，如是說法，如是問答；是名知眾。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知人中尊卑？善男子！人有二種：一者信，二者不信；菩薩當知信者是善，其不信者不名爲善。復次，信有二種：一者常往僧坊，二者不往菩薩；當知其往者善，其不往者不名爲善。往僧坊者復有二種：一者禮拜，二、不禮拜；菩薩當知禮拜者善，不禮拜者不名爲善。其禮拜者

復有二種：一者聽法，二者不聽法；菩薩當知聽法者善，不聽法者不名爲善。其聽法者復有二種：一、至心聽；二、不至心；菩薩當知至心聽者是則名善，不至心者不名爲善。至心聽法復有二種：一者思義，二、不思義；菩薩當知思義者善，不思義者不名爲善。其思義者復有二種：一、如說行，二、不如說行；如說行者是則爲善，不如說行不名爲善。如說行者復有二種：一、求聲聞，不能利安饒益一切苦惱眾生；二者迴向無上大乘，利益多人令得安樂；菩薩應知，能利多人得安樂者最上最善。善男子！如諸寶中，如意寶珠最爲勝妙，如諸味中甘露最上，如是，菩薩於人天中最勝最上，不可譬喻。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住七善法；菩薩住是七善法已，得具梵行。」

「復次善男子！復有梵行，謂慈悲喜捨。」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多修慈，能斷瞋恚；修悲心者，亦斷瞋恚；云何而言四無量心？推義而言，則應有三。世尊！慈有三緣：一緣眾生，二緣於法，三則無緣；悲喜捨心，亦復如是。若從是義，唯應有三，不應有四；眾生緣者，緣於五陰，願與其樂，是名眾生緣；法緣者緣諸眾生所須之物而施與之，是名法緣；無緣者緣於如來，是名無緣；慈者多緣貧窮眾生，如來大師永離貧窮，受第

一樂，若緣眾生則不緣佛；法亦如是，以是義故，緣如來者名曰無緣。世尊！慈之所緣一切眾生，如緣父母妻子親屬，以是義故，名眾生緣；法緣者，不見父母妻子親屬，見一切法皆從緣生，是名法緣；無緣者，不住法相及眾生相，是名無緣；悲喜捨心，亦復如是，是故應三，不應有四。世尊！人有二種：一者見行，二者愛行；見行之人多修慈悲，愛行之人多修喜捨，是故應二，不應有四。世尊！夫無量者名曰無邊，邊不可得故名無量；若無量者則應是一，不應言四；若言四者，何得無量？是故應一，不應四也。」佛告迦葉：「善男子！諸佛如來為諸眾生所宣法要，其言祕密，難可了知；或為眾生說一因緣，如說何等為一因緣？所謂一切有為之法；善男子！或說二種因之與果，或說三種煩惱業苦，或說四種無明、諸行、生與老死，或說五種，所謂受愛取有及生，或說六種三世因果，或說七種，謂識名色六入觸受及以愛取，或說八種，除無明行及生老死其餘八事；或說九種，如城經中，除無明行識其餘九事；或說十一，如為薩遮尼毘子說，除生一法其餘十一，或時具說十二因緣，如王舍城為迦葉等具說十二；無明乃至生老病死。善男子！如一因緣，為眾生故種種分別；無量心法，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是義故，於諸如來深祕

行處不應生疑。善男子！如來世尊有大方便，無常說常，常說無常；說樂為苦，說苦為樂；不淨說淨，淨說不淨；我說無我，無我說我；於非眾生說為眾生，於實眾生說非眾生；非物說物，物說非物；非實說實，實說非實；非境說境，境說非境；非生說生，生說非生；乃至無明說明，明說無明；色說非色，非色說色；非道說道，道說非道。善男子！如來以是無量方便，為調眾生，豈虛妄耶？善男子！或有眾生貪於財貨，我於其人，自化其身作轉輪王，於無量歲，隨其所須種種供給，然後教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眾生貪著五欲，於無量歲，以妙五欲充足其願，然後勸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眾生榮豪自貴，我於其人，無量歲中為作僕使，趨走給侍，得其心已即復勸化，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眾生，性戾自是，須人訶諫，我於無量百千歲中，教訶敦喻，令其心調，然後復勸，令其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來如是於無量歲，以種種方便，令諸眾生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豈虛妄耶？諸佛如來雖處眾惡，無所染汙，猶如蓮花。善男子！應如是知四無量義；善男子！是無量心體性有四，若有修行，生大梵處。善男子！如是無量，伴侶有四，是故名四。夫修慈者能斷貪欲，

修悲心者能斷瞋恚，修喜心者能斷不樂，修捨心者能斷貪欲瞋恚眾生；善男子！以是義故得名爲四，非一、二、三。善男子！如汝所言：慈能斷瞋、悲亦如是，應說三者；汝今不應作如是難，何以故？善男子！恚有二種：一、能奪命；二、能鞭撻；修慈則能斷彼奪命，修悲則能除彼鞭撻；善男子！以是義故，豈非四耶？復次，瞋有二種：一、瞋眾生；二、瞋非眾生，修慈心者斷瞋眾生，修悲心者斷非眾生；復次，瞋有二種：一、有因緣，二、無因緣；修慈心者斷有因緣，修悲心者斷無因緣；復次，瞋有二種：一者久於過去修習；二者於今現在修習；修慈心者能斷過去，修悲心者斷於現在；復次，瞋有二種：一、瞋聖人，二、瞋凡夫；修慈心者斷瞋聖人，修悲心者斷瞋凡夫；復次，瞋有二種：一、上；二、中；修慈斷上，修悲斷中；善男子！以是義故則名爲四，何得難言應三非四？是故迦葉！是無量心，伴侶相對，分別爲四。復以器故，應名爲四器；若有慈，則不得有悲喜捨心，以是義故應四無滅。善男子！以行分別，故應有四；若行慈時、無悲喜捨，是故有四；善男子！以無量故，亦得名四。夫無量者，則有四種：有無量心，有緣非自在；有無量心，自在非緣；有無量心，亦緣亦自在；有無量心，非緣非自在。何等無量有緣

非自在？緣於無量無邊眾生，而不能得自在三昧，雖得不定，或得或失；何等無量自在非緣？如緣父母兄弟姊妹，欲令安樂，非無量緣；何等無量亦緣亦自在？謂諸佛菩薩；何等無量非緣非自在？聲聞緣覺不能廣緣無量眾生，亦非自在；善男子！以是義故，名四無量，非諸聲聞緣覺所知，乃是諸佛如來境界。善男子！如是四事，聲聞緣覺雖名無量，少不足言，諸佛菩薩則得名爲無量無邊。」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實如聖教，諸佛如來所有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世尊！頗有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得慈悲心，非是大慈大悲心不？」佛言：「有！善男子！菩薩若於諸眾生中三品分別：一者親人，二者怨憎，三者中人；於親人中，復作三品：謂上中下，怨憎亦爾，是菩薩摩訶薩於上親中與增上樂，於中下親亦復平等與增上樂；於上怨中與少分樂，於中怨所與中品樂，於下怨中與增上樂；菩薩如是轉復修習，於上怨中與中品樂，於中下怨等與增上樂，轉復修習於上中下等與上樂。若上怨中與上樂者，爾時得名慈心成就，菩薩爾時於父母所及上怨中，得平等心，無有差別；善男子！是名得慈非大慈也。」「世尊！何緣菩薩得如是慈，猶故不得名爲大慈？」「善男子！以難成故，不名大慈；何以故？久於過去無量劫中



多集煩惱，未修善法，是故不能於一日中調伏其心。善男子！譬如豌豆，乾時錐刺，終不可著；煩惱堅硬，亦復如是，雖一日夜繫心不散，難可調伏；又如家犬不畏於人，山林野鹿見人怖走；瞋恚難去如守家狗，慈心易失如彼野鹿；是故此心難可調伏，以是義故，不名大慈。復次善男子！譬如畫石，其文常在，畫水速滅，勢不久住；瞋如畫石，諸善根本如彼畫水，是故此心難得調伏；如大火聚，其明久住，電光之明不得暫停；瞋如火聚，慈如電明，是故此心難得調伏，以是義故不名大慈。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初地，名曰大慈；何以故？善男子！最極惡者名一闍提，初住菩薩修大慈時，於一闍提心無差別，不見其過故不生瞋，以是義故得名大慈。善男子！為諸眾生除無利益，是名大慈；欲與眾生無量利樂，是名大悲；於諸眾生心生歡喜，是名大喜；無所擁護，名為大捨。若不見我法相己身，見一切法平等無二，是名大捨；自捨己樂，施與他人，是名大捨。善男子！唯四無量，能令菩薩增長具足六波羅蜜，其餘諸行不必能爾。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先得世間四無量心，然後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次第方得出世間者；善男子！因世無量得出世無量，以是義故，名大無量。」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除無利益與利樂者，實

無所為，如是思惟，即是虛觀，無有實利；世尊！譬如比丘觀不淨時，見所著衣悉是皮相而實非皮；所可食噉，皆作蟲相而實非蟲；觀大豆羹，作下汁想而實非糞；觀所食酪猶如髓腦，而實非腦；觀骨碎末，猶如麩相而實非麩；四無量心亦復如是，不能真實利益眾生令其得樂，雖口發言與眾生樂，而實不得，如是之觀，非虛妄耶？世尊！若非虛妄，實與樂者，而諸眾生何故不以諸佛菩薩威德力故，一切受樂？若當真實不得樂者，如佛所說：『我念往昔唯修慈心，經此劫世七返成壞，不來此生，世界成時生梵天中，世界壞時生光音天；若生梵天，力勢自在，無能摧伏，於千梵中最勝最上，名大梵王。有諸眾生皆於我所，生最上想；三十六返，作忉利天王、釋提桓因，無量百千作轉輪王，唯修慈心，乃得如是人天果報。』若不實者，云何得與此義相應？」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真勇猛，無所畏懼。」即為迦葉而說偈言：

若於一眾生，不生瞋恚心；  
而願與彼樂，是名為慈善。  
一切眾生中，若起於悲心；  
是名聖種性，得福報無量。  
設使五通仙，悉滿此大地；  
有大自然天，奉施其所安，

象馬種種物；所得福報果，

不及修一慈，十六分中一。

「善男子！夫修慈者實非妄想，諦是真實；若是聲聞緣覺之慈是名虛妄，諸佛菩薩真實不虛。云何知耶？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者，觀土爲金，觀金爲土；地作水相，水作地相；水作火相，火作水相；地作風相，風作地相，隨意成就無有虛妄；觀實眾生爲非眾生，觀非眾生爲實眾生，悉隨意成無有虛妄。善男子！當知菩薩四無量心是實思惟，非不真實。復次善男子！云何名爲真實思惟？謂能斷除諸煩惱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斷貪欲，修悲心者能斷瞋恚，修喜心者能斷不樂，修捨心者能斷貪恚及眾生相，以是故名真實思惟。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四無量心能爲一切諸善根本；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不得見貧窮眾生，無緣生慈；若不生慈，則不能起惠施之心；以施因緣，令諸眾生得安隱樂；所謂食飯、車乘衣服、華香床臥、舍宅燈明，如是施時心無繫縛，不生貪著，必定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心爾時無所依止，妄想永斷，不爲怖畏名稱利養，不求人天所受快樂，不生憍慢，不望返報、不爲誑他故行布施，不求富貴；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

擇日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飢饉豐樂，不見因果、此是眾生此非眾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絕。善男子！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屬欲令安隱，爲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爲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觸，我今當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誰之所射？爲是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復更作念：『是何木耶？婆耶？柳耶？其鏃鐵者，何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翼？烏鴟鷲耶？所有毒者爲從作生，自然而有？爲是人毒，惡蛇毒耶？』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使命終。善男子！菩薩亦爾，若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布施時，於諸眾生慈心平等，猶如子想；又行施時，於諸眾生起悲愍心，譬如父母瞻視病子；行施之時其心歡喜，猶如父母見子病愈；既施之後其心放捨，猶如父母見子長大，能自在活；是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食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

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得大智食，勤進迴向無上大乘；願諸眾生得善智食，不求聲聞緣覺之食；願諸眾生得法喜食，不求愛食；願諸眾生悉得般若波羅蜜食，皆令充滿，攝取無礙，增上善根；願諸眾生，悟解空相，得無礙身猶如虛空；願諸眾生常為受者，憐愍一切，為眾福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慈心時，凡所施食應當堅發如是等願。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漿時，當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趣大乘河，飲八味水，速涉無上菩提之道，離於聲聞緣覺，枯竭渴仰求於無上佛乘，斷煩惱渴，渴仰法味；離生死愛，愛樂大乘大般涅槃，具足法身，得諸三昧，入於甚深智慧大海；願諸眾生，得甘露味菩提出世離欲寂靜如是諸味；願諸眾生具足無量百千法味，具法味已得見佛性，見佛性已能雨法雨，雨法雨已，佛性遍覆猶如虛空；復令其餘無量眾生得一法味，所謂大乘，非諸聲聞辟支佛味；願諸眾生得一甜味，無有六種差別之味；願諸眾生唯求法味，無礙佛法所行之味，不求餘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漿時，應當堅發如是等願。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車乘時，應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普令眾生成於大乘，得住大乘，不退於

乘、不動轉乘、金剛座乘；不求聲聞辟支佛乘，向於佛乘、無能伏乘、無羸乏乘、不退沒乘、無上乘、十力乘、大功德乘、未曾有乘、希有乘、難得乘、無邊乘、知一切乘。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車乘時，常應如是堅發誓願。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布施衣時，當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得慚愧衣、法界覆身裂諸見衣，衣服離身一尺六寸、得金色身，所受諸觸柔軟無礙，光色潤澤皮膚細軟，常光無量，無色離色，願諸眾生皆悉普得無色之身，過一切色，得入無色大般涅槃。』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布施衣時，應當如是堅發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修慈中，布施花香、塗香、末香、諸雜香時，應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一切皆得佛花三昧，七覺妙鬘，繫其首頂；願諸眾生形如滿月，所見諸色微妙第一；願諸眾生皆成一相，百福莊嚴；願諸眾生，隨意得見可意之色；願諸眾生常遇善友，得無礙香，離諸臭穢；願諸眾生具諸善根無上珍寶；願諸眾生相視和悅，無有憂苦，眾善各備不相憂念；願諸眾生戒香具足；願諸眾生持無礙戒，香氣芬馥，充滿十方；願諸眾生得堅牢戒、無悔之戒、一切智戒，離諸破戒，悉得無戒、未曾

有戒、無師戒、無作戒、無荒戒、無污染戒、竟已戒、究竟戒；得平等戒，於香塗身及以斫刺，等無憎愛；願諸眾生得無上戒、大乘之戒、非小乘戒；願諸眾生，悉得具足尸波羅蜜，猶如諸佛所成就戒；願諸眾生悉爲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智之所薰修；願諸眾生悉得成就大般涅槃微妙蓮花，其花香氣充滿十方；願令眾生純食大乘大般涅槃無上香饌，猶蜂採花但取香味；願諸眾生，悉得成就無量功德所薰之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花香時，常當堅發如是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床敷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得天中天所臥之床，得大智慧、坐四禪處，臥於菩薩所臥之床，不臥聲聞辟支佛床，離臥惡床；願諸眾生得安樂臥，離生死床，成大涅槃師子臥床；願諸眾生坐此床已，復爲其餘無量眾生示現神通，師子遊戲；願諸眾生住此大乘大宮殿中，爲諸眾生演說佛性；願諸眾生坐無上床，不爲世法之所降伏；願諸眾生得忍辱床，離於生死、飢饉、凍餓；願諸眾生得無畏床，永離一切煩惱怨賊；願諸眾生得清淨床，專求無上正真之道；願諸眾生得善法床，常爲善友之所擁護；願諸眾生得右脅臥床，依因諸佛所行之法。』善男子！菩薩摩訶

薩於慈心中施床敷時，應當堅發如是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舍宅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處大乘舍，修行善友所行之行，修大悲行、六波羅蜜行、大正覺行、一切菩薩所行道行、無邊廣大如虛空行；願諸眾生皆得正念，遠離惡念；願諸眾生悉得安住常樂我淨，永離四倒；願諸眾生悉皆受持出世文字；願諸眾生必爲無上一切智者；願諸眾生悉得入於甘露屋宅；願諸眾生初中後心，常入大乘涅槃屋宅；願諸眾生於未來世，常處菩薩所居宮殿。』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舍宅時，常當勤發如是誓願。」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燈明時，常作是願：『我今所施悉與一切眾生共之，以是因緣令諸眾生光明無量，安住佛法；願諸眾生常得照明；願諸眾生得色微妙，光澤第一；願諸眾生其目清淨，無諸翳網；願諸眾生得大智炬，善解無我、無眾生相、無人、無命；願諸眾生皆得睹見清淨佛性，猶如虛空；願諸眾生肉眼清淨，徹見十方恒沙世界；願諸眾生得佛光明，普照十方；願諸眾生得無礙明，皆悉得見清淨佛性；願諸眾生得大智明，破一切闇及一闡提；願諸眾生得無量光，普照無量諸佛世界；願諸眾生然大乘燈，離二乘燈；願

諸眾生所得光明，滅無明闇，過逾千日普照之功；願諸眾生得火珠明，悉滅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黑闇；願諸眾生具足五眼，悟諸法相，成無師覺；願諸眾生，無見無明；願諸眾生，悉得大乘大般涅槃微妙光明，示悟眾生真實佛性。』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慈心中施燈明時，常應堅發如是誓願。」

「善男子！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如來所有善根，慈爲根本；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習慈心，能生如是無量善根，所謂不淨、出息入息、無常生滅、四念處、七方便、三觀處、十二因緣、無我等觀；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見道、修道、正勤、如意、諸根、諸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四禪、四無量心、八解脫、八勝處；一切入空、無相、願、無諍三昧；知他心智及諸神通、知本際智、聲聞智、緣覺智、菩薩智、佛智。善男子！如是等法，慈爲根本；善男子！以是義故慈是真實，非虛妄也。若有人問：『誰是一切諸善根本？』當言慈是。以是義故，慈是真實，非虛妄也。」

「善男子！能爲善根者名實思惟，實思惟者即名爲慈，慈即如來，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來，如來即慈；善男子！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慈即如來；善

男子！慈者能爲一切眾生而作父母，父母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乃是不可思議，諸佛境界不可思議，諸佛境界即是慈也，當知慈者即是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眾生佛性，如是佛性久爲煩惱之所覆蔽，故令眾生不得睹見，佛性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大空，大空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虛空，虛空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常，常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樂，樂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淨，淨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是我，我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甘露，甘露即慈，慈即佛性，佛性即法，法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一切菩薩無上之道，道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諸佛世尊無量境界，無量境界即是慈也；當知是慈，即是如來。」

「善男子！慈若無常、無常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是苦、苦即是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淨、不淨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無我、無我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妄想、妄想即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名檀波羅蜜，非

檀之慈，當知是慈是聲聞慈，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善男子！慈若不能利益眾生，如是之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入一乘之道，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能覺了諸法，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能見如來性，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見法悉是有相，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有漏，有漏慈者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有爲，有爲之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不能住於初住，非初住慈，當知即是聲聞慈也；善男子！慈若不能得佛十力、四無所畏，當知是慈是聲聞慈；善男子！慈若能得四沙門果，當知是慈是聲聞慈也。」

「善男子！慈若有無、非有非無，如是之慈，非諸聲聞辟支佛等所能思議；善男子！慈若不可思議，法不可思議，佛性不可思議，如來亦不可思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修如是慈，雖復安於睡眠之中而不睡眠，勤精進故；雖常覺悟，亦無覺悟，以無眠故；於睡眠中，諸天雖護亦無護者，不行惡故；眠不惡夢，無有不善，離睡眠故；命終之後雖生梵天，亦無所生，得自在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得成就如是無量無邊功德。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能成就如是無量無邊功德，諸佛如來亦得成就如是無量無邊功德。」

德。」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所有思惟悉是真實、聲聞緣覺非真實者，一切眾生何故不以菩薩威力等受快樂？若諸眾生實不得樂，當知菩薩所修慈心爲無利益。」佛言：「善男子！菩薩之慈非不利益。善男子！有諸眾生或必受苦，或有不苦；若有眾生必受苦者，菩薩之慈爲無利益，謂一闍提；若有受苦不必定者，菩薩之慈則爲利益，令彼眾生悉受快樂。善男子！譬如有人，遙見師子、虎豹、豺狼、羅刹鬼等，自然生怖；夜行見机，亦生怖畏，善男子！如是諸人自然怖畏，眾生如是見修慈者，自然受樂。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修慈是實思惟，非無利益。」

「善男子！我說是慈有無量門，所謂神通。善男子！如提婆達教阿闍世欲害如來，是時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阿闍世王即放護財狂醉之象，欲令害我及諸弟子。其象爾時蹋殺無量百千眾生，眾生死已多有血氣，是象嗅已狂醉倍常，見我翼從被服

赤色，謂呼是血而復見趣，我弟子中未離欲者，四怖馳走，唯除阿難。爾時王舍大城之中一切人民，同時舉聲啼哭號泣，作如是言：『怪哉！如來今日滅沒，如何正覺一旦散壞？』是時調達心生歡喜：『瞿曇沙門滅沒甚善，從今已往真是不現，快哉此計！我願得遂。』善男子！我於爾時爲欲降伏護財象故，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於五指出五師子，是象見已其心怖畏，尋即失糞，舉身投地敬禮我足。善男子！我於爾時，手五指頭實無師子，乃是修慈善根力故令彼調伏。復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發足向拘尸那城，有五百力士於其中路平治掃灑，中有一石，眾欲舉棄，盡力不能，我時憐愍即起慈心，彼諸力士尋即見我以足拇指舉此大石，擲置虛空，還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末復還聚合，令彼力士貢高心息；即爲略說種種法要，令其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來爾時實不以指舉此大石在虛空中、還置右掌、吹令碎末、復合如本；善男子！當知即是慈善根力，令諸力士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此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羅，於是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爲眾導主，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植諸善本。善男子！彼大城中，一切人民信伏邪道，奉事尼犍。我時欲度彼長者故，從

王舍城至彼城邑，其路中間相去六十五由旬，步涉而往，爲欲化度彼諸人故；彼眾尼犍聞我欲至首波羅城，即作是念：『沙門瞿曇若至此者，此諸人民便當捨我，更不供給，我等窮悴，奈何自活？』諸尼犍輩各各分布告彼城人：『沙門瞿曇今欲來此，然彼沙門委棄父母，東西馳騁，所至之處能令土地穀米不登，人民飢饉死亡者眾，病瘦相尋無可解救；瞿曇無賴，純將諸惡羅刹鬼神以爲侍從，無父無母孤窮之人，而來諮啓爲作門徒，所可教詔純說虛空，隨其至處初無安樂。』彼人聞已即懷怖畏，當頭面敬禮尼犍子足，白言：『大師！我等今者，當設何計？』尼犍答言：『沙門瞿曇性好叢林流泉清水，外設有者宜應破壞；汝等便可相與出城，諸有之處斫伐令盡，莫使有遺；流泉井池悉置糞屍，堅閉城門各嚴器仗，當壁防護勤自固守，彼設來者莫令得前，若不前者汝當安隱。我等亦當作種種術，令彼瞿曇復道還去。』彼諸人民聞是語已，敬奉施行，斬伐樹木，污辱諸水，莊嚴器仗，牢自防護。善男子！我於爾時，至彼城已，不見一切樹木叢林，唯見諸人莊嚴器仗，當壁自守。見是事已尋生憐愍，慈心向之，所有樹木還生如本，復更生長其餘諸樹不可稱計；河池井泉，其水清淨盈滿其中，如青琉璃，生眾雜花彌覆其上；變其城壁爲紺琉

璃，城內人民悉得徹見我及大眾，門自開闢，無能制者；所嚴器仗變成雜花。盧至長者而爲上首，與其人民俱共相隨，往至我所，我即爲說種種法要，令彼諸人，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化作種種樹木、清淨流水盈滿河池、變其本城爲紺琉璃，令彼人民徹見於我，開其城門器仗爲花；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人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舍衛城中有婆羅門女，姓婆私吒，唯有一子，愛之甚重，遇病命終。爾時女人愁毒入心，狂亂失性，裸身無恥遊行四衢，啼哭失聲，唱言：『子！子！汝何處去？』周遍城邑，無有疲已。而是女人已於先佛植眾德本，善男子！我於是女起慈愍心，是時女人即得見我，便生子想，還得本心，前抱我身，嗚啞我口。我時即告侍者阿難：『汝可持衣與是女人。』既與衣已，便爲種種說諸法要；是女聞法，歡喜踊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非彼子，彼非我母，亦無抱持；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波羅奈城有優婆夷，名摩訶斯那達多，已於過去無量先佛種諸善根。是優婆夷，夏九十日請命眾僧，奉施醫藥。是時眾中有一比丘

身嬰重病，良醫診之當須肉藥，若得肉者、病則可除，若不得肉、命將不全。時優婆夷聞醫此言，尋持黃金，遍至市里唱如是言：『誰有肉賣？吾以金買，若有肉者，當等與金。』周遍城市，求不能得。是優婆夷尋自取刀，割其髀肉，切以爲臠，下種種香，送病比丘；比丘服已，病即得差。是優婆夷患瘡苦惱，不能堪忍，即發聲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於爾時在舍衛城聞其音聲，於是女人起大慈心，是女尋見我持良藥塗其瘡上，還合如本；我即爲其種種說法，聞法歡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往至波羅奈城持藥塗是優婆夷瘡；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調達惡人貪不知足，多服酥故頭痛腹痛，受大苦惱，不能堪忍，發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時住在優禪尼城，聞其音聲即生慈心；爾時調達尋便見我往至其所，手摩頭腹，授與鹽湯而令服之，服已平復。善男子！我實不往調達所摩其頭腹，授湯令服；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調達達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憍薩羅國有諸群賊，其數五百，群黨抄劫，爲害滋甚；波斯匿王患其縱暴，遣兵伺捕，得已挑目，逐著黑闇叢林之下。是諸群賊已於先佛植眾德本，既失目已，受大苦惱，各作是



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啼哭號咷；我時住在祇洹精舍，聞其音聲即生慈心；時有涼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滿其眼眶，尋還得眼如本不異；諸賊開眼，即見如來住立其前而為說法，賊聞法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作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住其人前而為說法。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群賊見如是事。復次善男子！琉璃太子以愚癡故廢其父王，自立為主；復念宿嫌，多害釋種，取萬二千釋種諸女，刳鼻耳，斷截手足，推之坑塹。時諸女人身受苦惱，作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等今者無有救護。』復大號咷。是諸女人已於先佛種諸善根，我於爾時在竹林中聞其音聲，即起慈心；諸女爾時見我來至迦毘羅城，以水洗瘡，以藥傅之，苦痛尋除；耳鼻手足，還復如本；我時即為略說法要，悉令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於大愛道比丘尼所出家，受具足戒。善男子！如來爾時，實不往至迦毘羅城，以水洗瘡，傅藥止苦。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悲喜之心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慈思惟，即是真實，非虛妄也。善男子！夫無量者不可思議，菩薩所行不可思議，諸佛所行亦不可思議，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慈悲喜已，得住極愛一子之地。善男子！云何是地名曰極愛？復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見子安隱，心大歡喜；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視諸眾生同於一子，見修善者生大歡喜，是故此地名曰極愛。善男子！譬如父母見子遇患，心生苦惱，愍之愁毒，初無捨離；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見諸眾生為煩惱病之所纏切，心生愁惱，憂念如子，身諸毛孔血皆流出，是故此地名為一子。善男子！如人小時，拾取土塊糞穢瓦石枯骨木枝置於口中，父母見已，恐為其患，左手捉頭右手挑出；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見諸眾生法身未增，或行身口意業不善，菩薩見已，則以智手拔之令出，不欲令彼流轉生死、受諸苦惱，是故此地復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所愛之子捨而終亡，父母愁惱，願與並命；菩薩亦爾，見一闍提墮於地獄，亦願與俱生地獄中；何以故？是一闍提若受苦時，或生一念改悔之心，我即當為說種種法，令彼得生一念善根，是故此地復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其子睡寤行住坐臥，心常念之，若有罪咎、善言誘諭，不加其惡；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見諸眾生若墮地獄、畜生、餓鬼，或人天中造作善惡，心常念之，初不放捨；若行諸惡，終不生瞋以惡加之，是故此

地復名一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其言祕密，我今智淺云何能解？若諸菩薩住一子地能如是者，云何如來昔爲國王行菩薩時，斷絕爾所婆羅門命？若得此地則應護念，若不得者復何因緣不墮地獄？若使等視一切眾生，同於子想如羅侯羅，何故復向提婆達多說如是言：『癡人無羞，食人涕唾』？令彼聞已生於瞋恨，起不善心，出佛身血。提婆達多造是惡已，如來復記：『當墮地獄，一劫受罪。』世尊！如是之言，云何於義不相違背？世尊！須菩提者住虛空地，凡欲入城求乞飲食，要先觀人；若有於己生嫌嫉心，則止不行，乃至極飢猶不行乞；何以故？是須菩提常作是念：『我憶往昔於福田所生一惡念，由是因緣墮大地獄受種種苦，我今寧飢終日不食，終不令彼於我起嫌、墮於地獄受苦惱也。』復作是念：『若有眾生嫌我立者，我當終日端坐不起；若有眾生嫌我坐者，我當終日立不移處，行臥亦爾。』是須菩提護眾生故，尙起是心，何況菩薩？菩薩若得一子地者，何緣如來出是粗言？使諸眾生起重惡心？」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難，言佛如來爲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蚊喙，能盡海底，如來終不爲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令大地悉爲非色，水爲堅相、火爲

冷相、風爲住相，三寶佛性及以虛空作無常相，如來終不爲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毀犯四重禁罪及一闡提謗正法者現身得成十力無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如來終不爲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聲聞辟支佛等常住不變，如來終不爲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十住諸菩薩等，犯四重禁，作一闡提，誹謗正法，如來終不爲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一切無量眾生喪滅佛性，如來究竟入般涅槃，如來終不爲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假使擲胃能繫縛風，齒能破鐵，爪壞須彌，如來終不爲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寧與毒蛇同共一處，內其兩手餓師子口；法陀羅炭用洗浴身，不應發言：『如來世尊爲諸眾生作煩惱因緣。』善男子！如來真實能爲眾生斷除煩惱，終不爲作煩惱因也。」

「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往昔殺婆羅門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乃至蟻子尙不故殺，況婆羅門？菩薩常作種種方便，惠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夫施食者則爲施命，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常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修不殺戒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時，則爲施與一切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慎口無過，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羸提波羅蜜時，常勸眾生莫生怨想；推直於人，引

曲向己，無所諍訟，得壽命長，是故菩薩行屢提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精勤修善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毘梨耶波羅蜜時，常勸眾生勤修善法，眾生行已，得無量壽命，是故菩薩行毘梨耶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修攝心者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時，勸諸眾生修平等心，眾生行已得壽命長，是故菩薩行禪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於諸善法不放逸者得壽命長，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勸諸眾生於諸善法不生放逸，眾生行已，以是因緣得壽命長；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已施眾生無量壽命。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終無奪命。善男子！汝向所問：殺婆羅門時得是地不？善男子！時我已得，以愛念故斷其命根，非惡心也。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愛之甚重，犯官憲制；是時父母以怖畏故，若擯若殺；雖復擯殺，無有惡心；菩薩摩訶薩為護正法亦復如是，若有眾生謗大乘者，即以鞭撻苦加治之，或奪其命，欲令改往，遵修善法。菩薩常當作是思惟：『以何因緣能令眾生發起信心？隨其方便要當為之。』諸婆羅門命終之後生阿鼻地獄，即有三念：一者自念：我從何處而來生此？即便自知從人道中來；二者自念：我今所生為是何處？即便自知是阿鼻獄；

三者自念：乘何業緣而來生此？即便自知『乘謗方等大乘經典，不信因緣，為國主所殺而來生此。』念是事已，即於大乘方等經典生信敬心，尋時命終，生甘露鼓如來世界；於彼壽命，具足十劫。善男子！以是義故，我於往昔乃與是人十劫壽命，云何名殺？善男子！若人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罵詈鞭撻，以是業緣，墮地獄不？」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應墮地獄；何以故？如佛昔為聲聞說法：『汝諸比丘，於餘焦木莫生惡心，何以故？一切眾生因惡心故，墮于地獄。』」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應善受持。善男子！若因惡心墮地獄者，菩薩爾時實無惡心，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於一切眾生乃至蟲蟻，悉生憐愍利益心故；所以者何？善知因緣諸方便故。以方便力，欲令眾生種諸善根；善男子！以是義故，我於爾時以善方便、雖奪其命而非惡心。善男子！婆羅門法：若殺蟻子滿足十車，無有罪報，蚊虻蚤蝨、貓狸師子、虎狼熊羆諸惡蟲獸，及餘能為眾生害者，殺滿十車；鬼神羅刹、拘槃荼迦羅、富單那、顛狂、乾枯諸鬼神等，能為眾生作燒害者，有奪其命，悉無罪報；若殺惡人則有罪報，殺已不悔則墮餓鬼，若能懺悔三日斷食，其罪消滅無有遺餘；若殺和上，害其父母、女人及牛，無數

千年在地獄中。善男子！佛及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願因緣示受畜生——是名下殺；以下殺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具受下苦；何以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罪報，是名下殺。中殺者，從凡夫人至阿那含，是名為中，以是業因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具受中苦，是名中殺。上殺者，父母乃至阿羅漢、辟支佛、畢定菩薩，是名為上，以是業因緣故墮於阿鼻大地獄中，具受上苦，是名上殺。善男子！若有能殺一闍提者，則不墮此三種殺中。善男子！彼諸婆羅門等，一切皆是一闍提也；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罵詈鞭撻，無有罪報；殺一闍提亦復如是無有罪報。何以故？諸婆羅門乃至無有信等五根，是故雖殺，不墮地獄。」

「善男子！汝上所言如來何故罵提婆達多癡人食唾？汝亦不應作如是問，何以故？諸佛世尊凡所發言，不可思議；善男子！或有實語，為世所愛；非時非法，不為利益，如是的言，我終不說。善男子！或復有言粗獷虛妄，非時非法，聞者不愛，不能利益，我亦不說。善男子！若有語言雖復粗獷，真實不虛，是時是法，能為一切眾生利益，聞雖不悅，我要說之，何以故？諸佛世尊應正遍知，知方

便故。善男子！如我一時遊彼曠野、聚落、叢樹，在其林下有一鬼神，即名曠野，純食肉血，多殺眾生，復於其聚，日食一人；善男子！我於爾時，為彼鬼神廣說法要，然彼暴惡愚癡無智，不受教法，我即化身為大力鬼，動其宮殿，令不安所。彼鬼于時將其眷屬出其宮殿，欲來拒逆；鬼見我時，即失心念，惶怖躓地，迷悶斷絕猶如死人，我以慈愍手摩其身，即還起坐。作如是言：『快哉！今日還得身命，是大神王具大威德，有慈愍心，赦我愆咎。』即於我所生善信心，我即還復如來之身，復更為說種種法要，令彼鬼神受不殺戒。即於是日，曠野村中有一長者次應當死，村人已送付彼鬼神；鬼神得已，即以施我；我既受已，便為長者更立名字，名手長者。爾時彼鬼即白我言：『世尊！我及眷屬，唯仰血肉以自存活，今以戒故，當云何活？』我即答言：『從今當敕聲聞弟子，隨有修行佛法之處，悉當令其施汝飲食。』善男子！以是因緣為諸比丘制如是戒：『汝等從今常當施彼曠野鬼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當知是輩非我弟子，即是天魔徒黨眷屬。』善男子！如來為欲調伏眾生，故示如是種種方便，非故令彼生怖畏也。善男子！我亦以木打護法鬼，又於一時在一山上，推羊頭鬼令墮山下，復於樹頭撲護獼猴鬼，令護財象見五師子，使金剛神

怖薩遮尼健，亦以針刺箭毛鬼身，雖作如是，亦不令彼諸鬼神等有滅沒者，直欲令彼安住正法，故示如是種種方便。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罵辱提婆達多，提婆達多亦不愚癡食人涕唾，亦不生於惡趣之中阿鼻地獄受罪一劫，亦不壞僧、出佛身血，亦不違犯四重之罪、誹謗正法大乘經典，非一闡提，亦非聲聞辟支佛也。善男子！提婆達多者，實非聲聞緣覺境界，唯是諸佛之所知見。善男子！是故汝今不應難言：『如來何緣訶責罵辱提婆達多？』汝於諸佛所有境界，不應如是生於疑網。」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譬如甘蔗，數數煎煮，得種種味；我亦如是，從佛數聞，多得法味，所謂出家味、離欲味、寂滅味、道味。世尊！譬如真金數數燒打，鎔銷鍊冶，轉更明淨調和柔軟，光色微妙，其價難量，然後乃爲人天寶重。世尊！如來亦爾，鄭重諮問則得聞見甚深之義，令深行者受持奉修，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然後爲諸人天所宗，恭敬供養。」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菩薩摩訶薩爲欲利益諸眾生故，諮啓如來如是深義。善男子！以是義故，我隨汝意說於大乘方等甚深祕密之法，所謂極愛如一子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修慈悲喜、得一子地者，修捨心時復得何地？」佛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善知時，知我欲說，汝則諮問。菩薩摩訶薩修捨心時，則得住於空平等地，如須菩提。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空平等地，則不見有父母、兄弟、姊妹、兒息、親族、知識、怨憎中人，乃至不見陰界諸入眾生壽命。善男子！譬如虛空，無有父母兄弟妻子，乃至無有眾生壽命，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父母乃至壽命；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亦復如是，其心平等，如彼虛空。何以故？善能修習諸空法故。」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空？」善男子！空者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爲空、無爲空、無始空、性空、無所有空、第一義空、空空、大空。菩薩摩訶薩云何觀於內空？是菩薩摩訶薩觀內法空，是內法空，謂無父母、怨親中人、眾生壽命、常樂我淨、如來法僧所有財物；是內法中雖有佛性，而是佛性非內非外，所以者何？佛性常住，無變易故，是名菩薩摩訶薩觀於內空。外空者亦復如是，無有內法；內外空者亦復如是。善男子！唯有如來法僧佛性不在二空，何以故？如是四法常樂我淨，是故四法不名爲空，是名內外俱空。善男子！有爲空者，有爲之法悉皆是空，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常樂我淨空；眾生壽命如來法僧第一義空，是中佛性非有爲法，是故佛性非有爲法空，是名有爲空。善男子！

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爲空？是無爲法悉皆是空，所謂無常、苦、不淨、無我、陰界入眾生壽命相，有爲有漏內法外法；無爲法中佛等四法非有爲、非無爲；性是善，故非無爲；性常住，故非有爲，是名菩薩觀無爲空。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始空？是菩薩摩訶薩見生死無始皆悉空寂，所謂空者，常樂我淨皆悉空寂，無有變易眾生壽命、三寶佛性、及無爲法，是名菩薩觀無始空。云何菩薩觀於性空？是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本性皆空，謂陰界入常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觀如是等一切諸法，不見本性，是名菩薩摩訶薩觀於性空。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所有空？如人無子，言舍宅空，畢竟觀空，無有親愛；愚癡之人言諸方空，貧窮之人言一切空，如是所計或空或非空，菩薩觀時，如貧窮人一切皆空，是名菩薩摩訶薩觀無所有空。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時，是眼生時無所從來，及其滅時去無所至，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推其實性無眼無主；如眼無性，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何等名爲第一義空？有業有報，不見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義空，是名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云何菩薩摩訶薩觀於空空？是空空中，乃是聲聞辟支佛等所迷沒處，善男子！是有是無，是名空空；是是非是，是名空空；善男子！十住

菩薩尙於是中通達少分，猶如微塵，況復餘人？善男子！如是空空，亦不同於聲聞所得空空三昧，是名菩薩觀於空空。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觀於大空？善男子！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是名大空。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得如是空門，則得住於虛空等地，善男子！我今於是大眾之中，說如是等諸空義時，有十恒河沙等菩薩摩訶薩，即得住於虛空等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地已，於一切法中無有滯礙、繫縛、拘執，心無迷悶，以是義故名虛空等地。善男子！譬如虛空於可愛色不生貪著，不愛色中不生瞋恚，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於好惡色，心無貪恚。善男子！譬如虛空廣大無對，悉能容受一切諸法，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廣大無對，悉能容受一切諸法，以是義故，復得名爲虛空等地。」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於一切法亦見亦知；若行若緣，若性若相，若因若緣，若眾生心，若根若禪定若乘，若善知識，若持禁戒，若所施，如是等法一切知見。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知而不見，云何爲知？知《自餓法，投淵赴火，自墜高巖，常翹一腳，五熱炙身，常臥灰土、棘刺編椽、樹葉惡草牛糞之上，衣粗麻衣、塚間所棄糞掃氈褐、欵婆羅衣、獐鹿皮革、芻草衣

裳，茹菜噉草、藕根油滓、牛糞根果；若行乞食限從一家，主若言無即便捨去，設復還喚終不迴顧；不食鹽肉五種牛味，常所飲服糠汁沸湯，受持牛戒狗雞雉戒；以灰塗身，長髮爲相；以羊祠時，先咒後殺；四月事火，七日服風；百千億花供養諸天，諸所欲願，因此成就。》如是等法能爲無上解脫因者，無有是處，是名爲知。云何不見？菩薩摩訶薩不見一人行如是法得正解脫，是名不見。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見亦知：何等爲見？見諸眾生行是邪法，必墮地獄，是名爲見。云何爲知？知諸眾生從地獄出，生於人中，若能修行檀波羅蜜，乃至具足諸波羅蜜，是人必得入正解脫，是名爲知。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有亦見亦知：云何爲見？見常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是名爲見。云何爲知？知諸如來，定不畢竟入於涅槃，知如來身金剛無壞，非是煩惱所成就身；又非臭穢腐敗之身，亦復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名爲知。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有亦知亦見：云何爲知？知是眾生信心成就，知是眾生求於大乘——是人順流、是人逆流、是人正住，知是眾生已到彼岸；順流者謂凡夫人，逆流者從須陀洹乃至緣覺；正住者諸菩薩等到彼岸者，所謂如來應正遍知，是名爲知。云何爲見？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樂，修梵行心

以淨天眼，見諸眾生造身口意三業不善，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見諸眾生修善業者，命終當生天上人中，見諸眾生從闇入闇，有諸眾生從闇入明，有諸眾生從明入闇，有諸眾生從明入明，是名爲見。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有亦知亦見：菩薩摩訶薩知諸眾生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是人今世惡業成就，或因貪欲瞋恚愚癡，是業必應地獄受報——是人直以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現世輕受，不墮地獄。云何是業能得現報？懺悔發露所有諸惡，既悔之後更不敢作，慚愧成就故，供養三寶故，常自訶責故，是人以是善業因緣不墮地獄，現世受報；所謂頭痛目痛、腹痛背痛、橫罹死殃、訶責罵辱，鞭杖閉繫，飢餓困苦，受如是等現世輕報，是名爲知。云何爲見？菩薩摩訶薩見如是人不能修習身戒心慧，造少惡業，此業因緣應現受報；是人少惡不能懺悔，不自訶責，不生慚愧，無有怖懼，是業增長地獄受報，是名爲見。復有知而不見；云何知而不見？知諸眾生皆有佛性，爲諸煩惱之所覆蔽，不能得見，是名知而不見。復有知而少見；十住菩薩摩訶薩等，知諸眾生皆有佛性，見不明了，猶如闇夜所見不了。復有亦見亦知：所謂諸佛如來亦見亦知。復有亦見亦知、不見不知；亦見亦知者，所謂世間文字言語、男女、車乘、瓶盆、舍宅城邑、衣

裳飲食、山河園林、眾生壽命，是名亦知亦見；云何不見不知？聖人所有微密之語，無有男女乃至園林，是名不見不知。復有知而不見；知所惠施，知所供處，知於受者，知因果報，是名爲知；云何不見？不見所施供處受者及因果報，是名不見。菩薩摩訶薩知有八種，即是如來五眼所知。」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得何等利？」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能如是知，得四無礙：法無礙、義無礙、辭無礙、樂說無礙；法無礙者，知一切法及法名字；義無礙者，知一切法所有諸義，能隨諸法所立名字而爲作義；辭無礙者，隨字論、正音論、闡陀論、世辯論；樂說無礙者，所謂菩薩摩訶薩，凡所演說，無有障礙，不可動轉，無所畏者，難可摧伏；善男子！是名菩薩能如是見知，即得如是四無礙智。復次善男子！法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遍知聲聞、緣覺、菩薩、諸佛之法；義無礙者，乘雖有三，知其歸一，終不謂有差別之相；辭無礙者，菩薩摩訶薩

於一法中，作種種名，經無量劫說不可盡，聲聞緣覺能作是說，無有是處；樂說無礙者，菩薩摩訶薩於無量劫，爲諸眾生演說諸法若名若義，種種異說不可窮盡。復次善男子！法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諸法而不取著；義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諸義而亦不著；辭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名字而亦不著；樂說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樂說如是最上而亦不著，何以故？善男子！若取著者，不名菩薩。」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不取著則不知法，若知法者則是取著，若知不著，則無所知，云何如來說言知法而不取著？」佛言：「善男子！夫取著者不名無礙，無所取著乃名無礙。善男子！是故一切諸菩薩等，有取著者則無無礙，若無無礙不名菩薩，當知是人名爲凡夫。何故取著名爲凡夫？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爲色繫縛，乃至爲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是故取著名爲凡夫，以是義故一切凡夫無四無礙。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已於無量阿僧祇劫見法相，以知見故則知其義；以見法相及知義故，而於色中不生繫著，乃至識中亦復如是。以不著故，菩薩於色不生貪心，乃至識中亦不生貪；以無貪故則不爲色之所繫縛，乃至不爲識之所縛；以不縛故，則得脫



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以是義故，一切菩薩得四無礙。善男子！以是因緣，我為弟子十二部中說繫著者名為魔縛，若不著者則脫魔縛；譬如世間有罪之人為王所縛，無罪之人、王不能縛；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有繫著者為魔所縛，無繫著者魔不能縛，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而無所著。」

「復次善男子！法無礙者，菩薩摩訶薩善知字持而不忘失；所謂持者，如地如山、如眼如雲、如人如母，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義無礙者，菩薩雖知諸法名字而不知義，得義無礙則知於義；云何知義？謂地持者，如地普持一切眾生及非眾生，以是義故名地為持。善男子！謂山持者，菩薩摩訶薩作是思惟：『何故名山而為持耶？山能持地，令無傾動，是故名持。』何故復名眼為持耶？眼能持光，故名為持。何故復名雲為持耶？雲名龍氣，龍氣持水，故名雲持。何故復名人為持耶？人能持法及以非法，故名人持。何故復名母為持耶？母能持子，故名母持，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名字句義，亦復如是。辭無礙者，菩薩摩訶薩以種種辭演說一義，亦無有義；猶如男女、舍宅、車乘、眾生等名。何故無義？善男子！夫義者，乃是菩薩諸佛境界，辭者凡夫境界，以知義故，得辭無礙。樂說無礙者，菩薩摩訶薩知辭知義故，於無量阿僧祇劫說辭說義而

不可盡，是名樂說無礙。善男子！菩薩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修行世諦，以修行故，知法無礙；復於無量阿僧祇劫修第一義諦故，得義無礙；亦於無量阿僧祇劫修毘伽羅那論故，得辭無礙；亦於無量阿僧祇劫修習說世諦論故，得樂說無礙；善男子！聲聞緣覺若有得是四無礙者，無有是處。善男子！九部經中，我說聲聞緣覺之人有四無礙，聲聞緣覺真實無有，何以故？菩薩摩訶薩為度眾生故，修如是四無礙智，緣覺之人修寂滅法，志樂獨處，若化眾生但現神通，終日默然無所宣說，云何當有四無礙智？何故默然而無所說？緣覺不能說法度人，使得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摩訶薩，不能令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善男子！緣覺出世，世間無有九部經典，是故緣覺無辭無礙、樂說無礙；善男子！緣覺之人雖知諸法，無法無礙，何以故？法無礙者名為知字；緣覺之人雖知文字，無字無礙，何以故？不知常住二字故，是故緣覺不得法無礙，雖知於義，無義無礙。真知義者知諸眾生悉有佛性，佛性義者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緣覺之人不得義無礙，是故緣覺一切無有四無礙智。云何聲聞無四無礙？聲聞之人無有三種善巧方便，何等為三？一者必須軟語，然後受

法；二者必須粗語，然後受化；三者不軟不粗，然後受化；聲聞之人無此三故，無四無礙。復次！聲聞緣覺不能畢竟知辭知義，無自在智知於境界，無有十力四無所畏，不能畢竟度於十二因緣大河，不能善知眾生諸根利鈍差別，未能永斷二諦疑心，不知眾生種種諸心所緣境界，不能善說第一義空；是故二乘無四無礙。」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聲聞緣覺之人，一切無有四無礙者，云何世尊說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犍連神通第一？摩訶拘絺羅四無礙第一？如其無者，如來何故作如是說？」爾時世尊讚迦葉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譬如恒河有無量水，辛頭大河水亦無量，博又大河水亦無量，悉陀大河水亦無量，阿耨達池水亦無量，大海之中，水亦無量；如是諸水雖同無量，然其多少其實不等；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四無礙智亦復如是，善男子！若說等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我爲凡夫說摩訶拘絺羅四無礙智爲最第一，汝所問者其義如是。善男子！聲聞之人或有得一、或有得二，若具足四，無有是處。」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梵行品中，菩薩知見得四無礙者，菩薩知見則無所得，亦無有心、言無所得。世尊！是菩薩摩訶薩實無所得，若使菩薩心有得者，則非菩薩，名爲凡夫，云何如來說言菩薩而有所得？」佛言：

「善男子！善哉！善哉！我將欲說而汝復問，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所得，無所得者名四無礙。善男子！以何義故無所得者名爲無礙？若有得者則名爲礙，有障礙者名四顛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四倒故，故得無礙，是故菩薩名無所得。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則名爲慧，菩薩摩訶薩得是慧故，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爲無明；菩薩永斷無明闇故，故無所得，是故菩薩名無所得。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大涅槃，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大涅槃中，不見一切諸法性相，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二十五有，菩薩永斷二十五有，得大涅槃，是故菩薩名無所得。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爲大乘，菩薩摩訶薩不住諸法，故得大乘，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爲聲聞辟支佛道，菩薩永斷二乘道故，得於佛道，是故菩薩名無所得。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方等經，菩薩讀誦如是經故，得大涅槃，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十一部經，菩薩所修純說方等大乘經典，是故菩薩名無所得。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爲虛空，世間無物名爲虛空，菩薩得是虛空三昧無所見故，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生死輪，一切凡夫輪迴生死故有所見，菩薩永斷一切生死，是故菩薩名無所得。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所得者，名常樂我淨，菩薩

摩訶薩見佛性故，得常樂我淨，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無常、無樂、無我、無淨，菩薩摩訶薩斷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是故菩薩名無所得。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第一義空，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悉無所見，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爲五見，菩薩永斷是五見故得第一義空，是故菩薩名無所得。復次善男子！無所得者名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悉無所見，是故菩薩名無所得。有所得者名爲聲聞緣覺菩提，菩薩永斷二乘菩提，是故菩薩名無所得。善男子！汝之所問亦無所得，我之所說亦無所得，若有所得是魔眷屬，非我弟子。」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爲我說是菩薩無所得時，無量眾生斷有相心，以是事故，我敢諮啓無所得義，令如是等無量眾生，離魔眷屬，爲佛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先於娑羅雙樹間，爲純陀說偈：『本有今無，本無今有；三世有法，無有是處。』世尊！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我爲化度諸眾生故而作是說，亦爲聲聞辟支佛故而作是說，亦爲文殊師利法王子故而作是說，不但正爲純陀一人說是偈也。時文殊師利將欲問我，我知其心而爲說之，我既說已，文殊師利即得解了。」迦葉菩薩言：「世尊！如文殊等，詎有幾

人能了是義？惟願如來更爲大眾廣分別說。」「善男子！諦聽！諦聽！今當爲汝重敷演之。言本有者，我昔本有無量煩惱，以煩惱故、現在無有大般涅槃。言本無者，本無般若波羅蜜，以無般若波羅蜜故，故現在具有諸煩惱結；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煩惱者』無有是處。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有父母和合之身，是故現在無有金剛微妙法身；言本無者，我身本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本無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故，現在具有四百四病；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病苦者，無有是處。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以有無常無我無樂無淨故，現在無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本無者，本不見佛性，以不見故，無常樂我淨；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無常樂我淨者，無有是處。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本有凡夫修苦行心，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事故現在不能破壞四魔；言本無者，我本無有六波羅蜜，以本無有六波羅蜜故，修行凡夫苦行之心，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苦行者，無有是處。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

昔本有雜食之身，以有食身故，現在無有無邊之身；言本無者，本無三十七助道法，以無三十七助道法故，現在具有雜食之身；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有雜食身者，無有是處。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昔本有一切法中取著之心，以是事故現在無有畢竟空定；言本無者，我本無有中道實義，以無中道真實義故，於一切法則有著心；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說一切法是有相者，無有是處。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初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有諸鈍根聲聞弟子，以有鈍根聲聞弟子故，不得演說一乘之實；言本無者，本無利根人中象王迦葉菩薩等，以無利根迦葉等故，隨宜方便開示三乘；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畢竟演說三乘法』者無有是處。復次善男子！言本有者，我本說言：『卻後二月，於娑羅雙樹當般涅槃。』是故現在不得演說大方等典大般涅槃；言本無者，本昔無有文殊師利大菩薩等，以無有故，現在說言如來無常；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若梵若人說言如來去來現在是無常者，無有是處。」

「善男子！如來普為諸眾生故，雖知諸法，說言不知；雖見諸法，說言不見；有相之法，說言無

相；無相之法，說言有相；實有無常，說言有常；實有有常，說言無常；我樂淨等，亦復如是。三乘之法，說言一乘；一乘之法，隨宜說三；略相說廣，廣相說略；四重之法說偷蘭遮，偷蘭遮法說言四重；犯說非犯，非犯說犯；輕罪說重，重罪說輕；何以故？如來明見眾生根故。善男子！如來雖作是說，終無虛妄，何以故？虛妄之語即是罪過，如來悉斷一切罪過，云何當有虛妄語耶？善男子！如來雖無虛妄之言，若知眾生因虛妄說得法利者，隨宜方便則為說之。善男子！一切世諦，若於如來即是第一義諦，何以故？諸佛世尊為第一義故說於世諦，亦令眾生得第一義諦；若使眾生不得如是第一義者，諸佛終不宜說世諦。善男子！如來有時演說世諦，眾生謂佛說第一義諦；有時演說第一義諦，眾生謂佛說於世諦；是則諸佛甚深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是故汝先不應難言菩薩摩訶薩無所得也，菩薩常得第一義諦，云何難言無所得耶？」迦葉復言：「世尊！第一義諦亦名為道，亦名菩提，亦名涅槃，若有菩薩言有得道、菩提、涅槃，即是無常；何以故？法若常者則不可得，猶如虛空，誰有得者？世尊！如世間物本無今有，名為無常；道亦如是，道若可得則名無常；法若常者無得無生，猶如佛性無得無生。世尊！夫道者，非

色非不色，不長不短，非高非下，非生非滅，非赤非白，非青非黃，非有非無，云何如來說言可得？菩提涅槃亦復如是。」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道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菩提之相亦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涅槃亦爾：外道道者名為無常；內道道者名之為常。聲聞緣覺所有菩提，名為無常；菩薩諸佛所有菩提，名之為常。外解脫者名為無常，內解脫者名之為常。善男子！道與菩提及以涅槃悉名為常，一切眾生常為無量煩惱所覆，無慧眼故不能得見，而諸眾生為欲見故修戒定慧，以修行故，見道菩提及以涅槃，是名菩薩得道菩提及涅槃也。道之性相實不生滅，以是義故不可捉持。**善男子！道者雖無色像可見、稱量可知，而實有用。**善男子！如眾生心，雖非是色，非長非短，非粗非細，非縛非解，非是見法而亦是；以是義故，我為須達說言：『長者！心為城主，長者若不護心，則不護身口，若護心者則護身口；以不善護是身口故，令諸眾生到三惡趣，護身口者則令眾生得人天涅槃，得名真實，其不得者不名真實。』善男子！道與菩提，及以涅槃亦復如是，亦有亦常，如其無者，云何能斷一切煩惱？以其有故，一切菩薩了了見知。善男子！見有二種：一、相貌見；二、了了見。云何相貌見？如遠見煙名為見

火，實不見火，雖不見火亦非虛妄；見空中鶴便言見水，雖不見水亦非虛妄；如見花葉便言見根，雖不見根亦非虛妄；如人遙見籬間牛角便言見牛，雖不見牛亦非虛妄；如見女人懷妊便言見欲，雖不見欲亦非虛妄；如見樹生葉便言見水，雖不見水亦非虛妄；又如見雲便言見雨，雖不見雨亦非虛妄；如見身業及以口業，便言見心，雖不見心亦非虛妄；是名相貌見。云何了了見？如眼見色！善男子！如**人眼根清淨不壞，自觀掌中阿摩勒果；菩薩摩訶薩了了見道，菩提涅槃亦復如是，雖如是見，初無見相。**善男子！以是因緣，我於往昔告舍利弗：『一切世間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人所不知、不見、不覺，唯有如來悉知見覺，及諸菩薩亦復如是。舍利弗！若諸世間所知見覺，我與菩薩亦知見覺，世間眾生之所不知不見不覺，亦不自知，不知見覺；世間眾生所知見覺，便自說言我知見覺。舍利弗！如來一切悉知見覺，亦不自言我知見覺，一切菩薩亦復如是。何以故？若使如來作知見覺相，當知是則非佛世尊，名為凡夫；菩薩亦爾。』

迦葉菩薩言：「如佛世尊為舍利弗說『世間知者，我亦得知；世間不知，我亦悉知。』其義云何？」善男子！一切世間，不知不見不覺佛性；

若有知、見、覺佛性者，不名世間，名爲菩薩。世間之人亦復不知不見不覺十二部經、十二因緣、四倒、四諦、三十七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般涅槃，若知見覺者不名世間，當名菩薩；善男子！是名世間不知見覺。云何世間所知見覺？所謂梵天、自在天、八臂天、性、時、微塵、法及非法是造化主；世界終始，斷常二見，說言初禪至非非想名爲涅槃，善男子！是名世間所知見覺；菩薩摩訶薩於如是事亦知見覺，菩薩如是知見覺已，若言不知不見不覺，是爲虛妄；虛妄之法則爲是罪，以是罪故墮於地獄。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沙門若婆羅門，說言無道、菩提、涅槃，當知是輩名一闍提，魔之眷屬，名爲謗法；如是謗法，名謗諸佛，如是之人不名世間，不名非世間。」爾時，迦葉聞是事已，即以偈頌而讚歎佛：

大慈愍眾生，故我今歸依；  
善拔眾毒箭，故稱大醫王。  
世醫所療治，雖差還復生；  
如來所治者，畢竟不復發。  
世尊甘露藥，以施諸眾生；  
眾生既服已，不死亦不生。  
如來今爲我，演說大涅槃；  
眾生聞祕藏，即得不生滅。

迦葉菩薩說是偈已，即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世間不知見覺，菩薩悉能知見覺者，若使菩薩是世間者，不得說言世間不知不見不覺；而是菩薩能知見覺，若非世間，有何異相？」佛言：「善男子！言菩薩者，亦是世間，亦非世間；不知見覺者名爲世間，知見覺者不名世間，汝言有何異者，我今當說：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有初聞是涅槃經，即生敬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則名爲世間菩薩；一切世間不知見覺，如是菩薩亦同世間不知見覺，菩薩聞是涅槃經已，知有世間不知見覺應是菩薩所知見覺，知是事已即自思惟：『我當云何方便修習得知見覺？』復自念言：『惟當深心修持淨戒。』善男子！菩薩爾時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在在生處戒常清淨；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戒淨故，在在生處常無憍慢、邪見疑網，終不說言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是名菩薩修持淨戒。戒既清淨，次修禪定；以修定故，在在生處正念不忘；所謂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十二部經、諸佛世尊常樂我淨。一切菩薩安住方等大涅槃經，悉見佛性；如是等事憶而不忘，因修定故得十一空，是名菩薩修清淨定；戒定已備，次修淨慧，以修慧故，初不計著『身中有我，我中有身，是身是我，非身非我』，是名菩薩修習淨慧，以修慧故，所受持戒牢固不

動。善男子！譬如須彌，不爲四風之所傾動，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爲四倒之所傾動。善男子！菩薩爾時，自知見覺所受持戒無有傾動，是名菩薩所知見覺非世間也。善男子！菩薩見所持戒牢固不動，心無悔恨；無悔恨故，心得歡喜；得歡喜故，心得悅樂；得悅樂故，心則安隱；心安隱故，得無動定；得無動定故，得實知見；得實知見故，厭離生死；厭離生死故，便得解脫；得解脫故，明見佛性；是名菩薩所知見覺非世間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不知見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

迦葉復言：「云何菩薩修持淨戒心無悔恨？乃至明了見於佛性？」佛言：「善男子！世間戒者不名清淨，何以故？世間戒者爲於有故，性不定故，非畢竟故，不能廣爲一切眾生；以是義故，名爲不淨。以不淨故有悔恨心，以悔恨故心無歡喜，無歡喜故則無悅樂，無悅樂故則無安隱，無安隱故無不動定，無不動定故無實知見，無實知見故則無厭離，無厭離故則無解脫，無解脫故不見佛性，不見佛性故，終不能得大般涅槃，是名世間戒不清淨。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清淨戒者，戒非戒故，非爲有故，定畢竟故，爲眾生故，是名菩薩戒清淨也。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淨戒中，雖不欲生『無悔恨心』，無悔恨心自然而生。善男子！譬如有人執持

明鏡，不期見面，面像自現；亦如農夫，散種良田，不期生牙而牙自生；亦如燃燈，不期滅闇，而闇自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堅持淨戒，無悔恨心自然而生亦復如是，以淨戒故心得歡喜。善男子！如端正人，自見面貌心生歡喜，持淨戒者亦復如是。善男子！破戒之人見戒不淨，心不歡喜，如形殘者自見面貌，不生喜悅，破戒之人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牧牛，有二女人，一持酪瓶，一持漿瓶，俱共至城而欲賣之；於路腳跌，二瓶俱破，一則歡喜，一則愁惱；持戒破戒亦復如是，持淨戒者心則歡喜，心歡喜故則便思惟：『諸佛如來於涅槃中說，有能持清淨戒者則得涅槃，我今修習如是淨戒，亦應得之。』以是因緣，心則悅樂。」

迦葉復言：「喜之與樂，有何差別？」「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不作惡時，名爲歡喜；心淨持戒，名之爲樂。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於生死，則名爲喜；見大涅槃，名之爲樂；下名爲喜，上名爲樂；離世共法，名之爲喜；得不共法，名之爲樂；以戒淨故身體輕柔，口無粗過，菩薩爾時若見若聞、若經若嘗、若觸若知，悉無諸惡；以無惡故心得安隱，以安隱故則得靜定，得靜定故得實知見，實知見故厭離生死，厭生死故則得解脫，得解脫故得見佛性，見佛性故得大涅槃，是名菩薩清淨持戒非世

問戒。何以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所受淨戒，五法佐助。云何爲五？一信，二慚，三愧，四善知識，五宗敬戒；離五蓋故，所見清淨；離五見故，心無疑網；離五疑故——一者疑佛，二者疑法，三者疑僧，四者疑戒，五者疑不放逸——菩薩爾時即得五根，所謂信、念、精進、定、慧，得五根故，得五種涅槃，謂色解脫乃至識解脫，是名菩薩清淨持戒非世間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之所不知不見不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

「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大涅槃經有破戒者，有人訶責輕賤毀辱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毀所受戒？若人受持是涅槃經毀禁戒者，當知是經爲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讀誦爲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復令無量無邊眾生墮於地獄，受持是經而毀戒者，則是眾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如是之人，我亦不聽受持是典，寧使不受不持不修，不以毀戒受持修習。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涅槃經者，當正身心，慎莫調戲輕躁舉動；身爲調戲，心爲輕動；求有之心，名爲輕動；身造諸業，名爲調戲。若我弟子求有造業，不應受持是大乘典大涅槃經，若有如是受持經者，人當輕訶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求

有造業？若持經者求有造業，當知是經爲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爲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復令無量無邊眾生墮於地獄，受持是經求有造業，則是眾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復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是涅槃經，莫非時說，莫非國說，莫不請說，莫輕心說，莫處處說，莫自歎說，莫輕他說，莫滅佛法說，莫熾然世法說。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說者，人當輕訶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而說？若持經者作如是說，當知是經爲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爲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令無量眾生墮於地獄，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而說，則是眾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善男子！若欲受持者，說大涅槃者，說佛性者，說如來祕藏者，說大乘者，說方等經者，說聲聞乘者，說辟支佛乘者，說解脫者，見佛性者，先當清淨其身；以身淨故則無訶責，無訶責故令無量人於大涅槃生清淨信，信心生故恭敬是經，若聞一偈一句一字及說法者，則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知是人則是眾生真善知識；非惡知識；是我弟子，非魔眷屬；是名菩薩非世間也。善男子！是名世間之所不知不見不覺，而是菩



薩所知見覺。」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四

「復次善男子！云何復名一切世間所不知見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所謂六念處。何等爲六？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善男子！云何念佛？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常不變易，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大師子吼，名大沙門、大婆羅門、大淨，畢竟到於彼岸，無能勝者，無見頂者，無有怖畏，不驚不動，獨一無侶，無師自悟，疾智大智，利智深智，解脫智不共智，廣普智，畢竟智，智寶成就，人中象王，人中牛王，人中龍王，人中丈夫，人中蓮花、分陀利花，調御人師，爲大施主，大法之師；以知法故，名大法師；以知義故，名大法師；以知時故，名大法師；以知足故，名大法師；以知我故，名大法師；知大眾故，名大法師；以知眾生種種性故，名大法師；以

知諸根利鈍中故，名大法師；說中道故，名大法師。」

「云何名如來？如過去諸佛所說不變。云何不變？過去諸佛爲度眾生，說十二部經，如來亦爾，故名如來；諸佛世尊從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十一空，來至大涅槃，如來亦爾，是故號佛爲如來也；諸佛世尊爲眾生故，隨宜方便開示三乘，壽命無量不可稱計，如來亦爾，是故號佛爲如來也。」

「云何爲應？世間之法悉名怨家，佛應害故，故名爲應。夫四魔者是菩薩怨，諸佛如來爲菩薩時，能以智慧破壞四魔，是故名應；復次應者名爲遠離，爲菩薩時，應當遠離無量煩惱，故名爲應；復次應者名樂，過去諸佛爲菩薩時，雖於無量阿僧祇劫爲眾生故受諸苦惱，終無不樂而常樂之；如來亦爾，是故名應；又復應者，一切人天應以種種香花瓔珞，幢幡伎樂而供養之，是故名應。」

「云何正遍知？正者名不顛倒，遍知者於四顛倒無不通達；又復正者名爲苦行，遍知者，知因苦行定有苦果；又復正者名世間中，遍知者畢竟定知；修習中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正者名爲可數可量可稱，遍知者不可數、不可量、不可稱，是故號佛爲正遍知。善男子！聲聞緣覺亦有遍知，亦不遍知，何以故？遍知者名五陰、十二入、

十八界，聲聞緣覺亦得遍知，是名遍知。云何不遍知？善男子！假使二乘於無量劫，觀一色陰不能盡知，以是義故，聲聞緣覺無有遍知。」

「云何明行足？明者名得無量善果，行名腳足，善果者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腳足者名爲戒慧，乘戒慧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名爲明行足也；又復明者名咒，行者名吉，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咒者名爲解脫，吉者名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者名爲大般涅槃，是故名爲明行足也。又復明者名光，行者名業，足者名果，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光者名不放棄，業者名六波羅蜜，果者名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明者，名爲三明：一、菩薩明；二、諸佛明；三、無明明。菩薩明者即是般若波羅蜜，諸佛明者即是佛眼，無明明者即是畢竟空。行者於無量劫爲眾生故修諸善業；足者明見佛性，以是義故，名明行足。」

「云何善逝？善者名高，逝名不高，善男子！是名世間義；高者名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高者即如來心也；善男子！心若高者不名如來，是故如來名爲善逝。又復善者名爲善知識，逝者善知識果，善男子！是名世間義。善知識者即初發心，果者名爲大般涅槃，如來不捨最初發心，得大涅槃，是故如來名爲善逝。又復善者名好，逝者名有，善

男子！是名世間義；好者名見佛性，有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涅槃之性，實非有也，諸佛世尊因世間故說言是有，善男子！譬如世人，實無有子說言有子；實無有道說言有道，涅槃亦爾，因世間故說言爲有。諸佛世尊成大涅槃，故名善逝。」

「善男子！云何世間解？善男子！世間者名爲五陰，解者名知，諸佛世尊善知五陰，故名世間解；又世間者名爲五欲，解名不著，不著五欲故名世間解。又世間解者，東方無量阿僧祇世間，一切聲聞緣覺不知不見不解，諸佛悉知悉見悉解；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是故號佛爲世間解。又世間者一切凡夫，解者知諸凡夫善惡因果，非是聲聞緣覺所知，唯佛能知，是故號佛爲世間解。又世間者名曰蓮花，解名不污，善男子！是名世間義。蓮花者即是如來，不污者如來不爲世間八法之所染污，是故號佛爲世間解。又世間解者，諸佛菩薩名世間解，何以故？諸佛菩薩見世間故，故名世間解。善男子！如因食得命，名食爲命，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見世間故，故名世間解。」

「云何無上士？上士者名之爲斷，無所斷者名無上士，諸佛世尊無有煩惱，故無所斷，是故號佛爲無上士。又上士者名爲諍訟，無上士者無有諍訟，如來無諍，是故號佛爲無上士。又上士者名語

可壞，無上士者語不可壞，如來所言，一切眾生所不能壞，是故號佛爲無上士。又上士者名爲上座，無上士者名無上座，三世諸佛更無過者，是故號佛爲無上士。上者名新，士者名故，諸佛世尊體大涅槃無新無故，是故號佛爲無上士。云何調御丈夫？自既丈夫，復調丈夫，善男子！言如來者，實非丈夫非不丈夫，因調丈夫，故名如來爲丈夫也。善男子！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則名丈夫，何等爲四？一、近善知識；二、能聽法；三、思惟義；四、如說修行。善男子！若男若女，具是四法則名丈夫。善男子！若有男子無此四法，則不得名爲丈夫也。何以故？身雖丈夫，行同畜生，如來調伏若男若女，是故號佛調御丈夫。復次！善男子！如御馬者凡有四種：一者觸毛，二者觸皮，三者觸肉，四者觸骨；隨其所觸，稱御者意。如來亦爾，以四種法調伏眾生，一爲說生令受佛語，如觸其毛隨御者意；二說生老便受佛語，如觸毛皮隨御者意；三者說生及以老病，便受佛語，如觸毛皮肉，隨御者意；四者說生及老病死，便受佛語，如觸毛皮肉骨，隨御者意。善男子！御者調馬，無有決定，如來世尊調伏眾生必定不虛，是故號佛爲調御丈夫。」

「云何天人師？師有二種：一者善教，二者惡教；諸佛菩薩常以善法教諸眾生。何等善法？謂身

口意善。諸佛菩薩教諸眾生作如是言：『善男子！汝當遠離身不善業。何以故？以身惡業是可遠離、得解脫故，是故我以此法教汝，若此惡業不可遠離得解脫者，終不教汝令遠離也。』若諸眾生離惡業已，墮三惡者，無有是處；以遠離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大涅槃，是故諸佛菩薩常以此法教化眾生；口意亦爾，是故號佛爲無上師。復次！昔未得道今已得之，以所得道爲眾生說，從本已來未修梵行，今已修竟，以已所修爲眾生說；自破無明，復爲眾生破壞無明；自得淨目，復爲眾生破除盲冥，令得淨眼；自知二諦，復爲眾生演說二諦；既自解脫，復爲眾生說解脫法；自度無邊生死大河，復令眾生皆悉得度；自得無畏，復教眾生令無怖畏；自既涅槃，復爲眾生演大涅槃；是故號佛爲無上師。天者名晝，天上晝長夜短，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復天者名無愁惱，常受快樂，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爲燈明，能破黑闇而爲大明，是故名天；亦以能破惡業黑闇，得於善業而生天上，是故名天；又復天者名吉，以吉祥故得名爲天；又復天者名曰日，有光明故名曰爲天，以是義故名爲天也。人者名曰能多恩義，又復人者身口柔軟，又復人者名有憍慢；又復人者能破憍慢，善男子！諸佛雖爲一切眾生無上大師，然經中說爲天人師，何以故？善男

子！諸眾生中，唯天與人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能修十善業道，能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號佛爲天人師。」

「云何爲佛？佛者名覺，既自覺悟，復能覺他。善男子！譬如有人覺知有賊，賊無能爲；菩薩摩訶薩能覺一切無量煩惱，既覺了已，令諸煩惱無所能爲，是故名佛。以是覺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名佛。婆伽婆者，婆伽名破，婆名煩惱；能破煩惱，故名婆伽婆；又能成就諸善法故，又能善解諸法義故，有大功德無能勝故，有大名聞遍十方故，又能種種大惠施故，又於無量阿僧祇劫吐女根故。善男子！若男若女，能如是念佛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若晝若夜若明若闇，常得不離見佛世尊。」

「善男子！何故名爲如來應正遍知乃至婆伽婆？而有如是無量功德大名稱耶？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昔無量阿僧祇劫恭敬父母、和上諸師、上座長老，於無量劫常爲眾生而行布施，堅持禁戒，修集忍辱，勤行精進、禪定、智慧，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是故今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金剛之身；又復菩薩於昔無量阿僧祇劫修集信、念、進、定、慧根，於諸師長恭敬供養，常爲法利，不爲食利；菩

薩若持十二部經，若讀若誦，常爲眾生令得解脫，安隱快樂，終不自爲。何以故？菩薩常修出世間心及出家人、無爲之心、無諍訟心、無垢穢心、無繫縛心、無取著心、無覆蓋心、無無記心、無生死心、無疑網心、無貪欲心、無瞋恚心、無愚癡心、無憍慢心、無穢濁心、無煩惱心、無苦心、無量心、廣大心、虛空心，無心無無心，調心不護心，無覆藏心，無世間心，常定心、常修心、常解脫心；無報心、無願心、善願心、無誤心、柔軟心、不住心、自在心、無漏心、第一義心、不退心、無常心、正直心、無諂曲心、純善心、無多少心、無堅硬心、無凡夫心、無聲聞心、無緣覺心，善知心界，知心生界，知心住界，知心自在界，是故今得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常樂我淨，是故得稱如來乃至婆伽婆，是名菩薩摩訶薩念佛。」

「云何菩薩摩訶薩念法？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思惟諸佛所可說法最妙最上，因是法故能令眾生得現在果。惟此正法無有時節，法眼所見，非肉眼見，然不可以譬喻爲比；不生不出，不住不滅，不始不終，無爲無數；無舍宅者爲作舍宅，無歸作歸，無明作明；未至彼岸令至彼岸，爲無香處作無礙香；不可見見，不動不轉不長不短，永斷諸樂而安隱樂，畢竟微妙；非色斷色而亦是色，乃至非識斷

識而亦是識；非業斷業非結斷結，非物斷物而亦是物，非界斷界而亦是界，非有斷有而亦是有，非入斷入而亦是入；非因斷因而亦是因，非果斷果而亦是果；非虛非實，斷一切實而亦是實；非生非滅，永離生滅而亦是滅；非相非非相，斷一切相而亦是相；非教非不教而亦是師；非怖非安，斷一切怖而亦是安；非忍非不忍，永斷不忍而亦是忍；非止非不止，斷一切止而亦是止；一切法頂，悉能永斷一切煩惱，清淨無相永脫諸相，無量眾生畢竟住處，能滅一切生死熾火，乃是諸佛所遊居處，常不變易，是名菩薩念法。」

「云何念僧？諸佛聖僧如法而住，受正直法，隨順修行，不可睹見，不可捉持，不可破壞，無能燒害，不可思議；一切眾生良祐福田，雖爲福田，無所受取，清淨無穢，無漏無爲，廣普無邊；其心調柔，平等無二，無有撓濁，常不變易，是名念僧。」

「云何念戒？菩薩思惟有戒，不破不漏、不壞不雜，雖無形色而可護持，雖無觸對、善修方便，可得具足、無有過咎，諸佛菩薩之所讚歎，是大方等大涅槃因。善男子！譬如大地，船舫瓔珞，大姓大海，灰汁舍宅，刀劍橋樑，良醫妙藥，阿伽陀藥，如意寶珠，腳足眼目，父母陰涼；無能劫盜，

不可燒害，火不能焚，水不能漂，大山梯蹬，諸佛菩薩妙寶勝幢；若住是戒，得須陀洹果；我亦有分，然我不須。何以故？若我得是須陀洹果，不能廣度一切眾生；若住是戒，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亦有分，是我所欲。何以故？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爲眾生廣說妙法而作救護，是名菩薩摩訶薩念戒。」

「云何念施？菩薩摩訶薩深觀此施乃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諸佛菩薩親近修集如是布施，我亦如是親近修集；若不惠施，不能莊嚴四部之眾；施雖不能畢竟斷結，而能除破現在煩惱；以施因緣故，常爲十方無量無邊恒河沙等世界眾生之所稱歎；菩薩摩訶薩施眾生食，則施其命；以是果報，得佛之時常不變易；以施樂故，成佛之時則得安樂；菩薩施時如法求財，不侵彼施此，是故成佛得清淨涅槃；菩薩施時令諸眾生不求而得，是故成佛得自在；我以施因緣令他得力，是故成佛獲得十力；以施因緣令他得語，是故成佛得四無礙；諸佛菩薩修集是施爲涅槃因，我亦如是，修集布施爲涅槃因，廣說如雜花中。」

「云何念天？有四天王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若有信心，得四天王處我亦有分，若戒多聞、布施、智慧，得四天王處，乃至得非想非非想處我亦

有分；然非我所欲，何以故？四天王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是無常，以無常故生老病死，以是義故，非我所欲。譬如幻化誑於愚夫，智慧之人所不惑著，如幻化者即是四天王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愚者即是一切凡夫，我則不同凡夫愚人。我曾聞有第一義天，謂諸佛菩薩常不變易，以常住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我爲眾生精勤求於第一義天；何以故？第一義天能令眾生除斷煩惱，猶如意樹；若我有信乃至有慧，則能得是第一義天，當爲眾生廣分別說第一義天，是名菩薩摩訶薩念天。善男子！是名菩薩非世間也，是爲世間不知見覺，而是菩薩所知見覺。」

「善男子！若我弟子，謂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十二部經，及以受持讀誦書寫敷演解說大涅槃經，等無差別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大涅槃者即是一切諸佛世尊甚深祕藏，以是諸佛甚深祕藏，是則爲勝。善男子！以是義故，大涅槃經甚奇甚特，不可思議。」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亦知是大涅槃經甚奇甚特，不可思議，佛法眾僧不可思議，菩薩菩提大般涅槃亦不可思議。世尊！以何義故復言菩薩不可思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有教者而能自發菩提之心，既發心已，勤修精進，正使大火焚燒身首，終不求救、捨念法心；何

以故？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或在地獄、餓鬼、畜生、人中天上，爲諸結火之所燒然，初未曾得一決定法！決定法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我爲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護惜身心與命；我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正使碎身猶如微塵，終不放捨勤精進也。』何以故？勤進之心，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善男子！如是菩薩未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能如是不惜身命，況復見已？是故菩薩不可思議。又復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所見生死無量過患，非是聲聞緣覺所及，雖知生死無量過惡，爲眾生故於中受苦，不生厭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爲眾生故，雖在地獄受諸苦惱，如三禪樂，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譬如長者，其家失火，長者見已從舍而出，諸子在後未脫火難，長者爾時定知火害，爲諸子故旋還赴救，不顧其難；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知生死多諸過惡，爲眾生故處之不厭，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無量眾生發菩提心，見生死中多諸過惡，心即退沒，或爲聲聞或爲緣覺；若有菩薩聞是經者，終不退失菩提之心、而爲聲聞辟支佛也，如是菩薩雖復未階初不動地，而心堅固，無有退沒，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若有人言：我能浮渡大海之水。如是之言，可思議

不？」「不也！世尊！如是之言或可思議，或不可思議，何以故？若人渡者，則不可思議；阿修羅渡，則可思議。」「善男子！我亦不說阿修羅也，正說人耳。」「世尊！人中亦有可思議者、不可思議者，世尊！人亦二種：一者聖人，二者凡夫；凡夫之人則不可思議，賢聖之人則可思議。」「善男子！我說凡夫不說聖人。」「世尊！若凡夫人，實不可思議。」「善男子！凡夫之人實不能渡大海水也，而是菩薩實能渡於生死大海，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若有人能以藕根絲懸須彌山，可思議不？」「不也，世尊！」「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一念頃，悉能稱量一切生死，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已於無量阿僧祇劫，常觀生死無常、無我、無樂、無淨，而為眾生分別演說常樂我淨，雖如是說，然非邪見，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如人入水，水不能漂；入大猛火，火不能燒；如是之事，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處生死，不為生死之所惱害，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人有三品，謂上中下；下品之人，初入胎時作是念言：『我今處廁，眾穢歸處，諸死屍間，眾棘刺中大黑闇處。』初出胎時，復作是念：『我今出廁，出眾穢處，乃至出於大黑闇處。』中品之人作是念言：『我今入於眾樹林中，清淨河

中，房舍屋宅。』出時亦爾。上品之人作是念言：『我昇殿堂在花林間，乘馬乘象登涉高山。』出時亦爾。菩薩摩訶薩初入胎時、自知入胎，住時知住，出時知出，終不生於貪瞋之心，而未得階初住地也，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實不可以譬喻為比，善男子！心亦不可以方喻為比，而皆可說。菩薩摩訶薩無有師諮受學之處，而能得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得是法已，心無慳吝，常為眾生而演說之，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有身遠離非口，有口遠離非身，有非身口而亦遠離。身遠離者，謂離殺盜姪，是名身遠離非口；口遠離者，謂離妄語、兩舌、惡口、無義語，是名口遠離非身；非身非口亦遠離者，所謂遠離貪嫉、瞋恚、邪見；善男子！是名非身非口而亦遠離。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是身是業，及與離主而亦有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口亦如是。善男子！從身離身，從口離口，從慧遠離非身非口。善男子！實有此慧，然不能令菩薩遠離，何以故？善男子！無有一法能壞能作，有為法性異生異滅，是故此慧不能遠離。善男子！慧不能破，火不能燒，水不能爛，風不能動，地不能持，生不能生，老不能老，住不能住，壞不能壞，貪不能貪，瞋不能瞋，癡不能癡，以有為性異生異

滅故。菩薩摩訶薩終不思念：『我以此慧破諸煩惱』，而自說言我破煩惱，雖作是說，非是虛妄，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迦葉復言：「世尊！我今始知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佛法眾僧大涅槃經及受持者、菩提涅槃不可思議。世尊！無上佛法當久近住？幾時而滅？」

「善男子！若大涅槃經乃至有是五行：所謂聖行、梵行、天行、病行、嬰兒行，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演說其義，為諸眾生之所恭敬尊重讚歎，種種供養，當知爾時佛法未滅。善男子！若大涅槃經具足流布，當爾之時，我諸弟子多犯禁戒，造作眾惡，不能敬信如是經典；以不信故，不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其義，不為眾人之所恭敬乃至供養；見受持者，輕毀誹謗：『汝是六師！非佛弟子。』當知佛法將滅不久。」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親從佛聞如是義：『迦葉佛法住世七日，然後滅盡。』世尊！迦葉如來有是經不？如其有者，云何言滅？若其無者，云何說言大涅槃經是諸如來祕密之藏？」

佛言：「善男子！我先說言：唯有文殊乃解是義；今當重說，至心諦聽。善男子！諸佛世尊，有二種法：一者世法，二者第一義法；世法者則有壞滅，第一義法則不壞滅。復有二種：一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二者常樂我淨；無常、無

我、無樂、無淨則有壞滅，常樂我淨則無壞滅。復有二種：一者二乘所持，二者菩薩所持；二乘所持則有壞滅，菩薩所持則無壞滅。復有二種：一者外，二者內；外法者則有壞滅，內法者則無壞滅。復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有為之法則有壞滅，無為之法無有壞滅。復有二種：一者可得，二者不可得；可得之法則有壞滅，不可得者無有壞滅。復有二種：一者共法，二者不共法；共法壞滅，不共之法無有壞滅。復有二種：一者人中，二者天中；人中壞滅，天無壞滅。復有二種：一者十部經，二者方等經；十部經則有壞滅，方等經典無有壞滅。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解說方等經典，恭敬供養尊重讚歎，當知爾時佛法不滅。善男子！汝向所問：『迦葉如來有是經不？』

善男子！大涅槃經悉是一切諸佛祕藏。何以故？諸佛雖有十部經，不說佛性，不說如來常樂我淨；諸佛世尊，永不畢竟入於涅槃，是故此經名為如來祕密之藏，十部經所不說故，故名為藏；如人七寶不出外用，名之為藏。善男子！是人所以藏積此物，為未來事故；何等未來事？所謂穀貴，賊來侵國，值遇惡王、為用贖命，道路澀難、財難得時，乃當出用。善男子！諸佛如來祕密之藏亦復如是，為未來世諸惡比丘畜不淨物，為四眾說如來



畢竟入於涅槃，讀誦世典不敬佛經，如是等惡現於世時，如來爲欲滅是諸惡，令得遠離邪命利養，如來則爲演說是經；若是經典祕密之藏滅不現時，當知爾時佛法則滅。善男子！大涅槃經常不變易，云何難言迦葉佛時有是經不？善男子！迦葉佛時所有眾生貪欲微薄，智慧滋多，諸菩薩摩訶薩等調柔易化，有大威德，總持不忘，如大象王；世界清淨，一切眾生悉知如來終不畢竟入於涅槃，常住不變；雖有是典，不須演說。善男子！今世眾生多諸煩惱，愚癡喜忘，無有智慧；多諸疑網，信根不立；世界不淨，一切眾生咸謂如來無常遷變，畢竟入於大般涅槃，是故如來演說是典。善男子！迦葉佛法實亦不滅，何以故？常不變故。善男子！若有眾生，我見無我，無我見我；常見無常，無常見常；樂見無樂，無樂見樂；淨見不淨，不淨見淨；滅見不滅，不滅見滅；罪見非罪，非罪見罪；輕罪見重，重罪見輕；乘見非乘，非乘見乘；道見非道，非道見道；實是菩提見非菩提，實非菩提見菩提；苦見非苦，集見非集；滅見非滅，實見非實；實是世諦見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見是世諦；歸見非歸，非歸見歸；以真佛語名爲魔語，實是魔語以爲佛語；如是之時，諸佛乃說大涅槃經。善男子！寧說蚊喙盡大海底，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口吹須

彌散壞，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言以索繫縛猛風，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言法陀羅火中生蓮花，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阿伽陀藥而爲毒藥，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寧說四大各捨己性，不可說言如來法滅。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未有弟子解甚深義，彼佛世尊便涅槃者，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佛雖涅槃，當知是法久住於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雖有弟子解甚深義，無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便涅槃，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多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佛雖涅槃，當知佛法久住於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雖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諸弟子演說經法，貪爲利養、不爲涅槃，佛復滅度，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凡所演說，不貪利養，爲求涅槃，佛雖滅度，當知是法久住於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雖有弟子解

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諸弟子多起諍訟，互相是非，佛復涅槃，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修和敬法，不相是非，互相尊重，佛雖涅槃，當知是法久住不滅。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雖有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爲大涅槃而演說法，互相恭敬，不起諍訟，然畜一切不淨之物，復自讚言我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佛復涅槃，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爲大涅槃演說經法，善修和敬，互相尊重，不畜一切不淨之物，亦不自言得須陀洹乃至得阿羅漢，彼佛世尊雖復滅度，當知是法久住於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乃至不畜不淨之物，又不自言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各執所見種種異說，而作是言：『長老！諸佛所制四重之法，乃至七滅諍法，爲眾生故或遮或開，十二部經亦復如是，何以故？佛知國土時節各異，眾生不同，利鈍差別，是故如來或遮或開，有輕重說。善男子！譬如良醫爲病服乳，爲病遮乳；熱病聽服，

冷病則遮；如來亦爾，觀諸眾生煩惱病根，亦開亦遮。長老！我親從佛聞如是義，惟我知義，汝不能知，惟我解律，汝不能解；我知諸經，汝不能知。』彼佛復滅，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乃至不言我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亦不說言諸佛世尊爲眾生故或遮或開：『長老！我親從佛聞如是義、如是法、如是律。長老！當依如來十二部經，此義若是，我當受持；如其非者，我當棄捨。』彼佛世尊雖復涅槃，當知是法久住於世。善男子！我法滅時，有聲聞弟子或說有神，或說神空；或說有中陰，或說無中陰；或說有三世，或說無三世；或說有三乘，或說無三乘；或言一切有，或言一切無；或言眾生有始有終，或言眾生無始無終；或言十二因緣是有爲法，或言因緣是無爲法；或言如來有病苦行，或言如來無病苦行；或言如來不聽比丘食十種肉，何等爲十？人、蛇、象、馬、驢、狗、師子、豬、狐、獼猴，其餘悉聽，或言一切不聽；或言比丘不作五事，何等爲五？不賣生口、刀、酒酪、沙、胡麻油等，其餘悉聽；或言不聽入五種舍，何等爲五？屠兒、姪女、酒家、王宮、旃陀羅舍，餘家悉聽；或言不聽著僑奢耶衣，餘一切聽；或言如來聽諸比丘受畜衣食臥具，其價各直十萬兩

金，或言不聽；或言涅槃常樂我淨，或言『涅槃直是結盡，更無別法名為涅槃，譬如織縷，名之為衣，衣既壞已，名之無衣，實無別法名無衣也；涅槃之體，亦復如是。』善男子！當爾之時，我諸弟子正說者少，邪說者多；受正法少，受邪法多；受佛語少，受魔語多。」

「善男子！爾時拘睺彌國有二弟子，一者羅漢，二者破戒；破戒徒眾凡有五百，羅漢徒眾其數一百。破戒者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我親從佛聞如是義，如來所制四重之法，若持亦可，犯亦無罪；我今亦得阿羅漢果，四無礙智，而阿羅漢亦犯如是四重之法。四重之法若是實罪，阿羅漢者終不應犯，如來在世，制言堅持，臨涅槃時皆悉放捨。』阿羅漢比丘言：『長老！汝不應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我知如來常不變易，如來在世及涅槃後，犯四重禁，罪無差別。若言羅漢犯四重禁，是義不然，何以故？須陀洹人尚不犯禁，況阿羅漢？若長老言《我是羅漢》，阿羅漢者，終不生想我得羅漢。阿羅漢者，惟說善法，不說不善；長老所說純是非法。若有得見十二部經，定知長老非阿羅漢。』善男子！爾時破戒比丘徒眾，即共斷是阿羅漢命。善男子！是時魔王因是二眾忿恚之心，悉共害是六百比丘。爾時凡夫各共說言：『哀哉！佛法於是滅盡

。』而我正法實不滅也。爾時其國有十二萬諸大菩薩善持我法，云何當言我法滅耶？當于爾時，閻浮提內無一比丘為我弟子。爾時波旬悉以大火焚燒一切所有經典，其中或有遺餘在者，諸婆羅門即共偷取，處處採拾，安置已典。以是義故，諸小菩薩，佛未出時，率共信受婆羅門語，諸婆羅門雖作是說：『我有齋戒』，而諸外道真實無也。諸外道等雖復說言有我樂淨，而實不解我樂淨義；直以佛法一字二字、一句二句，說言我典有如是義。」爾時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無量無邊阿僧祇眾聞是語已，悉共唱言：「世間虛空！世間虛空！」迦葉菩薩告諸大眾：「汝等且莫憂愁啼哭，世間不空，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法僧亦爾。」爾時大眾聞是語已，啼哭即止，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五

爾時王舍大城阿闍世王，其性弊惡，喜行殺

戮，具口四惡，貪恚愚癡，其心熾盛；唯見現在，不見未來；純以惡人而爲眷屬，貪著現世五欲樂故，父王無辜橫加逆害。因害父已，心生悔熱，身諸瓔珞妓樂不御。心悔熱故遍體生瘡，其瘡臭穢不可附近。尋自念言：「我今此身已受花報，地獄果報將近不遠。」爾時其母字韋提希，以種種藥而爲傅之，其瘡遂增，無有降損。王即白母：「如是瘡者從心而生，非四大起，若言眾生有能治者，無有是處。」時有大臣名曰月稱，往至王所，在一面立，白言：「大王！何故愁悴，顏容不悅？爲身痛耶？爲心痛乎？」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父無辜，橫加逆害；我從智者曾聞是義，世有五人不脫地獄，謂五逆罪。我今已有無量無邊阿僧祇罪，云何身心而得不痛？又無良醫治我身心。」臣言：「大王！莫大愁苦。」即說偈言：「『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姪嗜酒，亦復如是。』如王所言，世有五人不脫地獄，誰往見之來語王耶？言地獄者即是世間，多智者說。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醫名富蘭那，一切知見，得自在定，畢竟修習清淨梵行，常爲無量無邊眾生演說無上涅槃之道。爲諸弟子說如是法：『無有黑業，無黑業報；無有白業，無白業報；無黑白業，無黑白業報；無有上業及以下業。』」

是師今在王舍城中，唯願大王屈駕往彼，可令是師療治身心。」時王答言：「審能如是滅除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曰藏德，復往王所而作是言：「大王！何故面貌憔悴、脣口乾焦？音聲微細？猶如法人見大怨敵。顏色皴裂，將何所苦？爲身痛耶？爲心痛乎？」王即答言：「我今身心云何不痛？我之癡盲，無有慧目，近諸惡友而爲親善，隨調婆達惡人之言，正法之王橫加逆害。我昔曾聞智人說偈：『若於父母、佛及弟子，生不善心，起於惡業；如是果報，在阿鼻獄。』以是事故令我心怖，生大苦惱，又無良醫而見救療。」大臣復言：「唯願大王且莫愁怖，法有二種：一者出家，二者王法；王法者，謂害其父則王國土，雖云是逆，實無有罪；如迦羅羅蟲，要壞母腹然後乃生，生法如是，雖破母身實亦無罪；螺懷妊等亦復如是，治國之法，法應如是，雖殺父兄實無有罪。出家法者，乃至蚊蟻殺亦有罪，唯願大王寬意莫愁。何以故？『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姪嗜酒，亦復如是。』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師，名末伽黎拘舍離子，一切知見，憐愍眾生猶如赤子，已離煩惱，能拔眾生三毒利箭，一切眾生於一切法無知見覺，唯是一人獨知見覺，如是大師常

爲弟子說如是法：『一切眾生身有七分，何等爲七？地水火風苦樂壽命。如是七法非化非作，不可毀害，如伊師迦草；安住不動，如須彌山，不捨不作；猶如乳酪，各不諍訟。若苦若樂若善不善，投之利刀，無所傷害。何以故？七分空中無妨礙故，命亦無害，何以故？無有害者及死者故，無作無受，無說無聽，無有念者及以教者。』常說是法，能令眾生滅除一切無量重罪，是師今在王舍大城，唯願大王往至其所，王若見者眾罪消滅。」時王答言：「審能如是除滅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曰實得，復到王所，即說偈言：「大王何故身脫瓔珞？首髮蓬亂乃至如是？王身何故戰慄不安？猶如猛風吹動花樹。王今何故容色憔悴？猶如農夫下種之後，天不降雨愁苦如是。爲是心痛？爲身痛耶？」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父先王慈愛流惻，特見矜念，實無辜咎。往問相師，相師答言：『是兒生已，定當害父。』雖聞是語，猶見瞻養。曾聞智者作如是言：『若人奸母及比丘尼，偷僧祇物，殺發無上菩提心者，害及其父，如是之人畢定當墮阿鼻地獄。』我今身心豈得不痛？」大臣復言：「唯願大王且莫愁苦，如其父王修解脫者，害則有罪；若治國法，殺則無罪。大王！非法者名爲非法，無法者名爲無法。譬如無

子名爲無子，亦如惡子，名之無子，雖言無子，實非無子；如食無鹽名爲無鹽，食若少鹽亦名無鹽。如河無水名之無水，若有少水亦名無水；如念念滅亦言無常，雖住一劫亦名無常；如人受苦名爲無樂，雖受少樂亦名無樂；如不自在名之無我，雖少自在亦名無我。如闇夜時名之無日，雲霧之時亦言無日。大王！雖言少法名爲無法，實非無法。願王留神，聽臣所說，一切眾生皆有餘業，以業緣故數受生死，若使先王有餘業者，今王殺之，竟有何罪？唯願大王寬意莫愁。何以故？『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婬嗜酒，亦復如是。』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師名刪闍耶毘羅胝子，一切知見，其智淵深猶如大海，有大威德，具大神通，能令眾生離諸疑網；一切眾生不知見覺，唯是一人獨知見覺，今者近在王舍城住，爲諸弟子說如是法：『一切眾生若是王者，自在隨意造作善惡，雖爲眾惡悉無有罪，如火燒物無淨不淨。』王亦如是與火同性；譬如大地淨穢普載，雖爲是事初無瞋喜，王亦如是與地同性；譬如水性淨穢俱洗，雖爲是事亦無憂喜，王亦如是與水同性；譬如風性淨穢等吹，雖爲是事亦無憂喜，王亦如是與風同性；如秋髡樹，春則還生，雖復髡斫，實無有罪；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此間命終還此

間生，以還生故當有何罪？一切眾生苦樂果報，悉皆不由現在世業，因在過去，現在受果；現在無因，未來無果；以現果故，眾生持戒勤修精進，遮現惡果；以持戒故則得無漏，得無漏故盡有漏業；以盡業故眾苦得盡，眾苦盡故便得解脫。唯願大王速往其所，令其療治身心苦痛，王若見者眾罪得除。」王即答言：「審有是師能除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悉知義，即至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形不端嚴？如失國者；如泉枯涸池無蓮花、樹無花葉、破戒比丘身無威德。爲身痛耶？爲心痛乎？」王即答言：「今我身心豈得不痛？我父先王慈惻流念，而我不孝不知報恩；常以安樂安樂於我，而我背恩，反斷其樂；先王無辜，橫興逆害。我亦曾聞智者說言：『若有害父，當於無量阿僧祇劫受大苦惱。』我今不久必墮地獄，又無良醫醫療我罪。」大臣即言：「唯願大王放捨愁苦，王不聞耶？昔者有王名曰羅摩，害其父已得紹王位；跋提大王、毘樓真王、那侯沙王、迦帝迦王、毘舍佉王、月光明王、日光明王、愛王、持多人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得紹王位，然無一王入地獄者。於今現在毘琉璃王、優陀那王、惡性王、鼠王、蓮花王，如是等王皆害其父，悉無一王生愁惱者。雖言

地獄、餓鬼、天中，誰有見者？大王！唯有二有：一者人道，二者畜生；雖有是二，非因緣生，非因緣死。若非因緣，何有善惡？唯願大王勿懷愁怖。何以故？『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姪嗜酒，亦復如是。』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身心者，今有大師，名阿耨多翅舍欽婆羅，一切知見，觀金與土平等無二，刀斫右脅，左塗栴檀，於此二人，心無差別；等視怨親，心無異相；此師真是世之良醫，若行若立若坐若臥，常在三昧心無分散。告諸弟子，作如是言：『若自作若教他作，若自斫若教他斫，若自炙若教他炙，若自害若教他害，若自偷若教他偷，若自姪若教他姪，若自妄語若教他妄語，若自飲酒若教他飲酒，若殺一村一城一國，若以刀輪殺一切眾生，若恒河以南布施眾生，恒河以北殺害眾生，悉無罪福，無施戒定。』今者近在王舍城住，願王速往，王若見者眾罪除滅。」王言：「大臣！審能如是除滅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大臣名曰吉德，復往王所，作如是言：「王今何故面無光澤？如日中燈，如晝時月，如失國君，如荒敗土。大王今者四方清夷，無諸怨敵，而今何故如是愁苦？爲身苦耶？爲心苦乎？有諸王子常生此念：『我今何時當得自在？』大王今者已

果所願自在，王領摩伽陀國，先王寶藏具足而得，唯當快意縱情受樂，如是愁苦，何用經懷？」王即答言：「我今云何得不愁惱？大臣！譬如愚人但貪其味，不見利刀；如食雜毒，不見其過；我亦如是。如鹿見草不見深阱；如鼠貪食，不見貓狸；我亦如是見現在樂，不見未來不善苦果。曾從智者聞如是言：『寧於一日受三百鑽，不於父母生一念惡。』我今已近地獄熾火，云何當得不愁惱耶？」大臣復言：「誰來誑王，言有地獄？如刺頭利，誰之所造？飛鳥色異，復誰所作？水性潤漬，石性堅硬，如風動性，如火熱性，一切萬物自死自生，誰之所作？言地獄者直是智者文詞造作，言地獄者爲有何義？臣當說之：地者名地，獄者名破，破於地獄無有罪報，是名地獄；又復地者名人，獄者名天，以害其父故到人天。以是義故，婆藪仙人唱言：『殺羊得人天樂，是名地獄。』又復地者名命，獄者名長，以殺生故得壽命長，故名地獄。大王！是故當知實無地獄。大王！如種麥得麥，種稻得稻；殺地獄者還得地獄，殺害於人應還得人。大王！今當聽臣所說，實無殺害；若有我者實亦無害，若無我者復無所害。何以故？若有我者常不變易，以常住故不可殺害。不破不壞，不繫不縛，不瞋不喜，猶如虛空，云何當有殺害之罪？若無我

者，諸法無常，以無常故念念壞滅，念念滅故，殺者死者皆念念滅；若念念滅，誰當有罪？大王！如火燒木，火則無罪；如斧斫樹，斧亦無罪；如鎌刈草，鎌實無罪；如刀殺人，刀實非人，刀既無罪，人云何罪？如毒殺人，毒實非人，毒藥無罪，人云何罪？一切萬物皆亦如是，實無殺害，云何有罪？唯願大王莫生愁苦。何以故？『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姪嗜酒，亦復如是。』如王所言世無良醫治惡業者，今有大師，名迦羅鳩駄迦旃延，一切知見，明了三世，於一念頃能見無量無邊世界，聞聲亦爾。能令眾生遠離過惡，猶如恒河，若內若外所有諸罪，皆悉清淨。是大良師亦復如是，能除眾生內外眾罪。爲諸弟子說如是法：『若人殺害一切眾生，心無慚愧，終不墮惡，猶如虛空不受塵水；有慚愧者即入地獄，猶如大水潤濕於地，一切眾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眾生安樂，自在天瞋眾生苦惱，一切眾生若罪若福，乃是自在天之所爲，云何當言人有罪福？譬如工匠作機關木人，行住坐臥，唯不能言；眾生亦爾，自在天者喻如工匠，木人者喻眾生身，如是造化，誰當有罪？』如是大師今者在王舍城住，唯願速往，如得見者眾罪消滅。」王即答言：「審有是人能滅我罪，我當歸依。」

復有一臣名無所畏，往至王所說如是言：「大王！世有愚人一日之中百喜百愁，百眠百寤，百驚百哭；有智之人，悉無是事。大王何故憂愁如是？如失侶客；如墮深泥無救拔者；如人渴乏，不得漿水；猶如迷人，無有導者；如困病人，無醫治療；如海船破，無救接者。大王今者爲身痛耶？爲心痛乎？」王即答言：「我今身心豈得不痛？我近惡友，不觀口過；先王無辜，橫興逆害；我今定知當入地獄，復無良醫而見救濟。」臣即白言：「唯願大王莫生愁毒。夫刹利者名爲王種，若爲國土、若爲沙門及婆羅門、爲安人民，雖復殺害，無有罪也。先王雖復恭敬沙門，不能承事諸婆羅門，心無平等；心無平等故，則非刹利。大王今者爲欲供養諸婆羅門，殺害先王當有何罪？大王！實無殺害，夫殺害者，殺害壽命；命名風氣，風氣之性、不可殺害，云何害命而當有罪？唯願大王莫復愁苦。何以故？」

『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婬嗜酒，亦復如是。』

如王所言世無良醫者，今有大師名尼乾陀若提子，一切知見，憐愍眾生，善知眾生諸根利鈍，達解一切隨宜方便，世間八法所不能污，寂靜修習清淨梵行。爲諸弟子說如是言：『無施無善，無父無

母，無今世後世，無阿羅漢，無修無道；一切眾生經八萬劫，於生死輪自然得脫，有罪無罪悉亦如是；如四大河，所謂辛頭、恒河、博叉、私陀，悉入大海無有差別，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得解脫時悉無差別。』是師今在王舍城住，唯願大王速往其所，若得見者眾罪消除。」王即答言：「審有是師能除我罪，我當歸依。」

爾時大醫名曰耆婆，往至王所白言：「大王！得安眠不？」王即以偈答言：「

若有能永斷，一切諸煩惱，  
不貪染三界，乃得安隱眠。  
若得大涅槃，演說甚深義，  
名真婆羅門，乃得安隱眠。  
身無諸惡業，口離於四過，  
心無有疑網，乃得安隱眠。  
身心無熱惱，安住寂靜處，  
獲致無上樂，乃得安隱眠。  
心無有取著，遠離諸怨讎，  
常和無諍訟，乃得安隱眠。  
若不造惡業，心常懷慚愧，  
信惡有果報，乃得安隱眠。  
敬養於父母，不害一生命，  
不盜他財物，乃得安隱眠。



調伏於諸根，親近善知識，破壞四魔眾，乃得安隱眠。不見吉不吉，及以苦樂等；爲諸眾生故，輪轉於生死；若能如是者，乃得安隱眠。誰得安隱眠？所謂諸佛是，深觀空三昧，身心安不動。誰得安隱眠？所謂慈悲者；常修不放逸，視眾如一子。眾生無明冥，不見煩惱果；常造諸惡業，不得安隱眠。若爲於自身，及以他人身，造作十惡業，不得安隱眠。若言爲樂故，害父無過咎；隨順惡知識，不得安隱眠。若食過節度，冷飲而過差；如是則病苦，不得安隱眠。若於王有過，邪念他婦女；及行墮路者，不得安隱眠。持戒果未熟，太子未紹位；盜者未獲財，不得安隱眠。

耆婆！我今病重，於正法王興惡逆害，一切良醫妙藥咒術，善巧瞻病所不能治。何以故？我父法王如

法治國，實無辜咎橫加逆害，如魚處陸當有何樂？如鹿在羶初無歡心，如人自知命不終日，如王失國逃迸他土，如人聞病不可療治，如破戒者聞說罪過。我昔曾聞智者說言：『身口意業若不清淨，當知是人必墮地獄。』我亦如是，云何當得安隱眠耶？今我又無無上大醫演說法藥，除我病苦。」耆婆答言：「善哉！善哉！王雖作罪，心生重悔而懷慚愧。大王！諸佛世尊常說是言：『有二白法能救眾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慚愧。無慚愧者不名爲人，名爲畜生；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有慚愧故說有父母兄弟姊妹。』善哉！大王！具有慚愧。大王且聽，臣聞佛說：『智者有二：一者不造諸惡，二者作已懺悔。愚者亦二：一者作罪，二者覆藏。雖先作惡後能發露，悔已慚愧更不敢作，猶如濁水置之明珠，以珠威力水即爲清，如烟雲除，月則清明，作惡能悔亦復如是。』王若懺悔懷慚愧者，罪即除滅，清淨如本。大王！富有二種：一者象馬種種畜生，二者金銀種種珍寶；象馬雖多，不敵一珠。大王！眾生亦爾，一者惡富，二者善富；多作諸惡，不如一善。臣聞佛說：修一善心，破百種惡。大王！如少金剛能壞須彌，亦如少火能燒一切，如少

毒藥能害眾生；少善亦爾，能破大惡，雖名少善其實是大，何以故？破大惡故。大王！如佛所說：覆藏者漏，不覆藏者則無有漏；發露悔過，是故不漏。若作眾罪，不覆不藏，以不覆故罪則微薄，若懷慚愧，罪則消滅。大王！如水滲雖微，漸盈大器；善心亦爾，一一善心能破大惡。若覆罪者罪則增長，發露慚愧，罪則消滅；是故諸佛說有智者，不覆藏罪。善哉！大王！能信因果，信業信報；唯願大王莫懷愁怖。若有眾生造作諸罪，覆藏不悔，心無慚愧，不見因果及以業報，不能諮啓有智之人，不近善友，如是之人，一切良醫乃至瞻病所不能治。如迦摩羅病，世醫拱手；覆罪之人，亦復如是。云何罪人？謂一闍提。一闍提者：不信因果，無有慚愧，不信業報，不見現在及未來世，不親善友，不隨諸佛所說教戒；如是之人名一闍提，諸佛世尊所不能治。何以故？如世死屍，醫不能治，一闍提者亦復如是，諸佛世尊所不能治。大王今者非一闍提，云何而言不可救療？」

「如王所言無能治者，大王當知：迦毘羅城淨飯王子，姓瞿曇氏，字悉達多，無師覺悟，自然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一切知見，大慈大悲。憐愍一切如羅侯羅；隨善眾生，如犢逐母；知

時而說，非時不語；實語淨語，妙語義語，法語一語，能令眾生永離煩惱，善知眾生諸根心性，隨宜方便無不通達，其智高大如須彌山，深邃廣遠猶如大海。是佛世尊有金剛智，能破眾生一切惡罪，若言不能，無有是處。今者去此十二由旬，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廣爲無量阿僧祇等諸菩薩僧，演種種法：若有若無，若有爲若無爲，若有漏若無漏，若煩惱果若善法果，若色法若非色法，若非色非色法，若我若非我，若非我非非我，若常若非常，若非常非非常，若樂若非樂，若非樂非非樂，若相若非相，若非相非非相，若斷若非斷，若非斷非非斷，若世若出世，若非世非出世，若乘若非乘，若非乘非非乘，若自作自受，若自作他受，若無作無受。大王！若當於佛所，聞無作無受，所有重罪即當消滅。王今且聽：釋提桓因命將欲終，有五相現：一者衣裳垢膩，二者頭上花萎，三者身體臭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時天帝釋或於靜處，若見沙門、若婆羅門，即至其所而生佛想。爾時沙門及婆羅門見帝釋來，深自慶幸，即說是語：『天主！我今歸依於汝。』釋聞是已，乃知非佛。復自念言：『彼若非佛，不能治我五退沒相。』是時御臣名般遮尸，語帝釋言：『憍尸迦！乾闥婆王名敦浮樓，其王有女，字須跋陀，王若能

以此女見與臣，當示王除衰相處。』釋即答言：『善男子！毘摩質多阿修羅王有女舍脂，是吾所敬，卿若必能示吾消滅惡相處者，猶當相與，況須跋陀！』『憍尸迦！有佛世尊，字釋迦牟尼，今者在於王舍大城，若能往彼諮稟未聞，衰沒之相必得除滅。』『善男子！若佛世尊審能滅者，便可迴駕至其住處。』御臣奉命即迴車乘，到王舍城耆闍崛山，至於佛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天人之中，誰為繫縛？』『憍尸迦；慳貪嫉妒。』又言：『慳貪嫉妒，因何而生？』答言：『因無明生。』又言：『無明復因何生？』答言：『因放逸生。』又言：『放逸復因何生？』答言：『因顛倒生。』又言：『顛倒復因何生？』答言：『因疑心生。』『世尊！顛倒之法因疑生者，實如聖教，何以故？我有疑心，以疑心故則生顛倒，於非世尊生世尊想。我今見佛，疑網即除，疑網除故顛倒亦盡，顛倒盡故無有慳心乃至妒心。』佛言：『汝言無有慳妒心者，汝今已得阿那含耶？阿那含者無有貪心。若無貪心，云何為命來至我所？如阿那含實不求命。』『世尊！有顛倒者則有求命，無顛倒者則不求命，然我今者實不求命，所欲求者，唯佛法身及佛智慧。』『憍尸迦！求佛法身及佛智慧，將來之世必當得之。』爾時帝釋聞佛說已，五

衰沒相即時消滅，便起作禮，遶佛三匝，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死即生，失命得命。又聞佛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為更生，為更得命。世尊！一切人天，云何增益？復以何緣而致損滅？』『憍尸迦！鬥諍因緣人天損滅，善修和敬則得增益。』『世尊！若以鬥諍而損滅者，我從今日更不復與阿修羅戰。』佛言：『善哉！善哉！憍尸迦！諸佛世尊說忍辱法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爾時釋提桓因即前禮佛，於是還去。大王！如來以能除諸惡相，是故稱佛不可思議。王若往者，所有重罪必當得除。」

「大王且聽：有婆羅門子，字曰不害，以殺無量諸眾生故，名鴛崛魔；復欲害母，惡心起時身亦隨動，身心動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必墮地獄。後見佛時身心俱動，復欲生害，身心動者即五逆因，五逆因故當入地獄。是人得遇如來大師，即時得滅地獄因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稱佛為無上醫，非六師也。大王！復有須毘羅王子，其父瞋之，截其手足推之深井，其母矜愍，使人牽出，將至佛所；即見佛時手足還具，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以見佛故得現果報，是故稱佛為無上醫，非六師也。大王！如恒河邊有諸餓鬼，其數五百，於無量歲，初不見水，雖至河上純見流

火，飢渴所逼發聲號哭。爾時如來在於河側。鬱曇鉢林，坐一樹下；時諸餓鬼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飢渴，命將不遠。』佛言：『恒河流水，汝何不飲？』鬼即答言：『如來見水，我則見火。』佛言：『恒河清流，實無火也；以惡業故，心自顛倒，謂爲是火。我當爲汝除滅顛倒，令汝見水。』爾時世尊廣爲諸鬼說慳貪過。諸鬼即言：『我今渴乏，雖聞法言，都不入心。』佛言：『汝若渴乏，先可入河，恣意飲之。』是諸鬼等以佛力故即得飲水，既飲水已，如來復爲種種說法；既聞法已，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捨餓鬼形，而得天身。大王！是故稱佛爲無上醫，非六師也。大王！舍婆提國群賊五百，波斯匿王挑出其目，無有前導，不能得往至於佛所，佛憐愍故即至賊所，慰喻之言：『善男子！善護身口，更勿造惡。』諸賊即時聞如來音微妙清徹，尋還得眼，即於佛前合掌禮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知佛慈心，普覆一切眾生，非獨人天。』爾時如來即爲說法，既聞法已，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如來真是世間無上良醫，非六師也。大王！舍婆提國有旃陀羅，名曰氣噓，殺無量人，見佛弟子大目犍連，即時得破地獄因緣，而得上生三十三天；以有如是聖弟子故，稱佛如來爲無上醫，非六師也。大王！波

羅奈城有長者子名阿逸多，姪匿其母，以是因緣殺戮其父，其母復與外人共通，子既知已便復害之；有阿羅漢是其知識，於此知識復生愧恥，即便殺之；殺已即到祇桓精舍，求欲出家；時諸比丘，具知此人有三逆罪，無敢聽者，以不聽故倍生瞋恚，即於其夜大放猛火，焚燒僧坊，多殺無辜；然後復往王舍城中，至如來所，求哀出家。如來即聽，與說法要，令其重罪漸漸輕微，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稱佛爲世良醫，非六師也。大王！王本性暴惡，信受惡人提婆達多，放大醉象欲令踐佛，象既見佛，即時醒悟，佛便伸手摩其頂上，復爲說法，悉令得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畜生見佛，猶得破壞畜生業果，況復人耶？大王當知：若見佛者，所有重罪必當得滅。大王！世尊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魔與無量無邊眷屬至菩薩所，菩薩爾時以忍辱力，壞魔惡心，令魔受法，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有如是大功德力。大王！有墮野鬼多害眾生，如來爾時爲善賢長者至墮野村，爲其說法，時墮野鬼聞法歡喜，即以長者授於如來，然後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波羅奈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日一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爲北方天王毘沙門子；如來弟子尙有如是大功德

果，況復佛也。大王！北天竺有城，名曰細石，其城有王名曰龍印，貪國重位，戮害其父，害其父已心生悔恨，即捨國政來至佛所，求哀出家。佛言：『善來！』即成比丘，重罪消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當知，佛有如是無量無邊大功德果。大王！如來有弟提婆達多，破壞眾僧，出佛身血，害蓮花比丘尼，作三逆罪，如來為說種種法要，令其重罪尋得微薄，是故如來為大良醫，非六師也。大王！若能信臣語者，唯願速往至如來所；若不見信，願善思之。大王！諸佛世尊大悲普覆，不限一人；正法弘廣無所不苞，怨親平等，心無憎愛，終不偏為一人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餘人不得。如來非獨四部之師，普是一切天人、龍鬼、地獄、畜生、餓鬼等師，一切眾生亦當視佛如父母想。大王當知，如來不但獨為豪貴之人跋提迦王而演說法，亦為下賤優波離等；不獨偏受須達多、阿那邠坻所奉飯食，亦受貧人須達多食；不但獨為舍利弗等利根說法，亦為鈍根周利槃特；不但獨聽大迦葉等無貪之性出家求道，亦聽大貪難陀出家；不但獨聽煩惱薄者優樓頻螺、迦葉等出家求道，亦聽煩惱深厚、造重罪者波斯匿王弟優陀耶出家求道；不以莎草恭敬供養拔其瞋根、鴛崛魔羅惡心欲害捨而不救。不但獨為有智男子而演說法，亦為極愚昧

合智者女人說法；不但獨令出家之人得四道果，亦令在家得三道果；不但獨為富多羅等捨諸勿務、閑寂思惟而說法要，亦為頻婆娑羅王等統領國事、理王務者而說法要；不但獨為斷酒之人，亦為耽酒郁伽長者荒醉者說；不但獨為入禪定者離婆多等，亦為喪子亂心婆羅門女婆斯吒說；不但獨為己之弟子，亦為外道尼乾子說；不但獨為盛壯之年二十五者，亦為衰老八十者說；不但獨為根熟之人，亦為善根未熟者說；不但獨為末利夫人，亦為姪女蓮花女說；不但獨受波斯匿王上饌甘味，亦受長者尸利鞠多雜毒之食。大王當知，尸利鞠多，往昔亦作逆罪之因，以遇佛聞法，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王！假使一月，常以衣食供養恭敬一切眾生，不如有人一念念佛所得功德十六分一。大王！假使鍛金為人，車馬載寶，其數各百以用布施，不如有人發心向佛舉足一步。大王！假使復以象車百乘，載大秦國種種珍寶，及其女人身佩瓔珞，數亦滿百持用布施，猶故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復置是事，若以四事供養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猶亦不如發心向佛舉足一步。復置是事，若使大王供養恭敬恒河沙等無量眾生，不如一往娑羅雙樹，到如來所誠心聽法。」爾時大王答言：「耆婆！如來世尊性已調柔，故得調柔以為眷屬，如梅檀林，純以

栴檀而爲圍遶；如來清淨，所有眷屬亦復清淨，猶如大龍，純以諸龍而爲眷屬；如來寂靜，所有眷屬亦復寂靜，如來無貪，所有眷屬亦復無貪；佛無煩惱，所有眷屬亦無煩惱。吾今既是極惡之人，惡業纏裹其身臭穢，繫屬地獄，云何當得至如來所？吾設往者，恐不顧念接敘言說，卿雖勸吾令往佛所，然吾今日深自鄙悼，都無去心。」爾時虛空尋出聲言：「無上佛法將欲衰殄，甚深法河，於是欲涸；大光明燈將滅不久；法山欲頽，法船欲沈；法橋欲壞，法殿欲崩；法幢欲倒，法樹欲折；善友欲去，大怖將至；法餓眾生，將至不久；煩惱疫病，將欲流行；大闇時至，渴法時來；魔王欣慶解釋甲冑，佛日將沒大涅槃山。大王！佛若去世，王之重惡更無治者。大王！汝今已造阿鼻地獄極重之業，以是業緣，必受不疑。大王！阿者言無，鼻者名間；間無暫樂，故名無間。大王！假使一人獨墮是獄，其身長大八萬由延，遍滿其中、間無空處，其身周圍、受種種苦；設有多人身亦遍滿，不相妨礙。大王！寒地獄中暫遇熱風，以之爲樂；熱地獄中暫遇寒風，亦以爲樂；活地獄中，設命終已，若聞活聲即便還活；阿鼻地獄都無此事。大王！阿鼻地獄四方有門，一一門外各有猛火，東西南北交過通徹八萬由延，周匝鐵牆，鐵網彌覆，其地亦鐵；上火徹

下，下火徹上。大王！若魚在鑿，脂膏焦然；是中罪人，亦復如是。大王！作一逆者，則便具受如是一罪；若造二逆，罪即二倍；五逆具者，罪亦五倍。大王，我今定知王之惡業，必不得免；唯願大王速往佛所，除佛世尊，餘無能救；我今愍汝，故相勸導。」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懷怖懼，舉身戰慄，五體掉動如芭蕉樹，仰而答曰：「汝爲是誰？不現色像而但有聲。」

「大王！吾是汝父頻婆娑羅，汝今當隨耆婆所說，莫隨邪見六臣之言。」時王聞已悶絕躄地，身瘡增劇，臭穢倍前，雖以冷藥塗而治之，瘡烝毒熱，但增無損。」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梵行品第八之六

爾時世尊在雙樹間，見阿闍世悶絕躄地，即告大眾：「我今當爲是王住世至無量劫，不入涅槃。」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當爲無量眾生不入涅槃，何故獨爲阿闍世王？」佛言：「善男子！是

大眾中，無有一人謂我畢定入於涅槃，阿闍世王定謂我當畢竟永滅，是故悶絕，自投於地。善男子！如我所言，爲阿闍世不入涅槃，如是密義汝未能解。何以故？我言爲者，一切凡夫；阿闍世者，普及一切造五逆者。又復爲者，即是一切有爲眾生，我終不爲無爲眾生而住於世。何以故？夫無爲者非眾生也；阿闍世者，即是具足煩惱等者。又復爲者即是不見佛性眾生，若見佛性，我終不爲久住於世；何以故？見佛性者非眾生也。阿闍世者即是一切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又復爲者即是阿難迦葉二眾；阿闍世者即是阿闍世王後宮妃后及王舍城一切婦女。又復爲者名爲佛性，言阿闍世者名爲不生，世者名怨，以不生佛性故，則煩惱怨生；煩惱怨生故，不見佛性；以不生煩惱故，則見佛性；以見佛性故，則得安住大般涅槃；是名不生，是故名爲爲阿闍世。善男子！阿闍世者名不生，不生者名涅槃，世名世法；爲者名不污，以世八法所不污故，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不入涅槃；是故我言，爲阿闍世、無量億劫不入涅槃。善男子！如來密語不可思議，佛法眾僧亦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亦不可思議，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爾時世尊！大悲導師！爲阿闍世王入月愛三昧，入三昧已放大光明，其光清涼往照王身，身瘡即愈，鬱蒸除滅，王覺瘡

愈，身體清涼，語耆婆言：「曾聞人說，劫將欲盡，三月並現，當是之時，一切眾生患苦悉除；時既未至，此光何來照觸吾身？瘡苦除愈，身得安樂？」耆婆答言：「此非劫盡三月並照，亦非火日、星宿、藥草、寶珠天光。」王又問言：「此光若非三月並照寶珠明者，爲是誰光？」大王當知：是天中天所放光明；是光無根，無有邊際，非熱非冷，非常非滅，非色非無色，非相非無相，非青非黃，非赤非白；欲度眾生，故使可見有相，可說有根有邊，有熱有冷，青黃赤白。大王！是光雖爾，實不可說，不可睹見，乃至無有青黃赤白。」王言：「耆婆！彼天中天，以何因緣放斯光明？」

「大王！今是瑞相，將爲大王，以王先言世無良醫療治身心，故放此光先治王身，然後治心。」王言：「耆婆！如來世尊亦見念耶？」耆婆答言：「譬如一人而有七子，是七子中一子遇病，父母之心非不平等，然於病子，心則偏多。大王！如來亦爾，於諸眾生非不平等，然於罪者心則偏重，於放逸者、佛則慈念，不放逸者，心則放捨。何等名爲不放逸者？謂六住菩薩。大王！諸佛世尊於諸眾生，不觀種姓、老少中年、貧富時節、日月星宿、工巧下賤、僮僕婢使，惟觀眾生有善心者；若有善心，則便慈念。大王當知，如是瑞相，即是如來入

月愛三昧所放光明。」王即問言：「何等名爲月愛三昧？」耆婆答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優鉢羅華開敷鮮明，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眾生善心開敷，是故名爲月愛三昧。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歡喜，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修習涅槃道者心生歡喜，是故復名月愛三昧。大王！譬如月光，從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漸漸增長，月愛三昧亦復如是，令初發心諸善根本漸漸增長，乃至具足大般涅槃，是故復名月愛三昧。大王！譬如月光，從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漸漸損減，月愛三昧亦復如是，光所照處，所有煩惱能令漸滅，是故復名月愛三昧。大王！譬如盛熱之時，一切眾生常思月光，月光既照，鬱熱即除；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眾生除貪惱熱。大王！譬如滿月，眾星中王，爲甘露味，一切眾生之所愛樂；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諸善中王，爲甘露味，一切眾生之所愛樂，是故復名月愛三昧。」

王言：「我聞如來不與惡人同止坐起，語言談論；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清廁，釋提桓因不與鬼住，鳩翅羅鳥不棲枯樹；如來亦爾，我當云何而得往見？設其見者，我身將無陷入地耶？我觀如來寧近醉象、師子虎狼、猛火絕焰，終不近於重惡之人，是故我今思忖是已，當有何心往見如

來？」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渴人速赴清泉，飢者求食，怖者求救，病求良醫，熱求蔭涼，寒者求火；王今求佛亦應如是。大王！如來尙爲一闍提等演說法要，何況大王非一闍提，而當不蒙慈悲救濟？」王言：「耆婆！我昔曾聞：一闍提者不信不聞，不能觀察，不得義理，何故如來而爲說法？」耆婆答言：「大王！譬如有人身遇重病，是人夜夢昇一柱殿，服酥油脂及以塗身，臥灰食灰，攀上枯樹，或與獼猴遊行坐臥，沈水沒泥，墮墜樓殿高山樹木象馬牛羊，身著青黃赤黑色衣，喜笑歌舞；或見烏鷲狐狸之屬，齒髮墮落，裸形枕狗，臥糞穢中；復與亡者行住坐起，攜手食噉，毒蛇滿路而從中過；或復夢與被髮女人共相抱持，多羅樹葉以爲衣服，乘壞驢車，正南而遊。是人夢已，心生愁惱；以愁惱故，身病踰增；以病增故，諸家親屬遣使命醫；所可遣使形體缺短，根不具足，頭蒙塵土，著弊壞衣，載故壞車；語彼醫言：『速疾上車。』爾時良醫即自思惟：『今見是使，相貌不吉，當知病者難可療治。』復作是念：『使雖不吉，當復占日爲可治不？若四日六日八日十二日十四日，如是日者，病亦難治。』復作是念：『日雖不吉，當復占星爲可治不？若是火星金星昴星閻羅王星濕星滿星，如是星時病亦難治。』復作是念：



『星雖不吉，復當觀時，若是秋時冬時，及日入時夜半時月入時，當知是病亦難可治。』復作是言：『如是眾相雖復不吉，或定不定，當觀病人若有福德皆可療治，若無福德，雖吉何益？』思惟是已，尋與使俱，在路復念：『若彼病者有長壽相，則可療治，短壽相者則不可治。』即於前路見二小兒相牽鬥諍，捉頭拔髮，瓦石刀杖共相撩打，見人持火，自然殄滅；或見有人斫伐樹木，或復見人手曳皮革隨路而行，或見道路有遺落物，或見有人執持空器，或見沙門獨行無侶，復見虎狼鳥鷲野狐。見是事已，復作是念：『所遣使人，乃至道路所見諸相，悉皆不祥，當知病者定難療治。』復作是念：『我若不往，則非良師；如其往者，不可救療。』復更念言：『如是眾相雖復不祥，且當捨置，往至病所。』思惟是已，復於前路聞如是聲；所謂亡失、死喪、崩破、壞折、剝脫、墮墜、焚燒，不來不可療治，不能拔濟。復聞南方有飛鳥聲，所謂鳥鷲、舍利鳥聲，若狗若鼠，野狐兔豬。聞是聲已，復作是念：『當知病者難可療治。』爾時即入病人舍宅，見彼病人數寒數熱，骨節疼痛，目赤流淚，耳聲聞外，咽喉結痛，舌上裂破，其色正黑，頭不自勝，體枯無汗，大小便利擁隔不通，身卒肥大，紅赤異常，語聲不均，或粗或細，舉體斑駁，異色

青黃，其腹脹滿，言語不了。醫見是已，問瞻病言：『病者昨來，意志云何？』答言：『大師！其人本來敬信三寶及以諸天，今者變異，敬信情息；本喜惠施，今者慳吝；本性少食，今則過多；本性弊惡，今則和善；本性慈孝，恭敬父母，今於父母無恭敬心。』醫聞是已，即前嗅之：優鉢羅香、沈水雜香、畢迦多香、多伽羅香、多摩羅跋香、鬱金香、栴檀香；炙肉臭、葡萄酒臭、燒筋骨臭、魚臭、糞臭；知香臭已，即前觸身，覺身細軟，猶如繒綿、劫貝、娑花，或硬如石，或冷如水，或熱如火，或澀如沙。爾時良醫見如是等種種相已，定知病者必死不疑，然不定言是人當死。語瞻病者：『吾今劇務，明當更來；隨其所須，恣意勿遮。』即便還家，明日使到，復語使言：『我事未訖，兼未合藥。』智者當知，如是病者必死不疑。大王！世尊亦爾，於一闍提輩，善知根性而為說法。何以故？若不為說，一切凡夫當言如來無大慈悲。有慈悲者名一切智，若無慈悲，云何說言一切智人？是故如來為一闍提而演說法。大王！如來世尊見諸病者，當施法藥；病者不服，非如來咎。大王！一闍提輩分別有二：一者得現在善根，二者得後世善根；如來善知一闍提輩能於現在得善根者，則為說法；後世得者，亦為說法；今雖無益，作後世因，

是故如來爲一闡提演說法要。一闡提者復有二種：一者利根，二者中根；利根之人，於現在世能得善根；中根之人，後世則得。諸佛世尊不空說法，大王！譬如淨人墜墮清廁，有善知識見而愍之，尋前捉髮而拔出之；諸佛如來亦復如是，見諸眾生墮三惡道，方便救濟，令得出離，是故如來爲一闡提而演說法。」王語耆婆：「若使如來審如是者，明當選擇良日吉星，然後乃往。」耆婆白王：「大王！如來法中無有選擇良日吉星。大王！如重病人，猶不看日時節吉凶，惟求良醫；王今病重，求佛良醫，不應選擇良時好日。大王！如梅檀火及伊蘭火，二俱燒相，無有異也。吉日凶日亦復如是，若至佛所，俱得滅罪，惟願大王今日速往。」爾時大王即命一臣名曰吉祥，而告之言：「大臣當知，吾今欲往佛世尊所，速辦供養所需之具。」臣言：「大王！善哉！善哉！所須供具一切悉有。」阿闍世王與其夫人，嚴駕車乘一萬二千，姝壯大象其數五萬，一一象上各載三人，齎持幡蓋花香伎樂，種種供具無不具足，導從馬騎有十八萬，摩伽陀國所有人民尋從王者，其數足滿五十八萬。爾時拘尸那城所有大眾，滿十二由旬，悉皆遙見阿闍世王與其眷屬尋路而來。爾時佛告諸大眾言：「一切眾生，何以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近因緣者，莫先善友。何以

故？阿闍世王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必定命終，墮阿鼻獄；是故近因莫若善友。」阿闍世王復於前路聞舍婆提毘流離王，乘船入海遇火而死；瞿伽離比丘生身入地，至阿鼻獄；須那刹多作種種惡，至於佛所，眾罪得滅。聞是語已，語耆婆言：「吾今雖聞如是二語，猶未審定。汝來耆婆！吾欲與汝同載一象，設我當入阿鼻地獄，冀汝捉持，不令我墮。何以故？我昔曾聞，得道之人不入地獄。」爾時佛告諸大眾言：「阿闍世王猶有疑心，我今當爲作決定心。」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持一切，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一切諸法皆無定相，所謂色無定相，乃至涅槃亦無定相。如來今者云何而言爲阿闍世王作決定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今定爲阿闍世王作決定心，何以故？若王疑心可破壞者，當知諸法無有定相，是故我爲阿闍世王作決定心，當知是心爲無決定。善男子！若彼王心是決定者，王之逆罪，云何可壞？以無定相，其罪可壞，是故我爲阿闍世王作決定心。」爾時大王即往娑羅雙樹間，至於佛所，仰瞻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猶如微妙真金之山。爾時世尊出八種聲，告言：「大王！」時阿闍世左右顧視：此大眾中誰是大王？「我既罪戾，又無福德，如來不應稱爲大王。」爾時如來即復喚言：「阿闍世大

王。」時王聞已，心大歡喜，即作是言：「如來今日顧命語言，真知如來於諸眾生大悲憐愍，等無差別。」即白佛言：「世尊！我今疑心永無遺餘，定知如來真是眾生無上大師。」爾時迦葉菩薩語持一切菩薩言：「如來已爲阿闍世王作決定心。」爾時阿闍世王即白佛言：「世尊！假使我今得與梵王釋提桓因坐起飲食，猶不欣悅；得遇如來一言顧命，深以欣慶。」爾時阿闍世王即以所持幡蓋香花伎樂供養，前禮佛足，右遶三匝，禮敬畢已卻坐一面。爾時佛告阿闍世王言：「大王！今當爲汝說正法要，汝當一心諦聽！諦聽！凡夫常當繫心觀身，有二十事：一、所謂我此身中空無無漏；二、無諸善根本；三、我此生死，未得調順；四、墮墜深坑，無處不畏；五、以何方便，得見佛性？六、云何修定，得見佛性？七、生死常苦，無常我淨；八、八難之難，難得遠離；九、恒爲怨家之所追逐；十、無有一法能遮諸有；十一、於三惡趣，未得解脫；十二、具足種種諸惡邪見；十三、亦未造立度五逆津；十四、生死無際，未得其邊；十五、不作諸業，不得果報；十六、無有我作、他人受果；十七、不作樂因，終無樂果；十八、若有造業，果終不失；十九、因無明生，亦因而死；二十、去來現在，常行放逸。大王！凡夫之人，當於此身常作如

是二十種觀，作是觀已不樂生死，不樂生死則得正觀。爾時次第觀心生相、住相、滅相，次第觀心生住滅相，定慧進戒亦復如是；觀生住滅已，知心相乃至戒相，終不作惡，無有死畏、三惡道畏。若不繫心觀察如是二十事者，心則放逸，無惡不造。」阿闍世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我從昔來，初未曾觀是二十事，故造眾惡，造眾惡故則有死畏三惡道畏。世尊！自我招殃，造茲重惡；父王無辜，橫加逆害；是二十事，設觀不觀，必定當墮阿鼻地獄。」佛告大王：「一切諸法性相無常，無有決定。王云何言必定當墮阿鼻地獄？」阿闍世王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無定相者，我之殺罪亦應不定；若殺定者，一切諸法則非不定。」佛言：「大王！善哉！善哉！諸佛世尊說一切法悉無定相，王復能知殺亦不定，是故當知殺無定相。大王！如汝所言，先父無辜橫加逆害者，何者是父？但於假名眾生五陰、妄生父想，於十二入十八界中，何者是父？若色是父，四陰應非；若四是父，色亦應非；若色非色，合爲父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色與非色，性無合故。大王！凡夫眾生，於是色陰妄生父想，如是色陰亦不可害。何以故？色有十種；是十種中，唯色一種可見可持，可稱可量，可牽可縛；雖可見縛，其性不住；以不住故，不可得見，不可

捉持，不可稱量，不可牽縛。色相如是，云何可殺？若色是父，可殺可害，獲罪報者，餘九應非；若九非者，則應無罪。大王！色有三種；過去、未來、現在；過去現在則不可害，何以故？過去過去故，現在念念滅故；遮未來故，名之爲殺。如是一色或有可殺，或不可殺，有殺不殺。色則不定，若色不定，殺亦不定；殺不定故，報亦不定，云何說言定入地獄？大王！一切眾生所有罪業，凡有二種：一者輕，二者重；若心口作則名爲輕，身口心作則名爲重。大王！心念口說，身不作者，所得報輕。大王！昔日口不敕殺，唯言削足；大王若敕待臣立斬，王首坐時乃斬，猶不得罪，況王不敕，云何得罪？王若得罪，諸佛世尊亦應得罪；何以故？汝父先王頻婆娑羅，常於諸佛種種善根，是故今日得居王位，諸佛若不受其供養則不爲王，若不爲王，汝則不得爲國生害，若汝殺父當有罪者，我等諸佛亦應有罪；若諸佛世尊無有罪者，汝獨云何而得罪耶？大王！頻婆娑羅往有惡心，於毘富羅山遊行獵鹿，周遍曠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見已即生瞋恚惡心：『我今遊獵所以不得，正坐此人驅逐令去。』即敕左右而令殺之。其人臨終生瞋惡心，退失神通，而作誓言：『我實無辜，汝以心口橫加戮害，我於來世亦當如是還以心口而害

於汝。』時王聞已即生悔心，供養死屍。是王如是，尙得輕受，不墮地獄；況王不爾，而當地獄受果報耶？先王自作還自受之，云何令王而得殺罪？如王所言父王無辜者，大王！云何言無？夫有罪者，則有罪報；無惡業者，則無罪報；汝父先王若無辜罪，云何有報？頻婆娑羅於現世中，亦得善果及以惡果，是故先王亦復不定，以不定故殺亦不定，殺不定故云何而言定入地獄？」

「大王！眾生狂惑凡有四種：一者貪狂，二者藥狂，三者咒狂，四者本業緣狂。大王！我弟子中有是四狂，雖多作惡，我終不記是人犯戒；是人所作不至三惡，若還得心亦不言犯。王本貪國，逆害父王，貪狂心作云何得罪？大王！如人酒醉，逆害其母，既醒寤已，心生悔恨，當知是業亦不得報。王今貪醉，非本心作；若非本心，云何得罪？大王！譬如幻師，四衢道頭幻作種種男女象馬、瓔珞衣服，愚癡之人，謂爲真實，有智之人知非真有；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譬如山間響聲，愚癡之人謂之實聲，有智之人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有怨，詐來親附，愚癡之人謂爲實親，智者了達，乃知虛詐；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執鏡自見面像，愚癡之

人謂爲真面，智者了達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熱時炎，愚癡之人謂之是水，智者了達知其非水；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乾闥婆城，愚癡之人，謂爲真實，智者了達，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夢中受五欲樂，愚癡之人謂之爲實，智者了達知其非真；殺亦如是，凡夫謂實，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殺人雖無有罪。王雖知殺，云何有罪？大王！譬如有人主知典酒，如其不飲，則亦不醉；雖復知火，亦不燒燃；王亦如是，雖復知殺，云何有罪？大王！有諸眾生，於日出時作種種罪，於月出時復行劫盜，日月不出則不作罪，雖因日月令其作罪，而此日月實不得罪；殺亦如是，雖復因王，王實無罪。大王！如王宮中，常敕屠羊，心初無懼，云何於父獨生懼心？雖復人畜尊卑差別，寶命畏死、二俱無異，何故於羊心輕無懼？於父先王生重憂苦？大王！世間之人是愛僮僕，不得自在，爲愛所使而行殺害，設有果報，乃是愛罪；王不自在，當有何咎？大王！譬如涅槃非有非無，而亦是有；殺亦如是，雖非有非無，而亦是有。慚愧之人則爲非有，無慚愧者則爲非無；受果報者名之爲有，空見之人

則爲非有；有見之人則爲非無，有有見者亦名爲有。何以故？有有見者得果報故，無有見者則無果報；常見之人則爲非有，無常見者則爲非無；常見者不得爲無，何以故？常見者，有惡業果故，是故常見者不得爲無；以是義故，雖非有無而亦是有。大王！夫眾生者名出入息，斷出入息故名爲殺，諸佛隨俗亦說爲殺。大王！色是無常，色之因緣亦是無常，從無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識是無常，識之因緣亦是無常，從無常因生，識云何常？以無常故苦，以苦故空，以空故無我，若是無常苦空無我，爲何所殺？殺無常者得常涅槃，殺苦得樂，殺空得實，殺於無我而得真我。大王！若殺無常苦空無我者，則與我同，我亦殺是無常苦空無我，不入地獄，汝云何入？」

爾時阿闍世王如佛所說觀色乃至觀識，作是觀已，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色是無常，乃至識是無常，我本若能如是知者，則不作罪。世尊！我昔曾聞：諸佛世尊常爲眾生而作父母；雖聞是語，猶未審定，今則定知。世尊！我亦曾聞：須彌山王四寶所成，所謂金銀琉璃頗梨，若有眾鳥，隨所集處則同其色，雖聞是言亦不審定，我今來至佛須彌山，則與同色，與同色者則知諸法無常苦空無我。世尊！我見世間，從伊蘭子生伊蘭樹，不見伊

蘭生梅檀樹，我今始見從伊蘭子生梅檀樹，伊蘭子者，我身是也，梅檀樹者即是我心無根信也。無根者，我初不知恭敬如來，不信法僧，是名無根。世尊！我若不遇如來世尊，當於無量阿僧祇劫在大地獄，受無量苦；我今見佛，以是見佛所得功德，破壞眾生所有一切煩惱惡心。」

佛言：「大王！善哉！善哉！我今知汝必能破壞眾生惡心。」「世尊！若我審能破壞眾生諸惡心者，使我常在阿鼻地獄，無量劫中為諸眾生受大苦惱，不以為苦。」爾時摩伽陀國無量人民，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如是等無量人民發大心故，阿闍世王所有重罪即得微薄，王及夫人後宮姪女，悉皆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阿闍世王語耆婆言：「耆婆！我今未死，已得天身，捨於短命而得長命，捨無常身而得常身，令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天身長命常身，即是一切諸佛弟子。」說是語已，即以種種寶幢幡蓋香花瓔珞微妙伎樂而供養佛。復以偈頌而讚歎言：

實語甚微妙，善巧於句義；

甚深祕密藏，為眾故顯示。

所有廣博言，為眾故略說；

具足如是言，善能療眾生。

若有諸眾生，得聞是語者，

若信及不信，定知是佛說。  
諸佛常軟語，為眾故說粗；  
粗說及軟語，皆歸第一義。  
是故我今者，歸依於世尊；  
如來語一味，猶如大海水；  
是名第一諦，故無無義語。  
如來今所說，種種無量法；  
男女大小聞，同獲第一義。  
無因亦無果，無生亦無滅；  
是名大涅槃，聞者破諸果。  
如來為一切，常作慈父母；  
當知諸眾生，皆是如來子。  
世尊大慈悲，為眾故苦行。  
如人著鬼魅，狂亂多所作，  
我今得見佛，所得三業善；  
願以此功德，迴向無上道。  
我今所供養，佛法及眾僧；  
願以此功德，三寶常在世。  
我今所當得，種種諸功德；  
願以此破壞，眾生四種魔。  
我遇惡知識，造作三世罪；  
今於佛前悔，願後更莫造。  
願諸眾生等，悉發菩提心；

繫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

復願諸眾生，永破諸煩惱；

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

爾時世尊讚阿闍世王：「善哉！善哉！若有人能發菩提心，當知是人則爲莊嚴諸佛大眾。大王！汝昔已於毘婆尸佛，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從是以來至我出世，於其中間，未曾墮於地獄受苦。大王當知：菩提之心，乃有如是無量果報。大王！從今已往，常當勤修菩提之心。何以故？從是因緣，當得消滅無量惡故。」爾時阿闍世王及摩伽陀舉國人民從座而起，繞佛三匝，辭退還宮。天行品者如雜華說。

### 嬰兒行品第九

「善男子！云何名嬰兒行？善男子！不能起住來去語言，是名嬰兒；如來亦爾，不能起者，如來終不起諸法相；不能住者，如來不著一切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有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至大般涅槃；不能語者，如來雖爲一切眾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何以故？有所說者名有爲法，如來世尊非是有爲，是故無說。又無語者，猶如嬰兒語言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者即是諸佛祕密之言，雖有所說，眾生不解，故名無

語。又嬰兒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雖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非不因此而得識物。如來亦爾，一切眾生方類各異，所言不同，如來方便隨而說之，亦令一切因而得解。又嬰兒者能說大字，如來亦爾說於大字，所謂婆和；和者有爲，婆者無爲，是名嬰兒。和者名爲無常，婆者名爲有常。如來說常，眾生聞已，爲常法故斷於無常，是名嬰兒行。又嬰兒者不知苦樂晝夜父母，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爲眾生故不見苦樂，無晝夜想；於諸眾生，其心平等，故無父母親疏等相。又嬰兒者不能造作大小諸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菩薩不造生死作業，是名不作。大事者即五逆也，菩薩摩訶薩終不造作五逆重罪；小事者即二乘心，菩薩終不退菩提心而作聲聞辟支佛乘。又嬰兒行者，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真金想，便止不啼，然此黃葉實非金也。木牛木馬、木男木女，嬰兒見已，亦復生於男女等想，即止不啼；實非男女，以作如是男女想故，名曰嬰兒。如來亦爾，若有眾生欲造眾惡，如來爲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端正自恣，於妙宮殿受五欲樂，六根所對無非是樂，眾生聞有如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爲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爲度眾生，

方便說言常樂我淨。又嬰兒者，若有眾生厭生死時，如來則爲說於二乘，然實無有二乘之實，以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能自知：有斷不斷，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得不得。善男子！如彼嬰兒於非金中而生金想，如來亦爾，於不淨中而爲說淨；如來已得第一義故，則無虛妄。如彼嬰兒，於非牛馬作牛馬想，若有眾生，於非道中作真道想，如來亦說非道爲道；非道之中實無有道，以能生道微因緣故，說非道爲道。如彼嬰兒於木男女，生男女想；如來亦爾，知非眾生，說眾生想，而實無有眾生相也。若佛如來說無眾生，一切眾生則墮邪見，是故如來說有眾生。於眾生中作眾生想者，則不能破眾生相也；若於眾生破眾生相者，是則能得大般涅槃。以得如是大涅槃故，止不啼哭，是名嬰兒行。善男子！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書寫解說是五行者，當知是人必定當得如是五行。「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我亦定當得是五行。」佛言：「善男子！不獨汝得如是五行，今此會中九十三萬人，亦同於汝得是五行。」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一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

「善男子！若有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經，得十事功德，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不可思議，聞者驚怪，非內非外，非難非易，非相非非相，非是世法，無有相貌，世間所無。何等爲十？一者有五，何等爲五？一者所不聞者而能得聞，二者聞已能爲利益，三者能斷疑惑之心；四者慧心正直無曲，五者能知如來密藏；是爲五事。何等不聞而能得聞？所謂甚深微密之藏——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法眾僧無有差別，三寶性相常樂我淨，一切諸佛無有畢竟入涅槃者，常住無變；如來涅槃，非有非無，非有爲非無爲，非有漏非無漏，非色非不色，非名非不名，非相非不相，非有非不有，非物非不物，非因非果，非待非不待，非明非闇，非出非不出，非常非不常，非斷非不斷，非始非終，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陰非不陰，非入非不入，非界非不界，非十二因緣非不十二因緣；如是等法甚深微密，昔所不聞而能得聞。復有不聞，所謂一切外道經書：四毘陀論、毘伽羅論、衛世師論、迦毘羅論，一切咒



術、醫方、伎藝，日月博蝕、星宿運變、圖書讖記如是等經，初未曾聞祕密之義，今於此經而得知之。復有十一部經，除毘佛略，亦無如是深密之義，今因此經而得知之；善男子！是名不聞而能得聞。聞已利益者，若能聽受是大涅槃經，悉能具知一切方等大乘經典甚深義味。譬如男女，於明淨鏡，見其色像了了分明；大涅槃鏡亦復如是，菩薩執之，悉得明見大乘經典甚深之義。亦如有人在闇室中執大炬火，悉見諸物；大涅槃炬亦復如是，菩薩執之，得見大乘深奧之義。亦如日出，有千光明，悉能照了諸山幽闇，令一切人遠見諸物；是大涅槃清淨慧日亦復如是，照了大乘深遠之處，令二乘人遠見佛道；所以者何？以能聽受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故。善男子！若有菩薩摩訶薩聽受如是大涅槃經，得知一切諸法名字，若能書寫讀誦通利、爲他廣說、思惟其義，則知一切諸法義理。善男子！其聽受者唯知名字，不知其義，若能書寫受持讀誦、爲他廣說、思惟其義，則能知義。復次善男子！聽是經者聞有佛性未能得見，書寫讀誦、爲他廣說、思惟其義則得見之；聽是經者聞有檀名，未能得見檀波羅蜜，書寫讀誦、爲他廣說、思惟其義則能得見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能聽是大涅槃經，則知法知義，具二

無礙，於諸沙門婆羅門等、若天魔梵一切世中得無所畏，開示分別十二部經，演說其義無有差違；不從他聞而能自知，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聞已能爲利益。斷疑心者，疑有二種：一者疑名，二者疑義；聽是經者斷疑名心，思惟義者斷疑義心。復次善男子！疑有五種：一者疑佛定涅槃不？二者疑佛是常住不？三者疑佛是真樂不？四者疑佛是真淨不？五者疑佛是實我不？聽是經者，疑佛涅槃則得永斷；書寫讀誦、爲他廣說、思惟其義，四疑永斷。復次善男子！疑有三種：一、疑聲聞爲有爲無；二、疑緣覺爲有爲無；三、疑佛乘爲有爲無；聽是經者，如是三疑永滅無餘；書寫讀誦、爲他廣說、思惟其義，則能了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不聞如是大涅槃經，其心多疑；所謂若常無常，若樂不樂，若淨不淨，若我無我，若命非命，若眾生非眾生，若畢竟不畢竟，若他世若過世，若有若無，若苦若非苦，若集若非集，若道若非道，若滅若非滅，若法若非法，若善若非善，若空若非空；聽是經者，如是諸疑悉得永斷。復次善男子！若有不聞如是經者，復有種種眾多疑心：所謂色是我耶？受想行識是我耶？眼能見耶？我能見耶？乃至識能知耶？我能知耶？色受報耶？我受報耶？乃至識受報耶？我受報耶？色

至他世耶？我至他世耶？乃至識亦如是；生死之法，有始有終耶？無始無終耶？聽是經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斷。復有人疑：一闍提人犯四重禁，作五逆罪，謗方等經；如是等輩，有佛性耶？無佛性耶？聽是經者，如是等疑悉得永斷。復有人疑：世間有邊耶？世間無邊耶？有十方世界耶？無十方世界耶？聽是經者，如是等疑亦得永斷；是名能斷疑惑之心。慧心正直無邪曲者，心若有疑，則所見不正，一切凡夫若不得聞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所見邪曲；乃至聲聞辟支佛人，所見亦曲。云何名爲一切凡夫所見邪曲？於有漏中見常樂我淨，於如來所見無常、苦、不淨、無我，見有眾生壽命知見，計非有想非無想處以爲涅槃，見自在天有八聖道；有見斷見，如是等見，名爲邪曲；菩薩摩訶薩若得聞是大涅槃經，修行聖行，則得斷除如是邪曲。云何名爲聲聞緣覺邪曲見耶？見於菩薩從兜率下，化乘白象，降神母胎；父名淨飯，母曰摩耶，迦毘羅城處胎，滿足十月而生。生未至地，帝釋捧接，難陀龍王及婆難陀吐水而浴；摩尼跋陀大鬼神王執持寶蓋，隨後侍立；地神化花以承其足，四方各行滿足七步；至於天廟，令諸天像悉起承迎；阿私陀仙抱持占相，既占相已，生大悲苦，自傷當終，不睹佛興。詣師學書、算計、射御、圖讖、伎藝；處在深

宮，六萬姝女娛樂受樂；出城遊觀至迦毘羅園，道見老人乃至沙門法服而行；還至宮中見諸姝女，形體狀貌猶如枯骨，所有宮殿塚墓無異，厭惡出家，夜半踰城。至鬱陀伽阿羅邏等大仙人所，聞說識處及非有想非無想處；既聞是已，諦觀是處是非常、苦、不淨、無我，捨至樹下，具修苦行滿足六年，知是苦行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復到阿夷利跋提河中洗浴，受牧牛女所奉乳糜，受已轉至菩提樹下，破魔波旬，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波羅奈爲五比丘初轉法輪，乃至於此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如是等見，是名聲聞緣覺曲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聽受如是大涅槃經，悉得斷除如是等見，若能書寫讀誦通利，爲他演說，思惟其義，則得正直無邪曲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經，諦知菩薩無量劫來不從兜率降神母胎，乃至拘尸那城入般涅槃，是名菩薩摩訶薩正直之見。能知如來深密義者，所謂即是大般涅槃——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懺四重禁，除謗法心，盡五逆罪，滅一闍提，然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甚深祕密之義。復次善男子！云何復名甚深之義？雖知眾生實無有我，而於未來不失業果；雖知五陰於此滅盡，善惡之業終不敗亡；雖有諸業，不得作者；雖有至處，無有去者；雖有繫縛，無受縛者；

雖有涅槃，亦無滅者；是名甚深祕密之義。」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聞不聞義，是義不然。何以故？法若有者便應定有，法若無者便應定無；無不應生，有不應滅；如其聞者，是則爲聞，若不聞者則爲不聞，云何而言聞所不聞？世尊！若不可聞是爲不聞，若已聞者則更不聞，何以故？已得聞故；云何而言聞所不聞？譬如去者，到則不去，去則不到；亦如生已不生，不生不生；得已不得，不得不得；聞已不聞，不聞不聞，亦復如是。世尊！若不聞聞者，一切眾生未有菩提，即應有之，未得涅槃亦應得之，未見佛性應見佛性，云何復言十住菩薩雖見佛性未得明了？世尊！若不聞聞者，如來往昔從誰得聞？若言得聞，何故如來於阿含中復言無師？若不聞不聞、如來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不聞不聞、亦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若當不聞如是大涅槃經見佛性者，一切眾生不聞是經亦應得見。世尊！凡是色者，或有可見，或不可見；聲亦如是，或是可聞，或不可聞；是大涅槃非色非聲，云何而言可得見聞？世尊！過去已滅，則不可聞；未來未至，亦不可聞；現在聽時，則不名聞；聞已聲滅，更不可聞。是大涅槃亦非過去未來現在，若非三世則不可說，若不可說則不可聞，云何

而言菩薩修是大涅槃經，聞所不聞？」

爾時世尊讚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知一切諸法如幻如焰、如乾闥婆城、畫水之跡；亦如泡沫、芭蕉之樹，空無有實，非命非我，無有苦樂，如十住菩薩之所知見。」時大眾中忽然之頃，有大光明，非青見青，非黃見黃，非赤見赤，非白見白，非色見色，非明見明，非見而見；爾時大眾遇斯光已，身心快樂，譬如比丘入師子王定。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今此光明，誰之所放？」爾時如來默然不說。迦葉菩薩復問文殊師利：「何因緣故，有此光明照於大眾？」文殊師利默然不答。爾時無邊身菩薩復問迦葉菩薩：「今此光明，誰之所有？」迦葉菩薩默然不說。淨住王子菩薩復問無邊身菩薩：「何因緣故，是大眾中有此光明？」無邊身菩薩默然不說。如是五百菩薩皆亦如是，雖相諮問，然無答者。爾時世尊問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何因緣故，是大眾中有此光明？」文殊師利言：「世尊！如是光明名爲智慧。智慧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無有因緣，云何佛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名大涅槃，大涅槃者則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佛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不從

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名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者名為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即是念佛，念佛者是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即是一切聲聞緣覺不共之道，聲聞緣覺不共之道即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世尊！亦有因緣、因滅無明，則得熾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燈。」佛言：「文殊師利！汝今莫入諸法甚深第一義諦，應以世諦而解說之。」文殊師利言：「世尊！於此東方過二十恒河沙等世界，有佛世界名曰不動，其佛住處，縱廣正等足滿一萬二千由旬。其地七寶，無有土石，平正柔軟無諸溝坑；其諸樹木四寶所成，金銀琉璃及以頗梨，花果茂盛無時不有。若有眾生聞其花香，身心安樂，譬如比丘入第三禪；周匝復有三千大河，其水微妙八味具足，若有眾生在中浴者，所得喜樂譬如比丘入第二禪。其河多有種種諸花，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香花、大香花、微妙香花、常花、一切眾生無遮護花；其河兩岸亦有眾花，所謂阿提目多伽花、占婆花、波吒羅花、婆師羅花、摩利迦花、大摩利迦花、新摩利迦花、須摩那迦花、由提迦花、檀耨迦利花、常花、一切眾生無遮護花。底布金沙，有四梯檜，金銀琉璃雜色頗梨，多

有眾鳥遊集其上，復有無量虎狼師子諸惡鳥獸，其心相視猶如赤子。彼世界中，一切無有犯重禁者、誹謗正法、及一闡提，五逆等罪。其土調適，無有寒熱飢渴苦惱，無貪欲恚，放逸嫉妒；無有日月晝夜時節，猶如第二忉利天上，其土人民等有光明，各各無有憍慢之心，一切悉是菩薩大士，皆得神通，具大功德，其心悉皆尊重正法，乘於大乘，愛念大乘，貪樂大乘，護惜大乘，大慧成就得大總持，心常憐愍一切眾生；其佛號曰滿月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隨所住處有所講宣，其土眾生無不得聞；為琉璃光菩薩摩訶薩講宣如是大涅槃經。」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能修行大涅槃經，所不聞者皆悉得聞，彼琉璃光菩薩摩訶薩問滿月光明佛，亦如此問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所問，等無有異。彼滿月光明佛即告琉璃光菩薩言：『善男子！西方去此二十恒河沙佛土，彼有世界名曰娑婆；其土多有山陵堆阜土沙礫石，荆棘惡刺，周遍充滿，常有飢渴寒暑苦惱。其土人民不能恭敬沙門婆羅門父母師長，貪著非法、欲於非法，修行邪法、不信正法，壽命短促。有行姦詐，王者治之；王雖有國不知滿足，於他所有生貪利心，興師相伐，枉死者眾。王者習行如是非法，

四天善神心無歡喜，故降災旱，穀米不登，人民多病，苦惱無量。彼中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大悲淳厚，愍眾生故，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爲諸大眾敷演如是大涅槃經。彼有菩薩，名光明遍照高貴德王，已問斯事如汝無異，佛今答之，汝可速往，自當得聞。」

「世尊！彼琉璃光菩薩聞是事已，與八萬四千菩薩摩訶薩欲來至此，故先現瑞，以是因緣有此光明，是名因緣亦非因緣。」爾時琉璃光菩薩與八萬四千諸菩薩俱，持諸幡蓋、香花瓔珞、種種伎樂，倍勝於前，俱來至此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己所持供養之具供養於佛，頭面禮足，合掌恭敬，右繞三匝；修敬已畢，卻坐一面。

爾時世尊問彼菩薩：「善男子！汝爲到來爲不到來？」琉璃光菩薩言：「世尊！到亦不來，不到亦不來，我觀是義都無有來。世尊！諸行若常亦復不來，若是無常亦無有來。若人見有眾生性者。有來不來，我今不見眾生定性，云何當言有來不來？有僣慢者見有去來，無僣慢者則無去來。有取行者見有去來，無取行者則無去來。若見如來畢竟涅槃，則有去來；不見如來畢竟涅槃，則無去來。不聞佛性則有去來，聞佛性者則無去來。若見聲聞辟

支佛人有涅槃者，則有去來；不見聲聞辟支佛人有涅槃者，則無去來。若見聲聞辟支佛人常樂我淨則有去來，若不見者則無去來。若見如來無常樂我淨，則有去來；若見如來常樂我淨，則無去來。世尊！且置斯事，欲有所問，唯垂哀愍，少見聽許。」佛言：「善男子！隨意所問，今正是時，我當爲汝分別解說。所以者何？諸佛難值如優曇花，法亦如是難可得聞，十二部經中，方等復難，是故應當專心聽受。」時琉璃光菩薩摩訶薩既蒙聽許，兼被誠敕，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有能修行大涅槃經，聞所不聞？」爾時如來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盡如是大乘大涅槃海，正復值我能善解說，汝今所有疑網毒鏃，我爲大醫，能善拔出；汝於佛性猶未明了，我有慧炬能爲照明；汝今欲度生死大河，我能爲汝作大船師；汝於我所生父母想，我亦於汝生赤子心；汝心今者貪正法寶，值我多有能相惠施。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宣釋。善男子！欲聽法者今正是時，若聞法已當生敬信，至心聽受，恭敬尊重。於正法所莫求其過，莫念貪欲、瞋恚、愚癡，莫觀法師種姓好惡。既聞法已莫生僣慢，莫爲恭敬、名譽、利養，當爲度世甘露法利。亦莫生念：『我聽法已先自度身，然後度人；先自解身，然後解人；先自安

身，然後安人；先自涅槃，然後令人而得涅槃。』於佛法僧應生等想；於生死中，生大苦想；於大涅槃，應生常樂我淨之想；先爲他人，然後爲身；當爲大乘，莫爲二乘；於一切法，當無所住，亦莫專執一切法相；於諸法中莫生貪相，常生知法見法之相。善男子！汝能如是至心聽法，是則名爲聞所不聞。善男子！有不聞聞，有不聞不聞，有聞不聞，有聞聞。善男子！如不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生生；如不不到，不不到，到不到，到到。』

「世尊！云何不生不生？」善男子！安住世諦，初出胎時，是名不生不生。」「云何不生不生？」善男子！是大涅槃無有生相，是名不生不生。」「云何不生不生？」善男子！世諦死時，是名不生不生。」「云何生生？」善男子！一切凡夫，是名生生。何以故？生生不斷故，一切有漏念念生故，是名生生。四住菩薩名生不生，何以故？生自在故，是名生不生。善男子！是名內法。云何外法未生生、未生未生、生未生、生生？善男子！譬如種子，未生牙時，得四大和合人功作業，然後乃生，是名未生生；云何未生未生？譬如敗種及未遇緣，如是等輩，名未生未生；云何生未生？如牙生已，而不增長，是名生未生；云何生生？如牙增長，若生不生，則無增長；如是一切有漏，是名外法生生。』

琉璃光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若有生者，爲是常耶？是無常乎？生若是常，有漏之法則無有生；生若無常，則有漏是常。世尊！若生能自生，生無自性；若能生他，以何因緣不生無漏？世尊！若未生時有生者，云何於今乃名爲生？若未生時無生者，何故不說虛空爲生？」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不生生不可說，生生亦不可說，生不生亦不可說，不生不生亦不可說，生亦不可說，不生亦不可說；有因緣故，亦可得說。云何不生生不可說？不生名爲生，云何可說？何以故？以其生故。云何生生不可說？生生故生，生生故不生，亦不可說。云何生不生不可說？生即名爲生，生不自生，故不可說。云何不生不生不可說？不生者名爲涅槃，涅槃不生，故不可說，何以故？以修道得故。云何生亦不可說？以生無故。云何不生不可說？以有得故。云何有因緣故亦可得說？十因緣法爲生作因，以是義故亦可得說。善男子！汝今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大眾鈍故。善男子！有爲之法，生亦是常；以住無常，生亦無常，住亦是常；以生生故，住亦無常，異亦是常；以法無常，異亦無常，壞亦是常；以本無今有故，壞亦無常。善男子！以性故，生住異壞皆悉是常，念念滅故不可說常；是大涅槃能斷滅故，故名無常。善男子！有漏

之法，未生之時已有生性，故生能生；無漏之法本無生性，是故生不能生。如火有本性，遇緣則發；眼有見性，因色因明因心故見；眾生生法亦復如是，由本有性，遇業因緣，父母和合則便有生。」爾時琉璃光菩薩摩訶薩及八萬四千菩薩摩訶薩，聞是法已，踊在虛空高七多羅樹，恭敬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蒙如來慇懃教誨，因大涅槃始得悟解聞所不聞，亦令八萬四千菩薩深解諸法不生等。世尊！我今已解，斷諸疑網，然此會中有一菩薩名曰無畏，復欲諮稟，唯垂聽許。」爾時世尊告無畏菩薩：「善男子！隨意問難，吾當為汝分別解說。」爾時無畏菩薩與六萬四千諸菩薩等，俱從座起，更整衣服，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此土眾生，當造何業而得生彼不動世界？此土菩薩云何而得智慧成就？人中象王有大威德，具修諸行利智捷疾，聞則能解。」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不害眾生生命，堅持諸禁戒，  
受佛微妙教，則生不動國。  
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  
造招提僧坊，則生不動國。  
不犯他婦女，自妻不非時；  
施持戒臥具，則生不動國。  
不為自他故，求利及恐怖；

慎口不妄語，則生不動國。  
莫壞善知識，遠離惡眷屬；  
口常和合語，則生不動國。  
如諸菩薩等，常離於惡口；  
所說人樂聞，則生不動國。  
乃至於戲笑，不說非時語；  
謹慎常時語，則生不動國。  
見他得利養，常生歡喜心；  
不起嫉妒結，則生不動國。  
不惱於眾生，常生於慈心；  
不生方便惡，則生不動國。  
邪見言無施、父母及去來；  
不起如是見，則生不動國。  
曠路作好井，種植果樹林；  
常施乞者食，則生不動國。  
若於佛法僧，供養一香燈，  
乃至獻一花，則生不動國。  
若為恐怖故，利養及福德；  
書是經一偈，則生不動國。  
若為憐利福，能於一日中，  
讀誦是經典，則生不動國。  
若為無上道，一日一夜中，  
受持八戒齋，則生不動國。





得，以是義故，涅槃之性本無今有。若世間法本無今有，則名無常；譬如瓶等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故名無常；涅槃亦爾，云何說言常樂我淨？復次世尊！凡因莊嚴而得成者悉名無常，涅槃若爾，應是無常。何等因緣？所謂三十七品、六波羅蜜、四無量心、觀於骨相、阿那波那、六念處、破析六大，如是等法，皆是成就涅槃因緣，故名無常。復次世尊！有名無常，若涅槃是有，亦應無常；如佛昔於阿含中說：聲聞緣覺諸佛世尊，皆有涅槃；以是義故，名為無常。復次世尊！可見之法名為無常，如佛先說：見涅槃者，則得斷除一切煩惱。復次世尊！譬如虛空，於諸眾生等無障礙，故名為常；若使涅槃是常等者，何故眾生有得不得？涅槃若爾，於諸眾生不平等者，則不名常。世尊！譬如百人共有一怨，若害此怨，則多人受樂；若使涅槃是平等法，一人得時應多人得，一人斷結應多人亦斷；若不如是，云何名常？譬如有人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國王王子父母師長，則得利養，是不名常；涅槃亦爾不名為常；何以故？如佛昔於阿含經中告阿難言：『若有人能恭敬涅槃，則得斷結，受無量樂。』以是義故，不名為常。世尊！若涅槃中有常樂我淨名者，不名為常，如其無者云何可說？」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

言：「涅槃之體非本無今有；若涅槃體本無今有者，則非無漏常住之法。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以諸眾生煩惱覆故，不見涅槃，便謂為無；菩薩摩訶薩以戒定慧勤修其心，斷煩惱已，便得見之。當知涅槃是常住法，非本無今有，是故為常。善男子！如閻室中井種種七寶，人亦知有，闇故不見；有智之人善知方便，然大明燈，持往照了，悉得見之；是人於此終不生念；水及七寶本無今有；涅槃亦爾，本自有之，非適今也，煩惱闇故眾生不見；大智如來以善方便，燃智慧燈，令諸菩薩得見涅槃常樂我淨；是故智者於此涅槃，不應說言本無今有。善男子！汝言因莊嚴故得成涅槃應無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涅槃之體，非生非出，非實非虛，非作業生，非是有漏有為之法，非聞非見，非墮非死，非別異相，亦非同相，非往非還，非去來今，非一非多，非長非短，非圓非方，非尖非斜，非有相非無相，非名非色，非因非果，非我我所；以是義故涅槃是常，恒不變易，是以無量阿僧祇劫修習善法以自莊嚴，然後乃見。善男子！譬如地下有八味水，一切眾生而不能得，有智之人施功穿掘，則便得之；涅槃亦爾，譬如盲人不見日月，良醫療之則便得見，而是日月非是本無今有；涅槃亦爾，先自有之，非適今也。善男子！如人有罪，

繫之囹圄，久乃得出，還家得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涅槃亦爾。」

「善男子！汝言因緣故涅槃之法應無常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爲五？一者生因，二者和合因，三者住因，四者增長因，五者遠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業煩惱等，及外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與善心和合，不善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無記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則不墮，山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內有四大無量煩惱，眾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長因？因緣衣服飲食等故，令眾生增長；如外種子，火所不燒，鳥所不食，則得增長；如諸沙門婆羅門等，依因和上、善知識等，而得增長；如因父母，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云何遠因？譬如因咒，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憑國王，無有盜賊；如芽依因地水火風等；如水攢及人，爲蘇遠因；如明色等爲識遠因，父母精血爲眾生遠因，如時節等悉名遠因。善男子！涅槃之體，非如是等五因所成，云何當言是無常因？復次善男子！復有二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師輪繩，是名作因；如燈燭等照闇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唯有了因。了因者所謂三十七助道法、六波羅蜜，是名了因。善男

子！布施者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檀波羅蜜乃得名爲大涅槃因；三十七品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無量阿僧祇助菩提法，乃得名爲大涅槃因。」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布施不得名爲檀波羅蜜？云何布施而得名爲檀波羅蜜？乃至般若云何不得名般若波羅蜜？云何得名爲般若波羅蜜？云何名涅槃？云何名大涅槃？」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布施，不聞檀波羅蜜，不見檀波羅蜜乃至不聞般若，不見般若，不聞般若波羅蜜，不見般若波羅蜜；不聞涅槃，不見涅槃，不見涅槃，不見般若，解了實相空無所有，無有和合覺知之相，得無漏相，無所作相，如幻化相，熱時焰相，乾闥婆城虛空之相。菩薩爾時得如是相，無貪恚癡，不聞不見，是名菩薩摩訶薩真實之相安住實相。菩薩摩訶薩自知此是檀，此是檀波羅蜜，乃至此是般若，此是般若波羅蜜，此是涅槃，此是大涅槃。」

「善男子！云何是施非波羅蜜？見有乞者，然後乃與，是名爲施，非波羅蜜；若無乞者，開心自施，是則名爲檀波羅蜜。若時時施，是名爲施，非波羅蜜；若修常施，是則名爲檀波羅蜜。若施他

已，還生悔心，是名為施，非波羅蜜；施已不悔，是則名為檀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於財物中生四怖心：王賊水火；歡喜施與，是則名為檀波羅蜜；若望報施，是名為施，非波羅蜜；施不望報，是則名為檀波羅蜜。若為恐怖、名聞、利養、家法相續、天上五欲、為憍慢故、為勝他故、為知識故、為來報故，如市易法，善男子！如人種樹為得蔭涼，為得華果及以材木，若人修行如是等施，是名為施，非波羅蜜。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者，不見施者、受者、財物；不見時節，不見福田及非福田；不見因、不見緣、不見果報，不見作者、不見受者；不見多、不見少；不見淨、不見不淨；不輕受者已身財物，不見見者，不見不見者，不計己他；唯為方等大眾涅槃常住法故修行布施，為利一切諸眾生故而行布施，為斷一切眾生煩惱故行於施，為諸眾生不見受者、施者、財物故行於施。善男子！譬如有人墮大海水，抱持死屍則得度脫；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布施時亦復如是，如彼死屍。善男子！譬如有人閉在深獄，門戶堅牢，唯有廁孔，便從中出，至無礙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布施時，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貴人，恐怖急厄，更無恃怙，依旃陀羅；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於布施，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病人，為除病苦，得

安樂故，服食不淨；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於布施，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婆羅門值穀勇貴，為壽命故，食噉狗肉；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於布施，亦復如是。善男子！大涅槃中如是之事，從無量劫來不聞而聞，尸羅、尸羅波羅蜜，乃至般若、般若波羅蜜，如佛雜花經中廣說。」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二

北凉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一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不聞而聞？十二部經，其義深邃，昔來不聞，今因是經得具足聞；先雖得聞、唯聞名字，而今於此大涅槃經乃得聞義；聲聞緣覺唯聞十二部經名字，不聞其義，今於此經具足得聞；是名不聞而聞。善男子！一切聲聞緣覺經中，不曾聞佛有常樂我淨，不畢竟滅；三寶佛性無差別相，犯四重罪、謗方等經、作五逆罪及一闍提悉有佛性；今於此經而得聞之，是名不聞而聞。」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犯重禁、謗方等經、作五逆罪、一闍提等有佛性者，是等云何復墮地獄？世尊！若使

是等有佛性者，云何復言無常樂我淨？世尊！若斷善根名一闡提者，斷善根時所有佛性云何不斷？佛性若斷，云何復言常樂我淨？如其不斷，何故名爲一闡提耶？世尊！犯四重禁，名爲不定；謗方等經、作五逆罪及一闡提，悉名不定；如是等輩若決定者，云何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須陀洹乃至辟支佛，亦名不定，若須陀洹至辟支佛是決定者，亦不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若犯四重不決定者，須陀洹乃至辟支佛亦不決定；如是不定，諸佛如來亦復不定；若佛不定，涅槃體性亦復不定，至一切法亦復不定。云何不定？若一闡提，除一闡提則成佛道；諸佛如來亦應如是，入涅槃已亦應還出，不入涅槃；若如是者，涅槃之性則爲不定，不決定故，當知無有常樂我淨，云何說言一闡提等當得涅槃？」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爲欲利益無量眾生，令得安樂，憐愍慈念諸世間故，爲欲增長發菩提心諸菩薩故，作如是問。善男子！汝已親近過去無量諸佛世尊，於諸佛所種諸善根，久已成就菩提功德，降伏眾魔令其退散，已教無量無邊眾生、悉令得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久已通達諸佛如來所有甚深祕密之藏，已問過去無量無邊、恆河沙等諸佛世尊如是甚深微密之義。我都不見一切世

間、若人若天、沙門婆羅門、若魔若梵，有能諮問如來是義。今當誠心諦聽！諦聽！吾當爲汝分別演說。善男子！一闡提者亦不決定，若決定者，是一闡提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不決定是故能得。如汝所言『佛性不斷、云何一闡提斷善根』者？善男子！善根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佛性非內非外，以是義故佛性不斷。復有二種：一者有漏，二者無漏；佛性非有漏非無漏，是故不斷。復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若是斷者則應還得；若不還得，則名不斷；若斷已得，名一闡提。犯四重者亦是不定，若決定者，犯四重禁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謗方等經亦復不定，若決定者，謗正法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五逆罪亦復不定，若決定者，五逆之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色與色相，二俱不定；香味觸相、生相、至無明相、陰入界相、二十五有相、四生乃至一切諸法，皆亦不定。善男子！譬如幻師，在大眾中化作四兵車步象馬，作諸瓔珞嚴身之具、城邑聚落、山林樹木、泉池河井；而彼眾中，有諸小兒無有智慧，睹見之時悉以爲實，其中智人知其虛誑，以幻力故惑人眼目。善男子！一切凡夫乃至聲聞辟支佛等，於一切法見有定相亦復如是；諸佛菩薩於一切法不見定

相。善男子！譬如小兒，於盛夏月見熱時燄，謂之爲水；有智之人於此熱燄，終不生於實水之想，但是虛燄誑人眼目，非實是水。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見一切法，亦復如是，悉謂是實。諸佛菩薩於一切法不見定相；善男子！譬如山澗因聲有響，小兒聞之謂是實聲，有智之人解無定實，但有聲相誑於耳識；善男子！一切凡夫聲聞緣覺，於一切法亦復如是，見有定相。諸菩薩等解了諸法悉無定相，見無常相、空寂等相、無生滅相，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是無常相。善男子！亦有定相；云何爲定？常樂我淨。在何處耶？所謂涅槃。善男子！須陀洹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八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斯陀含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六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那含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四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羅漢果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二萬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辟支佛道亦復不定，不決定故，經十千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來今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示現倚臥師子之床，欲入涅槃，令諸未得阿羅漢果眾弟子等及諸力士，生大憂苦；亦令天人、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等大設供養，欲使諸人以千端疊纏裹其身，七寶爲棺，盛滿香油，積諸香木，

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燒：一者襯身，二、最在外；爲諸眾生分散舍利以爲八分，一切所有聲聞弟子，咸言如來入於涅槃。當知如來亦不畢定入於涅槃，何以故？如來常住不變易故；以是義故，如來涅槃亦復不定。善男子！當知如來亦復不定，如來非天；何以故？有四種天：一者世間天，二者生天，三者淨天，四者義天。世間天者，如諸國王；須陀洹至辟支佛；義天者十住菩薩摩訶薩等。以何義故十住菩薩名為義天？以能善解諸法義故；云何爲義？見一切法是空義故。善男子，如來非王，亦非四天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從須陀洹至辟支佛、十住菩薩，以是義故如來非天。然諸眾生，亦復稱佛爲天中天，是故如來非天非非天，非人非非人，非鬼非非鬼；非地獄畜生餓鬼，非非地獄畜生餓鬼；非眾生非非眾生，非法非非法，非色非非色；非長非非長，非短非非短，非相非非相，非心非非心；非有漏非無漏，非有爲非無爲；非常非無常，非幻非非幻，非名非非名，非定非非定；非有非無，非說非非說，非如來非不如來；以是義故如來不定。善男子！何故如來不名世天？世天者，即是諸王；如來久於無量劫中已捨王位，是故非王；非非王者，如來生於迦毘羅城淨飯王家，是故非非

王；非生天者，如來久已離諸有故，是故非生天。如來非非生天，何以故？昇兜率天下閻浮提故，是故如來非非生天。亦非淨天，何以故？如來非是須陀洹乃至非辟支佛，是故如來非是淨天。如來非非淨天，何以故？世間八法所不能染，猶如蓮花不受塵水，是故如來非非淨天。亦非義天，何以故？如來非是十住菩薩故，是故如來非義天也；非非義天，何以故？如來常修十八空義故，是故如來非非義天。如來非人，何以故？如來久於無量劫中，離人有故，是故非人；亦非非人，何以故？生於迦毗羅城故，故非非人。如來非鬼，何以故？不害一切眾生故，是故非鬼；亦非非鬼，何以故？亦以鬼像化眾生故，是故非非鬼。如來亦非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如來久離諸惡業故，是故非地獄、畜生、餓鬼；亦非非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如來亦復現受三惡諸趣之身化眾生故，是故非非地獄、畜生、餓鬼。亦非眾生，何以故？久已遠離眾生性故，是故如來非眾生；亦非非眾生，何以故？或時演說眾生相故，是故如來非非眾生。如來非法，何以故？諸法各有別異相，如來不爾，唯有一相，是故非法；亦非非法，何以故？如來法界故，是故非非法；如來非色，何以故？十色入所不攝故，是故非色；亦非非色，何以故？身有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故，是故非非色。如來非長，何以故？斷諸色故，是故非長；亦非非長，何以故？一切世間無有能見頂髻相故，是故非非長。如來非短，何以故？久已遠離憍慢結故，是故非短；亦非非短，何以故？爲瞿師羅長者示三尺身故；是故非非短。如來非相，何以故？久已遠離諸相相故，是故非相；亦非非相，何以故？善知諸相故，是故非非相。如來非心；何以故？虛空相故，是故非心；亦非非心，何以故？有十力心法故，亦能知他眾生心故，是故非非心。如來非有爲，何以故？常樂我淨故，是故非有爲；亦非無爲，何以故？有來去坐臥，示現涅槃故，故非無爲。如來非常，何以故？身有分故，是故非常；云何非常？以有知故，常法無知猶如虛空，如來有知是故非常。云何非常？有言說故，常法無言亦如虛空，如來有言是故無常；有姓氏故名曰無常，無姓之法乃名爲常，虛空常故無有姓氏，如來有姓、姓瞿曇氏，是故無常；有父母故名曰無常，無父母者乃名曰常；虛空常故無有父母，佛有父母是故無常；有四威儀名曰無常，無四威儀乃名曰常；虛空常故無四威儀，佛有四威儀，是故無常；常住之法無有方所，虛空常故無有方所；如來出在東天竺地，住舍婆提或王舍城，是故無常；以是義故，如來非常亦非非常，何以故？

生永斷故。有生之法名曰無常，無生之法乃名爲常；如來無生是故爲常，常法無性，有性之法名曰無常。如來無生無性，無生無性故常；有常之法遍一切處，猶如虛空，無處不有；如來亦爾，遍一切處，是故爲常；無常之法，或言此有、或言彼無，如來不爾，不可說言是處有、彼處無，是故爲常。無常之法有時是有，有時是無；如來不爾有時是有、有時是無，是故爲常。常住之法無名無色，虛空常故無名無色，如來亦爾，無名無色是故爲常。常住之法無因無果，虛空常故無因無果，如來亦爾無因無果，是故爲常。常住之法三世不攝，如來亦爾三世不攝，是故爲常。如來非幻，何以故？永斷一切虛誑心故，是故非幻；亦非非幻，何以故？如來或時分此一身爲無量身，無量之身復爲一身；山壁直過，無有障礙；履水如地，入地如水，行空如地；身出煙燄如火聚，雲雷震動，其聲可畏；或爲城邑，聚落舍宅，山川樹木；或作大身，或作小身，男身女身，童男女身，是故如來亦非非幻。如來非定，何以故？如來於此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示現入於般涅槃故，是故非定；亦非非定，何以故？常樂我淨故，是故如來亦非非定。如來非有漏，何以故？斷三漏故，故非有漏；三漏者：欲界一切煩惱、除無明，是名欲漏；色無色界一切煩

惱、除無明，是名有漏；三界無明，名無明漏；如來永斷，是故非漏。復次，一切凡夫不見有漏，云何凡夫不見有漏？一切凡夫於未來世悉有疑心：未來世中當得身耶？不得身耶？過去世中身本有耶？爲本無耶？現在世中是身有耶？是身無耶？若有我者，是色耶？非色耶？色非色耶？非色非非色耶？想耶？非想耶？想非想耶？非想非非想耶？是身屬他耶？不屬他耶？屬不屬耶？非屬非不屬耶？有命無身耶？有身無命耶？有身有命耶？無身無命耶？身之與命，有常耶？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身之與命，自在作耶？時節作耶？無因作耶？世性作耶？微塵作耶？法非法作耶？士夫作耶？煩惱作耶？父母作耶？我住心耶？住眼中耶？遍滿身中耶？從何來耶？去何至耶？誰生耶？誰死耶？我於過去是婆羅門姓耶？是刹利姓耶？是毘舍姓耶？是首陀姓耶？當於未來得何姓耶？我此身者過去之時是男身耶？是女身耶？畜生身耶？若我殺生，當有罪耶？當無罪耶？乃至飲酒當有罪耶？當無罪耶？我自作耶？爲他作耶？我受報耶？身受報耶？如是疑見無量煩惱，覆眾生心。因是疑見，生六種心：決定有我，決定無我，我見我，我見無我，無我見我，我作我受我知，是名邪見。如來永拔如是無量見漏根本，是故非漏。善男子！菩薩摩

訶薩於大涅槃修聖行者，亦得永斷如是諸漏，諸佛如來常修聖行，是故無漏。」

「善男子！凡夫不能善攝五根，則有三漏，爲惡所牽，至不善處。善男子！譬如惡馬，其性狼悞，能令乘者至險惡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令人遠離涅槃善道，至諸惡處。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處。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眾生造無量惡。善男子！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敕，則無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長善言教敕，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爲地獄畜生餓鬼之所賊害，亦如怨盜，害及善人。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馳騁五塵，譬如牧牛不善守護，犯人苗稼；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在諸有，多受苦惱。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行聖行時，常能善調守攝五根，怖畏貪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妒，爲得一切諸善法故。善男子！若能善守此五根者，則能攝心，若能攝心則攝五根。譬如有人擁護於王，則護國土，護國土者則護於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得聞是大涅槃經，則得智慧，得智慧故則得專念，五根若散，念則能止；何以故？是

念慧故。善男子！如善牧者，設牛東西，噉他苗稼，則便遮止，不令犯暴；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念慧因緣故，守攝五根，不令馳散。菩薩摩訶薩有念慧者，不見我相，不見我所相，不見眾生及所受用，見一切法同法性相，生於土石瓦礫之相。譬如屋舍從眾緣生，無有定性，見諸眾生四大五陰之所成立，推無定性；無定性故，菩薩於中不生貪著；一切凡夫見有眾生，故起煩惱，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有念慧故，於諸眾生不生貪著。復次，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經者，不著眾生相，作種種法相。善男子！譬如畫師，以眾雜彩，畫作眾像；若男若女、若牛若馬，凡夫無智，見之則生男女等相，畫師了知無有男女；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法異相、觀於一相，終不生於眾生之相；何以故？有念慧故。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或時睹見端正女人，終不生於貪著之相；何以故？善觀相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知五欲法無有歡樂，不得暫停，如犬嚙枯骨，如人持火逆風而行，如篋毒蛇、夢中所得；路邊果樹，多人所擲；亦如段肉，眾鳥競逐；如水上泡，畫水之跡；如織經盡，如囚趣市；猶如假借，勢不得久；觀欲如是多諸過惡。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諸眾生，爲色香味觸因緣故，從昔無數無量劫來常受苦惱；一一眾生，一劫之中所積身



骨，如王舍城毘富羅山；所飲乳汁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多四海水；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命終哭泣，所出目淚多四大海；盡地草木爲四寸籌，以數父母，亦不能盡；無量劫來或在地獄、畜生、餓鬼，所受行苦不可稱計；揣此大地猶如棗等，易可窮極，生死難盡；菩薩摩訶薩如是深觀一切眾生，以是欲因緣故受苦無量，菩薩以是生死行苦故，不失念慧。善男子！譬如世間，有諸大眾滿二十五里，王敕一臣：『持一油鉢，經由中過，莫令傾覆，若棄一涕，當斷汝命。』復遣一人拔刀在後，隨而怖之。臣受王教，盡心堅持，經歷爾所大眾之中，雖見可意五邪欲等，心常念言：『我若放逸，著彼邪欲，當棄所持，命不全濟。』是人以是怖因緣故，乃至不棄一涕之油；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生死中不失念慧，以不失故，雖見五欲，心不貪著。若見淨色，不生色相，唯觀苦相；乃至識相，亦復如是；不作生相，不作滅相，不作因相，觀和合相。菩薩爾時五根清淨，根清淨故，護根戒具；一切凡夫五根不淨，不能善持，名曰根漏；菩薩永斷，是故無漏；如來拔出，永斷根本，是故非漏。復次善男子！復有離漏；菩薩摩訶薩欲爲無上甘露佛果故，離於惡漏。云何爲離？若能修行大涅槃經，書寫受持、讀誦解說、思惟其義，是名爲離。何以故？善

男子！我都不見十二部經能離惡漏——如此方等大涅槃經。善男子！譬如良師教諸弟子，諸弟子中有受教者，心不造惡；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心不造惡。善男子！譬如世間有善咒術，若有一聞，卻後七年不爲一切毒藥所中，蛇不能螫；若有誦者，乃至命盡無有眾惡。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復如是，若有眾生一經耳者，卻後七劫不墮惡道，若有書寫讀誦解說、思惟其義，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見佛性，如彼聖王得甘露味。善男子！是大涅槃，有如是等無量功德。」

「善男子！若有人能書寫是經、讀誦解說，爲他敷演、思惟其義，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善受我教，是其所見，我之所念；是人諦知我不涅槃，隨如是人所住之處，若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房舍田宅、樓閣殿堂，我亦在中常住不移；我於是人常作受施，或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婆羅門、梵志、貧窮乞人。云何當令人得知如來受其所施之物？善男子！是人或於夜臥夢中，夢見佛像，或見天像、沙門之像、國王聖王師子王像、蓮花形像、優曇花像，或見大山，或大海水，或見日月，或見白象及白馬像，或見父母得花得果、金銀琉璃、頗梨等寶、五種牛味；爾時當知即是如來受其所施，寤已喜樂，尋得種種所須之物，心不念

惡，樂修善法。善男子！是大涅槃，悉能成就如是無量阿僧祇等不可思議無邊功德。善男子！汝今應當信受我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見我者，欲恭敬我，欲同法性而見於我，欲得空定，欲見實相，欲得修習首楞嚴定、師子王定，欲破八魔——八魔者所謂四魔：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欲得人中天上樂者，見有受持大涅槃經、書寫讀誦爲他解說思惟義者，當往親近，依附諮受，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爲洗手足，布置床席，四事供給令無所乏。若從遠來，應十由延路次奉迎；爲是經故，所重之物應以奉獻；如其無者，應自賣身。何以故？是經難遇，過優曇花。善男子！我念過去無量無邊那由他劫，爾時世界名曰娑婆，有佛世尊，號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爲諸大眾宣說如是大涅槃經。我於爾時從善友所，轉聞彼佛當爲大眾說大涅槃；我聞是已，其心歡喜，欲設供養；居貧無物，欲自賣身，薄福不售，即欲還家；路見一人而便語言：『吾欲賣身，君能買不？』其人答曰：『我家作業，人無堪者；汝設能爲，我當買汝。』我即問言：『有何作業，人無堪能？』其人見答：『吾有惡病，良醫處藥，應當日服人肉三兩，卿若能以身肉三兩日日見給，便當與汝金錢五枚。』我

時聞已心中歡喜，即復語言：『汝與我錢，假我七日；須我事訖，便還相就。』其人見答：『七日不可，審能爾者，當許一日。』善男子！我於爾時即取其錢，還至佛所，頭面禮足，盡其所有而以奉獻，然後誠心聽受是經。我時闇鈍，雖得聞經，唯能受持一偈文句：『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有至心聽，常得無量樂。』受是偈已，即便還至彼病人家。善男子！我時雖復日日與三兩肉，以念偈因緣故，不以爲痛；日日不廢，足滿一月。善男子！以是因緣，其病得差；我身平復，亦無瘡痍。我時見身具足完具，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偈之力尙能如是，何況具足受持讀誦？我見此經有如是利，復倍發心，願於未來成得佛道，字『釋迦牟尼』。善男子！以是一偈因緣力故，令我今日於大眾中，爲諸天人具足宣說。善男子！以是因緣，是大涅槃不可思議，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乃是諸佛如來甚深祕密之藏。以是義故，能受持者斷離惡漏；所謂惡者：惡象惡馬、惡牛惡狗、毒蛇住處、惡刺土地、懸崖險岸、暴水洄復、惡人惡國、惡城惡舍、惡知識等如是等輩。若作漏因，菩薩即離；若不能作，則不遠離；若增有漏，則便離之；若不增長，則不遠離；若作惡法，則便離之；若能作善，則不遠離。云何爲離？不持刀杖，常以正慧

方便而遠離之，是故名爲正慧遠離——爲生善法，則離惡法。菩薩摩訶薩自觀其身，如病如瘡，如癰如怨，如箭入體，是大苦聚，悉是一切諸惡根本，是身雖復不淨如是，菩薩猶故瞻視將養；何以故？非爲貪身，爲善法故；爲於涅槃，不爲生死；爲常樂我淨，不爲無常、無我樂淨；爲菩提道，不爲有道；爲於一乘，不爲三乘；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微妙之身，不爲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身，爲法輪王，不爲轉輪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常當護身；何以故？若不護身，命則不全，命若不全，則不能得書寫是經、受持讀誦、爲他廣說、思惟其義；是故菩薩應善護身；以是義故，菩薩得離一切惡漏。善男子！如欲渡者，應善護筏；臨路之人，善護良馬；田夫種植，善護糞穢；如爲差毒，善護毒蛇；如人爲財，護旃陀羅；爲壞賊故，將護健兒；亦如寒人，愛護於火；如癩病者，求於毒藥。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見是身無量不淨具足充滿，爲欲受持大涅槃經故，猶好將護，不令乏少。」

「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畏懼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

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爲惡象殺，不至三惡；爲惡友殺，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爲身怨；惡知識者，爲善法怨。是故菩薩常當遠離諸惡知識。如是等漏，凡夫不離是故生漏；菩薩離之，則不生漏。菩薩如是尙無有漏，況於如來？是故非漏。云何親近漏？一切凡夫，受取衣食臥具醫藥，爲身心樂求如是物，造種種惡，不知過未、輪迴三趣，是故名漏。菩薩摩訶薩見如是過，則便遠離，若須衣時即便受取，不爲身故，但爲於法；不長僞慢，心常卑下；不爲嚴飾，但爲羞恥；障諸寒暑、惡風惡雨、惡蟲蚊虻蠅蚤蝮螫；雖受飲食，心無貪著；不爲身故，常爲正法；不爲肌膚，但爲眾生；不爲僞慢，爲身力故；不爲怨害，爲治飢瘡；雖得上味，心無貪著；受取房舍，亦復如是。貪慢之結，不令居心；爲菩提舍，遮止結賊；障惡風雨，故受屋舍；求醫藥者，心無貪慢；但爲正法，不爲壽命，爲常命故。善男子！如人病瘡，爲蘇麵塗，以衣裹之；爲出膿血，蘇麵塗拊；爲瘡愈故，以藥塗之；爲惡風故，在深屋中。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觀身是瘡，故以衣覆；爲九孔膿，求索飲食；爲惡風雨，受取房舍；爲四毒發，求覓醫藥；菩薩受取四種供養，爲菩提道，非爲壽命。何

以故？菩薩摩訶薩作是思惟：『我若不受是四供養，身則磨滅，不得堅牢；若不堅牢，則不忍苦；若不忍苦，則不能得修習善法，若能忍苦，則得修習無量善法；我若不能堪忍眾苦，則於苦受生瞋恚心，於樂受中生貪著心，若求樂不得，則生無明；是故凡夫於四供養生於有漏，菩薩摩訶薩能深觀察，不生於漏，是故菩薩名為無漏；云何如來當名有漏？是故如來不名有漏。』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三

「復次善男子！一切凡夫，雖善護身，心猶故生於三種惡覺，以是因緣，雖斷煩惱，得生非想非非想處，猶故還墮三惡道中。善男子！譬如有人渡於大海，垂至彼岸，沒水而死；凡夫之人亦復如是，垂盡三有，還墮三塗；何以故？無善覺故。何等善覺？所謂六念處；凡夫之人善心羸劣，不善熾盛；善羸心故，慧心薄少；慧心薄故，增長諸漏。菩薩摩訶薩慧眼清淨，見三覺過，知是三覺有種種患，常與眾生作三乘怨。三覺因緣，乃令無量凡夫

眾生不見佛性，無量劫中生顛倒心。『謂佛世尊無常樂我，唯有一淨，如來畢竟入於涅槃。』一切眾生無常無樂無我無淨，顛倒心故，言有常樂我淨；實無三乘，顛倒心故，言有三乘；一實之道真實不虛，顛倒心故言無一實。是三惡覺，常為諸佛及諸菩薩之所訶責；是三惡覺常害於我，或亦害他；有三覺，一切諸惡常來隨從；是三覺者，即為三縛，連綴眾生無邊生死。菩薩摩訶薩常作如是觀察三覺，菩薩或時有因緣故應生欲覺，默然不受，譬如端正淨潔之人，不受一切糞穢不淨；如熱鐵丸，人無受者；如婆羅門性，不受牛肉；如飽滿人，不受惡食；如轉輪王，不與一切旃陀羅等同坐一床。菩薩摩訶薩惡賤三覺，不受不味亦復如是。何以故？菩薩思惟：『眾生知我是良福田，我當云何受是惡法？若受惡覺，則不任為眾生福田；我自不言是良福田，眾生見相，便言我是。我今若起如是惡覺，則為欺誑一切眾生；我於往昔以欺誑故，無量劫中流轉生死，墮三惡道，我若以惡心受人信施，一切天人及五通仙，悉當證知而見訶責；我若惡覺受人信施，或令施主果報減少，或空無報；我若惡心受檀越施，則與施主而為怨讎。一切施主，恆於我所起赤子想，我當云何欺誑於彼而生怨想？何以故？或令施主不得果報，或少果報故。我常自稱為

出家人，夫出家者不應起惡，若起惡者則非出家；出家之人身口相應，若不相應，則非出家；我棄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知識，出家修道，正是修習諸善覺時，非是修習不善覺時。譬如有人入海求寶，不取真寶，直取水精；亦如有人棄妙音樂，遊戲糞穢；如棄寶女，與婢交通；如棄金器，用於瓦盂；如棄甘露，服食毒藥；如捨親舊良善之醫，從怨惡醫求藥而服。我亦如是，捨離大師如來世尊甘露法味，而服魔怨種種惡覺。人身難得如優曇花，我今已得；如來難值過優曇花，我今已值；清淨法寶難得見聞，我今已聞；猶如盲龜值浮木孔，人命不停過於山水，今日雖存，明亦難保，云何縱心令住惡法？壯色不停猶如奔馬，云何恃怙而生憍慢？猶如惡鬼伺求人過，四大惡鬼亦復如是，常來伺求我之過失，云何當令惡覺發起？譬如朽宅垂崩之屋，我命亦爾，云何起惡？我名沙門，沙門之人，名覺善覺，我今乃起不善之覺，云何當得名沙門也？我名出家，出家之人名修善道，我今行惡，云何當得名為出家？我今名為真婆羅門，婆羅門者名修淨行，我今乃行不淨惡覺，云何當得名婆羅門？我今亦名利利大姓，利利姓者能除怨敵，我今不能除惡怨敵，云何當得名利利姓？我名比丘，比丘之人名破煩惱，我今不破惡覺煩惱，云何當得名為比

丘？世有六處難可值遇，我今已得，云何當令惡覺居心？何等為六？一、佛世難遇；二、正法難聞；三、怖心難生；四、難生中國；五、難得人身；六、諸根難具；如是六事難得已得，是故不應起於惡覺。』菩薩爾時修行如是大涅槃經，常勤觀察是諸惡心。一切凡夫，不見如是惡心過患，故受三覺，名為受漏；菩薩見已，不受不著，放捨不護，依八聖道推之令去，斬之令斷；是故菩薩無有受漏，云何當言如來有漏？以是義故，如來世尊非是有漏。」

「復次善男子！凡夫若遇身心苦惱，起種種惡；若得身病，若得心病，令身口意作種種惡；以作惡故輪迴三趣，具受諸苦。何以故？凡夫之人無念慧故，是故生於種種諸漏，是名念漏。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我從往昔無數劫來，為是身心造種種惡，以是因緣流轉生死，在三惡道具受眾苦，遂令我遠三乘正路。』菩薩以是惡因緣故，於己身心生大怖畏，捨離眾惡，趣向善道。善男子！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篋，令人『瞻養餒飼臥起，摩洗其身，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當准法戮之都市。』爾時其人聞王切令，心生惶怖，捨篋逃走。王時復遣五旃陀羅拔刀隨後，其人迴顧，見後五人，遂疾捨去。是時五人以惡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

詐爲親善而語之言：『汝可還來。』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隱匿。既入聚中，闖看諸舍都不見人，執捉瓦器悉空無物，既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聞空中聲：『咄哉！男子！此聚空曠，無有居民，今夜當有六大賊來，汝設遇者，命將不全，汝當云何而得免之。』爾時其人恐怖遂增，復捨而去；路值一河，河水漂急，無有船筏，以怖畏故，即取種種草木爲筏。復更思惟：『我設住此，當爲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之所危害；若渡此河，筏不可依，當沒水死；寧沒水死，終不爲彼蛇賊所害。』即推草筏，置之水中，身倚其上，手抱腳踏，截流而渡；既達彼岸，安隱無患，心意泰然，恐怖消除。菩薩摩訶薩得聞受持大涅槃經，觀身如篋，地水火風如四毒蛇——見毒、觸毒、氣毒、齧毒，一切眾生遇是四毒，故喪其命；眾生四大亦復如是，或見爲惡，或觸爲惡，或氣爲惡，或齧爲惡，以是因緣遠離眾善。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四毒蛇有四種姓，所謂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是四大蛇亦復如是有四種性：堅性、溼性、熱性、動性，是故菩薩觀是四大與四毒蛇同其種性。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是四大如四毒蛇；云何爲觀？是四毒蛇常伺人便：何時當視，何時當觸，何時當噓，何時當齧。四大毒蛇亦

復如是常伺眾生，求其短缺。若爲四蛇之所殺者，終不至於三惡道中；若爲四大之所殺害，必至三惡道，定無有疑。是四毒蛇雖復瞻養，亦欲殺人；四大亦爾，雖常供給，亦常牽人造作眾惡。是四毒蛇若一瞋者，則能殺人；四大之性亦復如是，若一大發，亦能害人。是四毒蛇雖同一處，四心各異；四大毒蛇亦復如是，雖同一處，性各別異。是四毒蛇雖復恭敬，難可親敬；四大毒蛇亦復如是，雖復恭敬，亦難親近。是四毒蛇若害人時，或有沙門婆羅門等，若以咒藥，則可療治；四大殺人，雖有沙門婆羅門等神咒良藥，則不能治。如自善人，聞四毒蛇氣臭可惡，則便遠離；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聞四大臭即便遠離。爾時菩薩復更思惟四大毒蛇，生大怖畏，背之馳走，修八聖道。」

「五旃陀羅，即是五陰；云何菩薩觀於五陰如旃陀羅？旃陀羅者，常能令人恩愛別離，怨憎集會；五陰亦爾，令人貪近不善之法，遠離一切淳善之法。復次善男子！如旃陀羅，種種器仗以自莊嚴，若刀若楯，若弓若箭，若鎧若矛，能害於人；五陰亦爾，以諸煩惱，牢自莊嚴，害諸癡人，令墮諸有。善男子！如旃陀羅有過之人，得便害之，五陰亦爾有諸結過，常能害人；是以義故，菩薩深觀五陰如旃陀羅。復次，菩薩觀察五陰如旃陀羅，旃

陀羅人無慈愍心，怨親俱害；五陰亦爾，無慈愍心，善惡俱害。如旃陀羅惱一切人；五陰亦爾，以諸煩惱，常惱一切生死眾生。是故菩薩觀於五陰如旃陀羅。復次，菩薩觀察五陰如旃陀羅，旃陀羅人常懷害心；五陰亦爾，常懷諸結惱害之心。如人無足、刀仗、侍從，當知必為旃陀羅人之所殺害；眾生亦爾，無足無刀、無有侍從，則為五陰之所賊害。足名為戒，刀名為慧，侍從名為善知識也，無此三事，故為五陰之所賊害；是故菩薩觀於五陰如旃陀羅。」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察五陰，過旃陀羅；何以故？眾生若為五旃陀羅之所殺者不墮地獄，為陰殺者則墮地獄。以是義故，菩薩觀陰過旃陀羅，作是觀已而作願言：『我寧終身近旃陀羅，不能暫時近於五陰；旃陀羅者，唯能害於欲界癡人，是五陰賊遍害三界凡夫眾生；旃陀羅人唯能殺戮有罪之人，是五陰賊不問眾生有罪無罪，悉能害之；旃陀羅人不害衰老婦女稚小，是五陰賊不問眾生老稚婦女，一切悉害。』是故菩薩深觀此陰過旃陀羅，是故發願，寧當終身近旃陀羅，不能暫時親近五陰。復次善男子！旃陀羅者唯害他人，終不自害，五陰之賊自害害他，過旃陀羅；旃陀羅人可以善言錢財寶貨，求而得脫；五陰不爾，不可強以善

言誘喻錢財寶貨求而得脫；旃陀羅人於四時中不必常殺，五陰不爾，常於念念害諸眾生；旃陀羅人唯在一處，可有逃避，五陰不爾，遍一切處，無可逃避；旃陀羅人雖復害人，害已不隨，五陰不爾，殺眾生已隨逐不離；是故菩薩寧以終身近旃陀羅，不能暫時近於五陰；有智之人以善方便，得脫五陰。善方便者即八聖道、六波羅蜜、四無量心，以是方便而得解脫身心，不為五陰所害；何以故？身如金剛，心如虛空，是故身心難可沮壞。以是義故，菩薩觀陰成就種種諸不善法，生大怖畏，修八聖道；亦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涉路而去，無所顧留。」

「詐親善者名為貪愛；菩薩摩訶薩深觀愛結，如怨詐親；若知實者，則無能為；若不能知，必為所害；貪愛亦爾，若知其性，則不能令眾生輪轉生死苦中；如其不知，輪迴六趣具受眾苦。何以故？愛之為病，難捨離故，如怨詐親，難可遠離；怨詐親者常伺人便，令愛別離，怨憎合會；愛亦如是，令人遠離一切善法，近於一切不善之法。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深觀貪愛如怨詐親，見不見故，聞不聞故。如凡夫人見生死過，雖有智慧，以癡覆故後還不見；聲聞緣覺亦復如是，雖見不見，雖聞不聞。何以故？以愛心故。所以者何？見生死過，不

能疾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觀此愛結，如怨詐親。云何名爲怨詐親相？如怨不實，詐現實相；不可親近，詐現近相；實是不善，詐現善相；實是不愛，詐爲愛相，何以故？常伺人便，欲爲害故；愛亦如是，常爲眾生非實詐實，非近詐近，非善詐善，非愛詐愛，常誑一切，輪迴生死；以是義故，菩薩觀愛如怨詐親。怨詐親者但見身口，不睹其心，是故能誑；愛亦如是，唯爲虛誑，實不可得，是故能惑一切眾生。怨詐親者有始有終，易可遠離；愛不如是，無始無終，難可遠離。怨詐親者，遠則難知，近則易知；愛不如是，近尙難知，況復遠耶！以是義故，菩薩觀愛，過於詐親；一切眾生以愛結故，遠大涅槃，近於生死；遠常樂我淨，近無常、苦、無我、不淨，是故我於處處經中說爲三垢。於現在事，以無明故不見過患，不能捨離愛怨詐親，終不能害有智之人，是故菩薩深觀此愛，生大怖畏，修八聖道；猶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及一詐親，涉路不迴。」

「空聚落者即是六入；菩薩摩訶薩觀內六入，空無所有，猶如空聚；如彼怖人，既入聚已，乃至不見有一居人，遍捉瓦器，不得一物；菩薩亦爾，諦觀六入空無所有，不見眾生一物之實，是故菩薩觀內六入空無所有，如彼空聚。善男子！彼空聚

落，群賊遠望，終不生於空虛之想；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於六入聚不生空想；以其不能生空想故，輪迴生死，受無量苦，善男子！群賊既至，乃生空想；菩薩亦爾，觀此六入常生空想，生空想故，則不輪迴生死受苦。菩薩摩訶薩於此六入，常無顛倒；無顛倒故，是故不復輪迴生死。復次善男子！如有群賊，入此空聚則得安樂；煩惱諸賊亦復如是，入此六入則得安樂；如賊住空聚，心無所畏，煩惱群賊亦復如是，住是六入，亦無所畏。如彼空聚，乃是師子虎狼，種種惡獸之所住處；是內六入亦復如是，一切眾惡煩惱走獸之所住處，是故菩薩深觀六入空無所有，純是一切不善住處。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內六入，空無所有，如彼空聚；何以故？虛誑不實故；空無所有，作有想故；實無有樂，作樂想故；實無有人，作人想故；內六入者亦復如是，空無所有而作有想，實無有樂而作樂想，實無有人而作人想，唯有智人乃能知之，得其真實。復次善男子！如空聚落，或時有人，或時無人；六入不爾，一向無人；何以故？性常空故，智者所知，非是眼見。是故菩薩觀內六入多諸怨害，修八聖道不休不息，猶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善、及六大賊，怖著正路。」

「六大賊者即外六塵，菩薩摩訶薩觀此六塵如



六大賊。何以故？能劫一切諸善法故。如六大賊能劫一切人民財寶；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眾生善財。如六大賊，若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爾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復次善男子！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若無內人，則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內有眾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若內無有如是等相，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內無是相，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善法之財。不善護故，爲其所劫；護者名慧，有智之人，能善防護，故不被劫；是故菩薩觀是六塵，如六大賊，等無差別。復次善男子！如六大賊能爲人民身心苦惱，是六塵賊亦復如是，常爲眾生身心苦惱。六大賊者唯能劫人現在財物，是六塵賊常劫眾生三世善財；六大賊者夜則歡樂，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處無明闇，則得歡樂；是六大賊，唯有諸王乃能遮止，六塵惡賊亦復如是，唯佛菩薩乃能遮止；是六大賊，凡欲劫奪，不擇端正、種姓聰哲、多聞博學、豪貴貧賤，六塵惡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不擇端正乃至貧賤；是六大賊，雖有諸王截其手足，猶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塵惡賊亦復如是，雖須陀

洹、斯陀含、阿那含截其手足，亦不能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賊，諸佛菩薩亦復如是，乃能摧伏六塵惡賊。譬如有人多諸種族，宗黨熾盛，則不爲彼六賊所劫；眾生亦爾，有善知識，不爲六塵惡賊所劫。是六大賊，若見人物則能偷劫；六塵不爾，若見若知若聞若嗅若觸若覺，皆悉能劫。六大賊者，唯能劫奪欲界人財，不能劫奪色無色界；六塵惡賊則不如是，能劫三界一切善寶；是故菩薩諦觀六塵過彼六賊，作是觀已，修八聖道，直往不迴，如彼怖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捨空聚落，涉路而去。」

「路值一河者，即是煩惱；云何菩薩觀此煩惱猶如大河？如彼駛河，能漂香象；煩惱駛河亦復如是，能漂緣覺；是故菩薩，深觀煩惱猶如駛河。深難得底故名爲河，邊不可得故名爲大，其中多有種種惡魚；煩惱大河亦復如是，唯佛菩薩能得底故，故名極深；唯佛菩薩得其邊故，故名廣大。常害一切癡眾生故，故名惡魚，是故菩薩觀此煩惱，猶如大河。如大河水，能長一切草木叢林；煩惱大河亦復如是，能長眾生二十五有，是故菩薩觀此煩惱猶如大河。譬如有人墮大河水，無有慚愧；眾生亦爾，墮煩惱河，無有慚愧。如墮河者未得其底，即便命終；墮煩惱河亦復如是，未盡其底，周迴輪轉

二十五有。所言底者名為空相，若有不修如是空相，當知是人不得出離二十五有。一切眾生不能善修空無相故，常為煩惱駛河所漂。如彼大河，唯能壞身，不能漂沒一切善法；煩惱大河則不如是，能壞一切身心善法。彼大暴河，唯能漂沒欲界中人；煩惱大河乃能漂沒三界人天。世間大河，手抱腳踏，則到彼岸；煩惱大河，唯有菩薩因六波羅蜜乃能得渡。如大河水難可得渡，煩惱大河亦復如是，難可得渡。云何名為難可得渡？乃至十住諸大菩薩，猶故未能畢竟得渡，唯有諸佛乃畢竟渡，是故名為難可得渡。譬如有人為河所漂，不能修習毫釐善法；眾生亦爾，為煩惱河所漂沒者，亦復不能修習善法。如人墮河為水所漂，餘有力者則能拔濟；墮煩惱河為一闡提，聲聞緣覺乃至諸佛，不能拔濟。世間大河，劫盡之時七日並照，能令枯涸；煩惱大河則不如是，聲聞緣覺雖修七覺，猶不能乾；是故菩薩觀諸煩惱，猶如暴河。」

「譬如彼人畏四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善、及六大賊，捨空聚落隨路而去，既至河上取草為筏者；菩薩亦爾，畏四大蛇、五陰旃陀羅、愛詐親善六入空聚、六塵惡賊至煩惱河，修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以為船筏，依乘此筏渡煩惱河，到於彼岸常樂涅槃。菩薩修行大涅槃

者，作是思惟：『我若不能忍受如是身苦心苦，則不能令一切眾生渡煩惱河。』以是思惟，雖有如是身心苦惱，默然忍受，以忍受故，則不生漏。如是菩薩尚無諸漏，況佛如來而當有漏？是故諸佛不名有漏。云何如來非無漏也？如來常行有漏中故，有漏即是二十五有；是故聲聞凡夫之人，言佛有漏，諸佛如來真實無漏。善男子！以是因緣，諸佛如來無有定相；善男子！是故犯四重禁、謗方等經、及一闡提，悉皆不定。」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如是如是！誠如聖教，一切諸法悉皆不定，以不定故，當知如來亦不畢竟入於涅槃。如佛先說：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聞不聞中，有涅槃大涅槃。云何涅槃？云何大涅槃？」爾時佛讚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有菩薩得念總持，乃能如汝之所諮問。善男子！如世人言：有海大海，有河大河，有山大山，有地大地，有城大城，有眾生大眾生，有王大王，有人大人，有天天中天，有大道道；涅槃亦爾，有涅槃有大涅槃。云何涅槃？善男子！如人飢餓，得少飯食名為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病得差則名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人怖畏，得歸依處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貧窮人，獲七寶物則得安樂，

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人觀骨，不起貪欲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如是涅槃，不得名為大涅槃也。何以故？以飢渴故、病故、怖故、貧故、生貪著故，是名涅槃非大涅槃。善男子！若凡夫人及以聲聞，或因世俗，或因聖道，斷欲界結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不得名為大涅槃也。能斷初禪，乃至能斷非想非非想處結，則得安樂，如是安樂亦名涅槃，不得名為大涅槃也。何以故？還生煩惱，有習氣故。云何名為煩惱習氣？聲聞緣覺有煩惱氣，所謂我身、我衣、我去、我來、我說、我聽——諸佛如來入於涅槃，涅槃之性無我無樂，唯有常淨——是則名為煩惱習氣。佛法眾僧有差別相，如來畢竟入於涅槃，聲聞緣覺諸佛如來所得涅槃，等無差別——以是義故，二乘所得非大涅槃，何以故？無常樂我淨故，常樂我淨乃得名為大涅槃也。善男子！譬如有處能受眾水，名為大海，隨有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如來所入之處，名大涅槃；四禪、三三昧、八背捨、八勝處、十一切處，隨能攝取如是無量諸善法者，名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有河，第一香象不能得底，則名為大。聲聞緣覺至十住菩薩不見佛性，名為涅槃，非大涅槃；若能了了見於佛性，則得名為大涅槃也。是大涅槃唯大象王能盡其底，大象王者謂諸

佛也。善男子！若摩訶那伽、及鉢健陀、大力士等，經歷多時所不能上，乃名大山；聲聞緣覺及諸菩薩摩訶薩那伽大力士等所不能見，如是乃名大涅槃也。復次善男子！隨有小王之所住處，名為小城，轉輪聖王所住之處，乃名大城；聲聞緣覺，八萬六萬四萬二萬一萬住處，名為涅槃，無上法主聖王住處，乃得名為大般涅槃；以是故名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有人見四種兵，不生怖畏，當知是人名大眾生；若有眾生，於三惡道煩惱惡業不生怖畏，而能於中廣度眾生，當知是人得大涅槃。若有人能供養父母，恭敬沙門及婆羅門，修治善法，所言誠實，無有欺誑，能忍諸惡，惠施貧乏，名大丈夫；菩薩亦爾，有大慈悲，憐憫一切，於諸眾生猶如父母，能度眾生於生死河，普示眾生一實之道，是則名為大般涅槃。善男子！大名不可思議，若不可思議，一切眾生所不能信，是則名為大般涅槃；唯佛菩薩之所見，故名大涅槃。以何因緣復名為大？以無量因緣然後乃得，故名為大。善男子！如世間人，以多因緣之所得者，則名為大；涅槃亦爾，以多因緣之所得故，故名為大。云何復名為大涅槃？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無我，大自在故，名為大我。云何名為大自在耶？有八自在，則名為我；何等為八？一者能示一身以為多身，身數

大小，猶如微塵，充滿十方無量世界；如來之身實非微塵，以自在故現微塵身，如是自在則爲大我。二者，示一塵身滿於三千大千世界，如來之身實不滿於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以無礙故。直以自在故，滿於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自在名爲大我。三者能以滿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輕舉飛空，過於二十恆河沙等諸佛世界而無障礙；如來之身實無輕重，以自在故能爲輕重，如是自在名爲大我。四者以自在故而得自在；云何自在？如來一心安住不動，所可示化無量形類，各令有心。如來有時或造一事，而令眾生各各成辦；如來之身常住一土，而令他土一切悉見，如是自在，名爲大我。」

「五者根自在故；云何名爲根自在耶？如來一根，亦能見色、聞聲、嗅香、別味、覺觸、知法；如來六根，亦不見色、聞聲、嗅香、別味、覺觸、知法；以自在故，令根自在。如是自在，名爲大我。六者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如來之心亦無得想；何以故？無所得故。若是有者可名爲得，實無所有云何名得？若使如來計有得想，是則諸佛不得涅槃；以無得故名得涅槃；以自在故得一切法，得諸法故名爲大我。七者說自在故；如來演說一偈之義，經無量劫，義亦不盡，所謂若戒若定，若施若慧；如來爾時，都不生念我說彼聽，亦復不生一偈

之想；世間之人，以四句爲偈，隨世俗故說名爲偈；一切法性亦無有說，以自在故如來演說，以演說故名爲大我。八者如來遍滿一切諸處，猶如虛空，虛空之性不可得見；如來亦爾實不可見，以自在故令一切見；如是自在名爲大我；如是我名大涅槃，以是義故名大涅槃。復次善男子！譬如寶藏，多諸珍異，百種具足，故名大藏；諸佛如來甚深奧藏亦復如是，多諸奇異，具足無缺，名大涅槃。復次善男子！無邊之物乃名爲大，涅槃無邊是故名大。」

「復次善男子！有大樂故，名大涅槃；涅槃無樂，以四樂故名大涅槃。何等爲四？一者斷諸樂故；不斷樂者則名爲苦，若有苦者不名大樂，以斷樂故則無有苦，無苦無樂乃名大樂。涅槃之性無苦無樂，是故涅槃名爲大樂，以是義故名大涅槃。復次善男子！樂有二種：一者凡夫，二者諸佛；凡夫之樂無常敗壞，是故無樂；諸佛常樂，無有變異，故名大樂。復次善男子！有三種受：一者苦受，二者樂受，三者不苦不樂受。不苦不樂，是亦爲苦，涅槃雖同不苦不樂，然名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二者大寂靜故，名爲大樂；涅槃之性是大寂靜，何以故？遠離一切憤鬧法故，以大寂故名大涅槃。三者一切知故，名爲大樂；非一切知，不名大

樂，諸佛如來一切知故，名爲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四者身不壞故，名爲大樂；身若可壞則不名樂，如來之身金剛無壞，非煩惱身、無常之身，故名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

「善男子！世間名字或有因緣，或無因緣。有因緣者如舍利弗，母名舍利，因母立字，故名舍利弗；如摩訶銅羅道人，生摩訶羅國，因國立名，故名摩訶羅道人；如目犍連，目犍連者即是姓也，因姓立名，故名目犍連；如我生於瞿曇種姓，因姓立名，稱爲瞿曇；如毗舍佉道人，毘舍佉者即是星名，因星爲名，名毘舍佉；如有六指，因六指故，名六指人；如佛奴天奴，因佛因天故，名佛奴天奴；因濕生故，故名濕生；如因聲故，名爲迦迦羅，名究究羅、咀咀羅；如是等名，是因緣名。無因緣者，如蓮花地水火風虛空。如曼陀婆，一名二實；一名殿堂，二名飲漿堂；不飲漿亦復得名爲曼陀婆。如薩婆車多，名爲蛇蓋，實非蛇蓋，是名無因，強立名字；如坻羅婆夷，名爲食油，實不食油，強爲立名，名爲食油；是名無因，強立名字。善男子！是大涅槃亦復如是，無有因緣，強爲立名。善男子！譬如虛空，不因小空名爲大空也；涅槃亦爾，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善男子！譬如有法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故名爲大；涅槃亦爾不可稱

量，不可思議，故得名爲大般涅槃。以純淨故名大涅槃；云何純淨？淨有四種，何等爲四？一者二十五有，名爲不淨，能永斷故得名爲淨。淨即涅槃，如是涅槃亦得名有，而是涅槃實非是有；諸佛如來隨世俗故，說涅槃有。譬如世人非父言父，非母言母，實非父母而言父母；涅槃亦爾，隨世俗故，說言諸佛有大涅槃。二者業清淨故；一切凡夫業不清淨，故無涅槃，諸佛如來業清淨故，故名大淨；以大淨故名大涅槃。三者身清淨故；身若無常則名不淨，如來身常故名大淨；以大淨故名大涅槃。四者心清淨故；心若有漏名曰不淨，佛心無漏故名大淨，以大淨故名大涅槃。善男子！是名善男子善女人修行如是大涅槃經，具足成就初分功德。」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四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二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昔所不見而今見之，昔所不聞而今聞之，昔所不到而今得到，昔所不知而今知

之。云何名爲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謂神通，昔所不得而今乃得。通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所言外者，與外道共。內復有二：一者二乘，二者菩薩。菩薩修行大涅槃經所得神通，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云何名爲不與聲聞辟支佛共？二乘所作神通變化，一心作一，不得眾多；菩薩不爾，於一心中，則能具足現五趣身。所以者何？以得如是大涅槃經之勢力故，是則名爲昔所不得而今得之。又復云何昔所不得而今得之？所謂身得自在，心得自在；何以故？一切凡夫，所有身心不得自在，或心隨身，或身隨心。云何名爲心隨於身？譬如醉人，酒在身中，爾時身動，心亦隨動；亦如身懶，心亦隨懶，是則名爲心隨於身；又如嬰兒其身稚小，心亦隨小，大人身大，心亦隨大；又如有人身體粗澀，心常思念，欲得膏油潤漬令軟，是則名爲心隨於身。云何名爲身隨於心？所謂去來坐臥修行施戒忍辱精進。愁惱之人身則羸悴；歡喜之人身則肥鮮，恐怖之人身體戰動；專心聽法，身則怡悅；悲泣之人，涕淚橫流；是則名爲身隨於心。菩薩不爾，於身心俱得自在，是則名爲昔所不得而今得之。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所現身相猶如微塵，以此微身，悉能遍至無量無邊恆河沙等諸佛世界，無所障礙；而心常定，初不移動，是則名爲心不隨身。是亦名

爲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何故復名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聲聞辟支佛等所不能到，菩薩能到，是故名爲昔所不到而今能到。一切聲聞辟支佛等雖以神通，不能變身如細微塵，遍至無量恆河沙等諸佛世界。聲聞緣覺身若動時，心亦隨動；菩薩不爾，心雖不動，身無不至，是名菩薩心不隨身。復次善男子！菩薩化身猶如三千大千世界，以此大身入一塵身，其心爾時亦不隨小；聲聞緣覺雖能化身令如三千大千世界，而不能以如此大身入微塵身，於此事中尙自不能，況能令心而不隨動？是名菩薩心不隨身。」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一音聲，能令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悉聞，心終不念；令是音聲遍諸世界，使諸眾生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而是菩薩，亦初不言我令眾生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菩薩若言，因我說法令諸眾生不聞聞者，當知是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眾生不聞我爲說者，如此之心是生死心；一切菩薩是心已盡，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所有身心不相隨逐。善男子！一切凡夫身心相隨，菩薩不爾，爲化眾生故，雖現身小，心亦不小。何以故？諸菩薩等，所有心性常廣大故。雖現大身，心亦不大；云何大身？身如三千大千世界；云何小心？行嬰兒行；以是義故，心不隨身。

菩薩摩訶薩已於無量阿僧祇劫遠酒不飲，而心亦動；心無悲苦，身亦流淚；實無恐怖，身亦戰慄；以是義故，當知菩薩身心自在，不相隨逐。菩薩摩訶薩唯現一身，而諸眾生各各見異。」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昔所不聞而今得聞？菩薩摩訶薩先取聲相，所謂象聲、馬聲、車聲、人聲、貝聲、鼓聲、簫笛等聲、歌聲、哭聲而修習之；以修習故，能聞無量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獄音聲。復轉修習，得異耳根，異於聲聞緣覺天耳。何以故？二乘所得清淨耳通，若依初禪淨妙四大，唯聞初禪；不聞二禪乃至四禪，亦復如是；雖可一時得聞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音聲，而不能聞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世界音聲；以是義故，菩薩所得異於聲聞緣覺耳根；以是義故，昔所不聞而今得聞。雖聞音聲，而心初無聞聲之相，不作有相、常相、樂相、我相、淨相、主相、依相、作相、因相、定相、果相，以是義故，諸菩薩等昔所不聞而今得聞。」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言：「若佛所說不作定相，不作果相，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先說：若人聞是大涅槃經一句一字，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於今云何復言無定無果？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定相，即是果相，云何

而言無定無果？聞惡聲故，則生惡心；生惡心故，則至三塗；若至三塗，則是定果，云何而言無定無果？」爾時如來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能作是問。若使諸佛說諸音聲有定果相者，則非諸佛世尊之相，是魔王相，生死之相，遠涅槃相。何以故？一切諸佛凡所演說，無定果相。善男子！譬如刀中照人面像，豎則見長，橫則見闊；若有定相，云何而得豎則見長，橫則見闊？以是義故，諸佛世尊凡所演說，無定果相。善男子！夫涅槃者實非聲果，若使涅槃是聲果者，當知涅槃非是常法。善男子！譬如世間從因生法，有因則有果，無因則無果，因無常故亦無常。所以者何？因亦作果，果亦作因，以是義故，一切諸法無有定相。若使涅槃從因生者，因無常故，果亦無常，而是涅槃不從因生，體非是果，是故為常。善男子！以是義故，涅槃之體，無定無果。善男子！夫涅槃者亦可言定，亦可言果。云何為定？一切諸佛所有涅槃常樂我淨，是故為定；無生老壞，是故為定；一闡提等、犯四重禁、誹謗方等、作五逆罪、捨除本心，必定得故，是故為定。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人聞我說大涅槃一字一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汝於是義，猶未了了；汝當諦聽，吾當為汝更分別之。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大涅槃一字一句，不

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以無相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汝所言聞惡聲故到三塗者，是義不然，何以故？非以惡聲而至三塗，當知是果乃是惡心。所以者何？有善男子善女人等雖聞惡聲，心不生惡，是故當知非因惡聲生三塗中；而諸眾生因煩惱結，惡心滋多，生三惡趣，非因惡聲。若聲有定相，諸有聞者一切悉應生於惡心；或有生者，有不生者，是故當知聲無定相，以無定相故，雖復聞之不生惡心。」「世尊！聲若無定，云何菩薩昔所不聞而今得聞？」「善男子！聲無定相，昔所不聞，令諸菩薩而今得聞，以是義故，我作是說：昔所不聞而今得聞。」

「善男子！云何昔所不見而今得見？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先取明相，所謂日月星宿、焮燎燈燭、珠火之明、藥草等光，以修習故得異眼根，異於聲聞緣覺所得。云何爲異？二乘所得清淨天眼，若依欲界四大眼根，不見初禪；若依初禪，不見上地；乃至自眼，猶不能見。若欲多見，極至三千大千世界。菩薩摩訶薩不修天眼，見妙色身悉是骨相；雖見他方恆河沙等世界色相，不作色相，不作常相、有相、物相、名字等相；作因緣相，不作見相；不言是眼微妙淨相，唯見因緣、

非因緣相。云何因緣？色是眼緣，若使是色非因緣者，一切凡夫不應生於見色之相；以是義故，色名因緣。非因緣者，菩薩摩訶薩雖復見之，不生色相，是故非緣；以是義故，菩薩所得清淨天眼，異於聲聞緣覺所得。以是異故，一時遍見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是名菩薩昔所不見而今得見。以是異故，能見微塵聲聞緣覺所不能見；以是異故，雖見自眼，初無見相，見無常相，見凡夫身三十六物，不淨充滿，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以是義故，昔所不見而今得見。若見眾生所有色相，則知其人大小乘根；一觸衣故，亦知是人善惡諸根差別之相；以是義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一見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以此知故，昔所不見而今得見。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薩摩訶薩雖知凡夫貪恚癡心，初不作心及心數相，不作眾生及以物相，修第一義畢竟空相。何以故？一切菩薩常善修習空性相故。以修空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云何爲知？知無有我，無有所，知諸眾生皆有佛性，以佛性故，一闡提等捨離本心，悉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此皆是聲聞緣覺所不能知；菩薩能知，以是義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復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念過去世一切眾生所生種姓、父母兄弟



妻子眷屬、知識怨憎，於一念中得殊異智，異於聲聞緣覺智慧。云何爲異？聲聞緣覺所有智慧，念過去世所有眾生種姓父母乃至怨憎，而作種姓至怨憎相；菩薩不爾，雖念過去種姓父母乃至怨憎，終不生於種姓父母怨憎等相，常作法相空寂之相，是名菩薩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復次善男子！云何昔所不知而今得知？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得他心智，異於聲聞緣覺所得。云何爲異？聲聞緣覺以一念智知人心時，則不能知地獄、畜生、餓鬼、天心；菩薩不爾，於一念中遍知六趣眾生之心，是名菩薩昔所不知而今得知。復次善男子！復有異知；菩薩摩訶薩於一心中，知須陀洹初心，次第至十六心，以是義故，昔所不知而今得知。是爲菩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二功德。」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捨慈得慈，得慈之時，不從因緣。云何名爲捨慈得慈？善男子！慈名世諦，菩薩摩訶薩捨世諦慈；得第一義慈，第一義慈不從緣得。復次，云何捨慈得慈？慈若可捨，名凡夫慈；慈若可得，即名菩薩無緣之慈；捨一闡提慈、犯四重禁慈、謗方等慈、作五逆慈、得憐憫慈、得如來慈世尊之慈——無因緣慈。云何復名捨慈得慈？捨黃門慈，無根、二根、

女人之慈，屠膾獵師、畜養雞豬、如是等慈；亦捨聲聞辟支佛慈得諸菩薩無緣之慈；不見自慈，不見他慈，不見持戒，不見破戒；雖自見悲，不見眾生；雖有苦受，不見受者。何以故？以修第一真實義故，是名菩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三功德。」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第四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難可傾拔；二者自身生決定想；三者不觀福田及非福田；四者修淨佛土；五者滅除有餘；六者斷除業緣；七者修清淨身；八者了知諸緣；九者離諸怨敵；十者斷除二邊。云何根深難可傾拔？所言根者名不放逸；不放逸者爲是何根？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根。善男子！一切諸佛諸善根本皆不放逸，不放逸故，諸餘善根轉轉增長，以能增長諸善根故，於諸善中最爲殊勝。善男子！如諸跡中象跡爲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最爲殊勝。善男子！如諸明中日光爲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最爲殊勝。善男子！如諸王中，轉輪聖王爲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爲最第一。善男子！如諸流中，四河爲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爲上爲最。善男子！如諸山中，須彌山王爲最第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爲最第

一。善男子！如水生花中，青蓮花爲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爲最爲上。善男子！如陸生花中，婆利師花爲最爲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爲最爲上。善男子！如諸獸中師子爲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爲最爲上。善男子！如飛鳥中，金翅鳥王爲最爲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爲最爲上。善男子！如大身中，羅侯阿修羅王爲最爲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爲最爲上。善男子！如一切衆生，若一足四足多足無足中，如來爲最；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善法中，爲最爲上。善男子！如諸衆生中，佛僧爲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善法中爲最爲上。善男子！如佛法中，大涅槃法爲最爲上；不放逸法亦復如是，於諸善法爲最爲上。善男子！以是義故，不放逸根，深固難拔。云何不放逸故而得增長？所謂信根、戒根、施根、慧根、忍根、聞根、進根、念根、定根、善知識根，如是諸根，不放逸故而得增長；以增長故，深固難拔。以是義故，名爲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根深難拔。」

「云何於身作決定想？於自身所生決定心：我今此身，於未來世定當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器。心亦如是，不作狹小，不作變易；不作聲聞辟支佛心，不作魔心及自樂心、樂生死心；常爲衆生求慈

悲心；是名菩薩於自身中生決定心：我於來世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器。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於自身中生決定想。云何菩薩不觀福田及非福田？云何福田？外道持戒，上至諸佛，是名福田。若有念言：『如是等輩，是真福田。』當知是心則爲狹劣。菩薩摩訶薩悉觀一切無量衆生，無非福田；何以故？以善修習異念處故。有異念處善修習者，觀諸衆生，無有持戒及以毀戒，常觀諸佛世尊所說：施雖四種，俱得淨報。何等爲四？一者施主清淨，受者不淨；二者施主不淨，受者清淨；三者施受俱淨；四者二俱不淨。云何施淨、受者不淨？施主具有戒聞智慧，知有惠施及以果報；受者破戒，專著邪見無施果報，是名施淨受者不淨。云何名爲受者清淨、施主不淨？施主破戒，專著邪見，言無惠施及以果報；受者持戒，多聞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報，是名施主不淨受者清淨。云何名爲施受俱淨？施者受者俱有持戒，多聞智慧，知有惠施及施果報，是名施受二俱清淨。云何名爲二俱不淨？施者受者，破戒邪見，言無有施及施果報。」

「若如是者，云何復言得淨果報？以無施無報，故名爲淨？」「善男子！若有不見施及施報，當知是人破戒專著邪見；若依聲聞，言不見施及施果報，是則名爲破戒邪見；若依如是大涅槃經，不見

惠施及施果報，是則名為持戒正見。菩薩摩訶薩有異念處，以修習故，不見眾生持戒破戒、施者受者及施果報，是故得名持戒正見。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不觀福田及非福田。」

「云何名為淨佛國土？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殺害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眾生得壽命長，有大勢力，獲大神通；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得壽命長，有大勢力，獲大神通。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偷盜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國土地所有純是七寶，眾生富足，所欲自恣；以此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所得國土純是七寶，眾生富足，所欲自恣。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婬欲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無有貪欲、瞋恚、癡心，亦無饑渴苦惱之者；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眾生遠離貪婬、瞋恚、癡心，一切無有饑渴苦惱。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妄語心；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常

有花樹、果樹、香樹，所有眾生得妙音聲；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所有國土常有花樹、果樹、香樹，其中眾生悉得清淨上妙音聲。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兩舌；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常共和合，講說正法；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悉共和合，講論法要。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惡口；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地平如掌，無有沙礫瓦石之屬，荆棘惡刺，所有眾生其心平等；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所有國土地平如掌，無有沙礫、荆棘、惡刺，所有眾生其心平等。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離無義語；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無有苦惱；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無有苦惱。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貪嫉；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一切眾生無有貪嫉、惱害、邪見；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國土所有一切眾生，悉無貪

嫉、惱害、邪見。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惱害；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悉共修習大慈大悲，得一子地；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世界所有一切眾生，悉共修習大慈大悲，得一子地。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度眾生故，遠離邪見，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共之，願諸佛土所有眾生，悉得摩訶般若波羅蜜；以是誓願因緣力故，於未來世成佛之時，世界眾生悉得受持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名菩薩修淨佛土。」

「云何菩薩摩訶薩滅除有餘？有餘有三：一者煩惱餘報；二者餘業；三者餘有。善男子！云何名爲煩惱餘報？若有眾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鴿雀、鴛鴦、鸚鵡、耆婆、耆婆舍利伽鳥、青雀、魚鱉、獼猴、獐鹿；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根、姪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以殷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毒：見毒、觸毒、齧毒、噓毒；師子虎狼、熊羆貓狸、鷹鷂之屬；若得人身，具足十六諸惡律儀，若

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復次善男子！若有修習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豬牛羊水牛、蚤蝨蚊蛇蟻子等形；若得人身，聾盲瘖啞、癱殘背痾，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諸根闇鈍，喜犯重戒，乃至五錢，是名餘報。復次善男子！若有修習憍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糞蟲駝驢犬馬；若生人中，受奴婢身，貧窮乞匍；或得出家，常爲眾生之所輕賤，破第四戒，是名餘報。如是等名煩惱餘報；如是餘報，菩薩摩訶薩以能修習大涅槃故，悉得除滅。云何餘業？謂一切凡夫業，一切聲聞業，須陀洹人受七有業，斯陀含人受二有業，阿那含人受色有業，是名餘業。如是餘業，菩薩摩訶薩以能修習大涅槃故，悉得除斷。云何餘有？阿羅漢得阿羅漢果，辟支佛得辟支佛果，無業無結而轉二果，是名餘有。如是三種有餘之法，菩薩摩訶薩修習大乘大涅槃經，故得除滅，是名菩薩摩訶薩滅除有餘。」

「云何菩薩修清淨身？菩薩摩訶薩修不殺戒，有五種心，謂下、中、上、上中、上上，乃至正見亦復如是，是五十心名初發心，具足決定成五十心，是名滿足。如是百心名百福德，具足百福成於一相；如是展轉，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名清淨身。」

所以復修八十種好；世有眾生事八十種神，何等八十？十二日、十二大天、五大星、北斗、馬天、行道天、婆羅墮跋闍天、功德天、二十八宿、地天、風天、水天、火天、梵天、樓陀天、因提天、拘摩羅天、八臂天、摩醯首羅天、半闍羅天、鬼子母天、四天王天、造書天、婆藪天，是名八十，爲此眾生修八十好以自莊嚴，是名菩薩清淨之身。何以故？是八十天，一切眾生之所信伏，是故菩薩修八十好，其身不動；令彼眾生隨其所信，各各而見，見已宗敬，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於淨身。善男子！譬如有人，欲請大王，要當莊嚴所有舍宅，極令清淨，辦具種種百味餽膳，然後王當就其所請；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欲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輪王故，先當修身極令清淨，無上法王乃當處之；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要當修於清淨之身。善男子！譬如有人欲服甘露，先當淨身；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欲服無上甘露法味般若波羅蜜，要當先以八十種好，清淨其身。善男子！譬如妙好金銀盃器，盛之淨水，中表俱淨；菩薩摩訶薩其身清淨亦復如是，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水，中表俱淨。善男子！如波羅奈素白之衣，易受染色，何以故？性白淨故；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以身淨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於淨身。云何菩薩摩訶薩善知諸緣？菩薩摩訶薩不見色相，不見色緣，不見色體；不見色生，不見色滅；不見一相，不見異相；不見見者，不見相貌，不見受者；何以故？了因緣故；如色、一切法亦如是，是名菩薩了知諸緣。」

「云何菩薩離諸怨敵？一切煩惱是菩薩怨敵，菩薩摩訶薩常遠離故，是名菩薩壞諸怨敵。五住菩薩視諸煩惱，不名爲怨；所以者何？因煩惱故菩薩有生，以有生故，故能展轉教化眾生，以是義故不名爲怨。何等爲怨？所謂誹謗方等經者；菩薩隨生，不畏地獄、畜生、餓鬼，唯畏如是謗方等者；一切菩薩有八種魔，名爲怨家；遠是八魔，名離怨家，是名菩薩離諸怨家。云何菩薩遠離二邊？言二邊者，謂二十五有及愛煩惱；菩薩常離二十五有及愛煩惱，是名菩薩遠離二邊。是名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四功德。」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如佛所說，若有菩薩修大涅槃，悉作如是十事功德，如來何故唯修九事，不修淨土？」佛言：「善男子！我於往昔亦常具修如是十事，一切菩薩及諸如來，無有不修是十事者。若使世界不淨充滿，諸佛世尊於中出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汝今莫謂諸佛

出於不淨世界；當知是心，不善狹劣。汝今當知，我實不出閻浮提界；譬如有人說言，此界獨有日月，他方世界無有日月，如是之言無有義理；若有菩薩發如是言：『此佛世界穢惡不淨，他方佛土清淨嚴麗』，亦復如是。善男子！西方去此娑婆世界三十二恆河沙等諸佛國土，彼有世界名曰無勝，彼土何故名曰無勝？其土所有嚴麗之事，悉皆平等無有差別，猶如西方安樂世界？亦如東方滿月世界；我於彼土出現於世，爲化眾生故，於此界閻浮提中現轉法輪；非但我身獨於此中現轉法輪，一切諸佛亦於此中而轉法輪。以是義故，諸佛世尊非不修行如是十事。善男子！慈氏菩薩以誓願故，當來之世令此世界清淨莊嚴；以是義故，一切諸佛所有世界無不嚴淨。」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五功德有五事；何等爲五？一者諸根完具；二者不生邊地；三者諸天愛念；四者常爲天魔、沙門、刹利、婆羅門等之所恭敬；五者得宿命智。菩薩以是大涅槃緣因緣力故，具足如是五事功德。」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言：「如佛所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於布施，則得具成五事功德；今云何言因大涅槃得是五事？」佛言：「善哉！善

哉！善男子！如是之事，其義各異，今當爲汝分別解說。施得五事：不定、不常、不淨、不勝、不異，非無漏，不能利益安樂憐憫一切眾生，若依如是大涅槃經所得五事，是定、是常、是淨、是勝、是異，是無漏，則能利益安樂憐憫一切眾生。善男子！夫布施者則離飢渴，大涅槃經能令眾生悉得遠離二十五有渴愛之病；布施因緣令生死相續，大涅槃經能令生死斷不相續；因布施故受凡夫法，因大涅槃得作菩薩；布施因緣能斷一切貧窮苦惱，大涅槃經能斷一切貧善法者；布施因緣有分有果，因大涅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分無果；是名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五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六功德？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得金剛三昧，安住是中，悉能破散一切諸法，見一切法皆是無常，皆是動相恐怖因緣，病苦劫盜，念念滅壞，無有真實，一切皆是魔之境界，無可見相；菩薩摩訶薩住是三昧，雖施眾生，乃至不見一眾生實；爲眾生故，精勤修習尸波羅蜜，乃至修習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菩薩若見有一眾生，不能畢竟具足成就檀波羅蜜，乃至具足般若波羅蜜；善男子！譬如金剛所擬之處，無不碎壞，而是金剛無有折損；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所擬之法無不碎壞，而是三昧無有

折損。善男子！如諸寶中金剛最勝，菩薩所得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於諸三昧為最第一；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修是三昧，一切三昧悉來歸屬；善男子！如諸小王悉來歸屬轉輪聖王；一切三昧亦復如是，悉來歸屬金剛三昧。善男子！譬如有人為國怨讎，人所厭患，有人殺之，一切世人無不稱讚是人功德；金剛三昧亦復如是，菩薩修習能壞一切眾生怨敵，是故常為一切三昧之所崇敬。善男子！譬如有人其力盛壯，人無當者，復更有人力能伏之，當知是人世所稱美；金剛三昧亦復如是，力能摧伏難伏之法，以是義故，一切三昧悉來歸屬。善男子！譬如有人在大海浴，當知是人已用諸河泉池之水；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修習如是金剛三昧，當知已為修習其餘一切三昧。善男子！如香山中有一泉水，名阿那婆踏多，其泉具足八味之水，有人飲之無諸病苦；金剛三昧亦復如是，具八正道，菩薩修習，斷諸煩惱瘡疣重病。善男子！如人供養摩醯首羅，當知是人已為供養一切諸天；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有人修習，當知已為修習一切諸餘三昧。善男子！若有菩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見一切法無有障礙，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菩薩雖復得如是見，終不作想見一切法。善男子！譬如有人坐四衢道頭，見諸眾生來去坐臥；金剛三昧亦復如是，見一切法生滅出

沒。善男子！譬如高山，有人登之，遠望諸方皆悉明了；金剛定山亦復如是，菩薩登之，遠望諸法無不明了。善男子！譬如春月，天降甘雨，其滂微緻，間無空處，明眼之人，見之了了；菩薩亦爾，得金剛定清淨之目，遠見東方所有世界，其中或有國土成壞，一切皆見，了了無障，乃至十方亦復如是。善男子！如由乾陀山，七日並出，其山所有樹木叢林，一切燒盡；菩薩修習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所有一切煩惱叢林即時消滅。善男子！譬如金剛，雖能摧破一切有物，終不生念我能摧破；金剛三昧亦復如是，菩薩修已能破煩惱，終不生念我能壞結。善男子！譬如大地能持萬物，終不生念我力能持，火亦不念我能燒物，水亦不念我能潤漬，風亦不念我能動物，空亦不念我能容受，涅槃亦復不生念言：我令眾生而得滅度；金剛三昧亦復如是，雖能滅除一切煩惱，而初無心言我能滅。若有菩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於一念中變身如佛，其數無量，遍滿十方恆河沙等諸佛世界，而是菩薩雖作是化，其心初無憍慢之想；何以故？菩薩常念：『誰有是定能作是化？唯有菩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乃能作耳。』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於一念中，遍到十方恆河沙等諸佛世界，還其本處；雖有是力，亦不念言我能如是；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緣力

故。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金剛三昧，於一念中，能斷十方恆河沙等世界眾生所有煩惱，而心初無斷諸眾生煩惱之想；何以故？以是三昧因緣力故。菩薩住是金剛三昧，以一音聲有所演說，一切眾生各隨種類而得解了，示現一色，一切眾生各各皆見種種色相；安住一處，身不移易，能令眾生隨其方面，各各而見；演說一法若界若入，一切眾生各隨本解而得聞之。菩薩安住如是三昧，雖見眾生，而心初無眾生之相；雖見男女，無男女相；雖見色法，無有色相；乃至見識，亦無識相；雖見晝夜，無晝夜相；雖見一切，無一切相；雖見一切煩惱諸結，亦無一切煩惱之相；見八聖道，無聖道相；雖見菩提，無菩提相；雖見涅槃，無涅槃相；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諸法本無相故。菩薩以是三昧力故，見一切法如本無相。何故名爲金剛三昧？善男子！譬如金剛，若在日中色則不定，金剛三昧亦復如是，在於大眾，色亦不定，是故名爲金剛三昧。善男子！譬如金剛，一切世人不能評價，金剛三昧亦復如是，所有功德，一切天人不能評量，是故復名金剛三昧。善男子！譬如貧人得金剛寶，則得遠離貧窮困苦，惡鬼邪毒；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得是三昧，則能遠離煩惱諸苦、諸魔邪毒，是故復名金剛三昧；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具足成就第六功德。」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五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作是思惟：何法能爲大般涅槃而作近因？菩薩即知有四種法，爲大涅槃而作近因。若言勤修一切苦行是大般涅槃近因緣者，是義不然。所以者何？若離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爲四？一者親近善友；二者專心聽法；三者繫念思惟；四者如法修行。善男子！譬如有人身遇眾病，若熱若冷，虛勞下瘧，眾邪鬼毒；到良醫所，良醫即爲隨病說藥，是人至心善受醫教，隨教合藥，如法服之，服已病愈，身得安樂；有病之人譬諸菩薩，大良醫者喻善知識，良醫所說喻方等經，善受醫教喻善思维方等經義，隨教合藥喻如法修行三十七助道之法，病除愈者喻滅煩惱，得安樂者，喻得涅槃常樂我淨。善男子！譬如有王，欲如法治，令民安樂，諮諸智臣：『其法云何？』諸臣即以先王舊法而爲說之；王既聞已，至心信行，如法治國，無諸怨敵，是故令民安樂無患。善男子！王者喻諸菩薩，諸智臣者喻善知識，智臣爲王所說治法喻十



二部經；王既聞已至心信行，喻諸菩薩繫心思惟十部經所有深義；如法治國，喻諸菩薩如法修行，所謂六波羅蜜；以能修習六波羅蜜故無諸怨敵，喻諸菩薩已離諸結煩惱惡賊；得安樂者喻諸菩薩得大涅槃，常樂我淨。善男子！譬如有人遇惡癩病，有善知識而語之言：『汝若能到須彌山邊，病可得差，所以者何？彼有良藥味甘露，若能服者病無不愈。』其人至心信是事已，即往彼山採服甘露，其病除愈，身得安樂。惡癩病者喻諸凡夫；善知識者喻諸菩薩摩訶薩等；至心信受，喻四無量心；須彌山者喻八聖道；甘露味者喻於佛性；癩病除愈，喻離煩惱；得安樂者，喻得涅槃常樂我淨。善男子！譬如有人畜諸弟子，聰明大智，是人晝夜常教不倦，諸菩薩等亦復如是，一切眾生有信不信，而常教化無有疲厭。」

「善男子！善知識者，所謂菩薩、佛、辟支佛、聲聞人中信方等者。何故名爲善知識耶？善知識者能教眾生遠離十惡，修行十善，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復次，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乃至自行正見，教人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爲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

能教人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眾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何以故？以其親近善知識故。因是親近，復得了達十二部經甚深之義，若能聽是十二部經甚深義者，名爲聽法；聽法者則是大乘方等經典，聽方等經名真聽法；真聽法者，即是聽受大涅槃經。大涅槃中間有佛性、如來畢竟不般涅槃，是故名爲專心聽法；專心聽法名八聖道，以八聖道能斷貪欲、瞋恚、愚癡，故名聽法。夫聽法者名初發心，以此諸空，於一切法不作相貌。夫聽法者名初發心，乃至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因初心得大涅槃，不以聞故得大涅槃；以修習故，得大涅槃。」

「善男子！譬如病人雖聞醫教及藥名字，不能愈病，以服食故能得差病；雖聽十二深因緣法，不能得斷一切煩惱，要以繫念善思惟故能得除斷，是名第三繫念思惟。復以何義名繫念思惟？所謂三三昧：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空者，於二十

五有不見一實；無作者，於二十五有不作願求；無相者，無有十相：所謂色相、聲相、香相、味相、觸相、生相、住相、滅相、男相、女相。修習如是三三昧者，是名菩薩繫念思惟。云何名爲如法修行？如法修行即是修行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知陰入界真實之相，亦知聲聞緣覺諸佛同於一道而般涅槃。法者，即是常樂我淨，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不飢不渴，不苦不惱，不退不沒。善男子！解大涅槃甚深義者，則知諸佛終不畢竟入於涅槃。」

「善男子！第一真實善知識者，所謂菩薩、諸佛世尊；何以故？常以三種善調御故。何等爲三？一者畢竟軟語，二者畢竟呵責，三者軟語呵責；以是義故，菩薩諸佛即是真實善知識也。復次善男子！佛及菩薩爲大醫故，名善知識。何以故？知病知藥，應病授藥故。譬如良醫善八種術，先觀病相；相有三種，何等爲三？謂風熱水；有風病者授之蘇油，熱病之人授之石蜜，水病之人授之薑湯；以知病根，授藥得差，故名良醫；佛及菩薩亦復如是，知諸凡夫病有三種：一者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癡。貪欲病者教觀骨相，瞋恚病者觀慈悲相，愚癡病者觀十二緣相；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善男子！如大船師，善渡人故名大船師，諸佛

菩薩亦復如是，度諸眾生生死大海，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復次善男子！因佛菩薩，令諸眾生具足修得善法根本故。善男子！譬如雪山，乃是種種微妙上藥根本之處，佛及菩薩亦復如是，悉是一切善根本處，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雪山之中有上香藥，名曰娑訶，有人見之，得壽無量，無有病苦；雖有四毒，不能中傷；若有觸者，增長壽命滿百二十；若有念者，得宿命智；何以故？藥勢力故。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若有見者，即得斷除一切煩惱，雖有四魔不能干亂；若有觸者命不可夭，不生不死，不退不沒；所謂觸者，若在佛邊聽受妙法。若有念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善男子！如香山中，有阿那婆踏多池水，由是池故有四大河，所謂恒河、辛頭、私陀、博叉，世間眾生常作是言：『若有罪者，浴此四河，眾罪得滅。』當知此言虛妄不實，除此已往，何等爲實？諸佛菩薩是乃爲實。所以者何？若人親近，則得滅除一切眾罪，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復次善男子！譬如大地所有藥木，一切叢林、百穀、甘蔗、花果之屬，值天炎旱，將欲枯死，難陀龍王及婆難陀憐憫眾生，從大海出，降澍甘雨，一切叢林百穀草木，滋潤還生；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所有善根將欲消滅，諸佛菩薩生大慈悲，從智慧海降甘露

雨，令諸眾生具足還得十善之法，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善男子！譬如良醫善八種術，見諸病人，不觀種姓、端正好醜、錢財寶貨，悉爲治之，是故世稱爲大良醫；諸佛菩薩亦復如是，見諸眾生有煩惱病，不觀種姓、端正好醜、錢財寶貨，生慈憫心，悉爲說法，眾生聞已煩惱病除，以是義故，諸佛菩薩名善知識。以是親近善友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云何菩薩聽法因緣，而得近於大般涅槃？一切眾生以聽法故則具信根，得信根故，樂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得須陀洹果乃至佛果；是故當知得諸善法，皆是聽法因緣勢力。善男子！譬如長者唯有一子，遣至他國市易所須，示其道路通塞之處，而復誡之：『若遇姪女，慎莫親愛；若親愛者，喪身殞命及以財寶；弊惡之人，亦莫交遊。』其子敬順父之教敕，身心安樂，多獲寶貨；菩薩摩訶薩爲諸眾生敷演法要亦復如是，示諸眾生及四部眾諸道通塞，是諸眾生以聞法故，遠離諸惡，具足善法。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明鏡照人面像，無不明了；聽法明鏡亦復如是，有人照之則見善惡，明了無翳；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估客欲至寶渚，不知道路，有人示之，其

人隨語即至寶渚，多獲諸珍，不可稱計；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欲至善處採取道寶，不知其路通塞之處，菩薩示之，眾生隨已得至善處，獲得無上大涅槃寶；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醉象痴狂暴惡，多欲殺害，有調象師以大鐵鉤，鉤斫其頂，即時調順，惡心都盡；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貪欲瞋恚愚癡醉故，欲多造惡，諸菩薩等以聞法鉤，斫之令住，更不得起造諸惡心；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是故我於處處經中說，我弟子專心聽受十二部經，則離五蓋，修七覺分，以是修習七覺分故，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以聽法故，須陀洹人離諸恐怖。所以者何？須達長者身遇重病，心大愁怖，聞舍利弗說須陀洹有四功德，十種慰喻，聞是事已，恐怖即除；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何以故？開法眼故。世有三人：一者無目，二者一目，三者二目；言無目者，常不聞法；一目之人，雖暫聞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專心聽受，如聞而行，以聽法故得知世間；如是三人。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善男子！如我昔於拘尸那城，時舍利弗身遇病苦，我時顧命阿難比丘廣爲說法。時舍利弗聞是事已，告四弟子：『汝等我床往至佛所，我欲聽法。』時四弟子即共昇往，既得聞法，聞法力故

所苦除差，身得安隱；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云何菩薩思惟因緣、而得近於大般涅槃？因是思惟，心得解脫；何以故？一切眾生常爲五欲之所繫縛，以思惟故悉得解脫；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一切眾生常爲常樂我淨四法之所顛倒，以思惟故，得見諸法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如是見已，四倒即斷；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一切諸法有四種相；何等爲四？一者生相，二者老相，三者病相，四者滅相。以是四相，能令一切凡夫眾生至須陀洹，生大苦惱；若能繫念善思惟者，雖遇此四，不生於苦；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一切善法無不因於思惟而得。何以故？有人雖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專心聽法，若不思惟，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信佛法僧，無有變易而生恭敬，當知皆是繫念思惟因緣力故，因得斷除一切煩惱；以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

「云何菩薩如法修行？善男子！斷諸惡法，修習善法，是名菩薩如法修行。復次，云何如法修行？見一切法空無所有，無常、無樂、無我、無

淨，以是見故寧捨身命，不犯禁戒，是名菩薩如法修行。復次，云何如法修行？修有二種；一者真實，二者不實。不實者，不知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相，是名不實。云何真實？能知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相，是名真實。云何名爲知涅槃相？涅槃之相凡有八事；何等爲八？一者盡；二善性；三實；四真；五常；六樂；七我；八淨；是名涅槃。復有八事；何等爲八？一者解脫；二者善性；三者不實；四者不真；五者無常；六者無樂；七者無我；八者無淨。復有六相；一者解脫；二者善性；三者不實；四者不真；五者安樂；六者清淨。若有眾生，依世俗道斷煩惱者，如是涅槃，則有八事解脫不實。何以故？以不常故；以無常故則無有實，無有實故則無有真，雖斷煩惱，以還起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是名涅槃解脫八事。云何六相？聲聞緣覺斷煩惱故，名爲解脫，而未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爲不實；以不實故，名爲不真；未來之世，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無常；以得無漏八聖道故，名爲淨樂。善男子！若如是知，是知涅槃不名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

「云何菩薩知於佛性？佛性有六；何等爲六？一常，二淨，三實，四善，五當見，六真。復有七

事：一者可證，餘六如上；是名菩薩知於佛性。云何菩薩知如來相？如來即是覺相善相，常樂我淨解脫，真實示道可見，是名菩薩知如來相。云何菩薩知於法相？法者，若善不善，若常不常，若樂不樂，若我無我，若淨不淨，若知不知，若解不解，若真不真，若修不修，若師非師，若實不實；是名菩薩知於法相。云何菩薩知於僧相？僧者，若常樂我淨，是弟子相，可見之相，善真不實。何以故？一切聲聞得佛道故，何故名真？悟法性故；是名菩薩知於僧相。云何菩薩知於實相？實相者，若常無常，若樂無樂，若我無我，若淨無淨，若善不善，若有若無，若涅槃非涅槃，若解脫非解脫，若知不知，若斷不斷，若證不證，若修不修，若見不見；是名實相非是涅槃、佛性、如來、法僧、虛空，是名菩薩因修如是大涅槃故，知於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法差別之相。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不見虛空，何以故？佛及菩薩雖有五眼，所不見故，唯有慧眼乃能見之。慧眼所見無法可見，故名爲見；若是無物名虛空者，如是虛空乃名爲實，以是實故則名常無，以常無故無樂我淨。善男子！空名無法，無法名空；譬如世間無物名空，虛空之性亦復如是，無所有故名爲虛空。善男子！眾生之性與虛空性，俱無實

性；何以故？如人說言除滅有物，然後作空，而是虛空實不可作，何以故？無所有故；以無有故，當知無空；是虛空性若可作者則名無常，若無常者不名虛空。善男子！如世間人說言虛空無色無礙，常不變易，是故世稱虛空之法爲第五大。善男子！而是虛空實無有性，以光明故故名虛空，實無虛空；猶如世諦實無其性，爲眾生故，說有世諦。善男子！涅槃之體亦復如是，無有住處，直是諸佛斷煩惱處，故名涅槃，涅槃即是常樂我淨；涅槃雖樂，非是受樂，乃是上妙寂滅之樂。諸佛如來有二種樂：一、寂滅樂；二、覺知樂；實相之體有三種樂：一者受樂，二寂滅樂，三覺知樂。佛性一樂，以當見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名菩提樂。」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煩惱斷處是涅槃者，是事不然。何以故？如來往昔初成佛道，至泥連禪河邊，爾時魔王與其眷屬到於佛所，而作是言：『世尊！涅槃時到，何故不入？』佛告魔王：『我今未有多聞弟子善持禁戒、聰明利智能化眾生，是故不入。』若言煩惱斷滅之處是涅槃者，諸菩薩等、於無量劫已斷煩惱，何故不得稱爲涅槃？俱是斷處，何緣獨稱諸佛有之？菩薩無耶？若斷煩惱非涅槃者，何故如來昔告生名婆羅門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如來又

時在毘舍離國，魔復啓請：『如來昔以未有弟子多聞持戒、聰明利智能化眾生，不入涅槃；今已具足，何故不入？』如來爾時即告魔言：『汝今莫生悞遲之想，卻後三月，吾當涅槃。』世尊！若使滅度非涅槃者，何故如來自期三月當般涅槃？世尊！若斷煩惱是涅槃者，如來往昔初在道場菩提樹下斷煩惱時，便是涅槃，何故復言卻後三月當般涅槃？世尊！若使爾時是涅槃者，云何方爲拘尸那城諸力士等說言『後夜當般涅槃』？如來誠實，云何出是虛妄之言？」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若言如來得廣長舌，當知如來於無量劫已離妄語；一切諸佛及諸菩薩，凡所發言誠諦無虛。善男子！如汝所言，波旬往昔啓請於我入涅槃者；善男子！而是魔王真實不知涅槃定相。何以故？波旬意謂：『不化眾生，默然而往，便是涅槃。』善男子！譬如世人見人不言，無所造作，便謂是人如死無異；魔王波旬亦復如是，意謂如來不化眾生，默無所說，便謂如來入般涅槃。善男子！如來不說佛法眾僧無差別相，唯說常住清淨二法無差別耳。善男子！佛亦不說佛及佛性涅槃無差別相，唯說常恆不變無差別耳。善男子！佛亦不說涅槃實相無差別相，唯說常有實不變易無差別耳。善

男子！爾時我諸聲聞弟子生於諍訟，如拘睺彌諸惡比丘，違反我教，多犯禁戒，受不淨物，貪求利養，向諸白衣而自讚歎『我得無漏』，謂須陀洹果乃至我得阿羅漢果；毀辱於他，於佛法僧戒律和上，不生恭敬，公於我前言如是物佛所聽畜，如是等物佛不聽畜；我亦語言『如是等物我實不聽』，復反我言『如是等物實是佛聽』；如是惡人不信我言，爲是等故，我告波旬：『汝莫悞遲，卻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因如是等惡比丘故，令諸聲聞受學弟子不見我身，不聞我法，便言如來入於涅槃；唯諸菩薩能見我身，常聞我法，是故不言我入涅槃；聲聞弟子雖復發言如來涅槃，而我實不入於涅槃。善男子！若我所有聲聞弟子說言如來入涅槃者，當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伴黨；邪見惡人，非正見也。若言如來不入涅槃，當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伴黨；正見之人，非惡邪也。」

「善男子！我初不見弟子之中，有言如來不化眾生，默然而往，名般涅槃也。善男子！譬如長者多有子息，捨至他方，未得還頃，諸子並謂父已死矣。而是長者實亦不死，諸子顛倒皆生死想；聲聞弟子亦復如是，不見我故，便謂如來已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而般涅槃，而我實不般涅槃也，聲聞弟子生涅槃想。善男子！譬如明燈，有人覆之，餘不

知者謂燈已滅，而是明燄實亦不滅，以不知故生於滅想；聲聞弟子亦復如是，雖有慧目，以煩惱覆令心顛倒，不見真身，而便生於滅度之想，而我實不取滅度也。善男子！如生盲人不見日月，以不見故，不知晝夜明闇之相；以不知故，便說無有日月之實。實有日月，盲者不見，以不見故生於倒想，言無日月；聲聞弟子亦復如是如彼生盲，不見如來，便謂如來入於涅槃；如來實不入於涅槃，以倒想故生如是心。善男子！譬如雲霧覆蔽日月，癡人便言無有日月，日月實有，直以覆故眾生不見；聲聞弟子亦復如是，以諸煩惱覆智慧眼，不見如來，便言如來入於滅度；善男子！真是如來現嬰兒行，非滅度也。善男子！如閻浮提日入之時，眾生不見，以黑山障故；而是日性實無沒入，眾生不見，生沒入想；聲聞弟子亦復如是，為諸煩惱山所障故，不見我身；以不見故，便於如來生滅度想，而我實不趣滅度也。是故我於毘舍離國告波旬言：

『卻後三月，我當涅槃。』善男子！如來懸見迦葉菩薩卻後三月，善根當熟，亦見香山須跋陀羅羅竟安居已，當至我所；是故我告魔王波旬：卻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有諸力士其數五百，終竟三月，亦當得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為是故告波旬言：卻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純陀等輩及五百

梨車庵羅果女，卻後三月，無上道心善根成熟，為是等故，我告波旬：卻後三月當般涅槃。善男子！須那刹多親近外道尼乾子等，我為說法滿十二年，彼人邪見不信不受，我知是人邪見根栽，卻後三月定可斫伐，我為是故告波旬言：卻後三月當般涅槃。」

「善男子！何因緣故？我於往昔尼連河邊告魔王波旬『我今未有多聞弟子，是故不得入涅槃』者，我時欲為五比丘等，於波羅奈轉法輪故；復次欲為五比丘等，所謂耶奢富那、毘摩羅闍、憍梵、波提、須婆侯；次復欲為郁伽長者等五十人，次復欲為摩伽陀國頻婆娑羅王等無量人天，次復欲為優樓頻螺迦葉門徒五百比丘，次復欲為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兄弟二人及五百弟子，次復欲為舍利弗、目犍連等二百五十比丘轉妙法輪；是故我告魔王波旬不般涅槃。」

「善男子！有名涅槃非大涅槃；云何涅槃非大涅槃？不見佛性而斷煩惱，是名涅槃非大涅槃。以不見佛性故，無常無我，唯有樂淨；以是義故，雖斷煩惱，不得名為大般涅槃也。若見佛性，能斷煩惱，是則名為大般涅槃也。以見佛性，故得名為常樂我淨，以是義故，斷除煩惱亦得稱大般涅槃。善男子！涅槃者言不，槃者言織，不織之義，名為涅

槃；槃又言覆，不覆之義乃名涅槃；槃言去來，不去不來乃名涅槃；槃者言取，不取之義乃名涅槃；槃言不定，定無不定乃名涅槃；槃言新故，無新故義乃名涅槃；槃言障礙，無障礙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有優樓迦、迦毗羅弟子等言，槃者名相，無相之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槃者言有，無有之義乃名涅槃；槃名和合，無和合義乃名涅槃；槃者言苦，無苦之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斷煩惱者不名涅槃，不生煩惱乃名涅槃。善男子！諸佛如來煩惱不起，是名涅槃。所有智慧於法無礙，是為如來；如來非是凡夫、聲聞、緣覺、菩薩，是名佛性；如來身心智慧，遍滿無量無邊阿僧祇土，無所障礙，是名虛空；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名曰實相。以是義故，如來實不畢竟涅槃，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七功德。」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除斷五事，遠離五事，成就六事，修習五事，守護一事，親近四事，信順一實，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善男子！云何菩薩除斷五事？所謂五陰：色受想行識；所言陰者，其義何謂？能令眾生生死相續，不離重擔，分散聚合，三世所攝，求其義理了不可得，以是諸義故名為陰。菩薩摩訶薩雖

見色陰，不見其相；何以故？於十色中，推求其性悉不可得，為世界故說言為陰。受有百八，雖見受陰，初無受相；何以故？受雖百八，理無定實，是故菩薩不見受陰。想行識等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深見五陰，是生煩惱之根本也，以是義故，方便令斷。云何菩薩遠離五事？所謂五見；何等為五？一者身見；二者邊見；三者邪見；四者戒取；五者見取。因是五見生六十二見，因是諸見，生死不絕，是故菩薩防之不近。云何菩薩成就六事？謂六念處；何等為六？一者念佛，二者念法，三者念僧，四者念天，五者念施，六者念戒；是名菩薩成就六事。云何菩薩修習五事？所謂五定；一者知定，二者寂定，三者身心受快樂定，四者無樂定，五者首楞嚴定；修習如是五種定心，則得近於大般涅槃，是故菩薩勤心修習。云何菩薩守護一事？謂菩提心；菩薩摩訶薩常勤守護是菩提心，猶如世人守護一子，亦如瞎者護餘一目，如行曠野守護導者；菩薩守護菩提之心，亦復如是，因護如是菩提心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常樂我淨具足而有，即是無上大般涅槃，是故菩薩守護一法。云何菩薩親近四事？謂四無量心；何等為四？一者大慈；二者大悲；三者大喜；四者大捨；因是四心，能令無量無邊眾生發菩提心，是



故菩薩繫心親近。云何菩薩信順一實？菩薩了知一切眾生皆歸一道，一道者謂大乘也；諸佛菩薩爲眾生故，分之爲三，是故菩薩信順不逆。云何菩薩心善解脫？貪恚癡心永斷滅故，是名菩薩心善解脫。云何菩薩慧善解脫？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知無障礙，是名菩薩慧善解脫，因慧解脫；昔所不聞而今得聞，昔所不見而今得見，昔所不到而今得到。」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世尊！如佛所說心解脫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心本無繫；所以者何？是心本性不爲貪欲、瞋恚、愚癡諸結所繫。若本無繫，云何而言心善解脫？世尊！若心本性不爲貪結之所繫者，何等因緣而能得繫？如人搆角，本無乳相，雖加功力，乳無由出；搆乳之者不得如是，加功雖少，乳則多出；心亦如是，本無貪者今云何有？若本無貪，後方有者，諸佛菩薩本無貪相，今悉應有。世尊！譬如石女本無子相，雖加功力無量因緣，子不可得；心亦如是本無貪相，雖造眾緣，貪無由生。世尊！如鑽溼木，火不可得；心亦如是，雖復鑽求，貪不可得，云何貪結能繫於心？世尊！譬如押沙，油不可得；心亦如是，雖復押之，貪不可得。當知貪、心，二理各異，設復有之，何能污心？世尊！譬如有人安櫬於空，終不得住，安貪於心亦復如是，種種因緣，不能令貪繫縛

於心。世尊！若心無貪，名解脫者，諸佛菩薩何故不拔虛空中刺？世尊！過去世心不名解脫，未來世心亦無解脫，現在世心不與道共；何等世心，名得解脫？世尊！如過去燈不能滅闇；未來世燈亦不滅闇，現在世燈復不滅闇；何以故？明之與闇，二不並故；心亦如是，云何而言心得解脫？世尊！貪亦是有，若貪無者，見女相時不應生貪，若因女相而得生者，當知是貪真實而有，以有貪故墮三惡道。世尊！譬如有人見畫女像，亦復生貪，以生貪故得種種罪，若本無貪，云何見畫而生於貪？若心無貪，云何如來說言『菩薩心得解脫』？若心有貪，云何見相然後方生？不見相者則不生也？我今現見有惡果報，當知有貪；瞋恚、愚癡亦復如是。世尊！譬如眾生有身無我，而諸凡夫橫計我想，雖有我想、不墮三惡，云何貪者於無女相而起女想、墮三惡道？世尊！譬如鑽木而生於火，然是火性眾緣中無，以何因緣而得生耶？世尊！貪亦如是，色中無貪，香味觸法亦復無貪，云何於色香味觸法生於貪耶？若眾緣中悉無貪者，云何眾生獨生於貪？諸佛菩薩而不生耶？世尊！心亦不定，若心定者，無有貪欲、瞋恚、愚癡，若不定者，云何而言心得解脫？貪亦不定，若不定者，云何因之生三惡趣？貪者、境界，二俱不定；何以故？俱緣一色，或生於

貪，或生於瞋，或生愚癡，是故貪者及與境界，二俱不定；若俱不定，何故如來說言菩薩修大涅槃、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心亦不為貪結所繫、亦非不繫，非是解脫非不解脫，非有非無，非現在、非過去、非未來。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諸法無自性故。善男子！有諸外道作如是言：『因緣和合則有果生，若眾緣中本無生性而能生者，虛空不生、亦應生果；虛空不生，非是因故；以眾緣中本有果性，是故合集而得生果。所以者何？如提婆達欲造牆壁，則取泥土，不取彩色；欲造畫像，則集彩色，不取草木；作衣取縷，不取泥木；作舍取泥，不取縷線；以人取故，當知是中各能生果，以能生果故，當知因中必先有性；若無性者，一物之中應當出生一切諸物；若是可取、可作、可出，當知是中必先有果；若無果者，人則不取、不作、不出，唯有虛空無取、無作故，能出生一切萬物，以有因故；如尼拘陀子作尼拘陀樹、乳有醍醐、縷中有布、泥中有瓶。』善男子！一切凡夫無明所盲，作是定說：色有著義，心有貪性。復言：『凡夫心有貪性，亦解脫性，遇貪因緣心則生貪，若遇解脫心則解脫。』雖作此說，是義不然。有諸凡夫，復作

是言：『一切因中悉無有果。因有二種：一者微細，二者麤大；細即是常，麤則無常。從微細因，轉成麤因；從此麤因，轉復成果；麤無常故，果亦無常。』善男子！有諸凡夫復作是言：『心亦無因，貪亦無因，以時節故則生貪心。』如是等輩，以不能知心因緣故，輪迴六趣具受生死。善男子！譬如枷犬繫之於柱，終日繞柱不能得離；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被無明枷，繫生死柱，繞二十五有，不能得離。善男子！譬如有人墮於圜廁，既得出已，而復還入；如人病差，還為病因；如人涉路，值空曠處，既得過已而復還來；又如淨洗，還塗泥土；一切凡夫亦復如是，已得解脫無所有處，唯未得脫非非想處，而復還來至三惡趣。何以故？一切凡夫唯觀於果，不觀因緣，如犬逐塊，不逐於人；凡夫之人亦復如是唯觀於果，不觀因緣；以不觀故，從非想退，還三惡趣。善男子！諸佛菩薩終不定說因中有果，因中無果，及有無果、非有非無果。若言因中先定有果及定無果、定有無果、定非有非無果，當知是等皆魔伴黨，繫屬於魔，即是愛人。如是愛人，不能永斷生死繫縛，不知心相及以貪相。善男子！諸佛菩薩顯示中道；何以故？雖說諸法非有非無，而不決定。所以者何？因眼、因色、因明、因心、因念，識則得生，是識決定不在眼中、

色中、明中、心中、念中，亦非中間，非有非無。從緣生故，名之爲有；無自性故，名之爲無；是故如來說言：諸法非有非無。善男子！諸佛菩薩終不定說心有淨性及不淨性、淨不淨性，心無住處故；從緣生貪，故說非無；本無貪性，故說非有。善男子！從因緣故，心則生貪；從因緣故，心則解脫。善男子！因緣有二：一者隨於生死，二者隨大涅槃。」

「善男子！有因緣故，心共貪生，共貪俱滅；有共貪生，不共貪滅；有不共貪生，共貪俱滅；有不共貪生，不共貪滅。云何心共貪生、共貪俱滅？善男子！若有凡夫未斷貪心，修習貪心，如是之人，心共貪生心共貪滅；一切眾生不斷貪心，心共貪生心共貪滅。如欲界眾生，一切皆有初地味禪，若修不修，常得成就；遇因緣故，即便得之；言因緣者，謂火災也。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若修不修，心共貪生心共貪滅；何以故？不斷貪故。云何心共貪生不共貪滅？聲聞弟子有因緣故生於貪心，畏貪心故修白骨觀，是名心共貪生不共貪滅。復有心共貪生不共貪滅，如聲聞人未證四果，有因緣故生於貪心，證四果時貪心得滅，是名心共貪生不共貪滅。菩薩摩訶薩得不動地時，心共貪生不共貪滅。云何不共貪生共貪俱滅？若菩薩摩訶薩斷貪心已，

爲眾生故示現有貪，以示現故，能令無量無邊眾生諮受善法，具足成就，是名不共貪生共貪俱滅。云何不共貪生不共貪滅？謂阿羅漢、緣覺、諸佛，除不動地其餘菩薩，是名不共貪生不共貪滅。以是義故，諸佛菩薩不決定說心性本淨、性本不淨。善男子！是心不與貪結和合，亦復不與瞋癡和合。善男子！譬如日月，雖爲煙塵雲霧，及羅睺羅之所覆蔽，以是因緣令諸眾生不能得見；雖不可見，日月之性終不與彼五翳和合；心亦如是，以因緣故生於貪結；眾生雖說心與貪合，而是心性實不與合。若是貪心即是貪性，若是不貪即不貪性，不貪之心不能爲貪，貪結之心不能不貪。善男子！以是義故，貪欲之結不能污心；諸佛菩薩永破貪結，是故說言心得解脫；一切眾生從因緣故生於貪結，從因緣故，心得解脫。善男子！譬如雪山懸峻之處，人與獼猴俱不能行；或復有處，獼猴能行，人不能行；或復有處，人與獼猴二俱能行。善男子！人與獼猴能行處者，如諸獵師，純以羶膠置之案上，用捕獼猴；獼猴癡故，往手觸之，觸已黏手；欲脫手故，以腳踢之，腳復隨著；欲脫腳故，以口齧之，口復黏著；如是五處悉無得脫，於是獵師以杖貫之，負還歸家。雪山嶮處，喻佛菩薩所得正道；獼猴者喻諸凡夫，獵師者喻魔波旬，羶膠者喻貪欲結；人與

獼猴俱不能行者，喻諸凡夫、魔王波旬，俱不能行；獼猴能行人不能者，喻諸外道有智慧者，諸惡魔等雖以五欲，不能繫縛；人與獼猴俱能行者，一切凡夫及魔波旬，常處生死不能修行。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自在將去，如彼獵師，羈捕獼猴，擔負歸家。」

「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己界，身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眾苦；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云何名為繫屬於魔？有諸眾生無常見常，常見無常；苦見於樂，樂見於苦；不淨見淨，淨見不淨；無我見我，我見無我；非實解脫橫見解脫，真實解脫見非解脫；非乘見乘，乘見非乘。如是之人，名繫屬魔；繫屬魔者，心不清淨。復次善男子！若見諸法真實，是有總別定相者，當知是人若見色時便作色相，乃至見識亦作識相，見男男相，見女女相，見日日相，見月月相，見歲歲相，見陰陰相，見入入相，見境界相；如是見者名繫屬魔，繫屬魔者心不清淨。復次善男子！若見我是色，色中有我，我中有色，色屬於我；乃至見我是識，識中有我，我中有識，識屬於我；如是見者繫屬於魔，非我弟子。善男子！我聲聞弟子，遠離如來十二部

經，修習外道種種典籍，不修出家寂滅之法，純營世俗在家之事。何等名為在家事也？受畜一切不淨之物、奴婢田宅、象馬車乘、駝驢雞犬、獼猴豬羊、種種穀麥；遠離師僧，親附白衣；違反聖教，向諸白衣作如是言：『佛聽比丘受畜種種不淨之物。』是名修習在家之事。有諸弟子不為涅槃，但為利養，親近聽受十二部經；招提僧物及僧鬻物、衣著食噉如自己有，慳惜他家。及以稱譽，親近國王及諸王子；卜筮吉凶，推步盈虛，圍棋六博，擣捕投壺；親比丘尼及諸處女，畜二沙彌，常遊屠獵酤酒之家及旃陀羅所住之處；種種販賣，手自作食；受使鄰國，通致信命；如是之人，當知即是魔之眷屬，非我弟子。以是因緣，心共貪生心共貪滅，乃至癡心共生共滅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是因緣，心性不淨，亦非不淨，是故我說心得解脫。若有不愛不畜一切不淨之物，為大涅槃受持讀誦十二部經，書寫解說，當知是等真我弟子；不行惡魔波旬境界，即是修習三十七品，以修習故，不共貪生不共貪滅。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八功德。」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六

「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九功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初發五事，悉得成就。何等爲五？一者信，二者直心，三者戒，四者親近善友，五者多聞。云何爲信？菩薩摩訶薩信於三寶、施有果報，信於二諦一乘之道，更無異趣；爲諸眾生速得解脫，諸佛菩薩分別爲三。信第一義諦，信善方便，是名爲信；如是信者，若諸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一切眾生所不能壞。因是信故得聖人性，修行布施若多若少，悉得近於大般涅槃，不墮生死；戒聞智慧亦復如是，是名爲信。雖有是信而亦不見，是爲菩薩修大涅槃成就初事。云何直心？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作質直心。一切眾生若遇因緣則生諂曲，菩薩不爾，何以故？善解諸法悉因緣故。菩薩摩訶薩雖見眾生諸惡過咎，終不說之；何以故？恐生煩惱；若生煩惱則墮惡趣，如是菩薩若見眾生有少善事，則讚歎之。云何爲善？所謂佛性。讚佛性故，令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

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摩訶薩讚歎佛性，令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初開涅槃經時，說有三種：一者若有病人，得良醫藥及瞻病者，病則易差，如其不得則不可愈；二者若得不得，悉不可差；三者若得不得，悉皆可差。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妙法，則得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其不遇則不能發；所謂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二者雖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妙法亦不能發，若其不遇亦不能發；謂一闍提。三者若遇不遇，一切悉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謂菩薩。若言遇與不遇，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如來今者云何說言『因讚佛性，令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妙法，及以不遇，悉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知是義亦復不然。何以故？如是之人，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一闍提輩以佛性故，若聞不聞，悉亦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世尊！如佛所說，何等名爲一闍提耶？謂斷善根；如是之義亦復不然；何以故？不斷佛性故；如是佛性，理不可斷，云何佛說斷諸善根？如佛往昔說十部經；善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常者不斷，無常者斷；無常可斷，故墮地獄；常不可斷，

何故不遮？佛性不斷，非一闡提，如來何故作如是說言一闡提？世尊！若因佛性，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故如來廣爲眾生說十二部經？世尊！譬如四河，從阿那婆踏多池出，若有天人諸佛世尊，說言是河不入大海，當還本源，無有是處；菩提之心亦復如是有佛性者，若聞不聞，若戒非戒，若施非施，若修不修，若智非智，悉皆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如優陀延山，日從中出，至于正南；日若念言，我不至西還東方者，無有是處；佛性亦爾，若不聞、不戒、不施、不修、不智，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無有是處。世尊！諸佛如來說因果性非有非無，如是之義，是亦不然，何以故？如其乳中無酪性者，則無有酪，尼拘陀子無五丈性者，則不能生五丈之質；若佛性中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樹者，云何能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樹？以是義故，所說因果非有非無，如是之義，云何相應？」爾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世有二人甚爲希有，如優曇花。一者不行惡法，二者有罪能悔；如是之人甚爲希有。復有二人：一者作恩，二者念恩。復有二人：一者諮受新法，二者溫故不忘。復有二人：一者造新，二者修故。復有二人：一樂聞法，二樂說法。復有二人：一善問難，二善能答。善問難者，汝身是也；善能

答者謂如來也。善男子！因是善問，即得轉於無上法輪，能枯十二因緣大樹，能度無邊生死大河，能與魔王波旬共戰，能摧波旬所立勝幢。善男子！如我先說三種病人：值遇良醫，瞻病好藥，及以不遇，病悉得差。是義云何？若得不得，謂定壽命，所以者何？是人已於無量世中修三種善，謂上中下；以修如是三種善故，得定壽命。如鬱單越人壽命千年，有遇病者，若得良醫，好藥瞻病、及以不得，悉皆得差。何以故？得定命故。善男子！如我所說，若有病人得遇良醫、好藥、瞻病，病得除差，若不遇者則不得差；是義云何？善男子！如是之人，壽命不定；命雖不盡，有九因緣能夭其壽；何等爲九？一者知食不安而反食之，二者多食，三者宿食未消而復更食，四者大小便利不隨時節，五者病時不隨醫教，六者不隨瞻病教救，七者強耐不吐；八者夜行，以夜行故惡鬼打之；九者房事過度；以是緣故，我說病者若遇醫藥，病則可差，若不遇者則不可愈。善男子！如我先說，若遇不遇俱不差者，是義云何？有人命盡，若遇不遇，悉不可差，何以故？以命盡故；以是義故，我說病人若遇醫藥及以不遇，悉不得差；眾生亦爾，發菩提心者，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諮受深法，若不遇之，皆悉當成。何以故？以其能發菩提心故。如鬱單越人，

得定壽命。如我所說，從須陀洹至辟支佛，若聞善友、諸佛菩薩所說深法，則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不值遇諸佛菩薩聞說深法，則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不定命。有九因緣，命則中夭；如彼病人值遇醫藥，病則得差；若不遇者，病則不差。是故我說遇佛菩薩聞說深法，則能發心，若不值遇，則不能發。」

「如我先說，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深法、若不值遇，俱不能發。是義云何？善男子！一闍提輩，若遇善友、諸佛菩薩聞說深法，及以不遇，俱不得離一闍提心；何以故？斷善法故。一闍提輩，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若能發於菩提之心，則不復名一闍提也。善男子！以何緣故，說一闍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闍提輩，實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命盡者雖遇良醫，好藥瞻病，不能得差；何以故？以命盡故。善男子！一闍名信，提名不具，不具信故，名一闍提；佛性非信，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名善方便，提名不具，修善方便不具足故，名一闍提；佛性非是修善方便，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名進，提名不具，進不具故，名一闍提；佛性非進，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名念，提名不具，念不具故，名一闍提；佛性非

念，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名定，提名不具，定不具故，名一闍提；佛性非定，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名慧，提名不具，慧不具故，名一闍提；佛性非慧，眾生非具，以不具故，云何可斷？一闍名無常善，提名不具，以無常善不具足故，名一闍提；佛性是常，非善非不善，何以故？善法要從方便而得，而是佛性非方便得，是故非善。何故復名非不善耶？能得善果故，善果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善法者，生已得故，而是佛性非生已得，是故非善，以斷生得諸善法故，名一闍提。」

「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一闍提有佛性者，云何不遮地獄之罪？善男子！一闍提中無有佛性。善男子！譬如有王聞箜篌音，其聲清妙，心即耽著，喜樂愛念，情無捨離。即告大臣：『如是妙音，從何處出？』大臣答言：『如是妙音，從箜篌出。』王復語言：『持是聲來。』爾時大臣即持箜篌，置於王前而作是言：『大王！當知此即是聲。』王語箜篌：『出聲！出聲！』而是箜篌，聲亦不出。爾時大王即斷其絃，聲亦不出，取其皮木悉皆析裂，推求其聲，了不能得。爾時，大王即瞋大臣：『云何乃作如是妄語？』大臣白王：『夫取聲者，法不如是；應以眾緣，善巧方便，聲乃出耳。』眾生佛性

亦復如是無有住處，以善方便，故得可見；以可見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闍提輩不見佛性，云何能遮三惡道罪？善男子！若一闍提信有佛性，當知是人不至三惡，是亦不名一闍提也；以不自信有佛性故即墮三惡，墮三惡故，名一闍提。」

「善男子！如汝所說，若乳無酪性，不應出酪；尼拘陀子無五丈性，則不應有五丈之質；愚癡之人作如是說，智者終不發如是言；何以故？以無性故。善男子！如其乳中有酪性者，不應復假眾緣力也。善男子！如水乳雜，臥至一月，終不成酪；若以一滯頗求樹汁投之於中，即便成酪；若本有酪，何故待緣？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假眾緣故即便可見，假眾緣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待眾緣然後成者即是無性，以無性故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常讚人善，不訟彼缺，名質直心。復次善男子！云何菩薩質直心也？菩薩摩訶薩常不犯惡，設有過失即時懺悔，於師同學終不覆藏，慚愧自責不敢復作，於輕罪中生極重想；若人詰問，答言：『實犯。』復問：『是罪為好不好？』答言：『不好。』復問：『是罪為善不善？』答言：『不善。』復問：『是罪是善果耶？不善果耶？』答言：『是罪實非善果。』又問：『是罪誰之所造？將非諸佛法僧所

作？』答言：『非佛法僧，我所作也，乃是煩惱之所構集。』以直心故信有佛性，信佛性故則不得名一闍提也。以直心故名佛弟子，若受眾生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種各千萬，不足為多，是名菩薩質直心也。云何菩薩修治於戒？菩薩摩訶薩受持禁戒，不為生天，不為恐怖，乃至不受狗戒、雞戒、牛戒、雉戒，不作破戒，不作缺戒，不作瑕戒，不作雜戒，不作聲聞戒；受持菩薩摩訶薩戒，尸羅波羅蜜戒，得具足戒，不生憍慢，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具第三戒。」

「云何菩薩親近善友？菩薩摩訶薩常為眾生說於善道，不說惡道；說於惡道，非善果報。善男子！我身即是一切眾生真善知識，是故能斷富伽羅婆羅門所有邪見。善男子！若有眾生親近我者，雖有應生於地獄因緣，即得生天，如須那利多等應墮地獄，以見我故，即得斷除地獄因緣，生於色天。雖有舍利弗、目犍連等，不名眾生真善知識；何以故？生一闍提心因緣故。善男子！我昔住於波羅奈國時，舍利弗教二弟子：一觀白骨，一令數息；經歷多年，各不得定。以是因緣即生邪見言：『無涅槃無漏之法，若其有者，我應得之，何以故？我能善持所受戒故。』我於爾時，見是比丘生此邪心，喚舍利弗而訶責之：『汝不善教，云何乃為是二弟



子顛倒說法？汝二弟子，其性各異；一主浣衣，一是金師；金師之子應教數息，浣衣之人應教骨觀，以汝錯教，令是二人生於惡邪。』我於爾時爲是二人如應說法，二人聞已，得阿羅漢果。是故我爲一切眾生真善知識，非舍利弗、目犍連等。若使眾生有極重結，得遇我者，我以方便即爲斷之；如我弟難陀，有極重欲，我以種種善巧方便而爲除斷；鴛掘魔羅有重瞋恚，以見我故，瞋恚即息；阿闍世王有重愚癡，以見我故，癡心即滅；如婆熙伽長者，於無量劫修習成就極重煩惱，以見我故，即便斷滅。設有弊惡廝下之人，親近於我作弟子者，以是因緣，一切人天恭敬愛念；尸利鞠多，邪見熾盛，因見我故，邪見即滅；因見我故，斷地獄因，作生天緣，如氣噓旃陀羅；命垂終時，因見我故，還得壽命，如憍尸迦；狂心錯亂，因見我故，還得本心，如瘦瞿曇彌；屠家之子常修惡業，以見我故，即便捨離，如闍提比丘；因見我故，寧捨身命不毀禁戒，如草繫比丘；以是義故，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我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具足第四親善知識。」

「云何菩薩具足多聞？菩薩摩訶薩爲大涅槃十二部經，書寫讀誦、分別解說，是名菩薩具足多聞。除十一部，唯毘佛略，受持讀誦，書寫解說，

亦名菩薩具足多聞；除十二部經，若能受持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書寫讀誦，分別解說，是名菩薩具足多聞；除是經典，具足全體，若能受持一四句偈，復除是偈，若能受持如來常住，性無變易，是名菩薩具足多聞；復除是事，若知如來常不說法，亦名菩薩具足多聞。何以故？法無性故；如來雖說一切諸法，常無所說，是名菩薩修大涅槃，成就第五具足多聞。」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爲大涅槃具足成就如是五事，難作能作，難忍能忍，難施能施。云何菩薩難作能作？若聞有人食一胡麻，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信是語故，乃至無量阿僧祇劫常食一麻；若聞入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無量劫在阿鼻地獄，入熾火聚；是名菩薩難作能作。云何菩薩難忍能忍？若聞受苦；手杖刀石斫打因緣，得大涅槃，即於無量阿僧祇劫身具受之，不以爲苦，是名菩薩難忍能忍。云何菩薩難施能施？若聞能以國城妻子、頭目髓腦，惠施於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於無量阿僧祇劫，以其所有國城妻子、頭目髓腦，惠施於人，是名菩薩難施能施。菩薩雖復難作能作，終不念言是我所作；難施能施，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父母惟有一子，愛之甚重，以好衣裳，上妙甘膳，隨時將養，令無所

乏；其子若於是父母所，生輕慢心，惡口罵辱，父母愛故不生瞋恨，亦不念言我與是兒衣服飲食；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視諸眾生猶如一子。若子遇病，父母亦病，爲求醫藥勤而療之，病既差已，終不念：我爲是兒療治病苦；菩薩亦爾，見諸眾生遇煩惱病，生愛念心而爲說法，以聞法故諸煩惱斷，煩惱斷已，終不念言：我爲眾生斷諸煩惱。若生此念，終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唯作是念：無一眾生我爲說法令斷煩惱。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不瞋不喜；何以故？善能修習空三昧故。菩薩若修空三昧者，當於誰所生瞋生喜？善男子！譬如山林，猛火所焚、若人斫伐、或爲水漂，而是林木當於誰所生瞋生喜？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諸眾生無瞋無喜；何以故？修空三昧故。」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

「世尊！一切諸法性自空耶？」空空故空。」

「若性自空者，不應修空然後見空。云何如來言以修空而見空也？若性自不空，雖復修空，不能令空。」善男子！一切諸法，性本自空；何以故？一切法性不可得故。善男子！色性不可得。云何色性？色性者，非地水火風，不離地水火風；非青黃赤白，不離青黃赤白；非有非無，云何當言色有自性？以性不可得，故說爲空。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以相似相續故，凡夫見已，說言諸法性不空寂，菩薩摩訶薩具足五事，是故見法性本空寂。善男子！若有沙門及婆羅門，見一切法性不空者，當知是人，非是沙門，非婆羅門，不得修習般若婆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不得現見諸佛菩薩；是魔眷屬。善男子！一切諸法，性本自空，亦因菩薩修習空故，見諸法空。」

「善男子！如一切法性無常故，滅能滅之，若非無常，滅不能滅；有爲之法有生相故，生能生之；有滅相故，滅能滅之；一切諸法有苦相故，苦能令苦。善男子！如鹽性鹹，能鹹異物；石蜜性甘，能甘異物；苦酒性酢，能酢異物；薑本性辛，能辛異物；訶梨勒苦，能苦異物；庵羅果淡，能淡異物；毒性能害，令異物害；甘露之性令人不死，若合異物亦能不死；菩薩修空亦復如是，以修空故，見一切法性皆空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復作是言：「世尊！若鹽能令非鹹作鹹，修空三昧若如是者，當知是空非善非妙，其性顛倒；若空三昧唯見空者，空是無法，爲何所見？」善男子！是空三昧見不空法，能令空寂，然非顛倒。如鹽非鹹作鹹，是空三昧亦復如是，不空作空。善男子！貪是有性，非是空性，貪若是空，眾生不應以是因緣墮於地獄；若墮地獄，云何貪性當是空耶？善男

子！色性是有；何等色性？所謂顛倒；以顛倒故，眾生生貪。若是色性非顛倒者，云何能令眾生生貪？以生貪故，當知色性非不是有。以是義故，修空三昧，非顛倒也。善男子！一切凡夫，若見女人即生女相；菩薩不爾，雖見女人不生女相，以不生相、貪則不生，貪不生故、非顛倒也。以世間人見有女相故，菩薩隨說言有女人；若見男時說言是女，則是顛倒。是故我為闍提說言：『汝婆羅門，若以晝為夜，是即顛倒；以夜為晝，是亦顛倒。』晝為晝相，夜為夜相，云何顛倒？」

「善男子！一切菩薩住九地者，見法有性，以是見故不見佛性；若見佛性，則不復見一切法性；以修如是空三昧故，不見法性，以不見故、則見佛性。諸佛菩薩有二種說：一者有性；二者無性。為眾生故說有法性，為諸賢聖說無法性；為不空者見法空故，修空三昧，令得見空；無法性者，亦修空故空；以是義故，修空見空。善男子！汝言見空，空是無法，為何所見者，善男子！如是如是！菩薩摩訶薩實無所見，無所見者即無所有，無所有者即一切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槃，是故菩薩見一切法，性無所有。善男子！菩薩不但因見三昧而見空也；般若波羅蜜

亦空，禪波羅蜜亦空，毘梨耶波羅蜜亦空，羸提波羅蜜亦空，尸波羅蜜亦空，檀波羅蜜亦空；色亦空，眼亦空，識亦空；如來亦空，大般涅槃亦空。是故菩薩見一切法皆悉是空，是故我在迦毘羅城告阿難言：『汝莫愁惱、悲泣、啼哭。』阿難即言：『如來！世尊！我今眷屬悉皆死喪，云何當得不愁啼耶？如來與我俱生此城，俱同釋種種親戚眷屬，云何如來獨不愁惱，光顏更顯？』善男子！我復告言：『阿難！汝見迦毘，真實而有；我見空寂，悉無所有；汝見釋種，悉是親戚，我修空故，悉無所見；以是因緣汝生愁苦，我身容顏益更光顯。諸佛菩薩修習如是空三昧故，不生愁惱，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成就如是第九功德。』

「善男子！云何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最後第十功德？善男子！菩薩修習三十七品，入大涅槃常樂我淨，為諸眾生分別解說大涅槃經，顯示佛性；若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信是語者，悉得入於大般涅槃；若不信者，輪迴生死。」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眾生、於是經中不生恭敬？」

「善男子！我涅槃後，有聲聞弟子，愚癡破戒喜生鬥諍；捨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

好梅檀貿易凡木，以金易銅石，銀易白鑽，絹易氈褐，以甘露味易於惡毒。云何梅檀貿易凡木？如我弟子爲供養故，向諸白衣演說經法，白衣情逸，不喜聽聞；白衣處高，比丘在下，兼以種種餽膳飲食而供給之，猶不肯聽，是名梅檀貿易凡木。云何以金貿易銅石？銅石喻色聲香味觸，金以喻戒，我諸弟子以色因緣，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貿易銅石。云何以銀易於白鑽？銀喻十善，鑽喻十惡，我諸弟子放捨十善，行十惡法，是名以銀貿易白鑽。云何以絹貿易氈褐？氈褐以喻無慚無愧，絹喻慚愧，我諸弟子放捨慚愧，習無慚愧，是名以絹貿易氈褐。云何甘露貿易毒藥？毒藥以喻種種利養，甘露喻於諸無漏法，我諸弟子爲利養故，向諸白衣苦自譽讚，言得無漏，是名甘露貿易毒藥。以如是等惡比丘故，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廣行流布於閻浮提，當是時也，有諸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是經、演說流布，當為如是諸惡比丘之所殺害。時惡比丘共相聚集，立嚴峻制：『若有受持大涅槃經，書寫讀誦分別說者，一切不得共住共坐，談論語言，何以故？涅槃經者非佛所說，邪見所造，邪見之人即是六師，六師經典非佛經典。所以者何？一切諸佛悉說諸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若言諸法常樂我淨，云何當是佛所說經？諸佛菩薩聽諸比丘畜種種物，六師所說

不聽弟子畜一切物，如是之義云何當是佛之所說？諸佛菩薩不制弟子斷牛五味及以食肉，六師不聽食五種鹽、五種牛味及以脂血，若斷是者，云何當是佛之正典？諸佛菩薩演說三乘，而是經中純說一乘，謂大涅槃，如此之言，云何當是佛之正典？諸佛畢竟入於涅槃；是經言佛常樂我淨，不入涅槃，是經不在十二部數，即是魔說，非是佛說。』善男子！如是之人雖我弟子，不能信順是涅槃經。善男子！當爾之時，若有眾生信此經典、乃至半句，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因如是信，即見佛性，入於涅槃。」

爾時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來今日善能開示大涅槃經。世尊！我因是事，即得悟解大涅槃經一句半句，以解一句至半句故，少（稍）見佛性；如佛所說，我亦當得入大涅槃，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具足成就第十功德。」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一

爾時佛告一切大眾：「諸善男子！汝等若疑有佛無佛，有法無法，有僧無僧，有苦無苦，有集無集，有滅無滅，有道無道，有實無實，有我無我，有樂無樂，有淨無淨，有常無常，有乘無乘，有性無性，有眾生無眾生，有有無有，有真無真，有因無因，有果無果，有作無作，有業無業，有報無報者；今恣汝所問，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善男子！我實不見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沙門若婆羅門，有來問我，不能答者。」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師子吼，即從座起，斂容整服，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適欲問，如來大慈，復垂聽許。」爾時，佛告諸大眾言：「諸善男子！汝等今當於是菩薩深生恭敬，尊重讚歎，應以種種香花伎樂、瓔珞幡蓋、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房舍殿堂而供養之，迎來送去。所以者何？是人已於過去諸佛深種善根，福德成就；是故今於我前，欲師子吼。」

「善男子！如師子王自知身力，牙爪鋒芒，四足踞地，安住巖穴，振尾出聲；若有能具如是諸相，當知是則能師子吼，真師子王。晨朝出穴，頻申欠喏，四向顧望，發聲震吼，爲十一事；何等十一？一爲欲壞『實非師子、詐作師子』故；二爲欲試自身力故；三爲欲令住處淨故；四爲諸子知處所故；五爲群輩無怖心故；六爲眠者得覺寤故；七爲

一切放逸諸獸不放逸故；八爲諸獸來依附故；九爲欲調大香象故；十爲教告諸子息故；十一爲欲莊嚴自眷屬故。一切禽獸聞師子吼，水性之屬，潛沒深淵；陸行之類藏伏窟穴；飛者墮落；諸大香象怖走失糞。諸善男子！如彼野干，雖逐師子至于百年，終不能作師子吼也；若師子子，始滿三年，則能哮吼如師子王。善男子！如來正覺智慧牙爪，四如意足，六波羅蜜滿足之身，十力雄猛，大悲爲尾，安住四禪清淨窟宅。爲諸眾生而師子吼，摧破魔軍；示眾十力，開佛行處；爲諸邪見作歸依所，安撫生死怖畏之眾，覺寤無明睡眠眾生，行惡法者爲作悔心，開示邪見一切眾生；令知六師非師子吼故，破富蘭那等憍慢心故，爲令二乘生悔心故，爲教五住諸菩薩等生大力心故，爲令正見四部之眾，於彼邪見四部徒黨不生怖畏故。從聖行、梵行、天行窟宅頻申而出，爲欲令彼諸眾生等，破憍慢故欠喏；爲令諸眾生等生善法故，四向顧望；爲令眾生得四無礙故，四足踞地；爲令眾生具足安住尸波羅蜜故，故師子吼。師子吼者，名決定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善男子！聲聞緣覺雖復隨逐如來世尊無量百千阿僧祇劫，而亦不能作師子吼；十住菩薩若能修行是三行處，當知是則能師子吼。諸善男子！是師子吼菩薩摩訶薩，今欲如是大

師子吼，是故汝等應當深心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爾時世尊告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若欲問，今可隨意。」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爲佛性？以何義故名爲佛性？何故復名常樂我淨？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何故不見一切眾生所有佛性？十住菩薩住何等法，不了了見？佛住何法而了了見？十住菩薩以何等眼，不了了見？佛以何眼而了了見？」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若有人能爲法諮啟，則爲具足二種莊嚴：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薩具足如是二莊嚴者，則知佛性，亦復解知名爲佛性，乃至能知十住菩薩以何眼見，諸佛世尊以何眼見。」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云何名爲智慧莊嚴？云何名爲福德莊嚴？」「善男子！慧莊嚴者，謂從一地乃至十地，是名慧莊嚴；福德莊嚴者，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非般若波羅蜜。復次善男子！慧莊嚴者，所謂諸佛菩薩；福德莊嚴者，謂聲聞緣覺、九住菩薩。復次善男子！福德莊嚴者，有爲、有漏、有有、有果報、有礙、非常，是凡夫法；慧莊嚴者，無爲、無漏、無有、無果報、無礙、常住。善男子！汝今具足是二莊嚴，是故能問甚深妙義，我亦具足是二莊嚴，能答是義。」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世尊！若有菩薩具足如是二莊嚴者，則不

應問一種二種；云何世尊說言，能答一種二種？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一二種，一種二種者，是凡夫相。」佛言：「善男子！若有菩薩，無二種莊嚴，則不能知一種二種；若有菩薩具二莊嚴，則能解知一種二種。若言諸法無一二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無一二，云何得說一切諸法無一無二？善男子！若言一二，是凡夫相，是乃名爲十住菩薩，非凡夫也。何以故？一者名爲涅槃，二者名爲生死。何故一者名爲涅槃？以其常故；何故二者名爲生死？愛無明故。常涅槃者，非凡夫相；生死二者亦非凡夫相。以是義故，具二莊嚴者，能問能答。」

「善男子！汝問云何爲佛性者？諦聽！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善男子！佛性者名爲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爲智慧；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空、常與無常、苦之與樂、我與無我。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謂大涅槃；乃至無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謂大涅槃。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不名中道；乃至見一切無我，不見我者，不名中道；中道者，名爲佛性。以是義故，佛性常恆，無有變易；無明覆故，令諸眾生不能得見。聲聞緣覺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乃至見一切無我、不見於我，以是義故，不得第一義空；不得第一義空故，不行中道；無中道故，不見佛性。善男子！不見中

道者凡有三種：一者定樂行；二者定苦行；三者苦樂行。定樂行者，所謂菩薩摩訶薩憐憫一切諸眾生故雖復處在阿鼻地獄，如三禪樂。定苦行者，謂諸凡夫。苦樂行者，謂聲聞緣覺；聲聞緣覺行於苦樂，作中道想，以是義故，雖有佛性而不能見。」

「如汝所問，以何義故名佛性者？善男子！佛性者，即是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道種子。復次善男子！道有三種：謂下上中。下者梵天無常，謬見是常。上者生死無常，謬見是常；三寶是常，橫計無常。何故名上？能得最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中者名第一義空，無常見無常，常見於常。第一義空不名為下，何以故？一切凡夫所不得故。不名為上，何以故？即是下故。諸佛菩薩所修之道，不上不下，以是義故，名為中道。復次善男子！生死本際，凡有二種：一者無明，二者有愛；是二中間，則有生老病死之苦，是名中道。如是中道，能破生死，故名為中；以是義故，中道之法名為佛性。是故佛性常樂我淨，以諸眾生不能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佛性實非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善男子！譬如貧人，家有寶藏，是人不見；以不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有善知識而語之言：『汝舍宅中有金寶藏，何故如是貧窮困苦？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即以方便令

彼得見；以得見故，是人即得常樂我淨。佛性亦爾，眾生不見；以不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有善知識、諸佛、菩薩以方便力，種種教告令彼得見；以得見故，眾生即得常樂我淨。」

「復次善男子！眾生起見，凡有二種：一者常見，二者斷見；如是二見，不名中道，無常無斷乃名中道。無常無斷即是觀照十二因緣智，如是觀智是名佛性。二乘之人雖觀因緣，猶亦不得名為佛性。佛性雖常，以諸眾生無明覆故不能得見；又未能渡十二因緣河，猶如兔馬，何以故？不見佛性故。善男子！是觀十二因緣智慧，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名為佛性。善男子！譬如胡瓜，名為熱病；何以故？能為熱病作因緣故，十二因緣亦復如是；善男子！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有因者即十二因緣；因因者，即是智慧；有果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果者，即是無上大般涅槃。」

「善男子！譬如無明為因，諸行為果，行因識果，以是義故，彼無明體亦因亦因，識亦果亦果；佛性亦爾。善男子！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出不滅，不常不斷，非一非二，不來不去，非因非果。善男子！是因非果如佛性，是果非因如大涅槃；是因是果，如十二因緣所生之法；**非因非果名**

為佛性，非因果故常恆無變；以是義故，我經中說十二因緣其義甚深，無知無見，不可思惟，乃是諸佛菩薩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以何義故甚深甚深？眾生業行，不常不斷而得果報，雖念念滅而無所失，雖無作者而有作業，雖無受者而有果報。受者雖滅，果不敗亡；無有慮知，和合而有；一切眾生雖與十二因緣共行而不見知，不見知故無有終始；十住菩薩唯見其終，不見其始；諸佛世尊見始見終；以是義故，諸佛了了得見佛性。」

「善男子！一切眾生不能見於十二因緣，是故輪轉。善男子！如蠶作繭，自生自死；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不見佛性故自造結業，流轉生死猶如拍毬。善男子！是故我於諸經中說，若有人見十二因緣者，即是見法；見法者，即是見佛。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切諸佛以此為性。善男子！觀十二因緣凡有四種：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智觀者不見佛性，以不見故得聲聞道；中智觀者不見佛性，以不見故得緣覺道；上智觀者見不了了，不了了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觀者見了了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名為佛性；佛性者即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中道；中道者即名為佛；佛者名為涅槃。」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佛

與佛性無差別者，一切眾生何用修道？」佛言：「善男子！如汝所問，是義不然；佛與佛性，雖無差別，然諸眾生悉未具足。善男子！譬如有人惡心害母，害已生悔；三業雖善，是人故名地獄人也。何以故？是人定當墮地獄故；是人雖無地獄陰界諸入，猶故得名為地獄人。善男子！是故我於諸經中說，若見有人修行善者，名見天人；修行惡者，名見地獄；何以故？定受報故。善男子！一切眾生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切眾生真實未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是義故，我於此經而說是偈：『本有今無，本無今有；三世有法，無有是處。』善男子！有者凡有三種：一、未來有；二、現在有；三、過去有。一切眾生未來之世，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切眾生現在悉有煩惱諸結，是故現在無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眾生過去之世有斷煩惱，是故現在得見佛性；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闍提等亦有佛性。一闍提等無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來有故，一闍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闍提等，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家有乳酪，有人問言：『汝有酥耶？』答言：『我有酪，實非酥。』以巧方便定當得故，故言有酥；眾生亦爾，悉皆有心。



凡有心者，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畢竟有二種：一者莊嚴畢竟；二者究竟畢竟。一者世間畢竟；二者出世畢竟。莊嚴畢竟者，六波羅蜜；究竟畢竟者，一切眾生所得一乘，一乘者名為佛性；以是義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切眾生悉有一乘，以無明覆故，不能得見。善男子！如鬱單越三十三天，果報覆故，此間眾生不能得見；佛性亦爾，諸結覆故，眾生不見。復次善男子！**佛性者即首楞嚴三昧，性如醍醐，即是一切諸佛之母。**以首楞嚴三昧力故，而令諸佛常樂我淨；一切眾生悉有首楞嚴三昧，以不修行故不得見，是故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首楞嚴三昧者有五種名：一者首楞嚴三昧，二者般若波羅蜜，三者金剛三昧，四者師子吼三昧，五者佛性；隨其所作，處處得名。善男子！如一三昧，得種種名；如禪名四禪，根名定根，力名定力，覺名定覺，正名正定，八大人覺名為定覺；首楞嚴定亦復如是。」

「善男子！一切眾生具足三定，謂上中下；上者謂佛性也，以是故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中者一切眾生具足初禪，有因緣時則能修習，若無因緣則不能修；因緣二種：一謂火災，二謂破欲界結；

以是故言：一切眾生悉具中定。下定者十大地中心數定也，以是故言，一切眾生悉具下定。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能得見；十住菩薩雖見一乘，不知如來是常住法，以是故言：**十住菩薩雖見佛性而不明瞭。**善男子！首楞者，名一切畢竟；嚴者名堅，一切畢竟而得堅固，名首楞嚴；以是故言：首楞嚴定名為佛性。」

「善男子！我於一時住尼連禪河，告阿難言：『我今欲洗，汝可取衣及以澡豆。』我既入水，一切飛鳥水陸之屬，悉來觀我。爾時復有五百梵志來在河邊，因到我所，各相謂言：『云何而得金剛之身？若使瞿曇不說斷見，我當從其啓受齋法。』善男子！我於爾時以他心智，知是梵志心之所念，告梵志言：『云何謂我說於斷見？』彼梵志言：『瞿曇先於處處經中，說諸眾生悉無有我，既言無我，云何而言非斷見耶？若無我者，持戒者誰？破戒者誰？』佛言：『我亦不說一切眾生悉無有我，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性者豈非我耶？以是義故，我不說斷見。一切眾生不見佛性，故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如是則名說斷見也。』時諸梵志聞說佛性即是我故，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尋時出家，修菩提道；一切飛鳥水陸之屬，亦發無上菩提之心，既發心已，尋得捨身。**善男子！是佛性者**

實非我也，為眾生故，說名為我。善男子！如來有因緣故，說無我為我、真實無我，雖作是說，無有虛妄。善男子！有因緣故，說我為無我，而實有我；為世界故，雖說無我而無虛妄。佛性無我，如來說我，以其常故；如來是我而說無我，得自在故。」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金剛力士者，以何義故，一切眾生不能得見？」佛言：「善男子！譬如色法，雖有青黃赤白之異、長短質像，盲者不見；雖復不見，亦不得言無青黃赤白、長短質像。何以故？盲雖不見，有目見故；佛性亦爾，一切眾生雖不能見，十住菩薩見少分故，如來全見。十住菩薩所見佛性，如夜見色；如來所見，如晝見色。善男子！譬如瞎者見色不了，有善良醫而為治目，以藥力故得了見；十住菩薩亦復如是，雖見佛性不能明了，以首楞嚴三昧力故，能得明了。善男子！若有人見一切諸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見非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如是之人，不見佛性；一切者名為生死，非一切者名為三寶。聲聞緣覺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亦見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以是義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分，見

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十分之中得見一分；諸佛世尊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見常樂我淨，以是義故，見於佛性如觀掌中阿摩勒果；以是義故，首楞嚴定名為畢竟。善男子！譬如初月雖不可見，不得言無；佛性亦爾，一切凡夫雖不得見，亦不得言無佛性也。善男子！佛性者，所謂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一切眾生悉有三種；破煩惱故，然後得見。一闡提等破一闡提，然後能得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善男子！十二因緣，一切眾生等共有之，亦內亦外。何等十二？過去煩惱，名為無明；過去業者，是名為行；現在世中，初始受胎是名為識；入胎五分，四根未具，名為名色；具足四根，未名觸時，是名六入；未別苦樂，是名為觸；染習一愛，是名為受；習近五欲，是名為愛；內外貪求，是名為取；為內外事起身口意業，是名為有；現在世識，名未來生；現在名色、六入、觸受，名未來世老病死也；是名十二因緣。善男子！一切眾生雖有如是十二因緣，或有未具；如歌羅邏時。死則無十二；從生乃至老死，得具十二。色界眾生無三種受、三種觸、三種愛，無有老病，亦得名為具足十二。無色眾生，無色乃至無有老病死，亦得名為具

足十二。以定得故，故名眾生平等具有十二因緣。善男子！佛性亦爾，一切眾生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善男子！雪山有草名爲忍辱，牛若食者則出醍醐；更有異草，牛若食者則無醍醐；雖無醍醐，不可說言雪山之中無忍辱草，佛性亦爾；雪山者名爲如來；忍辱草者名大涅槃；異草者十二部經；眾生若能聽受諮啓大般涅槃，則見佛性。十二部中雖不聞有，不可說言無佛性也。」

「善男子！佛性者亦色非色，非色非非色；亦相非相，非相非非相；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非常非斷，非非常非非斷；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亦盡非盡，非盡非非盡；亦因亦果，非因非果；亦義非義，非義非非義；亦字非字，非字非非字。云何爲色？金剛身故；云何非色？十八不共非色法故；云何非色非非色？色非色無定相故。云何爲相？三十二相故；云何非相？一切眾生相不現故；云何非相非非相？相非相不決定故。云何爲一？一切眾生悉一乘故；云何非一？說三乘故；云何非一非非一？無數法故。云何非常？從緣見故；云何非斷？離斷見故；云何非非常非非斷？無終始故。云何爲有？一切眾生悉皆有故；云何爲無？從善方便而得見故；云何非有非無？虛空性故。云何名盡？得首

楞嚴三昧故；云何非盡？以其常故；云何非盡非非盡？一切盡相斷故。云何爲因？以了因故；云何爲果？果決定故；云何非因非果？以其常故。云何爲義？悉能攝取，義無礙故；云何非義？不可說故；云何非義非非義？畢竟空故。云何爲字？有名稱故；云何非字？名無名故；云何非字非非字？斷一切字故。云何非苦非樂？斷一切受故；云何非我？未能具得八自在故；云何非非我？以其常故；云何非我非非我？不作不受故。云何爲空？第一義空故；云何非空？以其常故；云何非空非非空？能爲善法作種子故。」

「善男子！若有人能思惟解了大涅槃經如是之義，當知是人則見佛性。佛性者不可思議，乃是諸佛如來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佛性者，非陰界入，非本無今有，非已有還無；從善因緣，眾生得見。譬如黑鐵，入火則赤，出冷還黑，而是黑色非內非外，因緣故有；佛性亦爾，一切眾生煩惱火滅，則得聞見。善男子！如種滅已，芽則得生，而是芽性非內非外，乃至花果亦復如是從緣故有。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成就具足無量功德；佛性亦爾，悉是無量無邊功德之所成就。」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世尊！菩薩具足成就幾法，得見佛性而不明了？諸佛世尊成就幾

法，得了了見？」「善男子！菩薩具足成就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瞭。云何爲十？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寂靜，四者精進，五者正念，六者正定，七者正慧，八者解脫，九者讚歎解脫，十者以大涅槃教化眾生。」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少欲、知足，有何差別？」「善男子！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之時心不悔恨。少欲者少有所欲；知足者，但爲法事，心不愁惱。善男子！欲者有三：一者惡欲，二者大欲，三者欲欲。惡欲者：若有比丘心生貪欲，欲爲一切大眾上首，令一切僧隨逐我後，令諸四部悉皆供養恭敬讚歎尊重於我，令我先爲四眾說法，皆令一切信受我語，亦令國王大臣長者皆恭敬我，令我大得衣服飲食、臥具醫藥、上妙屋宅；爲生死欲，是名惡欲。云何大欲？若有比丘生於欲心：云何當令四部之眾悉皆知我得初住地乃至十住、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阿羅漢果乃至須陀洹果、我得四禪乃至四無礙智？爲於利養，是名大欲。欲欲者：若有比丘欲生梵天、魔天、自在天、轉輪聖王，若刹利居士，若婆羅門，皆得自在；爲利養故，是名欲欲。若不爲是三種惡欲之所害者，是名少欲；欲者名爲二十五愛，無有如是二十五愛，是名少欲。不求未來所欲之事，是名少欲；得而不著，是名知足。不求恭敬，是名少欲；

得不積聚，是名知足。善男子！亦有少欲不名知足，有知足不名少欲，有亦少欲亦知足，有不知足不少欲。少欲者謂須陀洹，知足者謂辟支佛，少欲知足者，謂阿羅漢，不少欲不知足者所謂菩薩。善男子！少欲知足復有二種：一者善，二者不善。不善者所謂凡夫；善者聖人菩薩。一切聖人雖得道果，不自稱說；不稱說故心不惱恨，是名知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習大乘大涅槃經、欲見佛性，是故修習少欲知足。」

「云何寂靜？寂靜有二：一者心靜，二者身靜。身寂靜者終不造作身三種惡，心寂靜者亦不造作意三種惡，是則名爲身心寂靜。身寂靜者終不親近四眾，不預四眾所有事業；心寂靜者終不修習貪欲、瞋恚、愚癡，是則名爲身心寂靜。或有比丘身雖寂靜，心不寂靜；有心寂靜，身不寂靜；有身心寂靜，又有身心俱不寂靜。身寂靜心不寂靜者：或有比丘作禪靜處，遠離四眾，心常積集貪欲瞋癡，是名身寂靜心不寂靜。心寂靜身不寂靜者：或有比丘親近四眾、國王大臣，斷貪恚癡，是名心寂靜身不寂靜。身心寂靜者謂佛菩薩。身心不寂靜者謂諸凡夫；何以故？凡夫之人身心雖靜，不能深觀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以是義故，凡夫之人，不能寂靜身口意業；一闍提輩犯四重禁，作五逆罪，

如是之人，亦不得名身心寂靜。」

「云何精進？若有比丘欲令身口意業清淨，遠離一切諸不善業，修習一切諸善業者，是名精進。是勤精進者繫念六處，所謂佛法僧戒施天，是名正念。具正念者所得三昧，是名正定；具正定者，觀見諸法猶如虛空，是名正慧；具正慧者，遠離一切煩惱諸結，是名解脫；得解脫者，為諸眾生稱美解脫，言是解脫常恆不變，是名讚歎解脫；解脫即是無上大般涅槃。涅槃者，即是煩惱諸結火滅。又涅槃者名為室宅，何以故？能遮煩惱惡風雨故；又涅槃者名為歸依，何以故？能過一切諸怖畏故；又涅槃者名為洲渚，何以故？四大暴河不能漂故。何等為四？一者欲暴，二者有暴，三者見暴，四者無明暴；是故涅槃名為洲渚。又涅槃者名畢竟歸，何以故？能得一切畢竟樂故。若有菩薩摩訶薩成就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明白了。」

「復次，善男子！出家之人有四種病，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三為臥具欲，四為有欲；是名四惡欲。是出家病，有四良藥能療是病，謂糞掃衣，能治比丘為衣惡欲；乞食，能破為食欲；樹下，能破臥具惡欲；身心寂靜，能破比丘為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少欲知

足。寂靜者有四種樂；何等為四？一者出家樂；二、寂靜樂；三、永滅樂；四、畢竟樂；得是四樂名為寂靜。具四精進故名精進；具四念處故名正念；具四禪故，故名正定；見四聖實故，故名正慧；永斷一切煩惱諸結故，故名解脫；訶責一切煩惱過故，故名讚歎解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安住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明白了。」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聞是經已，親近修習，遠離一切世間之事，是名少欲；既出家已，不生悔心，是名知足；既知足已，近空閑處，遠離憒鬧，是名寂靜；不知足者不樂空閑。夫知足者常樂空寂，於空寂處常作是念：『一切世間，悉謂我得沙門道果，然我今者實未能得，我今云何誑惑於人？』作是念已，精勤修習沙門道果，是名精進。」

「親近修習大涅槃者，是名正念；隨順天行，是名正定；安住是定，正見正知，是名正慧；正見知者，能得遠離煩惱結縛，是名解脫；十住菩薩為眾生故，稱美涅槃，是則名為讚歎解脫。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安住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明白了。」

「復次善男子！夫少欲者：若有比丘住空寂處，端坐不臥，或住樹下、或在塚間、或在露處，隨有草地而坐其上；乞食而食，隨得為足；或一坐

食不過一食，唯畜三衣、糞衣、毳衣，是名少欲；既行是事，心不生悔，是名知足；修空三昧，是名寂靜；得四果已，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休息，是名精進；繫心思惟如來常恆、無有變易，是名正念；修八解脫，是名正定；得四無礙，是名正慧；遠離七漏，是名解脫；稱美涅槃無有十相，名讚歎解脫。十相者，謂生、老、病、死、色、聲、香、味、觸、無常；遠離十相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安住具足如是十法，雖見佛性而明白了。」

「復次善男子！爲多欲故，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自稱我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爲利養故，行住坐臥乃至大小便利，若見檀越猶行恭敬，接引語言。破惡欲者名爲少欲；雖未能壞諸結煩惱，而能同於如來行處，是名知足。善男子！如是二法，乃是念定近因緣也。常爲師宗同學所讚，我亦常於處處經中，稱美讚歎如是二法，若能具足是二法者，則得近於大涅槃門及五種樂，是名寂靜。堅持戒者，名爲精進；有慚愧者，名爲正念；不見心相，名爲正定；不求諸法性相因緣，是名正慧；無有相故煩惱則斷，是名解脫；稱美如是大涅槃經，名讚歎解脫。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安住十法，雖見佛性而不明

了。」

「善男子！如汝所言，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了；佛眼見故，故得明了。爲菩提行故，則不了了；若無行故，則得了了。住十住故，雖見不了了；住不住故，則得了了。菩薩摩訶薩——智慧因故，見不了了；諸佛世尊斷因果故，見則了了。一切覺者，名爲佛性，十住菩薩不得名爲一切覺故，是故雖見而不了了。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薩雖能自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善男子！復有眼見：諸佛如來、十住菩薩眼見佛性；復有聞見：一切眾生，乃至九地，聞見佛性。菩薩若聞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心不失信，不名聞見。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見如來，應當修習十二部經，受持讀誦、書寫解說。」

師子吼菩薩摩訶薩言：「世尊！一切眾生不能得知如來心相，當云何觀而得知耶？」「善男子！一切眾生實不能知如來心相，若欲觀察而得知者，有二因緣：一者眼見，二者聞見。若見如來所有身業，當知是則爲如來也，是名眼見；若觀如來所有

口業，當知是則爲如來也，是名聞見。若見色貌，一切眾生無與等者，當知是則爲如來也，是名眼見；若聞音聲，微妙最勝，不同眾生所有音聲，當知是則爲如來也，是名聞見。若見如來所作神通，爲爲眾生？爲爲利養？若爲眾生不爲利養，當知是則爲如來也，是名眼見；若觀如來以他心智觀眾生時，爲利養說？爲眾生說？若爲眾生不爲利養，當知是則爲如來也，是名聞見。云何如來而受是身？何故受身？爲誰受身？是名眼見；若觀如來云何說法？何故說法？爲誰說法？是名聞見。以身惡業，加之不瞋，當知是則爲如來也，是名眼見；以口惡業加之不恚，當知是則爲如來也，是名聞見。若見菩薩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摩尼跋陀、富那跋陀、鬼神大將執持幡蓋，震動無量無邊世界，金光晃曜彌滿虛空，難陀龍王及婆難陀，以神通力浴菩薩身；諸天形像，承迎禮拜；阿私陀仙，合掌恭敬；盛年捨欲，如棄涕唾，不爲世樂之所迷惑；出家修道，樂於閑寂；爲破邪見，六年苦行；於諸眾生，平等無二；心常在定，初無散亂；相好嚴麗，莊飾其身；所遊之處，丘墟皆平；衣服離身四寸不墮；行時直視，不顧左右；所食之物，物無完過；坐起之處，草不動亂；爲調眾生，故往說法，心無憍慢，是名眼見。若聞菩薩行七步已，唱如是

言：『我今此身，最是後邊。』阿私陀仙合掌而言：『大王當知：悉達太子，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在家作轉輪王。何以故？相明了故。轉輪聖王相不明了，悉達太子身相炳著，是故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見老病死復作是言：『一切眾生甚可憐愍，常與如是生老病死共相隨逐，而不能觀；常行於苦，我當斷之。』從阿羅邏五通仙人受無想定，既成就已，後說其非；從鬱陀伽仙受非有想非無想定，既成就已，說非涅槃，是生死法；六年苦行無所剋獲，即作是言：『修是苦行，空無所得；若是實者，我應得之；以虛妄故我無所得，是名邪術，非正道也。』既成道已，梵天勸請：『唯願如來，當爲眾生廣開甘露，說無上法。』佛言：『梵王！一切眾生常爲煩惱之所障覆，不能受我正法之言。』梵王復言：『世尊！一切眾生凡有三種：所謂利根、中根、鈍根；利根能受，唯願爲說。』佛言：『梵王！諦聽！諦聽！我今當爲一切眾生開甘露門。』即於波羅奈國轉正法輪，宣說中道：『一切眾生不破諸結，非不能破，非破非不破，故名中道；不度眾生，非不能度，是名中道；非一切成，亦非不成，是名中道；凡有所說，不自言師，不言弟子，是名中道；說不爲利，非不得果，是名中道。』正語、實語、時語、真

語，言不虛發，微妙第一，如是等法是名聞見。善男子！如來心相，實不可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見如來，應當依是二種因緣。」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二

爾時師子吼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先所說菴羅果喻四種人等，有人行細，心不正實；有人心細，行不正實；有人心細，行亦正實；有人心不細，行亦不正實；是初二種，云何可知？如佛所說，唯依是二，不可得知。」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菴羅果喻二種人等，實難可知；以難知故，我經中說當與共住；住若不知，當與久處；久處不知，當以智慧；智若不知，當深觀察；以觀察故，則知持戒及以破戒。善男子！具是四事：共住、久處、智慧、觀察，然後得知持戒破戒。善男子！戒有二種，持戒亦二：一、究竟戒；二、不究竟。有人以因緣故受持禁戒，智者當觀是人持戒，爲爲利養？爲究竟持？善男子！如來戒者無有因緣，是故得名爲究竟戒；以是義故，菩薩雖爲諸惡

眾生之所傷害，不生恚礙，是故如來得名成就畢竟持戒，究竟持戒。善男子！我昔一時，與舍利弗及五百弟子，俱共止住摩伽陀國瞻婆大城；時有獵師追逐一鴿，是鴿惶怖，至舍利弗影，猶故戰慄如芭蕉樹；至我影中，身心安隱，恐怖得除；是故當知如來世尊畢竟持戒，乃至身影猶有是力。善男子！不究竟戒尚不能得聲聞緣覺，何故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有二種：一爲利養，二爲正法；爲利養故受持禁戒，當知是戒不見佛性及以如來，雖聞佛性及以如來名，猶不得名爲聞見也；若爲正法受持禁戒，當知是戒能見佛性及以如來，是名眼見，亦名聞見。復有二種：一者根深難拔，二者根淺易動。若能修習空無相願，是名根深難拔；若不修習是三昧，雖復修習、爲二十五有，是名根淺易動。復有二種：一爲自身，二爲眾生；爲眾生者，能見佛性及以如來。持戒之人復有二種：一者性自能持，二者須他教敕。若受戒已，經無量世，初不漏失；或值惡國，遇惡知識惡時惡世，聞邪惡法，邪見同止，爾時雖無受戒之法，修持如本，無所毀犯，是名性自能持；若因師僧白四羯磨，然後得戒；雖得戒已，要憑和上、諸師、同學、善友誨諭，乃知進止、聽法說法、備諸威儀，是名須他教敕。」



「善男子！性能持者，眼見佛性及以如來；亦名聞見。戒復有二：一、聲聞戒；二、菩薩戒；從初發心，乃至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薩戒；若觀白骨，乃至證得阿羅漢果，是名聲聞戒。若有受持聲聞戒者，當知是人不見佛性及以如來；若有受持菩薩戒者，當知是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見佛性如來涅槃。」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何因緣故受持禁戒？」佛言：「善男子！爲心不悔故；何故不悔？爲受樂故；何故受樂？爲遠離故；何故遠離？爲安隱故；何故安隱？爲禪定故；何故禪定？爲實知見故；何故爲實知見？爲見生死諸過患故；何故爲見生死過患？爲心不貪著故；何故爲心不貪著？爲得解脫故；何故爲得解脫？爲得無上大涅槃故；何故爲得大般涅槃？爲得常樂我淨法故；何故爲得常樂我淨？爲得不生不滅故；何故爲得不生不滅？爲見佛性故。是故菩薩性自能持究竟淨戒。善男子！持戒比丘雖不發願求不悔心，不悔之心自然而得；何以故？法性爾故。雖不求樂、遠離安隱、真實知見、見生死過、心不貪著、解脫涅槃、常樂我淨、不生不滅，見於佛性而自然得；何以故？法性爾故。」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因持戒得不悔果，因於解脫得涅槃果者，戒則無因，涅槃無果；戒若

無因則名爲常，涅槃有因則是無常；若爾者，涅槃則爲本無今有，若本無今有，是爲無常，猶如然燈；涅槃若爾，云何得名我樂淨耶？」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汝已曾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能問如來如是深義。善男子！不失本念，乃如是問也。我憶往昔過無量劫，波羅奈城有佛出世，號曰善得。爾時彼佛三億歲中，演說如是大涅槃經，我時與汝俱在彼會，我以是事諮問彼佛；爾時如來爲眾生故，三昧正受，未答此義。善哉大士！乃能憶念如是本事。諦聽！諦聽！當爲汝說。戒亦有因，謂聽正法；聽正法者，是亦有因，謂近善友；近善友者，是亦有因，所謂信心；信心者，是亦有因，因有二種：一者聽法，二、思惟義。善男子！信心者，因於聽法；聽法者，因於信心；如是二法，亦因亦因，亦果亦果。善男子！譬如尼乾，立拒舉瓶，互爲因果，不得相離。善男子！如無明緣行，行緣無明，是無明行亦因亦因，亦果亦果；乃至生緣老死，老死緣生，是生老死亦因亦因，亦果亦果。善男子！生能生法，不能自生；不自生故，由生生生；生生不自生，賴生故生，是故二生亦因亦因，亦果亦果。善男子！信心聽法，亦復如是。善男子！是果非因，謂大涅槃也，何故名果？是上果故、沙門果故、婆羅門果故、斷

生死故、破煩惱故、是故名果；爲諸煩惱之所訶責，是故涅槃名果；煩惱者，名爲過過。善男子！涅槃無因，而體是果；何以故？無生滅故，無所作故，非有爲故，是無爲故，常不變故，無處所故，無始終故。善男子！若涅槃有因，則不得稱爲涅槃也；槃者言因，般涅言無，無有因故，故稱涅槃。」

師子吼菩薩言：「如佛所說涅槃無因，是義不然。若言無者，則合六義：一者畢竟無故，故名爲無；如一切法，無我無我所。二者有時無故，故名爲無；如世人言河池無水，無有日月。三者少故，故名爲無；如世人言：食中少鹹，名爲無鹹；甘蔗少甜，名爲無甜。四者無受故，故名爲無；如旃陀羅不能受持婆羅門法，是故名爲無婆羅門。五者受惡法故，故名爲無；如世人言：受惡法者不名沙門及婆羅門，是故名爲無有沙門及婆羅門。六者不對故，故名爲無；譬如無白，名之爲黑；無有明故，名之無明。世尊！涅槃亦爾，有時無因，故名涅槃。」佛言：「善男子！汝今所說如是六義，何故不引畢竟無者以喻涅槃？乃取有時無耶？善男子！涅槃之體畢竟無因，猶如無我及無我所。善男子！世法涅槃，終不相對，是故六事不得爲喻。善男子！一切諸法悉無有我，而此涅槃真實有我；以是義故，涅槃無因而體是果。是因非果，名爲佛性；

非因生故，是因非果；非沙門果，故名非果；何故名因？以了因故。善男子！因有二種：一者生因，二者了因。能生法者，是名生因；燈能了物，故名了因。煩惱諸結，是名生因；眾生父母，是名了因。如穀子等，是名生因；地水糞等，是名了因。復有生因，謂六波羅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了因，謂佛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了因，謂六波羅蜜佛性；復有生因，謂首楞嚴三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了因，謂八正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生因，所謂信心六波羅蜜。」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見於如來及以佛性』是義云何？世尊！如來之身無有相貌，非長非短，非白非黑，無有方所，不在三界，非有爲相，非眼識識；云何可見？佛性亦爾。」佛言：「善男子！佛身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無常者，爲欲度脫一切眾生，方便示現，是名眼見；常者，如來世尊解脫之身，亦名眼見，亦名聞見。佛性亦二：一者可見，二、不可見；可見者：十住菩薩、諸佛世尊；不可見者：一切眾生。眼見者：謂十住菩薩、諸佛如來，眼見眾生所有佛性；聞見者：一切眾生、九住菩薩，聞有佛性、如來之身。復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如來解脫，非色者如來永斷諸色相故。佛性二種：一者是色，

二者非色；色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色者凡夫乃至十住菩薩，十住菩薩見不了了故名非色。善男子！佛性者復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謂佛菩薩，非色者一切眾生；色者名為眼見，非色者名為聞見。佛性者非內非外，雖非內外，然非失壞，故名眾生悉有佛性。」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乳中有酪，金剛力士、諸佛佛性、如淨醍醐。云何如來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說乳中有酪。酪從乳生，故言有酪。」「世尊！一切生法，各有時節。」「善男子！乳時無酪，亦無生酥、熟酥、醍醐，一切眾生亦謂是乳，是故我言乳中無酪。如其有者，何故不得二種名字？如人二能，言金鐵師；酪時無乳、生酥、熟酥及以醍醐，眾生亦謂是酪非乳，非生熟酥及以醍醐，亦復如是。善男子！因有二種：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如乳生酪，緣因者如醪煖等。從乳生故，故言乳中有酪性。」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乳無酪性，角中亦無，何故不從角中生耶？」「善男子！角亦生酪，何以故？我亦說言緣因有二：一醪、二煖；角性煖故，亦能生酪。」師子吼言：「世尊！若角能生酪，求酪之人，何故求乳而不取角？」佛言：「善

男子！是故我說正因緣因。」師子吼菩薩言：「若使乳中本無酪性，今方有者，乳中本無菴摩羅樹，何故不生？二俱無故。」「善男子！乳亦能生菴摩羅樹，若以乳灌，一夜之中增長五尺，以是義故，我說二因。善男子！若一切法一因生者，可得難言『乳中何故不能出生菴摩羅樹？』善男子！猶如四大，為一切色而作因緣；然色各異，差別不同；以是義故，乳中不生菴摩羅樹。」「世尊！如佛所說有二因者：正因，緣因；眾生佛性，為何因？」「善男子！眾生佛性亦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謂諸眾生，緣因者謂六波羅蜜。」師子吼言：「世尊！我今定知乳有酪性，何以故？我見世間求酪之人，唯取於乳，終不取水，是故當知乳有酪性。」

「善男子！如汝所問，是義不然，何以故？譬如有人欲見面像，即便取刀。」師子吼言：「世尊！以是義故，乳有酪性；若刀無面像，何故取刀？」佛言：「善男子！若此刀中定有面像，何故顛倒？豎則見長？橫則見闊？若是自面，何故見長？若是他面，何得稱言是己面像？若因己面，見他面者，何故不見驢馬面像？」師子吼言：「世尊！眼光到彼，故見面長。」佛言：「善男子！而此眼光，實不到彼。何以故？近遠一時俱得見故，

不見中間所有物故。善男子！光若到彼而得見者，一切眾生悉見於火，何故不燒？如人遠見白物，不應生疑鶴耶？幡耶？人耶？樹耶？若光到者，云何得見水精中物，淵中魚石？若不到見，何故得見水精中物？而不得見壁外之色？是故若言眼光到彼而見長者，是義不然。善男子！如汝所言乳有酪者，何故賣乳之人但取乳價，不責酪直？賣草馬者，但取馬價，不責駒直？善男子！世間之人，無子息故，故求娉婦；婦若懷妊，不得言女。若言是女有兒性故，故應娉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有兒性，亦應有孫；若有孫者，則是兄弟；何以故？一腹生故，是故我言：女無兒性。若其乳中有酪性者，何故一時不見五味？若樹子中有尼拘陀五丈質者，何故一時不見芽莖、枝葉、花果形色之異？善男子！乳色時異、味異、果異，乃至醞醞，亦復如是，云何可說乳有酪性？善男子！譬如有人明當服酥，今已患臭；若言乳中定有酪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有筆紙墨，和合成字；而是紙中本無有字；以本無故，假緣而成；若本有者，何須眾緣？譬如青黃合成綠色，當知是本無緣性；若本有者，何須合成？善男子！譬如眾生因食得命，而此食中實無有命；若本有命，未食之時，食應是命。善男子！一切諸法本無有性，以是義故，我說

是偈：『本無今有，本有今無；三世有法，無有是處。』善男子！一切諸法，因緣故生，因緣故滅。善男子！若諸眾生內有佛性者，一切眾生應有佛身，如我今也。」

「眾生佛性，不破不壞，不牽不捉，不繫不縛，如眾生中所有虛空。一切眾生悉有虛空，無罣礙故，各不自見有此虛空；若使眾生無虛空者，則無去來行住坐臥，不生不長，以是義故，我經中說，一切眾生有虛空界。虛空界者，是名虛空；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十住菩薩少能見之，如金剛珠。善男子！眾生佛性、諸佛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一切眾生不見佛性，是故常為煩惱繫縛，流轉生死；見佛性故，諸結煩惱所不能繫，解脫生死，得大涅槃。」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一切眾生有佛性性，如乳中酪性，若乳無酪性，云何佛說有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緣因者，一醪、二煖。虛空無性，故無緣因。」佛言：「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何須緣因？」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以有性故，故須緣因。何以故？欲明見故；緣因者，即是了因。世尊！譬如闇中先有諸物，為欲見故以燈照了；若本無者，燈何所照？如泥中有瓶，故須人水、輪繩、杖等而為了因；如尼拘陀子，須地水

糞而作了因。乳中膠煖亦復如是，須作了因；是故雖先有性，要假了因，然後得見；以是義故，定知乳中先有酪性。」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即是了因；若是了因，復何須了？善男子！若是了因，性是了者，常應自了；若自不了，何能了他？若言了因有二種性：一者自了，二者了他；是義不然。何以故？了因一法，云何有二？若有二者，乳亦應二；若使乳中無二相者，云何了因而獨有二？」師子吼言：「世尊！如世人言：我共八人。了因亦爾，自了了他。」佛言：「善男子！了因若爾，則非了因；何以故？數者，能數自色他色，故得言八；而此色性，自無了相；無了相故，要須智性，乃數自他；是故了因不能自了，亦不了他。善男子！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何故修習無量功德？若言修習是了因者，已同酪壞；若言因中定有果者，戒定智慧，則無增長。我見世人本無禁戒、禪定、智慧，從師受已，漸漸增益；若言師教是了因者，當師教時，受者未有戒定智慧；若是了者，應了未有，云何乃了戒定智慧，令得增長？」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了因無者，云何得名有乳有酪？」善男子！世間答難，凡有三種：一者轉答，如先所說何故持戒？以不悔故，乃至爲得大涅槃故；二者默然答，如有梵志來問我言『我

是常耶？』我時默然；三者疑答，如此經中：若了因有二，乳中何故不得有二？善男子！我今轉答：如世人言有乳有酪者，以定得故，是故得名有乳有酪。佛性亦爾，有眾生有佛性，以當見故。」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是義不然；過去已滅，未來未到，云何名有？若言當有，名爲有者，是義不然；如世間人，見無兒息，便言無兒。一切眾生無佛性者，云何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言：「善男子！過去名有；譬如種橘，芽生子滅，芽亦甘甜；乃至生果，味亦如是，熟已乃醋；善男子！而是醋味，子芽乃至生果悉無，隨本熟時形色相貌，則生醋味；而是醋味，本無今有。雖本無今有，非不因本；如是本子雖復過去，故得名有。以是義故，過去名有。」云何復名未來爲有？譬如有人種植胡麻，有人問言：『何故種此？』答言：『有油。』實未有油，胡麻熟已，收子熬烝擣壓，然後乃得出油，當知是人非虛妄也。以是義故，名未來有。云何復名過去有耶？善男子！譬如有人私屏罵王，經歷年歲，王乃聞之，聞已即問：『何故見罵？』答言：『大王！我不罵也。何以故？罵者已滅。』王言：『罵者我身，一俱存在，云何言滅？』以是因緣，喪失身命。善男子！是二實無，而果不滅，是名過去有。云何復名未來有耶？譬如

有人往陶師所，問有瓶不？答言有瓶。而是陶師實未有瓶，以有泥故，故言有瓶，當知是人非妄語也。乳中有酪、眾生佛性，亦復如是；**欲見佛性，應當觀察時節形色**，是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實不虛妄。」師子吼言：「一切眾生無有佛性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正因故，故令眾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正因？所謂佛性。世尊！若尼拘陀子，無尼拘陀樹者，何故名爲尼拘陀子？而不名爲法陀羅子？世尊！如瞿曇姓、不得稱爲阿坻耶姓，阿坻耶姓、亦復不得稱瞿曇姓；尼拘陀子亦復如是，不得稱爲法陀羅子，法陀羅子不得稱爲尼拘陀子，猶如世尊不得捨離瞿曇種姓。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義故，當知眾生悉有佛性。」

佛言：「善男子！若言子中有尼拘陀者，是義不然；如其有者，何故不見？善男子！如世間物，有因緣故不可得見。云何因緣？謂遠不可見，如空中鳥跡。近不可見，如人眼睫。壞故不見，如根敗者。亂想故不見，如心不專一。細故不見，如小微塵。障故不見，如雲表星。多故不見，如稻聚中麻。相似故不見，如豆在豆聚。尼拘陀樹不同如是八種因緣，如其有者何故不見？若言細障故不見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樹相麤故。若言性細，云何增長？若言障故不可見者，常應不見。本無麤

相，今則見麤，當知是麤，本無其性；本無見性，今則可見，當知是見，亦本無性。子亦如是，本無有樹，今則有之，當有何咎？」師子吼言：「如佛所說，有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了因；尼拘陀子以地水糞作了因故，令細得麤。」佛言：「善男子！若本有者，何須了因？若本無性，了何所了？若尼拘陀中本無麤相，以了因故乃生麤者，何故不生法陀羅樹？二俱無故。善男子！若細不可見者，麤應可見；譬如一塵則不可見，多塵和合則應可見；如是子中，麤應可見。何以故？是中已有芽莖花果，一一果中有無量子，一一子中有無量樹，是故名麤。有是麤故，故應可見。善男子！若尼拘陀子，有尼拘陀性而生樹者，眼見是子爲火所燒，如是燒性，亦應本有。若本有者，樹不應生；若一切法本有生滅，何故先生後滅？不一時耶？以是義故，當知無性。」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尼拘陀子本無樹性而生樹者，是子何故不出於油？二俱無故。」善男子！如是子中，亦能生油，雖本無性，因緣故有。」師子吼言：「何故不名胡麻油耶？」善男子！非胡麻故。善男子！如火緣生火，水緣生水，雖俱從緣，不能相有。尼拘陀子及胡麻油亦復如是，雖俱從緣，各不相生；尼拘陀子性能治冷，胡麻油者性能治風。善男子！譬如甘

蔗，因緣故生石蜜黑蜜，雖俱一緣，色貌各異，石蜜治熱，黑蜜治冷。」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其乳中無有酪性，麻無油性，尼拘陀子無有樹性，泥無瓶性，一切眾生無佛性者；如佛先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故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人天無性，以無性故，人可作天，天可作人，以業因緣，不以性故。菩薩摩訶薩以業因緣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諸眾生有佛性者，何因緣故一闍提等斷壞善根、墮於地獄？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闍提等不應能斷；若可斷者，云何得言佛性是常？若非常者不名佛性，若諸眾生有佛性者，何故名爲初發心耶？云何而言是毗跋致、阿毘跋致？毘跋致者，當知是人無有佛性。世尊！菩薩摩訶薩一心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慈大悲，見生老病死煩惱過患，觀大涅槃無生老死煩惱諸過，信於三寶及業果報，受持禁戒如是等法，名爲佛性。若離是法有佛性者，何須是法而作因緣？世尊！如乳不假緣，必當成酪；生酥不爾，要待因緣；所謂人功、水瓶、攢繩；眾生亦爾，有佛性者，應離因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定有者，行人何故見三惡苦、生老病死、而生退心？亦不須修六波羅蜜，即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乳非緣，而得成

酪，然非不因六波羅蜜，而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當知眾生悉無佛性。如佛先說，僧寶是常，如其常者，則非無常；非無常者，云何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僧若常者，云何復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世尊！若使眾生，從本已來無菩提心，亦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後方有者，眾生佛性亦應如是本無後有。以是義故，一切眾生應無佛性。」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佛性之義，爲眾生故作如是問。一切眾生實有佛性。汝言眾生若有佛性，不應而有初發心者；善男子！心非佛性，何以故？心是無常，佛性常故；汝言何故有退心者，實無退心；心若有退，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遲得故名之爲退。此菩提心實非佛性，何以故？一闍提等斷於善根，墮地獄故。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闍提輩則不得名一闍提也；菩提之心，亦不得名爲無常也。是故定知，菩提之心實非佛性。」

「善男子！汝言眾生若有佛性，不應假緣如乳成酪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言五緣成於生酥，當知佛性亦復如是。譬如眾石，有金有銀，有銅有鐵，俱稟四大，一名一實；而其所出各各不同，要假眾緣；眾生福德、爐冶人功，然後出生，是故當

知本無金性；眾生佛性不名為佛，以諸功德因緣和合，得見佛性，然後得佛。汝言『眾生悉有佛性，何故不見』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以諸因緣未和合故。善男子！以是義故，我說二因：正因、緣因；正因者，名為佛性；緣因者，發菩提心。以二因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石出金。善男子！汝言僧常，一切眾生無佛性者；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有二：一者世和合，二者第一義和合。世和合者，名聲聞僧；義和合者，名菩薩僧。世僧無常，佛性是常；如佛性常義，僧亦爾。復次有僧，謂法和合，法和合者謂十二部經，十二部經常，是故我說法僧是常。善男子！僧名和合，和合者，名十二因緣；十二因緣中亦有佛性；十二因緣常，佛性亦爾，是故我說僧有佛性。又復僧者，諸佛和合，是故我說僧有佛性。」

「善男子！汝言眾生若有佛性，云何有退有不退者？諦聽！諦聽！我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有十三法，則便退轉。何等十三？一者心不信，二者不作心，三者疑心，四者吝惜身財，五者於涅槃中生大怖畏；云何乃令眾生永滅？六者心不堪忍，七者心不調柔，八者愁惱，九者不樂，十者放逸，十一者自輕己身，十二者自見煩惱無能壞者，十三者不樂進趣菩提之法。善男子！是名十

三法，令諸菩薩退轉菩提。復有六法壞菩提心；何等為六？一者吝法，二者於諸眾生起不善心，三者親近惡友，四者不勤精進，五者自大傲慢，六者營務世業。如是六法，則能破壞菩提之心。」

「善男子！有人得聞『諸佛世尊是人天師，於眾生中最上無比，勝於聲聞辟支佛等，法眼明了見法無礙，能度眾生於大苦海。』聞已即復發大誓願：『如其世間有如是人，我亦當得。』以是因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或復為他之所教誨，發菩提心；或聞菩薩阿僧祇劫修行苦行，然後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聞已思惟：『我今不堪如是苦行，云何能得？』是故有退。善男子！復有五法，退菩提心；何等為五？一者樂在外道出家，二者不修大慈之心，三者好求法師過惡，四者常樂處在生死，五者不喜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是名五法退菩提心。復有二法退菩提心；何等為二？一者貪樂五欲，二者不能恭敬尊重三寶。以如是等眾因緣故，退菩提心。」

「云何復名不退之心？有人聞佛能度眾生生老病死，不從師諮，自然修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菩提道是可得者，我當修習，必令得之。』以是因緣發菩提心，所作功德若多若少，悉以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誓願：『願我常得親近



諸佛及佛弟子，常聞深法，五情完具；若遇苦難，不失是心；復願諸佛及諸弟子，常於我所、生歡喜心，具五善根；若諸眾生，斫伐我身，斬截手足、頭目、肢節，當於是人生大慈心，深自喜慶；如是諸人爲我增長菩提因緣。若無是者，我當何緣而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發是願：『莫令我得無根、二根、女人之身，不繫屬人，不遭惡主，不屬惡王，不生惡國；若得好身種姓，真正多饒財寶，不生憍慢；令我常聞十二部經，受持讀誦、書寫解說。若爲眾生有所演說，願令受者敬信無疑，常於我所不生惡心。寧當少聞，多解義味；不願多聞，於義不了；願作心師，不師於心；身口意業，不與惡交；能施一切眾生安樂，身戒心慧不動如山；爲欲受持無上正法，於身命財，不生慳吝；不淨之物，不爲福業；正命自活，心無邪詔；受恩常念，小恩大報；善知世中所有事藝，善解眾生方俗之言；讀誦書寫十二部經，不生懈怠懶惰之心；若諸眾生不樂聽聞，方便引接，令彼樂聞；言常柔軟，口不宜惡。不和合眾能令和合，有憂怖者，令離憂怖；饑饉之世，令得豐足；疫病之世，作大醫王，病藥所須財寶自在，令疾病者悉得除癒；刀兵之劫有大力勢，斷其殘害令無遺餘；能斷眾生種種怖畏，所謂若死、閉繫打擲、水火王賊、貧窮破

戒、惡名惡道；如是等畏，悉當斷之；父母師長，深生恭敬；怨憎之中，生大慈心；常修六念、空三昧門、十二因緣、生滅等觀、出息入息、天行梵行及以聖行、金剛三昧、首楞嚴定。無三寶處，令我自得寂靜之心；若其身心受大苦時，莫失無上菩提之心；莫以聲聞辟支佛心而生知足。無三寶處，常在外道法中出家；爲破邪見，不習其道。得法自在，得心自在，於有爲法了了見過；令我怖畏二乘道果，如惜命者怖畏捨身；爲眾生故樂處三惡，如諸眾生樂切利天；爲一人，於無量劫受地獄苦，心不生悔；見他得利，不生嫉心，常生歡喜，如自得樂。若值三寶，當以衣服飲食、臥具房舍、醫藥燈明、花香伎樂、幡蓋七寶供養；若受佛戒，堅固護持，終不生於毀犯之想；若聞菩薩難行苦行，其心歡喜，不生悔恨；自識往世宿命之事，終不造作貪瞋癡業，不爲果報而集因緣，於現在樂不生貪著。』善男子！若有能發如是願者，是名菩薩終不退失菩提之心，亦名施主；能見如來，明了佛性；能調眾生，度脫生死，善能護持無上正法，能得具足六波羅蜜。善男子！以是義故，不退之心不名佛性。」

「善男子！汝不可以有退心故，言諸眾生無有佛性。譬如二人俱聞他方有七寶山，山有清泉其味

甘美，有能到者永斷貧窮，服其水者增壽萬歲。惟路懸遠，險阻多難。時彼二人俱欲共往，一人莊嚴種種行具，一則空往無所齎持；相與前進，路值一人多齎寶貨，七珍具足。二人便前問言：『仁者！彼土實有七寶山耶？』其人答言：『實有不虛，我已獲寶，飲服其水；唯患路險，多有盜賊，沙鹵棘刺，乏於水草。往者千萬，達者甚少。』聞是事已，一人即悔，尋作是言：『路既懸遠，艱難非一；往者無量，達者無幾，而我云何當能到彼？現今產業，粗自供足；若涉斯路，或失身命；身命不全，長壽安在？』一人復言：『有人能過，我亦能過；若得果達，則得如願採取珍寶，飲服甘水；如其不達，以死爲期。』是時二人，一則悔還；一則前進到彼山所，多獲財寶，如願服水；多齎所有，還其所止，奉養父母、賑給宗親。時悔還者見是事已，心中生熱：『彼去已還，我何爲住？』即便莊嚴，涉道而去。七寶山者喻大涅槃，甘美之水喻於佛性，其二人者喻二菩薩初發道心，險惡道者喻於生死，所逢人者喻佛世尊，有盜賊者喻於四魔，沙鹵棘刺喻諸煩惱，無水草者喻不修習菩提之道，一人還者喻退轉菩薩，其直往者喻不退菩薩。善男子！眾生佛性常住不變，猶彼險道，不可說言『人悔還故，令道無常』，佛性亦爾；善男子！菩提道

中，終無退者。」

「善男子！如向悔者，見其先伴獲寶而還，勢力自在，供養父母，給足宗親，多受安樂；見是事已，心中生熱，即復莊嚴，復道還去，不惜身命，堪忍眾難，遂便到彼七寶山中；退轉菩薩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眾生，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我經中說一切眾生，乃至五逆、犯四重禁、及一闍提，悉有佛性。」

師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薩有退不退？」  
「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如來三十二相業因緣者，得名不退，得名菩薩摩訶薩也；名不動轉，名爲憐憫一切眾生，名勝一切聲聞緣覺，名阿毘跋致。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持戒不動，施心不移，安住實語如須彌山，以是業緣，得足下平，如奩底相。若菩薩摩訶薩於其父母所、和上師長、乃至畜生，以如法財供養供給，以是業緣，得成足下千輻輪相。若菩薩摩訶薩不殺不盜，於父母師長常生歡喜，以是業緣得成三相：一者手指纖長，二者足跟長，三者其身方直；如是三相，同一業緣。若菩薩摩訶薩修四攝法，攝取眾生，以是業緣，得網縵指，如白鵝王。若菩薩摩訶薩父母師長若病苦時，自手洗拭，捉持按摩，以是業緣得手足軟。若菩薩摩訶薩持戒聞法，惠施無厭，以是業緣得節踝臄滿，身毛

上靡。若菩薩摩訶薩專心聽法，演說正教，以是業緣得鹿王蹠。若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不生害心，飲食知足，常樂惠施、瞻病給藥，以是業緣，其身圓滿如尼拘陀樹，立手過膝，頂有肉髻、無見頂相。若菩薩摩訶薩見怖畏者、爲作救護，見裸跣者、施與衣服，以是業緣得陰藏相。若菩薩摩訶薩親近智者，遠離愚人，善喜問答，掃治行路，以是業緣皮膚細軟，身毛右旋。若菩薩摩訶薩常以衣服飲食、臥具醫藥、香花燈明施人，以是業緣得身金色，常光明曜。若菩薩摩訶薩行施之時，所珍之物能捨不吝，不觀福田及非福田，以是業緣得七處滿相。若菩薩摩訶薩布施之時，心不生疑，以是業緣得柔軟聲。若菩薩摩訶薩如法求財、以用布施，以是業緣，得缺骨充滿師子上身，臂肘臄纖。若菩薩摩訶薩遠離兩舌、惡口、恚心，以是業緣得四十牙齒白淨齊密。若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修大慈悲，以是業緣得二牙相。若菩薩摩訶薩常作是願：有來求者，隨意給與；以是業緣得師子頰。若菩薩摩訶薩隨諸眾生所須飲食，悉皆與之，以是業緣得味中上味。若菩薩摩訶薩自修十善，兼以化人，以是業緣得廣長舌。若菩薩摩訶薩不訟彼短，不謗正法，以是業緣得梵音聲。若菩薩摩訶薩見諸怨憎，生於喜心，以是業緣得目睫紺色。若菩薩摩訶薩不隱他

德，稱揚其善，以是業緣，得白毫相。」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習如是三十二相業因緣時，則得不退菩提之心。善男子！一切眾生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業、果、佛性，亦不可思議；何以故？如是四法皆悉是常，以是常故，不可思議。一切眾生煩惱覆障，故名爲常，斷常煩惱故，故名無常。」「若言一切眾生常者，何故修習八聖道分？」「爲斷眾苦。眾苦若斷，則名無常；所受之樂，則名爲常。是故我言一切眾生煩惱覆障，不見佛性；以不見故，不得涅槃。」

##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三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諸法有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以是二因，應無縛解。是五陰者念念生滅，如其生滅，誰有縛解？世尊！因此五陰，生後五陰；此陰自滅，不至彼陰；雖不至彼，能生彼陰；如因子生芽，子不至芽，雖不至芽而能生芽；眾生亦爾，云何縛解？」「善男子！諦聽！諦聽！我當爲汝分別解說。善男子！如

人捨命受大苦時，宗親圍遶，號哭懊惱，其人惶怖，莫知依救；雖有五情，無所覺知，肢節戰動，不能自持；**身體虛冷，煖氣欲盡，見先所修善惡報相**；善男子！如日垂沒，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眾生業果亦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生闇滅，燈滅闇生。善男子！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而是蠟印不變在泥，文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爲中陰五陰，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非肉眼見，天眼所見。」

「是中陰中，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觸食，三者意食。**中陰二種：一、善業果；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覺觀；因惡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胖合之時，隨業因緣向受生處，於母生愛，於父生瞋，父精出時，謂是已有，見已心悅而生歡喜；以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陰壞，生後五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

「生時諸根，有具不具；具者見色，則生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爲愛；狂故生貪，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境界，皆悉顛倒；無常見常，無我見我，無樂見樂，無淨見淨；以四倒故，

作善惡行；煩惱作業，業作煩惱，是名繫縛。以是義故，名五陰生。是人若得親近於佛及佛弟子諸善知識，便得聞受十二部經；以聞法故，觀善境界；觀善境界故，得大智慧。大智者名正知見，得知見故，於生死中而生悔心；生悔心故，不生歡樂；不生歡樂故，能破貪心；破貪心故，修八聖道；修八聖道故，得無生死；無生死故，名得解脫。如火不遇薪，名之爲滅；滅生死故，名爲滅度，以是義故，名五陰滅。」師子吼言：「空中無刺，云何言拔？陰無繫者，云何繫縛？」佛言：「善男子！以煩惱鎖，繫縛五陰；離五陰已，無別煩惱；離煩惱已，無別五陰。善男子！如柱持屋，離屋無柱，離柱無屋，眾生五陰亦復如是；有煩惱故，名爲繫縛；無煩惱故，名爲解脫。善男子！如拳合掌，繫結等三，合散生滅，更無別法；眾生五陰亦復如是，有煩惱故名爲繫縛，無煩惱故名爲解脫。善男子！如說名色繫縛眾生，名色若滅，則無眾生；離名色已，無別眾生；離眾生已，無別名色；亦名名色繫縛眾生，亦名眾生繫縛名色。」

師子吼言：「世尊！如眼不自見，指不自觸，刀不自割，受不自受，云何如來說言名色繫縛名色？何以故？言名色者即是眾生，言眾生者即是名色；若言名色繫縛眾生，即是名色繫縛名色。」佛

言：「善男子！如二手合時，更無異法而來合也；名之與色，亦復如是。以是義故，我言名色繫縛眾生；若離名色則得解脫，是故我言眾生解脫。」師子吼言：「世尊！若有名色是繫縛者，諸阿羅漢未離名色，亦應繫縛。」「善男子！解脫二種：一者子斷，二者果斷。言子斷者名斷煩惱，阿羅漢等已斷煩惱，眾結爛壞，是故子結不能繫縛；未斷果故，名果繫縛；諸阿羅漢不見佛性，以不見故，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可言果繫，不得說言名色繫縛。善男子！譬如然燈，油未盡時明則不滅，若油盡者滅則無疑；善男子！所言油者喻諸煩惱，燈喻眾生，一切眾生煩惱油故，不入涅槃，若得斷者則入涅槃。」

師子吼言：「世尊！燈之與油，二性各異，眾生煩惱則不如是；眾生即是煩惱，煩惱即是眾生；眾生名五陰，五陰名眾生；五陰名煩惱，煩惱名五陰；云何如來喻之於燈？」佛言：「善男子！喻有八種：一者順喻，二者逆喻，三者現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後喻，七者先後喻，八者遍喻。云何順喻？如經中說：天降大雨，溝瀆皆滿；溝瀆滿故小坑滿，小坑滿故大坑滿，大坑滿故小泉滿，小泉滿故大泉滿，大泉滿故小池滿，小池滿故大池滿，大池滿故小河滿，小河滿故大河滿，大河

滿故大海滿；如來法雨亦復如是，眾生戒滿；戒滿足故，不悔心滿；不悔心滿，故歡喜滿；歡喜滿故遠離滿，遠離滿故安隱滿，安隱滿故三昧滿，三昧滿故正知見滿，正知見滿故厭離滿，厭離滿故訶責滿，訶責滿故解脫滿，解脫滿故涅槃滿；是名順喻。云何逆喻？大海有本，所謂大河；大河有本，所謂小河；小河有本，所謂大池；大池有本，所謂小池；小池有本，所謂大泉；大泉有本，所謂小泉；小泉有本，所謂大坑；大坑有本，所謂小坑；小坑有本，所謂溝瀆；溝瀆有本，所謂大雨。涅槃有本，所謂解脫；解脫有本，所謂訶責；訶責有本，所謂厭離；厭離有本，所謂正知見；正知見有本，所謂三昧；三昧有本，所謂安隱；安隱有本，所謂遠離；遠離有本，所謂喜心；喜心有本，所謂不悔；不悔有本，所謂持戒；持戒有本，所謂法雨；是名逆喻。云何現喻？如經中說，眾生心性猶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眾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云何非喻？如我昔告波斯匿王：『大王！有親信人從四方來，各作是言：『大王！有四大山從四方來，欲害人民。』王若聞者，當設何計？』王言：『世尊！設有此來，無逃避處，惟當專心持戒布施。』我即讚言：『善哉！大王！我說四山，即是眾生老病

死；生老病死常來切人，云何大王不修戒施？」王言：『世尊！持戒布施，得何等果？』我言：『大王！於人天中，多受快樂。』王言：『世尊！尼拘陀樹持戒布施，亦於人天受安隱耶？』我言：『大王！尼拘陀樹不能持戒修行布施，如其能者，則受無異。』是名非喻。云何先喻？我經中說，譬如有入貪著妙花，採取之時爲水所漂；眾生亦爾貪受五欲，爲生死水之所漂沒，是名先喻。云何後喻？如法句說：『莫輕小罪，以爲無殃；水滯雖微，漸盈大器。』是名後喻。云何先後喻？譬如芭蕉生果則死，愚人得養亦復如是；如騾懷妊，命不久全。云何遍喻？如經中說，三十天有波利質多樹，其根入地深五由延，高百由延，枝葉四布五十由延，葉熟則黃，諸天見已，心生歡喜：『是葉不久必當墮落。』其葉既落，復生歡喜：『是枝不久必當變色。』枝既變色，復生歡喜：『是色不久必當生庖。』見已復喜：『是庖不久必當生嘴。』見已復喜：『是嘴不久必當開剖。』開剖之時，香氣周遍五十由延，光明遠照八十由延。爾時諸天夏三月時在下受樂；善男子！我諸弟子亦復如是，葉色黃者喻我弟子念欲出家，其葉落者喻我弟子剃除鬚髮，其色變者喻我弟子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初生庖者喻我弟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嘴者喻於十住菩

薩得見佛性；開剖者喻於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香者喻於十方無量眾生受持禁戒，光者喻於如來名號無礙，周遍十方；夏三月者喻三三昧；三十天受快樂者，喻於諸佛在大涅槃，得常樂我淨；是名遍喻。善男子！凡所引喻，不必盡取；或取少分，或取多分，或復全取；如言如來面如滿月，是名少分。善男子！譬如有人初不見乳，轉問他言：『乳爲何類？』彼人答言：『如水蜜貝。』水則濕相，蜜則甜相，貝則色相。雖引三喻，未即乳實。善男子！我言燈喻、喻於眾生，亦復如是。善男子！離水無河，眾生亦爾，離五陰已，無別眾生。善男子！如離箱輿輪軸輻輳，更無別車，眾生亦爾。善男子！若欲得合彼燈喻者，諦聽！諦聽！我今當說。炷者喻於二十五有，油者喻愛，明喻智慧，除破黑闇喻破無明，煖喻聖道。如燈油盡，明焰則滅；眾生愛盡，則見佛性；雖有名色，不能繫縛；雖復處在二十五有，不爲諸有之所污染。」

師子吼言：「世尊！眾生五陰空無所有，誰有受教修習道者？」佛言：「善男子！一切眾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生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師子吼言：「世尊！如是等法皆念念滅，是念念滅，亦相似相續，云何修習？」佛言：「善男子！

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闇冥，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善男子！如眾生食，雖念念滅，亦令飢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樹林草木。善男子！汝言念念滅云何增長者，心不斷故名爲增長。善男子！如人誦書，所誦字句不得一時，前不至中，中不至後；人之與字及以心想，俱念念滅，以久修故而得通利。善男子！譬如金師，從初習作，至于皓首，雖念念滅，前不至後，以積習故所作遂妙，是故得稱善好金師；讀誦經書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種子，地亦不教汝當生芽，以法性故，牙則自生；乃至花亦不教汝當作果，以法性故，而果自生；眾生修道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數法，一不至二，二不至三，雖念念滅而至千萬；眾生修道亦復如是。善男子！如燈念念滅，初滅之焰不教後焰；『我滅汝生，當破諸闇。』善男子！譬如犢子生便求乳，求乳之智實無人教；雖念念滅，而初飢後飽。是故當知不應相似，若相似者不應異生，眾生修道亦復如是，初雖未增，以久修故，則能破壞一切煩惱。」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須陀洹人得果證已，雖生惡國，猶故持戒不殺盜婬兩舌飲酒，須陀洹陰即此處滅，不至惡國；修道亦爾，不至惡國。若相似者，何故不生淨妙國土？若惡國陰非須

陀洹陰，云何而得不作惡業？」佛言：「善男子！須陀洹者雖生惡國，終不失於須陀洹名，陰不相似，是故我引犢子爲喻；須陀洹人雖生惡國，以道力故不作惡業。善男子！譬如香山有師子王，是故一切飛鳥走獸絕跡此山，無敢近者。有時是王至雪山中，一切鳥獸猶故不住；須陀洹人亦復如是，雖不修道，以道力故不作諸惡。善男子！譬如有人服食甘露，甘露雖滅，以其力勢，能令是人不生不死。善男子！如須彌山有上妙藥，名楞伽利，有人服之，雖念念滅，以藥力故不遇患苦。善男子！如轉輪王所坐之處，王雖不在，無人敢近，何以故？王威力故。須陀洹人亦復如是，雖生惡國，不修習道，以道力故不作惡業。善男子！須陀洹陰於此而滅，雖生異陰，猶故不失須陀洹陰。善男子！譬如眾生爲果實故，於種子中多役作業，糞治溉灌，未得果實而子復滅，亦得名爲因子得果；須陀洹陰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資產巨富，惟有一子先已終歿；其子有子復在他土，其人忽然奄便命終；孫聞是已，還收產業。雖知財貨非其所作，然其收取，無遮護者，何以故？以姓一故；須陀洹陰亦復如是。」

師子吼言：「如佛說偈：『比丘若修習，戒定及智慧；當知是不退，親近大涅槃。』世尊！云何

修戒？云何修定？云何修慧？」佛言：「善男子！若有人受持禁戒；但爲自利人天受樂，不爲度脫一切眾生，不爲擁護無上正法；但爲利養，畏三惡道，爲命色力安無礙辯，畏懼王法，惡名穢稱，爲世事業；如是護戒，則不得名修習戒也。善男子！云何名爲真修習戒？受持戒時若爲度脫一切眾生，爲護正法，度不度故，解未解故，歸無歸故，未入涅槃令得入故；如是修時，不見戒，不見戒相，不見持者，不見果報，不觀毀犯；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則名爲修習戒也。云何復名修習三昧？修三昧時，爲自度脫，爲於利養，不爲眾生，不爲護法；爲見貪欲穢食等過，男女等根九孔不淨，鬥訟打刺，互相殺害，若爲此事修三昧者，是則不名修習三昧。善男子！云何復名真修三昧？若爲眾生修習三昧，於眾生中得平等心；爲令眾生得不退法，爲令眾生得聖心故，爲令眾生得大乘故，爲欲護持無上法故，爲令眾生不退菩提故，爲令眾生得首楞嚴故，爲令眾生得金剛三昧故，爲令眾生得陀羅尼故，爲令眾生得四無礙故，爲令眾生見佛性故；作是行時，不見三昧，不見三昧相，不見修者，不見果報；善男子！若能如是，是則名爲修習三昧。云何復名修於智慧？若有修者作是思惟：『我若修習如是智慧，則得解脫，度三惡道，誰能利益一切眾

生？誰能度人於生死道？佛出世難，如優曇鉢花；我今能斷諸煩惱結，必得解脫果，是故我當勤修智慧，速斷煩惱，早得度脫。』如是修者，不得名爲修習智慧。云何名爲真修習者？智者若觀生老死苦，一切眾生無明所覆，不知修習無上正道，願我此身，悉代眾生受大苦惱；眾生所有貧窮下賤、破戒之心、貪瞋癡業，願皆悉來集于我身；願諸眾生不生貪取，不爲名色之所繫縛；願諸眾生早度生死，令我一身處之不厭；願令一切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修時，不見智慧，不見智慧相，不見修者，不見果報，是則名爲修習智慧。善男子！修習如是戒定智慧，是名菩薩；不能如是修戒定慧，是名聲聞。」

「復次善男子，云何復名修集於戒？若能破壞一切眾生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爲利餒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爲利買已屠殺；三者爲利餒養豬豚，肥已轉賣；四者爲利買已屠殺；五者爲利餒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爲利買已屠殺；七者爲利養雞令肥，肥已轉賣；八者爲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咒龍。能爲眾生永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云何修定？能斷一切世間三昧：所謂無身三昧能令眾生



生顛倒心，謂是涅槃；有無邊心三昧、淨聚三昧、世邊三昧、世斷三昧、世性三昧、世丈夫三昧、非想非非想三昧，如是等定能令眾生顛倒心，謂是涅槃。若能永斷如是三昧，是則名為修習三昧。云何復名修習智慧？能破世間所有惡見：一切眾生悉有惡見，所謂色即是我，亦是我所；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乃至識亦如是；常即是我，色滅我存；色即是我，色滅我滅。復有人言：作者名我，受者名色；復有人言：作者名色，受者名我；復有人言：無作無受，自生自滅，悉非因緣；復有人言：無作無受，無有受者，一切悉是時節所作；復有人言：作者受者悉無所有，地等五大名為眾生。善男子！若能破壞一切眾生如是惡見，是則名為修習智慧也。善男子！修習戒者，為身寂靜；修習三昧，為心寂靜；修習智慧，為壞疑心；壞疑心者，為修習道；修習道者，為見佛性；見佛性者，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為得無上大涅槃故；得大涅槃者，為斷眾生一切生死、一切煩惱、一切諸有、一切諸界、一切諸諦故；斷於生死乃至斷諦，為得常樂我淨法故。」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所說，若生生不滅，名大涅槃者，生亦如是不生不滅，何故不得名為涅槃？」

槃？」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是生雖復不生不滅，而有始終。」世尊！是生死法亦無始終，若無始終則名為常，常即涅槃，何故不名生死為涅槃耶？」善男子！是生死法悉有因果，有因果故不得名之為涅槃也。何以故？涅槃之體無因果故。」師子吼言：「世尊！夫涅槃者亦有因果，如佛所說：『從因故生天，從因墮惡道！從因故涅槃，是故皆有因。』如佛往昔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沙門道果：言沙門者，謂能具修戒定智慧；道者謂八聖道；沙門果者所謂涅槃。』世尊！涅槃如是，豈非果耶？云何說言涅槃之體無因果？」佛言：「善男子！我所宣說涅槃因者，所謂佛性；佛性之性不生涅槃，是故我言涅槃無因。能破煩惱故名大果，不從道生故名無果，是故涅槃無因果。」師子吼言：「世尊！眾生佛性為悉共有？為各有？若共有者，一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眾生亦應同得。世尊！如二十人，同有一怨；若一人能除，餘十九人皆亦同除；佛性亦爾，一人得時，餘亦應得。若各各有，則是無常，何以故？可算數故。然佛所說，眾生佛性不一不二；若各各有，不應說言諸佛平等，亦不應說佛性如空。」佛言：「善男子！眾生佛性不一不二，諸佛平等猶如虛空，一切眾生同共有之。若有能修八聖道者，當

知是人則得明見。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則成醍醐；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師子吼言：「如佛所說忍辱草者，一耶？多耶？如其一者，牛食則盡；如其多者，云何而言眾生佛性亦如是耶？如佛所說，若有修習八聖道者則見佛性，是義不然。何以故？道若一者，如忍辱草，則應有盡；如其有盡，一人修已，餘則無分；若道多者，云何得言具足修習？亦不得名薩婆若智。」佛言：「善男子！如平坦路，一切眾生悉於中行，無障礙者。中路有樹，其陰清涼，行人在下憩駕止息，然其樹陰常住不移，亦不消壞，無持去者。路喻聖道，陰喻佛性；善男子！譬如大城，唯有一門，雖有多人經由出入，都無有能作障礙者，亦復無人破壞毀落而齎持去。善男子！譬如橋梁，行人所由，亦無有人遮止、障礙、毀壞持去。善男子！譬如良醫遍療眾病，亦無有能遮止是醫，治此捨彼；聖道佛性亦復如是。」師子吼言：「世尊！所引諸喻，義不如是；何以故？先者在路於後則妨，云何而言無有障礙？餘亦皆爾。聖道佛性若如是者，一人修時，應妨餘者。」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義不相應；我所喻道，是少分喻，非一切也。善男子！世間道者則有障礙；此彼之異無有平等。無漏道者則不如是，能令眾生無有障礙，平等無二，無

有方處此彼之異。如是正道，能為一切眾生佛性而作了因，不作生因；猶如明燈照了於物。善男子！一切眾生皆同無明，因緣於行；不可說言一人無明因緣於行；不可說言一人無明因緣於行，其餘應無；一切眾生悉有無明因緣於行，是故說言十二因緣，一切平等；眾生所修無漏正道亦復如是，等斷眾生煩惱、四生、諸界『有』道，以是義故名為平等。其有證者，彼此『知、見』無有障礙，是故得名薩婆若智。」師子吼言：「一切眾生，身不一種，或有天身，或有人身、畜生、餓鬼、地獄之身；如是多身差別非一，云何而言佛性為一？」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置毒乳中，乃至醍醐皆悉有毒；乳不名酪，酪不名乳，乃至醍醐亦復如是；名字雖變，毒性不失，遍五味中皆悉如是；若服醍醐，亦能殺人，實不置毒於醍醐中。眾生佛性亦復如是，雖處五道，受別異身，而是佛性常一無變。」師子吼言：「世尊！十六大國有六大城，所謂舍婆提城、婆枳多城、瞻婆城、毘舍離城、波羅奈城、王舍城；如是六城，世中最大，何故如來捨之？在此邊地弊惡極陋隘小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善男子！汝不應言拘尸那城邊地弊惡，最陋隘小；應言是城、微妙功德之所莊嚴。何以故？諸佛菩薩所行處故。善男子！如賤人舍，王若過者，則應讚

歎：是舍嚴麗，功德成就，能令大王迴駕臨顧。善男子！如人重病，服穢弊藥，服已病愈，即應歡喜讚歎；是藥最上最妙，能愈我病。善男子！如人乘船在大海中，其船卒壞，無所依倚；因倚死屍，得到彼岸；到彼岸已，應大歡喜讚歎；是屍、我賴相遇而得安隱；拘尸那城亦復如是，乃是諸佛菩薩行處，云何而言邊地弊惡、陋隘小城？善男子！我念往昔過恒河沙劫，劫名善覺。時有聖王，姓憍尸迦，七寶成就，千子具足；其王始初造立此城，周匝縱廣十二由延，七寶莊嚴；土多有河，其水清淨柔軟甘美，所謂泥連禪河、伊羅跋提河、熙連禪河、伊搜末堆河、毘婆舍那河；如是等河，其數五百，河此彼岸樹木繁茂，花果鮮潔。爾時人民壽命無量，時轉輪聖王過百年已，作是唱言：『如佛所說，一切諸法皆悉無常；若能修習十善法者，能斷如是無常大苦。』人民聞已，咸共奉修十善之法。我於爾時聞佛名號，受持十善，思惟修習，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是心已，復以是法轉教無量無邊眾生言：『一切法無常變壞。』是故我今續於此處，亦說諸法無常變壞；惟說佛身是常住法，我憶往昔所行因緣，是故今來在此涅槃，亦欲酬報此地往恩。以是義故，我經中說：我眷屬者受恩能報。」

「復次善男子！往昔眾生壽無量時，爾時此城名拘舍跋提，周匝縱廣五十由延，時閻浮提居民鄰接，雞飛相及。有轉輪王，名曰善見，七寶成就，千子具足，王四天下；第一太子思惟正法，得辟支佛。時轉輪王見其太子成辟支佛，威儀庠序，神通希有；見是事已即捨王位，如棄涕唾，出家在此娑羅樹間，八萬歲中修習慈心，悲喜捨心各八萬歲。善男子！欲知爾時善見聖王，則我身是；是故我今常樂遊止如是四法，是四法者名為三昧，以是義故，如來之身常樂我淨。善男子！以是因緣，今來在此拘尸那城娑羅樹間三昧正受。」

「善男子！我念往昔過無量劫，此城爾時名迦毘羅衛，其城有王名曰白淨。其王夫人名曰摩耶。王有一子名悉達多。爾時王子不由師教，自然思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大目犍連；給侍弟子名曰阿難。爾時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涅槃經。我時在會，得預斯事，聞諸眾生悉有佛性，聞是事已，即於菩提得不退轉。尋自發願：『願未來世成佛之時，父母、國土、名字、弟子、侍使之人，說法教化如今世尊，等無有異。』以是因緣，今來在此，敷揚演說大涅槃經。善男子！我初出家，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頻婆娑羅王遣使而言：『悉達太子若為聖

王，我當臣屬；若不樂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願先來至此王舍城說法度人，受我供養。」我時默然，已受彼請。善男子！我初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向竭闍國時，伊連禪河有婆羅門，姓迦葉氏，與五百弟子在彼河側，求無上道；我爲是人，故往說法。迦葉言：『瞿曇！我今年邁，已百二十，摩伽陀國所有人民及其大王頻婆娑羅，咸謂我已證羅漢果；我今若當在於汝前聽受法者，一切人民或生倒心：大德迦葉非羅漢耶？幸願瞿曇速往餘處，若此人民定知瞿曇功德勝我，我等無由復得供養。』我時答言：『迦葉！汝若於我不生殷重大瞋恨者，見容一宿，明當早去。』迦葉言：『瞿曇！我心無他，深相愛重，但我住處有一毒龍，其性暴急，恐相危害。』我言：『迦葉！毒中之毒不過三毒，我今已斷；世間之毒，我所不畏。』迦葉復言：『苟能不畏，善哉聽住。』善男子！我於爾時故爲迦葉現十八變，如經中說。爾時迦葉及其眷屬五百等輩，見聞是已，證羅漢果。是時迦葉復有二弟，一名伽耶迦葉，二名那提迦葉；師徒眷屬復有五百，亦皆證得阿羅漢果。時王舍城六師之徒聞是事已，即於我所生大惡心。我時赴信，受彼王請，詣王舍城未至中路，王與無量百千之眾，悉來奉迎，我爲說法。時聞法已，欲界諸天八萬六千，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頻婆娑羅王所將營從十二萬人，得須陀洹果；無量眾生成就忍心。既入城已，度舍利弗、大目犍連，及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令捨本心，出家學道；我即住彼受王供養。」

「外道六師相與聚集，詣舍衛城。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須達多，爲兒娉婦，詣王舍城。既達彼城，寄止長者珊檀那舍。時此長者中夜而起，告諸眷屬：『仁等可起！速共莊嚴掃治宅舍，辦具餽膳。』須達聞已，尋自思惟：『將非欲請摩伽王耶？爲有婚姻歡樂會乎？』思惟是已，尋前問言：『大士！欲請摩伽陀王頻婆娑羅耶？爲有婚姻歡樂會乎？遽務不安乃是耶？』長者答言：『不也！居士！我明請佛無上法王。』須達長者初聞佛名，身毛皆豎，尋復問言：『何等名佛？』長者答言：『汝不聞耶？迦毘羅城有釋種子，字悉達多，姓瞿曇氏，父名白淨；其生未久，相師占之，定當得作轉輪聖王，如菴羅果已在手中；心不願樂，捨之出家，無師自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貪恚癡盡；常住無變，不生不滅，無有憂畏；於諸眾生其心平等，猶如父母等視一子；所有身心，眾中最勝，雖勝一切而無憍慢；塗割二事，其心無二；智慧通達，於法無礙；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處，故號爲佛。明受我請，

是故匆匆，未暇相瞻。』須達多言：『善哉！大士！所言佛者功德無上，今在何處？』長者答言：『今在此間王舍大城，住迦蘭陀竹林精舍。』時須達多一心念佛所有功德——十力、無畏、五智、三昧、大慈、大悲、及三念處；作是念時忽然大明，其明猛盛猶如白日，即尋光出，至城門下，佛神力故門自開闢。既出門已，路有天祠，須達經過，禮拜致敬；尋還黑闇，心生惶怖，復欲還返所止之處。時彼城門有一天神告須達言：『仁者！若往如來所者，多獲善利。』須達多言：『云何善利？』答言：『長者！假使有人真寶瓔珞，駿馬百匹，香象百頭，寶車百乘；鑄金爲人其數復百；端正女人身珮瓔珞，眾寶廁填上妙宮宅，殿堂屋宇雕文刻鏤，金盤銀粟、銀盤金粟，數各一百以施一人，如是展轉盡閻浮提，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發意一步詣如來所。』須達多言：『善男子！汝是誰耶？』答言：『長者！我是勝相婆羅門子，是汝往昔善知識也。我因往日見舍利弗、大目犍連，心生歡喜，捨身得作北方天王毘沙門子，專知守護此王舍城；我因禮拜舍利弗等，生歡喜心，尙得如是妙好之身，況當得見如來大師，禮拜供養？』須達長者聞是事已，即還復道，來詣我所，到已頭面敬禮我足。我時即爲如應說法，長者聞已，得須陀洹果。既獲果

證，復請我言：『如來大慈，惟願臨顧至舍衛城，受我微供。』我即問言：『卿舍衛國，頗有精舍相容受不？』須達多言：『若佛哀愍，必見垂顧，便當自竭營辦成立。』善男子！我於爾時默然受請。須達長者已蒙聽許，即白我言：『我從昔來未爲斯事，惟願如來遣舍利弗指授儀則。』我即顧命敕令營佐；時舍利弗與須達多共載一車，往舍衛城，我神力故，經一日夜便到所止。時須達多白舍利弗：『大德！此大城外，何處有地不近不遠、多饒泉池、有好林樹，花果鬱茂、清淨閑豫？我當於中，爲佛世尊及比丘僧造立精舍。』舍利弗言：『祇陀園林不近不遠，清淨寂寞多有泉池，樹木花果隨時而有；此處最勝，可安立精舍。』時須達多聞是語已，即往祇陀大長者所，告祇陀言：『我今欲爲無上法王造立僧坊，惟仁園地任中造立，吾今欲買，能見與不？』祇陀答言：『設以真金遍布其地，猶不相與。』須達多言：『善哉！祇陀！林地屬我，汝便取金。』祇陀答言：『我園不賣，云何取金？』須達多言：『若意不了，當共往詣斷事人所。』時二長者即俱往斷事者所。斷事者言：『園屬須達，祇陀取金。』須達長者即時使人車馬載負，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遍。祇陀言曰：『長者若悔，隨意聽止。』須達多言：『吾不

悔也。』自念：『當出何藏金足？』祇陀念言：『如來法王真實無上，所說妙法清淨無染，故使斯人輕寶乃爾。』即語須達：『餘未遍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爲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出入。』祇陀長者自造門樓，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房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廚坊浴室洗腳之處，大小圍廁無不備足。所設已訖，即執香鑪，向王舍城遙作是言：『所設已辦，惟願如來慈哀憐愍，爲諸眾生受是住處。』我時玄知是長者心，即與大眾發王舍城，譬如壯士屈伸臂頃，至舍衛城祇陀園林須達精舍。我既到已，須達長者以其所設，奉施於我；我時受已，即住其中。』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四

「時諸六師心生嫉妒，悉共集詣波斯匿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王之土境清夷閑靜，真是出家住止之處，是故我等爲斯事故而來至此。大王以

法正治，爲民除患；沙門瞿曇年既幼稚，學日又淺，道術無施。此國先有耆舊宿德，自怙王種，不生恭敬；若是王種，法應治民；如其出家，應敬宿德。大王善聽：沙門瞿曇真實不生王種之中，瞿曇沙門若有父母，何由劫奪他之父母？大王！我經中說：過千歲已，有一妖祥幻化物出；所謂沙門瞿曇是也。是故當知沙門瞿曇無父無母，若有父母，云何說言諸法無常、苦空無我、無作無受？以幻術故誑惑眾生，愚者信受，智者捨之。大王！夫人王者天下父母，如秤如地如風如火、如道如河如橋如燈如日如月，如法斷事不擇怨親；沙門瞿曇不聽我活，隨我去處追逐不捨。惟願大王，聽我等輩與彼瞿曇較其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彼，我若勝彼、彼當屬我。』王言：『大德！汝等各各自有行法，止住之處亦各不同，我今定知，如來世尊於汝無妨。』六師答言：『云何無妨？沙門瞿曇以幻術法，誘誑諸人及婆羅門歸伏已盡。王若聽我與較道力，王之善名流布八方，如其不者，惡聲盈路。』王言：『大德！汝以未知如來道力威神巍巍，故求較試，若定知者，恐不能也。』『大王！汝今已受瞿曇幻耶？唯願大王留神聽察，莫輕我等，構之虛言，不如驗之以實。』王言：『善哉！善哉！』六師之徒歡喜而出。時波斯匿王即敕嚴駕，來至我所

，頭面敬禮，右繞三匝，退坐一面而白我言：『世尊！六師向來求較道力，我不量度，敢已許之。』我言：『大王！善哉！善哉！但當更於此國，處處造立僧坊。何以故？我若與彼較其神力，彼眾之中受化者多，此處狹小，云何容受？』善男子！我於爾時爲六師故，從初一日至十五日，現大希有神通變化；當是時也，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眾生於三寶所，生信不疑；六師徒眾其數無量，破邪見心，正法出家；無量眾生於菩提中得不退心；無量眾生得陀羅尼諸三昧門；無量眾生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爾時六師內心慚愧，相與圍繞，至婆枳多城，教彼人民信受邪法：『瞿曇沙門，但說空事。』善男子！我時爲母處忉利天波利質多樹安居說法，是時六師心大歡喜，唱言：『善哉！瞿曇幻術，今已滅沒。』復教無量無數眾生增長邪見。爾時，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及四部眾，白目連言：『大德！此閻浮提邪見增長，眾生可愍，行大黑闇，惟願大德至彼天上，稽首世尊，如我言曰：譬如犢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無疑；我等眾生亦復如是，惟願如來哀愍眾生，還來住此。』爾時目連默然而許，如大力士屈伸臂頃，往彼天上，至於我所白言：『閻浮提中所有四眾，渴仰如來，思見聞法；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及四眾等稽』

首足下，此閻浮提所有眾生邪見增長，行大黑闇，甚可憐愍，譬如犢子其生未久，若不得乳必死無疑，我等亦爾；惟願如來爲眾生故，還來在此閻浮提中。』我告目連：『汝今速還至閻浮提，告諸國王及四部眾，卻後七日我當還下；爲六師故，復當至彼婆枳多城。』過七日已，我與釋天、梵天、魔天、無量天子及首陀會一切天人前後圍繞，至婆枳多城大師子吼，作如是言：『惟我法中獨有沙門及婆羅門；一切諸法無常無我，涅槃寂靜離諸過惡。若言他法亦有沙門及婆羅門，有常有我有涅槃者，無有是處。』爾時無量無邊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時六師各相謂言：『若我法中實無沙門婆羅門者，云何而得世間供養？』於是六師復相集聚，詣毘舍離。」

「善男子！我於一時，住毘舍離菴羅林間，時菴羅女知我在中，欲來我所。我於爾時告諸比丘：『當觀念處，善修智慧，隨所修習，心莫放逸。云何名爲觀於念處？若有比丘觀察內身，不見於我及以我所；觀察外身及內外身，不見於我及以我所；觀受心法亦復如是，是名念處。云何名爲修習智慧？若有比丘真實而見苦集滅道，是名比丘修習智慧。云何名爲心不放逸？若有比丘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捨、念天，是名比丘心不放逸。』時

菴羅女即至我所，頭面作禮、右繞三匝，修敬已畢、卻坐一面。善男子！我於爾時，爲菴羅女如應說法，是女聞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彼城中有梨車子，其數五百來至我所，頭面作禮，右繞三匝，修敬已畢，卻坐一面。我時復爲諸梨車子如應說法：『諸善男子！夫放逸者有五事果。何等爲五？一者不得自在財利，二者惡名流布於外，三者不樂慧施窮乏，四者不樂見於四眾，五者不得諸天之身。善男子！因不放逸能生世法出世間法，若有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勤修不放逸法。夫放逸者，復有十三果報；何等十三？一者樂爲世間作業；二者樂說無益之言；三者常樂久寢睡眠；四者樂說世間之事；五者常樂親近惡友；六者常懈怠懶惰；七者常爲他人所輕；八者雖有所聞，尋復忘失；九者樂處邊地；十者不能調伏諸根；十一者食不知足；十二者不樂空寂；十三者所見不正；名是十三。善男子！夫放逸者，雖得近佛及佛弟子，猶故爲遠。諸梨車子言：『我等自知是放逸人，何以故？如其我等不放逸者，如來法王當出我土。』時大會中有婆羅門子，名曰無勝，語諸梨車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言，頻婆娑羅王已獲大利，如來世尊出其國土，猶如大池生妙蓮花，雖生在水，水不能污；諸梨車子！佛亦如是，雖生彼

國，不爲世法之所滯礙，諸佛世尊無出入，爲眾生故出現於世，不爲世法之所滯礙。仁等自迷，耽荒五欲，不知親近往如來所，是故名爲放逸之人，非佛出於摩伽陀國名放逸也。何以故？如來世尊猶彼日月，非爲一人二人出世。』時諸梨車聞是語已，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作是言：『善哉！善哉！無勝童子！快說如是善妙之言。』時諸梨車各各脫身所著一衣以施無勝，無勝受已，轉以奉我，復作是言：『世尊！我從梨車得是衣物，惟願如來哀愍眾生，受我所獻。』我於爾時愍彼無勝，即爲納受。時諸梨車同時合掌，作如是言：『惟願如來於此土地，一時安居，受我微供。』我時默然受梨車請。是時六師聞是事已，師宗相與詣波羅奈城。

爾時，我復往波羅奈，住波羅河邊。時波羅奈有長者子，名曰寶稱，耽荒五欲不知非常；以我到故，自然而得白骨觀法，見其殿舍宮人媠女悉爲白骨，心生怖懼，如刀毒蛇，如賊如火，即出其舍來詣我所，隨路而言：『瞿曇沙門！我今如爲賊所追逐，甚大怖懼，願見救濟。』我言：『善男子！佛法眾僧，安隱無懼。』長者子言：『若三寶中無所畏者，我今亦當得無所畏。』我即聽其出家爲道。時長者子復有同友其數五十，遙聞寶稱厭欲出家，



即共和順，相與出家。六師聞已，展轉復詣瞻婆大城，時瞻婆大國一切人民悉共奉事六師之徒，初未曾聞佛法僧名，多有諸人作極惡業。我於爾時爲眾生故往瞻婆城，時彼城中有大長者無有繼嗣，供事六師以求子息；其後不久，婦則懷妊，長者知已，往六師所歡喜而言：『我婦懷妊，男耶？女耶？』六師答言：『生必是女。』長者聞已，心生愁惱。復有知識來謂長者：『何故愁惱？如是耶？』長者答言：『我婦懷妊，未知男女，故問六師。六師見語：如我相法，生必是女。我聞是語，自惟年老，財富無量，如其非男，無所付囑，是故我愁。』知識復言：『汝無智慧，先不聞耶？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爲誰弟子？佛耶？六師耶？六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不事，爲佛弟子？又舍利弗、目犍連等，及諸國王頻婆娑羅等，諸王夫人末利夫人等，諸國長者須達多等，如是諸人非佛弟子耶？曠野鬼神、阿闍世王、護財醉象、鴛掘魔羅、惡心熾盛，欲害其母，如是等輩，斯非如來所調伏耶？長者！如來世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爲佛；發言無二故名如來；斷煩惱故名阿羅訶。世尊所說終無有二；六師不爾，云何可信？如來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爾時長者即與是人來詣我所，頭面作禮右邊三匝，合掌長跪而作是言：『世

尊於諸眾生平等無二，怨親一相；我爲愛結之所繫縛，於怨親中未能無二，我今欲問如來世事，深自愧懼，未敢發言。世尊！我婦懷妊，六師相言生必是女，是事云何？』佛言：『長者！汝婦懷妊是男無疑，其兒生已福德無比。』爾時長者聞我語已，生大歡喜，便退還家。爾時六師聞我記生者必男，有大福德，心生嫉妒；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往其家，語長者言：『快哉！瞿曇善說其相，汝婦臨月，可服此藥；服此藥已，兒則端正，產者無患。』長者歡喜，受其毒藥與婦令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遍城市高聲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其兒福德天下無勝，今兒未生，母已喪命。』爾時長者復於我所生不信心，即依世法殮殮棺蓋，送至城外，多積乾薪，以火焚之。我以道眼明見此事，顧命阿難：『取我衣來，吾欲往彼摧滅邪見。』時毘沙門天告摩尼跋陀大將而作是言：『如來今欲詣彼塚間，卿可速往，平治掃灑，安師子座，求妙花香莊嚴其地。』爾時六師遙見我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塚間欲噉肉耶？』是時多有未得法眼諸優婆塞，各懷羞愧而白我言：『彼婦已死，願不須往。』爾時阿難語眾人言：『且待須臾，如來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我時到已，坐師子座，長者難言：『所言無二，可名世尊；母

已終亡，云何生子？」我言：「長者！卿於爾時都不見問母命修短，但問所懷爲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故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猶如鴛鴦處蓮花臺，六師見已，復作是言：「妖哉！瞿曇！善爲幻術。」長者見已，心復歡喜，訶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於爾時尋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耆婆欲往，六師前牽，語耆婆言：「瞿曇沙門所作幻術，未必常爾，或能不能；如其不能，脫相燒害，汝今云何信受其言？」耆婆答言：「如來使入阿鼻地獄，所有猛火尙不能燒，況世間火。」爾時耆婆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水，抱持是兒還詣我所，授兒與我。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眾生壽命不定，如水上泡；眾生若有殷重業果，火不能燒，毒不能害。是兒業果，非我所作。」時長者言：「善哉！世尊！是兒若得盡其天命，惟願如來爲立名字。」佛言：「長者！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應名樹提。」爾時會中見我神化，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六師周遍六城，不得停足，慚愧低頭，復來至此拘尸那城，既至此已，唱如是言：『諸人當知：沙門瞿曇、是大幻師，誑惑天下，遍六大城；譬如幻師幻作四兵，所謂車兵馬兵象兵步兵；

又復幻作種種瓔珞、城郭宮宅、河池樹木。沙門瞿曇亦復如是幻作王身，爲說法故，或作沙門身、婆羅門身、男身女身、小身大身，或作畜生鬼神之身；或說無常，或說有常；或時說苦，或時說樂；或說有我，或說無我；或說有淨，或說無淨；或時說有，或時說無；所爲虛妄，故名爲幻。譬如因子，隨子得果；瞿曇沙門亦復如是，摩耶所生，母既是幻，子不得非。沙門瞿曇無實知見；諸婆羅門經年積歲，修習苦行，護持禁戒，尙言未有真實知見，何況瞿曇年少學淺，不修苦行，云何而有真實知見？若能具滿七年苦行，見猶不多，況所修習不滿六年。愚人無智，信受其教，如大幻師誑惑愚者；沙門瞿曇亦復如是。」善男子！如是六師於此城中，大爲眾生增長邪見。善男子！我見是事，心生憐愍，以我神力，請召十方諸大菩薩雲集此林，周匝彌滿四十由延，今於此中大師子吼。善男子！雖於空處多有所說，則不得名師子吼也。於此智人大眾之中，真得名爲大師子吼。師子吼者，說一切法悉無常、苦、無我、不淨，惟說如來常樂我淨。爾時六師復作是言：『若瞿曇有我，我亦有我；所言我者，見者名我。瞿曇！譬如有人向中見物，我亦如是向喻於眼；見者喻我。』我告六師：『若言見者名我，是義不然。何以故？汝所引喻因向見

者，人在一向六根俱用，若定有我因眼見者，何不  
如彼一根之中俱伺諸塵？若一根中不能一時聞見六  
塵，當知無我。所引向喻：『雖經百年，見者因之  
所見無異』，眼根若爾，年邁根熟，亦應無異。人  
向異故，見內見外。眼根若爾，亦應內外一時俱  
見，若不見者，云何有我？』六師復言：『瞿曇！  
若無我者，誰能見耶？』佛言：『有色有明有心有  
眼，是四和合，故名爲見，是中實無見者受者；眾  
生顛倒，言有見者及以受者。以是義故，一切眾生  
所見顛倒，諸佛菩薩所見真實。六師！若言色是我  
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色實非我，色若是我，不  
應而得醜陋形貌。何故復有四姓差別？悉不一種婆  
羅門耶？何故屬他不得自在？諸根缺陋生不具足？  
何故不作諸天之身？而受地獄、畜生、餓鬼種種諸  
身？若不能得隨意作者，當知必定無有我也。以無  
我故，名爲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爲空，空故顛  
倒；以顛倒故，一切眾生輪轉生死。受想行識，亦  
復如是。六師！如來世尊永斷色縛乃至識縛，是故  
名爲常樂我淨。復次色者即是因緣，若因緣者則名  
無我；若無我者名爲苦空；如來之身非是因緣，非  
因緣故則名有我，若有我者即常樂淨。』六師復  
言：『瞿曇！色亦非我，乃至識亦非我，我者遍一  
切處，猶如虛空。』我言：『若遍有者，則不應言

我初不見。若初不見，則知是見本無今有；若本無  
今有，是名無常；若無常者，云何言遍？若遍有  
者，五道之中應俱有身；若有身者，應各受報；若  
各受報，云何而言轉受人天？汝言遍者，一耶？多  
耶？我若一者，則無父子怨親中人；我若多者，一  
切眾生所有五根悉應平等，所有業慧亦應如是。若  
如是者，云何說言根有具足不具足者？善業惡業、  
愚智差別？』瞿曇！眾生我者無有邊際，法與非  
法，則有分齊；眾生修法則得好身，若行非法則得  
惡身，以是義故，眾生業果不得無差。』我言：  
『善男子！法與非法若如是者，我則不遍；我若遍  
者，則應悉到；如其到者，修善之人亦應有惡，行  
惡之人亦應有善；若不爾者，云何言遍？』瞿  
曇！譬如一室然百千燈，各各自明不相妨礙；眾生  
我者亦復如是，修善行惡，不相雜合。』善男  
子！汝等若言我如燈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彼燈  
之明從緣而有，燈增長故明亦增長；眾生我者則不  
如是；明從燈出，住在異處，眾生我者不得如是從  
身而出，住在異處。彼燈光明與闇共住；何以故？  
如闇室中，然一燈時照則不了，及至多燈乃得明  
了。若初燈破闇，則不須後燈；若須後燈，當知初  
明與闇共住。』瞿曇！若無我者，誰作善惡？』  
我言：『若我作者云何名常？如其常者，云何而得

有時作善，有時作惡？若言有時作善惡者，云何復得言我無邊？若我作者，何故而復習行惡法？如其我是作者，智者何故生疑眾生無我？以是義故，外道法中定無有我；若言我者，則是如來。何以故？身無邊故，無疑網故。不作不受故名為常；不生不滅故名為樂；無煩惱垢故名為淨；無有十相故名為空；是故如來常樂我淨，空無諸相。」諸外道言：『若言如來常樂我淨，無相故空，當知瞿曇所說之法則非空也。是故我今當頂戴受持。』爾時外道其數無量，於佛法中信心出家。善男子！以是因緣，故我於此娑羅雙樹大師子吼；師子吼者，名大涅槃。善男子！東方雙者破於無常，獲得於常，乃至北方雙者破於不淨，而得於淨。善男子！此中眾生為雙樹故，護娑羅林，不令外人取其枝葉、斫截破壞；我亦如是，為四法故，令諸弟子護持佛法，何等名四？常、樂、我、淨。此四雙樹，四王典掌，我為四王護持我法，是故於中而般涅槃。善男子！娑羅雙樹花果常茂，常能利益無量眾生；我亦如是，常能利益聲聞緣覺。花者喻我，果者喻樂，以是義故，我於此間娑羅雙樹入大寂定。大寂定者，名大涅槃。」

師子吼言：「世尊！如來何故二月涅槃？」  
「善男子！二月名春，春陽之月萬物生長，種植根

栽，花果敷榮，江河盈滿，百獸孚乳。是時眾生多生常想，為破眾生如是常心，說一切法悉是無常，惟說如來常住不變。善男子！於六時中，孟冬枯悴，眾不愛樂；春陽和液，人所貪愛，為破眾生世間樂故，演說常樂；我淨亦爾，如來為破世我世淨故，說如來真實我淨。言二月者，喻於如來二種法身；冬不樂者，智者不樂如來無常入於涅槃；二月樂者，喻於智者愛樂如來常樂我淨；種植者，喻諸眾生聞法歡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種諸善根；河者，喻於十方諸大菩薩來詣我所，諮受如是大涅槃典；百獸孚乳者，喻我弟子生諸善根；花喻七覺，果喻四果；以是義故，我於二月入大涅槃。」  
師子吼言：「如來初生、出家成道、轉妙法輪，皆以八日，何故涅槃獨十五日？」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無虧盈，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入大涅槃無有虧盈；以是義故，以十五日入般涅槃。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盛滿時有十一事：何等十一？一能破闇；二令眾生見道非道；三令眾生見道邪正；四除鬱蒸得清涼樂；五能破壞熒火高心；六息一切賊盜之想；七除眾生畏惡獸心；八能開敷優鉢羅花；九合蓮花；十引發行人進路之心；十一令諸眾生樂受五欲，多獲快樂。善男子！如來滿月亦復如是；一者破壞無明大闇；二者演說正道

邪道；三者開示生死邪嶮，涅槃平正；四者令人遠貪欲瞋恚癡熱；五者破壞外道無明；六者破壞煩惱結賊；七者除滅畏五蓋心；八者開敷眾生種善根心；九者覆蓋眾生五欲之心；十者發起眾生進修趣向大涅槃行；十一者令諸眾生樂修解脫；以是義故於十五日入大涅槃，而我真實不入涅槃。我弟子中愚癡惡人，定謂如來入於涅槃；譬如母人多有諸子，其母捨行至他國土，未還之頃諸子各言：『我母已死。』而是母人實不死也。」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何等比丘能莊嚴此娑羅雙樹？」「善男子！若有比丘受持讀誦十二部經，正其文句、通達深義，為人解說、初中後善；為欲利益無量眾生，演說梵行；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阿難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難比丘受持讀誦十二部經，為人開說，正語正義，猶如瀉水置之異器；阿難比丘亦復如是，從佛所聞，如聞轉說。」「善男子！若有比丘得淨天眼，見於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如觀掌中菴摩勒果，如是比丘亦能莊嚴娑羅雙樹。」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阿尼樓駄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阿尼樓駄天眼見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乃至中陰悉能明了，無障礙故。」「善男子！若有比丘，少欲知足，心樂

寂靜，勤行精進，念定慧解，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迦葉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迦葉比丘善修少欲知足等法。」「善男子！若有比丘為益眾生故，不為利養，修習通達無諍三昧聖行空行，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須菩提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須菩提者善修無諍聖行空行故。」「善男子！若有比丘善修神通，一念之中能作種種神通變化，一心一定，能作二果；所謂水火。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目連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目連連者，善修神通無量變化故。」「善男子！若有比丘，修習大智、利智、疾智、解脫智、甚深智、廣智、無邊智、無勝智、實智，具足成就如是慧根，於怨親中，心無差別。若聞如來涅槃無常，心不憂感；若聞常住不入涅槃，不生欣慶；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舍利弗比丘即其人也。何以故？舍利弗者，善能成就具足如是大智慧故。」「善男子！若有比丘能說眾生悉有佛性，得金剛身無有邊際，常樂我淨，身心無礙，得八自在；如是比丘則能莊嚴娑羅雙樹。」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惟有如來即其人也。何以故？如來之身金剛無邊，常樂

我淨，身心無礙，具八自在故。世尊！惟有如來乃能莊嚴娑羅雙樹。如其無者則不端嚴，惟願大慈、爲莊嚴故，常住於此娑羅林中。」佛言：「善男子！一切諸法，性無住住，汝云何言願如來住？善男子！凡言住者名爲色法，從因緣生故名爲住；因緣無處，故名不住住。如來已斷一切色縛，云何當言如來住耶？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住名僞慢，以僞慢故不得解脫；不得解脫故名爲住。誰有僞慢？從何處來？是故得名爲無住住；如來永斷一切僞慢，云何而言願如來住？住者名有爲法，如來已斷有爲之法，是故不住；住名空法，如來已斷如是空法，是故獲得常樂我淨。云何而言願如來住？住者名爲二十五有，如來已斷二十五有，云何而言願如來住？住者即是一切凡夫，諸聖無去無來無住；如來已斷去來住相，云何言住？夫無住者名無邊身，身無邊故，云何而言惟願如來住娑羅林？若住此林則是有邊身，若有邊則是無常；如來是常，云何言住？夫住無者名曰虛空，如來之性同於虛空，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金剛三昧，金剛三昧壞一切住，金剛三昧即是如來，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則名爲幻，如來同幻，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無始終，如來之性無有始終，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無邊法界，無邊法界即是如來，云何言住？又無住者

名首楞嚴三昧，首楞嚴三昧知一切法而無所著，以無著故名首楞嚴；如來具足首楞嚴定，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處非處力，如來成就處非處力，云何言住？又無住者名檀波羅蜜，檀波羅蜜若有住者，則不得至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以是義故檀波羅蜜名爲無住；如來乃至不住般若波羅蜜，云何願言如來常住娑羅樹林？又無住者名修四念處；如來若住四念處者，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不住住。又無住者名無邊眾生界，如來悉到一切眾生無邊界分而無所住；又無住者名無屋宅，無屋宅者名爲無有，無有者名爲無生，無生者名爲無死，無死者名爲無相，無相者名爲無繫，無繫者名爲無著，無著者名爲無漏，無漏即善，善即無爲，無爲者即大涅槃，大涅槃即常，常者即我，我者即淨，淨者即樂，常樂我淨即是如來。善男子！譬如虛空，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如來亦爾，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善男子！若有說言身口意惡得善果者，無有是處；身口意善得惡果者，亦無是處。若言凡夫得見佛性，十住菩薩不得見者，亦無是處；一闍提輩、犯五逆罪、謗法等經、毀四重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亦無是處；六住菩薩，煩惱因緣墮三惡道，亦無是處；菩薩摩訶薩以真女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亦

無是處；一闡提常，三寶無常，亦無是處；如來住於拘尸那城，亦無是處。善男子！如來今於此拘尸那城，入大三昧深禪定窟，眾不見故，名入涅槃。」師子吼言：「如來何故入禪定窟？」善男子！為欲度脫諸眾生故，未種善根者令得種故，已種善根者得增長故，善果未熟令得熟故，為已熟者說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輕賤善法者令生尊重故，諸有放逸者令離放逸故，為與文殊師利等諸大香象共論議故，為欲教化樂讀誦者深愛禪定故，為以聖行、梵行、天行教化眾生故，為觀不共深法藏故，為欲訶責放逸弟子故——如來常寂猶尚樂定，況汝等輩煩惱未盡，而生放逸；為欲訶責諸惡比丘，受畜八種不淨之物、及不少欲、不知足故；為令眾生尊重所聞禪定法故；以是因緣，入禪定窟。」

師子吼言：「世尊！無相定者名大涅槃，是故涅槃名為無相，以何因緣名為無相？」善男子！無十相故；何等為十？所謂色相、聲相、香相、味相、觸相、生住壞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無如是相，故名無相。善男子！夫著相者則能生癡，癡故生愛，愛故繫縛，繫縛故受生，受生故有死，死故無常；不著相者則不生癡，不生癡故則無有愛，無有愛故則無繫縛，無繫縛故則不受生，不受生故則無有死，無有死故則名為常；以是義故，涅

槃名常。」師子吼言：「世尊！何等比丘能斷十相？」佛言：「善男子！若有比丘數數修習三種相者，則斷十相；數數修習三昧定相，數數修習智慧之相，數數修習捨相，是名三相。」師子吼言：「世尊！云何名為定慧捨相？定是三昧者，一切眾生皆有三昧，云何方言修習三昧？若心在一境則名三昧，若更餘緣則不名三昧；如其不定，非一切智；非一切智，云何名定？若以一行得三昧者，其餘諸行亦非三昧，若非三昧則非一切智，若非一切智，云何名三昧？慧、捨二相，亦復如是。」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緣於一境得名三昧，其餘諸緣不名三昧；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是餘緣亦一境故，行亦如是。又言眾生先有三昧不須修者，是亦不然；所以者何？言三昧者名善三昧，一切眾生真實未有，云何而言不須修習？以住如是善三昧中觀一切法，名善慧相；不見三昧智慧異相，是名捨相。」

「復次善男子！若取色相——不能觀色常無常相，是名三昧；若能觀色常無常相，是名慧相；三昧慧等觀一切法，是名捨相。善男子！如善御駕馭，遲疾得所，遲疾得所故名捨相；菩薩亦爾，若三昧多者則修習慧，若慧多者則修習三昧；三昧慧等，則名為捨。善男子！十住菩薩智慧力多，三昧

力少，是故不得明見佛性；聲聞緣覺三昧力多，智慧力少，以是因緣不見佛性；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見佛性了了無礙，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見佛性者名爲捨相，奢摩他者名爲能滅，能滅一切煩惱結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調，能調諸根惡不善故；又奢摩他者名曰寂靜，能令三業成寂靜故；又奢摩他者名曰遠離，能令眾生離五欲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清，能清貪欲瞋恚愚癡三濁法故；以是義故，故名定相。毘婆舍那名爲正見，亦名了見；名爲能見，名曰遍見，名次第見，名別相見，是名爲慧。憂畢又者，名曰平等，亦名不諍，又名不觀，亦名不行，是名爲捨。善男子！奢摩他者有二種：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復有二種：一者成就，二不成就；成就者所謂諸佛菩薩，不成就者所謂聲聞辟支佛等。復有三種：謂下中上；下者謂諸凡夫，中者聲聞緣覺，上者諸佛菩薩。復有四種：一者退，二者住，三者進，四者能大利益。復有五種：所謂五智三昧；何等爲五？一者無食三昧，二者無過三昧，三者身意清淨一心三昧，四者因果俱樂三昧，五者常念三昧。復有六種：一者觀骨三昧，二者慈三昧，三者觀十二因緣三昧，四者阿那婆那三昧，五者正念覺觀三昧，六者觀生滅住異三昧。復有七種：所謂七覺分；一者念處覺分，二者擇法覺分，

三者精進覺分，四者喜覺分，五者除覺分，六者定覺分，七者捨覺分。復有七種：一者須陀洹三昧，二者斯陀含三昧，三者阿那含三昧，四者阿羅漢三昧，五者辟支佛三昧，六者菩薩三昧，七者如來覺知三昧。復有八種：謂八解脫三昧；一者內有色相、外觀色解脫三昧；二者內無色相、外觀色解脫三昧；三者淨解脫身證三昧；四者空處解脫三昧；五者識處解脫三昧；六者無所有處解脫三昧；七者非有想非無想處解脫三昧；八者滅盡定處解脫三昧。復有九種：所謂九次第定；四禪四空及滅盡定三昧。復有十種：所謂十一切處三昧；何等爲十？一者地一切處三昧，二者水一切處三昧，三者風一切處三昧，四者青一切處三昧，五者黃一切處三昧，六者赤一切處三昧，七者白一切處三昧，八者空一切處三昧，九者識一切處三昧，十者無所有一切處三昧。復有無數種，所謂諸佛菩薩。善男子！是名三昧相。善男子！慧有二種：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復有三種：一者般若，二者毘婆舍那，三者闍那；般若者名一切眾生，毘婆舍那者一切聖人，闍那者諸佛菩薩。又般若者名爲別相，毘婆舍那者名爲總相，闍那者名爲破相。復有四種：所謂觀四真諦。善男子！爲三事故修奢摩他；何等爲三？一者不放逸故，二者莊嚴大智故，三者得自在



故。復次，爲三事故修毘婆舍那；何等爲三？一者爲觀生死惡果報故，二者爲欲增長諸善根故，三者爲破一切諸煩惱故。」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一五

師子吼言：「世尊！如經中說，若毘婆舍那能破煩惱，何故復修奢摩他耶？」佛言：「善男子！汝言毘婆舍那破煩惱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有智慧時則無煩惱，有煩惱時則無智慧，云何而言毘婆舍那能破煩惱？善男子！譬如明時無闇，闇時無明，若有說言明能破闇，無有是處。善男子！誰有智慧？誰有煩惱？而言智慧能破煩惱？如其無者，則無所破。善男子！若言智慧能破煩惱，爲到故破？不到故破？若不到破者，凡夫眾生則應能破；若到故破者，初念應破；若初念不破，後亦不破；若初到便破，是則不到，云何說言智慧能破？若言到與不到而能破者，是義不然。復次，毘婆舍那破煩惱者，爲獨能破？爲伴故破？若獨能破，菩薩何

故修八正道？若伴故破，當知獨則不能破也；若獨不能，伴亦不能；如一盲人不能見色，雖伴眾盲亦不能見；毘婆舍那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地堅性、火熱性、水濕性、風動性，而地堅性乃至風動性，非因緣作，其性自爾。如四大性，煩惱亦爾，性自是斷；若是斷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斷？以是義故，毘婆舍那決定不能破諸煩惱。善男子！如鹽性鹹；令異物鹹；蜜本性甘，令異物甘；水本性濕，令異物濕；智慧性滅，令法滅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法無滅，云何智慧強能令滅？若言鹽鹹令異物鹹，慧滅亦爾能令異法滅者，是亦不然。何以故？智慧之性，念念滅故；若念念滅，云何而言能滅他法？以是義故，智慧之性不破煩惱。善男子！一切諸法有二種滅：一者性滅，二者畢竟滅。若性滅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滅？若言智慧能燒煩惱，如火燒物，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火燒物則有遺燼，智慧若爾，應有餘燼；如斧伐樹，斫處可見，智慧若爾，有何可見？慧若能令煩惱離者，如是煩惱，應餘處現——如諸外道離六大城，拘尸那現；若是煩惱不餘處現，則知智慧不能令離。善男子！一切諸法，性若自空，誰能令生？誰能令滅？異生異滅，無造作者。善男子！若修習定，則得如是正知正見；以是義故，我經中說，若有比丘修習定者，能

見五陰生滅之相。善男子！若不修定，世間之事尚不能了，況於出世？若無定者，平處顛墜，心緣異法，口宣異言；耳聞異語，心解異義；欲造異字，手書異文；欲行異路，身涉異徑。若有修習三昧定者則大利益，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二法，能大利益：一者定，二者智。善男子！如刈菅草，執急則斷；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亦復如是。善男子！如拔堅木，先以手動，後則易出；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善男子！如浣垢衣，先以灰汁，後以清水，衣則鮮潔；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先讀誦，後則解義；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勇人，先以鎧仗牢自莊嚴，然後御陣，能壞怨賊；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巧匠，鉗鍋盛金，自在隨意，撓攪融消；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明鏡，照了面像；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先平地然後下種，先從師受後思惟義；菩薩定慧亦復如是。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能大利益。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調攝五根，堪忍眾苦；所謂飢渴寒熱、打擲罵辱、惡獸所嚙、蚊虻所螫，常攝其心不令放逸，不為利養行於非法，客塵煩惱所不能污，不為諸邪異見所惑，常能遠離諸惡覺觀；不久成就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欲成就利眾生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四倒暴風不能吹動，如須彌山雖為四風之所吹鼓，不能令動；不為外道邪師所拔，如帝釋幢不可移轉；眾邪異術不能誑惑，常受微妙第一安樂，能解如來深祕密義；受樂不欣，逢苦不戚，諸天世人恭敬讚歎；明見生死及非生死，善能了知法界法性，身有常樂我淨之法，是則名為大涅槃樂。」

「善男子！定相者，名空三昧；慧相者，名無願三昧；捨相者，名無相三昧。善男子！若有菩薩摩訶薩善知定時、慧時、捨時，及知非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菩提道。」師子吼言：「世尊！云何菩薩知時非時？」「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因於受樂，生大憍慢；或因說法而生憍慢，或因精勤而生憍慢，或因解義、善問答時而生憍慢，或因親近惡知識故而生憍慢，或因布施所重之物而生憍慢，或因世間善法功德而生憍慢，或因世間豪貴之人所恭敬故而生憍慢；當知爾時不宜修智，宜應修定，是名菩薩知時非時。若有菩薩勤修精進，未得利益涅槃之樂，以不得故生於悔心，以鈍根故不能調伏五情諸根，諸垢煩惱勢力盛故，自疑戒律有羸損故，當知爾時不宜修定，宜應修智，是名菩薩知時非時。善男子！若有菩薩定慧二法不平等者，當知爾時不

宜修捨；二法若等，則宜修之；是名菩薩知時非時。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定慧起煩惱者，當知爾時不宜修捨，宜應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捨；是名修捨。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如是三法相者，以是因緣，得無相涅槃。」

師子吼言：「世尊！無十相故，名大涅槃爲無相者，復以何緣名爲無生、無出、無作？屋宅洲歸、安隱滅度，涅槃寂靜、無諸病苦，無所有耶？」佛言：「善男子！無因緣故，故名無生；以無爲故，故名無出；無造業故，故名無作；不入五見，故名屋宅；離四瀑水，故名爲洲；調眾生故，故名歸依；壞結賊故，故名安隱；諸結火滅，故名滅度；離覺觀故，名曰涅槃；遠憤鬧故，名曰寂靜；永斷必死，故名無病；一切無故，名無所有。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即得明了見於佛性。」師子吼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成就幾法，能見如是無相涅槃、至無所有？」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成就十法，則能明見涅槃無相，至無所有；何等爲十？一者信心具足；云何名爲信心具足？深信佛、法、眾僧是常，十方諸佛方便示現，一切眾生及一闍提悉有佛性；不信『如來生老病死及修苦行、提婆達多真實破僧、出佛身血、如來畢竟入於

涅槃、正法滅盡』；是名菩薩信心具足。二者淨戒具足；云何名爲淨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不與彼女人和合，見女人時或生嘲調，言語戲笑；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爲淨戒具足。復有菩薩自言戒淨，雖不與彼女人身合、嘲調戲笑，於壁障外、遙聞女人瓔珞環釧種種諸聲，心生愛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爲淨戒具足。復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彼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爲淨戒具足。復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見男女相隨，然爲生天受五欲樂；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污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爲淨戒具足。善男子！若有菩薩清淨持戒，而不爲戒，不爲尸羅波羅蜜，不爲眾生，不爲利養，不爲菩提，不爲涅槃，不爲聲聞辟支佛，唯爲最上第一義故，護持禁戒；善男子！是名菩薩淨戒具足。三者親近諸善知識；善知識者，若有能說信戒多聞、布施智慧，令人受行，是名菩薩善知識也。四者樂於寂靜；寂靜者所謂身心寂靜，觀察諸法甚深法界，是名寂靜。五者精進；

精進者所謂繫心觀四真諦，設頭火然，終不放捨，是名精進。六者念具足；念具足者所謂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捨，是名念具足。七者軟語；軟語者所謂實語妙語，先意問訊，時語真語，是名軟語。八者護法；護法者所謂愛樂正法，常樂演說讀誦書寫、思惟其義，廣宣敷揚，令其流布；若見有人書寫解說、讀誦讚歎、思惟義者，爲求資生而供養之，所謂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爲護法故不惜身命，是名護法。九者菩薩摩訶薩見有同學同戒有所乏少，轉從他乞熏鉢染衣、瞻病所須衣服飲食臥具房舍而供給之。十者具足智慧；智慧者所謂觀於如來常樂我淨，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觀法二相，所謂空不空，常無常，樂無樂，我無我，淨不淨；異法可斷，異法不可斷；異法從緣生，異法從緣見；異法從緣果，異法非緣果；是名具足智慧。善男子！是名菩薩具足十法，即能明見涅槃無相。」

師子吼言：「世尊！如佛先告純陀：『汝今已得見於佛性，得大涅槃，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義云何？世尊！如經中說：『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一闍提，得千倍報；施持戒者，百千倍報；若施外道斷煩惱者，得無量報；奉施四向及以四果、至辟支佛，得無量報；施不退菩薩及最後身諸大菩薩、如來世尊，所得福報無量無邊，不可

稱計，不可思議。』純陀大士若受如是無量報者，是報無盡，何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經中復說：『若人重心造善惡業，必得果報；若現世受，若次生受，若後世受。』純陀善業愍重心作，當知是業必定受報，若定受報，云何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復得見於佛性？世尊！經中復說：『施三種人，果報無盡；一者病人，二者父母，三者如來。』世尊！經中復說：『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如其無有欲界業者，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色無色業，亦復如是。』世尊！如法句偈：『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業。』又阿尼樓駄言：『世尊！我憶往昔以一食施，八萬劫中不墮三惡。』世尊！一食之施尙得是報，何況純陀信心施佛，具足成就檀波羅蜜。世尊！若善果報不可盡者，謗方等經、犯五逆罪、毀四重禁、一闍提罪，云何可盡？若不可盡，云何能得見於佛性，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唯有二人能得無量無邊功德，不可稱計，不可宣說；能竭生死漂流瀑河，降魔怨敵，摧魔勝幢，能轉如來無上法輪；一者善問，二者善答。善男子！佛十力中，業力最深。善男子！有諸眾生於業緣中，心輕不信，爲度彼故作如是說。善男子！一切作業有輕有重，輕重二業，

復各有二；一者決定，二者不決定。善男子！或有人言：『惡業無果，若言惡業定有果者，云何氣噓旃陀羅而得生天？鶡掘摩羅得解脫果？以是義故，當知作業有定得果、不定得果。』我為除斷如是邪見，故於經中說如是語：『一切作業，無不得果。』善男子！或有重業可得作輕，或有輕業可得作重；非一切人，唯有愚智。是故當知，非一切業悉定得果；雖不定得，亦非不得。善男子！一切眾生凡有二種：一者智人，二者愚癡。有智之人以智慧力，能令地獄極重之業，現世輕受；愚癡之人現世輕業，地獄重受。」師子吼言：「世尊！若如是者，則不應求清淨梵行及解脫果。」佛言：「善男子！若一切業定得果者，則不應求梵行解脫；以不定故，則修梵行及解脫果。善男子！若能遠離一切惡業，則得善果，若遠善業則得惡果；若一切業定得果者，則不應求修習聖道，若不修道，則無解脫。一切聖人所以修道，為壞定業、得輕報故，不定之業無果報故；若一切業定得果者，則不應求修習聖道。若人遠離修習聖道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不得解脫得涅槃者，亦無是處。善男子！若一切業定得果者，一世所作純善之業，應當永已常受安樂；一世所作極重惡業，亦應永已受大苦惱。業果若爾，則無修道解脫涅槃，人作人受，婆羅門作婆羅門

受；若如是者，則不應有下姓下人；人應常人，婆羅門應常婆羅門，小時作業應小時受，不應中年及老時受；老時作惡生地獄中，地獄初身不應便受，應待老時然後乃受；若老時不殺，不應壯年得壽，若無壯壽，云何至老？業無失故；業若無失，云何而有修道涅槃？善男子！業有二種；定以不定。定業有二；一者報定，二者時定。或有報定而時不定，緣合則受；或三時受，所謂現受、生受、後受。善男子！若定心作善惡等業，作已深生信心歡喜，若發誓願供養三寶，是名定業。善男子！智者善根深固難動，是故能令重業為輕；愚癡之人不善深厚，能令輕業而作重報；以是義故，一切諸業不名決定。」

「菩薩摩訶薩無地獄業，為眾生故發大誓願，生地獄中；善男子！往昔眾生壽百年時，恒沙眾生受地獄報，我見是已即發大願，受地獄身；菩薩爾時實無是業，為眾生故受地獄果。我於爾時在地獄中，經無量歲，為諸罪人廣開分別十二部經；諸人聞已，壞惡果報，令地獄空，除一闍提；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復次善男子！是賢劫中，無量眾生墮畜生中，受惡業果；我見是已，復發誓願，為欲說法度眾生故，或作獐鹿、熊羆、獼猴、龍蛇金翅、鳥鵠魚鱉、兔象牛馬之身；善男

子！菩薩摩訶薩實無如是畜生惡業，以大願力，爲眾生故現受是身；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復次善男子！是賢劫中，復有無量無邊眾生，生餓鬼中，或食吐汁、脂肉膿血、屎尿涕唾，壽命無量百千萬歲，初不曾聞漿水之名，況復眼見而得飲也；設遙見水，生意往趣；到則變成猛火膿血；或時不變，則有多人執矛槊，遮護捉持，不令得前；或天降雨，至身成火，是名惡業果報；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如是諸惡業果，爲化眾生令得解脫，故發誓願受如是身，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善男子！我於賢劫生屠膾家，畜養雞豬牛羊，強獵羅網瀘捕，旃陀羅舍作賊劫盜；菩薩實無如是惡業，爲度眾生令得解脫，以大願力受如是身，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善男子！是賢劫中復生邊地，多作貪欲、瞋恚、愚癡，習行非法，不信三寶後世果報；不能恭敬父母親老、耆舊長宿；善男子！菩薩爾時實無是業，爲令眾生得解脫故，以大願力、而生其中，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善男子！是賢劫中復受女身、惡身、貪身、瞋身、癡身、妒身、慳身、幻身、誑身、纏蓋之身；善男子！菩薩爾時亦無是業，但爲眾生得解脫故，以大願力願生其中，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善男子！我於賢

劫受黃門身、無根二根及不定根；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如是諸惡身業，爲令眾生得解脫故，以大願力、願生其中，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善男子！我於賢劫復習外道尼乾子法，信受其法，無施無祠，無施祠報，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現在世及未來世，無此無彼，無有聖人，無變化身，無道涅槃；善男子！菩薩實無如是惡業，但爲眾生令得解脫，以大願力受是邪法；是名菩薩摩訶薩非現生後、受是惡業。」

「善男子！我念往昔，與提婆達多俱爲商主，各各自有五百商人，爲利益故，至大海中採取珍寶；惡業緣故路遇暴風，吹破船舫，伴黨死盡；爾時我與提婆達多，不殺果報長壽緣故，爲風所吹，俱至陸地。時提婆達多貪惜寶貨，生大憂苦，發聲啼哭。我時語言：『提婆達多！不須啼哭。』提婆達多即語我言：『諦聽！諦聽！譬如有人貧窮困苦，至塚墓間，手捉死屍而作是言：『願汝今者施我死樂，我當施汝貧窮壽命。』爾時死屍即便起坐，語貧人言：『善男子！貧窮壽命，汝自受之，我今甚樂如是死樂，實不欣汝貧窮而生。』然我今日既無死樂，兼復貧窮，云何而得不啼哭耶？』我復慰喻：『汝且莫愁，今有二珠價值無數。當分一枚以相惠施。』我即分與，復語之言：『有命之人

能得此寶，如其無命，誰能得耶？」我時疲弊，詣一樹下止息眠臥；提婆達多貪心熾盛，為餘一珠即生惡心，刺壞我目，劫奪我珠。我時患瘡，發聲呻號，時有一女來至我所而問我言：『仁者何故呻號如是？』我即為其廣說本事，女人聞已，復重問我：『汝名字何？』我即答言：『名為實語。』女言：『云何知汝為實語耶？』我即立誓，若我今於提婆達多有惡心者，目當如是永為盲瞽；如其無者，當還得眼。』言已，其目平復如故。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說現世報。」

「善男子！我念往昔，生南天竺富單那城婆羅門家。是時有王名迦羅富，其性暴惡，憍慢自大，年壯色美，耽著五欲。我於爾時為度眾生，在彼城外寂默禪思。爾時彼王春木花敷，與其眷屬、宮人、嫫女出城遊觀，在樹林下五欲自娛。其諸嫫女捨王遊戲，遂至我所，我時欲為斷彼貪故而為說法。時王尋來，即見我時便生惡心而問我言：『汝今已得羅漢果耶？』我言：『不得。』復言：『獲得不還果耶？』我言：『不得。』復作是言：『汝今若未得是二果，則為具足貪欲煩惱，云何自恣，觀我女人？』我即答言：『大王當知，我今雖未斷於貪結，然其內心實無貪著。』王言：『癡人！世有諸仙服氣食果，見色猶貪，況汝盛年未斷貪欲，

云何見色而當不貪？』我言：『大王！見色不著，實不因於服氣食果。皆由繫心無常不淨。』王言：『若有輕他而生誹謗，云何得名修持淨戒？』我言：『大王！若有妒心則有誹謗，我無妒心，云何言謗？』王言：『大德！云何名戒？』大王！忍名為戒。』王言：『若忍是戒者，當截汝耳，若能忍者知汝持戒。』即截我耳，時我被截，顏色不變。時王群臣見是事已，即諫王言：『如是大士，不應加害。』王告諸臣：『汝等云何知是大士？』諸臣答言：『見受苦時，容色不變。』王復語言：『我當更試，知變不變。』即劓我鼻，刖我手足。爾時菩薩已於無量無邊世中修習慈悲、愍苦眾生，時四天王心懷瞋忿，雨沙礫石。王見是已，心大怖畏，復至我所，長跪而言：『唯願哀愍，聽我懺悔。』我言：『大王！我心無瞋，亦如無貪。』王言：『大德！云何得知心無瞋恨？』我即立誓：『我若真實無瞋恨者，令我此身平復如故。』發是願已，身即平復；是名菩薩摩訶薩說現世報。」

「善男子！善業生報後報，及不善業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諸業悉得現報。不善惡業得現報者，如王作惡，天降惡雨；亦如有人示獵師羆處及寶色鹿，其手墮落，是名惡業現受果報。生報者，如一闍提、犯四重禁

及五逆罪；後報者，如持戒人，深發誓願：願未來世常得如是淨戒之身，若有眾生壽百年時、八十年時，於中當作轉輪聖王，教化眾生。善男子！若業定得現世報者，則不能得生報後報；菩薩摩訶薩修三十二大人相業，則不能得現世報也；若業不得三種報者，是名不定。善男子！若言諸業定得報者，則不得有修習梵行、解脫涅槃，當知是人非我弟子，是魔眷屬。若言諸業有定不定，定者現報、生報、後報；不定者，緣合則受，不合不受；以是義故，應有梵行解脫涅槃。當知是人真我弟子，非魔眷屬。善男子！一切眾生不定業多，決定業少，以是義故有修習道；修習道故，決定重業可使輕受；不定之業，非生報受。善男子！有二種人：一者不定作定報，現報作生報，輕報作重報，應人中受、在地獄受。二者定作不定，應生受者迴為現受，重報作輕，應地獄受、人中輕受。如是二人，一愚二智，智者為輕，愚者令重。善男子！譬如二人於王有罪，眷屬多者其罪則輕，眷屬少者應輕更重；愚智之人亦復如是，智者善業多故，重則輕受；愚者善業少故，輕則重受。善男子！譬如二人，一則肥壯，一則羸瘦，俱沒深泥；肥壯能出，羸者則沒。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服毒，一有咒力及阿伽陀，一者無有；賴咒藥者，毒不能傷；其無咒藥，服時

即死。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多飲漿，一火力勢盛，一則微弱；火勢多者，則能消化；火勢弱者，則為其患。善男子！譬如二人為王所繫，一有智慧，一則愚癡；其有智者則能解脫，愚癡之人無有脫期。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涉險路，一則有目，一則盲瞽；有目之人直過無患，盲者墜落，墮深坑險。善男子！譬如二人俱共飲酒，一則多食，一則少食；其多食者飲則無患；其少食者飲則成患。善男子！譬如二人俱敵怨陣，一則鎧仗具足莊嚴，一則白身；其有仗者能破怨敵，其白身者不能自免。復有二人糞穢污衣，一覺尋浣，一覺不浣；其尋浣者衣則淨潔，其不浣者垢穢日增。復有二人俱共乘車，一有副軸，一無副軸；有副軸者隨意而去，無副軸者則不移處。復有二人俱行曠路，一有資糧，一則空往；有資糧者則得度險，其空往者則不能過。復有二人為賊所劫，一有寶藏，一則無藏；有寶藏者心無憂戚，其無藏者心則愁惱。愚智之人亦復如是，有善藏者重業輕受，無善藏者輕業重受。」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非一切業悉得定果，非一切眾生定受。世尊！云何眾生令現輕報、地獄重受？地獄重報、現世輕受？」佛言：「一切眾生凡有二種：一者有智，二者愚癡。若能修習身戒心慧，是名智者；若不能修身戒心慧，是



名愚者。云何名爲不修習身？若不能攝五情諸根，名不修身；不能受持七種淨戒，名不修戒；不調心故，名不修心；不修聖行，名不修慧。復次，不修身者不能具足清淨戒體，不修戒者受畜八種不淨之物，不修心者不能修習三種相故，不修慧者不修梵行故。復次，不修身者：不能觀身，不能觀色及觀色相；不觀身相，不知身數，不知是身從此到彼，於非身中而生身相，於非色中而作色相，是故貪著我身身數，名不修身。不修戒者：若受下戒，不名修戒，受持邊戒，爲自利戒，爲自調戒，不能普爲安樂眾生，非爲護持無上正法，爲生天上受五欲樂，不名修戒。不修心者：若心散亂，不能專一守自境界；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所謂五欲。若不能修四念處者，名不修心；於惡業中不善護心，名不修慧。復次，不修身者，不能深觀是身無常，無住危脆，念念滅壞，是魔境界；不修戒者，不能具足尸波羅蜜；不修心者，不能具足禪波羅蜜；不修慧者，不能具足般若波羅蜜。復次，不修身者，貪著我身及我所身——我身常恒，無有變易；不修戒者，爲自身故，作十惡業；不修心者，於惡業中，不能攝心；不修慧者，以不攝心，不能分別善惡等法。復次，不修身者，不斷我見；不修戒者，不斷戒取；不修心者作貪瞋業，趣向地獄；

不修慧者，不斷癡心。復次，不修身者，不能觀身雖無過咎，而常是怨；善男子！譬如男子，有怨常逐，伺求其便；智者覺已，繫心慎護；若不慎護，則爲其害；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常以漿水飲食冷煖，調適將養；若不如是將護守慎，即當散壞。善男子！如婆羅門奉事火天，常以香花讚歎禮拜、供養承事，期滿百年，若一觸時尋燒人手；是火雖得如是供養，終無一念報事者恩；一切眾生身亦如是，雖於多年，以好香花、瓔珞衣服、飲食臥具、病瘦醫藥而供給之，若遇內外諸惡因緣，即時滅壞，都不憶念往日供給衣食之恩。善男子！譬如有王畜四毒蛇，置之一篋以付一人，仰令瞻養；是四蛇中，設一生瞋，則能害人；是人恐怖，常求飲食，隨時守護；一切眾生四大毒蛇亦復如是，若一大瞋，則能壞身。善男子！如人久病，應當至心求醫療治；若不勤救，必死不疑；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常應攝心，不令放逸，若放逸者即便滅壞。善男子！譬如坏瓶，不耐風雨、打擲、槌押；一切眾生身亦如是，不耐飢渴寒熱、風雨、打繫、惡罵。善男子！如癰未熟，常當善護，不令人觸；設有觸者，即大苦痛；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驟懷妊，自害其軀；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內有風冷，身即受害。善男子！譬如芭蕉，生實則枯，一切眾

生身亦如是；善男子！亦如芭蕉內無堅實，一切眾生身亦如是。善男子！如蛇鼠狼，各各相於常生怨心，眾生四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鵝王不樂塚墓；菩薩亦爾，於身塚墓亦不貪樂。善男子！如旃陀羅，七世相繼不捨其業，是故爲人之所輕賤；是身種子亦復如是，種子精血究竟不淨，以不淨故，諸佛菩薩之所輕訶。善男子！是身不如摩羅耶山生於栴檀，亦不能生優鉢羅花、芬陀利花、瞻婆花、摩利迦花、婆師迦花，九孔常流膿血不淨，生處臭穢，醜陋可惡，常與諸虫共在一處。善男子！譬如世間雖有上妙清淨園林，死尸至中則爲不淨；眾共捨之，不生愛著；色界亦爾，雖復淨妙，以有身故，諸佛菩薩悉共捨之。善男子！若有不能作如是觀，名不修身、不修戒者。」

「善男子！若不能觀戒是一切善法梯橙，亦是一切善法根本，如地悉是一切樹木所生之本，是諸善根之導首也，如彼商主導眾商人；戒是一切善法勝幢，如天帝釋所立勝幢；戒能永斷一切惡業及三惡道，能療惡病猶如藥樹，戒是生死險道資糧，戒是摧結破賊鎧仗，戒是滅結毒蛇良咒，戒是度惡業行橋梁；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戒。不修心者，不能觀心輕躁動轉、難捉難調，馳騁奔逸如大惡象，念念迅速如彼電光，躁擾不住猶如獼猴；如

幻如炎，乃是一切諸惡根本；五欲難滿如火獲薪，亦如大海吞受諸流，如曼陀山草木滋多，不能觀察生死虛妄，耽惑致患，如魚吞鉤；常先引導諸業隨從，猶如貝母引導諸子，貪著五欲，不樂涅槃；如駝食蜜乃至於死，不顧芻草，深著現樂，不觀後過；如牛貪苗，不懼杖楚。馳騁周遍二十五有，猶如疾風吹兜羅毘；所不應求，求無厭足，如無智人求無熱火；常樂生死，不樂解脫，如紆婆虫，樂紆婆樹，迷惑愛著生死臭穢，猶如獄囚樂獄卒女；亦如廁豬，樂處不淨；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心。不修慧者不觀智慧有大勢力；如金翅鳥能壞惡業、壞無明闇，猶如日光能拔陰樹，如水漂物；焚燒邪見猶如猛火；慧是一切善法根本，佛菩薩母之種子也。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慧。」

「善男子！第一義中，若見身、身相、身因身果身聚、身一身二，此身彼身、身滅身等、身修修者，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身。善男子！若見戒、戒相、戒因戒果、上戒下戒、戒聚、戒一戒二、此戒彼戒、戒滅戒等、戒修修者，戒波羅蜜，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戒。若見心、心相、心因心果、心聚、心及心數、心一心二、此心彼心、心滅心等、心修修者，上中下心、善心惡心，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心。善男子！若見慧、慧相、慧因慧果、慧聚

慧一慧二、此慧彼慧、慧滅慧等、上中下慧、鈍慧利慧、慧修修者，若有如是見者，名不修慧。善男子！若有不修身戒心慧，如是之人於小惡業，得大惡報。以恐怖故，常作是念：『我屬地獄，作地獄行。』雖聞智者說地獄苦，常作是念：『如鐵打鐵，石還打石，木自打木，火虫樂火；地獄之身，還似地獄；若似地獄，有何苦事？』譬如蒼蠅爲唾所粘，不能得出，是人亦爾，於小罪中不能自出；心初無悔，不能修善，覆藏瑕疵，雖有過去一切善業，悉爲是罪之所垢污；是人所有現受輕報，轉爲地獄極重惡果。善男子！如小器水，置鹽一升，其味鹹苦，難可得飲；是人罪業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負他一錢，不能償故，身被繫縛，多受眾苦；是人罪業亦復如是。』師子吼菩薩言：「世尊！是人何故令現輕報，轉地獄受？」佛言：「善男子！一切眾生若具五事，令現輕報轉地獄受；何等爲五？一者愚癡故，二者善根微少故，三者惡業深重故，四者不懺悔故，五者不修本善業故。復有五事：一者修習惡業故，二者無戒財故，三者遠離諸善根故，四者不修身戒心慧故，五者親近惡知識故。善男子！是故能令現世輕報，地獄重受。」師子吼言：「世尊！何等人能轉地獄重報，現世輕受？」善男子！若有修習身戒心慧，如先所說：

能觀諸法同如虛空，不見智慧，不見智者，不見愚癡，不見愚者，不見修習及修習者，是名智者；如是之人，則能修習身戒心慧，是人能令地獄果報、現世輕受；是人設作極重惡業，思惟觀察能令輕微；作是念言：『我業雖重，不如善業；譬如氈花雖復百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者不覺；如巨富者，雖多負人千萬寶物，無能繫縛、令其受苦；如大香象能壞鐵鎖，自在而去。』智慧之人亦復如是，常思惟言：『我善力多，惡業羸弱，我能發露懺悔，除罪惡業，能修智慧，智慧力多，無明力少。』如是念已，親近善友，修習正見，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見有受持讀誦書寫解說之者，心生恭敬；兼以衣食、房舍臥具、病藥花香而供養之，讚歎尊重，所至到處稱說其善，不訟其短；供養三寶，敬信方等大涅槃經；如來常恒無有變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人能令地獄重報、現世輕受。善男子！以是義故，非一切業悉有定果，亦非一切眾生定受。」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六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一切業不定得果，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應當修習八聖道者，何因緣故一切眾生悉不得是大般涅槃？世尊！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即當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須修習八聖道耶？世尊！如此經中說有病人，若得醫藥及瞻病人，隨病飲食，若使不得，皆悉除差；一切眾生亦復如是，若遇聲聞及辟支佛、諸佛菩薩、諸善知識，若聞說法，修習聖道；若不遇不聞，不修習道；悉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譬如日月，無有能遮，令不得至頻多山邊，四大河水不至大海，一闍提等不至地獄；一切眾生亦復如是，無有能遮，令不得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佛性故。世尊！以是義故，一切眾生不須修道，以佛性力故，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以修習聖道力故。世尊！若一闍提、犯四重禁、五逆罪等，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須修習，以因佛性定當得故，非因修習然後得也。世尊！譬如磁石去鐵雖遠，以其力故鐵則隨著；眾生佛性亦復如是，是故不須勤修習道。」佛

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恒河邊有七種人，若為洗浴、恐畏寇賊、或為採花，則入河中。第一人者入水則沈，何以故？羸無勢力，不習浮故；第二人者雖沒還出，出已復沒，何以故？身力大故則能還出，不習浮故出已還沒；第三人者沒已即出，出更不沒。何以故？身重故沒，力大故出，先習浮故出已即住；第四人者，入已便沒，沒已還出，出已即住，遍觀四方。何以故？重故則沈，力大故還出，習浮則住，不知出處故觀四方；第五人者入已即沈，沈已便出，出已即住，住已觀方，觀已即去，何以故？為怖畏故；第六人者，入已即去，淺處則住。何以故？觀賊近遠故；第七人者既至彼岸，登上大山，無復恐怖，離諸怨賊，受大快樂。善男子！生死大河亦復如是，有七種人畏煩惱賊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出家剃髮，身披法服；既出家已，親近惡友，隨順其教，聽受邪法：『所謂眾生身者，即是五陰；五陰者，即名五大；眾生若死，永斷五大；斷五大故，何須修習善惡諸業？是故當知，無有善惡及善惡報。』如是則名一闍提也。一闍提者名斷善根；斷善根故沒生死河，不能得出；何以故？惡業重故，無信力故；如恒河邊第一人也。善男子！一闍提輩有六因緣，沒三惡道不能得出；何等為六？一者惡心熾盛故，二者不見後

世故，三者樂習煩惱故，四者遠離善根故，五者惡業障隔故，六者**親近惡知識故**。復有五事，沒三惡道；何等爲五？一者於比丘邊作非法故，二者比丘尼邊作非法故，三者自在用僧鬻物故，四者母邊作非法故，五者於**五部僧互生是非故**。復有五事，沒三惡道；何等爲五？一者常說無善惡果故，二者殺發菩提心眾生故，三者烹說法師過失故，四者**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故**，五者**為求法過而聽受故**。復有三事，沒三惡道；何等爲三？一、謂如來無常永滅；二、謂正法無常遷變；三、謂僧寶可滅壞故；是故常沒三惡道中。」

「第二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沒不能出。所言出者，親近善友則得信心；是信心者——信施施果，信善善果，信惡惡果，信生死苦、無常敗壞，是名爲信。以得信心，修習淨戒，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常樂惠施，善修智慧；以**鈍根故**，復遇惡友，不能修習身戒心慧，聽受邪法；或值惡時，處惡國土，斷諸善根；斷善根故，常沒生死，如恆河邊第二人也。第三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得名爲出，信於如來是一切智，常恆無變；爲眾生故，說無上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非滅，法僧亦爾無有滅壞。一闡提等不斷其法，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要當遠離然後乃得。以信心故修習淨戒，修習戒已，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爲諸眾生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如恆河邊第三人也。第四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爲出；得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爲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徧觀四方；觀四方者——四沙門果，如恆河邊第四人也。第五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故得信心，是名爲出；以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爲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慧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無退轉已，即便前進；前進者謂辟支佛雖能自渡，不及眾生，是名爲去；如恆河邊第五人也。第六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獲得信心，得信心故名之爲出；以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爲眾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無退轉已即復前進，遂到淺處；到淺處已即住不去；住不去者所謂菩薩，爲欲度脫諸眾生故，住觀煩惱，如恆河邊第六人也。第七人者發意欲渡生死大河，斷善根故於中沈沒；親近善友獲得信心，得信心已是名

爲出；以信心故，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爲衆生故廣宣流布；樂於惠施，修習智慧，以利根故堅住信慧，心無退轉；無退轉已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善男子！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佛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善男子！是恆河邊如是諸人，悉具手足而不能渡；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實有佛寶、法寶、僧寶，如來常說諸法要義——有八聖道、大般涅槃，而諸衆生悉不能得；此非我咎，亦非聖道衆生等過，當知悉是煩惱過惡。以是義故，一切衆生不得涅槃。善男子！譬如良醫知病說藥，病者不服，非醫咎也。善男子！如有施主，以其所有施一切人，有不受者，非施主咎。善男子！譬如日出，幽冥皆明，盲瞽之人不見道路，非日過也；善男子！如恆河水能除渴乏，渴者不飲，非水咎也。善男子！譬如大地普生果實，平等無二；農夫不種，非地過也；善男子！如來普爲一切衆生廣開分別十二部經，衆生不受，非如來咎。善男子！若修道者，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汝言衆生悉有佛性，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磁石者，善哉！善哉！以有佛性因緣力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言不須修聖道者，是義不然；善男子！譬如有人行於曠野，渴乏遇井，其井幽深，雖不見

水，當知必有，是人方便求覓罐綆，汲取則見；佛性亦爾，一切衆生雖復有之，要須修習無漏聖道，然後得見。善男子！如有胡麻則得見油，離諸方便則不得見，甘蔗亦爾。善男子！如三十三天、北鬱單越，雖是有法，若無善業神通道力，則不能見；地中草根及地下水，以地覆故衆生不見；佛性亦爾，不修聖道，故不得見。善男子！如汝所說世有病者，若遇瞻病良醫好藥，隨病飲食及以不遇，悉得差者，善男子！我爲六住諸菩薩等說如是義；善男子！譬如虛空於諸衆生，非內非外，非內外故亦無罣礙；衆生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有人財在異方，雖不現前，隨意受用，有人問之則言我許，何以故？以定有故；衆生佛性亦復如是，非此非彼，以定得故言一切有。善男子！譬如衆生造作諸業若善若惡，非內非外，如是業性非有非無，亦復非是本無今有，非無因出，非此作此受、此作彼受、彼作彼受、無作無受，時節和合而得果報；衆生佛性亦復如是，亦復非是本無今有，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此非彼，非餘處來，非無因緣，亦非一切衆生不見；有諸菩薩，時節因緣和合得見。時節者，所謂十住菩薩摩訶薩修八聖道，於諸衆生得平等心，爾時得見，不名為作。善男子！汝言如磁石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石不吸鐵，所以者何？

無心業故。善男子！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無有作者，無有壞者。善男子！猶如猛火不能焚薪，火出薪壞名爲焚薪。善男子！譬如葵藿隨日而轉，而是葵藿亦無敬心，無識無業；異法性故而自迴轉。善男子！如芭蕉樹因雷增長，是樹無耳、無心意識，異法有故，異法增長；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阿叔迦樹，女人摩觸，花爲之出，是樹無心亦無覺觸，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橘得尸，果則滋多，而是橘樹無心無觸，異法有故異法滋多，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如安石榴，搏骨糞故果實繁茂，安石榴樹亦無心觸，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善男子！磁石吸鐵亦復如是，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壞。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不能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無明不能吸取諸行，行亦不能吸取識也，亦得名爲無明緣行，行緣於識；有佛無佛，法界常住。」

「善男子！若言佛性住眾生中者；善男子！常法無住，若有住處即是無常。善男子！如十二因緣無定住處，若有住處，十二因緣不得名常；如來法身亦無住處，法界、法入、法陰、虛空，悉無住處；佛性亦爾都無住處。善男子！譬如四大，力雖

均等，有堅有熱、有溼有動、有重有輕、有赤有白、有黃有黑，而是四大亦無有業，異法界故各不相似；佛性亦爾，異法界故，時至則現。善男子！一切眾生不退佛性故，名之爲有；阿毘跋致故、以當有故、決定得故、定當見故，是故名爲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善男子！譬如有王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爾時大臣受王敕已，多集眾盲以象示之。時彼眾盲各以手觸。大臣即還而白王言：『臣已示竟。』爾時大王即喚眾盲，各各問言：『汝見象耶？』眾盲各言：『我已得見。』王言：『象爲何類？』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菔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腳者言『象如木臼。』其觸脊者言『象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眾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眾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正遍知也，臣喻方等大涅槃經，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眾生。是諸眾生聞佛說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獲得無上如來三十二相；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是故說色名爲佛性。譬如真金，形雖遷變，色常不異；或時作釧、作鍤、作盤，然其黃色，初無改易；眾生佛性亦復如

是，形雖無常而色是常，以是故說色爲佛性。或有說言：『受是佛性。』何以故？受因緣故獲得如來真實之樂，如來受者謂畢竟受、第一義受。眾生受性雖復無常，然其次第相續不斷，是故獲得如來常受。譬如有人姓僑尸迦，人雖無常而姓是常，經千萬世，無有改易；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受爲佛性。又有說言：『想是佛性。』何以故？想因緣故，獲得如來真實之想，如來想者名無想想；無想想者，非眾生想，非男女想，亦非『色受想行識』想，非想斷想。眾生之想雖復無常，以想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常恆之想。善男子！譬如眾生十二因緣，眾生雖滅，而因緣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想爲佛性。又有說言：『行爲佛性。』何以故？行名壽命，壽因緣故，獲得如來常住壽命。眾生壽命雖復無常，而壽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真實常壽。善男子！譬如十二部經，聽者說者雖復無常，而是經典常存不變；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行爲佛性。又有說言：『識爲佛性。』識因緣故獲得如來平等之心；眾生意識雖復無常，而識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真實常心。如火熱性，火雖無常，熱非無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識爲佛性。又有說言：『離陰有我，我是佛性。』何以故？我因緣故，獲得如來八自在我。有

諸外道說言：『去來、見聞、悲喜、語說爲我。』如是我相雖復無常，而如來我真實是常。善男子！如陰入界雖復無常，而名是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善男子！是故我說眾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善男子！有諸外道雖說有我，而實無我；眾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善男子！譬如莖葉鬚臺，合爲蓮花，離是之外更無別花；眾生我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牆壁草木和合，名之爲舍，離是之外更無別舍。如法陀羅樹、波羅奢樹、尼拘陀樹、鬱曇鉢樹，和合爲林，離是之外更無別林。譬如車兵、象馬步兵，和合爲軍，離是之外更無別軍。譬如五色雜線和合，名之爲綺，離是之外更無別綺。如四姓和合名爲大眾，離是之外更無別眾；眾生我者亦復如是，離五陰外，更無別我。善男子！如來常住，則名爲我；如來法身無邊無礙，不生不滅，得八自在，是名爲我。眾生真實無如是我及以我所，但以必定當得畢竟第一義空，故名佛性。善男子！大慈大悲名爲佛性，何以故？大慈大悲常隨菩薩，如影隨形；一切眾生必定當得大慈大悲，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慈大悲者名爲佛性，佛性者名爲如來。大喜大捨，



名為佛性，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若不能捨二十五有，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諸眾生必當得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喜大捨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佛性者名大信心，何以故？以信心故，菩薩摩訶薩則能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一切眾生必定當得大信心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大信心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佛性者，名一子地；何以故？以一子地因緣故，菩薩則於一切眾生得平等心；一切眾生必定當得一子地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子地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佛性者，名第四力，何以故？以第四力因緣故，菩薩則能教化眾生；一切眾生必定當得第四力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第四力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佛性者，名十二因緣，何以故？以因緣故，如來常住；一切眾生定有如是十二因緣，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十二因緣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佛性者，名四無礙智，以四無礙因緣故，說字義無礙，字義無礙故能化眾生；四無礙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佛性者，名頂三昧；以修如是頂三昧故，則能總攝一切佛法，是故說言頂三昧者名為佛性；十住菩薩修是三昧、未得具足，雖見佛性而明白了；一切眾生必定得故，是故說言一切

眾生悉有佛性。善男子！如上所說種種諸法，一切眾生定當得故，是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善男子！我若說色是佛性者，眾生聞已則生邪倒；以邪倒故，命終則生阿鼻地獄；如來說法為斷地獄，是故不說色是佛性，乃至說識亦復如是。善男子！若有眾生了佛性者，則不須修道；十住菩薩修八聖道，少見佛性，況不修者而得見耶？善男子！如文殊師利諸菩薩等，已無量世修習聖道，了知佛性；云何聲聞辟支佛等，能知佛性？若諸眾生欲得了了知佛性者，應當一心受持讀誦書寫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涅槃經；見有受持乃至讚歎如是經者，應當以好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瘦醫藥而供給之，兼復讚歎禮拜問訊。善男子！若有已於過去無量無邊世中，親近供養無量諸佛，深種善根，然後乃得聞是經名。善男子！佛性不可思議，佛法僧寶亦不可思議；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而不能知，是亦不可思議；如來常樂我淨之法，亦不可思議；一切眾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師子吼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眾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經不可思議者，世尊！是大眾中，有八萬五千億人於是經中不生信心，是故有能信是經者，名不可思議。」善男子！如是諸人，於未來世，亦當定得信是經典，見於佛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師子吼言：「世尊！云何不退菩薩自知決定有不退心？」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當以苦行自試其心；日食一胡麻，經一七日；粳米綠豆，麻子粟糜及以白豆，亦復如是各一七日；食一麻時作是思惟：『如是苦行都無利益，無利益事尚能爲之，況有利益而當不作？』於無利益，心能堪忍，不退不轉，是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等日修苦行時，一切皮肉消瘦皺滅，如斷生瓠，置之日中；其目欠陷如井底星，肉盡肋出如朽草屋，脊骨連現如重線塼，所坐之處如馬蹄跡，欲坐則伏，欲起則偃；雖受如是無利益苦，然不退於菩提之心。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爲破眾苦，施安樂故，乃至能捨內外財物及其身命，如棄芻草；若能不惜是身命者，如是菩薩自知必定有不退心，我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菩薩爲法因緣，剗身爲燈，疊纏皮肉，蘇油灌之，燒以爲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訶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未是一分，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眾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深自知：『我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爲法因緣，能以頭目

髓腦、手足血肉施於眾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眾苦，若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爲破一切眾生苦惱，願作羸大畜生之身，以身血肉施於眾生，眾生取時復生憐愍；菩薩爾時閉氣不喘，示作死相，令彼取者不生殺害疑網之想。菩薩雖受畜生之身，終不造作畜生之業；何以故？善男子！菩薩既得不退心已，終不造作三惡道業。菩薩摩訶薩若未來世，有微塵等惡業果報不定受者，以大願力爲眾生故，而悉受之；譬如病人爲鬼所著，藏隱身中，以咒力故即時相現，或語或喜、或瞋或罵、或啼或哭；菩薩摩訶薩未來之世，三惡道業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受熊身時，常爲眾生演說正法；或受迦賓闍羅鳥身，爲諸眾生說正法故；受瞿陀身、鹿身、兔身、象身、殺羊身、獼猴、白鴿、金翅鳥、龍蛇之身，受如是等畜生身時，終不造作畜生惡業，常爲其餘畜生眾生演說正法，令彼聞法，速得轉離畜生身故；菩薩爾時，雖受畜身，不作惡業，當知必定有不退心。菩薩摩訶薩於饑饉世，見餓眾生，作龜魚身無量由延，復作是願：『願諸眾生取我肉時，隨取隨生；因食我肉，離饑渴苦，一切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薩發願：『若有因我離

饑渴者，未來之世，速得遠離二十五有饑渴之患。』  
 菩薩摩訶薩受如是苦，心不退者，當知必定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菩薩於疾疫世見病苦者，  
 作是思惟：『如藥樹王，若有病者，取根取莖、取  
 枝取葉、取花取果、取皮取膚，悉得愈病；願我此  
 身亦復如是，若有病者，聞聲觸身、服食血肉乃至  
 骨髓，病悉除愈。願諸眾生食我肉時，不生惡心，  
 如食子肉；我治病已，常爲說法，願彼信受思惟轉  
 教。』復次善男子！菩薩具足煩惱，雖受身苦，其  
 心不退、不動、不轉，當知必定得不退心，成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善男子！若有眾生爲鬼所  
 病，菩薩見已，即作是言：『願作鬼身、大身、健  
 身、多眷屬身，使彼聞見，病得除愈。』菩薩摩訶  
 薩爲眾生故勤修苦行，雖有煩惱，不污其心。復次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雖復修行六波羅蜜，亦不求於  
 六波羅蜜果；修行無上六波羅蜜時，作是願言：  
 『我今以此六波羅蜜施一切眾生，一一眾生受我施  
 已，悉令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亦自爲六波  
 羅蜜勤修苦行，受諸苦惱；當受苦時，願我不退菩  
 提之心。』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作是願時，是名不  
 退菩提之相。』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何以  
 故？菩薩摩訶薩深知生死多諸罪過，觀大涅槃有大

功德，爲諸眾生處在生死，受種種苦，心無退轉，  
 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有  
 因緣而生憐愍，實不受恩而常施恩，雖施於恩而不  
 求報，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復次善男子！或有眾生  
 爲自利益，修諸苦行；菩薩摩訶薩爲利他故，修行  
 苦行，是名自利，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復次，菩薩  
 具足煩惱，爲壞怨親所受諸苦，修平等心，是故復  
 名不可思議。復次，菩薩若見諸惡不善眾生，若訶  
 責、若軟語、若驅擯、若捨之；有惡性者，現爲軟  
 語；有憍慢者，現爲大慢，而其內心實無憍慢；是  
 名菩薩方便不可思議。復次，菩薩具足煩惱，少財  
 物時而求者多，心不狹小，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復  
 次，菩薩於佛出時，知佛功德；爲眾生故，於無佛  
 處受邊地身，如盲如聾、如跛如躄，是名菩薩不可  
 思議。復次，菩薩深知眾生所有罪過，爲度脫故，  
 常與共行；雖隨其意，罪垢不污，是故復名不可思  
 議。復次，菩薩了了知見無眾生相，無煩惱污，無  
 修習道離煩惱者；雖爲菩提、無菩提行，亦無成就  
 菩提行者；無有受苦及破苦者，而亦能爲眾生壞  
 苦，行菩提行，是故復名不可思議。復次，菩薩受  
 後邊身，處兜率天，是亦名爲不可思議；何以故？  
 兜率陀天、欲界中勝，在下天者其心放逸，在上天  
 者諸根闇鈍，是故名勝。修施修戒，得上下身；修

施戒定，得兜率身；一切菩薩毀咎諸有，破壞諸有，終不造作兜率天業，受彼天身；何以故？菩薩若處其餘諸有，亦能教化成就眾生，實無欲心而生欲界；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生兜率天有三事勝；一者命，二者色，三者名；菩薩摩訶薩實不求於命色名稱，雖無求心而所得勝；菩薩摩訶薩深樂涅槃，然有因緣亦勝，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如是三事雖勝諸天，而諸天等，於菩薩所終不生於瞋心、妒心、傲慢之心，常生喜心；菩薩於天亦不傲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不造命業，而於彼天畢竟壽命，是名命勝；亦無色業，而妙色身光明遍滿，是名色勝；菩薩摩訶薩處彼天宮，不樂五欲，唯爲法事，是故名稱充滿十方，是名名勝；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下兜率天，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是故復名不可思議；何以故？菩薩下時，欲色諸天悉來侍送，發大音聲讚歎菩薩，以口風氣，故令地動。復有菩薩，人中象王；人中象王名爲龍王。龍王初入胎時，有諸龍王在此地下、或怖或喜，是故大地六種震動；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知入胎時，住時出時，知父知母，不淨不污，如帝釋髻青色寶珠，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善男子！大涅槃經亦復如是不可思議。善男

子！譬如大海有八不思議；何等爲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鹹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眾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尸；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善男子！漸漸轉深有三事；何等三？一者眾生福力；二者順風而行；三者河水入故；乃至不增不減，亦各有三。是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有八不思議：一者漸漸深；所謂優婆塞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果、菩薩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是涅槃經說如是等法，是名漸漸深，是故此經名漸漸深。二者深難得底：如來世尊不生不滅，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轉法輪，不食不受，不行惠施，是故名爲常樂我淨。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性非色，不離於色；非受想行識，乃至不離於識；是常可見；了因，非作因；須陀洹乃至辟支佛，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煩惱，亦無住處；雖無煩惱，不名爲常，是故名深。復有甚深，於是經中或時說我，或說無我；或時說常，或說無常；或時說淨，或說不淨；或時說樂，或時說苦；或時說空，或說不空；或說一切有，或說一切無；或說三乘，或說一乘；或說五陰即是佛性，金剛三昧及以中道，首楞嚴三昧，十二因緣，第一義空，

慈悲平等；於諸眾生，願智信心，知諸根力；一切法中無罣礙智，雖有佛性不說決定，是故名深。三者一味：一切眾生同有佛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脫，一因一果，同一甘露；一切當得常樂我淨，是一名一味。四者潮不過限：如是經中制諸比丘，不得受畜八不淨物；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分別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寧失身命，終不犯之，是名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是經即是無量寶藏；所言寶者，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

分、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嬰兒行、聖行、梵行、天行、諸善方便、眾生佛性，菩薩功德、如來功德、聲聞功德、緣覺功德，六波羅蜜無量三昧、無量智慧，是名寶藏。六者大身眾生所居住處：大身眾生者謂佛菩薩；大智慧故，名大眾生；大身故，大心故，大莊嚴故，大調伏故，大方便故，大說法故，大勢力故，大徒眾故，大神通故，大慈悲故，常不變故，一切眾生無罣礙故，容受一切諸眾生故；是名大身眾生所居之處。七者不宿死尸：死尸者謂一闍提、犯四重禁、五無間罪、誹謗方等，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受畜八種不淨之物，佛物僧物隨意而用；或於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事；是名死尸；是涅槃經離如是等，是故名爲不宿死尸。八者不增不減：無邊際故，無始終故，

非色故，非作故，常住故，不生滅故，一切眾生悉平等故，一切法性同一性故，是名無增減。是故此經如彼大海，有八不思議。」

師子吼言：「世尊！若言如來不生不滅，名爲深者，一切眾生有四種生：卵生、胎生、溼生、化生，是四種生，人中具有；如施婆羅比丘、優婆塞婆羅比丘、彌迦羅長者母、尼拘陀長者母、半闍羅長者母，各五百子同於卵生，當知人中則有卵生；溼生者如佛所說，我於往昔作菩薩時，作頂生王，及手生王，如今所說庵羅樹女、迦不多樹女，當知人中則有溼生；劫初之時，一切眾生皆悉化生，如來世尊得八自在，何因緣故不化生耶？」佛言：「善男子！一切眾生，四生所生；得聖法已，不得如本卵生溼生。善男子！劫初眾生皆悉化生，當爾之時佛不出世；善男子！若有眾生，遇病苦時須醫須藥，劫初之時眾生化生，雖有煩惱其病未發，是故如來不出其世；劫初眾生身心非器，是故如來不出其世。善男子！如來世尊所有事業勝諸眾生，所謂種姓、眷屬、父母，以殊勝故，凡所說法人皆信受，是故如來不受化生。善男子！一切眾生，父作子業，子作父業；如來世尊若受化身，則無父母；若無父母，云何能令一切眾生作諸善業？是故如來不受化生。善男子！佛正法中有二種護：一者內，

二者外。內護者所謂戒禁，外護者族親眷屬。若佛如來受化生者，則無外護，是故如來不受化身。善男子！有人恃姓而生傲慢，如來爲欲破如是慢故，生在貴姓，不受化生。善男子！如來世尊有真父母，父名淨飯，母名摩耶，而諸眾生猶言是幻，云何當受化生之身？若受化生，云何得有碎身舍利？如來爲益眾生福德，故碎其身而令供養，是故如來不受化生。一切諸佛悉無化生，云何獨令我受化生？」爾時師子吼菩薩合掌長跪，右膝著地，以偈讚佛：

如來無量功德聚，我今不能廣宣說；  
今爲眾生演一分，唯願哀愍聽我說。  
眾生無明闇中行，具受無邊百種苦；  
世尊能令遠離之，是故世稱爲大悲。  
眾生往返生死繩，放逸迷荒無安樂；  
如來能施眾安樂，是故永斷生死繩。  
佛能施眾安樂故，自於己樂不貪樂；  
爲諸眾生修苦行，是故世間興供養。  
見他受苦身戰動，處在地獄不覺痛；  
爲諸眾生受大苦，是故無勝無有量。  
如來爲眾修苦行，成就具足滿六度；  
心處邪風不傾動，是故能勝世大士。  
眾生常欲得安樂，而不知修安樂因；

如來能教令修習，猶如慈父愛一子。  
佛見眾生煩惱患，心苦如母念病子；  
常思離病諸方便，是故此身繫屬他。  
一切眾生行諸苦，其心顛倒以爲樂；  
如來演說真苦樂，是故稱號爲大悲。  
世間皆處無明殼，無有智嘴能破之；  
如來智嘴能啄壞，是故名爲最大子。  
不爲三世所攝持，無有名字及假號；  
覺知涅槃甚深義，是故稱佛爲大覺。  
有河洄復沒眾生，無明所盲不知出；  
如來自渡能渡彼，是故稱佛大船師。  
能知一切諸因果，亦復通達盡滅道；  
常施眾生病苦藥，是故世稱大醫王。  
外道邪見說苦行，因是能得無上樂；  
如來演說真樂行，能令眾生受快樂。  
如來世尊破邪道，開示眾生正真路；  
行是道者得安樂，是故稱佛爲導師。  
非自非他之所作，亦非共作無因作；  
如來所說苦受事，勝於一切諸外道。  
成就具足戒定慧，亦以此法教眾生；  
以法施時無妒吝，是故稱佛無緣悲。  
無所造作無因緣，獲得無因無果報；  
是故一切諸智者，稱說如來不求報。

常共世間放逸行，而身不爲放逸汙；是故名爲不思議，世間八法不能汙。如來世間無怨親，是故其心常平等；我師子吼讚大悲，能吼無量師子吼。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三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一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憐憫一切眾生，不調能調，不淨能淨，無歸依者能作歸依，未解脫者能令解脫；得八自在，爲大醫師，作大藥王。善星比丘是佛菩薩時子，出家之後，受持讀誦分別解說十二部經，壞欲界結，獲得四禪；云何如來記說善星是一闡提、廝下之人？地獄劫住不可治人？如來何故不先爲其演說正法、後爲菩薩？如來世尊若不能救善星比丘，云何得名有大慈憫？有大方便？」佛言：「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三子，其一子者有信順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於世間事能速了知；其第二子不敬父母，無信順心，利根智慧，於世間事能速了知；其第三子不敬父母，無信順心，鈍根無智，父母若欲教告之時，應先教

誰？先親愛誰？當先教誰知世間事？」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應先教授有信順心，恭敬父母，利根智慧、知世事者；其次第二、乃至第三。而彼二子，雖無信順恭敬之心，爲慈念故，次復教之。」「善男子！如來亦爾，其三子者，初喻菩薩，中喻聲聞，後喻一闡提。如十二部經，修多羅中微細之義，我先已爲諸菩薩說；淺近之義，爲聲聞說；世間之義，爲一闡提、五逆罪說，現在世中雖無利益，以憐憫故，爲生後世諸善種子。善男子！如三種田：一者渠流便易，無諸沙鹵瓦石棘刺，種一得百；二者雖無沙鹵瓦石棘刺，渠流險難，收實減半；三者渠流險難，多諸沙鹵瓦石棘刺，種一得一，爲稿草故；善男子！農夫春月，先種何田？」「世尊！先種初田，次第二田，後及第三。」「初喻菩薩，次喻聲聞，後喻一闡提。善男子！譬如三嬰：一者完，二者漏，三者破。若欲盛置乳酪水蘇，先用何者？」「世尊！應用完者，次用漏者，後及破者。」「其完淨者喻菩薩僧，漏喻聲聞，破喻一闡提。善男子！如三病人，俱至醫所，一者易治，二者難治，三者不可治。善男子！醫若治者，當先治誰？」「世尊！應先治易，次及第二，後及第三。何以故？爲親屬故。」「其易治者喻菩薩僧，其難治者喻聲聞僧；不可治者喻一闡提，現在

世中雖無善果，以憐憫故，爲種後世諸善種子故。善男子！譬如大王有三種馬：一者調壯大力，二者不調、齒壯大力，三者不調、羸老無力。王若乘者，當先乘誰？」「世尊！應當先乘調壯大力，次乘第二，後及第三。」「善男子！調壯大力，喻菩薩僧；其第二者喻聲聞僧；其第三者喻一闍提，現在世中雖無利益，以憐憫故，爲種後世諸善種子。善男子！如大施時有三人來：一者貴族，聰明持戒；二者中姓鈍根持戒；三者下姓鈍根毀戒。善男子！是大施主，應先施誰？」「世尊！應先施於貴姓之子，利根持戒；次及第二，後及第三。」「其第一者喻菩薩僧，其第二者喻聲聞僧，第三者喻一闍提。善男子！如大師子，殺香象時皆盡其力，殺兔亦爾，不生輕想；諸佛如來亦復如是，爲諸菩薩及一闍提，演說法時，功用無二。」

「善男子！我於一時住王舍城，善星比丘爲我給使，我於初夜爲天帝釋演說法要，弟子法應後師眠臥。爾時善星以我久坐，心生惡念。時王舍城小男小女若啼不止，父母則語：『汝若不止，當將汝付薄拘羅鬼。』爾時善星反被拘執，而語我言：『速入禪室，薄拘羅來。』我言：『癡人！汝常不聞如來世尊無所畏耶？』爾時帝釋即語我言：『世尊！如是人等，亦復得入佛法中耶？』我即語言：

『憍尸迦！如是人者得入佛法，亦有佛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雖爲是善星說法，而彼都無信受之心。善男子！我於一時，在迦尸國尸婆富羅城，善星比丘爲我給使；我時欲入彼城乞食，無量眾生虛心渴仰，欲見我跡。善星比丘尋隨我後而毀滅之，既不能滅，而令眾生不善心。我入城已，於酒家舍見一尼乾，蹠脊蹲地，餐食酒糟；善星比丘見已而言：『世尊！世間若有阿羅漢者，是人最勝。何以故？是人所說無因無果。』我言：『癡人！汝常不聞阿羅漢者不飲酒、不害人、不欺誑、不偷盜、不姪佚？如是之人殺害父母，食噉酒糟，云何而言是阿羅漢？是人捨身，必定當墮阿鼻地獄。阿羅漢者永斷三惡，云何而言是阿羅漢？』善星即言：『四大之性猶可轉易，欲令人必墮阿鼻，無有是處。』我言：『癡人！汝常不聞諸佛如來誠言無二？』我雖爲是善星說法，而彼絕無信受之心。善男子！我於一時與善星比丘住王舍城，爾時城中有一尼乾，名曰苦得，常作是言：『眾生煩惱無因無緣，眾生解脫亦無因緣。』善星比丘復作是言：『世尊！世間若有阿羅漢者，苦得爲上。』我言：『癡人！苦得尼乾，實非羅漢，不能解了阿羅漢道。』善星復言：『何因緣故阿羅漢人於阿羅漢而生妒嫉？』我言：『癡人！我於羅漢不生妒



嫉，而汝自生惡邪見耳。若言苦得是羅漢者，卻後七日，當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於食吐鬼中，其同學輩當昇其尸，置寒林中。』爾時善星即往苦得尼乾子所語言：『長老！汝今知不？沙門瞿曇記汝：七日當患宿食腹痛而死，死已生於食吐鬼中，同學同師當昇汝尸，置寒林中。長老！好善思惟，作諸方便，當令瞿曇墮妄語中。』爾時苦得聞是語已，即便斷食；從初一日乃至六日，滿七日已便食黑蜜，食黑蜜已復飲冷水，飲冷水已腹痛而終，終已，同學昇其尸，喪置寒林中，即受『食吐餓鬼』之形在其尸邊。善星比丘聞是事已，至寒林中，見苦得身受食吐形在其尸邊，蹠脊蹲地。善星語言：『大德死耶？』苦得答言：『我已死矣。』『云何死耶？』答言：『因腹痛死。』『誰出汝尸？』答言：『同學。』『出置何處？』答言：『癡人！汝今不識是寒林耶？』『得何等身？』答言：『我得食吐鬼身。善星諦聽！如來善語、真語、時語、義語、法語；善星！如來口出如是實語，汝於爾時云何不信？若有眾生不信如來真實語者，彼亦當受如我此身。』爾時善星即還我所，作如是言：『世尊！苦得尼乾，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我言：『癡人！阿羅漢者無有生處，云何而言苦得生於三十三天？』『世尊！實如所言，苦得尼乾實不生於

三十三天，今受食吐餓鬼之身。』我言：『癡人！諸佛如來誠言無二；若言如來有二言者，無有是處。』善星即言：『如來爾時雖作是說，我於是事，都不生信。』善男子！我亦常爲善星比丘說真實法，而彼絕無信受之心。」

「善男子！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退禪定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得知他人之心。』我於爾時告善星言：『我所說法、初中後善，其言巧妙、字義真正，所說無雜，具足成就清淨梵行。』善星比丘復作是言：『如來雖復爲我說法，而我真實謂無因果。』善男子！汝若不信如是事者，善星比丘今者近在尼連禪河，可共往問。」爾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遙見如來，見已即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墮阿鼻獄。

「善男子！善星比丘雖入佛法無量寶聚，空無所獲，乃至不得一法之利；以放逸故，惡知識故。譬如有人雖入大海，多見眾寶而無所得，以放逸故。又如入海雖見寶聚，自戮而死，或爲羅剎惡鬼所殺；善星比丘亦復如是，入佛法已，爲惡知識羅剎大鬼之所殺害。善男子！是故如來以憐憫故，常

說善星多諸放逸。善男子！若本貧窮，於是人所雖生憐憫，其心則薄；若本巨富，後失財物，於是人所生於憐憫，其心則厚；善星比丘亦復如是，受持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然後退失，甚可憐憫，是故我說善星比丘多諸放逸，多放逸故斷諸善根。我諸弟子有見聞者，於是人所，無不生於重憐憫心，如初巨富後失財者；我於多年，常與善星共相隨逐，而彼自生惡邪之心，以惡邪故不捨惡見。善男子！我從昔來，見是善星少有善根如毛髮許，終不記彼斷絕善根、是一闍提廝下之人、地獄劫住；以其宣說無因無果無有作業，爾乃記彼永斷善根，是一闍提廝下之人，地獄劫住。善男子！譬如有人沒圍廁中，有善知識以手撓之，若得首髮、便欲拔出，久求不得、爾乃息意；我亦如是求覓善星微少善根便欲拔濟，終日求之，乃至不得如毛髮許，是故不得拔其地獄。」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何故記彼當墮阿鼻地獄？」善男子！善星比丘多有眷屬，皆謂善星是阿羅漢，是得道果；我欲壞彼惡邪心故，記彼善星，以放逸故墮於地獄。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所說真實無二；何以故？若佛所記當墮地獄，若不墮者無有是處。聲聞緣覺所記別者，則有二種：或虛或實；如目犍連在摩伽陀國遍告諸人，卻後七日天當降雨，時竟不雨；復記犍牛

當生白犢，及其產時乃產駁犢；記生男者，後乃生女。善男子！善星比丘常爲無量諸眾生等宣說一切無善惡果，爾時永斷一切善根，乃至無有如毛髮許。善男子！我久知是善星比丘當斷善根，猶故共住滿二十年，畜養共行；我若遠棄不近左右，是人當教無量眾生造作惡業，是名如來第五解力。」

「世尊！一闍提輩，以何因緣無有善法？」善男子！一闍提輩斷善根故；眾生悉有信等五根，而一闍提輩永斷滅故。以是義故：殺害蟻子猶得殺罪，殺一闍提，無有殺罪。」佛言：「如是如是。」佛言：「一切眾生有三種善：過去、未來、現在，一闍提輩亦不能斷未來善法，云何說言斷諸善法名一闍提耶？」善男子！斷有二種：一者現在滅，二者現在障於未來；一闍提輩具是二斷，是故我言斷諸善根。善男子！譬如有人沒圍廁中，唯有一髮毛頭未沒，雖復一髮毛頭未沒，而一毛頭不能勝身；一闍提輩亦復如是，雖未來世當有善根，而不能救地獄之苦，未來之世雖可救拔，現在之世無如之何！是故名爲不可救濟。以佛性因緣則可得救，佛性者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故佛性不可得斷；如朽敗子不能生芽，一闍提輩亦復如是。」佛言：「一闍提輩不斷佛性，佛性亦善，

云何說言斷一切善？」「善男子！若諸眾生，現在世中有佛性者，則不得名一闍提也，如世間中眾生我性；佛性是常，三性不攝；三性若攝，名為無常；佛性未來以當見故，故言眾生悉有佛性，以是義故，十住菩薩具足莊嚴乃得少見。」迦葉菩薩言：「世尊！佛性者常，猶如虛空，何故如來說言未來？如來若言一闍提輩無善法者，一闍提輩於其同學、同師、父母、親族、妻子，豈當不生愛念心耶？如其生者，非是善乎？」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快發斯問。佛性者猶如虛空，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一切眾生有三種身；所謂過去、未來、現在；眾生未來具足莊嚴清淨之身，得見佛性，是故我言佛性未來。善男子！我為眾生，或時說因為果，或時說果為因，是故經中說命為食，見色名觸；未來身淨，故說佛性。」「世尊！如佛所說義如是者，何故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善男子！眾生佛性雖現在無，不可言無，如虛空性雖無現在，不得言無；一切眾生雖復無常，而是佛性常住無變，是故我於此經中說，眾生佛性非內非外，猶如虛空非內非外。如其虛空有內外者，虛空不名為一為常，亦不得言一切處有；虛空雖復非內非外，而諸眾生悉皆有之，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如汝所言，一闍提輩有善法者，是義不然；何以

故？一闍提輩，若有身業、口業、意業、取業、求業、施業、解業，如是等業悉是邪業。何以故？不求因果故；善男子！如訶黎勒果，根莖枝葉花實悉苦，一闍提業亦復如是。善男子！如來具足知諸根力，是故善能分別眾生上中下根；能知是人轉下作中，能知是人轉中作上，能知是人轉上作中，能知是人轉中作下。是故當知，眾生根性無有決定，以無定故或斷善根，斷已還生。若諸眾生根性定者，終不先斷斷已復生；亦不應說一闍提輩，墮於地獄壽命一劫。善男子！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無有定相。」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具足知諸根力，定知善星當斷善根，以何因緣聽其出家？」佛言：「善男子！我於往昔初出家時，吾弟難陀、從弟阿難、提婆達多，子羅侯羅，如是等輩皆悉隨我出家修道。我若不聽善星出家，其人次當得紹王位，其力自在，當壞佛法，以是因緣，我便聽其出家修道。善男子！善星比丘若不出家，亦斷善根，於無量世都無利益；今出家已，雖斷善根，能受持戒，供養恭敬耆舊長宿有德之人，修習初禪乃至四禪，是名善因。如是善因能生善法，善法既生能修習道；既修習道，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聽善星出家。善男子！若我不聽善星比丘出家受戒，則不得稱我為如來具足十力。」

「善男子！佛觀眾生具足善法及不善法，是人雖具如是二法，不久能斷一切善根，具不善根；何以故？如是眾生不親善友，不聽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行，以是因緣能斷善根，具不善根。善男子！如來復知是人現世、若未來世、少壯老時當近善友，聽受正法苦集滅道，爾時則能還生善根。善男子！譬如有泉去村不遠，其水甘美具八功德；有人熱渴，欲往泉所，邊有智者觀是渴人，必定無疑當至水所，何以故？無異路故。如來世尊觀諸眾生亦復如是，是故如來名爲具足知諸根力。」爾時世尊取地少土，置之爪上，告迦葉言：「是土多耶？十方世界地土多乎？」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爪上土者，不比十方所有土也。」善男子！有人捨身還得人身，捨三惡身得受人身，諸根完具生於中國，具足正信能修習道；修習道已能修正道，修正道已能得解脫，得解脫已能入涅槃，如爪上土；捨人身已得三惡身，捨三惡身得三惡身，身根不具生於邊地，信邪倒見，修習邪道，不得解脫常樂涅槃，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男子！護持禁戒精勤不懈，不犯四重，不作五逆，不用僧鬻物，不作一闍提，不斷善根，信如是等涅槃經典，如爪上土；毀戒懈怠，犯四重禁，作五逆罪，用僧鬻物，作一闍提，斷諸善根，不信是經，如十方界所有地土。善

男子，如來善知眾生如是上中下根，是故稱佛具足根力。」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具足是知根力，是故能知一切眾生上中下根、利鈍差別；知現在世眾生諸根，亦知未來眾生諸根，如是眾生於佛滅後作如是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或不畢竟入於涅槃；或說有我，或說無我；或有中陰，或無中陰；或說有退，或說無退；或言如來身是有爲，或言如來身是無爲；或有說言十二因緣是有爲法，或說因緣是無爲法；或說心是有常，或說心是無常；或有說言受五欲樂，能障聖道，或說不遮；或說世第一法唯是欲界，或說三界，或說布施爲是意業，或有說言即是五陰；或有說言有三無爲，或有說言無三無爲；復有說言或有造色，復有說言或無造色；或有說言有無作色，或有說言無無作色；或有說言有心數法，或有說言無心數法；或有說言有五種有，或有說言有六種有；或有說言八戒齋法、優婆塞戒、具足受得，或有說言不具受得；或說比丘犯四重已、比丘戒在，或說不在；或有說言須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皆得佛道，或言不得；或說佛性即眾生有，或說佛性離眾生有；或有說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一闍提等皆有佛性，或說言無；或有說言有十方佛，或有說言無十方佛；如其如來具足成就，知根力者，何故今日不

決定說？」

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如是之義非眼識知，乃至非意識知；乃是智慧之所能知。若有智者，我於是人終不作二，是亦謂我不作二說；於無智者，作不定說，而是無智亦復謂我作不定說。善男子！如來所有一切善行，悉為調伏諸眾生故；譬如醫王，所有醫方悉為療治一切病苦。善男子！如來世尊為國土故，為時節故，為他語故，為諸人故，為眾根故，於一法中作二種說；於一名法說無量名，於一義中說無量名，於無量義說無量名。云何一名說無量名？猶如涅槃亦名涅槃，亦名無生，亦名無出，亦名無作，亦名無為，亦名歸依，亦名窟宅，亦名解脫，亦名光明，亦名燈明，亦名彼岸，亦名無畏，亦名無退，亦名安處，亦名寂靜，亦名無相，亦名無二，亦名一行，亦名清涼，亦名無闇，亦名無礙，亦名無諍，亦名無濁，亦名廣大，亦名甘露，亦名吉祥；是名一名作無量名。云何一義說無量名？猶如帝釋，亦名帝釋，亦名僑尸迦，亦名婆蹉婆，亦名富蘭陀羅，亦名摩佉婆，亦名因陀羅，亦名千眼，亦名舍支夫，亦名金剛，亦名寶頂，亦名寶幢；是名一義說無量名。云何於無量義說無量名？如佛如來，亦名如來，義異名異；亦名阿羅訶，義異名異；亦名三藐三佛陀，義異名

異；亦名船師，亦名導師，亦名正覺，亦名明行足，亦名大師子王，亦名沙門，亦名婆羅門，亦名寂靜，亦名施主，亦名到彼岸，亦名大醫王，亦名大象王，亦名大龍王，亦名施眼，亦名大力士，亦名大無畏，亦名寶聚，亦名商主，亦名得脫，亦名大丈夫，亦名天人師，亦名大芬陀利，亦名獨無等侶，亦名大福田，亦名大智慧海，亦名無相，亦名具足八智；如是一切義異名異，善男子！是名無量義中說無量名。復有一義說無量名，所謂如陰亦名為陰，亦名顛倒，亦名為諦，亦名為四念處，亦名四食，亦名四識住處，亦名為有，亦名為道，亦名為時，亦名眾生，亦名為世，亦名第一義，亦名三修——謂身戒心，亦名因果，亦名煩惱，亦名解脫，亦名十二因緣，亦名聲聞、辟支佛，亦名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亦名過去、現在、未來；是名一義說無量名。善男子！如來世尊為眾生故，廣中說略，略中說廣，第一義諦說為世諦，說世諦法為第一義諦。云何名為廣中說略？如告比丘：『我今宣說十二因緣；云何名為十二因緣？所謂因果。』云何名為略中說廣？如告比丘：『我今宣說苦集滅道；苦者所謂無量諸苦，集者所謂無量煩惱，滅者所謂無量解脫，道者所謂無量方便。』云何名為第一義諦說為世諦？如告比丘：『吾今此身，有老病

死。』云何名爲說世諦爲第一義諦？如告憍陳如：『汝得法故，名阿若憍陳如。』是故隨人、隨意、隨時，故名如來知諸根力。善男子！我若當於如是等義作定說者，則不得稱我爲如來具知根力。善男子！有智之人，當知香象所負，非驢所勝；一切眾生所行無量，是故如來種種爲說無量之法，何以故？眾生多有諸煩惱故。若使如來說於一行，不名如來具足成就知諸根力，是故我於餘經中說：五種眾生不應還爲說五種法——爲不信者不讚正信，爲毀禁者不讚持戒，爲慳貪者不讚布施，爲懈怠者不讚多聞，爲愚癡者不讚智慧；何以故？智者若爲是五種人說是五事，當知說者不得具足知諸根力，亦不得名憍憫眾生，何以故？是五種人聞是事已，生不信心、惡心、瞋心，以是因緣，於無量世受苦果報；是故不名憍憫眾生、具知根力。是故我先於餘經中告舍利弗：『汝慎勿爲利根之人廣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舍利弗言：『世尊！我但爲憍憫故說，非是具足根力故說。』善男子！廣略說法，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如汝所言佛涅槃後、諸弟子等各異說者，是人皆以顛倒因緣，不得正見，是故不能自利利他。善男子！是諸眾生，非唯一性、一行、一根、一種國土、一善知識，是故如來爲彼種種宣說法要，以是因緣，十

方三世諸佛如來爲眾生故，開示演說十二部經。善男子！如來說是十二部經，非爲自利，但爲利他，是故如來第五力者，名爲解力；是二力故，如來深知是人現在能斷善根，是人後世能斷善根；是人現在能得解脫，是人後世能得解脫；是故如來名無上力士。」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四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二

「善男子！若言如來畢竟涅槃，不畢竟涅槃，是人不解如來意，故作如是說。善男子！是香山中諸仙人五萬三千，皆於過去迦葉佛所修諸功德；未得正道、親近諸佛、聽受正法。如來欲爲是人故，告阿難言：『過三月已，吾當涅槃。』諸天聞已，其聲展轉乃至香山；諸仙聞已即生悔心，作如是言：『云何我等得生人中、不親近佛？諸佛如來出世甚難，如優曇花；我今當往至世尊所，聽受正法。』善男子！爾時五萬三千諸仙即來我所，我時即爲如應說法：『諸大士！色是無常；何以故？色之因緣是無常故，無常因生，色云何常？乃至識亦

如是。』爾時諸仙聞是法已，即時獲得阿羅漢果。善男子！拘尸那竭有諸力士三十萬人，無所繫屬，自恃憍恣、色力、命財，狂醉亂心。善男子！我爲調伏諸力士故，告目連言：『汝當調伏如是力士。』時目連連敬順我教，於五年中，種種教化，乃至不能令一力士受法調伏。是故我復爲彼力士告阿難言：『過三月已，吾當涅槃。』善男子！時諸力士聞是語已，相與集聚，平治道路。過三月已，我時便從毘舍離國至拘尸那城，中路遙見諸力士輩，即自化身爲沙門像，往力士所，作如是言：『諸童子！作何事耶？』力士聞已皆生瞋恨，作如是言：『沙門！汝今云何謂我等輩爲童子耶？』我時語言：『汝今大眾三十萬人，盡其身力，不能移此微末小石，云何不名爲童子乎？』諸力士言：『汝若謂我爲童子者，當知汝即是大人也。』善男子！我於爾時以足二指，掘出此石；是諸力士見是事已，即於己身生輕劣想，復作是言：『沙門！汝今復能移徙此石，令出道不？』我言：『童子！何因緣故，嚴治此道？』諸力士言：『沙門！汝不知耶？釋迦如來當由此路至娑羅林，入於涅槃；以是因緣，我等平治。』我時讚言：『善哉！善哉！童子！汝等已發如是善心，吾當爲汝除去此石。』時以手舉擲大石，高至阿迦尼吒。時諸力士見石在空

，皆生驚怖，尋欲四散。我復告言：『諸力士等，汝今不應生恐怖心、各欲散去。』諸力士言：『沙門，若能救護我者，我當安住。』爾時，我復以手接石，置之右掌。力士見已，心生歡喜，復作是言：『沙門！是石常耶？是無常乎？』我於爾時以口吹之，石即散壞猶如微塵。力士見已，唱言：『沙門！是石無常。』即生愧心而自考責：『云何我等恃怙自在色力命財、而生憍慢？』我知其心，即捨化身，還復本形而爲說法。力士見已，一切皆發菩提之心。善男子！拘尸那竭有一工巧，名曰純陀；是人先於迦葉佛所發大誓願：『釋迦如來入涅槃時，我當最後奉施飲食。』是故我於毘舍離國，顧命比丘優婆塞那：『善男子！過三月已，吾當於彼拘尸那竭娑羅雙樹，入般涅槃，汝可往告純陀令知。』善男子！王舍城中有五通仙，名須跋陀，年百二十，常自稱是一切智人，生大憍慢；已於過去無量佛所種諸善根，我亦爲欲調伏彼故，告阿難言：『過三月已，吾當涅槃。須跋聞已，當來我所，生信敬心，我當爲彼說種種法，其人聞已當得盡漏。』善男子！羅閱祇王頻婆娑羅，其王太子名曰善見，業因緣故生惡逆心，欲害其父而不得便。爾時惡人提婆達多，亦因過去業因緣故，復於我所，生不善心，欲害於我；即修五通，不久獲得，

與善見太子共爲親厚；爲太子故，現作種種神通之事；從非門出，從門而入；從門而出，非門而入；或時示現象馬牛羊、男女之身。善見太子見已，即生愛心、喜心、敬信之心，爲是事故，嚴設種種供養之具而供養之。又復白言：『大師聖人，我今欲見曼陀羅花。』時提婆達多即便往至三十三天，從彼天人而求索之；其福盡故，都無與者。既不得花，作是思惟：『曼陀羅樹，無我所，我若自取，當有何罪？即前欲取，便失神通，還見己身在王舍城。心生慚愧，不能復見善見太子。復作是念：『我今當往至如來所，求索大眾；佛若聽者，我當隨意教詔敕使舍利弗等。』爾時提婆達多便來我所，作如是言：『唯願如來以此大眾付囑於我，我當種種說法教化，令其調伏。』我言：『癡人！舍利弗等，聰明大智，世所信伏，我猶不以大眾付囑，況汝癡人食睡者乎？』時提婆達多復於我所，倍生惡心，作如是言：『瞿曇！汝今雖復調伏大眾，勢亦不久，當見磨滅。』作是語已，大地即時六返震動，提婆達多尋時躡地，於其身邊出大暴風，吹諸塵土而污塗之。提婆達多見惡相已，復作是言：『若我此身現世必入阿鼻地獄，我要當報如是大怨。』時提婆達多尋起往至善見太子所。善見見已即問：『聖人！何故顏容憔悴，有憂色耶？』

提婆達言：『我常如是，汝不知乎？』善見答言：『願說其意，何因緣爾？』提婆達言：『我今與汝極成親愛，外人罵汝以爲非理，我聞是事，豈得不憂。』善見太子復作是言：『國人云何罵辱於我？』提婆達言：『國人罵汝，爲未生怨。』善見復言：『何故名我爲未生怨？誰作此名？』提婆達言：『汝未生時，一切相師皆作是言：是兒生已，當殺其父。是故外人皆悉號汝爲未生怨；一切內人護汝心故，謂爲善見。韋提夫人聞是語已，既生汝身，於高樓上棄之於地，壞汝一指，以是因緣，人復號汝爲婆羅留枝。我聞是已，心生愁憤，而復不能向汝說之。』提婆達多以如是等種種惡事，教令殺父：『若汝殺父，我亦能殺瞿曇沙門。』善見太子問一大臣、名曰雨行：『大王何故爲我立字作未生怨？』大臣即爲說其本末，如提婆達所說無異。善見聞已，即與大臣收其父王，閉之城外，以四種兵而守衛之。韋提夫人聞是事已，即至王所，諸守王人遮不聽入。爾時夫人生瞋恚心，便訶罵之。時諸守人即告太子：『大王夫人欲得往見父王，不審聽不？』善見聞已復生瞋嫌，即往母所，前牽母髮，拔刀欲斫。爾時耆婆白言：『大王！有國已來，罪雖極重，不及女人，況所生母！』善見太子聞是語已，爲耆婆故即便捨，遮斷父王衣服臥具、飲食



湯藥，過七日已，王命便終。善見太子見父喪已，方生悔心。雨行大臣復以種種惡邪之法而爲說之：

『大王！一切業行都無有罪，何故今者而生悔心？』

耆婆復言：『大王！當知如是業者，罪兼二種，一者殺害父王，二者殺須陀洹。如是罪者，除佛更無能除滅者。』善見王言：『如來清淨，無有穢濁，我等罪人云何得見？』善男子！我知是事，故告阿難：

『過三月已，吾當涅槃。』善見聞已即來我所，我爲說法，重罪得薄，獲無根信。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故作是言：『如來定說，畢竟涅槃。』』

「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實義，二者假名。

假名菩薩聞我三月當入涅槃，皆生退心而作是言：

『如其如來無常不住，我等何爲爲是事故、無量世中受大苦惱？如來世尊成就具足無量功德，尚不能壞如是死魔，況我等輩當能壞耶？』善男子！是故我爲如是菩薩而作是言：『如來常住，無有變易。』

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定言如來終不畢竟入於涅槃。善男子！有諸眾生，生於斷見，作如是言：『一切眾生身滅之後，善惡之業無有受者。』我爲是人作如是言：『善惡果報實有受者。』云何知有？善男子！過去之世，拘尸那竭有王名曰善見，作童子時經八萬四千歲，作太子時八

萬四千歲，及登王位亦八萬四千歲，於獨處坐，作是思惟：『眾生薄福，壽命短促，常有四怨而隨逐之，不自覺知猶故放逸，是故我當出家修道，斷絕四怨生老病死。』即敕有司，於其城外作七寶堂，作已，便告群臣百官、宮內妃后、諸子眷屬：『汝等當知，我欲出家，能見聽不？』爾時大臣及其眷屬各作是言：『善哉！大王！今正是時。』時善見王將一使人，獨住堂上，復經八萬四千年中，修習慈心；是慈因緣，於後八萬四千世中，次第得作轉輪聖王；三十世中，作釋提桓因；無量世中，作諸小王。善男子！爾時善見豈異人乎？莫作斯觀，即我身是。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有我及有所。又我一時爲諸眾生說言：『我者即是性也。所謂內外因緣；十二因緣，眾生五陰，心界世間，功德業行，自在天世，即名爲我。』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有我。善男子！復於異時，有一比丘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云何名我？誰是我耶？何緣故我？』我時即爲比丘說言：『比丘！無我所，眼者即是本無今有，已有還無；其生之時無所從來，及其滅時亦無所至。雖有業果，無有作者，無有捨陰及受陰者。如汝所問云何我者？我即期也；誰是我者？即是業也；何緣我者？即是愛也。』

比丘！譬如二手相拍，聲出其中；我亦如是，眾生業愛，三因緣故，名之爲我。比丘！一切眾生色不是我，我中無色，色中無我，乃至識亦如是。比丘！諸外道輩雖說有我，終不離陰；若說離陰別有我者，無有是處。一切眾生行如幻化、熱時之燄。比丘！五陰皆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善男子！爾時多有無量比丘，觀此五陰，無我我所，得阿羅漢果；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無我。善男子！我於經中復作是言：『三事和合，得受是身；一父、二母、三者中陰；是三和合，得受是身。』我時復說：『阿那含人現般涅槃，或於中陰入般涅槃。』或復說言：『中陰身根具足明了，皆因往業，如淨醍醐。』善男子！我或時說：『弊惡眾生所受中陰，如世間中羸澀麤褐；純善眾生所受中陰，如波羅奈所出白疊。』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中陰。善男子！我復爲彼逆罪眾生而作是言：『造五逆者，捨身直入阿鼻地獄。』我復說言：『瞿曇留枝比丘，捨身直入阿鼻地獄，於其中間，無止宿處。』我復爲彼犢子梵志說言：『梵志！若有中陰則有六有。』我復說言：『無色眾生，無有中陰。』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定無中陰。』」

「善男子！我於經中復說有退。何以故？因於無量懈怠懶惰諸比丘等、不修道故，說退五種：一者樂於多事，二者樂說世事，三者樂於睡眠，四者樂近在家，五者樂多遊行，以是因緣，令比丘退。說退因緣復有二種：一內、二外。阿羅漢人雖離內因，不離外因；以外因緣故則生煩惱，生煩惱故則便退失。復有比丘名曰瞿抵，六返退失，退已慚愧復更進修，第七即得；得已恐失，以刀自害。我復或說有『時解脫』；或說六種阿羅漢等。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退。善男子！經中復說：『譬如焦炭不還爲木，亦如瓶壞更無瓶用；煩惱亦爾，阿羅漢斷，終不還生。』亦說眾生煩惱因，凡有三種：一者未斷煩惱，二者不斷因緣，三者不善思惟。而阿羅漢無二因緣，謂斷煩惱爲不善思惟。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無退。』」

「善男子！我於經中說：『如來身凡有二種；一者生身，二者法身。言生身者，即是方便應化之身；如是身者可得言是生老病死、長短黑白，是此是彼，是學無學。』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佛身是有爲法。『法身即是常樂我淨，永離一切生老病死，非白非黑，非長非短，非此非彼，非學非無學；若佛出世及不出世，常住

不動無有變易。』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佛身是無爲法。」

「善男子！我經中說：『云何名爲十二因緣？從無明生行，從行生識，從識生名色，從名色生六入，從六入生觸，從觸生受，從受生愛，從愛生取，從取生有，從有生生，從生則有老死憂苦。』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十二緣定是有爲。我又一時告喻比丘而作是言：『十二因緣，有佛無佛，性相常住；善男子！有十二緣不從緣生；有從緣生、非十二緣；有從緣生，亦十二緣；有非緣生，非十二緣。有十二緣非緣生者，謂未來世十二支也；有從緣生非十二緣者，謂阿羅漢所有五陰；有從緣生亦十二緣者，謂凡夫人所有五陰十二因緣；有非緣生非十二緣者，謂虛空涅槃。』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十二緣定是無爲。」

「善男子！我經中說：『一切眾生作善惡業，捨身之時，四大於此即時散壞；純善業者心即上行，純惡業者心即下行。』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心定常。善男子！我於一時爲頻婆娑羅王而作是言：『大王！當知色是無常；何以故？從無常因而得生故。是色若從無常因生，智者云何說言是常？若色是常，不應壞滅，

生諸苦惱；今見是色，散滅破壞，是故當知色是無常，乃至識亦如是。』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心定斷。善男子！我經中說：『我諸弟子受諸香花、金銀寶物、妻子奴婢、八不淨物，獲得正道，得正道已亦不捨離。』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定言如來說受五欲不妨聖道。又我一時復作是說：『在家之人得正道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受五欲定遮正道。」

「善男子！我經中說：『遠離煩惱，未得解脫，猶如欲界修習世間第一法也。』善男子！我諸弟子聞作是說，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第一法唯是欲界。又復我說：『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在於初禪至第四禪。』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如是法在於色界。又復我說：『諸外道等，先已得斷四禪煩惱，修習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觀四真諦，得阿那含果。』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第一法在無色界。善男子！我經中說：『四種施中有三種淨：一者施主信因果信施，受者不信因果與施；二者受者信因果施，施主不信因果及施；三者施主受者二俱有信；四者施主受者二俱不信；是四種施，初三種淨。』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

說施唯意。善男子！我於一時復作是說：『施者施時以五事施；何等爲五？一者施色，二者施力，三者施安，四者施命，五者施辯。以是因緣，施主還得五事果報。』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施即五陰。」

「善男子！我於一時宣說：『涅槃即是遠離，煩惱永盡，滅無遺餘；猶如燈滅，更無法生，涅槃亦爾。言虛空者即無所有，譬如世間，無所有故名爲虛空；非智緣滅即無所有，如其有者應有因緣，有因緣故應有盡滅，以其無故無有盡滅。』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無三無爲。善男子！我於一時爲目犍連而作是言：『目連！夫涅槃者即是章句，即是足跡；是畢竟處，是無所畏；即是大師，即是大果；是畢竟智，即是大忍無礙三昧；是大法界，是甘露味；即是難見。目連！若說無涅槃者，云何有人生誹謗者、墮於地獄？』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涅槃。復於一時，我爲目連而作是說：『目連！眼不牢固，至身亦爾，皆不牢固；不牢固故，名爲虛空。食下迴轉消化之處，一切音聲皆名虛空。』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說有虛空無爲。復於一時爲目連說：『目連！有人未得須陀洹果，住忍法時，斷於無量三惡道報，當知不從

智緣而滅。』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說有非智緣滅。」

「善男子！我又一時爲跋波比丘說：『跋波！若比丘觀色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近若遠，若粗若細，如是等色，非我我所。若有比丘如是觀已，能斷色愛。』跋波又言：『云何名色？』我言：『四大名色，四陰名名。』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說言色是四大。善男子！我復說言：『譬如因鏡則有像現，色亦如是，因四大造；所謂粗細澀滑，青黃赤白，長短方圓，斜角輕重，寒熱饑渴，煙雲塵霧，是名造色猶如響像。』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四大則有造色，或有四大無有造色。善男子！往昔一時，菩提王子作如是言：『若有比丘護持禁戒、若發惡心，當知是時失比丘戒。』我時語言：『菩提王子！戒有七種，從於身口有無作色，以是無作色因緣故，其心雖在惡無記中，不名失戒，猶名持戒。以何因緣名無作色？非異色因，不作異色因果。』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有無作色。善男子！我於餘經作如是言：『戒者即是遮制惡法，若不作惡，是名持戒。』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宣說無無作色。」

「善男子！我於經中作如是說：『聖人色陰乃至識陰，皆是無明因緣所出；一切凡夫亦復如是，從無明生愛，當知是愛即無明；從愛生取，當知是取即是無明愛；從取生有，是有即是無明愛取；從有生受，當知是受即是行有；從受因緣，生於名色無明愛取有行受觸識六入等，是故受者即十二支。』」

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無心數。善男子！我於經中作如是說：『從眼色明惡欲等四，則生眼識。言惡欲者，即是無明；欲性求時即名為愛；愛因緣取，取名為業；業因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想受愛信精進定慧；如是等法因觸而生，然非是觸。』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心數。」

「善男子！我或時說唯有一有，或說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至二十五。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五有，或言六有。善男子！我往一時，住迦毗羅衛尼拘陀林時，釋摩男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云何名為優婆塞也？』我即為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諸根完具，受三歸依，是則名為優婆塞也。』釋摩男言：『世尊！云何名為一分優婆塞？』我言：『摩男，若受三歸及受一戒，是名一分優婆塞也。』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

意，唱言如來說優婆塞戒不具受得。善男子！我於一時住恆河邊，爾時迦旃延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教眾生，令受齋法，或一日，或一夜，或一時，或一念，如是之人成齋不耶？』我言：『比丘！是人得善，不名得齋。』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八戒齋具受乃得。」

「善男子！我於經中作如是說：『若有比丘犯四重已，不名比丘，名破比丘、亡失比丘，不復能生善芽種子；譬如焦種不生果實，如多羅樹，頭若斷壞則不生果，犯重比丘亦復如是。』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諸比丘犯重禁已，失比丘戒。善男子！我於經中為純陀說四種比丘：『一者畢竟到道，二者示道，三者受道，四者污道。犯四重者，即是污道。』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諸比丘犯四重已，不失禁戒。善男子！我於經中告諸比丘：『一乘一道，一行一緣；如是一乘乃至一緣，能為眾生作大寂靜，永斷一切繫縛、愁苦、苦及苦因，令一切眾到於一有。』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須陀洹乃至阿羅漢人，皆得佛道。善男子！我於經中說：『須陀洹人，人間天上七返往來，便般涅槃；斯陀含人，一受人天便般涅槃；阿那含人，凡有五種：或有中間般涅槃者，乃至上流般涅槃者；

阿羅漢人凡有二種：一者現在，二者未來；現在亦斷煩惱五陰，未來亦斷煩惱五陰。』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須陀洹至阿羅漢不得佛道。善男子！我於此經說言：『佛性具有六事：一常，二實，三真，四善，五淨，六可見。』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善男子！我又說言：『眾生佛性猶如虛空，虛空者，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內非外；非是色聲香味觸攝；佛性亦爾。』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善男子！我又復說：『眾生佛性，猶如貧女宅中寶藏，力士額上金剛寶珠，轉輪聖王甘露之泉。』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善男子！我又復說：『犯四重禁、一闡提人、謗方等經、作五逆罪，皆有佛性；如是眾生，都無善法，佛性是善。』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善男子！我又復說：『眾生者即是佛性；何以故？若離眾生，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與波斯匿王說於象喻，如盲說象，雖不得象，然不離象；眾生說色，乃至說識，是佛性者亦復如是，雖非佛性，非不佛性。如我爲王說筌篋喻，佛性亦爾。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作種種說，如盲問乳；

佛性亦爾，以是因緣，或有說言犯四重禁、謗方等經、作五逆罪、一闡提等悉有佛性，或說言無。善男子！我於處處經中說言：『一人出世，多人利益；一國土中，二轉輪王；一世界中，二佛出世；無有是處。一四天下，八四天王；乃至二他化自在天，亦無是處。』然我乃說從閻浮提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無十方佛。我亦於諸大乘經中說有十方佛。」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五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三

「善男子！如是諍訟，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若人於是生疑心者，猶能摧壞無量煩惱如須彌山，若於是中生決定者，是名執著。」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執著？」佛言：「善男子！如是之人若從他聞，若自尋經，若他故教，於所著事不能放捨，是名執著。」迦葉復言：「世尊！如是執著爲是善耶，是不善乎？」善男子！如是執著不名爲善；何以故？不能摧壞諸疑網故。」迦葉復言：「世尊！如是人者本自不疑，云何說言

不壞疑網？」「善男子！夫不疑者，即是疑也。」  
「世尊！若有人謂須陀洹人不墮三惡，是人亦當名著、名疑。」「善男子！是可名定，不得名疑；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有人，先見人樹，後時夜行，遙見杌根，便生疑想：人耶？樹耶？善男子！如人先見比丘梵志，後時於路遙見比丘，即生疑想：是沙門耶？是梵志乎？善男子！如人先見牛與水牛，後遙見牛，便生疑想：彼是牛耶？是水牛乎？善男子！一切眾生先見二物，後便生疑，何以故？心不了故。我亦不說須陀洹人有墮三惡、不墮三惡，是人何故生於疑心？」迦葉言：「世尊！如佛所說，要先見已然後疑者，有人未見二種物時亦復生疑；何等是耶？所謂涅槃。世尊！譬如有人路遇濁水，然未曾見而亦生疑：如是水者深耶？淺耶？是人未見，云何生疑？」「善男子！夫涅槃者即是斷苦，非涅槃者即是苦也；一切眾生見有二種：見苦、非苦。若非苦者，即是飢渴、寒熱、瞋喜、病瘦安隱、老壯生死，繫縛解脫、恩愛別離、怨憎聚會；眾生見已，即便生疑；當有畢竟遠離如是苦惱事不？是故眾生於涅槃中而生疑也。汝意若謂，是人先來未見濁水，云何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是人先於餘處見已，是故於此未曾到處而復生疑。」  
「世尊！是人先見深淺處時已不生疑，於今何故而

復生疑？」佛言：「善男子！本未行故，所以生疑，是故我言不了故疑。」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疑即是著，著即是疑，爲是誰耶？」  
「善男子！斷善根者。」迦葉言：「世尊！何等輩能斷善根？」  
「善男子！若有聰明點慧利根、能善分別、遠離善友、不聽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住；如是之人能斷善根。離是四事，心自思惟：『無有施物，何以故？施者即是捨於財物，若施有報，當知施主常應貧窮；何以故？子果相似故。是故說言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是則名爲斷善根也。復作是念：『施主、受者、及以財物，三事無常，無有停住；若無停住，云何說言此是施主、受者、財物？若無受者云何得果？以是義故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復作是念：『施者施時，有五事施；受者受已，或時作善，或作不善。而是施主，亦復不得善不善果；如世間法，從子生果，果還作子，因即施主，果即受者；而是受者，不能以此善不善法令施主得；以是義故，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復作是念：『無有施物，何以故？施物無記。若是無記，云何而得善果報耶？無善惡果，即是無記；財若無記，當知即無善惡果報；是故無施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

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復作是念：『施者即意，若是意者無見無對，非是色法；若非是色，云何可施？是故無施無因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復作是念：『施主若爲佛像、天像、命過父母而行施者，即無受者，若無受者應無果報，若無果報是爲無因，若無因者是爲無果。』若如是說無因無果，當知是人能斷善根。復作是念：『無父無母。若言父母是眾生因、眾生者，理應常生，無有斷絕；何以故？因常有故。然不常生，是故當知無有父母。』復作是念：『無父無母，何以故？若眾生身因父母有，一人應具男女二根；然無具者，當知眾生非因父母。』復作是念：『非因父母而生眾生，何以故？眼見眾生不似父母，謂身色心、威儀進止，是故父母非眾生因。』復作是念：『一切世間有四種無：一者未生名無，如泥團時未有瓶用；二者滅已名無，如瓶壞已，是名爲無；三者各異互無，如牛中無馬，馬中無牛；四者畢竟名無，如兔角龜毛。眾生父母亦復如是同此四無；若言父母眾生因者，父母死時子不必死，是故父母非眾生因。』復作是念：『若言父母眾生因者，應因父母常生眾生，然而復有化生溼生，是故當知，非因父母生眾生也。』復作是念：『自有眾生非因父母而得生長；譬如孔雀，聞雷震聲而使

得娠；又如青雀，飲雄雀尿而使得娠；如命命鳥，見雄者舞，即使得娠。』作是念時，如其不遇善知識者，當知是人能斷善根。復作是念：『一切世間無善惡果；何以故？有諸眾生具十善法，樂於惠施，勤修功德，是人亦復疹病集身，中年夭喪，財物損失，多諸憂苦；有行十惡，慳貪嫉妒，懶惰懈怠，不修諸善，身安無病，終保年壽，多饒財寶，無諸愁苦；是故當知無善惡果。』復作是念：『我亦曾聞諸聖人說，有人修善，命終多墮三惡道中；有人行惡，命終生於人天之中；是故當知無善惡果。』復作是念：『一切聖人有二種說，或說殺生得善果報，或說殺生得惡果報，是故當知聖說不定；聖若不定，我云何定？是故當知無善惡果。』復作是念：『一切世間無有聖人；何以故？若言聖人應得正道，一切眾生具煩惱時修正道者，當知是人正道煩惱一時俱有，若一時有，當知正道不能破結；若無煩惱而修道者，如是正道，爲何所作？是故具煩惱者、道不能壞，不具煩惱、道則無用；是故當知一切世間無有聖人。』復作是念：『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是十二因緣，一切眾生等共有之；八聖道者其性平等，亦應如是，一人得時一切應得，一人修時應一切苦滅；何以故？煩惱等故。而今不得，是故當知無有正道。』復作是念：『聖



人皆有同凡夫法，所謂飲食、行住坐臥、睡眠、喜笑、飢渴寒熱、憂愁恐怖，若同凡夫如是事者，當知聖人不得聖道；若得聖道，應當永斷如是等事；如是等事如其不斷，當知無道。』復作是念：『聖人有身受五欲樂，亦復罵辱搥打於人，嫉妒憍慢，受於苦樂，作善惡業，是因緣故知無聖人；若有道者應斷是事，是事不斷當知無道。』復作是念：

『多憐憫者名爲聖人；何因緣故名爲聖人？道因緣故名爲聖人，若道性憐憫，便應憫念一切眾生，不待修已然後方得；如其無憫，何故聖人因得聖道能憐憫耶？是故當知世無聖道。』復作是念：『一切四大不從因生；眾生等有是四大性，不觀眾生是邊應到，彼不應到；若有聖道，性應如是，然今不爾，是故當知世無聖人。』復作是念：『若諸聖人有一涅槃，當知是則無有聖人；何以故？不可得故。常住之法，理不可得，不可取捨；若諸聖人涅槃多者，是則無常，何以故？可數法故。涅槃若一，一人得時一切應得；涅槃若多，是則有邊，如其有邊云何名常？若有說言涅槃體一，解脫是多；如蓋是一，牙舌是多；是義不然，何以故？一一所得，非一切得，以有邊故，是應無常；若無常者，云何得名爲涅槃耶？涅槃若無，誰爲聖人？是故當知無有聖人。』復作是念：『聖人之道非因緣得，

若聖人道非因緣得，何故一切不作聖人？若一切人非聖人者，當知是則無有聖人及以聖道。』復作是念：『聖說正見有二因緣：一者從他聞法，二者內自思惟；是二因緣若從緣生，所從生者復從緣生，如是展轉，有無窮過；若是二事不從緣生，一切眾生何故不得？』作是觀時，能斷善根。善男子！若有眾生深見如是無因無果，是人能斷信等五根。善男子！**斷善根者，非是下劣愚鈍之人，亦非天中及三惡道，破僧亦爾。**」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之人，何時當能還生善根？」佛言：「善男子！是人二時還生善根：初入地獄、出地獄時。善男子！善有三種：過去、現在、未來；若過去者其性自滅，因雖滅盡，果報未熟，是故不名斷過去果。斷三世因，故名爲斷。」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斷三世因名斷善根，斷善根人即有佛性，如是佛性爲是過去？爲是現在？爲是未來？爲遍三世？若過去者云何名常？佛性亦常，是故當知非過去也；若未來者云何名常？何故佛說一切眾生必定當得？若必定得，云何言斷？若現在者，復云何常？何故復言必定可見？如來亦說佛性有六：一常，二真，三實，四善，五淨，六可見。若斷善根有佛性者，則不得名斷善根也；若無佛性，云何復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若言

佛性亦有亦斷，云何如來復說是常？」佛言：「善男子！如來世尊爲眾生故，有四種答：一者定答，二者分別答，三者隨問答，四者置答。善男子！云何定答？若問惡業得善果耶？不善果乎？是應定答得不善果，善亦如是；若問如來一切智不？是應定答是一切智；若問佛法是清淨不？是應定答必定清淨；若問如來弟子如法住不？是應定答有如法住；是名定答。云何分別答？如我所說四真諦法：云何爲四？苦集滅道。何謂苦諦？有八苦故，名曰苦諦；云何集諦？五陰因故，名爲集諦；云何滅諦？貪欲瞋癡畢竟盡故，名爲滅諦；云何道諦？三十七助道法故，名爲道諦；是名分別答。云何隨問答？如我所說，一切法無常。復有問言：『如來世尊爲何法故說於無常？』答言：『如來爲有爲法故說無常。』無我亦爾，如我所說，一切法燒他。又問言：『如來世尊，爲何法故、說一切燒？』答言：『如來爲貪瞋癡，說一切燒。』善男子！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三念處、首楞嚴等八萬億諸三昧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五智印等三萬五千諸三昧門，金剛定等四千二百諸三昧門，方便三昧無量無邊，如是等法是佛佛性。如是佛性則有七事：一常，二我，三樂，四淨，五真，六實，七善；是名分別答。善男子！後身菩薩佛性有六：一

常，二淨，三真，四實，五善，六少見；是名分別答；如汝先問『斷善根人有佛性』者，是人亦有如來佛性，亦有後身佛性；是二佛性，障未來故得名爲無，畢竟得故得名爲有；是名分別答。如來佛性，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後身佛性，現在未來；少可見故，得名現在；未具見故，名爲未來；如來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則不爾，有是三世，有非三世。後身菩薩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如是，是名分別答。九住菩薩佛性六種：一常，二善，三真，四實，五淨，六可見；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如是，是名分別答。八住菩薩，下至六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實，三淨，四善，五可見；佛性因故，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如是，是名分別答。五住菩薩下至初住，佛性五事：一真，二實，三淨，四可見，五善不善；善男子！是五種佛性、六種佛性、七種佛性，斷善根人必當得故，故得言有，是名分別答。若有說言斷善根者定有佛性、定無佛性，是名置答。』迦葉菩薩言：「世尊！我聞不答，乃名置答；如來今者，何因緣答而名置答？」善男子！我亦不說置而不答，乃說置答；善男子！如是置答，復有二種：一者遮止，二者莫著；以是義故得

名置答。」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云何名因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過去現在未來？非是過去現在未來？」佛言：「善男子！五陰二種：一者因，二者果；是因五陰，是過去現在未來；是果五陰，亦是過去現在未來，亦非過去現在未來。善男子！一切無明煩惱等結，悉是佛性；何以故？佛性因故；從無明行及諸煩惱，得善五陰，是名佛性從善五陰，乃至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於經中先說：『眾生佛性，如雜血乳。』血者即是無明行等一切煩惱；乳者即是善五陰也。是故我說，從諸煩惱及善五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眾生身，皆從精血而得成就；佛性亦爾，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斷少煩惱，佛性如乳；阿那含人，佛性如酪；阿羅漢人，猶如生酥；從辟支佛至十住菩薩，猶如熟酥；如來佛性，猶如醍醐。善男子！現在煩惱爲作障故，令諸眾生不得睹見；如香山中有忍辱草，非一切牛皆能得食；佛性亦爾。是名分別答。」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五種六種七種佛性，若未來有者，云何說言斷善根人有佛性耶？」佛言：「善男子！如諸眾生有過去業，因是業故，眾生現在得受果報；有未來業，以未生故終不生果。有現在煩惱，若無煩惱、一切眾生應當了了現見佛性。」

是故斷善根人，以現在世煩惱因緣，能斷善根；未來佛性力因緣故，還生善根。」迦葉言：「世尊！未來云何能生善根？」善男子！猶如燈日，雖復未生，亦能破闇；未來之生能生眾生，未來佛性亦復如是；是名分別答。」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言五陰是佛性者，云何說言眾生佛性非內非外？」佛言：「善男子！何因緣故如是失意？我先不說眾生佛性是中道耶？」迦葉言：「世尊！我實不失意，直以眾生於此中道不能解故，故發斯問。」善男子！眾生不解即是中道，或時有解，或有不解。善男子！我爲眾生得開解故，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何以故？凡夫眾生或言佛性住五陰中，如器中有果；或言離陰而有，猶如虛空；是故如來說於中道。眾生佛性，非內六入，非外六入；內外合故，名爲中道；是故如來說佛性即是中道；非內非外，故名中道，是名分別答。復次善男子！云何名爲非內非外？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外道；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於無量劫在外道中，斷諸煩惱，調伏其心，教化眾生，然後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外道。或言佛性即是內道；何以故？菩薩雖於無量劫中修習外道，若離內道，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內道；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

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別答。復次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如來金剛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以故？不虛誑故。或言佛性即是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及三念處、首楞嚴等一切三昧；何以故？因是三昧生金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故，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是名分別答。復次善男子！或有說言佛性即是內善思惟；何以故？離善思惟，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佛性即是內善思惟。或有說言佛性即是從他聞法；何以故？從他聞法則能內善思惟，若不聞法，則無思惟，是以佛性即是從他聞法；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復次善男子！復有說言佛性是外，謂檀波羅蜜；從檀波羅蜜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說言檀波羅蜜即是佛性。或有說言佛性是內，謂五波羅蜜；何以故？離是五事，當知則無佛性因果；是以說言五波羅蜜即是佛性；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內亦外，是名中道。復次善男子！或有說言佛性在內，譬如力士額上寶珠；何以故？常樂我淨如寶珠故，是以說言，佛性在內；或有說言，佛性在外，如貧寶藏；何以故？方便見故；佛性亦爾，在眾生外，以方便故，而得見之；是故如來遮此二

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內亦外，是名中道。」

「善男子！眾生佛性非有非無。所以者何？佛性雖有，非如虛空；何以故？世間虛空，雖以無量善巧方便，不可得見；佛性可見，是故雖有，非如虛空。佛性雖無，不同兔角；何以故？龜毛兔角，雖以無量善巧方便，不可得生；佛性可生，是故雖無，不同兔角；是故佛性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云何名有？一切悉有；是諸眾生不斷不滅，猶如燈燄，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名有；云何名無？一切眾生，現在未有一切佛法常樂我淨，是故名無；有無合故即是中道，是故佛說眾生佛性非有非無。善男子！如有人問：『是種子中，有果無耶？』應定答言：『亦有亦無。』何以故？離子之外不能生果，是故名有；子未出芽，是故名無；以是義故，亦有亦無。所以者何？時節有異，其體是一；眾生佛性，亦復如是。若言眾生中別有佛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眾生即佛性，佛性即眾生，直以時異，有淨不淨。善男子！若有問言：『是子能生果不？是果能生子不？』應定答言：『亦生不生。』」「世尊！如世人說乳中有酪，是義云何？」「善男子！若有說言乳中有酪，是名執著；若言無酪，是名虛妄；離是一事，應定說言亦有亦無。何故名有？從乳生酪，因即是乳，果即是

酪，是名爲有；云何名無？色味各異，服用不同，熱病服乳，冷病服酪；乳生冷病，酪生熱病。善男子！若言乳中有酪性者，乳即是酪，酪即是乳，其性是一；何因緣故乳在先生，酪不先生？若有因緣，一切世人何故不說？若無因緣，何故酪不先生？若酪不先生，誰作次第乳、酪、生蘇、熟蘇、醍醐？是故知酪先無今有，若先無今有，是無常法。善男子！若有說言：乳有酪性，能生於酪，水無酪性，故不生酪；是義不然。何以故？水草亦有酪性；所以者何？因於水草，則出乳酪。若言乳中定有酪性，水草無者，是名虛妄；何以故？心不等故，故言虛妄。善男子！若言乳中定有酪者，酪中亦應定有乳性；何因緣故，乳中出酪，酪不出乳？若無因緣，當知是酪，本無今有，是故智者應言，乳中非有酪性，非無酪性。善男子！是故如來於是經中說如是言：『一切眾生定有佛性，是名爲著；若無佛性，是名虛妄。』智者應說眾生佛性亦有亦無。善男子！四事和合，生於眼識；何等爲四？眼色明欲。是眼識性，非眼非色非明非欲；從和合故，便得出生。如是眼識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是故當知無有本性；乳中酪性亦復如是。若有說言水無酪性，故不出酪，是故乳中定有酪性，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諸法異因異果，亦

非一因生一切果，非一切果從一因生。善男子！如從四事生於眼識，不可復說從此四事應生耳識。善男子！離於方便，乳中得酪，酪出生酥，不得如是；要須方便。善男子！智者不可見離方便從乳得酪，謂得生酥亦應如是離方便得。善男子！是故我於是經中說：『因生故法有。因滅故法無。』善男子！如鹽性鹹，能令非鹹使鹹；若非鹹物先有鹹性，世人何故更求鹽耶？若先無者，當知先無今有；以餘緣故而得鹹也。若言『一切不鹹之物皆有鹹性，微故不知；由此微性，鹽能令鹹；若本無性，雖復有鹽，不能令鹹；譬如種子，自有四大，緣外四大而得增長芽莖枝葉；鹽性亦爾』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不鹹之物先有鹹性者，鹽亦應有微不鹹性；是鹽若有如是二性，何因緣故，離不鹹物不可獨用？是故知鹽本無二性，如鹽一切不鹹之物亦復如是。若言外四大種，力能增長內四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次第說故，不從方便乳中得酪，生酥乃至一切諸法，皆不如是，非方便得；四大亦復如是。若說從外四大增內四大，不見從內四大增外四大，如尸利沙果，先無形質，見昴星時，果則出生，足長五寸，如是果者，實不因於外四大增。」

「善男子！如我所說十二部經，或隨自意說，

或隨他意說，或隨自他意說。云何名爲隨自意說？如五百比丘問舍利弗：『大德！佛說身因，何者是耶？』舍利弗言：『諸大德！汝等亦各得正解脫，自應識之，何緣方作如是問耶？』有比丘言：『大德！我未獲得正解脫時，意謂無明即是身因；作是觀時，得阿羅漢果。』復有說言：『大德！我未獲得正解脫時，謂愛無明即是身因；作是觀時，得阿羅漢果。』或有說言：『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飲食、五欲，即是身因。』爾時五百比丘，各各自說已所解已，共往佛所，稽首佛足，右繞三匝，禮拜畢已卻坐一面，各以如上已所解義向佛說之。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是諸人，誰是正說？誰不正說？』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一一比丘，無非正說。』舍利弗言：『世尊！佛意云何？』佛言：『舍利弗！我爲欲界眾生說言：父母即是身因。』如是等經，名隨自意說。云何名爲隨他意說？如巴吒羅長者來至我所，作如是言：『瞿曇！汝知幻不？若知幻者即大幻人；若不知者，非一切智。』我言：『長者！知幻之人，名幻人耶？』長者言：『善哉！善哉！知幻之人，即是幻人。』我言：『長者！舍衛國內波斯匿王有旃陀羅，名曰氣嘯，汝知不耶？』長者答言：『瞿曇！我久知之。』我言：『汝久知者，

可得即是旃陀羅不？』長者言：『瞿曇！我雖知是旃陀羅，然我此身非旃陀羅。』我言：『長者！汝得是義：知旃陀羅、非旃陀羅；我今何故不得知幻而非幻乎？長者！我實知幻、知幻人、知幻果報、知幻伎術；我知殺、知殺人、知殺果報、知殺解脫；乃至知邪見、知邪見人、知邪見果報、知邪見解脫。長者！若說非幻之人名爲幻人，非邪見人說邪見人，得無量罪。』長者言：『瞿曇！如汝所說，我得大罪，我今所有悉以相上，幸莫令彼波斯匿王知我此事。』我言：『長者！是罪因緣，不必失財，乃當因是墮三惡道。』是時長者聞惡道名，心生恐怖，白我言：『聖人！我今失意，獲得大罪。聖人今者是一切智，應當了知獲得解脫；我當云何得脫地獄餓鬼畜生？』爾時我爲說四真諦，長者聞已，得須陀洹果，心生慚愧，向我懺悔：『我本愚癡，佛非幻人而言是幻；我從今日歸依三寶。』我言：『善哉！善哉！長者。』是名隨他意說。云何名爲隨自他說？如我所說，如一切世間智者說有，我亦說有；智者說無，我亦說無。世間智人說五欲樂，有無常苦，無我可斷；我亦說有。世間智人說五欲樂，有常我淨，無有是處；我亦如是說無是處；是名隨自他說。善男子！如我所說，十住菩薩少見佛性；是名隨他意說。何故名少見？十住菩

薩得首楞嚴等三昧三千法門，是故了了自知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見一切眾生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說，十住菩薩少見佛性。善男子！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是名隨自意說；一切眾生不斷不滅，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隨自意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能得見；我說如是，汝說亦爾，是名隨自他意說。善男子！如來或時爲一法故，說無量法；如經中說，一切梵行因善知識；一切梵行因雖無量，說善知識則已攝盡；如我所說，一切惡行邪見爲因，一切惡行因雖無量，若說邪見則已攝盡。或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信心爲因，是菩提因雖復無量，若說信心則已攝盡；善男子！如來雖說無量諸法以爲佛性，然不離於陰入界也。」

「善男子！如來說法，爲眾生故有七種語；一者因語，二者果語，三者因果語，四者喻語，五者不應說語，六者世流布語，七者如意語。云何名因語？現在因中說未來果，如我所說：『善男子！汝見眾生樂殺乃至樂行邪見，當觀是人即地獄人；善男子！若有眾生不樂殺生乃至邪見，當觀是人即是天人。』是名因語。云何果語？現在果中說過去因，如經中說：『善男子！如汝所見貧窮眾生，顏貌醜陋不得自在，當知是人定有破戒、妒心、瞋

心、無慚愧心；若見眾生多財巨富，諸根完具威德自在，當知是人定有戒施、精勤、慚愧，無有妒瞋。』是名果語。云何因果語？如經中說：『善男子！眾生現在六入觸因，是名過去業果，如來亦說名之爲業，是業因緣，得未來果。』是名因果語。云何喻語？如說師子王者即喻我身，大象王、大龍王、波利質多羅樹、七寶聚大海、須彌山大地大雨、船師導師、調御丈夫、力士牛王、婆羅門沙門、大城多羅樹；如是喻經，名爲喻語。云何不應該語？我經中說：『天地可合，河不入海』；如爲波斯匿王說四方山來；如爲鹿子母優婆夷說：『若娑羅樹能受八戒，則得受於人天之樂；寧說十住菩薩有退轉心』；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寧說須陀洹人墮三惡道，不說十住有退轉心；是名不應語。云何世流布語？如佛所說：『男女大小，去來坐臥，車乘房舍瓶衣，眾生常樂我淨，軍林城邑，幻化合散；是名世流布語。云何如意語？如我訶責毀禁之人，令彼自責，護持禁戒；如我讚歎須陀洹人，令諸凡夫生於善心；讚歎菩薩，爲令眾生發菩提心；說三惡道所有苦惱，爲令修習諸善法故；說一切燒，唯爲一切有爲法故，無我亦爾；說諸眾生悉有佛性，爲令一切不放逸故；是名如意語。』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六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四

「善男子！如來復有隨意語——如來佛性則有二種：一者有，二者無；有者所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力、四無所畏、三念處、大慈大悲、首楞嚴等無量三昧、金剛等無量三昧、方便等無量三昧、五智印等無量三昧；是名爲有。無者所謂如來過去諸善、不善、無記業因果報、煩惱五陰十二因緣；是名爲無。善男子！如有無『善不善，有漏無漏，世間非世間，聖非聖，有爲無爲，實不實，寂靜非寂靜，諍非諍，界非界，煩惱非煩惱，取非取，受記非受記，有非有，三世非三世，時非時，常無常，我無我，樂無樂，淨無淨，色受想行識非色受想行識，內入非內入，外入非外入，十二因緣非十二因緣』，是名如來佛性有無；乃至一闡提佛性有無，亦復如是。善男子！我雖說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眾生不解佛如是等隨意語；善男子！如是語者，後身菩薩尚不能解，況於二乘其餘菩薩？善男子！我往一時在耆闍崛山，與彌勒菩薩共論世諦，舍利弗等五百聲聞，於是事中都不識知，何況出世第一義諦？善男子！或有佛性、一闡提有，善

根人無；或有佛性，善根人有，一闡提無；或有佛性，二人俱有；或有佛性，二人俱無；善男子！我諸弟子，若解如是四句義者，不應難言一闡提人定有佛性，定無佛性；若言眾生悉有佛性，是名如來隨意語。如來如是隨意語，眾生云何一向作解？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眾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遍觀四方，五者遍觀已行，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抵彌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遍觀方者所謂鰈魚，爲求食故，遍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鰈魚遙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河，其中亦有七種眾生，從初常沒，乃至第七，或入或出；所言沒者，有人聞是大涅槃經：『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常樂我淨，終不畢竟入於涅槃；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闡提人、謗方等經、作五逆罪、犯四重禁，必當得成菩提之道；須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辟支佛等，必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聞是語已，



生不信心，即作是念；作是念已，便作是言：『是涅槃典即外道書，非是佛經。』是人爾時遠離善友，不聞正法；雖時得聞，不能思惟；雖復思惟，不思惟善；不思善故，如惡法住。惡法住者則有六種：一者惡，二者無善，三者汙法，四者增有，五者惱熱，六者受惡果，是名爲沒。何故名沒？無善心故，常行惡故，不修對治故，是名爲沒。所言惡者，聖人訶責故，心生怖畏故，善人遠離故，不益眾生故，是名爲惡；言無善者，能生無量惡果報故，常爲無明所纏繞故，樂與惡人爲等侶故，無有修善諸方便故，其心顛倒常錯謬故，是名無善；汙法者，常汙身口故，汙淨眾生故，增不善業故，遠離善法故，是名汙法；言增有者，如上三人所行之法，能增地獄、畜生、餓鬼，不能修習解脫之法，身口意業不厭諸有，是名增有；言惱熱者，是人具行如上四事，能令身心二事惱熱，遠離寂靜，則名爲熱；受地獄報，故名爲熱；燒諸眾生，故名爲熱；燒諸善法，故名爲熱；善男子！信心清涼，是人具，是故名熱。言受惡果者，是人具足行上五事，死墮地獄、餓鬼、畜生；善男子！有三惡事，復名惡果：一者煩惱惡，二者業惡，三者報惡，是名受惡果報。善男子！是人具足如上六事，能斷善根，作五逆罪，能犯四重，能謗三寶，用僧鬘物，

能作種種非法之事，是因緣故沈沒在於阿鼻地獄，所受身形縱廣八萬四千由旬，是人身口心業重故，不能得出；何以故？其心不能生善法故，雖有無量諸佛出世，不聞不見，是故名常沒，如恒河中大魚。善男子！我雖復說一闍提等名爲常沒，復有常沒非一闍提；何者是耶？如人爲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沒。善男子！有四善事獲得惡果；何等爲四？一者爲勝他故，讀誦經典；二者爲利養故，受持禁戒；三者爲他屬故，而行布施；四者爲於非想非非想處故，繫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惡果報，若人修集如是四事，是名沒已還出，出已還沒。何故名沒？樂三有故；何故名出？以見明故；明者，即是聞戒施定；何故還沒？增長邪見，生憍慢故。是故我於經中說偈：

若有眾生樂諸有，爲有造作善惡業；  
是人迷失涅槃道，是名暫出還復沒。

行於黑闇生死海，雖得解脫雜煩惱；  
是人還受惡果報，是名暫出還復沒。

善男子！如彼大魚因見光故，暫得出水，其身重故，還復沈沒；如上二人亦復如是。善男子！或復有人樂著三有，是名爲沒；得聞如是大涅槃經，生於信心，是名爲出；何因緣故名之爲出？聞是經已，遠離惡法，修習善法，是名爲出。是人雖信，

亦不具足；何因緣故信不具足？是人雖信大般涅槃常樂我淨，言如來身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如來則有二種涅槃：一者有爲，二者無爲；有爲涅槃，無常樂我淨；無爲涅槃，有常樂我淨；雖信佛性是眾生有，不必一切皆悉有之，是故名爲信不具足。善男子！信有二種：一者信，二者求，如是之人雖復有信，不能推求，是故名爲信不具足。信復有二：一、從聞生；二、從思生；是人信心從聞而生，不從思生，是故名爲信不具足。復有二種：一、信有道；二、信得者；是人信心唯信有道，都不信有得道之人，是故名爲信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信正，二者信邪；言有因果、有佛法僧，是名信正；言無因果、三寶性異，信諸邪語、富蘭那等，是名信邪；是人雖信佛法僧寶，不信三寶同一性相；雖信因果，不信得者；是故名爲信不具足。是人成就不具足信，所受禁戒亦不具足；何因緣故名不具足？因不具故，所得禁戒亦不具足。復何因緣名不具足？戒有二種：一、威儀戒；二、從戒戒；是人唯具威儀等戒，不具從戒戒，是故名爲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作戒，二者無作戒；是人唯具作戒，不具無作戒，是故名爲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從身口得於正命；二、從身口不得正命；是人雖從身口，不得正命，是故名爲戒不具

足。復有二種：一者求戒，二者捨戒；是人唯具求有之戒，不得捨戒，是故名爲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隨有；二者隨道；是人唯具隨有之戒，不具隨道，是故名爲戒不具足。復有二種：一者善戒；二者惡戒；身口意善是名善戒，牛戒狗戒是名惡戒；是人深信是二種戒俱有善果，是故名爲戒不具足。是不具信戒二事，所修多聞，亦不具足；云何名爲聞不具足？如來所說十二部經，唯信六部，不信六部，是故名爲聞不具足；雖復受持是六部經，不能讀誦爲他解說，無所利益，是故名爲聞不具足；又復受是六部經已，爲論議故、爲勝他故、爲利養故、爲諸有故受持讀誦解說，是故名爲聞不具足。善男子！我於經中說聞具足；云何具足？若有比丘身口意善，先能供養和上諸師有德之人，是諸師等、於是人所生愛念心，以是因緣教授其法；是人至心受持誦習，持誦習已獲得智慧；得智慧已能善思惟，如法而住；善思惟已則得正義，得正義已身心寂靜，身心寂已則生喜心，喜心因緣，心則得定；因得定故，得正知見；正知見已，於諸有中心生厭悔；悔諸有故，能得解脫。是人無有如是等事，是故名爲聞不具足；是不具如是三事，施亦不具。施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人雖復行於財施，爲求有故，雖行法施亦不具

足；何以故？祕不盡說，畏他勝故，是故名爲施不具足。財法二施各有二種：一者聖，二者非聖；聖者施已不求果報，非聖施已求於果報；聖者法施爲增長法，非聖法施爲增諸有；如是之人爲增財故而行財施，爲增有故而行法施，是故名爲施不具足。復次，是人受六部經，見受法者而供給之，不受法者則不供給，是故名爲施不具足。是不具如上四事，所修智慧亦不具足——智慧之性，性能分別；是人不能分別如來是常無常。如來於此涅槃經中說言如來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涅槃、涅槃即是解脫，於是義中不能分別；梵行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慈悲喜捨，慈悲喜捨即是解脫，解脫即是涅槃，涅槃即是慈悲喜捨；於是義中不能分別，是故名爲智不具足。復次不能分別佛性——佛性即是如來，如來即是一切不共之法，不共之法即是解脫，解脫即是涅槃，涅槃即是不共之法；於是義中不能分別，是故名爲智不具足。復次不能分別四諦——苦集滅道，不能分別四真諦故不知聖行，不知聖行故不知如來，不知如來故不知解脫，不知解脫故不知涅槃；是故名爲智不具足。是人不具如是五事，則有二種：一、增善法；二、增惡法；云何名爲增長惡法？是人不見己不具足，自言具足而生著心，於同行中自謂爲勝，是故親近同己惡友；既親近已，

復得更聞不具足法，聞已心喜，其心染著，起於憍慢，多行放逸；因放逸故親近在家，亦樂聞說在家之事，遠離清淨出家之法；以是因緣增長惡法，增惡法故身口意等起不淨業；三業不淨故，增長地獄、畜生、餓鬼；是名暫出還沒。暫出還沒者，我佛法中其誰是耶？謂提婆達多、瞿伽離比丘、腕手比丘、善星比丘、低舍比丘、滿宿比丘；慈地比丘尼、曠野比丘尼、方比丘尼、慢比丘尼；淨潔長者、求有優婆塞、舍勒釋種、象長者；名稱優婆夷、光明優婆夷、難陀優婆夷、軍優婆夷、鈴優婆夷；如是等人、名爲暫出還沒，譬如大魚見明故出，身重故沒。第二之人，深自知見行不具足，不具足故求近善友，近善友故樂諮未聞，聞已樂受，受已樂善思惟，善思惟已能如法住，如法住故增長善法，增善法故終不復沒，是名爲住；我佛法中，其誰是耶？謂舍利弗、大目犍連、阿若憍陳如等五比丘、耶舍等五比丘；阿耨樓陀、童子迦葉、摩訶迦葉、十力迦葉；瘦瞿曇彌比丘尼、波吒羅花比丘尼、勝比丘尼、實義比丘尼、意比丘尼、跋陀比丘尼、淨比丘尼、不退轉比丘尼；頻婆娑羅王、郁伽長者、須達多長者、釋摩男、貧須達多、鼠狼長者子、名稱長者、具足長者、師子將軍、優波離長者、刁長者；無畏優婆夷、善住優婆夷、愛法優婆

夷、勇健優婆夷、天得優婆夷、善生優婆夷、具身優婆夷、牛得優婆夷、曠野優婆夷、摩訶斯那優婆夷；如是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名爲住；云何爲住？常樂睹見善光明故，以是因緣，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等人終不造惡，是名爲住；如低彌魚樂見光明，不沈不沒，如是等眾亦復如是。是故我於經中說偈：

若人善能分別義，至心求於沙門果；

若能訶責一切有，是人名爲如法住。

若能供養無量佛，則能無量世修道；

若受世樂不放棄，是人名爲如法住。

親近善友聽正法，內善思惟如法住；

樂見光明修習道，獲得解脫安隱住。

善男子！智不具足凡有五事，是人知己求近善友，

如是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即應爲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爲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爲分析十八界等；是人聞已至心受持，心受持已如法修行，如法行已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煖法。「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悉有煖法；何以故？如佛所說，三法和合名爲眾生：一壽、二煖、三識，若從是義，一切眾生應先有煖；

云何如來說言煖法因善友生？」佛言：「善男子！如汝所問，有煖法者，一切眾生至一闍提，皆悉有之；如我今者所說煖法，要因方便，然後乃得！本無今有；以是義故，非諸眾生一切先有，是故汝今不應難言一切眾生皆有煖法。善男子！如是煖法，是色界法，非欲界有；若言一切眾生有者，欲界眾生亦皆應有；欲界無故，當知一切不必都有。善男子！色界雖有，非一切有；何以故？我弟子有，外道則無；以是義故，一切眾生不必都有。善男子！一切外道唯觀六行，我諸弟子具足十六；是十六行，一切眾生不必都有。」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所言煖法，云何名煖？爲自性煖，爲他故煖？」佛言：「善男子！如是煖法，自性是煖，非他故煖。」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先說馬師滿宿，無有煖法；何以故？於三寶所無信心故，是故無煖，當知信心即是煖法。」善男子！信非煖法；何以故？因於信心獲得煖故。善男子！夫煖法者即是智慧；何以故？觀四諦故，是故名之爲十六行，行即是智。善男子！如汝所問，何因緣故名爲煖者？善男子！夫煖法者，即是八聖道之火相，故名爲煖。善男子！譬如攢火，先有煖氣，次有火生，後則煙出；是無漏道亦復如是。煖者，即是十六行也，火者即是須陀洹果，煙者即是修道斷結。」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煖法，亦是有法，亦是有爲；是法報得色界五陰，是故名有，是因緣故復名有爲；若是有爲，云何能爲無漏道相？」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男子！如是煖法雖是有爲有法，還能破壞有爲有法，是故能爲無漏道相。善男子！如人乘馬，亦愛亦策，煖心亦爾，愛故受生，厭故觀行；是故雖復有法有爲，而能與彼正道作相。得煖法人七十三種：欲界十種，是人具足一切煩惱，從斷一分至於九分；如欲界，初禪乃至無所有處亦復如是，是名七十三種。如是等人得煖法已，則不復能斷於善根、作五逆罪、犯四重禁。是人二種：一、遇善友；二、遇惡友；遇惡友者暫出還沒，遇善友者遍觀四方。觀四方者即是頂法，是法雖復性是五陰，亦緣四諦，是故得名偏觀四方；得頂法已，次得忍法，是忍亦爾，性亦五陰，亦緣四諦。是人次第得世第一法，是法雖復性是五陰，亦緣四諦，是人次第得苦法忍，忍性是慧，緣於一諦；如是忍法緣一諦已，乃至見斷煩惱，得須陀洹果，是名第四遍觀四方。四方者即是四諦。」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須陀洹人所斷煩惱，猶如縱廣四十里水，其餘在者如一毛滯，此中云何說斷三結名須陀洹？一者我見；二者非因見因；三者疑網。世尊！何因緣

故，名須陀洹遍觀四方？復何因緣，名須陀洹？復何因緣，說須陀洹喻以鰈魚？」佛言：「善男子！須陀洹人雖復能斷無量煩惱，此三重故，亦攝一切須陀洹人所斷結故。善男子！譬如大王出遊巡時雖有四兵，世人但言王來王去，何以故？世間重故；是三煩惱亦復如是。何因緣故名之爲重？一切眾生常所起故，微難識故，故名爲重；如是三結難可斷故，能爲一切煩惱因故，是三對治之怨敵故，謂戒定慧。善男子！有諸眾生，聞須陀洹能斷如是無量煩惱，則生退心，便作是言：『眾生云何能斷如是無量煩惱？』是故如來方便說三。如汝所問，何因緣故須陀洹人喻觀四方？善男子！須陀洹人觀於四諦，獲得四事：一者住堅固道，二者能遍觀察，三者能如實見，四者能壞大怨。堅固道者，是須陀洹所有五根無能動者，是故名爲住堅固道；能遍觀者，悉能訶責內外煩惱；如實見者，即是忍智；壞大怨者，謂四顛倒。如汝所問，何因緣故名須陀洹者？善男子！須名無漏，陀洹名修習，修習無漏名須陀洹。善男子！復次須者名流，流有二種：一者順流，二者逆流；以逆流故，名須陀洹。」迦葉菩薩言：「世尊！若從是義，何因緣故，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不得名爲須陀洹耶？」「善男子！從須陀洹乃至諸佛，亦得名爲須陀洹；若斯

陀舍乃至諸佛，無須陀洹。云何得名斯陀舍乃至佛？一切眾生名有二種：一者舊，二者客；凡夫之時有世名字，既得道已更爲立名，名須陀洹；以先得故，名須陀洹；以後得故，名斯陀舍；是人亦名須陀洹，亦名斯陀舍，乃至佛亦復如是。善男子！流有二種：一者解脫，二者涅槃；一切聖人皆有是二，亦可得名須陀洹，亦名斯陀舍，乃至佛亦復如是。善男子！須陀洹者亦名菩薩，何以故？菩薩者即是盡智及無生智，須陀洹人亦復求索如是二智，是故當知須陀洹人得名菩薩；須陀洹人亦得名覺，何以故？正覺見道，斷煩惱故，正覺因果故，正覺共道及不共道故；斯陀舍乃至阿羅漢亦復如是。善男子！是須陀洹凡有二種：一者利根，二者鈍根；鈍根之人，人天七返。是鈍根人復有五種，或有六五四三二種；利根之人，現在獲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善男子！如汝所問，何因緣故須陀洹人喻以鰈魚？善男子！鰈魚有四事：一者骨細故輕，二者有翅故輕，三者樂見光明，四者銜物堅持；須陀洹人亦有四事：言骨細者，喻煩惱微；言有翅者，喻奢摩他毘婆舍那；樂見光明，喻於見道；銜物堅持，喻聞如來說無常、苦、無我、不淨，堅持不捨。」

「猶如魔王化作佛像，首羅長者見已心驚，魔見長者其心動已，即語長者：『我先所說四真諦者，是說不真，今當爲汝更說五諦、六陰、十三入、十九界。』長者聞已，尋觀法相，都無此理，是故堅持其心不動。」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須陀洹，先得道故名須陀洹？以初果故名須陀洹？若先得道名須陀洹者，得苦法忍時，何故不得名須陀洹，乃名爲向？若以初果名須陀洹，外道之人先斷煩惱，至無所有處修無漏道，得阿那含果，何故不名爲須陀洹？」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須陀洹，如汝所問，外道之人先斷煩惱至無所有處，修無漏道得阿那含，何故不名須陀洹者，善男子！以初果故名須陀洹，是人爾時具足八智及十六行。」迦葉言：「世尊！得阿那含亦復如是，亦得八智，具十六行，何故不得名須陀洹？」善男子！有漏十六行有二種：一者共，二者不共；無漏十六行亦有二種：一者向果，二者得果；八智亦二：一者向果，二者得果；須陀洹人捨共十六行，得不共十六行，捨向果八智，得得果八智；阿那含人則不如是，是故初果名須陀洹。善男子！須陀洹人緣於四諦，阿那含人唯緣一諦，是故初果名須陀洹，以是因緣，喻以鰈魚；遍觀已行，行者即是斯陀舍人，繫心修道，爲斷貪欲、瞋癡、憍慢，如彼鰈魚，遍

觀方已，爲食故行，行已復住。喻阿那含得食已住，是阿那含凡有二種：一者現在得阿那含，進修即得阿羅漢果；二者貪著色界、無色界中寂靜三昧，是人不受欲界身，故名阿那含。是阿那含復有五種：一者中般涅槃，二者受身般涅槃，三者行般涅槃，四者無行般涅槃，五者上流般涅槃。復有六種五種：如上加現在般涅槃；復有七種六種：如上加無色界般涅槃行般涅槃；復有二種：或受二身，或受四身；若受二身，是名利根；若受四身，是名鈍根。復有二種：一者精進無自在定，二者懈怠有自在定；復有二種：一者具精進定，二者不具是二。善男子！欲色眾生有二種業：一者作業，二者受生業；中涅槃者唯有作業，無受生業，是故於中而般涅槃，捨欲界身，未至色界，以利根故，於中涅槃。是中涅槃阿那含人有四種心：一者非學非無學，二者學，三者無學，四者非學非無學。入於涅槃，云何復名中般涅槃？善男子！是阿那含四種心中，二是涅槃，二非涅槃，是故名爲中般涅槃。受身涅槃復有二種：一者作業，二者生業；是人捨欲界身，受色界身，精勤修道，盡其壽命入於涅槃。」

迦葉菩薩言：「世尊！若言盡命入涅槃者，云何而言受身涅槃？」佛言：「善男子！是人受身，然後乃斷三界煩惱，是故名爲受身涅槃。善男子！行般

涅槃者，常修行道有爲三昧力故能斷煩惱，入於涅槃，是名行般涅槃；無行般涅槃者，是人定知當得涅槃，是故懈怠，亦以有爲三昧力故，壽盡則得入於涅槃，是名無行般涅槃；上流般涅槃者，若有人得第四禪已，是人生於初禪愛心，以是因緣退生初禪；是有二流：一、煩惱流，二者道流；以道流故，是人壽盡生二禪愛，以愛因緣生於二禪，至第四禪亦復如是。是四禪中復有二種：一者入無色界，二者入五淨居；如是二人，一樂三昧，二樂智慧；樂智慧者入五淨居，樂三昧者入無色界；如是二人，一者修第四禪，有五階差；二者不修；云何爲五？下、中、上、上中、上上；修上上者處無小天，修上中者處善見天，修上品者處善可見天，修中品者處無熱天，修下品者處少廣天；如是二人，一樂論議，二樂寂靜；樂寂靜者入無色界，樂論議者，處五淨居。復有二種：一者修熏禪，二者不修熏禪；修熏禪者入五淨居，不修熏禪者生無色界，盡其壽命而般涅槃；是名上流般涅槃。若欲入於無色界者，即不能修四禪五差，若修四禪五差，則能訶責無色界定。」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中涅槃者則是利根，若利根者，何不現在入涅槃耶？何故欲界有中涅槃？色界則無？」佛言：「善男子！是人現在四大羸劣，不能修道；雖有比丘四大康

健，無有房舍、飲食、衣服、臥具、醫藥，眾緣不具，是故不得現在涅槃。善男子！我昔一時，在舍衛國阿那邠坻精舍，有一比丘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我常修道而不能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我時即告阿難言：『汝今當爲如是比丘具諸所須。』爾時阿難將是比丘至祇陀林，與好房舍。是時比丘語阿難言：『大德！唯願爲我莊嚴房舍，淨潔修治，七寶嚴麗，懸繪幡蓋。』阿難言：『世間貧者乃名沙門，我當云何能辦是事？』是比丘言：『大德！若能爲我作者，善哉善哉！若不能者，我當還往至世尊所。』爾時阿難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向者比丘，從我求索種種莊嚴、七寶幡蓋，不審是事當云何耶？』我於爾時復告阿難：『汝今還去，隨比丘意，所須之物，爲辦具之。』爾時阿難即還房中，爲是比丘事事具辦；比丘得已，繫念修道，不久即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善男子！無量眾生應入涅槃，以所乏故，妨亂其心，是故不得。善男子！復有眾生多喜教化，其心匆務，不能得定，是故不得現在涅槃。善男子！如汝所問；何因緣故捨欲界身有中涅槃、色界無者？善男子！是人觀於欲界煩惱因緣有二：一者內，二者外；而色界中無外因緣。欲界復有二種愛心：一者欲愛，二者色愛；觀是二愛，至心訶責；

既訶責已，得入涅槃。是欲界中，能得訶責諸粗煩惱，所謂慳貪瞋妒、無慚無愧，以是因緣能得涅槃。又欲界道，其性勇健，何以故？得四果故；是欲界有中涅槃，色界中無。善男子！中涅槃者凡有三種：謂上中下；上者捨身未離欲界，便得涅槃；中者始離欲界，未至色界便得涅槃；下者離欲界已，至色界邊乃得涅槃；喻以鰈魚，得食已住，是人亦爾。云何名住？處在色界及無色界，得受身故，是故名住；不受欲界人天、地獄、畜生、餓鬼，是故名住；已斷無量諸煩惱結，餘少在故，是故名住。復何因緣名之爲住？終不造作共凡夫事，是故名住；自無所畏，不令他畏，是故名住；遠離二愛，慳貪瞋恚，是故名住。善男子！到彼岸者，喻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佛，猶如神龜，水陸俱行。何因緣故喻之以龜？善藏五根故；阿羅漢乃至諸佛亦復如是善覆五根，是故喻龜。言水陸者，水喻世間，陸喻出世，是諸聖等亦復如是，能觀一切惡煩惱故，到於彼岸，是故喻以水陸俱行。善男子！如恒河中七種眾生，雖有魚龜之名，不離於水；如是微妙大涅槃中，從一闡提上至諸佛，雖有異名，然亦不離於佛性水。善男子！是七眾生，若善法，若不善法，若方便道，若解脫道，若次第道，若因若果，悉是佛性，是名如來隨自意語。」



迦葉菩薩言：「世尊！若有因則有果，若無因則無果；涅槃名果，常故無因；若無因者，云何名果？而是涅槃，亦名沙門，名沙門果；云何沙門？云何沙門果？」「善男子！一切世間有七種果：一者方便果，二者報恩果，三者親近果，四者餘殘果，五者平等果，六者果報果，七者遠離果。方便果者，如世間人秋多收穀，咸相謂言得方便果；方便果者，名業行果。如是果者有二種因：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所謂種子，遠因者謂水糞人功，是名方便果。報恩果者，如世間人供養父母，父母咸言我今已得恩養之果；子能報恩，名之爲果，如是果者，因亦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即是父母過去純善之業，遠因者即是所生孝子，是名報恩果。親近果者，譬如有人親近善友，或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是人唱言我今已得親近果報；如是果者，因有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者信心，遠者善友，是名親近果。餘殘果者，如因不殺得第三身，延年益壽，是名殘果；如是果者有二種因：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者即是身口意淨，遠者即是延年益壽；是名殘果。平等果者，謂世界器，如是果者亦二種因：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所謂眾生修十善業，遠因者所謂三災；是名平等果。果報果者，如人獲得清淨身已，

修身口意清淨三業，是人便說我得果報果；如是果者，因有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所謂現在身口意淨，遠因者所謂過去身口意淨；是名果報果。遠離果者即是涅槃，離諸煩惱一切善業；是涅槃因復有二種：一者近因，二者遠因；近因者即是三解脫門，遠因者即無量世所修善法。善男子！如世間法或說生因，或說了因；出世之法亦復如是，亦說生因，亦說了因。善男子！三解脫門，三十七品，能爲一切煩惱作不生因，亦爲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遠離煩惱，則得了了見於涅槃；是故涅槃唯有了因，無有生因。善男子！如汝所問，云何沙門那？云何沙門果者？善男子！沙門那者，即八正道；沙門果者，從道畢竟永斷一切貪瞋癡等，是名沙門那、沙門果。」迦葉菩薩言：「世尊！何因緣故，八正道者名沙門那？」「善男子！世言沙門，名之爲乏，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斷一切乏，斷一切道，以是義故，名八正道爲沙門那；從是道中獲得果故，名沙門果。善男子！又沙門那者，如世間人有樂靜者，亦名沙門；如是道者亦復如是，能令行者離身口意惡邪命等，得樂寂靜，是故名之爲沙門那。善男子！如世人能作上人，故名沙門；如是道者亦復如是，能令下人作上人故，是故得名爲沙門那。善男子！阿羅漢人修是道者，

得沙門果，是故得名到於彼岸，阿羅漢果者即是無學，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因是五分得到彼岸，是故名爲到於彼岸。到彼岸故而自說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善男子！是阿羅漢永斷三世生因緣故，是故自說我生已盡；亦斷三界五陰果故，是故復言我生已盡；所修梵行已畢竟故，是故唱言梵行已立；又捨學道，亦名已立；如本所求，今日已得，是故唱言所作已辦；修道得果，亦言已辦；獲得盡智、無生智故，唱言我生已盡，盡諸有結；以是義故，名阿羅漢得到彼岸；如阿羅漢，辟支佛亦復如是。菩薩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羅蜜，名到彼岸，是佛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名爲具足六波羅蜜。何以故？得六波羅蜜果故，以得果故名爲具足。

「善男子！是七眾生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不能修習如是四事，則能造作五逆重罪，能斷善根，犯四重禁，謗佛法僧，是故得名常沈沒。善男子！是七人中，有能親近善知識者，至心聽受如來正法，內善思惟，如法而住，精勤修習身戒心慧，是故得名渡生死河到於彼岸。若有說言一闍提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名染著；若言不得，是名虛妄；善男子！是七種人，或有一人

具七，或有七人各一。善男子！若有心口異想異說，言一闍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人心口異想異說，言一闍提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謗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說言八聖道分、凡夫所得，是人亦名謗佛法僧；若有說言八聖道分、非凡夫得，是人亦名謗佛法僧。善男子！若有說言，一切眾生定有佛性，定無佛性，是人亦名謗佛法僧。善男子！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有二種人謗佛法僧：一者不信，瞋恚心故；二者雖信，不解義故。善男子！若人信心，無有智慧，是人則能增長無明；若有智慧，無有信心，是人則能增長邪見；善男子！不信之人瞋恚心故，說言無有佛法僧寶；信者無慧，顛倒解義，令聞法者謗佛法僧。善男子！是故我說不信之人瞋恚心故，有信之人無智慧故，是人能謗佛法僧寶。善男子！若有說言『一闍提等未生善法，便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謗佛法僧；若復有言『一闍提人捨一闍提，於異身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亦名謗佛法僧。若復說言『一闍提人能生善根，生善根已，相續不斷，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言一闍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是人謗三寶；善男子！若有人言『一切眾生定有佛性，常樂我淨，不作不生，煩惱因緣故不可見』，

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有說言『一切眾生都無佛性，猶如兔角，從方便生，本無今有，已有還無』，當知是人謗佛法僧。若有說言『眾生佛性，非有如虛空，非無如兔角，何以故？虛空常故，兔角無故，是故得言亦有亦無；有故破兔角，無故破虛空』，如是說者，不謗三寶。善男子！夫佛性者不名一法，不名十法，不名百法，不名千法，不名萬法；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善不善無記，盡名佛性；如來或時因中說果、果中說因，是名如來隨自意語；隨意語故，名爲如來；隨意語故，名阿羅呵；隨意語故，名三藐三佛陀。」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七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五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眾生佛性猶如虛空，云何名爲如虛空耶？」「善男子！虛空之性，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佛性亦爾。善男子！虛空非過去，何以故？無現在故；法若現在，可說過去，以無現在、故無過去。亦無現在，何以

故？無未來故；法若未來、可說現在，以無未來、故無現在。亦無未來，何以故？無現在過去故，若有現在過去，則有未來，以無現在過去故，則無未來；以是義故，虛空之性非三世攝。善男子！以虛空無故，無有三世，不以有故無三世也；如虛空花，非是有故，無有三世；虛空亦爾，非是有故，無有三世。善男子！無物者即是虛空，佛性亦爾。善男子！虛空無故、非三世攝，佛性常故、非三世攝；善男子！如來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有佛性，一切佛法常無變易，以是義故無有三世，猶如虛空。善男子！虛空無故，非內非外；佛性常故，非內非外，故說佛性猶如虛空。善男子！如世間中，無罣礙處名爲虛空，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於一切佛法無有罣礙，故言佛性猶如虛空；以是因緣，我說佛性猶如虛空。」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佛性、涅槃，非三世攝而名爲有，虛空亦非三世所攝，何故不得名爲有耶？」佛言：「善男子！爲非涅槃、名爲涅槃，爲非如來、名爲如來，爲非佛性、名爲佛性；云何名爲非涅槃耶？所謂一切煩惱有爲之法，爲破如是有爲煩惱，是名涅槃；非如來者，謂一闍提至辟支佛，爲破如是一闍提等至辟支佛，是名如來；非佛性者，所謂一切牆壁瓦石無情之物；離如是等無情之物，是名

佛性。善男子！一切世間，無非虛空對於虛空。」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世間亦無非四大對，而猶得名四大是有；虛空無對，何故不得名之爲有？」佛言：「善男子！若言涅槃非三世攝，虛空亦爾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涅槃是有，可見可證；是色足跡章句是有，是相是緣，是歸依處，寂靜光明，安隱彼岸，是故得名非三世攝；虛空之性無如是法，是故名無；若有離於如是等法、更有法者，應三世攝；虛空若同是有法者，不得非是三世所攝。善男子！如世人說『虛空名爲無色無對，不可睹見。』若無色無對不可見者，即心數法。虛空若同心數法者，不得不是三世所攝；若三世攝，即是四陰，是故離四陰已，無有虛空。復次善男子！諸外道言：『夫虛空者即是光明。』若是光明，即是色法；虛空若爾是色法者，即是無常；是無常故，三世所攝，云何外道說非三世？若三世攝，則非虛空，亦可說言、虛空是常。善男子！復有人言：『虛空者即是住處。』若有住處，即是色法，而一切處皆是無常，三世所攝；虛空亦常、非三世攝，若說處者、知無虛空。復有說言：『虛空者即是次第。』若是次第，即是數法；若是可數，即三世攝；若三世攝，云何言常？善男子！若復說言：『夫虛空者不離三法：一者空，二者實，三者空

實。』若言空是，當知虛空是無常法，何以故？實處無故；若言實是，當知虛空亦是無常，何以故？空處無故；若空實是，當知虛空亦是無常，何以故？二處無故；是故虛空名之爲無。善男子！如說『虛空是可作法。』如說『去樹去舍而作虛空，平作虛空，覆於虛空，上於虛空，畫虛空色如大海水，是故虛空是可作法。』一切作法皆是無常，猶如瓦瓶，虛空若爾、應是無常。善男子！世間人說『一切法中無罣礙處名虛空』者，是無罣礙，於一切法所，爲具足有？爲分有耶？若具足有，當知餘處則無虛空；若分有者，則是彼此可數之法；若是可數，當知無常。善男子！若有人說『虛空無罣，與有並合』；又復說言『虛空在物，如器中果。』二俱不然；何以故？若言並合，則有三種：一、異業合——如飛鳥集樹；二、共業合——如兩羊相觸；三、已合共合——如二雙指合在一處。若言異業共合，異則有二：一、是物業；二、虛空業。若空業合物，空則無常；若物業合空，物則不遍；如其不遍，是亦無常。若言虛空是常，其性不動，與動物合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虛空若常，物亦應常；物若無常，空亦無常。若言虛空亦常無常，無有是處；若共業合，是義不然；何以故？虛空名遍，若與業合，業亦應遍；若是遍者，應一切遍；若一切

遍，應一切合；不應說有合與不合。若言已合共合，如二雙指合，是義不然；何以故？先無有合，後方合故；先無後有，是無常法，是故不得說言虛空已合共合；如世間法先無後有，是物無常；虛空若爾，亦應無常。若言虛空在物，如器中果，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是虛空，先無器時，在何處住？若有住處，虛空則多；如其多者，云何言常、言一、言遍？若使虛空離空有住，有物亦應離虛空住，是故當知無有虛空。善男子！若有說言：『指住之處，名為虛空。』當知虛空是無常法，何以故？指有四方，若有四方，當知虛空亦有四方；一切常法都無方所，以有方故虛空無常；若是無常，不離五陰；要離五陰，是無所有。善男子！有法若從因緣住者，當知是法名為無常；善男子！譬如一切眾生樹木因地而住，地無常故，因地之物，次第無常。善男子！如地因水，水無常故，地亦無常；如水因風，風無常故，水亦無常；風依虛空，虛空無常故，風亦無常；若無常者，云何說言虛空是常、遍一切處？虛空無故，非是過去、未來、現在；亦如兔角，是無物故，非是過去、未來、現在，是故我說『佛性常故，非三世攝；虛空無故，非三世攝。』

「善男子！我終不與世間共諍；何以故？世智

說有，我亦說有；世智說無，我亦說無。」迦葉菩薩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幾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十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何等為十？一者信心，二者有戒，三者親近善友，四者內善思惟，五者具足精進，六者具足正念，七者具足智慧，八者具足正語，九者樂於正法，十者憐愍眾生。善男子！菩薩具足如是十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如優鉢羅花。」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世智說有，我亦說有；世智說無，我亦說無。』何等名為世智有無？」佛言：「善男子！世智若說色是無常、苦、空、無我，乃至識亦如是；善男子！是名世間智者說有，我亦說有。善男子！世間智者說色無有常樂我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是名世間智者說無，我亦說無。」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世間智者，即佛菩薩、一切聖人；若諸聖人色是無常、苦、空、無我，云何如來說佛色身常恒無變？世間智者所說無法，云何如來說言是有？如來世尊作如是說，云何復言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污？如來已離三種顛倒，所謂想倒、心倒、見倒；應說佛色實是無常，今乃說常；云何得名遠離顛倒不與世諍？」佛言：「善男子！凡夫之色從煩惱生，是故

智說色是無常、苦、空、無我；如來色者遠離煩惱，是故說是常恆無變。」迦葉菩薩言：「世尊！云何爲色從煩惱生？」「善男子！煩惱三種：所謂欲漏、有漏、無明漏；智者應當觀是三漏所有罪過。所以者何？知罪過已，則能遠離；譬如醫師先診病脈，知病所在然後授藥；善男子！如人將盲至棘林中，捨之而還，盲人於後甚難得出，設得出者，身體壞盡；世間凡夫亦復如是，不能知見三漏過患，則隨逐行；如其見者，則能遠離；知罪過已，雖受果報，果報輕微。善男子！有四種人：一、作業時重，受報時輕；二、作業時輕，受報時重；三、作業時重，受報俱重；四、作業時輕，受報俱輕。善男子！若人能觀煩惱罪過，是人作業受果俱輕；善男子！有智之人作如是念：『我應遠離如是等漏，又復不應作如是等鄙惡之事；何以故？我今未得脫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報故；我若修道，當因是力，破壞諸苦。』是人觀已，貪欲、瞋恚、愚癡微弱；既見貪欲瞋癡輕已，其心歡喜。復作是念：『我今如是，皆由修道因緣力故，令我得離不善之法，親近善法，是故現在得見正道，應當勤加而修習之。』是人因是勤修道力，遠離無量諸惡煩惱，及離地獄、餓鬼、畜生、人天果報。是故我於契經中說：『當觀一切有漏煩惱及有漏因。』」

何以故？有智之人若但觀漏，不觀漏因，則不能斷諸煩惱也；何以故？智者觀漏從是因生，我今斷因，漏則不生。善男子！如彼醫師先斷病因，病則不生，智者先斷煩惱因者，亦復如是；有智之人先當觀因，次觀果報；知從善因生於善果，知從惡因生於惡果，觀果報已，遠離惡因。觀果報已，復當次觀煩惱輕重，觀輕重已，先離重者；既離重已，輕者自去。善男子！智者若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是人爾時精勤修道，不息不悔，親近善友，至心聽法，爲滅如是諸煩惱故；善男子！譬如病者自知病輕，必可除差，雖得苦藥，服之不悔；有智之人亦復如是勤修聖道，歡喜不愁，不息不悔。善男子！若人能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爲除煩惱故勤修聖道，是人不從煩惱生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不能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不勤修道，是人則從煩惱生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爲斷煩惱修行道者、即是如來，以是因緣如來色常，乃至識常。善男子！不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不能修道，即是凡夫；是故凡夫色是無常，受想行識悉是無常。善男子！世間智者、一切聖人、菩薩、諸佛說是二義，我亦如是說是二義；是故我說

不與世間智者共諍，不爲世法之所沾汚。」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三有漏者，云何名爲欲漏、有漏、無明漏耶？」佛言：「善男子！欲漏者：內惡覺觀，因於外緣生於欲漏；是故我昔在王舍城告阿難言：『阿難！汝今受此女人所說偈頌，是偈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宣說。』是故一切內惡覺觀，外諸因緣，名之爲欲，是名欲漏。有漏者：色無色界內諸惡法，外諸因緣，除欲界中外諸因緣、內諸覺觀，是名有漏。無明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別內外，名無明漏。善男子！無明即是一切諸漏根本；何以故？一切眾生，無明因緣，於陰入界憶想作相，名爲眾生，是名想倒、心倒、見倒，以是因緣，生一切漏；是故我於十二部經說：『無明者即是貪因、瞋因、癡因。』」

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昔於十二部經說言：『不善思惟因緣，生於貪欲瞋癡』；今何因緣乃說無明？」

「善男子！如是二法互爲因果、互相增長；不善思惟，生於無明，無明因緣生不善思惟。善男子！其能生長諸煩惱者，皆悉名爲煩惱因緣；親近如是煩惱因緣，名爲無明；不善思惟，如子生芽；子是近因，四大遠因；煩惱亦爾。」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無明即漏；云何復言：因無明故生於諸漏？」

佛言：「善男子！如我

所說無明漏者，是內無明；因於無明生諸漏者，是內外因；若說無明漏，是名內倒，不識無常、苦、空、無我；若說一切煩惱因緣，是名不知外我我所；若說無明漏，是名無始無終，從無明生陰入界等。」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有智之人知於漏因；云何名爲知於漏因？」

「善男子！智者當觀：何因緣故生是煩惱？造作何行生此煩惱？於何時中生此煩惱？共誰住時生此煩惱？何處止住生此煩惱？觀何事已生於煩惱？受誰房舍、臥具、飲食、衣服、湯藥而生煩惱？何因緣故轉下作中、轉中作上、下業作中、中業作上？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則得遠離生漏因緣；如是觀時，未生煩惱遮令不生，已生煩惱便得除滅；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智者當觀生煩惱因。』」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眾生一身，云何能起種種煩惱？」

佛言：「善男子！如一器中有種種子，得水雨已，各各自生；眾生亦爾，器雖是一，愛因緣故，而能生長種種煩惱。」

迦葉菩薩言：「世尊！智者云何觀於果報？」

「善男子！智者當觀：諸漏因緣能生地獄、餓鬼、畜生；是漏因緣得人天身，即是無常、苦、空、無我；是身器中得三種苦、三種無常；是漏因緣能令眾生作五逆罪、受諸惡報，能斷善根，犯四重禁，誹謗三寶。智者當觀：我既受得如是之身，

不應生起如是煩惱、受諸惡果。」迦葉菩薩言：「世尊！有無漏果，復言智者斷諸果報；無漏果報在斷中不？諸得道人有無漏果，如其智者求無漏果，云何佛說一切智者應斷果報？若其斷者，今諸聖人云何得有？」善男子！如來或時因中說果，果中說因；如世間人，說泥即是瓶，縷即是衣，是名因中說果；果中說因者，牛即水草，人即是食；我亦如是因中說果，先於經中作是說言：『我從心身至梵天邊』，是名因中說果；果中說因——此六入者名過去業，是名果中說因。善男子！一切聖人真實無有無漏果報，一切聖人修道果報更不生漏，是故名爲無漏果報。善男子！有智之人如是觀時，即得永滅煩惱果報；善男子！智者觀已，爲斷如是煩惱果報，修習聖道；聖道者即空無相願。修是道已，能滅一切煩惱果報。」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皆從煩惱而得果報，言煩惱者所謂惡也；從惡煩惱所生煩惱，亦名爲惡；如是煩惱則有二種：一因，二果；因惡故果惡，果惡故子惡；如紆婆果，其子苦故，花果莖葉一切皆苦；猶如毒樹，其子毒故果亦是毒。因亦眾生，果亦眾生；因亦煩惱，果亦煩惱；煩惱因果即是眾生，眾生即是煩惱因果。若從是義，云何如來先喻雪山亦有毒草、微妙藥王？若言

煩惱即是眾生，眾生即是煩惱，云何而言眾生身中有妙藥王？」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無量眾生咸同此疑；汝今能爲啓請求解，我亦能斷。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爲汝分別解說。善男子！雪山喻者即是眾生，言毒草者即是煩惱，妙藥王者即淨梵行。善男子！若有眾生，能修如是清淨梵行，是名身中有妙藥王。」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有清淨梵行？」善男子！猶如世間從子生果，是果有能與子作因，有不能者；有能作者，是名果子；若不能作，唯得名果，不得名子；一切眾生亦復如是，皆有二種：一者有煩惱果，是煩惱因；二者有煩惱果，非煩惱因；是煩惱果非煩惱因，是則名爲清淨梵行。善男子！眾生觀受，知是一切漏之近因——所謂內外漏。受因緣故不能斷絕一切諸漏，亦不能出三界牢獄；眾生因受，著我我所，生於心倒、想倒、見倒；是故眾生先當觀受：『如是受者，爲一切愛而作近因。』是故智者欲斷愛者，當先觀受。善男子！一切眾生十二因緣所作善惡，皆因受時；是故我爲阿難說言：『阿難！一切眾生所作善惡，皆是受時。』是故智者先當觀受，既觀受已，復當更觀：『如是受者何因緣生？若因緣生，如是因緣復從何生？若無因生，無因何故不生無受？』復觀『是受不因自在天生，不



因士夫生，不因微塵生，非時節生；不因想生，不因性生；不從自生，不從他生，非自他生，非無因生；是受皆從緣合而生，因緣者即是愛也；是和合中，非有受，非無受；是故我當斷是和合，斷和合故，則不生受。『善男子！智者既觀因已，次觀果報：『眾生因受，受於地獄、餓鬼、畜生、乃至三界無量苦惱；受因緣故，受無常樂；受因緣故，斷於善根；受因緣故，獲得解脫。』作是觀時，不作受因；云何名爲不作受因？謂分別受；何等受能作受因？何等愛能作受因？善男子！眾生若能如是深觀愛因受因，則便能斷我及我所。善男子！若能人作如是等觀，則應分別愛之與受，在何處滅？即見愛受有少滅處，當知亦應有畢竟滅，爾時即於解脫生信；生信心已，是解脫處，何由而得？知從八正，即便修習。云何名爲八正道耶？是道觀受，有三種相：一者苦，二者樂，三者不苦不樂；如是三種，俱能增長身之與心。何因緣故能增長耶？觸因緣也；是觸三種：一者無明觸，二者明觸，三者非明無明觸；言明觸者即八正道，其餘二觸增長身心及三種受，是故我應斷二種觸因緣；觸斷故，不生三受。善男子！如是受者亦名爲因，亦名爲果；智者當觀亦因亦果；云何爲因？因受生愛，名之爲因；云何名果？因觸生故，名之爲果；是故此受，

亦因亦果。智者如是觀是受已，次復觀愛；受果報故，名之爲愛；智者觀愛復有二種：一者雜食，二者無食。雜食愛者，因生老病死一切諸有；無食愛者，斷生老病死一切諸有，貪無漏道。智者復當作如是念：『我若生是雜食之愛，則不能斷生老病死；我今雖貪無漏之道，不斷受因，則不能得無漏道果；是故應當先斷是觸，觸既斷已，受則自滅；受既滅已，愛亦隨滅；是名八正道。』善男子！若有眾生能如是觀，雖有毒身，其中亦有微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善男子！如是眾生，雖從煩惱而得果報，而是果報，更不復爲煩惱作因，是即名爲清淨梵行。」

「復次善男子！智者當觀受愛二事何因緣生？知因想生，何以故？眾生見色亦不生貪，及觀受時亦不生貪；若於色中生顛倒想，謂色即是常樂我淨，受是常恒，無有變易；因是倒想，生貪恚癡；是故智者應當觀想。云何觀想？當作是念：一切眾生未得正道，皆有倒想；云何倒想？於非常中生於常想，於非樂中生於樂想，於非淨中生於淨想，於空法中生於我想，於非男女、大小、晝夜、歲月、衣服、房舍、臥具，生於男女至臥具想。是想三種：一者小，二者大，三者無邊；小因緣故生於小想，大因緣故生於大想，無量緣故生無量想。復有

小想，謂未入定；復有大想，謂已入定；復有無量想，謂十一切入。復有小想，所謂欲界一切想等；復有大想，所謂色界一切想等；復有無量想，謂無色界一切想等。三想滅故，受則自滅；想受滅故，名為解脫。」迦葉菩薩言：「世尊！滅一切法，名為解脫；如來云何說想受滅名解脫耶？」佛言：「善男子！如來或時因眾生說，聞者解法；或時因法說於眾生，聞者亦解說於眾生；云何名為因眾生說？聞者解法？如我先為大迦葉說：『迦葉！眾生滅時，善法則滅。』是名因眾生說，聞者解法；云何因法說於眾生？聞者亦解說於眾生？如我先為阿難說言：『我亦不說親近一切法，亦復不說不親近一切法；若法近已，善法衰贏，不善熾盛，如是法者，不應親近；若法近已，不善衰滅，善法增長，如是法者，是應親近。』是名因法說於眾生，聞者亦解說於眾生。善男子！如來雖說想受二滅，則已總說一切可斷；智者既觀如是想已，次觀想因：是無量想，因何而生？知因觸生；是觸二種：一者因煩惱觸，二者因解脫觸；因無明生，名煩惱觸；因明生者，名解脫觸；因煩惱觸，生於倒想；因解脫觸，生不倒想。觀想因已，次觀果報。」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煩惱之想，生於倒想；一切聖人實有倒想而無煩惱；是義云何？」佛言：

「善男子！云何聖人而有倒想？」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聖人，牛作牛想，亦說是牛；馬作馬想，亦說是馬；男女、大小、舍宅、車乘、去來亦爾；是名倒想。」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種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聖人唯有世流布想，無有著想。一切凡夫惡覺觀故，於世流布生於著想；一切聖人善覺觀故，於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為倒想。聖人雖知，不名倒想。智者如是觀想因已，次觀果報：『是惡想果，在於地獄、餓鬼、畜生、人天中受；如我因斷惡覺觀故，無明觸斷，是故想斷；因想斷故，果報亦斷。』智者為斷如是想，因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能作如是等觀，則得名為清淨梵行；善男子！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復次善男子！智者觀欲；欲者即是色聲香味觸。善男子！即是如來因中說果，從此五事生於欲耳，實非欲也。善男子！愚癡之人貪求受之，於是色中生顛倒想，乃至觸中亦生倒想；倒想因緣便生於受；是故世間說因倒想生十種想，欲因緣故，在於世間受惡果報；以惡加於父母、沙門、婆羅門等，所不應作而故作之，不惜身命；是故智者觀是惡想因緣故生欲心。智者如是觀欲因已，次觀果報：是欲多有諸惡果報；所謂地獄、餓鬼、畜生、

人中、天上，是名觀果報；若是惡想得除滅者，終不生於此欲心也；無欲心故不受惡受；無惡受故，則無惡果。是故我應先斷惡想，斷惡想已，如是等法自然而滅；是故智者爲滅惡想，修八正道，是則名爲清淨梵行；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復次善男子！智者如是觀是欲已，次當觀業。何以故？有智之人當作是念：受想觸欲，即是煩惱；是煩惱者能作生業，不作受業；如是煩惱與業共行，則有二種：一、作生業，二、作受業；是故智者當觀於業。是業三種：謂身口意。善男子！身口二業亦名爲業，亦名業果；意唯名業，不名爲果；以業因故，則名爲業。善男子！身口二業名爲外業，意業名內；是三種業，共煩惱行故，作二種業：一者生業，二者受業。善男子！正業者即意業也，期業者謂身口業；先發故名意業，從意業生，名身口業；是故意業得名爲正。智者觀業已，次觀業因；業因者即無明觸，因無明觸，眾生求有，求有因緣即是愛也；愛因緣故，造作三種身口意業。善男子！智者如是觀業因已，次觀果報；果報有四：一者黑、黑果報，二者白、白果報，三者雜、雜果報，四者不黑不白、不黑不白果報；黑、黑果報者，作業時垢，果報亦垢；白、白果報者，作業

時淨，果報亦淨；雜、雜果報者，作業時雜，果報亦雜；不白不黑、不白不黑果報者，名無漏業。」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先說無漏無有果報，今云何言不白不黑果報耶？」佛言：「善男子！是義有二：一者亦果亦報，二者唯果非報；黑、黑果報亦名爲果，亦名爲報；黑因生故得名爲果，能作因故復名爲報；淨雜亦爾。無漏果者因有漏生，故名爲果；不作他因，不名爲報；是故名果，不名爲報。」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無漏業非是黑法，何因緣故不名爲白？」善男子！無有報故，不名爲白；對治黑故，故名爲白；我今乃說受果報者，名之爲白；是無漏業不受報故不名爲白，名爲寂靜。如是業者有定受報處；如十惡法定在地獄、餓鬼、畜生，十善之業定在人天。十不善法有上中下；上因緣故受地獄身，中因緣故受畜生身，下因緣故受餓鬼身。人業十善復有四種：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因緣故生鬱單越，中因緣故生弗婆提，上因緣故生瞿陀尼，上上因緣生閻浮提。有智之人作是觀已，即作是念：『我當云何斷是果報？』復作是念：『是業因緣，無明觸生；我若斷除無明與觸，如是業果則滅不生。』是故智者爲斷無明觸因緣故，修八正道；是則名爲清淨梵行。善男子！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

有毒草，亦有妙藥。」

「復次善男子！智者觀業、觀煩惱已，次觀是二所得果報；是二果報即是苦也。既知是苦，則能捨離一切受生。智者復觀：煩惱因緣，生於煩惱；業因緣故，亦生煩惱；煩惱因緣，復生於業；業因緣生苦，苦因緣故生於煩惱；煩惱因緣生有，有因緣生苦，有因緣生有，有因緣生業；業因緣生煩惱，煩惱因緣生苦，苦因緣生苦。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觀，當知是人能觀業苦。何以故？如上所觀，即是生死十二因緣；若人能觀如是生死十二因緣，當知是人造新業，能壞故業。善男子！有智之人觀地獄苦，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六所，一一地獄有種種苦，皆是煩惱業因緣生。觀地獄已，次觀餓鬼、畜生等苦；作是觀已，復觀人天所有諸苦，如是眾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善男子！天上雖無大苦惱事，然其身體柔軟細滑，見五相時極受大苦，如地獄苦，等無差別。善男子！智者深觀三界諸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善男子！譬如坏器，即易破壞，眾生受身，亦復如是；既受身已，是眾苦器。譬如大樹，花果繁茂，眾鳥能壞；如多乾草，小火能焚；眾生受身為苦所壞，亦復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觀苦八種，如聖行中，當知是人能斷眾苦。善男子！智者深觀是八苦已，次觀苦因：苦

因者即愛無明；是愛無明則有二種：一者求身，二者求財；求身求財，二俱是苦。是故當知：愛無明者即是苦因；善男子！是愛無明則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內能作業，外能增長；又復內能作業，外作業果；斷內愛已，業則得斷；斷外愛已，果則得斷。內愛能生未來世苦，外愛能生現在世苦；智者觀愛即是苦因。既觀因已，次觀果報；苦果報者，即是取也；愛果名取，是取因緣；即內外愛，則有愛苦。善男子！智者當觀：愛因緣取，取因緣愛；若我能斷愛取二事，則不造業、受於眾苦；是故智者為斷愛苦，修八正道。善男子！若有人能如是觀者，是則名為清淨梵行，是名眾生毒身之中有妙藥王，如雪山中雖有毒草，亦有妙藥。」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八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迦葉菩薩品第十二之六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清淨梵行？」佛言：「善男子！一切法是。」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法者，義不決定；何以故？如來或說是善不善，或時說為四念處觀，或說是十二

入，或說是善知識，或說是十二因緣，或說是眾生，或說是正見邪見，或說十二部經，或說即是二諦；如來今乃說一切法爲淨梵行，悉是何等一切法耶？」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經，乃是一切善法寶藏。譬如大海是眾寶藏，是涅槃經亦復如是，即是一切字義祕藏。**善男子！如須彌山、眾藥根本，是經亦爾，即是菩薩戒之根本。**善男子！譬如虛空，是一切物之所住處，是經亦爾，即是一切善法住處。善男子！譬如猛風，無能繫縛，一切菩薩行是經者亦復如是，不爲一切煩惱惡法之所繫縛。善男子！譬如金剛，無能壞者，是經亦爾，雖有外道惡邪之人，不能破壞。善男子！如恆河沙，無能數者，如是經義亦復如是，無能數者。善男子！是經典者，爲諸菩薩而作法幢，如帝釋幢；善男子！是經即是趣涅槃城之商主也，如大導師，引諸商人趣向大海。善男子！是經能爲諸菩薩等作法光明，如世日月能破諸闇；善男子！是經能爲病苦眾生作大良醫，如香山中微妙藥王，能治眾病。善男子！是經能爲一闍提杖，猶如羸人，因之得起；善男子！是經能爲一切惡人而作橋梁，猶如世橋，能渡一切。善男子！是經能爲行二十五有者、遇煩惱熱而作陰涼，如世間蓋，遮覆暑熱。善男子！是經即是大無畏王，能壞一切煩惱惡

魔，如師子王，降伏眾獸。善男子！是經即是大神咒師，能壞一切煩惱惡鬼，如世咒師能去魍魎。善男子！是經即是無上霜雹，能壞一切生死果報，如世雹雨壞諸果實。善男子！是經能爲壞戒目者作大良藥，猶如世間安闍那藥，善療眼痛。善男子！是經能住一切善法，如世間地能住眾物。善男子！是經即是毀戒眾生之明鏡也，如世間鏡，見諸色像。善男子！是經能爲無慚愧者而作衣服，如世衣裳，障蔽形體。善男子！是經能爲貧善法者作大財寶，如功德天，利益貧者；善男子！是經能爲渴法眾生作甘露漿，如八味水，充足渴者；善男子！是經能爲煩惱之人而作法床，如世乏人，遇安隱床。善男子！是經能爲初地菩薩至十住菩薩，而作瓔珞、香花、塗香、末香、燒香，清淨種性具足之乘，過於一切六波羅蜜受妙樂處，如忉利天波利質多羅樹。善男子！是經即是剛利智斧，能伐一切煩惱大樹；即是利刀，能割習氣；即是勇健，能摧魔怨；即是智火，焚煩惱薪；即因緣藏，出辟支佛；即聲聞藏，生聲聞人；即是一切諸天之眼，即是一切人之正道，即是一切畜生依處，即是餓鬼解脫之處，即是地獄無上之尊，即是一切十方眾生無上之器，即是十方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之父母也。善男子！是故此經攝一切法。如我先說此經雖攝一切諸法，我說

梵行即是三十七助道法；善男子！若離如是三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顛倒，能壞顛倒；性非惡見，能壞惡見；性非怖畏，能壞怖畏；性是淨行，能令眾生畢竟造作清淨梵行。」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有漏之法，亦復能作無漏法因，如來何故不說有漏爲淨梵行？」善男子！一切有漏即是顛倒，是故有漏不得名爲清淨梵行。」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世第一法爲是有漏？是無漏耶？」佛言：「善男子！是有漏也。」世尊！雖是有漏，性非顛倒，何故不名清淨梵行？」善男子！世第一法無漏因故，似於無漏；向無漏故，不名顛倒。善男子！清淨梵行發心相續，乃至畢竟世第一法，唯是一念，是故不得名淨梵行。」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眾生五識亦是有漏，非是顛倒，復非一念，何故不名清淨梵行？」善男子！眾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顛倒，增諸漏故，名爲有漏；體非真實，著想故倒。云何名爲體非真實？著想故倒？非男女中生男女想，乃至舍宅、車乘、瓶衣亦復如是，是名顛倒。善男子！三十七品性無顛倒，是故得名清淨梵行。善男子！若有菩薩於三十七品知根知因，知攝知增，知主知導，知勝

知實，知畢竟者，如是菩薩，則得名爲清淨梵行。」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爲知根乃至知畢竟耶？」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菩薩發問，爲於二事：一者爲自知故，二者爲他知故。汝今已知，但爲無量眾生未解，啓請是事，是故我今重讚歎汝『善哉！善哉！』善男子！三十七品根本是欲，因名明觸，攝取名受，增名善思，主名爲念，導名爲定，勝名智慧，實名解脫，畢竟名爲大般涅槃；善男子！善欲即是初發道心、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根本也，是故我說欲爲根本。善男子！如世間說，一切苦惱愛爲根本；一切疹病，宿食爲本；一切斷事，鬥諍爲本；一切惡事，虛妄爲本。」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先於此經中說，一切善法不放棄爲本；今乃說欲，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若言生因，善欲是也；若言了因，不放棄是；如世間說『一切果者，子爲其因。』或復有說：『子爲生因，地爲了因。』是義亦爾。」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來先於餘經中說，三十七品，佛是根本，是義云何？」善男子！如來先說，眾生初知三十七品，佛是根本；若自證得，欲爲根本。」世尊！云何明觸名之爲因？」善男子！如來或時說明爲慧，或說爲信；善男子！信因緣故親近善友，是名爲觸；親近因緣，得聞正法，

是名爲觸；因聞正法，身口意淨，是名爲觸；因三業淨，獲得正命，是名爲觸；因正命故得淨根戒，因淨根戒，樂寂靜處；因樂寂靜，能善思惟；因善思惟，得如法住；因如法住，得三十七品，能壞無量諸惡煩惱，是名爲觸。善男子！受名攝取，眾生受時能作善惡，是故名受爲攝取也。善男子！受因緣故生諸煩惱，三十七品能破壞之，是故以受爲攝取也。因善思惟，能破煩惱，是故名增；何以故？勤修習故，得如是等三十七品；若觀能破諸惡煩惱，要賴專念，是故以念爲主；如世間中，一切四兵隨主將意，三十七品亦復如是，皆隨念主。善男子！既入定已，三十七品能善分別一切法相，是故以定爲導。是三十七品分別法相，智爲最勝，是故以慧爲勝；如是智慧知煩惱已，智慧力故煩惱消滅，如世間中四兵壞怨，或一或二，勇健者能；三十七品亦復如是，智慧力故，能壞煩惱，是故以慧爲勝。善男子！**雖因修習三十七品獲得四禪、神通安樂，亦不名實；若壞煩惱，證解脫時，乃名爲實。**是三十七品發心修道，雖得世樂及出世樂、四沙門果、及以解脫，亦不得名爲畢竟也；若能斷除三十七品所行之事，是名涅槃；是故我說畢竟者，即大涅槃。」

「復次善男子！善愛念心，即是欲也；因善愛

念，親近善友，故名爲觸，是名爲因；因近善友故名爲受，是名攝取；因近善友，能善思惟，故名爲增；因是四法能生長道，所謂欲念定智，是即名爲主導勝也；因是三法，得二解脫：除斷愛故得心解脫，斷無明故、得慧解脫，是名爲實；如是八法，畢竟得果，名爲涅槃，故名畢竟。復次善男子！欲者即是發心出家，觸者即是白四羯磨，是名爲因；攝者即是受二種戒：一者波羅提木叉戒，二者淨根戒；是名爲受，是名攝取。增者即是修習四禪；主者即是須陀洹果、斯陀含果；導者即是阿那含果；勝者即是阿羅漢果；實者即是辟支佛果；畢竟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復次善男子！欲名爲識，觸名六入，攝名爲受，增名無明，主名名色，導名爲愛，勝名爲取，實名爲有，畢竟者名生老病死。」迦葉菩薩言：「世尊！根本因增，如是三法云何有異？」善男子！所言根者即是初發；因者即是相似不斷；增者即是滅相似已，能生相似。復次善男子！根即是作，因即是果，增即可用。善男子！未來之世雖有果報，以未受故名之爲因，及其受時是名爲增。復次善男子！根即是求，得即是因，用即是增；善男子！是經中，根即是見道，因即修道，增者即是無學道也。復次善男子！根即正因，因即方便因，從

是二因獲得果報，名為增長。」迦葉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畢竟者即是涅槃，如是涅槃云何可得？」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修十想，當知是人能得涅槃。云何爲十？一者無常想，二者苦想，三者無我想，四者厭離食想，五者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六者死想，七者多過罪想，八者離想，九者滅想，十者無愛想。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習如是十種想者，是人畢竟定得涅槃，不隨他心，自能分別善不善等，是名真實稱比丘義，乃至得稱優婆夷義。」

迦葉菩薩言：「世尊！云何名爲菩薩乃至優婆夷等修無常想？」善男子！菩薩二種：一、初發心；二、已行道。無常想者，亦復二種：一粗、二細；初心菩薩觀無常想時作是思惟：『世間之物凡有二種：一內、二外；如是內物，無常變異，我見生時、小時、大時、壯時、老時、死時，是諸時節各各不同，是故當知內物無常。』復作是念：『我見眾生或有肥鮮，具足色力，去來進止自在無礙；或見病苦，色力毀悴，顏貌羸損，不得自在；或見財富，庫藏盈溢；或見貧窮，觸事眇乏；或見成就無量功德，或見具足無量惡法；是故定知內法無常。復觀外法——子時芽時，莖時葉時，花時果時；

如是諸時各各不同；如是外法或有具足，或不具足；是故當知一切外物定是無常。』既觀見法是無常已，復觀聞法：『我聞諸天具足成就，極妙快樂神通自在，亦有五相；是故當知即是無常。』復聞：『劫初有諸眾生，各各具足上妙功德，身光自照，不假日月，無常力故，光滅德損。』復聞：『昔有轉輪聖王，統四天下，成就七寶，得大自在，而不能壞無常之相。』復觀大地：『往昔之時，安處布置無量眾生，間無空處如車輪許；具足生長一切妙藥、叢林樹木果實滋茂；眾生薄福，今此大地無復勢力，所生之物遂成虛耗。』是故當知：內外之法一切無常，是則名爲粗無常也。既觀粗已，次觀細者；云何名細？菩薩摩訶薩觀於一切內外之物乃至微塵，在未來時已是無常；何以故？具足成就破壞相故。若未來色非無常者，不得言色有十時差別；云何爲十？一者膜時，二者泡時，三者庖時，四者肉團時，五者肢時，六者嬰孩時，七者童子時，八者少年時，九者盛壯時，十者衰老時。菩薩觀膜，若非無常，不應至泡乃至盛壯；非無常者，終不至老；若是諸時非念念滅，終不漸長，應當一時成長具足；無是事故，是故當知定有念念微細無常。復見有人諸根具足，顏色曄曄，後見枯悴；復作是念：『是人定有念念無常。』復觀



四大及四威儀，復觀內外各二苦因：飢渴寒熱；復觀是四，若無念念微細無常，亦不得說如是四苦。若有菩薩能作是念，是名菩薩觀細無常。如內外色，心法亦爾；何以故？行六處故——行六處時或生喜心，或生瞋心，或生愛心，或生念心；展轉異生，不得一種。是故當知，一切色法及非色法，悉是無常。善男子！菩薩若能於一念中，見一切法生滅無常，是名菩薩具無常想。善男子！智者修習無常想已，遠離常慢、常倒、想倒。」

「次修苦想：何因緣故有如是苦？深知是苦因於無常，因無常故受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因緣故，名為無常；無常因緣故，受內外苦：飢渴寒熱鞭打罵辱，如是等苦皆因無常。復次，智者深觀此身即無常器，是器即苦；以器苦故，所受盛法亦復是苦。善男子！智者復觀：『生即是苦，滅即是苦。』苦生滅故，即是無常，非我我所，修無我想。智者復觀：『苦即無常，無常即苦。』若苦無常，智者云何說言有我？苦非是我，無常亦爾；如是五陰亦苦無常，眾生云何說言有我？復次，觀一切法，有異和合，不從一和合生一切法，亦非一法是一切和合果，一切和合，皆無自性，亦無一性，亦無異性，亦無物性，亦無自在。諸法若有如是等相，智者云何說言有我？復作是念：『一切法中，無有一

法能為作者。』若使一法不能作者，眾法和合亦不能作；一切諸法性終不能獨生獨滅，和合故滅，和合故生；是法生已，眾生倒想，言是和合從和合生。眾生倒想，無有真實，云何而有真實我耶？是故智者觀於無我，又復諦觀：何因緣故眾生說我？是我若有，應一應多；我若一者，云何而有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人天、地獄、餓鬼、畜生、大小、老壯？是故知我非是一也。我若多者，云何說言眾生我者是一是遍？無有邊際？若一若多？二俱無我？」

「智者如是觀無我已，次復觀於厭離食想，作是念言：『若一切法無常、苦、空、無我；云何為食起身口意三種惡業？若有眾生為貪食故，起身口意三種惡業；所得財物眾皆共之，後受苦果，無共分者。善男子！智者復觀：『一切眾生為飲食故，身心受苦；若從眾苦而得食者，我當云何於是食中而生貪著？』是故於食不生貪心；復次，智者當觀：『因於飲食，身得增長；我今出家受戒修道，為欲捨身，今貪此食，云何當得捨此身耶？』如是觀已雖復受食，猶如曠野食其子肉，其心厭惡，都不甘樂；深觀搏食有如是過。次觀觸食如被剝牛，為無量蟲之所咬食；次觀思食，如火聚；識食猶如三百鑽矛。善男子！智者如是觀四食已，於食終

不生貪樂想。若猶生貪，當觀不淨；何以故？爲離食愛故。於一切食，善能分別不淨之想，隨諸不淨，令與相似，如是觀已，若得好食及以惡食，受時猶如塗癰瘡藥，終不生於貪愛之心。善男子！智者若能如是觀者，是名成就厭離食想。」迦葉菩薩言：「世尊！智者觀食，作不淨想，爲是實觀？虛解觀耶？若是實觀，所觀之食實非不淨；若是虛解，是法云何名爲善想？」佛言：「善男子！如是想者，亦是實觀，亦是虛解；能壞貪食，故名爲實；非蟲見蟲，故名虛解；善男子！一切有漏皆名爲虛，亦能得實；善男子！若有比丘發心乞食，預作是念：我當乞食，願得好者，莫得粗惡；願必多得，莫令眇少；亦願速得，莫令遲晚；如是比丘不名於食得厭離想，所修善法日夜衰耗，不善之法漸當增長。善男子！若有比丘欲乞食時，先當願言：『令諸乞者悉得飽滿，其施食者得無量福；我若得食，爲療毒身，修習善法，利益施主。』作是願時，所修善法日夜增長，不善之法漸當消滅；善男子！若有比丘能如是修，當知是人，不空食於國中信施。」

「善男子！智者具足如是四想，能修世間不可樂想；作是念言：『一切世間，無處不有生老病死，而我此身無處不生；若世間中，無有一處當得

離於生老病死，我當云何樂於世間？一切世間，無有進得而不退失，是故世間定是無常；若是無常，云何智人而樂於世？一一眾生，週遍經歷一切世間，具受苦樂；雖復得受梵天之日，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還墮三惡道中；雖爲四王，乃至他化自在天身，命終生於畜生道中，或爲師子、虎豹、豺狼、象馬、牛驢。次觀轉輪聖王之日，統四天下，豪貴自在；福盡貧困，衣食不供。』智者深觀如是事已，生於世間不可樂想；智者復觀世間有法，所謂舍宅、衣服、飲食、臥具、醫藥、香花、瓔珞，種種伎樂財物寶貨，如是等事皆爲離苦；而是等物，體即是苦；云何以苦、欲離於苦？善男子！智者如是觀已，於世間物不生愛樂而作樂想。善男子！譬如有人身嬰重病，雖有種種音樂倡伎、香花瓔珞，終不於中生貪愛樂；智者觀已，亦復如是；善男子！智者深觀一切世間非歸依處，非解脫處，非寂靜處，非可愛處，非彼岸處，非是常樂我淨之法；若我貪樂如是世間，我當云何得離是法？如人不樂處闇，而求光明，還復歸闇。闇即世間，明即出世；若我樂世，增長黑闇，遠離光明；闇即無明，光即智明；是智明因，即是世間不可樂想；一切貪結雖是繫縛，然我今者貪於智明，不貪世間。智者深觀如是法已，具足世間不可樂想。」

「善男子！有智之人，已修世間不可樂想，次修死想：觀是壽命常爲無量怨讎所遠，念念損減、無有增長，猶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如牽牛羊、詣於屠所。」迦葉菩薩言：「世尊！云何智者觀念念滅？」

「善男子！譬如四人皆善射術，聚在一處，各射一方，俱作是念：『我等四箭，俱發俱墮。』復有一人作是念言：『如是四箭，及其未墮，我能一時以手接取。』善男子！如是之人可說疾不？」迦葉菩薩言：「如是！世尊。」佛言：「善男子！地行鬼疾，復速是人；有飛行鬼，復速地行；四天王疾，復速飛行；日月神天，復速四王；行堅疾天，復速日月；眾生壽命，復速堅疾。善男子！一息一眴，眾生壽命四百生滅，智者若能觀命如是，是名能觀念念滅也。善男子！智者觀命繫屬死王，我若能離如是死王，則得永斷無常壽命。復次，智者觀是壽命，猶如河岸臨峻大樹，亦如有人作大逆罪，及其受戮，無憐惜者；如師子王大飢困時，亦如毒蛇吸大風時，猶如渴馬護惜水時，如大惡鬼瞋恚發時；眾生死王亦復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作如是觀，是則名爲修習死想。善男子！智者復觀：『我今出家，設得壽命七日七夜，我當於中精勤修道，護持禁戒，說法教化，利益眾生，是名智者修於死想。」

復以七日七夜爲多，若得六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一時，乃至出息入息之頃，我當於中精勤修道，護持禁戒，說法教化，利益眾生，是名智者善修死想。智者具足如上六想，即七想因；何等名七？一者常修想，二者樂修想，三者無瞋想，四者無妒想，五者善願想，六者無慢想，七者三昧自在想。善男子！若有比丘具足七想，是名沙門，名婆羅門，是名寂靜，是名淨潔，是名解脫，是名智者，是名正見，名到彼岸，名大醫王，是大商主，是名善解如來祕密；亦知諸佛七種之語；名正見知斷七種語中所生疑網。善男子！若人具足如上六想，當知是人能訶三界，遠離三界，滅除三界，於三界中不生愛著，是名智者具是十想；若有比丘具是十想，即得稱可沙門之相。」爾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以偈讚佛：

憐愍世間大醫王，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真我，是故敬禮無上尊。  
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  
初發已爲人天師，勝出聲聞及緣覺；  
如是發心過三界，是故得名最無上。  
世救要求然後得，如來無請而爲師；  
佛隨世間如犢子，是故得名大悲牛。

如來功德滿十方，凡下無智不能讚；  
我今讚歎慈悲心，爲報身口二種業。  
世間常樂自利益，如來終不爲是事；  
能斷眾生世果報，是故我禮自他利。  
世間逐親作益厚，如來利益無怨親；  
佛無是相如世人，是故其心等無二。  
世間說異作業異，如來如說業無差；  
凡所修行斷諸行，是故得名爲如來。  
先已了知煩惱過，示現處之爲眾生；  
久於世間得解脫，樂處生死慈悲故。  
雖現天身及人身，慈悲隨逐如犢子；  
如來即是眾生母，慈心即是小犢子。  
自受眾苦念眾生，悲念時心不悔沒；  
憐愍心盛不覺苦，故我稽首拔苦者。  
如來雖作無量福，身口意業恒清淨；  
常爲眾生不爲己，是故我禮清淨業。  
如來受苦不覺苦，見眾受苦如己苦；  
雖爲眾生處地獄，不生苦想及悔心。  
一切眾生受異苦，悉是如來一人苦；  
覺已其心轉堅固，故能勤修無上道。  
佛具一味大慈心，悲念眾生如子想；  
眾生不知佛能救，故謗如來及法僧。  
世間雖具眾煩惱，亦有無量諸過惡；

如是眾結及罪過，佛初發心已能壞。  
唯有諸佛能讚佛，除佛無能讚歎者；  
我今唯以一法讚，所謂慈心遊世間。  
如來慈是大法聚，是慈亦能度眾生；  
即是無上真解脫，解脫即是大涅槃。

##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憍陳如品第十三之一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色是無常，因滅是色、  
獲得解脫常住之色；受想行識亦是無常，因滅是  
識、獲得解脫常住之識。憍陳如！色即是苦，因滅  
是色、獲得解脫安樂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  
陳如！色即是空，因滅空色、獲得解脫非空之色；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我，因滅是  
色、獲得解脫真我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  
如！色是不淨，因滅是色、獲得解脫清淨之色；受  
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生老病死之相，因  
滅是色、獲得解脫非生老病死相之色；受想行識亦  
復如是。憍陳如！色是無明因，因滅是色、獲得解  
脫非無明因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乃至

色是生因，因滅是色、獲得解脫非生因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者即是四顛倒因，因滅倒色，獲得解脫非四倒因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無量惡法之因，所謂男女等身，食愛欲愛，貪瞋嫉妒，惡心慳心，搏食、觸食、思食、識食，卵生、胎生、溼生、化生，五欲、五蓋，如是等法皆因於色，因滅色故獲得解脫，無如是等無量惡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即是縛，因滅縛色、獲得解脫無縛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即是流，因滅流色、獲得解脫非流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非歸依，因滅是色、獲得解脫歸依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瘡疣，因滅是色、獲得解脫無瘡疣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非寂靜，因滅是色、獲得涅槃寂靜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若有人能如是知者，是名沙門，名婆羅門，具足沙門婆羅門法。憍陳如！若離佛法，無有沙門，無婆羅門，亦無沙門婆羅門法。一切外道虛假詐稱，都無實行；雖復作相，言有是二，實無是處；何以故？若無沙門婆羅門法，云何而言有沙門婆羅門？我常於此大眾之中作師子吼，汝等亦當在大眾中作師子吼。」爾時外道有無量人，聞是語已，心生瞋惡：「瞿曇今說我等眾中無有沙門及婆羅門，

亦無沙門婆羅門法，我當云何廣設方便語瞿曇言『我等眾中亦有沙門、有沙門法，有婆羅門、有婆羅門法』？」時彼眾中有一梵志，唱如是言：「諸仁者！瞿曇之言，如狂無異，何可檢校？世間狂人或歌或舞，或哭或笑，或罵或讚，於怨親所不能分別；沙門瞿曇亦復如是，或說我生淨飯王家，或言不生；或說生已、行至七步，或說不行；或說從小習學世事，或說我是一切智人；或時處宮受樂生子，或時厭患，訶責惡賤；或時親修苦行六年，或時訶責外道苦行；或言從彼鬱頭藍弗阿羅邏等、稟承未聞，或時說其無所知曉；或時說言菩提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時說言我不至樹，無所剋獲；或時說言我今此身即是涅槃，或言身滅乃是涅槃；瞿曇所說如狂無異，何故以此而愁憂耶？」諸婆羅門即便答言：「大士！我等今者何得不愁？沙門瞿曇先出家已，說無常苦空無我等法，我諸弟子聞生恐怖；云何眾生無常、苦、空、無我、不淨？不受其語；今者瞿曇復來至此娑羅林中，為諸大眾說有常樂我淨之法，我諸弟子聞是語已，悉捨我去，受瞿曇語；以是因緣，生大愁苦。」爾時復有一婆羅門，作如是言：「諸仁者！諦聽！諦聽！瞿曇沙門名修慈悲，是言虛妄，非真實也；若有慈悲，云何教我諸弟子等自受其法？慈悲果有，隨順

他意；今違我願，云何言有？若有說言：沙門瞿曇不爲世間八法所染；是亦虛妄，若言瞿曇少欲知足，今者云何奪我等利？若言種姓是上族者，是亦虛妄，何以故？從昔已來，不見不聞大師子王殘害小鼠；若使瞿曇是上種姓，如何今者惱亂我等？若言瞿曇具大勢力，是亦虛妄；何以故？從昔已來，亦不見聞金翅鳥王與鳥共諍；若言力大，復以何事與我共鬥？若言瞿曇具他心智，是亦虛妄；何以故？若具此智，以何因緣不知我心？諸仁者！我昔曾從先舊智人聞說是事：『過百年已，世間當有一妖幻出』，即是瞿曇。如是妖惑，今於此處娑羅林中將滅不久，汝等今者不應愁惱。」爾時復有一尼隄子答言：「仁者！我今愁苦，不爲自身弟子供養，但爲世間癡闇無眼，不識福田及非福田，棄捨先舊智婆羅門，供養年少，以爲愁耳；瞿曇沙門，大知咒術，因咒術力，能令一身作無量身，令無量身還作一身；或以自身作男女像、牛羊象馬，我力能滅如是咒術。瞿曇沙門咒術既滅，汝等當還多得供養，受於安樂。」爾時復有一婆羅門作如是言：「諸仁者！瞿曇沙門成就具足無量功德，是故汝等不應與諍。」大眾答言：「癡人！云何說言沙門瞿曇具大功德？其生七日，母便命終，是可得名福德相耶？」婆羅門言：「罵時不瞋，打時不報，當知

即是大福德相；其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神通，是故當知是福德相；心無憍慢，先意問訊；言語柔軟，初無粗獷；年志俱盛，心不卒暴；王國多財，無所愛戀，捨之出家，如棄涕唾；是故我說沙門瞿曇成就具足無量功德。」大眾答言：「善哉！仁者！瞿曇沙門實如所說，成就無量神通變化，我不與彼角試是事。瞿曇沙門受性柔軟，不堪苦行；生長深宮，不綜外事，唯可軟語；不知伎藝、書籍、論議；請共詳辯正法之要，彼若勝我，我當給事；我若勝彼，彼當事我。」爾時多有無量外道，和合共往摩伽陀王阿闍世所，王見便問：「諸仁何來？汝等各各修習聖道，是出家人，捨離財貨及在家事；然我國人皆共供養，敬心瞻視，無相犯觸，何故和合而來至此？諸仁者！汝等各受異法異戒，出家不同，亦復各自隨戒法出家修道，何因緣故今者一心而共和合？猶如落葉，旋風所吹，聚在一處；說何因緣而來至此？我常擁護出家之人，乃至不惜身之與命。」爾時一切諸外道眾，咸作是言：「大王諦聽！大王今者是大法橋，是大法礪，是大法秤，即是一切功德之器，一切功德真實之性、正法道路，即是種子之良田也，一切國土之根本也，一切國土之大明鏡、一切諸天之形像也，一切國人之父母也。大王！一切世間功德寶

藏，即是王身；何以故名功德藏？王斷國事，不擇怨親，其心平等如地水火風，是故名王爲功德藏。大王！現在眾生雖復壽短，王之功德，如昔長壽安樂時王，亦如頂生善見忍辱那侯沙王、耶耶帝王、尸毘王、一叉鳩王，如是等王具足善法；大王今者亦復如是。大王！以王因緣國土安樂，人民熾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樂此國，持戒精勤，修習正道。大王！我經中說，若出家人隨所住國，持戒精進，勤修正道，其王亦有修善之分。大王！一切盜賊，王已整理，出家之人都無畏懼；今者唯有一大惡人瞿曇沙門，王未檢校，我等甚畏；其人自恃豪族種姓，身色具足，又因過去布施之報，多得供養；恃此眾事，生大傲慢，或因咒術而生傲慢，以是因緣不能苦行，受畜細軟衣服臥具，是故一切世間惡人，爲利養故，往集其所而爲眷屬，不能苦行；咒術力故，調伏迦葉及舍利弗目犍連等，今復來至我所住處娑羅林中，宣說是身常樂我淨，誘我弟子。大王！瞿曇先說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我能忍之；今乃宣說常樂我淨，我實不忍。惟願大王聽我與彼瞿曇論議。」王即答言：「諸大士！汝等今者爲誰教導？而令其心狂亂不定，如水濤波、旋火之輪、猿猴擲樹，是事可恥。智人若聞則生憐憫，愚人聞之則生嗤笑。汝等所說非出家相；汝若病風黃

水患者，吾悉有藥能療治之；如其鬼病，家兄耆婆善能去之；汝等今者，欲以手爪鉤須彌山，欲以口齒齧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飢時睡眠，而欲悟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角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若夢見勝瞿曇者，是夢狂惑，未足可信。諸大士！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大火聚；汝隨我語，不須更說。汝雖讚我平等如秤，勿令外人復聞此語。」

爾時外道復作是言：「大王！瞿曇沙門所作幻術到汝邊耶？乃令大王心疑，不信是等聖人？大王不應輕蔑如是大士。大王！是月增減、大海鹹味、摩羅延山，如是等事，誰之所作？豈非我等婆羅門耶？大王不聞阿竭多仙，十二年中，恆河之水，停耳中耶？大王聞瞿曇仙人，大現神通，十二年中變作釋身，並令釋身作羝羊形，作千女根在釋身耶？大王不聞耆耨仙人，一日之中，飲四海水，令大地乾耶？大王不聞婆藪仙人，爲自在天作三眼耶？大王不聞阿羅邏仙人變迦富羅城作鹵土耶？大王！婆羅門中有如是等大力諸仙，現可檢校，大王云何見輕蔑耶？」王言：「諸仁者若不見信，故欲爲者，如來正覺今者近在娑羅林中，汝等可往，隨意問

難，如來亦當爲汝分別，稱汝意答。」

爾時阿闍世王與諸外道徒眾眷屬，往至佛所，頭面作禮，右遶三匝，修敬已畢，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是諸外道欲隨意問難，唯願如來隨意答之。」佛言：「大王且止！我自知時。」爾時眾中有婆羅門，名闍提首那，作如是言：「瞿曇！汝說涅槃是常法耶？」「如是！如是！大婆羅門。」婆羅門言：「瞿曇！若說涅槃常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世間之法從子生果，相續不斷，如從泥出瓶，從縷得衣。瞿曇常說修無常想，獲得涅槃；因是無常，果云何常？瞿曇又說解脫欲貪，即是涅槃；解脫色貪及無色貪，即是涅槃；滅無明等一切煩惱，即是涅槃。從欲乃至無明煩惱皆是無常；因是無常，所得涅槃亦應無常。瞿曇又說『從因故生天，從因故墮地獄，從因得解脫，是故諸法皆從因生。』若從因故得解脫者，云何言常？瞿曇亦說『色從緣生，故名無常，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是解脫若是色者，當知無常，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離五陰有解脫者，當知解脫即是虛空，若是虛空，不得說言從因緣生；何以故？是常是一，遍一切處。瞿曇亦說『從因生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云何復說解脫是樂？瞿曇又說『無常即苦，苦即無我。』若是無常、苦、無我者即是不淨，一切

從因所生諸法，皆無常、苦、無我、不淨，云何復說涅槃即是常樂我淨？若瞿曇說亦常無常，亦苦亦樂，亦我無我，亦淨不淨，如是豈非是二語耶？我亦曾從先舊智人聞說是語，『佛若出世，言則無二。』瞿曇今者說於二語，復言『佛即我身是也。』是義云何？」佛言：「婆羅門！如汝所說，我今問汝，隨汝意答。」婆羅門言：「善哉！瞿曇。」佛言：「婆羅門！汝性常耶？是無常乎？」婆羅門言：「我性是常。」婆羅門！是性能作一切內外法之因耶？」「如是，瞿曇。」佛言：「婆羅門！云何作因？」「瞿曇！從性生大，從大生慢，從慢生十六法；所謂地水火風空、五知根：眼耳鼻舌身；五業根：手腳口身男女二根；心平等根；是十六法，從五法生色聲香味觸，是二十一法，根本有三：一者染，二者粗，三者黑；染者名愛，粗者名瞋，黑者名無明。瞿曇！是二十五法，皆因性生。」「婆羅門！是大等法，常無常耶？」「瞿曇！我法性常，大等諸法悉是無常。」「婆羅門！如汝法中，因常果無常；若我法中，因雖無常，果是常者，有何等過？婆羅門！汝等法中，有二因不？」答言：「有。」佛言：「云何有？」婆羅門言：「一者生因，二者了因。」佛言：「云何生因？云何了因？」婆羅門言：「生因者如泥出瓶，了因者



如燈照物。」佛言：「是二種因，因性是一；若是一者，可令生因作於了因，可令了因作生因不？」

「不也，瞿曇。」佛言：「若使生因不作了因，了因不作生因，可得說言是因相不？」婆羅門言：

「雖不相，作故有因相。」婆羅門！了因所了，即同了不？」

「不也，瞿曇。」佛言：「我法雖從無常獲得涅槃，而非無常；婆羅門！從了因得，故常、樂、我、淨；從生因得，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是故如來所說有二；如是二語，無有二也，是故如來名無二語。如汝所說，曾從先舊智人邊聞：『佛出於世，無有二語。』是言善哉！一切十方三世諸佛，所說無差，是故說言『佛無二語。』云何無差？有同說有，無同說無，故名一義。婆羅門！如來世尊雖名二語，爲了一語故；云何二語了於一語？如眼色二語生識一語，乃至意法亦復如是。」

婆羅門言：「瞿曇善能分別如是語義，我今未解所出二語了於一語。」爾時世尊即爲宣說四真諦法：「婆羅門！言苦諦者亦二亦一，乃至道諦亦二亦一。」

婆羅門言：「世尊！我已知己。」

佛言：「善男子！云何知己？」

婆羅門言：「世尊！苦諦，一切凡夫二，是聖人一；乃至道諦亦復如是。」

佛言：「善哉！已解。」

婆羅門言：「世尊！我今聞法，已得正見，今當歸依佛法僧寶，唯

願大慈，聽我出家。」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汝當爲是闍提首那，剃除鬚髮，聽其出家。」

時憍陳如即受佛敕，爲其剃髮；即下手時有二種落：一者髮鬚，二者煩惱；即於坐處得阿羅漢果。

復有梵志，姓婆私吒，復作是言：「瞿曇所說涅槃常耶？」

「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曇！將不說無煩惱爲涅槃耶？」

「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曇！世間四種，名之爲無；一者未出之法名之爲無，如瓶未出泥時，名爲無瓶；二者已滅之法名之爲無，如瓶壞已，名爲無瓶；三者異相互無，名之爲無，如牛中無馬，馬中無牛；四者畢竟無故名之爲無，如龜毛兔角。瞿曇！若以除煩惱已名涅槃者，涅槃即無；若是無者，云何言有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如是涅槃非是先無、同泥時瓶；亦非滅無、同瓶壞無；亦非畢竟無、如龜毛兔角同於異無。善男子！如汝所言，雖牛中無馬，不可說言牛亦是無；雖馬中無牛，亦不可說馬亦是無；涅槃亦爾，煩惱中無涅槃，涅槃中無煩惱，是故名爲異相互無。」

婆私吒言：「瞿曇！若以異無爲涅槃者，夫異無者，無常樂我淨；瞿曇！云何說言涅槃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說，是異無者有三種無；牛馬悉是先無後有，是名先

無；已有還無，是名壞無；異相無者，如汝所說。善男子！是三種無，涅槃中無，是故涅槃常樂我淨。如世病人，一者熱病，二者風病，三者冷病；是三種病，三藥能治——有熱病者，蘇能治之；有風病者，油能治之；有冷病者，蜜能治之；是三種藥，能治如是三種惡病。善男子！風中無油，油中無風，乃至蜜中無冷，冷中無蜜，是故能治；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有三種病：一者貪，二者瞋，三者癡；如是三病，有三種藥——不淨觀者，能為貪藥；慈心觀者，能為瞋藥；觀因緣智，能為癡藥；善男子！為除貪故，作非貪觀；為除瞋故，作非瞋觀；為除癡故，作非癡觀。三種病中無三種藥，三種藥中無三種病；善男子！三種病中無三種藥，三種藥中無三種病；無淨；三種藥中無三種病，是故得稱常樂我淨。」婆私吒言：「世尊！如來為我說常無常；云何為常？云何無常？」佛言：「善男子！色是無常，解脫色常；乃至識是無常，解脫識常。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觀色乃至識是無常者，當知是人獲得常法。」婆私吒言：「世尊！我今已知常無常法。」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常無常法？」婆私吒言：「世尊！我今知我色是無常，得解脫常；乃至識亦如是。」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哉！已報是身。」告憍陳如：「是婆私

吒、已證阿羅漢果，汝可施其三衣鉢器。」時憍陳如如佛所敕，施其衣鉢；時婆私吒受衣鉢已，作如是言：「大德憍陳如，我今因是弊惡之身，得善果報，唯願大德為我屈意，至世尊所，具宣我心；我既惡人，觸犯如來、稱瞿曇姓，唯願為我懺悔此罪；我亦不能久住毒身，今入涅槃。」時憍陳如即往佛所，作如是言：「世尊！婆私吒比丘生慚愧心，自言頑嚚，觸犯如來、稱瞿曇姓，不能久住是毒蛇身，今欲滅身，寄我懺悔。」佛言：「憍陳如！婆私吒比丘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成就善根，今受我語、如法而住，如法住故、獲得正果，汝等應當供養其身。」爾時憍陳如從佛聞已，還其身所而設供養。時婆私吒於焚身時作種種神足，諸外道輩見是事已，高聲唱言：「是婆私吒已得瞿曇沙門咒術，是人不久復當勝彼瞿曇沙門。」

爾時眾中復有梵志，名曰先尼，復作是言：「瞿曇有我耶？」如來默然。「瞿曇無我耶？」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皆默然。先尼言：「瞿曇！若一切眾生有我，遍一切處，是一作者，瞿曇何故默然不答？」佛言：「先尼！汝說是我遍一切處耶？」先尼答言：「瞿曇！不但我說，一切智人亦如是說。」佛言：「善男子！若我周遍一切處者，應當五道一時受報；若有五道一時受

報，汝等梵志何因緣故不造眾惡？為遮地獄、修諸善法，為受天身？」先尼言：「瞿曇！我法中我，則有二種：一、作身我；二者，常身我；為作身我，修離惡法，不入地獄；修諸善法，生於天上。」佛言：「善男子！如汝說：我遍一切處，如是我者，若作身中，當知無常；若作身無，云何言遍？」

「瞿曇！我所立我，亦在作中，亦是常法；瞿曇！如人失火，燒舍宅時，其主出去，不可說言舍宅被燒，主亦被燒；我法亦爾。而此作身雖是無常，當無常時，我則出去；是故我亦遍亦常。」佛言：「善男子！如汝說我亦遍亦常，是義不然；何以故？遍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復有二種：一色，二無色；是故若言一切有者，亦常亦無常，亦色亦無色。若言舍主得出名無常，是義不然；何以故？舍不名主，主不名舍，異燒異出，故得如是；我則不爾，何以故？我即是色，色即是我；無色即我，我即無色；云何而言色無常時我則得出？善男子！汝意若謂一切眾生同一我者，如是則違世出世法；何以故？世間法名父子母女，若我是一，父即是子，子即是父，母即是女，女即是母；怨即是親，親即是怨，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是故若說一切眾生同一我者，是即違背世出世法。」先尼言：「我亦不說一切眾生同於一我，乃說一人各有

一我。」佛言：「善男子！若言一人各有一我，是為多我，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汝先說：我遍一切；若遍一切，一切眾生業根應同；天得見時，佛得亦見；天得作時，佛得亦作；天得聞時，佛得亦聞，一切諸法皆亦如是；若天得見非佛得見者，不應說我遍一切處；若不遍者，是即無常。」先尼言：「瞿曇！一切眾生我遍一切，法與非法不遍一切；以是義故，佛得作異，天得作異；是故瞿曇！不應說言，佛得見時天得應見，佛得聞時天得應聞。」佛言：「善男子！法與非法，非業作耶？」先尼言：「瞿曇！是業所作。」佛言：「善男子！若法非法是業作者，即是同法，云何言異？何以故？佛得業處，有天得我；天得業處，有佛得我；是故佛得作時，天得亦作；法與非法，亦應如是。善男子！是故一切眾生，法與非法若如是者，所得果報亦應不異。善男子！從子出果，是子終不思惟分別；我唯當作婆羅門果，不與刹利、毘舍、首陀而作果也；何以故？從子出果，終不障礙如是四姓；法與非法亦復如是不能分別；我唯當與佛得作果，不與天得作果；作天得果，不作佛得果；何以故？業平等故。」先尼言：「瞿曇！譬如一室有百千燈，炷雖有異，明則無差；燈炷別異，喻法非法；其明無差，喻眾生我。」佛言：「善男子！汝

說燈明以喻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室異燈異，是燈光明亦在炷邊，亦遍室中；汝所言我若如是者，法非法邊俱應有我，我中亦應有法非法；若法非法無有我者，不得說言遍一切處；若俱有者，何得復以炷明為喻？善男子！汝意若謂，炷之與明，真實別異；何因緣故炷增明盛？炷枯明滅？是故不應以法非法喻於燈炷、光明無差喻於我也。何以故？法、非法、我，三事即一。」先尼言：「瞿曇！汝引燈喻，是事不吉；何以故？燈喻若吉，我已先引；如其不吉，何故復說？」善男子！我所引喻，都亦不作吉以不吉；隨汝意說：是喻亦說離炷有明，即炷有明；汝心不等，故說燈炷喻法非法、明則喻我，是故責汝『炷即是明、離炷有明；法即有我、我即有法；非法即我，我即非法。』汝今何故但受一邊？不受一邊？如是喻者於汝不吉，是故我今還以破汝。善男子！如是喻者即是非喻，是非喻故，於我則吉，於汝不吉。善男子！汝意若謂：若我不吉，汝亦不吉；是義不然，何以故？見世間人自刀自害，自作他用，汝所引喻亦復如是；於我則吉，於汝不吉。」先尼言：「瞿曇！汝先責我心不平等，今汝所說亦不平等；何以故？瞿曇今者以吉向己，不吉向我，以是推之，真是不平。」佛言：「善男子！如我不平，能破汝不平，是故汝

平，我之不平即是吉也；我之不平，破汝不平，令汝得平，即是我平；何以故？同諸聖人得平等故。」先尼言：「瞿曇！我常是平，汝云何言壞我不平？一切眾生平等有我，云何言我是不平耶？」善男子！汝亦說言：當受地獄、當受餓鬼、當受畜生、當受人天；我若先遍五道中者，云何方言當受諸趣？汝亦說言：父母和合，然後生子；若子先有，云何復言和合已有？是故一人有五趣身，若是五處先有身者，何因緣故為身造業？是故不平。善男子！汝意若謂我是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我作者，何因緣故自作苦事？然今眾生，實有受苦；是故當知：我非作者。若言『是苦非我所作，不從因生』；一切諸法亦當如是，不從因生，何因緣故說我作耶？善男子！眾生苦樂，實從因緣；如是苦樂能作憂喜；憂時無喜，喜時無憂；或喜或憂，智人云何說是常耶？善男子！汝說我常；若是常者，云何說有十時別異？常法不應有歌羅邏時、乃至老時；虛空常法尚無一時，況有十時？善男子！我者非是歌羅邏時、乃至老時，云何說有十時別異？善男子！若我作者，是我亦有盛時衰時，眾生亦有盛時衰時；若我爾者，云何是常？善男子！我若作者，云何一人有利有鈍？善男子！我若作者，是我能作身業口業，口業若是我所作者，云何口說無有

我耶？云何自疑有耶無耶？善男子！汝意若謂離眼有見，是義不然；何以故？若離眼已，別有見者，何須此眼？乃至身根，亦復如是；汝意若謂我雖能見，要因眼見，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有人言『須曼那花能燒大村，云何能燒？因火能燒』；汝立我見，亦復如是。」先尼言：「瞿曇！如人執鎌，則能刈草；我因五根見聞至觸，亦復如是。」善男子！人鎌各異，是故執鎌能有所作；離根之外更無別我，云何說言我因諸根能有所作？善男子！汝意若謂執鎌能刈，我亦如是；是我有手耶？爲無手乎？若有手者，何不自執？若無手者，云何說言我是作者？善男子！能刈草者，即是鎌也，非我非人；若我人能，何故因鎌？善男子！人有二業：一則執草，二則執鎌；是鎌唯有能斷之功；眾生見法亦復如是；眼能見色，從和合生；若從因緣和合見者，智人云何說言有我？善男子！汝意若謂身作我受，是義不然；何以故？世間不見天得作業，佛得受果；若言非是身作，我非因受，汝等何故從於因緣求解脫耶？汝先是身非因緣生，得解脫已，亦應非因而更生身；如身，一切煩惱亦應如是。」先尼言：「瞿曇！我有一種：一者有知，二者無知；無知之我，能得於身；有知之我，能捨離身；猶如坏瓶，既被燒已，失於本色，更不復生；智者煩惱亦

復如是，既滅壞已，終不更生。」佛言：「善男子！所言知者，智能知耶？我能知乎？若智能知，何故說言我是知耶？若我知者，何故方便更求於智？汝意若謂我因智知，同花喻壞。善男子！譬如刺樹，性自能刺，不得說言樹執刺刺；智亦如是，智自能知，云何說言我執智知？善男子！如汝法中，我得解脫；無知我得？知我得耶？若無知得，當知猶故具足煩惱；若知得者，當知已有五情諸根；何以故？離根之外，別更無知。若具諸根，云何復名得解脫耶？若言是我，其性清淨離於五根；云何說言遍五道有？以何因緣為解脫故修諸善法？善男子！譬如有人拔虛空刺，汝亦如是；我若清淨，云何復言斷諸煩惱？汝意若謂不從因緣獲得解脫，一切畜生何故不得？」先尼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能憶念？」佛告先尼：「若有我者，何緣復忘？善男子！若念是我者，何因緣故念於惡念？念所不念？不念所念？」先尼復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見誰聞？」佛言：「善男子！內有六入，外有六塵；內外和合，生六種識；是六種識，因緣得名。善男子！譬如一火，因木得故名爲木火，因草得故名爲草火，因糠得故名爲糠火，因牛糞得、名牛糞火；眾生意識亦復如是，因眼因色、因明因欲，名爲眼識。善男子！如是眼識，不在眼中乃至

欲中，四事和合故生是識；乃至意識，亦復如是。若是因緣和合故生，智不應說見即是我，乃至觸即是我。善男子！是故我說眼識乃至意識，一切諸法即是幻也；云何如幻？本無今有，已有還無。善男子！譬如酥麵、蜜薑、胡椒、葦芡、葡萄、胡桃、石榴、梭子，如是和合，名歡喜丸；離是和合，無歡喜丸。內外六入是名眾生、我人、士夫；離內外入，無別眾生、我人、士夫。」先尼言：「瞿曇！若無我者，云何說言我見、我聞、我苦、我樂、我憂、我喜？」佛言：「善男子！若言我見我聞、名有我者，何因緣故世間復言：『汝所作罪，非我見聞。』善男子！譬如四兵和合名軍，如是四兵不名為一，而亦說言：『我軍勇健，我軍勝彼。』是內外交和所作，亦復如是；雖不是一，亦得說言『我作我受，我見我聞，我苦我樂。』」先尼言：「瞿曇！如汝所言內外和合，誰出聲言我作我受？」佛言：「先尼！從愛無明因緣生業，從業生有，從有出生無量心數；心生覺觀，覺觀動風；風隨心觸喉舌齒脣，眾生想倒，聲出說言『我作我受，我見我聞。』善男子！如幢頭鈴，風因緣故，便出音聲；風大聲大，風小聲小，無有作者。善男子！譬如熱鐵投之水中，出種種聲；是中真實無有作者；善男子！凡夫不能思惟分別如是事故，說言有我及

有所、我作我受。」先尼言：「如瞿曇說無我我所，何緣復說常樂我淨？」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說內外六入及六意識常樂我淨，我乃宣說滅內外入所生六識，名之為常；以是常故，名之為我；有常我故，名之為樂；常我樂故，名之為淨。善男子！眾生厭苦，斷是苦因，自在遠離，是名為我；以是因緣，我今宣說常樂我淨。」先尼言：「世尊！唯願大慈，為我宣說，我當云何獲得如是常樂我淨？」佛言：「善男子！一切世間，從本已來具足大慢，能增長慢；亦復造作慢因慢業，是故今者受慢果報，不能遠離一切煩惱，得常樂我淨。若諸眾生，欲得遠離一切煩惱，先當離慢。」先尼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我先有慢，因慢因緣，故稱如來禰瞿曇姓。我今已離如是大慢，是故誠心啟請求法；云何當得常樂我淨？」佛言：「善男子！諦聽！諦聽！今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若能非自、非他、非眾生者，遠離是法。」先尼言：「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言知已解已、得正法眼？」「世尊！所言色者，非自非他、非諸眾生；乃至識亦復如是。我如是觀，得正法眼。世尊！我今甚樂出家修道，願見聽許。」佛言：「善來比丘。」即時具足清淨梵行，證阿羅漢果。

外道眾中復有梵志，姓迦葉氏，復作是言：

「瞿曇！身即是命，身異命異。」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復如是。梵志復言：「瞿曇！若人捨身，未得後身，於其中間，豈可不名身異命異？若是異者，瞿曇何故默然不答？」善男子！我說身命皆從因緣，非不因緣；如身命，一切法亦如是。」梵志復言：「瞿曇！我見世間，有法不從因緣。」佛言：「梵志！汝云何見世間有法不從因緣？」梵志言：「我見大火焚燒榛木，風吹絕燄，墮在餘處，是豈不名無因緣耶？」佛言：「善男子！我說是火亦從因生，非不從因。」梵志言：「瞿曇！絕燄去時，不因薪炭，云何而言因於因緣？」佛言：「善男子！雖無薪炭，因風而去，風因緣故，其燄不滅。」瞿曇！若人捨身，未得後身，中間壽命，誰爲因緣？」佛言：「梵志！無明與愛而爲因緣；是無明愛，二因緣故壽命得住。善男子！有因緣故，身即是命，命即是身；有因緣故，身異命異，智者不應一向而說身異命異。」梵志言：「世尊！唯願爲我分別解說，令我了了得知因果。」佛言：「梵志！因即五陰，果亦五陰；善男子！若有眾生不然火者，是則無煙。」梵志言：「世尊！我已知己，我已解已。」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汝云何解？」世尊！火即煩惱，能於地獄、餓鬼、

畜生、人天燒然；煙者即是煩惱果報，無常不淨，臭穢可惡，是故名煙；若有眾生不作煩惱，是人則無煩惱果報，是故如來說不然火則無有煙。世尊！我已正見，唯願慈矜，聽我出家。」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聽是梵志出家受戒。」時憍陳如受佛敕已，和合眾僧，聽其出家受具足戒，經五日已，得阿羅漢果。

外道眾中，復有梵志，名曰富那，復作是言：

「瞿曇！汝見世間是常法已，說言常耶？如是義者實耶虛耶？常、無常、亦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是身是命，身異命異；如來滅後，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佛言：「富那！我不說世間常、虛實、無常、亦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亦有邊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是身是命、身異命異；如來滅後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富那復言：「瞿曇！今者見何罪過，不作是說？」佛言：「富那！若有人說世間是常，唯此爲實，餘妄語者，是名爲見；見所見處，是名見行，是名見業，是名見著，是名見縛，是名見苦，是名見取，是名見怖，是名見熱，是名見纏；富那！凡夫之人爲見所纏，不能遠離生老病死，迴流六趣受無量苦；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

亦復如是。富那！我見是見有如是過，是故不著，不爲人說。」瞿曇若見如是罪過，不著不說，瞿曇今者何見何著？何所宣說？」佛言：「善男子！夫見著者，名生死法；如來已離生死法故，是故不著。善男子！如來名爲能見能說，不名爲著。」

「瞿曇！云何能見？云何能說？」佛言：「善男子！我能明見苦集滅道，分別宣說如是四諦；我見如是故，能遠離一切見、一切愛、一切流、一切慢；是故我具清淨梵行，無上寂靜，獲得常身；是身亦非東西南北。」富那言：「瞿曇！何因緣故常身非是東西南北？」佛言：「善男子！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善男子！如於汝前然大火聚，當其然時，汝知然不？」如是，瞿曇。」

「是火滅時，汝知滅不？」如是，瞿曇。」富那！若有人問：汝前火聚，然從何來？滅何所至？當云何答？」瞿曇！若有問者，我當答言：是火生時賴於眾緣，本緣已盡，新緣未至，是火則滅。」若復有問：是火滅已，至何方面？復云何答？」

「瞿曇！我當答言：緣盡故滅，不至方所。」善男子！如來亦爾，若有無常色，乃至無常識，因愛故然；然者即受二十五有，是故然時可說是火東西南北；現在愛滅，二十五有果報不然；以不然故，不可說有東西南北。善男子！如來已滅無常之色、

至無常識，是故身常；身若是常，不得說有東西南北。」富那言：「請說一喻，唯願聽採。」佛言：「善哉！善哉！隨意說之。」世尊！如大村外有娑羅林，中有一樹，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時林主灌之以水，隨時修治；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脫落，唯貞實在；如來亦爾，所有陳故悉已除盡，唯有一切真實法在。世尊！我今甚樂出家修道。」佛言：「善來比丘。」說是語已，即時出家漏盡，證得阿羅漢果。

復有梵志名曰清淨，作如是言：「瞿曇！一切眾生不知何法，見世間常無常，亦常無常，非有常非無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佛言：「善男子！不知色故、乃至不知識故，見世間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梵志言：「瞿曇！眾生知何法故，不見世間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佛言：「善男子！知色故乃至知識故，不見世間常，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梵志言：「世尊！唯願爲我分別解說世間常無常。」佛言：「善男子！若人捨故，不造新業，是人能知常與無常。」梵志言：「世尊！我已知見。」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見？汝云何知？」世尊！故名無明與愛，新名取有；若人遠離是無明愛，不作取有，是人真實知常無常。我今已得正法淨眼，歸依三寶，唯願如來聽



我出家。」佛告憍陳如：「聽是梵志出家受戒。」時憍陳如受佛敕已，將至僧中，爲作羯磨，令得出家；十五日後，諸漏永盡，得阿羅漢果。

##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 憍陳如品第十三之二

犢子梵志復作是言：「瞿曇！我今欲問，能見聽不？」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犢子復言：「瞿曇！我久與汝共爲親友，汝之與我，義無有二；我欲諮問，何故默然？」爾時世尊作是思惟：「如是梵志，其性儒雅，純善質直，常爲知故而來諮啓，不爲惱亂；彼若問者，當隨意答。」佛言：「犢子！善哉！善哉！隨所疑問，吾當答之。」犢子言：「瞿曇！世有善耶？」「如是，梵志。」「有不善耶？」「如是，梵志。」「瞿曇！願爲我說，令我得知善不善法。」佛言：「善男子！我能分別廣說其義，今當爲汝簡略說之。善男子！欲名不善，解脫欲者名之爲善；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殺名不善，不殺名善，乃至邪見亦復如是。善男子！我今爲汝已說三種善不善法，及說十種善不善

法；若我弟子能作如是分別三種善不善法，乃至十種善不善法，當知是人能盡貪欲、瞋恚、愚癡一切諸漏，斷一切有。」梵志言：「瞿曇！是佛法中，頗有一比丘能盡如是貪欲、瞋、癡一切諸漏、一切有不？」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比丘等，能盡如是貪欲瞋癡一切諸漏、一切諸有。」瞿曇！置一比丘，是佛法中，頗有一比丘尼，能盡如是貪欲瞋癡一切諸漏、一切有不？」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比丘尼，能斷如是貪欲瞋癡一切諸漏、一切諸有。」犢子言：「瞿曇！置一比丘一比丘尼，是佛法中，頗有一優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淨，度疑彼岸，斷於疑網不？」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優婆塞，持戒精勤，梵行清淨，斷於疑網。」犢子言：「瞿曇！置一比丘、一比丘尼、一優婆塞，是佛法中，頗有一優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淨，度疑彼岸，斷於疑網不？」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優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淨，斷五下結，得阿那含，度疑彼岸，斷於疑網。」犢子言：「瞿曇！置一比丘一比丘尼、盡一切漏，一優婆塞、一優婆夷、持戒精勤，梵行清

淨，斷於疑網；是佛法中，頗有優婆塞受五欲樂，心無疑網不？」佛言：「善男子！是佛法中，非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無量諸優婆塞斷於三結，得須陀洹；薄貪恚癡，得斯陀含；如優婆塞，優婆夷亦如是。」「世尊！我於今者，樂說譬喻。」佛言：「善哉！樂說便說。」「世尊！譬如難陀婆難陀龍王等降大雨，如來法雨亦復如是，平等雨於優婆塞優婆夷。世尊！若諸外道欲來出家，不審如來幾月試之？」佛言：「善男子！皆四月試，不必一種。」

「世尊！若不一種，唯願大慈，聽我出家。」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聽是犢子出家受戒。」時憍陳如受佛敕已，立眾僧中爲作羯磨；於出家後滿十五日，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復作是念：「若有智慧從學得者，我今已得，堪任見佛。」即往佛所，頭面作禮，修敬已畢，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有智慧從學得者，我今已得。唯願爲我重分別說，令我獲得無學智慧。」佛言：「善男子！汝勤精進修習二法：一、奢摩他；二、毗婆舍那。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須陀洹果，亦當勤修如是二法；若復欲得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亦當修習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有比丘欲得四禪、四無量心、六神通、八背捨、八勝處、無諍智、頂智、畢竟智、四無礙智、金剛三昧、盡智、無生

智，亦當修習如是二法。善男子！若欲得十住地、無生法忍、無相法忍、不可思議法忍，聖行、梵行、天行、菩薩行，虛空三昧、智印三昧、空無相無作三昧、地三昧、不退三昧、首楞嚴三昧、金剛三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行，亦當修習如是二法。」犢子聞已，禮拜而出，在娑羅林中修是二法，不久即得阿羅漢果。是時復有無量比丘欲往佛所，犢子見已，問言：「大德！欲何所至？」諸比丘言：「欲往佛所。」犢子復言：「諸大德若至佛所，願爲宣啓，犢子梵志修二法已，得無學智，今報佛恩，入般涅槃。」時諸比丘至佛所已，白佛言：「世尊！犢子比丘寄我等語：『世尊！犢子梵志修習二法，得無學智，今報佛恩，入於涅槃。』」佛言：「善男子！犢子梵志得阿羅漢果，汝等可往供養其身。」時諸比丘受佛敕已，還其尸所，大設供養。

納衣梵志復作是言：「瞿曇！如瞿曇所說，無量世中作善不善，未來還得善不善身，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瞿曇說，因煩惱故獲得是身；若因煩惱獲得身者，身爲在先，煩惱在先？若煩惱在先，誰之所作？住在何處？若身在先，云何說言因煩惱得？是故若言煩惱在先，是亦不可；若身在先，是亦不可；若言一時，是亦不可；先後一時，義俱不

可；是故我說一切諸法皆有自性，不從因緣。復次瞿曇！堅是地性，溼是水性，熱是火性，動是風性，無所罣礙是虛空性；是五大性，非因緣有。若使世間有一法性非因緣有，一切法性亦應如是非因緣有；若有一法從因緣有，何因緣故五大之性不從因緣？瞿曇！眾生善身及不善身獲得解脫，皆是自性，不從因緣；是故我說一切諸法，自性故有，非因緣生。復次瞿曇！世間之法有定用處；譬如工匠云如是木任作車輿，如是任作門戶床机；亦如金師，所可造作在額上者，名之爲鬘，在頸下者名之爲瓔，在臂上者名之爲釧，在指上者名之爲環；用處定故，名爲定性。瞿曇！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有五道性，故有地獄、餓鬼、畜生、人、天；若如是者，云何說言從於因緣？復次瞿曇！一切眾生其性各異，是故名爲一切自性。瞿曇！如龜陸生，自能入水；犢子生已，能自飲乳；魚見鉤餌，自然吞食；毒蛇生已，自然食土；如是等事，誰有教者？如刺生已，自然頭尖；飛鳥毛羽，自然色別；世間眾生，亦復如是，有利有鈍，有富有貧，有好有醜，有得解脫，有不得解脫；是故當知，一切法中各有自性。復次瞿曇！如瞿曇說，貪欲瞋癡，從因緣生，如是三毒、因緣五塵，是義不然；何以故？眾生睡時遠離五塵，亦復生於貪欲瞋癡；在胎亦

爾，初出胎時未能分別五塵好醜，亦復生於貪欲瞋癡；諸仙賢聖處在寂處，無有五塵，亦能生於貪欲瞋癡；亦復有人因於五塵，生於不貪、不瞋、不癡；是故不必從於因緣生一切法，以自性故。復次瞿曇！我見世人五根不具，多饒財寶，得大自在；有根具足，貧窮下賤，不得自在，爲人僕使；若有因緣，何故如是？是故諸法各有自性，不由因緣。瞿曇！世間小兒亦復未能分別五塵，或笑或啼；笑時知喜，啼時知愁；是故當知一切諸法各有自性。復次瞿曇！世法有二：一者有；二者無；有即虛空，無即兔角，如是二法，一是有故，不從因緣；二是無故，亦非因緣；是故諸法有自性故，不從因緣。」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五大性，一切諸法亦應如是。』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汝法中以五大是常，何因緣故一切諸法悉不是常？若世間物是無常者，是五大性、何因緣故不是無常？若五大常，世間之物亦應是常；是故汝說五大之性有自性故，不從因緣、令一切法同五大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汝言用處定，故有自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皆從因緣得名字故。若從因得名，亦從因得義；云何名爲從因得名？如在額上，名之爲鬘；在頸名瓔，在臂名釧，在車名輪；火在草木，

名草木火。善男子！樹初生時，無箭矛性，從因緣故，工造爲箭，從因緣故工造爲矛；是故不應說一切法有自性也。善男子！汝言如龜陸生、性自入水，犢子生已、性能飲乳，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言入水非因緣者，俱非因緣、何不入火？犢子生已，性能吮乳不從因緣，俱非因緣，何不吮角？善男子！若言諸法悉有自性，不須教習，無有增長，是義不然；何以故？今見有教，緣教增長；是故當知無有自性。善男子！若一切法有自性者，諸婆羅門，一切不應爲清淨身，殺羊祠祀、若爲身祠；是故當知，無有自性。善男子！世間語法，凡有三種：一者欲作，二者作時，三者作已；若一切法有自性者，何故世中有是三語？有三語故，故知一切無有自性。善男子！若言諸法有自性者，當知諸法各有定性；若有定性，甘蔗一物何緣作漿、作蜜、石蜜、酒、苦酒等？若有一性，何緣乃出如是等味？若一物中出如是等，當知諸法不得一定，各有一性。善男子！若一切法有定性者，聖人何故飲甘蔗漿、石蜜、黑蜜？酒時不飲？後爲苦酒，復還得飲？是故當知無有定性；若無定性，云何不因因緣而有？善男子！汝說一切法有自性者，云何說喻？若有喻者，當知諸法無有自性；若有自性，當知無喻；世間智者，皆說譬喻；當知諸法無有自性，無

有一性。善男子！汝言身爲在先，煩惱在先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我當說身在先者，汝可難言：『汝亦同我，身不在先；何因緣故，而作是難？』善男子！一切眾生身及煩惱，俱無先後，一時而有；雖一時有，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終不因身有煩惱也。汝意若謂『如人二眼，一時而得，不相因待；左不因右，右不因左，煩惱及身，亦如是』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世間眼見炷之與明，雖復一時，明要因炷，終不因明而有炷也。善男子！汝意若謂身不在先，故知無因，是義不然；何以故？若以身先，無因緣故名爲無者，汝不應說，一切諸法皆有因緣；若言不見故不說者，今見瓶等從因緣出，何故不說？如瓶身先，因緣亦復如是。善男子！若見不見一切諸法，皆從因緣，無有自性；善男子！若言一切法悉有自性無因緣者，汝何因緣說於五大？是五大性即是因緣。善男子！五大因緣雖復如是，亦不應說諸法皆同五大因緣，如世人說一切出家精勤持戒，旃陀羅等亦應如是精勤持戒。善男子！汝言『五大有定堅性。』我觀是性，轉故不定。善男子！酥蠟胡膠，於汝法中名之爲地；是地不定，或同於水，或同於地，故不得說自性故堅。善男子！白鐵鉛錫，銅鐵金銀，於汝法中，名之爲火；是火四性，流時水性，動時風性，

熱時火性，堅時地性；云何說言，定名火性？善男子！水性名流，若水凍時不名為地，故名水者，何因緣故波動之時不名為風？若動不名風，凍時亦應不名為水；若是二義從因緣者，何故說言一切諸法不從因緣？善男子！若言五根，性能見聞覺知觸故，皆是自性不從因緣，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自性之性，性不可轉；若言眼性見者，常應能見；不應有見、有不見時；是故當知從因緣見，非無因緣。善男子！汝言非因五塵生貪解脫，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生貪解脫雖復不因五塵因緣，惡覺觀故則生貪欲，善覺觀故則得解脫；善男子！內因緣故生貪解脫，外因緣故則能增長；是故汝言一切諸法各有自性，不因五塵生貪解脫，無有是處。善男子！汝言『具足諸根，乏於財物，不得自在；諸根殘缺，多饒財寶，得大自在。』因此以明有自性故，不從因緣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善男子！眾生從業而有果報，如是果報則有三種：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貧窮巨富，根具不具，是業各異；若有自性，具諸根者應饒財寶，饒財寶者，應具諸根；今者不爾，是故定知無有自性，皆從因緣。如汝所言『世間小兒未能分別五塵因緣，亦啼亦笑，是故一切有自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自性者，笑應常笑，啼應常啼，不

應一笑一啼；若一笑一啼，當知一切悉從因緣，是故不應說一切法有自性故，不從因緣。」梵志言：「世尊！若一切法從因緣有，如是身者，從何因緣？」佛言：「善男子！是身因緣煩惱與業。」梵志言：「世尊！如其是身從煩惱業，是煩惱業可斷不耶？」佛言：「如是！如是！」梵志復言：「世尊！唯願為我分別解說，令我聞已，不移是處，悉得斷之。」佛言：「善男子！若知二邊，中間無礙，是人則能斷煩惱業。」「世尊！我已知解，得正法眼。」佛言：「汝云何知？」「世尊！二邊即色及色解脫，中間即是八正道也；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知二邊，斷煩惱業。」「世尊！唯願聽我出家受戒。」佛言：「善來比丘。」即時斷除三界煩惱，得阿羅漢果。

爾時復有一婆羅門，名曰弘廣，復作是言：「瞿曇知我今所念不？」佛言：「善男子！涅槃是常，有為無常；曲即邪見，直即聖道。」婆羅門言：「瞿曇！何因緣故作如是說？」「善男子！汝意每謂乞食是常，別請無常；曲是戶鑰，直是帝幢；是故我說涅槃是常，有為無常。曲謂邪見，直謂八正，非如汝先所思惟也。」婆羅門言：「瞿曇！實知我心是八正道，悉令眾生得盡滅不？」爾

時世尊默然不答，婆羅門言：「瞿曇！已知我心，我今所問，何故默然而不見答？」時憍陳如即作是言：「大婆羅門！若有問世有邊無邊，如來常爾默然不答；八聖是直，涅槃是常，若修八聖，則得滅盡；若不修習，即不能得。大婆羅門！譬如大城，其城四壁都無孔竅，唯有一門，其守門者聰明有智，能善分別：可放則放，可遮則遮；雖不能知出入多少，定知一切有入出者皆由此門。善男子！如來亦爾，城喻涅槃，門喻八正，守門之人喻於如來。善男子！如來今者，雖不答汝盡與不盡，其有盡者，要當修習是八正道。」婆羅門言：「善哉！善哉！大德憍陳如，如來善能說微妙法，我今實欲知城知道，自作守門。」憍陳如言：「善哉！善哉！汝婆羅門能發無上廣大之心。」佛言：「止！止！憍陳如！是婆羅門非適今日發是心也；憍陳如，乃往過去過無量劫，有佛世尊，名普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人先已於彼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賢劫中當得作佛；久已通達了知法相，為眾生故現處外道，示無所知；以是因緣，汝憍陳如不應讚言『善哉善哉！汝今能發如是大心。』」

爾時世尊知已，即告憍陳如言：「阿難比丘，

今為所在？」憍陳如言：「世尊！阿難比丘在娑羅林外，去此大會十二由旬，而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燒亂；是諸魔眾，悉自變身為如來像，或有宣說一切諸法從因緣生；或有說言一切諸法，不從因生；或有說言一切因緣，皆是常法，從緣生者悉是無常；或有說言五陰是實，或說虛假，入界亦爾；或有說言有十二因緣；或有說言正有四緣；或說諸法，如幻如化，如熱時燄；或有說言因聞有法，或有說言因思得法，或有說言因修得法，或復有說不淨觀法，或復有說出息入息，或復有說四念處觀；或復有說三種觀義，七種方便；或復有說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學無學地、菩薩初住、乃至十住；或有說空無相無作，或復有說修多羅、祇夜、毘伽羅、那伽陀、憂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闍陀、伽毗佛略阿浮陀、達摩優波提舍；或說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或說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無始空、性空、遠離空、散空、自相空、無相空、陰空、入空、界空、善空、不善空、無記空、菩提空、道空、涅槃空、行空、得空、第一義空、空空、大空；或有示現神通變化，身出水火；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左脅在下、右脅出水，右脅在下、左脅出

水，一脅震雷、一脅降雨；或有示現諸佛世界；或復示現菩薩初生行至七步，處在深宮受五欲時，初始出家修苦行時，往菩提樹坐三昧時，壞魔軍眾轉法輪時，示大神通入涅槃時。世尊！阿難比丘見是事已，作是念言：『如是神變，昔來未見，誰之所作？將非世尊釋迦作耶？』欲起欲語都不從意，阿難比丘入魔胃故，復作是念：『諸佛所說各各不同，我於今者當受誰語？』世尊！阿難今者極受大苦，雖念如來，無能救者，以是因緣不來至此大眾之中。」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此大眾中有諸菩薩，已於一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至無量生發菩提心，已能供養無量諸佛；其心堅固，具足修行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成就功德；久已親近無量諸佛，淨修梵行，得不退轉菩提之心；得不退忍，不退轉持；得如法忍、首楞嚴等無量三昧；如是等輩，聞大乘經，終不生疑；善能分別宣說三寶同一性相，常住不變；聞不思議，不生驚怪；聞種種空，心不怖懼；了了通達一切法性，能持一切十二部經，廣解其義，亦能受持無量諸佛十二部經；何憂不能受持如是大涅槃典？何因緣故、問憍陳如阿難所在？」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諦聽！諦聽！善男子！我成佛已，過二十年，住王舍城，爾時我告諸比丘言：『諸比

丘！今此眾中，誰能爲我受持如來十二部經，供給左右所須之事，亦使不失自身善利？』時憍陳如在彼眾中來白我言：『我能受持十二部經，供給左右，不失所作自利益事。』我言：『憍陳如！汝已朽邁，當須使人，云何方欲爲我給使？』時舍利弗復作是言：『我能受持佛一切語，供給所須，不失所作自利益事。』我言：『舍利弗！汝已朽邁，當須使人，云何方欲爲我給使？』乃至五百諸阿羅漢，皆亦如是，我悉不受。爾時目連在大眾中，作是思惟：『如來今者不受五百比丘給使，佛意爲欲令誰作耶？』思惟是已即便入定，見如來心在阿難許，如日初出，光照西壁；見是事已即從定起，語憍陳如：『大德！我觀如來欲令阿難給事左右。』爾時憍陳如與五百阿羅漢往阿難所，作如是言：『阿難！汝今當爲如來給使，請受是事。』阿難言：『諸大德！我實不堪給事如來；何以故？如來尊重，如師子王，如龍如火；我今穢弱，云何能辦？』諸比丘言：『阿難！汝受我語，給事如來得大利益。』第二第三亦復如是。阿難言：『諸大德！我亦不求大利益事，實不堪任奉給左右。』時目健連復作是言：『阿難！汝今未知。』阿難言：『大德！唯願說之。』目健連言：『如來先日，曾中求使，五百羅漢皆求爲之，如來不聽，我即入

定，見如來意欲令汝爲，汝今云何反更不受？」阿難聞已，合掌長跪，作如是言：『諸大德！若有是事，如來世尊與我三願，當順僧命，給事左右。』目犍連言：『何等三願？』阿難言：『一者，如來設以故衣賜我，聽我不受；二者，如來設受檀越別請，聽我不往；三者，聽我出入，無有時節；如是三事，佛若聽者，當順僧命，奉給如來。』時憍陳如、五百比丘，還來我所，作如是言：『我等已勸阿難比丘，唯求三願，若佛聽者，當順僧命。』文殊師利！我於爾時讚阿難言：『善哉！善哉！阿難比丘具足智慧，豫見譏嫌；何以故？當有人言：《汝爲衣食，奉給如來。》是故先求不受故衣，不隨別請。憍陳如！阿難比丘具足智慧，入出有時，則不能得廣作利益四部之眾，是故求欲出入無時。憍陳如！我爲阿難開是三事，隨其意願。』時目犍連還阿難所，語阿難言：『吾已爲汝啓請三事，如來大慈，皆已聽許。』阿難言：『大德！若佛聽者，請往給侍。』文殊師利！阿難事我二十餘年，具足八種不可思議：何等爲八？一者，事我已來二十餘年，初不隨我受別請食；二者，事我已來，初不受我陳故衣服；三者，自事我來，至我所時，終不非時；四者，自事我來，具足煩惱，隨有入出諸王、刹利、豪貴大姓，見諸女人及天、龍女，不生

欲心；五者，自事我來，持我所說十二部經，一經於耳，曾不再問，如瀉瓶水，置之一瓶，唯除一問。善男子！琉璃太子殺諸釋氏，壞迦毗羅城，阿難爾時心懷愁惱，發聲大哭，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我與如來俱生此城，同一釋種，云何如來光顏如常，我則憔悴？』我時答言：『阿難！我修空定，故不同汝。』過三年已，還來問我：『世尊！我往於彼迦毗羅城，曾聞如來修空三昧，是事虛實？』我言：『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六者，自事我來，雖未獲得知他心智，常知如來所入諸定；七者，自事我來，未得願智，而能了知如是眾生到如來所，現在能得四沙門果，有後得者，有得人身，有得天身；八者，自事我來，如來所有祕密之言，悉能了知。善男子！阿難比丘具足如是八不思議，是故我稱阿難比丘爲多聞藏。善男子！阿難比丘具足八法，能具足持十二部經；何等爲八？一者信根堅固，二者其心質直，三者身無病苦，四者常勤精進，五者具足念心，六者心無僞慢，七者成就定慧，八者具足從聞生智。文殊師利！毘婆尸佛侍者弟子，名阿叔迦，亦復具足如是八法；尸棄如來侍者弟子，名差摩迦羅；毗舍浮佛侍者弟子，名優波扇陀迦羅；鳩村駄佛侍者弟子，名曰跋提；迦那含牟尼佛侍者弟子，名曰蘇抵；迦



葉佛侍者弟子，名葉婆蜜多；皆亦具足如是八法。我今阿難亦復如是具足八法；是故我稱阿難比丘爲多聞藏。」

「善男子！如汝所說，此大眾中雖有無量無邊菩薩，是諸菩薩皆有重任；所謂大慈、大悲；如是慈悲之因緣故，各各勿務調伏眷屬，莊嚴自身；以是因緣，我涅槃後，不能宣通十二部經；若有菩薩或時能說，人不信受。文殊師利！阿難比丘是吾之弟，給事我來二十餘年，所可聞法具足受持，喻如瀉水置之一器；是故我今顧問阿難爲何所在？欲令受持是涅槃經。善男子！我涅槃後，阿難比丘所未聞者，弘廣菩薩當能流布；阿難所聞自能宣通。文殊師利！阿難比丘今在他處，去此會外十二由延，而爲六萬四千億魔之所惱亂，汝可往彼，發大聲言：『一切諸魔！諦聽！諦聽！如來今說大陀羅尼，一切天龍、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人與非人，山神、樹神、河神、海神、舍宅等神，聞是持名，無不恭敬受持之者。是陀羅尼，十恆河沙諸佛世尊所共宣說，能轉女身，自識宿命；若受五事：一者梵行，二者斷肉，三者斷酒，四者斷辛，五者樂在寂靜。受五事已，至心信受讀誦書寫是陀羅尼，當知是人，即得超越七十億弊惡之身。』爾時世尊即便說之：

阿摩隸 毗摩隸 涅磨隸 瞢伽隸 醯磨羅若竭  
 裨 三曼多跋提隸 娑婆羅他娑檀尼 婆羅磨他娑檀  
 尼 摩那斯 阿步提 毗羅氏 菴羅賴低 婆嵐彌 婆  
 嵐 磨莎隸 富囉泥 富囉那摩奴賴綈。

爾時文殊師利從佛受是陀羅尼已，至阿難所，在魔眾中作如是言：「諸魔眷屬，諦聽！我說所從佛受陀羅尼咒。」魔王聞是陀羅尼已，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捨於魔業，即放阿難。文殊師利與阿難俱來至佛所，阿難見佛，至心禮敬，卻住一面。佛告阿難：「是娑羅林外有一梵志，名須跋陀，其年極老，已百二十，雖得五通，未捨憍慢，獲得非想非非想定，生一切智、起涅槃想；汝可往彼，語須跋言：『如來出世，如優曇花，於今中夜當般涅槃；若有所作，可及時作，莫於後日而生悔心。』阿難！汝之所說，彼定信受；何以故？汝曾往昔五百世中，作須跋陀子，其人愛心習猶未盡，以是因緣信受汝語。」爾時阿難受佛敕已，往須跋所，作如是言：「仁者當知：如來出世，如優曇花，於今中夜當般涅槃；欲有所作，可及時作，莫於後日生悔心也。」須跋言：「善哉！阿難！我今當往至如來所。」爾時阿難與須跋陀還至佛所，時須跋陀到已問訊，作如是言：「瞿曇！我今欲問，隨我意答。」佛言：「須跋！今正是時，隨汝所

問，我當方便隨汝意答。」瞿曇！有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言：『一切眾生受苦樂報，皆隨往日本業因緣，是故若有持戒精進，受身心苦，能壞本業；本業既盡，眾苦盡滅；眾苦盡滅，即得涅槃』，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門婆羅門等，作是說者，我為憐愍，常當往來如是人所；既至彼已，我當問之：『仁者！實作如是說不？』彼若見答：『我如是說。何以故？瞿曇！我見眾生習行諸惡，多饒財寶，身得自在；又見修善，貧窮多乏，不得自在；又見有人，多役力用，求不能得；又見不求自然得之；又見有人慈心不殺，反更中天；又見喜殺，終保年壽；又見有人淨修梵行，精勤持戒，有得解脫，有不得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受苦樂報，皆由往日本業因緣。』須跋！我復當問：『仁者實見過去業不？若有是業，為多少耶？現在苦行能破多少耶？能知是業已盡不盡耶？是業既盡，一切盡耶？』彼若見答：『我實不知。』我便當為彼人引喻：『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家眷屬為請醫師，令拔是箭，既拔箭已，身得安隱；其後十年是人猶憶，了了分明：是醫為我拔出毒箭，以藥塗傅，令我得差，安隱受樂。仁既不知過去本業，云何能知現在苦行定能破壞過去業耶？』彼若復言：『瞿曇！汝今亦有過去本業，何故獨責我過

去業？瞿曇經中亦作是說：若見有人豪貴自在，當知是人先世好施；如是不名過去業耶？』我復答言：『仁者！如是知者，名為比知，不名真知；我佛法中，或有由因知果，或有從果知因；我佛法中，有過去業，有現在業；汝則不爾，唯有過去業，無現在業；汝法不從方便斷業，我法不爾，從方便斷。汝業盡已，則得苦盡；我則不爾，煩惱盡已，業苦則盡，是故我今責汝過去業。』彼人若言：『瞿曇！我實不知，從師受之，師作是說，我實無咎。』我言：『仁者！汝師是誰？』彼若見答是富蘭那，我復言曰：『汝昔何不一一諮啓大師：實知過去業不？汝師若言我不知者，汝復云何受是師語？若言我知，復應問言：下苦因緣，受中上苦不？中苦因緣，受下上苦不？上苦因緣，受中下苦不？若言不者，復應問言：師云何說苦樂之報唯過去業，非現在耶？復應問言：是現在苦，過去有不？若過去有，過去之業悉已都盡；若都盡者，云何復受今日之身？若過去無，唯現在有，云何復言眾生苦樂，皆過去業？仁者若知現在苦行能壞過去業，現在苦行復以何破？如其不破，苦即是常，苦若是常，云何說言得苦解脫？若更有行壞苦行者，過去已盡，云何有苦？仁者如是苦行，能令樂業受苦果不？復令苦業受樂果不？能令無苦無樂業，作

不受果不？能令現報作生報不？能令生報作現報不？令是二報，作無報不？能令定報，作無報不？能令無報，作定報不？」彼若復言『瞿曇！不能。』我復當言：『仁者！如其不能，何因緣故受是苦行？仁者當知：定有過去業，現在因緣；是故我言，因煩惱生業，因業受報。仁者當知一切眾生有過去業，有現在因；眾生雖有過去壽業，要賴現在飲食因緣。仁者若說眾生受苦受樂，定由過去本業因緣，是事不然；何以故？仁者！譬如有人爲王除怨，以是因緣多得財寶，因是財寶受現在樂，如是之人現作樂因，現受樂報。譬如有人殺王愛子，以是因緣喪失生命，如是之人現作苦因，現受苦報。』

仁者！一切眾生，現在因於四大時節：土地、人民、受苦、受樂，是故我說一切眾生，不必盡因過去本業受苦樂也。仁者！若以斷業因緣力故得解脫者，一切聖人不得解脫；何以故？一切眾生過去本業，無始終故；是故我說：修聖道時，是道能遮無始終業。仁者！若受苦行便得道者，一切畜生，悉應得道；是故先當調伏其心，不調伏身。以是因緣，我經中說：『斫伐此林，莫斫伐樹。』何以故？從林生怖，不從樹生；欲調伏身，先當調心；心喻於林，身喻於樹。」須跋陀言：「世尊！我已先調伏心。」佛言：「善男子！汝今云何能先調

心？」須跋陀言：「世尊！我先思惟欲是無常、無樂、無淨，觀色即是常樂清淨；作是觀已，欲界結斷，獲得色處，是故名爲先調伏心。次復觀色：色是無常，如癰如瘡，如毒如箭；見無色常，清淨寂靜；如是觀已，色界結盡，得無色處，是故名爲先調伏心。次復觀想，即是無常癰瘡毒箭，如是觀已，獲得非想非非想處；是非想非非想處，即一切智，寂靜清淨，無有墮墜，常恆不變，是故我能調伏其心。」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能調伏心耶？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猶名爲想；涅槃無想，汝云何言獲得涅槃？善男子！汝已心能訶責粗想，今者云何愛著細想？不知訶責如是非想非非想處？故名爲想如癰如瘡如毒如箭。善男子！汝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尚不能斷如是非想非非想處，受於惡身，況其餘者？」世尊！云何能斷一切諸有？」佛言：「善男子！若觀實相，是人能斷一切諸有。」須跋陀言：「世尊！云何名爲實相？」善男子！無相之相，名爲實相。「世尊！云何名爲無相之相？」善男子！一切法無自相、他相、及自他相；無無因相、無作相、無受相，無作者相、無受者相；無法非法相、無男女相、無士夫相；無微塵相、無時節相；無爲自相、無爲他相、無爲自他相；無有相、無無相、無生相、無生者相；無因

相、無因因相、無果相、無果果相；無晝夜相、無明闇相；無見相、無見者相；無聞相、無聞者相；無覺知相、無覺知者相；無菩提相、無得菩提者相；無業相、無業主相；無煩惱相、無煩惱主相；善男子！如是等相，隨所滅處，名真實相。善男子！一切諸法皆是虛假，隨其滅處是名爲實，是名實相，是名法界，名畢竟智，名第一義諦，名第一義空。善男子！是相法界畢竟智，第一義諦第一義空；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無上菩提。一說是法時，十千菩薩得一生實相，萬五千菩薩得二生法界，二萬五千菩薩得畢竟智，三萬五千菩薩悟第一義諦；是第一義諦亦名第一義空，亦名首楞嚴三昧；四萬五千菩薩得虛空三昧；是虛空三昧亦名廣大三昧，亦名智印三昧；五萬五千菩薩得不退忍，是不退忍亦名如法忍，亦名如法界；六萬五千菩薩得陀羅尼，是陀羅尼亦名大念心，亦名無礙智；七萬五千菩薩得師子吼三昧，是師子吼三昧亦名金剛三昧，亦名五智印三昧；八萬五千菩薩得平等三昧，是平等三昧亦名大慈大悲；無量恆河沙等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恆河沙等眾生，發緣覺心；無量恆河沙等眾生，發聲聞心；人女天女二萬億人，現轉女身得男子身；須跋陀羅得阿羅漢果。

## 大乘同性經卷上

(亦名一切佛行入智毘盧遮那藏說經)

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耶舍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在大摩羅耶精妙山頂，摩訶園林華池沼邊，大持咒神所居止處；人不能行，最得道者所居之處，共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一切皆是摩訶聲聞，所作已辦，已過一切凡夫之地。其名曰：尊者阿若憍陳如、尊者阿說示、尊者摩訶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目犍連，與如是等諸大聲聞。復有菩薩摩訶薩眾，皆大菩薩，悉得一切菩薩三昧陀羅尼行；一切已住諸菩薩地。其名曰：聖者彌勒菩薩摩訶薩、大意菩薩摩訶薩、益意菩薩摩訶薩、堅意菩薩摩訶薩、定意菩薩摩訶薩、無盡意菩薩摩訶薩、無邊意菩薩摩訶薩、海意菩薩摩訶薩、正定意菩薩摩訶薩、淨意菩薩摩訶薩、智意菩薩摩訶薩，如是等一切各各佛刹已得受記；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法輪故；復有最上最勝天龍、夜叉、捷闍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並持咒神、及非人等，種種形容天冠衣服，執持器械並諸幢蓋，及諸鬼神、仙人眾等，皆來集坐，爲欲聽法。

爾時世尊，眾如大海，前後圍繞；有所說法，

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具足廣說清淨梵行。爾時楞伽大城之中，有羅刹王名毘盧沙那，治化於彼。時毘盧沙那楞伽王，聞佛今住大摩羅耶精妙山頂，摩訶園林華池沼邊，大持咒神、所居之處，人不能行，最得道處；與千二百五十比丘，現說梵行時，毘盧沙那楞伽王即生念言：「如來名字世間希有，如優曇華，於無數時乃一得聞；何況值佛！我於是中無量無數時，不得聞法，猶如盲龜，遇浮木孔；是中諸佛及以佛法，入佛境界證佛道者，如是之事，倍復最難。我若齎持多諸珍寶及真珠寶、無量香華、末香、塗香、華冠、衣服、寶幢、幡蓋，並及繒束、音樂、歌讚；與我眷屬往詣佛所，到佛所已，以此種種供養之具，供養如來。欲問正法，報我一生。」

時毘盧沙那楞伽王，普皆宣告諸羅刹眾：「汝等可共同心和合，捉持豐足勝妙金、銀、摩尼寶珠、珂玉、琉璃、珊瑚、馬瑙、真珠、瓔珞並赤真珠，種種精妙無量香華，作諸音樂及以歌讚，須向佛所。如來法王三界最勝，無上福聚，具足眾相，一切知見無上福田。我等向彼，持此供具以用供養；所以者何？於無數時值佛出世，得見佛難，離八難難，聞三寶難。」作此念已，爾時毘盧沙那楞伽王，於其眾中說偈告言：

無量無數時，佛乃現世間；  
欲離於八難，復經無量世。  
百千億劫中，希逢於世尊；  
譬如優曇華，無數時乃出。  
地獄與畜生，最苦餓鬼道；  
往來於六趣，展轉如車輪；  
令此眾生類，離諸八難厄。  
利益眾生故，故出世間燈；  
智日光所照，能破無明盲。  
相隨至彼處，供養無上尊；  
教天人世中，供養獲大果。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說此偈已，佛神力故，於虛空中放百千億那由他大光明網，遍照楞伽大城。照已，毘毘沙那及一切羅刹眾，皆悉踊躍。爾時彼大光明焰中，演出甚深法相之偈：

諸法本寂空無我，眾生初中後叵得；  
譬如虛幻夢泡焰，霧電水沫旋火輪。  
世諦緣法悉非真，無明愛根世間現；  
真觀無愛及無明，諸法如空淨叵說。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聞彼光明網中演出如是法相偈已，即得甚深無我法忍；彼羅刹眾中或得忍者，或有發於菩提心者，或有發順忍者，有實見者。時毘毘沙那楞伽王，於佛法中明了無疑。既著

菩提堅鉀鎧已，復發此願而說偈言：

天人及與阿羅漢，一切梵王上天眾；  
如此無上最妙法，彼等未曾得覺見。  
我應未來得斯法，具足一切無礙智；  
此世界中成佛道，度脫無量億眾生。  
演說諸佛微妙法，最勝無漏八聖道；  
令我所作無邊智，三十二相莊嚴身。  
若有精勤行善行，及佛功德行滿足；  
利益眾生脫怖畏，持諸功德滅有塵；  
面如日月淨光明，於三界中得作佛。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即隨其意，應念出生種種精妙華香、塗香、末香、華冠、衣服、寶幢、幡蓋、摩尼繒束、真珠、瓔珞。作諸伎樂，擊掌歌讚，妙聲遍滿；讚歎如來功德相好；持如是等諸供養具，與其眷屬，於虛空中如鵝王行，來向佛所。至佛所已，從空而下。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與眷屬俱向佛合掌，接世尊足，頂禮百遍，禮拜訖已遶佛三匝，乃至千匝。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即於佛所，五體投地如斫樹倒，復說此言：「南無無量功德莊嚴最上法身、師子、丈夫，三界最勝世尊釋迦牟尼至真等正覺。」出此語已，即起合掌，於世尊前說偈讚歎：

昔世億生轉精事，難行苦行求菩提；

布施飲食及衣乘，億數七珍與乞者。不思議劫無悔吝，捨國聚落及臣民；王宮莊嚴寶豐滿，億劫難捨皆能捨。昔名王子須大拏，於山林中施妻子；前捨自身救產虎，割其身肉濟窮鵠。挑眼施盲婆羅門，於彼生中無怨恨；施頭爲求菩提因，心於索者常歡喜。爲護戒品長清淨，不犯聖行順無爲；不斷生命盜他物，常順梵行世無妒。離於飲酒不妄語，護諸眾生如己身；昔不兩舌諸惡言，亦無瞋恚說綺語。世尊離邪常調順，於前眾生無惱觸；功德如意離邪見，供養三寶無壞心。出家無垢除五欲，依順佛戒解脫行；前行忍辱受諸苦，誹謗毀訾及困責。往昔所受諸苦痛，爲眾生故無恨心；若在佛邊起殺惱，於彼慈心視如子。佛生於世常修忍，解脫億數苦眾生；如來往昔求道時，作大仙人名曰忍，彼所生中被割截，忍痛於王無害心，爲彼國王及夫人，演說白法令歡喜。不思憶劫常精進，懈怠邪意狹劣除；昔諸苦行皆能忍，廣大精進覺菩提。

經行不睡亦無乏，尊重供養無量佛；眾生所須常隨順，熏修成佛無上法。昔行禪定爲伏心，已善四禪無色定；三昧念五神通力，往昔行滿無漏禪。如來智慧滿無漏，知法如幻悉虛假；無我眾生命及人、煩惱網纏因業轉。欲界不淨四種惑，眾生煩惱界本淨；既知實淨眾生本，得具六種波羅蜜。誰能說此智方便，勤求無盡佛福聚；發勝三業向如來，來世得佛我頂禮。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說此偈已，復以無量種種最妙及以華香、末香、塗香、華冠、衣服、寶幢、幡蓋、音樂歌詠讚歎如來，尊重恭敬具足承事，供養於佛並諸聲聞大菩薩眾。彼羅刹眾亦復如是如法發起，供養如來，稱可佛意。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供養訖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有疑，欲問如來至真等正覺，唯願世尊爲我開解。」說此語已，佛告楞伽王言：「楞伽王！吾常開汝問佛所疑，隨汝意樂當爲解說，令心歡喜。」時楞伽王得開許已，白佛言：「世尊！眾生眾生者，世尊！以何義故名爲眾生？」佛言：「楞伽王！眾生眾生者，眾緣和合名曰眾生。所謂：地、水、火、風、空、識、名、色、六入、因緣生。又眾生者猶如束竹，緣業

故報，緣業得果。我、人、眾生、壽命、畜養眾數、知者、見者、作者、觸者、受者，是名眾生。」毘毘沙那楞伽王言：「世尊！彼眾生者，以何爲本？依何而住？以何爲因？」佛言：「楞伽王！此眾生者，無明爲本；依愛而住，以業爲因。」毘毘沙那楞伽王言：「世尊！業有幾種？」佛言：「業有三種。何等爲三？身、口、意業。復有三相：淨、不淨、非淨非不淨。」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復白言：「世尊！云何眾生捨此壽命、受彼壽命？捨此故身、受彼新身？」佛言：「楞伽王！眾生捨此身已，業風力吹，移識將去；自所造業，而受其果。若善及不善、非善非不善，眾生如此造業行者，即於彼處而受新身。或受卵生、或受濕生、或受胎生、或受化生。皆是一切業風所造，而業亦不自知所造，各自受報。楞伽王！眾生如是捨此身命，受彼新身。」楞伽王言：「世尊！眾生捨此身命，未受彼身，於其中間，識停何處？」佛言：「楞伽王！於汝意云何？田中種子至生牙時，爲當子先滅已，然後牙生？爲當其牙先生，然後子滅？爲當唯子滅時，其牙即生？」毘毘沙那楞伽王言：「不也，世尊！」佛言：「楞伽王！是義云何？」楞伽王言：「世尊！其子若滅，其牙即生；非先子滅，然後牙生；非先生牙，然後子滅。」佛言：「如

是！楞伽王！非識先滅，後識方生。楞伽王！亦非先生前識，後識力滅。楞伽王！唯後識滅，前識即生。楞伽王！如步屈蟲，先安頭足，次後足隨；其形屈伸，間無斷絕。如是！如是！楞伽王，此之神識，見前有中生處了已，識即令移，託就於彼，間無斷絕。」毘毘沙那楞伽王言：「世尊！若如是者，無中陰耶？」佛言：「楞伽王！一種眾生：卵生是也。捨此身已，入於卵中，而是神識業風所捉，停住卵中，昏鈍不覺；及至覆成，識方覺了。當知彼卵，已爲熟也！何以故？卵生眾生，法如是故，未成熟時不覺不了；所以者何？爲業力故。楞伽王！復有眾生福力純厚，得於轉輪王家作子；而彼在胎，不爲胎污，亦不與胎不淨共住，亦不污染。楞伽王！其轉輪王所生子者，多受化生。設受胎者，初入胎中結子已成，及生出後破膜出身。楞伽王！是因緣故，說有中陰。」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言：「世尊！眾生神識爲當幾大？爲作何色？」佛言：「楞伽王！眾生神識無有邊大，無色、無相、不可見；無礙、無形、無定處、不可說。」毘毘沙那言：「世尊！識相如此無有邊大，無色、無相、不可見；無礙、無形、無定處、不可說者，豈非斷絕？」佛言：「楞伽王！吾今問汝，隨汝意答，當爲汝說。楞伽王！譬如大王在宮殿中或高樓上，綵



女圍遶，安樂坐時，著種種衣及諸瓔珞。時大園林阿輸歌樹，種種雜華莊嚴精麗；其園在處，有細軟風，或大駛風，吹彼園林阿輸歌樹、眾華香氣至王所者，王聞之不？」毘毘沙那白言：「世尊！我聞此香。」佛言：「楞伽王！汝聞此香，分別知不？」王言：「世尊！我能得知。」佛言：「楞伽王！此華香氣，王言知者，見大小耶？定作何色？」楞伽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此香氣相：無色、無現、無礙、無相、無定處，不可說。是故不見大、小、形、色。」佛言：「楞伽王！於意云何？若不見彼香氣大小，非斷絕相耶？」毘毘沙那言：「不也，世尊！何以故？若此眾香是斷相者，無人得聞。」佛言：「如是！如是！楞伽王！識相亦爾，應如是見。楞伽王！若識斷相，則無生死而可得知。如是！楞伽王！識相清淨，唯是無明、貪愛、習氣、業等諸客煩惱之所覆障。楞伽王！譬如清淨虛空之界，唯有四種客塵污染；何等爲四？所謂煙、雲、塵、霧。楞伽王！識相如是本清淨故，無邊不可捉，無有色染，唯是諸客煩惱之所覆染。所以者何？楞伽王！若正觀時不得眾生，無我、無眾生、無壽命、無畜養、無人、無眾生數、無知者、無見者、無覺者、無受者、無聽者，乃至無色、受、想、行、識等。楞伽王！若正觀時，無有

分別而可得者。楞伽王！諸法和合，無有實相。汝雖得是眾生實相，亦莫捨此生有曠野。云何名得眾生實相？所謂：得彼大智同性。」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眾生業力自迴轉，不得八聖最上道；

若離諸業證無漏，行無上行利眾生。

時毘毘沙那言：「世尊！有無量恒河沙等眾生，於此三界稠林有海，到彼岸者，復欲到者；有證聲聞法者，有證緣覺法者，亦有若干已證無上大智同性者。於未來世，亦有無量無邊不可數阿僧祇，過是數恒河沙等眾生，乘此三乘，各各別乘，得入涅槃，而眾生界無增無減。如是，世尊！我知如是，心生厭倦！」佛言：「楞伽王！汝莫於此生厭倦想。所以者何？諸眾生界前後不可盡故，虛空界、法界亦爾。是故楞伽王！諸眾生界不可言說，以是得知不增不減。如是三界稠林、有爲海中，已得度者，當欲度者，而眾生界亦不增減。楞伽王！譬如虛空界不增不減，無前無後，亦無中間，是故虛空不可得知，遍一切處，無礙、無憂、無作、無想；如是如是！楞伽王！非眾生界有初、中、後求之可得，楞伽王！唯有已得聖法同性，是名盡於眾生界耳！而有爲道不盡不滅，楞伽王！亦不離彼、有解脫道。何以故？是眾生界，法如此故，是故無

初、無中、無後。」

毘毘沙那復問佛言：「世尊！眾生有爲行海，相貌何似？」佛言：「楞伽王！眾生有爲行海，猶如大海。」復問佛言：「世尊！諸佛之法，復似何等？」佛言：「楞伽王！諸佛之法，猶如船舶。」復問佛言：「世尊！出家比丘受具戒法，復似何等？」佛言：「楞伽王！出家比丘受具戒法，似治生人乘於船舶。」復問佛言：「世尊！如世尊說，依佛戒法，具足奉行無毀破者，復似何等？」佛言：「持戒精進，受法知足；似治生人，乘堅牢船，成就具足。楞伽王！有能如佛所說戒法不破不犯，具足行者，亦復如是。」復問佛言：「世尊！善知識者，復似何等？」佛言：「楞伽王！善知識者，猶如船師。」復問佛言：「世尊！勤行八聖道，復似何等？」佛言：「楞伽王！勤行八聖道者，似正疾風吹於船舶。」毘毘沙那復問佛言：「世尊！禪定三昧及諸神通，復似何等？」佛言：「楞伽王！神通三昧，猶如寶國。」毘毘沙那復問佛言：「世尊！七菩提分，復似何等？」佛言：「楞伽王！七菩提分，猶如七種寶性。」復問佛言：「世尊！得七菩提分，證大乘同性者，復似何等？」佛言：「楞伽王！得七菩提分，證大乘同性者，譬如值得七種寶性，巨富貨賄稱意滿足。善

哉！善出家者，於我法中，證於無礙無上佛果。」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觀察諸有苦，自苦眾生苦；

亦捨諸有縛，我法中出家。

即名爲佛子，眾中最大德；

勤苦如法行，當得爲世尊。

爾時毘毘沙那復問言：「世尊！若有眾生於佛法中，得出家已，不能持戒；或有犯戒，或有破戒，犯欲行者；或有脫於法服，捨戒還俗。世尊！如是癡人，譬如何等？」佛言：「楞伽王！若有眾生於我法中，得出家已，受於戒法，作諸毀犯，是癡人輩，多墮惡道。如治生人在大海中，船舶破壞，沒命於水。」毘毘沙那言：「世尊！若有破戒、犯戒、犯欲行者，復說我行精進梵行，復有捐棄法服，捨戒還俗；彼一種人，命終亡已，或生好處，彼似何等？」佛言：「如治生人，於大海中船舶破壞，沒溺水中，或有得船板者，或有得死屍者，或有自力浮者。楞伽王！是治生人得船板者，因風力吹，得至洲島。捉死屍者海波所推，漸到彼岸。何以故？大海之法，不宿死屍。若其自力能浮得度，隨意所至，此是海神慈悲濟彼。如是！如是！楞伽王！若我法中得出家者，不能依戒如法護持；若捨戒法著於俗服，得生善處者，或因我邊得

正信者，或復內淨，或雖破戒恒有慈行，或有精進。是故！楞伽王！雖是破戒及還俗者，還因我法得生善處。」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往昔已作多罪業，無邊千億世生中；  
發露懺悔更不造，滅無增長故清淨。

時毘毘沙那復問佛言：「世尊！凡有幾種助菩提法？」佛言：「楞伽王！有三十七品助菩提法。何者名爲三十七品？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及八聖道。楞伽王！是名三十七品助菩提法。」復問佛言：「世尊！解脫門者，爲有幾許？」佛言：「楞伽王！有三解脫門，何者爲三？所謂：空、無相、無願。」復問佛言：「世尊！須念何法？」佛言：「念厭滅入涅槃。」復問佛言：「世尊！諸對治法，凡有幾許？」佛言：「楞伽王！總而言之，三種對治。何者爲三？謂：貪欲心者不淨觀，瞋恚心者慈悲觀，愚癡心者因緣觀。是名三種對治之法。」復問佛言：「世尊！幾許巧能，應須念持？」佛言：「楞伽王！須念持者：巧知陰、巧知界、巧知入、巧知方便。」復問佛言：「世尊！須作何觀？」佛言：「楞伽王！須觀甚深十二因緣，及四聖諦、因果、證等。」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復更圍遶世尊三匝，以諸雜色七寶之華，散於佛上；散已，右膝

著地，合掌向佛，驚歎如來而說偈言：

云何菩薩諸聖行，生精進意利世間？  
施戒忍辱及精進，發最上意爲菩提？  
求彼無漏智慧時，攝化多億諸眾生；  
眾寶莊嚴無濁垢，精妙剎中得成佛。

爾時世尊告毘毘沙那楞伽王言：「善哉！善哉！楞伽王，汝能諮問如來此事。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解說。楞伽王！菩薩摩訶薩常須行六波羅蜜，於一切眾生邊不生惡心。楞伽王！菩薩行如是法時，不減不少，於諸佛法常得增長，亦不染著世間之法；攝受教化無量眾生，亦能清淨如來剎土；復能具得大智同性，於佛法中無障無礙。」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白佛言：「世尊！云何修行？云何得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放捨憍慢、貢高、嫉妒，常行四種清淨梵行；歡喜普爲一切眾生，恒行正真；須捨殺、盜、妄言、綺語、兩舌、惡口、飲酒、婬逸，莫使暫忘菩提之心；意樂勤行六波羅蜜，所作恒爲安樂眾生；於有爲中，心常寂靜，欲度有海多諸怖畏；汝當正觀三界眾生，令得度脫。」

「復次楞伽王！汝若欲求菩提之者，須如是知：言菩提者，但有名字言語謂菩提耳！何以故？楞伽王！無有是菩提，無根是菩提，無住是菩提，

無垢是菩提，無塵是菩提，無我是菩提，不可捉是菩提，無色是菩提，無形是菩提，無此是菩提，無彼是菩提，無憂是菩提，無惱是菩提，無著是菩提，無染是菩提，無邊是菩提，無爲是菩提，無濁是菩提，已過一切根是菩提，除一切憶念是菩提，已過一切有行是菩提，無底是菩提，難知是菩提，甚深是菩提，無字是菩提，無相是菩提，寂靜是菩提，清淨是菩提，無上是菩提，無譬喻是菩提，無求是菩提，無斷是菩提，不壞是菩提，無破是菩提，無思惟是菩提，無物是菩提，無爲是菩提，無見是菩提，無害是菩提，無明是菩提，無流注是菩提，常住是菩提，虛空是菩提，無等等是菩提，不可說是菩提。楞伽王！欲求菩提者，若不求法是求菩提，何以故？楞伽王！若無有著，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無我相、眾生相、命相、人相、畜養相、眾數相、作相、受相、知相、見相，乃可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不得世諦相者不執著法，不執著陰界，乃至不執著諸佛菩薩；乃可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楞伽王！無所執著，即是菩提。若不執著物，若不執著常，若不執著斷者，於未來世證成菩提。所以者何？楞伽王！一切諸法後際滅故。」

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得

知一切世諦法耶？」佛言：「楞伽王！知一切世諦法如幻、如化、如夢、如焰、如水中月、如乾闥婆城。一切世諦法應如是知、如是覺、如是觀。」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即得菩薩三昧，名無等等法光明智相；得陀羅尼，名一切巧音。得如是等無量無邊諸三昧陀羅尼已。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得此三昧陀羅尼已，覺知一切世諦之法。」佛言：「楞伽王！云何覺知？」毘毘沙那言：「世尊！一切世諦之法如夢、如幻、如響聲等；如山水駛、如水中月、如風吹空華、如秋雲起、如珠光明、如燈焰火、如華上露、如捷闌婆城、如水上泡、如虹、如焰。世尊！我已覺知世諦諸法，現皆無常。」爾時世尊即放頂上百千億那由他種種妙色光明，所謂青、黃、赤、白、紅、紫、頗梨及金等色，普照無量無邊阿僧祇諸佛刹土；既遍照已，還入頂上。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說偈問言：

佛上妙德非無因，開放清淨光明網；  
今意精妙覺發誰？放百光網願佛說。

佛告目犍連言：「汝見此毘毘沙那楞伽王在於我前合掌正立，以此廣大供養之具，用供養我及聲聞眾諸菩薩眾，因此功德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目犍連言：「世尊！我見。世尊！我見。」

佛言：「目犍連！是毘毘沙那楞伽王，從我已去，乃至當欲供養承事百千億那由他諸佛；過是已後，彼身功德本力具足；有世界名蓮華城，彼有世尊，號蓮華功德相震聲威王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現在彼住，遊行說法；彼佛如來壽命無量，世界清淨。此毘毘沙那楞伽王化生彼刹，生彼中已，即得菩薩歡喜之地。如是乃至得菩薩十地。過無量劫數已，於後生此娑婆世界，當得成佛，號曰善妙震聲金威、善淨光明現、功德寶蓋莊嚴頂相毘盧遮那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最後生彼世界者，名電寶冠；除諸山阜、坑坎、崖坎、土石、糞穢，無有女身及惡道等；而彼佛刹，清淨勝彼現在阿彌陀如來佛刹。諸菩薩眾充滿彼國，劫名善觀明，彼佛如來壽命無量。目犍連！是故如來至真等正覺微笑。時毘毘沙那楞伽王，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時，以為法故，歡喜踊躍，遍體戰慄，飛上虛空高七多羅樹，於虛空中說此偈言：

一切諸法空如夢，清淨非有同虛空；  
我及無我悉皆無，我知如化如電光。  
眾生有中自生滅，諦求一法不可得；  
初中後等無所有，畜養眾生亦亦然；  
眾生隨業得果報，有中展轉不休息；

若行如此菩提行，得知諸法體皆空。

爾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說是偈已，從空中下，遶佛三匝；遶三匝已，蒙佛威神，卻坐一面。時海眾中，或有天、龍、阿修羅等，證法得果者；或有夜叉、羅刹，發菩提心者；或有緊那羅、摩侯羅伽，於諸佛法得無疑者；或有迦樓羅、乾闥婆及咒神等，得陀羅尼，證法得果，於一切法得不退轉者。即時大地震動，自然光明遍滿佛刹，乃至大小鐵圍山間普皆明照；一切惡道，諸苦悉除。上虛空中雨諸天華，響擊天鼓，叫嘯等聲，並諸衣服空中舒卷，自然顯現，如是種種不思議事。時毘毘沙那楞伽王觀其自眾，如是告言：「汝等一切相與和合，來向世尊生恭敬心，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彼無量百千羅刹，相與和合，向佛合掌白言：「世尊！我等聚集，相與和合，從今已去，歸依於佛及以法僧，發菩提心。世尊！我等從今已去，行大乘行，如來證知。世尊！我等於未來世，在此娑婆刹中得成正覺，定斷惡業，為無上尊；為一切眾生作利益故。」佛言：「善哉！善哉！汝等若能發菩提心者，汝等當行四種善法。凡善行者行此四法，得不忘彼菩提之心。何等為四？一者所有願行不違不失，二者於諸眾生常行慈心；三者一日三時供養三寶、晝夜不絕，四者不願聲聞辟支佛果。此

爲汝等四法具足，不忘失彼菩提之心。」

爾時海龍王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白佛：「世尊！毘毘沙那楞伽王，往昔造何善根？乃能如是廣供養、具供養於佛及無數聲聞、菩薩眾等？供養訖已發菩提心？發菩提心已證不退轉？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作是語已，佛告海龍王言：「龍王！往昔過無量阿僧祇劫數，時彼有佛，號大悲所生智相幢如來，至真、等正覺、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而彼如來亦還生此娑婆世界五濁世中。而彼如來至真、等正覺，於眾生中演說分別三乘之法。龍王！彼如來亦還住此摩羅耶山頂上，與五百比丘大聲聞眾、無量天龍及非人等，眾中說法。龍王！時有羅刹童子名毘毘沙歌，亦還住此楞伽大城，形貌雄猛，大膂巨力，其性鞭惡，面目鄙醜，唯食肉血，口牙可畏。龍王！時彼毘毘沙歌羅刹童子，聞佛世尊住摩羅耶山頂上，即作是念：『我不欲此沙門及比丘眾，在摩羅耶山頂上居住，何以故？若彼沙門住在摩羅耶山頂上者，我不能攝大海雜類，亦無眾生可殺害者，我今住此則恒饑餓。』龍王！時彼毘毘沙歌羅刹童子，即告其眾諸羅刹言：『汝等有大力者，宜可速來，著堅牢甲，各執刀杵、槌弩、斧戟、弓

箭、鉞楯、並金剛杵、鬥輪槊等，嚴持如是種種器杖，何以故？我今應當驅彼沙門及沙門眾，去我境界，令其捨離我所住處。』龍王！時彼毘毘沙歌羅刹童子，帶好堅甲及羅刹眾，各持種種別色器械，飛行虛空，向彼大悲所生智相幢如來；往至彼已，住在虛空，與其從眾語世尊言：『去！去！沙門！我不用汝住此山頂。莫復令我殺汝沙門及汝眾等。』龍王！爾時大悲所生智相幢如來，即現神通；現神通已，時毘毘沙歌羅刹童子及其徒眾，各見自身被五繫縛，又見十方鐵網羅布，欲走無路，噤然定住。龍王！時毘毘沙歌羅刹童子及羅刹眾，心驚惶怖，即生是念：『我等今者欲何處去？求歸命誰？向誰求救？誰脫我等難？』龍王！爾時彼佛眾中有咒神王，名正定深滿功德威，與彼毘毘沙歌羅刹童子宿作善友，在彼世尊眾中集坐。龍王！爾時正定深滿功德威持咒神王，語毘毘沙歌羅刹童子言：『善友！諸佛世尊教化人天，所得無量諸功德法三界獨尊；眾生中寶，有大悲行。汝善友及羅刹眾，此可歸依、及以法僧。汝等歸依三寶，發菩提心，一切繫縛即得解脫。』說是語已，龍王！爾時正定深滿功德威持咒神王教化力故，及佛神力，即時毘毘沙歌羅刹童子及羅刹眾，俱共合掌，出如是言：『南無無邊功德莊嚴身者！南無最上大悲覺者！我

等與汝，今日已去，歸依於佛及以法僧。我等恒行歸依三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龍王！時毘毘沙歌羅刹童子及一切羅刹眾，出此言已，一切繫縛即得解脫；從虛空來，向大悲所生智相幢王如來，至彼世尊，三匝圍遶。時毘毘沙歌羅刹童子及羅刹眾一切，俱時頂禮佛足；於彼如來，乞求懺悔；乞懺悔已，各還本處。龍王！於汝意云何？汝今當知：是時世中，毘毘沙歌羅刹童子豈異人乎？今毘毘沙那楞伽王是也，時彼世中羅刹眾者更非別眾，今毘毘沙那楞伽王羅刹眾者是也！龍王！於汝意云何？時彼世中，正定深滿功德威持咒神王者亦非別人，即是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是也！」作是語已，此三千大千世界即時震動，猶如船舶在大海中，隨波動搖。眾生類中，無見驚怖及以害者，唯得一切安隱快樂，一切眾生持十善行。時此娑婆佛刹，除去高山、須彌大海、國土聚落、山林、海島、黑山、龕窟、稠林、園池、河泉、陂澤、丘陵、坑坎、崖隴、石壁、沙鹵、棘刺、泥糞、臭穢可惡；除閻浮檀金大光，普照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大小鐵圍山中一切諸闇；一切光明及以日月所不照處，彼明遍照，隱蔽日月，況餘光明一切諸影，是時不現。滅除一切地獄、畜生、餓鬼等苦，即時此娑婆世界諸天、人等，若有苦惱，一

切皆得安隱受樂。若有眾生，飢者得食，渴者得飲，裸者得衣，貧者得寶，盲者見色，聾者聞聲，啞者能語，六根殘缺悉得具足，閉在牢獄，普皆解脫。

## 大乘同性經卷下

周宇文氏天竺三藏闍那耶舍譯

是時雜類眾生，無有貪欲、瞋恚、愚癡、慳妒等心，各各唯有善心、慈心、安樂之心，猶如父母、兄弟、姊妹。當於是時，一切眾生得如是等心行，安樂、歡喜、踊躍，遍滿諸根；無復寒熱及以憂愁。如是一切眾生樂心具足，不聞高聲及諸大聲。復此大地平正如掌，琉璃所成；化出種種深廣妙池，七寶爲砌，金沙布底，八功德水清淨盈滿。彼諸池中，自然化出無量蓮華，大如車輪；彼諸妙華有七寶色，開敷微妙，其葉柔軟；或復化出無量蓮華，廣一由旬，雜色精妙，香氣柔軟，如迦陵伽衣。又復化出百千億那由他多諸種種蓮華莊嚴；或復化出無量蓮華，廣二由旬，或三四五、乃至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及百由旬，或復化出無量蓮華廣千由旬。是時娑婆佛刹，兩大香雨，灑

散於地；彼水香氣柔軟微妙，能令眾生歡喜踊躍。諸微妙風，吹彼種種天妙華雨，自然墮落。所謂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月華、大月華、意華、大意華，雨如是等廣大諸華。復有勝妙諸未香雨，復有沈水香、多伽羅香、黑沈水香、牛頭栴檀，此等香煙如是出現，處處遍滿。又復出生過無量百千億那由他阿僧祇數、大如意樹，七寶所成，縱廣高下或一由旬，乃至百由旬；最勝端嚴，悉皆樂見。其諸寶樹，以種種寶、衣服、繒綵、白拂、垂旒、鈴網莊嚴。彼諸寶樹雨於種種精妙七寶，所謂金、銀、琉璃、摩尼、真珠、車渠、馬瑙、赤真珠寶，如是等雨；又諸寶樹雨種種柔軟雜色衣服，所謂歌奢衣、俱奢衣、憍奢耶衣、歌尸歌衣，如是等雨。又諸寶樹雨諸瓔珞，以閻浮檀金所作成就種種雜寶，間錯微妙，所謂環釧、耳璫、天冠、臂印、珠繩、寶瓔、金鎖、瓔珞如是等雨。又彼諸寶如意樹下，出生百千億那由他師子之座，各以種種七寶所成；彼師子座高於七刃，菩薩坐上，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容貌端嚴，眾所喜見，其身內外自然明徹。彼一切諸菩薩前，出生百千億那由他榻，各七寶成；彼諸榻上，各千天子而坐其上，奏五音樂並出歌歎，其聲精妙，能令聞者心意喜躍。其音樂中出諸歌讚，說是偈言：

平等無等等，我所悉皆無；  
具功德莊嚴，一切世希有。  
精進諸苦行，此法如是生；  
微妙莊嚴事，故現一切世。  
能除地獄等，此法如是生；  
微妙事莊嚴，故現一切世。  
能除地獄等，所有生道苦；  
及諸有等苦，是時皆得滅。  
除彼塵垢穢，諸人等癡垢；  
善勝微妙事，故現諸人中。  
今者無邊刹，是時皆平廣；  
大山及諸河，須彌海悉無；  
以琉璃爲地，清淨平如掌；  
諸寶雜色樹，精妙音樂見。  
刹中復有此，嚴淨焰光明；  
金色諸精妙，翳障於日月。  
多種雜寶座，有諸菩薩坐；  
威光如百日，眾相莊嚴身。  
無量諸池邊，周匝摩尼寶；  
八分功德水，清淨盈滿中。  
百千種蓮華，莊嚴陂池裏；  
廣大如車輪，展轉倍於前。  
復有堅牢座，一切寶所成；



百千億千天，天眾悉端嚴；  
奏諸微妙音，讚歎及歌詠；  
如來神力故，出此眾妙聲。

出如是等音樂歌詠事相偈法，有過無量無邊阿僧祇法句。爾時世尊集會之中，所有諸天及人等，有大乘行者，樂大乘者，信廣大意者；因此無邊光明力故，見彼一切佛刹如是功德莊嚴清淨。其中天人，有行聲聞、辟支佛行者，不見不知佛刹功德莊嚴清淨。其諸菩薩摩訶薩等，在此刹中，悉得無量無邊阿僧祇三昧陀羅尼神通法句；復有諸大聲聞，得入一切寂滅三昧。爾時有師子座，縱廣正等、高百億由旬，自然而現；七寶所成，天衣敷上。時有如來身大無邊，現於坐上加趺而坐，其身相好端嚴無譬，顯現具足。有大蓮花縱廣正等，高八萬四千由旬，七寶所作，出現佛前。有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蓮花莊嚴圍遶，開敷柔軟，精妙端嚴。復有過無量阿僧祇數幢幡、懸蓋，種種雜寶間錯而成。於虛空中，懸無量無邊真珠等寶及諸繒綵，復懸無量無邊寶鈴羅網；有如是等功德莊嚴，於此佛刹自然顯現。如是不可說、無量無邊阿僧祇未曾有事，於此娑婆佛刹中現。又不可說、不可量、不可數、大莊嚴神通之力，昔所未見，本未曾聞，於此娑婆世界中，現如是等最大最勝希有之法。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即發此念：「何因何緣？此佛刹中顯現希有不可思議大莊嚴事神通之力，令眾踊躍？我當問佛、至真、等正覺，破此疑心。」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以其右膝置蓮花上，向佛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有疑欲問如來，願開疑網。」佛告彌勒：「如來至真等正覺，常開汝問；若有疑惑，當為解說。」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蒙佛許已，白佛言：「世尊！是誰因緣，有此事相？於此娑婆佛刹，顯現如是希有奇特踊躍之法？所謂現神通力一切功德，莊嚴佛刹，勝淨嚴飾，明徹無垢。一切惡心悉已除滅，乃至不可稱說，無有窮盡，未曾聞見。世尊！此菩薩眾，見如是等神通為法，世間顯現，一切疑惑；世尊！欲為何事？」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說偈問佛：

世間希有今是何？顯現如是大世尊！  
驚怪未曾有斯法，今於此事生疑惑。  
震動大地並巨海，或有安住淨世界；  
開敷清淨金光網，除滅世間一切闇。  
蓮華百千無有邊，復有雜花妙寶樹；  
億數幢蓋及繒幡，並真珠貫鈴網等。  
無量種福慧光明，滅除一切惡道苦；  
世尊何事現此相、妙淨娑婆佛刹中？  
說此語已，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汝可復

坐，吾當爲汝分別解說何因何緣大希有法世間現者？彌勒！東方過阿僧祇恒河沙等佛刹，彼有佛刹，名清淨光輪功德莊嚴寶縷界廁；彼佛刹有佛，名開敷精妙具莊嚴神通法界輪一蓋吼聲毘盧遮那藏安自在王如來、至真、等正覺。現在遊行，演說法

要，世界清淨，除滅慳貪、瞋、癡一切煩惱諸惡道等。彼佛刹中，十住菩薩摩訶薩之所居住。彼佛刹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海妙深持自在智通，得一切菩薩禪定三昧神通陀羅尼，最爲第一，持一切寶莊嚴殿。與過無邊數諸菩薩摩訶薩，從虛空中欲來至此娑婆佛刹。是善丈夫威神力故，於此世界作大莊嚴，神通自在，先現是事。「爾時世尊說此事已，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及其徒眾，即時現大威德，光輪莊嚴之中，有無量億光明羅網，具足圍遶虛空中行，作百千種音樂歌詠，部別各各雨眾天花。復放百千億那由他光明，來至於此娑婆佛刹；即以寶莊嚴殿安置欲、色二界空中。既安置已，與其徒眾從空中下，至於佛所，合掌向佛，接足頂禮，圍繞三匝。爾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與其徒眾，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憐愍我等，納受坐此寶莊嚴殿。世尊！於此寶莊嚴殿，爲大菩薩眾，說無等等深妙之法。」爾時世尊告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

哉！善丈夫！汝今以此寶莊嚴殿奉施如來至真等正覺。善丈夫！汝於此賢劫中，毘婆尸佛已來乃至賢劫千佛，以此一切寶莊嚴殿，過去亦施，現在亦施，未來亦施。善哉！丈夫！乃能以此大寶莊嚴，嚴飾此中娑婆佛刹。」

爾時海龍王白佛言：「世尊！寶莊嚴殿，今在何處？復若大小？」爾時世尊告龍王言：「龍王！彼寶莊嚴殿，置在欲、色二界空中，縱廣三千大千世界。龍王！彼寶莊嚴殿，一切諸佛、菩薩神通三昧力故出彼寶殿；一切菩薩安樂之處，堪以供養奉獻如來。龍王！得彼寶殿，佛所居處，又是如來福力故生，能令菩薩心得清淨；復能照明十方世界，使諸眾生心意歡喜，隱翳一切諸天宮殿，不可說無邊莊嚴之事成就具足，普告十方一切菩薩，皆令覺知。龍王！彼寶莊嚴殿，白琉璃爲上，閻浮檀金爲壁，功德藏寶以爲女牆，馬瑙藏寶以爲卻敵，摩尼寶藏以爲欄楯，淨光明寶以爲欄柱，普光明寶以爲其輦，一切眾寶以爲其座，一切雜寶如半月形、光明無邊以覆殿上，八萬四千億那由他柱，雜色端嚴眾寶所成；精妙具足，最勝供養，稱可如來。龍王！其彼寶殿，懸諸雜寶無量無邊，真珠、繒綵、金鈴、羅網，立正妙幢，懸諸幡蓋；牛頭、梅檀以塗其地；燒堅、梅檀及以沈水，最上妙香以之爲

楯。龍珠、寶華，間錯莊嚴，以種種華遍散其地。龍王！彼寶莊嚴殿，一切所有諸殿柱上，無數千億諸天子坐，作天五音、最妙歌讚，出聲踊躍；諸法明門從音樂出。龍王！彼寶莊嚴殿周匝輪迴，大風所持，有千億七寶妙池，金沙爲底，八功德水清淨盈滿；一一池中，無數百千億那由他蓮花開敷，七寶填飾，妙色端正；是諸蓮華，大如車輪。龍王！彼寶莊嚴殿有寶樹園，周匝圍遶；有如意樹，種種雜寶花果莊嚴，懸諸鈴網及真珠貫，繒綵細疊以爲莊飾，出微妙香令心踊躍；種種寶塔，妙色端正，以爲莊嚴。龍王！一一樹下各有七寶師子之座，天迦尸迦衣以爲敷具；彼師子座高廣微妙，成就具足，稱可一切諸佛、菩薩。龍王！十方所有一切諸佛刹所有瓔珞莊嚴及諸花雨，一切現彼寶莊嚴殿。龍王！彼寶莊嚴殿，如是等大及以安住。」爾時世尊告菩薩眾言：「諸善丈夫！爲滿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願故，汝等隨我向於寶莊嚴殿彼處俱坐。」

爾時世尊從座而起，與不可數諸菩薩摩訶薩前後圍遶。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在於右邊，彌勒菩薩在於左邊，於虛空中安庠而去，向寶莊嚴殿。至彼處已，爾時世尊與菩薩眾，入彼寶莊嚴殿，殿中東面有師子座，高無數由旬，縱廣正等。是時世

尊即坐其上。世尊坐於師子座時，彼寶莊嚴殿六種震動，出百千億那由他無量種種大光明網。所謂青、黃、赤、白、紅、紫、金色。彼諸天子作天音樂及以歌讚，雨大天花、然諸天香，恒不斷絕。爾時世尊告菩薩眾言：「諸善丈夫！汝等各各敷蓮華座而坐其上。」世尊敕已，彼菩薩眾各就蓮華座上而坐。佛及菩薩摩訶薩眾，皆悉坐已，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作是思惟：「我於今者供養如來、至真、等正覺；兼復諮請，問於佛地。」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即從坐起，隨意所生種種無量無邊阿僧祇花香、塗香、末香、花冠、衣服、幢幡、寶蓋、音樂歌歎，供養世尊及菩薩眾，恭敬尊重，承事供養，生希有心。供養訖已，又復出此勝供養具：所謂寶真珠貫、牛頭栴檀，七寶爲花；以大寶珠：名師子無礙寶藏，清淨明徹，以手執持，供養世尊及菩薩眾。爲供養故散於如來，遍覆其上，散已，禮世尊足，遶百千匝，向佛合掌，以偈讚曰：

顯現無量妙相身，平正端嚴無闕少；  
螺髻孔雀烏蜂色，額平悅澤而廣開。  
毫相圓開如妙花，雙眉形似初生月；  
鼻高隆直妙無譬，眼如日照青蓮色。  
耳埵妙如芭蕉莖，齒齊如白拘勿頭；

舌廣紅色得勝味，脣厚圓滿赤朱色。  
妙肩洪滿現無闕，垂臂如風吹婆羅；  
爪甲長妙赤銅色，手指縵網如鵝王。  
足下千輻妙輪相，皆由往昔大施主；  
功德勝形師子臆，體相莊嚴妙端正。  
腰如弓弮金剛杵，陰相不現如馬藏；  
髀脛圓滿如象鼻，腳踝端正而平滿。  
指掌輪相鵝王網，進止徐庠師子步；  
如來具此一切相，是故頂禮功德王。

爾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讚歎訖已，  
復白佛言：「世尊！我今有疑，欲問如來至真等正  
覺。若佛世尊開我疑問，乃敢請說。」作是語已，  
佛告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言：「善丈夫！  
今若有疑，恣汝樂問，吾當爲汝分別解說，令心歡  
喜。」爾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白佛言：  
「世尊！佛地有幾？一切菩薩及聲聞、辟支佛所不  
能行？」作是語已，佛告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  
訶薩言：「善哉！善哉！善丈夫，汝今欲令一切菩  
薩能作明了，利益安樂，顯現佛智，乃能問於如來  
此事。汝善丈夫！諦聽！諦受！善思念之，吾當爲  
汝分別解說。善丈夫！佛有十地，一切菩薩及聲  
聞、辟支佛等，所不能行。何者爲十？一名甚深難  
知廣明智德地，二名清淨身分威嚴不思議明德地，

三名善明月幢寶相海藏地，四名精妙金光功德神通  
智德地，五名火輪威藏明德地，六名虛空內清淨無  
垢焰光開相地，七名廣勝法界藏明界地，八名最淨  
普覺智藏能淨無垢遍無礙智通地，九名無邊億莊嚴  
迴向能照明地，十名毘盧遮那智海藏地。善丈夫！  
此地是如來十地名號，諸佛智慧不可具說。善丈  
夫！佛初地者：一切微細習氣除故，復一切法得自  
在故。第二地者：轉法輪故，說深法故。第三地  
者：說諸聲聞戒故，又復顯現三乘故。第四地者：  
說八萬四千法門故，又復降伏四種魔故。第五地  
者：如法降伏諸外道故，又復降伏傲慢及眾數故。  
第六地者：教示無量眾生六通中故，又復顯現六種  
大神通故，謂現無邊清淨佛刹功德莊嚴、顯現無邊菩  
薩大眾圍繞、顯現無邊廣大佛刹、顯現無邊佛刹自  
體、顯現無邊諸佛刹中從兜率天下託胎乃至法滅，  
示現無邊種種神通。第七地者：爲諸菩薩如實說七  
菩提分無所有故，復無所著故。第八地者：受一切  
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四種記故。第九地者：爲  
諸菩薩現善方便故。第十地者：爲諸菩薩說一切諸  
法無所有故，復告令知一切諸法本來寂滅大涅槃  
故。」世尊說此如來十地名已，即時此娑婆佛刹及  
至十方不可說諸佛刹等，一切現大十八種相，所謂  
地動、中動、大動、小搖、中搖、及以大搖，小

震、中震、及以大震；小聲、中聲、及以大聲，小吼、中吼、及以大吼；小踊、中踊、及以大踊，是諸佛刹，或東傾西起，西傾東起；或南傾北起，北傾南起；或中沒邊起，邊沒中起。一切佛刹如是旋轉，現十二相；其中無一眾生有惱害者。放大勝光照諸佛刹，滅除一切世間諸闇，普得光明；所有一切諸佛刹土，皆悉於此佛刹中現。或佛刹中：有佛無佛、若成若壞，亦皆於此佛刹中現。彼諸佛刹雨大天花，遍滿十方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刹中：所謂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盧遮華、摩訶盧遮花、月華、大月華、蓋月花等，乃至一切刹中所有音樂，不鼓自鳴大希有事，皆悉出現諸佛刹中。彼諸佛刹所有侍者悉從坐起，各問如來諸希有事。時彼諸如來爲其廣說，解所疑問。

爾時此寶莊嚴殿中，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及諸菩薩，集坐眾等，咸悉驚怪：「奇哉！奇異！何因何緣世尊說此佛深境界？如來所行甚深難知，微密難見，一切菩薩非所行處，況諸聲聞及辟支佛？何以故？我等未曾得聞如此如來十地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我等爲此善事，和合相隨，請於如來至真等正覺，廣說佛地。」諸菩薩摩訶薩各從坐起，合掌向佛，說偈請言：

最勝無上尊，無間無等說；  
一切佛諸道，向者已說名。  
我等今驚怪，未曾聞此法；  
聞諸地名已，心意俱踊躍。  
如飢思美食，渴者念甘泉；  
如是我欲聞，願佛說諸地。

說此語已，彼諸菩薩遶佛三匝，禮世尊足，各各在於蓮花座坐。爾時世尊如師子王，安庠顧視，觀察十方。觀十方已，告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言：「善丈夫！如來諸地甚深難知，不可得底，難可覺了，出過一切文辭言說。何以故？善丈夫！聲聞、辟支佛等諸地，尙不可說，何況菩薩諸地、一切如來佛地名也？」時海妙深持菩薩白佛言：「世尊！聲聞諸地，爲有幾多？」佛言：「善丈夫！聲聞之地，凡有十種。何等爲十？一者受三歸地，二者信地，三者信法地，四者內凡夫地，五者學信戒地，六者八人地，七者須陀洹地，八者斯陀含地，九者阿那含地，十者阿羅漢地。善丈夫！是名十種聲聞之地。」海妙深持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辟支佛地，復有幾許？」佛言：「善丈夫！辟支佛地，有其十種。何等爲十？一者昔行具足地，二者自覺甚深十二因緣地，三者覺了四聖諦地，四者甚深利智地，五者八聖道地，六者覺了法界、虛空

界、眾生界地，七者證寂滅地，八者六通地，九者徹祕密地，十者習氣漸薄地。善丈夫！是名十種辟支佛地。」海妙深持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諸菩薩地，復有幾種？」佛言：「善丈夫！菩薩諸地有其十種。何者爲十？一者歡喜地，二者離垢地，三者明地，四者焰慧地，五者難勝地，六者現前地，七者遠行地，八者不動地，九者善慧地，十者法雲地。善丈夫！是名菩薩十種諸地。」海妙深持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一切自地，從何處生？」佛言：「善丈夫！一切自地，從佛地生。」海妙深持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解脫解脫，彼此何異？」佛言：「善丈夫！河水、海水，彼此異不？」海妙深持菩薩言：「世尊！河水、海水，廣狹有異。」佛言：「如是！如是！善丈夫！聲聞、辟支佛解脫，如彼河水；如來解脫，如大海水。」海妙深持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諸大小河，流入海不？」佛言：「如是！如是！善丈夫！如汝所說，何以故？所有聲聞法、辟支佛法、菩薩法、諸佛法，如是一切諸法，皆悉流入毘盧遮那智藏大海。」海妙深持菩薩復問言：「世尊！唯願世尊現初佛地，住彼初地，顯現一切如來境界，及諸聲聞、辟支佛等歡喜踊躍。」

爾時世尊現自佛刹，名無邊阿僧祇功德諸寶具

蓋不思議莊嚴佛刹王。縱廣百千億那由他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諸佛刹，是時諸佛刹入無邊阿僧祇功德諸寶具蓋不思議莊嚴佛刹中，皆同一名。所有小須彌、中須彌、大須彌、一切黑山，及小河、中河、大河及諸大海、諸山林谷、槃石峰崖、糞穢沙鹵險惡之處，悉皆除滅。無有地獄、畜生、餓鬼等道，及天、龍、夜叉、捷闍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人、非人等，亦悉除滅，無有舊佛刹土功德莊嚴諸瓔珞等。此佛刹中所有地際皆琉璃成，平整如掌；大因陀羅紺色金剛，爲佛刹中出最上微妙莊嚴寶花；阿輪歌林，名菩提樹王，七寶所成，有雜妙色；此菩提樹王，高無邊恒河沙佛刹微塵世界，縱廣正等。彼菩提樹王，種種妙寶以爲花、葉、果實、枝柯，師子無礙摩尼雜寶以爲莊嚴，毘琉璃、赤真珠貫、鈴網繒綵；彼菩提樹出電光焰，不斷不絕，或放金光、或摩尼光、或因陀羅紺光、或頗梨光、或日寶光、或月寶光。彼菩提樹王出最妙香：所謂沈水香多伽羅香、黑沈水香、多摩羅跋香、黑栴檀香、龍栴檀香、牛頭栴檀等香；香氣出時，遍彼佛刹。其菩提樹王出歌讚聲，或雨寶雨遍諸世界。彼菩提樹下，於其東面出生大地，七寶所成，清淨無濁，名曰摩訶菩提池王；深無邊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微塵等世

界，縱廣正等；以閻浮檀金沙布底，八功德水具足盈滿，池四方面各四階道，眾寶所填，種種雜寶欄楯具足。彼池水中出大蓮花，名善開敷菩提蓮花相王，七寶所成，縱廣無邊，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微塵等世界七寶所作。復有百千億那由他無量無邊諸寶蓮花周匝圍遶，眾妙七寶莊嚴爲葉，柔軟妙香，令人愛樂。其蓮花王臺上，出菩提輦王，名無邊寶嚴飾，七寶所成，高阿僧祇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微塵數等世界，縱廣正等。彼寶嚴飾菩提輦王，所有服飾最勝最多，上中之上。彼寶莊嚴殿中所有服飾，所有莊嚴及神通力，百分千分百千億分不及其一。譬如螢火在日光前，其明隱翳。如是！如是！寶莊嚴殿，在無邊寶嚴飾菩提輦王前時，全不復現。如是種種無量無邊莊嚴瓔珞，所有服飾、神通莊嚴及以光明，能令一切日月光明悉不能照，無有精光。一切帝釋光、一切梵天光、一切首陀會天光，於彼無邊寶嚴飾菩提輦王前，所有若明、若光、若精、若照者，無有此事。於彼輦中，出摩訶菩提師子座王，名善照無礙師子莊嚴，七寶所成，光色無等，眾事具足。迦尸迦天衣以覆其上，高百億恒河沙等微塵等世界，縱廣正等。釋迦牟尼即便坐彼師子座上，轉名無垢威功德師子、月光毘盧遮那藏、琉璃幢、圓通光相、功德威聚、日月智光王如來；大身

正等如百億恒河沙佛剎微塵數三千大千世界等，一切身分皆悉具足，滿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頂背輪光，莊嚴其頭，不可見頂，其身清淨；譬如日月照鏡中光，彼如來身亦復如是，無有肉血及以骨髓，非因父母歌羅邏時；其身化生清淨，如彼閻浮檀金及淨琉璃、因陀羅寶紺光等色；彼如來身清淨如是，無有一切微細習氣。彼佛世尊眾相具足，一切智師諸法自在，度於彼岸，無上等覺最勝大慈，是最大人師子丈夫，已得漏盡堅金剛身，百福德聚；具足十力及四無畏、十八不共法，正師子吼；壽命無量，清淨佛剎成道自在，光明自然。無量無邊菩薩之眾，前後圍遶。彼諸菩薩各各色身皆得具足，在寶樹下，於彼池中蓮華輦上坐師子座，其身相稱。菩薩各各而自莊嚴，猶如如來莊嚴具足。如是佛剎功德嚴淨，身清淨、眾清淨，劫名無邊際莊嚴摩訶劫王。其劫清淨，若欲說此廣大佛剎及佛行者，無有是處。若如是覺，名爲如來住佛初地。

爾時世尊告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言：「善丈夫！汝見如來神通智不？」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答言：「見也！世尊！見也！如來！」佛言：「善丈夫！此是佛之初地，名甚深難知廣明智德。善丈夫！汝今當知：有正真願莊嚴功德相、一

蓋震聲主威王如來，寶德明徹藏功德身相淨如來，不動離難光明如來，有神通力蓮花生功德威相勝瓔珞摩尼王如來；在喜樂刹中，天人尊重。復有阿彌陀如來，蓮花開敷星王如來，龍主王如來，寶德如來，有如是等生淨佛刹所得道者，彼諸如來得初佛地，如來在此地中作是神通，如我今日神通無異。」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若有五濁刹中諸佛如來，現得道者、當成道者，而彼世尊現得、當得如來地不？」佛言：「善丈夫！若諸佛、菩薩能現善巧方便者得。所以者何？爲諸眾生起大慈心，見諸眾生閉在三有稠林之中，是諸眾生無明闇中愛網所覆，信其不淨顛倒邪見，無量諸苦，臨三惡岸；輪迴六道煩惱展轉，無有前際，不知本際。彼諸眾生不知諸佛及諸佛法、諸菩薩法；亦不如實知諸解脫。善丈夫！諸佛菩薩如是知彼一切眾生多受諸苦。善丈夫！爾時，應佛出現五濁世界，或兜率下，入胎住胎，初生及長宮中喜樂，出家苦行，向於道場，降魔成佛，轉大法輪；與諸外道共論議時，依法降伏傲慢眾數；乃至促壽，現大涅槃；入涅槃已，三昧力故顯現自身分布舍利，大如芥子。天、龍、人非人等，生其喜心，爲供養故造作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舍利藏。或有於彼法中，出家修持苦行；或爲菩提而作種子，度於煩惱有海彼岸。善丈夫！一切諸佛有如此法，令無量無

邊諸眾生等，度於煩惱有海彼岸。善丈夫！汝今當知！若五濁世中如來所現神通之力，皆佛應化。或諸菩薩神通力故，善巧方便變化所出。」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佛身幾種？」佛言：「善丈夫！略說有三。何等爲三？一者報、二者應、三者真身。」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何者名爲如來報身？」佛言：「善丈夫！若欲知彼佛報身者，汝今當知：如汝今日見我現諸如來清淨佛刹，現得道者，當得道者，如是一切即是報身。」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何者名爲如來應身？」佛言：「善丈夫！猶若今日踊步捷如來、魔恐怖如來、大慈意如來，有如是等一切彼如來，穢濁世中現成佛者，當成佛者；如來顯現從兜率下，乃至住持一切正法，一切像法，一切末法。善丈夫！汝今當知，如是化事皆是應身。」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何者名爲如來法身？」佛言：「善丈夫！如來真法身者，無色、無現、無著、不可見；無言說、無住處、無相、無報、無生、無滅、無譬喻。如是，善丈夫！如來不可說身、法身、智身、無等身、無等等身、毘盧遮那身、虛空身、不斷身、不壞身、無邊身、至真身、非虛假身、無譬喻身，是名真身。」海妙深持自在



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若諸佛真體無色、無現，乃至不可說；不可說者，豈非斷相也？」佛言：「善丈夫！於汝意云何？虛空界者，可有斷絕及有相不？」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答言：「世尊！虛空界者不可斷絕，亦無有相。世尊！何以故？若虛空界有斷絕者，彼虛空界不名無礙。世尊！虛空界，無有相處、聚處、邊處、色處及以物處。是故世尊！彼虛空界不可斷絕，非是有相，世尊！是虛空界遍一切處。」佛言：「善哉！善哉！善丈夫！如是，如是。善丈夫！如來真實身，無有斷絕，亦無有相。何以故？善丈夫！若如來真實身有斷絕者，亦無佛出，及現無邊神通之力。若有相者，即有聚處及以處所可執可捉，一切凡夫悉皆一時即得成佛，不應依時而有次第。善丈夫！是故如來真實之身，非可斷絕，亦非有相；惟是普爲一切眾生，作其佛事。」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供養如來真身、報身、及以應身，所得福業何者最多？」佛言：「善丈夫！若供養一如來身，即是供養一切佛身。何以故？善丈夫！一切光明能破諸闇，普使得明，而此光明不共闇住。如是！如是！善丈夫！若有各各供養如來身者，所造福業能破一切是無明闇，開解脫明路，亦復不共諸闇障住。」

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顯現第二佛地。」佛言：「善丈夫！汝能見不？」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言：「世尊！我於今者欲依相見。」爾時世尊一毛孔中即放光明，名無相照，乃至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刹所有諸色，一切除滅。爾時世尊問彼一切菩薩眾言：「汝等今者，有何所見？」諸菩薩言：「世尊！都無所有，惟見光明。」佛言：「諸善丈夫，汝等見此光明何似？」諸菩薩言：「世尊！我惟遍見無量百千億那由他，恒河沙微塵等諸佛刹一大光明。」爾時世尊還攝光明，佛刹如舊，如是安住。是時，世尊告一切諸菩薩眾言：「如來若說第二佛地，汝等一切尙難知聞，何說得見如來三地乃至十地？善丈夫！譬如日月光明，與一切眾生作大利益；彼日月力，令眾生知有一日半日、一月半月、乃至一年及以時分。眾生不能分別見彼日月色身。汝等惟見光輪形相，如是！如是！如來、至真、等正覺，一切眾生作大利益，是如來力令彼眾生得知諸法若罪、若福、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漏、若無漏；知諸法已，彼如實證，得度一切諸有曠野。彼諸眾生，不能分別得見如來報身、色相。惟觀神通力用、應化之形。是故汝等應如是知：如來諸地出過於一切音聲、語言；惟有名字而可說耳！」

爾時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誰是迴度一切惡道？」佛言：「善丈夫！若有於此一切佛智行入毘盧遮那藏、甚深如來十地大乘同性經典，聞已生信；信已受持讀誦、書寫，若教他書，廣爲人說，乃至受持此經典名。善丈夫！所有應墮諸惡道者，即皆得度。」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發菩提心者？」佛言：「善丈夫！若能受持如此經典，乃至受持名字者是。」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行菩薩行者？」佛言：「善丈夫！若有受持此經者是。」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速滿具足六波羅蜜者？」佛言：「善丈夫！若能受持此經典者是。」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當得值如來者？」佛言：「善丈夫！若有能聽此經典者是。」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值佛得授記者？」佛言：「善丈夫！持此如來祕密者是。」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爲諸眾生作大商主？」佛言：「善丈夫！若有持此如來奧藏者是。」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佛子？」佛言：「善丈夫！有能信此經典者是。」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當得一切菩薩地？」佛言：「善丈夫！有能聽此經典者是。」菩薩復問佛言：「世尊！誰是得一切諸佛法者？」佛言：「善丈夫！有能供養此妙法明者是。」菩薩復問佛言：

「世尊！誰是知聲聞、辟支佛法，而不取彼涅槃？」佛言：「善丈夫！有能受此妙法藏者是。」菩薩復問佛言：「世尊！云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言：「善丈夫！此經名爲大乘同性；亦名說一切佛智行入毘盧遮那藏。如是受持！」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欲覺佛菩提，無上勝精進；  
欲轉聖無漏，難思智法輪；  
若欲建法幢，欲打於法鼓；  
欲得然法燈，欲得吹法螺；  
欲得智明照，欲滅愚癡闇；  
欲集諸眾生，安立菩提智；  
欲降伏魔軍，供養一切佛；  
欲照諸世間，尊勝妙清淨；  
不染世諸法，欲得無漏智；  
行行利眾生，欲生清淨利；  
教寫聽授持，如是妙經寶；  
爲令通佛地，讀誦及宣揚。

爾時世尊說此經已，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薩摩訶薩，並及一切諸菩薩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宋中印度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 如來真實義功德章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信法未久，共相謂言：「勝鬘夫人是我之女，聰慧利根，通敏易悟。若見佛者，必速解法，心得無疑。宜時遣信，發其道意。」夫人白言：「今正是時。」王及夫人與勝鬘書，略讚如來無量功德。即遣內人名旃提羅，使人奉書至阿踰闍國，入其宮內敬授勝鬘。勝鬘得書，歡喜頂受。讀誦受持，生希有心，向旃提羅而說偈言：

我聞佛音聲，世所未曾有；  
所言真實者，應當修供養！  
仰惟佛世尊，普為世間出；  
亦應垂哀愍，必令我得見。  
即生此念時，佛於空中現；  
普放淨光明，顯示無比身。  
勝鬘及眷屬，頭面接足禮；  
咸以清淨心，歎佛實功德；  
如來妙色身，世間無與等；  
無比不思議，是故今敬禮。  
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是故我歸依。  
降伏心過惡，及與身四種；  
已到難伏地，是故禮法王。  
知一切爾焰，智慧身自在；  
攝持一切法，是故今敬禮。  
敬禮過稱量，敬禮無譬類；  
敬禮無邊法，敬禮難思議！  
哀愍覆護我，令法種增長；  
此世及後生，願佛常攝受。  
我久安立汝，前世已開覺；  
今復攝受汝，未來生亦然。  
我已作功德，現在及餘世；  
如是眾善本，唯願見攝受！  
爾時勝鬘及諸眷屬，頭面禮佛，佛於眾中即為受記：「汝歎如來真實功德，以此善根，當於無量阿僧祇劫天人之中，為自在王。一切生處常得見我，現前讚歎如今無異。當復供養無量阿僧祇佛，過二萬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普光如來、應、正遍知。彼佛國土，無諸惡趣、老、病、衰、惱、不適意苦，亦無不善、惡業道名。彼國眾生色力壽命五欲眾具，皆悉快樂，勝於他化自在諸天。彼諸眾生純一大乘，諸有修習善根眾生，皆集於彼。」勝鬘夫人得受記時，無量眾生諸天及人，願生彼國。

世尊悉記，皆當往生。

## 十受章第二

爾時勝鬘聞受記已，恭敬而立，受十大受：「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所受戒不起犯心。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諸尊長不起慢心。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諸眾生不起恚心。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他身色及外眾具不起嫉心。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內外法不起慳心。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不自爲己受畜財物；凡有所受，悉爲成熟貧苦眾生。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不自爲己行四攝法，爲一切眾生故，以不愛染心、無厭足心、無罣礙心，攝受眾生。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若見孤獨、幽繫、疾病、種種厄難困苦眾生，終不暫捨，必欲安隱，以義饒益，令脫眾苦，然後乃捨。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若見捕養眾惡律儀及諸犯戒，終不棄捨。我得力時，於彼彼處見此眾生，應折伏者而折伏之，應攝受者而攝受之。何以故？以折伏、攝受故，令法久住。法久住者，天人充滿，惡道減少，能於如來所轉法輪而得隨轉；見是利故，救攝不捨。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攝受正法，終不忘失。何以故？忘失法者則忘大乘，忘大乘者則忘波羅蜜，忘波羅蜜者則不欲大乘。若菩薩不決定大乘者，則不

能得攝受正法欲；隨所樂入，永不堪任越凡夫地。我見如是無量大過，又見未來攝受正法菩薩摩訶薩無量福利，故受此大受。法主世尊現爲我證，唯佛世尊現前證知。而諸眾生善根微薄，或起疑網，以十大受極難度故。彼或長夜非義饒益，不得安樂。爲安彼故，今於佛前說誠實誓。我受此十大受如說行者，以此誓故，於大眾中當雨天花，出天妙音。」說是語時，於虛空中雨眾天花，出妙聲音：「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真實無異。」彼見妙花及聞音聲，一切眾會疑惑悉除，喜踊無量而發願言：「恒與勝鬘常共俱會，同其所行。」世尊悉記一切大眾如其所願。

## 三願章第三

爾時勝鬘復於佛前發三大願，而作是言：「以此實願，安隱無量無邊眾生；以此善根，於一切生得正法智，是名第一大願。我得正法智已，以無厭心爲眾生說，是名第二大願。我於攝受正法，捨身、命、財，護持正法，是名第三大願。」爾時世尊即記勝鬘三大誓願，如一切色悉入空界；如是菩薩恒沙諸願，皆悉入此三大願中。此三願者，真實廣大。

## 攝受章第四

爾時勝鬘白佛言：「我今當復承佛威神，說調伏大願真實無異。」佛告勝鬘：「恣聽汝說。」勝鬘白佛：「菩薩所有恒沙諸願，一切皆入一大願中：所謂攝受正法。攝受正法，真爲大願。」佛讚勝鬘：「善哉！善哉！智慧方便，甚深微妙。汝已長夜殖諸善本，來世眾生久種善根者，乃能解汝所說。汝之所說攝受正法，皆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已說、今說、當說。我今得無上菩提，亦常說此攝受正法。如是我說攝受正法所有功德不得邊際，如來智慧辯才亦無邊際。何以故？是攝受正法有大功德，有大利益。」

勝鬘白佛：「我當承佛神力，更復演說攝受正法廣大之義。」佛言：「便說。」勝鬘白佛：「攝受正法廣大義者，則是無量，得一切佛法，攝八萬四千法門。譬如劫初成時，普興大雲，雨眾色雨及種種寶。如是攝受正法，雨無量福報及無量善根之雨。世尊！又如劫初成時，有大水聚，出生三千大千界藏及四百億種種類洲。如是，攝受正法出生大乘無量界藏、一切菩薩神通之力、一切世間安隱快樂、一切世間如意自在，及出世間安樂。劫成，乃至天人本所未得，皆於中出。又如大地持四重擔，何等爲四？一者大海，二者諸山，三者草木，四者眾生。如是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

能荷負四種重任，喻彼大地。何等爲四？謂：離善知識、無聞、非法眾生，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求聲聞者，授聲聞乘；求緣覺者，授緣覺乘；求大乘者，授以大乘。是名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荷負四種重任。世尊！如是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荷負四種重任。普爲眾生作不請之友，大悲安慰哀愍眾生，爲世法母。」

「又如大地有四種寶藏，何等爲四？一者無價，二者上價，三者中價，四者下價，是名大地四種寶藏。如是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得眾生四種最上大寶。何等爲四？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無聞非法眾生，以人天功德善根而授與之；求聲聞者，授聲聞乘；求緣覺者，授緣覺乘；求大乘者，授以大乘；如是得大寶眾生，皆由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得此奇特希有功德。世尊！大寶藏者，即是攝受正法。世尊！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無異正法，無異攝受正法。正法即是攝受正法。世尊！無異波羅蜜，無異攝受正法；攝受正法即是波羅蜜。何以故？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應以施成熟者，以施成熟；乃至捨身支節，將護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眾生建立正法，是名檀波羅蜜。應以戒成熟者，以守護六根，淨身、口、

意業，乃至正四威儀，將護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眾生建立正法，是名尸波羅蜜。應以忍成熟者，若彼眾生罵詈、毀辱、誹謗、恐怖，以無恚心、饒益心、第一忍力，乃至顏色無變，將護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眾生建立正法，是名羸提波羅蜜。應以精進成熟者，於彼眾生不起懈心，生大欲心，第一精進，乃至若四威儀將護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眾生建立正法，是名毘梨耶波羅蜜。應以禪成熟者，於彼眾生以不亂心、不外向心、第一正念，乃至久時所作、久時所說終不忘失，將護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眾生建立正法，是名禪波羅蜜。應以智慧成熟者，彼諸眾生問一切義，以無畏心而為演說一切論、一切工巧究竟明處，乃至種種工巧諸事，將護彼意而成熟之；彼所成熟眾生建立正法，是名般若波羅蜜。是故，世尊！無異波羅蜜，無異攝受正法，攝受正法即是波羅蜜。」

「世尊！我今承佛威神，更說大義。」佛言：「便說。」勝鬘白佛：「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無異攝受正法。無異攝受正法者：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即是攝受正法。何以故？若攝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為攝受正法捨三種分，何等為三？謂身、命、財。善男子、善女人捨身者，生死後際等離老病死，得不壞常住、無有變易、不可思

議功德如來法身。捨命者，生死後際等畢竟離死，得無邊常住不可思議功德，通達一切甚深佛法。捨財者，生死後際等得不共一切眾生、無盡無減畢竟常住、不可思議具足功德，得一切眾生殊勝供養。世尊！如是捨三分善男子、善女人攝受正法，常為一切諸佛所記，一切眾生之所瞻仰。」

「世尊！又善男子、善女人攝受正法者，法欲滅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朋黨諍訟，破壞離散；以不諂曲、不欺誑、不幻偽、愛樂正法、攝受正法，以入法朋中。入法朋者，必為諸佛之所授記。世尊！我見攝受正法如是大力，佛為實眼、實智，為法根本，為通達法，為正法依，亦悉知見。」

爾時世尊於勝鬘所說攝受正法大精進力，起隨喜心：「如是，勝鬘！如汝所說攝受正法大精進力；如大力士少（稍）觸身分，生大苦痛。如是，勝鬘！少（稍）攝受正法，令魔苦惱；我不見餘一善法，令魔憂苦，如少（稍）攝受正法。又如牛王，形色無比，勝一切牛；如是大乘，少（稍）攝受正法，勝於一切二乘善根，以廣大故。又如須彌山王，端嚴殊特，勝於眾山；如是大乘捨身、命、財、以攝取心攝受正法，勝不捨身命財、初住大乘一切善根，何況二乘？以廣大故。是故，勝鬘！當

以攝受正法開示眾生，教化眾生，建立眾生。如是，勝鬘！攝受正法，如是大利，如是大福，如是大果。勝鬘！我於阿僧祇阿僧祇劫說攝受正法功德、義利，不得邊際。是故攝受正法，有無量無邊功德。」

### 一乘章第五

佛告勝鬘：「汝今更說一切諸佛所說攝受正法。」勝鬘白佛：「善哉！世尊！唯然受教。」即白佛言：「世尊！攝受正法者是摩訶衍（大乘）。何以故？摩訶衍者出生一切聲聞、緣覺、世間、出世間善法。世尊！如阿耨大池出八大河，如是摩訶衍出生一切聲聞緣覺世間出世間善法。世尊！又如一切種子皆依於地而得生長，如是一切聲聞緣覺世間出世間善法，依於大乘而得增長。是故，世尊！住於大乘、攝受大乘，即是住於二乘，攝受二乘、一切世間、出世間善法。如世尊說六處，何等爲六？謂：正法住、正法滅、波羅提木叉、毘尼、出家、受具足，爲大乘故說此六處。何以故？正法住者爲大乘故說，大乘住者即正法住；正法滅者爲大乘故說，大乘滅者即正法滅。波羅提木叉、毘尼，此二法者義一名異。毘尼者，即大乘學。何以故？以依佛出家而受具足，是故說大乘威儀戒是毘尼、是出家、是受具足。是故阿羅漢無出家受具足，何

以故？阿羅漢依如來出家受具足故。」

「阿羅漢歸依於佛，阿羅漢有恐怖，何以故？阿羅漢於一切無行怖畏想住，如人執劍欲來害己，是故阿羅漢無究竟樂。何以故？世尊！依不求，依如眾生無，依彼彼恐怖。以恐怖故，則求歸依。如阿羅漢有怖畏，以怖畏故依於如來，世尊！阿羅漢、辟支佛有怖畏，是故阿羅漢、辟支佛有餘生法不盡，故有生；有餘梵行不成，故不純；事不究竟故，當有所作；不度彼故，當有所斷；以不斷故，去涅槃界遠；何以故？唯有如來、應正等覺得般涅槃，成就一切功德故；阿羅漢、辟支佛不成就一切功德；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唯有如來得般涅槃，成就無量功德故；阿羅漢、辟支佛成就有量功德，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唯有如來得般涅槃，成就不可思議功德故；阿羅漢、辟支佛成就思議功德，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唯有如來得般涅槃，一切所應斷過，皆悉斷滅，成就第一清淨；阿羅漢、辟支佛有餘過，非第一清淨，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唯有如來得般涅槃，爲一切眾生之所瞻仰，出過阿羅漢、辟支佛、菩薩境界，是故阿羅漢、辟支佛，去涅槃界遠。」

「言阿羅漢、辟支佛觀察解脫四智，究竟得蘇息處者，亦是如來方便有餘、不了義說。何以故？

有二種死：何等爲二？謂分段死、不思議變易死。分段死者，謂虛僞眾生。不思議變易死者，謂阿羅漢、辟支佛、大力菩薩意生身，乃至究竟無上菩提。二種死中，以分段死故，說阿羅漢、辟支佛智『我生已盡』；得有餘果證故，說『梵行已立』，凡夫人天所不能辦。七種學人先所未作，虛僞煩惱斷故，說『所作已辦』。阿羅漢、辟支佛所斷煩惱，更不能受後有故，說『不受後有』；非盡一切煩惱，亦非盡一切眾生故，說『不受後有』。何以故？有煩惱是阿羅漢、辟支佛所不能斷。煩惱有二種，何等爲二？謂住地煩惱，及起煩惱。住地有四種，何等爲四？謂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此四種住地，生一切起煩惱。起者：剎那心剎那相應。世尊！心相應無始無明住地。世尊！此四住地力，一切上煩惱依種，比無明住地，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世尊！如是無明住地力、於有愛數四住地，無明住地其力最大。譬如惡魔波旬於他化自在天，色、力、壽命、眷屬眾具，自在殊勝。如是無明住地力，於有愛數四住地，其力最勝，恒沙等數上煩惱依，亦令四種煩惱久住，阿羅漢、辟支佛智所不能斷，唯如來菩提智之所能斷；如是，世尊！無明住地最爲大力。世尊！又如取，緣有漏業因而生三

有；如是無明住地，緣無漏業因生阿羅漢、辟支佛、大力菩薩三種意生身。此三地、彼三種意生身、及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地，有緣非無緣；是故三種意生及無漏業，緣無明住地。世尊！如有愛住地數四住地，不與無明住地業同；無明住地異，離四住地，佛地所斷，佛菩提智所斷。何以故？阿羅漢、辟支佛斷四種住地，無漏不盡，不得自在力，亦不作證。無漏不盡者：即是無明住地。世尊！阿羅漢、辟支佛、最後身菩薩，爲無明住地之所覆障故，於彼彼法不知不覺；以不知見故，所應斷者，不斷、不究竟。以不斷故，名有餘過解脫，非離一切過解脫；名有餘清淨，非一切清淨；名成就有餘功德，非一切功德。以成就有餘解脫、有餘清淨、有餘功德故，知有餘苦，斷有餘集，證有餘滅，修有餘道，是名得少分涅槃。得少分涅槃者：名向涅槃界。」

「若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於無常壞世間，無常病世間，得常住涅槃；於無覆護世間、無依世間，爲護爲依。何以故？法無優劣故得涅槃，智慧等故得涅槃，解脫等故得涅槃，清淨等故得涅槃；是故涅槃一味等味，謂解脫味。世尊！若無明住地不斷、不究竟者，不得一味等味；謂明解脫味。何以故？無明住地不斷不究竟



者，過恒沙等所應斷法，不斷、不究竟。過恒沙等所應斷法不斷故，過恒沙等法應得不得，應證不證；是故無明住地積聚，生一切修道斷煩惱、上煩惱。彼生心上煩惱、止上煩惱、觀上煩惱、禪上煩惱、正受上煩惱、方便上煩惱、智上煩惱、果上煩惱、得上煩惱、力上煩惱、無畏上煩惱……如是過恒沙等上煩惱，如來菩提智所斷，一切皆依無明住地之所建立；一切上煩惱起，皆因無明住地，緣無明住地。」

「世尊！於此起煩惱，剎那心剎那相應；世尊！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世尊！若復過於恒沙如來菩提智所應斷法，一切皆是無明住地所持、所建立。譬如一切種子，皆依地生、建立、增長，若地壞者，彼亦隨壞；如是過恒沙等如來菩提智所應斷法，一切皆依無明住地生、建立、增長，若無明住地斷者，過恒沙等如來菩提智所應斷法，皆亦隨斷。如是一切煩惱、上煩惱斷，過恒沙等如來所得一切諸法，通達無礙；一切智見，離一切過惡，得一切功德，法王法主而得自在；登一切法自在之地，如來應等正覺，正師子吼：『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故世尊以師子吼，依於了義，一向記說。」

「世尊！『不受後有智』有二種：謂如來以無

上調御、降伏四魔，出一切世間，爲一切眾生之所瞻仰，得不思議法身，於一切爾焰地，得無礙法自在；於上更無所作、無所得地，十力勇猛，昇於第一、無上、無畏之地，一切爾炎無礙智觀，不由於他『不受後有智』師子吼。世尊！阿羅漢、辟支佛度生死畏，次第得解脫樂。作是念：我離生死恐怖，不受生死苦。世尊！阿羅漢、辟支佛觀察時，得『不受後有』，觀第一蘇息處涅槃地。世尊！彼先所得地，不愚於法，不由於他，亦自知得有餘地，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聲聞、緣覺乘，皆入大乘。大乘者即是佛乘，是故三乘即是一乘；得一乘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是涅槃界；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得究竟法身者，則究竟一乘，無異如來、無異法身，如來即法身。得究竟法身者，則究竟一乘；究竟者，即是無邊不斷。」

「世尊！如來無有限齊時住，如來應等正覺、後際等住，如來無限齊大悲，亦無限齊安慰世間。

『無限大悲、無限安慰世間』，作是說者，是名善說如來。若復說言『無盡法、常住法、一切世間之所歸依』者，亦名善說如來。是故於未度世間、無依世間，與後際等，作無盡歸依、常住歸依者，謂如來、應、等正覺也。法者，即是說一乘道；僧者

，是三乘眾；此二歸依非究竟歸依，名少分歸依；何以故？說一乘道法，得究竟法身，於上更無說一乘法身。三乘眾者有恐怖，歸依如來求出修學，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二依，非究竟依，是有限依。若有眾生，如來調伏，歸依如來，得法津澤，生信樂心，歸依法、僧，是二歸依非此二歸依，是歸依如來。歸依第一義者，是歸依如來；此二歸依第一義，是究竟歸依如來。何以故？無異如來，無異二歸依。如來即三歸依，何以故？說一乘道，如來四無畏成就，師子吼說。若如來隨彼所欲而方便說，即是大乘，無有三乘；三乘者入於一乘，一乘者，即第一義乘。」

### 無邊聖諦章第六

「世尊！聲聞、緣覺初觀聖諦，以一智斷諸住地，以一智四斷，知功德作證，亦善知此四法義。世尊！無有出世間上上智，四智漸至及四緣漸至；無漸至法，是出世間上上智。世尊！金剛喻者，是第一義智；世尊！非聲聞、緣覺不斷無明住地初聖諦智是第一義智，世尊以無二聖諦智、斷諸住地。世尊！如來應等正覺，非一切聲聞、緣覺境界，不思議空智，斷一切煩惱藏。世尊！若壞一切煩惱藏究竟智，是名第一義智；初聖諦者，非究竟智，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世尊！聖義者，非一切聲聞、緣覺，聲聞、緣覺成就有量功德，聲聞、緣覺成就少分功德，故名之爲聖。聖諦者，非聲聞、緣覺諦，亦非聲聞、緣覺功德。世尊！此諦，如來應等正覺初始覺知，然後爲無明殼藏世間開現演說，是故名聖諦。」

### 如來藏章第七

「聖諦者：說甚深義，微細難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間所不能信。何以故？此說甚深如來之藏。如來藏者，是如來境界，非一切聲聞、緣覺所知。如來藏處，說聖諦義；如來藏處甚深，故說聖諦亦甚深，微細難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間所不能信。」

### 法身章第八

「若於無量煩惱藏所纏如來藏不疑惑者，於出無量煩惱法身亦無疑惑，於說如來藏、如來法身、不思議佛境界及方便說，心得決定者，此則信解『說二聖諦』；如是難知難解者：謂說二聖諦義。何等爲說二聖諦義？謂：說作聖諦義、說無作聖諦義。說作聖諦義者，是說有量四聖諦，何以故？非因他能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是故，世尊！有『有爲生死、無爲生死』，涅槃亦如是，有『餘及無餘』。說無作聖諦義者：說

無量四聖諦義，何以故？能以自力知一切受苦，斷一切受集，證一切受滅，修一切受滅道；如是八聖諦，如來說四聖諦。如是四無作聖諦義，唯如來應等正覺事究竟，非阿羅漢、辟支佛事究竟；何以故？非下、中、上法得涅槃。何以故？如來應等正覺，於無作四聖諦義事究竟，以一切如來應等正覺，知一切未來苦，斷一切煩惱、上煩惱所攝受一切集，滅一切意生身，除一切苦滅作證。世尊！非壞法故，名為苦滅；所言苦滅者，名無始無作，無起無盡，離盡常住，自性清淨、離一切煩惱藏。世尊！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成就，說如來法身；世尊！如是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名如來藏。」

### 空義隱覆真實章第九

「世尊！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世尊！如來藏者，一切阿羅漢、辟支佛、大力菩薩，本所不見，本所不得。世尊！有二種如來藏空智：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世尊！此二空智，諸大聲聞，能信如來；一切阿羅漢、辟支佛空智於四顛倒境界轉，是故一切阿羅漢、辟支佛，本所不見，本所不得。一切苦滅，唯佛得證，壞一切煩惱藏，修一切滅苦道。」

### 一諦章第十

「世尊！此四聖諦，三是無常，一是常。何以故？三諦入有為相，入有為相者是無常，無常者是虛妄法；虛妄法者非諦、非常、非依。是故苦諦、集諦、道諦，非第一義諦，非常非依。」

### 一依章第十一

「一苦滅諦，離有為相。離有為相者是常，常者非虛妄法，非虛妄法者是諦、是常、是依。是故滅諦是第一義。」

### 顛倒真實章第十二

「不思議是滅諦，過一切眾生心識所緣，亦非一切阿羅漢、辟支佛智慧境界。譬如生盲不見眾色，七日嬰兒不見日輪；苦滅諦者亦復如是，非一切凡夫心識所緣，亦非二乘智慧境界。凡夫識者，二見顛倒；一切阿羅漢、辟支佛智者，則是清淨。邊見者：凡夫於五受陰、我見妄想計著，生二見，是名邊見，所謂：常見、斷見。見諸行無常，是斷見，非正見；見涅槃常，是常見，非正見；妄想見故，作如是見。於身諸根，分別思惟，現法見壞，於『有』相續不見，起於斷見；妄想見故，於心相續愚闇不解，不知剎那間意識境界，起於常見；妄想見故，此妄想見於彼義，若過若不及，作異想分

別：若斷若常。」

「顛倒眾生，於五受陰：無常常想，若有樂想，無我我想，不淨淨想。一切阿羅漢、辟支佛淨智者，於一切智境界及如來法身，本所不見。或有眾生信佛語故，起常想、樂想、我想、淨想，非顛倒見，是名正見。何以故？如來法身是常波羅蜜、樂波羅蜜、我波羅蜜、淨波羅蜜，於佛法身作是見者，是名正見；正見者是佛真子，從佛口生，從正法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世尊！淨智者，一切阿羅漢、辟支佛智波羅蜜；此淨智者雖曰淨智，於彼滅諦尚非境界，況四依智？何以故？三乘初業，不愚於法，於彼義當覺、當得；為彼故，世尊說四依。世尊！此四依者，是世間法。世尊！一依者，一切依止，出世間上上第一義依，所謂滅諦。」

### 自性清淨章第十三

「世尊！生死者，依如來藏；以如來藏故，說本際不可知。世尊！有如來藏故，說生死，是名善說。世尊！生生死死者，諸受根沒次第，不受根起，是名生死。世尊！死生者，此二法是如來藏；世間言說故，有死有生。死者謂根壞，生者新諸根起，非如來藏有生有死。如來藏者離有為相，如來藏常住不變，是故如來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世

尊！不離、不斷、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世尊！斷、脫、異、外有為法依、持、建立者，是如來藏。世尊！若無如來藏者，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何以故？於此六識及心法智，此七法剎那不住，不種眾苦，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世尊！如來藏者無前際，不起不滅法，種諸苦，得厭苦、樂求涅槃。世尊！如來藏者非我、非眾生、非命、非人。如來藏者，墮身見眾生、顛倒眾生、空亂意眾生，非其境界。」

「世尊！如來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間上上藏、自性清淨藏。此性清淨如來藏，而客塵煩惱、上煩惱所染，不思議如來境界。何以故？剎那善心，非煩惱所染；剎那不善心，亦非煩惱所染。煩惱不觸心，心不觸煩惱，云何不觸法而能得染心？世尊！然有煩惱，有煩惱染心。自性清淨心而有染者，難可了知，唯佛世尊實眼實智，為法根本，為通達法，為正法依，如實知見。」

勝鬘夫人說是難解之法問於佛時，佛即隨喜：「如是！如是！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難可了知。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如此二法，汝及成就大法菩薩摩訶薩乃能聽受；諸餘聲聞，唯信佛語。」

### 真子章第十四

「若我弟子隨信增上者，依明信已，隨順法智而得究竟。隨順法智者：觀察施設根、意解境界，觀察業報，觀察阿羅漢眼，觀察心自在樂、禪樂，觀察阿羅漢、辟支佛、大力菩薩聖自在通。此五種巧便觀成就，於我滅後未來世中，我弟子隨信增上，依於明信，隨順法智自性清淨心，彼為煩惱染污，而得究竟。是究竟者，入大乘道因。信如來者，有是大利益，不謗深義。」

爾時勝鬘白佛言：「更有餘大利益，我當承佛威神，復說斯義。」佛言：「更說。」勝鬘白佛言：「三種善男子、善女人，於甚深義離自毀傷，生大功德，入大乘道。何等為三？謂：若善男子、善女人，自成就甚深法智；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隨順法智；若善男子、善女人，於諸深法不自了知，仰惟世尊，非我境界，唯佛所知，是名：善男子、善女人仰惟如來。」

### 勝鬘夫人獅子吼（摧邪顯正護大乘）章第十五

「除此諸善男子、善女人已，諸餘眾生於諸甚深法堅著妄說，違背正法，習諸外道腐敗種子者，當以王力及天、龍、鬼、神力，而調伏之。」爾時勝鬘與諸眷屬頂禮佛足。佛言：「善哉！善哉！勝鬘！於甚深法方便守護，降伏非法，善得其宜，汝已親近百千億佛，能說此義。」

爾時世尊放勝光明，普照大眾，身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足步虛空，還舍衛國。時勝鬘夫人與諸眷屬，合掌向佛，觀無厭足，目不暫捨；過眼境已，踊躍歡喜，各各稱歎如來功德，具足念佛，還入城中；向友稱王稱歎大乘。城中女人七歲已上，化以大乘。友稱大王亦以大乘化諸男子；七歲已上舉國人民，皆向大乘。

### 世尊矚累章第十六

爾時世尊入祇桓林，告長老阿難，及念天帝釋；應時帝釋與諸眷屬，忽然而至，住於佛前。爾時世尊向天帝釋及長老阿難，廣說此經；說已告帝釋言：「汝當受持、讀誦此經，憍尸迦！善男子、善女人於恒沙劫，修菩提行，行六波羅蜜；若復善男子、善女人聽受、讀誦乃至執持此經卷，福多於彼，何況廣為人說！是故憍尸迦！當讀誦此經，為三十三天分別廣說。」復告阿難：「汝亦受持讀誦，為四眾廣說。」時天帝釋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斯經？云何奉持？」佛告帝釋：「此經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一切聲聞緣覺不能究竟觀察知見。憍尸迦！當知此經甚深微妙大功德聚。今當為汝略說其名。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天帝釋及長老阿難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言：「此經歎如來真實第一義功德，如是受持；不思議

大受，如是受持；一切願攝大願，如是受持；說不思議攝受正法，如是受持；說入一乘，如是受持；說無邊聖諦，如是受持；說如來藏，如是受持；說法身，如是受持；說空義隱覆真實，如是受持；說一諦，如是受持；說常住安隱一依，如是受持；說顛倒真實，如是受持；說自性清淨心隱覆，如是受持；說如來真子，如是受持；說勝鬘夫人師子吼，如是受持；復次，憍尸迦！此經所說斷一切疑，決定了義，入一乘道。憍尸迦！今以此說《勝鬘夫人師子吼經》付囑於汝，乃至法住，受持讀誦，廣分別說。」帝釋白佛言：「善哉！世尊！頂受尊教。」時天帝釋、長老阿難，及諸大會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廣經竟

## 無明羅刹集卷上

失譯人名 附秦錄

十二緣者生死之本，一切眾生之所窟宅，天魔波旬所居境界。若有智慧，能觀因緣種種過患、永斷生死、過魔界者，天魔爾時生大憂惱。

因緣大海，深廣無際，智者入中，譬如商主、

觀察性相，能解了已，即便獲得一切種智無上珍寶，於諸咒中最良最妙。諸佛、世尊於無量劫，修六波羅蜜，集諸善行，斷眾結使，與陰魔、死魔、煩惱魔作堅誓竟，永斷生死，超出三界，成就十力、四無所畏；於一切法，得無礙智，為一切眾生作大明證。

證寂滅者，為三界眾生真善親友；能轉法輪，吹大法蠡、擊大法鼓、然大法燈、施大法橋、汎大法船、舉大法帆，高聲唱言，令度彼岸者。究盡弘誓，摧伏一切諸外道眾，度脫一切諸有緣者，使諸人天皆生信解。如是大人，於諸餘法，皆不生於未曾有心；於因緣法，乃起甚深希有之想：「唯佛如來，乃能究盡，解甚深義；其餘智人，所不能了。」正使大仙、黃頭之等，恃己智慧，生大憍慢，猶為無明之所障翳。以有漏智造諸經論，亦不能免邪見倒惑。雖復草衣、斷食、空閑、獨靜，百千苦行，終不能於生死之中，得少解脫。

一切眾生，為無明覆，故生於貪；貪因緣故，入於大海，惡風迴覆；遠涉曠野懸嶮之路，置死戰場，互相殘害；具受種種無量苦惱。若能深解十二緣者，見是因緣於此三界五道之中，造諸業行受種種形。譬如世間善作樂者，能使八音宮商和諧，聲律相應，同時俱作；又如巧畫，善布眾彩，殊形異

像，森然顯著。十二因緣亦復如是，能善和諧造作業果，轉輪生死，無有窮已。如緊那蟲，有三時變：初作土色，中作赤色，後作黑色；十二因緣，亦復如是，能變眾生作老病死、三有五趣、四大毒蛇、五陰惡賊、六入空聚，又能變作轉輪聖王、釋梵四天，及以小王受諸快樂，或作人身貴、賤、貧、富、愚、智、壽、夭，或作地獄、餓鬼、畜生之形，備受苦毒，不可稱數。

世尊於此無師獨覺，以智慧藥錘，扶開憍陳如等無明眼瞶；以大法雨，滅優樓迦葉等煩惱熾火；以智因緣最上智藥，治舍利弗、大目連等結使之病；以此智鉤，鉤摩訶迦葉入佛正道；以法梯橙，令大石婆羅門趣解脫堂；以此智斧，斫尊者摩訶迦旃延、阿耨樓、大富樓那、摩訶拘絺羅、難陀、孫陀羅難陀諸羅漢等有身之樹。以此真智，能除梵王生一切智想；以此智力，能令天帝求為弟子；以此法財，分與頻婆娑羅王將從八萬四千人，悉令充足而無損減；以此正智，使白淨王作法王子；以此大智，救拔極惡殃掘魔羅阿鼻之苦；能迴婆羅門、居士向於正道，能作如是大莊嚴事，使淺智女人，入深覺意；以如是力，能摧伏長爪梵志；能壞薩遮尼捷勇猛之力；能使菴木吒婆羅門生大恐怖；能止息尸羅匍婆羅門大智之想。

以此甘露，嬰愚之人，飲服之者，皆成大智。以此咒力，使四大毒蛇、所不能螫，陰拔刀賊、不能隨逐。以此法眼，見六入空聚。以此法軍，破五蓋怨，能護智首，不畏五欲。以此智航，度於結使波浪大海，到涅槃岸。以此智慧，度大灰河，不令燒煮內外諸入；能使苦受、惡刺，刺而不入；能於無明大黑闇中，而不迷沒。若有眾生，能觀察者，為作照明；能安立眾生戒之平地，得於念處，以為止息；涉正勤路，上如意堂；登五根樓，入五力室；嗅七覺香，飲八正水；坐於有餘涅槃之狀，觸於四禪無漏涼風；能如此者，即是眾生真善知識。不毀淨戒，能修禪定；增長覺慧，能壞惡趣；得解脫道，觀四諦方；焚諸見草，破身見石；摧滅戒取大阿修羅，明見於魔五欲之槍，度於曠野險惡之路；入涅槃城，絕貪欲網，破於嫉妒毘舍遮鬼；洗除慳貪，吐出我慢；下我、我所，拔三毒根；滅諸結使，止生死輪；斷愛身索，壞因緣鎖；能摧三有茂盛大樹，永離胞胎，度老病死憂悲苦惱大苦之海。

欲知因緣，體性幽微；  
若以少智，說其實相；  
如人以頭，欲壞石山。  
是最大網，彌綸三界；

此是邪林，迷惑行者；  
此是惡胃，冒凡夫鹿。  
入此胃者，善法消滅；  
摩旃陀羅，毒箭所射。  
此是智攢，攢因緣海；  
誰攢緣海？釋迦牟尼；  
成就大智，涅槃甘露。

此十二緣，唯佛能見，能除己惑及以化他。如昔所聞：折吒王在鬱禪耶城，精勤修施，好行忍辱，恭敬宿長。勇猛大力，兵眾強盛，威伏四海。明於治斷，綏撫黎庶，如母牛念犢。後於異時，鬱禪耶城疾疫大行，死者過半，城中人民遂致希少。雖復咒藥，欲禳災患；如蘇注火，倍增熾劇。死亡者眾，路少人跡；狐狼野干，滿於里巷，亦入人舍；鷓鴣群飛，翳障日月。舉城悲號，涕泣盈路，積屍城中，猶如塚墓。時折吒王見國人民，死喪者眾，心懷憂惱；如入戰陣爲怨所擒，愁悴憂怖，發憤忘死。於夜靜時獨設方計，立志確然，思趁疫病鬼。以阿伽陀藥遍塗身體，咒索結身，著如意寶鎧，手捉利劍；單己獨步，即從殿下，出于宮門，往到城中四衢道頭神寺塔廟，遍觀井中及橋梁下、處處林樹及市肆間。見有諸鬼，色貌不同，言音各異，殘害凶惡，殺害無度；死人屍骸羅列其前，鬪

體爲器盛人血髓；手探腸肚，糞血沾污；或以人腸交絡身體，諍食死人，鬥諍牽掣。如是惡鬼、魑魅、魍魎，充滿城中。王見是已，如金翅鳥欲取龍時，即入鬼中咀叱鬼言：「何以故是？」以偈問曰：

何故以人腸，交絡汝身體？

手捉鬪體器，盛滿血髓腦。

生爲惡疫病，常斷人命根；

噉食人血肉，用自充飽足。

諸鬼即時以偈答曰：

我是夜行鬼，法食人髓肉；

肪膏及五藏，盡皆所甘嗜。

汝民今災患，實是我所作。

王復問言：「如是災患，實汝作也？」羅刹答言：「是我所作！」王復語鬼：「汝今何不速捨此事？」諸鬼答言：「我不能捨，所以者何？刺法頭尖，火體性熱；羅刹之性，法食人肉。」王語鬼言：「汝今云何不欲捨耶？汝不見我刀色如青雲，亦如優鉢華，亦如毒蛇大瞋恚時；以我臂力捉此利劍，足能令汝捨此惡事。」羅刹答言：「人帝！汝得自在，設以利刀，切割我身猶如胡麻；雖能如是，災患之火猶不可滅。」王言：「云何不滅？」羅刹即時指南大樹，而答王言：「今彼樹下有



刹，面有三眼，顧眄揮霍，狀貌兇醜，手摩目視，能爲災厲；死亡疾病皆由彼作，令諸衆生，死斃都盡。汝大丈夫，可先降彼，彼若伏者我等隨順。」

王聞此語，疾走往趣，叱言：「汝名字誰？」

羅刹答言：「我名乘腹，隨欲現形；以我之力，使汝人民，悉被災患。」王聞是已，便自唱言：「我今得息。」羅刹問曰：「云何言息？」王言：「我久思惟：誰苦世間？今始得汝，便爲不復疲苦也！」羅刹問言：「汝今欲作何等？」王言：「我此利劍未曾嘗血，今爲國人，必以此刀當飲汝血，如飲甘露。」羅刹言：「徒爲此事，不能解汝疲勞之果。」王問言：「云何不解疲勞之果？」羅刹答言：「汝今且觀南三門裡，有羅刹名曰大鼓。須勇健力，乃可降伏。我今住此，不棄汝走，先可降彼。」

王聞其言，於大閻中奮劍直進，即到南門。見大鼓羅刹，高視卻偃，翹腳而坐。身有三頭，著于甲冑。捉三歧戟，其色青黑，甚可怖畏。王即念言：「彼鬼今日作惡已，竟自得閑樂，唯我慘悴。以我威武，能使諸王頂戴我足，爲此羅刹之所陵惱。」羅刹見王威德嚴厲，驚惶而起，叉手合掌，舉著頂上而作是言：「善來！大王！威德尊重如似帝釋。悲救世人，來至我所。」王言：「羅刹！汝爲我民作大衰患。詐稱讚我，所作極惡。」羅刹

言：「王若信我語者，聽我所說。世間災患及非災患，非我所作；今城外有鬼，名摩訶舍涅；於夜行中，最爲自在；四頭四面，有大威力，是我之主。若能伏彼，得大名稱。」

王聞此語，疾走出城，見彼羅刹以鬻體爲鬘，繫四頭上。以大象濕皮，而作衣服。復以蟒蛇繫其腰，種種毒蛇以爲瓔珞。鋸牙雙出，用懸人腹。其身洪壯，以血塗之。手足支節，如赤栴檀。復以鬻體盛滿血膿，安置于前，呼吸啜嗽，以爲飽足。手捉利戟，繞死人屍。王睹是已，儀容嚴肅，雄心振動，譬如暴風吹鼓大樹，如兩師子共相見時，即奮威猛，譏讒而言：「叱！夜行主，欺我何甚！縱放毒惡，傷害我民。咒藥醫療如蘇注火；汝於今者，死時到矣！」羅刹答言：「地主且莫速忿，聽我且說爲災患者，先問我過，然後加罪。百姓災患，非我所作；而我微弱不得自在，爲他使役；於此前路，有婦女鬼，爲彼驅策，制不由己。」王復問言：「彼婦女者，狀貌云何？」答言：「極惡！外詐善軟，心懷毒虐。須臾變惑若干色像，須降伏彼，我當隨從。」

王即思惟：「此不自在，但當求彼。」時羅刹女捨己身相，而作化王所重夫人，在王後行，語於王言：「我常爲王最所愛重，何以棄我？夜行至

此，更愛誰耶？」王於爾時，卒聞其言未體真偽，迴首顧瞻，尋知是鬼。王語其言：「大德且住，汝噉一城人民都盡，而於今者，欲食我耶？譬如暴河力能漂沒，唯不能浮大石重山。」王捉其手而語之，言：「捨汝幻惑，復汝本形。汝作大惡，今我執汝，非枉橫也！」羅剎即時，合掌作禮而言：「我今誠心，歸命於王。」王時即更聞有異聲，顧望四方。羅剎問言：「何以顧望？」王復問言：「是何妙聲？」羅剎答言：「我過欲導發，此歌音聲、彈琴聲者是我根本。一切災患，彼女所爲；坐彼女人，使我住此。」

王時即便知此羅剎，爲他所使。復捉歌女，而問之言：「汝名爲誰？」羅剎答言：「我名三垂髮。」復是作言：「我更有王，名曰四牙。」王聞此語，即捨歌女。求彼四牙羅剎，即擒獲之。時此四牙語於王言：「亦非我過；去此不遠，有六羅剎：一名雲盧、二名山岳、三名甕腹、四者金剛主、五者見毒、六名擲胃。此六羅剎童子，是我之主。」王聞此語，往趣其所。即復捉得彼六羅剎。羅剎復言：「我亦爲他使。」王即問言：「誰使於汝？」六羅剎言：「有二羅剎：一名牛耳、二名手戟，能使於我。」王即推得。復語王言：「我不自在，我更有主。」問言：「是誰？」羅剎答言：

「名速疾金翅鳥。」即時復捉彼金翅鳥。金翅鳥言：「有二男子，是我之主；一名極惡、二名火髮、三名梅檀。」王即思惟：「我今求鬼，欲滅災患；而此諸鬼，展轉相示，曠路長遠。雖復長遠，若不推得其根本者，終不休息。」

王復前進，見三羅剎。彼羅剎等遙見王來，即便避走。王即言：「住！我此利劍，未曾施用。我爲擁護國民，跋涉遠路，故來至此。汝等云何返捨我走？」羅剎聞王安慰之言，尋便迴還，合掌而言：「離此不遠，有浪叢塚，諸惡禽獸巢穴，彼中狐狼、野干、豺狸、熊、虎、鷗鷺、鴟梟，互相搏食，出大惡聲，交橫充滿。」王復問言：「彼有何物？」答言：「彼有羅剎，形貌粗大，癰腫肥脹，笑渴皴剝；色若黑雲搖動，兩目光如掣電，利牙重出，銜唇瞋怒，種種鬼神以爲眷屬；諸惡鬼神，無不率從。世間非法，皆是彼作；兇黨熾盛，最難調伏。若能降伏大力鬼者，王之威德流聞天下，我等亦當屈折隨順。」

王聞此語，勇猛奮發，不能自制，如海濤波，即到彼所。塵霧晦暝，猛風絕炎，吹死人段。障蔽昏暗，都無所見。見彼羅剎形容狀貌，如向所說。繞其左右，臭穢盈積；處處皆有髑髏之積，髮、爪之聚，積如山岳。弊壞故衣散壞在地，瓦甕、破瓦

無可行處。或見膨脹疽蟲爛壞，惡聲怪戰遍滿其中；如刀兵劫，甚可怖畏。復有諸鬼，皆食肉血，以自肥飽，都是兇險殘害之眾；眼如電光，頭上火然，鼻大庖凸，雙牙縫出，其耳如箕，形狀醜惡，說不可盡；虎狼之皮以爲衣服，鬻體盛脂置于右手，瀉著火中。王見是已，即便憂愁唱言：「咄哉！云何自恃己力，暴惡乃爾？我不摧滅，不得自立。若以咒藥之力，鬼皆走散；我今應當疾走直前，以其左手捉羅刹髮，我爲國民除災患故，必當滅此羅刹之主。」作是語已，遍觀四方，即時騰踊如師子吼，上歸諸天四方神祇：「國中災患毒樹之本，我當拔去。」即頓其髮，羅刹自恃力，喋喋笑言：「誰於暴河乃欲截流？誰入虎口欲數其齒？而故來觸猛惡毒蛇？一切世間雄猛丈夫，數千億萬我皆摧滅，云何敢爾頓擊我髮？且置勿言！而一切世間大力雄猛，都無有能與我敵者，唯除折吒！是誰小豎、敢捉我髮？」王聞稱已，即時喜勇而語鬼言：「善哉！賢士。言折吒者，即我身是。」鬼聞是語，驚喜而言：「聽我悔過，願王垂愍莫加瞋忿，自今已後，一切災患爲王除去。」作是語已，忽然不現。王威力故鬼神退散，國中人民倍復熾盛，無諸災患同於諸天。

## 無明羅刹集卷中

失譯人名 附秦錄

復次，以何義故說此譬喻？不爲綺語、不爲非時。所以者何？爲欲增廣佛法甚深義故，爲欲顯示因緣理故，作是種種眾多方喻。言王城者：喻於三有。三有城中，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愛別離苦、求不得苦、怨憎會苦。毀罵、惡名、持戒、破戒，如是種種無量諸苦，不可稱計煩惱、災疫，喪失善根。菩薩悲愍，猶如母牛念於犢子，而爲眾生作真親友，堅誓勇猛救濟一切；善知生死結習因果，善能曉了法以非法。具足四攝，成就一乘大心眾生，觀察五道輪轉受苦，常爲四大毒蛇、五陰怨賊、六入空聚、愛詐親善、愚癡五欲、計我我所之所侵害。是諸眾生煩惱所縛，云何今者而不拔濟？菩薩思惟如是事已，從宮殿起，即便出家。被精進鎧，四攝神咒而自擁護，身念良藥以自塗體，忍辱功德以爲矛盾。無量劫中所修智慧，猶如利劍。專心正念，如王大道。坐道場時觀察一切世間苦原，發大弘誓，必拔其本。此苦原者逼切眾生，爲大苦惱眾患之首，九十六種愚癡所弊，不識生老病死過患之源。

菩薩爾時以正觀察，見老病死無量苦患。解是

義已，即問老言：「汝名爲誰？」老即答言：「我名爲老。」菩薩問言：「汝何所老？」老答言：「而我老者能老三界。」菩薩問言：「更何所作？」老答言：「我無所作。」菩薩言：「汝爲愛樂，而作飢儉。汝懷憶念，猶如野象，蹋芭蕉林盡皆摧碎。汝是曠野、懸遠嶮路。能滅六根喜樂之樂，能壞壯色如霜害花，移徙盛力能使消滅乾竭六情。云何而言，我無所作？」老答言：「此事實爾！」菩薩言：「老者二字，三界都聞，不解其義。」老復言：「汝今真實究盡知我。」菩薩問曰：「彼第二者，爲是誰耶？」老答言：「名之爲死。」

菩薩爾時即問死曰：「今汝名字何期粗惡？」死答言：「不但名惡，名下之事，復甚粗惡。一切世界人、天、阿修羅、夜叉、鬼神，我盡能殺。如大羅剎能壞國土，我亦如是能壞一切有生之命。」菩薩問曰：「怪哉！汝最大惡，無悲愍心，汝所遊行，無處不至；下賤惡業，無過於汝。」死答言：「如是之事，實是我體。」菩薩問曰：「汝體雖爾，以我心力，要斷於汝。汝雖難伏，以我精進，要當伏汝。如海波浪，不能吹山；汝亦如是，豈能殺我？」死答曰：「汝於今者雖作是意，恐汝未必能制於我。」菩薩問曰：「汝今何故疑我不能？」死答曰：「若有精進，善巧方便，乃能制我。恐汝

未必勇猛精進，是故疑汝。」菩薩言：「汝且觀我：於無量劫慈悲方便，自以己命代諸眾生乃至重怨，設以利劍支節解我，我於彼所恒生慈心；急難眾生設來投我，寧捨身命爲作救護。如是方便足滅汝不？」死答言：「何須廣說多作往返？何足勤勤苦惱於我？我當至誠語汝根本；此根本者，即是生也。生者：生一切世間無量苦惱。四大毒蛇、五陰怨賊、六情之器、輪迴五道，皆生所爲。此生始有，生一切苦，況復中後？若受生者，如我等苦不可稱計；若捨生者，則無過患。一切過患，由生而有。譬如無薪，火無所燒；亦如無樹，斧無所斫；亦如無瓶，椎何所破？如無藕花，霜何所敗？以喻方之知生多患。汝今誠心，決定誓願欲斷死者，必先斷生。由此生故，有老病死、憂悲苦惱，諸災患等皆有勢力。」菩薩言：「我解是事，若有山者，金剛必壞。若無山者，金剛雖堅，何所能壞？凡有身者，必有諸苦。若無身者，苦何所苦？」

菩薩爾時即放老死，而捉於生，而問之曰：「汝名誰耶？」生答言：「我有種種眾多名字。而我名者，名中最勝，號之爲生。」菩薩問言：「何故名生？」生答言：「汝自觀察。」菩薩尋自觀生，而作是言：「然此生者，出一切有。從二和合，出於生義。」生答言：「今汝智慧，實非顛

倒，修理而解。」菩薩問曰：「而此生者，生一切苦。何故不名出一切苦，乃名生耶？」生答言：「我有此過，實如汝言。」菩薩問曰：「汝不見我有堅誓願，能斷汝耶？我以悲愍爲體，能滅世間一切眾苦。」生答言：「善哉！善哉！誠如所言：我不自在，從他而有，令我依止。諸有男子得是勢力，能生一切生死之苦。汝若不信，何不自觀？」菩薩思惟：「我今觀生，定知是有。而此三有即三大龍：能雨暴雨，注於生河，入死海水；有因緣河漂淪眾生，沒溺苦海。」

菩薩爾時，即便捨生，而捉於有，訶責有言：「我爲一切眾生，而作真濟。秉智慧劍，能斬怨敵。汝今云何敢自放逸，莊嚴生耶？」有即答言：「四取鉤鈞，鉤牽於我，著於有中。四取強力，捕諸嬰愚言：『我當樂，可以與有。』」汝但增長眾苦，何以與有？」取答言：「譬如虛空不能生樹，有地水因緣而能生樹。若無愛水，何由而得生於有樹？汝今不應但訶責我。」

菩薩即捨四取而捉於愛。愛語菩薩言：「善來！淨飯王子。汝於無量劫中，作諸功德，集諸善行。汝之威力過於帝釋、大梵天王。汝當留神，受我小供。」菩薩問言：「汝以何供？」愛答言：「於五根處所，受五欲樂，是我供養。」菩薩問

曰：「何以用此五根，而請於我？」愛答言：「我以色、香、味、觸而請於汝。」菩薩言：「汝今乃以香美毒果，請於我耶？」愛答言：「云何言毒？」菩薩言：「此五欲者，譬如以羊擲置火中；又如盲人，墮於深坑，遠離解脫、閉涅槃門。有智之人，乃至夢中尙離五欲，況復覺時？」愛答言：「諸天五欲，可不勝耶？」菩薩言：「亦如幻夢。有孫陀羅天女，端正如日，乘天宮殿音樂自恣，福盡命終，還墮地獄，豈非欺誑？」愛答言：「汝今若嫌欲界之事，色界諸天豈非樂也？彼色界中安止禪定，少於過患。」菩薩言：「彼色界中苦患之事，我悉知之。」愛答言：「汝今云何能觀察知？」菩薩言：「雖得禪定，生於梵世，福盡命終，墮三惡道。譬如燒炙，還冷水灑。眾生薄福，輪迴受苦。」愛答言：「如汝所解，最上有頂，汝心鄙賤，同於芻草。」菩薩問言：「何名有頂？」愛答言：「四無色界名之有頂。」菩薩問言：「四無色界，有何體相？」愛答言：「彼無色中所有諸天，能定壽命八萬大劫。」菩薩問言：「彼大劫盡更受何等？」愛答言：「八萬劫盡，名之爲終。」菩薩言：「嗚呼怪哉！觀於欲界苦惱無量，觀察色界體性必壞，至四無色不免於死。世界之中樂少苦多，甚可哀愍。」愛答言：「汝今若欲出我境界，更復何處欲

求於樂？」菩薩問言：「汝之境界，爲在何處？」愛答言：「一切有爲，是我境界。」菩薩言：「一切有爲，死得自在，是汝境界。我今超過有爲境界，死所不到，永離死處。無愛離別、怨憎會處；無生老病、憂悲惱處；五陰盡處，五根滅處，一切諸根無所用處，一切智讚出甘露處。如此之處，豈不名爲出汝境界？」愛聞是已，大笑而言：「毘輪蜜多、羅婆吒，如是等無量大仙，皆有是語，未見得者。」菩薩言：「彼雖欲求，不知方便。」愛答言：「汝於今者，有何方便？」菩薩言：「汝今當捨誑惑眾生諸大僞慢。我今拔汝，譬如大象拔於小草。」愛答言：「善哉！大心眾生，我依於受，應先取受。」菩薩言：「我今諦觀一切有生，咸皆怖畏苦之體相。諸根馳動，怖求於樂。樂不自在，由他而有。樂是詐僞暫有之法，凡愚之人，雖數得樂，情無厭足。樂爲放逸，能劫諸根，幻惑人心，墜陷凡夫；如繩墮蜜，得味甚寡，所失甚多。不別好醜，見便生愛，如以蘇油注於大火，熾炎倍增。愛且小住，待我擒受，乃當治汝。汝之與受，過各正等，俱當罪汝。」愛答言：「淨飯王子！汝雖自強，欲有此意，恐不禁我。何以故？往昔劫初，有大仙人：黃頭之等；出於好時，壽八萬歲；道德深厚，尙自不能虧損於我。況汝末惡之世，壽命短

促，不滿百年！」菩薩言：「我出惡世耶？」愛言：「實出惡世。」菩薩言：「今日縱令煩惱熾盛，出於濁時，若不破無明之門，何得名之爲大丈夫？」愛言：「且止！莫自歎譽。」菩薩言：「我稱時說，而非不時。是時是處，是真實說，有義而說。如日初出光不可隱，大人智光亦難隱蔽。」愛復答言：「觀汝之志，雖復勇進；未見成功，屢自稱讚。如似雲雷，降注大雨，孔雀歡喜；汝於今者，但興雲雷，未見雨水。如此旱雷，將何所益？以意量汝，恐汝無實。」菩薩言：「今當示汝不虛妄事。我於無量劫中所積善行，一心定意智慧利劍，當用斬汝。」愛答言：「何所卒？」菩薩復言：「今誰爲我作擾亂因？發此歌聲？是誰結業煩惱之手？觸三有琴，惱惑一切詔曲眾生？」愛言：「我正欲導，如此歌者欲鼓於琴，是我之本。我於今者，爲彼所作，爲彼所使。」菩薩問言：「是愛耶？」愛答言：「是！」菩薩言：「愛最是大火，能燒種種，處處皆遍。愛著樂者，皆墮愛中。嬰愚墮中，如蛾赴火。」愛言：「盡觀察。」菩薩言：「我以知之：貪樂生死樂，必爲愛所害；嗜味諸鳥獸，必爲網所覆。」愛言：「汝實知之！然我實能使諸凡愚著於有樂，後身必與堅鞭之苦。眾生貪有樂，是我之所作，乃至生有頂，還復令墮落。」菩

薩言：「汝不妄說，世間極渴無過於愛。如飲鹹水，踰增其渴。飲有鹹水，踰增其愛。」愛言：「汝莫殺我！」菩薩言：「汝言雖善，心常懷惡。若不除汝，我云何安？雖復如此，汝且小住，待我取受。」

菩薩思惟：「受何由生？」即自稟勵，身心勇猛，不懷怯弱。去諸憤鬧，得寂定足，入一切智地，即便見受。語於受言：「汝久遠來，欺弄眾生，而我為諸眾生作不請親友。汝從今已後，更不復得作擾亂事。」受言：「我作何擾亂？」菩薩言：「有受身者，體性是苦；詐現樂相，惑凡愚心。雖現親善，實是大怨。」受答言：「實有是過！然諸眾生，猶愛著我。如蜂採花，但貪香味，擾亂不停。」菩薩言：「汝言真實，如人為樂入海，遭種種難；為樂入陣，箭如雲雨。刀鋒劍矛，更相傷害。為樂因緣，遠涉嶮路曠野飢渴，艱難非一。為樂因緣作諸苦行，投淵赴火，五熱炙身，臥棘刺上，自餓斷食，編椽而坐，樹皮草衣，食果食菜。為樂因緣，造諸器械，耕田墾殖，造作窟宅，衣服織作。如是等事，皆為樂故生無量苦。」受言：「實爾！而我能令一切眾生，為樂因緣受無量苦。我極輕躁，無暫停時；然諸眾生，耽著受樂，謂我常爾。」菩薩言：「一切眾生，甚可悲愍！念

念常為汝所渴惑，而眾生愚闇，為汝擾惱。」受言：「我之過患，不但齊是；更有諸愆，倍過於此。從無始界來，運動流轉，一切有生之類，恒吞受我，無有厭足。如油投火，火不知足，是皆樂著我，無有能見我之過咎者。」菩薩言：「我於今日，愛怨賊邊高聲大喚，拔智慧劍、臨欲斬之。愛言由汝，非我已過。審如彼言，今當斬汝，若汝無者，愛則不有。」受言：「我不自在，為觸所使。汝雖害我，於汝無利。」

菩薩即時解其次第，以智慧手，而摩於觸，而語觸言：「汝名何等？生於一切眾生之苦。受因汝有，生死腳足、便得增長，閉涅槃門。」觸言：「能生受者，此事實爾。緣以三事因緣，觸乃得生。猶如鑽火，人、功、燧鑽三事和合，得出於火；我亦如是，有眼、識、緣，三事和合而有觸生。由觸因緣，得生於受；若無六入，我何從生？」菩薩言：「汝為實語，離三因緣則無有觸。生觸之流，六根最近。觸！爾且住！須取六根與爾同罪。」菩薩爾時體解觸相，次推六根：「此六根者，色如燕巢，亦如水泡；又如初生癰，不久當潰。有何強力，自高乃爾？」六入言：「何故作如是語？」菩薩言：「由有汝故，與觸作力；既自無事，橫生攀緣，生一切苦。我斷諍訟，豈與汝諍？」六入

言：「我過輕微，但能生觸。」菩薩言：「我今觀觸根原由汝。六入者，無量苦惱之大窟宅。汝恒狂逸，不曾寂定；志恒輕躁，不嘗調順；所可攀緣，不知厭足。六根嬰愚，貪嗜六觸，求諸六塵。」六入言：「大心眾生！汝欲伏我，應當在前調伏名色。汝若勤苦欲遮於我，應遮名色。」

## 無明羅刹集卷下

### 失譯人名 附秦錄

菩薩既得六入歸伏，即時尋復觀於名色，知其體相。語名色言：「以汝因緣，能生一切眾生大苦。汝宜速迴，還汝己業。」名色言：「我不自見己之有過。」菩薩言：「汝今云何不自見過？汝爲欺詐，體相極惡。由汝因緣，能生一切眾生六情。」名色言：「此事實爾！我猶如樹能生枝葉，既有我故，便能生於六情枝葉。」菩薩言：「我今當以智慧利斧，斫汝根本。六情枝葉，自然墮落。」名色言：「汝不能殺我，識之強壯肩膊大力，常擁護我。而此識種，若當不墮名色地中，何緣能生一切眾苦？」菩薩言：「實爾！若識不處母胎、住歌羅羅；眾生之身，終不生長。識若不住歌羅羅者，此歌羅羅，即便散壞。若散壞者，何緣而得有眾生

身？以此緣故，我今當以智慧之火，焚識種子。」

菩薩遂便捨於名色。觀察於識，而數之言：「汝如幻化，體性誑惑，猶如猿猴輕躁不住。亦如擊電，不嘗暫停。如不調馬，不著道路。亦如狂象，縱逸難禁。」識言：「誰敢罵辱有爲之王？」菩薩言：「是誰錯謬，以汝爲王？有何體相，自稱王耶？」識言：「我以身爲城，六入爲門，如我今者實是城主，一切諸法皆悉隨從，以我爲首，非王如何？」菩薩言：「我於百千劫中，磨智慧劍，今當殄滅汝之王位。」識言：「怪哉！我既無過，橫生怨嫌？」菩薩言：「汝云何言橫生怨嫌？而汝能生名色之患，豈非怨乎？」識言：「我與名色實相依有。若無識者，則無名色；若無名色，復無於識。」菩薩言：「怪哉！名色與識，真爲膠固之大親友，一切眾生輪轉根本。」識言：「我於名色，實爲膠固親昵之友，爲於業行之所走使，置我業中不得自在，隨其善惡，受五趣形。」菩薩言：「汝爲行所使，如此之過，原汝須臾。汝雖有過，待我明白。今當以慧眼，觀察行已，然後徵汝。」菩薩即時捨識，趣於行所，行即驚惶，而作是言：「汝是何人？勇力輕身，著不壞鎧，手秉菩提重利之劍。愚癡眾生長寢昏夜，計於我所，而能於此恐怖、可畏、放逸、黑暗，獨在中行。」菩薩



言：「汝受身鎖因緣長遠，我於今日，究盡觀察，名之悉達。」行即驚言：「從何解達？」菩薩言：「我發堅誓，於往昔時，供養恭敬大釋迦牟尼佛洗浴與食；行大精進，至於今日。從是以來，莊嚴功德，未曾懈怠。」行言：「我觀察汝，未久莊嚴。」菩薩言：「莫作是語！我初一阿僧祇劫，未得決定，滿二阿僧祇劫，方得決定。欲救眾生。」行言：「怪哉！能愛眾生。」菩薩言：「我愛眾生，以悲故愛；不以染著而生於愛。如有象群處大林中，四邊火起，誰見是厄不生悲愍？時最大象挽於樹枝，以打火滅，導道令過，得離火難。一切眾生，為生老病死火之所圍繞。誰有智者不生悲愍？欲令得出。」行言：「汝有悲愍，愛於眾生，何故入捨？」菩薩言：「我救眾生，未曾有捨。我從識邊觀於生死諸大過患，是汝所作。為斷汝故，故至汝邊。由汝之故，生第二天，為天帝釋，愛欲無厭；又由汝故，得生梵世，坐蓮華座，入禪寂定；乃至次第上至有頂非想之處，壽終下生，墮三惡道。如此之事，是汝所為。」行言：「誠如所言！導識王道，實我所作。識所行處，我為將護，必達所在。」菩薩言：「我以正見之石，磨智慧劍，解汝支節。」行言：「請莫為之！不能補汝疲勞之果。」菩薩言：「何故不補？」行言：「一切結使

火燧大苦之母，名為無明。眾惱鄙穢，大苦盈集一切災患，是彼所作。汝不徵彼，返欲捉我，將何補乎？」菩薩言：「此無明者，為何所在？」行言：「而此無明，大毘舍闍煩惱羅刹之所圍遶，難可降伏。今者住彼愚癡結使諸惡塚間。」

菩薩爾時從行得知無明處已，發勇猛心，往詣其所。而振吼言：「彼結使羅刹煩惱鬼等，設勝我者，分受罪戮。我若勝彼，必當摧彼諸惱結使惡羅刹等，令其磨滅，無有遺餘。」行言：「如汝勇猛，有堅精進，入大無畏金剛三昧；解脫之門，自為汝開；殄滅無明，何足為難！」

菩薩于時雄猛四顧，即擒無明而詰之言：「汝於今者，豈不住彼煩惱結習諸惡塚間，而居止耶？而此塚間，畏生死者所厭賤處；顛倒塵埃、結使猛風，障蔽慧眼使無所見；種種詔曲、疑悔、糞草聚集之處；破戒之屍，五欲死人，支節腐壞，狼籍交穢，滿此塚間；覺觀大風，吹三毒火，猛炎熾然；惡欲我慢掉動不停，揚聲大笑骨聚之中；放逸死屍諸惡律儀，不淨膿血流污其地；三有瓦甕，坊膩嘶破，斷諸善根種種破器，散壞在地；斷常見髮，風吹蓬亂；無慚無愧弊壞衣衲，遍丘墓中；煩惱結害，粗澀石沙，九十六種邪見烏鴟諸惡雕鷲，栖宿塚間。或時復有貪有眾生狐狼、野干、狢狸、鼯

鼠，穴處塚間；復有戒取如彼兀樹、枝葉、摧落枯朽塚間；復有非法斷事破床，置于塚間；或時復有投淵赴火、臥棘刺上種種苦行，如爆熾火焚燒塚間；或時復有自恃色力及以命財，僑慢污穢盈集塚間；或有嫌恨、怨嫉棘刺，充滿塚間；或時復有惡覺觀蠅，壞於善根不淨疽蟲，臭穢污辱，集在死屍。或有五蓋煩惱怨賊，遊止塚間；或有計我及以我所諸咒術師，集在塚間；復有異見種種邪論，如狐梟鴟發大惡聲，叫呼塚間。復有羅刹捉愛絹縹，或有羅刹持睡眠杵，喜樂五欲；而復手秉三歧利叉，種種不善眾雜惡色，猖狂大喚，誼呼強笑，無怖畏心。或有羅刹搖頭動體，瞋目唱叫，騰踊跳擲叱吒拍脾，或嘯或歌或時戲舞；瞋恚羅刹、挾怨羅刹、小惡重報羅刹、卒暴羅刹、貪嫉羅刹、慢、我慢、我慢、不如慢、邪慢、大慢，欲、非法欲、貪、惡貪，如是凶險結使、煩惱諸大羅刹，不可稱數。菩薩到於眾結塚間，見此無明種種過惡覆於慧眼，障蓋身原，令諸眾生不見四諦，墜墮惡趣；復作此言：「是無明者，於生死曠路而作導首，能然生老病死之火大聚。是諸煩惱結業之母，閉涅槃門，開眾惡趣，能作大形彌綸三界，遍一切處。放逸大頭，疑結廣額，幻惑醜面，邪念庖鼻；邪見之目莫眼童子，四到掣電，伺怨報惡；多毛耽耳，欺

誑詐偽；深廣邃眉，瞋恚忿戾以爲利牙；貪欲醜惡作上粗脣，嫉妒願弊返脣下垂，邪命詭曲虛假矯稱，貪嗜利養以爲利齒；六十二見以爲其髮，三愛饕餮以爲長咽，八邪疣瘡以爲肩臂，諸惡律儀以爲長爪，忍受結業以爲兩乳，不知厭足、膨脹洪大以爲其腹，睡悔深黑以爲其臍，多欲貪愛以爲陰尻，十八諸界以爲兩髀，非法欲、惡欲以爲兩膝，我見人見以爲腳足，無慚大象垢穢濕皮以爲衣服，無愧青惡，污膩粗褐，以爲其被；坐結使床，眾結羅刹以爲侍從。處彼煩惱諸惡羅刹大眾之中，雖有千舌說其過罪，不能令盡。」又見無明羅刹，死封印輪，在傍旋轉；世間智人，見而振悚。

菩薩爾時，倍加精進，獲得增上一心定意，發大喜踊。尋時次第清淨心生，得不動地堅立之腳，即趣無明羅刹之所，到無惱地平正之處；除諸瞋忿嫌恨毒心棘刺沙石八法塵土，慈雨灌注，以灑于地，生諸善根。清茂軟草，善根安樂，以爲二足；四攝之法堅持於足，與眾超異；以定左手總六十二見之大亂髮，以智右手拔於利劍，以諸眾生不請之心，大師子吼高聲唱言：「我於無量佛所，積集善法；以大乘車，誓度一切。無量劫中精進之果，今以成就。一切眾生，爲生死大火之所焚燒，我今應當爲其除滅、摧伏結賊，斷諸行脈。爲出世道，拔

其險難。」無明羅刹聞是吼聲，宣調戲臂，大笑而言：「大梵天王、魔醯首羅、毘紐帝釋、四天、日月星辰，悉皆屈膝來在我前，爲我制控。婆藪仙、婆藪憂留、掘婆梨，如是等無量諸仙，各以智德，望出我界；然其皆爲我所迷惑，不知出徑。一切眾生，我皆上著生死輪上，輪迴有中，使不自在。如是之事，悉我所作。是何嬰愚？不自籌量而捉我髮？然諸人天、阿修羅、一切眾生，以我勇壯，耗擾不停。汝爲是誰？輕躁疾來至我所，在於我前而大哮吼；善根發起如日初出，是我昔來未嘗聞睹。一切眾生無知所盲，汝之慧眼開視分明，鑒察微妙乃如是乎！誰於生死苦惱之海大波浪中，卒教津濟令到彼岸？一切凡愚，處於邪徑，誰爲引導忽示正道？誰於無明大黑暗中，欸然慧炬，顯然幽冥？我之教命，三界之中咸皆承順，無能違者。諸仙外道，一切悉皆甘樂我界。摩醯首羅大梵天等，以我之力，生於常想。是誰無畏最勝之人，有大膽勇而不懼我，敢捉我髮？善哉！善哉！而汝今者，必定從於佛種中生，正觀之力無比功德，大悲爲體。必是菩薩悲救眾生，其德尊嚴如須彌山王；除此勝人，一切世間無敢舉手捉我髮者。」菩薩答言：「汝之所說實爲真正，我自昔來修諸善行，皆爲救濟一切眾生。如汝所說，言菩薩者，我即是

也。」無明曰：「大心眾生，汝智不動決定救他；怨親平等，悉爲一味。如盛熾火，焦然生葉。汝今慧火，焦然於我，亦復如是。汝今堅正，我從汝教，終不敢違。」菩薩言：「我以苦、空、無常、無我，所印之處，遣汝速去，不得疑滯。」菩薩說此印已，無明羅刹將諸煩惱諸惡軍眾，逃竄走入九十六種邪論之中；其所居止，住愚癡心。菩薩爾時廣集種種道品資糧，無師獨悟，滅於無明。是故眾人應修六度，廣集善法。

能善觀察聖所說，後獲大樂解深義；我昔曾聞有盲人，在空中中弄木杵。杵端衝屋著蜂窠，盲聞蜂聲逃出避；空中有驢被蜂螫，驢被毒痛出墮淵；淵中惡龍懷忿恚，起大雲雷雨大雹，於空聚落下霹靂；聚中惡鬼極瞋忿，遍於國界雨大火；世界眾生火所逼，皆共逃走入大河，河底水中羅刹宮，噉諸眾生血精氣；諸入河者至彼宮，極受苦毒入迴覆，復入石山唯一孔，眾生出孔入大海，海水鹹苦消肌體，叫喚大哭稱父母，諸神誰能拔濟我？時海渚中有神馬王，常食自然成熟糧米，肥壯翹陸。聞諸眾生受苦惱聲，馬王唱言：「誰於今者

欲度彼岸，到閻浮提？」諸墮水人皆舉右手，而作是言：「度我！度我！」馬王即時奮迅身體，八萬四千諸毛，森然俱長，挽捉毛者皆得脫苦。以何義故引如此喻？言盲人者：喻於一切眾生無明；蜂喻於行；驢喻於識；驢墮淵者，喻識墮名色；空聚落者，喻於六情；雹霹靂者，喻六情中無常患害；惡鬼者，即喻於觸；雨火者，喻於諸受；投入河者，即喻於愛；水中羅刹，食人精氣者，喻於四取；入迴覆者，喻於三有；大石孔者，即喻於生；言大海者，喻於老死憂悲眾苦；神馬王者，喻佛以善功德，正志堅實肥大之身。以正念定八萬四千諸善之毛，為諸眾生起悲愍心；一切眾生皆受大苦，為生所生，為老所老，為死所死；然諸眾生不知方便求出要路，諸佛於中，引接眾生令得離苦。能乘馬者，即是行人乘於法輪；憍陳如等五比丘，夜舍等五人，及諸豪貴長者子五十人，賢邑眾等六十人，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千人，舍利弗、大目連等二百五十人，頻婆娑羅王等八萬四千人，於最末後須拔陀羅；乃至遺法八萬四千諸深法藏，若有眾生得聞一句一偈之者，一切皆得與大涅槃而作因緣。

無明羅刹集卷下竟

# 解深密經卷第一

大唐三藏法師 玄奘 奉詔譯

##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最勝光曜七寶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界無量方所；妙飾間列，周圍無際其量難測，超過三界所行之處，勝出世間善根所起、最極自在淨識爲相、如來所都；諸大菩薩衆所雲集，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洛伽、人非人等常所翼從，廣大法味喜樂所持；現作衆生一切義利，滅諸煩惱、災橫、纏垢，遠離眾魔，過諸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大念慧行以爲遊路，大止妙觀以爲所乘，大空、無相、無願解脫爲所入門，無量功德衆所莊嚴大寶華王衆所建立大宮殿中。

是薄伽梵最清淨覺：不二現行，趣無相法，住於佛住，逮得一切佛平等性，到無障礙；不可轉法，所行無礙；其所安立不可思議，遊於三世平等法性，其身流布一切世界，於一切法智無疑滯，於一切行成就大覺，於諸法智無所疑惑，凡所現身不可分別，一切菩薩正所求智，得佛無二，住勝彼岸，不相間雜；如來解脫妙智究竟，證無中邊；佛地平等極於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與無量大聲聞衆俱：一切調順，皆是佛子，心善解脫，慧善解

脫，戒善清淨，趣求法樂；多聞、聞持，其聞積集；善思所思，善說所說，善作所作；捷慧、速慧、利慧、出慧、勝慧、抉擇慧、大慧、廣慧、及無等等慧，慧寶成就，具足三明，逮得一切現法樂住；大淨福田，威儀寂靜，無不圓滿；大忍柔和，成就無減，已善奉行如來聖教。

復有無量菩薩摩訶薩，從種種佛土而來集會；皆住大乘，遊大乘法，於諸衆生其心平等，離諸分別及不分別；種種分別、摧伏一切眾魔怨敵，遠離一切聲聞、獨覺所有作意，廣大法味喜樂所持，超五怖畏，一向趣入不退轉地，息一切衆生一切苦惱所逼迫地而現在前；其名曰：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法涌菩薩摩訶薩，善清淨慧菩薩摩訶薩，廣慧菩薩摩訶薩，德本菩薩摩訶薩，勝義生菩薩摩訶薩，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慈氏菩薩摩訶薩，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等而爲上首。

## 勝義諦相品第二

爾時，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即於佛前，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言：「最勝子！言一切法無二；一切法無二者，何等一切法？云何爲無二？」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善男子！

一切法者略有二種，一者有爲，二者無爲。是中『有爲』非有爲非無爲；『無爲』亦非無爲非有爲。」如理請問菩薩復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言：「最勝子！如何『有爲』非有爲非無爲？『無爲』非無爲非有爲？」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善男子！言有爲者，乃是本師假施設句；若是本師假施設句，即是遍計所集言辭所說，若是遍計所執言辭所說，即是種種遍計言辭所說，不成實故，非是有爲。」「善男子！言無爲者，亦墮言辭施設。離有爲無爲，少有所說，其相亦爾。然非無事而有所說。何等爲事？謂諸聖者，以聖智、聖見離名言故現正等覺，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爲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謂之有爲。善男子！言無爲者，亦是本師假施設句；若是本師假施設句，即是遍計所執言辭所說；若是遍計所執言辭所說，即是究竟種種遍計言辭所說；不成實故，非是無爲。善男子！言有爲者，亦墮言辭。設離無爲有爲，少有所說，其相亦爾。然非無事而有所說。何等爲事？謂諸聖者以聖智、聖見離名言故現正等覺，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爲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謂之無爲。」

爾時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復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言：「最勝子！如何此事、彼諸聖者以

聖智、聖見離名言故現正等覺？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爲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或謂有爲？或謂無爲？」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言：「善男子！如善幻師或彼弟子，住四衢道，積集瓦礫草葉木等，現作種種幻化事業，所謂象身、馬身、步身、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種種財穀庫藏等身。若諸眾生愚癡頑鈍惡慧種類，無所知曉，於瓦礫草葉木等上諸幻化事，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見者，實有象身，實有馬身、步身、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種種財穀庫藏等身。』如其所見，如其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愚妄。』彼於後時應更觀察。」

若諸眾生非愚非鈍，善慧種類，有所知曉，於瓦礫草葉木等上諸幻化事，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見者，無實象身，無實馬身、步身、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種種財穀庫藏等身；然有幻狀，迷惑眼事，於中發起大象身想，或大象身差別之想，乃至發起種種財穀庫藏等想，或彼種類差別之想。』不如所見、不如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愚妄。爲欲表知如是義故，亦於此中隨起言說，彼於後時不須觀察。」

「如是，若有眾生是愚夫類、是異生類，未得

諸聖出世間慧，於一切法離言法性不能了知；彼於一切有爲、無爲，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決定實有有爲、無爲。』如其所見，如其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癡妄。』彼於後時應更觀察。若有眾生非愚夫類，已見聖諦，已得諸聖出世間慧，於一切法離言法性，如實了知；彼於一切有爲、無爲，見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決定無實有爲、無爲，然有分別所起行相，猶如幻事，迷惑覺慧，於中發起爲、無爲想，或爲、無爲差別之想。』不如所見、不如所聞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癡妄。』

爲欲表知如是義故，亦於此中隨起言說，彼於後時不須觀察。如是，善男子！彼諸聖者於此事中，以聖智、聖見離名言故，現正等覺，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爲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謂之有爲，謂之無爲。一爾時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佛說離言無二義，甚深非愚之所行；

愚夫於此癡所惑，樂著二依言戲論。

彼或不定或邪定，流轉極長生死苦；

復違如是正智論，當生牛羊等類中。

爾時，法涌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從此東方過七十二殑伽河沙等世界，有世界名具大名

稱，是中如來號廣大名稱；我於先日從彼佛土發來至此。我於彼土曾見一處，有七萬七千外道並其師首，同一會坐，爲思諸法勝義諦相；彼共思議，稱量觀察遍尋求時，於一切法勝義諦相，竟不能得；唯除種種意解，別異意解，變異意解；互相違背，共興諍論，口出矛鑽，更相鑽已、刺已、惱已、壞已，各各離散。世尊！我於爾時竊作是念：『如來出世，甚奇希有，由出世故，乃於如是超過一切尋思所行勝義諦相，亦有通達作證可得。』」說是語已，爾時世尊告法涌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於超過一切尋思勝義諦相，現正等覺；現等覺已，爲他宣說，顯現開解，施設照了。』何以故？我說勝義，是諸聖者內自所證；尋思（覺觀）所行，是諸異生展轉所證。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界。復次法涌！我說勝義，無相所行；尋思但行有相境界。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界。復次法涌！我說勝義不可言說，尋思但行言說境界；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界。復次法涌！我說勝義絕諸表示，尋思但行表示境界；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界。復次法涌！我說勝義，絕諸諍論，尋思但行諍論境界；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

超過一切尋思境相。法涌當知：譬如有人盡其壽量，習辛苦味；於蜜、石蜜上妙美味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或於長夜，由欲、貪勝解諸欲熾火所燃燒故，於內除滅一切色聲香味觸相；妙遠離樂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或於長夜，由言說勝解，樂著世間綺言說故，於內寂靜聖默然樂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或於長夜，由見聞覺知表示勝解，樂著世間諸表示故，於永除斷一切表示薩迦耶滅究竟涅槃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法涌當知：譬如有人於其長夜，由有種種我所攝受諍論勝解，樂著世間諸諍論故，於北拘盧洲無我所、無攝受、離諍論，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如是法涌！諸尋思者，於超一切尋思所行勝義諦相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內證無相之所行，不可言說絕表示，  
息諸諍論勝義諦，超過一切尋思相。

爾時善清淨智慧菩薩白佛，言世尊甚奇，乃至世尊善說。謂世尊言：「勝義諦相微細甚深，超過諸法一異性相，難可通達。世尊！我即於此曾見一處，有眾菩薩等、正修行勝解行地，同一會坐，皆共思議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異性相。於此會中，一類菩薩作如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

一類菩薩復作是言：『非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然勝義諦相異諸行相。』有餘菩薩疑惑猶豫，復作是言：『是諸菩薩，誰言諦實？誰言虛妄？誰如理行？誰不如理？或唱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或唱是言：『勝義諦相異諸行相。』世尊！我見彼已，竊作是念：『此諸善男子，愚癡頑鈍，不明不善，不如理行；於勝義諦微細甚深，超過諸行一異性相，不能解了。』』說是語已，爾時世尊告善清淨智慧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此諸善男子愚癡頑鈍，不明不善，不如理行；於勝義諦微細甚深、超過諸行一異性相不能解了。』何以故？善清淨慧！非於諸行如是行時，名能通達勝義諦相，或於勝義諦而得作證。何以故？善清淨慧！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應於今時一切異生皆已見諦；又諸異生皆應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或應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已見諦者於諸行相應不除遣，若不除遣諸行相者，應於相縛不得解脫；此見諦者於諸相不解脫故，於粗重縛亦應不脫；由於二縛不解脫故，已見諦者應不能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或不應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清淨慧！由於今時非諸異生皆已見諦，非諸異生已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亦非已證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相』，不應道理。若於此中作如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善清淨慧！由於今時非見諦者，於諸行相不能除遣；然能除遣。非見諦者，於諸相縛不能解脫；然能解脫。非見諦者於粗重縛不能解脫；然能解脫。以於二障能解脫故，亦能獲得無上方便安隱涅槃；或有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相』，不應道理。若於此中作如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

「復次，善清淨慧！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如諸行相墮雜染相，此勝義諦相亦應如是墮雜染相。善清淨慧！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應非『一切行相共相』名勝義諦相。善清淨慧！由於今時，勝義諦相非墮雜染相諸行共相，名勝義諦相，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相』不應道理；『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相』，不應道理。若於此中作如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或『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

「復次！善清淨慧！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異者，如勝義諦相於諸行相無有差別，一切行相亦

應如是無有差別；修觀行者於諸行中，如其所見，如其所聞，如其所覺，如其所知，不應後時更求勝義。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應非諸行唯無我性、唯無自性之所顯現；是勝義相又應俱特別相成立，謂雜染相及清淨相。善清淨慧！由於今時一切行相皆有差別，非無差別；修觀行者於諸行中，如其所見，如其所聞，如其所覺，如其所知，復於後時更求勝義。又即諸行唯無我性、唯無自性之所顯現，名勝義相；又非俱時染淨二相別相成立，是故『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或一向異』者，不應道理。若於此中作如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或一向異』者，由此道理，當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

「善清淨慧！如螺貝上鮮白色性，不易施設與彼螺貝一相、異相；如螺貝上鮮白色性，金上黃色亦復如是；如箜篌聲上美妙曲性，不易施設與箜篌聲一相、異相；如黑沉上有妙香性，不易施設與彼黑沉一相、異相；如胡椒上辛辣性，不易施設與彼胡椒一相、異相；如胡椒上辛辣性，訶梨淡性亦復如是。如蠹羅綿上有柔軟性，不易施設與蠹羅綿一相、異相；如熟酥上所有醍醐，不易施設與彼熟酥一相、異相。又如一切行上無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一切法上補特伽羅無我性，不易施設與

彼行等一相、異相。又如貪上不寂靜相及雜染相，不易施設此與彼貪一相、異相；如於貪上，於瞋癡上，當知亦爾。如是，善清淨慧！勝義諦相不可施設與諸行相一相、異相。善清淨慧！我於如是微細極微細，甚深極甚深，難通達極難通達，超過諸法一異性相勝義諦相、現正等覺；現等覺已，爲他宣說，顯示開解，施設照了。」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行界勝義相，離一異性相，

若分別一異，彼非如理行。

眾生爲相縛，及彼粗重縛，

要勤修止觀，爾乃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長老善現曰：「善現！汝於有情界中，知幾有情懷增上慢？爲增上慢所執持故，記別所解？汝於有情界中，知幾有情離增上慢？記別所解？」爾時善現長老白佛言：「世尊！我知有情界中，少分有情離增上慢，記別所解。世尊！我知有情界中，有無量無數不可說有情懷增上慢，爲增上慢所執持故，記別所解。世尊！我於一時，住阿練若大樹林中，時有眾多苾芻亦於此林依近我住。我見彼諸苾芻於日後分，展轉聚集，依有所得現觀，各說種種相法，記別所解。於中一類，由得蘊故，得蘊相故，得蘊起故，得蘊盡故，得蘊滅故，得蘊

滅作證故，記別所解。如此一類，由得蘊故；復有一類，由得處故；復有一類，得緣起故；當知亦爾。復有一類由得食故，得食相故，得食起故，得食盡故，得食滅故，得食滅作證故，記別所解。復有一類由得諦故，得諦相故，得諦遍知故，得諦永斷故，得諦作證故，得諦修習故，記別所解。復有一類由得界故，得界相故，得界種種性故，得界非一性故，得界滅故，得界滅作證故，記別所解。復有一類由得念住故，得念住相故，得念住能治所治故，得念住修故，得念住未生令生故，得念住生已、堅住不忘、倍增廣故，記別所解。如有一類得念住故，復有一類得正斷故，得神足故，得諸根故，得諸力故，得覺支故，當知亦爾。復有一類，由八支聖道故，得八支聖道相故，得八支聖道能治所治故，得八支聖道修故，得八支聖道未生令生故，得八支聖道生已堅住不忘倍增廣故，記別所解。」

「世尊！我見彼已，竊作是念：『此諸長老，依有所得現觀，各說種種相法，記別所解』；當知彼諸長老，一切皆懷增上慢，爲增上慢所執持故，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不能解了。是故，世尊甚奇！乃至世尊善說！如世尊言：『勝義諦相微細最微細，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遍一切一味

相。』世尊！此聖教中修行苾芻，於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尚難通達，況諸外道？」

爾時世尊告長老善現曰：「如是如是！善現！我於微細最微細，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遍一切一味相勝義諦，現正等覺；現等覺已，爲他宣說，顯示開解，施設照了。何以故？善現！我已顯示：於一切蘊中，清淨所緣是勝義諦；我已顯示：於一切處、緣起、食、諦、界、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中，清淨所緣是勝義諦。此清淨所緣，於一切蘊中是一味相，無別異相。如於蘊中，如是於一切處中乃至一切道支中，是一味相，無別異相。是故善現！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復次善現！修觀行苾芻，通達一蘊真如勝義法無我性已，更不尋求各別餘蘊、諸處、緣起、食、諦、界、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真如勝義法無我性，唯即隨此真如勝義無二智爲依止，故於遍一切一味相勝義諦，審察趣證。是故善現！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復次善現！如彼諸蘊展轉異相，如彼諸處、緣起、食、諦、界、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展轉異相，若一切法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亦異相者，是則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亦應有因，從因所生；若從因生，應是有爲；若是

有爲，應非勝義；若非勝義，應更尋求餘勝義諦。善現！由此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不名有因，非因所生，亦非有爲，是勝義諦。得此勝義，更不尋求餘勝義諦；唯有常常時、恒恒時，如來出世、若不出世，諸法法性安立，法界安住。是故善現！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諦是遍一切一味相。善現！譬如種種非一品類異相色中虛空，無相、無分別、無變異，遍一切一味相；如是異性異相一切法中，勝義諦遍一切一味相，當知亦然。」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此遍一切一味相，勝義諸佛說無異；  
若有於中異分別，彼定愚癡依上慢。

### 心意識相品第三

爾時廣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者，齊何名爲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如來齊何施設彼爲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說是語已，爾時世尊告廣慧菩薩摩訶薩曰：「善哉善哉！廣慧！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意。汝今爲欲利益安樂無量衆生，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爲令獲得義利安樂，故發斯問。汝應諦聽，吾當爲汝說心、

意、識祕密之義。廣慧當知：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墮彼彼有情眾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濕生、或在化生，身分生起；於中最初一切種子心識成熟，展轉和合增長廣大，依二執受：一者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二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有色界中具二執受，無色界中不具二種。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亦名為心，何以故？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廣慧！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六識身轉——謂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此中有識——眼及色為緣生眼識，與眼識俱轉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有識——耳鼻舌身及聲香味觸為緣，生耳鼻舌身識，與耳鼻舌身識俱轉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

「廣慧！若於爾時一眼識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眼識同所行轉；若於爾時二三四五諸識身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五識身同所行轉。廣慧！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浪轉；若二若多浪生緣現前，有多浪轉。然此瀑水自類恒流，無斷無盡。又如善淨鏡面，若有一影生緣現前，唯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緣現前，有多影起；非此鏡面轉變為影，亦無受用滅盡可得。如

是，廣慧！由似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若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一眼識轉；若於爾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五識身轉。廣慧！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為建立故，於心、意、識祕密善巧，然諸如來不齊於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

「廣慧！若諸菩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不見阿陀那識；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不見積集，不見心；不見眼、色及眼識；不見耳、聲及耳識；不見鼻、香及鼻識；不見舌、味及舌識；不見身、觸及身識；不見意、法及意識；是名勝義善巧菩薩，如來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薩。廣慧！齊此名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

#### 一切法相品第四

爾時德本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於諸法相善巧菩薩；於諸法相善巧菩薩者，齊何名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如來齊何施設彼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說是語已，爾時世尊告德本菩薩

曰：「善哉！德本！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汝今爲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爲令獲得義利安樂，故發斯問。汝應諦聽，吾當爲汝說諸法相。謂諸法相，略有三種，何等爲三？一者遍計所執相，二者依他起相，三者圓成實相。」

「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謂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爲令隨起言說。云何諸法依他起相？謂一切法緣生自性，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乃至招集純大苦蘊。云何諸法圓成實相？謂一切法平等真如，於此真如，諸菩薩眾勇猛精進爲因緣故，如理作意、無倒思惟爲因緣故，乃能通達；於此通達漸漸修習，乃至無上正等菩提，方證圓滿。」

「善男子！如眩翳人眼中所有眩翳過患，遍計所執相當知亦爾。如眩翳人眩翳眾相，或髮毛輪、蜂、蠅、菖勝，或復青、黃、赤、白等相差別現前；依他起相當知亦爾。如淨眼人，遠離眼中眩翳過患，即此淨眼本性所行無亂境界，圓成實相當知亦爾。善男子！譬如清淨頗胝迦寶，若與青染色合，則似帝青、大青末尼寶像，由邪執取帝青、大青末尼寶故，惑亂有情；若與赤染色合，則似琥珀末尼寶像，由邪執取琥珀末尼寶故，惑亂有情；若

與綠染色合，則似末羅羯多末尼寶像，由邪執取末羅羯多末尼寶故，惑亂有情；若與黃染色合，則似金像，由邪執取真金像故，惑亂有情；如是，德本！如彼清淨頗胝迦寶上所有染色相應，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言說習氣，當知亦爾；如彼清淨頗胝迦寶上所有帝青、大青、琥珀、末羅羯多、金等邪執，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執，當知亦爾；如彼清淨頗胝迦寶，依他起相，當知亦爾。如彼清淨頗胝迦上所有帝青、大青、琥珀、末羅羯多、真金等相，於常常時、於恒恒時無有真實，無自自性，即依他起相上由遍計所執相，於常常時、於恒恒時，無有真實，無自自性；圓成實相，當知亦爾。」

「復次德本！相、名、相應以爲緣故，遍計所執相而可了知；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執以爲緣故，依他起相而可了知；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無執以爲緣故，圓成實相而可了知。善男子！若諸菩薩能於諸法依他起相上，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無相之法；若諸菩薩如實了知依他起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雜染相法；若諸菩薩如實了知圓成實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清淨相法。善男子！若諸菩薩能於依他起相上，如實了知無相之法，即能斷滅雜染相法；若能斷滅雜染相法，即能證得清淨相法。如是德本！由諸菩薩如實了知遍計

所執相、依他起相、圓成實相故，如實了知諸無相法、雜染相法、清淨相法；如實了知無相法故，斷滅一切雜染相法；斷滅一切染相法故，證得一切清淨相法。齊此名爲於諸法相善巧菩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爲於諸法相善巧菩薩。」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若不了知無相法，雜染相法不能斷；  
不斷雜染相法故，壞證微妙淨相法。  
不觀諸行眾過失，放逸過失害眾生，  
懈怠住法動法中，無有失壞可憐愍。

## 解深密經卷第二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 無自性相品第五

爾時，勝義生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曾獨在靜處，心生如是尋思：世尊以無量門，曾說諸蘊所有自相、生相、滅相，永斷遍知，如說諸蘊諸處緣起，諸食亦爾；以無量門，曾說諸諦所有自相，遍知永斷，作證修習；以無量門，曾說諸界所有自相種種界性，非一界性，永斷遍知；以無量

門，曾說念性所有自相能治所治及以修習，未生令生，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長廣大；如說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亦復如是；以無量門，曾說八支聖道所有自相能治所治及以修習，未生令生，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長廣大。世尊復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未審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我今請問如來斯義，惟願如來哀愍解釋，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有密意。」

爾時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善哉！善哉！勝義生！汝所尋思，甚爲如理。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汝今爲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及諸天人阿素洛等，爲令獲得義利安樂，故發斯問。汝應諦聽！吾當爲汝解釋所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有密意。」

「勝義生當知：我依三種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所謂相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善男子！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謂諸法遍計所執相；何以故？此由假名安立爲相，非由自相安立爲相，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謂諸法依他起相；何以故？此

由依他緣力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云何諸法勝義無自性性？謂諸法由生無自性性故，說名無自性性。即緣生法，亦名勝義無自性性；何以故？於諸法中，若是清淨所緣境界，我顯示彼，以爲勝義無自性性；依他起相，非是清淨所緣境界，是故亦說名爲勝義無自性性；復有諸法圓成實相，亦名勝義無自性性；何以故？一切諸法，法無我性，名爲勝義，亦得名爲無自性性；是一切法勝義諦故，無自性性之所顯故，由此因緣，名爲勝義無自性性。善男子！譬如空花，相無自性性當知亦爾；譬如幻像，生無自性性當知亦爾；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當知亦爾。譬如虛空，惟是眾色無性所顯，遍一切處；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當知亦爾，法無我性之所顯故，遍一切故。善男子！我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勝義生當知，我依相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何以故？若法自相都無所有，則無有生；若無有生，則無有滅；若無生無滅，則本來寂靜；若本來寂靜，則自性涅槃；於中都無少分所有更可令其般涅槃故，是故我依相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善男子！我亦依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何

以故？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於常常時、於恒恒時，諸法法性安住無爲，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於常常時、於恒恒時，諸法法性安住故無爲，由無爲故無生無滅，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是故我依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復次，勝義生！非由有情界中諸有情類，別觀遍計所執自性爲自性故；亦非由彼別觀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爲自性故、我立三種無自性性；然由有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增益遍計所執自性故，我立三種無自性性；由遍計所執自性相故，彼諸有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中，隨起言說如如，隨起言說如是。如是由言說熏習心故，由言說隨覺故，由言說隨眠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中，執著遍計所執自性相如如，執著如是。如是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執著遍計所執自性，由是因緣，生當來世依他起自性；由此因緣，或爲煩惱雜染所染，或爲業雜染所染，或爲生雜染所染；於生死中，長時馳騁、長時流轉，無有休息；或在那落迦，或在傍生，或在餓鬼，或在天上，或在阿素洛，或在人中，受諸苦惱。」

「復次勝義生！若諸有情從本已來未種善根，未清淨障，未成熟相續，未多修勝解，未能積集福

德智慧二種資糧，我爲彼故，依生無自性性，宣說諸法；彼聞是已，能於一切緣生行中，隨分解了無常無恒，是不安隱變壞法已，於一切行心生怖畏，深起厭患；心生怖畏深厭患已，遮止諸惡，於諸惡法能不造作，於諸善法能勤修習；習善因故，未種善根能種善根，未清淨障能令清淨，未熟相續能令成熟。由此因緣多修勝解，亦多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彼雖如是種諸善根，乃至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然於生無自性性中，未能如實了知相無自性性、及二種勝義無自性性；於一切行未能正厭，未正離欲，未正解脫，未遍解脫煩惱雜染，未遍解脫諸業雜染，未遍解脫諸生雜染；如來爲彼更說法要，謂相無自性性，及勝義無自性性；爲欲令其於一切行能正厭故、正離欲故、正解脫故、超過一切煩惱雜染故、超過一切業雜染故、超過一切生雜染故。彼聞如是所說法已，於生無自性性中，能正信解相無自性性及勝義無自性性，簡擇思惟，如實通達；於依他起自性中，能不執著遍計所執自性相；由言說不熏習智故，由言說不隨覺智故，由言說離隨眠智故，能滅依他起相；於現法中，智力所持，能永斷滅當來世因。由此因緣，於一切行能正厭患，能正離欲，能正解脫，能遍解脫煩惱業生三種雜染。」

「復次勝義生！諸聲聞乘種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跡故，證得無上安隱涅槃；諸獨覺乘種性有情，諸如來乘種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跡故，說得無上安隱涅槃；一切聲聞、獨覺、菩薩，皆共此一妙清淨道，皆同此一究竟清淨，更無第二。我依此故，密意說言唯有一乘，非於一切有情界中，無有種種有情種性或鈍根性、或中根性、或利根性有情差別。善男子！若一向趣寂聲聞種性補特伽羅，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終不能令當坐道場，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由彼本來唯有下列種性故，一向慈悲薄弱故，一向怖畏眾苦故；由彼一向慈悲薄弱，是故一向棄背利益諸眾生事；由彼一向怖畏眾苦，是故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我終不說一向棄背利益眾生事者、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者當坐道場，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說彼名爲一向趣寂聲聞。若迴向菩提聲聞種性補特伽羅，我亦異門說爲菩薩；何以故？彼既解脫煩惱障已，若蒙諸佛等覺悟時，於所知障、其心亦可當得解脫；由彼最初爲自利益，修行加行脫煩惱障，是故如來施設彼爲聲聞種性。」

「復次勝義生！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諸有情類意解種種差別可得。善男子！如來但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由



深密意，於所宣說不了義經，以隱密相說諸法要，謂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於是經中，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已清淨諸障，已成熟相續，已多修勝解，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彼若聽聞如是法已，於我甚深密意言說，如實解了；於如是法深生信解，於如是義，以無倒慧如實通達，依此通達善修習故，速疾能證最極究竟；亦於我所，深生淨信，知是如來應正等覺，於一切法現正等覺。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已清淨諸障，已成熟相續，已多修勝解，未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其性質直；是質直類，雖無力能思擇廢立，而不安住自見取中，彼若聽聞如是法已，於我甚深祕密言說，雖無力能如實解了，然於此法能生勝解，發清淨信，信此經典是如來說，是其甚深顯現、甚深空性相應，難見難悟不可尋思，非諸尋思所行境界，微細詳審，聰明智者之所解了。於此經典所說義中，自輕而住，作如是言：

『諸佛菩提為最甚深，諸法法性亦最甚深，唯佛如來能善了達，非是我等所能解了；諸佛如來，為彼種種勝解有情轉正法教，諸佛如來無邊智見，我等智見，猶如牛跡。』於此經典雖能恭敬、為他宣說、書寫護持、披閱流布、殷重供養、受誦溫習，然猶未能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是故於我甚深密意所

說言辭，不能通達；由此因緣，彼諸有情亦能增長福德智慧二種資糧；於彼相續未成熟者，亦能成熟。若諸有情，廣說乃至未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性非質直，非質直類，雖有力能思擇廢立，而復安住自見取中，彼若聽聞如是法已，於我甚深密意言說，不能如實解了；於如是法雖生信解，然於其義隨言執著，謂一切法決定皆無自性，決定不生不滅，決定本來寂靜，決定自性涅槃；由此因緣，於一切法，獲得無見及無相見，由得無見無相見故，撥一切相皆是無相，誹撥諸法遍計所執相、依他起相、圓成實相；何以故？由有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故，遍計所執相方可施設；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見為無相，彼亦誹撥遍計所執相，是故說彼誹撥三相，雖於我法起於法想，而非義中起於義想。由於我法起法想故，及非義中起義想故，於是法中持為是法，於非義中持為是義；彼雖於法起信解故，福德增長，然於非義起執著故，退失智慧；智慧退故，退失廣大無量善法。復有有情從他聽聞，謂法為法，非義為義；若隨其見，彼即於法起於法想，於非義中起於義想，執法為法、非義為義，由此因緣，當知同彼退失善法；若有有情不隨其見，從彼效聞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便生恐怖；生恐怖已，作如是

言：『此非佛語，是魔所說。』作此解已，於是經典誹謗毀罵，由此因緣獲大衰損，觸大業障。由是緣故，我說若有於一切相起無相見，於非義中宣說為義，是起廣大業障方便，由彼陷墜無量眾生，令其獲得大業障故。善男子！若諸有情未種善根，未清淨障，未熟相續，無多勝解，未集福德智慧資糧，性非質直，非質直類，雖有力能思擇廢立，而常安住自見取中；彼若聽聞如是法已，不能如實解我甚深密意言說，亦於此法不生信解，於是法中起非法想，於是義中起非義想，於是法中執為非法，於是義中執為非義；唱如是言：『此非佛語，是魔所說。』作此解已，於是經典誹謗毀罵，撥為虛偽，以無量門，毀滅摧伏如是經典，於諸信解此經典者起怨家想；彼先為諸業障所障；由此因緣，復為如是業障所障；如是業障初易施設，乃至齊於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無有出期。善男子！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有如是等諸有情類意解種種差別可得。」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一切諸法皆無性，無生無滅本來寂；  
諸法自性恒涅槃，誰有智言無密意。  
相生勝義無自性，如是我皆已顯示；  
若不知佛此密意，失壞正道不能往。

依諸淨道清淨者，惟依此一無第二；  
故於其中立一乘，非有情性無差別。  
眾生界中無量生，唯度一身趣寂滅；  
大悲勇猛證涅槃，不捨眾生甚難得。  
微妙難思無漏界，於中解脫等無差；  
一切義成離惑苦，二種異說謂常樂。

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佛如來密意語言甚奇希有，乃至微妙最微妙，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假名安立以為色蘊；或自性相，或差別相，假名安立為色蘊生，為色蘊滅，及為色蘊永斷遍知，或自性相，或差別相，是名遍計所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是名依他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是名圓成實相；世尊依此施設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於色蘊，如是於餘蘊，皆應廣說；如於諸蘊，如是於十二處，一一處中皆應廣說；於十二有支，一一支中，皆應廣說；於四種食，一一食中皆應廣說；於六界十八界，一一界中皆應廣說。如

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假名安立以為苦諦、苦諦遍知，或自性相，或差別相，是名遍計所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是名依他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是名圓成實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於苦諦，如是於餘諦，皆應廣說；如於聖諦，如是於諸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中，一一皆應廣說。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假名安立以為正定、及為正定能治所治；若正修未生令生，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長廣大，或自性相，或差別相，是名遍計所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相無自性性。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是名依他起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生無自性性，及一分勝義無自性性。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是名圓成實相；世尊依此施設諸法一分勝義無自性性。」

「世尊！譬如毘濕縛藥，一切散藥仙藥方中，皆應安處。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遍於一切不了義經，皆應安處。世尊！如彩畫地，遍於一切，彩畫事業皆同一味，或青或黃或赤或白，復能顯發彩畫事業；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遍於一切不了義經，皆同一味，復能顯發彼諸經中所不了義。世尊！譬如一切成熟珍饈諸餅果內，投之熟酥，更生勝味；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置於一切不了義經，生勝歡喜。世尊！譬如虛空遍一切處，皆同一味，不障一切所作事業；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遍於一切不了義經，皆同一味。不障一切聲聞獨覺及諸大眾所修事業。」說是語已，爾時世尊歎勝義生菩薩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善解如來所說甚深密意言義，復於此義善作譬喻；所謂世間毘濕縛藥、雜彩畫地、熟酥、虛空；勝義生！如是如是，更無有異；如是如是，汝應受持。」

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初於一時，在婆羅奈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惟為發起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輪，雖是甚奇甚為希有，一切

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而於彼時所轉法輪，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世尊在昔第二時中，唯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雖更甚奇、甚為希有，而於彼時所轉法輪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世尊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第一甚奇，最為希有，于今世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是真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世尊！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於此如來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說甚深了義言教，聞已信解，書寫護持，供養流布，受誦修習，如理思惟，以其修相發起加行，生幾所福？」

說是語已，爾時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勝義生！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其所生福無量無數，難可喻知；吾今為汝略說少分，如爪上土比大地土，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數算計喻鄒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或如牛跡中水比四大海水，百分不及一，廣說乃至鄒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如是，於諸不了義經，聞已信解廣說，乃至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所獲功德；此所說了義經教聞已

信解所集功德，廣說乃至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所集功德，百分不及一，廣說乃至鄒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

說是語已，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於是解深密法門中，當何名此教？我當云何奉持？」佛告勝義生菩薩曰：「善男子！此名勝義了義之教，於此勝義了義之教，汝當奉持。」說此勝義了義教時，於大會中，有六百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百千聲聞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一百五十千聲聞永盡諸漏，心得解脫，七十五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 解深密經卷第三

大唐三藏法師 玄奘 奉詔譯

#### 分別瑜伽品第六

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菩薩何依何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鉢舍那？」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知菩薩法假安立，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為依為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如世尊說

四種所緣境事：一者有分別影像所緣境事，二者無分別影像所緣境事，三者事邊際所緣境事，四者所作成辦所緣境事；於此四中，幾是奢摩他所緣境事？幾是毘鉢舍那所緣境事？幾是俱所緣境事？」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一是奢摩他所緣境事，謂無分別影像；一是毘鉢舍那所緣境事，謂有分別影像；二是俱所緣境事，謂事邊際所作成辦。」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依是四種奢摩他毘鉢舍那所緣境事，能求奢摩他？能善毘鉢舍那？」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如我為諸菩薩所說法假安立，所謂契經、應誦、記別、諷誦、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菩薩於此善聽善受，言善通利，意善尋思，見善通達，即於如所善思惟法，獨處空閑，作意思惟；復即於此能思惟心，內心相續作意思惟，如是正行多安住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是名奢摩他。如是菩薩能求奢摩他，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為所依故，即於如所善思惟法內三摩地所行影像，觀察勝解，捨離心相；即於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義中，能正思擇，最極思擇，周遍尋思，周遍伺察，若忍若樂若慧若見若觀，是名毘鉢舍那；如是菩薩能善毘鉢舍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緣心為

境，內思惟心，乃至未得身心輕安所有作意，當名何等？」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非奢摩他作意，是隨順奢摩他勝解相應作意。」「世尊！若諸菩薩乃至未得身心輕安，於如所思所有諸法內三摩地所緣影像作意思惟，如是作意，當名何等？」「善男子！非毘鉢舍那作意，是隨順毘鉢舍那勝解相應作意。」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奢摩他道與毘鉢舍那道，當言有異？當言無異？」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言非有異非無異；何故非有異？以毘鉢舍那所緣境心為所緣故；何故非無異？有分別影像非所緣故。」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毘鉢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與此心，當言有異？當言無異？」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言無異；何以故？由彼影像唯是識故。善男子！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世尊！若彼所行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心還見此心？」「善男子！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善男子！如依善瑩清淨鏡面，以質為緣，還見本質，而謂我今見於影像，及謂離質別有所行影像顯現，如是此心生時，相似有異，三摩地所行影像顯現。」「世尊！若諸有情，自性而住緣色等心所行影像，彼與此心亦無異耶？」「善男子！亦無有

異；而諸愚夫由顛倒覺，於諸影像不能如實知唯是識，作顛倒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齊何當言菩薩一向修毘鉢舍那？」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相續作意，唯思惟心相。」「世尊！齊何當言菩薩一向修奢摩他？」「善男子！若相續作意，唯思惟無間心。」「世尊！齊何當言菩薩奢摩他毘鉢舍那和合俱轉？」「善男子！若正思惟心一境性。」「世尊！云何心相？」「善男子！謂三摩地所行有分別影像，毘鉢舍那所緣。」「世尊！云何無間心？」「善男子！謂緣彼影像心，奢摩他所緣。」「世尊！云何心一境性？」「善男子！謂通達三摩地所示影像，唯是其識；或通達此已，復思惟如性。」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毘鉢舍那凡有幾種？」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略有三種；一者有相毘鉢舍那，二者尋求毘鉢舍那，三者伺察毘鉢舍那。云何有相毘鉢舍那？謂純思惟三摩地所行，有分別影像毘鉢舍那；云何尋求毘鉢舍那？謂由慧故，遍於彼彼未善解了一切法中，爲善了故作意思惟毘鉢舍那；云何伺察毘鉢舍那？謂由慧故遍於彼彼已善解了一切法中，爲善證得極解脫故，作意思惟毘鉢舍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奢摩他凡有幾種？」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即由隨彼無間心故，當知此中亦有三種。復有八種，謂初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各有一種奢摩他故。復有四種，謂慈悲喜捨四無量中，各有一種奢摩他故。」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說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復說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復名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諸菩薩隨先所受所想法相，而於其義得奢摩他毘鉢舍那，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若諸菩薩不待所受所想法相，但依於他教誡教授，而於其義得奢摩他毘鉢舍那，謂觀青瘀及膿爛等，或一切行皆是無常，或諸行苦，或一切法皆無有我，或復涅槃畢竟寂靜，如是等類奢摩他毘鉢舍那，名不依法奢摩他毘鉢舍那。由依止法得奢摩他毘鉢舍那故，我施設隨法行菩薩是利根性；由不依法得奢摩他毘鉢舍那故，我施設隨信行菩薩是鈍根性。」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說緣別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復說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名爲緣別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復名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諸菩薩緣於各別契經等法，於如所受所思惟法，修奢摩

他毘鉢舍那，是名緣別法奢摩他毘鉢舍那。若諸菩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集爲一團一積一分一聚，作意思惟此一切法隨順真如、趣向真如、臨入真如；隨順菩提，隨順涅槃，隨順轉依及趣向彼；若臨入彼此一切法，宣說無量無數善法，如是思惟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說緣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復說緣大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又說緣無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名緣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名緣大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復名無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緣各別契經乃至各別論義，爲一團等作意思惟，當知是名緣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若緣乃至所受所思契經等法，爲一團等作意思惟，非緣各別，當知是名緣大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若緣無量如來法教，無量法句文字，無量後後慧所照了，爲一團等作意思惟，非緣乃至所受所思，當知是名緣無量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齊何名得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由五緣故，當知名得；一者於思惟時，剎那剎那融銷一切粗重所依；二者離種種想，得樂法樂；三者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無量法光；四者所作成滿

相應淨分無分別相，恒現在前；五者爲令法身得成滿故，攝受後後轉勝妙因。」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當知從何名爲通達？從何名得？」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從初極喜地名爲通達，從第三發光地乃名爲得；善男子！初業菩薩亦於是中隨學作意，雖未可歎，不應懈廢。」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奢摩他毘鉢舍那；云何名有尋有伺三摩地？云何名無尋唯伺三摩地？云何名無尋無伺三摩地？」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於如所取尋伺法相，若有粗顯領受觀察諸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有尋有伺三摩地；若於彼相，雖無粗顯領受觀察，而有微細彼光明念領受觀察諸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無尋唯伺三摩地；若即於彼一切法相，都無作意領受觀察諸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無尋無伺三摩地。復次，善男子！若有尋法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有尋有伺三摩地；若有伺察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無尋唯伺三摩地；若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是名無尋無伺三摩地。」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止相？云何舉相？云何捨相？」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心掉舉，或恐掉舉時，諸可厭法作意，及彼無間心作意，是名止相；若心沈沒，或恐沈沒時，諸可

欣法作意，及彼心相作意，是名舉相；若於一向止道，或於一向觀道，或於雙運轉道二，隨煩惱所染污時，諸無功用作意，及心任運轉中所有作意，是名捨相。」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知法知義；云何知法？云何知義？」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彼諸菩薩由五種相了知於法；一者知名，二者知句，三者知文，四者知別，五者知總。云何爲名？謂於一切染淨法中，所立自性假施設；云何爲句？謂即於彼名聚集中，能隨宣說諸染淨義，依持建立；云何爲文？謂即彼二所依止字；云何於彼各別了知？謂由各別所緣作意；云何於彼總合了知？謂由總合所緣作意。如是一切總略爲一，名爲知法；如是名爲菩薩知法。」

「善男子！彼諸菩薩由十種相了知於義；一者知盡所有性，二者知如所有性，三者知能取義，四者知所取義，五者知建立義，六者知受用義，七者知顛倒義，八者知無倒義，九者知雜染義，十者知清淨義。善男子！盡所有性者，謂諸雜染清淨法中，所有一切品別邊際，是名此中盡所有性；如五數蘊、六數內處、六數外處。如是，一切如所有性者，謂即一切染淨法中所有真如，是名此中如所有性。此復七種：一者流轉真如，謂一切行無先後

性；二者相真如，謂一切法補特伽羅無我性及法無我性；三者了別真如，謂一切行唯是識性；四者安立真如，謂我所說諸苦聖諦；五者邪行真如，謂我所說諸集聖諦；六者清淨真如，謂我所說諸滅聖諦；七者正行真如，謂我所說諸道聖諦。當知此中，由流轉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故，一切有情平等平等；由相真如、了別真如故，一切諸法平等平等；由清淨真如故，一切聲聞菩提、獨覺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由正行真如故，聽聞正法緣總境界勝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攝受慧平等平等。能取義者，謂內五色處，若心意識及諸建立義者謂器世界；於中可得建立一切諸有情界，謂一村田，若百村田，若千村田，若百千村田；或一大地至海邊際，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一瞻部洲，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一四大洲，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一小千世界，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一中千世界，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一三千大千世界；此百此千，若此百千；或此拘胝，此百拘胝，此千拘胝，此百千拘胝；或此無數，此百無數，此千無數，此百千無數；或三千大千世界，無數百千微塵量等，於十方面無量無數諸器世界。受用義者，謂我所說諸有情類，爲受用故攝受資



具。顛倒義者，謂即於彼能取等義，無常計常、想倒心倒見倒；苦計爲樂，不淨計淨；無我計我、想倒心倒見倒。無倒義者與上相違，能對治彼，應知其相。雜染義者，謂三界中三種雜染；一者煩惱雜染，二者業雜染，三者生雜染。清淨義者，謂即如是三種雜染所有離繫菩提分法。善男子！如是十種，當知普攝一切諸義。」

「復次，善男子！彼諸菩薩，由能了知五種義故，名爲知義；何等五義？一者遍知事，二者遍知義，三者遍知因，四者得遍知果，五者於此覺了。善男子！此中遍知事者，當知即是一切所知，謂或諸蘊，或諸內處，或諸外處。如是，一切遍知義者，乃至所有品類差別所應知境；謂世俗故，或勝義故；或功德故，或過失故；緣故世故，或生或住或壞相故，或如病等故，或苦集等故，或真如實際法界等故，或廣略故；或一向記故，或分別記故，或反問記故，或置記故；或隱密故，或顯了故；如是等類，當知一切名遍知義。言遍知因者，當知即是能取前二菩提分法，所謂念住或正斷等。得遍知果者，謂貪恚癡永斷——毘奈耶及貪恚癡一切永斷諸沙門果，及我所說聲聞如來若共不共世出世間所有功德，於彼作證。於此覺了者，謂即於此作證法中諸解脫智，廣爲他說，宣揚開示。善男子！如是五

義，當知普攝一切諸義。」

「復次善男子！彼諸菩薩由能了知四種義故，名爲知義；何等四義？一者心執受義，二者領納義，三者了別義，四者雜染清淨義。善男子！如是四義當知普攝一切諸義。復次善男子！彼諸菩薩由能了知三種義故，名爲知義；何等三義？一者文義，二者義義，三者界義。善男子！言文義者謂名身等。義義當知復有十種；一者真實相，二者遍知相，三者永斷相，四者作證相，五者修習相，六者即彼真實相等品差別相，七者所依能依相屬相，八者即遍知等障礙法相，九者即彼隨順法相，十者不遍知等及遍知等過患功德相。言界義者謂五種界；一者器世界，二者有情界，三者法界，四者所屬伏界，五者調伏方便界。善男子！如是五義（四義），當知普攝一切諸義。」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聞所成慧，了知其義；若思所成慧，了知其義；若奢摩他毘鉢舍那修所成慧，了知其義；此何差別？」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聞所成慧依止於文，但如其說，未善意趣，未現在前，隨順解脫，未能領受成解脫義；思所成慧亦依於文，不唯如說，能善意趣，未現在前轉順解脫，未能領受成解脫義；若諸菩薩修所成慧，亦依於文、亦不依文，亦如其說、亦不如

說，能善意趣，所知事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現前，極順解脫，已能領受成解脫義。善男子！是名三種知義差別。」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知法知義；云何爲智？云何爲見？」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我無量門宣說智見二種差別，今當爲汝略說其相；若緣總法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有妙慧是名爲智；若緣別法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有妙慧是名爲見。」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由何作意、何等、云何除遣諸相？」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由真如作意，除遣法相及與義相；若於其名及名自性無所得時，亦不觀彼所依之相，如是除遣；如於其名，於句於文於一切義，當知亦爾；乃至於界及界自性無所得時，亦不觀彼所依之相，如是除遣。」「世尊！諸所了知真如義相，此真如相亦可遣不？」「善男子！於所了知真如義中，都無有相，亦無所得，當何所遣？善男子！我說了知真如義時，能伏一切法義之相，非此了達餘所能伏。」

「世尊！如世尊說，濁水器喻、不淨鏡喻、撓泉池喻，不任觀察自面影相；若堪任者，與上相違。如是，若有不善修心，則不堪任如實觀察所有

真如；若善修心，堪任觀察；此說何等能觀察心？依何真如而作是說？」「善男子！此說三種能觀察心，謂聞所成能觀察心，若思所成能觀察心，若修所成能觀察心；依了別真如作如是說。」

「世尊！如是了知法義菩薩，爲遣諸相，勤修加行；有幾種相難可除遣？誰能除遣？」「善男子！有十種相，空能除遣；何等爲十？一者了知法義故，有種種文字相；此由一切法空，能正除遣。二者了知安立真如義故，有生滅住異性相續隨轉相；此由相空及無先後空，能正除遣。三者了知能取義故，有顧戀身相及我慢相；此由內空及無所得空，能正除遣。四者了知所取義故，有顧戀財相；此由外空，能正除遣。五者了知受用義，男女承事資具相應故，有內安樂相、外淨妙相；此由內外空及本性空，能正除遣。六者了知建立義，故有無量相；此由大空，能正除遣。七者了知無色故，有內寂靜解脫相；此由有爲空，能正除遣。八者了知相真如義故，有補特伽羅無我相、法無我相，若唯識相及勝義相；此由畢竟空，無性空，無性自性空及勝義空，能正除遣。九者由了知清淨真如義故，有無爲相，無變異相；此由無爲空、無變異空，能正除遣。十者即於彼相對治空性作意思惟，故有空性相；此由空空，能正除遣。」

「世尊！除遣如是十種相時，除遣何等？從何等相而得解脫？」善男子！除遣三摩地所行影像相，從雜染縛相而得解脫，彼亦除遣。善男子！當知就勝說如是空治如是相，非不一一治一切相；譬如無明非不能生乃至老死諸雜染法，就勝但說能生於行，由是諸行親近緣故；此中道理當知亦爾。」

爾時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中何等空，是總空性相？若諸菩薩了知是已，無有失壞，於空性相離增上慢。」爾時世尊歎慈氏菩薩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令諸菩薩於空性相無有失壞；何以故？善男子！若諸菩薩於空性相有失壞者，便為失壞一切大乘，是故汝應諦聽！諦聽！當為汝說總空性相。善男子！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中，一切品類『雜染、清淨』遍計所執相，畢竟遠離性，乃於此中都無所得，如是名為於大乘中總空性相。」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奢摩他毘鉢舍那，能攝幾種勝三摩地？」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如我所說：無量聲聞菩薩如來，有無量種勝三摩地。當知一切皆此所攝。」世尊！此奢摩他毘鉢舍那，以何為因？」「善男子！清淨尸羅、清淨聞思所成正見，以為其因。」世尊！此奢摩他毘鉢舍那，以何為果？」「善男子！善清淨戒、清

淨心、善清淨慧，以為其果。復次，善男子！一切聲聞及如來等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當知皆是此奢摩他毘鉢舍那所得之果。」世尊！此奢摩他毘鉢舍那能作何業？」「善男子！此能解脫二縛為業；所謂相縛及粗重縛。」

「世尊！如佛所說五種繫中，幾是奢摩他障？幾是毘鉢舍那障？幾是俱障？」「善男子！顧戀身財，是奢摩他障；於諸聖教，不得隨欲，是毘鉢舍那障；樂相雜住，於少喜足，當知俱障；由第一故，不能造修；由第二故，所修加行不到究竟。」

「世尊！於五蓋中，幾是奢摩他障？幾是毘鉢舍那障？幾是俱障？」「善男子！掉舉惡作是奢摩他障；昏沈、睡眠、疑是毘鉢舍那障；貪欲、瞋恚當知俱障。」世尊！齊何名得奢摩他道圓滿清淨？」「善男子！乃至所有昏沈睡眠、正善除遣，齊是名得奢摩他道圓滿清淨。」世尊！齊何名得毘鉢舍那道圓滿清淨？」「善男子！乃至所有掉舉惡作，正善除遣，齊是名得毘鉢舍那道圓滿清淨。」

「世尊！若諸菩薩於奢摩他、毘鉢舍那現在前時，應知幾種心散動法？」「善男子！應知五種：一者作意散動，二者外心散動，三者內心散動，四者相散動，五者粗重散動。善男子！若諸菩薩捨於大乘相應作意，墮在聲聞獨覺相應諸作意中，當知

是名作意散動；若於其外五種妙欲諸雜亂相所有尋思隨煩惱中，及於其外所緣境中縱心流散，當知是名外心散動；若由昏沈及以睡眠，或由沈沒，或由愛味三摩鉢底，或由隨一三摩鉢底諸隨煩惱之所染污，當知是名內心散動；若依外相，於內等持所行諸相，作意思惟，名相散動；若內作意為緣，生起所有諸受，由粗重身計我起慢，當知是名粗重散動。」

「世尊！此奢摩他毘鉢舍那，從初菩薩地乃至如來地，能對治何障？」「善男子！此奢摩他毘鉢舍那，於初地中，對治惡趣煩惱業生雜染障；第二地中，對治微細誤犯現行障；第三地中，對治欲貪障；第四地中，對治定愛及法愛障；第五地中，對治生死涅槃一向背趣障；第六地中，對治相多現行障；第七地中，對治細相現行障；第八地中，對治於無相作功用、及於有相不得自在障；第九地中，對治於一切種善巧言辭不得自在障；第十地中，對治不得圓滿法身證得障。善男子！此奢摩他毘鉢舍那於如來地，對治極微細、最極微細煩惱障及所知障，由能永害如是障故，究竟證得無著無礙一切智見，依於所作成滿所緣，建立最極清淨法身。」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依奢摩他毘鉢舍那勤修行故，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若諸菩薩已得奢摩他毘鉢舍那，依七真如，於如所聞所思法中，由勝定心於善審定、於善思量、於善安立真如性中內正思惟，彼於真如正思惟故，心於一切細相現行尚能棄捨，何況粗相？善男子！言細相者，謂心所執受相，或領納相，或了別相，或雜染清淨相，或內相，或外相，或內外相，或謂我當修行一切利有情相，或正智相，或真如相，或苦集滅道相，或有為相，或無為相，或有常相，或無常相，或有變異性相，或苦無變異性相，或有為異相，或有為同相相，或知一切是一切已有一切相，或補特伽羅無我相，或法無我相；於彼現行，心能棄捨；彼既多住如是行故，於時時間，從其一切繫蓋散動善修治心；從是已後，於七真如有七各別自內所證通達智生，名為見道；由得此故，名入菩薩正性離生，生如來家，證得初地；又能受用此地勝德。彼於先時，由得奢摩他毘鉢舍那故，已得二種所緣，謂有分別影像所緣，及無分別影像所緣；彼於今時，得見道故，更證得事邊際所緣；復於後後一切地中，進修修道，即於如是三種所緣作意思惟。譬如有人以其細楔，出於粗楔，如是菩薩依此以楔出楔，方便遣內相故，一切隨順雜染分相，皆悉除遣；相除遣故，粗重亦遣，永害一切相粗重故，漸次於彼後

後地中，如煉金法陶煉其心，乃至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得所作成滿所緣。善男子！如是菩薩於內止觀正修行故，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修行引發菩薩廣大威德？」「善男子！若諸菩薩善知六處，便能引發菩薩所有廣大威德；一者善知心生；二者善知心住；三者善知心出；四者善知心增；五者善知心減；六者善知方便。」

「云何善知心生？謂如實知十六行心生起差別，是名善知心生；十六行心生起差別者：一者不可覺知堅住器識生，謂阿陀那識；二者種種行相所緣識生，謂頓取一切色等境界分別意識，及頓取內外境界覺受，或頓於一念瞬息須臾、現入多定、見多佛土、見多如來分別意識；三者小相所緣識生，謂欲界繫識；四者大相所緣識生，謂色界繫識；五者無量相所緣識生，謂空識無邊處繫識；六者微細相所緣識生，謂無所有處繫識；七者邊際相所緣識生，謂非想非非想處繫識；八者無相識生，謂出世識及緣滅識；九者苦俱行識生，謂地獄識；十者雜受俱行識生，謂欲行識；十一、喜俱行識生，謂初二靜慮識；十二、樂俱行識生，謂第三靜慮識；十三、不苦不樂俱行識生，謂從第四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識；十四、染污俱行識生，謂諸煩惱及隨煩

惱相應識；十五、善俱行識生，謂信等相應識；十六、無記俱行識生，謂彼俱不相應識。」

「云何善知心住？謂如實知了別真如；云何善知心出？謂如實知出二種縛；所謂相縛及粗重縛；此能善知，應令其心從如是出。云何善知心增？謂如實知能治相縛粗重縛心，彼增長時、彼積集時，亦得增長、亦得積集，名善知增。云何善知心減？謂如實知彼所對治相，及粗重所雜染心；彼衰退時、彼損減時，此亦衰退、此亦損減，名善知減。云何善知方便？謂如實知解脫勝處及與遍處，或修或遣。善男子！如是菩薩於諸菩薩廣大威德，或已引發，或當引發，或現引發。」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於無餘依涅槃界中一切諸受，無餘永滅，何等諸受於此永滅？」「善男子！以要言之，有二種受無餘永滅；何等爲二？一者所依粗重受，二者彼果境界受。所依粗重受，當知有四種：一者有色所依受，二者無色所依受，三者果已成滿粗重受，四者果未成滿粗重受。果已成滿受者，謂現在受；果未成滿受者，謂未來因受。彼果境界受亦有四種：一者依持受，二者資具受，三者受用受，四者顧戀受。於有餘依涅槃界中，果未成滿受，一切已滅；領彼對治，明觸生受，領受共有；或復彼果已成滿受。又

二種受，一切已滅，唯現領受明觸生受；於無餘依涅槃界中般涅槃時，此亦永滅，是故說言：於無餘依涅槃界中，一切諸受無餘永滅。」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復告慈氏菩薩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能依止圓滿最極清淨妙瑜伽道、請問如來，汝於瑜伽已得決定最極善巧。吾已爲汝宣說圓滿最極清淨妙瑜伽道，所有一切過去未來正等覺者，已說當說，皆亦如是；諸善男子、若善女人！皆應依此勇猛精進，當正修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於法假立瑜伽中，若行放逸失大義；  
依止此法及瑜伽，若正修行得大覺，  
見有所得求免離；若謂此見爲得法，  
慈氏彼去瑜伽遠。譬如大地與虛空，  
利生堅固而不作；悟已勤修利有情，  
智者作此窮劫量，便得最上離染喜。  
若人爲欲而說法，彼名捨欲還取欲；  
愚癡得法無價寶，反更遊行而乞借。  
於諍誼雜戲論著，應捨發起上精進；  
爲度諸天及世間，於此瑜伽汝當學。  
爾時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於是解深密法門中，當何名此教？我當云何奉持？」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此名瑜伽了義之教，於此瑜伽

了義之教，汝當奉持。」說此瑜伽了義教時，於大會中，有六百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百千聲聞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一百五十千聲聞，諸漏永盡心得解脫；七十五千菩薩，獲得廣大瑜伽作意。

## 解深密經卷第四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 地波羅蜜多品第七

爾時，觀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十地；所謂極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復說佛地爲第十一；如是諸地，幾種清淨？幾分所攝？」

爾時世尊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當知諸地四種清淨，十一分攝；云何名爲四種清淨能攝諸地？謂增上意樂清淨，攝於初地；增上戒清淨，攝第二地；增上心清淨，攝第三地；增上慧清淨，於後後地轉勝妙故，當知能攝從第四地乃至佛地。善男子！當知如是四種清淨，普攝諸地。」

「云何名為十一種分能攝諸地？謂諸菩薩先於勝解行地，依十法行，極善修習勝解忍故，超過彼地，證入菩薩正性離生；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微細毀犯誤現行中正知而行，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得世間圓滿等持、等至，及圓滿聞持陀羅尼，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令隨所獲得菩提分法多修習住，心未能捨諸等至愛及與法愛，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諸諦道理如實觀察；又未能於生死涅槃棄捨一向背趣作意，又未能修方便所攝菩提分法，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生死流轉如實觀察；又由於彼多生厭故，未能多住無相作意，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令無相作意無缺無間、多修習住，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無相住中捨離功用，又未能得於相自在，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異名眾相、訓詞差別一切品類宣說法中得大自在，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得圓滿法身現前證受，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得遍於一切所知境界無著無礙、妙智妙見，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由是因緣，此分圓滿。此分滿故，於一切分皆得圓滿。善男子！當知如是十一種分，普攝諸地。」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緣最初名極喜地？乃至何緣說名佛地？」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成就大義，得未曾得出世間心，生大歡喜，是故最初名極喜地。遠離一切微細犯戒，是故第二名離垢地。由彼所得三摩地，及聞持陀羅尼，能為無量智光依止，是故第三名發光地。由彼所得菩提分法，燒諸煩惱，智如火焰，是故第四名焰慧地。由即於彼菩提分法，方便修習，最極艱難方得自在，是故第五名極難勝地。現前觀察諸行流轉，

又於無相多修作意，方現在前，是故第六名現前地。能遠證入無缺無間無相作意，與清淨地共相鄰接，是故第七名遠行地。由於無相，得無功用，於諸相中不為現行煩惱所動，是故第八名不動地。於一切種說法自在，獲得無量廣大智慧，是故第九名善慧地。粗重之身，廣如虛空；法身圓滿，譬如大雲皆能遍覆，是故第十名法雲地。永斷最極微細煩惱及所知障，無著無礙，於一切種所知境界，現正等覺，故第十一說名佛地。」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於此諸地，有幾愚癡、有幾粗重？為所對治？」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此諸地中，有二十二種愚癡，十一種粗重，為所對治。謂於初地有二愚癡：一者執著補特伽羅及法愚癡，二者惡趣雜染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於第二地有二愚癡：一者微細誤犯愚癡，二者種種業趣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於第三地有二愚癡：一者欲貪愚癡，二者圓滿聞持陀羅尼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於第四地有二愚癡：一者等至愛愚癡，二者法愛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於第五地有二愚癡：一者一向作意棄背生死愚癡，二者一向作意趣向涅槃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於第六地有二愚癡：一者現前觀察諸行流轉愚癡，二者相多現行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於第七地

有二愚癡：一者微細相現行愚癡，二者一向無相作意方便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於第八地有二愚癡：一者於無相作用愚癡，二者於相自在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於第九地有二愚癡：一者於無量說法、無量法句文字、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愚癡，二者辯才自在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於第十地有二愚癡：一者大神通愚癡，二者悟入微細祕密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於如來地有二愚癡：一者於一切所知境界極微細著愚癡，二者極微細礙愚癡，及彼粗重為所對治。善男子！由此二十二種愚癡及十一種粗重故安立諸地，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離彼繫縛。」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奇希有，乃至成就大利大果，令諸菩薩能破如是大愚癡羅網，能越如是大粗重稠林，現前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諸地，幾種殊勝之所安立？」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略有八種：一者增上意樂清淨，二者心清淨，三者悲清淨，四者到彼岸清淨，五者見佛供養承事清淨，六者成熟有情清淨，七者生清淨，八者威德清淨。善男子！於初地中，所有增上意樂清淨乃至威德清淨，後後諸地乃至佛地所有增上意樂清淨乃至威德清淨；當知彼諸清淨，展轉增勝，唯於佛



地，除生清淨。又初地中所有功德，於上諸地平等皆有，當知自地功德殊勝；一切菩薩十地功德，皆是有上；佛地功德，當知無上。」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說菩薩生、於諸有生最爲殊勝？」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四因緣故：一者極淨善根所集起故，二者故意思擇力所取故，三者悲愍濟度諸眾生故，四者自能無染、除他染故。」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說諸菩薩行廣大願、妙願、勝願？」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四因緣故：謂諸菩薩能善了知涅槃；樂住堪能速證而復棄捨；速證樂住，無緣無待，發大願心；爲欲利益諸有情故，處多種種長時大苦；是故我說彼諸菩薩，行廣大願妙願勝願。」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凡有幾種所應學事？」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菩薩學事略有六種；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慧到彼岸。」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種所應學事，幾是增上戒學所攝？幾是增上心學所攝？幾是增上慧學所攝？」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當知初三但是增上戒學所攝，靜慮一種但是增上心學所攝，慧是增上慧學所攝，我說精進遍於一

切。」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種所應學事，幾是福德資糧所攝？幾是智慧資糧所攝？」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若增上戒學所攝者，是名福德資糧所攝；若增上慧學所攝者，是名智慧資糧所攝，我說精進靜慮二種，遍於一切。」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於此六種所學事中，菩薩云何應當修學？」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由五種相應當修學：一者最初於菩薩藏波羅蜜多相應微妙正法教中，猛利信解；二者次於十種法行，以聞思修所成妙智，精進修行；三者隨護菩提之心；四者親近真善知識；五者無間勤修善品。」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施設如是所應學事，但有六數？」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二因緣故：一者饒益諸有情故，二者對治諸煩惱故；當知前三饒益有情，後三對治一切煩惱。前三饒益諸有情者，謂諸菩薩由布施故，攝受資具，饒益有情；由持戒故，不行損害逼迫惱亂，饒益有情；由忍辱故，於彼損害逼迫惱亂，堪能忍受，饒益有情；後三對治諸煩惱者，謂諸菩薩由精進故，雖未永伏一切煩惱，亦未永害一切隨眠，而能勇猛修諸善品；彼諸煩惱不能傾動善品加行，由

靜慮故永伏煩惱，由般若故永害隨眠。」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施設所餘波羅蜜多但有四數？」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由前六種波羅蜜多爲助伴故；謂諸菩薩於前三種波羅蜜多所攝有情，以諸攝事方便善巧而攝受之，安置善品，是故我說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與前三種而爲助伴。若諸菩薩於現法中煩惱多故，於修無間無有堪能，羸劣意樂故，下界勝解故，於內心住、無有堪能，於菩薩藏不能聞、緣、善修習故，所有靜慮不能引發出世間慧；彼便攝受少分狹劣福德資糧，爲未來世煩惱輕微，心生正願，如是名願波羅蜜多；由此願故煩惱微薄，能修精進，是故我說願波羅蜜多與精進波羅蜜多而爲助伴。若諸菩薩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爲因緣故，轉劣意樂成勝意樂，亦能獲得上界勝解，如是名力波羅蜜多；由此力故，於內心住有所堪能，是故我說力波羅蜜多與靜慮波羅蜜多而爲助伴。若諸菩薩於菩薩藏，已能聞緣善修習故能發靜慮，如是名智波羅蜜多；由此智故，堪能引發出世間慧，是故我說智波羅蜜多與慧波羅蜜多而爲助伴。」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宣說六種波羅蜜多如是次第？」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能爲後後引發依故，謂諸菩薩若於身財

無所顧吝，便能受持清淨禁戒；爲護禁戒，便修忍辱；修忍辱已，能發精進；發精進已，能辦靜慮；具靜慮已，便能獲得出世間慧；是故我說波羅蜜多如是次第。」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種波羅蜜多，各有幾種品類差別？」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各有三種：施三種者，一者法施，二者財施，三者無畏施。戒三種者，一者轉捨不善戒，二者轉生善戒，三者轉生饒益有情戒。忍三種者，一者耐怨害忍，二者安受苦忍，三者諦察法忍。精進三種者，一者被甲精進，二者轉生善法加行精進，三者饒益有情加行精進。靜慮三種者，一者無分別寂靜極寂靜無罪故，對治煩惱眾苦，樂住靜慮；二者引發功德靜慮；三者引發饒益有情靜慮。慧三種者，一者緣世俗諦慧，二者緣勝義諦慧，三者緣饒益有情慧。」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波羅蜜多說名波羅蜜多？」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五因緣故：一者無染著故，二者無顧戀故，三者無罪過故，四者無分別故，五者正迴向故。無染著者，謂不染著波羅蜜多諸相違事；無顧戀者，謂於一切波羅蜜多諸果異熟，及報恩中，心無繫縛；無罪過者，謂於如是波羅蜜多無間雜染法，離

非方便行；無分別者，謂於如是波羅蜜多，不如言詞執著自相；正迴向者，謂以如是所作所集波羅蜜多，迴求無上大菩提果。」

「世尊！何等名為波羅蜜多諸相違事？」「善男子！當知此事略有六種：一者於喜樂欲財富自在諸欲樂中，深見功德及與勝利；二者於隨所樂縱身語意而現行中，深見功德及與勝利；三者於他輕蔑不堪忍中，深見功德及與勝利；四者於不勤修著欲樂中，深見功德及與勝利；五者於處憤鬧世雜亂行，深見功德及與勝利；六者於見聞覺知言說戲論，深見功德及與勝利。」

「世尊！如是一切波羅蜜多，何果異熟？」  
「善男子！當知此亦略有六種：一者得大財富；二者往生善趣；三者無怨無壞，多諸喜樂；四者為眾生主；五者身無惱害；六者有大宗葉。」

「世尊！何等名為波羅蜜多間雜染法？」「善男子！當知略由四種加行：一者無悲加行故；二者不如理加行故；三者不常加行故；四者不慳重加行故。不如理加行者，謂修行餘波羅蜜多時，於餘波羅蜜多遠離失壞。」

「世尊！何等名為非方便行？」「善男子！若諸菩薩以波羅蜜多饒益眾生時，但攝財物饒益眾生，便為喜足；而不令其出不善處、安置善處，如

是名為非方便行。何以故？善男子！非於眾生唯作此事，名實饒益；譬如糞穢若多若少，終無有能令成香潔；如是眾生由行苦故，其性是苦，無有方便但以財物暫相饒益可令成樂，唯有安處妙善法中，方可得名第一饒益。」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一切波羅蜜多，有幾清淨？」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我終不說波羅蜜多除上五相，有餘清淨；然我即依如是諸事總別，當說波羅蜜多清淨之相。總說一切波羅蜜多清淨相者，當知七種：何等為七？一者菩薩於此諸法，不求他知；二者於此諸法，見已不生執著；三者即於如是諸法，不生疑惑，謂為能得大菩提不？四者終不自讚毀他，有所輕蔑；五者終不憍傲放逸；六者終不少有所得，便生喜足；七者終不由此諸法，於他發起嫉妒慳吝。」

「別說一切波羅蜜多清淨相者，亦有七種：何等為七？謂諸菩薩如我所說七種布施清淨之相，隨順修行：一者由施物清淨，行清淨施；二者由戒清淨，行清淨施；三者由見清淨，行清淨施；四者由心清淨，行清淨施；五者由語清淨，行清淨施；六者由智清淨，行清淨施；七者由垢清淨，行清淨施；是名七種施清淨相。又諸菩薩能善了知制立律儀一切學處，能善了知出離所犯，具常尸羅、堅固

尸羅、常作尸羅、常轉尸羅，受學一切所有學處，是名七種戒清淨相。若諸菩薩於自所有業果異熟，深生依信；一切所有不饒益事現在前時，不生憤發亦不反罵；不瞋不打，不恐不弄，不以種種不饒益事反相加害；不懷怨結；若諫誨時不令恚惱，亦復不待他來諫誨；不由恐怖、有染愛心而行忍辱；不以作恩而便放捨；是名七種忍清淨相。若諸菩薩通達精進平等之性，不由勇猛勤精進故自舉陵他，具大勢力，具大精進，有所堪能，堅固勇猛，於諸善法終不捨輒，如是名爲七種精進清淨之相。若諸菩薩有善通達相三摩地靜慮，有圓滿三摩地靜慮，有俱分三摩地靜慮，有運轉三摩地靜慮，有無所依三摩地靜慮，有善修治三摩地靜慮，有於菩薩藏聞緣修習無量三摩地靜慮，如是名爲七種靜慮清淨之相。若諸菩薩遠離增益損減二邊，行於中道，是名爲慧；由此慧故，如實了知解脫門義，謂空無願無相三解脫門；如實了知有自性義，謂遍計所執、若依他起、若圓成實三種自性；如實了知無自性義，謂相生勝義三種無自性性；如實了知世俗諦義，謂於五明處；如實了知勝義諦義，謂於七真如；又無分別離諸戲論純一理趣多所住故；無量總法爲所緣故，及毘鉢舍那故，能善成辦法隨法行，是名七種慧清淨相。」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五相，各有何業？」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當知彼相有五種業：謂諸菩薩無染著故，於現法中於所修習波羅蜜多，恒常殷重勤修加行，無有放逸；無顧戀故，攝受當來不放逸因；無罪過故，能正修習極善圓滿，極善清淨，極善鮮白波羅蜜多；無分別故，方便善巧波羅蜜多，速得圓滿；正迴向故，一切生處波羅蜜多，及彼可愛諸果異熟，皆得無盡，乃至無上正等菩提。」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所說波羅蜜多，何者最廣大？何者無染污？何者最明盛？何者不可動？何者最清淨？」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無染著性，無顧戀性，正迴向性，最爲廣大；無罪過性，無分別性，無有染污；思擇所作，最爲明盛；已入無退轉法地者，名不可動；若十地攝、佛地攝者，名最清淨。」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菩薩所得波羅蜜多諸可愛果及諸異熟，常無有盡？波羅蜜多亦無有盡？」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展轉相依，生起修習無間斷故。」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是諸菩薩深信愛樂波羅蜜多？非於如是波羅蜜多所得可愛諸果異熟？」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

五因緣故：一者波羅蜜多是最增上喜樂因故；二者波羅蜜多是其究竟饒益一切自他因故；三者波羅蜜多是當來世彼可愛果異熟因故；四者波羅蜜多非諸雜染所依事故；五者波羅蜜多非是畢竟變壞法故。」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波羅蜜多各有幾種最勝威德？」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當知一切波羅蜜多各有四種最勝威德：一者於此波羅蜜多正修行時，能捨慳吝、犯戒、心憤、懈怠、散亂、見趣所治；二者於此正修行時，能為無上正等菩提真實資糧；三者於此正修行時，於現法中能自攝受饒益有情；四者於此正修行時，於未來世能得廣大無盡可愛諸果異熟。」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一切波羅蜜多，何因何果？有何義利？」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如是一切波羅蜜多大悲為因，微妙可愛諸果異熟饒益一切有情為果，圓滿無上廣大菩提為大義利。」

觀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具足一切無盡財寶，成就大悲，何緣世間現有眾生貧窮可得？」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是諸眾生自業過失；若不爾者，菩薩常懷饒益他心，又常具足無盡財寶，若諸眾生無自惡業能為障礙，何有世間貧窮可得？譬如餓鬼，為大熱渴逼迫其身，見大海

水悉皆涸竭，非大海過，是諸餓鬼自業過耳；如是菩薩所施財寶，猶如大海無有過失，是諸眾生自業過耳；猶如餓鬼自惡業力，令無有果。」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菩薩以何等波羅蜜多，取一切法無自性性？」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以般若波羅蜜多，能取諸法無自性性。」「世尊！般若波羅蜜多，能取諸法無自性性，何故不取有自性性？」「善男子！我終不說以無自性性，取無自性性；然無自性性，離諸文字，自內所證，不可捨於言說文字而能宣說，是故我說般若波羅蜜多能取諸法無自性性。」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波羅蜜多、近波羅蜜多、大波羅蜜多，云何波羅蜜多？云何近波羅蜜多？云何大波羅蜜多？」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若諸菩薩經無量時，修行施等成就善法，而諸煩惱猶故現行未能制伏；然為彼伏；謂於勝解行地，軟中勝解轉時，是名波羅蜜多。復於無量時修行施等，漸復增上成就善法，而諸煩惱猶故現行，然能制伏，非彼所伏；謂從初地已上，是名近波羅蜜多。復於無量時，修行布施等，轉復增上成就善法，一切煩惱皆不現行；謂從八地已上，是名大波羅蜜多。」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諸地中煩惱

隨眠，可有幾種？」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略有三種：一者害伴隨眠，謂於前五地；何以故？善男子！諸不俱生現行煩惱，是俱生煩惱現行助伴，彼於爾時永無復有，是故說名害伴隨眠；二者羸劣隨眠，謂於第六第七地中微細現行，若修所伏不現行故；三者微細隨眠，謂於第八地已上，從此已去，一切煩惱不復現行，唯有所知障爲依止故。」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諸隨眠，幾種粗重斷所顯示？」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但由二種，謂由在皮粗重斷故，顯彼初二；復由在膚粗重斷故，顯彼第三；若在於骨粗重斷者，我說永離一切隨眠，位在佛地。」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經幾不可數劫，能斷如是粗重？」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經於三大不可數劫或無量劫，所謂年、月、半月、晝、夜、一時、半時、須臾、瞬息、刹那量劫，不可數故。」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於諸地中所生煩惱，當知何相何失何德？」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無染污相；何以故？是諸菩薩於初地中，定於一切諸法界已善通達，由此因緣，菩薩要知方起煩惱，非爲不知，是故說名無染污

相；於自身中不能生苦，故無過失；菩薩生起如是煩惱，於有情界能斷苦因，是故彼有無量功德。」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甚奇！世尊！無上菩提乃有如是大功德利，令諸菩薩生起煩惱、尙勝一切有情聲聞獨覺善根，何況其餘無量功德。」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若聲聞乘，若復大乘，唯是一乘』，此何密意？」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如我於彼聲聞乘中宣說種種諸法自性：所謂五蘊，或內六處，或外六處；如是等類，於大乘中即說彼法同一法界同一理趣，故我不說乘差別性；於中或有如言於義妄起分別——類增益，一類損減；又於諸乘差別道理謂互相違，如是展轉遞興諍論，如是名爲此中密意。」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諸地攝想所對治，殊勝生願及諸學；  
由依佛說是大乘，於此善修成大覺。

宣說諸法種種性，復說皆同一理趣；  
謂於下乘或上乘，故我說乘無異性。  
如言於義妄分別，或有增益或損減；  
謂此二種互相違，愚癡意解成乖諍。

爾時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於是解深密法門中，此名何教？我當云何奉持？」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此名諸地波羅蜜多了義之

教，於此諸地波羅蜜多了義之教，汝當奉持。」說此諸地波羅蜜多了義教時，於大會中，有七十五千菩薩，皆得菩薩大乘光明三摩地。

## 解深密經卷第五

大唐三藏法師 玄奘 奉詔譯

### 如來成所作事品第八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請問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來法身，如來法身有何等相？」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若於諸地波羅蜜多善修出離，轉依成滿，是名如來法身之相；當知此相二因緣故不可思議：無戲論故，無所爲故；而諸眾生計著戲論，有所爲故。」

「世尊！聲聞獨覺所得轉依，名法身不？」  
「善男子！不名法身。」  
「世尊！當名何身？」  
「善男子！名解脫身；由解脫身故，說一切聲聞獨覺與諸如來平等平等；由法身故，說有差別。如來法身有差別故，無量功德最勝差別，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當云何應

知如來生起之相？」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一切如來化身作業，如世界起一切種類，如來功德眾所莊嚴住持爲相；當知化身相有生起，法身之相無有生起。」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應知示現化身方便善巧？」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遍於一切三千大千佛國土中，或眾推許增上王家、或眾推許大福田家，同時入胎，誕生長大，受欲出家，示行苦行；捨苦行已，成等正覺，次第示現；是名如來示現化身方便善巧。」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凡有幾種一切如來身所住持言音差別？由此言音所化有情，未成熟者令其成熟；已成熟者緣此爲境，速得解脫。」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如來言音略有三種：一者契經，二者調伏，三者本母。」  
「世尊！云何契經？云何調伏？云何本母？」  
「曼殊室利！若於是處，我依攝事顯示諸法，是名契經；謂依四事，或依九事，或復依於二十九事。云何四事？一者聽聞事，二者歸趣事，三者修學事，四者菩提事。云何九事？一者施設有情事，二者彼所受用事，三者彼生起事，四者彼生已住事，五者彼染淨事，六者彼差別事，七者能宣說事，八者所宣說事，九者諸眾會事。云何名爲二十九事？謂依雜染

品，有攝諸行事；彼次第隨轉事；即於是中作補特伽羅想已，於當來世流轉因事；作是想已，於當來世流轉因事；依清淨品，有繫念於所緣事；即於是中，勤精進事，心安住事，現法樂住事，超一切苦緣方便事；彼遍知事——此復三種：顛倒遍知所依處故；依有情想，外有情中邪行遍知所依處故；內離增上慢遍知所依處故；修依處事，作證事，修習事，令彼堅固事，彼行相事，彼所緣事，已斷未斷觀察善巧事，彼散亂事，彼不散亂事，不散亂依處事，不棄修習劬勞加行事，修習勝利事，彼堅牢事，攝聖行事，攝聖行眷屬事，通達真實事，證得涅槃事；於善說法毘奈耶中，世間正見超昇一切外道所得正見頂事，及即於此不修退事；於善說法毘奈耶中不修習故說名為退，非見過失故名爲退。曼殊室利！若於是處，我依聲聞及諸菩薩，顯示別解脫及別解脫相應之法，是名調伏。」

「世尊！菩薩別解脫，幾相所攝？」「善男子！當知七相：一者宣說受軌則事故，二者宣說隨順他勝事故，三者宣說隨順毀犯事故，四者宣說有犯自性故，五者宣說無犯自性故，六者宣說出所犯故，七者宣說捨律儀故。曼殊室利！若於是處，我以十一種相、決了分別顯示諸法，是名本母；何等名為十一種相？一者世俗相，二者勝義相，三者菩

提分法所緣相；四者行相，五者自性相，六者彼果相；七者彼領受開示相，八者彼障礙法相，九者彼隨順法相，十者彼過患相，十一者彼勝利相。」

「世俗相者，當知三種：一者宣說補特伽羅故；二者宣說遍計所執自性故，三者宣說諸法作用事業故。勝義相者當知宣說七種真如故。菩提分法所緣相者，當知宣說遍一切種所知事故。行相者，當知宣說八行觀故；云何名為八行觀耶？一者諦實故，二者安住故，三者過失故，四者功德故，五者理趣故，六者流轉故，七者道理故，八者總別故；諦實者謂諸法真如；安住者謂或安立補特伽羅，或復安立諸法遍計所執自性，或復安立一向分別反問置記，或復安立隱密顯了記別差別；過失者謂我宣說諸雜染法，有無量門差別過患；功德者謂我宣說諸清淨法，有無量門差別勝利；理趣者當知六種：一者真義理趣，二者證得理趣，三者教導理趣，四者遠離二邊理趣，五者不可思議理趣，六者意趣理趣；流轉者所謂三世三有為相及四種緣；道理者當知四種：一者觀待道理，二者作用道理，三者證成道理，四者法爾道理；觀待道理者，謂若因若緣能生諸行及起隨說，如是名為觀待道理；作用道理者，謂若因若緣能得諸法或能成辦，或復生已作諸業用，如是名為作用道理；證成道理者，謂若因若



緣能令所立所說所標義得成立，令正覺悟，如是名為證成道理。又此道理，略有二種：一者清淨，二者不清淨；由五種相，名為清淨；由七種相，名不清淨。」

「云何由五種相名為清淨？一者現見所得相，二者依止現見所得相，三者自類譬喻所引相，四者圓成實相，五者善清淨言教相。現見所得相者，謂一切行皆無常性，一切行皆是苦性，一切法皆無我性，此為世間現量所得，如是等類，是名現見所得相。依止現見所得相者，謂一切行皆剎那性，他世有性淨不淨業、無失壞性，由彼能依粗無常性現可得故，由諸有情種種差別依種種業現可得故，由諸有情若樂若苦淨不淨業以為依止現可得故，由此因緣，於不現見可為比度，如是等類是名依止現見所得相。自類譬喻所引相者，謂於內外諸行聚中，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生死以為譬喻，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生等種種苦相以為譬喻，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不自在相以為譬喻，又復於外引諸世間共所了知所得衰盛以為譬喻，如是等類當知是名自類譬喻所引相。圓成實相者，謂即如是現見所得相，若依止現見所得相、若自類譬喻所得相，於所成立，決定能成，當知是名圓成實相；善清淨言教相者，謂一切智者之所宣說，如言涅槃究竟寂靜，如是等

類，當知是名善清淨言教相。善男子！是故由此五種相故，名善觀察清淨道理；由清淨故，應可修習。」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智相者，當知有幾種？」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略有五種：一者若有出現世間，一切智聲無不普聞；二者成就三十二種大丈夫相；三者具足十力，能斷一切眾生一切疑惑；四者具足四無所畏，宣說正法，不為一切他論所伏，而能摧伏一切邪論；五者於善說法毘奈耶中，八支聖道、四沙門等皆現可得如是生故、相故、斷疑網故，非他所伏、能伏他故，聖道沙門現可得故；如是五種當知名為一切智相。善男子！如是證成道理，由現量故，由比量故，由聖教量故，由五種相名為清淨。」

「云何由七種相不清淨？一者此餘同類可得相，二者此餘異類可得相，三者一切同類可得相，四者一切異類可得相；五者異類譬喻所得相，六者非圓成實相；七者非善清淨言教相。若一切法、意識所識性，是名一切同類可得相；若一切法、相性業法，因果異相，由隨如是一一異相，決定展轉各各異相，是名一切異類可得相；善男子！若於此餘同類可得相及譬喻中，有一切異類相者，由此因緣，於所成立非決定故，是名非圓成實相；又於此

餘異類可得相及譬喻中，有一切同類相者，由此因緣，於所成立不決定故，亦名非圓成實相；非圓成實故，非善觀察清淨道理，不清淨故不應修習；若異類譬喻所引相，若非善清淨言教相，當知體性皆不清淨。法爾道理者，謂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安住，法住法界，是名法爾道理。總別者，謂先總說一句法已，後後諸句差別，分別究竟顯了。」

「自性相者，謂我所說有行有緣所有能取菩提分法，謂念住等，如是名為彼自性相。彼果相者，謂若世間、若出世間諸煩惱斷，及所引發世出世間諸果功德，如是名為得彼果相。彼領受開示相者，謂即於彼以解脫智而領受之，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是名為彼領受開示相。彼障礙法相者，謂即於修菩提分法，能隨障礙諸染污法，是名彼障礙法相。彼隨順法相者，謂即於彼多所作法，是名彼隨順法相。彼過患相者，當知即彼諸障礙法所有過失，是名彼過患相。彼勝利相者，當知即彼諸隨順法所有功德，是名彼勝利相。」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為諸菩薩略說契經調伏本母，不共外道陀羅尼義，由此不共陀羅尼義，令諸菩薩得入如來所說諸法甚深密意。」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汝今諦聽，吾當為汝略說不共陀羅尼義，令諸菩薩於我所說密意言

詞，能善悟入。善男子！若雜染法、若清淨法，我說一切皆無作用，亦都無有補特伽羅，以一切種離所為故；非雜染法，先染後淨；非清淨法，後淨先染；凡夫異生於粗重身，執著諸法補特伽羅自性差別，隨眠妄見以為緣故計我我所。由此妄見，謂我見我聞我嗅我嘗我觸我知我食我作我染我淨，如是等類邪加行轉。若有如實知如是者，便能永斷粗重之身，獲得一切煩惱不住、最極清淨離諸戲論、無為依止無有加行。善男子！當知是名略說不共陀羅尼義。」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一切雜染清淨法，皆無作用數取趣；  
由我宣說離所為，染污清淨非先後。  
於粗重身隨眠見，為緣計我及我所，  
由此妄謂我見等、我食我為我染淨。  
若如實知如是者，乃能永斷粗重身；  
得無染淨無戲論，無為依止無加行。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應知諸如來心生起之相？」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夫如來者，非心意識生起所顯，然諸如來有無加行心法生起，當知此事猶如變化。」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若諸如來法身遠離一切加行，既無加行，云何而有心法生起？」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先所修習方便般若

加行力故，有心生起。善男子！譬如正入無心睡眠，非於覺悟而作加行，由先所作加行勢力而復覺悟；又如正在滅盡定中，非於起定而作加行，由先所作加行勢力還從定起；如從睡眠及滅盡定，心更生起；如是，如來由先修習方便般若加行力故，當知復有心法生起。」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化身，當言有心？爲無心耶？」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非是有心，亦非無心；何以故？無自依心故，有依他心故。」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行，如來境界，此之二種有何差別？」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如來所行謂一切種，如來共有不可思議無量功德，眾所莊嚴清淨佛土；如來境界，謂一切種五界差別；何等爲五？一者有情界，二者世界，三者法界，四者調伏界，五者調伏方便界；如是名爲二種差別。」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成等正覺，轉正法輪，入大涅槃，如是三種當知何相？」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當知此三，皆無二相，謂非成等正覺、非不成等正覺，非轉正法輪、非不轉正法輪，非入大涅槃、非不入大涅槃；何以故？如來法身，究竟淨故，如來化身常示現故。」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有情類，但於化身見聞奉事，生諸功德；如來於彼，有何因緣？」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如來是彼增上所緣之因緣故，又彼化身是如來力所住持故。」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等無加行，何因緣故如來法身爲諸有情放大智光及出無量化身影像？聲聞獨覺解脫之身無如是事？」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譬如等無加行，從日月輪水火二種頗胝迦寶放大光明，非餘水火頗胝迦寶；謂大威德有情所住持故，諸有情業增上力故。又如從彼善工業者之所雕飾末尼寶珠出印文像，不從所餘不雕飾者；如是緣於無量法界方便般若極善修習，磨瑩集成如來法身，從是能放大智光明，及出種種化身影像，非唯從彼解脫之身有如斯事。」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如來菩薩威德住持，令諸眾生於欲界中生剎帝利、婆羅門等大富貴家，人身財寶無不圓滿，或欲界天、色無色界，一切身財圓滿可得。世尊！此中有何密意？」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如來菩薩威德住持，若道若行，於一切處能令眾生獲得身財皆圓滿者，即隨所應，爲彼宣說此道此行；若有能於此道此行正修行者，於一切處所獲身財無不圓滿；若有眾生於此道行，違背輕毀，又於我所起

損惱心及瞋恚心，命終已後，於一切處所得身財無不下劣。曼殊室利！由是因緣，當知如來及諸菩薩威德住持，非但能令身財圓滿，如來菩薩住持威德，亦令眾生身財下劣。」

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穢土中，何事易得？何事難得？諸淨土中何事易得？何事難得？」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諸穢土中，八事易得，二事難得；何等名為八事易得？一者外道，二者有苦眾生，三者種姓家世興衰差別，四者行諸惡行，五者毀犯尸羅，六者惡趣，七者下乘，八者下劣意樂加行菩薩。何等名為二事難得？一者增上意樂加行菩薩之所遊集，二者如來出現于世。曼殊室利！諸淨土中與上相違，當知八事甚為難得，二事易得。」

爾時曼殊室利菩薩白佛言：「世尊！於此解深密法門中，此名何教？我當云何奉持？」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此名如來成所作事了義之教，於此如來成所作事了義之教，汝當奉事。」說是如來成所作事了義教時，於大會中，有七十五千菩薩摩訶薩，皆得圓滿法身證覺。

## 深密解脫經序

沙門都釋曇寧造

夫至跡虛微，理包言像之外；幽宗沖祕，旨絕名相之域。是以大聖秉獨悟之靈姿，鏡寰中之妙趣；實相廓然，與虛無齊其量；法性愴爾，與幽冥同其源；神輝潛映而不滅，萬相俱應而不生。然此生也，生所不能生；此之滅也，滅所不能滅。顯既非有，隱豈為無；寂焉而動，動焉而寂，出沒無方，教跡星羅者矣。

蓋深密解脫經者，乃兆聖之玄源，億善之淵府。論其旨也，則真相不二；語其教也，則湛然理一。義盡沖籍，文窮祕典；妙絕熙怡，包括群藏。自非詮于理教，何以顯茲深致？但東西音殊，理憑翻譯；非翻非譯，文義斯壅；所以久蘊而不顯者，良俟嘉運而光通矣。

大魏皇帝，總六合以統天，包百王以馭宇，道邁羲唐，德超古哲，而每遊神覺典，妙翫大乘，思在翻演，鴻宣遐代。

時有北天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魏音道晞，曾為此地之沙門都統也。識性內融，神機外朗，沖文玄藏，罔不該洞。以永熙二年，龍次星紀，月呂蕤賓，詔命三藏，於顯陽殿高陞法座，披匣揮塵，口

自翻譯，義語無滯。

皇上尊經祇法，執翰輪首，下筆成句，文義雙顯；旨包群籍之祕，理含眾典之奧。但萬機淵曠，無容終訖，捨筆之後，轉授沙門都法師慧光、曇寧，在永寧上寺共律師僧辯、居士李廓等，遵承上軌，歲常翻演新經諸論，津悟恒沙。帝亦時紆尊儀，飾茲玄席。同事名儒招玄、大統法師僧令、沙門都法師僧澤、律師慧顥等，十有餘僧，緇俗誦洗，法事隆盛；一言三覆，慕盡窮微；是使深密祕藏，光宣於景運；解脫妙義，永流於遐劫。理教淵廓，罔測其源；旨趣中絕，焉究其宗。所謂鹿苑之唱再興，祇園之風更顯者也。寧雖識昧，忝廁倫末，敢罄庸管，祇記云爾。

## 深密解脫經卷第一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 序品第一

#### 歸命釋迦牟尼佛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法界殿如來境界處；眾寶赫焰，一切莊嚴第一之處；遍至無量諸世

界處；放大光明普照之處；無量善巧差別住處；無有分齊，過分齊處；過諸一切三界境界，出世間上善根境界成就之處；善得清淨自在，解脫無礙之處；諸佛如來神力住持之處；無量菩薩眾所行處；無量諸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人非人等之所行處；是大法界究竟滿足喜樂之處；畢竟能與一切眾生利益之處；離諸一切煩惱垢處；離諸一切諸怨敵，諸佛住持莊嚴之處；大法意去之所明處；奢摩他毘婆舍那大乘之處；入空、無相、無願大解脫樂處；無量功德眾，大寶蓮華王之所莊嚴處；婆伽婆住如是等不可思議自在之處。

諸佛如來善覺所覺，離於二行到無相處，行諸佛行，得諸如來一切平等，到無障礙之所去處；能到一切不退法輪，能到不可降伏境界不可思議體，能到一切三世平等遍至一切諸世界身，到於諸法無疑之處；能到一切究竟智行，悉能到於法智無疑，得諸一切無分別身，能答一切菩薩問智，能到無二行之彼岸，能到諸佛無有差別解脫智處；能到無邊無中三昧境界，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與諸無量聲聞眾俱；心善調伏、皆是佛子，善得心解脫，善得慧解脫，善得清淨戒；求法者與樂，成就多聞，住持多聞，具足多聞；善思所思，

善說所說，善作所作；善得一切速疾般若，善得一切疾去般若，善得一切猛利般若；具足三明，見第一法得究竟行，能作清淨受大施主，具足成就寂靜威儀，畢竟成就忍辱柔和，善受佛教，能如說行。

時諸無量大菩薩眾，皆從無量種種佛土而來集會。是諸菩薩，皆住一切所求大處，畢竟能取無上大法，得一切眾生平等之心，離諸一切分別，分別降伏一切諸魔怨敵，離諸一切聲聞、辟支佛之所念處，得大法味，喜樂具足，過五怖畏，得不退地一乘之體，現前能滅一切眾生怖畏之地。如是等不可說、不可思、不可稱、不可量、不可數菩薩眾俱。

### 聖者善問菩薩問品第二

爾時婆伽婆，百千萬阿僧祇大眾前後圍遶，爲諸菩薩說甚深法。時大眾中，有聖者菩薩摩訶薩名曰善問，在眾中坐，即依無言無有二相第一義諦，問聖者深密解脫菩薩言：「佛子！言一切法不二，一切法不二者，何者爲一切法？云何名不二？」爾時，深密解脫菩薩告善問菩薩言：「善男子！言一切法者有二種：何等爲二？一者有爲法，二者無爲法。善男子！有爲法者，非有爲非無爲；無爲法者，非有爲非無爲。」善問菩薩言：「佛子！云何

有爲法非有爲非無爲？云何無爲法非有爲非無爲？」深密解脫菩薩言：「善男子！言有爲法者，惟是如來名字說法；所言如來名字說法者，惟分別言語，名爲說法。善男子！若惟名字分別言語名說法者，常不如是，但種種名字聚集言語成，是故言非有爲。善男子！言無爲者，惟言語體。善男子！假使離於有爲無爲者，彼法亦如是。善男子！雖無言語而不空說事。」

「佛子！何者爲事而言不空說？」「所謂聖人知聖人見；聖智知，聖見見。無言所證，爲欲說彼無言語法，依相說彼有爲無爲。善男子！言無爲者，惟是如來名字說法；名字說法者，是分別相；分別相者，即言語相。善男子！言語相者，即是名字之所集法；名字集者，是虛妄法；虛妄法者，常無如是體，種種分別名字不成；即言語相，是故我說非無爲。善男子！言有爲者，但是名字。若離有爲無爲法者，彼亦如是。善男子！而非無事說彼言語。善男子！何者爲事，而言聖智知、聖智見？無言證法，無言證法故，說名非有爲。」

善問菩薩言：「佛子！云何彼事無言所證聖智知、聖智見，而言爲彼無言證法，說彼有爲無爲言語？」深密解脫菩薩言：「善男子！譬如幻師、幻師弟子，住四衢道，積聚草木、枝葉、瓦石在於一

處，示現種種幻術所作：所謂象馬車步諸兵，摩尼真珠、琉璃珂貝、珊瑚琥珀、車渠瑪瑙、錢財穀帛庫藏諸物；示如是等種種異事。善男子！有諸愚癡無智凡夫，見聞彼事，不知彼是草木瓦石，生如是心：『實有此諸象馬車步、摩尼真珠、琉璃珂貝、珊瑚琥珀、車渠瑪瑙、錢財穀帛庫藏等物，以現見故。』彼愚癡人如是見聞，即取修行；畢竟爲實，餘者虛妄；善男子！彼人復更須求上上法。」

「善男子！復有智慧非愚癡者，見象馬等，知是草木瓦石等體，彼人見聞，生如是心：『彼諸如是象馬車等，我見非實；此幻所作，有此象馬車步兵等虛妄之相，種種異事，幻惑人眼。』彼智慧人如所見聞，不取爲實亦不執著，亦不取此畢竟爲實，餘者虛妄；而知爲義取彼言語。此人不須更觀勝法。」

「善男子！凡夫眾生，未得聖人出世間智，亦復如是。凡夫愚癡，不如實知無言語法，見聞有爲無爲之法，生如是心：『有此有爲無爲之法，如我見聞。』是故彼人如所見聞畢竟而取，執著爲實；如所見聞，如是受行：『此畢竟實，餘者虛妄。』彼人更須觀察勝法。」善男子！復有眾生非是愚癡，見於實諦，得諸聖人出世間智，如實能知一切諸法，證無言語真實法體。而後眾生，見聞有爲無

爲之法，生如是心：『如所見聞，無如是等有爲無爲名字等法。』復作是念：『有此有爲無爲言說，從虛妄分別行相而生。』如彼幻法迷惑於智，以生有爲無爲異異名相。彼人了知，不如見聞如是取著：『此是真實，餘者虛妄。』爲顯彼義而取言語。彼人不須更觀勝法。」

「善男子！如是彼事，聖人智知，聖人見見，無言所證。爲欲證彼無言之法，說彼有爲無爲名相。」爾時，深密解脫菩薩而說偈言：

深義無言語，諸佛說不二；  
癡人依無明，戲論著二法，  
長行世間道，往來無休息，  
生於畜生中，以離第一義。

### 聖者曇無竭菩薩問品第三

爾時聖者曇無竭菩薩摩訶薩，依於如實第一義諦過諸一切世間覺觀境界之相，白佛言：「世尊！我憶過去世，復過彼過去世，離此世界七十七恒河沙世界，過彼無量恒河沙世界已，有佛國土，號『名稱世界』；彼中有佛，名『毘摩羅吉諦如來』，住彼國土。我於爾時遊化眾生，往彼世界。爾時，見有一外道師止住一處，有七萬七千弟子聚集其所，依第一義相，思惟諸法。彼諸外道迭共推覓第

一義相，稱量第一義相，思惟第一義相；觀察不見第一義相，生異異意、異異見、異異執著，立異朋黨，起於諍論；口力交諍，出不善言，迭共相亂，起散而去。」

「世尊！我於爾時，即生心念：『希有諸佛如來出世，以依如來出世間故，今得見聞過於一切世間境界第一義相，得證第一義相，見第一義相，證一切滅相。』」

爾時世尊告曇無竭菩薩言：「曇無竭！如是如是，我覺過諸世間境界第一義相；如是覺已而爲人說，以示於人、顯示於人，建立是法。何以故？我爲聖人說我內身自所證法，爲諸凡夫說覺觀境界，迭共所知。曇無竭！汝今當依此義而知：所謂過諸世間境界是第一義相。復次，曇無竭！我說第一義者，是過一切諸相境界；覺觀是名諸相境界。如是我說第一義者，是無言境界；覺觀是名言說境界。曇無竭！我說離諸言語是第一義相；覺觀名字是世諦相。如是我說離諸諍論是第一義相；覺觀名字是世諦相。如是說離諸諍論是第一義相；過諸世間覺觀境界，是第一義相。」

「曇無竭！譬如有人盡於一形，噉辛苦味，樂辛苦味；彼人不能知、不能覺、不能量、不能信石蜜阿婆婆等甘美之味。曇無竭！有人長夜信貪欲

樂，樂著貪欲，爲貪欲火燒內心身，不能知、不能覺、不能量、不能信離諸一切色聲香味觸無貪欲樂。曇無竭！有人長夜信分別樂，樂於分別；不能知、不能覺、不能量、不能信內身寂靜無分別樂。曇無竭！有人長夜樂見聞覺知樂，信樂而行；彼人不能知、不能覺、不能量、不能信內身寂滅、離見聞覺知樂。」

「曇無竭！如人長夜取我我相樂，信樂而行；彼人不能知、不能覺、不能量、不能信北鬱單越無我我所樂。曇無竭！如是覺觀之人，不能知、不能覺、不能量、不能信離諸覺觀第一義相。」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我說身證法，第一離言境；  
離覺觀諍相，無言第一義。

#### 聖者善清淨慧菩薩問品第四

爾時聖者善清淨慧菩薩摩訶薩，依第一義過一異相，白佛言：「世尊！世尊善說希有妙法第一義諦、微細極細甚深之義，過一異相；所謂難證。世尊！我憶往昔在於一處，見住信行地諸菩薩等集坐一處，思有爲行第一義諦，爲一爲異？有諸菩薩言：『有爲行相異第一義。』復有菩薩作如是言：



『非有爲行異第一義。』而作是言：『有爲之行不異第一義。』復有菩薩生於疑心而起異意，作如是言：『此諸菩薩中，何者是實說？何者虛妄說？何者是正念修行法？何者是邪念修行法？』世尊！我見彼諸菩薩，作是思惟：『此諸善男子等，皆是愚癡，非善點慧；不善知法，墮邪念中。』何以故？以不能知有爲之行微細無相，過一異相第一義相故。』

爾時佛告善清淨慧菩薩摩訶薩言：「善清淨慧！如是如是，彼諸一切善男子等，皆是愚癡，不善點慧，不知正法，墮邪念中。何以故？以不能知微細行相過一異相第一義相故。何以故？善清淨慧！若有爲行不異第一義相者，一切愚癡諸凡夫等，悉亦應見第一義諦；即凡夫身，亦應得彼無上清淨涅槃之樂，亦應得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清淨慧！若有爲行不異第一義相者，見第一義諦時，應見有爲行相；若有爲行相是有相者，相即是縛，不應得解脫。若見實諦不離相縛者，不應得解，亦不得脫煩惱之縛。以不離彼二種縛故，不應得彼無上清淨涅槃之樂，亦不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清淨慧！以是義故，愚癡凡夫不見實諦，亦非即此凡夫之身，得彼無上清淨涅槃；亦非即彼凡夫之身，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見實

諦者，不應見彼有爲無爲行相一之與異。是故，彼人見有爲行相第一義相一異之義，不成一異。善清淨慧！汝當應知，彼諸菩薩言有爲之行第一義相是一是異者，彼諸菩薩非正念，是邪念。」

「復次，善清淨慧！若有爲行相第一義相——二不異者，如有爲行墮在染相，第一義相亦應墮染。善清淨慧！若有爲行相、離第一義相異者，如是一切有爲之行，不應與彼第一義同。故善清淨慧！第一義諦不墮一切煩惱染中，以是得言有爲之行第一義諦得言同相。是故，善清淨慧！汝不應言有爲行相、第一義諦，有一有異。」

「復次，善清淨慧！若有爲行相第一義相二不異者，第一義諦不異有爲一切諸行，如是一切有爲之行，亦應不異第一義相，而彼有爲異第一義。若不異者，如實行者見聞覺知有爲行相，不應更求無上勝法。善清淨慧！若有爲行相第一義相不異者，即有爲行應名無我無自體相、是第一義相。」

「善清淨慧！復有過失，謂於一時差別異相：此是染相，此是淨相；是故，善清淨慧！第一義相異有爲行相，而非不異有爲行相。是故彼諸如實行相者，見聞覺知更求勝法，以如實知有爲行故，得於無我第一義名，而不一時有染有淨二相差別。是故，離彼有爲行相第一義相，不一不異、義亦不

成。」

「善清淨慧！彼諸菩薩作如是言『有爲行相第一義相亦一亦異』者，彼諸菩薩不名善說。善清淨慧！汝當應知，彼諸菩薩，不名正念如實修行，是名邪念。善清淨慧！譬如珂白，不可說一，不可說異；如是金黃、筌篋妙聲、沈水香味、華芡辛味、訶梨勒苦味、甘蔗甜味、兜羅柔軟、蘇乃至醜醜，不可說一，不可說異。善清淨慧！如是一切有爲行體無常之相，不可說一，不可說異；一切有漏所有苦相，不可說一，不可說異；一切法中無我之相，不可說一，不可說異；貪瞋癡染，不寂靜相，不可說一，不可說異；善清淨慧！如是一切有爲之行第一義相，不可說一，不可說異。善清淨慧！如是我得細、微細，深、甚深，難證、極難證，過一異相第一義諦覺，覺已爲人說示、開示、現示建立。」爾時如來而說偈言：

有爲界實諦，一異相離相；  
若分別一異，彼癡非正念。  
彼人爲相縛，及爲煩惱縛；  
修毘婆奢那，奢摩他得脫。

### 慧命須菩提問品第五

爾時世尊依一切處一味等味第一義諦，告慧命須菩提言：「須菩提！汝知一切眾生界中，幾所眾生依我依慢、說我所得？須菩提！汝知一切眾生界中，幾所眾生離我離慢、說我所得？」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於眾生界中，實少見眾生離我我慢說我所得。世尊！而我實見無量阿僧祇不可說眾生，於眾生界中依我我慢，說我所得。」

「世尊！如我憶念過去世時，住於一處阿蘭若園，爾時多有諸比丘等，依於我所四面而住；世尊！我於爾時，見彼比丘於日西下，一處聚集，取種種法相，說所證諦法。世尊！有諸比丘取於陰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見陰生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見陰滅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說陰滅法；有諸比丘說陰滅現證法；有諸比丘見於入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十二因緣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起行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於諦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諦因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知諦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離諦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證諦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修行諦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界法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於界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種種界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無量界相，說爲證法；

有諸比丘取滅界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滅界證相，說爲證法。」

「如是，諸比丘取四念處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四念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四念處、對治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四念處修行相，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未生四念處，爲生四念處修行相故，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已生四念處，爲不失修行相故，說爲證法；有諸比丘取已生四念處，爲增廣修行相故，說爲證法；如是諸比丘，取正勤、如意、根力、覺道，未生爲生，爲住爲不忘失，爲增廣取相，說爲證法。世尊！我見彼諸比丘，生如是念：『是諸比丘以著我相，取我慢相，如是說證。』何以故？以不能知第一義諦一味等味相。是故，世尊！我作是念：『世尊出世，希有！希有！善說勝法，一切處第一義，一味等味，微妙甚深，難覺難知，何況外道而能得解。』」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所證法，細微極細微、甚深極甚深、難覺極難覺、一切處一味等味相第一義諦，是我所證；證已爲人開示演說——示、極示、開示、現示。何以故？須菩提！所謂陰界入因緣起行實諦境界、念處、正勤、如意、根、力、覺、道等。須菩提！我說五陰中清淨觀三十七品，是第一義相，一切陰界入、念處正

勤、如意根力、覺道，一味等味相。須菩提！依於此義，汝今應知：一切處一味等味第一義相。」

「復次，須菩提！如實修行比丘，如實知一陰如第一義諦法無我，於餘界入因緣起行界、念處、正勤、如意、根力、覺道等，更不別觀真如第一義法無我，惟依隨順真如，依止不二法，證一切處一味等味第一義相。須菩提！汝依此義，應如是知：所謂一味等味第一義相。」

「復次，須菩提！如彼陰界入因緣，起行、界、念處、正勤、如意、根、力、覺、道等彼差別，若真如第一義諦法無我有差別相者，真如證法第一義諦亦應有因；若有因者，應從因生；若從因生，應是有爲；若是有爲，不應得名第一義諦；若非第一義諦者，應更推求第一義諦。須菩提！是故真如第一義諦法無我，非從因生，亦非有爲法，亦非不第一義諦，亦非爲彼第一義諦更求第一義諦。惟是常常時、恒恒時，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常住，法體常住，法界常住。須菩提！汝依此義，應知此諸一切法相一味等味第一義諦。須菩提！譬如無量種種差別、色相無相，無有分別，無有差異，一切處虛空等味，一體一相；須菩提，一切諸法自相差別，一切處一味等味第一義相。」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如來應說法，一切一味相；不離第一義，見別是僞慢。

### 聖者廣慧菩薩問品第六

爾時聖者廣慧菩薩摩訶薩，依於心相白佛言：

「世尊！如來說諸菩薩善知心、意、意識深密法者。世尊！云何菩薩善知心、意、意識深密之法？世尊！以何義故如來說諸菩薩善知心、意、意識深密之法？」爾時世尊告廣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廣慧！汝今乃能問於如來如此深義。廣慧！汝能為與一切眾生安隱樂具，悉令滿足。廣慧！汝為哀愍一切天人，多所安樂，多所饒益，乃能問我如是之義。善哉！廣慧！諦聽！諦聽！我為汝說心、意、意識深密之義。廣慧！於諸六道生死之中，何等何等眾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受身、生身及增長身——初有一切種子心生、和合不同差別增長廣所成就？依二種取。何等二種？一者謂依色心根取；二者依於不分別相、言語戲論，熏集而取。」

「廣慧！色界中依二種取生，無色界中非二種取生。廣慧！彼識名『阿陀那識』，何以故？以彼阿陀那識取此身、相應身故。廣慧！亦名『阿梨耶識』，何以故？以彼身中住著故，一體相應故。廣

慧！亦名為心，何以故？以彼心為色聲香味觸法增長故。廣慧！依彼阿陀那識，能生六種識，所謂眼耳鼻舌身、意識身。廣慧！若一境界現前，一識身起，有分別意識即共眼識一時俱生。廣慧！若二三四五境界現前，五識身起，有分別意識即與五識一時俱生。」

「廣慧！譬如流水，若一緣起即生一波，若二若三、乃至眾多因緣俱起，即生眾波。廣慧！而彼流水亦不斷絕。復次，廣慧！譬如無垢清淨明鏡，若有一像因緣現前，即見一像；若有二三眾多像現，即能具見眾多異像；廣慧！而彼明鏡，為彼種種諸像不異。廣慧！如彼流水明鏡像等依止阿陀那識、住持阿陀那識，若一眼識因緣現前，即一意識共彼眼識同時取境。廣慧！若五識身、五種因緣一時現前，有分別意識即共五識一時取境。」

「廣慧！如是菩薩摩訶薩依法住智，如實善知心、意、意識深密之法。廣慧！而佛不說諸菩薩等是善解知心、意、意識深密之法。廣慧！若菩薩不見內外阿陀那，不見阿陀那識，能如實知；不見阿梨耶，不見阿梨耶識不戲論心；不見眼、不見色、不見眼識，不見耳、不見聲、不見耳識，不見鼻、不見香、不見鼻識，不見舌、不見味、不見舌識，不見身、不見觸、不見身識，廣慧！菩薩不見內外

意、不見內外法、不見內外意識，能如實知，廣慧！我說如是諸菩薩等，善知第一義。廣慧！是故我說菩薩應知心、意、意識深密之法。廣慧！菩薩如是解知心、意、意識深密法已，我說是人是真菩薩。」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諸種阿陀那，能生於諸法；  
我說水鏡喻，不爲愚人說。

## 深密解脫經卷第二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 聖者功德林菩薩問品第七

爾時，聖者功德林菩薩摩訶薩，依一切法相白佛言：「世尊！世尊說諸菩薩善知法相，世尊！菩薩善知諸法相者，云何名善知諸法相？世尊！菩薩能知幾種法故，名爲善知一切法相？而如來說菩薩善知一切法相？」爾時，佛告功德林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功德林！汝今乃能問佛此義。功德林！汝能爲與一切眾生安隱樂具，悉令滿足；功德林！汝能哀愍一切人天，多所安樂，多所饒益，乃能問我如是之義。善哉！善哉！功德林！汝

今一心諦聽！諦聽！我爲汝說。」

「功德林！一切法相有三種相：何等爲三？所謂虛妄分別相、因緣相、第一義相。功德林！何者虛妄分別相？所謂名相；所說法體，及種種相名用語義等。功德林！何者諸法因緣之相？所謂十二因緣：依此法生彼法，謂依無明緣行乃至生大苦聚處。功德林！何者是諸法第一義相？所謂諸法真如之體；諸菩薩等正念修行，至心修行，證不二法，證彼法已，乃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功德林！譬如有人目中有翳，是眼識過；功德林！虛妄分別亦復如是。功德林！譬如有人眼中有翳，見毛輪繩及胡麻子、青黃赤白等相現前；功德林！因緣之相亦復如是。功德林！譬如有人眼淨無濁，離眼翳過，即彼眼見自性境界，不生迷惑；功德林！第一義相亦復如是。」

「功德林！譬如世間清淨琉璃置青色中，即因陀羅青色，出大因陀羅摩尼寶光明；因陀羅青色大因陀羅摩尼之寶光明現前，迷惑眾生，以爲寶寶。功德林！即彼清淨琉璃之體置赤色中，即出赤波頭摩摩尼之寶光明現前，迷惑眾生，以爲赤寶。功德林！即彼清淨琉璃之體置綠色中，即出綠色摩尼之寶光明現前，迷惑眾生，以爲綠寶。功德林！即彼清淨琉璃之體置黃色中，即出黃色摩尼之寶光

明現前，迷惑眾生，以爲黃寶。功德林！如彼清淨琉璃之中種種異色，如是他力因緣相中虛妄分別名字章句熏習之體，亦爾應知。功德林！如彼清淨琉璃因陀羅、青色大因陀羅，青色因赤色綠色黃色爲金等寶，種種現前，迷惑眾生，皆以爲寶。功德林！如是他力因緣相中虛妄分別名字章句，亦爾應知。功德林！如彼清淨白琉璃體，他力因緣亦爾應知。功德林！即彼清淨琉璃之體，無彼因陀羅青色、大因陀羅青色，無彼青寶赤綠黃金等寶；如是寶體，常常時、恒恒時，無如是等一切寶體。功德林！如彼他力因緣相中，彼虛妄分別名字章句，常常時、恒恒時，無如是等虛妄分別名字章句體相應知。功德林！而依名相因緣、分別因緣相，應知。」

「功德林！依虛妄因緣執著名相，是故見他力因緣。功德林！依他力因緣，執著虛妄分別之相，見第一義相。功德林！菩薩於彼因緣相中，如實能知，是知虛妄分別之相；菩薩爾時，名爲能知諸法無相。功德林！菩薩若知因緣法相，如實知諸因緣法已，能如實知諸法染相；能如實知染相法已，能知第一義相；能如實知第一義相已，能如實知清淨法相。功德林！菩薩若於他力因緣法中，能如實知無相之法，如實知已，遠離染法；離染法已，得證一切清淨法相。」

「功德林！菩薩如實能知虛妄法相，能知他力因緣法相，能知第一義相無相，如實能知染相淨相，離染法相，證淨法相。功德林！菩薩摩訶薩應當如是善知諸法，是故佛說菩薩摩訶薩善知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如實知諸法，即捨染法相；

捨染法相已，證於清淨法。

不觀有爲過，懈怠放逸害；

諸法常不動，離相名菩薩。

### 聖者成就第一義菩薩問品第八

爾時，聖者成就第一義菩薩，依無體相第一義相白佛言：「世尊！世尊！我獨在於空閑之處，生覺觀心，作如是念：『如來種種說於諸陰自體相法，所謂能知生滅之相，離於如是諸入因緣而起諸行。』如是說諸諦自體相，所謂知離證修；如是說諸界自體相，種種別相，種種界相，無量界相；如是說諸念處、正勤、如意、根力、覺道自體，對治修行，未生令生，已生令增廣。世尊復說一切法本來無體，一切法本來不生，一切法本來不滅，一切法本來寂靜，一切法本來自性涅槃。世尊！是故我問如來此義，如來何意作如是說？」

爾時佛告成就第一義菩薩言：「善哉！善哉！成就第一義！汝能如是正念思惟，生此覺觀。」復言：「善哉！成就第一義！汝今乃能問佛此義。何以故？汝爲安樂一切眾生、安隱一切眾生，爲欲利益一切眾生、安隱一切天人，故問此義。成就第一義！汝一心聽：我意何故作如是說『一切法本來無體相，一切法本來不生，一切法本來不滅，一切法本來寂靜，一切法本來涅槃』？成就第一義！我意依諸法三種無體相，作如是說『一切諸法無自體相。』何等爲三？所謂：依諸法無自體相，無生體相，第一義諦無自體相。成就第一義！諸法無自體相者——諸分別相；何以故？以彼諸法隨名相說，非有自體，是故我言無自體相。成就第一義！何者諸法無生體相？謂諸法無體相；何以故？以彼生法依他力因緣，非自體相，是故我說無生體相。成就第一義！何者是第一義無體相？成就第一義！第一義無體相者——一切諸法本無生體，是故我說一切諸法無自體相，以彼依於因緣生故，以依第一義無體相故。何以故？成就第一義！於諸法中清淨觀相，我說彼是第一義相。成就第一義！以他力相中清淨觀故，是故我說第一義諦無自體相。成就第一義！一切諸法無成就相，是故我說彼第一義諦無自體相，何以故？成就第一義！諸法無我，無我體相，是故

我說彼一切法無自體相。成就第一義！以是彼法依無體得名，是故我說第一義諦無自體相。成就第一義！如空中華，無自體相，一切諸法無自體相亦復如是，是故我說一切諸法無自體相。法應如是，應知。」

「成就第一義！譬如幻作種種色像，諸因緣法無自體相亦復如是，是故我說一切諸法無自體相。成就第一義！第一義諦無自體相亦復如是，是故我說第一義諦無自體相。成就第一義！如空中華色無體相得名，如是第一義諦無自體相亦復如是。成就第一義！我意依此三種法無體相故，說言諸法無自體相法。」

「復次，成就第一義！我意依相無自體相，說言諸法無自體相——彼法本來不生，彼法本來不滅，彼法本來寂靜，彼法本來涅槃。何以故？成就第一義！若一切法無自體相，彼法不生；若法不生，彼法不滅；若不滅不生，彼法本來寂靜；若法本來寂靜，彼法本來清淨；若法本來清淨，彼法本來涅槃；若如是，彼法無有少法可滅、令入涅槃。成就第一義！是故我意依彼相說彼法無自體相，是故我說一切諸法本來不生。」

「復次，成就第一義！第一義者依無我得名，是故我意依第一義無體相故，說言諸法本來不生；

何以故？成就第一義！以第一義法無我得名，是故名爲第一義諦無自體相——常常時、恒恒時，一切法體常住——謂無爲體，離諸一切煩惱相應。若法常常時、恒恒時，依彼法體住，彼法不生不滅；以無爲故。若法無爲，彼法本來寂靜；若法本來寂靜，彼法本來涅槃；以遠離一切煩惱毒相應故。是故，第一義法無我得名，我說諸法無自體相——一切法本來不生，一切法本來不滅，一切法本來寂靜，一切法本來涅槃。成就第一義！一切眾生、眾生界中，不知不覺虛妄分別法體差別，亦不能知他力因緣法體差別，亦復不見第一義諦法體差別，是故我說三種法無自體相。成就第一義！而諸眾生，虛妄分別諸法體相、他力法體、第一義體；虛妄分別名字體相，說因緣法、第一義法。成就第一義！一切眾生如是，如是說，如是受用；依名字心，依隨順心，依名用使心——依彼分別名字體相，執著他力因緣法體、第一義體。成就第一義！如是如是執著，如是如是依他力法、虛妄執著因緣法體；依彼因緣，生未來世他力法體；爲煩惱染、業染、生染，流轉六道，長夜受苦，不能出離生死苦縛——所謂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天、人諸趣。」

「成就第一義！隨所有眾生不種善根，不能清淨一切罪業，不能成就諸善根力；不多信法，不集

功德智慧之業，我爲彼說諸法不生。彼諸眾生聞我所說因緣和合有爲行生，彼眾生知諸法無常不恒，不可歸依，異異轉滅，於諸一切有爲行中生驚怖心、生遠離心；生驚怖心、生遠離心已，彼諸眾生不行惡法，修行善法。修行善法者，依善法因；不種善根者，種諸善根；不清淨罪業者，清淨罪業；不成熟諸根者，能令成熟。依彼成熟善根力故，能多信法；多信法者，能集功德智慧之藏。成就第一義！彼諸眾生雖種善根，乃至能集一切功德智慧之藏；成就第一義！而彼眾生，於彼因緣諸法之體、無生體相、及第一義無體相法，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於諸一切有爲行中不能生厭，不能遠離；是故彼諸一切眾生，不得解脫煩惱染、業染、生染。」

「成就第一義！如來爲彼諸眾生故，重說彼法；所謂因緣無體，第一義無體；令彼眾生於有爲行生厭離心。爲得解脫煩惱染、業染、生染，彼諸眾生聞我所說，於彼諸法無生相中、於一切法虛妄分別中、第一義諦無體相中，能生正信，思惟彼法，如實覺知；於他力中，不生執著、虛妄分別諸法體相，但知唯是名用得名，唯是隨順名用得名，唯是隨順名用彼諸煩惱得名；是故彼諸一切眾生，能滅他力因緣諸相，依於現法智慧之力，斷彼未來一切因緣；是故依彼因緣正見，能離一切有爲諸



行；厭離一切有爲行已，得正解脫，遠離業染、煩惱染、生染。成就第一義！聲聞性眾生依此道、依此法，得聲聞涅槃；緣覺性眾生亦復如是，依此道、依此法，得緣覺涅槃；佛乘性眾生亦復如是，依此道、依此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就第一義！是故我說聲聞、緣覺、菩薩一清淨道。成就第一義！唯一清淨道，更無第二；我意依此，故說一乘。」

「成就第一義！而眾生界中非無種種性軟中上根眾生。成就第一義！寂滅聲聞性人，一切諸佛盡力教化，不能令其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成就第一義！以彼自性本來狹劣，一向少於慈悲之心，一向怖畏一切諸苦；以少慈悲，一向捨於利益眾生。成就第一義！若一向畏苦，一向離諸有爲之行，彼人遠離利益眾生，遠離能度諸眾生業，是故我說彼人不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說名爲寂滅聲聞。成就第一義！發菩提心聲聞人者，而我說彼名爲菩薩；何以故？以彼菩薩先離煩惱障，得慧解脫；後離智障，得心解脫；彼菩薩、如來初化，依自身利益而得解脫；是故我說彼是聲聞性人菩薩。」

「成就第一義！我善說法中，善如意法中，善毘尼法中，善清淨法中，清淨法中不錯依種種性、

說種種法相。成就第一義！是故佛意依此三種無體相法，說不了義修多羅法；所謂諸法本來不生，本來不滅，本來寂靜，本來涅槃。成就第一義！若有眾生種諸一切增上善根，清淨罪業，成就諸根，多信諸法，善集一切善根智慧；彼諸眾生聞我法音，能如實知；彼諸眾生信我法，信我義，智慧觀察，能如實覺；依彼證法，隨順行力，速得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依彼諸一切眾生，能於我身生恭敬心，作如是言：『此是正覺，知一切法，是故名爲應正遍知。』」

「成就第一義！若有眾生不種一切增上善根，不能清淨一切罪業，不能淳熟一切善根；不多信法，無增上心，不集功德智慧之藏直心體性；不能觀察是法非法——是法可取，是法可捨——依自心見，執著而行；彼諸眾生雖聞我法，亦復不知依何意說；而彼眾生信於我法，恭敬我法而作是言：『我信諸佛如來所說修多羅甚深甚深相，依空相應，難見難覺，不可覺形相，不可覺微細，極微黠慧人智慧境界。如來說諸修多羅義，我不能知。』默然而信，而作是言：『諸佛如來菩提甚深，諸法體相亦復甚深，唯佛所知，非我境界；諸佛如來隨諸眾生種種信心，說種種法；以諸如來無量智慧，所知如海，而我知見如牛跡水。』是故，眾生於彼修多

羅，若能至心受持書寫，寫已住持，讀誦供養，爲他人說，常讀常誦，隨喜施他；而彼眾生，不能於中如實修行，以未知我甚深之意，以不覺故。成就第一義！彼諸眾生依因彼故，功德智慧增長滿足；亦復令彼未淳熟心，令得淳熟。」

「成就第一義！復有眾生，眾生界中不能種諸一切善根，乃至不能成就功德智慧之業，無直心、無直意；而彼眾生知是法，是非法——是可取，是可捨；自智生見——是可取，是可捨；而彼眾生，聞我所說甚深之法，不知我意，是故不知如實之法；不知如實法故，不能覺知一切諸法，聞聲執著，義亦如是。是故，彼諸一切眾生，說如是言：『諸法無體相，一切法本來不生，一切法本來不滅，一切法本來寂靜，一切法本來涅槃。』而彼眾生依因此見，於諸法中起於邪見——無諸法相；墮於邪見，以見諸法無、無相；以見諸法無、無相故，而謗一切諸法爲無，所謂虛妄分別相，因緣法體相，第一義法體相。何以故？成就第一義！依彼他力因緣體相，依於第一義諦體相，有名字相。」

「成就第一義！若眾生見因緣體相、第一義相，言是無相，彼眾生謗假名名字相，是故我說彼諸眾生謗三種相。成就第一義！彼諸眾生於無法中起法相，於無義中生義相，無法依法住持，無義依

義住持。成就第一義！彼諸眾生依我信法，增長善法，而取非義爲義，智不增長；智不增長者離諸善法，於聞法眾生住持是法爲法，住持非義爲義，墮於邪見。彼諸眾生以取無法法相、無義義相，以取無法法非義義相，是故彼諸一切眾生，依不正見，離諸善法，應知。」

「成就第一義！復有眾生，於彼邪見人邊聞法說如是言：『諸法無體，不生不滅，寂靜涅槃。』驚懼怖畏而說是言：『此非佛語，是魔所說。』是故彼諸邪見眾生謗諸修多羅，說諸修多羅，毀諸修多羅，言是非法；而彼眾生因彼謗法，得無量罪，成就無量極惡罪業。成就第一義！是故我說謗法眾生見無諸法，亦無於義依義說法，成就無量極惡罪業，亦令無量諸眾生等多生罪業。」

「成就第一義！若有眾生不種善根，不清淨罪業，不熟身業，多不信法，不能集彼功德智慧，不直心，不隨順直心，而依自見邪智，分別是法非法——是法可取，是法可捨；彼諸眾生雖聞我法，不得我意，不生信心，亦復不能如實知我所說之意。是故彼諸一切眾生，於諸非法生於法想，於諸非義生於義想；執著非法，生是法想；執著非義，生是義想；而作是言：『此非佛語，是魔所說。』而彼邪智，如是解故而謗諸法，不順諸法，毀訾諸法，輕

論諸法；於正法中加置邪法，為減修多羅，為壞修多羅，為不行修多羅，為不說修多羅，於信修多羅者生怨家想。彼諸眾生先有無量罪業重障，復因謗法而謗人，轉更增長無量罪障；而彼罪障根本之罪，不可說盡，何況復加謗法之罪？墮大地獄，無有出期，乃至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說其歲數，亦不能盡。成就第一義！我今善說如是諸法，善示、善清淨、善說眾生如是種種異信，種種異見。」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無法體不生，本寂靜不滅；

自性涅槃法，是故我說常。

三種無體相，第一義無體；

若能知我意，是人得解脫。

一道法進趣，諸眾生解脫；

是故一乘法，隨聞差別說。

諸眾生無量，為身求涅槃；

如來甚希有，安隱諸眾生。

若證無漏界，平等無二相；

成就佛諸義，彼人離煩惱。

爾時，成就第一義菩薩白佛言：「希有！世尊！未曾有！未曾聞！如來所說如是微細極微細，甚深極甚深，難覺極難覺；諸佛如來，意趣難知。世尊！我知如來所說義意，所謂分別境界；彼依分

別有為行相，於名字中，說彼色陰自體相，名為勝相；所謂色陰生、色陰滅，離色陰、知色陰；是故如來依彼法相，說彼諸法為無體相。世尊！彼分別境界，依彼分別境界行相，是他力相，是故如來依於彼法，而說諸法不生，諸法無體；亦依彼法說第一義，言無體相。」

「世尊！我知世尊所說法義，謂即依彼分別境界、虛妄分別有為行相；即彼虛妄分別之相，無如是相；即彼無體相、無體相法，無我真如清淨觀相，是第一義。是故如來依第一義，說彼諸法名無體相。」

「世尊！如一色陰，餘陰亦如是；如是十二入、十八界，一一入、一切法亦如是。世尊！我知如來所說法義，所謂分別境界中、虛妄分別有為行相——所謂苦諦；知苦諦依於名字，說自體相勝相虛妄分別；如來依彼說言諸法無有體相。世尊！彼分別境界相，依止分別有為行相，名因緣相。世尊！是故我說我知如來所說法義；何以故？世尊！即彼分別境界、分別諸相，依止虛妄行相而生；而彼虛妄分別行相，無如是體，無如是相；是法無我真如清淨觀，名第一義。是故如來依彼法說第一義無體相。」

「世尊！如苦諦，餘諦亦如是；如是四念處、

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以要言之，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世尊！我知世尊所說法義，於分別境界中，依虛妄分別有爲行相，正覺三昧對治，對治生正三昧；生三昧已，而復住持不忘不失，修行增長；名字所說法相勝相，是分別相；是故如來依彼法相，說言諸法無有體相。」

「世尊！彼分別境界，依止他力，因緣行相是他力相，是故如來依彼法相，說言諸法無有體相，亦說第一義是無體相。世尊！我知世尊所說義相，即彼名字分別境界；依止分別名字行相，即彼分別無如是相，即彼無相；即彼無相體，無有體法，無我真如清淨觀相，即第一義；是故世尊說言：諸法無有體相，是第一義相。」

「世尊！譬如毘舒婆藥草，著諸藥中、一切食中；世尊！如來說法亦復如是，諸法無體相、諸法不生、諸法不滅、諸法寂靜、諸法自性涅槃，說了義修多羅，置於一切不了義修多羅中。」「世尊！譬如畫地，種種一相，所謂青黃赤白，能了別彼種種畫相；世尊！如來說法亦復如是，諸法無體相、不生不滅、寂靜、自性涅槃了義言教，置於一切不了義中，成一味相，亦能了別彼不了義修多羅等名字故。世尊！譬如一切諸飲食中，若置熟酥，生增

上味；佛說此法亦復如是，依一切法無有體相、不生不滅、寂靜、自性涅槃，說此了義修多羅，置諸一切不了義中，能生增上歡喜踊躍。世尊！譬如虛空，一切處等，於諸一切種種作業無有障礙，皆悉能成；世尊！如來亦爾，說言諸法無有體相、諸法不生、諸法不滅、諸法寂靜、諸法自性而是涅槃；說了義經，於諸一切不了義經，等同一味，成就一切聲聞、辟支佛、大乘修行，作無障礙。」

爾時世尊告成就第一義菩薩言：「善哉！成就第一義！復作是言：『善哉！善哉！成就第一義！汝實能知諸佛如來說法之意，汝今善說此義譬喻，如彼毘舒婆藥草、畫地、置酥、虛空等譬。成就第一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不異汝說，如是受持。』」

爾時成就第一義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初成應正等覺，於波羅奈城仙人集處、諸禽獸遊處，為諸修行聲聞行人，一轉四諦希有法輪，世間一切沙門、婆羅門、天人、魔梵，無能轉者，若有能轉、依法相應，無有是處。世尊！第二轉法輪，說上法相可入法相，分別彼諸不了義修多羅，為住大乘眾生，說於諸法無有體相、諸法不生、諸法不滅、諸法寂靜、諸法自性涅槃，希有之中復是希有。世尊！此是第三轉法輪：為住一切大乘眾生說

諸法無體相、不生不滅、寂靜、自性涅槃，善說四諦差別之相，希中希有，無人能入，無人能對，無人能誣；更無有上，更無有勝，了義修多羅無諍論處。」

爾時，成就第一義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如來說『諸法本來無體相、本來不生、本來不滅、本來寂靜、本來自性涅槃』，正信書寫，寫已受持，供養施與他人，復自說、自誦、自讀、修行、隨喜，彼善男子善女人，得幾所功德？」爾時世尊告成就第一義菩薩摩訶薩言：「彼善男子善女人，成就無量阿僧祇功德聚。成就第一義！彼之功德無有譬喻可以況說，以要言之，略說少分：成就第一義！譬如指甲上土，依大地土，百分不及一，迦羅分不及一，憂波尼沙陀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不能及一。成就第一義！譬如牛跡中水，依大海水，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迦羅分不及一，憂波尼沙陀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亦不及一。成就第一義！如是我說：信不了義修多羅、乃至修行不了義修多羅所得功德，依此所說了義修多羅生於信心乃至修行所得功德，受持讀彼不了義修多羅，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萬分不及一，迦羅分不及一，憂波尼沙陀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爾時成就第一義菩薩白佛言：「世

尊！此深密解脫修多羅中，此法門名爲何等？云何奉持？」佛言：「成就第一義！此法門名『說第一義了義修多羅』。汝應如是受持。」佛說此法門時，六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百千聲聞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復有五百千聲聞得無漏心解脫，七萬五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 深密解脫經卷第三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 聖者彌勒菩薩問品第九

爾時聖者彌勒菩薩摩訶薩，依奢摩他、毘婆舍那所攝法相白佛言：「世尊！世尊！菩薩依止何法？住持何法？於大乘中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依說諸法差別之相，及能住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彌勒！如我所說四種觀法，菩薩依彼四種觀法，修行大乘奢摩他、毘婆舍那。何等爲四？一者分別觀，二者無分別觀，三者事別，四者所作成就。」

彌勒菩薩問佛言：「世尊！有幾種奢摩他觀？」

佛言：「彌勒！惟有一種奢摩他觀，所謂無分別觀。」彌勒菩薩復言：「世尊！可有幾種毘婆舍那觀？」佛言：「彌勒！惟有一種，所謂差別觀。」彌勒菩薩復言：「世尊！有幾數名向二觀？」佛言：「彌勒！有於二種：一者事別，二者事成就。」彌勒菩薩言：「世尊！云何菩薩依四種法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觀？善知奢摩他、毘婆舍那？」佛言：「彌勒！如我爲諸菩薩所說差別法相，所謂：修多羅、祇夜、和伽羅、那伽他、憂陀那、尼陀那、阿婆陀那、伊帝憂多伽、闍多伽、毘佛略、阿浮陀檀摩、憂婆提舍。彌勒！一切菩薩於如是等修多羅中，應善諦聽，口常善誦，心常善知，智常善觀，慧如實覺。彌勒！諸菩薩等，於彼修多羅中善思惟已，於空閑處獨坐觀察，觀察彼心，內常隨順；如是觀心，如是不斷心，彼菩薩得身樂心樂。彌勒！是名我說菩薩修行奢摩他法。彼菩薩得身心樂已，依身心樂觀所說法，如向思惟一切諸法，觀察內心三昧境界，能信諸法離於思惟。彌勒！諸菩薩等如是觀彼三昧鏡像可知彼義，覺觀思惟，忍怖見意，知覺現前。彌勒！是名我說菩薩修行毘婆舍那。彌勒！諸菩薩等應當如是善知毘婆舍那。」

爾時，聖者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菩薩未得內心觀像，未得身樂，未得心樂，佛說彼

觀名何等觀？」佛言：「彌勒！非奢摩他，是隨順奢摩他；是故我說名爲隨順信奢摩他。」彌勒菩薩言：「世尊！菩薩未得身樂心樂，觀於內身三昧境界，思惟彼法，如是觀心，佛說彼觀名何等觀？」佛言：「彌勒！我說彼觀非毘婆舍那，名隨順信毘婆舍那。」

彌勒菩薩言：「世尊！說奢摩他行、毘婆舍那行，爲一爲異？」佛言：「我說非異非不異。彌勒！以何義故我說不異？毘婆舍那觀，不離奢摩他，是故不異。彌勒！以何義故我說是異？以觀分別境界差別，是故爲異。」彌勒菩薩言：「世尊！毘婆舍那三昧境界，爲異彼心？不異彼心？」佛言：「彌勒！我說不異；何義不異？以唯是心觀彼境界，何以故？我說但是心意識觀得名故。」彌勒菩薩言：「世尊！若彼心境像不異於心，云何心即能觀於心？」佛言：「彌勒！彼處無有一法能觀一法，而彼心生如是現見。彌勒！譬如清淨明鏡，依因境界能見境界，而不作心；我見境界；依彼境界現見境界。彌勒！如彼心生不離於心、離心見境，彼三昧鏡像現見境界。」

彌勒菩薩言：「世尊！一切眾生所有心法色等境界，爲異於心？爲不異心？」佛言：「彌勒！不異於心；而諸凡夫顛倒智取，不能識知但是心法，

以不如實知彼種種境界顛倒，取顛倒法。」

彌勒菩薩言：「世尊！云何菩薩一向修行毘婆舍那？」佛言：「彌勒！若菩薩隨順觀彼心相不斷，如是菩薩一向修行毘婆舍那。」彌勒菩薩言：「世尊！云何菩薩一向觀彼奢摩他法？」佛言：「彌勒！若菩薩隨順觀彼心相不斷，如是菩薩一向觀彼奢摩他法。」彌勒菩薩言：「世尊！云何菩薩奢摩他、毘婆舍那，二法和合一時修行？」佛言：「彌勒！若菩薩觀心一心，如是奢摩他、毘婆舍那一時修行。」

彌勒菩薩言：「世尊！何者是心相？」佛言：「彌勒！所謂分別三昧境界鏡像觀毘婆舍那，是名心相。」彌勒菩薩言：「世尊！何者是心無間？」佛言：「彌勒！謂觀像心奢摩他觀，是名心無間。」彌勒菩薩言：「世尊！何者是心？而言一心？」佛言：「彌勒！所謂觀彼三昧境界，覺知是心；覺知是心已，修真如觀；彌勒！是名一心。」

彌勒菩薩言：「世尊！毘婆舍那行有幾種？」佛言：「彌勒！毘婆舍那有於三種；何等三種？一者相，二者修行，三者觀。彌勒！何者是相毘婆舍那？所謂但觀三昧境界分別境界，是名相毘婆舍那。彌勒！何者是修行毘婆舍那？所謂智慧善見彼彼法相，是名修行毘婆舍那。彌勒！何者是觀毘婆

舍那？所謂彼彼法中，智慧善觀彼彼法相，而不證彼寂滅解脫。彌勒！是名善觀察修行毘婆舍那。」

彌勒菩薩復言：「世尊！奢摩他行有幾種？」佛言：「彌勒！依前法，後三種亦如是，應知。復次彌勒！奢摩他有八種：所謂初禪奢摩他，如是二禪、三禪、四禪、無邊空處、無邊識處、見少處、非想非非想處。復次彌勒！有四種奢摩他：謂慈奢摩他、悲奢摩他、喜奢摩他、捨奢摩他。」

彌勒菩薩言：「世尊！如世尊說依止奢摩他毘婆舍那，不依止奢摩他毘婆舍那。世尊！何者是依止法？何者是不依止法？」佛言：「彌勒！如所聞法，隨順法相，彌勒！是名依止法奢摩他毘婆舍那。彌勒！離所聞法，思惟取法，依他教觀奢摩他毘婆舍那義，所謂觀彼諸相青黃赤白臭爛，一切有行無常苦，一切法無我，一切法寂靜，一切法涅槃，如是等奢摩他毘婆舍那，彌勒！是名不依止法奢摩他毘婆舍那，應知。彌勒！所謂依止法奢摩他毘婆舍那，而我為彼隨順法相利根菩薩作如是說。彌勒！不依止法隨順他教，而我為彼軟根菩薩作如是說。」

彌勒菩薩言：「世尊！如世尊說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不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世尊！何者是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何者不差別觀奢

摩他毘婆舍那法？」佛言：「彌勒！若菩薩一一觀修多羅等法，如聞如取，思惟諸法，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是名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彌勒！若菩薩即彼修多羅等法，作一段一分一聚，如是思惟此一切法——隨順真如，流順真如，隨向真如；隨順彼真如，隨順菩提，隨順涅槃，隨心識轉，隨順彼法，隨向彼法，如實能知無量阿僧祇諸善法相；彌勒！是名不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

彌勒菩薩言：「世尊！如世尊說少相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大相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世尊！何者是少相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何者是大相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何者是無量相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佛言：「彌勒！若菩薩差別觀修多羅，一一乃至憂波提舍，作一段思惟；彌勒！是名少相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彌勒！若菩薩即彼修多羅等，不差別作一段思惟；彌勒！是名大相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彌勒！若菩薩於諸佛如來說無量法、無量名字、無量章句、無量上上智慧、樂說辯才，作一段思惟，是名無量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彌勒菩薩言：「世尊！云何菩薩證得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佛言：「彌勒！有五種觀觀彼法；何等五種？所謂思惟奢摩他毘婆舍那，念念滅一切煩惱，身離種種相，得

法樂樂，如實知十方無量無畔齊，知無量法光明所作成就相應清淨分，無分別相現前，為得成就法身證上上勝勝因。」彌勒菩薩言：「世尊！何處隨順修行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何處證得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佛言：「彌勒！初歡喜地菩薩摩訶薩隨順證少，於第三光明地菩薩善證得，應知。彌勒！初學菩薩亦修行此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法，學思惟不休息故。」

彌勒菩薩言：「世尊！何者奢摩他毘婆舍那有覺有觀三昧？何者是無覺有觀三昧？何者是無覺無觀三昧？」佛言：「彌勒！若菩薩隨如所聞，攝受諸法，於一切法覺觀相，粗細隨順，能生奢摩他毘婆舍那法，是名有覺有觀三昧。彌勒！若菩薩於彼法相，不了了粗細相，隨順彼法修行，而得彼法光明正念心，隨順細觀察奢摩他毘婆舍那，彌勒！是名無覺有觀三昧。彌勒！若菩薩離一切相，自然隨順法，思惟觀察奢摩他毘婆舍那，是名無覺無觀三昧。復次彌勒！初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是名有覺有觀三昧；彌勒！若菩薩觀一切法，是名無覺少觀三昧；彌勒！若菩薩觀無差別法三昧，是名無覺無觀三昧。」

彌勒菩薩言：「世尊！何者是奢摩他相？何者是取奢摩他相？何者是奢摩他捨相？」佛言：「彌



勒！若菩薩掉動心、疑心中生驚畏心，或欲遠離，思惟諸法而不斷絕，是名奢摩他相。彌勒！若菩薩心沈沒，沈沒相疑，思惟於法，生歡喜心，是名取相奢摩他。彌勒！若菩薩一向於奢摩他道、一向毘婆舍那道，雙道觀彼二法，煩惱不染於心，自然思惟，自然隨順彼法修行，是名奢摩他捨相。」

彌勒菩薩言：「世尊！如世尊說菩薩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法，如實知法，如實知義，世尊！云何菩薩知法知義？」

佛言：「彌勒！若菩薩知五種觀法，名如實知法；何等爲五？一者名，二者句，三者字，四者差別，五者同。彌勒！何者是名？謂於染法淨法中，觀自體相說法相，彌勒！是名爲名。彌勒！何者是句？即彼法種種名、名聚、染法淨法義爲名，用依止住持，是名爲句。彌勒！何者是字？即彼名句，依彼一法名，是名爲字。彌勒！何者是差別？謂一法別異觀，是名差別。彌勒！何者是同？所謂無差別觀法，說名爲同。彌勒！若菩薩如是觀者，名爲如實知法。」

「彌勒！云何菩薩觀義？菩薩觀義有十種；何等爲十？一者所應修行者修行，二者修行至究竟處，三者知能取義，四者知可取義，五者知住持義，六者知受用義，七者知顛倒義，八者知不顛倒

義，九者知染義，十者知淨義。彌勒！若菩薩染淨法中一切種差別修行：謂陰五種數、內入六種數、外入六種數，如是等差別修行，彌勒！是名菩薩所應修行者修行。彌勒！若菩薩於染淨法中如實知真如，彌勒！是名菩薩修行至究竟處。」

「復次彌勒！真如有七種；何等爲七？所謂無始有爲行相真如、相真如——所謂我空法空；唯識真如——知有爲行惟是心；執著真如——所謂我說苦諦；邪行真如——所謂我說集諦；清淨真如——所謂我說滅諦；正修行真如——所謂我說道諦。彌勒！行相真如、執著真如、邪行真如——此三真如，一切眾生平等無差別。彌勒！相真如、唯識真如——此二真如，一切法平等無差別。彌勒！清淨真如——聲聞、緣覺、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平等無差別。彌勒！修行真如——如聞妙法，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攝取般若，平等無差別。彌勒！菩薩知能取義者，所謂五種入相，及心、意、意識心數法，是名知能取義。彌勒！可取義者，所謂外六入；彌勒！能取義者即是可取義，是名知能取可取義。」

「彌勒！菩薩知住持義者，所謂世界眾生住處，依彼住處，眾生可見，所謂聚落田地。彼百聚落地，彼千聚落地，彼千萬聚落地，名盡海畔地。彼百千彼百千閻浮提，彼百千彼百千萬，名爲一千

世界。彼一千世界百倍，彼百倍千倍，彼千倍百千倍，名爲二千中世界。彼二千中世界，百倍千倍百千倍，名爲三千大千世界。彼三千大千世界百倍，彼復千倍復千倍，復百千萬倍；彼百千萬倍，名爲一億。彼一億百倍，彼百倍復千倍，彼千倍復一億，彼一億復千億，復百千億，名爲一阿僧祇。彼百億千億，彼千億百千億，彼百千億阿僧祇，彼阿僧祇百阿僧祇，彼百阿僧祇千阿僧祇，彼百千阿僧祇，百千萬三千大千百千萬阿僧祇世界，百千萬微塵數十方世界無量世界，彌勒！是名菩薩知住持義。」

「彌勒！何者菩薩知資生義？所謂我爲眾生說種種資生所受用故。彌勒！何者是菩薩知顛倒義？彌勒！即彼取受用，於無常義中生常相顛倒、心相顛倒、見相顛倒；於苦中生樂相顛倒，不淨中生淨相顛倒；於無我中生我相顛倒、心相顛倒、見相顛倒。彌勒！是名菩薩知顛倒義。彌勒！何者是菩薩知非顛倒義？彌勒！即遠離彼四顛倒，是名菩薩知非顛倒義。彌勒！何者是菩薩知染相義？彌勒！於三界中有三種染相，所謂煩惱染、業染、生染，彌勒！是名菩薩知染義。彌勒！云何菩薩知淨義？彌勒！即遠離彼三種染，修行菩提分法，彌勒！是名菩薩知淨義。彌勒！此十種義，攝取一切義，應

知。彌勒！是名菩薩如實知義相。」

「復次彌勒！若菩薩知五種法，彼菩薩名善知義；何等爲五？一者可知境界，二者可知義，三者知法，四者依知得證果，五者如實受彼法。彌勒！何者是可知法？彌勒！一切境界，所謂五陰、內諸入、外諸入等，是名知境界。彌勒！何者是可知義？彌勒！無量種觀，如實知彼法——所謂世諦、第一義諦、功德法、過咎法、因緣法、三世法、生法、住法、滅法、病等諸法、苦集等法、真如法、實際法、法界法、略法、廣法、一向差別說問答法、置答法、祕密法、直說法，彌勒！如是等可知義，應知。彌勒！何者是知法？彌勒！能生彼知三十七品，所謂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彌勒！是名知法。彌勒！何者是菩薩依知得證法？所謂滅貪瞋癡煩惱，遠離貪瞋癡煩惱，得四沙門果——所謂我說聲聞如來世間出世間一切功德，彼諸功德如實證知，彌勒！是名菩薩依知證果法。彌勒！何者是菩薩如實受彼法？彌勒！即彼所證法，知解脫，受解脫；復爲一切眾生廣說、示現、開發。彌勒！此五法攝取一切義，應知。」

「復次彌勒！菩薩知四種觀，名如實知義；何等爲四？所謂知心生義、知受用義、知隨心義、知染淨義；彌勒！菩薩畢竟得四種義，亦名攝取一切

義，應知。復次，菩薩如實知三種法，名為如實知義；何等為三？所謂字義、義義、界義。彌勒！何者字義？所謂名身等，應知；彌勒！是名字義。彌勒！何者義義？彌勒！義義有十種：何等為十？所謂實相、知相、遠離相、證相、修行相、即彼實相等種種差別相、依止所依止相應相、即彼知相等障礙相、隨順法相、不知過咎相、知利益相；彌勒！是名菩薩知義義相。彌勒！何者是菩薩知界義相？彌勒！界義相有五種：所謂世界、眾生界、法界、可化界、可化方便界；彌勒！此五種界，攝取一切義，應知。」

爾時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所言聞慧、思慧、奢摩他毘婆舍那，三種修行義；此三種慧，云何差別？」佛言：「彌勒！聞慧修行者依止名字，如聞不稱意，非現前解脫、隨順解脫，彌勒！是名聞慧修行義。彌勒！思慧修行義者：彌勒！思慧亦依名字，唯如聞，不如是隨順心，非現前解脫，而轉轉隨順解脫，非現證解脫，彌勒！是名思慧修行義。彌勒！修慧修行義者，彌勒！菩薩依名字不依名字，依如聞不依如聞，隨順心隨智可知法，三昧境界現前，轉轉隨順解脫，增長解脫；彌勒！是名修慧修行義；彌勒！是名三慧異相義。」

彌勒菩薩言：「世尊！菩薩修行奢摩他毘婆舍

那，何等為智？何等為見？」佛言：「彌勒！我應說彼無量智見相：以略言之——於差別法相中、奢摩他毘婆舍那般若，是名為智；彌勒！觀諸法無差別相，是名為見。」彌勒菩薩言：「世尊！菩薩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以何等心，觀何法相？」佛言：「彌勒！真如觀心，修行法相義相，亦不見名，亦不見名體相，亦不見彼名字因相；如是句字，一切義應知。乃至不見十八界自體相，亦見彼因相、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是名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義；應知。」

彌勒菩薩言：「世尊！菩薩修行真如義相，亦修行彼相不？」佛言：「彌勒！真如形相，無相可見，若無相者，云何修行？彌勒！菩薩修行真如相者，降伏一切法、一切義相；而彼諸法，不能降伏真如義相。」

彌勒菩薩言：「世尊！世尊常說器不清淨、鏡不清淨、諸水等濁，不見面相；清淨器等，能見面相；如是，世尊！不修行如實心者，不能見諸一切法相；修行者見。世尊！依何等心觀？何等真如觀？說如是義？」佛言：「彌勒！我依三種觀說如是義；何等為三？所謂聞慧、思慧、修慧，三種觀心能識真如；彌勒！我依如是義說。」

彌勒菩薩言：「世尊！菩薩如是解諸法義，修

行諸法相，幾法相難修行？以何等法、何等觀？觀彼難修行？」佛言：「彌勒！有十種難修行相，依十八空，觀彼難修行相：何等爲十？彌勒！觀法義相、種種名字相、依一切法空斷彼難修行相。彌勒！取如實義相受用——所謂生相、滅相、住相、異相、相應行相；依相空、無始空，斷彼難修行相。彌勒！取能取義相——所謂依身相、依我相、依內空、依不見空，斷彼難修行相。彌勒！取可取相——所謂資生相，依外空斷彼難修行相。彌勒！取受用義——男女相種種資生——所謂內外清淨相；依內外空、自性空，斷彼難修行相。彌勒！取住持義——有無量相；依大空，斷彼難修行相。彌勒！取無色修行相——內寂靜解脫相；依有爲空，斷彼難修行相。彌勒！取真如相義——所謂我空法空、唯是心第一義相，依本空、無物空、自體空、無體自體空、第一義空，斷彼難修行相。彌勒！取清淨真如無爲相義——離諸相、無異相，依無爲空、不異空，斷彼難修行相。彌勒！取彼無爲空、無異空，爲斷彼空相，對治無爲空無異空；依空空斷彼二空。」

彌勒菩薩言：「世尊！菩薩如是修行十種相，於何等縛相而得解脫？」佛言：「彌勒！修行三昧境界，見形像相染縛煩惱中，而得解脫；即觀彼鏡像，不取境界相，是名斷彼難修行相。彌勒當知：

差別而言，是諸空等對十種相，非一一空不能對治斷十種相。彌勒！譬如無明不能生生、乃至老死染煩惱等，但依『本』言無明緣行生，依近因緣故如是說；彌勒！此義如是應知。」

彌勒菩薩言：「世尊！何者是略空相？菩薩知彼略空相，不失一切空相，離諸一切憍慢空相。」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言：「善哉！彌勒！善哉！彌勒！汝今乃能問佛此義。彌勒！汝能爲於諸菩薩等不失空相，故如是問。善哉是問！何以故？彌勒！若菩薩不知空相，則失一切大乘法相。彌勒！汝今諦聽！我爲汝說略相空義。彌勒！於他力相第一義相，一切法中無染淨相，彼虛妄分別相，常離彼相不見有相，是名大乘中說略相空。」

彌勒菩薩言：「世尊！奢摩他毘婆舍那攝幾種三昧？」佛言：「彌勒！我說種種三昧，所謂聲聞、菩薩、如來三昧，攝取彼諸一切三昧，應知。」

彌勒菩薩言：「世尊！奢摩他毘婆舍那，能成何等法因？」佛言：「彌勒！能成清淨戒因，能成聞慧思慧見因。」彌勒菩薩言：「世尊！彼清淨戒聞思慧因，成何等果？」佛言：「彌勒！能成心清淨果，智慧清淨果。復次彌勒！能成一切世間出世間善法、一切聲聞菩薩諸佛奢摩他毘婆舍那果；應知。」

彌勒菩薩言：「世尊！奢摩他毘婆舍那，作何等業？」佛言：「彌勒！遠離二種縛：何者爲二？所謂遠離相縛、遠離煩惱縛；彌勒！是名奢摩他毘婆舍那業。」彌勒菩薩言：「世尊！佛說五種障，幾種障奢摩他？幾種障毘婆舍那？幾種向二障？」佛言：「彌勒！惜身資生，此二種障奢摩他。彌勒！聖人所說一切善法，得聞不喜，此障毘婆舍那。彌勒！喜憤鬧處，得少爲足，此二障奢摩他毘婆舍那，應知。彌勒！喜鬧亂處，不能發修行法；得少爲足，不能畢竟得究竟處。」彌勒菩薩言：「世尊！如來說五種蓋，幾是奢摩他障？幾是毘婆舍那障？幾是向二障？」佛言：「彌勒！掉悔是奢摩他障，睡眠是毘婆舍那障。欲瞋二種是向二障。」

彌勒菩薩言：「世尊！云何善清淨奢摩他道？」佛言：「彌勒！善伏睡眠，如是名爲善能清淨奢摩他道。」彌勒菩薩言：「世尊！云何善清淨毘婆舍那道？」佛言：「彌勒！若能善斷掉悔二蓋，如是則名善能清淨毘婆舍那道。」彌勒菩薩言：「世尊！菩薩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行，有幾種法，能知心散亂不名相應？」佛言：「彌勒！菩薩知五種法，所謂正念散亂、外心散亂、內心散亂、相散亂、煩惱散亂。彌勒！若菩薩捨正念大乘相應相，隨念聲聞辟支佛相應念相，彌勒！是名菩薩正念散

亂。彌勒！若菩薩著外五欲，樂憤鬧處，若諸覺觀隨順煩惱相念，是名外心散亂。彌勒！若菩薩爲睡不利，心著三昧，及餘三昧三摩婆提，染於所染，彌勒！是名內心散亂。彌勒！若菩薩依外相、內身三昧境界相思惟，是名心散亂。彌勒！若菩薩依內心思惟因緣，生覺觀煩惱——如是心是我；彌勒！是名煩惱散亂心。」

彌勒菩薩言：「世尊！奢摩他毘婆舍那，從初菩薩地乃至如來地，對治何等過？」佛言：「彌勒！奢摩他毘婆舍那，於初地中對治惡道業生煩惱染；第二地中，對治微細過失；第三地中，對治欲得善法過；第四地中，對治愛三摩拔提心過；第五地中，對治世間涅槃一向現前、不一向現前過；第六地中，對治諸相行過；第七地中，對治微細相行過；第八地中，對治無相行自然行過；第九地中，對治一切種說法不得自在過；第十地中，對治未得滿足法身過。彌勒！第十一地中，對治細、極細、微細智障。彌勒！菩薩斷彼一切障已，得無障礙一切智處，成就所求法，得清淨法身。」

彌勒菩薩言：「世尊！云何菩薩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彌勒！菩薩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依七種真如爲本，如聞思法入於定心，即念彼法，如聞思慧，善思惟

內心差別，觀彼真如。菩薩觀彼真如之法，尚捨微細修行之心，何況粗法？彌勒！何者是微細修行心相？所謂生心識、受心識、染淨識，內外及彼二；彼行利益一切眾生，真如智苦集滅道，有爲無爲，常無常，苦集不異自性業有爲相，一切人無我、法無我相，如是等法修行捨心。彌勒！菩薩如是發心修行，如是多修行，剎那剎那離一切蓋，得清淨心；得清淨心已，入七種真如，內身證彼七種覺相，應知；彌勒！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得見道。菩薩得彼見道智已，名定聚菩薩，生在佛家，受用初地利益歡喜。是菩薩先已修行奢摩他毘婆舍那道，於此始得事究竟觀；是菩薩復於上上地中修行，念彼二種觀故，離諸微細相。彌勒！譬如有人巧以細楔，出彼粗楔；彌勒！菩薩修行亦復如是，觀內心相，離彼一切諸染相分；離染相分已，離取一切諸善法相；離取一切諸善法相已，離一切相。如是次第上上地中，念相似法內心清淨，乃至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所作修行觀行成就。彌勒！菩薩如是修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深密解脫經卷第四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 彌勒菩薩問品之二

彌勒菩薩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菩薩行，現得菩薩諸勝妙果？」佛言：「彌勒！若菩薩如實能知六種法者，是人能得菩薩妙果。何等六種？所謂善知心生、善知心住、善知心起、善知法來、善知善法增長、善知巧方便。彌勒！云何菩薩善知心生？彌勒！若菩薩知十六種心生，所謂不覺、不知、不動器世間識——譬如阿陀那識。取種種相觀識——譬如一時取色等可取境界分別意識，知內外色；一念間入無量三昧、見無量佛國土、見無量諸佛。彌勒！少相觀相應識——譬如欲界相應識。彌勒！大相觀相應識——譬如色界相應識。彌勒！無量相觀相應識——譬如一切虛空、一切識相相應識。彌勒！細相觀相應識——譬如少相相應識。彌勒！遍相觀相應識——譬如非想非非想相應識。彌勒！極細相觀相應識——譬如出世間相應識。彌勒！苦相觀相應識——譬如惡道識。彌勒！雜相受相應觀相應識——譬如欲界識。彌勒！喜相觀相應識——譬如初禪二禪識。彌勒！樂相觀相應識——譬如第三禪識。彌勒！不苦不樂相觀相應識——譬如第四禪乃至

非想非非想識。彌勒！染相觀相應識——譬如染煩惱、隨順煩惱識。彌勒！善法相觀相應識——譬如修行信等相應識。彌勒！無記相觀相應識——譬如遠離彼二法識。彌勒！是名菩薩知諸法生。」

「彌勒！云何菩薩如實知諸法住？彌勒！若菩薩如實能知唯是識體，是名菩薩知諸法住。彌勒！云何菩薩善知諸法起？彌勒！若菩薩如實能知二種相煩惱縛，若知彼已作是思惟：應捨此法；彌勒！菩薩如是名善知諸法起。彌勒！云何菩薩善知法來？彌勒！若菩薩善知彼煩惱，對治心增長，知諸法增長已，是名菩薩善知我法增長。彌勒！云何菩薩善知諸法下？彌勒！若菩薩知彼對治法，煩惱染相心下損，善知諸法損，彌勒！是名菩薩善知諸法下。彌勒！云何菩薩善知巧方便？彌勒！若菩薩觀察解脫勝處、一切入，彌勒！是名菩薩善知巧方便。彌勒！菩薩摩訶薩善知如是修行菩薩行者，能得菩薩最勝妙果。彌勒！過去一切菩薩亦如是、未來一切菩薩亦如是、現在一切菩薩亦如是修行菩薩行，得菩薩妙果。」

彌勒菩薩言：「世尊！如來常說無餘涅槃界中，一切受，滅盡無餘。世尊！何者是彼受相？而言一切受相滅？」佛言：「彌勒！略說二種受滅；所謂見身受相滅，受彼果境界受相滅。彌勒！身受

相滅者，有四種受應知；何等四種？所謂依止色受相、依止非色受相、成就果受相、不成就果受相。彌勒！成就果受相者，謂現前受相；不成就果受相者，謂未來世因受。彼果報境界受相，亦有四種：所謂住持受相、資生受相、受用受相、對受相。彌勒！有餘涅槃界中，非成就受相果，明觸受相受，是故，依彼對一切受相未滅，以有餘受相。彌勒！成就果相受相一切種，彼二受相滅，但有明觸受相受。無餘涅槃界中彼受亦滅，以無餘涅槃中，更無明觸相，是故我說無餘涅槃中滅一切受相。」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彌勒！汝依如實修行故，問滿足清淨菩薩行相。彌勒！汝於如實修行法中善學具足，是故問我如實行法，彌勒！我已善說菩薩滿足清淨修行法，應知。彌勒！過去諸佛亦如是說，未來諸佛亦如是說，現在諸佛亦如是說；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善男子，亦如是問，是故一切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應當至心行菩薩行。」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此說法行中，若人不放逸；  
智人正思惟，能得無上道。  
若人取法相，欲得彼法體；  
彼離如實行，空地不相應。  
見為眾生性，利眾生勇猛，

得無染著相，一切出世善。

爲求欲說法，彼人還得法；

彼得無價寶，乞求行世間。

解脫諸戲論，精進行堅固；

爲利益眾生，修行此實行。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此深密解脫經中，當何名此法門？云何奉持？」佛言：

「彌勒！此法門名爲如實修行了義修多羅，汝當奉持。」說是如實修行了義修多羅時，六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千聲聞遠離塵垢，得法眼淨；十萬五千聲聞離諸漏，得心解脫；七萬五千菩薩得大乘如實修行觀成就。

### 聖者觀世自在菩薩問品第十之一

爾時，聖者觀世自在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爲諸菩薩說十地差別：所謂歡喜地、離垢地、光明地、炎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第十一佛地。世尊！有幾種清淨？攝此諸地有幾種分？」佛言：「觀世自在！有四種清淨、十一分，攝此諸地，應知。觀世自在！增上清淨攝初地，增上戒清淨攝二地，增上心清淨攝三地，增上慧清淨攝四地，乃至上上勝妙

從四地乃至佛地。觀世自在！是名四種清淨攝諸地，應知。觀世自在！何者十一分攝諸地義？觀世自在！從菩薩起信行地，修行十種信心，能善思惟菩薩乘；彼信行地行，過彼信地入於定聚，滿足彼分。觀世自在！彼諸菩薩雖滿彼分，於微細行中而猶不能如實修行，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爲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雖滿彼分，而猶不能如實滿足世間三昧三摩跋提，及未滿足聞持陀羅尼；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爲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雖滿彼分，如菩提分而猶不能如實修行，心不能捨三昧愛法；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爲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雖滿彼分而猶不能如實觀察一切諸諦，亦不能捨方便所攝修菩提分——世間涅槃一向現前、一向不現前；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爲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雖滿彼分，而猶不能如實知諸世間生死，現見修行及無相正念，不能多修；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爲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雖滿彼分，而猶不能如實而知無間不斷無相正念，不能多修；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爲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雖滿彼分，而猶不能捨無相行自然而行，無相行中不得自在；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爲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雖滿彼分，而猶不能於彼種種名字諸相、無礙而說一切諸法，及不能得說法自



在；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為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雖滿彼分，而不能得滿足法身，及不能得受樂法身；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為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雖滿彼分，而不能得於諸一切境界相中、無障無礙智慧具足；彼諸菩薩不滿彼分，為滿足故修行進求，得滿彼分。得滿彼分已，名為滿足一切菩提分；得滿菩提菩薩，名之為佛。觀世自在！如是十一種分攝諸地，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故說初名歡喜地？乃至佛地說名佛地？」佛言：「觀世自在！菩薩初離生死，得出世間大利，清淨勝妙，歡喜踊躍，是故初地名歡喜地。遠離一切微細破戒障故，是故第二名離垢地。依無量智，光明照耀，照諸三昧，及聞持陀羅尼而得自在，能作光明，是故第三名光明地。智火炎熾，燒菩提分煩惱習垢，是故第四名為炎地。即彼菩提方便修行，難勝得勝，是故第五名難勝地。正念思惟諸有為行，現前證知諸法無相，是故第六名現前地。無間無斷，無相正念，遠入行近清淨地，是故第七名遠行地。無有諸相，自然修行，相不能動，是故第八名不動地。說一切法一切種智無礙自在，得廣大智，無不降伏，是故第九名善慧地。眾生煩惱過患之身如虛空等，如來法身猶如大雲，覆眾生界，說法示現，是故第

十名法雲地。離一切無明微細習氣，離一切境界智障習氣，無障無礙，於一切法中而得自在，是故第十一名為佛地。」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此諸地有幾種無明？幾種障對？」佛言：「觀世自在！有二十二種無明，十一種障。觀世自在！於初地中，執著人我法我無明、惡道煩惱染相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二地中，微細過無明、種種業道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三地中，求欲法無明，滿足聞持陀羅尼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四地中，愛三摩跋提無明、愛法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五地中，於世間正念思惟非一向背世間、非一向現世間無明；於涅槃正念思惟非一向背涅槃、非一向趣涅槃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六地中，不如實知有為行現前無明、多集諸相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七地中，微細相行無明、一向思惟方便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八地中，無自然無相無明、諸相不得自在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九地中，無量說法無量名句上上樂說智慧陀羅尼無明、樂說辯才自在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十地中，大通無明、入微細密無明；迷沒彼二，是故名障。於佛地中，於一切境界極微細無明、他障無明；迷沒彼二，是

故名障。觀世自在！是名二十二種無明、十一種障，說諸地差別。觀世自在！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諸法不相應。」觀世自在菩薩言：「希有世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果，彼諸菩薩破大無明迷沒羅網，亦滅一切虛妄對稠林，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說此諸地，有幾種殊勝？」佛言：「觀世自在！有八種清淨：所謂直心清淨、慈清淨、悲清淨、波羅蜜清淨、見諸佛供養清淨、教化眾生清淨、生清淨、力清淨；觀世自在！於初地中，直心清淨，乃至力清淨；復有上上地乃至佛地，直心清淨、力清淨，彼清淨極清淨，增上清淨；應知。觀世自在！除佛地生清淨。所謂初地諸功德，彼諸地功德乃至上上地，彼初地功德平等無差別，而地地有勝功德；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故說一切諸生中，菩薩摩訶薩生為最勝？」佛言：「觀世自在！有四種法：所謂善集諸善根清淨故，得內心方便故，起大慈悲救護一切諸眾生故，自無染故、能令一切眾生無染。」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故說諸菩薩能發一切妙願、勝願、殊勝力願？」佛言：

「觀世自在！有四種法，菩薩能如實知涅槃妙樂故，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能捨彼，速得菩薩勝妙樂行；不為報恩而發大心；為利眾生，於六道中，長夜受諸種種苦惱。觀世自在！是故我說諸菩薩摩訶薩妙願、勝願、殊勝力願。」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菩薩摩訶薩有幾種學事？」佛告觀世自在菩薩言：「觀世自在！菩薩學事有六種：何等為六？所謂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此六種學，幾增上戒學？幾增上心學？幾增上慧學？」佛言：「觀世自在！初三學——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增上戒學；禪波羅蜜增上心學，般若波羅蜜增上慧學，毘梨耶波羅蜜遍諸波羅蜜。觀世自在！三種增上攝六種學事，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此六種修行，幾功德莊嚴？幾智慧莊嚴？」佛言：「觀世自在！增上戒學功德莊嚴，增上慧學功德莊嚴，精進波羅蜜、禪波羅蜜遍諸波羅蜜。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菩薩云何學此諸學？」佛言：「觀世自在！有五種觀法學此諸學；何等為五？所謂依諸波羅蜜說法，依菩薩

藏初至心信。次有十種法行，如實修行聞思修慧智故，護諸菩提心故，親近善知識故，不休息修行一切諸善根故。觀世自在！是名菩薩學諸學事，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此諸學事，何故說六種數？」佛言：「觀世自在！有二種義；何等爲二？所謂攝取一切眾生故，對治諸障故。觀世自在！三種學攝取眾生利益故，三種學對治諸障故。觀世自在！菩薩修行檀波羅蜜，資生利益攝取眾生；菩薩修行尸波羅蜜，不惱不害，以無畏施攝取眾生；菩薩修行羸提波羅蜜，無報怨心攝取眾生；觀世自在！以此三學攝取眾生。觀世自在！菩薩修行毘梨耶波羅蜜，動諸煩惱，殺害諸使，修行分中不爲一切煩惱所動；菩薩修行禪波羅蜜，縛諸煩惱；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斷一切使。觀世自在！是三種波羅蜜，對治所治煩惱故。」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故說餘四波羅蜜但有四數？」佛言：「觀世自在！爲成就彼六波羅蜜伴故，說餘四波羅蜜。觀世自在！菩薩三波羅蜜攝取眾生，攝事方便攝取眾生置善法中，是故我說方便波羅蜜，與三波羅蜜爲伴。觀世自在！菩薩現身依多煩惱而亂其心，不能修行如實之法，而復信樂少行少法，微薄直心不能攝取內心

正定；聞菩薩藏，如聞而觀，不能入定，而不能起出世間智，但修少分功德智慧莊嚴之相；依彼少分智慧莊嚴，爲薄未來煩惱作願，是菩薩願波羅蜜；願未來世諸煩惱薄，能成精進波羅蜜，是故我說願波羅蜜，與毘梨耶波羅蜜爲伴。觀世自在！菩薩親近善知識故聽聞正法，如實思惟而能隨順如實修行，轉彼薄心，增長善力，於彼真如法界之中得增上力；是菩薩力波羅蜜得內心定，是故我說力波羅蜜與禪波羅蜜爲伴。觀世自在！菩薩依於菩薩藏故聞慧正觀，修禪波羅蜜，是菩薩智波羅蜜；依智波羅蜜能生出世般若波羅蜜，是故我說智波羅蜜與般若波羅蜜爲伴。」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故說六波羅蜜如是次第？」佛言：「觀世自在！依前後上上轉勝故；觀世自在！菩薩遠離受用欲心，受持淨戒；受持淨戒已，能忍諸惡；能忍諸惡已，能成精進；能成精進已，能入諸禪；能入諸禪已，能得出世間智慧。觀世自在！是故我說六波羅蜜如是次第，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說諸波羅蜜各有幾種差別？」佛言：「觀世自在！諸波羅蜜各有三種差別；觀世自在！檀波羅蜜有三種——所謂法施、財施、無畏施；尸羅波羅蜜有三種——所謂離

諸惡行戒、修諸善行戒、利益眾生戒；羸提波羅蜜有三種——所謂忍諸惡忍、忍諸苦忍、忍諸法忍；毘梨耶波羅蜜有三種——所謂發起精進、修行善法精進、利益眾生精進；禪波羅蜜有三種——所謂無分別寂靜極寂靜對治煩惱受樂行禪、起諸功德禪、起利益眾生禪；般若波羅蜜有三種——所謂觀世諦般若、觀第一義諦般若、觀利益眾生般若。觀世自在！是名諸法波羅蜜各有三種差別，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以何義故說諸波羅蜜名波羅蜜？」佛言：「觀世自在！有五種義，說名波羅蜜；所謂不著、不悵望、無過、不分別、迴向。觀世自在！不著者，所謂不著諸波羅蜜相違事；不悵望者，於諸波羅蜜受用果報，報恩中無求心；無過者，遠離諸波羅蜜無方便雜染法；不分別者，諸波羅蜜中不如所聞執著自相；迴向者，諸波羅蜜所作所集，迴取大菩提果故。觀世自在！是故我說名波羅蜜。」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諸波羅蜜相違事有幾種？」佛言：「觀世自在！波羅蜜相違事有六種；何等為六？所謂樂於五欲資生自在，我受樂見功德利自在故；隨身口意，行自在故；於他輕惱，心不堪忍故；著自身樂故；專念世間，散亂行故；於世間中見聞覺知，名字分別，為勝功德故。」

觀世自在！是名諸波羅蜜相違事。」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者是諸波羅蜜果報？」佛言：「觀世自在！諸波羅蜜果報有六種，應知；何等為六？所謂得富財故，趣善道故，無怨敵故，不壞多喜樂故，常為眾生主故，不害自身故，大威德力故。觀世自在！是名諸波羅蜜六種果報。」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何者是諸波羅蜜雜染法？」佛言：「觀世自在！諸波羅蜜有四種不如法行，名為雜染；何等為四？所謂無慈心行故，不正念行故，不斷惡行故，不至心行故。」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何者是不正思惟？」佛言：「觀世自在！所謂修行諸波羅蜜，離餘波羅蜜行，是名不正思惟。」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何者是菩薩無方便修行？」佛言：「觀世自在！若菩薩修波羅蜜行攝取眾生，但施飲食資生等樂以為滿足，而不能令離不善處、置於善處，是名菩薩無方便修行。何以故？觀世自在！非施飲食如是等樂，名為利益；觀世自在！譬如糞穢，若多若少，無人能令生香美氣。觀世自在！如是一切有為行苦，一切眾生自性諸苦，飲食資生攝取眾生不可為樂。觀世自在！若置眾生在於第一上善法中究竟樂處，名為攝取與大

利益。」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此諸波羅蜜有幾種清淨？」佛言：「觀世自在！我不說離五種清淨更有清淨。觀世自在！而我依此五種清淨，略廣說諸波羅蜜清淨之相。觀世自在！何者是略說諸波羅蜜清淨之相？觀世自在！一切波羅蜜有七種清淨；何等爲七？所謂菩薩離我說法，復於他邊不求智慧故；此見諸法不生執著，知一切法能取大菩提故；不生異意異疑故；不自讚歎，不毀他人故；不欺、不僞慢、不放逸故；得少善法，不生滿足心故；得此諸法，於他人邊不生嫉妒慳吝心故。觀世自在！是名略說諸波羅蜜七種清淨，應知。」

「觀世自在！我復廣說諸波羅蜜清淨之相，依彼七種，說諸波羅蜜清淨。何等七種？觀世自在！我說諸菩薩摩訶薩檀波羅蜜七種清淨，如實修行；何等爲七？所謂依悲心施清淨，施清淨即戒清淨、見清淨、心清淨、口清淨、智清淨、意清淨，是名檀波羅蜜七種清淨，應知。」

「觀世自在！如是戒波羅蜜有七種清淨；何等爲七？所謂菩薩摩訶薩於菩薩受持戒、如實知一切戒、如實能知離諸過法、彼法恒持堅固戒、至心戒、常隨順戒、於諸學中如實持戒。觀世自在！是名戒波羅蜜七種清淨，應知。」

「觀世自在！如是羸提波羅蜜有七種清淨；何等爲七？所謂菩薩自信業報，於諸一切不饒益事，心不瞋恨；若罵、若瞋、若打，一切惡事來加其身，不生報心；不懷結恨；若彼求悔，應時即受；不令他惱，不求他求；不爲有畏，不爲飲食而行忍辱；於受他恩，不忘還報。觀世自在！是名忍辱波羅蜜七種清淨，應知。」

「觀世自在！毘梨耶波羅蜜有七種清淨；何等爲七？所謂菩薩如實知精進平等故；不爲精進自高下他故；身體安住，如山不動故；常勤精進故；心不怯弱故；所行堅固故；於諸善法起精進心，不休息故。觀世自在！是名毘梨耶波羅蜜七種清淨，應知。」

「觀世自在！禪波羅蜜有七種清淨；何等爲七？所謂菩薩善決定知諸相三昧禪波羅蜜，滿足三昧禪波羅蜜，如實知二分三昧禪波羅蜜，如實知隨順三昧法禪波羅蜜，不依止三昧禪波羅蜜，善練諸業所作善三昧禪波羅蜜，觀菩薩藏無量三昧禪波羅蜜。觀世自在！是名禪波羅蜜七種清淨，應知。」

「觀世自在！般若波羅蜜有七種清淨；何等爲七？所謂離有無謗——中道般若；依般若力如實能知三解脫義，謂空無相無願；如實能知三種分別他力第一義諦；如實能知三種名相、生相、第一義相自

體；如實能知世諦五明處；如實能知第一義諦，於七種真如不分別不戲論；一味多修行無量差別觀法，奢摩他毘婆舍那，隨聞如實修行成就。觀世自在！是名般若波羅蜜七種清淨，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此五種觀，一一觀有何等業？」佛言：「觀世自在！此五種觀，各有五業應知；何等爲五？所謂菩薩不著現報，常至心行諸波羅蜜不放棄故；不悵望報恩，攝取未來不放棄故；無諸過失，能善滿足、善清淨、善白淨修諸波羅蜜故；依無分別巧方便，速滿諸波羅蜜故；依迴向力，一切生處得善果報，依彼如實修行諸波羅蜜不盡，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觀世自在！是名菩薩諸波羅蜜差別業，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此諸波羅蜜，何者最勝？」佛言：「觀世自在！所謂不吝資財，不著果報，迴向大菩提；觀世自在！是名最勝應知。」觀世自在言：「世尊！何者是無染法？」佛言：「所謂無諸過，無分別，是名無染法，應知。」觀世自在言：「世尊！何者爲明妙？」佛言：「所謂緣滅諸法，應知。」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者是菩薩不動地？」佛言：「觀世自在！菩薩入初歡喜地，具足大力，不退諸法，是名菩薩不動地，應知。」觀世自在言：「世

尊！何等法是善清淨法？」佛言：「所謂滿足十地，乃至滿足佛地，應知。」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故菩薩諸波羅蜜不盡？愛樂果報亦不盡？」佛言：「所謂迭相因生妙果，應知。」

## 深密解脫經卷第五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 聖者觀世自在菩薩問品第二

聖者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何故諸菩薩心不多樂諸波羅蜜果報？而多樂諸波羅蜜行？」佛言：「觀世自在！有五種法；何等爲五？所謂樂於增上歡喜樂故，攝取自利利他故，樂未來世樂報恩故，不染諸法故，不失彼法故；應知。」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此諸波羅蜜，各有幾種勝妙之力？」佛言：「觀世自在！此諸波羅蜜各有四種妙力應知，何等爲四？所謂菩薩修行諸波羅蜜，遠離慳嫉心，遠離破戒心，遠離瞋心，遠離懈怠心，遠離散亂心，遠離諸見心故；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功德故；現身攝取自身

他身故；於未來世能得廣大無盡愛果報故。」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此諸波羅蜜何等爲因？何等爲果？何等爲力？」佛言：「觀世自在！大悲爲因，愛樂攝取眾生爲果，能滿足菩提爲力；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若諸菩薩一切資財隨心所用，不可窮盡；菩薩復有大悲愍心，何故世間貧窮眾生受種種苦？」佛言：「觀世自在！此諸眾生自業罪過，菩薩大悲，常欲與諸一切眾生無盡富樂，常懷憐愍堅固不動；觀世自在！若諸眾生無自罪障，世間無有貧窮眾生；觀世自在！譬如一切諸餓鬼等爲渴逼惱，往見一切諸河大海，悉皆乾竭，此非諸河大海過咎，是諸餓鬼自罪業報。諸菩薩等施諸眾生一切資財，如彼大海無有過咎，而諸眾生受貧窮苦，如彼餓鬼，自作惡業有如是報，非菩薩過。」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菩薩何等波羅蜜，取諸法無體相？」佛言：「觀世自在！般若波羅蜜取諸法無體相。」觀世自在言：「世尊！若菩薩般若波羅蜜取諸法無體相者，世尊！何故般若波羅蜜不取諸法有體相？」佛言：「觀世自在！我說取無體相；無體相者，汝當莫著言語，何以故？無體相法，離諸一切名字言語，內身證法不

可以名字章句說；我依名字，說言般若取諸法無體相。」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諸波羅蜜、隨近波羅蜜、大波羅蜜；世尊！何者是波羅蜜？何者是近波羅蜜？何者是大波羅蜜？」佛言：「觀世自在！菩薩從無量劫，修行布施等諸波羅蜜，畢竟能得一切善法，而彼菩薩具煩惱性，現行於心，而彼煩惱不能染菩薩，而菩薩能降伏煩惱；謂信行地，於軟中心而修諸行，是名波羅蜜。觀世自在！復有無量劫時畢竟修行增上善法，心行煩惱，而彼菩薩能伏煩惱，煩惱不能降伏菩薩，謂未入初地，應知；觀世自在！是名近波羅蜜。復次，觀世自在！菩薩於無量劫畢竟修行上上善法，彼菩薩一切煩惱不行於心，所謂初地至八地、第十地，觀世自在！是名大波羅蜜；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此諸地中，有幾種使煩惱？」佛言：「觀世自在！有三種使煩惱；何等爲三？所謂害伴使煩惱、薄使煩惱、微細使煩惱。觀世自在！何者害伴使煩惱？謂從初地乃至第五地，不俱生煩惱、俱生煩惱伴，彼菩薩害伴使煩惱不行於心，是故我說害伴使煩惱。觀世自在！何者是薄使煩惱？謂六地七地中，微細無明使煩惱，菩薩修行，薄彼無明煩惱，是名薄使煩

惱。觀世自在！何者微細極微細煩惱？謂八地上上地，一切無明使煩惱不行於心，唯有一切境界微細障；觀世自在！是名三種使煩惱；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說菩薩斷一切過，得斷諸使。世尊！菩薩斷幾種過名斷諸使？」佛言：「觀世自在！菩薩斷三種過，能斷諸使；何等爲三？所謂皮、膚及骨。觀世自在！初斷皮障離第一過，次斷膚障離第二過，次斷骨障離第三過；我說一切使盡，是名佛地；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幾阿僧祇劫，斷彼諸過？」佛言：「觀世自在！三大阿僧祇劫：無量時、無量月、無量半月、無量夜、無量晝日、無量念、無量刹那、無量無侯多、無量羅婆劫，斷彼諸過；應知。」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此諸地中，諸菩薩煩惱有何等相？有何功德？願爲我說，而我應知。」佛言：「觀世自在！無有染相生諸煩惱，無量功德生諸煩惱；應知。何以故？菩薩於初地中，自性證於一切法界，善能覺知一切法界，是故菩薩如實能知生諸煩惱，非爲不知，是故於自身中無有染相；以不能生諸苦過故，無有諸過；爲眾生界斷因果故，菩薩無量功德是煩惱生。」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希有！世尊！是大菩提能大利益，以諸

菩薩生諸煩惱，降伏一切聲聞緣覺一切善根，何況諸餘無量功德。」

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聲聞乘大乘是爲一乘，世尊何意作如是說？」佛言：「觀世自在！我聲聞乘中說種種法，所謂五陰、內六入、外六入；如是等，我說彼法界一味，而彼聲聞不能覺知，是故我說有種種乘。觀世自在！如有眾生聞說如是，分別執著，彼人不知一乘之體，取種種乘而證彼法，異異而取，迭共諍論，我意如是；應知。」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種種諸法相，我依一理說；  
生於下劣解，我說名二乘。  
如聞聲分別，而不知彼義；  
故諸乘相違，僞慢眾生諍；  
知諸地妙相，及諸願生處；  
此勝相對治，我說是大乘。

爾時觀世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深密解脫修多羅中，此法門者名爲何等？云何奉持？」佛告觀世自在菩薩言：「觀世自在！此修多羅名地波羅蜜了義法門，汝今應當如是受持。」說此地波羅蜜了義經時，七萬五千菩薩得大乘光明三昧。



### 聖者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問品第十一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依如來所作住持業差別，白佛言：「世尊！世尊！如來法身有何等相？」佛告文殊師利：「如實修行十地波羅蜜，轉身成就得妙法身，是名諸佛如來法身相，應知。文殊師利！彼佛法身有二種相不可思議；何等爲二？所謂法身離諸戲論，離諸一切有爲行相，而諸眾生執著戲論有爲行相。」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聲聞緣覺轉身所得，爲是法身？爲非法身？」佛告文殊師利：「非法身也。」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非法身，是何等身？」佛言：「文殊師利！名解脫身，非法身也；依解脫身，聲聞緣覺諸佛如來，其身平等；而佛法身，差別殊勝。法身勝者，勝彼一切聲聞緣覺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奇特殊勝不可爲譬，爲分別顛倒對治彼人，說如來生。」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諸佛生世有何等相？」佛告文殊師利：「化身生相，隨世界相一切種一切功德莊嚴住持相應，是即化身生世間相，應知。文殊師利！而佛如來法身不生。」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云何知化身所作現方便相？」佛告文殊師利：「一切佛國土三千大千世界中，大勢力家及福田家，一時退入胎、住胎、出胎，生已

增長，受五欲樂而行大捨，出家苦行，證菩提，轉法輪，入涅槃；文殊師利！是應化身所作方便示現，應知。」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世尊依如來法身住持力，幾種語爲眾生說法？如來說法，依可化眾生，未熟者令熟，已熟者令得解脫。」佛言：「文殊師利！如來有三種語；何等爲三？謂說修多羅、毘尼、摩得勒伽；文殊師利！是爲三種，應知。」文殊師利言：「世尊！何等修多羅？何等毘尼？何等摩得勒伽？」佛言：「文殊師利！我所說少事法，是名修多羅。少事法者，謂四種事、九種事、二十九種事。文殊師利！所言四種事者，謂聞事、歸依事、學事、菩提事，是名四種事。文殊師利！所言九種事者，謂施設事、眾生向受用事、向生事、向生住事、向染淨事、向種種事、能說事、可說事、眷屬事，是九種事。」

「文殊師利！所言二十九事者，謂依煩惱對染諸行事、隨順事；何者是隨順事？謂隨順彼人未來世生因事故；依法相未來行因事、依淨分觀事、即彼處修行事、令心住事、現身受樂法行事、過一切苦觀行事、即如實知彼事——彼事有三種：依顛倒住持故，依眾生相、外觀邪行住持相故，內心無憍慢住持故——修行住事、現證事、修行事、作向堅固

事、觀彼九種事、觀察遠離不遠離方便事、向散亂事、不散亂、不失事、修行無障礙事、修行利益事、向堅固事、向彼實證事、具足得涅槃事、如來善說毘尼法——世間正見出諸外道一切勝事、不修行彼法退事；何以故？文殊師利！若於如來善說毘尼法中不能修行，令善法退，非邪見過。」

文殊師利言：「世尊！何者是毘尼相？」「文殊師利！毘尼相者，我為聲聞及諸菩薩說波羅提木叉，及波羅提木叉相應法，是名毘尼事。」文殊師利言：「世尊！菩薩有幾種法，攝波羅提木叉？」佛言：「文殊師利！菩薩有七種法攝波羅提木叉；何等為七？所謂菩薩知說受持法、知說波羅夷事、知說過事、知說過事體、知說無過事體、知說起過事、知說受持法失事；文殊師利！是名菩薩七種法攝波羅提木叉，應知。」

文殊師利言：「世尊！何者是摩得勒伽？」「文殊師利！我所說十一種相，示現了義經，是名摩得勒伽。」文殊師利言：「世尊！何等是摩得勒伽十一種相？」佛言：「文殊師利！所謂世諦相、第一義諦相、觀菩提分法相、彼法相、自體相、彼法果相、受彼法說相、彼法障相、彼法隨順相、彼法過失相、彼法利益相。」

文殊師利言：「世尊！何者是世諦相？」「文

殊師利！世諦相者有三種；何等為三？說人相、說分別體相、觀諸法思惟作種種業相，應知。」

文殊師利言：「世尊！何者第一義諦相？」「文殊師利！第一義諦相有七種；如前七種真如中所說；一者所謂無始有為行相第一義諦；二者相第一義諦——所謂我空法空；三者唯識第一義諦——知有為行，唯是心識；四者執著第一義諦——所謂我說苦諦；五者邪行第一義諦——所謂我說集諦；六者清淨第一義諦——所謂我說滅諦；七者正修行第一義諦——所謂我說道諦。文殊師利！行相第一義諦、執著第一義諦、邪行第一義諦，此三第一義諦，一切眾生平等無差別。文殊師利！相第一義諦、唯識第一義諦，此二第一義諦，一切法平等無差別。文殊師利！清淨第一義諦，聲聞緣覺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平等無差別。文殊師利！正修行第一義諦，如聞妙法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攝取般若波羅蜜平等無差別，應知。」

文殊師利言：「世尊！何者是觀菩提分法相？」「文殊師利！觀菩提分法相者，所謂觀一切種事，應知。」文殊師利言：「世尊！何者是彼法相？」「文殊師利！彼法相者，如八種觀中，應知。」

文殊師利言：「世尊！何等八種觀？」「文殊師利！所謂依實諦、住諦、過失、功德、通相、行

相、相應相、廣略說相。」

「文殊師利！實諦相者，所謂真如。住諦相者，所謂人相、分別差別體一向答相、隨問分別答相、置答相、密事示現相。過失相者，所謂我說諸法染過。功德相者，所謂我說一切淨法無量利益相。通相者有六種應知：何等六種？謂真實義通、得通、說通、離二邊通、不可思議通、意通。行相者，所謂三世有爲相，四種因緣。」

「相應相者，有四種應知：何等爲四？謂相待相應、能作所作相應、生相應、法體相應。相待相應者——謂何等因何等緣能生有爲行名字等用，是名相待相應。能作所作相應者——何等因何等緣能得法、能生法，能生法已能成辦業，是名能作所作相應。生相應者——謂何等因、何等緣知法、說法、示法、能成，能正覺知，是名生相應。法體相應者略說有二種——何等爲二？謂一者淨，二者不淨；文殊師利！淨有五種相，不淨有七種相。文殊師利！何者淨五種相？一者彼現前見相，二者依彼現前見相，三者自相譬喻相，四者成就相，五者說清淨阿含相。文殊師利！何者是彼現前見相？謂一切有爲行無常，一切有爲行苦，一切法無我，世間現前見法，如是等，是名彼現前見相，應知。文殊師利！何者是依彼現前見相？所謂一切諸有爲行一相

故；不失未來善不善業，依彼粗法現見故；依種種業，見種種眾生現見故；依善不善業，受苦受樂現見故；於現見法中譬喻如是等，彼依止現見相；應知。文殊師利！自相譬喻相者，所謂內外一切世間現見譬喻因緣，如是等名爲自相因緣譬喻，應知。如是依彼現見相，依止彼現見相、譬喻相一向成就彼事，名爲成就相，應知。文殊師利！何者是說清淨阿含相？所謂一切智人，說彼寂靜涅槃之相，如是等名清淨阿含相，應知。文殊師利！汝應如是深觀察五種清淨相，深觀察已，知清淨；知清淨已修行，應知。」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有幾種法，知一切智人相？」佛言：「文殊師利！有五種法知一切智人相；何等爲五？有人出世，於諸一切天人世間，名一切智。有人畢竟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得十力法，能斷一切眾生疑；具四無畏，降伏一切諸魔怨敵；說法更無能作礙難，於說法中，善說八聖菩提道分；現證成就四沙門果。文殊師利！如是依生依相，斷疑降伏，無人能難，現見沙門五種法現前，是名一切智人相，應知。文殊師利！此依生成相應、現見相應、量相應、比智相應、聖人說法相應，知五種相，是名清淨相，應知。」

「文殊師利！何者是七種不清淨相？所謂彼相

似見相、彼不相似見相、有一切相似見相、一切不相似見相、自譬喻異相、不成相、說法不清淨阿含相。文殊師利！何者是有的一切相似見相？謂一切法依意識知同相，如是等名爲一切法相似同見相；文殊師利！何者是一切法不相似見相？謂法相體相、業法因果異相、一一相異相、畢竟彼彼相待異相，如是等是名一切不相似不同見相；文殊師利！何者是自譬喻異相？謂彼相似見相譬喻中，有一切不相似不同相？謂彼相似見相譬喻中，有一切不相似不同相，爲成彼事，一向不成，是故我說彼不成相；文殊師利！自譬喻中，彼不相似見相，有一切相似同相，爲成彼事，一向不成，是故我說不成相；若不成相者，彼法不清淨，若法不清淨者不應修行，是故我說不清淨阿含相；以自性不清淨，應知。文殊師利！何者是法體？所謂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法住法體法界，是名法體相，應知。」

文殊師利言：「世尊！何者是略廣相？」  
文殊師利！所謂略說一句，彼一句，上上句，差別無量句，乃至說應至處，是名略說，應知。」

文殊師利言：「世尊！何者是得相？」  
文殊師利！謂取諸法見，觀菩提分法；我說菩提分法四念處等，是名彼法自體相；共世間出世間，遠離染相，彼法果起世間出世間功德，是名彼得相。文殊

師利！即彼法依解脫智受用，應知。廣爲人說示現，是名彼法隨順示現相。文殊師利！即彼修行菩提分法，離道相違染法，是名向障法，應知。文殊師利！爲彼法多生增長，是名隨順彼法相，文殊師利！障諸法是名過相。文殊師利！隨順彼法功德，是名利益相；應知。」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爲諸菩薩更重略說修多羅、毘尼、摩得勒伽義，不共一切外道二乘陀羅尼相，諸佛如來說甚深法，諸菩薩得甚深意，得已能入一切佛法。」佛告文殊師利：「汝今諦聽！我當爲汝略說陀羅尼義；諸菩薩等聞我法已，能得我意；得我意已，入於我法。文殊師利！何者略說陀羅尼義？所謂我說一切染法、一切淨法，破一切法不覺相、無作相、無分別相、無我相；如是如是法，我說不覺、無作、無分別、無我相；以一切無覺無我相，是故染法非先是染，後時得淨；諸淨法者亦非先淨，後得名染。愚癡凡夫，依虛妄染身執著我法，計自體相，依因邪見而言有我；所謂我能見、能聞、能嗅、能味、能觸，我能知、我能食，我染、我淨，生如是等諸邪見行；若人如是如實能知離煩惱身，彼人能得離諸煩惱，斷諸戲論，畢竟清淨，得無爲身，無有一切諸有爲行。文殊師利！是名略說陀羅尼義，應知。」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諸法本無染，後時不清淨；  
染及於清淨，是諸法無我。  
染身見有我，生於我所相；  
我染及清淨，我見及以食。  
若能如是知，彼人離煩惱；  
能得無染身，是故名無爲。

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如來心生有何等相？願爲我說。」佛告文殊師利：「文殊師利！如來非心、意、意識得名，而無諸行心生得名，依應化身說名爲生。」文殊師利言：「世尊！若法身離於諸行，云何離作心行而能生心？」佛言：「文殊師利！依本方便般若修行，自然而生；文殊師利！譬如睡眠，無心覺起而能覺起；文殊師利！如入滅盡定而無起心，依本作心自然而起；文殊師利！如眠滅定，二無起心，依本而起；如是如來心生，依本般若方便修行成就，應知。」

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說如來應化所作化身，爲是有心，爲是無心？」佛言：「文殊師利！得言有心，得言無心；何以故？以自心不得自在，故言無心；假他力，故言有心。」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如來行處、如來境界，此二種法，有何差別？」佛言：

「文殊師利！言如來行處者，一切諸佛功德平等不可思議，無量功德莊嚴清淨佛之國土，是名諸佛如來行處；文殊師利！言如來境界者有五種：何等爲五？所謂眾生界、世界、法界、可化眾生界、方便界。文殊師利！如來行處，如來境界，如是差別應知。」

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如來得大菩提，轉大法輪，入大涅槃，此三種相，云何差別？應云何知？」佛告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無有二相——不證菩提，非不證菩提；不轉法輪，非不轉法輪；非入大涅槃，非不入大涅槃。」文殊師利言：「世尊！我解世尊所說之義；何以故？如來法身本來常清淨故，應化身示現故。」文殊師利言：「世尊！眾生見彼應化之身，聞應化身，解應化身，供養讚歎應化之身，得諸功德，於何身得？」佛言：「文殊師利！以能正念如來身故，以應化身，依如來法身住持力得。」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世尊等無心、無作、無行，何義故如來法身爲諸眾生出大光明及出無量應化鏡像？而諸聲聞、辟支佛等解脫之身無如是相？」佛言：「文殊師利！等無心無作，譬如日月摩尼珠等，爲諸眾生出大光明及種種物，而水琉璃頗梨珠等無心無作，不出一切光明等物；何以

故？依大眾生住持力故，依諸眾生增上業故。文殊師利！譬如善巧練治珠寶，能出影像，餘不善者不出光明；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亦復如是，依無量法正觀修行方便般若，作諸善業，集諸善根，依佛法身方便智慧出諸光明及出無量應化色像；聲聞緣覺解脫之身不能修集一切善根，故不能出。」

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說依諸佛菩薩住持力故，一切眾生成就世間功德之身，所謂生於刹利、婆羅門、大長者家；欲界、色界、無色界，一切處、一切身、一切功德果報成就，皆依諸佛及諸菩薩住持力得；世尊何意作如是說？」佛言：「文殊師利！如來住持之力及菩薩力，隨說何等道、何等修行；若有人能依於彼道如實修行，彼人一切生處、一切身、一切世間果報成就。文殊師利！若人不能信於彼道，又復不能如實修行，謗我法、諍我法、而於我身生瞋惡心，彼人命終，一切生處常得一切下劣惡身，受惡果報。文殊師利！依於此義，汝今應知：非但成就上妙勝身及勝果報，依佛如來住持力得；下劣惡身及惡果報，亦依如來住持力得。」

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不淨國土，何法易得？何法難得？世尊！淨佛國土何法易得？何法難得？」佛告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

不淨國土中有八事易得，二事難得。何等爲八？所謂外道易得，受苦眾生易得，生下姓家勢力敗壞易得，惡行眾生易得，破戒眾生易得，入惡道眾生易得，發下品心小乘眾生易得，發菩提心菩薩狹劣心易得。文殊師利！何者二事難得？高心修行菩薩難得，諸佛如來出世難得。文殊師利！淨佛國土中八事難得，二事易得。應如是知。」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此深密解脫修多羅中，此法門當名何等？云何奉持？」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言：「文殊師利！此法門名說諸佛如來住持力了義經。文殊師利！如來所說了義經修多羅，其義如是，汝當奉持。」說此如來住持力了義經時，七萬五千菩薩得滿足法身；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及諸一切天、人、阿修羅大眾，歡喜奉行。深密解脫經竟

# 佛說解節經 一卷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 不可言無二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九萬九千人俱，皆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捨諸重擔，獲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善得解脫，善得自在，善得奢摩他毘婆舍那；其名曰淨命阿若憍陳如等，乃至住阿羅那三昧定須菩提等；復有大比丘尼眾三萬六千人俱，摩訶波闍波提，乃至跋陀迦比羅比丘尼等以為上首；復有無量無數優婆塞優婆夷，頻婆娑羅王等而為上首；復有菩薩摩訶薩無量百千，是賢劫中諸菩薩眾，或住此土，或他方來，一生補處彌勒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等而為上首；皆悉通達大深法性，調順易化，善行平等，修菩薩道，一切眾生真善知識，得無礙陀羅尼，轉不退法輪，已曾供養無量諸佛；如是等眾，皆悉聚集。

爾時，如理正聞菩薩問能解甚深義節菩薩言：「佛子！一切法無二；一切法無二，此言云何？」能解甚深義節菩薩言：「善男子！是一切法不過此二，謂所作，非所作；所作者，非所作、非非所作；非所作者，非非所作，亦非所作。」如理正聞

菩薩問言：「佛子！云何所作——非所作，非非所作？及非所作——非非所作，亦非所作？」能解甚深義節菩薩言：「善男子！所作者，此是大師正教言句。若是大師正教言句，即是世間所立言說，從分別起；此世言說若分別起，由種種分別及所言說一向不成，故非所作。善男子！非所作者，屬言教攝，若有法離所作及非所作，是法亦如是亦如是。」

「若如是者，大師說教，可無義不？」「非無有義。」「若有義者，義相云何？」「所謂不可言體，惟是聖人無分別知見之所覺了，為欲令他了達如是不可言體，是故大師說此言教，謂是法非所作。善男子！如巧幻師及幻弟子，於四衢道，或取草葉及木石等，聚集一處，現種種幻事：諸象兵馬兵車兵步兵、摩尼真珠珊瑚玉石及倉庫等；若有諸

「若如是者，大師說教，可無義不？」「非無有義。」「若有義者，義相云何？」「所謂不可言體，惟是聖人無分別知見之所覺了，為欲令他了達如是不可言體，是故大師說此言教，謂是法非所作。善男子！如巧幻師及幻弟子，於四衢道，或取草葉及木石等，聚集一處，現種種幻事：諸象兵馬兵車兵步兵、摩尼真珠珊瑚玉石及倉庫等；若有諸

人，嬰兒凡夫愚癡邪智，不能了別草等幻本，是人若見若聞，作是思惟：謂實有此象馬四兵及以庫藏；若見若聞，隨能隨力執著見聞，作是言說：『此是真實，異此非真。』是人則應重更思量。若有諸人，非嬰兒凡夫及愚癡邪智，識知如是草等幻本，若見若聞作是思惟：『無有如是象馬等物及以庫藏。』是人若見若聞，隨能隨力不著見聞，作如是言：『如我所思，此是真實，異此非真。』雖隨世言，爲顯實義，是人須重更思惟。善男子！如此嬰兒凡夫，未得出世真如聖慧，未識諸法不可言體，是人若見若聞『諸法所作及非所作』，作是思惟：『實有如是諸法所作及非所作；何以故？可見可知故。』是人若見若聞，隨能隨力執著見聞，隨見聞說：『此是真實，異此非真。』是人應當須重思量。若有諸人，非嬰兒凡夫，已見真實及得出世真如聖慧，已識諸法不可言體，若見若聞作是思惟：『如所見知，諸法所作及非所作，皆非實有；但有假相，從分別起；如幻化事，欺誑凡心，於此中起所作非所作名及餘眾名。』是人如所見聞，不生執著，不作是言：『此是真實，異此非真。』雖隨世言，爲顯實義，是人須重更思惟。善男子！如是聖人由聖知見，已能覺了不可言體，爲欲令他見法實相，故說教句，謂是所作非所作等。爾時能

解甚深義節菩薩即說偈言：

佛說絕言法，無二非凡境；  
愚夫於中迷，緣二著戲論。  
不決邪決故，常輪轉諸有；  
智人離見聞，簡擇中實義。

### 過覺觀境界第二

爾時，曇無竭菩薩白佛言：「世尊！從此娑訶世界，向東最遠極東方世界過七十七恒河沙數世界，有世界曰善名聞，佛號廣大善聞修伽陀住處；我於一時往彼佛所，即於彼中見一方地，有七十七千諸外道眾，以師爲先，聚集而坐，爲欲思量諸法實相；時外道眾思惟稱量，簡擇安立諸法實相，依其所學求覓實相無能得者，起種種執，相違鬥諍，乃至言相違害，由口刀杖互相傷毀，便各分散。我見此已，作是思惟：『希有！希有！諸佛世尊出於世間，由佛出世，過覺觀境界甚深法相，通達覺了，皆得顯現。』」

菩薩說已，佛即告言：「如是，法上！如是實相過覺觀境，我覺了已，爲他解說，安立正教，開示顯現，令義淺易；何以故？我說真實但是聖人自己所證見；若是凡夫覺觀境界，自他可證；法上！以



是義故，應知實相過於一切覺觀境界；復次法上！我說真實，非相行處；一切覺觀，緣相行處；以是義故，應知實相過覺觀境；復次，法上！我說真實不可言說，一切覺觀但由言說，故知實相過覺觀境。復次，法上！我說真實絕於四事，謂見聞覺知；一切覺觀，緣四事起。復次，法上！我說真相離諸鬥諍，一切覺觀——鬥諍境界；以是義故，應知實相過覺觀境。法上！譬如有人，盡一期壽恒食苦味，復能覺觀、比度、憶持蜜等甜味，無有是處。復次，譬如有人恒樂欲塵，塵欲焦熱之所燒然，復能覺觀、比度、憶持不緣塵相，依內離樂，無有是處。復次，譬如有人恒樂言諍邪談話戲，復能覺觀、比度、憶持聖默然定，無有是處。復次，譬如有人恒樂恒行見聞覺知，復能覺觀、比度、憶持絕四事處，滅離身見，是般涅槃無有是處。復次，法上！譬如有人由恒蓄財，樂行征伐，復能覺觀、比度、憶持北鬱單越無有我所、無所積蓄，不相鬥諍、是現法樂，無有是處。法上！如是諸人在於覺觀，復能思量、比度、憶持非覺觀境，無有是處。」

佛說經竟，重說偈言：

自證無相法，離言絕四事，

無諍法通相，過諸覺觀境。

### 過一異品第三

爾時，淨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是言正說，甚深希有。如世尊說，是真實理微細甚深，難可通達，謂過一異相。世尊！我於一時見一方地，大菩薩眾修菩提行，在願樂地，於此方所聚集而坐，為欲思量：『諸法實相與諸行法為一為異？』是時眾中有諸菩薩說如是言：『是真實相，不異諸行。』復有菩薩說真實相與行不一；復有菩薩起疑惑心，不信一異，說如是言：『此一異中，何人說實？何人說虛？何者正行？何者邪行？為當執一，為當執異？』世尊！我見此事，作是思惟：『諸善男子，嬰兒愚癡，無覺無了，非如理行。』何以故？是善男子未能通達微細甚深真實之法、與諸行等過一異相。」

菩薩說已，佛即告言：「如是淨慧！如是法善男子，嬰兒愚癡無覺無了，非如理行；如來通達微細甚深真實之法與諸行等，過一異相。何以故？淨慧！『若執如此依諸行法修真實觀，能達能證真如之理』，無有是處。何以故？淨慧！若真如與行相不異者，一切凡夫應見真如；復次，一切眾生於凡位，應得無上如安涅槃；復次，一切眾生於凡位中，亦應能得無上菩提。若真如相異於行相，一切聖人已見真如，則應不能伏滅行相；由不伏滅諸行

相故，雖見真諦，不能解脫眾相繫縛；若於眾相不得解脫，亦不解脫粗重繫縛；若不解脫二種繫縛，則不能得無上如安無餘涅槃，亦應不得無上菩提。淨慧！由諸凡夫不見真如，在凡夫位，不得無上如安涅槃，亦不能得無上菩提。以是義故，真如之理與諸行一，是義不然。若有人說真如與行相不異者，由此義故，當知是人不如理行。復次淨慧！一切聖人由見真如，已能伏滅諸法行相，非不能故；已能解脫一切相結及粗重惑，非不解脫。由二解脫，已得無上如安涅槃，乃至已得無上菩提，是故真如與行相異，是義不然。若有人說真如異行相，以是義故，當知此人不如理行。」

「復次淨慧！若真如與行相不異者，猶如行相墮於惑相，真相亦爾應墮惑相；復次淨慧！若真相異行相者，真如則非諸行通相。淨慧！以此真如不墮惑相，復為一切諸行通相；由是義故，真如與行亦一亦異，義皆不然。若有人說，真如與行亦一亦異，以是義故，當知是人不如理行。復次淨慧！若真如與行相不異者，如真實相，於諸行中通無差別，行相亦爾，應通無別。是故修觀行人，於諸行中，不應過此見聞覺知修勝真觀。復次，若真如相異行相者，以是義故，一切諸行但惟無我及以無性，應非真實；復次，一時淨不淨品，各各別相。

淨慧！由諸行相，但別不通；由觀行人於諸行中，過見聞覺知修勝真觀，由諸行無我無性所顯是真，乃至淨不淨品亦非一時各各別相；以是義故，真如與行亦一亦異，是義不然。若有人說真如與行亦一亦異，當知是人不如理行。」

「淨慧！譬如傷佻白色，不可安立與螺一異；赤色與金不一不異，亦復如是。譬如毘拏音聲美妙，不可安立與毘拏一、與毘拏異；復如沈香香氣可愛，不可安立與沈一異；亦如摩梨遮，其味辛辣，不可安立與摩梨遮為一為異；呵梨勒澀亦復如是。復如綿纒，其觸柔軟，不可安立與綿一異；蘇與醍醐不一不異，亦復如是。復如一切有流苦，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如是苦等，不可安立與法一異；亦如貪欲瞋恚愚癡慢等無寂靜相，不可安立與其一異。淨慧！如是真如與一切行，不可安立為一為異。淨慧！如是真如微細甚深，難可通達；我覺了已，為他解說，安立正教，開示顯現，令義淺易。」佛說經已，重說偈言：

真實與行法，無一異俱相；  
若執一異俱，說行不如理。  
修行奢摩他，及毘鉢舍那；  
是人能解脫，相惑粗重結。

#### 一味品第四

爾時佛告須菩提言：「須菩提！汝見汝知幾多眾生，在眾生界有增上慢？由此慢心記自所得？復次，汝見汝知幾多眾生，在眾生界無增上慢？不由慢心記自所得？」

須菩提言：「世尊！我見我知少有眾生在眾生界無增上慢，不由慢心記自所得；世尊！我見我知無量無數不可稱說諸眾生等，在眾生界有增上慢，由此慢心記自所得。世尊！我又一時住阿練若遠寂林中，有多比丘大眾聚集，去我不遠，住練若處；我又一時日中後分，見此大眾互相聚集，隨其所證種種法相，說已修行，記自所得；有諸比丘由證見陰，記其所得；或有比丘證見陰相；或有比丘證見陰生；或有比丘證陰變異；或有比丘證見陰滅；或有比丘證陰滅道，如於陰中有六證相；或有比丘證見諸入，記自所得，乃至入滅及入滅道；或有比丘證見緣生，記自所得，乃至緣生滅、緣生滅道；或有比丘證見識食；或有比丘證見四諦；或有比丘證見諸界及界差別，並種種界，乃至界滅及界滅道；或有比丘證見念處及念處相、念處對治、念對治道、念處修習，未生念處證見念生，已生念處證見念住及不忘失，增長圓滿，記自所得。如證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分、聖道，聖道相聖

道，對治聖道，對治聖道，修習未生聖道；證聖道生，已生聖道；證聖道住，及不忘失增長圓滿，記自所得。世尊！我見此已，作是思惟：『如諸長老，隨所證見種種法相，記自所得；此諸長老有增上慢，由此慢心記自所得，是事決爾。』何以故？如其所說自證見法，當知是人未能了別一味真如遍一切處。世尊！如世尊言：『一味真實遍一切處，微細甚深，難可通達。』此言希有，是無對說。世尊！若世尊正教中勤修觀行諸比丘等，一味真實遍一切處尚難通達，況諸外道在正教外，豈能證知一味真實？」

佛言：「如是，須菩提！如是微細最微細、甚深最甚深、難見最難見，遍一切處一味真實，我覺了已，為他解說，安立正教，開示顯現，令義淺易。何以故？須菩提！於五陰中清淨境界，是我所說，名為真實。須菩提！於十二入、十二緣生、四食、四諦、諸界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分、八聖道中清淨境界，是我所說名為真實。此清淨境界，一切陰處平等一味無差別相；如於陰中，乃至聖道分中清淨境界，平等一味皆無差別。須菩提！以是義故，應知一味真如遍一切處。復次，須菩提！修行比丘若已通達一陰真如人法無我，不勞更觀一一餘陰所有真如，於十二入、十二緣生、四

食、四諦、諸界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分、八聖道分，若已通達一分真如人法無我，不勞更觀餘聖道分所有真如。離無分別後智，無有別觀能順真如觀所餘法一味真實遍一切處，但以無分別後智隨順前無分別智，觀一切法一味真實，憶持至得。須菩提！以是義故，汝應當知：真實之理遍一切處，唯一味相。復次，須菩提！猶如諸陰互有別相，如十二入、十二緣生、四食、四諦、諸界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分、八聖道分，互有別相；若諸法真如人法無我互有別相，則諸法如人法無我不成真實，應由因生。若由因生，則成有爲；若是有爲，則非真實；若非真實，更應於此求別真實。須菩提！由此真實不從因生，非是有爲，非不真實，於中不勞求別真實。何以故？此法恒常，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界、法住，皆悉常住。須菩提！以是義故，汝應當知：一味真實，等一切處。須菩提！譬如眾色種種差別，更互不同；於諸色中，虛空無相無有差別，無有變異，於一切處同一味相；如是諸法各各別異，汝應當知：於諸法中一味真如，等無差別，亦復如是。」爾時世尊說是經已，重說偈言：

法通相一味，諸佛說平等；

若於中執異，是人增上慢。

逆生死流道，微細深難見；  
欲染癡覆故，凡人不能得。

爾時觀世音菩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從佛聞得如是解節深法，得未曾有，頂戴奉持。世尊！當何名此經？云何受持？」佛告觀世音菩薩：「此經名爲了義正說，亦名真實境智正說，亦名十地波羅蜜依止正說，汝等應當如是奉持。」

佛說是經已，八萬菩薩皆得大乘威德三昧；無量無邊諸菩薩眾，於無生法得無生法忍；無數眾生從於諸流，心得解脫；無數眾生，於大乘法生信樂心。

## 金剛三昧經

北涼 失譯人名

###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大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一萬人俱，皆得阿羅漢道，其名曰舍利弗、大目犍連、須菩提，如是眾等阿羅漢；復有菩薩摩訶薩二千人俱，其名曰解脫菩薩、心王菩薩、無住菩薩，如是等菩薩；復有長者八萬人俱，其名

曰梵行長者、大梵行長者、樹提長者，如是等長者；復有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六十萬億。

爾時尊者大眾圍遶，爲諸大眾說大乘經，名一味真實無相無生決定實際本覺利行。若聞是經，乃至受持一四句偈，是人則爲入佛智地，能以方便教化眾生，爲一切眾生作大知識。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即入金剛三昧，身心不動。爾時眾中有一比丘，名曰阿伽陀。從座而起，合掌胡跪，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大慈滿足尊，智慧通無礙，  
廣度眾生故，說於一諦義；  
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  
所說義味處，皆悉離不實。  
入佛諸智地，決定真實際，  
聞者皆出世，無有不解脫。  
無量諸菩薩，皆悉度眾生，  
爲眾廣深問，知法寂滅相。  
入於決定處，如來智方便，  
當爲入實說，隨順皆一乘。  
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  
眾草皆悉榮，隨其性各異。  
一味之法潤，普充於一切，

如彼一雨潤，皆長菩提芽。  
入於金剛味，證法真實定，  
決定斷疑悔，一法之印成。

## 無相法品第二

爾時尊者從三昧起，而說是言：「諸佛智地入實法相，決定性故，方便神通皆無相利。一覺了義，難解難入，非諸二乘之所知見，唯佛菩薩乃能知之，可度眾生皆說一味。」爾時解脫菩薩即從座起，合掌胡跪而白佛言：「尊者！若佛滅後，正法去世，像法住世，於末劫中五濁眾生多諸惡業，輪迴三界無有出時。願佛慈悲，爲後世眾生宣說一味決定真實，令彼眾生等同解脫。」佛言：「善男子！汝能問我出世之因，欲化眾生，令彼眾生獲得出世之果。是一大事不可思議，以大慈故，以大悲故；我若不說，即墮慳貪。汝等一心！諦聽諦聽！爲汝宣說。」

「善男子！若化眾生，無生於化；不生無化，其化大焉。令彼眾生皆離我心，一切心我本來空寂。若得空心，心不幻化。無幻無化即得無生，無生之心在於無化。」

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眾生之心，性本

空寂。空寂之心，體無色相。云何修習、得本空心？願佛慈悲，爲我宣說。」佛言：「菩薩！一切心相，本來無本。本無本處，空寂無生。若心無生即入空寂，空寂心地即得心空。善男子！無相之心，無心無我，一切法相亦復如是。」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一切眾生若有我者、若有心者，以何法覺？令彼眾生出離斯縛？」佛言：「善男子！若有我者，令觀十二因緣。十二因緣本從因果，因果所起，興於心行。心尚不有，何況有身？若有我者，令滅有見；若無我者，令滅無見。若心生者，令滅滅性；若心滅者，令滅生性。滅是見性，即入實際，何以故？本生不滅，本滅不生；不滅不生，不生不滅；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若有眾生見法生時，令滅何見？見法滅時，令滅何見？」佛言：「菩薩！若有眾生見法生時，令滅無見。見法滅時，令滅有見。若滅是見，得法真無；入決定性，決定無生。」

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令彼眾生住於無生，是無生也。」佛言：「住於無生，即是有生。何以故？無住無生，乃是無生。菩薩！若生無生，以生滅生。生滅俱滅，本生不生。心常空寂，空性無住。心無有住，乃是無生。」解脫菩薩而白佛

言：「尊者！心無有住，有何修學？爲有學也？爲無學也？」佛言：「菩薩！無生之心，心無出入；本如來藏，性寂不動。亦非有學，亦非無學；無有學不學，是即無學。非無有學，是爲所學。」

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云何如來藏、性寂不動？」佛言：「如來藏者，生滅慮知相隱，理不顯；是如來藏，性寂不動。」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云何生滅慮知相？」佛言：「菩薩！理無可不；若有可不，即生諸念千思萬慮，是生滅相。菩薩！觀本性相，理自滿足；千思萬慮，不益道理；徒爲動亂，失本心王。若無思慮，則無生滅；如實不起，諸識安寂；流注不生，得五法淨，是謂大乘。菩薩！入五法淨，心即無妄；若無有妄，即入如來自覺聖智之地。入智地者，善知一切從本不生；知本不生，即無妄想。」

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無妄想者，應無止息。」佛言：「菩薩！妄本不生，無妄可息；知心無心，無心可止；無分無別，現識不生；無生可止，是則無止，亦非無止，何以故？止無止故。」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若止無止，止即是生，何謂無生？」佛言：「菩薩！當止是生，止已無止；亦不住於無止，亦不住於無住，云何是生？」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無生之心有何

取捨？住何法相？」佛言：「無生之心不取不捨，住於不心，住於不法。」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云何住於不心？住於不法？」佛言：「不生於心，是住不心；不生於法，是住不法。善男子！不生心法，即無依止；不住諸行，心常空寂，無有異相。譬彼虛空無有動住，無起無作，無彼無此；得空心眼，得法空身，五陰六入悉皆空寂。善男子！修空法者不依三界，不住戒相；清淨無念，無攝無放；性等金剛，不壞三寶；空心不動，具六波羅蜜。」

解脫菩薩而白佛言：「尊者！六波羅蜜者皆是有相，有相之法能出世耶？」佛言：「善男子！我所說六波羅蜜者，無相無爲。何以故？若人離欲，心常清淨，實語方便，本利利人，是檀波羅蜜。志念堅固，心常無住，清淨無染，不著三界，是尸波羅蜜。修空斷結，不依諸有，寂靜三業，不住身心，是羶提波羅蜜。遠離名數，斷空有見，深入陰空，是毘梨耶波羅蜜。俱離空寂，不住諸空，心處無住，不住大空，是禪波羅蜜。心無心相，不取虛空；諸行不生，不證寂滅；心無出入，性常平等；諸法實際，皆決定性；不依諸地，不住智慧，是般若波羅蜜。善男子！是六波羅蜜者皆獲本利，入決定性，超然出世，無礙解脫。善男子！如是解脫法

相皆無相行，亦無解不解，是名解脫。何以故？解脫之相：無相無行，無動無亂，寂靜涅槃，亦不取涅槃相。」解脫菩薩聞是語已，心大欣懌，得未曾有；欲宣義意，而說偈言：

大覺滿足尊，爲眾敷演法，  
皆說於一乘，無有二乘道。  
一味無相利，猶如太虛空；  
無有不容受，隨其性各異。  
皆得於本處，如彼離心我。  
一法之所成，諸有同異行。  
悉獲於本利，滅絕二相見；  
寂靜之涅槃，亦不住取證。  
入於決定處，無相無有行；  
空心寂滅地，寂滅心無生。  
同彼金剛性，不壞於三寶；  
具六波羅蜜，度諸一切生。  
超然出三界，皆不以小乘；  
一味之法印，一乘之所成。

爾時大眾聞說是義，心大欣懌，得離心我，入空無相，恢廓曠蕩；皆得決定，斷結盡漏。

### 無生行品第三

爾時心王菩薩聞佛說法出三界外，不可思議；從座而起，叉手合掌，以偈問曰：

如來所說義，出世無有相；

可有一切生，皆得盡有漏。

斷結空心我，是則無有生；

云何無有生，而得無生忍？

爾時佛告心王菩薩言：「善男子！無生法忍，法本無生；諸行無生，非無生行；得無生忍，即爲虛妄。」心王菩薩言：「尊者！得無生忍即爲虛妄，無得無忍應非虛妄。」佛言：「不也！何以故？無得無忍，是則有得。有得有忍，是則有生。有生於得，有所得法，並爲虛妄。」心王菩薩言：「尊者！云何無忍無生心，而非虛妄？」佛言：「無忍無生心者，心無形段；猶如火性雖處木中，其在無所決定性故；但名但字，性不可得；欲詮其理，假說爲名，名不可得；心相亦爾，不見處所，知心如是，則無生心。善男子！是心性相，又如阿摩勒果，本不自生，不從他生，不共生，不因生，不無生；何以故？緣代謝故。緣起非生，緣謝非滅；隱顯無相，根理寂滅，在無有處，不見所住，決定性故。是決定性，亦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入不出、不生不滅；離諸四謗，言語道斷，無生心

性亦復如是，云何說生不生？有忍無忍？若有說心有得、有住、及以見者，即爲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般若，是爲長夜。了別心性者，知心性如是性，亦如是無生無行。」

心王菩薩言：「尊者！心若本如，無生於行；諸行無生，生行不生；不生無行，即無生行也。」佛言：「善男子！汝以無生，而證無生行耶？」心王菩薩言：「不也！何以故？如無生行，性相空寂：無見無聞，無得無失，無言無說，無知無相，無取無捨，云何取證？若取證者即爲諍論，無諍無論，乃無生行。」佛言：「汝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心王菩薩言：「尊者！我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菩提性中無得無失，無覺無知，無分別相；無分別中即清淨性，性無間雜，無有言說；非有非無，非知非不知。諸可法行亦復如是，何以故？一切法行不見處所決定性故。本無有得不得，云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一切心行不過無相，體寂無生。可有諸識，亦復如是，何以故？眼、眼觸悉皆空寂，識亦空寂，無有動不動相；內無三受，三受寂滅。耳鼻舌身，心意——意識及以末那、阿梨耶識，亦復如是，皆亦不生寂滅之心及無生心。若生寂滅心，若生無生心，是有生行，非無



生行。菩薩！內生三受三行三戒，若已寂滅，生心不生。心常寂滅，無功無用；不證寂滅相，亦不住於無證；可處無住，總持無相，則無三受三行三戒，悉皆寂滅，清淨無住；不入三昧，不住坐禪，無生無行。」

心王菩薩言：「禪能攝動，定諸幻亂，云何不禪？」佛言：「菩薩！禪即是動；不動不禪，是無生禪。禪性無生，離生禪相；禪性無住，離住禪動。若知禪性無有動靜，即得無生。無生般若，亦不依住，心亦不動。以是智故，故得無生般若波羅蜜。」心王菩薩言：「尊者！無生般若，於一切處無住，於一切處無離；心無住處，無處住心。無住無心，心無生住；如此住心，即無生住。尊者！心無生住，不可思議；不思議中，可、不可說。」佛言：「如是如是。」心王菩薩聞如是言，歎未曾有，而說偈言：

滿足大智尊，廣說無生法；  
聞所未曾聞，未說而今說。  
猶如淨甘露，時時乃一出；  
難遇難思議，聞者亦復難。  
無上良福田，最上勝妙藥；  
爲度眾生故，而今說宣說。  
爾時眾中間說此已，皆得無生、無生般若。

#### 本覺利品第四

爾時無住菩薩聞佛所說一味真實不可思議，從遠近來，親如來座，專念諦聽，入清白處，身心不動。爾時佛告無住菩薩言：「汝從何來？今至何所？」無住菩薩言：「尊者！我從無本來，今至無本所。」佛言：「汝本不從來，今本不至所。汝得本利不可思議。」是大菩薩摩訶薩即放大光，遍照千界，而說偈言：

大哉菩薩，智慧滿足；常以本利，利益眾生。  
於四威儀，常住本利；導諸群庶，不來不去。  
爾時無住菩薩而白佛言：「尊者！以何利轉？而轉眾生一切情識入庵摩羅？」佛言：「諸佛如來，常以一覺而轉諸識入庵摩羅。何以故？一切眾生本覺，常以一覺覺諸眾生。令彼眾生皆得本覺，覺諸情識空寂無生，何以故？決定本性，本無有動。」無住菩薩言：「可一八識皆緣境起，如何不動？」佛言：「一切境本空，一切識本空。空無緣性，如何緣起？」無住菩薩言：「一切境空，如何有見？」佛言：「見即爲妄；何以故？一切萬有無生無相，本不自名，悉皆空寂。一切法相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身亦如是，身尚不有，云何有見？」無住菩薩言：「一切境空，一切身空，一切識空，覺亦應空。」佛言：「可一覺者不毀不壞，決定性

故。非空非不空，無空不空。」無住菩薩言：「諸境亦然，非空相，非無空相。」佛言：「如是！彼可境者，性本決定，決定性根無有處所。」無住菩薩言：「覺亦如是，無有處所。」佛言：「如是，覺無處故清淨，清淨無覺。物無處故清淨，清淨無色。」無住菩薩言：「心眼識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佛言：「心眼識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何以故？色無處所，清淨無名，不入於內；眼無處所，清淨無見，不出於外；心無處所，清淨無止，無有起處；識無處所，清淨無動，無有緣別；性皆空寂，性無有覺，覺則爲覺。」

「善男子！覺知無覺，諸識則入。何以故？金剛智地解脫道斷，斷已入無住地，無有出入。心處無住決定性地，其地清淨，如淨琉璃。性常平等，如彼大地；覺妙觀察，如慧日光；利成得本，如大法雨；入是智者，是入佛智地。入智地者，諸識不生。」無住菩薩言：「如來所說一覺聖力，四弘智地，即一切眾生本根覺利。何以故？一切眾生，即此身中本來滿足。」佛言：「如是，何以故？一切眾生本來無漏，諸善利本；今有欲刺，爲未降伏。」無住菩薩言：「若有眾生未得本利，猶有採集，云何降伏難伏？」佛言：「若集若獨行，分別及以染。迴神住空窟，降伏難調伏，解脫魔所縛；超然

露地坐，識陰般涅槃。」

無住菩薩言：「心得涅槃，獨一無伴；常住涅槃，應當解脫。」佛言：「常住涅槃，是涅槃縛。何以故？涅槃本覺利，利本覺涅槃。涅槃覺分，即本覺分；覺性不異，涅槃無異；覺本無生，涅槃無生；覺本無滅，涅槃無滅，涅槃、覺、本，無異故。無得涅槃，涅槃無得，云何有住？善男子！覺者不住涅槃；何以故？覺本無生，離眾生垢；覺本無寂，離涅槃動；住如是地，心無所住，無有出入，入庵摩羅識。」

無住菩薩言：「庵摩羅識是有入處，處有所得，是得法也。」佛言：「不也！何以故？譬如迷子，手執金錢而不知有；遊行十方，經五十年貧窮困苦，專事求索而以養身，而不充足。其父見子有如是事，而謂子言：『汝執金錢，何不取用？隨意所須，皆得充足。』其子醒已而得金錢，心大歡喜而謂得錢。其父謂言：『迷子！汝勿欣懌，所得金錢是汝本物，汝非有得，云何可喜？』善男子！庵摩羅者亦復如是，本無出相，今即非入；昔迷故非無，今覺故非入。」無住菩薩言：「彼父知其子迷，云何經五十年、十方遊歷、貧窮困苦，方始告言？」佛言：「經五十年者：一念心動，十方遊歷，遠行遍計。」無住菩薩言：「云何一念心動？」

佛言：「一念心動，五陰俱生；五陰生中具五十惡。」無住菩薩言：「遠行遍計，遊歷十方；一念心生，具五十惡。云何令彼眾生無生一念？」佛言：「令彼眾生安坐心神，住金剛地，靜念無起，心常安泰，即無一念。」

無住菩薩言：「不可思議覺念不生，其心安泰，即本覺利；利無有動，常在不無；無有不無，不無不覺；覺知無覺，本利本覺；覺者清淨，無染無著，不變不易；決定性故，不可思議。」佛言：「如是。」無住菩薩聞是語已，得未曾有，而說偈言：

尊者大覺尊，說生無念法；

無念無生心，心常生不滅。

一覺本覺利，利諸本覺者；

如彼得金錢，所得即非得。

爾時大眾聞說是語，皆得本覺利般若波羅蜜。

### 入實際品第五

於是如來作如是言：「諸菩薩等本利深入，可度眾生。若後非時，應如說法時說利。不但順不順說，非同非異相應如說，引諸情智流入薩婆若海，無令可眾挹彼虛風，悉令彼庶，一味神乳——世間非

世間，住非住處，五空出入無有取捨。何以故？諸法空相，性非有無；非無不無，不無不有，無決定性，不住有無；非彼有無凡聖之智而能測隱。諸菩薩等若知是利，即得菩提。」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大力。即從座起，前白佛言：「尊者！如佛所說，五空出入無有取捨。云何五空而不取捨？」佛言：「菩薩！五空者：三有是空，六道影是空，法相是空，名相是空，心識義是空。菩薩！如是等空，空不住空，空無空相；無相之法，有何取捨？入無取地，則入三空。」大力菩薩言：「云何三空？」佛言：「三空者：空相亦空，真空亦空，所空亦空。如是等空，不住三相，不無真實，文言道斷，不可思議。」大力菩薩言：「不無真實，是相應有。」佛言：「無不住無，有不住有，不無不有；不有之法，不即住無。不無之相，不即住有，非以有無而詮；得理菩薩無名義相，不可思議。何以故？無名之名，不無於名；無義之義，不無於義。」

大力菩薩言：「如是名義，真實如相；如來如相，如不住如，如無如相，相無如故，非不如來。眾生心相，相亦如來；眾生之心，應無別境。」佛言：「如是。眾生之心實無別境，何以故？心本淨故，理無穢故，以染塵故名爲三界；三界之心名爲

別境，是境虛妄，從心化生。心若無妄，即無別境。」大力菩薩言：「心若在淨，諸境不生。此心淨時，應無三界。」佛言：「如是，菩薩心不生境，境不生心。何以故？所見諸境，唯所見心；心不幻化，則無所見。菩薩內無眾生，三性空寂，則無已眾，亦無他眾。乃至二入亦不生心，得如是利，則無三界。」

大力菩薩言：「云何二入不生於心？心本不生，云何有入？」佛言：「二入者：一謂理入，二謂行入。理入者：深信眾生不異真性，不一不共，但以客塵之所翳障。不去不來，凝住覺觀；諦觀佛性不有不無，無己無他，凡聖不二。金剛心地堅住不移，寂靜無為無有分別，是名理入。行入者：心不傾倚，影無流易。於所有處，靜念無求；風鼓不動，猶如大地；捐離心我，救度眾生；無生無相，不取不捨。菩薩心無出入，無出入心；入不入故，故名為入。菩薩如是入法，法相不空。不空之法，法不虛棄。何以故？不無之法具足功德，非心非影，法爾清淨。」

大力菩薩言：「云何非心非影？法爾清淨？」佛言：「空如之法，非心識法，非心使所有法，非空相法，非色相法，非心有為是相應法，非心無為是相應法。非所現影，非所顯示；非自性，非差

別，非名非相非義；何以故？義無如故，無如之法，亦無無如。無有無如，非無如有，何以故？根理之法非理非根，離諸諍論，不見其相。菩薩如是淨法，非生之所生生，非滅之所滅滅。」大力菩薩言：「不可思議！如是法相不合成，不獨成；不羈不絆，不聚不散，不生不滅；亦無來相及以去住，不可思議。」

佛言：「如是不可思議，不思議心，心亦如是，何以故？如不異心，心本如故；眾生、佛性，不一不異；眾生之性，本無生滅；生滅之性，性本涅槃；性相本如，如無動故。一切法相，從緣無起；起相性如，如無所動。因緣性相，相本空無。緣緣空空，無有緣起。一切緣法，惑心妄見；現本不生，緣本無故。心如法理自體空無，如彼空王本無住處，凡夫之心妄分別見。如如之相本不有無，有無之相，見唯心識。菩薩！如是心法不無自體，自體不有，不有不無。菩薩！無不無相，非言說地。何以故？真如之法虛曠無相，非二乘所及；虛空境界，內外不測；六行之士，乃能知之。」大力菩薩言：「云何六行？願為說之。」佛言：「一者十信行，二者十住行，三者十修行，四者十迴向行，五者十地行，六者等覺行。如是行者，乃能知之。」

大力菩薩言：「實際覺利，無有出入。何等法心，得入實際？」佛言：「實際之法，法無有際；無際之心，則入實際。」大力菩薩言：「無際心智，其智無崖；無崖之心，心得自在；自在之智，得入實際。如彼凡夫軟心眾生，其心多喘，以何法御？令得堅心、得入實際？」佛言：「菩薩！彼心喘者，以內外使；隨使流注，滴瀝成海。大風鼓浪，大龍驚駭；驚駭之心，故令多喘。菩薩！令彼眾生存三守一，入如來禪。以禪、定故，心則無喘。」

大力菩薩言：「何謂存三守一，入如來禪？」佛言：「存三者，存三解脫；守一者，守一心如。入如來禪者，理觀心淨如；入如是心地，即入實際。」

大力菩薩言：「三解脫法，是何等事？理觀三昧，從何法入？」佛言：「三解脫者：虛空解脫，金剛解脫，般若解脫。理觀者，心如理淨，無可安心。」大力菩薩言：「云何存用？云何觀之？」佛言：「心事不二，是名存用；內行外行，出入不二；不住一相，心無得失，一不一地，淨心流入，是名觀之。菩薩！如是之人不在二相，雖不出家，不住在家；雖無法服，而不具持波羅提木叉戒，不入布薩，能以自心無爲自恣，而獲聖果。不住二

乘，入菩薩道，後當滿地成佛菩提。」大力菩薩言：「不可思議！如是之人，非出家非不出家。何以故？入涅槃宅，著如來衣，坐菩提座。如是之人，乃至沙門宜應敬養。」佛言：「如是，何以故？入涅槃宅，心越三界；著如來衣，入法空處；坐菩提座，登正覺地。如是之人，心超二我，何況沙門而不敬養？」

大力菩薩言：「如彼一地及與空海，二乘之人爲不見也？」佛言：「如是，彼二乘人味著三昧，得三昧身，於彼空海一地，如得酒病，昏醉不醒；乃至數劫，猶不得覺。酒消始悟，方修是行，後得佛身。如彼人者，從捨闡提，即入六行。於行地所，一念淨心，決定明白金剛智力阿鞞跋致，度脫眾生，慈悲無盡。」

大力菩薩言：「如是之人應不持戒，於彼沙門應不敬仰。」佛言：「為說戒者：不善、慢故，海波浪故。如彼心地八識海澄，九識流淨，風不能動，波浪不起；戒性等空，持者迷倒。如彼之人，七六不生諸集、滅定不離三佛，而發菩提。三無相中順心玄入，深敬三寶不失威儀。於彼沙門不無恭敬。菩薩！彼仁者不住世間動不動法，入三空聚，滅三有心。」

大力菩薩言：「彼仁者，於果足滿德佛、如來

藏佛、形像佛，如是佛所發菩提心；入三聚戒，不住其相，滅三界心；不居寂地，不捨可眾，入不調地，不可思議。」爾時舍利弗從座而起，前說偈言：

具足波若海，不住涅槃城；  
如彼妙蓮華，高原非所出。  
諸佛無量劫，不捨諸煩惱；  
度世然後得，如泥華所出。  
如彼六行地，菩薩之所修；  
如彼三空聚，菩提之真道。  
我今住不住，如佛之所說；  
來所還復來，具足然後出。  
復令諸眾生，如我一無二。  
前來後來者，悉令登正覺。  
爾時佛告舍利弗言：「不可思議。汝當於後成菩提道，無量眾生、超生死苦海。」爾時大眾皆悟菩提，諸小眾等入五空海。

### 真性空品第六

爾時舍利弗而白佛言：「尊者！修菩薩道無有名相，三戒無儀，云何攝受？爲眾生說？願佛慈悲，爲我宣說。」佛言：「善男子！汝今諦聽，爲

汝宣說。善男子！善不善法，從心化生；一切境界意言分別，制之一處，眾緣斷滅。何以故？善男子！一本不起，三用無施。住於如理，六道門杜；四緣如順，三戒具足。」

舍利弗言：「云何四緣如順？三戒具足？」佛言：「四緣者，一謂作擇滅力取緣，攝律儀戒。二謂本利淨根力所集起緣，攝善法戒。三謂本慧大悲力緣，攝眾生戒。四謂一覺通智力緣，順於如住，是謂四緣。善男子！如是四大緣力，不住事相，不無功用。離於一處，則不可求。善男子！如是一事，通攝六行，是佛菩提薩婆若海。」

舍利弗言：「不住事相，不無功用；是法真空，常樂我淨；超於二我，大般涅槃。其心不繫，是大力觀，是觀覺中，應具三十七道品法。」佛言：「如是，具三十七道品法。何以故？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等，多名一義，不一不異；以名數故，但名但字，法不可得。不得之法，一義無文。無文相義，真實空性。空性之義，如實如如。如如之理，具一切法。善男子！住如理者，過三苦海。」

舍利弗言：「一切萬法皆悉言文，言文之相即非爲義；如實之義不可言議，今者如來云何說法？」佛言：「我說法者，以汝眾生在生說故；說不可

說，是故說之。我所說者義語非文，眾生說者文語非義；非義語者皆悉空無，空無之言無言於義，不言義者皆是妄語。如義語者：實空不空，空實不實，離於二相，中間不中。不中之法離於三相，不見處所，如如如說。如無無有，無有於無。如無有無，有無於有。如有無不在，說不在說故，不在於如；如不有如，不無如說。」

舍利弗言：「一切眾生，從一闡提；闡提之心住何等位，得至如來、如來實相？」佛言：「從闡提心乃至如來、如來實相，住五等位：一者信位，信此身中真如種子為妄所翳；捨離妄心，淨心清白，知諸境界意言分別。二者思位，思者觀諸境界唯是意言，意言分別隨意顯現，所見境界非我本識；知此本識非法非義、非所取非能取。三者修位，修者常起能起，起修同時；先以智導，排諸障難，出離蓋纏。四者行位，行者離諸行地，心無取捨，極淨根利，不動心如；決定實性大般涅槃，唯性空大。五者捨位，捨者不住性空，正智流易；大悲如相，相不住如；三藐三菩提，虛心不證；心無邊際，不見處所，是至如來。善男子！五位一覺，從本利入。若化眾生，從其本處。」

舍利弗言：「云何從其本處？」佛言：「本來無本，處於無處，空際入實，發菩提心而滿成聖

道。何以故？善男子！如手執彼空，不得、非不得。」舍利弗言：「如尊所說，在事之先，取以本利。是念寂滅，寂滅是如；總持諸德，該羅萬法；圓融不二，不可思議。當知是法，即是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

佛言：「如是如是！真如空性、性空智火燒滅諸結，平等平等。等覺三地，妙覺三身，於九識中，皎然明淨，無有諸影。善男子！是法非因非緣，智自用故；非動非靜，用性空故；義非有無，空相空故。善男子！若化眾生，令彼眾生觀入是義；入是義者，是見如來。」

舍利弗言：「如來義觀，不住諸流；應離四禪，而超有頂。」佛言：「如是，何以故？一切法名數，四禪亦如是。若見如來者，如來心自在，常在滅盡處，不出亦不入，內外平等故。善男子！如彼諸禪觀，皆為想空定，是如非復彼。何以故？以**如觀如，實不見觀；如相諸相，相已寂滅，寂滅即如義**。如彼想禪定，是動非是禪。何以故？禪性離諸動，非染非所染；非法非影，離諸分別，本利義故。善男子！如是觀定，乃名為禪。」

舍利弗言：「不可思議！如來常以如實而化眾生；如是實義，多文廣義；利根眾生乃可修之，鈍

根眾生難以措意；云何方便令彼鈍根得入是諦？」佛言：「令彼鈍根受持一四句偈，即入實諦。一切佛法，攝在一四偈中。」舍利弗言：「云何一四句偈？願爲說之。」於是尊者而說偈言：

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生。

滅諸生滅義，是義生非滅。

爾時大眾聞說是偈，僉大歡喜。皆得滅生滅，生般若性空智海。

### 如來藏品第七

爾時梵行長者，從本際起，而白佛言：「尊者！生義不滅，滅義不生；如是如義，即佛菩提。菩提之性，則無分別；無分別智，分別無窮；無窮之相，唯分別滅。如是義相不可思議，不思議中乃無分別。尊者！一切法數無量無邊，無邊法相，一實義性，唯住一性，其事云何？」

佛言：「長者！不可思議，我說諸法，爲迷者故，方便導故。一切法相，一實義智。何以故？譬如一市，開四大門。是四門中皆歸一市，如彼眾庶隨意所入，種種法味亦復如是。」梵行長者言：「法若如是，我住一味、應攝一切諸味。」佛言：「如是如是，何以故？一味實義，如一大海；一切

眾流，無有不入。長者！一切法味猶彼眾流，名數雖殊，其水不異。若住大海則括眾流，住於一味則攝諸味。」

梵行長者言：「諸法一味，云何三乘道，其智有異？」佛言：「長者！譬如江河淮海，大小異故，深淺殊故，名文別故。水在江中名爲江水，水在淮中名爲淮水，水在河中名爲河水，俱在海中，唯名海水；法亦如是，俱在真如，唯名佛道。長者！住一佛道，即達三行。」

梵行長者言：「云何三行？」佛言：「一隨事取行，二隨識取行，三隨如取行。長者！如是三行總攝眾門，一切法門無不此入。入是行者不生空相，如是入者可謂入如來藏，入如來藏者入不入故。」梵行長者言：「不可思議！入如來藏，如苗成實，無有入處。本根利力，利成得本。得本實際，其智幾何？」佛言：「其智無窮，略而言之，其智有四：何者爲四？一者定智，所謂隨如；二者不定智，所謂方便破病；三者涅槃智，所謂除電覺際；四者究竟智，所謂入實具足佛道。長者！如是四大事用，過去諸佛所說，是大橋梁，是大津濟；若化眾生，應用是智。長者！用是大用，復有三大事：一者於三三昧，內外不相奪；二者於大義科，隨道擇滅；三者於如慧定，以悲俱利。如是三事，



成就菩提；不行是事，則不能流入彼四智海，爲諸大魔所得其便。長者！汝等大眾乃至成佛，常當修習，勿令暫失。」

梵行長者言：「云何三三昧？」佛言：「三三昧者：所謂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如是三昧。」梵行長者言：「云何於大義科？」佛言：「大謂四大，義謂陰界入等，科謂本識，是謂於大義科。」梵行長者言：「不可思議！如是智事，自利利人；過三界地，不住涅槃，入菩薩道。」「如是！法相是生滅法，以分別故；若離分別，法應不滅。」爾時如來欲宣此義而說偈言：

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

滅諸分別法，是法非生滅。

爾時梵行長者聞說是偈，心大欣懌；欲宣其義而說偈言：

諸法本寂滅，寂滅亦無生；

是諸生滅法，是法非無生。

彼則不共此，爲有斷常故；

此則離於二，亦不在一住。

若說法有一，是相如毛輪；

如焰水迷倒，爲諸虛妄故。

若見於法無，是法同於空；

如盲無目倒，說法如龜毛。

我今聞佛說，知法非二見；  
亦不依中住，故從無住取。  
如來所說法，悉從於無住；  
我從無住處，是處禮如來。  
敬禮如來相，等空不動智；  
不著無處所，敬禮無住身。  
我於一切處，常見諸如來；  
唯願諸如來，爲我說常法。

爾時如來而作是言：「諸善男子！汝等諦聽！爲汝眾等說於常法：善男子！常法非常法，非說亦非字；非諦非解脫，非無非境界。離諸妄斷際，是法非無常；離諸常斷見，了見識爲常。是識常寂滅，寂滅亦寂滅。善男子！知法寂滅者，不寂滅心；心常寂滅、得寂滅者，心常真觀，知諸名色唯是癡心。癡心分別，分別諸法，更無異事出於名色。知法如是，不隨文語；心心於義，不分別我。知我假名，即得寂滅；若得寂滅，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長者梵行聞說是語，而說偈言：

名相分別事，及法名爲三，  
真如正妙智，及彼成於五；  
我今知是法，斷常之所繫；  
入於生滅道，是斷非是常。  
如來說空法，遠離於斷常；

因緣無不生，不生故不滅。  
因緣執爲有，如採空中華；  
猶取石女子，畢竟不可得。  
離諸因緣取，亦不從他滅，  
及於己義大，依如故得實。  
是故真如法，常自在如如；  
一切諸萬法，非如識所化。  
離識法即空，故從空處說；  
滅諸生滅法，而住於涅槃。  
大悲之所奪，涅槃滅不住；  
轉所取能取，入於如來藏。  
爾時大眾聞說是義，皆得正命，入於如來、如來藏海。

### 總持品第八

爾時地藏菩薩從眾中起，至于佛前，合掌胡跪而白佛言：「尊者！我觀大眾心有疑事，猶未得決。今者如來欲爲除疑，我今爲眾隨疑所問，願佛慈悲，垂哀聽許。」佛言：「菩薩摩訶薩！汝能如是救度眾生，是大悲愍，不可思議。汝當廣問，爲汝宣說。」地藏菩薩言：「一切諸法，云何不緣生？」爾時如來欲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法緣所生，離緣可無法。  
云何法性無，而緣可生法？

爾時地藏菩薩言：「法若無生，云何說法法從心生？」於是尊者而說偈言：

是心所生法，是法能所取。  
如醉眼空華，是法然非彼。

爾時地藏菩薩言：「法若如是，法則無待。無待之法，法應自成。」於是尊者而說偈言：

法本無有無，自他亦復爾；  
不始亦不終，成敗則不住。

爾時地藏菩薩言：「一切諸法相，即本涅槃；涅槃及空相亦如是，無是等法，是法應如。」佛言：

「無如是法，是法是如。」地藏菩薩言：「不可思議！如是如相，非共不共；意取業取，即皆空寂；空寂心法，俱不可取，亦應寂滅。」於是尊者而說偈言：

一切空寂法，是法寂不空。  
彼此不空時，是得心不有。

爾時地藏菩薩言：「是法非三諦，色空心亦滅。是法本滅時，是法應是滅。」於是尊者而說偈言：

法本無自性，由彼之所生。  
不於如是處，而有彼如是。

爾時地藏菩薩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云何不一？」於是尊者而說偈言：

法住處無在，相數空故無。

名說二與法，是則能所取。

爾時地藏菩薩言：「一切諸法相，不住於二岸，亦不住中流。心識亦如是，云何諸境界，從識之所生？若識能有生，是識亦從生；云何無生識，能生有所生？」於是尊者而說偈言：

所生能生二，是二能所緣；

俱本各自無，取有空華幻。

識生於未時，境不是時生；

於境生未時，是時識亦滅。

彼即本俱無，亦不有無有；

無生識亦無，云何境從有？

爾時地藏菩薩言：「法相如是，內外俱空；境智二眾，本來寂滅；如來所說實相真空，如是之法即非集也。」佛言：「如是！如實之法無色無住，非所集，非能集，非義非大，一本利法，深功德聚。」地藏菩薩言：「不可思議！不思議聚，七五不生，八六寂滅，九相空無。有空無有，無空無有。如尊者所說：法義皆空，入空無行，不失諸業；無我、我所，能所身見、內外結使悉皆寂靜，故願亦息。如是理觀，慧定真如。尊者常說，實如空法，即藥

也。」佛言：「如是，何以故？法性空故。空性無生，心常無生；空性無滅，心常無滅；空性無住，心亦無住；空性無為，心亦無為；空無出入，離諸得失；界陰入等，皆悉亦無；心如不著，亦復如是。菩薩！我說空法，破諸有故。」

地藏菩薩言：「尊者！知有非實，如陽焰水；知實非無，如火性生。如是觀者，是人智也。」佛言：「如是！何以故？是人真觀，觀一寂滅；相與不相等，以空取空；以修空故，不失見佛；以見佛故，不順三流。於大乘中，三解脫道，一體無性；以其無性故空，空故無相，無相故無作，無作故無求，無求故無願，無願故以是知業。故須淨心，以心淨故便得見佛，以見佛故當生淨土。菩薩！於是深法，三化勤修，慧定圓成，即超三界。」

地藏菩薩言：「如來所說無生無滅，即是無常；滅是生滅，生滅滅已，寂滅為常；常故不斷，是不斷法；離諸三界動不動法，於有為法如避火坑。依何等法而自呵責，入彼一門？」佛言：「菩薩！於三大事呵責其心；於三大諦而入其行。」地藏菩薩言：「云何三事而責其心？云何三諦而入一行？」佛言：「三大事者：一謂因，二謂果，三謂識。如是三事，從本空無，非我真我，云何於是而生愛染？觀是三事為繫所縛，飄流苦海。以如是事

常自呵責。三大諦者：一謂菩提之道是平等諦，非不平等諦；二謂大覺正智得諦，非邪智得諦；三謂慧定無異行入諦，非雜行入諦。以是三諦而修佛道，是人於是法，無不得正覺。得正覺智，流大極慈，已他俱利，成佛菩提。」

地藏菩薩言：「尊者！如是之法則無因緣，若無緣法，因則不起，云何不動法入如來？」爾時如來欲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諸法相，性空無不動，  
是法於是時，不於是時起。  
法無有異時，不於異時起，  
法無動不動，性空故寂滅。  
性空寂滅時，是法是時現；  
離相故寂住，寂住故不緣。  
是諸緣起法，是法緣不生；  
因緣生滅無，生滅性空寂。  
緣性能所緣，是緣本緣起；  
故法起非緣，緣無起亦爾。  
因緣所生法，是法是因緣；  
因緣生滅相，彼則無生滅。  
彼如真實相，本不於出沒；  
諸法於是時，自生於出沒。  
是故極淨本，本不因眾力，

即於後得處，得彼於本得。

爾時地藏菩薩聞佛所說，心地快然；時諸眾等無有疑者，知眾心已而說偈言：

我知眾心疑，所以殷固問；  
如來大慈善，分別無有餘。  
是諸二眾等，皆悉得明了；  
我今於了處，普化諸眾生。  
如來之大悲，不捨於本願；  
故於一子地，而住於煩惱。

爾時如來而告眾言：「是菩薩者不可思議，恒以大慈拔眾生苦。若有眾生持是經法、持是菩薩名者，即不墮於惡趣；一切障難，皆悉除滅。若有眾生，無餘雜念，專念是經，如法修習，爾時菩薩常作化身而為說法，擁護是人終不暫捨，令人等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等菩薩若化眾生，皆令修習如是大乘決定了義。」

爾時阿難從座而起，前白佛言：「如來所說大乘福聚，決定斷結；無生覺利，不可思議；如是之法，名為何經？受持是經，得幾所福？願佛慈悲，為我宣說。」佛言：「善男子！是經名者：『不可思議過去諸佛之所護念，能入如來一切智海』；若有眾生持是經者，則於一切經中無所怖求。是經典法，總持眾法、攝諸經要；是諸經法，法之繫宗。」

是經名者，名『攝大乘經』，又名『金剛三昧』，又名『無量義宗』。若有人受持是經典者，即名受持百千諸佛。如是功德譬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思議。我所囑累，唯是經典。」阿難言：「云何心行、云何人者受持是經？」佛言：「善男子！受持是經者，是人心無得失，常修梵行；若於戲論，常樂靜心；入於聚落，心常在定；若處居家，不著三有。是人現世有五種福：一者眾所尊敬，二者身不橫夭，三者辯答邪論，四者樂度眾生，五者能入聖道。如是人者，受持是經。」

阿難言：「如彼人者，度諸眾生，得受供養不？」佛言：「如是人者，能為眾生作大福田，常行大智，權實俱演，是四依僧。於諸供養，乃至頭目髓腦亦皆得受，何況衣食而不得受？善男子！如是人者是汝知識，是汝橋梁，何況凡夫而不供養？」

阿難言：「於彼人所，受持是經、供養是人，得幾所福？」佛言：「若復有人持以滿城金銀而施布施，不如於人所、受持是經一四句偈，供養是人不可思議。善男子！令諸眾生持是經者，心常在定，不失本心；若失本心，當即懺悔；懺悔之法，是為清涼。」阿難言：「懺悔先罪，不入於過去也。」佛言：「如是，猶如暗室，若遇明燈，暗即滅矣。善男子！無說悔先所有諸罪，而以爲說入於

過去。」阿難言：「云何名為懺悔？」佛言：「依此經教，入真實觀；一入觀時，諸罪悉滅。離諸惡趣，當生淨土，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說是經已，爾時阿難及諸菩薩、四部大眾，皆大歡喜，心得決定；頂禮佛足，歡喜奉行。

# 大法鼓經卷上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復有百千大菩薩衆，復有衆多天龍夜叉健闥婆衆，復有百千諸優婆塞優婆夷衆，復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及天帝釋四天王衆，復有十方世界無量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菩薩俱。

爾時如來於彼四衆說是法：「有『有』則有苦樂，無『有』則無苦樂，是故離苦樂，則是涅槃第一之樂。」彼五百聲聞比丘，一切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得自在，譬如大龍。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所作已辦，已捨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解脫，得一切心自在第一波羅蜜。有無量學人皆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有成就有漏法無量比丘衆。

有成就無量阿僧祇功德菩薩摩訶薩從十方來，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亦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知，除文殊師利菩薩及大力菩薩、觀世音菩薩、彌勒菩薩摩訶薩。如是上首菩薩摩訶薩無量阿僧祇衆，譬如大地所生草木，從諸方來諸菩薩衆，亦復如是不可稱數。復有差摩比丘尼與比丘尼衆俱，毘舍佉鹿子母及末利夫人，各與無量大眷屬俱；須達長者與

諸優婆塞俱。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說有非有法門。

爾時波斯匿王從臥而起，作是思惟：「我今應往至世尊所。」念已即行，擊鼓吹貝，往詣佛所。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以何等故有鼓貝聲？」阿難白佛言：「波斯匿王來詣佛所，是其擊鼓吹貝之聲。」佛告阿難：「汝今亦應擊大法鼓，我今當說大法鼓經。」阿難白佛言：「世尊！是大法鼓經名，我未曾聞。以何等故名大法鼓經？」佛告阿難：「汝何由知？是諸來會大菩薩等，悉不能知此大法鼓經六字名號，何況於汝而得聞知？」阿難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此法名號真實難知。」

「如是阿難！實爾不異。阿難！此大法鼓經，世間希有，如優曇鉢華。」阿難白佛言：「非一切諸佛有此法耶？」佛告阿難：「三世諸佛悉有此法。」阿難白佛言：「若然者，彼諸菩薩人中之雄，何故悉來普集於此？彼諸如來何故自於其國不演說耶？」佛告阿難：「如有一阿練比丘，隱居山窟。至時入村方欲乞食，道見人獸諸雜死屍；見已生厭，斷食而還：『嗚呼苦哉！吾亦當然。』彼於異時心得快樂，作是思惟：『我當更往觀察死屍，令增厭離。』復向聚落求見死屍，修不淨想。見已觀察，得阿羅漢果。如是，他方諸佛不說無常苦空不淨。所以者何？諸佛國土，法應如是。彼諸如來爲諸菩薩作如

是說：『奇哉難行！釋迦牟尼世尊於五濁國土出興于世，爲苦惱衆生，種種方便說大法鼓經。是故諸善男子！當如是學。』彼諸菩薩咸欲見我，恭敬禮拜！故來會此。既來會已，或得初住，乃至十住，是故大法鼓經甚難值遇。是故十方大菩薩衆，爲聞法故普皆來集。」

阿難白佛言：「善哉善哉！一切善來，彼悉得此難得經法。」佛告阿難：「如是深經，非一切共。是故不應說言一切善來。」阿難白佛言：「何故彼非一切善來？」佛告阿難：「此經典者，是諸如來祕密法藏；甚深微妙，難解難信。是故阿難！不應說言一切善來。」阿難白佛言：「非如波斯匿王，臨陣鬥時擊大戰鼓，其聞聲者一切箭落耶？」佛告阿難：「波斯匿王擊鼓戰時，非彼一切聞鼓聲喜，有怯弱者聞而恐怖，若死近死。如是阿難！此大法鼓經名，是二乘之人不信法門。是故阿難！譬如彼王至鬥戰時，擊王大鼓；此大法鼓——諸佛祕密；佛出世時，爾乃演說。」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此諸比丘清淨純一、真實強力、離諸糟糠、堪任聞此大法鼓經不？」迦葉白佛言：「若有比丘犯戒違律，是大目連之所訶責。有如是比，我不同行，況復世尊？今此會衆如梅檀林，清淨純一。」佛告迦葉：「今此會衆雖復

一切清淨純一，然於隱覆之說，有不善解。」迦葉白佛言：「云何名爲隱覆之說？」佛告迦葉：「隱覆說者：謂言如來畢竟涅槃而實如來常住不滅，般涅槃者非毀壞法。此修多羅離覆清淨，明顯音聲百千因緣分別開示，是故迦葉！當更觀察此諸大衆。」

時大迦葉即復觀察彼諸來者云何而來。時剎那頃，下信衆生及聲聞緣覺、初業菩薩，自惟不堪，生退捨心。譬如王家力士衆中有名千力士者，從座而起，擊鼓唱言：「誰能堪任與我鬥力？」其不堪者默然而住，心自念言：「我不堪任與彼鬥力，或能傷損，以致失命。」於彼衆中無敢敵者，乃名勇健難伏力士，建大勝幡；如是下劣衆生及聲聞緣覺、初業菩薩，作是念言：「我不堪任聽受如來已般涅槃，而復說言常住不滅。於大衆中聞所未聞。」從坐而去。所以者何？彼人長夜於般涅槃修習空見，聞離隱覆清淨經故，從坐而去。彼十方來聲聞、緣覺、初業菩薩，百千萬億阿僧祇分、餘一分住；謂彼菩薩摩訶薩信解法身常住不變者，爾乃安住受持一切如來藏經，亦能解說安慰世間，解知一切隱覆之說；善觀一切了義不了義經，悉能降伏毀禁衆生，尊敬承順清淨有德，於摩訶衍得大淨信，不於二乘起奇特想。除如是等方廣大經，不說餘經；唯說如來常住及有如來藏而不捨空，亦非身見

空、空彼一切有爲自性。

佛告迦葉：「汝更問大衆：咸欲得聞此大法鼓方廣一乘，所謂大乘難信經不？如是至三。」迦葉白佛言：「善哉！世尊！」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頂禮佛足。右邊三匝已，告諸大衆：「咸欲聞此大法鼓經不？如來今當普爲汝等演說一乘，所謂大乘。過一切聲聞緣覺境界。」如是三說，彼悉答言：「願樂欲聞。唯大迦葉，我等悉爲聞法故來。善哉哀愍，當爲我說大法鼓經。」迦葉復言：「汝等云何信？」彼即答言：「譬如士夫年甫二十，有百歲子；若佛如是說者，我等亦當如是隨信，況說正法而不信受？所以者何？如來如說而行，如來淨眼圓照無闕，以佛眼觀知我等心。」迦葉嘆言：「善哉善哉！諸賢！汝等堪任聽大法鼓經，若持若說。」佛告迦葉：「譬如士夫年甫二十，有百歲子；大法鼓經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如來涅槃而復常住，一切無我而復說我。」彼即白言：「唯佛能知，如世尊所說，我等如是受持。」

迦葉白佛：「唯願世尊說大法鼓經，擊大法鼓，吹大法蠡。」佛言：「善哉善哉！迦葉！汝今聽說大法鼓經。」迦葉白佛言：「唯然受教。何以故？是我境界故，是故如來大見敬待。云何爲敬？曾告我言：汝來共坐。以是因緣我應知恩。」

佛言：「善哉迦葉！以是義故，我敬待汝。迦葉！譬如波斯匿王善養四兵，若鬥戰時，擊大戰鼓，吹大戰蠡，對敵堅住；緣斯恩養，戰無遺力，能勝怨敵，國境安寧。如是比丘！我般涅槃後，摩訶迦葉當護持此大法鼓經。以是義故，我分半坐。是故彼當行我所行，於我滅後，堪任廣宣大法鼓經。」迦葉白佛言：「我是世尊口生長子。」佛告比丘：「譬如波斯匿王教諸王子，學諸明處。彼於後世，堪紹王種。如是比丘！於我滅後，迦葉比丘護持此經，亦復如是。」

「復次迦葉！如波斯匿王，多與諸王共爲怨敵，更相攻伐。於彼彼時，其諸戰士：象馬車步四種兵衆，聞大鼓聲，心不恐怖，堅持甲仗。時王恩卹，多所賜齎；及當戰時，加賜珍寶及以城邑；若能剋敵，冠以素繒，封以爲王。如是迦葉！我諸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戒隨學波羅提木叉，成就善住律儀，如來則與人天安樂。其有大功，降四魔者，以四真諦解脫素繒而冠其首。若有增上信解，求佛藏大我常住法身者，如來爾時以薩婆若水而灌其頂，以大乘素繒而冠其首。大迦葉！我今亦復如是，以大乘素繒用冠汝首。汝於未來無量佛所，當護持此經。迦葉當知，汝於我滅後堪任護持如是經典。」迦葉白佛言：「當如尊教。」復



白佛言：「我從今日及滅度後，常當護持、廣說此經。」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今當爲汝說大法鼓經。」時虛空中諸天龍衆，同聲嘆言：「善哉善哉！迦葉！今日諸天大雨天華，諸龍王衆雨甘露水及細末香，安慰悅樂一切衆生；應爲世尊之所建立，爲法長子。」時天龍衆同聲說偈：

王於舍衛城，伐鼓吹戰蠡；

法王祇洹林，擊于大法鼓。

佛告迦葉：「汝今當以問難之杼，擊大法鼓；如來法王，當爲汝說；天中之天，當決汝疑。」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有比丘，名信大方廣；若有四衆聞其名者，貪恚癡箭悉皆拔出。所以者何？迦葉！譬如波斯匿王有耆婆子，名曰上藥；若波斯匿王與敵國戰時，告上藥言：『汝今速持能爲衆生拔箭藥來。』爾時上藥即持消毒藥王，以塗戰鼓，若塗若熏若打。若彼衆生被毒箭者聞其鼓聲，若一由旬、若二由旬，箭悉拔出。如是迦葉！若有聞信方廣比丘名者，貪恚癡箭悉皆拔出；所以者何？彼因此經增廣正法，以彼現法成就故，得此大果。大迦葉！汝當觀彼無心凡鼓，以無心藥若塗若熏若打，有如是力饒益衆生。況復聞彼菩薩摩訶薩信方廣比丘名，而不能除衆生三毒？」

迦葉白佛言：「若聞菩薩名者，能除衆生三種毒箭，況稱世尊名號功德，言『南無釋迦牟尼』？若稱歎釋迦牟尼名號功德，能拔衆生三種毒箭，況復聞此大法鼓經，安慰演說、若偈、若句，況復廣說而不能拔三種毒箭？」佛告迦葉：「如我先說淨戒比丘隨心所欲，以本願故一切諸佛皆有是法：所謂不作、不起、不滅大法鼓經。是故迦葉！汝於來世亦當如我，所以者何？若有四衆聞汝名者，三種毒箭悉得拔出。是故迦葉！汝今當問大法鼓經，於我滅後，久於世間護持宣布。」迦葉白佛言：「善哉世尊！今當爲我說大法鼓經。」佛告迦葉：「汝於大法鼓經，應少諮問。」

爾時迦葉即白佛言：「善哉世尊！當請所疑。如世尊所說：『若有有，則有苦樂；無有，則無苦樂。』此有何義？」佛告迦葉：「若無有者，謂般涅槃第一之樂，是故離苦樂，得般涅槃第一之樂。若苦若樂，彼則是有。若無有者，則無苦樂。是故欲得般涅槃者，當求斷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有」無常，亦無不變異，

彼「有」有苦樂，無「有」無苦樂。

「不爲」無苦樂，「爲」則有苦樂，

莫樂諸「有爲」，亦勿更習近。

若人得安樂，還復墜於苦；  
若不到涅槃，不住安樂處。

爾時迦葉以偈答言：

衆生不爲有，涅槃第一樂，  
彼則名字樂，無有受樂者。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常解脫非名，妙色湛然住，  
非聲聞緣覺；菩薩之境界。

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言色，而復常住？」

佛告迦葉：「今當說譬：譬如士夫從南方摩頭邏來，有人問彼：『汝從何來？』士夫答言：『從摩頭邏來。』即復問言：『摩頭邏爲在何方？』時彼士夫即指南方。迦葉！非爲彼人於此得信耶？所以者何？以是士夫自見彼來故。如是迦葉！以我見故，汝當信我。」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有士夫，以手指虛空；  
我今亦如是，名字說解脫。

譬如彼士夫，遠自南方來；  
今我亦如是，從彼涅槃出。

「然彼迦葉！若見義者則不須因緣，若不見義，則須因緣。如是迦葉！諸佛世尊常以無量因緣顯示解脫。」迦葉白佛言：「云何爲因？」佛告迦

葉：「因者是事。」迦葉白佛言：「云何爲緣？」佛告迦葉：「緣者是依。」迦葉白佛言：「願更顯示，其譬云何？」佛告迦葉：「如由父母而生其子，母則是因，父則是緣，是故父母因緣生子。如是說因緣住法名爲成。」迦葉白佛言：「成者有何義？」佛告迦葉：「成者世間成。」迦葉白佛言：「云何世間？」佛告迦葉：「衆生和合施設。」迦葉白佛言：「云何衆生？」佛告迦葉：「法集施設。」迦葉白佛言：「云何爲法？」佛告迦葉：「非法亦法，法亦非法。法者復有二種：何等爲二？有爲及無爲，色及非色。更無第三法。」迦葉白佛言：「法何像類？」佛告迦葉：「法者非色。」迦葉白佛言：「非法何類？」佛告迦葉：「非法者亦非色。」迦葉白佛言：「若法非法，非色無相，云何是法？云何非法？」佛告迦葉：「法者是涅槃，非法者是有。」迦葉白佛言：「若法非法非色無相者，彼慧者云何知？何所知？何故知彼相耶？」佛告迦葉：「衆生生『生死』中，習種種福德清淨善根，是其正行。若彼行如是法，一切淨相生，若行此法者，是法衆生。衆生生『生死』中，行種種非福、惡不善業，若彼行如是非法，一切惡不淨相生。若行此非法者，是非法衆生。」

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衆生？」佛告迦

葉：「衆生者四界攝施設，謂內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及入處五根，乃至十三緣起支，（無盡意經中云從不正思惟生無明故十三支）受想思心意識，是名衆生法；迦葉當知，是名一切法。」迦葉白佛言：「是中何等法是衆生？」

佛告迦葉：「是中非一法名爲衆生。所以者何？迦葉！譬如波斯匿王鼓，何等爲鼓？」迦葉白佛言：「所言鼓者，皮木及桴，此三法和合，是名爲鼓。」佛告迦葉：「如是，和合施設，名爲衆生。」迦葉白佛言：「聲鼓者非鼓耶？」佛告迦葉：「離聲鼓者，鼓亦有聲，以風動故。」迦葉白佛言：「鼓者爲是法？爲是非法耶？」佛告迦葉：「鼓者非法非非法。」迦葉白佛言：「名爲何等？」佛告迦葉：「非法非非法者，名爲無記。」迦葉白佛言：「有無記法者，世間應有三法。」佛告迦葉：「無記相者，如非男非女；非男非女，名爲不男；彼亦如是。」迦葉白佛言：「如世尊說，父母和合而生其子。若父母無衆生種子者，不爲父母因緣。」佛告迦葉：「彼無衆生種子者，名爲涅槃。大常不男，亦復如是。所以者何？譬如波斯匿王與敵國戰時，彼諸戰士食丈夫祿，不勇猛者不名丈夫。如是無衆生種子者不名父母，常不男者亦復如是。」

迦葉白佛言：「世尊！善法、不善法、無記法；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無記法？」佛告迦葉：「樂受是善法，苦受是不善法，不苦不樂受是無記法；此三法，衆生常觸。樂受者謂天人五欲功德，苦受者謂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不苦不樂受者謂白癩等。」迦葉白佛言：「此則不然。」佛告迦葉：「從樂生苦，從苦生苦，彼爲無記。」迦葉白佛言：「其譬如何？」佛告迦葉：「因食生病，食則是樂，病則是苦。彼白癩等，名爲無記。」迦葉白佛言：「若苦樂名無記者，父母子亦無記。」佛告迦葉：「此則不然。」迦葉白佛言：「其譬如何？」佛告迦葉：「如非想非非想等天乃至無想，則恒住子法。善亦如是。」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受想是衆生；是故非想非非想處，應非衆生。」佛告迦葉：「彼有行分。我說此衆生法者，除無想天。」迦葉白佛言：「衆生爲是色？爲非色耶？」佛告迦葉：「衆生亦非色，亦非非色。然成就彼法名爲衆生。」迦葉白佛言：「若如是，非衆生成就法，更有異衆生者，不應有無色天。若然者，無二法世間：色及無色。」佛告迦葉：「法亦非色，非法亦非色。」迦葉白佛言：「云何爲法與解脫俱？爲非法與解脫俱？無色天亦有解脫？」佛告迦葉：「不然！唯有爲法、無爲法。是故無色

天是有爲數，解脫是無爲。無色天有色性耳。」

迦葉白佛言：「世尊！一切有爲是色，非色是無爲。無色天有色者是佛境界，非我等境界。」佛告迦葉：「善哉善哉！是我境界，非汝等境界。如是，諸佛世尊到解脫者，彼悉有色，解脫亦有色。」

佛告迦葉：「云何無色天？天處所作，汝知不？迦葉！云何有色天名無色數不？」迦葉白佛言：「非我等境界。」佛告迦葉：「如是，諸佛世尊到解脫者皆有色，汝當觀察。」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如是得解脫者，復應受苦樂。」佛告迦葉：「如有病衆生，服藥離病已，還復病耶？」迦葉白佛言：「若有業者，則必有病。」佛告迦葉：「無業者彼有病耶？」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告迦葉：「如是離苦樂是解脫，當知苦樂是病。如丈夫是得涅槃者。」迦葉白佛言：「若離苦樂是解脫者，無業病盡耶？」佛告迦葉：「世間樂者，彼則是苦。於彼出離，如是業盡得解脫。」迦葉白佛言：「不復終盡耶？」佛告迦葉：「譬虛空如海，虛空如海耶？虛空無譬；解脫無譬，亦復如是。如無色天有色而不可知，亦不可知似此似彼、如是住、如是遊戲，非是聲聞緣覺境界，解脫亦如是。」迦葉白佛言：「世尊！一切衆生，誰之所作？」佛告迦葉：「衆生自

作。」迦葉白佛言：「此義云何？」佛告迦葉：「作福者佛，作惡者衆生。」迦葉白佛言：「最初衆生誰之所作？」佛告迦葉：「非想非非想等無色天，誰之所作？云何活？云何住？」迦葉白佛言：「於彼諸業所不能知，然唯業作。如是衆生，生死黑、及涅槃白，誰之所作？」佛告迦葉：「業之所作。業起無量法，善起無量法。」迦葉白佛言：「何者業起？何者善起？」佛告迦葉：「業起者有，善起者解脫。」迦葉白佛言：「無生處，云何善起？」佛告迦葉：「如不異。」迦葉白佛言：「若善起者，云何到無生處？」佛告迦葉：「行善業。」迦葉白佛言：「誰之所教？」佛告迦葉：「無始佛教。」迦葉白佛言：「一切無始佛，誰化誰教？」佛告迦葉：「無始者，非一切聲聞緣覺思量所知。若有士夫出於世間，智慧多聞如舍利弗，長夜思惟終不能知：佛之無始，誰最爲先，乃至涅槃中間亦不能知。復次迦葉！如大目連以神通力，求最初佛世界，『無始』終不能得。如是一切聲聞、緣覺、十地菩薩如彌勒等，悉不能知。如佛元起難可得知，衆生元起亦復如是。」迦葉白佛言：「是故世尊！無有作者，無有受者。」

佛告迦葉：「因是作者受者。」迦葉白佛言：「世間爲有盡耶？爲無盡乎？」佛告迦葉：「世間

未曾盡，無所盡，無盡時。」佛告迦葉：「如以一毛，滂大海水，能令盡不？」迦葉白佛言：「唯然能盡。」佛告迦葉：「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大劫時，有佛名雞羅婆，出興於世，廣說法教。爾時城中有離車童子，名一切世間樂見；作轉輪聖王，正法教化。王與百千大眷屬俱，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供養畢已，而白佛言：『我當久如得菩薩道？』佛告大王：『轉輪聖王即是菩薩，更無有異。所以者何？無有餘人作帝釋梵王及轉輪聖王。若菩薩者即是釋梵轉輪聖王，先作衆多帝釋梵王，然後乃作轉輪聖王，正法教化。汝已曾作恒沙阿僧祇帝釋梵王，今作轉輪聖王。』時王白言：『帝釋梵王，何所像類？』佛告大王：『釋梵天王，亦如汝今首著天冠，而彼端嚴則不及汝；如佛色像端嚴殊特，非聲聞緣覺菩薩所及。如佛端嚴，汝亦如是。』迦葉！爾時聖王復問佛言：『我於久如當得成佛？』佛言：『大王！凡得佛者，時大久遠。所以者何？假令大王捨其福德，還爲凡人，而以一毛滂大海水，乃至將竭，餘如牛跡，當有如來出興于世，名曰燈光如來應供等正覺；時有國王，名地自在，燈光如來爲王授記當得作佛。汝於爾時當爲彼王第一長子，亦俱授記。時彼如來當如是說：『大王！汝此長子從昔暨今，大海將盡，生爲

汝子；於其中間不爲小王或爲釋梵轉輪聖王，正法教化，汝此長子勇猛精進如是。地自在！菩提難得，以是因緣故說此譬。地自在！汝此長子有六萬姪女，端正姪好，瓔珞莊嚴，狀如天女，棄之如唾；知欲無常，危脆不堅；我當出家。作是語已，信家非家，捨家學道，是故彼佛記此童子：當來有佛，名釋迦牟尼，世界名忍；汝童子名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佛涅槃後，正法欲滅餘八十年，作比丘，持佛名，宣揚此經不顧身命；百年壽終生安樂國，得大神力住第八地；一身住兜率天，一身住安樂國，復化一身問阿逸多佛此修多羅。』時地自在王聞子授記，歡喜踊躍：『今日如來記說我子得八住地。』時彼童子聞授記聲，勤加精進。」迦葉白佛言：「是故世尊！毛滂大海猶尙可盡。」佛告迦葉：「此義云何？」迦葉白佛言：「世尊！譬如商人計數金錢，置一器中。其子啼時，授與一錢。彼器中錢，日日損減。如是菩薩摩訶薩於大海水滂滂損減，悉能知之，亦知餘在，況復世尊於衆生大聚盡而不知？但諸衆生無有滅盡，一切聲聞緣覺所不能知，唯佛世尊乃能知耳。」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如汝所說：衆生大聚無有盡時。」

迦葉白佛言：「衆生般涅槃者爲有盡耶？爲無盡耶？」佛告迦葉：「衆生無有盡也。」迦葉白佛

言：「云何衆生不盡？」佛告迦葉：「若衆生盡者，應有損減，此修多羅則爲無義。是故迦葉！諸佛世尊般涅槃者，悉皆常住。以是義故，諸佛世尊般涅槃者，然不磨滅。」迦葉白佛言：「云何諸佛般涅槃，不畢竟滅？」佛告迦葉：「如是如是！舍壞則爲虛空，如是如是，諸佛涅槃即是解脫。」

大法鼓經卷上竟

## 大法鼓經卷下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譬如有王能行布施，彼王國中多出伏藏，所以者何？以彼國王種種周給貧苦衆生，是故伏藏自然發出。如是迦葉！大方便菩薩廣爲衆生說甚深法寶故，得此甚深離非法經，謂空無相無作相應經，復得如是如來常住及有如來藏經。迦葉！如鬱單越，自然之食，衆共取之，無有損減。所以者何？以彼盡壽無我所想及慳貪想。如是迦葉！此閻浮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得此深經，書持讀誦，究竟通利，廣爲人說，終不疲厭，不疑不謗。以佛神力，常得自然如意供養，乃至菩提無乏無盡；除定報業。如持戒比丘不緩持

戒，終身天神隨侍供養；若彼能於如是深經，乃至不起一念謗想，當得如來藏、如來常住；常見諸佛，親近供養。如轉輪聖王，凡所遊行，七寶常隨；如是安慰說者，所住之處，如是比經常與彼俱。如轉輪聖王所住之處，七寶隨住，不住餘處，其非真實住於餘處；如是安慰說者，現在所住如是比經，悉從他方來至其所，諸不了義空相應經，於餘處住；如是安慰說者所住至方，此經常隨。如轉輪聖王所遊之處，諸餘衆生隨順王者，作如是念：『彼王所住，我亦應去。』如是安慰說者所住之處，如是比經亦復常隨。如轉輪聖王出於世時七寶隨出；如是安慰說者出于世間，如是比經亦隨出現。如轉輪聖王所有七寶，若失一寶，彼王尋求，必至寶所；如是安慰說者，爲聞此經，處處尋求，要至經所。」

「復次，如轉輪聖王不出世時，諸餘小王力轉輪王，和合諸王各現於世；如是諸方無人演說此深經處，餘雜說者說諸雜經，所謂正不正雜經；彼諸衆生，亦如是隨學，彼隨學時，聞此如來藏如來常住究竟深經，心生疑惑；於安慰說者生恚害心，輕賤嗤笑，不生愛念，罵辱不忍；作如是說：『此將文筆魔之所說。』謂爲毀法，悉棄捨去，各還本處，更相破壞。犯戒邪見，終不能得如是比經，所

以者何？安慰說者所住之處，此經隨住故；爾時世間多有衆生，見聞摩訶衍經而生誹謗。莫生恐懼！所以者何？五濁世時正法損減，多有衆生謗摩訶衍，如七家村中必出茶夷尼鬼；如是比經所行之處，七人衆中必有謗者。」

「迦葉！譬如同戒之人，相見歡喜；彼亦如是，各各毀戒，於說法衆中間是經時，更相瞻視，作戲笑言：『何者衆生界？何者爲常？』瞻彼顏色，作是思惟：『彼是我伴。』更相慈愍；如是作已，守性而住，守性而去。如婆羅門長者種性，生子習惡，父母訓誡，曾不改悔，捨家而去，隨逐惡友，鬥諸鳥獸以爲戲樂；如是展轉乃至他國，要結同類，共爲非法，是爲同行。不樂此經者亦復如是，見他誦說，而反戲笑；所以者何？爾時衆生並多懈怠，持戒寬緩，爲法留難，彼諸同行相隨誹謗。」迦葉白佛言：「嗚呼！真是惡時。」

佛告迦葉：「至於爾時安慰說者，當如之何？迦葉！譬如城邑邊，近路之田，爲諸人衆象馬侵食；彼時田主使一人監視，監視之人不勤守護，復更增足二三四五、若十、二十、乃至百人；守者逾多，取者彌衆；最後一人作是思惟：『如此守視，非一切護；當善方便，令無侵害。』即取田苗，手自惠施；彼生感愧，田苗得全。迦葉！若能如是善

方便者，於我滅後能護此經。」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終不能攝彼惡人；寧以兩肩荷負須彌至百千劫，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戒、滅法、謗法、污法如是諸惡非法音聲。世尊！我寧屬他，爲其僕使，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戒、背法、遠法、壞法如是諸惡非法音聲。世尊！我寧頂戴大地山海，經百千劫，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戒滅法自高毀他如是諸惡非法音聲。世尊！我寧恆受聾盲瘡啞，不能堪忍聽彼惡人毀犯淨戒、爲利出家、受他信施如是諸惡非法音聲。世尊！我寧捨身，疾般涅槃，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毀淨戒蠱聲之行、而身行諂曲、口言虛妄如是諸惡非法音聲。」佛告迦葉：「汝般涅槃，是聲聞般涅槃，非爲究竟。」迦葉白佛言：「若聲聞緣覺般涅槃非究竟者，世尊何故說有三乘：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世尊云何已般涅槃，復般涅槃耶？」佛告迦葉：「聲聞以聲聞般涅槃而般涅槃，非爲究竟；辟支佛以辟支佛般涅槃而般涅槃，亦非究竟；乃至得一切種功德，一切種智大乘般涅槃，然後究竟、無異究竟。」

迦葉白佛言：「世尊！此義云何？」佛告迦葉：「譬如從乳出酪，酪出生酥，生酥出熟酥，熟酥出醍醐；凡夫邪見如初生乳，乳血共雜；受三歸者猶如純乳；隨信行等，及初發心菩薩，住解行

地，猶如成酪；七種學人及七地住菩薩，猶如生酥；意生身、阿羅漢、辟支佛，得自在力，及九住（地）、十住（地）菩薩猶如熟酥；如來應供等正覺，猶如醍醐。」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來云何說有三乘？」

佛告迦葉：「譬如導師，勇猛雄傑，將諸親屬及餘人衆，從其所住欲至他方，經由曠野嶮難惡道，作是思惟：『此衆疲乏，將恐退還。』爲令諸人得止息故，於其前路化作大城，遙以指示，語諸大衆：『前有大城，當速至彼。』諸衆悉見，漸近彼城，各相謂言：『是我息處。』即共入城，休息快樂；樂於中住，不欲前進。」

「爾時導師作是思惟：『此諸大衆得此小樂，便以爲足，羸劣休懈，無前進意。』爾時導師即滅化城。彼諸大衆見城滅已，白導師言：『此爲何等？爲幻？爲夢？爲真實耶？』導師聞已，即告大衆：『向者大城，爲止息故，我化作耳。更有餘城，今所應往；宜速至彼，快樂安隱。』大衆答言：『唯然受教。何緣樂此鄙陋小處？當共前進安樂大城。』導師告言：『善哉當行。』即共前進。」

「復告大衆：『所往大城先相已現，汝當觀察。彼前大城極甚豐樂。』以漸前行，見彼大城，爾時導師告諸大衆：『諸仁當知：此是大城。』時

諸大衆遙見大城，安隱豐樂，心得歡喜；各共相視，生希有心：『此城爲實？爲復虛妄？』導師答言：『此城真實，一切奇特，安隱豐樂。』即告彼衆：『入此大城，此則第一究竟大城。過此處已，更無餘城。』彼諸大衆俱入城已，生希有心；心得歡喜，歎彼導師：『善哉善哉！真實大智，大悲方便哀愍我等。』迦葉當知：彼初化城，謂聲聞緣覺乘清淨智慧——空無相無作解脫之智。真實大城是如來解脫。是故如來開示三乘，現二涅槃；又說一乘。」佛告迦葉：「若有說言無此經者，非我弟子，我非彼師。」

迦葉白佛言：「世尊！諸摩訶衍經，多說空義。」佛告迦葉：「一切空經，是有餘說；唯有此經是無上說，非有餘說。復次迦葉！如波斯匿王，常十一月設大施會，先食餓鬼孤獨貧乞，次施沙門及婆羅門，甘膳衆味隨其所欲；諸佛世尊亦復如是，隨順衆生種種欲樂，而爲演說種種經法。若有衆生懈怠犯戒、不勤修習，捨如來藏常住妙典，好樂修學種種空經，或隨句字說，或增異句字；所以者何？彼如是言：『一切佛經皆說無我。』而彼不知空無我義，彼無慧人，趣向滅盡。然空無我說，亦是佛語，所以者何？無量塵垢諸煩惱藏常空涅槃，如是涅槃是一切句。彼常住安樂，是佛所得大



般涅槃句。」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離於斷常？」佛告迦葉：「乃至衆生輪迴生死，『我』不自在，是故我爲說無我義。然諸佛所得大般涅槃，常住安樂，以是義故壞彼斷常。」迦葉白佛言：「世尊再轉無我，轉我久矣。」

佛告迦葉：「為破世間我故，說無我義。若不如是說者，云何令彼受大師法？佛說無我，彼諸衆生，生奇特想，聞所未聞，來詣佛所；然後以百千因緣，令入佛法。入佛法已，信心增長，勤修精進，善學空法，然後為說常住安樂，有色解脫。復次，或有世俗說『有』是解脫。為壞彼故，說言解脫悉無所有。若不如是說，云何令彼受大師法？是故百千因緣，為說解脫、滅盡、無我。然後我復見彼衆生，見畢竟滅以爲解脫，彼無慧人，趣向滅盡；然後我復百千因緣，說解脫是『有』。」

迦葉白佛言：「世尊！得解脫自在者，當知衆生必應有常。譬如見煙必知有火，若有我者必有解脫。若說有我，則爲已說解脫有色，非世俗身見，亦非說斷常。」迦葉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般涅槃、示般涅槃？不生不生？」

佛告迦葉：「為壞衆生計常想故，如來不般涅槃示般涅槃，不生不生。所以者何？衆生謂佛尚有終沒，不得自在，何況我等有我我所？譬如有王，

為鄰國所執，繫縛枷鎖，作是思惟：『我今復是王？是主耶？我今非王非主，何緣乃致如是諸難？由放逸故。』如是衆生乃至生死輪迴，『我』不自在；不自在故，說無我義。譬如有人為賊所逐，舉刀欲害，作是思惟：『我今無力，當得免此死難以不？』如是生老病死種種衆苦成就衆生，思想願作帝釋梵王；如來為壞彼思想故，示現有死。如來是天下之天，若般涅槃悉磨滅者，世間應滅；若不滅者，則常住安樂；常住安樂，則必有我，如煙有火。若復無我而有我者，世間應滿；實有我，非無我，亦不壞。若實無我，我則不成。」

迦葉白佛言：「世尊！有者何耶？」佛告迦葉：「有者二十五有衆生行，非有者無思之物；若非有是衆生者，應從他來。設有思之物壞者，衆生當滅；若『非有』是衆生者，則應充滿。以衆生不生不壞故，不減不滿。」迦葉白佛言：「世尊！若有我者，云何生彼煩惱諸垢？」佛告迦葉：「善哉善哉！應以是問，問於如來。譬如金師見彼金性，作是思惟：『如此金性，何由生垢？今當推尋生垢之本。』彼人云何為得本不？」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告迦葉：「若盡壽思惟，尋初因相乃至無始，得本際不？既不得本，亦不得金。若巧方便，精勤不懈，除彼金垢，爾乃得金。」佛告迦

葉：「如是『我』者生客煩惱；欲見『我』者，作是思惟：『今當推尋我及垢本。』」彼人云何爲得本不？」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告迦葉：「若勤方便除煩惱垢，爾乃得『我』。謂聞如是比經，深心信樂，不緩不急，善巧方便，專精三業。以是因緣，爾乃得我。」

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若有『我』者，何故不見？」佛告迦葉：「今當說譬：譬如初學，學五字句，界成句偈；欲先知義，然後乃學，當得知不？要當先學，然後乃知。彼善學已，然後師教界成句義，引譬示之，彼能聽受；緣師得解界成句義故，則能信樂。如是，我今爲煩惱藏所覆衆生說言：『善男子！如來藏如是如是。』」彼便欲見，當得見不？」迦葉白言：「不也，世尊！」佛告迦葉：「如彼不知界成句義，當緣師信，如是，迦葉當知：如來是誠實語者，以誠實語——說有衆生，汝後當知，如彼學成。今當爲汝更說譬喻：如四種衆生界隱覆譬喻，所謂膚翳覆眼，重雲隱月，如人穿井，瓶中燈焰，當知此四有佛藏因緣。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無量相好，莊嚴照明。以彼性故，一切衆生得般涅槃。如彼眼翳是可治病，未遇良醫，其目常冥；既遇良醫，疾得見色。如是無量煩惱藏，翳障如來性，乃至未遇諸佛聲聞緣覺，計我非我，我

所爲我；若遇諸佛聲聞緣覺，乃知真我；如治病愈，其目開明。翳者謂諸煩惱，眼者謂如來性。如雲覆月，月不明淨；諸煩惱藏覆如來性，性不明淨。若離一切煩惱雲覆，如來之性淨如滿月。如人穿井，若得乾土，知水尚遠；得濕土泥知水漸近；若得水者，則爲究竟；如是值遇諸佛聲聞緣覺，修習善行，掘煩惱土，得如來性水。如瓶中燈焰，其明不現，於衆生無用；若壞去瓶，其光普照；如是，諸煩惱瓶覆如來藏燈，相好莊嚴則不明淨，於衆生無用；若離一切諸煩惱藏，彼如來性煩惱永盡，相好照明，施作佛事；如破瓶燈，衆生受用。如此四種譬喻因緣，如我有衆生界，當知一切衆生皆亦如是，彼衆生界無邊明淨。」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一切衆生有如來藏一性一乘者，如來何故說有三乘：聲聞乘、緣覺乘、佛乘？」佛告迦葉：「今當說譬：如巨富長者唯有一子，隨乳母行，於大眾中亡失所在。長者臨終作是思惟：『我唯一子，久已亡失，更無餘子父母親屬，若我一旦終沒之後，一切財物，王悉取去。』於思惟頃，本所失子遊行乞求，到其本家，而不自知其父舍；所以者何？幼少失故。父見識之，而不言子，所以者何？慮怖走故。多與財物而語之言：『我無子息，爲我作子，勿復餘行。』」彼子答

言：『不堪住此。所以者何？住此常苦，如被繫縛。』長者謂言：『汝欲何作？』子復答言：『寧除衆穢，放牧田作。』長者念言：『此子薄福，我當知時；且隨彼意。』即令除糞。其子久後，見大長者五欲自娛，心生欣樂，作是思惟：『願大長者，時見哀納，多賜財寶，以我爲子。』作是念已，不勤作務。長者見已，作是思惟：『如是不久，必爲我子。』是時長者尋告之曰：『汝今云何起異心想？不勤作務？』彼即答言：『願欲作子，生如是心。』長者言：『善！我是汝父，汝是我子；我實汝父而汝不知。所有庫藏，悉以付汝。』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此是我子，我失來久；今遇還家，而不自知。我命爲子，而復不肯，今日自求爲我作子。』迦葉！如彼長者方便誘引志意下劣子，先令除糞；然後付財，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此本我子，亡失來久。今幸自來。爲我作子。』迦葉！如是不樂一乘者，爲說三乘。所以者何？此是如來善巧方便，是諸聲聞悉是我子，如除糞者，今始自知。」迦葉白佛言：「嗚呼！異哉！是聲聞乘何鄙之甚？實是佛子而不識父。」

佛告迦葉：「應如是學。若汝不堪訶責毀罵，則應捨離。彼後熟時，汝當知之。復次迦葉！聲聞、大乘，常相違反：世俗、無漏，愚癡、黠慧。

復次迦葉！若謗此經者，應當攝取。所以者何？彼以謗故，捨身當墮無邊黑闇。哀愍彼故當設方便，以大乘法而成熟之。若不可治者，當墮地獄。若有信者，彼自當信；其餘衆生應以攝事，攝令解脫。復次迦葉！若有士夫初得熱病，不應與藥及餘衆治，所以者何？時未至故；要待時至，然後乃治；二處不知，是則敗醫。是故病熱，然後應治；若未熟者，要待時至。如是，衆生謗此經者，過患熟時，深自悔責：『嗚呼苦哉！我之所作，今始覺知。』至於爾時，應以攝事而救攝之。」

「復次迦葉！如有士夫度大曠野，聞合群鳥鳴，時彼士夫思是鳥聲，謂有劫賊，異道而去；入空澤中至虎狼處，爲虎所食。如是迦葉！彼當來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有我無我聲，畏有我聲，入於大空斷見，修習無我；於如是如來藏、諸佛常住甚深經典，不生信樂。復次迦葉！汝所問我爲阿難說：有『有』有苦樂，無『有』無苦樂；汝今諦聽！迦葉！如來者非『有』、非衆生、亦不壞。」迦葉白佛言：「云何世尊？」佛告迦葉：「如雪山下有出淨光摩尼寶性，有人善知摩尼寶相，見相則知，即取持去；如鍊金法，消除滓穢，離垢清淨；隨所著處，本垢不污。所以者何？譬如士夫持燈而行，隨所至處闇冥悉除，燈光特

明；彼摩尼寶亦復如是，如鍊真金，塵垢不污；星月光照，則雨淨水；日光所照，尋即出火。如是迦葉！如來應供等正覺出興于世，永離一切生老病死，煩惱習垢一切悉滅，常大照明如彼明珠，一切不污如淨蓮華，塵水不著。復次迦葉！如來如是如是時，如是如是像類，出於世間，隨其所應，示現凡身，不為彼彼凡品生處垢穢所染，亦復不受世間苦樂。樂著人天五欲功德，彼即是苦；唯有解脫，究竟常樂。」迦葉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我自惟省，今始出家受具足戒，得比丘分成阿羅漢。當於如來知恩報恩，以如來昔日分我半坐，今日復於四大眾中，以大乘法水而灌我頂。」

爾時眾中有持比丘色像儀式者，或持優婆塞色像儀式者，或持非優婆塞色像儀式者傾側低仰，一切皆是魔之所為。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此大眾離諸糟糠，堅固真實如栴檀林；如是眾中，彼云何住？」佛告阿難：「問大迦葉。」阿難言：「唯！善哉當問。」即問迦葉：「於此眾中，彼云何住？」迦葉答言：「彼愚癡人是魔眷屬，與魔俱來。是故阿難！我先說言：『不能堪任於如來滅後，善巧方便護持正法如善守田。是故先言：寧負大地……（廣說如上）。』爾時世尊即告我言：『於我滅後，汝當堪忍護持正法，至于法盡。』我

時白佛：『我當堪能四十年中護持正法。』時佛責言：『何以懈怠？不能護法至於法盡也？』」

佛告迦葉：「汝且求魔，若能得者，堪任護法。」迦葉即以天眼觀察而不能見。如舍衛國有一野人亡失其子，於大眾中求子不得，疲乏而歸；迦葉天眼於大眾中求魔不得，亦復如是。即白佛言：「我不堪任求覓惡魔。」如是八十諸大聲聞皆曰不堪。復令賢護等五百菩薩——除一菩薩：名一切世間樂見——推覓惡魔，亦復不得。

爾時世尊復告迦葉：「汝不堪任法欲滅時餘八十年、護持正法，南方菩薩當能護持。汝當於賢護菩薩五百眾中最後求之。」迦葉答言：「善哉！當求。」求得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世尊！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則是其人。」

佛告迦葉：「汝往勸請，令覓惡魔。」爾時迦葉即與八十諸大聲聞及賢護等五百菩薩，俱共勸請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汝童子！世尊所舉，堪覓惡魔。」爾時童子於大眾中白迦葉言：「我今堪任推覓惡魔，然有八十諸大聲聞、賢護等五百菩薩摩訶薩，及文殊師利、觀世音、得大勢、滅諸惡趣彌勒菩薩等，何故不覓？令我覓耶？宜令彼先，然後及我。」迦葉謂言：「降伏惡魔，為無福耶？」答言：「迦葉！汝知有福，宜自為之；我今不能。」

爾時迦葉以此白佛，佛告迦葉：「此童子語，爲何所說？」迦葉白佛：「童子說言：『先諸大德，然後及我。我是俗人，性復下劣；是諸大德八十聲聞及賢護等五百上首，彼悉在先，然後次我。』時諸聲聞及賢護等，一切推覓，悉不能得；如彼野人求子不獲，皆曰不堪，於一面立。」

爾時世尊復告迦葉：「汝今聞此大法鼓經，於我滅後四十年中，當善護持，如今正法；當擊大法鼓，吹大法蠡，設大法會，建大法幢；然後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於正法欲滅餘八十年，當以五繫縛彼惡魔及其眷屬，如縛小兔；廣當宣唱大法鼓經。當擊大法鼓，吹大法蠡，設大法會，建大法幢。」迦葉白佛言：「當於何時？」佛告迦葉：「正法欲滅餘八十年。」

迦葉白佛言：「世尊！欲見惡魔。」佛告童子：「速以惡魔示諸大眾。」爾時童子瞻仰世尊，即指示言：「觀此惡魔從異方來，如諸菩薩作比丘像，於衆中坐。」大眾悉見，見被五繫。魔言：「童子！我於此經，不復作礙。」如是三說。

爾時世尊告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等菩薩衆言：「摩訶迦葉已能於我滅度之後四十年中護持正法，汝等誰能於我滅後最後護法？」如是三說，無能堪者。佛告大眾：「汝等勿得起輕劣想，我此衆

中多有弟子，於我滅後能護正法。說此經者，賢護等五百菩薩最後一人：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於我滅後，當擊大法鼓，吹大法蠡，設大法會，建大法幢。」爾時童子即放弊魔。時諸大眾語童子言：「汝已授記。」爾時世尊復告大迦葉言：「今汝迦葉，如守田夫無善方便，不能堪任護持此經。今此童子聞此經已，能善誦讀，現前護持，爲人演說；常能示現爲凡夫身，住於七地，正法欲滅餘八十年，在於南方文荼羅國大波利村，善方便河邊迦耶梨姓中生；當作比丘，持我名，如善方便守護田苗，於我慢慢懈怠衆中，離俗出家，以四攝法而攝彼衆；得此深經，誦讀通利，令僧清淨，捨先所受本不淨物，爲說大法鼓經。第二爲說大乘空經，第三爲說衆生界如來常住大法鼓經；擊大法鼓，吹大法蠡，設大法會，建大法幢。當於我前，被弘誓鎧，盡百年壽，常雨法雨，演說此經。滿百年已，現大神力，示般涅槃。說如是記：『釋迦牟尼佛今來至此，悉當瞻仰，恭敬禮拜。如是如來常住安樂，諸仁當觀真實常樂，如我所說。』爾時空中，十方諸佛皆悉現身，說如是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一切皆當信其善說。』」

迦葉白佛言：「世尊！菩薩成就幾德，能見如來常住不壞法身？臨命終時現大神力？」佛告迦

葉：「菩薩摩訶薩成就八功德者，能現前見如來常住不壞法身。何等爲八？一者說此深經，心不懈怠；二者說彼三乘三種之說，亦不懈倦；三者所應化者，終不棄捨；四者若僧壞者，和合一味；五者終不親近比丘尼、女人、黃門；六者遠離親近國王及大力者；七者常樂禪定；八者思惟觀察不淨無我。是爲成就八種功德。復有四事，何等爲四？一者善能持法；二者常自欣慶；善哉！我今所作快樂大善；三者能自歸依，作是思惟：我得善利；四者於如來常住，決定無疑，日夜常念如來功德，以是因緣，現前得見常住法身；現大神力，然後命終。迦葉！如是善男子善女人，隨所住處城邑聚落，我爲是等示現法身而說是言：『善男子善女人！如來常住。汝從今日，常應受持讀誦此經，爲人解說。』作如是語：『當知如來常住安樂，正心忼望，勿爲諂曲。當知世尊如是常住淨忼望者，我當現身。』汝大迦葉！當信當審，若不如是修行法者，何由見『我』？云何能得神通示現？如我爲聲聞乘說：『比丘能捨一法者，我爲保任得阿那含果。』謂彼所行功德成就亦復如是。如我先說：『持戒比丘，終身天神常隨供事。』是故汝等勿貪利養，當修厭離，住身念處。復次迦葉！持我名比丘常令僧淨。」迦葉白佛言：「世尊，此爲云何？」佛告迦葉：

「行攝取時，滿足犯戒貪烏之衆，如彼巧便守護四法。賢護等五百菩薩先不堪任，是等今者猶故不堪於我滅後最後護法。持我名比丘行攝法時，攝諸寬縱懈怠比丘，習近供養，與其經卷，消息將護；如養牛法，知可伏時然後調伏。若攝取調伏而不改者，則便棄捨，不令毒箭塗傷善淨。彼復當作如是思惟：『莫令淨行比丘因彼犯戒。彼說非法、行惡行者，不應致敬。共同法集、布薩自恣、羯磨僧事，悉不應同。』如王摧敵，彼亦如是。如是方便調伏彼已，於百年中常雨法雨，擊大法鼓，吹大法蠡，設大法會，建大法幢。示大神力，命終涅槃。過千佛已，六十二劫經百千緣覺及八如來般涅槃後，乃成佛道，名智積光明如來應供等正覺。彼時持我名比丘者，即是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當於此土成等正覺。迦葉當知：無上菩提如是難得，迦葉！爲是凡人所能得不？」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告迦葉：「一佛國土，一佛施作佛事；第二第三亦復如是。如一芥子中有衆多世界周旋往返，而不自知誰持來去？誰安我此？隨所應知隨順爲作，如是有知我者，或不知者。此一世界耆闍崛山中，有釋迦牟尼佛；即於此中，有阿逸多佛。於此世界或現劫燒，或現說法，如是奇特甚爲希有。復有何等最上奇特？謂一切世間樂見童子，不

於凡俗家生，其所生家悉是菩薩。迦葉當知：彼供養給侍者悉皆歡喜，宗親愛念，皆作是言：『我種姓中有如是人生。』此諸人等，一切皆是我之所遣。迦葉當知：彼菩薩摩訶薩，若餘四眾爲眷屬，悉聞說此大法鼓經，一切皆當得無上菩提。」

「迦葉！我於過去久遠世時，在毘舍離城作轉輪王，名難提斯那。爾時毘舍離城如四天王下閻浮提，如忍世界，其餘天下亦復如是；如是三千大千世界，我時壽命不可思議。我作如是轉輪聖王，行阿僧祇殊勝布施及諸功德，持戒清淨，修諸善行，合集如是無量福德。若善男子善女人，聞說一乘大法鼓經，戲笑而往，乃至一念，所得功德勝前福業不可稱記，算數譬喻所不能計。如有咒王名曰焰焰，一說此咒，四月善護。迦葉當知：世間凡咒勢力如是，何況一讀大法鼓經而力不能盡壽爲護？是故有能供養此經者，是諸衆生爲無上菩提作決定因，乃至究竟菩提不離是經。」

時諸大眾同聲唱言：「善哉善哉！甚奇世尊！今此童子當爲持佛名比丘，若般涅槃者，祇洹林神無所依怙。所以者何？彼從南方來至佛所而般涅槃。」佛告大眾：「彼亦不來，我自往彼示現其身；先遣此經，然後乃往。所以者何？若此經不往至彼手中，則彼生退心。若彼有衆生應調伏者，我

與大眾往住其前，彼見我已，當即還往迎彼，已便般涅槃——隨其所欲度衆生處而般涅槃。爾時天帝釋子，名阿毘曼儒，當乘神通而來至此。彼雖幼少，真心清淨信樂大乘；唯獨一人，無有儔匹，於天人中持此大乘甚深經典。是故彼爲說解脫因，得授佛記。」時諸大眾同聲說偈：

奇哉一切，世間樂見；  
爲比丘像，擊大法鼓；  
護持佛法，令得久住。  
般涅槃後，世間虛空；  
彼滅度後，無與等者。  
如比丘，世間難得；  
能爲世間，說究竟道。  
爾時迦葉、阿難、賢護菩薩等無量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法鼓經卷下竟

# 維摩詰所說經（不可思議解脫經）卷上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 佛國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三萬二千，眾所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眾人不請友而安之，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降服魔怨，制諸外道；悉已清淨，永離蓋纏，心常安住無礙解脫，念定總持辯才不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逮無所不起法忍；已能隨順轉不退輪，善解法相，知眾生根，蓋諸大眾，得無所畏；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嚴身，色相第一，捨諸世間所有飾好；名稱高遠踰於須彌，深信堅固猶若金剛；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於眾言音微妙第一；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無有量，已過量；集眾法寶如海導師，了達諸法深妙之意，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十力、無畏、十八不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其見

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其名曰：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等觀菩薩、定自在王菩薩、法自在王菩薩、法相菩薩、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寶積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辯音菩薩、虛空藏菩薩、執寶炬菩薩、寶勇菩薩、寶見菩薩、帝網菩薩、明網菩薩、無緣觀菩薩、慧積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壞魔菩薩、電得菩薩、自在王菩薩、功德相嚴菩薩、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山相擊音菩薩、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梵網菩薩、寶杖菩薩、無勝菩薩、嚴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菩薩。

復有萬梵天王尸棄等，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聽法；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並餘大威力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等，悉來會坐；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來會坐。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譬如須彌山王顯於大海，安處眾寶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



來大眾。

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爾時一切大眾睹佛神力，歎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目淨脩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禪定，  
久積淨業稱無量，導眾以寂故稽首。  
既見大聖以神變，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於是一切悉見聞。  
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  
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  
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  
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  
已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

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爲證，三寶於是現世間。  
以斯妙法濟群生，一受不退常寂然，  
度老病死大醫王，當禮法海德無邊。  
毀譽不動如須彌，於善不善等以慈，  
心行平等如虛空，孰聞人寶不敬承？  
今奉世尊此微蓋，於中現我三千界，  
諸天龍神所居宮；乾闥婆等及夜叉，  
悉見世間諸所有，十力哀現是化變。  
眾睹希有皆歎佛，今我稽首三界尊，  
大聖法王眾所歸，淨心觀佛靡不欣，  
各見世尊在其前，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各隨所解，  
普得受行獲其利，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  
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  
稽首十力大精進，稽首已得無所畏，  
稽首住於不共法，稽首一切大導師。  
稽首能斷眾結縛，稽首已到於彼岸，  
稽首能度諸世間，稽首永離生死道，  
悉知眾生來去相，善於諸法得解脫，

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  
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  
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  
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  
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為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  
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於是寶積  
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

佛言：「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  
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  
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  
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  
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  
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  
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  
也。」

「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  
不諂眾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  
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菩提心是菩薩淨土，  
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布施是菩薩淨  
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持戒是  
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  
國；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

眾生來生其國；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  
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  
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智慧是菩薩淨  
土，菩薩成佛時，正定眾生來生其國；四無量心是  
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  
國；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  
生來生其國；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  
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  
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  
覺、道眾生來生其國；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  
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說除八難是菩薩淨  
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自守戒行、  
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  
之名。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  
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  
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如是！寶  
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  
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  
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  
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  
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  
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  
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爲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念，謂此佛土以爲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荆棘砂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爲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三萬二千人及人，知有爲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

## 方便品第二

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了眾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熟，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咨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

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若至博奕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爲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一切治生諧偶，雖

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正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淫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爲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正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

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並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爲說法：「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爲苦爲惱，眾病所集。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爲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爲如地，是身無我爲如火，是身

無壽爲如風，是身無人爲如水；是身不實，四大爲家；是身爲空，離我所；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是身爲虛偽，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是身爲災，百一病惱；是身如丘井，爲老所逼；是身無定，爲要當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諸仁者！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長者維摩詰，爲諸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 弟子品第三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

詣維摩詰問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道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目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毘耶離大城，於里巷中為諸居士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為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

搖，不依六塵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支譯：空為正止，無相為惟行，無願為離淵。玄奘譯：法順空、隨無相、應無願。）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為說法；當了眾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讚于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無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貧里而行乞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一捨豪富，從貧乞。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為不食故，應行乞食；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搏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相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

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為損，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毘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若須菩提

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語，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菩提！取鉢勿懼。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琉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眾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

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時維摩詰因為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不一，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說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

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為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世尊！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即為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真天眼者？』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為其如法解說。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

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我答言：『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為若此也。』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羅侯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羅侯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毘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侯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侯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有為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羅侯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智者所受，聖所行處，降伏眾魔；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惱於彼，離眾雜惡；摧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無繫著；無我所，無所受；無擾

亂，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離眾過。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維摩詰言：『止！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粗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仁可密速去，勿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於三界；



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當有何惱？」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為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為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 菩薩品第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用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為從如生得受記耶？為從如滅得受記耶？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

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應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彌勒！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斷是菩提，捨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無貪著故；順是菩提，順於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實際故；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等是菩提，等虛空故；無為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世

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爲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慈是道場，等眾生故；悲是道場，忍疲苦故；喜是道場，悅樂法故；捨是道場，憎愛斷故；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四攝是道場，攝眾生故；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為法故；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

無諸過故；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弦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我言：『憍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邀）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為魔來燒固汝耳。』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能去；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魔以畏故，俛仰而與。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隨所應而爲說法，令發道意。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

應復樂五欲樂也。』天女即問：『何謂法樂？』答曰：『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樂莊嚴道場，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非時，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親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魔王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減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

饒益一切眾生。』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為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答曰：『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曰：『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羸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毘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眾生起四攝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向佛慧

起於宴坐，解眾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為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直百千而以上之。彼不肯取。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障礙。時維摩詰現神變已，又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乎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如是諸菩薩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爾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毘耶離大城。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且置是事；居士是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慇懃致問無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爲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又言：「是病何所因起？菩薩病者以大悲起。」

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爲空？」答曰：「以空故空。」又問：「空何用空。」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又問：「空可分別耶？」答曰：「分別亦空。」又問：「空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眾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爲何等相？」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

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眾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以己之疾愍於彼疾，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爲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彼有疾菩薩爲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是即大患，我應離之。』云何爲離？離我所。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

等？謂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以何爲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設身有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眾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爲斷病本而教導之。』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爲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文殊師利！是爲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爲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已所修治爲無慧利。譬如勝怨，乃可爲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眾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觀時，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爲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爲眾生說法解縛；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

縛；有慧方便、解。」

「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爲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爲慧。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

「在於生死，不爲污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雖過魔行而現降伏眾魔，是菩薩行。雖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

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雖行六波羅蜜，而遍知眾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著生於梵世，是菩薩行。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雖行四念處，而不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雖行五根，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為現其身，是菩薩行。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雖得佛道，轉于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一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 不思議品第六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床座耶？」舍利弗言：「我為法來，非為床座。」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床座？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為；若行有為，是求有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

眼淨。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言：「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無所妨礙；於毘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爲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昇。」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毘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

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鱉龜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沙世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以爲一劫，令彼眾生謂之一劫；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爲七日，令彼眾生謂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眾生；又菩薩以一佛土眾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動本處。又舍利弗！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宿，於菩薩一毛孔普使見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爲害。又於下方過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恒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針鋒舉一棗葉，



而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為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眾無如之何。」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故教化眾生，現作魔王。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琉璃、碑礫

碼瑙、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現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 觀眾生品第七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燄，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無色界色，如焦穀芽，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起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煙之火，菩薩觀眾生為若此。」

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

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無諍慈，無所起故。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行不壞慈，畢竟盡故。行堅固慈，心無毀故。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行無邊慈，如虛空故。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行佛之慈，覺眾生故。行自然慈，無因得故。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行無等慈，斷諸愛故。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行法施慈，無遺惜故。行持戒慈，化毀禁故。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行精進慈，荷負眾生故。行禪定慈，不受味故。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行深心慈，無雜行故。行無誑慈，不虛假故。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菩薩之慈爲若此也。」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爲悲？」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何謂爲喜？」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何謂爲捨？」答曰：「所作福祐，無所希望。」

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

住度脫一切眾生。」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答曰：「當行正念。」又問：「云何行於正念？」答曰：「當行不生不滅。」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又問：「善不善，孰爲本？」答曰：「身爲本。」又問：「身孰爲本？」答曰：「欲貪爲本。」又問：「欲貪孰爲本？」答曰：「虛妄分別爲本。」又問：「虛妄分別，孰爲本？」答曰：「顛倒想爲本。」又問：「顛倒想孰爲本？」答曰：「無住爲本。」又問：「無住孰爲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爲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爲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已離

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爲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舍利弗言：「止此久耶？」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

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姪怒癡爲解脫乎？」天曰：「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姪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姪怒癡性即是解脫。」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爲證？辯乃如是！」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為增上慢。」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爲何志求？」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爲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爲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爲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

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爲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爲明，是爲一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入者，不爲諸垢之所惱也，是爲二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及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爲三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爲四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爲五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有四大藏，眾寶積滿，賑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爲六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閼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爲來，廣說諸佛祕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爲七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爲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爲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

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

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天曰：「眾生猶然，無沒生也。」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天曰：「如舍利弗還爲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恒河沙，皆謂何乎？」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天曰：「舍

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曰：「無所得故而得。」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曾已供養九十二億諸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眾生。」

### 佛道品第八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于地獄無諸罪垢，至于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于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爲勝，示行貪欲離諸染著，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礙，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諂僞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示行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示入聲聞而爲眾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示入形殘

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姓中、具諸功德；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資生而恒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綵女而常樂遠離五欲淤泥，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現遍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爲如來種？」  
文殊師利言：「有身爲種，無明有愛爲種，貪恚癡爲種，四顛倒爲種，五蓋爲種，六入爲種，七識處爲種，八邪法爲種，九惱處爲種，十不善道爲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曰：「何謂也？」答曰：「若見無爲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爲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植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爲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終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疇爲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反復，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爲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

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  
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爲妻，慈悲心爲女，  
善心誠實男，畢竟空寂舍。  
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  
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  
諸度法等侶，四攝爲妓女，  
歌詠誦法言，以此爲音樂。  
總持之園苑，無漏法林樹，  
覺意淨妙華，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象馬五通馳，大乘以爲車，  
調御以一心，遊於八正路。  
相具以嚴容，衆好飾其姿，  
慚愧之上服，深心爲華鬘。  
富有七財寶，教授以滋息，  
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  
四禪爲床座，從於淨命生，  
多聞增智慧，以爲自覺音。  
甘露法之食，解脫味爲漿，  
淨心以澡浴，戒品爲塗香。  
摧滅煩惱賊，勇健無能踰，  
降伏四種魔，勝旛建道場。  
雖知無起滅，示彼故有生，  
悉現諸國土，如日無不見。  
供養於十方，無量億如來，  
諸佛及己身，無有分別想。  
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  
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群生。  
諸有衆生類，形聲及威儀，  
無畏力菩薩，一時能盡現。  
覺知衆魔事，而示隨其行，  
以善方便智，隨意皆能現。

或示老病死，成就諸群生，  
了知如幻化，通達無有礙。  
或現劫盡燒，天地皆洞然，  
衆生有常想，照令知無常。  
無數億衆生，俱來請菩薩，  
一時到其舍，化令向佛道。  
經書禁咒術，工巧諸技藝，  
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  
世間衆道法，悉於中出家，  
因以解人惑，而不墮邪見。  
或作日月天，梵王世界主，  
或時作地水，或復作風火。  
劫中有疾疫，現作諸藥草，  
若有服之者，除病消衆毒。  
劫中有饑饉，現身作飲食，  
先救彼饑渴，卻以法語人。  
劫中有刀兵，爲之起慈心，  
化彼諸衆生，令住無諍地。  
若有大戰陣，立之以等力，  
菩薩現威勢，降伏使和安。  
一切國土中，諸有地獄處，  
輒往到于彼，勉濟其苦惱。  
一切國土中，畜生相食噉，

皆現生於彼，爲之作利益。示受於五欲，亦復現行禪，令魔心憤亂，不能得其便。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或現作姪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道。或爲邑中主，或作商人導，國師及大臣，以祐利眾生。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因以勸導之，令發菩提心。我心憍慢者，爲現大力士，消伏諸貢高，令住無上道。其有恐懼眾，居前而慰安，先施以無畏，後令發道心。或現離姪欲，爲五通仙人，開導諸群生，令住戒忍慈。見須供事者，現爲作僮僕，旣悅可其意，乃發以道心。隨彼之所須，得入於佛道，以善方便力，皆能給足之。如是道無量，所行無有涯，智慧無邊際，度脫無數眾。

假令一切佛，於無數億劫，讚歎其功德，猶尙不能盡。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除彼不肖人，癡冥無智者。

###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爾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爲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爲入不二法門。」

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爲二；因有我故，便有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爲入不二法門。」

不眇菩薩曰：「受不受爲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爲入不二法門。」

德頂菩薩曰：「垢淨爲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爲入不二法門。」

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爲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則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爲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爲入不二法門。」

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爲二；觀心相

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爲入不二法門。」

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爲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師子菩薩曰：「罪福爲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爲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爲入不二法門。」

淨解菩薩曰：「有爲無爲爲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爲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爲入不二法門。」

善意菩薩曰：「生死涅槃爲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生不滅，如是解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爲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爲二；我尚不可得，非

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爲入不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爲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爲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爲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爲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曰：「眼、色爲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爲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爲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爲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爲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爲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即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爲入不二法



門。」

寂根菩薩曰：「佛、法、眾爲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爲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爲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則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爲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爲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即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爲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爲二；若無所得即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爲二；無闇無明，即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爲入不二法

門。」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爲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爲入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爲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爲二；實見者尙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爲入不二法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 維摩詰所說經卷下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 香積佛品第十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一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爲第一；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眾，佛爲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一此諸大眾，莫不目見；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言：「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維摩詰言：「仁此大眾，無乃可恥？」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

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眾會，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

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時化菩薩即於會前，昇于上方，舉眾皆見其去到眾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彼諸大士見化菩薩，歎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爲在何許？云何名爲樂小法者？」即以問佛，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爲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爲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並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眾生。」

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並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佛

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

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是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熏毘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毘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見其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眾菩薩及大弟子，卻住一面；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

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眾，人人當食。」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搏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竭；其諸菩

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

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維摩詰言：「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淫，是邪淫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是慳吝，是慳吝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瞋恚，是瞋恚報；是懈怠，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是愚癡報；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是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為，是無為；是世

間，是涅槃。』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譬如象馬狼狽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如是剛強難化眾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然其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爲十？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是爲十。」

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何等爲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爲八。」維摩詰、文殊師利

於大眾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 菩薩行品第十一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繞，發意欲來故，先爲此瑞應。」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並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繞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繞七匝，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

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即皆受教，眾坐已定。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爲乎？」「唯然已見。」「於汝意云何？」「世尊！我睹其爲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爲何香？」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

香。」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阿難言：「此所從來？」曰：「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維摩詰言：「至此飯消。」曰：「此飯久如當消？」曰：「此飯勢力至于七日，然後乃消。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

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燄，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

無爲而作佛事。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無非佛事。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爲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爲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爲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爲教化眾生故，而現佛土不同。」

「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智慧礙無若干也。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姓、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爲三藐三佛陀，名爲多陀阿伽度，名爲佛陀。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

阿難白佛：「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爲多聞。」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爲最多聞，非謂菩薩。且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

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難！汝等捨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

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何謂不盡有為？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吝；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不輕未學，敬學如佛；墮煩惱者令發正念，於遠離樂不以為貴；不著己樂，慶於彼樂；在諸禪定如地獄想，於生死中如園觀想，見來求者為善師想，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想，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蜜為父母想，道品之法為眷屬想；發行善根無有齊限，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行無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惡，淨身口意；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劍破煩惱賊，

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於世間法，少欲知足；於出世間求之無厭，而不捨世間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眾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無量開梵天道；勸請說法隨喜讚善，得佛音聲；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眾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

「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於寂滅而不永滅，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

「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盡有為；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集法藥故不住無為，隨授藥故不盡有為；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諸正士菩薩以修此法，

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眾妙華，若干種色，若干種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並諸菩薩已，稽首佛足，歎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

## 見阿閼佛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爲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此；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爲非無爲，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

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實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眾結縛；等諸智，同眾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得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著；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爲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

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舍利弗言：「無沒生也。」「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舍利弗言：「無沒生也。」「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爲虛誑法敗壞之相；生者爲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

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

與冥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則無眾冥。」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答曰：「欲以明照，爲之除冥。」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爲化眾生故，不與愚闇而共合也，但滅眾生煩惱闇耳。」

是時大眾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眾。佛知一切眾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爲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眾，眾皆欲見。」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于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並諸菩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爲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尼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並餘天人俱發聲音：「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無動佛言：「非我所爲，是維摩詰神力所作。」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在。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

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皆曰：「唯然已見。」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舉眾皆見。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詰。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其諸眾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若右手得是經典者，便爲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則爲諸佛之所護念。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則爲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則有如來。若聞是經，能隨喜者，斯人則爲取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爲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 法供養品第十三

爾時釋提桓因，於大眾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眾生聞此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況如說修行！斯人則為閉眾惡趣，開諸善門；常為諸佛之所護念，降伏外學，摧滅魔怨；修治菩提，安處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跡。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為作護。」

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則為供養去來今佛。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譬如甘蔗竹葦稻麻叢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以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讚歎供養，奉諸所安；至諸佛滅後，以一身舍利起七寶塔，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刹莊嚴；以一切華香瓔珞幢幡伎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於天帝意云何？其人植福寧為多不？」釋提桓因言：「多矣！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佛告天帝：「當知是善

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讀誦修行，福多於彼；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是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

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至滿五劫。過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一切施安。其王一子名曰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即問：『何謂法之供養？』天曰：『汝可往問藥王如來，當廣為汝說法之供養。』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名為法之供養？』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至不退轉；成就六度、善分別義，順菩

提法眾經之上，入大慈悲；離眾魔事及諸邪見，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能令眾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歎譽，能令眾生入佛法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說眾菩薩所行之道；依於諸法實相之義，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法，能救一切毀禁眾生；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諸佛賢聖所共稱歎，背生死苦，示涅槃樂，十方三世諸佛所說。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決定無我、無有眾生；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離諸我所，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見。是名最上法之供養。」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怨，修菩薩行。』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

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習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逮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布。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眾生得生天上。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今現得佛，號寶炎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迦羅鳩孫馱為始得佛，最後如來號曰樓至，月蓋比丘則我身是。如是！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為上，為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

#### 囑累品第十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闥婆羅刹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于大法。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如此輩人聞是等經，必多信樂，發希有心。當以頂受，隨諸眾生所應得利而為

廣說。彌勒當知：菩薩有二相，何謂爲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爲新學菩薩；若於如是無染無著甚深經典無有恐懼，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爲久修道人。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何等爲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或時於中說其過惡；有此二法，當知是新學菩薩；爲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何等爲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解深法，而取相分別；爲二法。」

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爲他廣說。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爲他說者，當知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

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言：「我等亦於如來滅

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爾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有是經卷讀誦解說者，我當率諸官屬，爲聽法故往詣其所，擁護其人，面百由旬，令無伺求得其便者。」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布。」阿難言：「唯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佛言：「阿難！是經名爲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

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維摩詰所說經竟

# 佛說十地經卷第一

大唐國僧法界 從中印度持此梵本

請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於北庭龍興寺譯

## 菩薩極喜地第一之一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成道未久，第二七日，住於他化自在天中，自在天王宮、摩尼寶藏殿，與大菩薩無量眾俱。其諸菩薩悉從異佛剎來集，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一生所繫，當證正覺：所謂已得安住一切菩薩智所行境，皆能趣入一切如來智所行處；無有休息，善能示現種種神通諸所作事；應時無滯，成熟調伏一切有情，利樂他事皆不虛棄；引發一切菩薩願、劫、世、剎土量等修行，暫無休息。一切菩薩福智資糧善備無盡，令諸世間共所受用。已到一切菩薩智慧方便彼岸，示入生死及涅槃門，而不廢捨修菩薩行；善能遊戲解了趣入一切菩薩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神通明智，於是一切諸所作事，皆得善巧。由獲一切菩薩神通威力自在，以無功用，隨心剎那悉能往詣一切如來道場眾會，而為上首請佛說法，受持一切如來法輪。廣能供養承事諸佛，常勤修習一切菩薩所行事業。其身普現一切世間，言音無礙，清徹法界，心智無滯。普見三世一切境界，一切菩薩所有祕藏功德正

行悉已圓滿，設加無量不可說劫讚其功德亦不能盡。其名曰：金剛藏菩薩、寶藏菩薩、蓮華藏菩薩、德藏菩薩、蓮花德藏菩薩、日藏菩薩、曜藏菩薩、地藏菩薩、無垢月藏菩薩、示一切莊嚴光明藏菩薩、智慧普照明藏菩薩、旃檀德藏菩薩、妙吉祥藏菩薩、花德藏菩薩、拘蘇摩德藏菩薩、優鉢羅德藏菩薩、天德藏菩薩、福德藏菩薩、無礙淨智藏菩薩、功德勝藏菩薩、那羅延德藏菩薩、無垢藏菩薩、離垢藏菩薩、種種辯才莊嚴藏菩薩、大光明網藏菩薩、離垢威德光明王藏菩薩、無礙妙音美響藏菩薩、總持功德能度一切有情願藏菩薩、大海莊嚴藏菩薩、蘇迷盧德藏菩薩、示現一切功德清淨藏菩薩、如來德藏菩薩、佛德藏菩薩、淳金微妙大威德王光明藏菩薩、一切相莊嚴淨藏菩薩、金剛焰胸萬字相莊嚴菩薩、星宿王光照藏菩薩、虛空庫無礙智藏菩薩、解脫月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無量無數，不可思議、不可量、不可稱、無邊無際，無有分齊，不可說不可說，皆從異佛剎來集，金剛藏菩薩而為上首。

爾時金剛藏菩薩承佛神力，入於菩薩妙三摩地，名大乘光明。入此定已，即時十方各過十俱胝佛剎微塵數世界之外，各有十俱胝佛剎微塵數諸佛如來，同名金剛藏；皆現其面，俱作是言：「善

哉！善哉！佛子！汝今乃能入是大乘光明菩薩等持。然善男子！今彼十方各十俱胝佛刹微塵數諸佛如來其加持汝，以此世尊毘盧遮那本願神力所持故。爲一切菩薩趣入能顯不可思議佛法光明諸智地中，爲令攝受一切善根，爲擇一切佛法善巧，爲廣知法，爲正演說善成立法，爲無分別智得清淨，爲一切魔法不染，爲出世法善根得淨，爲證不思議智所行境，乃至爲證佛智境界；又爲一切菩薩十地發趣，及得爲如實說諸菩薩地安立善巧，爲正緣慮諸佛妙法，爲修無漏法之差別，爲善選擇決定大慧光明善巧，爲趣入於決定智門，爲獲顯示如所應處無畏辯說，爲證廣大無礙解地，爲菩提心念不遺失，爲善成熟諸有情界，爲一切處通達決定選擇辯才。然善男子！汝當辯說此法差別善巧法門：所謂由承諸佛威神力故，已諸如來智慧光明所加持故，已善圓淨自善根故，已善瑩飾真法界故，已普攝益諸有情故，已證法身智所依故，已從諸佛受灌頂故，已現超過一切世間最大身故，已越一切世間趣故，已淨出世正法趣故，已能圓滿一切智智故。「爾時十方彼諸如來，與金剛藏菩提薩埵無映奪身，與無罣礙演說辯才，與入微妙清淨智辯，與無忘失念所加持，與善決定慧之善巧，與不棄捨周遍行智，與正等覺力無有能摧伏，與如來無所畏令無怯弱，與以

一切智智所攝大無礙解辯法理趣決定安立。賜與引發一切如來善分別身語意莊嚴，所以者何？由此菩薩獲彼大乘光明等持法爾如故，以本誓願所引發故，善淨增上妙意樂故，已善瑩飾淨智輪故，已善積集諸資糧故，已善鍊治所作事故，以無量念而爲器故，明朗勝解得清淨故，善達無雜總持門故，法界智印之所印故。

爾時十方彼佛世尊不起于座，以神通力各申右手，摩金剛藏大菩薩頂。時金剛藏菩提薩埵蒙彼十方佛摩頂已，即從定起，普告一切菩薩眾言：「唯！諸佛子！是菩薩願決定無雜不可照了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能救一切諸有情類。唯諸佛子！菩薩安處於此願中，方能入於過去諸佛世尊智地，乃能入於未來諸佛世尊智地，亦能入於現在諸佛世尊智地。唯諸佛子！一切菩薩有十智地，是以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已說、當說、今說；由此密意，我作是言。何等爲十？一名極喜地，二名離垢，三名發光，四名焰慧，五名難勝，六名現前，七名遠行，八名不動，九名善慧，十名法雲。唯諸佛子！此名一切菩薩十地，是以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已說、當說、今說。唯諸佛子！我不見有諸佛國界彼中如來不歎說此菩薩十地者，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增上勝妙，能淨一切諸菩薩道法門光明：謂即十

地安立解釋。唯諸佛子！當知此處不可思議，謂於諸地安立法中自所證智。」

爾時金剛藏菩薩標十地名已，默然而住，不復分別而解釋之。是時一切諸菩薩眾，聞說菩薩十地名已，不聞解釋；咸生渴仰，作如是念：「何因何緣，是金剛藏菩提薩埵唯說菩薩十地名已，默然而住更不解釋？」爾時於此菩薩眾中，有一菩薩名解脫月，知諸大眾心之所念，即以頌問金剛藏菩薩曰：

何故正覺者，念智功德具，  
標諸上妙地，自在不解釋？  
一切咸決定，菩薩大名稱；  
何故說地名，而不演其義？  
一切諸佛子，無畏皆樂聞，  
願為正分別，說諸地義趣。  
眾會悉清淨，離懈怠嚴整，  
鮮潔住堅實，具足功德智；  
相視咸恭敬，一切悉專仰，  
唯望法甘露，如蜂念淨蜜。  
大智無畏者，金剛藏聞是，  
欲令大眾悅，以頌

訓佛子：

雖作最勝甚希有，此能顯示菩薩行，  
辯地能作最微妙，由此佛地有修證；

微細難見離分別，遠離心地難證悟，  
智者境界純無漏，世間聞者悉迷惑。  
安心不動如金剛，信解佛智最殊勝，  
了知無我唯心地，此能聞斯微細智；  
如以眾彩畫虛空，如風依於鳥路行，  
無漏佛智亦如是，雖為分別而難見。  
故今吾興如是智，世間難有知此者，  
及能信此最勝法，是故不任廣解釋。

爾時解脫月菩薩聞是語已，白金剛藏菩薩言：  
「佛子！今此眾會皆悉清淨，其諸菩薩善淨意樂、  
善潔思念、善修諸行，已善承事無量百千俱胝諸  
佛，善集資糧，成就無量種種功德，永離疑惑，無  
諸垢塵，善任增上意樂勝解，於佛法中不隨他教。  
善哉佛子！演說此義，是諸菩薩於如是處現證而  
住。」爾時解脫月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願說最安隱，菩薩無上行，  
分別於諸地，智淨成正覺；  
此眾無諸塵，志解悉明潔，  
承事無量佛，能知此地義。

時金剛藏菩薩言：「佛子！雖此眾會皆悉清  
淨，其諸菩薩善淨意樂、善潔思念、善修諸行，已  
善能承事無量百千俱胝諸佛，善集資糧，成就無量  
種種功德，永離疑惑無諸垢塵，善住增上意樂勝

解，於佛法中不隨他教；然有其餘劣解有情，聞此甚深難思議處，忽生疑惑，是彼長夜能引無義無利眾苦。我愍此等，故樂默然。」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雖此眾淨廣智慧，其深明利能決擇，  
其心不動如山王，不可傾覆猶大海；  
有行未久解未得，隨識而行不隨智，  
聞此生疑墮惡道，我愍是等故不說。

爾時解脫月菩薩復白金剛藏菩薩言：「善哉佛子！願說勿疑。由佛神力，佛所護念，此如是等不思議處皆得可信。所以者何？唯佛子說此十地解釋之時，法爾如是：謂一切佛皆悉護念，一切菩薩為欲衛護此智地故皆發勇悍。所以者何？此是菩薩最初正行，亦是一切佛法修證。唯佛子！譬如一切書字數說：字母為始，字母為終；無有少分書字數說離字母者。佛子！一切佛法亦復如是，以地為始發修行故，以地為終證佛智故。是故佛子！願為演說，諸佛應供正遍等覺、加持護念。」爾時解脫月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言：

善哉佛子願演說，趣入菩提諸地行，  
十方一切自在尊，無不護念智根本。  
此正行始此智終，一切佛法從此起，  
如諸書等字母攝，佛法依地亦如是。

爾時此諸大菩薩眾亦為此義，一時同聲而以頌請金剛藏菩薩曰：

上妙無垢智，善說無邊辯，  
宣揚美妙言，勝義相應理；  
念持清淨慧，為十力意樂，  
無礙解決擇，說殊勝十地。  
此眾離憍慢，及見疑離染，  
戒定審悅意，唯願聞善說。  
如渴思冷水，如飢念美食，  
如病憶良藥，如眾蜂嗜蜜；  
此眾亦如是，願聞甘露法，  
善哉清淨智，說無垢地位，  
顯十力相應，無礙善逝道。

爾時世尊釋迦牟尼，從白毫相放無數光，名照菩薩力，無數光明以為眷屬。其光普照十方世界靡不周遍，諸惡趣苦皆令休息，映蔽一切諸魔宮殿，悉照無量諸佛眾會，顯示諸佛不可思議境界行相威力遊戲，力遊戲，照於十方諸世界中，及於一切諸佛眾會以佛神力所加說法菩薩身已，於上空中，成大光雲網臺而住。彼諸世尊亦復如是，從白毫相放無數光，無數光明以為眷屬，其光普照十方世界靡不周遍，諸惡趣苦皆令休息，映蔽一切諸魔宮殿，悉照無量諸佛眾會，顯示諸佛不可思議境界行相威力遊戲，

照於十方諸世界中，及於一切諸佛眾會以佛神力所加說法菩薩之身；顯不思議諸佛遊戲，並照世尊釋迦牟尼大會之眾及金剛藏菩薩身已，於上空中亦復成就大光明雲網臺而住。由是世尊釋迦牟尼從白毫相所流光明，彼彼世界、彼佛眾會、及彼菩薩身與法座，皆現了然，於此得見。由彼無量佛刹土中諸佛世尊從白毫相所流光明，此之三千大千世界及此世尊釋迦牟尼大會之眾，並金剛藏菩薩埵身及法座，皆現了然，於彼得見。爾時從此光雲網臺出是頌曰：

佛無等等如虛空，十力自在無邊眾，  
於釋師子妙法中，天人最上今加汝。  
佛子當承佛神力，開此法王妙法藏，  
顯示微妙廣大行，分別建立諸智地。  
若有聞此勝法門，亦蒙善逝所加護，  
十方一切諸菩薩，悉皆攝持及護念；  
當能修集諸正行，次第成滿無垢地，  
能證十力等功德，契悟無上正等覺。  
雖住海水劫火中，無疑堪聞此法門，  
其有疑惑不信者，永復不聞如是義。  
當說最勝地智道，證入安住及昇進，  
修行境界如次說，利樂一切有情故。  
爾時金剛藏菩薩觀察十方，欲令大眾增淨信故而說

頌言：

微細難知大仙道，不可分別離分別，  
難證無濁慧者境，性常寂靜無生滅。  
性空能寂無二盡，離趣平等至涅槃，  
無邊中緣無所證，出過三世等虛空。  
寂靜寂滅佛所證，以諸言趣難宣說，  
此地及行亦如是，說猶甚難何況聽？  
遠離思惟及心道，此智所引牟尼境，  
非蘊界處所顯了，非心所測意所思。  
譬如空中諸鳥跡，智者叵宣難可示，  
諸佛子地亦如是，說向極難何況聽？  
今當但說此一分，由大慈悲及願力，  
如其漸次非心境，以智能滿如意樂。  
如是此境極難見，叵說唯住自意樂，  
然承佛力我今說，汝等一心恭敬聽。  
如是智門及正行，億劫宣說猶難盡，  
我今略說汝等聽，真實法義盡如理。  
仁者專心恭敬待，我承佛力當善說，  
宣揚微妙正法音，譬喻相應協倫字。  
此以言詞難顯了，而蒙無量佛神力，  
光形聚入於我身，由是我今能演說。

「唯諸佛子！若有有情善積善根，善集資糧，  
善修諸行，善事諸佛，善聚白法，善友所攝，善淨



意樂，隨順廣大增上意樂，具妙勝解悲愍現前。爲求佛智，爲欲證悟十力之力，爲獲如來大無所畏，爲得平等佛不共法，爲欲救拔一切世間，爲淨大悲愍，爲悟十方無所餘智，爲以無礙淨諸佛刹，爲一刹那能知三世，爲無所畏轉大法輪，發如是心。菩薩發心，大悲爲先導，慧智增上方便善巧之所攝受，意樂及與增上意樂常所輔持。佛力無量，以堅持力及以智力善擇決定，無礙智現前，隨順無師自然妙智，能受一切佛法慧智、教授誨示；極於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始發此心，即是菩薩超異生地，證入菩薩正性離生，生如來家，種族尊貴無可譏嫌。已離世趣，入出世道，住於菩薩本法性中。已善安住於菩薩處，隨順三世平等之法，紹如來種，決定趣向正等菩提。唯諸佛子！菩薩住於如是等法，名已善住極喜地中，以不動故。」

「唯諸佛子！菩薩住於極喜地時，極多歡喜、多淨信、多愛樂、多適悅、多忻慶、多踊躍、多勇悍、多無鬥諍、多無惱害、多無瞋恨。唯諸佛子！菩薩住於極喜地中念諸佛時，發生極喜；念佛法時、念菩薩時、念菩薩行時、念到彼岸清淨之時、念諸菩薩地殊勝時、念餘菩薩不映奪時、念佛教授教誡之時、念令有情得利益時、念當趣入一切如來智加行時，皆生歡喜。又此菩薩了知我今轉離一切

世間境界，親近諸佛、遠異生地、近至智地，永斷一切墮險惡趣，與諸有情爲依止處。近見諸佛，住佛境界，入諸菩薩平等性中，捨離一切怖畏毛豎，故生極喜。所以者何？唯諸佛子！菩薩纔證極喜地已，所有怖畏：謂不活畏、惡名畏、死畏、惡趣畏、處眾怯畏，悉皆遠離。所以者何？由是菩薩離我想故，尚無我愛，況復生於諸資具愛？由是因緣無不活畏。由於他所無所希望，唯自起欲：『我應給施一切有情諸資生具』，由是因緣無惡名畏。由離我見，於『我』無有失壞之想，故無死畏。自知死後於當來世，決定不離諸佛菩薩，由是因緣無惡趣畏。由意樂見一切世間當無有一與我齊等，何況殊勝？是故無有處眾怯畏。唯諸佛子！菩薩如是已離怖畏、憍傲毛豎，以大悲愍而爲先導，以無憎背、無俗意樂，爲欲修證一切善根，勤修加行。以信增上，以多證淨，以潔勝解，以多信解，以引發悲愍，以具足大慈，以無厭倦心，以慚愧莊嚴，以常忍辱柔和相應，以深敬順信尊重貴如來聖教；以無厭足，日夜積集一切善根；以奉事善友，以樂於法苑，以無厭足訪求多聞，以所聞法如理觀察，以無依著心，以不耽嗜名利恭敬，以不希戀資生之具，以無厭足引平等心猶若寶珠，以專希求一切智地，以緣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以求無著波羅蜜

多，以離詭誑，以如說行，以常護實語，以不污佛家而勸於他，以不捨離諸菩薩學，以不傾動薩波若心、如大山王，以不離諸世間事而成成就出世間道，以無厭修覺分資糧，以常希求後後勝法；唯諸佛子！以如是等諸淨地法相應菩薩名住，安住極喜地中。」

「復次菩薩住於極喜地時，引發如是諸大誓願、諸大勇決、諸大出離；無餘供養之具及以周備承事品類，普遍供養一切如來，一切行相勝妙成就，而以最上勝解清淨，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一切劫數佛出世數、無有休息爲大供事，發初大願。」

「爲欲受持一切如來所說法眼，爲欲攝受諸佛菩提，爲護一切正等覺教；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休息；爲攝受妙法發第二大願。」

「爲一切佛出現於世，無餘一切諸世界中，住兜率陀天宮爲首，降下、入胎、住胎、生長、出家、成道、受梵王請轉大法輪、示大涅槃，爲悉往詣供養受法加行爲先，爲一切處同時而轉，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一切劫數佛出世數，無有休息；爲悉往詣發第三大願。」

「爲欲引發諸菩薩行廣大無量及無分別波羅蜜

多之所攝受，淨治諸地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諸菩薩行，如實無倒；顯示菩薩智地之道，悉能瑩飾諸到彼岸，授與教授教誡所持資助發心；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一切劫數及正行數，無有休息。爲是引發第四大願。」

「爲欲成就無餘一切諸有情界——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三界所繫入於六趣，繫屬一切受生之處名色所攝，爲令趣入於佛法中，爲令永斷一切趣數，爲令安處一切智智；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一切劫數有情界數，無有休息。爲欲成熟諸有情界發第五大願。」

「爲欲無餘一切世界廣大無量粗細、亂住、覆住、仰住帝網差別，入於十方種種異相，皆以隨行現前知見；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一切劫數及世界數，無有休息。爲欲往趣，發第六大願。」

「爲令一切諸佛刹土入一刹土，復一刹土入於一切諸佛刹土，普皆清淨，無量佛刹光明嚴具以爲莊飾，離諸煩惱成清淨道，無量智性有情充滿，普入廣大諸佛境界，隨諸有情意樂示現，皆令歡喜；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一切劫數及佛刹數無有休息。爲飾一切諸佛刹土發第七大願。」

「爲與一切菩薩同一意樂加行，爲無怨敵積集善根，爲一所緣與諸菩薩得平等性，爲常逢遇諸佛

菩薩不相捨離，爲隨自欲示佛出世，爲隨心念解佛威力，爲獲圓滿一切生中常不退轉隨行神通，爲遍遊歷一切世界，爲於一切眾會影現，爲隨一切受生之處同類而行，爲恒成就不可思議大乘理趣，爲欲修行菩薩正行；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一切劫數及正行數，無有休息。爲大智神通發第八大願。」

「爲行乘御不退轉輪諸菩薩行，爲身語意業不唐捐，爲暫見者便得決定諸佛法性，暫聞言音便隨智證，纔生淨信永斷煩惱，爲身得成如大藥王，爲得身心如如意寶，爲當修行大菩薩行；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一切劫數及正行數，無有休息。爲不唐捐發第九大願。」

「爲於一切諸世界中，當證無上正等菩提；爲不殊異於一毛道，遍於一切諸毛道中，示生、出家、道場正覺、轉大法輪、歸大寂滅；爲當現證弘佛境界威力智慧；隨於一切有情意樂示佛出世，令其所化剎那剎那覺寂證修；爲剎那頃以一正覺，普遍一切法寂滅性；爲以一音演說法要，令諸有情心皆悅豫；爲示大涅槃而行力不絕；爲示大智地，建立一切法；爲以法智神變幻通，悉能充遍一切世界；廣大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際一切劫數及正覺數，無有休息。爲引發大乘，菩薩發起第十大願。」

「唯諸佛子！初地菩薩發如是等諸大誓願、諸大勇決、諸大出離，菩薩住此極喜地中，十大願門以爲上首，引發圓滿百千阿僧企耶諸餘正願。是諸大願以十盡句而引發之，何等爲十？所謂以有情界盡、以世界盡、以虛空界盡、以法界盡、以涅槃界盡、以佛興界盡、以入如來智慧界盡、以心所緣界盡、以智入佛所行界盡、以世間轉法輪智轉界盡；若有情界有斷盡者，是大誓願乃有斷盡；乃至若智轉界有斷盡者，是大誓願乃有斷盡。然有情界終無斷盡，此諸善根願無斷盡；乃至智轉界終無斷盡，此諸善根亦無斷盡。」

## 佛說十地經卷第二

大唐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  
於北庭龍興寺 譯

### 菩薩極喜地之餘

「復次！菩薩如是已發諸大誓願，得堪能心並柔軟心及調柔心，成就淨信，能信諸佛正等覺者本所入行，修證到彼岸，修證諸勝地，成就諸力，成滿無所畏。由不共佛法不可映奪、不可思議諸佛法性，引發無中無邊甚深如來境界，隨入無量如來所

行，信果成就。舉要言之：能信一切菩薩正行，乃至佛地解釋加持。復次菩薩作是思惟：諸佛之法如是甚深，如是寂靜，如是寂滅，如是性空，如是無相，如是無願，如是無際，如是廣大，如是無量，如是難證。然復彼諸愚異生類，由墮邪見心之相續，由無明闇纏繞意識，由驕慢幢高建計度，由渴愛網希求作意，由逐諂誑稠林意樂，由慳嫉相應趣生處加行，由貪瞋癡積集諸業，由以忿恨熾然心焰，由顛倒相應引發業用，由以欲有及無明漏所繫心意意識種子，於三界中生後有芽：所謂名色俱生、不相捨離，名色增長、成六處聚落，六處成已，由互相觸因緣有受；展轉於受有忻樂者，增長愛取，增已成有；成就此故，有生老死愁歎苦惱，有情苦蘊如是發生；離我、我所不實虛偽，空無作用，無動愚鈍。譬如草木如影而現，然彼有情不覺不知；菩薩見彼諸有情類、從大苦蘊不得解脫，為拔彼苦，引發大悲；為欲令彼住於畢竟安樂涅槃，故興大慈。」

「復次諸佛子！菩薩如是以此隨順大慈大悲增上意樂住初地時，於一切事心無顧戀。以慧希求諸佛妙智，修行大捨。凡是所有，一切能捨：所謂財穀倉庫等捨、或以金銀摩尼真珠琉璃珂貝璧玉珊瑚車磔瑪瑙錢物等捨、或以珍寶莊飾嚴具瓔珞等捨、

或以殊妙象馬車乘輦輿等捨、或以可意寺舍園林樓觀流泉浴池等捨、或以奴婢僮僕等捨、或以國土聚落城邑王都等捨、或以妻妾男女等捨、或以一切所愛之事皆悉能捨、或以頭目手足一切身分等捨，如是一切所施事中，心無顧戀，以慧希求諸佛妙智，皆悉能捨。如是菩薩住於初地能成大捨。」

「復次，菩薩既得如是大慈大悲大捨意樂已，為欲救拔一切有情，轉更訪求世出世間諸利益事，訪求之時心無厭倦，即得如是無厭倦性。無厭倦者，於一切論得無怯弱故，此菩薩於諸論中智得成就。此以如是諸論相應、應不應作善籌量智，於劣中勝諸有情所，如應如宜而修正行，故此世智而得成就；得世智已，應時應分應量而行。以慚愧莊嚴心之相續，勤修自利利他加行；由此菩薩慚愧得成，即於如是正加行中皆能出離，得無退屈及無轉易力所持性，是故菩薩堅力持性而得發生。菩薩得此堅力持已，即能慇懃供養承事諸佛如來及教法中而正修行。菩薩如是成就十種淨諸地法；所謂淨、信、慈、悲、慧、捨、無有厭倦、善知諸論、善解世間、慚愧莊嚴堅力持性，供養諸佛。」

「菩薩住此極喜地中，由廣大見及由願力，現見多佛、多百佛、多千佛、多百千佛、多百千那庾多佛、多俱胝佛、多百俱胝佛、多千俱胝佛、多百

千俱胝佛、多百千俱胝那庾多佛。菩薩見是如來應供正等覺已，悉以廣大增上意樂，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奉施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諸資生具，奉獻菩薩諸妙樂具於僧伽眾、而作恭敬；以此善根皆悉迴向無上菩提。由此供養諸佛如來，發生成就有情方便，以布施愛語成就有情；後二攝法未全通達，但以勝解力故而行。於此十種波羅蜜多、施到彼岸而得增上，餘到彼岸隨力隨分，非不修行。此菩薩如如供養諸佛世尊，修習成就有情加行，受持修行諸淨地法。如是如是，此諸善根於一切智所迴向者，轉更明淨，隱意堪用。唯諸佛子！如巧金師，以礦性金置於火中如如燒鍊，如是如是轉得明淨，隨意堪用。唯諸佛子！當知菩薩亦復如是，如如供養諸佛世尊，修習成就有情加行，受持修行諸淨地法。如是如是，此諸善根於一切智所迴向者，倍復明淨，隨意堪用。」

「復次，諸佛子！菩薩住此極喜地中，應從諸佛及諸菩薩善知識所，訪求請問初地行相，並得等流，應無厭足成此地支；第二乃至第十地中行相，並得等流亦爾。又此菩薩於諸地中所治對治、應修善巧，於地壞成應修善巧，於地得修應修善巧，於地支清淨應修善巧，於地地運轉應修善巧，於地地安處應修善巧，於地地殊勝應修善巧，於地地得不

復退轉應修善巧，於諸菩薩地清淨已、乃至轉入如來智地應修善巧。唯諸佛子！菩薩如是引發諸地行相善巧，始從菩薩初地昇進，無有間憩，乃至轉入第十智地。以無憩行地智光明，證佛智光明。唯諸佛子！譬如黠慧善巧商主，將欲率領諸大商侶往詣大城，先未發時，訪求請問道中勝利、及於道中退轉過失、道處中間勝利差別、道處中間退轉過失，於道資糧作所應作，從初道處雖未發足而善了知，如是乃能到彼大城。此大商主善以如是智慧籌量、具大資緣，與大商侶度險曠野，身及商侶悉免憂患，乃至安隱到彼大城。唯諸佛子！菩薩善巧大智商主亦復如是：若住初地，於諸地中所治對治得成善巧，於地行相等流之中得成善巧，於地得修、得成善巧，於地支清淨得成善巧，於地地運轉得成善巧，於地地安處得成善巧，於地地殊勝得成善巧，於地地得不復退轉得成善巧，諸菩薩地得清淨已、乃至入於如來智地得成善巧。是時菩薩善受廣大殊勝福德聖道資糧、及善決擇智慧資糧，將欲率領無量有情諸大商侶，往詣一切智智大城；先未發時，應從諸佛及諸菩薩善知識所，訪求請問諸菩薩地聖道功德、及從此道退轉過失、於道處間勝利差別、於道處間退轉過失，廣大福智聖道資糧、作所應作，從初道處雖未勝進而善了知，如是乃能到於一

切智智大城。此以如是智慧籌量，具大福慧聖道資糧，將已成就無量有情諸大商侶，經過生死曠野險道，自身及彼有情商侶悉免憂患，乃至安隱到於一切智智大城。」

「唯諸佛子！是故菩薩應無厭倦修行諸地瑩飾差別。唯諸佛子！是名略說菩提薩埵極喜初地趣入之門。住於此者生處多作瞻部洲王，得大自在，常護正法，能以大施攝取有情，善能令諸餘有情遠離慳垢，常行大施無有窮盡。諸所作業或以布施、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此等一切悉皆不離佛作意、法作意、僧伽作意、菩薩作意、菩薩行作意、到彼岸作意、諸地作意、無所畏作意、不共佛法作意、乃至不離一切行相勝妙相應一切智智作意。復作願言：『我當一切諸有情中爲首、爲勝、爲殊勝、爲妙、爲微妙、爲上、爲無上、爲導、爲將、爲帥，乃至願得一切智智所依止處。』若樂發起如是精進，棄捨一切家屬財位，歸佛聖教，淨信出家；既出家已，一剎那頃，瞬息須臾能證菩薩百三摩地，見百如來；彼佛加持皆能解了，能動百世界，能往百刹土，能照百世界、成就百有情，能住壽百劫，於前後際各能入百劫，於百法門能正思擇；示現百身，身身皆能現百菩薩，眷屬圍遶。從此以去，是諸菩薩有願力者，由勝願故，所有遊戲

或身或光明或神通或眼或境界或音聲或行或莊嚴或勝解或加持或所作，此等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易可數。」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言：

若有集眾善，具修白淨法，  
供養天人尊，淨意樂大志，  
成就妙勝解，隨順悲愍道，  
爲求佛智慧，發此無上心；  
爲獲佛十力，及以無所畏，  
成佛不共法，救攝群生類；  
爲得大慈悲，爲嚴淨佛土，  
爲轉大法輪，發此最勝心；  
一念知三世，而無有分別；  
種種時不同，以示於世間。  
略說求諸佛，一切勝功德，  
發生廣大心，量等虛空界，  
悲先智爲主，攝以方便慧，  
淨意樂所持，如來力無量，  
無礙智現前，隨順自然智，  
具受佛法誨，發此最勝心。  
佛子始發生，如是妙寶心，  
即超凡夫地，入菩薩正性，  
生在如來家，種族無瑕玷，

紹諸佛聖種，決成無上覺。  
纔生如是心，即得入初地，  
志樂不可動，勤修正加行；  
多喜多愛樂，亦復多淨信，  
極大勇猛心，及多慶躍心；  
遠離於鬥諍，惱害及瞋恚，  
慚敬而質直，善守護諸根；  
救世無等者，所有眾德慧，  
此處我當得，念是極生喜。  
始得入初地，即超五怖畏，  
不活惡名死，惡趣處眾怯。  
由不貪著我，及以於我所，  
是故諸佛子，遠離諸怖畏。  
恒有信恭敬，常行大慈愍，  
慚愧功德備，日夜增善法；  
樂遊正法苑，無厭求多聞，  
思惟所聞法，遠離取著行；  
不貪於利養，唯引平等心，  
一志求佛智，緣慮十力等；  
修行到彼岸，遠離諂虛誑，  
如說而修行，常能護實語；  
不污如來家，不捨菩薩學，  
一切智智心，不動如山王。

不捨世間事，而入出世道，  
以無厭足心，修覺分資糧；  
常恒無異念，轉求增勝道，  
如是法相應，名善住初地。  
引發大誓願，大勇決大行，  
願當能供養，承事諸世尊，  
護持諸佛法，攝取大仙道，  
常奉觀諸佛，修行最勝行。  
成就諸群生，往趣諸世界，  
嚴淨佛國土，令智者充滿；  
與諸菩薩眾，一心等修行，  
以身語意業，所作無空過；  
一切毛道中，一時成正覺，  
如是等大願，無量無邊際；  
若有情界盡、世界虛空界、  
法界涅槃界、世間佛興界、  
諸如來智界、及心所緣界、  
入如來智界、世法智轉界，  
彼諸若有盡，我願乃有盡；  
如彼無盡期，我願亦無盡。  
如是發大願，心柔軟調順，  
能信佛功德，觀察諸有情；  
知從因緣起，即興大慈悲，

如是苦有情，我今應救拔。  
爲救有情故，而行種種施，  
王位與珍寶，及以象馬車，  
頭目並手足，乃至身血肉，  
一切皆能捨，心得無憂悔。  
求種種諸論，其心無厭倦，  
善解字義趣，能隨世所行；  
慚愧自莊嚴，修行轉堅固，  
供養無量佛，恭敬而尊重。  
如是常修習，日夜無懈怠，  
善根轉明淨，如金數燒鍊。  
菩薩住於此，鍊治一切地，  
所作無障礙，具足不斷絕。  
譬如大商主；爲領諸商侶，  
問知道險易，安隱至大城；  
菩薩住初地，應知亦如是，  
勇猛無障礙，乃到第十地。  
住此初地中，作大功德王，  
以法化有情，慈心無損害；  
統領瞻部洲，化行靡不及，  
皆令住大捨，成就佛智慧。  
欲求最勝道，捨己國王位，  
佛教中出家，勇猛勤修習；

得百三摩地，及見百諸佛，  
震動百世界，遊行照亦爾；  
成就百有情，能知百劫事，  
入於百法門，示現百化身，  
及現百菩薩，以爲其眷屬，  
若願自在力，過是數無量。  
我於地義中，略述其少分，  
若欲廣分別，億劫不能盡。  
菩薩最勝道，利益諸群生，  
如是初地法，我今已說竟。

### 菩薩離垢地第二

諸菩薩聞此，最勝微妙法，  
其心盡清淨，一切皆欣慶，  
悉從於座起，踊在虛空中，  
普散上妙花，同時共稱讚：  
善哉金剛藏，大智無畏者，  
善說於此地，菩薩所行法。  
解脫月菩薩，知眾心清淨，  
樂聞第二地，所有諸行相，  
即請金剛藏：大慧願演說，  
佛子皆樂聞，所住第二地。  
爾時金剛藏菩薩告眾菩薩言：「唯諸佛子！若



是菩薩善瑩初地，欲求第二菩薩智地，當起十種心之意樂。何等爲十？所謂正直意樂，柔軟意樂，堪能意樂，調伏意樂，寂滅意樂，賢善意樂，不雜意樂，無顧戀意樂，勝妙意樂，廣大意樂。起此十種心意樂已，即得安住菩薩第二離垢地中。唯諸佛子！菩薩住此離垢地時，自性成就十善業道，遠離殺生，棄捨刀杖，不懷瞋恨。有慚有愧，仁恕具足，於諸有情有命之者，常有慈愍利樂之心。而此菩薩尚以計度，於有命者不作惱害，何況於他諸有情所，起有情想、正意思惟以粗身業而行殺害？

離不與取，於自財位常知足，有愍不壞他世財位，若物屬他，有他物想，終不於此發起盜心；乃至草葉，不與不取，何況其餘諸資生具？離欲邪行，於自妻屬常知足，不求他妻；於屬他女及他妻妾、親族媒定法所護女，尚不發生貪染之心，何況彼此二形交婚或於非道？離虛誑語，常作實語、真語、時語，乃至夢中亦不能覆，見忍樂照以誑他意、出虛誑語（八十華嚴此句譯爲：乃至夢中亦不忍作覆藏之語，無心欲作），何況故犯？離離間語，爲諸有情，常不破壞、無惱害故而修正行；不將此語爲破彼故而向彼說，不將彼語爲破此故而向此說；於未壞者令不破壞，已破壞者令不增長；不喜離間，不樂離間，不說離間語；若實若不

實。離粗惡語，謂所有語——蜥螫粗獷鍼刺於他，令他瞋恨，背面慘厲；庸淺鄙惡，不可樂聞，聞者不悅，瞋忿所出；如火燒心令生怨結，意起熱惱不可愛樂，能壞自他心心相續。如是等語悉皆遠離，常作潤澤柔軟悅意。深可樂聞，聞者生喜，善入於心，風雅典則，多人愛樂、多人悅樂、令心踊躍，令心悅豫，能淨自他心相續語。離雜穢語，善思審語、時語、真語、義語、法語、順道理語、巧調伏語、有分段語、隨時籌量有緣起語，乃至戲笑尚恒思審，何況故出散亂之言？其心無貪，於他欲樂及他財位、他資具中，不起貪愛，不求不願，不生貪心。心無瞋恚，常於一切諸有情類，發起慈心及利益心、憐愍心、安樂心、潤澤心、攝益一切世間之心。永離忿恨、嫉妒、瞋恚，常思順行仁慈祐益。性得正見，隨順正道，捨離種種占卜吉凶邪戒者見，其見正真，無詔無誑。於佛法僧，起定意樂。」

「唯諸佛子！菩薩如是無間無缺、護持十善業道之時，引發如是心之意樂；有情所有險穢惡趣深坑施設，此悉皆由受行十種不善業道，是故我當自住正行，亦勸於他住於正行。所以者何？若自不能修行正行，令他修者，無有是處。復作是念：『由現受十不善業道，有捺落迦、傍生、鬼趣。復由現

受十善業道，方有人趣乃至有頂受生差別。從此已上，由慧行相修習。即此十善業道，心狹劣故、怖三界故、闕大悲故、從他聞聲而解了故、隨聲聞行故，成聲聞乘。又從此上修治清淨十善業道，非他所引、自覺悟故，闕大悲方便故，悟解甚深緣起性故，成獨覺乘。復從此上修治清淨十善業道，由心廣大無限量故，具悲愍故，方便善巧之所攝故，發大願故，不捨一切諸有情故，現觀如來無量智故，能成菩薩諸地清淨、到彼岸淨、廣大正行。又此上上十善業道，以一切種得清淨故，乃至能成諸佛十力及餘一切佛法修證。是故我今於同出離、遍於一切行相清淨出離之中，應作加行。』唯諸佛子！菩薩轉更應如是學。」

「復次，十種不善業道，以由上品積集多作，爲捺洛迦因；由中品故，爲傍生因；由軟品故爲鬼界因。害生將導於捺落迦、將導傍生、將導鬼界；若復人中受生，引二種果：一者短命，二者多病。不與取將導於捺落迦、將導傍生、將導鬼界；若復人中受生，引二種果：一者乏少資財，二者共分資財。於欲邪行將導於捺落迦、將導傍生、將導鬼界；若復人中受生，引二種果：一者妻不貞良，二者眷屬不可依怙。虛誑語將導於捺落迦、將導傍生、將導鬼界；若復人中受生，引二種果：一者多

被誹謗，二者爲他所誑。離間語將導於捺落迦、將導傍生、將導鬼界；若復人中受生，引二種果：一者眷屬乖離，二者多被毀訾。粗惡語將導於捺落迦、將導傍生、將導鬼界；若復人中受生，引二種果：一者聞不可意，二者言多諍訟。雜穢語將導於捺落迦、將導傍生、將導鬼界；若復人中受生，引二種果：一者言無人受，二者辯不明了。貪欲將導於捺落迦、將導傍生、將導鬼界；若復人中受生，引二種果：一者心不知足，二者多欲無厭。瞋恚將導於捺落迦、將導傍生、將導鬼界；若復人中受生，引二種果：一者常被他人求其長短，二者恒被於他之所惱害。邪見將導於捺落迦、將導傍生、將導鬼界；若復人中受生，引二種果：一者墮在邪見，二者心多詭誑。如是，此十不善業道能生此等無量無邊諸大苦蘊，是故我今永離此十不善業道，於內法苑賞翫法樂。即此菩薩自善安住十善業道，亦勸於他令住其中。」

「復次！菩薩於有情所，轉更發起利益心、安樂心、悲心、憐愍心、攝受心、守護心、自己心、軌範心；發起師心，此作是念：『苦哉有情！墮在邪見，隨邪思量，順邪意樂，行於僻路稠林之中；我應令彼歸於正趣正見之道，令得安住如實法中。是諸有情互相乖離，違諍欺凌常無間斷，忿恨熾

然；我當令彼住於無上大慈之中。是諸有情心無厭足，希求他財邪命自活；我當令彼住於清淨身語意業正命法中。是諸有情隨貪瞋癡因緣而轉，常以種種煩惱火焰之所燒爇，不復訪求出要方便；我當令彼除滅一切煩惱熾火，住無災患清涼涅槃。是諸有情癡昏翳盲無明黑暗之所覆蔽，入在廣大黑暗稠林，遠離慧明，墮大暗處，趣入見取險難之路；我當令彼得無障礙清淨慧眼，能知一切法如實性，不隨他教。是諸有情馳騁生死曠野險道，將墮地獄傍生餓鬼惡趣深坑；投妄惡見邪見絃網，愚癡榛梗之所覆蔽；行邪僻路，喪失慧目，闕大導師，有非出離想、遊波旬境，劫賊所擒，遠離大悲善巧導者；趣入諸魔意樂稠林，去佛意樂極為深遠；此諸有情，我當從彼如是生死曠野險難救拔濟度，令得安住一切智智無畏大城。是諸有情沒大瀑流，波浪淪溺，入欲有見無明瀑流，沿生死駛，愛河漂轉，湍馳奔激不暇觀察；隨順欲恚，害覺彌漫，身見羅刹之所執持，趣入五欲習氣，洄復旋返，於中沈溺，欣樂淤泥；洪濤漂擲我漫灘渚，無有依怙，不能超越六處聚落，遠離善巧能濟度者；我以大悲善根勢力救拔，令住於無災患、離塵寂靜無諸恐怖一切智洲。是諸有情閉在於彼，多苦愁惱，憂隨非愛；愛憎連縛，常與愁歎相應隨轉，渴愛械鏹之所撿繫，

無明昏暗稠林，覆障三界牢獄；我當令彼永離三界，住無障礙究竟涅槃。是諸有情執著於我，從蘊執藏不能勝進，隨順四種顛倒而行，依止六處空曠聚落，被四大種毒蛇迫逐，五蘊怨賊之所燒害，受無量苦；我當令彼住於最勝無依著處，謂於離障無餘涅槃。是諸有情勝解下劣、怯弱狹小；聞興無上一切智心，設求出離，唯發聲聞獨覺乘意；我當令觀微妙佛法，住於廣大無上道心。』唯諸佛子！菩薩如是隨順淨戒力所住持，善巧引發諸所作事，住於菩薩離垢地時，由廣大見及由願力，現見多佛、多百佛、多千佛、多百千佛、多百千那庾多佛、多俱胝佛、多百俱胝佛、多千俱胝佛、多百千俱胝佛、多百千俱胝那庾多佛；菩薩見是如來應供正等覺已，悉以廣大增上意樂，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奉施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諸資生具，奉獻菩薩諸妙樂具，於僧伽眾而作恭敬，以此善根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於諸如來正等覺所，以尊重心復更諮受十善業道，隨其所受、乃至菩提終不忘失。由是菩薩於無量劫、無量百劫、無量千劫、無量百千劫、無量俱胝劫、無量百俱胝劫、無量千俱胝劫、無量百千俱胝劫、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遠離慳吝犯戒垢故，布施淨戒清淨成滿。唯諸佛子！譬如真金置礬石中，如法鍊已，離一切垢，轉復明淨；菩薩住此離

垢地中亦復如是：於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遠離慳吝犯戒垢故，布施淨戒清淨成滿。然此菩薩四攝法中愛語偏多，十到彼岸中，戒到彼岸而為增上，餘到彼岸隨力隨分，非不修行。唯諸佛子！是名略說菩薩第二離垢地也。」

「菩薩住此，受生多作轉輪聖王，得法自在，七寶具足；有自在力能除有情犯戒之垢，善巧令彼有情安處十善業道。諸所作業或以布施、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此等一切悉皆不離佛作意、法作意、僧伽作意、菩薩作意、菩薩行作意、到彼岸作意、諸地作意、無所畏作意、不共佛法作意、乃至不離一切行相勝妙相應一切智智作意。復作願言：『我當一切諸有情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為導、為將、為帥，乃至願得一切智智所依止處。』若樂發起如是精進，棄捨一切家屬財位，歸佛聖教，淨信出家。既出家已，一剎那頃，瞬息須臾能證菩薩千三摩地，能證菩薩千三摩地，能見千佛，彼佛加持皆能解了；能動千世界，能往千刹土，能照千世界，成就千有情；能住壽千劫，於前後際能入千劫，於千法門能正思擇；示現千身，身皆能現千菩薩眷屬圍遶。自此以去，是諸菩薩有願力者，由勝願故，所有遊戲或身、或光明、或神通、或眼、或境界、或音聲、或行、或莊嚴、或勝解、或

所作，此等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易可數。」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言：

正直柔軟及堪能，調伏寂滅與賢善，  
無雜無戀勝廣大，以十意樂入二地；  
住此成就戒功德，遠離殺生無惱害，  
離不與取欲邪行，誑惡乖離雜穢語；  
不貪財位常慈愍，正見直心無諂偽，  
離險奢慢極調柔，依教而行不放逸。  
地獄傍生受眾苦，餓鬼燒然出猛焰，  
一切皆由罪所致，我當離彼住法苑；  
人中隨意得受生，乃至有頂諸喜樂，  
聲聞獨覺佛乘道，皆因十善而成就。  
如是思惟不放逸，自持淨戒教他護，  
復見群生受眾苦，轉更增益大悲心。  
凡愚邪智不正解，常懷忿恨多諍訟，  
貪求境界無足期，我應令彼除三毒；  
愚癡大暗所纏覆，入大險道邪見網，  
生死曠野怨所拘，我應令彼摧魔賊；  
四流漂蕩心沒溺，三界禁繫受眾苦，  
計蘊為宅我在中，為欲度彼勤行道；  
設求出離心下劣，捨於最上佛智慧，  
我欲令彼住大乘，發勤精進無厭足。  
菩薩住此集功德，見無量佛咸供養，

億劫修治善更明，如鍊真金以礬石。佛子住此作輪王，普化有情行十善，所有善法皆修習，爲成十力救於世。欲捨王位及財寶，即棄居家依佛教，勇猛精進一剎那，獲千等持見千佛；所有種種神通力，此地菩薩皆能現，願力所作復過此，無量自在度群生。一切世間利益者，所修菩薩最勝行，如是第二地功德，爲諸佛子已開演。

## 佛說十地經卷第三

大唐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

於北庭龍興寺

譯

### 菩薩發光地第三

佛子聞此地行已，菩薩境界難思議，靡不恭敬心歡喜，散花空中爲供養；讚言善哉大仙主，慈心愍念諸有情，善說智者律儀法，第二地中之行相。是諸菩薩微妙行，真實無異無差別，爲欲利益諸群生，如是演說最清淨。一切天人供養者，願爲演說第三地，

與法相應諸智業，如其境界爲具闡。大仙所有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慧，及以方便慈悲道，佛清淨道願皆說。時解脫月復請言：無畏大師金剛藏，願說趣入第三地，柔和心者之功德。

爾時金剛藏菩薩告眾菩薩言：「唯諸佛子！若是菩薩第二地中，增上意樂善清淨已，欲入菩薩第三地者，當以十種心之意樂、作意而入。何等爲十？所謂以清淨心意樂作意，以安住心意樂作意，以厭離心意樂作意，以離欲心意樂作意，以不退心意樂作意，以堅固心意樂作意，以熾然心意樂作意，以勇健心意樂作意，以勝妙心意樂作意，以廣大心意樂作意。菩薩以是十心意樂作意，證入第三地中。」

「唯諸佛子！菩薩住此第三地時，觀察一切諸有爲行，皆見無常、有苦不淨、不可依怙，終皆敗壞不得久住，剎那生滅，前際不來、後際不去、現在不住。菩薩如是無倒觀察一切行時，復觀見身無有救者，無所依怙，與憂與歎與惱相應，愛憎所繫多苦愁惱，無有停積；以貪恚癡猛火熾然，共眾病長。見如是已，從一切行令心勝進，趣如來智印。此菩薩見如來智不可思議，無等無量，難得無雜，無災無惱，至無畏城不復退還，能救無量諸苦有

情。菩薩如是，見如來智無量利益，見一切行無量災患，則此轉更於有情所，發起十種心之意樂。何等爲十？所謂孤獨無依心之意樂，常恒貧窮心之意樂，以貪恚癡猛火熾然心之意樂，於有牢獄之所禁閉心之意樂，常無間斷以諸煩惱稠林所覆心之意樂，不能觀察心之意樂，無善法欲心之意樂，迷失佛法心之意樂，隨生死流心之意樂，失解脫道心之意樂；發此十種心之意樂。菩薩如是見有情界眾災患已，發大精進，作是念言：『此諸有情，我應救濟；應令解脫，應令清淨，應當拔出，應令趣入，應令安住，應令歡喜，應令愛樂，應令調伏，應令寂滅。』菩薩如是於彼諸行深心厭離，於諸有情興悲戀心，於佛妙智見大勝利，以如來智爲所依止，爲救有情勤修加行，作是思惟：『此諸有情墮在眾苦煩惱雜染，以何等道而能拔濟，令住究竟常樂涅槃？』即此菩薩便作是念：『此皆不離以無障礙智解脫處，此無障礙智解脫、不離一切法如實覺。此一切法如實覺悟、不離無行無生行慧，此慧光明、不離靜慮善巧抉擇妙慧觀察。復此靜慮善巧抉擇妙慧觀察，皆不離於多聞善巧。』菩薩以是善觀察智，專爲訪求正法而行，日夜慕法聞法無厭，玩法、樂法、依法、靡法、住法、須法、怙法、歸法，法隨法行。菩薩如是爲求佛法修正行時，無有

少物或資生具、或財穀倉庫而不能捨，於此終無難作之想，唯於說法補特伽羅生難遭想。爲佛法故無有少分執受外物而不能捨，無少內物而不能捨。無有師長不誓承事，除慢過慢，下意受行，無有身苦而不誓受。若聞佛法一四句頌，歡喜踊躍，勝得三千大千世界充滿其中大珍寶聚；若聞一頌善說正法，歡喜勝得轉輪王位。聞未聞法是佛所說，能引正等覺，能淨菩薩行，歡喜踊躍，勝得一切釋梵王等住百千劫極尊貴位。設有告言：『我有一句佛所說法，能引正等覺，能淨菩薩行；汝今若能投極熾然大焰火坑、受劇苦者，當爲汝說。』菩薩聞已，作是念言：『我爲一句佛所說法，能引等正覺，能淨菩薩行，正使火坑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熾火，我從梵天尚投身入，況小火坑？又復我等爲求佛法，尚應久處大捺落迦諸險惡趣、受大苦惱，況於人中諸餘小苦而不能受？』菩薩發起如是精進求正法已，如其所聞而能如理內審觀察，聞正法已，獨居靜處，心自決了，作是思惟：『以正修行，法隨法行，方得名爲隨順佛法，非但純以語業演說而得清淨。』菩薩住是發光地時，爲欲修行法隨法行，離欲離諸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入初靜慮具足安住。尋伺寂靜，內等淨故，一心趣故，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入第二靜慮具足安住。於

喜離欲，安住於捨，正念正知有身受樂，於是處所，諸聖宣說；具足捨念及以正知，住身受樂，入第三靜慮具足安住。樂斷、苦斷，先喜憂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入第四靜慮具足安住。又此菩薩超一切種色之想故，滅沒一切有對想故，以不作意種種想故，知無邊虛空，入空無邊處具足安住。超一切種空無邊處，知無邊識，入識無邊處具足安住。超一切種識無邊處，知無所有，入無所有處具足安住。超一切種無所有處，知非想非非想，入於非想非非想處具足安住。但爲隨順法隨法行，不以樂著安足處也。」

「復次，菩薩修慈俱心，廣大無二，無量無恨，無怨無障，無所惱害，遍至一切，極於法界，盡虛空性諸世界中，以慈普覆一切世間具足安住。修悲俱心，修喜俱心，亦復如是。修捨俱心廣大無二，無量無恨，無怨無障，無所惱害，遍至一切，極於法界，盡虛空性諸世界中，以捨普覆一切世間，具足安住。復次菩薩受用無量諸神變事，震動大地，一身爲多身、多身爲一身，或顯或隱、迅疾無礙，牆壁山嶂皆能徹過如行於空，於虛空中跏趺而去猶如飛鳥，出沒於地猶若水中，履水如地，身出煙焰如大火聚，從身注水喻如大雲。此之日月大神德、有大威勢，以手捫摸；乃至梵世轉身自在。

以天耳界清淨過人，悉聞人天二種音聲，若近若遠乃至蚊蚋蜚螻等悉聞其聲；以他心智如實而知他有情心，所謂有貪心如實知有貪心，離貪心如實知離貪心，有瞋離瞋、有癡離癡、有染離染，狹小廣大無量聚散，住定、出定，已得解脫、未得解脫，有喜無喜、粗心細心，皆如實知。菩薩如是以他心智，於他有情、他數取趣、心之所念，心自了知。以宿住智，隨念無量諸宿住事；謂能隨念自他一生二三四五至十、二十、三四五十，乃至百生、多百、多千、多百千生、成劫壞劫及成壞劫，乃至隨念無量成壞劫，隨念百劫，隨念千劫、百千劫、俱胝劫、百俱胝劫、千俱胝劫、百千俱胝劫，乃至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皆能隨念；謂我宿生曾在某處，如是名，如是性，如是種族，如是形貌，如是飲食，如是壽量，如是久住，如是苦樂；從彼處沒來生此處，從此處沒往生於彼，如是形貌，如是言說，若略若廣諸宿住事，皆能隨念。以天眼界清淨過人，見諸有情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劣若勝隨業所行諸有情類皆如實知；謂彼有情成就身語及意惡行，誹謗賢聖，具足邪見，由邪見業現受因緣，身壞命終，墮險惡趣，生捺落迦；復彼有情成就身語及意善行，讚美賢聖，成就正見，由正見業現受因緣，身壞命終當昇善趣，生於天中受





往百千刹土，能照百千世界，能成熟百千有情，能住壽百千劫，於前後際能入百千劫，於百千法門能正思擇。示現百千身，身身皆現百千菩薩眷屬圍遶。從此以上，是諸菩薩有願力者，由勝願故，所有遊戲：或身或光明或神通或眼或境界或音聲或行或莊嚴或勝解或所作，此等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易可數。」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清淨安住厭離心，離欲無退及堅固，  
熾然勇健勝妙廣，以此十心入三地。  
菩薩住於此地中，觀行無常苦不淨，  
無怙敗壞不久停，遷變無住無來往；  
觀身無救無依怙，有憂有惱續愛憎，  
多苦不停或火然，與病俱有無休息。  
厭離三有求佛智，見彼妙智不思議，  
無等無量難證悟，無雜無災無逼惱；  
歸大寂滅無退轉，能救無量苦有情，  
見佛智已愍眾生，孤獨無依無救護。  
三毒熾然常困乏，住諸有獄恒受苦，  
煩惱習覆無慧目，志樂下劣喪法寶，  
隨順生死怖涅槃，我應救彼勤精進，  
將求智慧益有情，思何方便令解脫？  
不離處佛無礙智，斯由覺法如實理，

覺由無行無生慧，慧從定發定由聞；  
如是思惟自策勵，日夜聽習尊重法，  
爲聞正法起敬心，國城資具諸珍寶，  
妻子眷屬及王位，如是一切皆能捨。  
頭目耳鼻舌牙齒，手足骨髓心血肉，  
此等皆捨未爲難，但於法師生難想；  
設有人等語菩薩：孰能投身大火坑，  
我當與汝佛法寶。聞以投之無怯懼，  
假使火滿三千界，身從梵世而投入，  
爲求法故不爲難，況復人間諸小苦？  
從初發意至菩提，其中設有無間苦，  
爲聞法故皆能受，何況人中諸苦事？  
聞已如理正思惟，獲四靜慮四等至，  
四無量心五神通，不隨其勢而受生。  
菩薩住此見多佛，供養聽聞心決定，  
斷諸邪惑轉淨明，如鍊真金體無減。  
住此多作釋天帝，化導無量諸有情，  
令捨貪心住善道，一切專求佛功德。  
住此精進剎那頃，能證百千三摩地，  
見百千佛相嚴身，若具願力復過是。  
一切有情普利樂，彼諸菩薩最上行，  
如是所有第三地，我依其義已解釋。

## 菩薩焰慧地第四

佛子聞此廣大行，可樂深妙殊勝法，心皆勇悅大歡喜，普散眾花供養佛。演說如是妙法時，大地海水皆震動，一切天女咸歡喜，悉吐妙音同讚歎。自在天王大欣慶，雨摩尼寶供養佛，讚言佛爲我出興，演說第一功德行。如是智者諸地義，於百千劫甚難遇，我今忽然而得聞，菩薩勝行妙法音。願更演說聰慧者，後決定地無餘道，利益一切諸大眾，此諸佛子皆樂聞。勇猛大心解脫月，請金剛藏言佛子，從此轉入第四地，所有行相願宣說。

爾時金剛藏菩薩告眾菩薩言：「唯諸佛子！若是菩薩第三地明善清淨已，欲入菩薩第四智地，當以十種法明而入，何等爲十？所謂以有情界思察明入，以諸世界思察明入，以真法界思察明入，以虛空界思察明入，以識界思察明入，以欲界思察明入，以色界思察明入，以無色界思察明入，以妙意樂勝解界思察明入，以廣大意樂勝解界思察明入。菩薩以此十法明入，昇第四地。唯諸佛子！菩薩纔得焰慧地已，則由十種智成熟法，生如來家，得彼體法。何等爲十？謂由意樂不退轉故，於三寶中不

壞淨信至究竟故，觀察諸行生滅性故，觀辯諸法性不起故，觀世間成壞故，觀業有生有死故，觀生死涅槃故，觀有情剎業故，觀前後際後際故，觀無性無盡故。唯諸佛子！菩薩成就如是十種智成熟法，生如來家，得彼體法。」

「復次，諸佛子！菩薩住此焰慧地時，隨於內身住循身觀，熾然精進，正知具念，除世貪憂。隨於外身住循身觀，熾然精進，正知具念，除世貪憂。隨內外身住循身觀，熾然精進，正知具念，除世貪憂。於內受、於外受、於內外受，亦復如是；於內心、於外心、於內外心，亦復如是。隨於內法住循法觀，熾然精進，正知具念，除世貪憂。隨內外法住循法觀，熾然精進，正知具念，除世貪憂。」

「復次，菩薩於諸未生惡不善法，爲不生故，生欲策勵發起精勤策心持心；於諸已生惡不善法，爲永斷故，生欲策勵發起精勤策心持心；於未生善法爲令生故，生欲策勵發起精勤策心持心；於已生善法爲令安住不忘增廣、倍修滿故，生欲策勵發起精勤策心持心。復次，菩薩修欲等持斷行，成就神足，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勤等持斷行，成就神足，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心等持

斷行，成就神足，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觀等持斷行，成就神足，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復次，菩薩修信根，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精進根，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念根，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定根，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慧根，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

「復次，菩薩修信力，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精進力，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念力，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定力，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慧力，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復次，菩薩修念等覺支，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擇法等覺支，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喜等覺支，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輕安等覺支，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定等覺支，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捨等覺支，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復次，菩薩修正見，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正念，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正思惟，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正語，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正業，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正命，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正精進，依

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正定，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修正慧，依離、依無染、依滅迴向捨。菩薩修此菩提分法，但於一切諸有情界有悲戀故，引發本願所扶持故，以大悲愍為先導故，成就大慈故，緣慮一切智者智故，引發佛刹諸莊嚴故，引發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相好音故，希求後後殊勝法故，隨順甚深解脫佛法所聞行故，觀察廣大方便善巧故。」

「唯諸佛子！菩薩住此焰慧地時，所有微細身見等惑：謂我、有情、命者、育者、士夫、數取趣蘊界處執，所起動亂思惟伺察，護持攝受畜積著處，如是一切皆悉遠離。所有一切不應作業：諸佛所訶，雜染所引，如是一切皆悉捨離。所有應作能順菩薩正行資糧，一切如來讚美之業，皆悉受行。復次，展轉為菩薩道得圓滿故，如方便慧所引發，修諸道支；如是如是得滋潤心柔和之忍，有堪能心，引利樂心、無雜染心、訪求後後殊勝法心、希勝智心、能救一切世間之心、尊重隨順諸師長心、如所聞法而修行心。又善知恩，善知報恩，其心調和共住安樂，質直柔軟，無稠林行，無誑無慢，善順語者，善受教誨。菩薩如是安忍成就、調伏成就、寂滅成就；如是忍調寂滅成就、思惟現行能淨上地諸業之時，獲大精進無有休息，不雜染精

進、不退轉精進、廣大精進、無邊精進、熾然精進、無等精進、無映奪精進、成熟一切有情精進、善分別道非道精進。」

「又此菩薩善意樂界轉更清淨，增上意樂界不遺失，勝解明利，善根得淨，離世垢濁，斷諸疑惑，無疑之性現前，具足證喜輕安，如來加持而得現前，無量心意樂皆悉成就。菩薩住此焰慧地中，以廣大見及以願力，現見多佛、多百佛、多千佛、多百千佛、多百千那庾多佛、多俱胝佛、多百俱胝佛、多千俱胝佛、多百千俱胝佛、多百千俱胝那庾多佛。菩薩見是如來應供正等覺已，悉以廣大增上意樂，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奉施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諸資生具，奉獻菩薩諸妙樂具於僧伽眾而作恭敬；以此善根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殷重奉事諸佛如來，於其佛所恭敬聽法，聞已受持隨分修行。多分於彼諸佛聖教淨信出家，於此菩薩所有意樂、增上意樂勝解平等性，轉復清淨。菩薩住此焰慧地已，復更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此之意樂勝解平等清淨而住，所有善根轉復熾然，轉更明淨。」

「唯諸佛子！如巧金師，以所鍊金作莊嚴具，非餘未作莊嚴具金之所映奪。唯諸佛子！菩薩安住焰慧地中亦復如是，所有善根，非餘安住下地菩薩所有善根而能映奪；又諸佛子！如摩尼寶清淨光輪

所放光明，非餘寶珠所能映奪，所放光明、一切世間風水雨等不能斷滅；唯諸佛子！菩薩住此焰慧地時亦復如是，非餘安住下地菩薩能所映奪。所有慧光，一切魔怨煩惱現行不能斷滅。而此菩薩四攝事中、同事偏多，十到彼岸中、精進到彼岸而得增上，餘到彼岸隨力隨分，非不修行。唯諸佛子！是名略說菩薩第四焰慧智地。」

「菩薩住此第四地中，受生多作蘇夜摩天王，有自在力；善化有情，令其除滅薩迦耶見，能令有情安住正見。諸所作業或以布施、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此等一切悉皆不離佛作意、法作意、僧伽作意、菩薩作意、菩薩行作意、到彼岸作意、諸地作意、佛力作意、無所畏作意、佛不共法作意，乃至不離一切行相勝妙相應一切智智作意。復作願言：『我當一切諸有情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為導、為將、為帥，乃至願得一切智智所依止處。』若樂發起如是精進，由是精進一剎那頃，瞬息須臾能證俱胝諸三摩地、見俱胝佛，彼佛加持皆能解了，能動俱胝世界，能往俱胝佛刹，能照俱胝世界，能成熟俱胝有情，能住壽俱胝劫，於前後際能入俱胝劫，能正思擇俱胝法門，能示現俱胝身，身身皆能現俱胝菩薩眷屬圍遶。從此以上，是諸菩薩有願力者，由勝

願故，所有遊戲：或身或光明或神通、或眼或境界或音聲或行、或莊嚴或勝解或所作，此等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易可數。」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言：

菩薩已淨第三地，次觀有情世法界，  
空識欲色無色界，勝大音樂能趣入。  
菩薩纔登焰慧地，生如來家永不退，  
於佛法僧信不壞，觀法生滅無生起；  
觀世成壞業有生，生死涅槃剎利等業，  
觀前後際無性盡，如是修行生佛家。  
得是法已增慈愍，轉更勤修四念住，  
身受心法內外觀，世間貪愛皆除遣。  
菩薩修治四正斷，惡法除滅善增長，  
善修神足及根力，七等覺支八聖道。  
爲度有情修覺分，本願扶持慈悲首，  
求一切智嚴佛土，亦緣如來十種力；  
四無所畏不共法，殊特相好深美音，  
亦求妙道解脫處，尋大方便修覺分。  
身見爲首六十二，我及我所無量種，  
蘊界處等諸取著，第四地中悉遠離；  
如來所訶煩惱雜，無義之業皆捨離，  
諸佛所讚清淨業，爲度有情無不作。  
菩薩勤修不懈怠，即得十心皆具足，

專求佛道無厭倦，希受灌頂度有情。  
恭敬尊德修法行，知恩易悔無慍暴，  
捨慢離諂心調柔，轉更精勤不退轉。  
又其音樂界清淨，增上意樂永不失，  
勝解決定善根增，疑網垢濁悉永離。  
無疑現前得喜安，蒙佛加持無量志，  
菩薩住此焰慧地，供那庾多無量佛；  
聽聞正法亦出家，不可映奪如金飾，  
菩薩住此具功德，以智方便修行道；  
不爲眾魔心退轉，譬如妙寶無能壞，  
多作夜摩天中王，於法自在眾所尊；  
普化眾生除惡見，專求佛智修善業，  
菩薩勤加精進力，獲等持等俱胝數。  
若以願智力所爲，過於此數無能算，  
如是菩薩第四地，所行精進微妙道，  
功德義智共相應，我爲佛子已宣說。

# 佛說十地經卷第四

大唐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  
於北庭龍興寺  
譯

## 菩薩難勝地第五

菩薩聞此勝地行，於法解悟心歡喜，空中雨花讚歎言，善哉大士金剛藏。自在天王與天眾，聞法踊躍住虛空，普放種種妙光雲，供養如來喜充滿。天諸姝女奏天樂，亦以言詞歌讚佛，悉以菩薩威神故，於彼聲中發是言：佛願久遠今乃滿，佛道久遠今乃得，釋迦文佛至天宮，利天人者久乃見；大海久遠今始動，佛光久遠今乃放，有情久遠始安樂，大悲音聲久乃聞；功德彼岸皆已到，僛慢黑暗皆已滅，尊極清淨如虛空，不染世法如蓮花；大牟尼尊現於世，譬如須彌出巨海，供養能盡一切苦，供養必得諸佛智，此應供處供無等，是故歡心供養佛。如是無量諸天女，發此言詞稱讚已，一切恭敬喜充滿，瞻仰如來默然住。是時大士解脫月，復請無畏金剛藏，

第五地中之行相，願爲佛子今演說。

爾時金剛藏菩薩告眾菩薩言：「唯諸佛子！若是菩薩第四地道善圓滿已，欲入菩薩第五地中，當以十種平等清淨心意樂入。何等爲十？所謂過去佛法平等清淨意樂，未來佛法平等清淨意樂，現在佛法平等清淨意樂，戒平等清淨意樂，定平等清淨意樂，除見疑惑平等清淨意樂，道非道智平等清淨意樂，斷智平等清淨意樂，一切菩提分法後後觀察平等清淨意樂，成熟一切有情平等清淨意樂。菩薩以是十種平等清淨意樂入第五地。唯諸佛子！菩薩已至此第五地，由善瑩飾覺分道支，由善清淨增上意樂，復求後世殊勝道時，爲如是事隨正行故、願力所持故、以大慈悲不捨一切諸有情故、積集福智二資糧故、無休息故、引發善巧妙方便故、觀照後後地光明故、由常勤求佛加持故、念慧趣覺力所持故，得不退轉正作意已，如實了知：此苦聖諦，此是苦集，此是苦滅，此能滅苦；正行聖諦皆如實知。又此菩薩於世俗諦：而得善巧勝義諦，善巧相諦，善巧差別諦，善巧安立諦，善巧事諦，善巧生諦，善巧於盡無生智諦，善巧於趣入道智諦，善巧一切菩薩地；次第相續已成就故，乃至如來智集諦中而得善巧。復次，此菩薩令他有情如其意樂皆歡喜故，知世俗諦；以能證入一切理趣故，知勝義

諦；覺法自相及共相故，善知相諦；悟法差別安立義故，知差別諦；解了蘊界處安立故，知安立諦；了達身心逼惱故，名知事諦；通達諸趣生相續故，能知生諦；一切熱惱究竟滅故，名爲知盡無生智諦；引發無二故，知入道智諦。遍以一切行相覺故，一切菩薩地次相續得成就已，乃至能知如來智集諦。此復但由勝解智力，非以究竟智而知之。」

「菩薩如是以諦善巧所引正慧，如實了知一切有爲虛妄詐僞，誑惑愚夫；即此菩薩轉復一切諸有情所，大悲現前，大慈光明而得發生。菩薩如是智力所持，於有情界有所顧戀，希求佛智，觀察一切諸有爲行前際後際。如從前際無明渴愛所生有情，隨生死流之所漂轉，從蘊執藏、不勝進者增長苦蘊；無我、無壽、無養育者、無數取趣、離我所，皆如實如；如其未來於無所有愚癡愛欲究竟有斷、邊際出離，或非有者亦如實知。即此菩薩作是思惟：『此諸迷倒異生之類甚爲可愍，有無數身已滅、當滅，今亦滅沒；如是盡滅，不能於身而生厭離，轉更增長眾苦機關，隨生死流不能還返，不能棄捨諸蘊執藏，不能厭離大種毒蛇，不能拔出見慢箭鏃，不能息滅貪恚癡火，不能飄蕩無明黑闇，不能枯涸渴愛巨海，不求十力大聖導師，隨魔意樂稠林而行，常於無際生死溟渤、種種尋伺波濤海獸紛

擾之中漂轉無息；我今爲彼如是無量眾苦所逼、孤獨無救無依無宅無洲無道盲無目者、無明卵殼厚膜纏裹昏闇所覆諸有情故，獨一無侶修集無量福智資糧，以是資糧令彼一切有情當證究竟清淨，乃至獲得如來十力無礙佛智。』菩薩如是以善觀察智所引慧所修善根，皆爲救護一切有情，爲欲饒益一切有情，爲欲安樂一切有情，爲欲哀愍一切有情，爲令有情無諸災患，爲欲解脫一切有情，爲欲引起一切有情、爲令有情發起淨信，爲欲調伏一切有情，爲欲滅度一切有情而修集之。」

「菩薩安住於此第五難勝地時，名具念者，不忘正法故；名具慧者，智善決了故；名具趣者，覺於經趣祕密教故；名慚愧者，護自他故；名堅持者，不捨律儀及戒行故；名爲覺者，觀處非處得善巧故；名隨智行者，非他所引故；名隨慧行者，於有義無義二俱句中得善巧故；名爲引發神通者，於修引發得善巧故；名爲方便善巧者，隨世間而轉故；名爲無厭足者，善集福德資糧故；名無休息精進者，訪求智慧資糧故；名無厭倦意樂者，集大慈愍資糧故；名爲一切有情加行者，以能滅度諸有情故；名爲不慢求加行者，求如來力無畏不共諸佛法故；名善引發作意行者，引發佛土諸莊嚴故；名造種種善業行者，集相好故；名爲常恒善加行者，求

佛身語意莊嚴故；名大尊重能承事者，於一切菩薩、諸法師所，如教行故；名爲心無礙者，以大方便善巧相續入世間故；名爲日夜離餘心者，唯爲成熟一切有情而修行故。菩薩如是勤修行時，以依布施成熟有情，又以愛語、又以利行、又以同事，又以示現端嚴色身，又以說法，又以開示諸菩薩行，又以顯示如來大我，又以現示生死過失，又以稱讚佛智勝利、引發廣大神通遊戲種種方便作用加行、成熟有情，而此菩薩如是精勤成熟有情，其心相續恒趣佛智，善根加行無有退轉，求勝法故而勤修學。爲欲饒益諸有情故，世間所有種種書、論、印璽、算計、金性等論，諸醫方論；謂療乾疔、癩癩、鬼魅損壞、蠱毒、及起屍鬼咒詛和合、文筆讚詠、歌舞妓樂、戲笑談說喜樂之處，國城村邑宮宅園苑泉流陂池，花果藥草叢林布列，顯示金銀摩尼真珠琉璃貝玉珊瑚等性，入於日月星宿地震，諸鳥獸鳴夢相吉凶，所受遍身及支分相律儀戒行，靜慮神通，四無量心、無色定處，及餘所有無惱害事，能引一切有情利樂無罪事業，如是一切皆能引發；於諸有情有悲愍故，漸令安住無上佛法。」

「菩薩住此難勝地中，由廣大見及由願力，現見多佛、多百佛、多千佛、多百千佛、多百千那庾多佛、多俱胝佛、多百俱胝佛、多千百俱胝佛、多

百千俱胝佛、多百千俱胝那庾多佛，菩薩見是如來應供正等覺已，悉以廣大增上意樂，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奉施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諸資生具；奉獻菩薩諸妙樂具於僧伽眾而作恭敬。以此善根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愍重承事諸佛如來恭敬尊重。以希有想、聽聞正法，聞已受持隨分修行，多分於彼諸佛聖教淨信出家。既出家已，便能作閻持法師；此復多分以聞行相、逮得總持而爲法師。菩薩住此難勝地者，於無量劫，此諸善根轉勝熾然而得明淨，無量百劫、無量千劫、無量百千劫、無量百千那庾多劫、無量俱胝劫、乃至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此諸善根轉勝熾然而得明淨。唯諸佛子！譬如金師，以所鍊金作莊嚴具，以車碾磨瑩，轉更熾然轉復明淨；唯諸佛子！菩薩住此難勝地中，此諸善根亦復如是，以方便慧思惟觀察，更勝熾然，轉復明淨。由智加行功德所引思惟觀察，不可映奪。」

「又諸佛子！譬如日月星宿宮殿所有光明，一切風輪不能映奪，亦非風共；唯諸佛子！菩薩住於難勝地中，於此善根亦復如是，以方便慧思惟觀察隨所行故，一切聲聞諸獨覺等不能映奪，亦非世間餘善根共。而此菩薩十到彼岸中，靜慮到彼岸而得增上，餘到彼岸隨力隨分，非不修行。唯諸佛子！是名略說菩薩第五難勝智地。菩薩安住於此地中，



受生多作兜率陀天王，能為自在，善化有情，令捨一切外道邪法；能令有情住實諦中。諸所作業或以布施、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此等一切悉皆不離佛作意、法作意、僧伽作意、菩薩作意、菩薩行作意、到彼岸作意、諸地作意、佛力作意、無所畏作意、佛不共法作意，乃至不離一切行相勝妙、相應一切智智作意。常作願言：『我當一切諸有情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為導、為將、為帥，乃至願得一切智智所依止處。』若樂發起如是精進，由是精進一剎那頃，瞬息須臾證百俱胝諸三摩地，能見百俱胝佛，彼佛加持皆能解了。能動百俱胝世界，能往百俱胝諸佛刹土，能照百俱胝世界、成熟百俱胝所化有情，能住壽量百俱胝劫，於前後際各皆能入百俱胝劫，能正思擇百俱胝法門，能示現百俱胝身，身皆能現百俱胝菩薩眷屬圍遶。從此以上，是諸菩薩有願力者，由勝願故，所有遊戲：或身或光明或神通或眼或境界或音聲或行或莊嚴或勝解或所作，此等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易可數。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言：

菩薩第四焰慧地，所修正行已清淨，  
便悟三世佛平等，謂由戒定除見疑；  
於道非道並正行，觀察後後覺分智，

成熟有情平等故，通達此入第五地。  
念處為弓根利箭，正勤為馬神足車，  
五力堅鎧破怨敵，勇健得入第五地。  
慚愧為衣覺分鬘，淨戒芬馥定塗香，  
善巧方便妙莊嚴，遊總持林等持苑。  
神足為足正念頸，慈悲為眼智慧牙，  
人中師子無我吼，殄滅惑獸入五地。  
菩薩住此第五地，轉修勝上清淨道，  
志求佛法不退轉，思念慈悲無厭倦。  
積集福智勝功德，精勤方便觀上地，  
佛力所加具念慧，了知四諦皆如實。  
善知世諦勝義諦、相諦差別成立諦、  
事諦生盡及道諦、乃至無礙佛智諦，  
如是觀諦雖微妙，未得無礙勝解脫，  
以此能生大功德，是故超過世間慧。  
既觀諦已知有為，體性虛偽無堅實，  
得佛慈愍光明分，為利有情求佛智。  
觀諸有為前後際，無明昏闇愛纏縛，  
流轉遲迴苦趣中，無我有情及壽者，  
愛取為因受來苦，欲求邊際不可得，  
迷妄漂流無返期，此等可愍我應度；  
蘊宅界蛇諸見箭，欲火猛熾無明闇，  
愛河漂轉不假觀，苦海淪湮闕明導；

如是知已勤精進，所作皆爲度有情，名爲具念具慧者、乃至覺解方便者。習行福智無厭足，恭敬多聞不疲倦，莊嚴刹土引相好，如是一切爲有情。爲欲教化諸世間，善知書論數印等，亦能善解諸方藥，療治眾病悉令愈；文詞歌舞皆巧妙，布列宮宅園池等，種種寶性咸示人，利益無量有情故；日月星宿地震動，乃至身相亦觀察，靜慮等至及神通，爲益世間皆顯示。智者住此難勝地，供養諸佛及聽法，如以車磔瑩真金，善根轉淨亦如是。譬如星宿宮殿光，非爲風輪所映奪，如蓮處泥無染污，菩薩於世行亦然；多作兜史多天王，能摧異道諸邪見，所修諸善爲佛智，願得十力濟群生。此若發起大精進，刹那見百俱胝佛，得定至現身亦然，願力所作過於是。如是第五難勝地，人天尊者真實道，我以種種方便力，爲諸佛子宣說竟。

### 菩薩現前地 第六之一

菩薩既聞諸勝行，其心歡喜雨妙花，

放淨光明散寶珍，供養如來稱善說，百千天眾皆欣慶，共在空中雨眾寶，花鬘纓珞及幢幡，寶蓋塗香咸供佛。自在天王並眷屬，心生歡喜在空中，散寶成雲持供養，讚言佛子快宣說。無量天女空中住，共以樂音歌讚佛，聲中悉作如是言：佛語能除煩惱病，法性本寂無諸相，猶如虛空離分別，超諸取著絕言道，真實等品常清淨。若能通達諸法性，即於有無心不動，爲欲救世勤修行，此佛口生真佛子，不取眾相而行施，本絕諸惡堅持戒，解法無生常堪忍，知法性離具精進，煩惱已盡而入禪，善達性空分別法，具足智力能廣濟，滅除眾惡稱大士。如是妙音千萬種，讚已默然瞻仰佛；解脫月言金剛藏：以何行相入後地？

爾時金剛藏菩薩告眾菩薩言：「唯諸佛子！若是菩薩第五地中所修之道善圓滿已，欲入菩薩第六地者，當以十種法平等性而入。何等爲十？所謂以一切法無相平等，以一切法無自相平等，以一切法無起平等，以一切法無生平等，以一切法寂靜平等，以一切法本來清淨平等，以一切法無戲論平

等，以一切法不取不捨平等，以一切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陽焰水、如化平等，以一切法有無不二平等；以此十種法平等性入第六地。菩薩如是觀察隨瑩，隨順不逆一切諸法平等性故，通達第六現前智地，但以猛利須心而證，猶未現得無生忍門。菩薩隨行如是自性一切法時，以大悲愍爲先導故，以大悲愍爲增上故，爲欲圓滿大悲愍故，觀諸世間合散生滅。菩薩觀此世生滅時，作是思惟：『世間所有受生施設，一切皆由我執而起，若離我執即無世間受生施設。』復作是念：『此諸異生愚癡無智，執著於我，無明眩翳之所覆蔽，求有非有，隨不如理作意馳散，奔騖僻路，隨邪而行，集福、非福、不動諸行，而彼有情諸行所植有漏有取心之種子，復續來世生及老死中有後有。業田攝藏，無明闇覆，愛水滋潤，我慢漑灌、見網增盛，生名色種芽，生已增長。名色長已，五根流轉；諸根轉已，遞互與識相對有觸，由觸相對諸受發生，自後於受欣樂名愛，愛增長取，取增生有，由有生已、五蘊發生，五蘊起已，於五趣中漸漸衰變，衰已失壞；衰失壞故有諸熱惱，因熱惱故一切愁歎及苦憂惱、眾苦皆集。此之一切無有集者，任運而滅，亦無滅者。』菩薩如是隨順行相觀察緣起。」

「復次菩薩作是思惟：『以勝義相，於諦無知名爲無明，無明所作業果名行，行爲依止、初心名識，與識俱生餘四取蘊說爲名色，名色增長說爲六處，根境與識三事和合名有漏觸，俱生名受，於受味著名爲渴愛，渴愛增長是名爲取，從取起有漏業名爲有業，等流諸蘊起、名爲生，蘊熟爲老，蘊壞名死。臨死欲壞，愚迷之者有貪戀故心熱名愁，由愁發語號嗷喟歎，五根相對不悅名苦，意識相對不悅名憂，憂苦所生吁嗟名惱，純大苦對。如來增成，於中永無作者受者。』復作是念：『由執作者方有作用，既無作者，以勝義諦作用亦無。』即此菩薩作是思惟：『所言三界，此唯是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何以故？若於事中貪欲相應心起，是識事即是行；於行迷惑是即無明，行與無明及心共生，是謂名色，名色增長是謂六處，六處分是謂觸，觸共生是受，受用之時無厭是愛，愛逼攝受，不捨是取，彼有支生起是有，有所起名生，生熟爲老，老壞爲死。此中無明有二種所作：一緣緣故迷惑有情，二爲諸行生起與因。諸行亦有二種所作：一能生起未來異熟，二爲於識生起與因。識亦有二種所作：一互相資助，二爲六處生起與因。名色亦有二種所作：一互相資助，二爲六處生起與因。六處亦有二種所作：

一能現示自境差別，二爲於觸生起與因。觸亦有二種所作：一能觸所緣，二爲於受生起與因。受亦有二種所作：一能領納愛非愛境及二相違，二爲於愛生起與因。愛亦有二種所作：一令可染事中染著，二爲於取生起與因。取亦有二種所作：一能續離染，二爲於有生起與因。有亦有二種所作：一令後有異趣現前，二爲於生生起與因。生亦有二種所作：一能起諸蘊，二爲於老生起與因。老亦有二種所作：一令諸根有衰變異，二共死會合生起與因。死亦有二種所作：一能壞諸行，二非遍知斷。」

「復次，於中無明緣行者：無明緣性，謂行不斷，復有扶助。行緣識者：於行緣性，謂識不斷，復有扶助。識緣名色者：於識緣性，謂名色不斷，復有扶助。名色緣六處者：名色緣性，謂六處不斷，復有扶助。六處緣觸者：六處緣性，謂觸不斷，復有扶助。觸緣受者：於觸緣性，謂受不斷，復有扶助。受緣愛者：於受緣性，謂愛不斷，復有扶助。愛緣取者：於愛緣性，謂取不斷，復有扶助。取緣有者：於取緣性，謂有不斷，復有扶助。有緣生者：於有緣性，謂生不斷，復有扶助。生緣老死者：於生緣性，謂老死不斷，復有扶助。」

「無明滅故行滅者：由於無明緣性無故，諸行斷滅，更無扶助。行滅故識滅者：由於諸行緣性無

故，識亦斷滅，更無扶助。識滅故名色滅者：由於識緣性無故，名色斷滅，更無扶助。名色滅故六處滅者：由於名色緣性無故，六處斷滅，更無扶助。六處滅故觸滅者：由於六處緣性無故，觸亦斷滅，更無扶助。觸滅故受滅者：由於觸緣性無故，受亦斷滅，更無扶助。受滅故愛滅者：由於受緣性無故，愛亦斷滅，更無扶助。愛滅故取滅者：由於愛緣性無故，取亦斷滅，更無扶助。取滅故有滅者：由於取緣性無故，有亦斷滅，更無扶助。有滅故生滅者：由於有緣性無故，生亦斷滅，更無扶助。生滅故老死滅者：由於生緣性無故，老死斷滅，更無扶助。」

「復次，於中：無明、愛、取，是謂煩惱流不斷絕；行、有，是業流不斷絕；餘支是苦流不斷絕；以差別故前後際滅，是流斷絕。如是一流，悉是無我，離我、我所，自性生滅猶若束蘆。」

「復次，所說無明緣行，是前世觀待；識乃至受，是現世觀待；愛乃至有，是後世觀待；由是於後相續流轉。無明滅故行滅者，是觀待斷絕。復由如是十二有支、有三苦性，此中諸行乃至六處，是行苦性；觸受此二是苦苦性；所餘有支是壞苦性。無明滅故行滅者，是三苦性究竟斷滅。無明緣行者，是則顯行從因從緣所生之性，餘亦如是。無明

滅故行滅者，此則顯示行無自性，餘亦如是。無明緣行者，是生連縛，餘亦如是。無明滅故行滅者，是滅連縛，餘亦如是。無明緣行者是隨順有，觀餘亦如是。無明滅故行滅者，是隨順盡滅，觀餘亦如是。菩薩如是以十行相、順逆觀察諸緣起法。所謂有支相續故、入一心故、自業差別故、不相捨離故、三流不斷故、前今後世觀待理故、三苦集故、因緣所生故、生滅連縛故、觀有盡故，菩薩以是十種行相觀諸緣起；由以無我無壽命者、無數取趣、自性空寂、離作者受者觀緣起故，空解脫門而現在前。即此菩薩彼諸有支自性滅故，究竟解脫現證住故，無少法相後生起者，由是無相解脫門而現在前。又此菩薩如是趣入空無相已，無餘願求，唯除大悲爲先導故成熟有情，由是無願解脫門而現在前。菩薩如是修習此三解脫門時，離自他想、遠離作者及受者想，離有無想，大悲爲首。於未修證諸覺分法爲修證故，轉復修行作是思惟：『由相應故有爲法轉，由不相應不能流轉；由和合故有爲流轉，若無和合則不流轉；我已解了諸有爲法如是多咎污染而轉，是故我今當斷相應及彼和合，然爲成熟諸有情故，不應永滅一切有爲。』唯諸佛子！菩薩如是觀諸有爲多咎污染、永無自性，本性畢竟不生不滅；觀察此時興大悲故，不捨一切有情聚故，

名無著智現前般若波羅蜜多住，以寄現故而現在前。菩薩成就如是智已，慧到彼岸住之所照，引發能引覺分眾緣。然非有住而住之，觀有爲法自性寂滅不住，於彼菩提分法未圓滿。菩薩住此現前地中，名入空性三摩地而現在前；自性空性三摩地、勝義空性三摩地、最上空性三摩地、大空性三摩地、相應空性三摩地、引發空性三摩地、如理無分別空性三摩地、有願戀空性三摩地、離不離空性三摩地，而悉現前。此菩薩如是上首，於空性門百萬三摩地而現在前；如是於無相門百萬三摩地，於無願門百萬三摩地皆現在前。」

## 佛說十地經卷第五

大唐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  
於北庭龍興寺 譯

### 菩薩現前地之餘

「唯諸佛子！菩薩住此現前地中，不壞意樂轉更圓滿，決定意樂、賢善意樂、甚深意樂、不退轉意樂、不休息意樂、無垢意樂、無邊意樂、求智意樂、方便與慧相應意樂皆得圓滿。於是菩薩此諸意

樂，順佛菩提對諸異論，精進不退入於智地，捨離聲聞獨覺乘地，一向決定趣於佛智，以諸魔怨煩惱現行不可映奪，善住菩薩智光明中，善修習空無相無願法之現行，恒與方便慧觀相應，間雜引發菩提分法。菩薩住此現前地時，慧到彼岸住得增上，及證第三猛利順忍。」

「以於諸法如理隨順不違逆故，菩薩住此現前地中，以廣大見及以願力，現見多佛、多百佛、多千佛、多百千佛、多百千那庾多佛、多俱胝佛、多百俱胝佛、多千俱胝佛、多百千俱胝佛、多百千俱胝那庾多佛。菩薩見是如來應供正等覺已，悉以廣大增上意樂，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奉施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諸資生具；奉獻菩薩諸妙樂具於僧伽眾而作恭敬；以此善根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殷重承事諸佛如來，恭敬尊重；以希有想聽聞正法，聞已受持；以無顛倒等持慧智，光明修行，堅固正行憶持不忘，轉更得入如來法藏。於是菩薩住此第六現前地者，於無量劫此諸善根轉復熾然、轉更明淨；無量百劫、無量千劫、無量百千劫、無量百千那庾多劫、無量俱胝劫、無量百俱胝劫、無量千俱胝劫、無量百千俱胝劫、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此諸善根轉復熾然、轉更明淨。唯諸佛子！譬如金師以所鍊金作莊嚴具，以琉璃寶瑩飾側填，轉得熾

然、轉更明淨。唯諸佛子！菩薩住此現前地中，此諸善根亦復如是，以方便慧隨所思察，轉得熾然、轉更明淨，展轉寂滅無能映奪。又諸佛子！譬如月光能令有情身得悅豫，非四風轉所能斷壞；唯諸佛子！菩薩住此現前地中，此諸善根亦復如是，能滅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有煩惱火焰，非四魔道所能斷壞。彼於十種波羅蜜多慧到彼岸而得增上，餘到彼岸隨力隨分，非不修行。唯諸佛子！是名略說菩薩第六現前地。」

「菩薩安住於此地時，受生多作妙化天王，能作自在善化有情，令增上慢畢竟休息，常以一切聲聞問難不可映奪，能令有情證入緣起諸所作業，或以布施、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此等一切悉皆不離佛作意、法作意、僧伽作意、菩薩作意、菩薩行作意、到彼岸作意、諸地作意、佛力作意、無所畏作意、佛不共法作意、乃至不離一切行相妙相應一切智智作意，常作願言：『我當一切諸有情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為導、為將、為帥，乃至願得一切智智所依止處。』若樂發起如是精進，由是精進一剎那頃，瞬息須臾證入菩薩百千俱胝諸三摩地，能見百千俱胝諸佛，彼佛加持皆能解了；能動百千俱胝世界，能往百千俱胝佛刹，能照百千俱胝世界，成

熟百千俱胝有情，住壽百千俱胝大劫，於前後際各能入百千俱胝劫；思擇百千俱胝法門，能示現百千俱胝身，身身能現百千俱胝菩薩眷屬圍遶；從此以上，是諸菩薩有願力者，由勝願故，有所遊戲：或身、或光明、或神通、或眼、或境界、或音聲、或行、或莊嚴、或勝解、或所作，此等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易可數。」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言：

菩薩已淨第五地，觀法無相無自性，  
無起無生常寂靜，性本清淨無戲論，  
亦無取捨如幻等，有無不二離分別，  
隨順法性如是觀，由此智入第六地。  
猛利順忍智具足，觀諸世間生滅相，  
知由我執世間生，除我執已世無有；  
如理通達緣起空，不壞假立和合用，  
無作無受無命者，諸行如雲遍興起。  
於諦無知名無明，癡所造業果名行，  
生時初心名為識，俱生餘蘊是名色；  
即此增長名六處，三和謂觸俱生受，  
欣受名愛愛增取，有漏業有蘊起生；  
蘊熟名老蘊壞死，純大苦聚如是集，  
了達三界唯是心，十二有支依心有。  
生死皆由心所作，若心滅者生死盡，

無明所作有二種，由緣迷故與行因，  
如是乃至老終歿，從此苦生無有盡。  
無明緣性謂諸行，不斷而復有助成，  
由斯無故諸行斷，更無扶助餘亦爾；  
癡愛取是煩惱流，行有是業餘皆苦，  
無明與行為過去，識至於受是現在；  
愛取有生未來苦，觀待斷是苦邊際，  
行至六處是行苦，觸受增長是苦苦，  
所餘有支是壞苦，若見無我三苦滅，  
以從因緣行等起，緣離則斷故性空；  
無明為緣是生縛，於緣得離縛乃除，  
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  
由此彼有無亦然，十種思惟心離著，  
有支相續一心攝，自業不離及三流。  
三際三苦因緣生，連縛起滅順無盡，  
如是普觀緣起行，無作無受無自性；  
如幻如夢如光影，亦如愚夫逐陽焰，  
觀是入空解脫門，知緣性離入無相，  
了其虛妄無所願，唯除慈愍救有情。  
大師修行解脫門，轉益大悲求佛法，  
知有為從和合有，志樂決定勤精進；  
證空等持具百萬，無相無願亦復然，  
般若順忍皆增上，解脫智慧得成滿；

復以意樂供多佛，於佛教中修習道，得佛法藏增善根，如金琉璃所瑩飾；如月清涼被眾物，四風來觸無能壞，此聖能超四魔道，息世惑熱亦如是；住此多作善化王，化導有情除我慢，所作皆求一切智，悉已超勝聲聞道；此地精勤獲百千，俱胝菩薩三摩地，亦見若干無量佛，譬如盛夏空中日；其深微妙難見知，聲聞獨覺無能了，如是菩薩第六地，我爲佛子已宣說。

### 菩薩遠行地第七

是時大眾心歡喜，散寶成雲在空中，普發種種妙音聲，白於最勝清淨者：了達勝義智自在，成就功德百千億，人中蓮花無所著，爲利群生演深行。自在天主在空中，放大光明照佛身，亦散最上妙香雲，普供除憂煩惱者。爾時大眾皆歡喜，悉發大音同讚述：我等聞斯地功德，則爲已獲大善利。天女是時心慶悅，競奏樂音千萬種，悉以如來神力故，聲中共作如是言：威儀寂靜最無比，能調難調世應供，

已超一切諸世間，而行於世闡妙道；雖現種種無量身，知身一一無所有，巧以音詞說諸法，不取文字音聲相。往詣百千諸國土，以諸上供供養佛，智慧自在無所著，不生於我佛國想。雖勤教化諸有情，而無彼己一切心，雖已修成廣大善，而於善法不生著。以見一切諸世間，貪恚癡火常熾然，於諸想念悉皆離，發起大悲精進力。一切諸天及天女，種種供養稱讚已，悉共同時默然住，瞻仰人尊願聞法。時解脫月復請言：此諸大眾心清淨，第七地中諸行相，唯願佛子爲宣說。

爾時金剛藏菩薩告眾菩薩言：「唯諸佛子！若是菩薩第六地中所修地道善圓滿已，欲入菩薩第七地者，當以十種妙方便慧所引不共進道勝行而入。何等爲十？所謂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摩地，而集廣大福德資糧；證入諸法無我無壽者無數取趣，而不捨修四無量心；發起廣大福德及法，修行增上到彼岸行，而於諸法無少執著；已得遠離一切三界，而能引發三界莊嚴；已得畢竟寂靜寂滅，遠離一切諸煩惱焰，而能引發一切有情貪瞋癡焰寂滅之行；現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水中月、如鏡中像，自



性無二，而能引發業用無量差別意樂；依善修習諸刹土道與虛空等，而能引發佛刹清淨莊嚴之行；了知諸佛法身為性猶如虛空，而能引發妙色相好莊嚴其身；又知諸佛音聲本性寂靜不可言說，而能引發一切音韻差別莊嚴；了知諸佛一刹那頃頓悟三世，而能隨入顯示種種相劫數等；觀諸有心情意樂故，菩薩如是以此十種妙方便慧所引不共進道勝行，從第六地入第七地。」

「唯諸佛子！菩提薩埵由此十種妙方便慧所引不共進道勝行現在前故，名為已入於第七地。菩薩住此第七地中，入於無量諸有情界，入於無量諸佛世尊成就調伏有情之業，入於無量諸世界網，入於無量諸佛世尊佛刹清淨，入於無量法差別性，入於無量諸佛世尊智正等覺，入於無量劫數差別，入於無量諸佛世尊覺悟三世，入於無量有情勝解差別之相，入於無量諸佛世尊示現種種名號色身，入於無量有情意樂根之差別，入於無量諸佛世尊言音、令他有情生喜，入於無量有情種種心行差別，入於無量諸佛世尊廣大智行，入於無量諸聲聞乘遊路勝解，信解無量諸佛世尊演說入道，入於無量諸獨覺乘修證成就，入於無量諸佛世尊演說趣入甚深智門，入於無量諸菩薩行所修加行，入於無量諸佛世尊演說趣入大乘之集。即此菩薩作是思惟：『諸佛

境界如是無量百俱胝劫不易算數，千俱胝劫、百千俱胝劫、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易算數，此佛境界我應發起，以無功用、無分別、無異分別，當令圓滿。』菩薩如是多善觀智通，無間無缺精勤修學，以不動故，名已安住於方便慧熏修不共進道勝行。又此菩薩於一刹那能引發道不起于定，行時引發如是正智，精勤修學。住坐臥時乃至眠夢遠離蓋障，諸威儀中行道如意，正想作意。彼於一心一刹那中，十到彼岸具足成就。所以者何？由是菩薩所起一切心之所念，念念皆以大悲為首，迴向修證一切佛法，趣如來智。於此菩薩所有善根，為求佛智施與有情，是彼布施波羅蜜多。慈悲為首，於諸有情不為損害，是彼安忍波羅蜜多。無厭增進後後善法，是彼精進波羅蜜多。一切智道常現在前，未嘗散亂，是彼靜慮波羅蜜多。於性不生不滅法中現前之忍，是彼般若波羅蜜多。引發無量智，是彼方便善巧波羅蜜多。引發後後智，是彼願波羅蜜多。一切異論及諸魔眾無能壞道，是則彼力波羅蜜多。如實建立一切諸法，是名彼智波羅蜜多。唯諸佛子！菩薩住此遠行地中，如是十種波羅蜜多，刹那皆得具足四種攝事及四加持、三十七品菩提分法、三解脫門，略言一切覺分之法，刹那刹那皆悉圓滿。」

如是說已，解脫月菩薩問金剛藏菩薩言：「唯諸佛子！菩薩豈但於第七地一切覺分而得圓滿？爲於一切菩薩地中亦滿足耶？」金剛藏菩薩言：「佛子！菩薩一切十地位中，一切覺分悉皆圓滿，然於菩薩第七地中最高殊勝。所以者何？唯佛子！此菩薩地，今有加行行得圓滿，轉能趣入智神通行。然唯佛子！於初地中，一切大願爲所緣，覺支圓滿；第二地中遣心垢故，第三地中正願增長得法明故，第四地中趣入道故，第五地中隨順一切世間事業故，第六地中趣入甚深諸法門故；今此菩薩第七地中，具足發起諸佛法故覺支圓滿。所以者何？菩薩所有始從初地，至第七地中之所引發智加行分，此從菩薩第八智地，以無功用悉皆成就。佛子！譬如有二世界：一者染淨，二者純淨，是二界中間難可得過，唯除有大神通力持。佛子！菩薩雜淨行門亦爾，難可得過，唯除有大誓願方便慧通力。」解脫月菩薩言：「唯諸佛子！豈於前七菩薩地中菩薩正行，以煩惱行之染污耶？」金剛藏菩薩言：「佛子！以從初地諸菩薩行，當言遠離諸煩惱業，迴向菩提增上力故；然與隨類道平等故，於七地中未可當言超煩惱行。佛子！譬如轉輪聖王，乘天象寶巡四大洲，人間貧苦雜染皆能了知，而不爲彼眾患所污，然未名爲超過人位；若捨王身生於梵世，乘梵

宮殿巡覽千界，示現梵天光明威德，爾乃名爲超過人位。佛子！菩薩亦復如是：始初地、乘御菩薩到彼岸乘，遍遊世間，知諸有情雜染過患，而不爲彼眾患所污，乘正道故。然於七地猶未可言超煩惱患，若捨一切有功用，從第七地入第八地，乘御菩薩清淨之乘遍遊世間，知雜染患，不爲所染，已超過故。菩薩安住於此菩薩第七地中，多分超過貪等一切諸煩惱，眾菩薩修此遠行地時，如應當言：非有煩惱，非無煩惱。所以者何？一切煩惱不現行故，不應說爲有煩惱者；希求佛智猶未得故，不應說爲無煩惱者。」

「菩薩住此第七地中，成就增上意樂，清淨身語意業，超過一切如來所毀不善業道，常恒護持諸佛所讚十善業道，如前所說。於第五地所引世間工巧業處，此之一切七地菩薩以無功用自然而轉，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共許爲師，唯除如來正遍等覺及已安住第八地等諸大菩薩。意樂加行無與等者，所有靜慮等持等至神通解脫，此彼一切皆得現前。由修行相現在前故，非由異熟而得成就如第八地。於此菩薩安住第七遠行地者，諸心念中妙慧方便修力成滿，一切覺支轉得圓滿。復次，而是菩薩住此第七菩薩地時入：名善思擇菩薩三摩地、名善思義三摩地、名殊勝慧三摩地、名分別義藏三摩地、名擇一

切義三摩地、名善住堅根三摩地、名智神通門三摩地、名法界瑩飾三摩地、名如來勝利三摩地、名入種種義藏生死涅槃門三摩地，菩薩如是大智神通爲首，入滿百萬諸三摩地，淨治此地。由得如是妙方便慧之所熏修三摩地故，獲大悲故，超過聲聞獨覺乘地，智慧觀察地現在前。於是菩薩住此菩薩第七地者，無量身業離相隨轉，無量語業離相隨轉。無量意業離相隨轉，極善清淨無生法忍之所顯發。」

解脫月菩薩言：「唯佛子！初地菩薩豈無無量身語意業，超諸聲聞獨覺行耶？」金剛藏菩薩言：「佛子！雖有此行，但由佛法所緣增上力故，非由自覺慧所觀察。於此菩薩第七地中，由自覺慧觀境界故無能映奪。佛子！譬如王子生在王家，正后所生，具足王相；纔生即能映蔽臣眾，但以父王增上自在，非以自智之所思察。若身長大，藝業悉成，乃以自智力所持故，超過一切眾臣所作。佛子！菩薩亦復如是，由初發心映蔽一切聲聞獨覺，但由廣大增上意樂，非由自覺慧所觀察。今此菩薩第七地中，於自所行安立智故，出過一切聲聞獨覺所作事業。」

「佛子！菩薩住此第七地已，雖得甚深寂靜無行身語意業，而不捨離尋求勝進勇猛加行。」解脫月菩薩言：「佛子！菩薩齊何等地能入滅定？」金

剛藏菩薩言：「佛子！菩薩從第六地能入滅定，今住菩薩第七地中，能於一心剎那中趣入滅定，而不應言於滅作證，由此菩薩說爲成就甚難希奇身語意業：謂常安住實際住中，而於寂滅能不作證。佛子！譬如有人乘大船舶入於大海，得船善巧，善知水相，此終不遭大海水難。佛子！菩薩住此第七地中亦復如是，乘到彼岸船，常能安住實際住中，而於寂滅能不作證。佛子！菩薩得是智已，由三摩地智力修習所引妙慧，以大方便善巧力故示生死門，而其意樂住在涅槃。眷屬圍遶，常樂遠離，以願力故三界受生，而非世法過患所污。雖常寂滅，而以方便還示熾然。雖然不燒，常順佛智，示入聲聞及獨覺地。得佛境界藏，示住魔境界、趣四魔道、現行魔法。示行一切諸外道行，而其意樂不捨佛法。示順一切世間業行，而常樂入出世法趣。所有一切莊嚴之事，皆過一切人、天、龍、藥叉、鬼神、及釋梵護世之所有者，而不捨樂法作意。佛子！菩薩成就如是智慧；住此菩薩遠行地已，由廣大見及以願力，現見多佛、多百佛、多千佛、多百千佛、多百千那庾多佛、多俱胝佛、多百俱胝佛、多百千俱胝佛、多百千俱胝那庾多佛，菩薩見是如來應供正等覺已，悉以廣大增上意樂，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奉施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諸資生具；奉獻菩薩

諸妙樂具於僧伽眾而作恭敬；以此善根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尊重承事諸佛如來。恭敬尊重、以希有想聽聞正法，聞已受持；以無顛倒等持慧智光明修行，以成就於諸佛所護持聖教，一切聲聞及諸獨覺自現觀中所有問難、無能退屈。於彼多分饒益有情法忍得淨。菩薩住此遠行地中，於無量劫，此諸善根轉得熾然清淨堪能，轉復明淨。無量百劫、無量千劫、無量百千劫、無量百千那庾多劫、無量百千俱胝劫、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無量百千俱胝轉更明淨。佛子！譬如金師以所鍊金作莊嚴具，諸摩尼寶瑩飾側填，甚為光麗，極為明淨，餘莊嚴具所不能及。佛子！菩薩住此第七遠行地中，此諸善根亦復如是，以方便慧之所引發，轉得熾然轉復明淨，一切聲聞獨覺善根不能映奪。佛子！又如日光不為一切眾星月光所能映奪，多分枯涸瞻部州中穢濕泥潦；佛子！菩薩住此遠行地中，此諸善根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獨覺善根不能映奪，多分枯涸一切有情煩惱垢穢。彼於十種波羅蜜多：方便善巧波羅蜜多以為增上，餘到彼岸隨力隨分，非不修行。佛子！是名略說菩薩第七遠行地也。」

「菩薩安住於此地時，受生多作他化自在天王，善授一切聲聞獨覺現觀方便，能令有情入離生

正性。諸所作業，或以布施、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此等一切悉皆不離佛作意、法作意、僧伽作意、菩薩作意、菩薩行作意、到彼岸作意、諸地作意、佛力作意、無所畏作意、佛不共法作意，乃至不離一切行相勝妙、相應一切智智作意，常作願言：『我當一切諸有情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為導、為將、為帥，乃至願得一切智智所依止處。』若樂發起如是精進，由是精進一刹那頃，瞬息須臾證得百千俱胝那庾多諸三摩地，能見百千俱胝那庾多佛，彼佛加持皆能解了。能動百千俱胝那庾多世界，能往百千俱胝那庾多佛刹，能照百千俱胝那庾多世界，成熟百千俱胝那庾多有情，住壽百千俱胝那庾多劫，於前後際各能入百千俱胝那庾多劫，善能思擇百千俱胝那庾多法門，示現百千俱胝那庾多身，身身能現百千俱胝那庾多菩薩眷屬圍遶。從此以上，是諸菩薩有願力者，由願力故，所有遊戲：或身、或光明、或神通、或眼、或境界、或音聲、或行、或莊嚴、或勝解、或所作，此等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易可數。」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言：

第六地行善備已，則修方便慧所印，不共進道殊勝行，以此趣入第七地。

處三脫門積福德，通達無我修慈悲，  
福德及法常充滿，行到彼岸無執著；  
遠離三界而莊嚴，寂然滅世無煩惱，  
知法如幻而辦業，了刹如空樂嚴土。  
解身無相集相好，達響離言善開演，  
刹那頓悟顯眾相，智者以此昇七地；  
觀察此法得明了，廣為群迷興利益，  
入有情界無有邊，佛教化業亦無量；  
能入刹土法劫數，勝解意樂及心行，  
說三乘法無限量，由是教化諸群品；  
刹那引發雙運道，於四威儀常修慧，  
一一迴向佛菩提，念念具十到彼岸。  
善施有情是布施，滅惑為戒不害忍，  
求善無厭斯精進，於道不動即靜慮；  
忍法無生名為慧，起無量智是方便，  
引發後後智謂願，無能摧伏是為力；  
如實成立法是智，如是念念皆成滿。  
初地勝願覺支滿，二地遠離心垢故，  
三地願增法明故，第四地中入道故，  
五順世間事業故，六入甚深法門故，  
第七地中由發起，一切佛法覺支滿；  
以是能令第八地，一切所作咸清淨。  
此地難過唯智者，以大願智乃能超；

如雜純淨二界間，唯依神通乃能過；  
又如輪王無染著，然未名為超人位，  
若住第八智地中，爾乃踰於心境界；  
如生梵世超人位，如蓮處水無染著。  
此地雖超諸惑眾，不名有惑非無惑，  
以無煩惱而現行，希求佛智猶未得；  
世間所有眾技藝，經書詞論普明了，  
淨慮等持及神通，是由修行速成就。  
菩薩修斯七道地，超過一切二乘行，  
初地願故此由智，譬如王子力具足。  
成就甚深仍進道，數入滅定不作證，  
譬如乘船入海中，在水不為水所溺。  
方便慧行功德具，一切世間無能了，  
供養多佛心益明，如以妙寶莊嚴金。  
此地菩薩智最明，如日舒光竭愛水，  
又作自在天中主，化導群生修正智。  
若加勇猛精勤力，獲多等持見多佛，  
百千俱胝那庾多，願力自在復過是。  
此是菩薩遠行地，方便知慧清淨道，  
一切世間天及人，聲聞獨覺無能測。

# 佛說十地經卷第六

大唐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  
於北庭龍興寺  
譯

## 菩薩不動地第八

是時天王及天眾，聞此勝行皆歡喜，爲欲供養於如來，及以無量大菩薩，雨妙幡花及幢蓋，香鬘瓔珞與寶衣，無量無邊千萬種，悉以摩尼作嚴飾。天女同時奏天樂，普發種種妙音聲，供養於佛並菩薩，共作是言而讚歎：一切見者兩足尊，哀愍有情現神力，令此種種諸天樂，普發妙音咸得聞；於一毛端百千億，那庾多國微塵數，如是無量諸如來，於中安坐說妙法；一毛孔內無量刹，各有四洲及大海，須彌鐵圍亦復然，悉見有中無迫隘；一毛端處有六趣，三種惡道及人天，諸龍神眾阿修羅，各隨自業受果報；於彼一切刹土中，悉有如來演妙法，隨順一切有情心，爲轉最上淨法輪；刹中種種有情身，身中復有種種刹，人天諸趣各各異，佛悉知己爲說法；

大刹隨欲變爲小，小刹隨欲變爲大，如是神通無有量，世間共說不能盡。普發此等妙音聲，稱讚如來功德已，眾會歡喜默然住，一心瞻仰欲聽法。時解脫月復請言：今此眾會皆寂靜，願說隨次之所入，第八地中之行相。

爾時金剛藏菩薩告眾菩薩言：「唯諸佛子！若是菩薩於七地中善修決擇，以慧方便善淨諸道，善集資糧善結大願，善蒙安住如來加持，得自善根力所持性，隨順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作意而行，善淨增上意樂思察，由福智力之所涌起，以大慈悲，於諸有情不捨加行，隨於無量智道而行，入一切法本來無生無起無相無成無壞，無斷盡、無流轉、無止息性爲性。初中後位皆悉平等，以真如中無分別故，入一切智。卽此菩薩遠離一切心意識分別妄想，無所執著，與虛空等，顯然入性，名爲已得無生法忍，佛子！菩薩成就如是無生法忍，纔證菩薩不動地故得甚深住，難可了知。同無差別，離一切相，止息一切想之執著無量無邊，以諸聲聞及以獨覺不可映奪寂靜現前。佛子！譬如苾芻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漸入第九想受滅定，一切動亂憶想分別悉皆止息；佛子！菩薩纔得不動地已，亦復如是，離諸功用，任運至得無功用性，遠離一切身語意

務，安住異熟。佛子！譬如有人夢見自身墮在大河，爲欲渡故發大勇猛、起大翹勤，以大勇猛起翹勤故，即便寐寤，既寤寐已，所作一切勇猛遽務、皆悉休息；佛子！菩薩亦復如是，見有情聚、墮在煩惱四大瀑流，爲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翹勤，由以發起大精進故，纔至菩薩不動地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卽此菩薩所有一切二取現行、或相現行，不復影現。佛子！譬如天仙生在梵世，欲界煩惱終不現行；佛子！菩薩住此不動地時亦復如是，一切心意及識現行、不復現起。又此乃至諸佛現行、菩提現行、菩薩現行、涅槃現行、尙不現起，況復發起世間現行？」

「復次佛子！菩薩如是行此第八不動地時，安住本願力所持已，卽於如是法門駛流，蒙諸如來覺悟勸導，是時諸佛授與引發如來妙智，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此卽隨順一切佛法勝義之忍；然善男子！我等諸佛所有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佛法自在，汝今未得，當爲成就佛法自在，應起精進，於此忍門勿復棄捨。又善男子！汝雖得是寂滅解脫，然彼一切異生種類未得寂靜，未能寂滅，常順異煩惱現行，種種尋伺之所侵害，汝當愍念。又善男子！汝當憶念本所誓願，謂令有情皆得義利及不思議智慧之門。又善男子！一切諸佛法

性如是，若佛出世或不出世，法界常住終無變易；非但以此諸佛得現，一切聲聞及諸獨覺亦證此法無分別法性。又善男子！汝觀我等佛身無量，智慧無量，剎土無量，光輪無量，智所引無量清淨音韻亦無有量；汝今亦應引發此事。又善男子！汝今唯得此一法明，謂諸法中無分別慧；然善男子！如是法明，諸佛如來無邊所行，無邊所作，無邊所繫；爲欲證彼，當起引發。又善男子！汝觀十方無量剎土、無量有情、無量諸法種種差別，應是一切如理通達。』佛子！如是諸佛世尊覺悟勸導此地菩薩，授與此等無量無邊引發智門，令其無智差別故，能成如是引發之業。佛子！我今告汝得解；若時諸佛不垂誨示，令此菩薩入於如是引發門者，當時卽入究竟涅槃，休息一切利有情業；以是諸佛授與如是引發無量智慧業故，此地菩薩於一念頃所引智業，此比於前：從初發心乃至七地所修諸行，百倍爲勝、千倍百千倍、俱胝倍百俱胝倍、千俱胝倍、百千俱胝倍、百千俱胝那庾多倍爲勝，算數計喻乃至烏波尼殺曇倍亦復爲勝。所以者何？佛子！菩薩先以一身引發諸行，今乘此地，以依無量分身差別修菩薩行，以能引發無量音聲，以能引發無量智慧，以能引發無量受生，以能嚴淨無量佛剎，以能成熟無量有情，以悉承事無量諸佛，以悟無量法之理

趣，以起無量神通勢力，以依無量眾會差別，以無量行身語意業，一切菩薩正行之力皆悉成滿，以不動故。佛子！譬如海船未至大海，以有用排牽而去；若至海已，則無功用任運而行，以於大海風輪飄汎，一日所行，此比於前有功用時，設經百歲，不能爾所無量而至；佛子！菩薩亦復如是，已善積集善根資糧、修證大乘，隨至菩薩正行大海，一須臾頃以無功用智入一切智智，此比於前有功用業，經百千劫不能爾所無量而至。」

「唯諸佛子！菩薩已至於第八地，以由廣大方便善巧妙智所引無功用行，菩薩正慧觀一切智智之時，觀世界成觀世界壞——如世間成皆能了知，如世間壞皆能了知，由何業集、世間成就皆能了知，由何業盡、世間壞滅皆能了知，幾時世界成皆能了知，幾時世界壞已住？皆能了知。又知地界小大無量及差別相，了知水界小大無量及差別相，了知火界小大無量及差別相，了知風界小大無量及差別相；又知微塵細相、粗相、無量相、及差別相，於何世界所有若干微塵積聚、微塵差別皆能了知，於何世界所有若干地界微塵皆能了知，所有若干水界微塵皆能了知，所有若干火界微塵皆能了知，所有若干風界微塵皆能了知，所有若干有情界微塵皆能

了知，所有若干刹土聚微塵皆能了知。又此菩薩知有情身粗細相身差別相——知依那洛迦身有若干微塵，知依傍生身有若干微塵，知依鬼界身有若干微塵，知依阿修羅世間身有若干微塵，知依天世間身有若干微塵，知依人世間身有若干微塵。菩薩如是趣入微塵差別智已，知欲界成、知色界成、知無色界成；知欲界壞、知色界壞、知無色界壞。能知欲界小大無量及差別相，能知色界小大無量及差別相，能知無色界小大無量及差別相；了知三界。於觀三界隨行智中，復善引發智光明已，於諸有情身差別智已得善巧；於身分別智得善巧，則於示現受生引慧，此菩薩隨有情類受生差別及身成就，隨其所應而為同類，示現自身，成熟有情。」

「復次，菩薩於一三千大千世界普能遍滿，隨有情身勝解差別引發受生，以影現智隨所行故，若二若三若四若五、若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若百乃至不可說數無量三千大千世界，皆能遍滿隨有情身勝解差別，隨其所應引發受生，以影現智隨所行故。菩薩成就如是智已，從一佛刹其身不動，於不可說諸佛刹土眾會之中皆悉顯現；而此菩薩隨諸有情身及勝解意樂差別，能於彼彼佛國土中，及於彼彼眾會道場彼彼之處，如是如是示現其身；所謂於沙門眾中現沙門形，婆羅門眾中現婆羅



門形，刹利眾中現刹利形，吠舍眾中現吠舍形，長者眾中現長者形，居士眾中現居士形，於四天王眾中現四天王形，於三十三天眾中示現三十三天形，夜摩眾中、兜率陀眾中、樂變化眾中、他化自在眾中、魔王眾中、各隨其類而為現形，於梵眾中現梵形色。又此菩薩：應以聲聞身得調伏者，而為示現聲聞身形；應以獨覺身得調伏者，而為示現獨覺身形，應以菩薩身得調伏者，而為示現菩薩身形；應以如來身形得調伏者，而為示現如來身形。佛子！菩薩如是於不可說佛刹土中所有若干有情勝解，於彼彼處如是如是現身差別。」

「復次，此菩薩遠離一切身相分別，得身平等性，知有情身、刹土身、業果身、聲聞身、獨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智身、法身、虛空身；此菩薩知有情心意樂引發，若樂隨欲，將有情身置於自身；如是刹土身、業果身、聲聞身、獨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智身、法身、虛空身，置於自身。又此菩薩知有情心意樂引發，若樂隨欲，能以自身置於一切諸有情身，能以自身置於刹土身、業果身、聲聞身、獨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智身、法身、虛空身，亦復如是。菩薩已知諸有情心意樂引發，而將此身隨欲置於彼彼身中；是菩薩於有情身中，知業身、異熟身、煩惱身、有色身、無色身。於刹

土身中：小相、大相、無量相、雜染相、清淨相、亂住相、仰住相、覆入相、方網差別相，皆悉能知。於業果身中，能知差別，知假建立。於聲聞身、於獨覺身、於菩薩身，能知差別知假建立。於如來身中，知等覺身、顯身、化身、加持之身、相好莊嚴微妙色身、光明身、意生身、福德身、法身、智身，皆悉能知。於智身中，善思察相、如實觀相、果及加行所攝之相、世間出世間差別相、三乘安立相、共不共相、出離非出離相、有學無學相，皆悉能知。於法身平等性相、不毀壞相、隨諸分位及假世俗安立之相、有情無情法安立相、佛法聖僧法安立相，皆悉能知。於虛空身，知無量根遍行之相、無形質相、無異無邊相、以持色聚得顯了相，皆悉能知。即此菩薩如是已能引發身智，得壽自在，於不可說不可說劫加持壽量故；得心自在，已於無量無數等持、觀入智故；得資生自在，已能示現一切世界無量莊嚴具、莊飾加持故；得業自在，應時能現業果加持故；得生自在，於一切世間示現受生故；得勝解自在，已能示現一切世界佛充滿故；得願自在，於隨所欲佛刹時分，示等覺故；得神通自在，諸佛刹中皆能示現神通遊戲故；得法自在，已能示現無邊無中法門明故；得智自在，示現佛力無畏不共佛法相好正等覺故。菩薩得此十自

在故，即得名爲不思議智者、廣大智者、不可映奪智者。於是菩薩已至如是，已能成就如是智慧，畢竟無罪身業現行任運隨轉，畢竟無罪語業現行任運隨轉，畢竟無罪意業現行任運隨轉，於一切業，智爲先導，隨智而轉。慧到彼岸以爲增上，大悲爲首，方便善巧善所分別，願善所引、如來加持善所加護，於諸有情利益加行，無有休息，隨於無邊世界差別行。佛子！舉要言之：菩薩至於不動地已，所有身語意業現行，皆爲積集一切佛法。」

「復次，菩薩如是至於不動地中，於意樂力得善安住，遠離一切煩惱現行，故於增上意樂力得善安住，不離道故。於大悲力得善安住，不捨利益有情事故。於大慈力得善安住，能救一切諸世間故。於總持力得善安住，無忘失法故。於辯才力得善安住，於一切佛法選擇分別得善巧故。於神通力得善安住，於無邊際諸世界中行差別處得善巧故。於大願力得善安住，不捨一切菩薩所作故。於到彼岸力得善安住，普集一切諸佛法故。於如來加持力得善安住，一切行相一切智智現在前故。然此菩薩已得如是勢力所持，能現一切諸所作事，而於一切所作事中無有過咎。佛子！此之第八菩薩智地名爲不動地，不可映奪故。名爲不退地，智無退故。名爲難得地，一切世間無能測故。名爲童真地，無過失

故。名爲生地，如所樂欲自在轉故。名爲成就地，無復所作故。名爲究竟地，以能善作智決擇故。名爲涅槃地，以善引發本願力故。名爲住持地，非他所壞故。名爲無功用地，前際所引故。佛子！菩薩引發如是智已，入佛種姓，以佛功德光明所照，隨順如來威儀正行，佛境現前無間無缺，如來威德常所加持；釋梵護世之所奉迎，金剛力士常隨侍衛，恒不捨離三摩地力，引發無量分身差別，一切身行勢力相應，成就廣大異熟神通，於無滯際三摩地中自在而轉，能受無量菩提記別，隨已成熟諸有情類現成正覺。然此菩薩如是通達，入大乘會，獲善觀察大智神通，常恒能放妙慧光明，趣入無礙真法界道，能知世界差別之道，示現一切諸大功德，於自心起自在能轉，於前後際善能知行，善能通達伏除一切魔道之智，證入如來所行境界，能於無邊諸世界中行菩薩行，已能成就不退轉故，是即說爲菩薩已至於不動地。」

「佛子！菩薩住此不動地時，恒常無間、不離現見無量諸佛，由三摩地力所引故；然不棄捨廣見諸佛承事供養。然此菩薩於一一世界見無量佛無量百佛、無量千佛無量百千佛、無量百千那庾多佛、無量俱胝佛、無量百俱胝佛、無量千俱胝佛、無量百千俱胝佛、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佛，見諸佛已恭

敬尊重，以一切行相引發供養，悉以奉獻彼諸如來，皆悉承事；於諸佛所領受世界差別義等無量法明，轉復得於如來法藏，於諸世界差別問答無能屈者，於無量劫此諸善根轉得熾然光麗明淨，無量百劫、無量千劫、無量百千劫、無量百千那庾多劫、無量俱胝劫、無量百俱胝劫、無量千俱胝劫、無量百千俱胝劫、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此諸善根轉得熾然光麗明淨。佛子！譬如善巧金師，以所鍊金作嚴具已，置瞻部洲聖王頂上，或於頸下，瞻部洲中一切臣民諸莊嚴具，無與等者；佛子！菩薩住是不動地中，此諸善根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獨覺乃至七地菩薩所有善根，無與等者。以住此地大智光明，普滅有情煩惱黑闇，業能開闡智慧門故。佛子！譬如千世界主大梵天王，遍運慈心，普放光明滿千世界；菩薩住此不動地已亦復如是，能以光明普照遍滿乃至百萬佛刹微塵數等世界，漸滅有情煩惱炎熱，令身悅豫。於十種波羅蜜多，願到彼岸以為增上，餘到彼岸隨力隨分，非不修行。佛子！是名略說菩薩第八不動智地，若廣說者，經無量劫不可窮盡。」

「菩薩安住於地已，受生多作大梵天王，主千世界，威德最勝無所映奪，善見義利得大自在，為諸有情善說聲聞獨覺菩薩到彼岸道，世界差別問答

之中，無能屈者。諸所作業，或以布施、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此等一切悉皆不離佛作意、法作意、僧伽作意、菩薩作意、菩薩行作意、到彼岸作意、諸地作意、佛力作意、無所畏作意、佛不共法作意、乃至不離一切行相勝妙相應一切智作意。常作願言：『我當一切諸有情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為無等、為無等等、為導、為將、為帥，乃至願得一切智智所依止處。』若樂發起如是精進，由是精進一刹那頃，瞬息須臾證得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三摩地，能見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佛，彼佛加持皆能解了。能動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佛刹土，能照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佛國土，成熟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有情，住壽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劫，於前後際各入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劫，善能思擇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法門，示現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身，身身能現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菩薩眷屬圍遶。從此以上，是諸菩薩有願力者，由勝願故，所有遊戲：或身、或光明、或神通、或眼、或境、或界、或音聲、或行、或莊嚴、或勝解、或所作，此等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易可數。」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七地已修方便慧，善集資糧發大願，得佛加持具善力，順佛功德淨志念。福智已超恒慈愍，智慧廣大等虛空，爲求勝智登八地，契悟寂滅無生忍。知法無生無起性，無相無成無壞滅，無盡無轉無止息，無性爲性常平等。以無分別入佛智，超心意識分別想，證此忍已得靜住，甚深不動常寂滅。一切世間無能測，心相取著悉皆離，住於此地不分別，譬如苾芻入滅定。如夢渡河起翹勤，寤已坦然無遽務，菩薩爲度有情界，功用此地息亦然。如生梵世絕下欲，於此二相除亦爾，於法駛流蒙諸佛，覺悟勸導次其忍；語言我等諸佛德，汝今未獲常勤進，汝雖已滅煩惱火，世間惑焰猶熾然；當念本願度有情，悉使修因趣解脫，法性常爾離分別，非但由此顯世尊，二乘於此亦能得，故當引發一切行。如是人天應供尊，授此智令慧觀察，無邊佛法悉得成，一念超過曩眾行。菩薩住茲妙智地，則獲廣大神通力，一念分身遍十方，如船入海因風濟。

心無功用任智力，悉知世界成壞住，諸界種種各殊異，小大無量皆能了；三千界中四大種，六趣有情身各別，及以眾寶微塵數，以智觀察悉無餘；菩薩能知一切身，爲化有情同彼形，刹土無量種種別，悉爲現形無不遍；譬如日月住虛空，一切水中皆現影，住於法界無所動，隨其心樂各不同；一切眾中皆現身，聲聞獨覺與菩薩，及以佛身靡不現。有情刹土業報身，種種現身智法身，虛空身相皆平等，普爲群生而示作。十種聖智普觀察，復以慈悲作眾業，所有佛法皆成就，淨戒不動如須彌。十力成就不搖動，一切魔眾無能轉，諸佛加持天王禮，密跡金剛恒侍衛。此地功德無邊際，千萬億劫說不盡，復以供佛善益明，如王頂上莊嚴具。菩薩住此第八地，多作梵王千界主，演說三乘無有窮，慈光普照滅眾惑。一念獲得百萬界，微塵數等三摩地，餘所作事悉亦然，願力示現復過此。菩薩第八不動地，我爲汝等已略說，

若以次第廣分別，經於億劫不能盡。

## 佛說十地經卷第七

大唐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  
於北庭龍興寺 譯

### 菩薩善慧地第九

已說菩薩第八地，如來現大神通力，震動十方諸刹土，無量億數難思議。一切知見無上尊，其身普放大光明，照曜彼諸無量土，悉使有情獲安樂。菩薩無量百千億，俱時踊在虛空住，以過諸天上妙供，供養說中最勝者。大自在王自在天，悉共同心喜無量，各以種種眾供具，供養甚深功德海。復有天女千萬億，身心歡喜悉充遍，各奏音樂無量種，供養人天大導師。是時眾樂同時奏，百千萬億無量別，悉以善逝威神力，演出妙音而讚歎。寂靜調柔無垢害，隨所入地善修習，心如虛空遍十方，廣說佛道悟群迷。

天上人間一切處，悉現無等妙莊嚴，以從如來功德生，令其見者樂佛智。不離一刹諸眾生，如月普現照世間，音聲心念悉皆滅，譬如谷響無不應。若有有情心下劣，為彼演說聲聞行；若心猛利樂獨覺，即為彼說中乘道；若有慈悲樂饒益，為說菩薩所行事；若有最勝智慧心，即示如來無上法。譬如幻師作眾事，種種形相皆非實，菩薩智幻亦如是，雖現一切離有無。如是美音千萬種，歌讚佛已默然住。解脫月言今眾淨，願說第九地行道。

爾時金剛藏菩薩告解脫月菩薩言：「佛子！若是菩薩以從如是無量功德智籌量慧，復於上上寂滅解脫精勤思慕，復更思察上上究竟智慧，趣入如來祕密之門，如理選擇不可思議智大我性，淨治選擇諸陀羅尼三摩地門，善能引發方廣神通，善能遍覽世界差別，瑩飾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無映奪性，於隨諸佛轉妙法輪入特殊性，不捨所得大悲加持，證入菩薩第九智地。菩薩安住於此地中，如實了知諸善不善無記法行、有漏無漏法行、世間出世間法行、可思議不可思議法行、決定不決定法行、聲聞獨覺法行、菩薩行法行、如來地法行、有為法行無

爲法行，皆如實知。彼以如是隨智行慧，如實了知諸有情心近稠林行、煩惱近稠林行、業近稠林行、根近稠林行、勝解近稠林行、種性近稠林行、意樂隨眠近稠林行、受生近稠林行、習氣相續近稠林行、三聚安立近稠林行，皆如實知。於是菩薩如實了知諸有情心種種之性：謂心雜性、心相速轉壞不壞性、心無質性、心無邊際於一切處皆充足性、心本淨性、心有雜染無雜染性、心縛解性、心幻起性、心隨諸趣現前住性，乃至無量百千種種心差別性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了知煩惱遠隨行性、於加行無邊性、皆悉俱生不相離性、隨眠與纏一處住性、與心相應不相離性、受生相續隨趣住性、於三界中差別之性、渴愛無明及見箭鏃是意罪性、三業因緣不斷絕性，略說乃至八萬四千諸煩惱行差別之性，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了知諸業善不善無記性，有表無表性、與心共生不相離性、自相因壞積集不失果相續性、有報無報性、黑業白業黑白俱業不黑不白業受差別性、業田無量性、聖凡有情業差別性、現法生起後所受性、於乘非乘定不定性，乃至無量百千種種業差別性，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了知諸根軟中勝性、前際後際有差

別無差別性、上中下性、與煩惱共生不相離性、於乘非乘定不定性、已成熟未成熟性、根網隨轉速壞取相性、由根增上無能摧壞性、有退無退根差別性、久遠隨行共生異性；略要言之，乃至無量百千根差別性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了知勝解軟中勝性、前際後際有差別無差別性、上中下性、與煩惱共不相離性、於乘非乘定不定性、知已成熟未成熟性、根網隨轉速壞取相性、由勝解增上無能摧壞性、有退無退勝解差別性、久遠隨行共生異性；略要言之，乃至無量百千種種勝解差別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了知種性軟中勝性、前際後際有差別無差別性、上中下性、與煩惱共生不相離性、於乘非乘定不定性、知已成熟未成熟性、根網隨轉速壞取相性、由種性增上無能摧壞性、有退無退種性差別性、久遠隨行共生異性；略要言之，乃至無量百千種種種性差別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了知意樂軟中勝性、前際後際有差別無差別性、上中下性、與煩惱共生不相離性、於乘非乘定不定性、知已成熟未成熟性、根網隨轉速壞取相性、由意樂增上無能摧壞性、有退無退意樂差別性、久遠隨行共生異性；略要言之，乃至無量百千種種意樂差別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了知睡眠與意樂共生與心共生性、與心相應及不相應不相離性、久遠隨行性、無始世來未曾吐性、以諸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神通難摧伏性、能繫縛三界受生相續性、從無始世心縛現行性、處門集了別性、得對治事實性、他處和會不和會性、唯以聖道能吐出性，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了知受生種種異性、隨業受生性、地獄傍生鬼阿修羅人天安立性、有色無色受生性、有想無想受生性、諸業爲田渴愛所潤無明闇覆識爲種子生後有芽性、名色俱生不相離性、於有愚癡渴愛希求續受生性、欲愛欲生有情欣樂無始終性、執受三界相牽出性，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了知習氣行不行性、隨趣相續處熏習性、隨有情行所熏習性、隨業煩惱慣薰習性、隨善不善無記法慣熏習性、熏隨後有行熏習性、隨次第熏習性、遠隨行惑不斷不滅所熏習性、實事體熏習性、見聞親近聲聞獨覺菩薩如來熏習之性，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如實了知諸有情聚正定邪定俱不定性、由正見故墮正定性、由邪見故墮邪定性、此二俱離墮不定性、於五無間隨造一故墮邪定性、由修五根墮正定性、此二俱離墮不定性、由習八邪墮邪定性。由修八正墮正定性、更無所作此二俱離墮不

定性、慳嫉無悲現行不息墮邪定性、誨示無上聖道修習墮正定性、此二俱離墮不定性，如是一切皆如實知。」

「佛子！菩薩隨順如是智已，名住菩薩善慧地中。彼住菩薩善慧地時，如了知一切有情諸行差別，如應授彼解脫方便，善能了知有情成熟、有情調伏，善能演說聲聞乘法、獨覺乘法、菩薩乘法，了知演說如來地法。此菩薩知如是已，爲令有情得如性故演說妙法。隨其有情意樂差別、睡眠差別、隨根差別、隨勝解差別所行境，分別種種現行慣習；一切行處智隨行故、隨順種性稠林行故、隨順煩惱業受生習氣永止息故、隨聚安立而隨行故、隨乘勝解得解脫故而爲說法。佛子！菩薩住此善慧地時，作大法師，常能守護如來法藏。於是菩薩具法師行，以無量智隨行善巧，以諸菩薩四無礙解所引音詞而演說法。於此菩薩圓滿無雜四無礙解，恒常隨轉。何等爲四？所謂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詞無礙解，辯說無礙解。以法無礙解，了知一切諸法自相；以義無礙解，了知一切諸法差別；以詞無礙解，善能無雜演說諸法；以辯說無礙解，能知諸法次第相續無間斷性。」

「復次，以法無礙解，能知諸法無性之體；以義無礙解，如實了知諸法生滅；以詞無礙解，能隨

一切法假安立，能無間斷演說正法；以辯說無礙解，不壞諸法如所施設，而能演說無邊法要。復次，以法無礙解，了知現在諸法差別；以義無礙解，如應了知過去未來諸法差別；以詞無礙解，於去來今無雜說法；以辯說無礙解，於一一世能以無邊法明說法。復次，以法無礙解知法差別，以義無礙解知義差別，以詞無礙解隨諸言音演說正法，以辯說無礙解隨意樂智演說法要。復次，以法無礙解，依現法智了知差別無雜善巧；以義無礙解，依於比智了知諸法如是性安；以詞無礙解，依世俗智顯示解釋；以辯說無礙解，依勝義智善能說法。復次，以法無礙解，知一理趣無毀壞性；以義無礙解，隨行趣入蘊界處諦緣起善巧；以詞無礙解，依諸世間易可解了美妙音詞文句演說；以辯說無礙解，復依展轉無邊慧明如理解釋。復次，以法無礙解，了知一乘入門差別；以義無礙解，知善分別諸乘差別；以詞無礙解，善能無雜演說諸乘；以辯說無礙解，一一各以無邊法明解釋。復次，以法無礙解，能入一切諸菩薩行智行法行，隨智而行；以義無礙解，入釋十地安立差別；以詞無礙解，隨應無雜演說授與諸地之道；以辯說無礙解，一一智地能以無邊行相解釋。復次，以法無礙解，知一切佛一剎那頃成正等覺；以義無礙解，知種種時事相差別；以詞無

礙解，如所正覺分別解釋而演說法；以辯說無礙解，一一法句無量劫中釋無窮盡。復次，以法無礙解，知諸佛語力無所畏、不共佛法大慈大悲、辯才加行轉大法輪，一切智智隨順之行；以義無礙解，了知如來隨諸有情八萬四千行類差別，隨其意樂隨根勝解所演音詞；以詞無礙解，為諸有情隨行差別，以佛音詞演說正法；以辯說無礙解，隨如來智〔清淨行輪勝解說法。〕

「佛子！菩薩安住第九善慧地已，成就如是無礙解智，得佛法藏，作大法師。得具義陀羅尼、具法陀羅尼、具引發智陀羅尼、具光照陀羅尼、具善慧陀羅尼、具眾財陀羅尼、具威德陀羅尼、具無礙門陀羅尼、具無邊際陀羅尼、具種種義陀羅尼、獲如是等圓滿百萬阿僧企耶諸陀羅尼，仍以百萬阿僧企耶音支善巧、及以若干無量辯才剖析之門為他說法。而此菩薩以依如是無量百千阿僧企耶陀羅尼門，無量佛所聽聞妙法，聞已不忘；而所聞法，能以無量差別演說。於一佛前，悉以百萬阿僧企耶陀羅尼門領受正法；如一佛前，無量佛所亦復如是。然此菩薩以一念頃，於佛世尊正等覺前所領無量妙法明門，彼得多聞聞持聲聞，於百千劫不能領受。即此菩薩成就如是諸陀羅尼，得辯才已，坐於法座，遍滿三千大千世界隨其有情意樂差別而為說



法。彼之法座最爲殊勝，唯除諸佛及受灌頂上地菩薩。其餘菩薩威德光明，無能與比。而此菩薩處於法座隨自樂故，以一音詞演說妙法，能令大眾皆得解了；或隨自欲，以種種言詞音支剖析，令諸大眾皆得開悟。或隨自欲放大光明，從此演出無量法門。或隨自欲，從其身上一一毛孔皆演法音。或隨自欲，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所現色像，從此一切悉能演出妙法言音。或隨自欲，以一音詞周遍顯了一切法音。或隨自欲加持一切所有音詞，皆能令作微妙法音。或隨自欲，以從一切世界所屬歌詠樂聲皆演法音。或隨自欲，從一字音演出一切法差別音。或隨自欲，於不可說無量世界地水火風四大聚中所有微塵，令一一塵皆悉演出不可說法門。假使千界所繫有情咸至其前，於一刹那瞬息須臾，一一皆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而此菩薩於一念頃，彼諸言音隨句隨文悉能領受，仍以一音普爲解釋，令隨意樂各得歡喜。假使二千或三千界，或至不可說三千大千世界所繫一切有情，一剎那間一一各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菩薩於一念頃悉能領受，亦以一音普爲解釋，令隨意樂各得歡喜。乃至遍滿不可說不可說世界，隨其有情意樂根解，演說妙法。得法講論，求佛加持，

能轉法輪廣作佛事，普爲有情作所依怙。」

「復次，而此菩薩更爲受持如是法明，發此願言：『假使於一毛端之處，有不可說諸世界中微塵數佛，各於若干眾會說法；一一如來亦爲若干有情隨心差別說法，各隨一一有情意樂授與若干無量法門；如一如來眾會之中，一切如來眾會亦爾；如一毛端處，一切法界中悉亦如是；我等於中應發如是無量念力：如於一切諸如來所，一切法明悉能領受。』菩薩住此善慧地中晝夜轉，更無餘作意，入佛境界親近如來，逮得甚深菩薩解脫。而此菩薩隨如是智，常在定中現見諸佛，未曾暫捨。一一劫中見無量佛、無量百佛、無量千佛、無量百千佛、無量百千那庾多佛、無量俱胝佛、無量百俱胝佛、無量千俱胝佛、無量百千俱胝佛，乃至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佛，常以微妙供養之具供養承事，於諸佛所種種啓問，得法總持復能演說。於是菩薩此諸善根轉更明淨，不可映奪。佛子！譬如善巧金師，以所鍊金作莊嚴具；善瑩終畢，轉輪聖王以嚴其首，或置頸下；其餘一切諸粟散王及四洲內一切臣民莊嚴之具，無與等者。佛子！菩薩住此善慧地中，此諸善根亦復如是，此以一切聲聞獨覺並住下地一切菩薩所不能及。又此菩薩善根光明，悉能照耀有情煩惱心等稠林，從此迴轉。佛子！譬如二千界主大梵天王，身出光明二千界中，稠林幽邃悉能

照曜；菩薩住此善慧地時，善根光明亦復如是，照曜有精心及煩惱稠林等已，從此迴轉。彼於十種波羅蜜多，力到彼岸而為增上，餘到彼岸隨力隨分，非不修行。佛子！是名略說菩薩第九善慧智地，若廣說者於無量劫說不能盡。」

「此地菩薩受生多作大梵天王，具大威勢，王二千界，最為殊勝，無所映蔽；善見利益得大自在，能為有情演說聲聞、獨覺、菩薩到彼岸行。有情意樂問答之處，無能屈者。諸所作業，或以布施、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此等一切悉皆不離佛作意、法作意、僧伽作意、菩薩作意、菩薩行作意、到彼岸作意、諸地作意、佛力作意、無所畏作意、不共佛法作意，乃至不離一切行相勝妙相應一切智智作意；常作願言：『我當一切諸有情中為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為導、為將、為帥，乃至願得一切智智所依止處。』若樂發起如是精進，由是精進，於一剎那，瞬息須臾得滿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諸三摩地，能見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佛，彼佛加持皆能解了。能動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世界，能往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諸佛國土，能照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世界，成熟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有情，住壽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劫，於前後

際各入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劫，思擇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法門，示現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身，身身皆能示現百萬阿僧企耶佛剎微塵數等菩薩眷屬圍遶。從此以上，是諸菩薩有願力者，由勝願故所有遊戲：或身、或光明、或神通、或眼、或境界、或音聲、或行、或莊嚴、或勝解、或所作，此等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與多劫不易可數。」爾時金剛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言：

於前無量甚深智，不樂趣求勝解脫，  
觀佛智入佛祕密，選擇妙智不思議。  
淨治總持等持門，獲大神通入眾剎，  
修力無畏不共法，順大悲入第九地。  
菩薩住斯善慧地，了善不善及無記，  
有漏無漏世出世，思不思議悉善知。  
若法決定不決定，三乘所行及佛地，  
有為無為行差別，如是而知入世間。  
即能解了有精心，煩惱業報及勝解，  
種性意樂並睡眠，受生習氣聚稠林。  
知心種種速轉性，無質無邊等眾相，  
煩惱無邊互相生，眠纏共處續諸趣，  
業性種種各差別，因壞果集皆了知。  
諸根種種下中上，前後際等無量別，  
勝解種性及意樂，皆亦如是靡不知。

隨眠常惑有情見，無始稠林未除剪，  
與意樂俱心並生，常相羈繫不斷絕，  
但唯妄想無實體，不離於心無處所，  
雖修定等猶難遣，唯金剛道方能滅。  
六趣受生各差別，業田愛潤無明覆，  
識爲種子名色芽，三界無始恒相續；  
集趣行業煩惱習，漸次復生不離惑，  
群生悉在三聚中，或溺於見或行道；  
此地菩薩善觀察，隨其意樂及根解，  
悉以無礙妙辯才，如應差別爲說法。  
處於法座如師子，亦如牛王寶山王，  
又如龍王布密雲，霆大甘雨充巨海。  
善知法相及奧義，隨順言詞能辯說，  
總持百萬阿僧祇，譬如大海受眾雨。  
總持等持皆清淨，能於一念見多佛，  
一一佛所皆聞法，復以妙音而演暢。  
隨欲三千大千界，教化一切諸群生，  
如雲廣布無不及，隨其根欲悉今喜。  
十方無量諸有情，咸來親近會中坐，  
一念隨心各問難，一音普對悉充足，  
毛端佛眾無有數，有情意樂亦無窮，  
悉應其心與法門，一切法界皆如是。  
菩薩勤加精進力，復獲功德轉增勝，

聞持字所諸法門，如地能持一切種。  
住此紹法太子位，隨機誨誘無厭倦，  
日夜見佛未曾捨，入深寂滅智解脫。  
供養諸佛善益明，如王頂上妙金飾，  
復使有情滅煩惱，譬如梵王光普照。  
住此多作大梵王，以三乘法化有情，  
所行善業普饒益，乃至當成一切智。  
一念能入於百萬，阿僧祇剎塵數定，  
見佛等事亦復然，願力所作猶過是。  
此是第九善慧地，大智菩薩所行處，  
甚深微妙難可見，我爲佛子已略說。

## 佛說十地經卷第八

大唐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  
於北庭龍興寺 譯

### 菩薩法雲地第十之一

淨居天眾那庾多，聞此地中之勝行，  
空中踊躍心歡喜，悉共虔誠供養佛。  
不可思議菩薩眾，亦在空中大歡喜，  
俱燃最上悅意香，普熏眾會令清淨。  
自在天王與天眾，無量億數在虛空，

普散天衣供養佛，百千萬種續紛下。  
天諸姝女無有量，靡不歡喜供養佛，  
各奏種種妙樂音，悉以此言而讚歎。  
如來安坐一刹土，一切世界悉現身，  
身相端嚴無量億，法界廣大悉充滿。  
於一毛孔放光明，普滅世間煩惱闇，  
國土微塵可知數，此光明數不可識。  
或現如來具眾相，轉於無上正法輪，  
或現遊行諸佛刹，或現寂然安不動，  
或現住於喜足宮，或現下生入母胎，  
或示住胎或出胎，悉令無量國中見。  
或現出家修聖道，或現道場成正覺，  
或現說法或涅槃，普使十方無不睹。  
譬如幻師知幻術，在於大眾多所作，  
如來智慧亦復然，於世間中普現身。  
佛住甚深真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  
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  
所住利益有情事，皆依法性而得有，  
相與無相無差別，入於究竟皆無相。  
若有欲證如來智，應離一切妄分別，  
有無通達皆平等，疾作人天大導師。  
無量無邊天女眾，種種言音稱讚已，  
身心寂靜共安樂，瞻仰如來默然住。

即時菩薩解脫月，知諸眾會咸寂靜，  
白金剛藏而請言：大無畏者真佛子，  
從第九地入第十，所有功德諸行相，  
及以神通變化事，願為慧者今宣說。

爾時金剛藏菩薩告解脫月菩薩言：「佛子！若  
是菩薩以於如是無量所知能觀察慧，乃至菩薩第九  
地終，善選決擇，善備白法，善集無邊資糧之集，  
已善攝受廣大福智，已證無量大慈大悲，了知世界  
剖析差別，已入有情界稠林行，以想作意願入佛  
境，緣力無畏不共佛法，名為已至於一切種、一切  
智智受灌頂地。佛子！即此菩薩已能隨順如是智  
行，預於菩薩灌頂位者，得名無垢大三摩地而現在  
前，名法界剖析差別三摩地、名莊嚴菩提道場三摩  
地、名一切種光華三摩地、名海藏莊嚴三摩地、名  
海印三摩地、名虛空界廣大三摩地、名選擇一切法  
自性三摩地、名隨一切有情心行三摩地、名現在一  
切諸佛現前住三摩地，而現在前。然此菩薩如是上  
首百萬阿僧企耶諸三摩地皆現在前，菩薩於此諸三  
摩地出入自在，於三摩地得善巧已，乃至現受一切  
等持所作事業。而此菩薩乃至百萬阿僧企耶三摩地  
後、名一切智智殊勝灌頂大三摩地而現在前，此三  
摩地纔現前時，有大寶王蓮花出現，其花量等百萬  
三千大千世界，以眾妙寶間錯莊嚴，超過一切世間

境界。出世善根之所生起，如幻自性境界所成，依善成立法界影現，非諸天處之所能有。摩訶吠琉璃摩尼寶爲莖，無比旃檀王以爲其臺，碼瑙爲鬚，閻浮檀金爲葉，無量光明以眾名花之所晃耀，一切妙寶廁填其藏，以無邊際寶網彌覆，以滿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蓮花而爲眷屬。爾時菩薩身相殊妙，與其蓮花正等相稱。即此菩薩一切智智殊勝灌頂大三摩地現在前故，示坐寶王蓮花座上。菩薩適坐於此座已，其大寶王蓮花妙座所有若干蓮花眷屬，亦有爾所菩薩眷屬來坐其上，周匝圍遶此大菩薩，恭敬瞻仰大菩薩身，一一菩薩各得百萬諸三摩地。是大菩薩並其眷屬一切菩薩適入定時，一切世界咸大震動，一切惡趣皆悉休息，光明遍照一切法界，一切世界周遍嚴淨，諸佛刹中所有言音此皆得聞，所有一切同行菩薩靡不來集。一切世間人天音樂同時發聲，一切有情悉得安樂，一切諸佛正等覺前、不可思議供養承事同時而轉，十方一切諸佛眾會皆有證知。」

「所以者何？佛子！菩薩適坐此大寶王蓮花座已，從兩足下放百萬阿僧企耶光明，普照十方下至無間大捺洛迦，除滅其苦；從兩膝輪放百萬阿僧企耶光明，普照十方諸傍生趣，除滅其苦；從臍輪中放百萬阿僧企耶光明，普照十方諸琰魔界，除滅其

苦；從左右放百萬阿僧企耶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人身，除滅其苦；從兩手掌放百萬阿僧企耶光明，普照十方一切諸天及阿修羅所居宮殿；從兩肩上放百萬阿僧企耶光明，普照十方諸聲聞眾；從其項背放百萬阿僧企耶光明，普照十方諸獨覺身；從其面門放百萬阿僧企耶光明，普照十方從初發心乃至九地一切菩薩；從白毫相放百萬阿僧企耶光明，於十方界隱蔽一切諸魔宮殿，並照十方得灌頂位諸大菩薩，照已而住；從其頂上放滿百萬阿僧企耶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光明，普照十方一切諸佛道場眾會，右遶十種諸世間已，住虛空中，成就廣大光明網輪，於諸佛前轉大供養，名熾然光耀。從初發心乃至九地所轉無量諸佛供養，而比於此百倍不及一、千倍百千倍、俱胝倍百俱胝倍、千俱胝倍百千俱胝倍、百千俱胝那庾多倍不及其一，算計譬喻乃至鄔波尼殺曇分所不能及。從其廣大光明網輪雨眾妙香、燒香、塗香、末香、花鬘、衣服、幢幡、寶蓋、寶瓔、摩尼寶等莊嚴之具，猶如大雲降注大雨。此諸一切超過其餘世間所有，皆從出世增上善根力所生起，普及十方一如來眾會之前，以爲供養一切諸佛。若諸有情覺知如是大供養者，此等一切皆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是諸光明已轉如是供養事畢，已照一切如來眾會，已遍右遶十種世

間，從諸如來足下而入。爾時諸佛及諸菩薩尋即了知：於某世界某大菩薩成就如是廣大正行，到灌頂位。佛子！是時十方無量無邊乃至九地諸菩薩眾皆來圍遶，設大供養，一切瞻仰；此菩薩時各獲百萬諸三摩地。當爾之時，十方所有已受灌頂諸大菩薩，彼悉皆於金剛莊嚴臆德相中，出一大光明，名能摧伏一切魔怨，百萬阿僧企耶光明以為眷屬，普照十方，現於無量神通變化；作是事已，入此菩薩金剛莊嚴臆德相中。其光入已，令此菩薩智慧威勢增長，比前過百千倍。佛子！爾時十方一切諸佛如來應供正遍等覺，皆從眉間白毫相中出大光明，名具一切智性神通，無數光明以為眷屬，其光普照十方無餘一切世界，右遶十種一切世間，顯示如來廣大遊戲，開悟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諸菩薩眾；一切佛刹六種震動，止息一切諸險惡趣死生輪轉，隱蔽一切諸魔宮殿，普示一切如來成道正覺之座，顯示一切諸佛聚會，莊嚴威德普遍照耀，極於法界、盡虛空性諸世界已，時大光明還來至此一切菩薩眾會之上，周匝圍遶，顯示廣大莊嚴事畢，從大菩薩頂上而入，其眷屬光明亦各入彼諸來會坐菩薩頂上。光入之時，彼諸菩薩各得百萬先所未得諸三摩地，是諸光明俱時入此菩薩頂已，則得名為於佛境界已受灌頂；若滿十力，則墮正遍等正覺數。」

「佛子！譬如轉輪聖王太子，正后所生，具足王相；其轉輪王令此太子坐白象寶妙金之座，張大網幔，建大幢幡，華蓋衣服，然香散花，末香花鬘，奏諸音樂，令取四洲四大海水置金瓶內，轉輪聖王手自執瓶灌太子頂，纔灌頂已，則墮灌頂刹利王數；若轉具足十善業道，而乃得名轉輪聖王。佛子！菩薩亦復如是，纔從諸佛得灌頂已，名為已受智水灌頂，若滿十力，則墮正遍等正覺數；佛子！是名菩薩大乘灌頂。為此灌頂，菩薩發起無量百千難行之行，菩薩如是受灌頂已，增長無量智慧功德，名為安住法雲地中。」

「佛子！菩薩住此法雲地時，知欲界集、色界集、無色界集、有情界集、識界集、有為界集、無為界集、虛空界集、法界集、涅槃界集，皆如實知。了知見行煩惱之集、世界成壞集、聲聞行集、獨覺行集、菩薩行集、佛力無畏不共佛法色身法身集、以一切種一切智智集、示成正覺轉大法輪入滅度集、入一切法分別顯了集；舉要言之：以一切種一切智智集，皆如實知。又此菩薩以依如是隨智行慧，漸更了知有情變化、業煩惱變化、見行變化、世界變化、法界變化、聲聞變化、獨覺變化、菩薩變化、如來變化，於諸一切變化差別無分別性，皆如實知。又此菩薩知佛加持、法加持、僧加持、業

加持、煩惱加持、時分加持、願加持、供養加持、正行加持、劫加持、智加持，皆如實知。又此菩薩了知諸佛正等覺者入微細智；所謂或入行微細智、或入降下受生微細智、或入生微細智、或入遊戲微細智、或入出家微細智、或入成正覺微細智、或入轉法輪微細智、或入加持籌量微細智、或入涅槃微細智、或入法住微細智，此之一切皆如實知。」

「又此菩薩了知佛正等覺者所有一切祕密之處，所謂或身祕密、或語祕密、或心祕密、或時非時籌量祕密、或授菩薩記別祕密、或攝摧伏有情祕密、或乘種種差別祕密、或有情根行差別祕密、或入諸業作用祕密、或行成道覺悟自性祕密，此之一切皆如實知。又此菩薩了知諸佛所有一切趣入劫智，所謂或時一劫入無數劫、或無數劫入於一劫、或有數劫入無數劫、或無數劫入有數劫、或剎那入劫、劫入剎那、或劫入非劫、非劫入劫、或有佛劫入無佛劫、無佛之劫入有佛劫、或入無佛劫或入有佛劫、或過去劫入未來現在、現在劫入過去未來、未來劫入過去現在、或長劫入短劫、短劫入長劫、或短劫入非短劫、非短劫入短劫、一切劫中入相所作，此之一切皆如實知。又此菩薩了知諸佛正等覺者所有入智，所謂或入愚道智、或入微塵智、或入刹土身正覺智、或入有情身心正覺智、或入一切處

隨順正覺智、或入示現亂行智、或入示現順行智、或入示現逆行智、或入示現思議不思議世間可了不可了行智、或入示現聲聞所知獨覺所知菩薩所知如來所知行智，此之一切皆如實知。佛子！諸佛如來智廣無量，於此地中菩薩入智亦無有量。」

「佛子！復次菩薩如是隨順此地之行，逮得菩薩不可思議解脫、無障礙解脫、清淨決擇解脫、普門顯發解脫、如來藏解脫、隨順無礙輪解脫、隨三世行解脫、法界藏解脫、解脫輪光耀解脫、無餘境界解脫。佛子！菩薩安住於此第十法雲地中，此十解脫而為上首，逮得為無量無數百千諸解脫門；如是逮得乃至無量無數百千諸三摩地、無量無數百千陀羅尼、逮得無量無數百千神通引發。佛子！此菩薩成就如是隨智行慧，隨順無量善巧念力，十方無量諸佛如來所有無量大法光明、大法照耀、大法之雲，此一剎那瞬息須臾，皆能堪任、咸能領納，悉能攝受、普能任持。佛子！譬如娑伽羅雲注大水聚，此除大海，餘地方所不能堪任領納，不能攝受，不能任持；諸佛所有入佛祕藏，所謂大法光明大照耀大法之雲，此諸有情、諸聲聞眾、一切獨覺、並從初地至第九地一切菩薩，不能堪任不能領納，不能攝受不能任持亦復如是。菩薩住此法雲地中，此之一切皆能堪任，咸能領納，悉能攝受，普

能任持。佛子！譬如大海，一大龍王所注大雨，皆能堪任，皆能領納，悉能攝受，普能任持，若二若三乃至無量諸大龍王同一剎那瞬息須臾所注大雨，皆能堪任咸能領納，悉能攝受普能任持。所以者何？大海無量縱廣寬故。佛子！菩薩住此法雲地中亦復如是，於一佛前無量法明、法照、法雲，剎那瞬息須臾皆能堪任領納攝受任持，若二若三乃至無量諸如來前，無量法明法照法雲，剎那瞬息須臾皆能堪任領納攝受任持，是故此地名爲法雲。」

解脫月菩薩言：「唯佛子！豈能算數此地菩薩於剎那頃瞬息須臾，能幾佛所堪任領納攝受任持大法光明大日照曜大法雲耶？」金剛藏菩薩言：「佛子！不可以算數宣說此事，此地菩薩能於若干諸如來所，於剎那頃瞬息須臾，堪能領納攝受任持大法光明、大日照曜、大法之雲，然爲仁者當說譬喻。佛子！譬如十方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剎微塵等諸世界中所有無餘諸有情界，其中設有隨一有情，已得最上閻持總持，爲佛侍者，聲聞眾中多聞上首，猶如金剛蓮花上佛如來應供正等覺所大勝苾芻。此一有情，設得成就如是多聞善巧力持；如有一有情於彼無餘諸世界中一切有情，設亦成就如是多聞陀羅尼力，然一有情所受之法餘不重受；佛子！於意云何？彼諸有情多聞善巧寧無量不？」解脫月

菩薩言：「佛子！彼諸有情多聞善巧，甚多無量。」金剛藏菩薩言：「佛子！今當告汝令得解了。菩薩安住於法雲地，於一佛所一剎那頃所任所領所攝所持，名三世法界藏大法光明法照法雲。比此大法光明照雲任持善巧，於前爾所世界有情多聞善巧，百倍不及一，千倍、百千倍、俱胝倍、百俱胝倍、千俱胝倍、百千俱胝倍、百千俱胝那庾多倍不及其一，算計譬喻乃至鄔波尼殺曇倍所不能及。如一佛所，如是十方如前所說諸世界中，所有若干微塵之數爾所如來正等覺所，復過此數無量無邊諸如來所、所有三世法界藏大法光明法照法雲，此等皆能一剎那頃瞬息須臾堪任領納攝受任持，是故此地名爲法雲。復次佛子！菩薩安住法雲地已，從此願力起大悲雲，震大法雷，神通無畏，電光暉昱，大光明風迅轉遐布，以大福智厚霧彌覆，現種種身鬘鬘旋還，發大法吼，駭蹙魔軍。於一剎那瞬息須臾普遍十方，於前所說諸世界中微塵數等、復過此數，普覆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世界，澍大無比甘露法雨，殄息有情無知所起眾惑塵焰，令隨意樂善根稼穡增長成熟，是故此地名爲法雲。」

「復次佛子！菩薩住此法雲地中，於一世界處兜率陀天宮爲首，降下入胎住生、出家成道，受請轉大法輪，歸大涅槃，隨所應度有情意樂，示現種



種一切佛事，若二若三乃至如上諸世界中所有微塵，復過此數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諸世界中處兜率陀天宮爲首，乃至示入大般涅槃，隨所應度有情意樂，示現種種一切佛事。菩薩如是得智自在，極善決擇，大智神通隨自心欲，能以狹小世界示現寬廣，寬廣世界示現狹小。復隨心欲雜染世界示爲清淨，清淨世界示爲雜染。如是廣大無量粗細、亂住正住覆仰住等一切世界，自在力故皆能引發彼彼示現。或此菩薩隨其心欲，於一塵中置一世界，周遍乃至輪圍山際，微塵不增，世界不減，然彼作用悉令顯現。或復於一微塵之中，置二置三四五乃至不可說世界，一一世界皆悉周備，各各乃至輪圍山際，而彼微塵體相如本，於中世界悉得明現。或隨心欲於一世界中示二世界莊嚴之事，乃至示現於不可說世界中，乃至示現於不可說諸世界中。復隨樂欲，乃至於不可說諸世界中所有有情，此之一切悉能示現於一世界，而於有情無所逼惱。復隨樂欲，一世界中所有若干諸有情界，此之示現於不可說諸世界中，而於有情無所逼惱。復隨意欲於一毛道示現一佛境界莊嚴，乃至示現於不可說一切諸佛境界莊嚴。復隨心欲，於一剎那瞬息須臾化不可說諸世界中微塵數身，於一一身示現若干微塵數手，以此諸手慳

供養十方諸佛，以一一手各持瓊伽沙數花奩，以散諸佛香篋、花鬘、塗香、末香、衣服、寶蓋、幢幡，一切諸莊嚴具皆亦如是。於一一身復示爾所微塵數頭，一一頭中加持爾所微塵數舌，以此諸舌稱讚十方諸佛功德。復於一一心念之間遍歷十方，於心念頃普遍十方示成正覺，乃至涅槃、加持、國土莊嚴之事。於三世中示無量身，或於自身示有無量諸佛世尊、無量無邊佛刹莊嚴。於自身中能示一切世界成壞。從一毛孔隨欲引出一切風輪，而於有情無所惱害。復隨心欲，無邊世界示一大海，此海水中現大蓮花，其光嚴飾遍滿無量無邊世界，於中示現大菩提樹莊嚴之事，乃至示成以一切種勝妙相應一切智性。或於自身現十方界，一切光明摩尼寶珠日月星宿雲電等光，靡不皆現。以口噓氣，能動十方無量世界，而不令彼有情驚怖。復現十方風災火災及以水災，隨意隨欲悉能加持一切有情。色身嚴好，或自身中示現佛身，或佛身中示現自身；或佛身中現已刹土，或已刹土示現佛身。佛子！菩薩安住法雲地已，能現如是及餘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數神變遊戲。」

# 佛說十地經卷第九

大唐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  
於北庭龍興寺 譯

## 菩薩法雲地之餘

爾時會中一類菩薩、天、龍、藥叉、健達縛、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釋梵護世摩醯首羅淨居天眾，各起是念：「若時菩薩神通行相智力境界如是無量，佛復云何？」爾時解脫月菩薩知諸眾會，心所念已，白金剛藏菩薩言：「佛子！今此大眾聞其菩薩神通智力，墮在疑網；善哉仁者為斷彼疑，當少示現菩薩神變莊嚴之事。」爾時金剛藏菩薩即入示現一切佛剎體性菩薩三摩地，時金剛藏菩提薩埵入此示現一切佛剎體性菩薩三摩地已，時彼一切天、龍、藥叉、健達縛、阿修羅、釋梵護世摩醯首羅淨居天眾，皆見自身在金剛藏菩薩身內；於中復見成佛剎土，於其剎中所有種種行相莊嚴，彼經滿足俱胝大劫說不能盡；又即於中見菩提樹，其身周圍量等百萬三千世界，枝條琴儷高廣無量，垂蔭圓滿俱胝三千大千世界，稱樹形量有師子座，其上見佛：號一切神通慧王如來，坐在樹下菩提道場。如是於中所現種種妙莊嚴事，設使圓滿俱胝大劫說不能盡。時金剛藏菩提薩埵示現如是大神變已，還令一切菩薩眾會、一切天、

龍、藥叉、健達縛、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釋梵護世摩醯首羅淨居天眾，各在本處。時諸大眾生未曾有希奇之想，默然而住。向金剛藏菩提薩埵一心瞻仰。

爾時解脫月菩薩白金剛藏菩薩言：「佛子！甚奇希有！此三摩地具足爾所威力莊嚴。佛子！此三摩地名為何等？」金剛藏菩薩言：「此三摩地名為示現一切佛剎體性。」解脫月菩薩問言：「佛子！此三摩地所行境界莊嚴云何？」金剛藏菩薩答言：「佛子！菩薩修此三摩地故，能示身中如上所見苑伽沙數世界微塵等諸佛剎土，復過此數示現身中如上所見無量剎土。佛子！菩薩住此法雲地中，獲如是等無量百千諸三摩地，由是義故，餘諸菩薩乃至已得法太子位、安住菩薩善慧地者，不能測知此地菩薩身或身業、語或語業、意或意業、神通自在、觀察三世諸三摩地所行隨入智慧境界，遊戲一切諸解脫門，不能測知諸變化業、或加持業或威力業。略要言之，乃至已得法太子位已，住菩薩善慧地中諸菩薩眾，不能測知此地菩薩乃至舉足下足之業。佛子！此菩薩法雲地如是無量，但以略說。若廣說者，假使百千阿僧企耶劫中演說亦不能盡。」

解脫月菩薩言：「佛子！若於此中菩薩正行境界加持如是無量；如來所行境界證入，其復云何？」

金剛藏菩薩言：「佛子！譬如有人於四洲界取一砂礫、或二、或三，大如棗核，而作是言：『爲於無邊諸世界中地界土多？爲此多耶？』我觀汝問亦復如是，如來應供正遍等覺無量智者無比法性，云何汝今以與諸菩薩法性比量？然善男子！如從四洲世界地分所取砂礫，此謂極少，餘誠無量。佛子！即此菩薩法雲智地亦復如是，設於無量劫中演說，但能說其一分之義，況如來地？佛子！我今告汝，令汝解了，如來現今坐在我前，爲我作證：佛子！假使十方，於一一方各有無邊世界微塵諸佛刹土，一刹土得如是地菩薩，充滿如甘蔗竹稻麻叢林，彼諸菩薩無量劫中所引菩薩正行智慧，此比如來境界百分不及一，千分、百千分、俱胝之分、百俱胝分、千俱胝分、百千俱胝分、百千俱胝那庾多分不及其一，算數計喻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能及。佛子！菩薩隨順如是智行，不異如來身語意業，不捨菩薩三摩地力而見諸佛承事供養；一一劫中以一切種上妙供具，如應供養無量諸佛，而能具受諸佛如來加持顯發，轉更增勝；於法界中所有問難善爲解釋，無量百劫、無量千劫、無量百千劫、無量百千那庾多劫、無量俱胝劫、無量百俱胝劫、無量千俱胝劫、無量百千俱胝劫、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無能屈者。佛子！譬如善巧金師，以天真金作大嚴

飾，大摩尼寶鈿廁其間，自在天王以嚴其首或繫其頸，其餘天人莊飾嚴具所不能及；佛子！菩薩住此法雲地中亦復如是，此之智行不可映奪，一切有情一切聲聞及諸獨覺、始從初地乃至九地一切菩薩所有智行，皆不能及。此地菩薩智慧光明，能令有情乃至入於一切智智，而一切餘智光明不可映奪。佛子！如大自在天王光明超過一切，受生之處能令有情身心悅豫；佛子！菩薩安住於此第十法雲地者，智慧光明亦復如是，一切聲聞及諸獨覺、始從初地乃至安住第九地中一切菩薩智慧光明所不能及，能令有情乃至住於一切智智法性中。佛子！菩薩如是已能隨順智慧而行，諸佛世尊復更爲說通三世智、法界差別智、遍滿一切諸世界智、照一切世界加持之智、遍知一切諸有情類刹土法智；舉要言之，乃至爲說一切智智。彼於十種波羅蜜多，智到彼岸最爲增上，餘到彼岸非不修行，隨力隨分。佛子！是名略說菩薩第十法雲地，若廣說者，假使無量阿僧祇劫不可窮盡。」

「菩薩住此受生，多作大自在天王，於法自在，能授有情聲聞獨覺一切菩薩到彼岸行，法界差別問答之中無能屈者。諸所作業，或以布施、或以愛語、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此等一切悉不離佛作意、僧作意、僧伽作意、菩薩作意、菩薩行作意、

到彼岸作意、諸地作意、佛力作意、無所畏作意、佛不共法作意、乃至不離以一切種勝妙相應一切智智作意。常作願言：『我當一切諸有情中爲首、爲勝、爲殊勝、爲妙、爲微妙、爲上、爲無上、爲導、爲將、爲帥、乃至願得一切智智所依止處。』

若樂發起如是精進，由是精進，於一剎那，瞬息須臾得入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諸三摩地，能見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諸佛，彼佛加持皆能解了。能動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刹微塵等世界，能往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刹微塵等世界，成熟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刹微塵等有情，住壽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劫，於前後際各入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劫，思擇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刹微塵等法門，示現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身，身身皆能示現百萬俱胝那庾多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菩薩眷屬圍遶。從此已上，是諸菩薩有願力者，由勝願故，所有遊戲：或身、或光明、或神通、或眼、或境界、或音聲、或行、或莊嚴、或勝解、或所作，此等乃至爾所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易可數。」

「佛子！是諸菩薩十種智地悉皆隨順，一切種、一切智智，漸現前故。佛子！譬如從無熱池流

出之水，以四河口流注潤澤瞻部洲地，無盡無竭復更增長，乃至入海令其充滿。佛子！從菩提心流出善根亦復如是，以大願流四種攝事，充滿饒益諸有情界，無有窮盡，復更增長，乃至入於一切智海，令其充滿。佛子！是諸菩薩十地，依因佛智而得顯現。佛子！譬如依因大地，十大山王而得顯現。何等爲十？所謂雪山王、香醉山王、裂窮山王、神仙山王、持雙山王、馬耳山王、持魚山王、輪圍山王、幢相山王、妙高山王。佛子！如雪山王一切藥草種類出處，是諸藥草採不可盡；菩薩住在極喜地中亦復如是，能爲一切世間書論、文頌、明咒所依出處，其諸世間書論技藝文頌明咒說不可盡。佛子！譬如香醉大山王，一切香類爲所出處，於中諸香取不可盡；菩薩住在離垢地中亦復如是，能爲一切菩薩淨戒律儀行香所依出處，以諸菩薩淨戒律儀行香無盡。佛子！譬如裂窮大山王，純寶所成，一切眾寶種類出處，於中眾寶取不可盡；菩薩住在發光地中亦復如是，能爲一切世間靜慮、神通、解脫、等持、等至所依出處，以於一切世間靜慮神通解脫等持等至，問答之中不可窮盡。佛子！譬如神仙大山王，純寶所成，五通神仙所依出處，於中五通神仙眾會不可窮盡；菩薩住在焰慧地中亦復如是，能爲一切於道非道、殊勝智慧所依出處，於一

切道非道殊勝智問答中不可窮盡。佛子！譬如持雙大山王，純寶所成，一切藥叉大神出處，於中一切藥叉大神眾不可窮盡；菩薩住在難勝地中亦復如是，能為一切神通威力自在變化所依出處，於諸一切神通威力自在變化問答之中不可窮盡。佛子！譬如馬耳大山王，純寶所成，一切諸果種類出處，於中諸果取不可盡；菩薩住在現前地中亦復如是，能為趣入演說緣起所依出處，聲聞果證問答之中不可窮盡。佛子！譬如持魚大山王，純寶所成，一切大力龍神出處，於中一切大力龍眾無有窮盡；菩薩住在遠行地中亦復如是，能為演說方便妙慧所依出處，獨覺果證問答義中不可窮盡。佛子！譬如鐵輪圍大山王，純寶所成，諸自在眾所依出處，以自在眾不可窮盡；菩薩住在不動地中亦復如是，能為引發一切菩薩自在問答所依出處，於諸世間剖析問答不可窮盡。佛子！譬如幢相大山王，純寶所成，諸大威德阿修羅眾所依出處，以大威德阿修羅眾不可窮盡；菩薩住在善慧地中亦復如是，能為一切世間流轉止息智行所依出處，一切世間生問答中不可窮盡。佛子！譬如妙高大山王，純寶所成，大威德天所依出處，於中諸大威德天眾不可窮盡；菩薩住在法雲地中亦復如是，能為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所依出處，於諸佛事示現問答不可窮盡。佛子！如此

十種大寶山王同在大海所顯；菩薩十地亦復如是，悉皆同在一切智智，亦以一切智智所顯。」

「佛子！譬如大海以十行相無映奪故，墮在海數。何等為十？所謂漸次深故，不共死屍而停宿故，餘水入中捨名數故，同一味故，多珍寶故，深難下故，廣無量故，大身種類所居處故，潮不違越所立限故，能受一切大雲之雨不厭足故。佛子！諸菩薩行亦復如是，以十行相無映奪故墮大行數。何等為十？所謂極喜地中引發大願漸次深故，離垢地中不共毀禁死屍停故，發光地中世間假立捨名數故，焰慧地中以於諸佛不壞淨信同一味故，難勝地中引發無量方便神通世間事用多珍寶故，現前地中觀察緣起甚深理故，遠行地中以廣無量妙慧決擇諸善巧故，不動地中引發示現大莊嚴故，善慧地中如理通達甚深解脫及世間行、終不違越所立限故，法雲地中能受一切諸佛法明大雲之雨無厭足故。佛子！譬如大摩尼寶，若時超過十種寶性而乃採得，善巧上匠，以火炙治，善圓無缺，善淨離垢，善瑩明徹，善妙鑽穿貫以寶縷，置吠琉璃高幢之上，普放一切種種光明，王所許可。是時能雨一切眾寶，隨欲攝益一切有情，令其心願悉得充滿。佛子當知：薩婆若心亦復如是，若時菩薩大菩提心，超過十種聖者種性，而乃得起杜多功德，遠離戒禁善炙

鍊冶，靜慮等持等至圓滿，道支行相善淨無垢，方便神通善瑩明徹，以緣起觀善妙鑽穿，貫以種種方便慧縷，置於自在高幢之上，觀眾生行放聞慧光，正等覺智受灌灑已，是時得名一切智者，能為一切諸有情界廣作佛事。佛子當知：此能積集諸菩薩行，以一切種、一切智智功德性聚妙法門品，未種善根諸有情類終不得聞。」

解脫月菩薩言：「唯佛子！若有有情耳根得聞此一切種、一切智智功德性聚妙法門品，此等成就幾所福聚？」金剛藏菩薩言：「佛子！一切智智所有若干威力自在，發一切智心攝緣故，亦有爾所福德之聚。發一切智心攝緣故，所有若干福德之聚現前。聞此妙法門品，當得爾所福德之聚。所以者何？佛子當知：此一切智智功德性聚妙法門品，若非菩薩不能得聞、不能信解，況復於中以修行相、精勤加行？佛子！是故當知：若有有情一心聽聞此法門品，聞已信解，解已受持，以修行相於中加行；此諸有情皆悉隨順一切智門。」爾時佛神力故，法爾如故，十方世間，十俱胝佛刹微塵數世界，皆悉六變十八相動，所謂動、遍動、等遍動，起、遍起、等遍起，踊、遍踊、等遍踊，震、遍震、等遍震，吼、遍吼、等遍吼，擊、遍擊、等遍擊；佛神力故，法爾如故，雨天花雲、雨天鬘雲、

天妙衣雲、諸天寶雲、天莊嚴雲、天寶蓋雲、天寶幢雲、天寶幡雲，雨天樂雲其音和雅同時發聲，雨超諸天讚詠一切智地之雲。如此世界，於四大洲他化自在天王宮中演說此法，十方一切諸世界中，此說法聲普遍流轉，悉亦如是。爾時復以佛神力故，從十方面過十俱胝佛刹微塵數諸世界外，有十俱胝佛刹微塵數諸菩薩眾，遍滿十方來集此會，至此會已成作是言：「善哉！善哉！佛子！汝今善能顯此菩薩法性。佛子！我等悉亦同號、名金剛藏，我等各各所住世界名金剛勝，於中諸佛正等覺者，皆亦同號名金剛幢，我等各各從彼而來，於彼一切諸世界中，由佛神力亦說此法，眾會悉等，文字句義與此所說無有增減。佛子！我等今者承佛神力，而來此會為汝作證；如今我等入此世界，十方一切諸世界中，一一世界於四大洲，各於他化自在天中、自在天王宮摩尼寶藏殿，悉亦如是而往作證。」爾時金剛藏菩薩觀察十方一切眾會，普照法界，為欲讚歎發菩提心，為欲示現菩薩境界，為欲淨治菩薩行力，為說攝取一切智道，為除一切諸世間垢，為欲施與一切種智，為欲示現不可思議智莊嚴事，為欲顯示一切菩薩諸勝功德，為欲令此如上地義轉更明顯，承佛神力而說頌言：

其心寂滅恒調順，平等無礙如虛空，

離諸垢濁住於道，汝等應聽此勝行；  
百千億劫修諸善，供養無量無邊佛，  
聲聞獨覺亦復然，爲利群生發大心；  
勤持淨戒常和忍，慚愧福智皆具足，  
志求佛智修廣慧，爲得十力發大心；  
三世諸佛咸供養，一切國土悉嚴淨；  
了知諸法皆平等，爲利有情發大心。  
初地已發菩提心，永離眾惡常歡喜，  
願力廣修諸善法，以悲愍故入後地；  
戒定具足念有情，滌除垢穢心明潔，  
觀世三毒火熾然，廣大解者趣三地；  
三有一切皆無常，如箭入身無救護，  
厭離有爲求佛法，廣大智趣焰慧地；  
念慧具足得道智，供養百千無量佛，  
常觀最勝諸功德，斯則趣入難勝地；  
智慧方便善觀察，種種示現救有情，  
復供十力無上尊，此能趣入現前地；  
世所難知而能知，不受於我離有無，  
法性本寂隨緣轉，由此妙智向七地；  
智慧方便心廣大，難行難伏難了知，  
雖證寂滅勤修習，能取如空不動地；  
蒙佛勸從寂滅起，廣修種種諸智業，  
具十自在觀世間，以此而昇善慧地；

以微妙智觀有情，心惑業等諸稠林，  
爲欲化其令趣道，演說諸佛勝義藏；  
次第修行具眾善，乃至九地集福慧，  
常求諸佛最勝法，以佛智水受灌頂；  
獲諸無數三摩地，皆善了知其作業，  
其後定名受灌頂，住廣大境恒不動。  
菩薩得此後定時，大寶蓮花忽然現，  
身量稱彼於中坐，同觀菩薩眾圍遶，  
放大光明百千億，滅除一切有情苦，  
復於頂上放光明，普入十方諸佛會，  
悉住空中作光網，供養佛已從足入，  
即時諸佛悉知此，佛子今登灌頂位。  
十方菩薩皆來集，瞻此大士獲眾定，  
諸佛眉間亦放光，普照而來從頂入；  
十方世界咸震動，一切惡趣苦銷滅，  
是時諸佛灌其頂，如轉輪王灌太子；  
若蒙諸佛與灌頂，是則名登法雲地，  
智慧增長無有邊，開悟一切諸世間。  
欲界色界無色界，法界世界有情界，  
有爲無爲空涅槃，如是一切咸通達。  
一切變化大威力，諸佛加持微細智，  
祕密劫數毛道等，皆能如實而觀察。  
受生捨俗成正覺，轉妙法輪入涅槃，

乃至寂滅解脫法，及所示說皆能了。菩薩住此法雲地，具足念力持佛法，譬如大海受龍雨，此地受法亦復然。假使十方無量土，微塵數等諸有情，悉得聞持陀羅尼，各持別別無量法；菩薩住此法雲地，於一佛所所受法，名爲三世法界藏，此過彼數無有量。由昔智願威神力，一念普遍十方界，注甘露法滅煩惱，是故此地名法雲；神通示現遍十方，超出人天世間境，復過是數無量億，若以世智思必迷；十地菩薩身業等，至舉足量智功德，此乃登法太子位，九地諸聖不能測，何況一切諸群生？及以聲聞獨覺等？此地菩薩供養佛，十方國土悉周遍，亦供現前諸聖眾，具足莊嚴佛功德。諸佛爲住此地說，三世法界無礙智，遍照世界有情等，乃至爲說一切智。此地菩薩智光明，能示有情正法路，如大自在天王光，除闇能悅有情身。此地智光能除闇，悅豫世間亦如是，住此多作三界王，善能演說三乘法。剎那能證百萬億，那庾多數不可說，

剎土塵等三摩地，見佛等事餘亦然。此地我今已略說，若以廣說不可盡，是諸地於佛智中，巖然住似十山王。初地藝業不可盡，如雪山中諸藥性，二地戒香如香山，三如裂窮豐妙珍，焰慧道寶無有盡，如仙山中神仙眾，五地神通如持雙，六如馬耳具眾果，七地大慧如持魚，八地自在如輪圍，九無礙解如幢相，十如妙高具眾德。初地願首二淨戒，三靜慮等諸功德，四專一行覺支道，五地微妙方便慧，六地甚深緣起觀，七廣大慧八莊嚴，九地思擇微妙義，出過一切世間道；十地受持諸佛法，如是行海無盡竭。十行超世發心初，淨戒第二靜慮三；行淨第四成就五，緣起第六貫穿七，第八置在金剛幢，第九觀察眾稠林，第十法王授灌頂，如是德寶漸清淨。十力國土碎爲塵，可於一念知其數，毫末度空可知量，億劫說此不可盡。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以佛神力說此經已，如來應供正遍等覺、稱許印可，彼諸一切菩薩大眾及諸天、龍、藥叉、健達縛、阿修羅、釋梵護世摩醯



首羅淨居天眾，皆大歡喜，信受奉行。時薄伽梵成道未久——第二七日，在於他化自在天王宮摩尼寶藏殿，隨喜金剛藏菩薩所說。

## 優婆塞戒經卷第一

北涼中印度三藏法師曇無讖譯

### 集會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林中阿那邠坻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五百比丘尼、千優婆塞、五百乞兒俱。爾時會中有長者子，名曰善生，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師常演說法，教眾生言：『若能晨朝敬禮六方，則得增長命之與財。何以故？東方之土屬于帝釋，有供養者，釋提桓因則為護助。南方之土屬閻羅王，有供養者，彼閻羅王則為護助。西方之土屬婆樓那天，有供養者，彼婆樓那則為護助。北方之土屬拘毘羅天，有供養者，彼拘毘羅則為護助。下方之土屬于火天，有供養者，火天則為護助。上方之土屬于風天，有供養者，彼亦為護。』世尊！佛法之中，頗有如是六方不耶？」

「善男子！我佛法中亦有六方，所謂六波羅

蜜。東方則是檀波羅蜜，何以故？始初出者，為出智慧光因緣故；彼東方者屬眾生心，若有眾生能供養彼檀波羅蜜，則為增長壽命與財。南方即是尸波羅蜜，何以故？尸波羅蜜名之為右，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與財。西方即是屬提波羅蜜，何以故？彼西方者名之為後，一切惡法棄於後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壽命與財。北方即是毘離耶波羅蜜，何以故？北方名號勝諸惡法；若人供養，則得增長壽命與財。下方則是禪波羅蜜，何以故？能正觀察三惡道故；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命之與財。上方即是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上方者即是無上；無上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命之與財。善男子！是六方者屬眾生心，非如外道六師所說。如是六方、誰能供養？善男子！唯有菩薩乃能供養。」

「世尊！以何義故名為菩薩？」佛言：「得菩提故名為菩薩。菩提性故名為菩薩。」「世尊！若言得菩提已，名為菩薩者；若未供養彼六方時，云何得名為菩薩耶？若以性故名菩薩者，誰有此性？有此性者則能供養，若無性者則不能供養。是故如來不應說言：彼六方者屬眾生心。」

「善男子！非得菩提故名菩薩。何以故？得菩提者名之為佛，未得菩提乃名菩薩，亦非性故名菩薩也，善男子！一切眾生無菩提性，如諸眾生無人

天性、師子虎狼狗犬等性。現在世中和合眾善業因緣故，得人天身；和合不善業因緣故，得師子等畜生之身；菩薩亦爾，和合眾善業因緣故發菩提心，故名菩薩。若有說言一切眾生有菩薩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有性者，則不應修善業因緣、供養六方。善男子！若有性者，則無初心及退轉心。以無量善業因緣故發菩提心，名菩薩性。」

「善男子！有諸眾生受行外道，不樂外典顛倒說故，發菩提心。或有眾生住寂靜處，內善因緣發菩提心。或有眾生觀生死過，發菩提心。或有眾生見惡聞惡，發菩提心。或有眾生深知自身貪欲瞋恚愚癡慳嫉，為訶責故發菩提心。或有眾生見諸外道五通神仙，發菩提心。或有眾生欲知世間有邊無邊故，發菩提心。或有眾生見聞如來不思議故，發菩提心。或有眾生憐愍故，發菩提心。或有眾生愛眾生故，發菩提心。」

「善男子！菩提之心，凡有三種，謂：下、中、上。若言眾生定有性者，云何說言有三種耶？眾生下心能作中心，中心作上；上心作中，中心作下。眾生勤修無量善法故能增上，不勤修故便退為下。若善修進則名不退，若不修進名之為退。一切時中，常為一切無邊眾生修集善故名不退轉。若不如是，是名退轉，如是菩薩則有退心及怖畏心。若

一切時中，為一切眾生修集善法得不退轉，是故我記是大喜地，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三種菩提無有定性。若有定性，已發聲聞緣覺心者，則不能發菩提之心。善男子！譬如眾僧無有定性，是三種性亦復如是。若有說言定有性者，是名外道，何以故？諸外道等無因果故，如自在天非因果。善男子！或有人說『菩薩之性，譬如石中定有金性，以巧方便因緣發故，得為金用，菩薩之性亦如是』者，是梵志說；何以故？梵志等常言：尼拘陀子有尼拘陀樹，眼有火石。是故梵志無因果——因即是果，果即是因。尼拘陀子具足而有尼拘陀樹，當知即是梵志因果；是義不然！何以故？因細果粗故。若言眼中定有火者，眼則被燒；眼若被燒，云何能見？眼中有石，石則遮眼；眼若有遮，復云何見？善男子！如梵志說：

『有即是有，無即是無。』無則不生，有不應滅。若言石中有金性者，金不說性，性不說金。善男子！因緣故則有和合，緣和合故，本無後有。如梵志言無即永無，是義云何？金合水銀，金則滅壞。若言有不應滅，是義云何？若說眾生有菩薩性，是名外道，不名佛道。善男子！譬如和合石因緣故，而有金用；菩薩之性，亦復如是；眾生有思，名為欲心，以如是欲善業因緣發菩提心，是則名為菩薩

性也；善男子！譬如眾生先無菩提，後乃方有，性亦如是先無後有，是故不可說言定有。善男子！求大智慧故名菩薩；欲知一切法真實故，大莊嚴故，心堅固故，多度眾生故，不惜身命故，是名菩薩修行大乘。」

「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退轉，二者不退。已修三十二相業者，名不退轉；若未能修，是名爲退。復有二種：一者出家、二者在家。出家菩薩奉持八重，具足清淨，是名不退。在家菩薩奉持六重，具足清淨，亦名不退。善男子！外道斷欲所得福德，勝於欲界一切眾生所有福德。須陀洹人勝於一切外道異見，斯陀含人勝於一切須陀洹果，阿那含人勝於一切斯陀含果，阿羅漢人勝於一切阿那含果，辟支佛人勝於一切阿羅漢果，在家之人發菩提心，勝於一切辟支佛果。出家之人發菩提心，此不爲難；在家之人發菩提心，是乃名爲不可思議。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在家之人，發菩提心時，從四天王乃至阿迦膩吒諸天皆大驚喜，作如是言：我今已得人天之師。」

### 發菩提心品第二

善生言：「世尊！眾生云何發菩提心？」善男子！爲二事故發菩提心：一者增長壽命，二者增

長財物。復有二事：一者爲不斷絕菩薩種姓，二者爲斷眾生罪苦煩惱。復有二事：一者自觀無量世中受大苦惱不得利益，二者雖有無量恒沙諸佛，悉皆不能度脫我身，我當自度。復有二事：一者作諸善業，二者作已不失。復有二事：一者爲勝一切人天果報，二者爲勝一切二乘果報。復有二事：一者爲求菩提之道受大苦惱，二者爲得無量大利益事。復有二事：一者過去未來恒沙諸佛皆如我身，二者深觀菩提是可得法是故發心。復有二事：一者觀六住人雖有轉心、猶勝一切聲聞緣覺，二者勤心求索無上果故。復有二事：一者欲令一切眾生悉得解脫，二者欲令眾生解脫、勝外道等所得果報。復有二事：一者不捨一切眾生，二者捨離一切煩惱。復有二事：一者爲斷眾生現在苦惱，二者爲遮眾生未來苦惱。復有二事：一者爲斷智慧障礙，二者爲斷眾生身障。」

「善男子！發菩提心有五事：一者親近善友，二者斷瞋恚心，三者隨師教誨，四者生憐愍心，五者勤修精進。復有五事：一者不見他過，二者雖見他過而心不悔，三者得善法已不生憍慢，四者見他善業不生妒心，五者觀諸眾生如一子想。善男子！有智之人發菩提心已，即能破壞惡業等果如須彌山。有智之人爲三事故發菩提心：一者見惡世中五

濁眾生，二者見於如來有不可思議神通道力，三者聞佛如來八種妙聲。復有二事：一者了了自知己身有苦，二者知眾生苦如己受苦，爲斷彼苦如己無異。善男子！若有人能發菩提心，當知是人能禮六方增長命財，不如外道之所宣說。」

### 悲品第三

善生言：「世尊！彼六師等不說因果。如來今說因有二種：一者生因，二者了因。如佛初說發菩提心，爲是生因？是了因耶？」善男子！我爲眾生或說一因，或說二因，或說三因，或說四因，或說五因，或說六七、至十二因。言一因者：即生因也。言二因者：生因、了因。言三因者：煩惱、業、器。言四因者：所謂四大。言五因者：未來五支。言六因者：如契經中所說六因。言七因者：如法華說。言八因者：現在八支。言九因者：如大城經說。言十因者：如爲摩訶男優婆塞說。十一因者：如智印說。十二因者：如十二因緣。善男子！一切有漏法，無量無邊因；一切無漏法、無量無邊因。有智之人，欲盡知故發菩提心。是故如來名一切智。善男子！一切眾生發菩提心，或有生因、或有了因、或有生因了因。汝今當知：夫生因者即是大悲；因是悲故便能發心，是故悲心爲生因也。」

「世尊！云何而得修於悲心？」善男子！智

者深見一切眾生沈沒生死苦惱大海，爲欲拔濟，是故生悲。又見眾生未有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我當云何令彼具足？是故生悲。又見眾生雖多怨毒，亦作親想，是故生悲。又見眾生迷於正路，無有示導，是故生悲。又見眾生臥五欲泥而不能出，猶故放逸，是故生悲。又見眾生常爲財物妻子纏縛不能捨離，是故生悲。又見眾生以色命故而生憍慢，是故生悲。又見眾生爲惡知識之所誑惑故生親想，如六師等，是故生悲。又見眾生墮生有界受諸苦惱，猶故樂著，是故生悲。又見眾生造身口意不善惡業，多受苦果，猶故樂著，是故生悲。又見眾生渴求五欲如渴飲鹹水，是故生悲。又見眾生雖欲求樂、不造樂因，雖不樂苦、喜造苦因，欲受天樂、不具足戒，是故生悲。又見眾生於無我我所、生我我所想，是故生悲。又見眾生無定有性，流轉五有，是故生悲。又見眾生畏生老死而更造作生老死業，是故生悲。又見眾生受身心苦而更造業，是故生悲。又見眾生愛別離苦而不斷愛，是故生悲。又見眾生處無明闇，不知熾然智慧燈明，是故生悲。又見眾生爲煩惱火之所燒燃，而不能求三昧定水，是故生悲。又見眾生爲五欲樂造無量惡，是故生悲。又見眾生知五欲苦求之不息，譬如飢者食於毒飯，是故生悲。又見眾生處在惡世遭值虐王，多

受苦惱猶故放逸，是故生悲。又見眾生流轉八苦，不知斷除如是苦因，是故生悲。又見眾生飢渴寒熱不得自在，是故生悲。又見眾生毀犯禁戒，當受地獄餓鬼畜生，是故生悲。又見眾生色力壽命安隱辯才不得自在，是故生悲。又見眾生諸根不具，是故生悲。又見眾生生於邊地不修善法，是故生悲。又見眾生處飢饉世，身體羸瘦互相劫奪，是故生悲。又見眾生處刀兵劫，更相殘害惡心增盛，當受無量苦報之果，是故生悲。又見眾生值佛出世，聞說甘露淨法不能受持，是故生悲。又見眾生信邪惡友，終不追從善知識教，是故生悲。又見眾生多有財寶不能捨施，是故生悲。又見眾生耕田種作商賈販賣，一切皆苦，是故生悲。又見眾生父母兄弟妻子奴婢眷屬宗室不相愛念，是故生悲。」

「善男子！有智之人，應觀非想非非想處所有定樂，如地獄苦，一切眾生等共有之，是故生悲。善男子！未得道時，作如是觀，是名為悲。若得道已，即名大悲。何以故？未得道時，雖作是觀，觀皆有邊，眾生亦爾。既得道已，觀及眾生皆悉無邊，是故得名為大悲也。未得道時，悲心動轉，是故名悲；既得道已，無有動轉，故名大悲。未得道時，未能救濟諸眾生故，故名為悲；既得道已，能大救濟，故名大悲。未得道時，不共慧行，是故名

悲；既得道已，與慧共行，故名大悲。善男子！智者修悲，雖未能斷眾生苦惱，已有無量大利益事。善男子！六波羅蜜皆以悲心而作生因。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出家，二者在家；出家修悲是不為難，在家修悲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有惡因緣故。善男子！在家之人若不修悲，則不能得優婆塞戒；若修悲已，即便獲得。善男子！出家之人唯能具足五波羅蜜，不能具足檀波羅蜜，在家之人則能具足。何以故？一切時中一切施故，是故在家應先修悲。若修悲已，當知是人能具戒、忍、進、定、智慧；若修悲心，難施能施，難忍能忍，難作能作，以是義故，一切善法，悲為根本。善男子！若人能修如是悲心，當知是人能壞惡業如須彌山，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所作少許善業，所獲果報如須彌山。」

#### 解脫品第四

「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修悲者，當知是人得一切法體諸解脫分。」善生言：「世尊！所言體者，云何為體？」善男子！謂身口意，是身口意從方便得。方便有二：一者耳聞，二者思惟。復有三種：一者惠施，二者持戒，三者多聞。」善生言：「世尊！如佛所說從三方便得解脫分，是三方便有定數不？」不也！善男子！何以故？有人雖

於無量世中，以無量財施無量人，亦不能得解脫分法；有人於一時中，以一把麵施一乞兒，能得如見解脫分法。有人乃於無量佛所受持禁戒，亦不能得解脫分法；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而能獲得解脫分法。有人於無量世無量佛所，受持讀誦十二部經，亦不能得解脫分法；有人唯讀一四句偈，而能獲得解脫分法。何以故？一切眾生心不同故。」

「善男子！若人不能一心觀察生死過咎、涅槃安樂，如是之人雖復惠施持戒多聞，終不能得解脫分法；若能厭患生死過咎，深見涅槃功德安樂，如是之人，雖復少施少戒少聞，即能獲得解脫分法。善男子！得是法者，於三時中：佛出世時，緣覺出時；若無是二，阿迦尼吒天說解脫時，是人聞已，得解脫分。善男子！我於往昔初發心時，都不見佛及辟支佛；聞淨居天說解脫法，我時聞已，即便發心。善男子！如是之法，非欲界天之所能得，何以故？以放逸故。亦非色天之所能得，何以故？無三方便故。亦非無色天之所能得，何以故？無身口故。是法體者，是身口意。鬱單曰人亦所不得，何以故？無三方便故。是解脫分，三人能得，所謂聲聞、緣覺、菩薩。眾生若遇善知識者，轉聲聞解脫得緣覺解脫，轉緣覺解脫得菩薩解脫。菩薩所得解脫分法，不可退轉，不可失壞。」

善生言：「世尊！說法之人復以何義？能善分別如是等人有解脫分？如是等人無解脫分？」「善男子！如是法者二人所得，謂在家、出家。如是二人至心聽法，聽已受持；聞三惡苦，心生怖畏，身毛皆豎，涕泣橫流；堅持齋戒，乃至小罪不敢毀犯，當知是人得解脫分法。善男子！諸外道等獲得非想非非想定，壽無量劫；若不能得解脫分法，當觀是人為地獄人。若復有人阿鼻地獄經無量劫受大苦惱，能得如是解脫分法，當觀是人為涅槃人。善男子！是故我於鬱頭藍弗生哀愍心，於提婆達多不生憐念心。善男子！如舍利弗等六萬劫中求菩提道，所以退者，以其未得解脫分法；雖爾，猶勝緣覺根利。善男子！是法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聲聞，中者緣覺，上者諸佛也。善男子！有人勤求優婆塞戒，於無量世如聞而行，亦不得戒；有出家人求比丘戒、比丘尼戒，於無量世如聞而行，亦不能得，何以故？不能獲得解脫分法；是故可名修戒，不名持戒。善男子！若諸菩薩得解脫分法，終不造業求生欲界、色、無色界，常願生於益眾生處。若自定知有生天業，即迴此業求生人中。業者所謂施、戒、修定。善男子！若聲聞人得解脫分，不過三身得具解脫，辟支佛人亦復如是。菩薩摩訶薩得解脫分，雖復經由無量身中，常不退轉；不退轉

心、出勝一切聲聞緣覺。」

「善男子！若得如是解脫分法，雖復少施，得無量果；少戒少聞，亦復如是。是人假使處三惡道，終不同彼三惡受苦。若諸菩薩獲得如是解脫分法，名調柔地。何故名爲調柔地耶？一切煩惱漸微弱故，是名逆流。若善男子，有四種人：一者順生死流、二者逆生死流、三者不順不逆、四者到於彼岸。善男子！如是法者，於聲聞人名柔軟地；於諸菩薩亦名柔軟，復名喜地。以何義故名爲喜地？聞不退故名爲喜地。以何義故名爲菩薩？能常覺悟眾生心故。如是菩薩雖知外典，自不受持亦不教人。如是菩薩不名人天，非五道攝，是名修行無障礙道。」

「善男子！夫菩提者有四種子：一者不貪財物、二者不惜身命、三者修行忍辱、四者憐愍眾生。善男子！增長如是菩提種子，復有五事：一者於己身中不生輕想，言我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自身受苦心不厭悔，三者勤行精進不休不息，四者救濟眾生無量苦惱，五者常讚三寶微妙功德；有智之人修菩提時，常當修集如是五事，增長熾然菩提種子。復有六事：所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是六種事，因一事增，謂不放逸；菩薩放逸，不能增長如是六事；若不放逸，則能增長。」

善男子！菩薩求於菩提之時，復有四事：一者親近善友，二者心堅難壞，三者能行難行，四者憐愍眾生。復有四事：一者見他得利心生歡喜，二者常樂稱讚他人功德，三者常樂修集六念處法，四者勤說生死所有過咎。善男子！若有說言：離是八法得菩提者，無有是處。」

「善男子！若有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時，即得名爲無上福田。如是菩薩出勝一切世間之事及諸眾生。善男子！雖有人言無量世界有無量佛，然此佛道甚爲難得，何以故？世界無邊，眾生亦爾；眾生無邊，佛亦如是。假使佛道當易得者，一佛世尊則應化度一切眾生；若爾者，世界眾生則爲有邊。善男子！佛出世時，能度九萬九那由他人；聲聞弟子，度一那由他，而諸眾生猶不可盡，故名無邊。是故我於聲聞經說：無十方佛。所以者何？恐諸眾生輕佛道故。諸佛聖道非世所攝，是故如來說無虛妄。如來世尊無有妒心，以難得故，說無十方諸佛世尊。善男子！無量眾生發菩提心，不能究竟行菩薩道。若人難言：『若有現在無量諸佛，何故經中但說過去未來二世有無量佛？不說現在無量佛耶？』善男子！我一國說過去未來有恒沙佛，現在世中唯一佛耳。善男子！真實義者，能得佛道。無量眾生修行佛道多有退轉，時有一人，乃能得度，如菴羅花

及魚子等。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得解脫分法，是不爲難；在家得者，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三種菩提品第五

善生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菩提三種：一者聲聞菩提，二者緣覺菩提，三者諸佛菩提；若得菩提，名爲佛者，何以故聲聞辟支佛人不名爲佛？若覺法性名爲佛者，聲聞緣覺亦覺法性，以何緣故不名爲佛？若一切智名爲佛者，聲聞緣覺亦一切智，復以何故不名爲佛？言一切者即是四諦。」

佛言：「善男子！菩提有三種：一者從聞而得，二者從思惟得，三者從修而得。聲聞之人從聞得故不名爲佛。辟支佛人從思惟已，少分覺故名辟支佛。如來無師，不依聞思，從修而得，覺悟一切，是故名佛。善男子！了知法性故名爲佛。法性二種：一者總相，二者別相。聲聞之人，總相知故，不名爲佛。辟支佛人同知總相，不從聞故，名辟支佛，不名爲佛。如來世尊，總相別相一切覺了，不依聞思，無師獨悟，從修而得，故名爲佛。善男子！如來世尊，緣智具足；聲聞緣覺，雖知四諦，緣智不具，以是義故，不得名佛；如來世尊，

緣智具足，故得名佛。善男子！如恒河水，三獸俱渡；兔馬香象；兔不至底，浮水而過；馬或至底，或不至底；象則盡底。恒河水者，即是十二因緣河也；聲聞渡時，猶如彼兔；緣覺渡時，猶如彼馬；如來渡時，猶如香象，是故如來得名爲佛。聲聞緣覺，雖斷煩惱，不斷習氣；如來能拔一切煩惱習氣根原，故名爲佛。」

「善男子！疑有二種：一煩惱疑，二無記疑。二乘之人，斷煩惱疑，不斷無記；如來悉斷如是二疑，是故名佛。善男子！聲聞之人厭於多聞，緣覺之人厭於思惟，佛於是二，心無疲厭，故名爲佛。善男子！譬如淨物置之淨器，表裏俱淨；聲聞緣覺智雖清淨，而器不淨；如來不爾，智器俱淨，是故名佛。善男子！淨有二種：一者智淨，二者行淨。聲聞緣覺雖有淨智，行不清淨；如來世尊智行俱淨，是故名佛。善男子！聲聞緣覺其行有邊，如來世尊其行無邊，是故名佛。」

「善男子！如來世尊，能於一念破壞二障：一者智障，二者解脫障，是故名佛。如來具足智因智果，是故名佛。善男子！如來出言無二無謬，亦無虛妄，智慧無礙，樂說亦爾，具足因智、時智、相智；無有覆藏，不須守護，無能說過。悉知一切眾生煩惱，起結因緣、滅結因緣；世間八法所不能



污，有大憐愍救拔苦惱，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身心二力，悉皆滿足。云何身力具足？善男子！三十天有一大城，名曰善見；其城縱廣滿十萬里，宮室百萬，諸天一千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有六。夏三月時，釋提桓因欲往波利質多林中歡娛受樂，由乾陀山有一香象，名伊羅鉢那，具足七頭，帝釋發念，象知即來。善見城中所有諸天，處其頭上旋行而往。其林去城五十由延，是象身力出勝一切香象身力；正使和合如是香象一萬八千，其力唯敵佛一節力，是故身力出勝一切眾生之力。世界無邊，眾生亦爾，如來心力亦復無邊，是故如來獨得名佛，非二乘人名為佛也。以是義故，名無上師、名大丈夫、人中香象、師子、龍王、調御示導，名大船師，名大醫師、大牛之王、人中牛王；名淨蓮花、無師獨覺，為諸眾生之眼目也。是大施主，是大沙門、大婆羅門，寂靜持戒勤行精進，到於彼岸獲得解脫；善男子！聲聞緣覺，雖有菩提，都無是事；是故名佛。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分別如是三種菩提是不為難，在家分別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遶故。」

### 修三十二相業品第六

善生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身力，何時成就？」佛言：「善男子！初修三十二相業時。善男子！菩薩修集如是業時得名菩薩，兼得二定：一菩提定、二者有定。復得二定：一者知宿命定、二者生正法因定。善男子！菩薩從修三十二相業，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其中間多聞無厭。菩薩摩訶薩修一一相，以百福德而為圍遶。修心五十，具心五十，是則名為百種福德。善男子！一切世間所有福德，不及如來一毛功德；如來一切毛孔功德，不如一好功德；聚合八十種好功德，不及一相功德；一切相功德，不如白毫相功德；白毫功德，復不得及無見頂相。善男子！菩薩常於無量劫中，為諸眾生作大利益，至心勤作一切善業，是故如來成就具足無量功德；是三十二相，即是大悲之果報也。轉輪聖王雖有是相，相不明了具足成就。是相業體，即身口意業。修是業時，非於天中、北鬱單曰；唯在三方男子之身，非女人身也。菩薩摩訶薩修是業已，名為滿三阿僧祇劫，次第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於往昔寶頂佛所，滿足第一阿僧祇劫；然燈佛所，滿足第二阿僧祇劫；迦葉佛所，滿足第三阿僧祇劫。善男子！我於往昔釋迦牟尼佛所，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是心已，供養無量恒沙諸佛，種諸善根，修道持戒，精

進多聞。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是三十二相業已，了了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觀掌中菴摩勒果。其業雖定，修時次第不必定也。或有人言：『如來先得牛王眼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樂以善眼和視眾生，是故先得牛王眼相，次得餘相。或有說言：『如來先得八梵音相，餘次第得』；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恒以軟語先語實語教化眾生，是故先得八梵音相。或有說言：『如來先得無見頂相，餘次第得』，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供養師長、諸佛、菩薩，頭頂禮拜，破憍慢故，是故先得無見頂相。或有說言：『如來先得白毫毛相，餘次第得』；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不誑一切諸眾生故，是故先得眉間毫相。善男子！除佛世尊，餘無能說如是相業。善男子！或復有人次第說言：如來先得足下平相，餘次第得；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布施持戒，修集道時其心不動，是故先得足下平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足下輪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供養父母師長善友，如法擁護一切眾生，是故次得手足輪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纖長指相；何以故？爲菩薩時，至心受持第一第四優婆塞戒，是故次得纖長指相、足跟長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身臚滿相；何以故？爲菩薩時，善受師長父母善友

所教救故，是故次得身臚滿相。得是相已，次得手足合網縵相；何以故？爲菩薩時，以四攝法攝眾生故，是故次得手足網縵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手足柔軟勝餘身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以手摩洗師長父母身，除去垢穢，香油塗之，是故次得手足軟相。得是相已，次得身毛上向麤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常化眾生，令修施戒一切善法，是故次得毛上麤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鹿王膺相；何以故？爲菩薩時，至心聽法，至心說法，爲壞生死諸過咎故，是故次得鹿王膺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身方圓相，如尼拘陀樹王；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常施一切眾生病藥，是故次得身方圓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手過膝相；何以故？爲菩薩時，終不欺誑一切賢聖父母師長善友知識，是故次得手過膝相。得是相已，次得象王馬王藏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見怖畏者能爲救護，心生慚愧，不說他過，善覆人罪，是故次得象馬藏相。得是相已，次得軟身一一孔中一毛生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親近智者，樂聞樂論、聞已樂修，樂治道路、除去棘刺，是故次得皮膚柔軟一一孔中一毛生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身金色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常施眾生房舍臥具飲食燈明，是故次得金色身相。得是

相已，次第獲得七處滿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可瞋之處不生瞋心，樂施眾生隨意所須，是故次得七處滿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缺骨滿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善能分別善不善相，言無錯謬，不說無義，可受之法口常宣說，不可受者不妄宣傳，是故次得缺骨滿相。得是相已，次得二相：一者上身、二者頰車，皆如師子；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中，自無兩舌，教他不爲，是故次得如是二相。得是相已，次得三相：一四十齒、二白淨相、三齊密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以十善法教化眾生，眾生受已，心生歡喜，常樂稱揚他人功德，是故次得如是三相。得是相已，次第獲得四牙白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修欲界慈，樂思善法，是故次得四牙白相。得是相已，次得味中最上味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不待求已然後方施，是故次得味中上味相。得是相已，次得二相：一者肉髻、二者廣長舌；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至心受持十善法教，兼化眾生，是故次得如是二相。得是相已，次得梵音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自不惡口，教他不爲，是故次得梵音聲相。得是相已，次得牛王紺色目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等以慈善，視怨親故，是故次得牛王目相。

得是相已，次得白毫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宣說正法實法不虛，是故次得白毫光相。得是相已，次得無見頂相；何以故？爲菩薩時，於無量世，頭頂禮拜一切聖賢師長父母，尊重讚歎，恭敬供養，是故獲得無見頂相。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修如是業，是不爲難；在家之人，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優婆塞戒經卷第二

### 發願品第七

善生言：「世尊！是三十二相業，誰能作耶？」  
佛言：「善男子！智者能作。」「世尊！云何名智者？」「善男子！若能善發無上大願，是名智者。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已，身口意等所作善業，願爲眾生將來得果一切共之。菩薩摩訶薩常親近佛聲聞緣覺善知識等，供養恭敬，諮問深法，受持不失。作是願言：『我今親近諸佛聲聞緣覺善友，寧無量世受大苦惱，不於菩提生退轉心。眾生若以惡心打罵毀辱我身，願我因是更增慈心，不生惡念，願我後生在在處處，不受女身無根二根奴婢之身；

復願令我身有自在力、爲他給使，不令他人有自在力而驅使我；願令我身諸根具足遠離惡友，不生惡國邊裔之處，常生豪姓色力殊特財寶自在，得好念心自在之心。心得勇健，凡有所說聞者樂受，離諸障礙無有放逸，離身口意一切惡業；常爲眾生作大利益，爲利眾生不貪身命；不爲身命而造惡業。利眾生時，莫求恩報。常樂受持十二部經；既受持已，轉教他人。能壞眾生惡見惡業，一切世事所不能勝。既得勝已，復以轉教，善治眾生身心重病。見離壞者，能令和合；見怖畏者，爲作救護。護已，爲說種種之法，令彼聞已，心得調伏。見飢飢施身，令得飽滿；願彼不生貪惡之心，當噉我時，如食草木。常樂供養師長父母善友宿德，於怨親中其心等一。常修六念及無我想、十二因緣；無三寶處，樂在寂靜，修集慈悲；一切眾生若見我身，聞觸之者遠離煩惱。』菩薩雖知除菩提已，不求餘果；爲眾生故，求以弘利。善男子！菩薩若能如是立願，當知是人即是無上法財長者；是求法王，未得法王。」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三事，則得名爲法財長者：一者心不甘樂外道典籍，二者心不貪著生死之樂，三者常樂供養佛法僧寶。復有三事：一者爲人受苦心不生悔，二者具足微妙無上智慧，三者

具善法時不生憍慢。復有三事：一者爲諸眾生受地獄苦如三禪樂，二者見他得利不生妒心，三者所作善業不爲生死。復有三事：一者見他受苦如己無異，二者所修善事悉爲眾生，三者善作方便令彼離苦。復有三事：一者觀生死樂如大毒蛇，二者樂處生死爲利眾生，三者觀無生法忍多諸功德。復有三事：一者捨身，二者捨命，三者捨財；捨是三事，悉爲眾生。復有三事：一者多聞無厭，二者能忍諸惡，三者教他修忍。復有三事：一者自省己過，二者善覆他罪，三者樂修慈心。復有三事：一者至心奉持禁戒，二者四攝攝取眾生，三者口言柔軟不粗。復有三事：一者能大法施，二者能大財施，三者以此二施勸眾生行。復有三事：一者常以大乘教化眾生，二者常修轉進增上之行，三者於諸眾生不生輕想。復有三事：一者雖具煩惱而能堪忍，二者知煩惱過、樂而不厭，三者自具煩惱，能壞他結。復有三事：一者見他得利歡喜如己，二者自得安樂不樂獨受，三者於下乘中不生足想。復有三事：一者聞諸菩薩苦行不怖，二者見有求者終不言無，三者終不生念：我勝一切。善男子！菩薩若能觀因果，能觀因果、能觀果因；如是菩薩能斷因果，能得因果。菩薩若能斷得因果，是名法果一諸法之王，法之自在。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

二者出家。出家菩薩立如是願，是不爲難；在家菩薩立如是願，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菩薩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名義菩薩品第八

善生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二種：一者假名菩薩、二者實義菩薩。云何名爲假名菩薩？」  
「善男子！眾生若發菩提心已，樂受外術及其典籍持諷誦讀；即以此法教化眾生。爲自身命殺害他命，不樂修悲、樂於生死，常造諸業，受生死樂，無有信心；於三寶所，生疑網心，護惜身命不能忍辱，語言粗獷、悔恨放逸。於己身所生自輕想：我不能得無上菩提。於煩惱中，生恐怖想；亦不勤修壞結方便，常生慳貪嫉妒瞋心。親近惡友懈怠亂心，樂處無明不信六度，不樂修福不觀生死，常樂受持他人惡語，是名假名菩薩。」

「善男子！復有眾生發菩提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聞無量劫苦行修道然後乃得，聞己生悔，雖修行道、心不真實，無有慚愧，不生憐愍，樂奉外道殺羊祀天。雖有微信、心不堅固，爲五欲樂造種種惡，倚色命財生大憍慢，所作顛倒不能利益；爲生死樂而行布施，爲生天樂受持禁戒，雖修禪定，爲命增長，是名假名菩薩。」

「實義菩薩者：能聽深義，樂近善友；樂供養師、父母、善友，樂聽如來十二部經，受持讀誦書寫思義。爲法因緣，不惜身命妻子財物，其心堅固憐愍一切，口言柔軟，先語實語，無有惡語及兩舌語；於自身所不生輕想，舒手惠施無有禁固；常樂修磨利智慧刀，雖習外典爲破邪見、出勝邪見，善知方便調伏眾生，於大眾所不生恐怖。常教眾生：菩提易得；能令聞者不生怖心、勤修精進。輕賤煩惱，令彼煩惱不得自在；心不放逸常修忍辱，爲涅槃果持戒精進。願爲眾生趨走給使，令彼安隱歡娛受樂，爲他受苦心不生悔，見退菩提心生憐愍。能救一切種種苦惱，能觀生死所有過罪，能具無上六波羅蜜，所作世事勝諸眾生，信心堅固修集慈悲，亦不憍求慈悲果報；於怨親中其心無二，施時平等，捨身亦爾。知無常相，不惜身命。以四攝法，攝取眾生。知世諦故，隨眾生語。爲諸眾生受苦之時，其心不動如須彌山。雖見眾生多作諸惡，有少善者心終不忘。於三寶所，不生疑心，樂爲供養。若少財時，先給貧窮，後施福田；先爲貧苦，後爲富者。樂讚人善，爲開涅槃；所有伎藝，欲令人學；見學勝己，生歡喜心。不念自利，常念利他，身口意業所作諸善，終不自爲，恒爲他人。是名實義菩薩。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

家。出家菩薩爲實義菩薩，是不爲難；在家菩薩，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義菩薩心堅固品第九

善生言：「世尊！義菩薩者，云何自知是義菩薩？」「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苦行時，先自誠心。善男子！我念往昔行菩薩道時，先從外道受苦行法，至心奉行，心無退轉。無量世中，以灰塗身，唯食胡麻、小豆、粳米、粟米、床等，日各一粒；荆棘惡刺，椽木地石，以爲臥具；牛屎牛尿，以爲病藥。盛夏之月，五熱炙身；孟冬之節，凍冰餽體。或受草食、根食、莖食、葉食、果食、土食、風食；作如是等諸苦行時，自身他身俱無利益。雖爾，猶故心無退轉，出勝一切外道苦行。善男子！我於往昔爲四事故，捨棄身命：一者爲破眾生諸煩惱故、二者爲令眾生受安樂故、三者爲自除壞貪著身故、四者爲報父母生養恩故；菩薩若能不惜身命，即自定知是義菩薩。善男子！我於往昔爲正法故，剗身爲燈三千六百；我於爾時，具足煩惱，身實覺痛；爲諸眾生得度脫故，諭心令堅、不生退轉。爾時即得具足三事：一者畢竟無有退轉、二者得爲實義菩薩、三者名爲不可思議；是名菩薩

不可思議。又我往昔爲正法故，於一劫中，周身左右受千瘡苦；爾時具足一切煩惱，身實覺苦，爲諸眾生得度脫故，諭心令堅不生退轉，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又我往昔爲一鵠故，棄捨是身；爾時具足一切煩惱，身實覺苦，爲諸眾生得度脫故，諭心令堅、不生退轉。是名菩薩不可思議。」

「善男子！一切惡友諸煩惱業，即是菩薩道莊嚴伴。何以故？一切凡夫無有智慧正念之心，故以煩惱而爲怨敵。菩薩智慧正念具足，故以煩惱而爲道伴。惡友及業亦復如是。善男子！捨離煩惱，終不得受惡有之身，是故菩薩雖現惡業，實非身口意惡所作，是誓願力；以是願力受惡獸身，爲欲調伏彼畜生故，菩薩現受畜生身已，善知人語、法語、實語、不粗惡語、不無義語。心常憐愍，修集慈悲，無有放逸，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善男子！我於往昔，受熊身時，雖具煩惱，煩惱於我無自在力，何以故？具正念故。我於爾時憐愍眾生，擁護正法，修行法行：受瞿陀身、劫賓耆羅身、兔身、蛇身、龍身、象身、金翅鳥身、鵠身、鹿身、獼猴、殺羊、鷄雉、孔雀、鸚鵡、蝦蟆；我受如是鳥獸身時雖具煩惱，煩惱於我無自在力；何以故？具正念故：憐愍眾生，擁護正法，修行法行。善男子！於飢饉世，我立大願：以願力故，受大魚身，爲諸眾

生離於飢渴，食我身者，修道念道無惡罪過。疾疫世時，復立大願：以願力故，身為藥樹，諸有病者見聞觸我，及食皮膚血肉骨髓，病悉除愈。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受如是苦，心不退轉，是名實義菩薩。」

「菩薩修行六波羅蜜時，終不憍求六波羅蜜果，但以利益眾生為事。菩薩深知生死過患，所以樂處，為利眾生受安樂故；菩薩了解脫安樂，生死過患，而能處之，是名菩薩不可思議。菩薩所行不求恩報；受恩之處常思反報。善男子！一切眾生常求自利，菩薩所行恒求利他，是名菩薩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具足煩惱，於怨親所，平等利益，是名菩薩不可思議。善男子！若諸外道化眾生時，或以惡語鞭打罵辱，擯之令出，然後調伏；菩薩不爾，化眾生時，無粗惡語瞋語綺語，唯有濡語真實之語，眾生聞已，如青蓮遇月、赤蓮遇日。善男子！菩薩施時，財物雖少，見多乞求，不生厭心，是名菩薩不可思議。菩薩教化盲聾瘡癩愚癡邊地惡眾生時，心無疲厭，是名菩薩不可思議。」

「善男子！菩薩有四不可思議：一者所愛重物能以施人、二者具諸煩惱能忍惡事、三者離壞之眾能令和合、四者臨終見惡，說法轉之；是名菩薩四不可思議。復有三事不可思議：一者訶責一切煩

惱、二者處煩惱中而不捨之、三者雖具煩惱及煩惱業而不放逸；是名菩薩三不可思議。復有三事不可思議：一者始欲施時心生歡樂、二者施時為他不求果報、三者施已心樂不生悔恨；是名菩薩三不可思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作是行時，自觀其心：『我是名菩薩耶？義菩薩乎？』眾生若能作如是事，當知是人即義菩薩也。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作如是事，是不為難；在家菩薩為如是事，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自利他品第十

善生言：「世尊！云何菩提？云何菩提道？」  
佛言：「善男子！若離菩提無菩提道，離菩提道則無菩提。菩提之道即是菩提，菩提即是菩提之道，出勝一切聲聞緣覺所得道果，是名菩提、菩提之道。」善生言：「世尊！聲聞緣覺所得道果，即是菩提，即是菩提道；云何言勝？」善男子！聲聞緣覺道不廣大，非一切覺；是故菩提、菩提之道，得名為勝。猶如一切世間經書，十二部經為最第一；何以故？所說不謬，無顛倒故；二乘之道比菩提道，亦復如是。善男子！菩提道者，即是學，即是學果。云何名學？行菩提道，未能具足不退轉

心，是名爲學；已得不退，是名學果。未得定有，是名爲學；已得定有第三劫中，是名學果。初阿僧祇劫，猶故未能一切慧施、一切時施、一切眾生施；第二阿僧祇劫雖一切施，未能一切時施、一切眾生施；如是二處，是名爲學。第三阿僧祇劫，能一切施、一切時施、一切眾生施，是名學果。善男子！菩薩修行施、戒、忍辱、進、定、智時，是名爲學；到於彼岸，是名學果。」

「善男子！有是惠施非波羅蜜！有波羅蜜不名爲施；有亦惠施亦波羅蜜，有非惠施非波羅蜜。善男子！是施非波羅蜜者，聲聞緣覺一切凡夫外道異見。菩薩初二阿僧祇劫所行施是波羅蜜非惠施者；如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是。亦是惠施亦波羅蜜者，菩薩第三阿僧祇劫所行施是。非施非波羅蜜者，聲聞緣覺持戒、修定、忍、慈悲是。善男子！非施非波羅蜜，是名爲學；亦施亦波羅蜜，是名學果。」

「善男子！夫菩提者，即是盡智、無生智也，爲此二智，勤心修集三十七品，是名爲學；得菩提已，是名學果。自調諸根，次調眾生，是名爲學；自得解脫，令眾生得，是名學果。修集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是名爲學；具足獲得十八不共法，是名學果。爲利自他，造作諸業，是名爲學；

能利他已，是名學果。習學世法，是名爲學；學出世法，是名學果。爲諸眾生不惜身財，是名爲學；爲諸眾生，亦不憚惜身財壽命，是名學果。能化眾生，作人天業，是名爲學；作無漏業，是名學果。能施眾生一切財物，是名爲學；能行法施，是名學果。能自破壞慳貪嫉妒，是名爲學；破他慳貪嫉妒之心，是名學果。受持五根修行憶念，是名爲學；教他修集成就具足，是名學果。」

「善男子！菩薩信根，既自利已，復利益他。自利益者，不名爲實；利益他者，乃名自利。何以故？菩薩摩訶薩爲利他故，於身命財不生慳慳，是自自利。菩薩定知若用聲聞緣覺菩提教化眾生，眾生不受，則以天人世樂教之，是名利他；利益他者，即是自利。菩薩不能自他兼利，唯求自利，是名下品；何以故？如是菩薩於法財中生貪著心，是故不能自利益也。行者若令他受苦惱、自處安樂，如是菩薩不能利他。若自不修施戒多聞，雖復教他，是名利他，不能自利；若自具足信等五根，然後轉教，是名菩薩自利利他。善男子！利益有二：一者現世、二者後世；菩薩若作現在利益，是不名實；若作後世，則能兼利。善男子！樂有二種：一者世樂、二者出世樂；福德亦爾；菩薩若能自具如是二樂、二福化眾生者，是則名爲自利利他。善男



子！菩薩摩訶薩具足一法，則能兼利，謂不放逸。復有二法能自他利：一者多聞、二者思惟。復有三法能自他利：一者憐愍眾生、二者勤行精進、三者具足念心。復有四法能自他利，謂四威儀。復有五法能自他利：一者信根、二者持戒、三者多聞、四者布施、五者智慧。復有六法能自他利，所謂六念。復有七法能自他利，謂壞七慢。善男子！若沙門、婆羅門、長者、男女，或大眾中有諸過失；菩薩見已，先隨其意，然後說法，令得調伏；如其不能先隨其意，便為說法，是則名為下品菩薩。」

「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樂近善友、二者不樂；樂善友者能自他利，不樂近者則不能得自他兼利。善男子！樂近善友復有二種：一樂供養、二不樂供養。樂供養者能自他利，不樂供養不能兼利。樂供養者復有二種：一能聽法、二不能聽；至心聽者，能自他利；不至心聽，則無兼利。至心聽法復有二種：一者能問、二不能問；能問義者，能自他利；不能問者，則不能得自利他利。能問義者復有二種：一至心持、二不能持；至心持者，能自他利；不至心者，則不能得自利他利。至心持者復有二種：一者思惟、二不思惟。能思惟者，能自他利；不思惟者，則不得名自利他利。能思惟者復有二種：一者解義、二不解義；能解義者，能自他

利；不解義者，則不得名能自他利。解義之人復有二種：一如法住、二不如法住；如法住者，能自他利；不如法住者，則不得名自利他利。如法住者復有二種：一者具足八智、二者不能具足；何等八智？一者法智、二者義智、三者時智、四者知足智、五者自他智、六者眾智、七者根智、八上下智，是人具足如是八智，凡有所說，具十六事：一者時說、二至心說、三次第說、四和合說、五隨義說、六喜樂說、七隨意說、八不輕眾說、九不訶眾說、十如法說、十一自他利說、十二不散亂說、十三合義說、十四真正說、十五說已不生僞慢、十六說已不求世報。如是之人，能從他聽；從他聽時具十六事：一者時聽、二者樂聽、三者至心聽、四者恭敬聽、五者不求過聽、六者不為論議聽、七者不為勝聽、八者聽時不輕說者、九者聽時不輕於法、十者聽時終不自輕、十一聽時遠離五蓋、十二聽時為受持讀、十三聽時為除五欲、十四聽時為具信心、十五聽時為調眾生、十六聽時為斷聞根。善男子！具八智者能說能聽，如是之人能自他利，不具足者則不得名自利他利。善男子！能說法者復有二種：一者清淨、二不清淨；不清淨者，復有五事：一者為利故說、二者為報而說、三者為勝他說、四者為世報說、五者疑說；清淨說者復有五事：一先

施食然後爲說、二爲增長三寶故說、三斷自他煩惱故說、四爲分別邪正故說、五爲聽者得最勝故說。善男子！不淨說者，名曰垢穢，名爲賣法，亦名污辱，亦名錯謬，亦名失意。清淨說者，名曰淨潔，亦名正說，亦名實語，亦名法聚。」

「善男子！若具足知十二部經聲論因論，知因知喻，知自他取，是名正說。聽者有四：一者略聞多解、二者隨分別解、三者隨本意解、四者於一字一一句解。如來說法正爲三人，不爲第四；何以故？以非器故。如是四人分爲二種：一者熟、二者生；熟者現在調伏，生者未來調伏。善男子！譬如樹林凡有四種：一者易伐難出、二者難伐易出、三者易伐易出、四者難伐難出；在家之人亦有四種：一者易調難出、二者難調易出、三者易調易出、四者難調難出。如是四人分爲三種：一者訶責已調、二者濡語而調、三者訶責濡語使得調伏。復有二種：一者自能調伏不假他人，二者自若不能、請他令調。復有二種：一者施調、二者呪調。是調伏法復有二時：一者喜時、二者苦時。爲是四人說正法時有二方便：一者善知世事、二者爲其給使。善男子！菩薩若知是二方便，則能兼利；若不知者，則不能得自利他利。」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爲利他故，先學外典，

然後分別十二部經；眾生若聞十二部經，乃於外典生於厭賤。復爲眾生說煩惱過、煩惱解脫；歎善友德，訶惡友過；讚施功德，毀慳過失。菩薩常寂，讚寂功德；常修法行，讚法行德。若能如是，是名兼利。在家菩薩先自調伏，若不調伏則不出家。在家菩薩能多度人，出家菩薩則不如是，何以故？若無在家，則無三乘出家之人。三乘出家，修道持戒誦經坐禪，皆由在家而爲莊嚴。善男子！有道、有道莊嚴；道者所謂法行，道莊嚴者所謂在家。出家菩薩、為在家者修行於道，在家之人、為出家者而作法行。在家之人多修二法：一者受、二者施。出家之人亦修二法：一者誦、二者教。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兼有四法一受施誦教，如是名為自利他。菩薩若欲爲眾生說法界深義，先當爲說世間之法，然後乃說甚深法界，何以故？爲易化故。菩薩摩訶薩應護一切眾生之心，若不護者，則不能調一切眾生。菩薩亦應擁護自身，若不護身，亦不能得調伏眾生。菩薩不爲貪身命財，護身命財，皆爲調伏諸眾生故。菩薩摩訶薩先自除惡，後教人除；若不自除，能教他除，無有是處。是故菩薩先應自施持戒知足勤行精進，然後化人。菩薩若不行法行，則不能得教化眾生。善男子！眾生諸根凡有三種，菩薩諸根亦復三種，謂下中上。下根菩薩能化下根，

不及中上；中根菩薩能化中下，不及上根；上根菩薩能三種化。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自利利他，是不爲難；在家菩薩，修是二利，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菩薩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自他莊嚴品第十一

善生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幾法，能自他利？」善男子！具足八法，能自他利。何等爲八？一者壽命長遠、二者具上妙色、三者身具大力、四者具好種姓、五者多饒財寶、六者具男子身、七者言語辯了、八者無大眾畏。」善生言：「世尊！何因緣故菩薩得壽命長？乃至大眾不生怖畏？」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無量世中慈心不殺，以是因緣獲得長壽。無量世中常施衣燈，以是因緣獲得上色。無量世中常壞憍慢，以是因緣生上種姓。無量世中常施飲食，以是因緣身力具足。無量世中常樂說法，以是因緣多饒財寶。無量世中訶責女身，以是因緣得男子身。無量世中至心持戒，以是因緣言語辯了。無量世中供養三寶，以是因緣無大眾畏。如是八事有三因緣：一者物淨、二者心淨、三者福田淨。云何物淨？非偷盜物，非聖遮物，非眾共物，非三寶物，非施一人迴與多人，

非施多人迴與一人；不惱他得，不誑他得，不欺人得，是名物淨。云何心淨？施時不爲生死善果、名稱勝他、得色力財、不斷家法、眷屬多饒，唯爲莊嚴菩提故施，爲欲調伏眾生故施，是名心淨。云何福田淨？受施之人遠離八邪，名福田淨。善男子！以如是等三因緣故八法具足。善男子！菩薩所以求於長命，欲爲眾生讚不殺故。菩薩所以求上色者，爲令眾生見歡喜故。菩薩所以求上種姓，爲令眾生恭敬故。菩薩所以求具足力，爲欲持戒誦經坐禪故。菩薩所以求多財寶，爲欲調伏諸眾生故。菩薩所以求男子身，爲欲成器成善法故。菩薩所以求語辯了，爲諸眾生受法語故。菩薩所以求不畏大眾，爲欲分別真實法故。善男子！是故菩薩具足八法能自他利，能如是行是名實行。」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有八法者，具足受持十善之法，樂以化人；具足受持優婆塞戒，樂以化人；雖得妙色，終不以是而生憍慢；雖持淨戒多聞精進大力好姓多饒財寶，終不以此而生憍慢；不以幻惑欺誑眾生；不生放逸；修六和敬；菩薩具足如是等法，雖復在家，不異出家。」

「如是菩薩終不爲他作惡因緣；何以故？慚愧堅故。善男子！在家之人設於一世，受持如是優婆塞戒，雖復後生無三寶處，終不造作諸惡因緣；所

以者何？二因緣故：一者智慧、二不放逸。善男子！於後惡處不作惡事，有四因緣：一者了知煩惱過故、二者不隨諸煩惱故、三者能忍諸惡苦故、四者不生恐怖心故；菩薩具足如是四法，不為諸苦一切煩惱之所傾動。善男子！不動菩薩有五因緣：一者樂修善法、二者分別善惡、三者親近正法、四者憐愍眾生、五者常識宿命。」

「善男子！菩薩具足如是八法，若聞譏毀，心能堪忍，若聞讚歎反生慚愧，修行道時歡喜自慶，不生憍慢能調惡人，見離壞眾能令和合，揚人善事隱他過咎，人所慚恥處終不宣說，聞他祕事不向餘說，不為世事而作咒誓，少恩加己思欲大報，於己怨者恒生善心，怨親等苦先救怨者，見有罵者反生憐愍，見他偷時默然不動，見來打者生於悲心，視諸眾生猶如父母，寧喪身命終不虛言；何以故？知果報故。於諸煩惱應生怨想，於善法中生親舊想；若於外法生於貪心，尋能觀察貪之過咎，一切煩惱亦復如是。」

「雖復久與惡人同處，終不於中生親善想；雖與善人不同居止，終不於彼而生遠想。雖復供養父母師長，終不為是而作惡事。乏財之時，見有求者，不生惡想。雖不親近凶惡之人，而其內心常生憐愍。惡來加己，以善報之。自受樂時，不輕他

人；見他受苦，不生歡喜。身業清淨，持四威儀，即以是法用化眾生。口業清淨誦讀如來十二部經，即以是法用化眾生。意業清淨修四無量，亦以是法開化眾生。假身受苦令他受樂，甘樂為之。世間之事雖無利益，為眾生故而亦學之。所學之事、世中最勝，雖得通達、心無憍慢；以己所知、勤用化人，欲令此事、逕世不絕；於親友中不令作惡，樂以上八法教化眾生；說因說果無有錯謬。愛別離時心不生惱，觀無常故；受樂受時心不耽荒，觀苦無常。善男子！菩薩具足如上八法，則能施作如是等事。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修是八法，是不為難；在家修集，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菩薩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二莊嚴品第十二

善生言：「世尊！云何菩薩自他莊嚴？」佛言：「善男子！菩薩具足二法，能自他莊嚴：一者福德、二者智慧。」「世尊！何因緣故得二莊嚴？」「善男子！菩薩修集六波羅蜜，便得如是二種莊嚴：施戒精進名福莊嚴，忍定智慧名智莊嚴。復有六法一二莊嚴因，所謂六念：念佛法僧、名智莊嚴，念戒施天、名福莊嚴。善男子！菩薩具足是二

莊嚴，能自他利，為諸眾生受三惡苦，而其內心不生憂悔。若能具足是二莊嚴，則得微妙善巧方便，了知世法及出世法。善男子！福德莊嚴即智莊嚴，智慧莊嚴即福莊嚴。何以故？夫智慧者能修善法，具足十善，獲得財富及大自在；得是二故，故能自利及利益他。有智之人，所學世法於學中勝，以是因緣便得財富及大自在；菩薩具足如是二法，則能二世自他利益。智者若能分別世法及出世法；世間法者一切世論、一切世定，出世法者知陰入界；菩薩知是二法因緣，故能二世自他利益。善男子！菩薩雖知世間之樂虛妄非真，而亦能造世樂因緣，何以故？為欲利益諸眾生故。善男子！是二莊嚴有二正因：一者慈心、二者悲心。修是二因，雖復流轉生死苦海，心不生悔。復次菩薩具足二法，而能莊嚴無上菩提：一者不樂生死、二者深觀解脫，是故亦能二世利益，了知法相得大智慧，能令自他財命增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二法，一切施時不生憂悔，見眾惡事而能堪忍一菩薩施時觀二種田：一者福田、二貧窮田；菩薩為欲增福德故施於貧苦，為增無上妙智慧故施於福田；為報恩故施於福田，生憐愍故給施貧窮；捨煩惱故施於福田，成功德故施於貧窮；增長一切樂因緣故施於福田，欲捨一切苦因緣故施於貧窮。菩薩若施所親愛處，為報

恩故；若施怨讎，為除惡故。菩薩摩訶薩見來求者，生一子想，是故任力多少施之，是則名為施波羅蜜；菩薩施時離於慳心，名尸波羅蜜；能忍一切求者之言，名忍波羅蜜；所施之物手自授與，名精進波羅蜜；至心繫念觀於解脫，名禪波羅蜜；不擇一切怨親之相，名般若波羅蜜。善男子！如諸眾生貪心殺時，一念具足十二因緣；菩薩施時亦復如是，一念具足如是六事；是名功德智慧莊嚴。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造作不共法之因緣，名福莊嚴；教化眾生，悉令獲得三種菩提，名智莊嚴。復次善男子！菩薩若能調伏眾生，名智莊嚴；同於眾生受諸苦惱，名福莊嚴。菩薩能令一切眾生離於惡見，名智莊嚴；能教眾生住信施戒多聞智慧，名福莊嚴。」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五法，則能莊嚴無上菩提。何等為五？一者信心、二者悲心、三者勇健、四者讀誦世論不生疲厭、五者學諸世業亦不厭之。善男子！菩薩具足二種莊嚴，則有七相。何等為七？一者自知罪過、二者不說他過、三者樂瞻病人、四者樂施貧人、五者獲菩提心、六者心不放逸、七者一切時中常至心修六波羅蜜。善男子！復有七相；何等為七？一者樂化怨讎、二者化時不厭、三者要令成熟解脫、四者盡己所知世語世事以

化眾生心不貪著、五者能忍一切惡事、六者終不宣說他人所不喜事、七者見破戒者及弊惡人心不瞋恚常生憐愍。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知是七相，則能自利及利益他。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爲二莊嚴，是不爲難；在家修集，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多有諸惡因緣所纏繞故。」

## 優婆塞戒經卷第三

### 攝取品第十三

善生言：「世尊！菩薩具足二莊嚴已，云何得畜徒眾弟子？」「善男子！應以四攝而攝取之，令離諸惡，增諸善法；至心教詔猶如一子，不求恩報，不爲名稱，不爲利養，不求自樂。善男子！菩薩若無如是等事畜弟子者，名弊惡人、假名菩薩，非義菩薩；名旃陀羅，臭穢不淨，破壞佛法。是人爲十方諸佛之所憐念。善男子！菩薩若能隨時戒，所言時者：貪恚癡時，起貪結時，當爲種種說對治法，令得除貪；餘二亦爾。次當教學十二部經，禪定三昧，分別深義，調其身心。令修六念不放逸法；瞻養病苦不生厭心。能忍惡口誹謗罵辱，苦加身心，亦當堪忍。設其有苦，能爲救解；除其

弊惡疑網之心。善知利根、中根、鈍根——教鈍根人，令生信心；中根之人，能令純淑；利根之人，令得解脫。若能如是勤教詔者，名義菩薩，是名善人、分陀利花、人中香象、調御丈夫，名大船師。善男子！寧受惡戒——一日中斷無量命根，終不養育弊惡弟子不能調伏；何以故？善男子！是惡律儀殃齊自身；畜惡弟子不能教誨，乃令無量眾生作惡，能謗無量善妙之法，破和合僧；令多眾生，作五無間，是故劇於惡律儀罪。」

「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有二弟子：一者出家、二者在家。在家菩薩有一弟子：所謂在家。出家菩薩，教出家者十二部經；隨所犯罪諭令懺悔；教習八智，何等爲八？一者法智、二者義智、三者時智、四者知足智、五者自智、六者眾智、七者根智、八者分別智。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能如是教詔，調伏出家弟子，是師弟子，二人俱得無量利益。如是師徒，能增三寶；何以故？如是弟子知八智已，能勤供養師長、和上、耆舊有德；能受善語，能勤讀誦，兼爲法施，心不放逸，調伏眾生；能瞻病苦，給施貧乏。」

「善男子！出家菩薩若有在家弟子，亦當先教不放逸法；不放逸者即是法行：供養父母、諸師、和上、耆舊有德，施於安樂，至心受戒，不妄毀

犯；受寄不抵，見恚能忍；惡口惡語及無義語，終不爲之；憐愍眾生，於諸國王、長者、大臣恒生恭敬怖畏之心；能自調伏妻子眷屬，分別怨親，不輕眾生，除去憍慢，不親惡友，節食除貪少欲知足；鬪諍之處身不往中，乃至戲笑不說惡語，是則名爲不放逸法。出家菩薩若畜在家弟子，先當教造不放逸法；受苦樂時，常當共俱；設在窮乏，有所須者，六物之外，有不應惜；病時當爲求覓所須，瞻病之時不應生厭。若自無物，應四出求；求不能得，貸三寶物；差已，依俗十倍償之，如波斯匿王國之正法。若不能償，復當教言：『汝今多負三寶之物，不能得償；應當勤修，得須陀洹果至阿羅漢果；若能至心發菩提心，若教千人於佛法中生清淨信，若壞一人慳重邪見。』出家菩薩，能教在家如是等事，是師弟子，二人俱得無量利益。」

「善男子！在家菩薩若畜在家弟子，亦當先教不放逸法。不放逸者：『供養父母、師長、和上、耆舊有德；復當供給兄弟、妻子、親友、眷屬。欲行之人，及遠至者，所有僮僕作使之人，先給飲食，然後自用。又復教令信向三寶。苦樂共俱，終不偏獨。隨時賞賜，不令饑寒。終不打罵鞭撻苦楚，應當軟言敦諭教詔。設有病者應當瞻療，隨所乏少當爲求索。世間之事，悉以教之。婚姻求對，

無求卑下。教以如來五部經典。見離壞者，能爲和合；既和合已，令增善心。一切出家內外諸道，隨意供養，終不選擇。何以故？先以施攝，後當調故；以六和敬，而教詔之。若求財物商賈農作奉事王者，常當至心如法而作；既得財已，如法守護，樂爲福德；見他作時，心生歡喜。』是則名爲不放逸法。在家菩薩，若能教誨在家菩薩如是事者，是師弟子，二人俱得無量利益。」

「善男子！在家菩薩若得自在，爲大國主，擁護民庶猶如一子；教離諸惡，修行善法；見作惡者，撻打罵辱，終不斷命。財物六分，稅取其一。見瞋惡者，教修忍辱及不放逸；輕言柔軟又能分別善惡之人，見有罪者，忍而不問；隨有財物常行慧施。任力讀誦五部經典，善能守護身命財物，能化眾生不令作惡，見貧窮者生大憐愍，自於國土常修知足，惡人讒謗終不信受，不以非法求覓財物。如法護國，遠七種惡：一者不樂擄蒲圍碁六博、二者不樂射獵、三者不樂飲酒、四者不樂欲心、五者不樂惡口、六者不樂兩舌、七者不樂非法取財。常樂供養出家之人，能令國人常於王所生父母想，信因信果。見有勝己，不生嫉妒。見己勝他，不生憍慢。知恩報恩，小恩大報。能伏諸根，淨於三業。讚歎善人，訶責惡人。先意發言，言則柔軟。自無

力勢，如法屬他；取他國時，不舉四兵。眾生恐怖，能為救解，常以四攝而攝取之。善能分別種種法相，不受法者軟言調之。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畜二弟子，是不為難；在家菩薩，畜一弟子，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受戒品第十四

善生言：「世尊！在家菩薩云何得受優婆塞戒？」善男子！在家菩薩若欲受持優婆塞戒，先當次第供養六方：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言東方者即是父母，若人有能供養父母：衣服飲食臥具湯藥房舍財寶，恭敬禮拜，讚歎尊重，是人則能供養東方；父母還以五事報之：一者至心愛念、二者終不欺誑、三者捨財與之、四者為娉上族、五者教以世事。言南方者即是師長，若有人能供養師長：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尊重讚歎恭敬禮拜，早起晚臥受行善教，是人則能供養南方；是師復以五事報之：一者速教不令失時、二者盡教不令不盡、三者勝己不生妒嫉、四者將付嚴師善友、五者臨終捨財與之。言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子：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瓔珞服飾嚴身之

具，是人則是供養西方；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一者所作盡心營之、二者常作終不懈慢、三者所作必令終竟、四者疾作不令失時、五者常為瞻視賓客、六者淨其房舍臥具、七者愛敬言則柔軟、八者僮使軟言教詔、九者善能守護財物、十者晨起夜寐、十一者能設淨食、十二者能忍教誨、十三者能覆惡事、十四者能瞻病苦。言北方者即善知識，若有人能供施善友，任力與之，恭敬軟言，禮拜讚歎，是人則能供養北方；是善知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者教修善法、二者令離惡法、三者有恐怖時能為救解、四者放逸之時能令除捨。言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給奴婢：衣服飲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能供給下方；奴婢復以十事報之：一者不作罪過、二者不待教作、三者作必令竟、四者疾作不令失時、五者主雖貧窮終不捨離、六者早起、七者守物、八者少恩多報、九者至心敬念、十者善覆惡事。言上方者即是沙門、婆羅門等，若有供養沙門、婆羅門：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痛醫藥，怖時能救，饑世施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是人則能供養上方；是出家人以五種事報：一者教令生信、二者教生智慧、三者教令行施、四者教令持戒、五者教令多聞。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則得增長財命，能得受持優婆塞戒。」



「善男子！若人欲受優婆塞戒增長財命；先當諮啓所生父母，父母若聽，次報妻子、奴婢、僮僕；此輩若聽，次白國主；國主聽已，誰有出家發菩提心者，便往其所，頭面作禮，軟言問訊，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具男子身，欲受菩薩優婆塞戒，惟願大德愍憐故聽受。』是時比丘應作是言：『汝之父母、妻子、奴婢、國主，聽不？』若言聽者，復應問言：『汝不曾負佛法僧物、及他物耶？』若言不負，復應問言：『汝今身中，將無內外身心病也？』若言無者，復應問言：『汝不於比丘、比丘尼所作非法耶？』若言不作，復應問言：『汝將不作五逆罪耶？』若言不作，復應問言：『汝將不作盜法人不？』若言不作，復應問言：『汝非二根、無根人？壞八戒齋？父母師病，不棄去耶？將不殺發菩提心人、盜現前僧物、兩舌惡口、於母姊妹作非法耶？不於大眾作妄語乎？』若言無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優婆塞戒極為甚難，何以故？是戒能為沙彌十戒、大比丘戒、及菩薩戒、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作根本。至心受持優婆塞戒，則能獲得如是等戒無量利益。若有毀破如是戒者，則於無量無邊世中，處三惡道、受大苦惱。汝今欲得無量利益，能至心受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優婆塞戒極為甚難。若歸佛已，

寧捨身命，終不依於自在天等；若歸法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外道典籍；若歸僧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外道邪眾；汝能如是至心歸依於三寶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優婆塞戒極為甚難。若人歸依於三寶者，是人則為施諸眾生無怖畏已。若人能施無怖畏者，是人則得優婆塞戒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能如是施諸眾生無怖畏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人有五事現在，不能增長財命；何等為五？一者樂殺，二者樂盜，三者邪淫，四者妄語，五者飲酒。一切眾生因殺生故，現在獲得惡色惡力惡名短命，財物耗減，眷屬分離，賢聖訶責、人不信用，他人作罪橫罹其殃，是名現在惡業之果；捨此身已，當墮地獄一多受苦惱飢渴長命、惡色惡力惡名等事，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復受惡色短命貧窮，是一惡人因緣力故，令外一切五穀果麻悉皆減少，是人殃流及一天下。若人樂偷，是人亦得惡色惡力惡名短命，財物耗減，眷屬分離，他人失物於己生疑，雖親附人、人不見信，常為賢聖之所訶責，是名現在惡業之果；捨此身已，墮於地獄一受得惡色惡力惡名飢渴苦惱，壽命長遠，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貧於財物，雖得隨失，不為父母兄弟妻子之所愛念；身常受苦心懷愁惱；是一惡人因緣力故，一切人民

凡所食噉不得色力，是人惡果殃流萬姓。善男子！若復有人樂於妄語，是人現得惡口惡色，所言雖實人不信受，眾皆憎惡不喜見之，是名現世惡業之報；捨此身已，入於地獄，受大苦楚飢渴熱惱，是名後世惡業之報；若得人身，口不具足，所說雖實人不信受，見者不樂；雖說正法，人不樂聞；是一惡人因緣力故，外物一切資產減少。善男子！若復有人樂飲酒者，是人現世喜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鬪諍，惡名遠聞；喪失智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爲一切之所訶責，人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在惡報；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一惡人因緣力故，一切外物資產臭爛。善男子！若復有人樂爲邪姪，是人不能護自他身，一切眾生見皆生疑，所作之事妄語在先，於一切時常受苦惱，心常散亂不能修善，喜失財物所有，妻子心不戀慕，壽命短促，是名邪姪現在惡果；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惡色力飢渴長命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果報；若得人身一惡色惡口人不喜見，不能守護妻妾男女；是一惡人因緣力故，一切外物不得自在。善男子！是五惡法，汝今真實能遠離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受優婆塞戒，有四事法所不應作；何等爲四？

爲貪因緣不應虛妄，爲瞋恚、癡、恐怖因緣不應虛妄，是四惡法，汝能離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受優婆塞戒，有五處所，所不應遊：屠兒、姪女、酒肆、國王、旃陀羅舍，如是五處，汝能離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受優婆塞戒，復有五事所不應作：一者不賣生命、二者不賣刀劍、三者不賣毒藥、四者不得沽酒、五者不得壓油。如事五事，汝能離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受優婆塞戒，復有三事，所不應爲：一者不作羅網、二者不作藍染、三者不作釀皮。如是三事，汝能離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受優婆塞戒，復有二事，所不應爲：一者擄菹圍碁六博、二者種種歌舞伎樂。如是二事，汝能離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受優婆塞戒，有四種人不應親近：一者碁博、二者飲酒、三者欺誑、四者喜酤酒。如是四人汝能離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受優婆塞戒，有法放逸所不應作。何等放逸？寒時、熱時、飢時、渴時、多食飽時、清旦暮時、憊時、作時、初欲作時、失時、得時、怖時、喜時、賊難穀貴病苦壯少年衰老時、富時、貧時、爲命求財時，如是時中不修善法；汝能離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受優婆塞戒，先學世

事。既學通達，如法求財。若得財物，應作四分；一分應供養父母、己身、妻子、眷屬，二分應作法販博，留餘一分藏積擬用。如是四事，汝能作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財物不應寄付四處：一者老人、二者遠處、三者惡人、四者大力。如是四處不應寄付。汝能離不？』若言能者，復應語言：『善男子！受優婆塞戒，有四惡人常應離之：一者樂說他過、二者樂說邪見、三者口軟心惡、四者少作多說。是四惡人汝能離不？』若言能者，應令人滿六月：日親近承事出家智者。智者復應至心觀其身四威儀，若知是人能如教作，過六月已，和合眾僧滿二十人，作白羯磨：『大德僧聽：是某甲，今於僧中乞受優婆塞戒，已滿六月中，淨四威儀，至心受持，淨莊嚴地。是人丈夫，具男子身。若僧聽者，僧皆默然；不聽者說。』僧若聽者，智者復應作如是言：『善男子！諦聽諦聽！僧已和合，聽汝受持優婆塞戒，是戒即是一切善法之根本也。若有成就如是戒者，當得須陀洹果乃至阿那含果。若破是戒，命終當墮三惡道中。善男子！優婆塞戒不可思議，何以故？受是戒已，雖受五欲，而不能障須陀洹果至阿那含果，是故名爲不可思議。汝能憐愍諸眾生故，受是戒不？』若言能受，爾時智者次應爲說三歸依法；第二第三，亦

如是說：受三歸已，名優婆塞。」

「爾時智者，復應語言：『善男子！諦聽諦聽！如來正覺說優婆塞戒，或有一分，或有半分，或有無分，或有多分，或有滿分。若優婆塞受三歸已，不受五戒，名優婆塞。若受三歸受持一戒，是名一分；受三歸已受持二戒，是名少分；若受三歸受持二戒已，若破一戒，是名無分；若受三歸受持三四戒，是名多分；若受三歸受持五戒，是名滿分。汝今欲作一分優婆塞？作滿分耶？』若隨意說，爾時智者當隨意授。既授戒已，復作是言：『優婆塞者，有六重法。善男子！優婆塞受持戒已，雖爲天女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優婆塞、旃陀羅優婆塞、垢優婆塞、結優婆塞，是名初重。優婆塞戒雖爲身命，不得偷盜乃至一錢；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二重。優婆塞戒雖爲身命，不得虛說：我得不淨觀至阿那含；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三重。優婆塞戒雖爲身命，不得邪淫，若

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四重。優婆塞戒雖爲身命，不得宣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有過罪，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五重。優婆塞戒雖爲身命，不得酤酒；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六重。善男子！若受如是優婆塞戒，能至心持，不令毀犯，則能獲得如是戒果。善男子！優婆塞戒名爲瓔珞，名爲莊嚴，其香微妙，熏無邊界，遮不善法，爲善法律，即是無上妙寶之藏、上族種姓、大寂靜處；是甘露味，生善法地；直發是心，尚得如是無量利益，況復一心受持不毀？善男子！如佛說言：若優婆塞受持戒已，不能供養父母師長，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耽樂飲酒，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污惡不能瞻視病苦，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見有乞者，不能多少隨宜分與、空遣還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

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見比丘、比丘尼、長老、先宿、諸優婆塞、優婆夷等，不起承迎禮拜問訊，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毀所受戒，心生憍慢，言我勝彼，彼不如我，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月月之中不能六日受持八戒，供養三寶，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四十里有講法處，不能往聽，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受招提僧臥具床座，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疑水有蟲故便飲之，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嶮難之處無伴獨行，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獨宿尼寺，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爲於財命打罵奴婢僮僕外人，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以殘食施於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畜貓狸，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畜養象馬牛羊駝驢一

切畜獸，不作淨施未受戒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不儲畜僧伽梨衣鉢盂錫杖，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爲身命須田作者，不求淨水及陸稼處，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爲於身命若作市易斗秤賣物，一說價已，不得前却，捨賤趣貴；斗秤量物，任前平用，如其不平應語令平；若不如是，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於非處非時行欲，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商估販賣不輸官稅，盜棄去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犯國制，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得新穀果麻菜茹，不先奉獻供養三寶，先自受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僧若不聽說法讚歎，輒自作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道路若在諸比丘前、沙彌前行，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僧中賦食，若偏爲師選擇美好、過分與之，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

養蠶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行路之時遇見病者，不住瞻視、爲作方便付囑所在，而捨去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善男子！若優婆塞至心能受持如是戒，是人名爲優婆塞中分陀利花，優婆塞中微妙上香，優婆塞中清淨蓮花，優婆塞中真實珍寶，優婆塞中丈夫之人。善男子！如佛所說：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名爲比丘，在家菩薩名優婆塞。出家菩薩持出家戒，是不爲難；在家菩薩持在家戒，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淨戒品第十五

善生言：「世尊！有人受持如是戒已，云何當令是戒淨耶？」佛言：「善男子！有三法能淨是戒：一者信佛法僧，二者深信因果，三者解心。復有四法：一者慈心，二者悲心，三者無貪心，四者未有恩處先以恩加。復有五法：一者先於怨所、以善益之，二者見怖懼者能爲救護，三者求者未索、先開心與，四者凡所施處平等無二，五者普慈一切、不依因緣。復有四法：一者終不自輕、言我不能得菩提果，二者趣菩提時其心堅固，三者精進勤

修一切善法，四者造作大事心不疲悔。復有四事：一者自學善法學已教人，二者自離惡法教人令離，三者善能分別善惡之法，四者於一切法不取不著。復有四法：一者知有為法無我我所，二者知一切業悉有果報，三者知有為法皆是無常，四者知從苦生樂、從樂生苦。復有三法：一者於諸眾生心無取著，二者施眾生樂其心平等，三者如說而行。復有三法：一者能施眾生樂因，二者所作不求恩報，三者自知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三法：一者為諸眾生受大苦惱，二者次第受之，三者中間不息，雖受是苦，心終不悔。復有三法：一者未除愛心、能捨所愛施與他人，二者未除瞋恚、有惡來加而能忍之，三者未除癡心、而能分別善惡之法。復有三法：一者善知方便、能教眾生遠離惡法，二者知善方便、能教眾生令修善法，三者化眾生時心無疲悔。復有三法：一者為令眾生離身苦時，自於身命心不吝惜，二者為令眾生離心苦時，自於身命心不吝惜，三者教化眾生修善法時，自於身命心不吝惜。復有三法：一者自捨己事先營他事，二者營他事時不擇時節，三者終不顧慮辛苦憂惱。復有三法：一者心無妒嫉，二者見他受樂心生歡喜，三者善心相續間無斷絕。復有三事：一者見他少善心初不忘，二者毫末之慧輒思多報，三者於無量世受無

量苦，其心堅固無退轉想。復有三法：一者深知生死多諸過咎，猶故不捨一切作業；二者見諸眾生無歸依者為作歸依；三者見惡眾生，心生憐愍不責其過。復有三法：一者親近善友，二者聞法無厭，三者至心諮受善知識教。復有九法，遠離三法，三時不悔，平等慧施三種眾生。復有四法：所謂慈、悲、喜、捨。善男子！菩薩若以淨法淨心，要在二時：一佛出世時，二緣覺出時；善男子！眾生善法有三種生：一從聞生，二從思生，三從修生；聞思二種，在二時中：從修生者，不必爾也。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如是淨戒，是不為難；在家淨戒，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息惡品第十六

善生言：「世尊！菩薩已受優婆塞戒，若有內外諸惡不淨因緣，云何得離？」善男子！菩薩若有內外諸惡不淨因緣，是人應當修念佛心。若有至心修念佛者，是人則得離內外惡不淨因緣，增長悲慧。」「世尊！當云何修？」善男子！當觀如來有七勝事：一者身勝，二者如法住勝，三者智勝，四者具足勝，五者行處勝，六者不可思議勝，七者

解脫勝。云何身勝？如來身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所嚴飾，一一節力敵萬八十伊羅鉢那香象之力，眾生樂見無有厭足，是名身勝。云何如法住勝？如來既自得利益已，復能憐愍救濟利益無量眾生，是名如法住勝。云何智勝？如來所有四無礙智，非諸聲聞緣覺所及，是名智勝。云何具足勝？如來具足行命戒見，是名具足勝。云何行處勝？如來世尊修三三昧、九次第等，非諸聲聞緣覺所及，是名行處勝。云何不可思議勝？如來所有六種神通，亦非聲聞緣覺所及，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是名不可思議勝。云何解脫勝？如來具足二種解脫勝，除智慧障及煩惱障，永斷一切煩惱習氣，智緣二事俱得自在，是名解脫勝。是故舍利弗於契經中，讚歎如來具七勝法，如來從觀不淨，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莊嚴地至解脫地，勝於聲聞辟支佛等，是故如來名無上尊。如來世尊修空三昧、滅定三昧、四禪、慈悲、觀十二因緣，皆悉為利諸眾生故。如來正覺發言無二，故名如來。如往先佛從莊嚴地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如來。具足獲得微妙正法，名阿羅呵。能受一切人天供養，名阿羅呵。覺了二諦：世諦、真諦，名三藐三佛陀。修持淨戒，具足三明，名明行足。更不復生諸有之中，故名善逝。知二世界：眾生世界、國土世界，

名世間解。善知方便，調伏眾生，名調御丈夫。能令眾生不生怖畏，方便教化離苦受樂，是名天人師。知一切法及一切行，故名為佛。能破四魔，名婆伽婆。復觀如來行戒定慧，為益眾生，久於無量無數世中怨親等利、無有差別，悉斷一切無量煩惱，一一皆知。一一眾生為一煩惱，無量世中受大苦惱；如來世尊為眾生故，難施能施，難忍能忍。佛有二淨：一莊嚴淨，二果報淨；如是二淨因緣力故，從初十，至後十，無有人天能說其過。如來具足八萬音聲，眾生聞之不生厭離。以是因緣，如來出勝一切聲聞、辟支佛等。善男子！若人受持優婆塞戒，欲淨戒者，當作如是修念佛心。若修念佛，是人則離內外諸惡不淨因緣，增長悲慧，貪瞋癡斷，具足成就一切善法。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修念佛心，是不為難；在家修集，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供養三寶品第十七

善生言：「世尊！菩薩已受優婆塞戒，復當云何供養三寶？」善男子！世間福田凡有三種：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報恩田者，所謂父

母、師長、和上。功德田者，從得煖法，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貧窮田者，一切窮苦困厄之人。如來世尊，是二種福田：一者報恩田，二功德田。法亦如是，是二種田。眾僧三種：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以是因緣，菩薩已受優婆塞戒，應當至心勤供養三寶。」

「善男子！如來即是一切法藏，是故智者應當至心勤心、供養生身滅身形像塔廟。若於空野無塔像處，常當繫念尊重讚歎；若自力作，若勸人作；見人作時，心生歡喜；如其自有功德力者，要當廣教眾多之人而共作之。既供養已，於己身中莫生輕想，於三寶所亦應如是。凡所供養不使人作，不為勝他。作時不悔，心不愁惱，合掌讚歎恭敬尊重。若以一錢至無量寶，若以一縷至無量縷，若以一花至無量花，若以一香至無量香，若以一偈讚至無量偈讚，若以一禮至無量禮，若遶一匝至無量匝，若一時中乃至無量時，若自獨作若共人作；善男子！若能如是至心供養佛法僧者，若我現在及涅槃後，等無差別。見塔廟時，應以金、銀、銅、鐵、繩鎖、幡蓋、伎樂、香油燈明，而供養之。若見鳥獸踐蹋毀壞，要當塗治、掃除令淨。暴風水火之所壞處，亦當自治；自若無力，當勸人治一或以金銀銅鐵土木。若有塵土，灑掃除拂；若有垢污，以香水

洗。若作寶塔及作寶像，作訖當以種種幡蓋香花奉上。若無真寶，力不能辦，次以土木而造成之；成訖亦當幡蓋香花、種種伎樂而供養之。若是塔中草木不淨鳥獸死尸，及其糞穢萎花臭爛，悉當除去。蛇鼠孔穴，當塞治之。銅像、木像、石像、泥像，金銀、琉璃、頗梨等像，常當洗治，任力香塗。隨力造作種種瓔珞，乃至猶如轉輪聖王塔。精舍內，當以香塗，若白土泥。作塔像已，當以琉璃、頗梨、真珠、綾絹、綵綿、鈴磬繩鎖而供養之。畫佛像時，綵中不雜膠乳雞子。應以種種花實、散花、妙拂、明鏡、末香、塗香、散香、燒香、種種伎樂歌舞供養。如晝，夜亦如是；如夜，晝亦如是。不如此外道燒酥大麥而供養之，終不以酥塗塔像身，亦不乳洗。不應造作半身佛像。若有形像身不具足，當密覆藏，勸人令治；治已具足，然後顯示。見像毀壞，應當至心供養恭敬，如完無別。如是供養，要身自作；若自無力，當為他使；亦勸他人，令佐助之。若人能以四天下寶，供養如來；有人直以種種功德，尊重讚歎，至心恭敬；是二福德，等無差別。」

「所謂如來，身心具足；身有微妙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足大力。心有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五智三昧、三種法門、十一種空觀、十二緣智、無量禪定，具足七智，已能度到六波羅蜜岸。



若能以如是等法讚歎佛者，是人則名真供養佛。云何名爲供養於法？善男子！若能供養十二部經，名供養法。云何供養十二部經？若能至心信樂、受持、讀誦、解說，如說而行；既自爲已，復勸人行，是名供養十二部經。若能書寫十二部經，既書寫已，種種供養如供養佛；唯除洗浴。若有供養、受持、讀誦如是經者，是則名爲供養法也；供養法時如供養佛。又復有法：謂菩薩、一根、辟支佛人，三根三諦；若信是者，名供養法。若有供養發菩提心受持戒者出家之人：向須陀洹至阿羅漢果，名供養僧。若有人能如是供養佛、法、僧寶，當知是人終不遠離十方如來，常與諸佛行住坐臥。善男子！若有人能如說多少供養如是三福田者，當知是人於無量世多受利益。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供養三寶，是不爲難；在家供養，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優婆塞戒經卷第四

### 六波羅蜜品第十八

善生言：「世尊！如佛先說供養六方，六方即

是六波羅蜜；是人則能增長財命。如是之人，有何等相？」佛言：「善男子！若能不惜一切財物，常於他人作利益事；念於布施，樂行布施；隨有隨施，不問多少；當行施時，於身財物不生輕想；淨施不擇持戒、毀戒；讚歎布施，見行布施歡喜不妒；見有求者，心則悅樂，起迎禮拜施床命坐；前人諮問，若不諮問，輒爲讚歎布施之果；見恐怖者，能爲救護；處飢饉世，樂施飲食；雖作是施，不爲果報、不求恩報施，不誑眾生。能讚三寶所有功德；不以斗稱雜餘異賤，欺誑於人；不樂酒博貪欲之心，常修慚羞愧恥之德，雖復巨富心不放逸，多行惠施不生憍慢。善男子！有是相者，當知是人則能供養施波羅蜜。」

「善男子！若有人能淨身口意，常修軟心，不作罪過；設誤作者，常生愧悔；信是罪業，得惡果報。所修善事，心生歡喜；於小罪中，生極重想；設其作已，恐怖憂悔。終不打罵瞋惱眾生，先意語言，言輒柔軟。見眾生已，生愛念心。知恩報恩，心不慳悋。不誑眾生，如法求財，樂作福德。所作功德，常以化人。見窮苦者，身代受之；常修慈心，憐愍一切。見作惡者，能爲遮護；見作善者，讚德說果；復以身力，往營佐之。身不自由，令他自在。常修遠離瞋恚之心，或時暫起，覺生愧悔。」

實語軟語，遠離兩舌及無義語。善男子！有是相者，當知是人則能供養戒波羅蜜。」

「善男子！若人能淨身口意業，眾生設以大惡事加，乃至不生一念瞋心，終不惡報。若來悔謝即時受之，見眾生時心常歡喜，見作惡者生憐愍心。讚歎忍果，訶責瞋恚，說瞋果報多有苦毒；修施忍時先及怨家。正觀五陰眾緣合和；若和合成，何故生瞋？深觀瞋恚乃是未來無量惡道受苦因緣。若暫生瞋，則生慚愧，恐怖悔心。見他忍勝，不生妒嫉。善男子！有是相者，當知是人則能供養忍波羅蜜。」

「善男子！若有人能不作懈怠，不受不貪坐臥等樂，如作大事功德力時、及營小事，心亦如是，凡所作業要令畢竟。作時不觀飢渴寒熱，時與非時，不輕自身。大事未訖不生悔心，作既終訖，自慶能辦。讚歎精進所得果報，如法得財用皆以理。見邪進者為說惡果，善教眾生令修精進，所作未竟不中休息；修善法時不隨他語。善男子！有是相者，當知是人則能供養進波羅蜜。」

「善男子！若有人能淨身口意，樂處空閑若窟若山樹林空舍，不樂憤鬧貪著臥具，不樂聽說世間之事，不樂貪欲瞋恚愚癡。先語軟語，常樂出家教化眾生，所有煩惱輕微軟薄，離惡覺觀。見怨修慈

樂說定報，心若逸亂生怖愧悔。見邪定者為說罪過，善化眾生置正定中。善男子！有是相者，當知是人則能供養禪波羅蜜。」

「善男子！若有人能淨身口意，悉學一切世間之事，於貪瞋癡心不貪樂，不狂不亂，憐愍眾生。善能供養父母師長和上長老耆舊有德，修不放逸。先語軟語不誑眾生，能分別說邪道正道及善惡報，常樂寂靜出家修道。能以世事用教眾生，見學勝己不生妒心，自勝他人不生憍慢，受苦不憂受樂不喜。善男子！有是相者，當知是人則能供養般若波羅蜜。」

「善男子！一一方中各有四事，施方四者：一者調伏眾生、二者離對、三者自利、四者利他。若人於財不生慳惜，亦不分別怨親之相、時與非時。是人則能調伏眾生。於財不惜故能行施，是故得離慳吝之惡，是名離對。欲施、施時、施已，歡喜不生悔心。是故未來受人天樂、至無上樂，是名自利。能令他人離於飢渴苦切之惱，故名利他。」

「戒方四者：一者莊嚴菩提、二者離對、三者自利、四者利他。莊嚴菩提者：優婆塞戒至菩薩戒，能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初地根基，是名莊嚴。既受戒已，復得遠離惡戒無戒，是名離對。受持戒已，得人天樂至無上樂，是名自利。既受戒

已，施諸眾生，無恐無畏，咸令一切離苦獲安，是名利他。」

「忍方四者：一者莊嚴菩提，二者離對、三者自利、四者利他。莊嚴菩提者，因忍故得修善。修善故，得初地，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莊嚴。既修忍已，能離瞋惡，是名離對。忍因緣故，得人天樂至無上樂，是名自利。忍因緣故，人生喜心、善心、調心，是名利他。」

「進方四者：一者莊嚴菩提，二者離對、三者自利、四者利他。莊嚴菩提者，因精進故得修善。修善法故得初地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莊嚴。修善法時，離惡懈怠，是名離對。因是善法得人天樂至無上樂，是名自利。教眾生修善，令離惡法，是名利他。」

「禪方四者：一者莊嚴菩提，二者離對、三者自利、四者利他。莊嚴菩提者，因修如是禪定力故，獲得初地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莊嚴。因是禪定，修無量善離惡覺觀，是名離對。修舍摩他因緣力故，常樂寂靜，得人天樂至無上樂，是名自利。斷諸眾生貪欲瞋恚狂癡之心，是名利他。」

「智方四者：一者莊嚴菩提，二者離對、三者自利、四者利他。莊嚴菩提者，因修智慧獲得初

地、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莊嚴。修智慧故遠離無明，令諸煩惱不得自在，是名離對。除煩惱障及智慧障，是名自利。教化眾生令得調伏，是名利他。」

「善男子！或有說言：『離戒無忍，離智無定，是故說有四波羅蜜。若能忍惡不還報者，即名為戒；若修禪定心不放逸，即是智慧；是故戒即是忍，慧即是定；離慧無定，離定無慧；是故慧即是定，定即是慧。離戒無進，離進無戒，是故戒即精進，精進即戒。離施無進，離進無施，是故施即精進，精進即施，故知無有六波羅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智慧是因，布施是果；精進是因，持戒是果；三昧是因，忍辱是果；然因與果不得為一，是故應有六波羅蜜。若有說言：『戒即是忍，忍即是戒』，是義不然，何以故？戒從他得，忍不如是。有不受戒，而能忍惡；為眾修善，忍無數苦，無量世中代諸眾生受大苦惱，心不悔退，是故離戒應有忍辱。善男子！三昧即是舍摩他也，智慧即是毘婆舍那；舍摩他名緣一不亂，毘婆舍那名能分別。是故我於十二部經說定慧異，當知定有六波羅蜜，如來所以最初先說檀波羅蜜。為調眾生施時離貪，是故次說尸波羅蜜。施時能忍捨離之心，是故次說忍波羅蜜。施時心樂不觀時節，是故次說進

波羅蜜。施時心一無有亂相，是故次說定波羅蜜。施時不爲受生死樂，是故次說智波羅蜜。」

「善男子！云何名爲波羅蜜耶？施時不求內外果報，不觀福田及非福田；施一切財，心不憚惜，不擇時節，是故名爲施波羅蜜。乃至小罪，雖爲身命尚不毀犯，是故名爲戒波羅蜜。乃至惡人來割其身，忍而不瞋，是故名爲忍波羅蜜。三月之中，一偈讚佛不休不息，是故名爲進波羅蜜。具足獲得金剛三昧，是故名爲禪波羅蜜。善男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具足成就六波羅蜜，是故名爲智波羅蜜。」

「善男子！菩薩有二：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能淨六波羅蜜，是不爲難；在家能淨，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雜品第十九

善生言：「世尊！菩薩已修六波羅蜜，能爲眾生作何等事？」「善男子！如是菩薩，能拔沈沒苦海眾生。」

「善男子！若有於財法食生慳，當知是人於無量世得癡貧報。是故菩薩修行布施波羅蜜時，要作自利及利益他。善男子！若人樂施，一切怨讎悉生

親想，不自在者皆得自在；信施因果，信戒因果，是人則得成就施果。善男子！有人說言：『施即是意。所以者何？意是施根故』，是義不然。何以故？施即五陰，所以者何？由身口意具足施故。布施若爲自利，他利及自他利，則具五陰；如是布施，即能莊嚴菩提之道；遠離煩惱多財巨富，名施正果。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名施餘果。施果三種：有勝財故獲得勝果、有田勝故獲得勝果、施主勝故獲得勝果。向須陀洹、至後身菩薩乃至成佛，是名勝田；施如是田故得勝果，若有施物具足妙好色香味觸，是名財勝，以是物施故得勝果。若有施主信心淳濃，施戒聞慧，則得勝果。」

「善男子！有智之人施有五種：一者至心施、二者自手施、三者信心施、四者時節施、五者如法求物施。善男子！至心施者，得何等果？若至心施者，是人則得多饒財寶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真珠、珊瑚、象馬、牛羊、田宅、奴婢、多饒眷屬，至心施者得如是果。自手施者得何等果？自手施已，所得果報如上所說；得已能用，自手施者得如是報。信心施者得何等果？信心施已，所得果報如上所說；得已能用，常爲父母兄弟宗親一切眾生之所愛念；信心施者加如是報。時節施者，得何等果？時節施者所得果報如上所說；所須之物隨時而得，時節施者，兼如是果。如法財施得何等果？如法財施所得果報如先所說；得是財

已，王賊水火所不能侵。若好色施，以是因緣是人獲得微妙上色；若以香施，是人因是名稱遠聞；若以味施，是人因是眾樂見聞，既見聞已，生愛重心；若好觸施，是人因是得上妙觸。受者受已，則能獲得壽命色力安樂辯才。」

「善男子！有人說言：『施於塔像，不得壽命色力安樂，無受者故。』是義不然！何以故？有信心故。施主信心而行布施，是故應得如是五報。」

「善男子！譬如比丘修集慈心，如是慈心實無受者，而亦獲得無量果報。施塔像等，亦應如是得五果報。善男子！如人種穀終不生蔬，施於塔像亦復如是，以福田故得種種果，是故我說田得果報，物得果報，主得果報。」

「善男子！施有二種：一者法施、二者財施。法施則得財法二報，財施唯還得財寶報。菩薩修行如是二施，爲二事故：一令眾生遠離苦惱、二令眾生心得調伏。善男子！復有三施：一以法施、二無畏施、三財物施。以法施者，教他受戒出家修道白四羯磨，爲壞邪見說於正法，能分別說實非實等，宣說四倒及不放逸，是名法施。若有眾生怖畏王者師子虎狼水火盜賊，菩薩見已能爲救濟，名無畏施。自於財寶破慳不恪，若好若醜若多若少，牛羊象馬房舍臥具，樹林泉井奴婢僕使，水牛駝驢車乘

輦輦，瓶甕釜鑊繩床坐具銅鐵瓦器，衣服瓔珞燈明香花，扇蓋帽履机杖繩索，犁鏵斧鑿草木水石，如是等物，稱求者意隨所須與，是名財施。若起僧坊及起別房，如上施與出家之人，唯除象馬。善男子！施有四累：一慳貪心、二不修施、三輕小物、四求世報。如是四累，二法能壞：一修無我、二修無常。善男子！若欲樂施，當破五事：一者瞋心、二者慳心、三者妒心、四者惜身命、五者不信因果；破是五事，常樂布施。樂施之人，獲得五事：一者終不遠離一切聖人、二者一切眾生樂見樂聞、三者入大眾時不生怖畏、四者得好名稱、五者莊嚴菩提。」

「善男子！菩薩之人，名一切施。云何名爲一切施耶？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如法求物，持以布施，名一切施；恒以淨心施於受者，名一切施；少物能施，名一切施；所愛之物破慳能捨，名一切施；施不求報，名一切施；施時不觀田以非田，名一切施；怨親等施，名一切施。菩薩施財凡有二種：一者眾生、二者非眾生。於是二中乃至自身，都不吝惜，名一切施。菩薩布施由憐愍心，名一切施；欲施、施時、施已不悔，名一切施。或時設以不淨物施，爲令前人生喜心故。酒毒刀杖枷鎖等物，若得自在若不自在，終不以施。不施病人不淨

食藥，不劫他物乃至一錢持以布施。菩薩施時雖得自在，終不罵打、令諸僕使生瞋苦惱。如法財施，不求現在後世果報。施已常觀煩惱罪過，深觀涅槃功德微妙，除菩提已更無所求。施貧窮時，起悲愍心。施福田時，生喜敬心。施親友時，不生放捨心。若見乞者，則知所須，隨相給與，不令發言。何以故？不待求施，得無量果。」

「善男子！施主有三，謂下、中、上。不信業果，深著慳吝，恐財有盡；見來求者，生瞋礙想，是名為下。雖信業果，於財生慳，恐有空竭；見來求者，生於捨心，是名為中。深信業果，於財物所，不生慳吝。觀諸財物是無常想；見來求者，有與則喜，無與則惱；以身致物而用與之，是名為上。復有下者，見來求者，顰面不看，惡罵毀辱。復有中者，雖復施與，輕賤不敬。復有上者，未求便施，敬心而與。復有下者，為現報施；復有中者，為後報施；復有上者，憐愍故施。復有下者，為報恩施；復有中者，為業故施；復有上者，為法藏施。復有下者，畏勝故施；復有中者，等己故施；復有上者，不擇怨親。又復下者，有財言無；又復中者，多財言少；又復上者，少索多與。施者無財，亦復三種：最下之人，見來求者惡心瞋責；中品之人，見來求者，直言無物；上品之人，見來

求者，自鄙無物，心生愁惱。善男子！又復下者，常為聖賢之所訶責；又復中者，常為賢聖之所憐愍；又復上者，賢聖見已心生歡喜。」

「善男子！智人行施，為自他利；知財寶物，是無常故，為令眾生生喜心故，為憐愍故，為壞慳故，為不求索後果報故，為欲莊嚴菩提道故。是故菩薩一切施已，不生悔心，不慮財盡，不輕財物，不輕自身，不觀時節，不觀求者；常念乞者，如飢思食；親近善友，諮受正教。見來求者，心生歡喜；如失火家，得出財物；歡喜讚歎，說財多過。施已生喜，如寄善人，復語乞者：『汝今真是我功德因，我今遠離慳貪之心，皆由於汝來乞因緣。』即於求者生親愛心。既施與已，復教乞者如法守護，勤修供養佛法僧寶。菩薩如是樂行施已，則得遠離一切放逸。雖以身分施於乞者，終不生於一念惡心，因是更增慈悲喜捨。不輕受者，亦不自高。自慶有財，稱求者意。增長信心，不疑業果。」

「善男子！若能觀財是無常相，觀諸眾生作一子想，是人乃能施於乞者。善男子！是不為慳結所動，如須彌山風不能動，如是之人，能為眾生而作歸依，是人能具檀波羅蜜。」

「善男子！有智之人，為四事故樂行惠施：一者因施能破煩惱、二者因施發種種願、三者因施得

受安樂、四者因施多饒財寶。善男子！無貪之心，名之爲施；云何無貪、施即是業？物即是作；爲業爲作具足布施，名爲無貪。因於布施破煩惱者，既行惠施，破慳貪嫉妒瞋恚愚癡。云何因施發種種願？因是施已，能發種種善惡等願，因善惡願得善惡果；何以故？誓願力故。云何因施得受安樂？因是施故，受人天樂至無上樂。云何因施多饒財寶？因是施故，所求金銀乃至畜生，如意即得。善男子！若人樂施，是人即壞五弊惡法：一者邪見、二者無信、三者放逸、四者慳悋、五者瞋痴。離是惡已，心生歡喜。因歡喜故，乃至獲得真正解脫。是人現在得四果報：一者一切樂見乃至怨家、二者善名流布遍於四方、三者入大眾時心無怖畏、四者一切善人樂來親附。」

「善男子！修行施已其心無悔，是人若以客塵煩惱故墮於地獄，雖處惡處不飢不渴，以是因緣離二種苦：一鐵丸苦、二鐵漿苦。若畜生身，所須易得，無所匱乏。若餓鬼身，不受飢渴，常得飽滿。若得人身，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及信戒施多聞智慧，勝於一切。雖處惡世，不爲惡事；惡法生時，終不隨受。於怖畏處，不生恐怖。若受天身，十事殊勝。」

「善男子！有智之人，爲二事故能行布施：一

者調伏自心、二者壞怨瞋心，如來因是名無上尊。善男子！智者施已，不求受者愛念之心；不求名稱、免於怖畏；不求善人來見親附，亦不求望天人果報。觀於二事：一者以不堅財易於堅財、二者終不隨順慳吝之心。何以故？如是財物，我若終沒，不隨我去，是故應當自手施與；我今不應隨失生惱，應當隨施生於歡喜。善男子！施者先當自試其心，以外物施；知心調已，次施內物。因是二施獲得二法：一者永離諸有、二者得正解脫。善男子！如人遠行，身荷重擔，疲苦勞極，捨之則樂；行施之人見來求者捨財與之，心生喜樂亦復如是。」

「善男子！智者常作如是思惟：『欲令此物隨逐我身後世者，莫先於施。』復當深觀貧窮之苦，豪貴快樂，是故繫心常樂行施。善男子！若人有財，見有求者，言無言據；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如是之人名爲放逸。善男子！無財之人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主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麵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麵也？誰有一日食三揣麵，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裸無衣服者？若有

衣服，豈無一縷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厭，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分，或有與等，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波斯匿王食時亦咒願王及貧窮人，所得福德等無差別。善男子！如人買香：塗香、末香、散香、燒香，如是四香，有人觸者、買者、量者，等聞無異，而是諸香不失毫釐；修施之德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粗若細，若隨喜心、身往佐助，若遙見聞心生歡喜，其心等故，所得果報無有差別。善男子！若無財物，見他施已，心不喜信，疑於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良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是故智者隨有多少任力施與，除布施已，無有能得人天之樂至無上樂。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智者自觀餘一揣食，自食則生，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

「善男子！智者當觀財是無常，是無常故於無量世失壞耗滅，不得利益；雖是無常，而能施作無量利益，云何慳惜不布施也？智者復觀世間若有持戒多聞，持戒多聞因緣力故，乃至獲得阿羅漢果；雖得是果，不能遮斷飢渴等苦。若阿羅漢難得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藥，皆由先世不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行施，是人雖墮餓鬼畜生，常得飽滿無所乏

少。善男子！除布施已，不得二果：一者自在、二者解脫。若持戒人雖得生天，不修施故，不得上食微妙瓔珞。若人欲求世間之樂及無上樂，應當樂施。智者當觀生死無邊，受樂亦爾。是故應為斷生死施，不求受樂。復作是觀，雖復富有四天下地，受無量樂猶不知足，是故我應為無上樂而行布施，不為人天。何以故？無常故，有邊故。」

「善男子！若有說言：『施主受者及受樂者，皆是五陰，如是五陰即是無常。捨施五陰，誰於彼受？雖無受者，善果不滅，是故無有施者、受者。』應反問言：『有施受不？』若言『施即是施，受即我者。』復應語言：『我亦如是，施即是施，我即五陰。』若言『施陰此處無常，誰於彼受？』諦聽諦聽！當為汝說：種子常耶？是無常乎？若言常者，云何子滅而生於芽？若見是過，復言無常，復當語言：『若無常者，子時與糞水土等功，云何而令芽得增長？』若言『子雖無常，以功業故而得芽果。』應言：『五陰亦復如是。』若言『子中先已有芽，人功水糞爲作了因。』是義不然。何以故？了因所了，物無增減，多則多住，少則少住，而今水糞、芽則增長，是故本無今有。若言：『了因二種：一多、二少，多則見大，少則見小。猶如然燈，明多見大，明少見小。』是義不然，何以故？



猶如一種，多與水糞，不能一時一日增長人等、過人。若言『了因雖有二種，要待時節；物少了少，物多了多。是故我言，了因不增。』是義不然。何以故？汝法時常，是故不應作如是說。善男子！子異芽異，雖作得異，相似不斷；五陰亦爾。善男子！如子業增芽，芽業增莖，莖業增葉，葉業增花，花業增果。一道五陰、增五道陰，亦復如是。若言『如是異作異受。』是義汝有，非我所說，何以故？如汝法中，作者是我，受者是身，而復不說異作異受。受不殺戒，即是我也；以是因緣，身得妙色，是故汝法受者無因，作者無果，有如是過。若言『我作身受，我亦如是，此作彼受。』復應問言：『汝身我異，身受飲食被服瓔珞；妙食因緣得好色力，惡食因緣得弊色力；是好惡色若屬因緣，我何所得？若言我得，憂愁歡喜，云何不是異作異受？譬如有人，爲力服酥，是人久服，身得大力上妙好色；有人羸瘦，見之心喜，是人即得大色力不？』若言不得，我亦如是：身所作事，我云何得？何以故？不相似故。我法不爾，陰作陰受，相似不斷。善男子！若言五陰無常，此不至彼而得受報，是義不妨；何以故？我法或有即作即受，或有異作異受、無作無受。即作即受者，陰作陰受；異作異受者，人作天受；無作無受者，作業因緣和合

而有，本無自性，何有作受？汝意若謂異作異受，云何復言相續不斷？是義不然。何以故？譬如置毒乳中，至醍醐時故能殺人；乳時異故醍醐亦異，雖復有異，次第而生相似不斷，故能害人；五陰亦爾，雖復有異，次第而生相似不斷，是故可言異作異受、即作即受、無作無受者。」

「若離五陰者，無我所。一切眾生顛倒覆心，或說色即是我，乃至識即是我。或有說言『色即是我，其餘四陰，即是我所。乃至識亦如是。』若有說言『離五陰已，別有我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我佛法中，色非我也，所以者何？無常無作，不自在故；是故四陰不名我所，乃至識亦如是。眾緣和合，異法出生，故名爲作，實無異作；眾緣和合，異法出生，名爲受者，實無異受；是故名爲無作無受。若汝意謂異作異受，何故此人作業，不彼人受俱有五陰？是義不然；何以故？異有二種：一者身異、二者名異；一者佛得、二者天得。佛得天得，身名各異，是因緣故身口應異；身口異故，造業亦異；造業異故，壽命色力安辯亦異；是故不得『佛得作業，天得受果』。雖俱五陰，色名是一，受想行異。何以故？佛得受樂，天得受苦；佛得生貪，天得生瞋；是故不得名爲相似。色名雖一，其實有異；或有佛得白色，天得黑

色；若以名同爲一義者，一人生時應一切生，一人死時應一切死；汝若不欲然此義者，是故不得異作異受。汝意若謂『汝亦異作異受，我亦如是異作異受；若異作異受，應同我過，何故不見自過而責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我異二種：一次第生亦次第滅、二者次第生不次第滅。是生異故，滅亦復異，是故我言異作異受，此作此受，不同汝過。譬如有人欲燒聚落，於乾草中放一粒火，是火次第生因緣故，能燒百里至二百里；村主求得，即便問之：『汝弊惡人，何因緣故燒是大村？』彼人答言：『實非我燒。何以故？我所放火，尋已滅盡，所燒之處，一把草耳；我今當還，償汝二把，其餘之物，我不應償。』是時村主復作是言：『癡人！因汝小火次第生火，遂燒百里至二百里。辜由於汝，云何不償？』雖知是火異作異燒，相續不斷故彼得罪。善惡五陰亦復如是，受報時陰，雖言不作，以其次第相續而生，是故受報。譬如有人與他共賭：『執炬遠行至百里外，若不至者當輸罰負。如其到者，汝當輸我。』執炬之人至百里已，即從責物。他言：『汝炬發跡已滅，云何於此從我索物？』執炬者言：『彼火雖滅，次第相續生來至此。』如是二人，說俱得理，何以故？如是義者，亦即亦異；是故二人俱無過失。若有說言『五陰亦

爾；即作即受，異作異受』，俱無過失。譬如此彼岸中流，總名恒河；夏時二岸相去甚遠，秋時二岸相去則近，無常定相，或大或小；雖復增減，人皆謂河。或有說言：『此不是河』，智人亦說：『有異不異』；五陰亦爾，智人亦說：『即作即受，異作異受。』汝意若謂：『二岸是土，中流是水，河神是河』，是義不然；何以故？若神是河，何故復言河清河濁？有此岸彼岸、中流深淺？到於大海可度不度？譬如樹則有神居，若無樹者神何所居？河之與神亦應如是。是故彼此二岸中流次第不斷，總名爲河，是故可言即之與異；五陰亦爾。譬如有人罵辱貴勝，因惡口故脚被鎖械，是腳實無惡口之罪，而被鎖械；是故不得決定說言：異作異受，即作即受。唯有智者，可得說言：即作即受，異作異受。』

「譬如器油炷火人護，眾緣和合乃名燈明。汝意若謂燈明增減，是義不然。何以故？滅故不增，來故無減；以次第生，故言燈增減。汝意若謂燈是無常，油即是常；油多明多，油少明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油無常故，有盡有燒。如其常者，應二念住，若二念住誰能燒盡？是故智人亦復說言燈明即異，五陰亦爾；明即六入，油即是業，油業因緣，故令五陰有增有減、有彼有此。如有人說阿坻

耶語，是阿坻耶久已過去，不在今日；世人相傳，次第不滅，故得稱爲阿坻耶語。智者亦說『是阿坻耶語，非阿坻耶語』，雖復是非，俱不失理。五陰亦爾，亦可說言即作即受，異作異受；有人巨富，繼嗣中斷，身復喪沒，財當入官；有人言曰：『如是財物，應當屬我。』官人語言：『是財云何異作異屬？』是人復言：『我是亡者第七世孫，次第不斷，云何是財不屬我耶？』官人即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智者說言：『五陰亦爾，即作即受，異作異受。』汝意若謂：『五陰作業，成已便過，是身猶在，業無所依；業若無依，便是無業；捨是身已，云何得報？』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過業，待體待時。譬如橘子因橘而生，從酢而甜；人爲橘故種殖是子，是子根莖葉花生果，皆悉不酢；時到果熟，酢味則發；如是酢味，非本無今有，亦非無緣，乃是過去本果因緣。身口意業亦復如是，若言是業住何處者？是業住於過去世中，待時待器，得受果報；如人服藥，經於時節，藥雖銷滅，時到則發，好力好色；身口意業亦復如是，雖復過滅，時到則受。譬如小兒初所學事，雖念念滅，無有住處，然至百年亦不亡失；是過去業亦復如是，雖無住處，時到自受。是故言：非陰作陰受，亦復不得非陰受也。若能了了通達是事，是人

則能獲無上果。」

## 優婆塞戒經卷第五

### 雜品之餘

「善男子！若復有人，於身命財慳吝不施，是名爲慳；護惜慳人不施之心，不生憐愍；留待福田，求覓福田。既得求過，觀財難得，爲之受苦；或說無果、無施、無受，護惜妻子眷屬等心，積財求名，見多生喜，觀財是常，是名慳垢。是垢能汙諸眾生心，以是因緣，於他物中尙不能施，況出自物？智人行施不爲報恩，不爲求事，不爲護惜慳貪之人，不爲生天人中受樂，不爲善名流布於外，不爲畏怖三惡道苦，不爲他求，不爲勝他，不爲失財，不以多有，不爲不用，不爲家法，不爲親近。智人行施爲憐愍故，爲欲令他得安樂故，爲令他人生施心故，爲諸聖人本行道故，爲欲破壞諸煩惱故，爲入涅槃斷於有故。」

「善男子！菩薩布施遠離四惡：一者破戒、二者疑網、三者邪見、四者慳吝。復離五法：一者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者施時不說善惡、三者施時不擇種姓、四者施時不輕求者、五者施時不惡口罵。

復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者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者擇選惡物持以施人、三者既行施已心生悔恨。」

「善男子！復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者施已、見受者過，二者施時、心不平施，三者施已、求受者作，四者施已喜自讚歎，五者說無、後乃與之，六者施已惡口罵詈，七者施已求還二倍，八者施已、生於疑心；如是施主，則不能得親近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若能如法得財施者，是名淨施；觀財無常不可久保而行布施，是名淨施；為破煩惱故行布施，是名淨施；為淨自心因緣故施，是名淨施。若觀『誰施、誰是受者？施何等物、何緣故施？是施因緣得何等果？如是布施即十二入，受者施主因緣果報皆十二入』，能如是觀、行於施者，是名淨施。若行施時於福田所生歡喜心：『如諸福田所求功德，我亦如是求之不息。』施於妻子眷屬僕使，生憐愍心；施於貧窮，為壞苦惱；施時不求世間果報，破憍慢施，柔濡心施，離諸有施，為求無上解脫故施，深觀生死多過罪施，不觀福田非福田施，若能如是行布施者，報逐是人如犢隨母；若求果施，市易無異。」

「如為身命耕田種作，隨其種子獲其果實，施

主施已亦復如是，隨其所施獲其福報。如受施者受已，得命色力安辯，施主亦得如是五報：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報，施外道離欲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陀洹得無量報，向斯陀含亦無量報，乃至成佛亦無量報。」

「善男子！我今為汝分別諸福田故，作如是說：得百倍報至無量報。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專心恭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者，如以壽命色力安辯施於彼者，施主後得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多，非舍利弗得福多也。』」

「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為破彼苦，非為作罪，是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之，不及施主。施主若以淨妙物施，後得好色，人所樂見，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名惡，云何說言施主得罪？施主施已，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富自在，生上族家，得人天樂至無上樂，能離一切煩惱結縛，施主乃得如是妙果，云何說言得惡果報？施主若能自手施已，生上姓家，遇善知識，多饒財寶，眷屬成就，能用能施，一切眾生喜樂見

之，見已恭敬、尊重讚歎；施主受報，得如是事，云何說言得惡果報？施主若已淨物施已，以是因緣多饒財寶，生上種姓，眷屬無量，身無病苦，心無憂怖；所有財物，王賊水火所不能侵，設失財物不生愁惱，無量世中心安樂，云何說言受惡果報？若未施時生於信心，施時歡喜，施已安樂；求時、守時、用時不苦；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施主乃得如是善報，云何說言得惡果也？」

「復次，施主若施佛已，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種福：一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吝；受者用時，破他慳吝，是故說言從用生福。又復從用：人能轉用，僧能增長，施已不求世之果報，不以能起煩惱因施，是故能得無上淨果，名曰涅槃。若有人能日日立要：『先施他食，然後自食；若違此要，誓輸佛物。』犯則生愧，如其不違，即是微妙智慧因緣；如是施者，諸施中最，是人亦得名上施主。若能隨順求者意施，是人於後無量世中，所求如意。若有淨心，財物福田悉清淨者，是人則得無量果報。若給妻子奴婢衣食，恒以憐愍歡喜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復觀田倉多有鼠雀，犯暴穀米，恒生憐

愍；復作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已歡喜，無觸惱想，當知是人，得福無量。若為自身，造作衣服瓔珞環玳嚴身之具，種種器物作已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有說言『離於布施得善果』者，無有是處。『離財得施，離受有施』，不離慳惜成布施者，亦無是處。若不求施，若乏時施，少求多施，求惡施好，教他索施，自往行施，當知是人未來之世多獲寶藏；非寶之物悉變成寶。為戲笑施，非福田施，不信因果施，如是布施不名為施。若人偏為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來得果報時，不樂惠施。若人施已，生於悔心；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常病苦。若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若人如法以財布施，是人未來得無量福，有財能用。若有不如法財施，是人未來雖得果報，恒賴他得；他若喪沒，尋便貧窮。有智之人，深觀人天轉輪王樂，雖復微妙，皆是無常；是故施時，不為人天。」

「善男子！施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財施名下，法施名上。云何法施？若有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能教他人具信戒施，多聞智慧；若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如是施者，未來無量得好上色，何以故？眾生聞法，斷除瞋心，以是因緣，施主未來無量世中得成上色；眾生聞法，慈心不殺，以是因緣，施主未來無量世中得壽命長；眾生聞法，不盜他財，以是因緣，施主未來無量世中多饒財寶；眾生聞法，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施主未來無量世中身得大力；眾生聞法，斷諸放逸，以是因緣，施主未來無量世中身得安樂；眾生聞法，斷除癡心，以是因緣，施主未來無量世中得無礙辯；眾生聞法，生信無疑，以是因緣，施主未來無量世中信心明了；戒施聞慧，亦復如是；是故法施勝於財施。」

「或有說言：『子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三惡道』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身口意業，各別異故。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爲追福，當知即得；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寶故。若入地獄，身受苦惱，不暇思念，是故不得；畜生人中亦復如是。若謂『餓鬼何緣獨得？』以其本有愛貪慳吝，故墮餓鬼；既爲餓鬼，常悔本過，思念欲得，是故得之。若所爲者生餘道中，其餘眷屬墮餓鬼者，皆悉得

之；是故智者應爲餓鬼勤作福德。若以衣食房舍臥具資生所須，施於沙門、婆羅門等貧窮乞士，爲其咒願，令其得福，以是施願因緣力故，墮餓鬼者得大勢力，隨施隨得；何以故？生處爾故。諸餓鬼等所食不同，或有食膿、或有食糞、或食血污嘔吐涕唾，得是施已，一切變成上妙色味。雖以不淨蕩滌汁等施應食者，然有遮護，竟不得食；如是施主亦得福德，何以故？以施主心慈憐愍故。若有祀祠，誰是受者？隨其祠處，而爲受者，若近樹林，則樹神受；舍河泉井、山林堆阜，亦復如是，是人祀已亦得福德，何以故？令彼受者生喜心故。是祀福德，能護身財。」

「若說殺生祀祠得福，是義不然。何以故？不見世人種伊蘭子生栴檀樹、斷眾生命而得福德，若欲祀者，應用香花、乳酪、酥藥。爲亡追福，則有三時：春時二月，夏時五月，秋時九月。若人以房舍、臥具、湯藥、園林、池井、牛、羊、象、馬，種種資生布施於他，施已命終，是人福德，隨所施物，任用久近，福德常生；是福追人，如影隨形。或有說言：『終已便失。』是義不然，何以故？物壞不用，二時中失，非命盡失。若出家人效在家人，歲節之日棄飲食者，隨世法故，非真實也；亦信世法、出世法故。若能隨家所有好惡，常樂施

者，名一切施。若以身分及以妻子所重之物施於人者，是則名為不思議施。若有惡人、毀戒、怨家、不知恩義、不信因果、強乞索者、大勢力人、健罵詈者、得已瞋恚、詐現好相、大富貴者，施如是等十一種人，名不思議。」

「善男子！一切布施有三根本：施於貧窮以憐愍故，施於怨家不求報故，施福德人心喜敬故。善男子！若人多財，無量歲中供養三寶，雖得無量福德果報，不如勸人共和合作。若人輕於少物惡物，羞不肯施，是人增長來世貧苦。若人共施財物、福田、施心俱等，是二得果無有差別。有『財、心俱等』，福田勝者得果報勝。有『田、心俱下』，財物勝者得果則勝。有『田、財俱下』，施心勝者得果亦勝。有『田、財俱勝』，施心下者得果不如。善男子！智者施時不為果報，何以故？定知此因必得果故。」

「若人無慈，不知恩義，不貪聖人所有功德，惜財身命，貪著心重，如是之人不能布施。智者深觀一切眾生，求財物時不惜身命，既得財物能捨施人，當知是人能捨身命。若人慳吝不能捨財，當知是人亦惜身命；若捨身命求得財物以布施者，當知是人是大施主。若人得財貪惜不施，當知即是未來世中貧窮種子。是故我於契經中說，四天下中，閻

浮提人有三事勝：一者勇健、二者念心、三者行淨。不見果報能預作因，不惜身命求得財已，能壞慳吝，捨已思施。既捨施已，心不生悔，復能分別福田、非福田，是名勇健。」

「善男子！施已生悔因於三事：一者於財貪愛、二者謔承邪見、三者見受者過。復有三事：一者畏他訶責、二者畏財盡受苦、三者見他施已受諸哀惱。善男子！智人三時不生悔心。復有三事：一者明信因果、二者親近善友、三者不貪著財。信因果者復有二事：一者從他聞法、二者內自思惟。親近善友復有二事：一者深信、二者智慧。不貪著財復有二事：一觀無常、二不自在。善男子！施主若能如是觀察，如是行施，當知是人能具足行檀波羅蜜。是故我先說『有布施非波羅蜜、有波羅蜜非是布施；有亦布施亦波羅蜜、有非布施非波羅蜜。』」

「善男子！智有三種：一者能捨外物，二者捨內外物，三者施內外已、兼化眾生。云何教化？見貧窮者，先當語言：『汝能歸依於三寶不？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以齋戒，後則施物。若言不能，復應語言：『若不能者，汝能隨我說《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復當教之，教已便施。若言『我今能說二事，唯不能說諸法無我』，復應語言：『汝若不能說諸

法無我，能說諸法是无性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若能如是先教後施，名大施主。善男子！若能如是教化眾生，及諸怨親無所選擇，名大施主。」

「善男子！智者若有財寶物時，應當如是修行布施；如其無財，復當轉教餘有財者，令作是施。若餘施主先知此法，不須教者，應以身力往佐助之。若窮無物，應誦醫方種種咒術，求錢湯藥，須者施之。至心瞻病，將養療治，勸有財者和合諸藥，若丸若散若種種湯，既了醫方遍行看病，案方診視知病所在，隨其病處而為療治。療治病時善知方便，雖處不淨不生厭心，病增知增，損時知損；復能善知如是食藥能增病苦，知如是食藥能除病苦。病者若求增病食藥，應當方便隨宜喻語，不得言無；若言無者，或增苦劇。若知定死，亦不言死，但當教令歸依三寶，念佛法僧，勤修供養；為說病苦皆是往世不善因緣，獲是苦報，今當懺悔。病者聞已，或生瞋恚惡口罵詈，默不報之，亦不捨棄；雖復瞻養慎無責恩，差已猶看，恐後勞復。若見平復如本健時，心應生喜，不求恩報。如其死已當為殯葬，說法慰喻知識眷屬。無以增病食藥施人；若病差已，喜心施物，便可受之；受已轉施餘窮乏者，若能如是瞻養治病，當知是人是大施主，真求無上菩提之道。」

「善男子！有智之人求菩提時，設多財寶，亦當讀誦如是醫方，作瞻病舍，具病所須飲食湯藥以供給之。道路凹迕，平治令寬，除去刺石糞穢不淨。嶮處所須，若板若梯若緣若索，悉皆施之。曠路作井，種果樹林，修治泉瀆；無樹木處為畜豎柱；負擔息處，為作基堦，造立客舍，具諸所須瓶盆燭燈床臥敷具，臭穢流處為作橋磴，津濟渡頭施橋船筏。不能渡者自往渡之，老小羸瘦無筋力者，自手携將而令得過。路次作塔，種花果樹，見怖畏者輒為救藏，以物善語誘喻捕者。若見行者次至嶮處，輒前扶接令得過嶮。若見失土破亡之人，隨宜給與，善言慰喻；遠行疲極，當為洗浴；按摩手足，施以床座；若無床座，以草為敷。熱時以扇，衣裳作蔭；寒時施火，衣服溫暖；若自為之，若教人為。販賣市易，教令依平，無貪小利，共相中欺。見行路者，示道非道；道者所謂多饒水草，無有賊盜；宣說非道，多諸患難。」

「見人靴履、衣裳、鉢盂朽故壞者，即為縫補、浣染、熏治；有患鼠、蛇、壁蝨、毒蟲，能為除遣；施人如意摘抓耳鉤，縫治浣濯招提僧物，謂坐臥具；廁上安置淨水、澡豆、淨灰土等；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上佛，並令父母師長和上，先一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花香贖；凡所食



嗽，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後自食。見遠至者，濡言問訊，施以淨水，洗浴身體，與油塗足。香花楊枝、澡豆灰土、香油香水、蜜毘鉢羅舍勒小衣。作塗油者，洗已復以種種香花、丸藥散藥、飲食漿水，隨所須施；復施剃刀澆水囊等，針縷衣納紙筆墨等。」

「若不能常，隨齋日施；若見盲者自前捉手，施杖示道。若見有苦：亡失財物，父母喪沒；當以財給，善語說法，慰喻勸諫，善說煩惱福德二果。善男子！若能修集如是施者，名淨施主。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為淨施主，是不為難；在家菩薩為淨施主，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淨三歸品第二十

善生言：「世尊！如佛先說有來乞者，當先教令受三歸依、然後施者，何因緣故受三歸依？云何名為三歸依也？」

「善男子！為破諸苦，斷除煩惱，受於無上寂滅之樂，以是因緣，受三歸依。如汝所問：云何三歸依者？善男子！謂：佛、法、僧。佛者：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者：即是壞煩惱因，真實解

脫。僧者：稟受破煩惱因，得正解脫。或有說言：若如是者即是一歸。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分別者；如來出已，則有分別，是故應當別歸依佛。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有受者；佛弟子眾能稟受故，是故應當別歸依僧。正道解脫是名為法，無師獨覺是名為佛，能如法受是名為僧。若無三歸，云何說有四不壞信？得三歸者，或有具足，或不具足。云何具足？所謂歸佛法僧；不具足者：所謂如來歸依法。善男子！得三歸者，無不具足，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戒。」

「善男子！如佛、緣覺、聲聞各異，是故三寶不得不異。云何為異？發心時異、莊嚴時異、得道時異、性分各異，是故為異。何因緣故說佛即法？能解是法故名為佛，受分別說故名為僧。若有說言佛入僧數，是義不然，何以故？佛若入僧，則無三寶及三歸依、四不壞信。善男子！菩薩法異，佛法亦異；菩薩二種：一者後身、二者修道；歸依後身名歸依法，歸依修道名歸依僧。觀有為法多諸罪過，獨處修行得甘露味，故名為佛；一切無漏無為法界，故名為法；受持禁戒，讀誦解說十二部經，故名為僧。若有問言：『如來滅已，歸依佛者是何歸依？』善男子！如是歸依，名為歸依：過去諸佛

無學之法——如我先教提謂長者：『汝當歸依未來世僧；依過去佛，亦復如是。』福田果報有多少故，差別爲三，若佛在世及涅槃後，供養果報無有差別；受歸依者亦復如是。如佛在世爲諸弟子立諸要制，佛雖過去，有犯之者亦獲罪報；歸過去佛，亦復如是。猶如如來臨涅槃時，一切人天爲涅槃故，多設供養；爾時如來未入涅槃，猶故在世，懸受未來世供養事；歸過去佛，亦復如是。譬如有人，父母在遠，是人或時瞋罵得罪，或時恭敬讚歎得福；歸過去佛，亦復如是。是故我說：我若在世及涅槃後，所設供養，施者受福，等無差別。」

「善男子！若男若女，若能三說三歸依者，名優婆塞、名優婆夷。一切諸佛雖歸依法，法由佛說，故得顯現，是故先應歸依於佛。淨身口意至心念佛，念已即離怖畏苦惱，是故應當先歸依佛。智者深觀如來智慧解脫最勝，能說解脫及解脫因，能說無上寂靜之處，能竭生死苦惱大海，威儀庠序，三業寂靜，是故應當先歸依佛。」

「智者深觀生死之法是大苦聚，無上正道能永斷之。生死之法渴愛飢饉，無上甘露味能充足。生死之法怖畏嶮難，無上正法能除斷之。生死錯謬邪僻不正，無常見常、無我見我，無樂見樂、不淨見淨，無上正法悉能斷除，以是因緣，應歸依法。」

「智者應觀外道徒眾無慚無愧，非如法住；雖爲道行不知正路，雖求解脫不得正要，雖得世俗微善之法，慳吝護惜不能轉說，非善行性作善行想；佛僧寂靜，心多憐愍，少欲知足，如法而住，修於正道得正解脫，得已復能轉爲人說，是故應當次歸依僧。」

「若能禮拜如是三寶，來迎去送、尊重讚歎，如法而住、信之不疑，是則名爲供養三寶。若有人能歸三寶已，雖不受戒，斷一切惡、修一切善，雖復在家如法而住，是亦得名爲優婆塞。若有說言：『先不歸依佛法僧寶，當知是人不得戒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我先說：『善來比丘』，是竟未得歸依三寶，而其戒律悉得具足。或有說言：『若不具受則不得戒，八戒齋法亦復如是。』是義不然，何以故？若不具受不得戒者，求有優婆塞，云何得戒？實是得戒，但不具足八戒齋法；若不具受，雖不名齋，可得名善。」

「善男子！若能淨潔身口意業，受優婆塞戒，是名五陰。云何五陰？不受邪見，不說邪見，信受正見，說於正見，修行正法，是名五陰。受三歸已、造作癡業，受外道法、自在天語，以是因緣失於三歸。若人質直，心無慳貪，常修慚愧，少欲知足，是人不久得寂靜身。若有造作種種雜業，爲受

樂故，修於善事如市易法，其心不能憐愍眾生，如是之人不得三歸。若人爲護舍宅身命，祠祀諸神，是人无名失歸依法；若人至心信其能救一切怖畏，禮拜外道，是人則失三歸依法。若聞諸天有曾見佛，功德勝己；禮拜供養是人，不失歸依之法。或時禮拜自在天王，應如禮拜世間諸王、長者、貴人、耆舊有德，如是之人亦復不失歸依之法。雖復禮拜，所說邪法慎無受之；供養天時，當起慈心，爲護身命財物國土、人民恐怖。」

「所說邪見，何故不受？智者應觀外道所說：云一切物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若是自在之所作者，我今何故修是善業？或說投淵赴火，自餓捨命，即得離苦；此即苦因，云何說言得遠離苦？一切眾生作善惡業，以是業緣自受果報。復有說言：一切萬物，時節、星宿、自在天作；如是邪說，我云何受現在造業、亦受過去所作業果？智者了了知是業果，云何說言：時節星宿自在作耶？若以時節星宿因緣受苦樂者，天下多有同時同宿，云何復有一人受苦，一人受樂？一人是男，一人是女？天阿修羅有同時生、同宿生者，或有天勝、阿修羅負，阿修羅勝、諸天不如；復有諸王同時同宿，俱共治政，一人失國，一則保土。諸外道等亦復說言：若有惡年惡宿現時，當教眾生，令修善法，以攘却之。若

是年宿，何得修善而得除滅？以是因緣，智者云何受於外道邪錯之說？」

「善男子！一切眾生隨於業行，若修正見受於安樂，修邪見者受大苦惱；因修善業得大自在，得自在已，眾生親近，復爲宣說善業因緣、善業因緣故得自在；一切眾生皆由修善業因緣故，得受安樂，非年宿也。善男子！阿闍世王、提婆達多，皆由造惡業因緣故，墮於地獄，非因年宿得是報也；斃頭藍弗邪見因緣，未來當墮大地獄中。善男子！一切善法，欲爲根本，是欲因緣得三菩提及解脫果，入出家法破大惡業及諸有業，能受持戒，親近諸佛，能一切捨施於乞者、能作定性、壞惡果報，滅大惡罪，得決定聚，離於三障，善能修集壞煩惱道；是欲因緣能受三歸，因三歸已即能受戒，既受戒已，行見修道過於聲聞。若有畏於師子虎狼惡獸等類，歸依於佛尙得解脫，況發善心求出世者不得解脫？阿那邠提教告家內：在胎之子，悉受歸依；是胎中子，實不成就，何以故？是法要當口自宣說，雖不成就，亦能護之。」

「善男子！諸外道說：『一切世間皆是自在天之所作。』亦復說言：『未來之世，過百劫已當有幻出，所言幻者，即是佛也。』若自在天能作佛者，是佛云何能破歸依自在天義？若自在天不能作

佛，云何說言一切皆是自在天作？外道復說：『大梵天王、大自在天、毘紐天主，悉皆是一。』復說生處，各各別異。自在天者，名自在天、名常、名主、名有、名曰律陀、名曰尸婆，是一一名各有異事，亦求解脫亦即解脫，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自在天能生眾生、造作諸有，作善惡業及業果報，作貪瞋癡繫縛眾生；復言眾生得解脫時悉入身中，是故解脫是無常法』，是義不然，何以故？若無常者，云何得名為解脫也？如婆羅門子還得壽命，是故不得名自在天。是三種天，亦不得一，何以故？阿周那人、毘紐大天為作解脫，以是義故亦不得一。若言解脫是無常者，當知即幻，非佛名幻。若能了了正見真我，是名解脫。復有說言：見微塵者是名解脫；復有說言：見性異我異，是名解脫；是義不然，何以故？若能修道見四真諦，是人乃得見性見我；若人能受三歸依者，是人乃能真見四諦。是三歸依乃是一切無量善法，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根本也。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淨三歸依，是不為難；在家修淨，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八戒齋品第二十一

善生言：「世尊！若有人能受三歸齋戒，是人當得何等果報？」善男子！若人能受三歸依者，當知是人，所得福報不可窮盡。善男子！迦陵伽國有七寶藏，名賓伽羅；其國人民大小男女，於七日中、七月、七年，常以車乘象馬駝驢擔負持去，猶不能盡；若有至心受三歸齋，是人所得功德果報，出勝彼藏所有寶物。善男子！毘提呵國有七寶藏、名半陸迦，其國人民男女大小，於七日中、七月、七年，常以車乘象馬駝驢擔負持去，猶不能盡；若有至心受三歸齋，是人所得功德果報，出勝彼藏所有寶物。善男子！波羅奈國有七寶藏名曰蟻法，其國人民男女大小，於七日中、七月、七年，常以車乘象馬駝驢擔負持去，亦不能盡；若有至心受三歸齋，是人所得功德果報，出勝彼藏所有寶物。善男子！乾陀羅國有七寶藏名伊羅鉢多，其國人民男女大小，於七日中、七月、七年，常以車乘象馬駝驢擔負持去，亦不能盡；若有至心受三歸齋，是人所得功德果報，勝出彼藏所有寶物。」

「善男子！若有從他三受三歸、三受八戒，是名得具一日一夜優婆塞齋；明相出時，是時則失，是故不得佛像邊受，要當從人；根本清淨，受已清淨，莊嚴清淨，覺觀清淨，念心清淨，求報清淨，是名三歸清淨齋法。善男子！若能如是清淨歸依、

受八戒者，除五逆罪，餘一切罪悉皆消滅。如是戒者，不得一時二人並受，何以故？若一時中二人共受，何因緣故一人毀犯、一人堅持？是戒力故，後世生時，不能造惡；受已作罪，復不永失。若先遣信欲刑戮人，信遲未至，其人尋後發心受齋；當受齋時，信至即殺，雖復一時，以戒力故不得殺罪。若諸貴人，常救作惡，若欲受齋，先當敕語遮先諸惡，乃得成就；若先不遮，輒便受齋者，不名得齋。欲受齋者，先當宣令所屬國境：我欲受齋，凡是齋日，悉斷諸惡罰戮之事。若能如是清淨受持八戒齋者，是人則得無量果報，至無上樂。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我世一日一夜，何以故？我時眾生具五濁故，是故我為鹿子母說：善女！若娑羅樹能受八戒，是亦得受人天之樂至無上樂。善男子！是八戒齋即是莊嚴無上菩提之瓔珞也。如是齋者，既是易作而能獲得無量功德；若有易作而不作者，是名放逸。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能教眾生淨八戒齋，是不為難；在家菩薩教他清淨，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優婆塞戒經卷第六

### 五戒品第二十二

善生言：「世尊！何等之人得三歸依？何等之人不得三歸？」善男子！若人信因、信果、信諦、信有得道，如是之人則得三歸。若人至心心不可敗，親近三寶受善友教，如是之人則得三歸。優婆塞戒亦復如是，若能觀是優婆塞戒多有無量功德果報，能壞無量弊惡之法，眾生無邊受苦亦爾，難得人身；雖得人身難具諸根，雖具諸根難得信心，雖得信心難遇善友，雖遇善友難得自在，雖得自在，諸法無常。我今若造惡業，因是惡業獲得二世身心惡報；以是因緣，身口意惡即是我怨。設三業惡不得惡報，現在之惡亦不應作。是三惡業，現在能生弊惡色等，死時生悔；以是因緣，我受三歸及八戒法，遠離一切惡不善業。」

「智者當觀戒有二種：一者世戒、二第一義戒。若不依於三寶受戒，是名世戒；是戒不堅，如彩色無膠，是故我先歸依三寶，然後受戒。若終身受，若一日一夜，所謂優婆塞戒八戒齋法。夫世戒者不能破壞先諸惡業，受三歸戒則能壞之，雖作大罪，亦不失戒，何以故？戒力勢故。俱有二人同共作罪：一者受戒、二不受戒；已受戒者犯則罪重，

不受戒者犯則罪輕，何以故？毀佛語故。」

「罪有二種：一者性重、二者遮重。是二種罪，復有輕重。或有人能重罪作輕，輕罪作重；如鴛掘魔受於世戒，伊羅鉢龍受於義戒。鴛掘魔羅，破於性重，不得重罪；伊羅鉢龍，壞於遮制，而得重罪。是故有人重罪作輕，輕罪作重；是故不應以戒同故，得果亦同。世戒亦有不殺不盜，義戒亦有不殺不盜至不飲酒，亦復如是。如是世戒，根本不淨，受已不淨，莊嚴不淨，覺觀不淨，念心不淨，果報不淨，故不得名第一義戒，唯名世戒。是故我當受於義戒。」

「善男子！後世眾生身長八丈，壽命滿足八萬四千歲，是時受戒，復有於今惡世受戒，是二所得果報正等。何以故？三善根平等故。或有說言：可斷命處，乃得戒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夫禁戒者，悉於一切可殺不可殺中得；一切可殺不可殺者無量無邊，戒之果報亦復如是無量無邊。善男子！一切施中，施無怖畏最爲第一。是故我說五大施者，即是五戒。如是五戒，能令眾生離五怖畏。是五種施易可修行，自在無礙，不失財物，然得無量無邊福德。離是五施，不能獲得須陀洹果，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若受戒已，當知是人，爲諸天人恭敬守護，得大名稱。雖遭惡對，心

無愁惱，眾生親附，樂來依止。阿那邠坻長者之子，雖爲八千金錢受戒，亦得無量功德果報；善男子！爲財受戒尙得利益，況有至心爲於解脫而當不得？」

「善男子！有五善法圍遶是戒，常得增長，如恒河水。何等爲五？一者慈、二者悲、三者喜、四者忍、五者信。若人能破慳重邪見，心無疑網，則具正念；莊嚴清淨，根本清淨，離惡覺觀。善男子！若人能遠五惡事者，是名受戒，遠離一切身口意惡。若有說言：離五戒已，度生死者，無有是處。善男子！若人欲度生死大海，應當至心受持五戒。是五戒中，四於後世成無作戒。唯愛難斷故不得成，以是因緣姪欲纏綿，應當至心，慎無放逸。若有說言：『更有無量極重之法，過去諸佛何緣不制，而制於酒？』善男子！因於飲酒，慚愧心壞，於三惡道不生怖畏，以是因緣則不能受其餘四戒；是故過去諸佛如來，制不聽飲。若有說言：如來已說酒多過失，何故不在五戒初說？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是酒戒，名爲遮重，不爲性重。如來先制性重之戒，後制遮重。善男子！如來先說白黑月中，各有三齋，隨外道故；諸外道輩，常以此日供養諸天，是故如來說有三齋。善男子！如因帳窗帳勒故不墮；三齋之法，亦復如是，眾生若有發心受持，

終不墮於三惡道中。」

「善男子！有人若欲施時，供養三寶時，若坐禪時，若修善時，若讀經時，供養父母時，當先立制：『我若不作，要自剋罰』，是人福德日夜增長，如恒河流。如是五戒有五種果：一者無作果、二者報果、三者餘果、四者作果、五者解脫果。若有具足受持五戒，當知是人得是五果。若優婆塞常能出至寺廟僧坊，到已親近諸比丘等；既親近已，諮問法味，既問法已，當至心聽；聽已受持憶念不忘，能分別義；分別義已，轉化眾生，是名優婆塞自利利他。若優婆塞不能習學如是所說，輕慢比丘，為求過失而往聽法，無信敬心；奉事外道，見其功德，深信日月、五星、諸宿，是優婆塞不名堅固如法住也。若優婆塞雖不自作五惡之業，教人作者，是優婆塞非如法住也。」

「若優婆塞先取他物，許爲了事，是優婆塞非如法住。若優婆塞典知官津稅賣估物，是優婆塞非如法住。若優婆塞計價治病，治已賣物，是優婆塞非如法住。若優婆塞違官私制，非如法住。若優婆塞自不作惡，不教他作，心不念惡，名如法住。若優婆塞因客煩惱所起之罪，作已不生慚愧悔心，非如法住。若優婆塞爲身命故作諸惡事，非如法住。若優婆塞雖得人身，行於非法，不名爲人。若得信

心，能作福德，善修正念；觀一切法皆是無常、無我所；於一切法心無取著，見一切法不得自在，生滅苦空無有寂靜；人身難得，雖得人身難具諸根，雖具諸根難得正見，雖具正見難得信心，雖得信心難遇善友，雖遇善友難聞正法，雖聞正法難得受持；能如是觀，是名人身。若人能觀欲界無常，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無常，以是因緣，不求三惡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如是觀已，見三不堅；以不堅身易於堅身，禮拜供養，來迎去送，自手施與，親執福事，是名以不堅身易於堅身；以不堅財易於堅財，能自食用亦以布施，供給病瘦行路之人，供養沙門、婆羅門等貧窮下賤，是名以不堅財易於堅財；以不堅命易於堅命，修於六念、慈悲喜捨，證四真諦；善能觀察生老病死，明信善惡業之果報；定知恩愛當有別離，一切眾生不得自在；未得聖道，生死力大；一切世樂，常與苦俱，雖復受之心不染著，猶如寒月求火自煖，雖復爲之終不作惡；修忍二施以潤眾生，深觀苦樂其性平等；凡所發言，言則柔軟，善化眾生令如法住，遠離惡友心無放逸；飲酒博奕射獵之事，悉不爲之；是名以不堅之命，易於堅命。」

「善男子！若得人身，多饒財物，兼得自在，先應供養父母、師長、和上、耆舊、持法之人，供

給遠至初行之人疾病所須，言則柔軟多有慚愧，不偏信敬有德一人，見有賢聖持戒多聞，能以舍宅飲食臥具衣服病藥而供養之；深言僧中多有功德；修集向道得須陀洹果，乃至能修向阿羅漢、得阿羅漢果，修金剛三昧，電光三昧；觀如是已，平等奉施，如是施已得無量福。是故我於鹿子經中，告鹿子母曰：『雖復請佛，及五百阿羅漢，猶故不得名請僧福；若能僧中施一似像極惡比丘，猶得無量福德果報。』何以故？如是比丘，雖是惡人，無戒多聞，不修善法，亦能演說三種菩提，有因有果，亦不誹謗佛法僧寶，執持如來無上勝幡，正見無謬，若供養僧，即是供養佛僧二寶。若觀佛法功德微妙，即是具足供養三寶。若人施時不求果報，即是供養無上菩提，具足成就檀波羅蜜、修菩提道，能得未來無量功德，亦能自利及利益他。能修慈悲，為破他苦自捨己樂，未得菩提心無憂悔。雖聞菩提久遠難得，而其內心初無退轉，為諸眾生、無量世中受大苦惱，亦不疲厭。樂如法行，不求世樂；樂處寂靜，出家修道；未得出家，雖在家居，如解脫人，不作眾惡，得三種戒：戒戒、定戒、無漏戒。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如法修行，是不為難；在家菩薩如法修行，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尸波羅蜜品第二十三

善生言：「世尊！云何菩薩趣向菩提其心堅固？」「善男子！菩薩堅固具足四法：一者受大苦時終不捨離如法之行；二者得大自在，常修忍辱；三者身處貧窮，常樂施與；四者盛壯之年常樂出家。若有菩薩具足四法，趣向菩提其心堅固。菩薩具足如是四法，復作是念：『是菩提道初根本地，名之為戒。如是戒者，亦名初地，亦名導地，亦名平地，亦名等地，亦名慈地，亦名悲地，亦名佛跡，亦名一切功德根本，亦名福田。』以是因緣，智者應當受持不毀。」

「復次，智者又作是念：『戒有二果，一諸天樂，二菩提樂。智者應當求菩提樂，不求天樂。』若受戒已，所不應作而故作之，所不應思而故思惟，懈怠懶惰樂於睡眠，念惡覺觀邪命惡願，是名汗戒。若受戒已心生悔恨，求人天樂多諸放逸，不生憐愍，是名污戒。若畏貧窮，若為恐怖，若為失財，若畏作役，若為身命，若為利養，若為愛心，而受禁戒；既受戒已，心生疑惑，是名污戒。善男子！若人不樂久處生死，深見過罪，觀人天樂、阿鼻獄苦，平等無差；憐愍眾生，具足正念，為欲利益無量眾生使得成道，為具無上菩提道故，為如法行故，受持是戒，心不放逸；能觀過去未來現在身



口意業，知輕知重，凡所作事先當繫心修不放逸，作已作時亦復如是修不放逸。若先不知，作已得罪，若失念心亦得罪。若客煩惱時暫起者亦得罪，若小放逸亦得罪。是人常觀犯輕如重，觀已生悔及慚愧心，怖畏愁惱，心不樂之，至心懺悔；既懺悔已，心生歡喜，慎護受持，更不敢犯，是名淨戒。」

「善男子！有智之人既受戒已，當觀三事不作惡行：一者自爲，二者爲世，三者爲法。云何自爲？我自證知此是惡事，知作惡業得如是果，知作善業得如是果；所作惡業無有虛妄，決定還得諸惡之果；所作善業亦無虛妄，決定還得諸善之果。若是二業無虛妄者，我今云何而自欺誑？以是因緣，我受戒已不應毀犯，當至心持，是名自爲。云何爲世？有智者觀見世間之人，有得清淨天耳、天眼、及他心智，我若作惡，是人必當見聞知我，若見聞知我，當云何不生慚愧、而作惡耶？復觀諸天具足無量福德一神足、天耳、天眼，具他心智遙能見聞，雖近於人人不能見，若我作惡，如是等天當見聞知；若是天等了了見我，我當云何不生慚愧、故作罪耶？是名爲世。云何爲法？有智之人，觀如來法清淨無染，得現在利，能令寂靜，度於彼岸；能作解脫不選時節，我爲是法故受持戒。我若不能先

受小制，云何能得受大制耶？破小制已增五有苦，若至心持，增無上樂。我受身來所以未得證解脫者，實由不從過去無量諸佛如來受禁戒故；我今受戒，未來定當值遇恒河沙等諸佛。深觀是已，生大憐愍，至心受戒；受已堅持，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利益無量諸眾生故。善男子！若在家、若出家，若三歸、若八齋、若五戒，若具足、若不具足，若一日一夜、若一時一念、若盡形壽至心受持，當知是人得大福德。善男子！若受戒已，修三善業，多聞布施，修定修善，供養三寶，是則名爲莊嚴菩提。若受戒已，能讀如來十二部經，是名無上大法之藏；勤加精進，欲得具足尸波羅蜜，如是戒者今世受已，後雖不受，成無作戒。善男子！有戒非波羅蜜，有波羅蜜非戒，有戒有波羅蜜，有非禁戒非波羅蜜。是戒非波羅蜜者，所謂聲聞辟支佛戒。是波羅蜜非是戒者，所謂檀波羅蜜。是戒是波羅蜜者，如昔菩薩受瞿陀身時，爲諸虫獸及諸蟻子之所啖食，身不傾動不生惡心；亦如仙人爲眾生故，十二年中青雀處頂、不起不動。非戒非波羅蜜者，如世俗施。」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尸波羅蜜時，所受眾苦誰能說之？有人若受小小戒已，少欲知足，不能憐愍諸苦眾生，當知是人不能具足尸波羅蜜。若能

修忍三昧智慧，勤行精進，樂於多聞，當知是人則能增長尸波羅蜜，莊嚴菩提，證菩提果。如是戒者，無量眾生故、無量果報故、無量戒禁故，以是因緣莊嚴菩提。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既受戒已，口不說惡，耳不樂聞，不樂說世，亦不樂聞，終不放心在惡覺觀，不親惡友，是故得名寂靜淨戒。菩薩若見破戒惡人，不生惡心，為設種種善巧方便而調伏之；若不調伏，當生憐愍，不為身命破戒捨戒。食已先修慚愧之心，不放棄心，為治身命如療惡瘡。若入村落如刀刺林，攝護諸根修集正念，觀察可作及不可作，不生放逸。若人作福亦因於我，若人作罪亦因於我，是故我得大供養時不應生喜，得衰苦時不應生瞋。得少供養，應作是念：我今信戒施聞智慧如法住少，故得如是微少供養，是故今我不應生於愁苦之念；我為二事受他信施：一者為增他福、二者為增自善；是故若得少物惡物，不應生惱。久住遲得，輕罵已得；爾時復當自責其身：是我宿罪，非眾生過，是故我今不應生惱。若受戒已，為他作罪，亦應說言：『如是所作實非是道，何以故？十二部經不說諸惡為菩提道也。是故我今獲得雜報。』若能如是深觀察者，當知是人則能具足尸波羅蜜。」

「善男子！若有人能攝護諸根，身四威儀不作

諸惡，能堪眾苦不作邪命，當知是人則能具足尸波羅蜜。若於輕重戒中等生怖畏，雖遭惡時不犯小戒，不令煩惱穢污其心，修集忍辱，當知是人則能具足尸波羅蜜。若離惡友，令諸眾生遠惡邪見，知恩報恩，當知是人則能具足尸波羅蜜。若為善事不惜身命，罷散自事，營成他事；見罵詈者，不生惡心；當知是人則能具足尸波羅蜜。若見如來所開之處，如本持之；護眾生命，不惜財命，乃至命終不犯小戒。雖得微妙七珍之物，心不生貪；不為報恩以善加人，為憐愍故受持禁戒，既受持已，善發大願；願諸眾生悉得淨戒。當知是人則能具足尸波羅蜜。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具尸波羅蜜，是不為難；在家具足，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業品第二十四之一

善生言：「世尊！諸佛如來未出世時，菩薩摩訶薩以何為戒？」善男子！佛未出世，是時無有三歸依戒。唯有智人求菩提道，修十善法；是十善法，除佛無能分別說者；過去佛說流轉至今，無有漏失，智者受行。善男子！眾生不能受持、修集十善法者，皆由過去不能親近諮承佛故。善男子！一

切眾生皆有雜心，雜心因緣有雜煩惱，雜煩惱故造作雜業，雜業因緣受於雜有，雜有因緣受於雜身。善男子！一切眾生得雜身已見於雜色，見雜色已生惡思惟，是惡思惟名為無明。無明因緣生於求心，名之為愛；因愛所作名之為業，是業因緣獲得果報。有智之人能破析之：『由內煩惱，外有因緣，則能繫縛；修十善已，則能解之。』是故如來初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分別演說十善之法；因十善故世間則有善行、惡行，善有惡有，乃至解脫，是故眾生應當至心分別體解十善之道。若有風雲為持大水、阿修羅宮、大地、大山、餓鬼、畜生、地獄、四天王處，乃至他化自在天處，悉因眾生十業道故。轉輪聖王所有四輪、金銀銅鐵、七眾受戒、求三菩提，亦因十善業因緣故。是十善業道因緣故，一切眾生內外之物，色之與命皆有增減，是故智者應當具足修十善道。若諸眾生少壯老時、春秋冬夏所起煩惱各各別異；小中大劫所起煩惱亦復如是各各別異。眾生初修十善業時，得無量命，色香味具；因貪瞋癡，一切皆失；是十惡業道因緣故，時節年歲星辰日月四大變異；若人能觀如是事者，當知是人能得解脫。眾生皆由苦因緣故則生信心，既得信心，能觀善惡，如是觀已修十善法，意行十處，故名十道。」

「身三道者，謂殺盜淫；口四道者：惡口、妄語、兩舌、無義語；心三業者：妒、瞋、邪見；是十惡業，悉是一切眾罪根本。若諸眾生，異界異有，異生異色，異命異名，以是因緣應名無量，不但有十。如是十事，三名為業，不名為道；身口七事，亦業亦道，是故名十。是十業道自作他作，自他共作，從是而得善惡二果，亦是眾生善惡因緣，是故智者尚不應念，況身故作？若人令業煩惱諸結得自在者，當知即是行十惡道；若有能壞煩惱諸結不令自在，是人即是行十善道。若人始設方便，若先不思惟，當時卒作，是人不得業所攝罪；是故智者應當勤修十善業道，證四真諦亦復如是。作期為惡，若失期者亦不得罪；是故智者應修十善，因是十善，眾生修已，增長壽命及內外物；煩惱因緣故十惡業增，無煩惱因緣故十善業增。」

「善男子！是十業道，一一事中各有三事：一者根本、二者方便、三者成已。根本者：若有他想、有眾生想，若以疑心斷其命根，若動身作相或口說殺，是名根本；求刀磨利，置毒作索，是名方便；殺已手觸，稱量提持，若自食噉若與人食，得物用度，任意施與，歡喜受樂，無有慚愧，心不悔恨，自讚其身生大傲慢，是名成已。是他財有，亦作他想，若自往取若遣人取，若以疑心移置異處，

是名根本；若壞垣牆，諮問計數，置梯緣牆，入舍求覓，乃至手觸，是名方便；若得物已，負擔藏隱任意施與，賣用賜遺歡喜受樂，無有慚愧心不悔恨，自讚其身生大僣慢，是名成已。若是婦女繫屬他人，起於他想，若以疑心作非梵行，是名根本；若遣使往若自眼見，若與信物，若以手觸，若濡細語，是名方便；若事已竟遺以瓔珞，共坐飲食歡喜受樂，無有慚愧心不悔恨，自讚其身生大僣慢，是名成已。若於大眾，捨離本相，若於三時，若二時中虛妄說之，是名根本；若於先時次第莊嚴，構言語端，或受他語起往彼說，是名方便；若事成已受取財物，任意施與歡喜受樂，無有慚愧不生悔恨，自讚其身生於僣慢，是名成已。是妄語中雜有兩舌，能壞和合，是名根本；若說他過及餘惡事，言和合者必有不可，若離壞者則有好事，是名方便；和合既離，受他財物，任意施與歡喜受樂，無有慚愧不生悔恨，自讚其身生大僣慢，是名成已。若變容色，惡口罵詈，是名根本；若聞他罪，莊嚴辭章，起去到彼，欲說是惡，是名方便；若罵詈已還受他物，任意施與歡喜受樂，無有慚愧不生悔恨，自讚其身生大僣慢，是名成已。若說欲事非時之言，是名根本；若歌若頌無義章句，隨人所烹造作百端，是名方便；若教他已，還受財物，任意施與

歡喜受樂，無有慚愧不生悔恨，自讚其身生大僣慢，是名成已。於他財物生貪欲得，是名根本；發煩惱心，是名方便；作已得財任意施與，歡喜受樂復向餘說，無有慚愧不生悔恨，自讚其身生大僣慢，是名成已。若打罵人，是名根本；若捉杖石問其過罪，是名方便；打已生喜，受取財物，任意施與歡喜受樂，無有慚愧不生悔恨，自讚其身生大僣慢，是名成已。若誹謗業、因、果、真諦、賢聖之人，是名根本；若讀誦書寫，信受邪書，讚歎稱譽，是名方便；受已向他分別演說，增其邪見，受邪財物任意施與，歡喜受樂，無有慚愧不生悔恨，自讚其身生大僣慢，是名成已。」

「或復有人於十業道，一時作二；妄語兩舌；或一時三：所謂妄語、兩舌、惡口；又復有三：所謂邪見、惡口、妄語。如是說者即是無義，是名爲四。瞋之與貪，不得一時，其餘八事可得一時。云何一時？六處遣使，自作二事：一者姪他妻婦、二者謂無業果；先作期要，一時得業。是十惡業，或得作色，無無作色；或有作色，及無作色。若無方便，及成已者，則得作色無無作色。若有莊嚴及成已者，則得作色及無作色。」

「是十業道，有輕有重：若殺父母及辟支佛，偷三寶物，於所生母及羅漢尼作非梵行，妄說壞

僧，是名爲重。」

「善男子！是十業道各有三種：一從貪生、二從瞋生、三從癡生。若爲貪利故害命者，是名從貪；若殺怨家是名從瞋；殺老父母，是名從癡；劫盜他財亦復三種：自爲己身妻子眷屬，貪他財物而往劫奪，是名從貪；盜怨家物，是名從瞋；劫奪下姓，是名從癡。邪姪亦三：若爲自樂，行非梵行，是名從貪；姪怨眷屬，是名從瞋；於所生母作非梵行，是名從癡。妄語三種：若爲財利自受快樂，是名從貪；爲壞怨故，是名從瞋；若畏他死，是名從癡。兩舌三種：爲財利故，是名從貪；爲壞怨故，是名從瞋；破壞和合邪見之眾，是名從癡。惡口三種：爲財利故罵詈婦兒，是名從貪；故向怨家說所惡事，是名從瞋；說他往昔先人過罪，是名從癡。無義語亦三種：若爲歡樂歌叫誼譁，是名從貪；爲勝他故歌叫誼譁，是名從瞋；爲增邪見歌叫誼譁，是名從癡。從貪生者是名爲妒，從瞋生者是名爲瞋；從癡生者是名邪見。」

「修十善已，一一事中得三解脫。是十惡業，決定當得地獄果報，或有餓鬼或有畜生；餘果則得人中短命，貧窮乏財，婦不貞廉；有所言說人不信受，無有親厚常被誹謗，耳初不聞善好之言；能令外物四大衰微無有真實，惡風暴雨爛臭敗壞；土地

不平無有七寶，多有石沙荆棘惡刺；時節轉變無有常定，果疏少實味不具足。若欲破壞如是等事，應當至心修行十善。是十善法三天下具，或有戒攝，或非戒攝。北鬱單曰唯有四事，地獄有五，餓鬼畜生天中具十，非戒所攝。欲界六天無有方便，唯有根本成已二事。夫業道者一念中得。如其殺者，可殺俱死，是則不得根本業果；若作莊嚴事竟不成，唯得方便，不得根本；作莊嚴已，便得殺者，得根本罪。如其殺已，不追成已，無無作罪。若殺者一念中死，可殺之者次後念死，殺者不得根本業罪。若遣使殺，使得作罪；口敕之者，得無作罪；若惡口敕，亦得作罪及無作罪。若其殺已心善無記，亦得作罪及無作罪。」

「若有說言：『過去已滅，未來未生，現在無住，云何名殺？一念不殺，微塵不壞；若一不殺，多亦不能；云何言殺？』是義不然，何以故？雖復現在一念不殺，能遮未來使不起故，故得名殺。以是義故，不可以見一處無殺，舉一切處悉便無殺。有人刺手，則便命終；或有截足，而命全者；頭則不爾，刺截俱死，若有作已得大罪者，是名業道。三業自得，七業自他；若無作者，亦無無作。或有說言：『身業二事，有作無作，口不如是。』是義不然，何以故？若口有作無無作者，口敕殺已，不

應得罪，是故口業亦應有作及以無作；心則不爾，何以故？賢聖之人不得罪故。何因緣故名作無作？是業墮於三惡道故，生於人中壽命短故，所有六入常受苦故；餘果相似。根本正果，或有相似或不相似，受果報時在活地獄、黑繩地獄；餓鬼、畜生、人中三處受於餘果。若於一人作殺莊嚴，作莊嚴已有二人死，當知唯於本所爲人得作無作。」

「若有說言：『色是無記，命亦無記，如是無記，云何殺已而得殺罪？』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是身命是善惡心器，若壞是器，遮於未來善惡心故，是故得罪。若王敕殺，侍臣稱善，是王與臣罪無差別。獵亦如是，若有垂終，其命餘殘有一念在，若下刀殺，是得殺罪；若命已盡而下刀者，不得殺罪。若先作意，規欲撾打，然下手時彼便命終，不得殺罪。若作毒藥與懷妊者，若破歌羅羅，是人則得作、無作罪。若自刑者，不得殺罪，何以故？不起他想故，無瞋恚心故，非他自因緣故。或有說言：『若心在善不善、無記，悉得殺罪；猶如火毒，雖復善心、不善、無記，觸食之者，悉皆死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世間有人，捉火不燒、食毒不死，非惡心殺亦復如是，不得殺罪，如諸醫等。或有說言：『婆數仙人說咒殺人，殺羊祀天，不得殺罪。』是義不然，何以故？斷他命故，癡因

緣故。若見人死心生歡喜，當知是人得成已罪。見他殺已，心生歡喜，出財賞之亦復如是；若使他殺，受使之人到已，更以種種苦毒而殺戮之；口敕之者唯得作罪，受使之人兼得二罪：作以無作。」

「若發惡心奪取他物，是人亦得作無作罪。若數時取，若寄時取，因市易取，亦得偷罪。若自不取、不貪、不用，教他令取，是人亦得作無作罪。若欲偷金，取時得銀，出外識已，還置本處，是人不得偷盜之罪。若欲偷金，得已即念無常之想，心生悔恨，欲還本主而復畏之；設餘方便，還所偷物，雖離本處不得偷罪。奴僕財產，先悉生意與主同共，後生貪想輒取主物，取已生疑而便藏避；復思是物同共無異，雖離本處不得偷罪。若人行路爲賊所剝，既至村落，村主問言：『汝失何物？我當償之。』若說過所失、取他物者，是得偷罪。若有發心施他二衣，受者取一，云不須二，輒還留者，是得偷罪。若人發心，欲以房舍臥具醫藥資生所須，施一比丘；未與之間，更聞他方有大德來，輒迴施之，是得偷罪。若取命過比丘財物，誰邊得罪？若羯磨已，從羯磨僧得；若未羯磨，從十方僧得；若臨終時，隨所與處，因之得罪。若偷佛物，從守塔人主邊得罪。若暴水漂財物穀米果蔬衣服資生之物，取不得罪。」

「若於非時、非處、非女、處女、他婦，若屬自身，是名邪姪。唯三天下有邪姪罪，鬱單曰無。若畜生、若破壞、若屬僧、若繫獄、若亡逃、若師婦、若出家人，近如是人，名為邪姪。出家之人無所繫屬，從誰得罪？從其親屬王所得罪。惡時、亂時、虐王出時、怖畏之時，若令婦妾出家剃髮，還近之者，是得姪罪。若到三道，是得姪罪。若自若他，在於道邊、塔邊、祠邊、大會之處，作非梵行，得邪姪罪。若為父母兄弟國王之所守護，或先與他期，或先許他，或先受財，或先受請，木泥畫像及以死尸，如是人邊作非梵行，得邪姪罪。若屬自身而作他想，屬他之人而作自想，亦名邪姪。如是邪姪亦有輕重，從重煩惱則得重罪，從輕煩惱則得輕罪。」

「若有疑心、若無疑心，若見若聞若覺若知、若問不問，異本說者，是名妄語。若言不本見聞覺知，亦是妄語，不名具足。若破相說，無覆藏相，是非妄語。若異音說，前人不解，亦是妄語，不名具足。若顛倒語，若發大聲，不了了語；若有所說，前人不解，亦是妄語，不名具足。兩舌、惡口；若壞前人、不壞前人，作已得罪；無義語，亦復如是。」

「如是七事，亦道亦業；其餘三事，是業非

道。何以故？自不行故！妨於自他，得大罪故。或有說言：『一切微塵，次第而住，亦念念滅；滅已無住。若無住者，尚無有作，況有無作？』是義不然，何以故？世間之法有因有果，無因無果。如面水鏡則有像現，離面無像；作亦如是從身有作，從是作法則出無作，如面水鏡則有像現。譬如有人發惡心故則惡色現，發善心故則善色現，作以無作亦復如是。若因善業得善妙色，若因惡業得粗惡色，作以無作亦復如是。若以念念常滅，無有作無作者，如先所說燈河等喻，雖念念滅，以二諦故說作無作；微塵雖復次第不住，亦復不破世諦法也。正以微塵次第，得名父母羅漢，其有殺者得無量罪；父母羅漢及以他人，陰界入等，等無差別；所以得重，以是福田報恩田故。如說二字不得一時，然此二字終不和合，義不可說；雖念念滅，亦名妄語，不破世諦。猶如射箭雖念念滅，因於身業微塵力故，到不到處；作以無作，亦復如是。如舞獨樂，雖念念滅，因於身業微塵力故而能動轉；作以無作，亦復如是。如旋火輪雖念念滅，因於身業微塵力故，火得圓匝。初發心異，方便心異，作時心異，說時心異，眾緣和合故得名作；以作因緣生於無作，如威儀異，其心亦異，不可得壞，故名無作。從此作法，得無作已，心雖在善、不善、無

記，所作諸業無有漏失，故名無作。若身作善，口作不善，當知是人獲得雜果。若身善業，有作無作；口不善業唯有有作，無有無作，當知是人唯得善果，不得惡果。是故經中說七種業有作無作。如人重病，要須眾藥和合治之，若少一種則不能治，何以故？其病重故。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具諸惡故，要須眾戒然後治之，若少一戒則不能治。」

## 優婆塞戒經卷第七

### 業品第二十四之餘

善男子！眾生作罪凡有二種：一者惡戒、二者無戒。惡戒之人，雖殺一羊及不殺時，常得殺罪；何以故？先發誓故。無戒之人雖殺千口，殺時得罪，不殺不得；何以故？不發誓故。是故一切善不善法，心為根本；因根本故，說諸比丘犯有二種：一者身犯、二者口犯，無心犯也。如是戒者，時不具足，支不具足，則不得戒。譬如鑽火，有燧、有力、有乾糞草，然後得火，若少一法則不得火；戒法亦爾，如是戒者，若得、若捨、若持、若毀，皆隨於心，如來了了知諸法性，是故制之。若復有人因於善業思惟力故不造諸惡，名如法戒。若

從他得，名為受戒。若離戒受有功德者，一切惡獸師子虎狼應得功德，然實不得。以是因緣，受善戒者得無量福，受惡戒者得無量罪。是故經中說惡律儀：一者畜羊、二者畜雞、三者畜豬、四者釣魚、五者網魚、六者殺牛、七者獄卒、八畜獵狗、九作長犛、十作獵師、十一咒龍、十二殺人、十三作賊、十四兩舌、十五以苦鞭韉枷鎖押額鐵釘燒炙加人，國王大臣受寄抵謾，不知恩者，惡性惡心大惡村主、典稅物者，毀戒比丘心無慚悔，如是之人皆無戒也；雖復不名不善業道，而得大罪，何以故？盡壽作故。如是等事，若不立誓，不從人受，則不成就。」

「如是惡戒，四時中捨：一者得二根時，二者捨壽命時，三者受善戒時，四者斷欲結時。或有說言：如『善戒具足，惡戒亦爾。』是義不然，何以故？惡戒易得故，一因緣得故，所謂立誓。善戒不爾，有五方便：所謂五根，是故難得；以難得故，要須具足。若有說言：『優婆塞戒，無無義語、兩舌、惡口，是故優婆塞戒、八戒齋法，沙彌、比丘不具足得。』是義不然，何以故？我今受持，淨口業故。」

「若有說言：『我受五戒，淨身口意。』心若不淨，當知是人不得具戒。譬如有人受惡戒已，雖



不殺生，是人常有惡戒，成就毀禁；比丘亦復如是，何以故？受持戒已，一一戒邊多業多果故；眾生無量，戒亦無量；物無量故，戒亦無量。是善惡戒俱有三種，謂上中下。若不受惡戒，雖多作罪，不名惡戒。若有難言：『何緣五戒盡形壽受？八戒齋法一日一夜？』當言：『如來善知法相，通達無礙，作如是說。』

「善男子！世間福田凡有二種：一功德田、二報恩田；壞此二田，名五逆罪。是五逆罪有三因緣：一者有極惡心、二者不識福德、三者不見正果。若人異想殺阿羅漢，不得逆罪，父母亦爾。若無慚愧，不觀報恩，心無恭敬，但作方便不作根本，雖非逆罪亦得大報。善教授故，生憐愛故，能堪忍故，難作作故，受大苦故，是故父母名報恩田；若復有人殺父母已，雖復修善，是善無報。是故我說：『人所蔭處乃至少時，慎勿毀折枝條花葉。』善男子！我涅槃後，有諸弟子當作是說：『若以異想異名殺父母，不得逆罪。』即曇無德。或復說言：『雖以異想殺於父母，故得逆罪。』即彌沙塞。或復有說：『異想異名殺於父母，俱得逆罪。』即薩婆多。何以故？世間真實是可信故，父母真實，想亦不轉，惡心殺之即得逆罪。實是父母、無父母想，不發惡心，父母雖死，不得逆罪。」

何以故？具足四事乃得逆罪：一者實是父母作父母想，二者惡心，三者捨心，四者作眾生想；具是四事逆罪成就，若不具者則不成就。若為憐愍故，若為恭敬故，若為受法故，若為怖畏故，若為名稱故，授與死具，雖不手殺亦得逆罪。若為他使，令殺父母，啼哭憂愁而為之者，如是罪相，初中後輕。欲殺父母，誤中他人，不得逆罪；欲殺他人，誤中父母，亦復如是。欲殺母時誤殺相似，殺已藏刀，復中母身，不得逆罪。母有異見，兒有異殺，但得殺罪，不得逆罪。是五逆罪，殺父則輕，殺母則重。殺羅漢重於殺母，出佛身血重殺羅漢，破僧復重出佛身血。有物重意輕，有物輕意重，有物重意重，有物輕意輕。物重意輕，如無惡心殺於父母；物輕意重者，如以惡心殺於畜生；物重意重者，以極惡心殺所生母；物輕意輕者，如以輕心殺於畜生。如是惡業，有方便重，根本成已輕；有方便根本輕，成已重；有方便根本重，成已輕。有根本輕，方便成已重。物是一種，以心力故，得輕重果。善男子！有人以食欲施於我，未與我間，轉施餓狗，我亦稱讚『如是人者是大施主。』若是福田、若非福田，心不選擇而施與者，是人獲得無量福德，何以故？心善淨故。」

「是業四種：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

報、四者無報。業有四種：一者時定、果報不定，二者報定、時不必定，三者時定、果報亦定，四者時果二俱不定。時定者，所謂現在，次生後世。若時不定、果報不定，是業可轉。若果報定，應後受者，是業可轉現在受之，何以故？善心智慧因緣力故，惡果定者亦可轉輕。何因緣故名果報定？常作無悔故，專心作故，樂喜作故，立誓願故，作已歡喜故，是故是業得果報定；除是之外，悉名不定。眾生行業，有輕有重、有遠有近，隨其因緣先後受之。如有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定知善惡當有果報，是人能轉重業爲輕，輕者不受。若遭福田，遇善知識，修道修善，是人能轉後世重罪，現世輕受。若人具有欲界諸業，得阿那含果，能轉後業現在受之；阿羅漢果亦復如是。善男子！智者若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是人能壞極重之業，如阿伽陀呪及除毒寶，破壞惡毒；若作小罪，初方便輕，後成已重，是人不修身戒心慧，令輕作重。眾生若作一種二種乃至種種，有作不具足，有作具足——先念後作，名作具足；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復有作已，不具足者：謂作業已，果報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報。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果報雖定，時節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時報俱定。復有作已，不具

足者：持戒正見。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復有作已，不具足者：信因信果。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不信因果。復有作已，不具足者：作惡之時，有善圍遶。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作惡之時，惡來圍遶。復有作已，不具足者：雖作眾惡，人中受報。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人中作惡，地獄受報。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有正念心。復有作已，亦具足者：無有念心。復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時不悔。如惡，善亦如是，因是作已，亦具足故。作小得大，作大得小，一意摸身，身既成就，有無量意；摸身初意，即是善也。身既成就，得二種果，雜善不善。如人，天亦如是，地獄眾生惡意摸身，身既成已，一向不善。餓鬼畜生亦惡意摸身，身既成已，俱得雜報善以不善。歌羅羅時，乃至老時，亦得雜報善以不善。是故經說有四種業：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不黑不白，是業無報。黑業黑報，所謂地獄；白業白報，所謂色天；雜業雜報，所謂欲天、人中、畜生、餓鬼；不白不黑無報，所謂無漏。善男子！若人不解如是業緣，無量世中流轉生死。何以故？不解如是業因緣者，雖生非想非非想處，壽八萬劫，福盡還墮三惡道故。善男子！一切

摸畫，無勝於意；意畫煩惱，煩惱畫業，業則畫身；貪因緣故，色聲妙好，威儀庠序；瞋因緣故，色聲粗惡，威儀卒暴；如瞋，癡亦如是。無量世界，一百三十六地獄處，無量畜生，無量餓鬼，皆因業作；人天亦爾。無量眾生獲得解脫，亦因於業。」

「善男子！是十善道，有三事：一者能遮煩惱、二者能作善心、三者能增長戒。如除毒藥凡有三事：一者阿伽陀藥、二者神咒、三者真寶。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具足正念，分別善惡，當知是人決定能修十善業道。若多放逸，無有慚愧及以信心，當知是人決定能作十不善業道。是十業道復有三事：一者方便、二者根本、三者成已。若復有人能勤禮拜供養父母師長和上有德之人，先意問訊，言則柔軟，是名方便；若作已竟，能修念心，歡喜不悔，是名成已；作時專著，是名根本。善男子！是十業道，復有三種：謂上、中、下。或方便上、根本中、成已下，或方便中、根本上、成已下，或方便下、根本上、成已中。是十業道，三法圍遶：所謂無貪恚癡、有貪瞋癡。是十業道有共戒行、不共戒行。捨戒有六：一者斷善根時、二者得二根時、三者捨壽命時、四者受惡戒時、五者捨戒時、六者捨欲界身時。或復說言：『佛法滅時便失戒者。』

是義不然，何以故？受已不失，未受不得。斷身口意惡，故名戒戒；根本四禪、四未到禪，是名定戒；根本四禪、初禪未到，名無漏戒；捨身後世更不作惡，名無作戒；守攝諸根，修正念心，見聞覺知色聲香味觸法，不生放逸，名攝根戒。何因緣故得名爲戒？戒者名制，能制一切不善之法，故得名制。又復戒者名曰清涼；雖有惡法，性不能容，故名迫迮。又復戒者名曰清涼；遮煩惱熱，不令得入，是故名涼。又復戒者名上；能上天上，至無上道，是故名上。又復戒者名學；學調伏心智慧諸根，是故名學。善男子！或時有人具足一戒，所謂波羅提木叉戒；或具二戒，加定共戒；或具三戒，加無漏戒；或具四戒，加攝根戒；或具五戒，加無作戒。善男子！波羅提木叉戒，現在得；定共戒者三世中得。善男子！若復有人欲受戒時，至心能觀生死罪過、解脫功德，信心歡喜，是人兼得作、無作戒。如是戒者，隨命長短，命長長得，命短短得。是無作戒，三因緣捨：一者小莊嚴故、二者心放捨故、三者作不堅故。不捨因緣復有三事：一者有本願故、二者作業堅故、三者至心不放逸故。」

「善男子！除十善業及十惡業、善戒惡戒已，更有業戒所不攝者，謂善惡法。如是善惡、有作無作，有人具足作及無作；若現在作善，未捨之頃，

具作無作。第二念中，成就過去作無作，作已過去，唯有無作，無有作也。若人得戒，雖作不善，是人現世成就二法：惡法有作，善法無作。是作無作二因緣捨：一者所施物盡，二者心捨善作；二世成就，過去現在無作。三世定戒二因緣捨：一者退時、二者斷善根時；復有三時：一者捨身時、二者退時、三者生上時。無漏戒有三時捨：一者退時、二者轉鈍作利時、三者得上果時。心善業一時失，謂上生退時。身口意善，斷善根時一時俱失。善男子！若得具足戒、定戒、無漏戒、攝根戒，是人了解十業道。善男子！因十業道，眾生壽命有增有減，減者壽命十年，增者至無量年。北鬱單曰定壽千年，此壽百年，東西二方二百五十；此壽無量，彼亦無量。四天王壽人數九百萬歲，命亦不定。如三天下，三十三天壽千八百萬歲，命亦不定。焰摩天上壽三千六百萬歲，命亦不定。兜率天壽七千二百萬歲，除後身菩薩、餘一切命皆亦不定。化樂天壽萬四千四百萬歲，命亦不定。他化自在天壽二萬八千八百萬歲，命亦不定。他化自在天上一年，即熱地獄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彼地獄壽命二萬八千八百萬歲，命亦不定。化樂天上一年，即是大聲地獄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彼獄壽命萬四千四百萬

歲，命亦不定。兜率天一年，即是小聲地獄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彼地獄壽命七千二百萬歲，命亦不定。焰摩天一年，即眾合地獄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彼地獄壽命三千六百萬歲，命亦不定。三十三天一年，即是黑繩地獄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彼地獄壽命一千八百萬歲，命亦不定。四天王天一年，即是活地獄中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彼地獄壽命九百萬歲，命亦不定。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大熱地獄壽命半劫，唯此二處壽命決定。人中五百年是餓鬼中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彼鬼壽命萬五千歲，命亦不定。畜生道中，除難陀婆難陀，其餘一切，命亦不定。阿鼻地獄一年，即是非想非非想處一日一夜，如是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彼天壽命八萬大劫，無所有處六萬劫，識處四萬劫，空處二萬劫，若有發起輕微煩惱，愛著空定，當知是人生四無色。」

「從十年增至八萬歲。從八萬歲減還至十年，如是增減，滿十八反，名爲中劫。穀貴三災，疾病三災，刀兵一災，名一小劫。水火二災各五段過，有一風災；五風災過名一大劫。閻浮提中，刀兵起時，東西二方，人暫生瞋；此病起時，彼小頭痛，

力少微弱。此穀貴時，彼則念食。如是惡事，鬱單曰無；因不殺故，壽命增長；偷因緣故，壽命減少。有二種劫：一者水劫、二者火劫。火劫起時，地獄眾生若報盡者，悉得出離；若未盡者，移至他方大地獄中。若此世間八大地獄空無眾生，是名眾生脫於地獄。四大海中所有眾生，業若盡者，悉皆得脫；若未盡者，悉轉生於他方海中。若是海中無一眾生，是名得脫。閻浮提地直下過於五百由延，有閻羅王城，周遍縱廣七萬五千由延，如是城中餓鬼眾生，業已盡者悉得出離；業未盡者轉生他方閻羅王所。若是城中乃至無有一眾生者，是名得脫。」

「爾時有人內因緣故獲得初禪，得已即起大聲唱言：『初禪寂靜，初禪寂靜。』諸人聞已即各思惟，一切皆共獲得初禪，即捨人身，生初禪地。時初禪中復有一人，內因緣故修得二禪，得已即起大聲唱言：『二禪寂靜，二禪寂靜。』眾生聞已各自思惟，復獲二禪；捨初禪身，生二禪處。當爾之時，從阿鼻獄上至初禪，乃至無有一眾生在。善男子！四天下外有由乾陀山，中有七日；眾生福德因緣力故，唯一日現，賴之熟成百穀草木；火劫起時七日都現，燒燃一切百穀草木、山河大地、須彌山王，乃至初禪二禪眾生，見是火災，心生怖畏。彼中復有先生諸天語後來天：『汝等莫怖，我往曾見

如是火災。齊彼而止，不來至此。』如諸眾生增十年壽至八萬歲，減八萬壽還至十年，經爾所時，如是火災熱猶未息，是時便從中間禪處降注大雨，復經壽命一增一減。眾生業行因緣力故，為持此水，其下復出七重風雲。是時雨止，水上生膜猶如乳肥。四天下中，須彌山王漸漸生現，水中自然具有一切種種種子。是時二禪復有一人，短命福盡，業力故墮生世間，壽無量歲，光明自照。獨處經久，心生愁惱，而自念言：『我既獨處，若我有福，願更有人來生此間，與我為伴。』發是念已，是時二禪有諸眾生薄福命盡，業因緣故便來生此，是人見已心生歡喜，即自念言：『如是人者，我所化生，即是我作；我於彼人有自在力。』彼人亦念：『我從彼生，彼化作我，彼於我身有自在力。』以是因緣，一切眾生我見想。善男子！陰界入等眾生世界、國土世界，皆是十業因緣而有。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能觀如是十業道者，是不為難；在家觀者，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羼提波羅蜜品第二十五

善生言：「世尊！佛先已說檀波羅蜜、尸波羅

蜜，菩薩云何而得修集忍波羅蜜？」佛言：「善男子！忍有二種：一者世忍、二者出世忍。能忍飢渴寒熱苦樂，是名世忍。能忍信戒施聞智慧，正見無謬，忍佛法僧、罵詈搥打惡口惡事，貪瞋癡等悉能忍之；能忍難忍，難施難作，名出世忍。善男子！菩薩若值他人打罵輕賤，毀訾惡口罵詈，是時內心無加報想，菩薩雖作如是忍事，不為現在，但為後利。有善報之，惡則不反。善男子！有是忍辱非波羅蜜，有波羅蜜非是忍辱，有是忍辱是波羅蜜，有非忍辱非波羅蜜。是忍辱非波羅蜜者，所謂世忍；聲聞緣覺所行忍辱，是波羅蜜非忍辱者，所謂禪波羅蜜；亦是忍辱亦波羅蜜者，所謂若被割截頭目手足，乃至不生一念瞋心。檀波羅蜜、尸波羅蜜、般若波羅蜜非忍辱非波羅蜜者：所謂聲聞緣覺持戒布施。」

「善男子！若欲修忍，是人應當先破憍慢瞋心癡心，不觀我及我所相、種性常相。若人能作如是等觀，當知是人能修忍辱，如是修已心得歡喜。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念：『是罵詈字不一時生，初字出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何瞋？我今此身五陰和合，四陰不現則不可罵。色陰十分和合而有，如是和合念念不停，若不停住，誰當受罵？然

彼罵者，即是風氣。風亦二種：有內有外，我於外風都不生瞋，云何於內而生瞋也？世間罵者，亦有二種：一者實、二者虛。若說實者，實何所瞋？若說虛者，虛自得罵，無豫我事，我何緣瞋？若我瞋者，我自作惡，何以故？因瞋恚故生三惡道。若我於彼三惡道中受苦惱者，則為自作自受苦報。」是故說言：一切善惡皆因我身。」

「善男子！生忍因緣有五事：一者惡來不報、二者觀無常想、三者修於慈悲、四者心不放逸、五者斷除瞋恚。善男子！若人能成如是五事，當知是人能修忍辱。若人軟言淨身口業，和顏悅色先意問訊，能觀一切苦樂因緣，當知是人能修忍辱。若能修空三昧，觀諸眾生悉是無常受苦等想；彼罵辱時，能觀罵者如狂如癡、稚小無智；當知是人能修忍辱。智人當觀：勝我者罵，我不應瞋，何以故？我若瞋者，或奪我命；若不如者瞋，亦不應報，何以故？非疇匹故，我若報者辱我身口。譬如有人授毒與他，人無責者，如其自服，人則嗤笑；我亦如是，若瞋彼者，當於未來受大苦惱，一切聖人悉當責我；以是因緣，我身若被截斫分離，不應生瞋。應當深觀往業因緣，當修慈悲憐愍一切，如是小事不能忍者，我當云何能調眾生？忍辱即是菩提正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忍果，我若不種如是

種子，云何獲得如是正果？」

「善男子！若有智人樂修忍辱，是人常得顏色和悅，好樂喜戲，人見歡喜，覩之無厭；於受化者，心不貪著。智人見怨，以惡來加，當發善願：願彼怨者未來之世，爲我父母兄弟親戚，莫於我所、生憎怨想。復當觀察：若人形殘、顏色醜惡、諸根不具，乏於財物，當知皆從瞋因緣得，我今云何不修忍辱？以是因緣，智者應當深修忍德。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忍辱時，常樂觀察生死罪過，樂修法行，勤於精進讀書寫如來正典，供養師長有德之人，能瞻病苦，修於慈悲，憐愍一切，見苦惱者能令遠離。常樂出家，乃至盡壽持戒精進，攝持六根，不令得起煩惱因緣。寧捨身命，終不毀戒，若他有事樂爲營理，常有慚愧樂讚忍德，爲調眾生堪忍眾苦，於怨尙能忍於惡事，況復親所？能忍二瞋：一眾生瞋、二非眾生瞋，捨已樂具、令眾得樂，不念多惡、不忘少善。遠離兩舌，前後默然不說彼短；說煩惱過，令眾得離。他所不喜不爲說之，淨身口意、了諸罪業。若客煩惱因緣作罪，作已慚愧，心生悔恨。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修淨忍辱，是不爲難；在家修忍，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遶故。」

### 毘梨耶波羅蜜品第二十六

善生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能修六波羅蜜，誰爲正因？」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已生惡法爲欲壞之，未生惡法爲遮不起，未生善法爲令速生，已生善法爲令增廣，勤修精進，是名精進。如是精進，即是修行六波羅蜜之正因也。是勤精進，能脫一切諸煩惱界。善男子！若能受於三惡道苦，當知是人真實能修毘梨耶波羅蜜，平等修集，不急不緩。」

「精進二種：一正、二邪。菩薩遠離邪精進已，修正精進；修信施戒聞慧慈悲，名正精進。至心常作，三時無悔，於善法所不生知足，所學世法及出世法，一切皆名正精進也。菩薩雖復不惜身命，然爲護法，應當愛惜。身四威儀，常修如法；修善法時心無懈怠，失身命時不捨如法，若能到於六事彼岸，悉是精進之因緣也。若自讀誦書寫思惟十二部經，名自爲法勤行精進；若能以是轉化眾生令調伏者，名爲他法勤行精進。若爲菩提，修菩提道，布施持戒，多聞智慧，修學世法，供養父母師長有德之人，修舍摩他毘婆舍那，讀誦書寫十二部經，復能遠離貪恚癡等，名爲菩提勤行精進；如是悉名爲正精進，是名六波羅蜜之正因也。善男子！懈怠之人不能一時一切布施，不能持戒、勤行精

進、攝心念定、忍於惡事、分別善惡，是故我言：六波羅蜜因於精進。」

「善男子！有勤精進非波羅蜜，有波羅蜜非勤精進，有亦精進亦波羅蜜，有非精進非波羅蜜。精進非波羅蜜者：如邪精進、善事精進、聲聞緣覺所有精進。有波羅蜜非精進者：所謂般若波羅蜜。有亦精進亦波羅蜜者：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等五波羅蜜。有非精進非波羅蜜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布施、持戒、忍辱、禪定、智慧及餘善法。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修勤精進，是不為難；在家修進，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 禪波羅蜜品第二十七

善生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禪波羅蜜，云何禪定？」「善男子！禪定即戒、慈、悲、喜、捨，遠離諸結修集善法，是名禪定。善男子！若離禪定尚不能得一切世事，況出世事？是故應當至心修集。菩薩欲得禪波羅蜜，先當親近真善知識，修集三昧方便之道——所謂戒戒、攝諸根戒、斷於邪命，如法而住，隨順師教。於善法所不生知足，修行善時心無休息，常樂寂靜遠離五蓋。心樂思惟觀

生死過，常修善法至心不廢，具足正念，斷諸放逸。省於言語亦損眠食，心淨身淨，不親惡友不與惡交，不樂世事；知時知法，了知自身。觀心數法：若有喜相、愁相、瞋相、軟相、堅相，知已能除，猶如金師善知冷熱，不令失所。樂甘露味，雖處世法身心不動，猶如須彌不為四風之所傾動。正念堅固，亦見知覺有為多過。若人樂修如是三昧，不休不息，當知是人能具足得；譬如攢火，以不息故，火則易得。」

「善男子！若離三昧，欲得世法、出世菩提，無有是處！善男子！一切三昧即是一切善法根本，以是因緣應當攝心。如人執鏡，則見一切善惡之事，是故三昧名菩提道之莊嚴也。受身心樂名為三昧，不增不減名等三昧。從初骨觀，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名三昧。是三昧有四緣：一者從欲、二者從精進、三者從心、四者從慧，是四緣故得無量福，增一切善。復有三種：一者從聞、二者從思、三者從修，從是三法漸漸而生。復有三時：所謂生時、住時、增時。善男子！欲界之中有三昧子，是子因緣得三菩提。是三昧者有退住增，若在四禪，性則堅固。從初乃至非想非非想處，上地勝下，次第如是。根本禪中則有喜樂，非中間禪；六通亦爾在於根本，不在餘處。是三昧名菩提莊嚴；



因是三昧，能得學道及無學道、四無量心、三解脫門、自利利他無量神足、知他心智，能調眾生，無量智慧，五根三昧轉鈍為利，斷於一切生老病死；能得成就一切種智，見諸法性如羅毅視。」

「善男子！智者應當作如是觀：一切煩惱是我大怨。何以故？因是煩惱能破自他，以是因緣，我當修集慈悲之心，為欲利益諸眾生故，為得無量純善法故。若有說言離於慈悲得善法者，無有是處。如是慈悲能斷不善，能令眾生離苦受樂，能壞欲界。是慈若能緣於欲界，名欲界慈。善男子！眾生若能修集慈心，是人當得無量功德。修慈心時，若能先於怨中施安，是名修慈。善男子！一切眾生凡有三聚：一者怨、二者親、三者中，如是三聚名為慈緣。修慈之人先從親起，欲令受樂；此觀既成，次及怨家。善男子！起慈心時有因戒起，有因施起。若能觀怨作子想者，是名得慈。善男子！慈唯能緣，不能救苦；悲則不爾，亦緣亦救。善男子！若能觀怨一毫之善，不見其惡，當知是人名為習慈；若彼怨家設遇病苦，能往問訊，瞻療所患，給其所須，當知是人能善修慈。善男子！若能修忍，當知即是修慈因緣，如是慈心即是一切安樂因緣。若能修慈，當知是人能破一切僞慢因緣，能行施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如法修行。若人修定，當知是

人修梵福德；得梵身故，名梵福德。若人能觀生死過罪、涅槃功德，是人足下所履糞土，應當頂戴。是人難忍能忍，難施能施，難作能作，是人能修四禪、四空、及八解脫。復作是念：一切眾生身口意惡，未來若受苦惱報者，悉令我受；若我所有善果報者，悉令眾生同我受之。如是慈悲，緣廣故廣，緣少故少。慈悲三種：謂下中上。復有三種：一者緣親、二者緣怨、三者緣中。復有三種：一者緣貪、二者緣眾生、三者緣非眾生。如是緣者悉名三昧，悲喜捨心亦復如是。」

「善男子！有禪非波羅蜜，有波羅蜜非禪，有亦是禪亦波羅蜜，有非禪非波羅蜜。是禪非波羅蜜者：謂世俗禪、聲聞緣覺所有禪定。是波羅蜜非禪定者：所謂施戒忍辱精進。亦是禪亦波羅蜜者：謂金剛三昧。非禪非波羅蜜者：謂一切眾生聲聞緣覺從聞思惟所生善法。善男子！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修於淨禪，是不為難；在家修淨，是乃為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遶故。」

### 般若波羅蜜品第二十八

善生言：「世尊！菩薩云何修淨般若波羅蜜？」

「善男子！若有菩薩持戒精進多聞正命，修於忍辱憐愍眾生，心多慚愧遠離嫉妒，真實了知諸善方便，爲眾受苦不生悔退，樂行惠施能調眾生，善知所犯輕重之相，勤勸眾生施作福業，知字知義心無傲慢、親近善友，能自利益及利益他，恭敬三寶、諸師、和上、長老、有德；於身菩提不生輕想，能觀菩提深妙功德；知善惡相，知世出世一切聲論，知因知果，知初方便及以根本，當知是人能得智慧。如是智慧有三種：一從聞生，二從思生，三從修生。從字得義，名從聞生；思惟得義，名從思生；從修得義，名從修生。能讀如來十二部經，能除疑網；能讀一切世論世事，能善分別邪正之道，是名智慧。能善分別十二部經：陰、入、界等，因果字義，毘婆舍那、舍摩他相上中下相，善、惡、無記、及四顛倒，見道、修道，能善分別如是等事是名智慧。善男子！有智之人求於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處，常親近佛及佛弟子。世無佛法，樂在外道出家修學，雖處邪道，樂求正要，常修慈悲喜捨之心及五通道。得五通已，觀不淨想及無常想。能說有爲多諸過罪。爲正語故，教諸眾生令學聲論。能令眾生離身心病，樂以世事教於他人。所作事業無能勝者：所謂呪方種種醫藥。能善求財，得已能護；用以道理，如法惠施。雖知一

切，不生傲慢。得大功德，不生知足。能教眾生信施持戒多聞智慧，知善不善無記方便，善知學行因緣次第，知菩提道及道莊嚴，知諸眾生上中下根；知外聲論，心不存著。知眾生時，隨宜調伏。知眾生世及國土世，知從具足六波羅蜜。」

「善男子！有是智慧非波羅蜜，有波羅蜜非是智慧，有是智慧是波羅蜜，有非智慧非波羅蜜。是智慧非波羅蜜者：所謂一切世間智慧。聲聞緣覺所行智慧，是波羅蜜非智慧者，無有是義。是智慧是波羅蜜者：所謂一切六波羅蜜。非智慧非波羅蜜者，所謂一切聲聞緣覺施戒精進。善男子！若人有能勤修如是六波羅蜜，是人名爲供養六方，能增財命。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薩修淨智慧，是不爲難；在家修淨，是乃爲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遶故。」說是法時，善生長者子等千優婆塞，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既發心已，即從坐起禮佛而退，辭還所止。

#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上

姚秦涼州沙門 竺佛念譯

## 集眾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重遊於泐沙王國道場樹下成正覺處，復坐如故。昔始得佛，光影甚明，今復放四十二光，光光皆有百萬阿僧祇功德光爲瓔珞、嚴好佛身，彌滿法界、湛若虛空，凝神照寂、樂常住性，窮化體神、大用無方，法王法主，於一切眾生而作父母。自然百千寶蓮華師子之座，古昔諸佛所坐皆爾；道德威儀、相好如一，身意清淨、福行普具，光明所徹金剛寶藏，出化無極照人刹土，去來現在無復障礙，化及一切；度法與人，三世悉等；圓明獨達，一切佛等。

爾時大會菩薩盡一生補處，神通妙達周遍十方，法身無極導利眾生。開佛法藏，示現佛性妙果，寂滅無爲要教，都入人根、以宿命智訓化，以漸心入無際，解內外要，始終無極，等諸佛土無所分別。以大悲口，讚揚佛名，不可勝極。六道之事靡不貫達，所化之處，至皆歎言：「佛念吾等建立大志，乃悉現我諸佛世界所有好惡殊勝之土。佛所遊居，闡隆導化，光明神足，教誨我等，開示我意。佛本業瓔珞：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無垢

地、妙覺地，爲我說要，斷我瑕疵及諸疑妄。悉爲我現佛土、佛身、佛神、佛力、佛定、無量變化、四等無畏、無罪三業、三六不共一切功德無上道法，眾事敷教，流入十方一切國土：東去無極有香林刹，佛名入精進，菩薩字敬首；南去無極有樂林刹，佛名不捨樂，菩薩字覺首；西去無極有花林刹，佛名習精進，菩薩字寶首；北去無極有道林刹，佛名行精進，菩薩字慧首；東北無極有青蓮刹，佛名悲精進，菩薩字德首；東南無極有金林刹，佛名盡精進，菩薩字日首；西南無極有寶林刹，佛名上精進，菩薩字名首；西北無極有金剛刹，佛名一乘度，菩薩字法首；下方無極有水精刹，佛名大精進，菩薩字智首；上方無極有欲林刹，佛名至精進，菩薩字賢首，如是一切法光流入，靡不周遍。」

爾時牟尼佛歎十方諸菩薩等，皆彼國第一。各與無數上人，俱來入此大會，頂禮佛足，坐千寶蓮華座。時彼土眾中第一菩薩，名曰敬首，以佛聖力，歎言：「快集此會，觀其所止佛國清淨。至於法服、如來德式、修行妙善四十二賢聖之因，演說經法，得佛變通，隨刹清濁度人無極，分流道化靡不周匝。於是他方佛國亦說瓔珞本業，無二無別；所開道法，與今釋迦所說無異。」是時敬首菩薩入

十方刹諸佛神力大師子吼，發問一切佛：一切菩薩無量大寶藏海金剛瓔珞法門。

爾時釋迦牟尼佛初至樹下，觀視十方法界眾生根緣現故，放大光明悉照佛界，上至四空一時來下，入法會中：十八天、六天、四天，皆悉集會。無量國土，其一國者一須彌山，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東弗于逮、南閻浮提、西句耶尼、北鬱單越，大海鐵垠圍繞國界，上有二十八天；如此者為一小國，周匝十方，合有百億國土；是時佛光悉現其中，及四天王、忉利天、焰天、兜術天、不僑樂天、化應聲天、梵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水行天、水微天、水無量天、水音天、約淨天、無相天、遍淨天、淨光明天、守妙天、微妙天、極妙天、福果天、果勝天、大靜天、空住天、識住天、無所有住天、非想非無想住天；如是諸天皆有大海水，蓮華中生，故名水天；四非色眾生，皆以化生；下至五輪際，是為一佛刹，名為大忍法界。釋迦文佛分身百億，悉遍其中，為彼國說賢聖本業瓔珞之行。時諸大眾天人，視彼小國佛及菩薩，若近相見，皆來集此金剛寂滅道場樹會。

## 賢聖名字品第二

爾時他方敬首菩薩以佛神力故，復以大眾一皆

是龍王、師子王、二十八天王眾一皆大根大行，受佛神通力故，發小問問佛：「大師！本何修行，成佛聖道？身口意淨，金剛不壞，一切眾生不得其過。內性明照常住不滅，過一切菩薩之上。出生端正，色相無比圓極自然，無為清淨二種常身，度人無量現六道中，常為釋梵所敬。除闇昧，如燭火；明天地，如日月；度天人，如船師；豎過三界，為妙覺尊。欲成斯道，當如何行？一切賢聖，名字何等？」

爾時釋迦牟尼佛以金剛口告敬首菩薩言：「佛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法修行。我先天上人中，廣開一切菩薩無量行願，是法亦是十方三世諸佛快說，決定了義瓔珞，佛所行道。今當為此大眾一十四那由他一切人根一開瓔珞本業。汝心可念志願高遠，極大悲化，慈及十方一切眾生。」佛言：「佛子！欲成斯道，當先正三業，習三寶教，信向因果。然即所問，悉可得入一切佛教。為菩薩者，得佛不久；必諦受學四十二賢聖名門，決定了義，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皆共同說，一而無二。」

「佛子！所謂：留伽度（發心住）、留諦迦度（治地住）、留羅伽（修行住）、留摩阿（生貴住）、安婆沙（方便具足住）、毘跋致（正心住）、阿毘跋致（不退住）、必叉伽（童真住）、必阿羅（法王子住）、

流止迦（灌頂住）、度伽阿（歡喜行）、度安爾（饒益行）、度只羅（無瞋恨行）、度和差（無盡行）、度利他（離癡亂行）、度生婆諦（善現行）、度沙必（無著行）、度阿訶（尊重行）、度佛何（善法行）、度又一婆（真實行）、羅諦流沙（救護一切眾生迴向）、羅曇沙（不壞迴向）、必白伽（等一切佛迴向）、法必他（至一切處迴向）、佛度陀（無盡功德藏迴向）、羅叉必（隨順平等善根迴向）、師羅叉伽（隨順等觀一切眾生迴向）、波訶諦（如相迴向）、波羅提弗陀（無縛解脫迴向）、達摩邊伽（法界無量迴向）、鳩摩羅伽（逆流歡喜地）、須阿伽一波（道琉璃離垢地）、須那迦（流照明地）、須陀洹（觀明炎地）、斯陀含（度障難勝地）、阿那含（薄流現前地）、阿羅漢（過三有遠行地）、阿尼羅漢（變化生不動地）、阿那訶（慧光妙善地）、阿訶羅弗（明行足法雲地）、摩訶一和沙（無相無垢地）、娑伽婆伽婆佛陀（妙覺者無上地）。」

「佛子！是故名門攝一切功德行。佛及菩薩無不入此名門。一切神通、一切因果、一切境界亦入此名門。佛子！是名門，十方諸佛所說道同，不增不減，決定師子吼說。當以誓自誓，受持讀誦、解釋義味，願一切眾生，同入我法，同我等佛；應如是修學。」

佛告敬首菩薩：「佛子！吾今略說名門中一賢

名門，所謂初發心住。未上住前，有十順名字菩薩，常行十心，所謂：信心、念心、精進心、慧心、定心、不退心、迴向心、護心、戒心、願心。佛子！修行是心，若經一劫、二劫、三劫，乃得入初住位中。住是位中，增修百法明門；所謂十信心，心心有十故，修行百法明門；常發無量有行無行大願，得入習種性中，廣行一切願。」

發住賢人，發廣大願：今生至佛，一切願入。在我願中，無不成就：自致得佛，以願為本。我今行施，當願眾生：捨貪欲意，入空道位。法戒常行，當願眾生：攝行不破，得正解脫。六忍常奉，當願眾生：得無諍心，寂法忍住。大精進力，當願眾生：常行不住，入自覺果。住禪定心，當願眾生：具足神通，無為自安。修正法智，當願眾生：入慧海流，紹菩薩位。行無相願，當願眾生：一切願滿，流入佛海。大慧方便，當願眾生：法河無礙，到二諦際。大力神通，當願眾生：變化在我，得無所畏。邊際智滿，當願眾生：金剛智成，登道場果。入無垢地，當願眾生：坐佛道樹，教化一切。我今已覺，當願眾生：解相續假，滅計斷心。覺照法化，當願眾生：悟法緣成，滅計常心。我得滿體，當願眾生：悟相待法，滅計我心。

無緣大悲，當願眾生：解假因生，滅見盜心。  
第一滅度，當願眾生：悟實法緣，滅戒盜心。  
得十力果，當願眾生：悟二諦照，滅邪見心。  
以金剛力，當願眾生：悟十二緣，滅疑見心。  
獨照無方，當願眾生：識法無常，滅貪慳心。  
五眼三達，當願眾生：修三明覺，滅癡闇心。  
無礙和合，當願眾生：紹三寶解，滅瞋諍心。  
得大明慧，當願眾生：入一切空，滅無明藏。  
三十二相，當願眾生：相相嚴好，滅依報果。  
得應身用，當願眾生：乘大法船，入佛法海。  
我因果願，悉已具足，一切行願，攝在其中。  
二十四願，攝無量行，信願始門，終大慧本。  
今於諸佛，前受大願；願今已滿，修進餘行。  
其中功德，行百千劫，我願乃捨，入無量界。  
一切菩薩，若入是願，無不得入，薩婆若海。  
「佛子！住是位中發大願已，過外一切凡夫行  
十信者。今復修行無量功德，所謂十波羅蜜、三空  
一無相、無作、有無空；空觀成就，即除我、人、  
主者、眾生，漸捨諸見。常樂我淨三界繫縛無明漸  
破。伏斷一切業習故，厚集一切善法。八萬四千般  
若波羅蜜一切諸法門，攝我心中，念念不去心。」  
「佛子！有十不可悔戒，應受應持：一、不殺  
人，乃至二十八天、諸佛菩薩。二、不盜，乃至草

葉。三、不姪，乃至非人。四、不妄語，乃至非  
人。五、不說出家、在家菩薩罪過。六、不沽酒。  
七、不自讚毀他。八、不慳。九、不瞋，乃至非  
人。十、不謗三寶。若破十戒，不可悔過，入波羅  
夷；十劫中，一日受罪八萬四千；滅八萬四千生，  
故不可破；是故佛子失發心住乃至二住，三位、十  
地，一切皆失。是故此戒是一切佛、一切菩薩行之  
根本。若一切佛、一切菩薩，不由此十戒法門得賢  
聖果者，無有是處。是初住相，習種性中第一人。  
如是下九人，法行漸漸增廣，乃至十住、十行、十  
向、十地、無垢地，亦漸增廣不可思議行。佛子！  
吾今略說，如海一滯。」

### 賢聖學觀品第三

爾時敬首菩薩白佛言：「云何菩薩學觀名字義  
相？及心所行法，復當云何？」佛言：「佛子！汝  
之所問，同十方佛土中一切佛皆坐道場時，能問者  
皆名敬首，所問無異。諦聽諦聽！思念正觀，如法  
修行。佛子！一切諸佛皆說六明焰、三三昧門；我  
亦如是說。六種性者：是一切菩薩功德瓔珞，嚴持  
菩薩二種法身。菩薩所著：百萬阿僧祇功德行為瓔  
珞；若一切菩薩不入瓔珞功德門、得入正位者，無  
有是處。」

「佛子！性者，所謂習種性、性種性、道種性、聖種性、等覺性、妙覺性。復名六堅，亦名堅信，亦名堅法，亦名堅修，亦名堅德，亦名堅頂，亦名堅覺。復名六忍：信忍、法忍、修忍、正忍、無垢忍、一切智忍。復名六慧：聞慧、思慧、修慧、無相慧、照寂慧、寂照慧。復名六定：習相定、性定、道慧定、道種慧定、大慧定、正觀定。復名六觀：住觀、行觀、向觀、地觀、無相觀、一切種智觀。佛子！一切菩薩及佛，無不入此六種明觀、決定了義實相法門。」

「佛子！汝先言名字者，所謂銅寶瓔珞菩薩字者，所謂習種性。中有十人：其名發心住菩薩、治地菩薩、修行菩薩、生貴菩薩、方便具足菩薩、正心菩薩、不退菩薩、童真菩薩、法王子菩薩、灌頂菩薩。」

「佛子！銀寶瓔珞菩薩字者，性種性中有十人：其名歡喜菩薩、饒益菩薩、無瞋恨菩薩、無盡菩薩、離癡亂菩薩、善現菩薩、無著菩薩、尊重菩薩、善法菩薩、真實菩薩。」

「佛子！金寶瓔珞菩薩字者，道種性中有十人：其名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菩薩、不壞菩薩、等一切佛菩薩、至一切處菩薩、無盡功德藏菩薩、平等善根菩薩、順觀眾生菩薩、如相菩薩、無縛解

脫菩薩、法界無量菩薩。」

「佛子！琉璃寶瓔珞菩薩字者，聖種性中有十人：其名歡喜菩薩、離垢菩薩、明慧菩薩、焰光菩薩、難勝菩薩、現前菩薩、遠行菩薩、不動菩薩、慧光菩薩、法雲菩薩。」

「佛子！如是百萬阿僧祇功德瓔珞，嚴持菩薩二種法身，是四十人，名為學行，入法流水中以自灌注。」

「佛子！摩尼寶瓔珞菩薩字者，等覺性中一人，其名金剛慧幢菩薩。住頂寂定，以大願力住壽百劫，修千三昧已，入金剛三昧，同一切法性，二諦一諦一合相。復住壽千劫，學佛威儀、象王視觀、師子遊步。復修佛無量不可思議神通化導之法，是故一切佛法皆現在前，入佛行處，坐佛道場，超度三魔。復住壽萬劫，化現成佛，入大寂定，等覺諸佛二諦界外非有非無、無心無色；因果二習，無有遺餘。現同古佛，但有應名；現諸色心，教化眾生。現同古昔諸佛常行中道大樂無為，而生滅為異，而實非佛；現佛神通，常住本境。」

「佛子！水精瓔珞內外明徹，妙覺常性湛然明淨，名一切智地。常處中道一切法上，超過四魔，非有非無一切相盡。頓解大覺，窮化體神，二身常住為化有緣。是故佛子！吾今略說賢聖名字，汝等

受持現行化人。」

「佛子！汝先言云何心所行法者，所謂十心：一、發心住，二、治地心住，三、修行心住，四、生貴心住，五、方便心住，六、正心住，七、不退心住，八、童真心住，九、法王子心住，十、灌頂心住。」

「復次，即十觀心所觀法者，一、厚集一切善根，所謂四弘誓：未度苦諦令度苦諦，未解集諦令解集諦，未安道諦令安道諦，未得涅槃令得涅槃。佛子！二、修習無量善行，所謂四念處觀：身受心法。若四皆空，四倒則無，不壞假名一切法故。皆如幻化者，五陰：色識受想行，六大識空；四大一切法，無自相，無他相，如虛空故。佛子！三、善習佛道法：所謂觀十一切入，四大四色空處識處，皆如實相故。佛子！四、一切佛前受法而行：所謂八勝處。內實五陰中，廣相略相二勝處；外假眾生法中，廣相略相二勝處；四大法，廣略四勝處。如是觀一切法，空無相故。佛子！五、修諸清白法：所謂八大人覺——少欲知足，寂靜精進，正念正定，正慧不諍論，順一切法故。佛子！六、為諸佛所護：所謂八解脫觀聞慧，得內假外假二相不可得故。一、解脫思慧：內五法、外一切法不可得故。二、解脫修慧：六觀具足，色界五陰空。三、解脫

四空五陰，及滅定觀，皆不可得故。五、解脫如相故。佛子！七、廣正法：所謂六和敬；三業同戒、同見、同行、同入，此法和，畢竟空故，住不退位故。佛子！八、信喜大法：所謂三空；一切因空故，無作；一切果空故，無相；因空果空復空故，空空；如是法如虛空故。佛子！九、心住四等法：所謂化眾生教四諦法；三界非樂為苦，無明習因受生無窮，三空道品、無為寂滅，四諦無二、一合相故。佛子！十、好求佛功德：所謂六念：佛、法、僧、戒、捨、天；得一切佛功德，念念入不幻三昧，常所習現前修故。佛子！吾先切利天說十觀，名初十住凡夫行，若一切菩薩，無不入此門，向薩婆若海。」

「佛子！十行心者：一、歡喜心行，二、饒益心行，三、無瞋恨心行，四、無盡心行，五、離癡亂心行，六、善現心行，七、無著心行，八、尊重心行，九、善法心行，十、真實心行。」

「復次，即十觀心所觀法者：一、為自得一切種智故，所謂四正法：善法未生，方便令生；善法已生，方便令增廣；惡法未生，方便令不生；惡法已生，方便令斷；菩薩爾時為求佛果故。佛子！二、為得自身有大力故，所謂四如意足：念守境，精進馳求，定檢攝，慧照境；得法無生，自在法



故。佛子！三、願無畏具足故，所謂五根：信、念、精進、定、慧，皆無相故。佛子！四、求具足三寶故，所謂五分法身：戒除形非，定無心亂，慧悟想虛，解脫無累，無累知見；一切眾生無縛，爲知見解脫故，諸法虛空無二故。佛子！五、爲化一切眾生故，所謂八正道：從師生慧名正知見；得法生思，名正思惟；策勵不倦，名正精進；出家受道，得三道分，名正語、正業、正命。入法性空，名正定、正慧；於無生無二，觀一合相故。佛子！六、得大慈悲故，所謂七觀：擇法、念法、精進法、護法、喜法、定法、慧法，是名觀門，入一相故。佛子！七、爲得四無礙故，所謂五善根：正觀、暖觀、頂觀、忍觀、三界空第一觀。能生十地無相大明慧故，聖人胎未變故，第一空平等故。佛子！八、入一切佛國中行故，所謂四化法：法辯、議辯、語辯、樂說辯；是四名慧性，照一切法無生，入第一義諦中行故。佛子！九、爲於一念中照一切法故，所謂三世十二因緣：過去二無明諸行；現在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未來生、滅；皆假合會成，性實不可得故。佛子！十、爲自在轉大法輪故，所謂菩薩三寶。菩薩爾時，於第一義中道智，爲覺寶；一切法無生，動與則用，爲法寶；常行六道，與六道眾生和合，故名僧寶。

轉一切眾生，流入佛海故。」

「佛子！吾於焰天，爲諸天說凡夫十行。今於此眾略說法要，汝等受持。一切佛亦同是說。」

「佛子！十迴向心者：一、救護一切眾生離相迴向心，二、不壞迴向心，三、等一切佛迴向心，四、至一切處迴向心，五、無盡功德藏迴向心，六、隨順平等善根迴向心，七、隨順等觀一切眾生迴向心，八、如相迴向心，九、無縛解脫迴向心，十、法界無量迴向心。」

「復次，十觀心所觀法者：一、二諦正直，所謂學習第一義諦；觀一切法相如，不可得故；以慈悲喜捨教授六天人，剃頭被三寶衣出家；菩薩共一切僧，佛法無二故，第一清淨故。佛子！二、深第一義智，所謂五神通，是慧性差別用故；天名神心，是以天身通；天眼見三世中一切法，見微細色等；天耳得聞十方聲等；天他心智，知一切人心故；天宿命智，知三世六道命分故；以無生智，見一切法故。佛子！三、淳至，所謂於無生慧中，四不壞淨：於佛、法、僧、戒中，信不壞故。佛子！四、量同佛力，所謂三相：諸法本無，假名生；已有還無，假名滅；不空有法，假名住；是故一切通達，空而不二，名世諦相空，空一諦相故。佛子！五、善計量眾生力，所謂五陰：色者異空；色集成

大色分，故色相空；剎那剎那成心，故心相空，受想行識無集無散，一相無相故。佛子！六、佛教化力，所謂十二入。外六境到內六根，爲識所入處，故名爲入。其慧觀者：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一切法、無自無他故。佛子！七、趣向無礙智，所謂十八界—六境、六根、六識—一合相，一切法亦一合相故。佛子！八、隨順自然智，所謂因果。善惡名因，苦樂名果；所由爲因，所起爲果。由起相待，通爲因果，故因果二空，無生無滅，皆一合相故。佛子！九、能受佛法僧故，所謂二諦空：因緣集故謂之有，非曰有是有；因緣散故謂之無，非曰有是無。故有無無，無般若解脫，無二相故。佛子！十、以自在慧，化一切眾生，所謂中道第一義諦般若：處中而觀，達一切法而無二；其觀慧，轉轉入聖地，故名相似第一義諦觀，而非真中道第一義諦觀。其正觀者，初地已上有三觀心，入一切地；三觀者：從假入空名二諦觀、從空入假名平等觀，是二觀方便道；因是二空觀，得入中道第一義諦觀。雙照二諦，心心寂滅，進入初地法流水中，名摩訶薩聖種性；無相法中，行於中道而無二故。」

「佛子！是三十心入一乘信。一乘因法，非近行可得。廣行大心，三阿僧祇劫行伏道忍，方始滿

足。佛子！若退若進者：十住以前，一切凡夫法中、發三菩提心，有恒河沙眾生學行佛法，信心中行者，是退分善根。諸善男子！若一劫、二劫乃至十劫，修行十信得入十住。是人爾時從初一住至第六住中，若修第六般若波羅蜜，正觀現在前，復值諸佛菩薩知識所護故，出到第七住，常住不退。自此七住以前名爲退分。佛子！若不退者：入第六般若，修行於空、無我、人、主者，畢竟無生，必入定位。佛子！若不值善知識者，若一劫、二劫，乃至十劫，退菩提心。如我初會眾中，有八萬人退。如淨目天子法才、王子舍利弗等，欲入第七住，其中值惡因緣故，退入凡夫不善惡中，不名習種性人；退入外道若一劫、若十劫，乃至千劫，作大邪見及五逆，無惡不造，是爲退相。佛子！吾先第四天中，廣開此凡夫十向法，今在此樹下略說法要，汝諸人等善自受行。」

「佛子！十地心者：一、四無量心，二、十善心，三、明光心，四、焰慧心，五、大勝心，六、現前心，七、無生心，八、不思議心，九、慧光心，十、受位心。」

「復次，十觀心所觀法者：一、歡喜地，住中道第一義諦慧，所謂二十歡喜心，十無盡願，現法身入十方佛土，作五神通，入如幻三昧，現作佛化

無量功德，不受三界凡夫時果。常入一乘位一心四諦集苦道滅；二種法身變易受生；三觀現前，常修其心入百法明門，所謂十信，一信十故。百法明門十三故，煩惱畢竟不受，心心寂滅法流水中，自然流入薩婆若海。佛子！二、金剛海藏法寶，所謂自行十善、教人行十善、讚歎行十善者。讚歎十善法，現千佛土，故教化一切眾生；無相達觀，皆成就故。佛子！三、入如幻三昧，所謂十二門禪，初覺、觀、喜、樂、樂、一心，五支爲因，第六默然心爲定體；喜、樂、猗、一心，四支爲因，第五默然心爲定體；樂、護、念、智、一心，五支爲因，第六默然心爲定體；不苦、不樂、護念、一心，四支爲因，因名方便，第五默然心爲定體。禪名支林，定名檢攝；經劫不散，故名爲定。四空定同有五支，體用相似，故方便道同。支者想、護、正、觀、一心，五支爲因，第六默然心爲定體。從定生四無量心，名四無量定。聖人現同凡夫法故，以自在力復過是法，入無量定；百千佛土，教化一切眾生故。佛子！四、遍行法寶藏，所謂身受心法、正進、如意足、根、力、八正、七覺，是菩薩大行，現億法身化一切眾生故。佛子！五、入法界智觀，所謂十六諦：有諦、無諦、中道第一義諦、苦諦、集諦、滅諦、道諦、相諦、差別諦、視成諦、說諦、事

諦、生起諦、盡無生諦、入道諦、如來智諦。五明論一切法，盡在一念心中一時行。現無量身，一切佛土受佛法化故。佛子！六、達有法緣故起智，所謂十二因緣、十種照：一、我見十二緣，二、心爲十二緣，三、無明十二緣，四、相緣由十二緣，五、助成十二緣，六、三業十二緣，七、三世十二緣，八、三苦十二緣，九、性空十二緣，十、縛生十二緣。逆順觀故，現無量身，入一切佛土化一切眾生故。佛子！七、盡果報無障無礙智，所謂以三空智、觀三界二習，色心果報滅無遺餘，一切行功德功用，造作以竟。一切變通所爲所作，不一不二，無不滿足修行開發。一切功德行功用開發，乃至上地一切功德行已修竟。開發功用，亦悉具足一切行根本已。十度爲本：施、戒、忍、進、定、慧、願、方便、通力、無相慧，十度行法功用已竟，無爲無作，法流水中心心寂滅，自然流入薩婆若海故。佛子！八、不思議無功用觀、所謂無相大慧方便大用。無有色習，無明亦盡。百萬劫事，無量佛土事，已一念心一時行。現如佛形、一切眾生形，一念心中一時行已，無功用故。佛子！九、入法際智、所謂四十辯才一切功德行皆成就。心習已滅，無明亦除；一切佛藏，一切變通藏，已一心中一時行。無量大千世界中作佛形、作眾生形，教化

無量眾生法故。佛子！十、無礙智觀，所謂無量法雲雨，澍及一切眾生，二習無明今已盡滅，受大職位。神變無量不可具說。現同如佛無相用故。」

「佛子！如是一切賢人同入此門，修行成覺。佛子！吾先第六天說十地、導化天人，今故略開，汝等受行。」

「佛子！第四十一地心者，名入法界心。復次心所行法者，所謂勇伏定，入法光三昧。入此定中修行十法：一、學佛不思議變通，二、集菩薩眷屬，三、重修先所行法門，四、順一切佛國，問訊一切佛，五、與無明父母別，六、入重玄門，七、現同如佛、現一切形相，八、二種法身具足，九、無有二習，十、登中道第一義諦山頂。是故無垢菩薩從發心住來、至此一地，經無量劫，修四心無量功德法門。復從喜地，修行二種法身無量功德，經百千劫，法藏始滿。入相盡三昧，成就一切智位，常行佛行故。佛子！吾先於第三禪中，集八禪眾，說一生補處菩薩入佛華三昧定百萬億偈，今以略說一偈之義，開眾生心；汝等受持。」

「佛子！第四十二地名寂滅心妙覺地，常住一相第一無極，湛若虛空，一切種智照達無生有諦始終，唯佛窮盡。眾生根本有始有終，佛亦照盡。乃至一切煩惱，一切眾生果報，佛一心念，稱量盡

原。一切佛國，一切佛因果，一切佛菩薩神變，亦一念一時知。住不可思議二諦之外，獨在無二。佛子！吾先在此樹下，說法界海時，有八萬無垢菩薩現身得佛故。今爲此大眾，略開佛果行處，汝應頂受。」

敬首菩薩白佛言：「世尊！從初地至後一地，有果報神變二種法身：一、法性身，二、應化法身；爲何色相？爲何心相？」佛言：「佛子！出世間果者，從初地至佛地，各有二種法身；於第一義諦法流水中，從實性生智故，實智爲法身。法名自體，集藏爲身；一切眾生善根，感此實智法身，故法身能應現無量法身——所謂一切界國土身、一切眾生身、一切佛身、一切菩薩身，皆悉能現不可思議身；國土亦然。佛子！土名一切賢聖所居之處，是故一切眾生賢聖，各自居果報之土。若凡夫眾生：住五陰中爲正報之土；山林大地共有，名依報之土。初地聖人亦有二土：一、實智土，前智住後智爲土；二、變化淨穢經劫數量應現之土。乃至無垢地，土亦如是。一切眾生，乃至無垢地，盡非淨土，住果報故。唯佛居中道第一法性之土。是故我昔於普光堂上，廣爲一切眾生說淨土之門。」

「佛子！初地一念無相法身智身，成就百萬阿僧祇功德法，雙照二諦，心心寂滅法流水中，不可

以凡夫心識思量二種法身。何況二地、三地、乃至妙覺地？但就應化道中，可以初地有百身千身萬身，乃至無量身，有縛有解。其法身處心心寂滅法流水中，上不見一切佛法、一切果報可求；下不見無明諸見可斷、眾生可化。但以世諦應化法中見佛可求、諸見可斷、眾生可化。佛子！亦可得言修三堅法、入聖人位，但法流水中，心心寂滅，自然流入妙覺大海。佛子！乃至三賢十地之名，亦無名無相，但以應化故，古佛道法有十地之名。佛子！汝應受持，一切佛法等無有異。」

「佛子！世間果報者，所謂十住銅寶瓔珞銅輪王，百福子為眷屬，生一佛土、受佛學行，教二天下。銀寶瓔珞銀輪王，五百福子為眷屬，生二佛國中、受佛教行，化三天下。金剛寶瓔珞金輪王，千福子為眷屬，入十方佛國中，化一切眾生，處四天下。歡喜地百寶瓔珞七寶相輪——四天王，萬子為眷屬；百法身，為百佛國中化十方天下。千寶瓔珞八寶相輪——切利王，二萬子為眷屬。萬寶瓔珞九寶相輪——焰天王，眷屬亦然，不可稱數。億寶瓔珞十寶相輪——兜率陀天王，眷屬亦然，不可稱數。天光寶瓔珞十一寶相輪——化樂天王，眷屬亦然。摩尼寶光瓔珞十二寶相輪——他化天王，眷屬亦然。千色龍寶光慧瓔珞十三寶相輪——梵天王，眷屬亦然。梵師子

寶光瓔珞大應寶相輪——光音天王，眷屬亦然。不可思議寶光瓔珞白雲光寶相輪——淨天王，眷屬亦然。百萬神通寶光瓔珞無畏珠寶相輪——淨居天王，眷屬亦然。千萬天色寶光瓔珞覺德寶光相輪——三界王，一切菩薩為眷屬。無量功德藏寶光瓔珞千福相輪——法界王，一生補處菩薩為眷屬。佛子！是上瓔珞相輪，一切佛及菩薩，動止俱遊，常隨其身；亦化一切眾生，故有如是果報之名數法。」

「佛子！三賢菩薩伏三界煩惱粗業道、粗相續果，亦不起粗——是見道喜忍，伏三道業道；離忍伏人中業道，明忍伏六天業道，焰忍伏諸見業道，勝忍伏疑見業道，現忍伏因業道，無生忍伏果業道，不動忍伏色因業道，光忍伏心因業道，寂滅忍伏心色二習業道，無垢忍伏習果道；習前已除，而果不敗亡。是故佛子！三賢名為伏斷喜忍，以上亦伏亦斷。一切煩惱覺忍現時，法界中一切無明頓斷無餘。」

「佛子！無明者，名不了一切法，迷法界而起三界業果；是故我言：『從無明藏起十三煩惱。』所謂：邪見、我見、常見、斷見、戒盜見、果盜見、疑見，七見；見一切處求故說見；從見復起六著心：貪、愛、瞋、癡、欲、慢，於法界中一切時起。」

「佛子！一切煩惱以十三爲本，無明與十三作本；是以就法界中別爲三界報。佛子！見著二業，迷法界中一切色，欲心所起報故，分爲欲界報。佛子！見著二業，迷法界中一切色心故，色心所起報，分爲色界報。佛子！見著二業，迷法界中一切定心故，定心所起報，分爲無色界報。是故於一法界中，有三界報一切有爲法，若凡、若聖、若見、若因果法，不出法界。唯佛一人在法界外，然後爲復來入法界藏中，爲無明眾生，示一切善惡道果報差別無量。」

「佛子！前三賢，伏三界無明，而用粗業，何以故？當受生時，善爲緣子，愛爲潤業，故受未來果；故名息用，而不斷愛用。又十一人，亦伏法界中三界業果故——初地乃至七地，三界業果俱伏盡無餘，八地乃斷盡故；從此以上，示現作佛，王宮受生，出家得道，轉法輪，滅度，亦現一切佛界；故無子愛三界之報，唯有無明習在；以大願力故變化生，是以我昔天中，說生不生義，業生變生。佛子！聖位中二種業：一、慧業，無相無生智，心心緣法性、而生無照，是名慧業。二、功德業，實智出有諦中有爲無漏，集百萬阿僧祇功德，故名爲功德業。從初聖以上而現受生，以變易故、畢故，不造新。以願力故，住壽百劫、千劫，變化生一切。」

##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姚秦涼州沙門 竺佛念譯

### 釋義品第四

佛告敬首菩薩：「汝先言義相云何者？所謂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無垢地、妙覺地義相，今當說。佛子！是金剛海藏瓔珞經中，釋賢聖相義，義出體。體者菩薩體，義名功德。如是二法，一切菩薩爲體爲義，故名體義。」

「佛子！發心住者：是人從始具縛凡夫，未識三寶聖人，未識好惡因之與果，一切不識不解不知。佛子！從不識始凡夫地，值佛菩薩，教法中起一念信，便發菩提心；是人爾時住前，名信想菩薩，亦名假名菩薩，亦名名字菩薩。其人略行十心：所謂信心、進心、念心、慧心、定心、戒心、迴向心、護法心、捨心、願心；復行十心：所謂十善法、五戒、八戒、十戒、六波羅蜜戒；是人復行十善，若一劫、二劫、三劫修十信，受六天果報。上善有三品：上品鐵輪王化一天下，中品粟散王，下品人中王，具足一切煩惱，集無量善業，亦退亦出——若值善知識學佛法，若一劫、二劫，方入住位；若不爾者，常沒不出。住退分善根，如上說。」

「佛子！發心住者，是上進分善根人。若一劫、二劫、一恒、二恒、三恒佛所，行十信心，信三寶常住；八萬四千般若波羅蜜一切行、一切法門，皆習受行。常起信心，不作邪見、十重、五逆、八倒；不生難處，常值佛法；廣多聞慧，多求方便；始入空界，住空性位，故名爲住。空理智心，習古佛法一切功德，不自造(達)心生一切功德故，不名爲地，但得名住。佛子！治地住者，常隨空心，淨八萬四千法門；清淨白故，名治地住。佛子！長養一切行故，名修行住。佛子！生在佛家，種性清淨故，名生貴住。佛子！多習無量善根故，名方便具足住。佛子！成就第六般若故，名正心住。佛子！入無生畢竟空界，心心常行空、無相、無願故，名不退住。佛子！從發心，不生倒，不起邪魔破菩提心故，名童真住。佛子！從佛王教中生解，當紹佛位故，名法王子住。佛子！從上九觀空，得無生心最上故，名灌頂住。」

「是故佛子！從灌頂心，進入五陰法性空位，亦行八萬四千般若波羅蜜，故名中十行佛子。就中始入法空，不爲外道邪論所倒，入正位故，名歡喜行。佛子！得常化一切眾生，皆法利眾生故，名饒益行。佛子！法實得法，忍心無我無我所故，名無瞋恨行。佛子！常住功德，現化眾生故名無盡行。」

佛子！命終之時，無明鬼不亂、不濁、不失正念故，名離癡亂行。佛子！生生常在佛國中生故，名善現行。佛子！於我無我乃至一切法空故，名無著行。佛子！三世佛法中，常敬順故，名尊重行。佛子！說法授人，動成物則，故名善法行。佛子！二諦非如、非相、非非相故，名真實行。」

「是故佛子！從真實心，入眾生空、無我空，二空平等無別。一觀相，一合相，學習百萬億般若波羅蜜空觀故。迴易前後心心，觀唯明明寂滅，長養上地明觀法故；迴因向果，復以無量心不捨不受故；十向法如是。佛子！常以無相心中、常行六道而入果報，不受而受諸受，迴易轉化故，名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迴向。佛子！觀一切法但有受、但有用、但有名，念念不住故，名不壞迴向。佛子！三世諸佛法，一切時行故，名等一切佛迴向。佛子！以大願力，入一切佛國中供養一切佛故，名至一切處迴向。佛子！以常住三寶授與前人故，名無盡功德藏迴向。佛子！習行相善、無漏善而不二故，名隨順平等善根迴向。佛子！以觀善惡父母無二，一相一合相故，名隨順等觀一切眾生迴向。佛子！常照有無二諦、一切法一合相故，名如相迴向。佛子！以諸法無二、般若無生，二諦平等，過去一合相，現在一合相，未來一合相故，名無縛解

脫迴向。佛子！覺一切法第一義諦中道無相，一切法皆一照相故，名法界無量迴向。佛子！是三十心義釋，無量無邊，非一切凡智所能思量；十方諸佛、一切菩薩之所遊路。」

「佛子！汝先言云何名地？佛子！地名持，持一切百萬阿僧祇功德；亦名生，成一切因果，故名地。佛子！捨凡夫行，生在佛家，紹菩薩位，入聖眾中，四魔不到；有無二邊，平等雙照，大信始滿；習學無生中道第一義諦觀，上至二地、三地，乃至十一地明觀法門，心心寂滅法流水中，一相無相，二身無方，通同佛土，故名歡喜地。佛子！以正無相，善入眾生空，現萬佛世界，六通變化，空同無爲，故名離垢地。佛子！光慧信忍，修習古佛道，所謂十二部經——修多羅、祇夜、毘伽羅那、伽陀、憂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摩、憂波提舍，以此法度眾生，光光變通，故名明地。佛子！大順無生起忍，觀一切法二諦相，上觀佛功德，下觀六道眾生；大慈觀故，說法授樂；大悲觀，救三苦眾生；大喜觀，喜前人受樂；大捨觀，一切眾生皆入平等；入七觀法，故名焰地。佛子！順忍修道，三界無明疑見，一切無不皆空；八辯功德、入五明論；所謂四辯：因、果、內道、外道辯；五論者：內、

外、方道、因果、鬼師，無不通達，故名難勝地。佛子！上順諸法，觀過去一切法一合相，現在一切法一合相，未來一切法一合相，法界因緣寂滅無二，故名現前地。」

「佛子！無生忍諸法，觀非有煩惱非無煩惱，一生一滅一果，三界最後一身一入一出，集無量功德，常向上地念念寂滅，故名遠行地。佛子！是故菩薩無生觀，捨三界報變易果用，入中忍無相慧，出有入無，化現無常，自見己身當果，諸佛摩頂說法，身心別行不可思議，故名不動地。佛子！復入上觀：光光佛化無生忍道，現一切佛身，故名妙慧地。佛子！菩薩爾時入中道第一義諦，大寂忍下品中行，行佛行處，坐千寶相蓮華，受佛記位；學佛化功，二習伏斷，大信成就，同真際、等法界，二諦一相，具一切功德；入眾生根無量瓔珞功德，一時等現一切形相，故名法雲地。」

「佛子！菩薩爾時住大寂門中品忍觀，功行滿足，登大山臺，入百千三昧，集佛儀用；唯有累果，無常生滅；心心無爲，行過十地；解與佛同，坐佛坐處。其智見二：常無常、一切法境當知如佛，名爲學佛。下地一切菩薩，於此菩薩不能別知。於佛、名菩薩；於下菩薩、名佛。所以者何？是菩薩以大變力，住壽百劫、萬劫，現作佛化：初



生、得道、轉法輪、入無餘滅度、說八法輪，似佛非佛。一切佛等故，威儀進止一切法同；住是百千三昧中、如是佛行故，入金剛三昧一相無相、寂滅無爲，故名無垢地。佛子！妙觀上忍大寂無相，唯以一切眾生緣生善法，亦自持一切功德，故名佛藏、而寂照一切法；自佛以下一切菩薩寂照。是故佛子！吾昔第四禪中、爲八億梵天王說：寂照如來無心無色、而寂照一切法。佛子！吾今略說義句，爲此大眾開善法行。」

### 佛母品第五

爾時敬首菩薩白佛言：「佛及菩薩、二初照智，從何而生？寂照、寂照之義，復云何？二諦法性爲一爲二？爲有爲無？第一義諦復當云何？」佛言：「佛子！所謂有諦、無諦、中道第一義諦，是一切諸佛菩薩智母；乃至一切法，亦是諸佛菩薩智母；所以者何？諸佛菩薩從法生故。佛子！二諦者，世諦有故不空，無諦空故不有；二諦常爾故不一，聖照空故不二。有佛無佛，法界不變故不空；第一無二，故不有；無佛有佛，法界二相故不一；諸法常清淨，故不二。諸佛還爲凡夫故不空，無無故不有，空實故不一，本際不生故不二。不壞假名諸法相故不空，諸法即非諸法故不有，法非法故不

二，非非法故不一。佛子！二諦義者：不一亦不二，不常亦不斷，不來亦不去，不生亦不滅；而二相即聖智無二，無二故，是諸佛菩薩智母。佛子！十方無極刹土諸佛，皆亦如是說。吾今爲是大眾，略說明月瓔珞經中二諦要義。」

爾時敬首菩薩白佛言：「諸佛菩薩大方便平等慧，照諸法界，爲頓等覺？爲漸漸？云何無明藏與心？爲一爲異？劫量久近，復當云何？」佛言：「佛子！汝於過去七佛法中，一一已問，非爲不知；直爲此大眾十四億人、於此法中便欲令得決了故問。佛子！吾今爲十四億大眾，以金剛口、說決定了義。佛子！我昔會有一億八千無垢大士，即坐達法性原，頓覺無二、一切法一合相。從法會出，各各坐十方界，說菩薩瓔珞大藏。時坐大眾，見一億八千世尊，名頓覺如來，各坐百寶師子吼座。時無量大眾亦坐一處，聽等覺如來說瓔珞法藏。是故無漸覺世尊，唯有頓覺如來；三世諸佛所說無異，今我亦然。」

「佛子！汝先言：『無明、心』一者，是事不然。若解（脫）與無明諸見一相者，應無縛解，凡佛非二；所以者何？煩惱同一體相故，何以故而共一心？生滅一時，不別不異故。佛子！若縛解一相者，四大可爲一，六味應不異，而大異，而味異，

故縛解亦如是。佛子！一切菩薩爲凡夫時具足一切結，而斷時粗分先去，細分後除。若一心煩惱一者，不應明闇有二。佛子！復以近況遠：凡夫善心中，尙無不善，何況無相心中而有無明？佛子！而言善惡一心者，是頻沙王國中、外道安陀師偈：『明闇一相，善惡一心。』佛子！我法正義，而可得言善惡同一行者？有縛有解，有凡有佛、相續百劫、同一行者，而不得善惡同一心。古佛常說：『無相智火滅無明闇』，而善惡二別、而言同一果者，亦無是處。一切善受佛果，無明受有爲生滅之果；是故善果從善因生，是故惡果從惡因生；故名善不受生滅之果，唯受常佛之果。佛子！若凡夫聖人一切善皆名無漏、不受漏果，而言受漏果者；佛化衆生行善背惡故，緣因而發有爲果報，非爲無漏。因者無明業受果故，是名三受三苦：苦苦、行苦、壞苦，苦受、樂受、捨受。二受一善緣因果，苦受一惡因果。一切皆苦，無明爲本。」

「佛子！汝先言一切菩薩行道劫數久近者：譬如一里、二里、乃至十里石，方廣亦然；以天衣重三銖，人中日月歲數三年一拂，此石乃盡，名一小劫。若一里、二里、乃至四十里，亦名小劫。又八十里石，方廣亦然；以梵天衣重三銖，即梵天中寶光明珠爲日月歲數，三年一拂，此石乃盡，名爲中

劫。又八百里石，方廣亦然；以淨居天衣重三銖，即淨居天千寶光明鏡爲日月歲數，三年一拂，此石乃盡，故名一大阿僧祇劫。佛子！劫數者，所謂一里、二里，乃至十里石盡，名一里劫、二里劫；五十里石盡，名五十里劫；百里石盡，名百里劫；千里石盡，名爲千里劫；萬里石盡，名爲萬里劫。佛子！一切賢聖，入是數量修一切法門，時節久近、得佛果，其數百劫，乃得等覺。若一切衆生，入是數者得佛不久，若不入者，不名菩薩。佛子！法門者，所謂十信心，是一切行本。是故十信心中，一信心有十品信心，爲百法明門。復從是百法明心中，一心有百心故，爲千法明門。復從千法明心中，一心有千心，爲萬法明門。如是增進，至無量明，轉勝進上上法故，爲明明法門。百萬阿僧祇功德一切行，盡入此明門。」

### 因果品第六

敬首菩薩白佛言：「賢聖正法，已說具足。因果二相，復當云何？」佛言：「佛子！三世諸佛所行之因，所謂十般若波羅蜜，是百萬阿僧祇功德本。佛及菩薩亦攝在中，是故十法爲金剛智慧海藏，出一切光明功德之行。」

「佛子！十般若波羅蜜者，從行施有三緣：

一、財，二、法，三、施眾生無畏。戒有三緣：一、自性戒，二、受善法戒，三、利益眾生戒。忍有三緣：一、忍苦行，二、忍外惡，三、第一義諦忍。精進有三緣：一、起大誓之心，二、方便進趣，三、勤化眾生。禪有三緣：一、定亂相不起，二、定生一切功德，三、定利眾生。慧有三緣：一、照有諦，二、照無諦，三、中道第一義諦。願有三緣：一、自行願，二、神通願，三、外化願。方便有三緣：一、進趣向果，二、巧會有無，三、一切法不捨不受。通力有三緣：一、報通，二、修定通，三、變化通。無垢慧有三緣：一、無相智，二、一切種智，三、變化智。佛子！從十智生一切功德行——七財：信施戒聞慧慚愧，資用成佛故說財；四攝：利益、濡語、施法、同事；法辯、義辯、語辯、樂說辯，於此四辯法中無障無礙，故名無礙。從無礙智生智，名依；故依了經，不依不了經；依法不須人；依義不須語；依智不須識。從智生十力、四無畏、六通、三明，百萬億阿僧祇功德。次第生智，能緣八世諦一切法，四諦二諦，十二緣。諸法緣成，假法無我；有法相待，一切相虛。相續名一，空不可得。因生集起，即法非緣；實實集有，名生成法。法假造法，受名起用，名聚法。是故八有爲法，一切法本，智所照處；復從是

智能除五蓋——貪瞋睡掉疑，四食——觸識思段食，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十惡五逆，八倒三障，八難十三煩惱，六道三界，六十二見，四流四縛四取，九煩惱，七識住，四結，一切所除，皆名不善。佛子！十智境所除一切功德，皆名佛因。汝應受應行。」

「佛子！汝先言果者，是三賢菩薩修諸道法，證一大果，爲法性體。其體者，非有非無，非大非小，非身非心，非相非三世，非天非人非名字，非常樂我淨，非六道，非六識入，非數量法、過一切法相，非福田非鬼神，非動靜非生滅，非第一非五色，非六大非土田，非法界非三界，非縛解非明闇，非得法，寂然無爲，一切法外、心行處滅，其處難量。就有諦中，修劫量行，而有果報。」

「佛子！有二法身：一、果極法身，二、應化法身。其應化法身，如影隨形；以果身常故，應身亦常。佛子！古昔諸佛，二身道同。佛子！一切菩薩二身，俱是無常身。佛子！一切凡夫，亦有二身：一、報身，二、方便身。報身不共有，方便身共一切眾生有。佛子！一切菩薩，一切眾生，皆有二身；一切諸如來，常作如是說，故名決定了義。佛子！佛義功德身者，諸佛道同，果法不異，所謂十號：一、如來，二、應供，三、正遍知，四、明

行足，五、善逝，六、世間解，七、無上士，八、調御丈夫，九、天人師，十、佛陀。具向十德故，爲一切眾生所供養。」

「復次十八不共法：所謂身無失，念無失，口無失，無異想，無不定心，無不知已捨，心念無減，欲無減，精進無減，智慧無減，解脫無減，解脫知見無減，身業隨智慧行，口業隨智慧行，意業隨智慧行，智知過去未來現在無礙無障。」

「復有十力：是處非處力，業力，定力，根力，欲力，性力，果力，天眼力，宿命力，結盡力，慈悲喜捨。我是一切智人，我漏已盡，無漏出煩惱道、煩惱障道。天身天眼天耳漏盡宿命他心，五眼，五分法身，無罪三業，佛寶法僧，滅諦解脫靈智一乘，金剛寶藏，法身藏，自性清妙藏，三達，三無爲，三明，一諦一道獨法，大樂無爲。佛子！一切聖果無量功德藏中、不可說不可說果，是果一道。佛子！果體圓滿，無德不備，理無不周，居中道第一義諦清淨國土，無極無名無相，非一切法可得，非有體非無體，其一照相一合相一體相一覺相，淨明無二。佛子！是果獨法，圓滿常住，一果體相有無量義，義有無量德，德有無量名。義果者，所謂滅諦、常樂我淨、十八不共一切功德皆名義果，故名果果。佛子！義、德、名，是三皆教化

故，有如是三句之義。若賢人一切眾生，有解是三句者，是人已爲三世諸佛受佛職位。佛子！其果不可說不可知，而就名相法中說名相法，是故一果名體，義名果果。是義果者，出圓果故，名果果。佛子！吾說此因果，百千劫說不可盡；汝諸大眾善自受持。」

### 大眾受學品第七

爾時敬首菩薩敬禮於諸佛，奉承大眾教，略問於要義七會之所說；信順三寶藏，爲法法不絕，不爲世名利，願令法久住，白佛言：「世尊！佛上已說若因若果，若賢若聖一切功德藏，今此大眾有四那由他人，誰能不起此坐、受學修道？從始至終、一一具行次第、入菩薩位者？」時釋迦牟尼佛頂髻放一切佛光、一切菩薩光，復集十方各百億佛土其中佛及菩薩；一切皆集已，即於是眾中告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法慧菩薩、功德林菩薩、金剛幢菩薩、金剛藏菩薩、善才童子菩薩言：「汝見是大眾中敬首菩薩，能問三觀法界諸佛自性清淨道、一切菩薩所修明觀法門；汝等七菩薩各領百萬大眾，應受觀學如是法門。」

「佛子！我今更重說如是明觀法，所謂六入次第道，諦聽！善思！修諸智慧；戒救於眾，受用伏行。佛子！若一切眾生，初入三寶海，以信爲本；

住在佛家，以戒爲本。佛子！始行菩薩，若信男若信女中，諸根不具、黃門、姪男、姪女、奴婢、變化人，受得戒，皆有心向故。初發心出家，欲紹菩薩位者，當先受正法戒；戒者是一切行功德藏根本，正向佛果道一切行本。是戒能除一切大惡：所謂七見六著，正法明鏡。佛子！今爲諸菩薩，結一切戒根本——所謂三受門：攝善法戒，所謂八萬四千法門；攝眾生戒，所謂慈悲喜捨，化及一切眾生，皆得安樂；攝律儀戒，所謂十波羅夷。」

「佛子！受戒有三種受：一者、諸佛菩薩現在前受，得真實上品戒。二者、諸佛菩薩滅度後，千里內有先受戒菩薩者，請爲法師，教授我戒；我先禮足，應如是語：『請大尊者爲師，授與我戒。』其弟子得正法戒；是中品戒。三、佛滅度後，千里內無法師之時，應在諸佛菩薩形像前，胡跪合掌，自誓受戒；應如是言：『我某甲白十方佛及大地菩薩等，我學一切菩薩戒』者，是下品戒；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佛子！是三攝受、三種受戒，過去佛已說，未來佛當說，現在佛今說；過去諸菩薩已學，未來諸菩薩當學，現在諸菩薩今學，是諸佛正法戒。若一切佛、一切菩薩，不入此法戒門，得無上道果、虛空平等地者，無有是處。」

佛告諸佛子：「今正說正戒，善男子善女人，

當受戒時，先禮過去世、盡過去際一切佛；禮未來世、盡未來際一切佛；禮現在世，盡現在際一切佛。如是三禮已，法僧亦然。佛子！復敬受**四不壞信**，依止四依法：從今時、盡未來際身，歸依佛、歸依法、歸依賢聖僧、歸依法戒；如是三說已，佛子！次當教悔過三世罪、若現在身口意十惡罪，願畢竟不起，盡未來際；若未來身口意十惡罪，願畢竟不起，盡未來際；若過去身口意十惡罪，願畢竟不起，盡未來際。如是悔過已，三業清淨，如淨琉璃內外明照，即與授十無盡戒。」

「汝等善聽！」佛告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殺生，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妄語，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姪，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盜，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沽酒；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

賢聖法，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慳，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瞋，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自讚毀他，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謗三寶藏，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

「佛子！受十無盡戒已，其受者過度四魔，越三界苦。從生生不失此戒，常隨行人乃至成佛。佛子！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眾生，不受是菩薩戒者，不名有情識者；畜生無異，不名為人；常離三寶海，非菩薩、非男非女、非鬼非人，名爲畜生，名爲邪見，名爲外道，不近人情。故知菩薩戒，有受法而無捨法；有犯不失，盡未來際。若有人欲來受者，菩薩法師先爲解說讀誦，使其人心開

意解，生樂著心，然後爲受。又復法師能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戒者，是法師其福勝造八萬四千塔，況復二人、三人、乃至百千？福果不可稱量！其師者：夫婦、六親，得互爲師授。其受戒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劫生死之苦，是故應受。有而犯者，勝無不犯；有犯名菩薩，無犯名外道。以是故，有受一分戒，名一分菩薩；乃至二分、三分、四分；十分名具足受戒。是故菩薩十重、八萬威儀戒：十重有犯無悔，得使重受戒；八萬威儀戒、盡名輕，有犯得使悔過，對首悔滅。一切菩薩凡聖戒，盡心爲體；是故心亦盡，戒亦盡；心無盡故，戒亦無盡。六道眾生受得戒，但解語，得戒不失。佛子！三世劫中，一切佛常作是說：『我今在此樹下爲十四億人，說住前信想菩薩初受戒法。』佛子！是信想菩薩，於十千劫，行十戒法，當入十住心。佛子！當先爲諸大眾受菩薩戒，然後爲說瓔珞經，同見同行。」爾時眾中有百億人，即從坐起，受持佛戒，其名梵陀首王，共無數天子，修十戒滿足，入初住位。」

「佛子！復從是住，修行百法觀門，所謂十信、十進、十發趣、十乘、十金剛、十隨喜、十戒、十願、十護、十迴向。以是百法，觀達三界空，假名皆空，一切法無我、無人、無受、無因，

皆無定性，即滅十三縛，所謂七見六著，如實相，入初行位。佛子！復從是行，觀修千法明門，所謂十信，乃至十向。轉轉入法——法無我、法集、法起、法道、法滅，皆無人受法。法如虛空、如幻、如城、如焰，一切法無相，百千生滅皆不可得，入初迴向位。佛子！復從是向明，明轉照，照智學『相似平等觀』；觀名無得，無得假得；喻如然燈：有炷非初焰者，非初焰有時中有燒；非離初焰者，非初焰無時中有燒；後亦如是。直以有爲諸法二諦皆迭遷，假號故、燒故，知始焰非今、今燋非始。今燋非始故，於今方有；始焰非今故，於今無燒；無燒於今，今燒假燒；得平等觀，亦復如是：非初心有中得，亦非初心無中有得，後心亦然；是故始心非今心，今起非始起；今起非始起故，於今方有；始心非今心故，於今無得，無得於今，今得假得。中道第一義諦心，念念寂滅，入萬法明門，從十信乃至十向，自然流入『平等道無得一相、真實觀一照相』入初地道。」

「佛子！復從是地，正觀一照智中，入百萬阿僧祇功德門。於一相觀中一時行，乃至第十地，心寂滅，自然流入無垢地。佛子！復從是地，以一照智，了一切業因果果法界，無不一觀。以智知一切眾生識，始起一相，住於緣；順第一義諦起，名

善；背第一義諦起，名惑；以此二爲住地故，名生得善、生得惑。因此二善惑爲本，起後一切善惑。從一切法緣，生善惑名；作以得善，作以得惑，而心非善惑，從二得名。故善惑二心，起欲界惑，名欲界住地；起色界惑，名色界住地；起心惑故，名無色界住地。以此四住地，起一切煩惱故，爲始起四住地。其四住地前，更無法起故，故名無始無明住地。金剛智知此始起一相有終，而不知其始前無法無法。云何而得知生得一住地？作得三住地？唯佛知始知終。是無垢菩薩一切智，齊知自地，常住第一義諦中，自然流入妙覺海地。佛子！住是妙覺地中，唯現化可名；有無量義，有無量名，其出一體，所謂妙果常住清淨，至若虛空。不可思議，不可說，不可名數；不可名入界分可得。」

「佛子！我說菩薩次第六入法門無量功德，如是六入法門，一切菩薩無不入者。我今此座有十四億人，不離本座，入此六入法門。佛子！我本初得道時，在此樹間說十世界海法門，有九十億人，亦入此六入明門。復至普光堂說十佛國土，有百萬億人入此六入明門。復至帝釋堂說十住，有五百萬人入此六入明門。復至焰寶堂說十行，有千萬人入此六入明門。復至第四天法光堂說十迴向，有十河沙人入此六入明門。復至第六摩尼堂說十地，有百萬河

沙人入此六入明門。復至祇洹林說入法界品，有二河沙人入此六入明門。今復至此第八會座，爲十方無極大眾、敬首菩薩一切眾，說六入明門，一切大眾受持若一，無二無別。」

### 集散品第八

佛告敬首菩薩及此會十四億那由他人大眾：

「汝聞上四十二賢聖因果明觀法門，一切大眾皆應發三菩提心。」如是三告佛子應受、應持、應發心時，諸大眾中有百千天子，聞是法門，發初住心；捨凡夫法，修行伏忍，得入十住明觀法。復有十千信男信女，入清淨十行法門。復有八萬大梵天王，得初地明觀法。復有八部阿須輪王，各捨本形，入十信心，行十善行。復有八萬第十地人，現成正覺佛子（入等覺無垢地也，詳釋義品第四無垢地）。爾時十方無極佛刹一切大眾，聞佛說瓔珞中六入法門，所謂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無垢地、妙覺地，各各發無上菩提心，還歸本國。復有色界、無色界，各各還修神通，歸本所住處，轉宣菩薩瓔珞法門，化授天人。復有六欲天人，還歸本天，廣爲諸天人說本行無量。時諸大眾，各各受持、讀誦、解其義味，還本土說菩薩之本行、諸佛之本業，受持已竟。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慧海、金剛藏、道華等八千菩薩——皆爲十方諸佛國中第一弟子：「汝應爲十方無明眾生，受持讀誦，解其義味，爲過去、未來、現在一切眾生，開空慧道、入法明門。」爾時有五十萬大菩薩皆一生補處，從座而起，受持佛語，經劫不滅。復有萬梵天王，亦即從座起受持佛語。復有無量天女，從座而起受持佛語。爾時他方無極刹菩薩、此國菩薩，已變化神通，入如幻三昧，踊在虛空，歡喜無量，得聞受持瓔珞功德經，心心受行成佛不捨眾賢聖門。時佛復現百萬變化神通、無量光、無量清淨身，重囑此金剛藏海瓔珞經：「汝諸大眾受持、受此經法，是經是過去無量百千佛、心中所行法。汝等受持供養。」是時一切大眾，一時從座放千光明，照三千大千世界，歡喜受持菩薩不可思議瓔珞經，頂受供養，禮佛而退。復有六欲天子，十千國王，聞佛法座離散，一時號泣涕出，流慟聲滿三千，無不悲泣，從座而去。復有八十億大菩薩，皆以四無量心、有無一等、無爲無相，受持佛語，各入無盡法化三昧，歡喜而退。復有十千始行賢者，入九觀定、四禪、四空定、盡滅定、七淨十戒心入定，見道度疑，正道行知見、行斷知見；得入法故，禮佛而退。

爾時座中有八千菩薩各從座起，一金剛華菩薩



白佛言：「世尊！未來世中，說經菩薩法輪下，其聽法者，受化奉行法用，復當云何？」佛言：「佛子！快發斯問！佛子！先當爲聽法者，與授菩薩法戒，然後爲說菩薩之本行：六入法門。佛子！次第爲授四歸法：歸佛、歸法、歸（賢聖）僧、歸戒。得四不壞信心故，然後爲授十戒——不殺、不盜、不妄語、不婬、不沽酒、不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不慳、不瞋、不自讚毀他、不謗三寶（藏）——是十波羅夷不可悔法。佛子！受十戒已，復爲聽者教：『供養法師、常以天上無量華香，百千燈明，百千天衣瓔珞，百千伎樂，百味飲食屋宅經書，一切所須之物，皆悉給與弘通法師；當如敬佛，如事父母，如事火婆羅門法。』佛子！如事帝釋、父母、師僧，日日三時禮敬，爲法捨身沒命，乃是佛子。如是求法之人，乃可爲說菩薩之本行：百千萬佛轉授瓔珞法門。」時十億大眾歎言：「未來世中無法、無三寶、無賢人時，劫從惡世起故，其說法者，其聽法者，甚難！甚難！」復從坐起，各各悲泣，號聲大慟；地轉海波，三千倒覆，二十八宿、日月不現。是時，大眾還攝神力，僉然而敬，受持讀誦，解說義句；十劫不滅，無窮無盡。各各歡喜奉行，作禮而退。

#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七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 第二分弊宿經卷第三

爾時童女迦葉，與五百比丘遊行拘薩羅國，漸詣斯波醯婆羅門村。時童女迦葉，在斯波醯村北尸舍婆林止。時有婆羅門名曰弊宿，止斯波醯村。此村豐樂，民人眾多，樹木繁茂。波斯匿王別封此村與婆羅門弊宿，以爲梵分。弊宿婆羅門常懷異見，爲人說言：「無有他世，亦無更生，無善惡報。」

時斯波醯村人，聞童女迦葉與五百比丘，從拘薩羅國漸至此尸舍婆林，自相謂言：「此童女迦葉，有大名聞，已得羅漢；耆舊長宿，多聞廣博，聰明叡智，辯才應機，善於談論。今得見者，不亦善哉。」時彼村人日日夜夜往詣迦葉。

爾時弊宿，在高樓上，見其村人隊隊相隨，不知所趣；即問左右持蓋者言：「彼人何故群隊相隨？」侍者答曰：「我聞童女迦葉，將五百比丘，遊拘薩羅國，至尸舍婆林。又聞其人有大名稱，已得羅漢；耆舊長宿，多聞廣博，聰明叡智。辯才應機，善於談論。彼諸人等，群隊相隨，欲詣迦葉共相見耳。」

時弊宿婆羅門即敕侍者：「汝速往語：『諸人

且住，當共俱行，往與相見。所以者何？彼人愚惑，欺誑世間，說有他世，言有更生，言有善惡報。而實無他世，亦無更生，無善惡報。』」時使者受教已，即往語彼斯波醯村人言：「婆羅門語：汝等且住，當共俱詣，往與相見。」村人答曰：「善哉！善哉！若能來者，當共俱行。」使還尋白：「彼人已住，可行者行。」

時婆羅門即下高樓，敕侍者嚴駕，與彼村人前後圍遶，詣舍婆林，到已下車步進，詣迦葉所。問訊訖，一面坐。其彼村人、婆羅門、居士，有禮拜迦葉然後坐者，有問訊已而坐者，有自稱名已而坐者，有叉手已而坐者，有默而坐者。

時弊宿婆羅門語童女迦葉言：「今我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聽許不？」迦葉報曰：「隨汝所問，聞已當知。」婆羅門言：「今我論者：無有他世，亦無更生無罪福報，汝論云何？」迦葉答曰：「我今問汝，隨汝意答。今上日月，爲此世耶？爲他世耶？爲人爲天耶？」婆羅門答曰：「日月是他世，非此世也。是天非人。」迦葉答曰：「以此可知：必有他世，亦有更生，有善惡報。」

婆羅門言：「汝雖云有他世，有更生及善惡報；如我意者皆悉無有。」迦葉問曰：「頗有因緣可知無有他世？無有更生？無善惡報耶？」婆羅門

答曰：「有緣。」迦葉問曰：「以何因緣言無他世？」婆羅門言：「迦葉！我有親族知識，遇患困病。我往問言：『諸沙門、婆羅門各懷異見，言諸有殺生、盜竊、邪淫、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妒、邪見者，身壞命終皆入地獄，我初不信。所以然者：初未曾見死已來還，說所墮處。若有人來說所墮處，我必信受。汝今是我所親，十惡亦備，若如沙門語者，汝死必入大地獄中；今我相信，從汝取定：若審有地獄者，汝當還來，語我使知，然後當信。』迦葉！彼命終已，至今不來。彼是我親，不應欺我。許而不來，必無後世。」

迦葉報曰：「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今當爲汝引喻解之：譬如盜賊，常懷奸詐，犯王禁法。伺察所得，將詣王所，白言：『此人爲賊，願王治之。』王即敕左右，收繫其人，遍令街巷；然後載之出城，付刑人者。時左右人即將彼賊付刑人者。彼賊以柔軟言，語守衛者：『汝可放我見諸親里，言語辭別，然後當還。』云何婆羅門？彼守衛者寧肯放不？」婆羅門答曰：「不可。」迦葉又言：「彼同人類，俱存現世而猶不放。況汝所親，十惡備足，身死命終，必入地獄？獄鬼無慈，又非其類，死生異世。彼若以軟言求於獄鬼：『汝暫放我，還到世間，見親族言語辭別，然後當還。』寧

得放不？」婆羅門答曰：「不可。」迦葉又言：「以此相方，自足可知。何爲守迷？自生邪見耶？」

婆羅門言：「汝雖引喻，謂有他世；我猶言無。」迦葉復言：「汝頗更有餘緣，可知無他世耶？」婆羅門報言：「我更有餘緣，知無他世。」迦葉問曰：「以何緣知？」答曰：「迦葉！我有親族，遇患篤重。我往語言：『諸沙門、婆羅門各懷異見，說有他世。言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取嫉妒邪見者，身壞命終，皆生天上，我初不信。所以然者，初未曾見死已來還，說所墮處；若有人來說所墮處，我必信耳。今汝是我所親，十善亦備，若如沙門語者，汝今命終，必生天上。今我相信，從汝取定：若審有天報者，汝當必來語我使知，然後當信。』迦葉！彼命終已，至今不來；彼是我親，不應欺我；許而不來，必無他世。」迦葉又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當復爲汝說喻：譬如有人墮於深廁，身首沒溺；王敕左右，挽此人出；以竹爲篋，三刮其身；澡豆淨灰，次如洗之；後以香湯沐浴其體，細末眾香塗其身上；敕除髮師，淨其鬚髮；又敕左右，重將洗沐，如是至三。洗以香湯，塗以香末，名衣上服莊嚴其身，百味甘膳以恣其口，將詣高堂，五欲娛樂；其人復能還入廁不？」答曰：「不

能，彼處臭惡，何可還入？」迦葉言：「諸天亦爾，此閻浮利地，臭穢不淨；諸天在上，去此百由旬，遙聞人臭，甚於廁溷。婆羅門！汝親族知識，十善具足，然必生天，五欲自娛，快樂無極；寧當復肯還來入此閻浮廁不？」答曰：「不也。」迦葉又言：「以此相方，自具可知。何爲守迷？自生邪見？」

婆羅門言：「汝雖引喻，言有他世；我猶言無。」迦葉復言：「汝頗更有餘緣，可知無他世耶？」婆羅門報言：「我更有餘緣，知無他世。」迦葉問曰：「以何緣知？」答曰：「迦葉！我有親族，遇患篤重。我往語言：『沙門、婆羅門各懷異見，說有後世。言不殺、不盜、不姪、不欺、不飲酒者，身壞命終，皆生忉利天上，我亦不信。所以然者，初未曾見死已來還、說所墮處。若有人來說所墮生，我必信耳。今汝是我所親，五戒具足，身壞命終，必生忉利天上。今我相信，從汝取定：若審有天福者，汝當還來，語我使知，然後當信。』迦葉！彼命終已，至今不來；彼是我親，不應有欺。許而不來，必無他世。」

迦葉答言：「此間百歲，正當忉利天上一日一夜耳。如是亦三十日爲一月，十二月爲一歲，如是彼天壽千歲。云何婆羅門？汝親族五戒具足，身壞

命終，必生忉利天上；彼生天已，作是念言：『我初生此，當二三日中娛樂遊戲。』然後來下報汝言者，寧得見不？」答曰：「不也，我死久矣，何由相見？」婆羅門言：「我不信也，誰來告汝有忉利天壽命如是？」迦葉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更當爲汝引喻：譬如有人從生而盲，不識五色青黃赤白粗細長短，亦不見日月星象丘陵溝壑。有人問言：『青黃赤白五色云何？』盲人答曰：『無有五色。』如是粗細長短、日月星象、山陵溝壑，皆言無有。云何婆羅門，彼盲人言，是正答不？」答曰：「不也，所以者何？世間現有五色青黃赤白粗細長短、日月星象山陵溝壑，而彼言無。」婆羅門！汝亦如是。忉利天壽實有不虛，汝自不見，便言其無。」

婆羅門言：「汝雖言有，我猶不信。」迦葉又言：「汝復作何緣？而知其無？」答曰：「迦葉！我所封村人，有作賊者。伺察所得，將詣我所，語我言：『此人爲賊，唯願治之。』我答言：『收縛此人，著大釜中。葦蓋厚泥，使其牢密，勿令有泄。遣人圍遶，以火煮之。』我時欲觀知其精神所出之處，將諸侍從遶釜而觀，都不見其神去來處。又發釜看，亦不見神有往來之處。以此緣故知無他世。」迦葉又言：「我今問汝，若能答者隨意報

之。婆羅門！汝在高樓，息寢臥時，頗曾夢見山林江河、園觀浴池、國邑街巷不？」答曰：「夢見。」又問：「婆羅門！汝當夢時，居家眷屬侍衛汝不？」答曰：「侍衛。」又問：「婆羅門！汝諸眷屬，見汝識神有出入不？」答曰：「不見。」迦葉又言：「汝今生存，識神出入尚不可見，況於死者乎？汝不可以目前現事，觀於眾生。婆羅門！有比丘，初夜後夜捐除睡眠，精勤不懈，專念道品。以三昧力修淨天眼，以天眼力，觀於眾生生死生彼，從彼生此；壽命長短，顏色好醜；隨行受報善惡之趣，皆悉知見。汝不可以穢濁肉眼，不能徹見眾生所趣，便言無也。婆羅門！以此可知：必有他世。」

婆羅門言：「汝雖引喻、說有他世。如我所見，猶無有也。」迦葉又言：「汝頗更有因緣，知無他世耶？」婆羅門言：「有。」迦葉言：「以何緣知？」婆羅門言：「我所封村，人有作賊者。伺察所得，將詣我所。語我言：『此人為賊，唯願治之。』我敕左右收縛此人，生剝其皮，求其識神，而都不見。又敕左右鬻割其肉，以求識神，又復不見。又敕左右截其筋脈，骨間求神，又復不見。又敕左右打骨出髓，髓中求神，又復不見。迦葉！我以此緣，知無他世。」迦葉復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復當為汝引喻：乃往過去久遠世時，

有一國壞，荒毀未復。時有商賈五百乘車，經過其土；有一梵志奉事火神，常止一林；時諸商人皆往投宿，清旦別去。時事火梵志作是念言：『向諸商人宿此林中，今者已去。儻有遺漏，可試往看。』尋詣彼所，都無所見。唯有一小兒，始年一歲，獨在彼坐。梵志復念：『我今何忍見此小兒於我前死？今者寧可將此小兒至吾所止，養活之耶。』即抱小兒往所住處而養育之。其兒轉大，至十餘歲。時此梵志以少因緣，欲遊人間，語小兒曰：『我有少緣，欲暫出行。汝善守護此火，慎勿使滅；若火滅者，當以鑽鑽木，取火燃之。』具誠敕已，出林遊行。梵志去後，小兒貪戲，不數視火，火遂便滅。小兒戲還，見火已滅，懊惱而言：『我所為非，我父去時，具約敕我：守護此火，慎勿令滅。而我貪戲，致使火滅，當如之何？』彼時小兒吹灰求火，不能得已。便以斧劈薪求火，復不能得。又復斬薪，置於臼中，搗以求火，又不能得。爾時梵志於人間還，詣彼林所，問小兒曰：『吾先敕汝，使守護火，火不滅耶？』小兒對曰：『我向出戲，不時護視，火今已滅。』復問小兒：『汝以何方便，更求火耶？』小兒報曰：『火出於木，我以斧破木求火，不得火。復斬之令碎，置於臼中，杵搗求火，復不能得。』時彼梵志以鑽鑽木出火，積薪

而燃，告小兒曰：『夫欲求火，法應如此，不應破析杵碎而求。』婆羅門！汝亦如是無有方便，皮剝死人而求識神。汝不可以目前現事觀於眾生。婆羅門！有比丘，初夜後夜捐除睡眠，精勤不懈，專念道品。以三昧力修淨天眼，以天眼力，觀於眾生死此生彼、從彼生此，壽命長短、顏色好醜，隨行受報善惡之趣，皆悉知見。汝不可以穢濁肉眼，不能徹見眾生所趣，便言無也。婆羅門！以此可知：必有他世。」

婆羅門言：「汝雖引喻，說有他世，如我所見，猶無有也。」迦葉復言：「汝頗更有因緣知無他世耶？」婆羅門言有。迦葉言：「以何緣知？」婆羅門言：「我所封村，人有作賊者。伺察所得，將詣我所語我言：『此人爲賊，唯願治之。』我敕左右，將此人以秤秤之。侍者受命，即以秤秤。又告侍者：『汝將此人安徐殺之，勿損皮肉。』即受我教殺之無損。我復敕左右，更重秤之，乃重於本。迦葉！生稱彼人，識神猶在，顏色悅豫，猶能言語，其身乃輕。死已重秤，識神已滅，無有顏色，不能語言，其身更重。我以此緣，知無他世。」迦葉語婆羅門：「吾今問汝，隨意答我。如人稱鐵，先冷稱已，然後熱稱。何有光色柔軟而輕？何無光色堅韌而重？」婆羅門言：「熟鐵有色，柔軟而

輕。冷鐵無色，剛強而重。」迦葉語言：「人亦如是，生有顏色，柔軟而輕。死無顏色，剛強而重。以此可知：必有他世。」

婆羅門言：「汝雖引喻，說有他世；如我所見，必無有也。」迦葉言：「汝復有何緣？知無他世。」婆羅門答言：「我有親族遇患篤重。時我到彼語言：『扶此病人，令右脅臥。』視瞻屈伸，言語如常。又使左臥，反覆宛轉，屈伸視瞻，言語如常；尋即命終，吾復使人扶轉，左臥右臥，反覆諦觀，不復屈伸視瞻言語。吾以是知必無他世。」迦葉復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今當爲汝引喻：昔有一國不聞貝聲。時有一人善能吹貝，往到彼國，入一村中，執貝三吹，然後置地。時村人男女聞聲驚動，皆就往問：『此是何聲？哀和清徹乃如是耶！』彼人指貝曰：『此物聲也。』時彼村人以手觸貝曰：『汝可作聲！汝可作聲！』貝都不鳴。其主即取貝三吹置地。時村人言：『向者美聲，非是貝力。有手有口，有氣吹之，然後乃鳴。』人亦如是，有壽有識，有息出入，則能屈伸視瞻語言；無壽無識，無出入息，則無屈伸視瞻語言。」又語婆羅門：「汝今宜捨此惡邪見，勿爲長夜自增苦惱。」婆羅門言：「我不能捨。所以然者：我自生來，長夜諷誦，翫習堅固；何可捨耶？」

迦葉復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當更爲汝引喻：乃往久遠，有一國土。其土邊疆，人民荒壤。彼國有二人，一智一愚；自相謂言：『我是汝親，共汝出城，採侶求財。』即尋相隨，詣一空聚，見地有麻。即語愚者：『共取持歸。』時彼二人各取一擔。復過前村，見有麻縷；其一智者言：『麻縷成功，輕細可取。』其一人言：『我已取麻繫縛牢固，不能捨也。』其一智者即取麻縷，重擔而去。復共前進，見有麻布，其一智者言：『麻布成功，輕細可取。』彼一人言：『我以取麻，繫縛牢固，不能復捨。』其一智者即捨麻縷，取布自重。復共前行，見有劫貝，其一智者言：『劫貝價貴，輕細可取。』彼一人言：『我已取麻，繫縛牢固，齎來道遠，不能捨也。』時一智者即捨麻布，而取劫貝。如是前行，見劫貝縷，次見白疊，次見白銅，次見白銀，次見黃金。其一智者言：『若無金者，當取白銀。若無白銀，當取白銅乃至麻縷；若無麻縷，當取麻耳。今者此村大有黃金，集寶之上。汝宜捨麻，我當捨銀，共取黃金，自重而歸。』彼一人言：『我取此麻，繫縛牢固，齎來道遠，不能捨也。汝欲取者，自隨汝意。』其一智者捨銀取金，重擔而歸其家。親族遙見彼人大得金寶，歡喜奉迎；時得金者，見親族迎，復大歡

喜。其無智人，負麻而歸居家，親族見之不悅，亦不起迎，其負麻者倍增憂愧。婆羅門！汝今宜捨惡習邪見，勿爲長夜自增苦惱；如負麻人，執意堅固，不取金寶，負麻而歸；空自疲勞，親族不悅；長夜貧窮，自增憂苦也。」

婆羅門言：「我終不能捨此見也，所以者何？我以此見，多所教授，多所饒益，四方諸王皆聞我名，亦盡知我是斷滅學者。」迦葉復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當更爲汝引喻：乃往久遠，有一國土，其土邊疆，人民荒壤。時有商人，有千乘車，經過其土，水穀薪草不自供足。時商主念言：『我等伴多，水穀薪草不自供足，今者寧可分爲二分，其一分者於前發引。』其前發導師，見有一人身體粗大，目赤面黑，泥塗其身。遙見遠來，即問：『汝從何來？』報言：『我從前村來。』又問彼言：『汝所來處，多有水穀薪草不耶？』其人報言：『我所來處，豐有水穀，薪草無乏。我於中路，逢天暴雨，其處多水，亦豐薪草。』又語商主：『汝曹車上，若有穀草，盡可捐棄。彼自豐有，不須重車。』時彼商主語眾商言：『吾向前行，見有一人，目赤面黑，泥塗其身。我遙問言：汝從何來？即答我言：我從前村來。我尋復問：汝所來處豐有水穀薪草不也？答我言：彼大豐耳。又

語我言：向於中路，逢天暴雨，此處多水，又豐薪草。復語我言：君等車上若有穀草，盡可捐棄。彼自豐有，不須重車。汝等宜各棄諸穀草，輕車速進。』如是一日不見水草，二日三日乃至七日，又復不見。時商人窮於曠澤，爲鬼所食。其後一部，次復進路；商主時前，復見一人，目赤面黑，泥塗其身。遙見問言：『汝從何來？』彼人答言：『從前村來。』又問：『汝所來處，豐有水穀薪草不耶？』彼人答曰：『大豐有耳。』又語商主：『吾於中路逢天暴雨，其處多水，亦豐薪草。』又語商主：『君等車上若有穀草，便可捐棄；彼自豐有，不須重車。』時商主還語諸商人言：『吾向前行，見有一人道如此事：君等車上，若有穀草，可盡捐棄。彼自豐有，不須重車。』時商主言：『汝等穀草，慎勿捐棄。須得新者，然後當棄。所以者何？新陳相接，然後當得度此曠野。』時彼商人，重車而行。如是一日不見水草。二日三日至于七日，又亦不見。但見前人爲鬼所食，骸骨狼藉。婆羅門！彼赤眼黑面者，是羅刹鬼也。諸有隨汝教者，長夜受苦，亦當如彼。前部商人無智慧故，隨導師語，自沒其身。婆羅門！諸有沙門、婆羅門，精進智慧有所言說，承用其教者，則長夜獲安；如彼後部商人，有智慧故，得免危難。婆羅門！汝今寧可捨此

惡見，勿爲長夜自增苦惱。」

婆羅門言：「我終不能捨所見也。設有人來強諫我者，生我忿耳，終不捨見。」迦葉又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當復爲汝引喻：乃昔久遠有一國土，其土邊疆，人民荒壞。時有一人，好喜養豬。詣他空村，見有乾糞，尋自念言：『此處饒糞，我豬豚飢，今當取草，裹此乾糞，頭戴而歸。』即尋取草裹糞而戴。於其中路，逢天大雨，糞汁流下至于足跟。眾人見已，皆言：『狂人！糞除臭處，正使天晴，尙不應戴，況於雨中戴之而行？』其人方怒逆罵詈言：『汝等自癡，不知我家豬豚飢餓。汝若知者，不言我癡。』婆羅門！汝今寧可捨此惡見，勿守迷惑，長夜受苦。如彼癡子戴糞而行；眾人訶諫，逆更瞋罵，謂他不知。」

婆羅門語迦葉言：「汝等若謂行善生天，死勝生者；汝等則當以刀自刎，飲毒而死；或五縛其身，自投高岸。而今貪生，不能自殺者，則知死不勝生。」迦葉復言：「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今當更爲汝引喻：昔者此斯波醯村，有一梵志，耆舊長宿，年百二十。彼有二妻：一先有子，一始有娠。時彼梵志，未久命終。其大母子，語小母言：『所有財寶，盡應與我，汝無分也。』時小母言：『汝爲小待，須我分娠。若生男者，應有財分。若



生女者，汝自嫁娶，當得財物。』彼子慙慙，再三索財，小母答如初。其子又逼不已，時彼小母即以利刀自決其腹，知爲男女。」語婆羅門言：「母今自殺，復害胎子。汝婆羅門亦復如是，既自殺身，復欲殺人。若沙門婆羅門精勤修善，戒德具足，久存世者，多所饒益，天人獲安。吾今末後爲汝引喻，當使汝知惡見之殃。昔者此斯波醯村，有二伎人，善於弄丸。二人角伎，一人得勝。時不如者語勝者言：『今日且停，明當更共試。』其不如者即歸家中，取其戲丸，塗以毒藥，暴之使乾。明持此丸詣勝者所，語言：『更可角伎。』即前共戲。先以毒丸，授彼勝者，勝者即吞；其不如者復授毒丸，得已隨吞。其毒轉行，舉身戰動；時不如者，以偈罵曰：

吾以藥塗丸，而汝吞不覺，  
小伎汝爲吞，久後自當知。

迦葉語婆羅門言：「汝今當速捨此惡見，勿爲專迷，自增苦毒。如彼伎人吞毒不覺。」時婆羅門白迦葉言：「尊者初設月喻，我時已解。所以往返，不時受者，欲見迦葉辯才智慧，生牢固信耳。我今信受，歸依迦葉。」迦葉報言：「汝勿歸我。如我所歸無上尊者，汝當歸依。」婆羅門言：「不審所歸無上尊者，今爲所在？」迦葉報言：「今我

師世尊滅度未久。」婆羅門言：「世尊若在，不避遠近，其當親見，歸依禮拜。今聞迦葉言如來滅度，今即歸依滅度如來及法眾僧。迦葉！聽我於正法中爲優婆塞，自今已後盡壽不殺、不盜、不姪、不欺、不飲酒。我今當爲一切大施。」迦葉語言：「若汝宰殺眾生，搥打僮僕而爲會者，此非淨福。又如礫确薄地，多生荆棘，於中種植必無所獲。汝若宰殺眾生、搥打僮僕而爲大會，施邪見眾，此非淨福。若汝大施，不害眾生，不以杖楚加於僮僕，歡喜設會施清淨眾，則獲大福；猶如良田，隨時種值，必獲果實。」迦葉！自今已後，常淨施眾僧不令斷絕。」時有一年少梵志，名曰摩頭，在弊宿後立；弊宿顧語曰：「吾欲設一切大施，汝當爲我經營處分。」時年少梵志，聞弊宿語已，即爲經營。爲大施已，而作是言：「願使弊宿今世後世，不獲福報。」時弊宿聞彼梵志經營施已，有如是言：「願使弊宿今世後世，不獲果報。」即命梵志，而告之曰：「汝當有是言耶？」答曰：「如是，實有是言。所以然者，今所設食，粗澀弊惡，以此施僧；若以示王，王尙不能以足暫向，況當食之？現在所設，不可喜樂，何由後世得淨果報？王施僧衣，純以麻布，若以示王，王尙不能以足暫向，況能自著？現在所施，不可喜樂，何由後世得

淨果報？」時婆羅門又告梵志：「自今已後，汝以我所食，我所著衣，以施眾僧。」時梵志即承教旨，以王所食、王所著衣，供養眾僧。時婆羅門設此淨施，身壞命終，生一下劣天中。梵志經營會者，身壞命終生忉利天。爾時弊宿婆羅門、年少梵志、及斯婆醯婆羅門、居士等，聞童女迦葉所說，歡喜奉行。

---

##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四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因品第四 有十經 第二小土城誦

因止二苦陰 增上心及念

師子吼優曇 願想最在後

中阿含 因品《大因經》第一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劍磨瑟曇拘樓都邑。爾時尊者阿難閑居獨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緣起甚奇，極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觀見至淺至淺。」於是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閑居獨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緣起甚奇極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觀見至淺至淺。』」世尊告曰：「阿難！汝莫作是念：『此緣起至淺至淺。』所以者何？此緣起極甚深，明亦甚深。阿難！於此緣起不知如真，不見如實，不覺不達故，令彼眾生如織機相鎖，如蘊蔓草，多有調亂。匆匆喧鬧，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往來不能出過生死。阿難！是故知此緣起極甚深，明亦甚深。阿難！若有問者：『老死有緣耶？』當如是答：『老死有緣。』若有問者：『老死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生也。』阿難！若有問者：『生有緣耶？』

當如是答：『生亦有緣。』若有問者：『生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有也。』阿難！若有問者：『有有緣耶？』當如是答：『有亦有緣。』若有問者：『有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受也。』阿難！若有問者：『受有緣耶？』當如是答：『受亦有緣。』若有問者：『受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愛也。』阿難！是為緣愛有受，緣受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緣老死有愁感啼哭憂苦懊惱，皆緣老死有。如此具足，純生大苦陰。」

「阿難！緣生有老死者，此說緣生有老死，當知所謂緣生有老死：阿難！若無生；魚、魚種，鳥、鳥種，蚊、蚊種，龍、龍種，神、神種，鬼、鬼種，天、天種，人、人種，阿難！彼彼眾生隨彼彼處，若無『生』、各各無『生』者，設使離『生』，當有老死耶？」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老死因、老死習、老死本、老死緣者，謂此『生』也。所以者何？緣生故則有老死。」

「阿難，緣『有』有『生』者，此說緣『有』有『生』，當知所謂緣『有』有『生』：阿難！若無有魚、魚種，鳥、鳥種，蚊、蚊種，龍、龍種，神、神種，鬼、鬼種，天、天種，人、人種，阿難！彼彼眾生隨彼彼處無『有』、各各無『有』者，設使離『有』當有『生』耶？」答曰：「無

也。」阿難！是故當知：是生因、生習、生本、生緣者，謂此『有』也。所以者何？緣『有』故則有『生』。」

「阿難！緣『受』有『有』者，此說緣『受』有『有』，當知所謂緣『受』有『有』：阿難！若無『受』、各各無『受』者，設使離『受』，當復有『有』、施設有『有』耶？」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有因、有習、有本、有緣者，謂此『受』也。所以者何？緣『受』故則有『有』。」

「阿難！緣『愛』有『受』者，此說緣愛有受，當知所謂緣愛有受：阿難！若無『愛』、各各無『愛』者，設使離愛，當復有受、立於受耶？」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受因、受習、受本、受緣者，謂此愛也。所以者何？緣愛故則有受。」

「阿難！是爲緣愛有求，緣求有利，緣利有分，緣分有染欲，緣染欲有著，緣著有慳，緣慳有家，緣家有守。阿難！緣守故便有刀杖、鬥諍、諛諂、欺誑、妄言、兩舌，起無量惡不善之法，有如此具足，純生大苦陰。阿難！若無守、各各無守者，設使離守、當有刀杖鬥諍諛諂欺誑妄言兩舌、起無量惡不善之法耶？」答曰：「無也。」

難！是故當知是刀杖鬥諍諛諂欺誑妄言兩舌，起無量惡不善之法，是因、是習、是本、是緣者，謂此守也。所以者何？緣守故則有刀杖鬥諍諛諂欺誑妄言兩舌，起無量惡不善之法，有如此具足純生大苦陰。」

「阿難！緣家有守者，此說緣家有守，當知所謂緣家有守：阿難！若無家、各各無家者，設使離家、當有守耶？」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守因、守習、守本、守緣者，謂此家也。所以者何？緣家故則有守。」

「阿難！緣慳有家者，此說緣慳有家，當知所謂緣慳有家：阿難！若無慳、各各無慳者，設使離慳，當有家耶？」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家因、家習、家本、家緣者，謂此慳也。所以者何？緣慳故則有家。」

「阿難！緣著有慳者，此說緣著有慳，當知所謂緣著有慳：阿難！若無著、各各無著者，設使離著，當有慳耶？」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慳因、慳習、慳本、慳緣者，謂此著也。所以者何？緣著故則有慳。」

「阿難！緣欲有著者，此說緣欲有著，當知所謂緣欲有著：阿難！若無欲、各各無欲者，設使離欲，當有著耶？」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

當知：是著因、著習、著本、著緣者，謂此欲也。所以者何？緣欲故則有著。」

「阿難！緣分有染欲者，此說緣分有染欲，當知所謂緣分有染欲：阿難！若無分、各各無分者，設使離分、當有染欲耶？」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染欲因、染欲習、染欲本、染欲緣者，謂此分也。所以者何？緣分故則有染欲。」

「阿難！緣利有分者，此說緣利有分；當知所謂緣利有分：阿難！若無利、各各無利者，設使離利當有分耶？」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分因、分習、分本、分緣者，謂此利也。所以者何？緣利故則有分。」

「阿難！緣求有利者，此說緣求有利，當知所謂緣求有利：阿難！若無求、各各無求者，設使離求當有利耶？」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利因、利習、利本、利緣者，謂此求也。所以者何？緣求故則有利。」

「阿難！緣愛有求者，此說緣愛有求，當知所謂緣愛有求：阿難！若無愛、各各無愛者，設使離愛當有求耶？」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求因、求習、求本、求緣者，謂此愛也。所以者何？緣愛故則有求。」

「阿難！欲愛及有愛，此二法因覺、緣覺致

來。阿難！若有問者：『覺有緣耶？』當如是答：

『覺亦有緣。』若有問者：『覺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更樂也。』當知所謂緣更樂（更樂：六識對六塵之觸）有覺。阿難！若無有眼更樂，各各無眼更樂者，設使離眼更樂、當有緣眼更樂生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耶？」答曰：「無也。」「阿難！若無耳鼻舌身意更樂，各各無意更樂者，設使離意更樂，當有緣意更樂生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耶？」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覺因、覺習、覺本、覺緣者，謂此更樂也。所以者何？緣更樂故則有覺。阿難！若有問者：『更樂有緣耶？』當如是答：『更樂有緣。』若有問者：『更樂有何緣？』當如是答：『緣名色也。』當知所謂緣名色有更樂。阿難！所行所緣有名身，離此行、離此緣，有『有』對更樂耶？」答曰：「無也。」「阿難！所行所緣有色身，離此行、離此緣，有增語更樂耶？」答曰：「無也。」「設使離名身及色身，當有更樂、施設更樂耶？」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更樂因、更樂習、更樂本、更樂緣者，謂此名色也。所以者何？緣名色故則有更樂。」

「阿難！若有問者：『名色有緣耶？』當如是答：『名色有緣。』若有問者：『名色有何緣？』

當如是答：『緣識也。』當知所謂緣識有名色。阿難！若識不入母胎者，有名色成此身耶？」答曰：「無也。」「阿難！若識入胎即出者，名色會精耶？」答曰：「不會。」「阿難！若幼童男、童女識，初斷壞不有者，名色轉增長耶？」答曰：「不也。」「阿難！是故當知：是名色因、名色習、名色本、名色緣者，謂此識也。所以者何？緣識故則有名色。」

「阿難！若有問者：『識有緣耶？』當如是答：『識亦有緣。』若有問者：『識有何緣？』當如是答：『緣名色也。』當知所謂緣名色有識。阿難！若識不得名色，若識不立不倚名色者，識寧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苦耶？」答曰：「無也。」「阿難！是故當知：是識因、識習、識本、識緣者，謂此名色也。所以者何？緣名色故則有識。阿難！是為緣名色有識，緣識亦有名色。由是增語，增語說傳，傳說可施設『有』，謂識、名色共俱也。」

「阿難！云何有一見有神耶？」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教而聽。佛言：「阿難！或有一見覺是神，

或復有一不見覺是神；見神能覺，然神法能覺。或復有一不見覺是神，亦不見神能覺；然神法能覺，但見神無所覺。阿難！若有一見覺是神者，應當問彼：『汝有三覺：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汝此三覺，為見何覺是神耶？』阿難！當復語彼：『若有覺樂者，彼於爾時二覺滅：苦覺、不苦不樂覺。彼於爾時唯覺樂覺，樂覺者是無常法、苦法、滅法。若樂覺已滅，彼不作是念：非為神滅耶？』

「阿難！若復有一覺苦覺者，彼於爾時二覺滅：樂覺、不苦不樂覺。彼於爾時唯覺苦覺，苦覺者是無常法、苦法、滅法。若苦覺已滅，彼不作是念：非為神滅耶？」阿難！若復有一覺不苦不樂覺者，彼於爾時二覺滅：樂覺、苦覺。彼於爾時唯覺不苦不樂覺。不苦不樂覺者是無常法、苦法、滅法。若不苦不樂覺已滅，彼不作是念：非為神滅耶？阿難！彼如是無常法，但離苦樂當復見覺是神耶？」答曰：「不也。」「阿難！是故彼如是無常法，但離苦樂不應復見覺是神也。」

「阿難！若復有一不見覺是神，然神能覺見、神法能覺者，應當語彼：『汝若無覺者，覺不可得。不應說是我所有。』阿難！彼當復如是見：『覺不是神，然神能覺見。』神法能覺耶？」答曰：「不也。」「阿難！是故彼不應如是見：『覺

非神，神能覺。』見神法能覺。阿難！若復有一『不見覺是神，亦不見神能覺，然神法能覺，但見神無所覺』者，應當語彼：『汝若無覺，都不可得。神離覺者，不應神清淨。』阿難！彼當復見：覺非神，亦不見神能覺、神法能覺。但見神無所覺耶？」答曰：「不也。」阿難！是故彼不應如是見：覺非神。亦不見神能覺、神法能覺。但見神無所覺；是謂有一見有神也。」

「阿難！云何有一不見有神耶？」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爲法本，世尊爲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爲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教而聽。佛言：「阿難！或有一『不見覺是神，亦不見神能覺，然神法能覺，亦不見神無所覺。』彼如是不見已，則不受此世間。彼不受已，則不疲勞；不疲勞已，便般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謂增語，增語說傳，傳說可施設有。知是者則無所受。阿難！若比丘如是正解脫者，此不復有『見如來終，見如來不終，見如來終不終，見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是謂有一不見有神也。」

「阿難！云何有一有神施設而施設耶？」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爲法本，世尊爲法主；法由

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爲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教而聽。佛言：「阿難！或有一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或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或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或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阿難！若有一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少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

「阿難！如是有一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少色，是神見著而著。阿難！若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無量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

「阿難！如是有一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無量色，是神見著而著。阿難！若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少無色是神施

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少無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

「阿難！如是有一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少無色是神見著而著；阿難！若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無量無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

「阿難！如是有一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無量無色是神見著而著。是謂有一有神施設而施設也。阿難！云何有一無神施設而施設耶？」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爲法本，世尊爲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爲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阿難！若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非今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少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

「阿難！如是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非少色是神不見著而著。阿難！若復有一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非今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無量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

「阿難！如是有一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非無量色是神不見著而著。阿難！若復有一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非今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少無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非少無色是神不見著而著。阿難！若復有一非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非今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無量無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非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非無量無色是神不見著而著。阿難！是謂有一無神施設而施設也。」

「復次阿難！有七識住及二處。云何七識住？有色眾生若干身若干想，謂人及欲天；是謂第一識住。復次阿難！有色眾生若干身一想，謂梵天初生不夭壽；是謂第二識住。復次阿難！有色眾生一身



若干想，謂晃昱天；是謂第三識住。復次阿難！有色眾生一身一想，謂遍淨天；是謂第四識住。復次阿難！有無色眾生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處，是空處成就遊，謂無量空處天；是謂第五識住。復次阿難！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處，是識處成就遊，謂無量識處天；是謂第六識住。復次阿難！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處，是無所有處成就遊，謂無所有處天；是謂第七識住。阿難！云何有二處？有色眾生無想無覺，謂無想天，是謂第一處。復次阿難！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謂非有想非無想處天，是謂第二處。」

「阿難！第一識住者，有色眾生若干身若干想，謂人及欲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答曰：「不也。」「阿難！第二識住者，有色眾生若干身一想，謂梵天初生不夭壽；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答曰：「不也。」「阿難！第三識住者，有色眾生一身若干想，謂晃昱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

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答曰：「不也。」「阿難！第四識住者，有色眾生、身一想，謂遍淨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答曰：「不也。」「阿難！第五識住者，無色眾生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處；是空處成就遊，謂無量空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答曰：「不也。」「阿難！第六識住者，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處，是識處成就遊，謂無量識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答曰：「不也。」「阿難！第七識住者，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處，是無所有處成就遊，謂無所有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答曰：「不也。」「阿難！第一處者，有色眾生無想無覺，謂無想天；若有比丘知彼處、知彼處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

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處、計著『住彼處』耶？」  
答曰：「不也。」「阿難！第二處者，無色眾生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謂非有想非無想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處、知彼處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處、計著『住彼處』耶？」  
答曰：「不也。」「阿難！若有比丘、彼七識住及二處知如真，心不染著得解脫者，是謂比丘阿羅訶名慧解脫。」

「復次阿難！有八解脫。云何爲八？色觀色，是謂第一解脫。復次內無色想外觀色，是謂第二解脫。復次淨解脫，身作證成就遊，是謂第三解脫。復次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處，是無量空處成就遊，是謂第四解脫。復次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處，是無量識處成就遊，是謂第五解脫。復次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處，是無所有處成就遊，是謂第六解脫。復次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第七解脫。復次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解脫、身作證成就遊，及慧觀諸漏盡知，是謂第八解脫。阿難！若有比丘，彼七識住及二處知如真，心不染著，得解脫；及此八解脫順逆，身作證成就遊，亦慧觀諸漏盡者，是謂比丘阿羅訶、名俱

解脫。」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卷第六（第136經）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何所』是事有故？『何所』起？『何所』繫著？『何所』見我？諸比丘！令彼衆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首，長道驅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不知本際？」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唯願哀愍，廣說其義；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爲汝說。諸比丘！色有故；是色事起，於色繫著，於色見我，令衆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首，長道驅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諸比丘！色是常耶？爲非常耶？」答曰：「無常，世尊！」復問：「若無常者是苦耶？」答曰：「是苦，世尊！」「如是！比丘！若無常者是苦，是苦有故是事起，繫著見我，令彼衆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首，長道驅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是故諸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如是觀者是名

正慧。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如是見聞覺知，求得隨憶、隨覺、隨觀：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有見言：『有我，有此世，有他世；有常，有恒，不變易』，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復有見：『非此我，非此我所；非當來我，非當來我所；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

「若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見處觀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觀者，於佛狐疑斷，於法僧狐疑斷，是名比丘不復堪任作身口意業、趣三惡道；正使放逸諸聖弟子，皆悉不從向於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作苦後邊。」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三七）第二經亦如是，差別者於苦集滅道狐疑斷。

（一三八）第三經亦如是，差別者於佛法僧狐疑斷，於苦集滅道狐疑斷。

# 雜阿含經卷第七（第139經）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繫？何所著？何所見我？若未起憂悲惱苦令起、已起憂悲惱苦重令增廣？」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廣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佛告諸比丘：「色有故色起，色繫著故於色見我，未起憂悲惱苦令起，已起憂悲惱苦重令增廣；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諸比丘！於意云何？色爲常耶？爲非常耶？」答曰：「無常，世尊！」復問：「若無常者是苦耶？」答曰：「是苦，世尊！」「如是比丘！若無常者是苦，是苦有故是事起，繫著見我；若未起憂悲惱苦令起，已起憂悲惱苦重令增廣；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故諸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復見聞覺識起求憶，隨覺隨觀；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見有我、有世間、有此世有他世，常恒不變易，彼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復有見非此世我、非此世我所、

非當來我、非當來我所，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正慧。若多聞聖弟子，於此六見處，觀察非我、非我所，如是觀者，於佛狐疑斷，於法僧狐疑斷；是名比丘！多聞聖弟子不復堪任作身口意業趣三惡道；正使放逸聖弟子，決定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來、作苦邊。」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次經亦如是。差別者：苦集滅道狐疑斷。

次經亦如是。差別者：佛法僧苦集滅道狐疑斷。

#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

## 佛說長阿含第二分《大緣方便經》第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流沙國劫摩沙住處，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阿難在閑靜處作是念言：「甚奇！甚特！世尊所說十二因緣法之光明、甚深難解。如我意觀，猶如目前，以何為深？」於是阿難即從靜室起。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我向於靜室默自思念：甚奇！甚特！世尊所說十二因緣法之光明、甚深難解。如我意觀，如在目前，以何為深？」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止！勿作此言。十二因緣法之光明，甚深難解。阿難！此十二因緣難見難知。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未見緣者，若欲思量、觀察、分別其義者，則皆荒迷，無能見者。」

「阿難！我今語汝：老死有緣。若有問言：『何等是老死緣？』應答彼言：『生是老死緣。』若復問言：『誰是生緣？』應答彼言：『有是生緣。』若復問言：『誰是有緣？』應答彼言：『取是有緣。』若復問言：『誰是取緣？』應答彼言：『愛是取緣。』若復問言：『誰是愛緣？』應答彼言：『受是愛緣。』若復問言：『誰是受緣？』應答彼言：『觸是受緣。』若復問言：『誰為觸緣？』

應答彼言：『六入是觸緣。』若復問言：『誰為六入緣？』應答彼言：『名色是六入緣。』若復問言：『誰為名色緣？』應答彼言：『識是名色緣。』若復問言：『誰為識緣？』應答彼言：『行是識緣。』若復問言：『誰為行緣？』應答彼言：『癡是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緣六入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憂悲苦惱大患所集。是為此大苦陰緣。』

佛告阿難：「緣生有老死，此為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生者，寧有老死不？」阿難答曰：「無也。」是故阿難！以此緣知老死由生，緣生有老死；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又告阿難：「緣『有』有生，此為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欲有、色、無色有』者，寧有生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生由有，緣『有』有生；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又告阿難：「緣『取』有『有』，此為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欲取、見取、戒取、我取者』，寧有『有』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有由取，緣『取』有『有』；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又告阿難：「緣愛有取，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欲愛、有愛、無有愛』者，寧有『取』不？」答曰無有。「阿難！我以此緣，知取由愛，緣『愛』有『取』；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又告阿難：「緣『受』有『愛』，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者，寧有『愛』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愛』由『受』，緣受有『愛』。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當知因『愛』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護。阿難！由有護故，有刀杖諍訟，作無數惡。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護』者，當有刀杖諍訟，起無數惡不？」答曰無也。「是故阿難！以此因緣，知刀杖諍訟由『護』而起，緣『護』有刀杖諍訟。阿難！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又告阿難：「因守有護，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守』者，寧有『護』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護由守，因守有護。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因嫉有守，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嫉者，寧有守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

此緣，知守由嫉。因嫉有守。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因著有嫉，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著』者，寧有嫉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嫉由著，因著有嫉。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因欲有著，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欲者，寧有著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著由欲，因欲有著。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因用有欲，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用者，寧有欲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欲由用，因用有欲。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因利有用，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利者，寧有用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用由利。因利有用。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因求有利，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求者，寧有利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利由求，因求有利。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因愛有求，此爲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愛者，寧有求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求由愛，因愛有求。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又告阿難：「因『愛』有求，至於守護。『受』亦如是，因『受』有『求』，至於守護。」

佛告阿難：「緣『觸』有『受』，此爲何義？

阿難！若使無眼、無色、無眼識者，寧有『觸』不？」答曰無也。「若無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者，寧有『觸』不？」答曰無也。「阿難！若使一切眾生無有『觸』者，寧有『受』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是義，知『受』由『觸』，緣『觸』有『受』。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緣『名色』有『觸』，此為何義？若使一切眾生無有『名色』者，寧有『心觸』不？」答曰無也。「若使一切眾生無『形色相貌』者，寧有『身觸』不？」答曰無也。「阿難！若無『名色』，寧有『觸』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是緣，知『觸』由『名色』，緣『名色』有觸。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緣『識』有『名色』，此為何義？若『識』不入母胎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若『識』入胎不出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若『識』出胎，嬰孩壞敗，『名色』得增長不？」答曰無也。「阿難！若無『識』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是緣，知『名色』由『識』，緣『識』有『名色』。我所說者義在於此。」

「阿難！緣『名色』有『識』，此為何義？若

『識』不住『名色』，則『識』無住處；若無住處，寧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不？」答曰無也。「阿難！若無『名色』寧有『識』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識』由『名色』，緣『名色』有『識』。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是故『名色』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苦悲惱大苦陰集』。阿難！齊是為語，齊是為應，齊是為限，齊是為演說，齊是為智觀，齊是為眾生。」

「阿難！諸比丘於此法中如實正觀，無漏心解脫；阿難！此比丘當名為慧解脫。如是解脫比丘，如來終亦知，如來不終亦知，如來終不終亦知，如來非終非不終亦知。何以故？阿難！齊是為語，齊是為應，齊是為限，齊是為演說，齊是為智觀，齊是為眾生。如是盡知己，無漏心解脫比丘不知不見；如是知見。」

「阿難！夫計我者，齊幾名我見？名色與受俱，計以為我。有人言『受』非我，我是『受』；或有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是我；或有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非我，但『愛』是我。阿難！彼見我者言『受』是我。當語

彼言：『如來說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當有樂受時，無有苦受、不苦不樂受；有苦受時，無有樂受、不苦不樂受；有不苦不樂受時，無有苦受、樂受。所以然者，阿難！樂觸緣生樂受，若『樂觸』滅，『受』亦滅。阿難！苦觸緣生苦受，若苦觸滅，受亦滅；不苦不樂觸緣生不苦不樂受，若不苦不樂觸滅，受亦滅。」

「阿難！如兩木相攢，則有火生。各置異處則無有火。此亦如是：因樂觸緣，故生樂受；若樂觸滅，受亦俱滅。因苦觸緣，故生苦受；若苦觸滅，受亦俱滅。因不苦不樂觸緣，生不苦不樂受；若不苦不樂觸滅，受亦俱滅。阿難！此三受，有爲、無常，從因緣生；盡法、滅法，爲朽壞法；彼非我有，我非彼有，當以正智，如實觀之。阿難！彼見『我』者，以受爲『我』，彼則爲非。」

「阿難！彼見『我』者言：『受非我、我是受』者。當語彼言：『如來說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若樂受是我者，樂受滅時則有二我，此則爲過。若苦受是我者，苦受滅時則有二我，此則爲過。若不苦不樂受是我者，不苦不樂受滅時則有二我，此則爲過。』阿難！彼見『我』者言：『受非我，我是受。』彼則爲非。」

「阿難！彼計我者作此說：『受非我，我非

受，「受法」是我。』當語彼言：『一切無受，汝云何言有「受法」？汝是「受法」耶？』對曰『非是。』是故阿難！彼計我者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是我。彼則爲非。阿難！彼計我者作是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非我，但「愛」是我』者，當語彼言：『一切無「受」，云何有「愛」？汝是「愛」耶？』對曰『非也。』是故阿難！彼計我者言受非我，我非受，受法非我，愛是我者，彼則爲非。阿難！齊是爲語，齊是爲應，齊是爲限，齊是爲演說，齊是爲智觀，齊是爲眾生。」

「阿難！諸比丘於此法中如實正觀，於無漏心解脫，阿難！此比丘當名爲慧解脫。如是解脫心比丘，有我亦知，無我亦知，有我無我亦知，非有我非無我亦知；何以故？阿難！齊是爲語，齊是爲應，齊是爲限，齊是爲演說，齊是爲智觀，齊是爲眾生。如是盡知己，無漏心解脫比丘不知不見。如是知見。」

佛語阿難：「彼計我者齊已爲定。彼計我者或言少色是我、或言多色是我、或言少無色是我、或言多無色是我；阿難！彼言少色是我者：『定少色是我。我所見是，餘者爲非。』多色是我者：『定多色是我。我所見是，餘者爲非。』少無色是我



者：『定少無色是我。我所見是，餘者爲非。』多無色是我者：『定多無色是我。我所見是，餘者爲非。』」

佛告阿難：「七識住、二入處；諸有沙門婆羅門言：『此處安隱，爲救、爲護、爲舍、爲燈、爲明、爲歸、爲不虛妄、爲不煩惱。』云何爲七？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此是初識住處；諸沙門婆羅門言：『此處安隱，爲救、爲護、爲舍、爲燈、爲明、爲歸、爲不虛妄、爲不煩惱。』阿難！若比丘知初識住，知集、知滅、知味、知過、知出要，如實知者，阿難！彼比丘言：『彼非我、我非彼。』如實知見。」

「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梵光音天是；或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或有眾生身一想，遍淨天是；或有眾生住空處、或有眾生住識處、或有眾生住不用處，是爲七識住處；或有沙門婆羅門言：『此處安隱，爲救、爲護、爲舍、爲燈、爲明、爲歸、爲不虛妄、爲不煩惱』；阿難！若比丘知七識住、知集、知滅、知味、知過、知出要，如實知見；彼比丘言：『彼非我，我非彼。』如實知見，是爲七識住。」

「云何二入處？無想入，非想非無想入，是爲阿難此二入處；或有沙門婆羅門言：『此處安隱，

爲救、爲護、爲舍、爲燈、爲明、爲歸，爲不虛妄、爲不煩惱』，阿難！若比丘知二入處、知集、知滅、知味、知過、知出要，如實知見；彼比丘言：『彼非我，我非彼。』如實知見，是爲二入。」

「阿難！復有八解脫：云何八？色觀色，初解脫。內色想觀外色，二解脫。淨解脫，三解脫。度色想、滅有對想、不念雜想，住空處，四解脫。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度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七解脫。滅盡定，八解脫。阿難！諸比丘於此八解脫，逆順遊行入出自在，如是比丘得俱解脫。」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緣起經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與無量無數聲聞菩薩天人等俱。爾時世尊告苾芻眾：「吾當爲汝宣說緣起初差別義，汝應諦聽！極善思惟。吾今爲汝分別解說。」苾芻眾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言：「云何名緣起初？謂依此有故彼有，此

生故彼生。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起愁歎苦憂惱，是名爲純大苦蘊集。如是名爲緣起初義。」

「云何名爲緣起差別？謂無明緣行者：云何無明？謂於前際無知，於後際無知，於前後際無知，於內無知，於外無知，於內外無知，於業無知，於異熟無知，於業異熟無知，於佛無知，於法無知，於僧無知，於苦無知，於集無知，於滅無知，於道無知，於因無知，於果無知，於因已生諸法無知，於善無知，於不善無知，於有罪無知，於無罪無知，於應修習無知，於不應修習無知，於下劣無知，於上妙無知，於黑無知，於白無知，於有異分無知，於緣已生或六觸處如實通達無知，如是於彼彼處如實無知、無見、無現觀，愚癡無明黑闇，是謂無明。云何爲行？行有三種：謂身行、語行、意行，是名爲行。行緣識者：云何爲識？謂六識身；一者眼識，二者耳識，三者鼻識，四者舌識，五者身識，六者意識，是名爲識。識緣名色者：云何爲名？謂四無色蘊，一者受蘊，二者想蘊，三者行蘊，四者識蘊。云何爲色？謂諸所有色，一切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此色前『名』總略爲一，合名名色，是謂名色。名色緣六處者，云何六處？謂六內

處：一眼內處，二耳內處，三鼻內處，四舌內處，五身內處，六意內處，是謂六處。六處緣觸者，云何爲觸？謂六觸身：一者眼觸，二者耳觸，三者鼻觸，四者舌觸，五者身觸，六者意觸，是名爲觸。觸緣受者，云何爲受？受有三種：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是名爲受。受緣愛者，云何爲愛？愛有三種：謂欲愛、色愛、無色愛，是名爲愛。愛緣取者，云何爲取？謂四取：一者欲取，二者見取，三者戒禁取，四者我語取，是名爲取。取緣有者，云何爲有？『有』有三種：謂欲有、色有、無色有，是名爲有。有緣生者，云何爲生？謂彼彼有情，於彼彼有情類諸生等、生趣起出現蘊，得界、得處、得諸蘊，生起命根出現，是名爲生。生緣老死者，云何爲老？謂髮衰變，皮膚緩皺，衰熟損壞，身脊偻曲，黑鬢間身，喘息奔急，形貌儂前，憑據策杖，昏昧羸劣，損減衰退，諸根耄熟，功用破壞，諸行朽故，其形腐敗，是名爲老。云何爲死？謂彼彼有情，從彼彼有情類終盡壞沒，捨壽捨煖，命根謝滅，棄捨諸蘊，死時運盡，是名爲死。此死前老，總略爲一，合名老死。如是名爲緣起差別義。苾芻！我已爲汝等說所標緣起初差別義。」時薄伽梵說是經已，聲聞菩薩天人等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得未曾有，信受奉行。

## 增壹阿含經序

晉沙門釋道安撰

四阿含義同中阿含，首已明其旨，不復重序也。增壹阿含者，此法條貫以數相次也；數終十，令加其一，故曰增一也。且數數皆增，以增爲義也。其爲法也多錄禁律，繩墨切厲，乃度世檢括也。外國巖岫之士，江海之人，於四阿含多詠味。茲焉有外國沙門曇摩難提者，兜佉勒國人也；齟齬出家，孰與廣聞，誦二阿含，溫故日新。周行諸國無土不涉，以秦建元二十年來詣長安。外國鄉人咸皆善之，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令出焉，佛念譯傳，曇嵩筆受；歲在甲申夏出，至來年春乃訖。爲四十一卷，分爲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余與法和共考正之，僧習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專在斯業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須蜜僧伽羅刹，傳此五大經。自法東流，出經之優者也。四阿含，四十應真之所集也，十人撰一部。題其起盡，爲錄偈焉，懼法留世久、遺逸散落也。斯土前出諸經班班，有其中者今爲二阿含，各爲新錄一卷。全其故目，注其得失，使見經尋之差異也，合上下部四百七十二經。凡諸學士撰此二

阿含。其中往往有律語，外國不通與沙彌白衣共視也，而今已後，幸共護之，使與律同，此乃茲邦之急者也。斯諄諄之誨，幸勿藐藐聽也。廣見而不知護禁，乃是學士通中創也。中本起康孟祥出，出大愛道品。乃不知是禁經：比丘尼法甚慊（慊）切，真割而去之，此乃是大鄙，可痛恨者也。此二經有力道士乃能見，當以著心焉。如其輕忽不以爲意者，幸我同志鳴鼓攻之可也。

## 增壹阿含經卷第一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 序品第一

自歸能仁第七仙，演說賢聖無上軌，  
永在生死長流河，世尊今爲度黎庶。  
尊長迦葉及眾僧，賢哲阿難無量聞，  
善逝泥曰供舍利，從拘夷國至摩竭。  
迦葉端思行四等，此眾生類墜五道，  
正覺演道今去世，憶尊巧訓懷悲泣。  
迦葉思惟正法本，云何流布久在世？  
最尊種種吐言教，總持懷抱不漏失，  
誰有此力集眾法，在在處處因緣本？

今此眾中智慧士，阿難賢善無量聞，即擊撻椎集四部，比丘八萬四千家，盡得羅漢心解脫，以脫縛著處福田。迦葉哀愍於世故，加憶尊恩過去報；世尊授法付阿難，願布演法長存世。云何次第不失緒？三阿僧祇集法寶，使後四部得聞法、已聞使得離眾苦？阿難便辭吾不堪，諸法甚深若干種，豈敢分別如來教，佛法功德無量智？今尊迦葉能堪任，世雄以法付耆舊，大迦葉今為眾人，如來在世請半坐。迦葉報言雖有是，年衰朽老多忘失，汝今總持智慧業，能使法本恒在世，我今有三清淨眼，亦復能知他心智，一切眾生種種類，無有能勝尊阿難。梵天下降及帝釋，護世四王及諸天，彌勒兜術尋來集，菩薩數億不可計，彌勒梵釋及四王，皆悉叉手而啓白，一切諸法佛所印，阿難是我法之器，若使不欲法存者，便為壞敗如來教，願存本要為眾生，得濟危厄度眾難，釋師出世壽極短，肉體雖逝法身在，當令法本不斷絕，阿難勿辭時說法。

迦葉最尊及聖眾，彌勒梵釋及四王，哀請阿難時發言，使如來教不滅盡，阿難仁和四等具，意轉入微師子吼，顧盼四部瞻虛空，悲泣揮淚不自勝，便奮光明和頻色，普照眾生如日初，彌勒睹光及釋梵，收捨遲聞無上法，四部寂靜專一心，欲得聞法意不亂，尊長迦葉及聖眾，直視睹顏目不眵。時阿難說經無量，誰能備具為一聚，我今當為作三分，造立十經為一偈，契經一分律二分，阿毘曇經復三分，過去三佛皆三分，契經律法為三藏，契經今當分四段，次名增一二名中，二名曰長多瓔珞，雜經在後為四分。尊者阿難作是念：如來法身不敗壞，永存於世不斷絕，天人得聞成道果，或有一法義亦深，難持難誦不可憶；我今當集一法義，一一相從不失緒。亦有二法還就二，三法就三如連珠，四法就四五亦然，五法次六六次七，八法義廣九次第，十法從十至十一，如是法寶終不忘，亦恒處世久存在。於大眾中集此法，即時阿難昇乎座，

彌勒稱善快哉說，諸法義合宜配之，更有諸法宜分部，世尊所說各各異，菩薩發意趣大乘，如來說此種種別，人尊說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精進，禪智慧力如月初，速度無極諸法。諸有勇猛施頭目，身體血肉無所惜，妻妾國財及男女，此名檀度不應棄；戒度無極如金剛，不毀不犯無漏失，持心護戒如坏瓶，此名戒度不應棄；或有人來截手足，不起瞋恚忍力強，如海含容無增減，此名忍度不應棄；諸有造作善惡行，身口意三無厭足，妨人諸行不至道，此名進度不應棄；諸有坐禪出入息，心意堅固無亂念，正使地動身不傾，此名禪度不應棄；以智慧力知塵數，劫數兆載不可稱，書疏業聚意不亂，此名智度不應棄；諸法甚深論空理，難明難了不可觀，將來後進懷狐疑，此菩薩德不應棄。阿難自陳有是念，菩薩之行愚不信，除諸羅漢信解脫，爾乃有信無猶豫。四部之眾發道意，及諸一切眾生類，彼有牢信不狐疑，集此諸法爲一分。

彌勒稱善快哉說，發趣大乘意甚廣，或有諸法斷結使，或有諸法成道果。阿難說曰此云何？我見如來演此法，亦有不從如來聞，此法豈非當有疑？設我言見此義非，於將來眾便有虛，今稱諸經聞如是，佛處所在城國土，波羅捺國初說法，摩竭國降三迦葉，釋迦拘薩迦尸國，瞻波句留毘舍離，天宮龍宮阿須倫，乾沓和等拘尸城，正使不得說經處，當稱原本在舍衛。吾所從聞一時事，佛在舍衛及弟子，祇桓精舍修善業，孤獨長者所施園，時佛在中告比丘：當修一法專一心，思惟一法無放逸，云何一法謂念佛。法念僧念及戒念，施念去相次天念，息念安般及身念，死念除亂謂十念，此名十念更有十，次後當稱尊弟子，初化拘鄰真佛子，最後小者名須拔；以此方更了一法，二從二法三從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之法無不了，從一增一至諸法，義豐慧廣不可盡，一一契經義亦深，是故名曰增壹含。今尋一法難明了，難持難曉不可明，

比丘自稱功德業，今當稱之尊第一。猶如陶家所造器，隨意所作無狐疑，如是阿含增一法，三乘教化無差別。佛經微妙極甚深，能除結使如流河，然此增一最在上，能淨三眼除三垢，其有專心持增一，便為總持如來藏，正使今身不盡結，後生便得高才智。若有書寫經卷者，繒綵花蓋持供養，此福無量不可計，以此法寶難遇故。說此語時地大動，雨天華香至于膝，諸天在空歎善哉，上尊所說盡順宜。契經一藏律二藏，阿毘曇經為三藏，方等大乘義玄邃，及諸契經為雜藏。安處佛語終不異，因緣本末皆隨順，彌勒諸天皆稱善，釋迦文經得久存。彌勒尋起手執華，歡喜持用散阿難，此經真實如來說，使阿難尋道果成。

是時尊者阿難及梵天將諸梵迦夷天皆來會集，化自在天將諸營從皆來會聚，他化自在天將諸營從皆悉來會，兜術天王將諸天之眾皆來會聚，豔天將諸營從悉來會聚，釋提桓因將諸三十三天眾悉來集會，提頭賴吒天王將乾沓和等悉來會聚，毘留勒叉天王將諸鬼悉來會聚，毘留跋叉天王將諸龍眾悉來

會聚，毘沙門天王將閼叉羅剎眾悉來會聚。是時彌勒大士告賢劫中諸菩薩等：「卿等勸勵諸族子族姓女，諷誦受持增一尊法，廣演流布，使天人奉行。」說是語時，諸天、世人、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摩侯勒、甄陀羅等各各白言：「我等盡共擁護是善男子善女人、諷誦受持增一尊法，廣演流布，終不中絕。」時尊者阿難告優多羅曰：「我今以此增一阿含囑累於汝。善諷誦讀，莫令漏減。所以者何？其有輕慢此尊經者，便為墮落，為凡夫行。何以故？此修多羅增一阿含，出三十七道品之教，及諸法皆由此生。」時大迦葉問阿難曰：「云何阿難、增一阿含乃能出生三十七道品之教？及諸法皆由此生？」阿難報言：「如是如是！尊者迦葉！增一阿含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皆由此生。且置增一阿含，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迦葉問言：「何等偈中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是諸法本，便出生一切善法。以生善法，心意清淨，是故迦葉！諸佛世尊身口意行，常修清淨。」迦葉問曰：「云何阿難、增壹阿含獨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餘四阿含亦復出

生乎？」阿難報言：「且置！迦葉！四阿含義，一偈之中盡具足諸佛之教及辟支佛聲聞之教。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諸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意清淨者則不顛倒，以無顛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得成就；以成道果豈非諸法乎？」迦葉問曰：「云何阿難？以此增一付授優多羅？不囑累餘比丘一切諸法乎？」阿難報言：「增一阿含則是諸法，諸法則是增一阿含，一無有二。」迦葉問曰：「以何等故？以此增一阿含囑累優多羅，不囑累餘比丘乎？」阿難報曰：「迦葉當知：昔者九十一劫，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此優多羅比丘，名曰伊俱優多羅。爾時彼佛以增一之法囑累此人，使諷誦讀。自此以後三十一劫，次復有佛名式詰如來至真等正覺；爾時此優多羅比丘，名曰伽優多羅；式詰如來復以此法囑累其人，使諷誦讀。即彼三十一劫中，毘舍婆如來至真等正覺復出於世，爾時此優多羅比丘，名龍優多羅；復以此法囑累其人，使諷誦讀。迦葉當知：此賢劫中有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優多羅比丘，名雷電優多羅；復以此法囑累其人，使諷誦讀。此賢劫中次復有佛，名拘那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

世，爾時優多羅比丘，名天優多羅；復以此法囑累其人，使諷誦讀。此賢劫中次復有佛，名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優多羅比丘，名梵優多羅；復以此法囑累其人，使諷誦讀。迦葉當知：今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今此比丘名優多羅；釋迦文佛雖般涅槃，比丘阿難猶存於世。世尊以法盡以囑累我，我今復以此法授與優多羅。所以者何？當觀其器，察知原本，然後授法。何以故？過去時於此賢劫中，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現於世；爾時有王名摩訶提婆，以法治化，未曾阿曲，壽命極長，端正無雙，世之希有。八萬四千歲中，於童子身而自遊戲；八萬四千歲中以太子身，以法治化；八萬四千歲中復以王法，治化天下。迦葉當知：爾時世尊遊甘梨園中，食後如昔常法中庭經行，我乃侍者。爾時世尊便笑，口出五色光；我見已，前長跪，白世尊曰：『佛不妄笑，願聞本末。如來至真等正覺終不妄笑。』爾時迦葉！佛告我言：『過去世時，於此賢劫中有如來，名拘留孫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復於此處為諸弟子而廣說法，復次於此賢劫中，復有拘那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彼佛亦於此處而廣說法。次復此賢劫中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

於世，迦葉如來亦於此處而廣說法。』爾時迦葉！我於佛前長跪白佛言：『願令後釋迦文佛亦於此處與諸弟子具足說法，此處便爲四如來金剛之座，恒不斷絕。』爾時迦葉！釋迦文佛於彼坐便告我言：『阿難！昔者此坐賢劫之中有王出世，名摩訶提婆，乃至八萬四千歲以王法教化，訓之以德。經歷年歲，便告劫比言：『若見我首有白髮者，便時告吾。』爾時彼人聞王教令。復經數年，見王首上有白髮生，便前長跪，白大王曰：『大王當知：首上已生白髮。』時王告彼人言：『捉取金鐻，拔吾白髮，著吾手中。』爾時彼人受王教令，便執金鐻，前拔白髮。爾時大王見白髮已，便說此偈：

於今我首上，已生衰耗毛，

天使已來至，宜當時出家，

『我今已食人中之福，宜當自勉昇天之德，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離於眾苦。』爾時王摩訶提婆便告第一太子名曰長壽：『卿今知不？吾首已生白髮，意欲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離於眾苦。汝紹吾位以法治化，勿令有失違吾言教，造凡夫行。所以然者？若有斯人違吾言者，便爲凡夫之行。凡夫者長處三塗八難之中。』爾時王摩訶提婆，以王之位授太子已，復以財寶賜與劫比，便於彼處剃除鬚髮，

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離於眾苦。於八萬四千歲，善修梵行，行四等心，慈悲喜護。身逝命終，生梵天上。時長壽王憶父王教，未曾暫捨；以法治化，無有阿曲，未經旬日，便復得作轉輪聖王，七寶具足。所謂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典藏寶、典兵寶，是謂七寶。復有千子勇猛智慧，能除眾苦，統領四方。時長壽王，以前王法如上作偈：

敬法奉所尊，不忘本恩報，

復能崇三業，智者之所貴。』

「我觀此義已，以此增一阿含授與優多羅比丘，何以故？一切諸法皆有所由。」時尊者阿難告優多羅曰：「汝前作轉輪聖王時不失王教，今復以此法而相囑累，不失正教，莫作凡夫之行。汝今當知：若有違失如來善教者，便墮凡夫地中。何以故？時王摩訶提婆，不得至竟解脫之地，未得解脫至安隱處。雖受梵天福報，猶不至究竟。如來善業乃名究竟安隱之處，快樂無極，天人所敬，必得涅槃。以是之故，優多羅！當奉持此法，諷誦讀念，莫令缺漏。」爾時阿難便說偈曰：

於法當念故，如來由是生，

法興成正覺，辟支羅漢道。

法能除眾苦，亦能成果實，



念法不離心，今報後亦受。  
若欲成佛者，猶如釋迦文，  
受持三藏法，句逗不錯亂。  
三藏雖難持，義理不可窮，  
當誦四阿含，便斷天人徑。  
阿含雖難誦，經義不可盡，  
戒律勿令失，此是如來寶。  
禁律亦難持，阿含亦復然，  
牢持阿毘曇，便降外道術。  
宣暢阿毘曇，其義亦難持，  
當誦三阿含，不失經句逗。  
契經阿毘曇，戒律流布世，  
天人得奉行，便生安隱處。  
設無契經法，亦復無戒律，  
如盲投於冥，何時當見明？  
以是囑累汝，並及四部眾，  
當持勿輕慢，於釋迦文尼。

尊者阿難說是語時，天地六反震動。諸尊神天在虛空中，手執天華而散尊者阿難上，及散四部之眾。一切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加留羅、甄陀羅、摩休勒等，皆懷歡喜而悉歎曰：「善哉！善哉！尊者阿難！上中下言，悉無不善，於法當恭敬。誠如所說：諸天世人無不從法而得成就，

若有行惡便墮地獄餓鬼畜生。」爾時尊者阿難於四部眾中而師子吼，勸一切人奉行此法，爾時座上三萬天人得法眼淨。爾時四部之眾諸天世人聞尊者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央掘魔羅經卷第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無量菩薩摩訶薩俱，及四部眾、無量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毘舍遮、負多伽那、阿磋羅檀那婆王、日月天子、阿修羅及諸羅刹、護世主四天王、魔天等俱。爾時世尊廣說妙法度脫眾生，名曰執劍大方廣經。初中後善，究竟顯示善義善味，純一清淨、具足清白梵行之相。

說斯經已，舍衛城北去城不遠，彼處有村，村名薩那，有一貧窮婆羅門女，名跋陀羅。女生一子名一切世間現，少失其父，厥年十二，色力人相具足第一，聰明辯慧，微言善說。復有異村名頗羅呵私，有一舊住婆羅門師，名摩尼跋陀羅，善能通達四毘陀經。時世間現從其受學，謙順恭敬，盡心供養。諸根純熟，所受奉持。

爾時彼師暫受王請，留世間現守舍而去。婆羅門婦年少端正，見世間現即生染心，忽忘儀軌，前執其衣。時世間現白彼婦言：「仁今便爲是我之母，如何尊處而行非法？」內懷愧悚，捨衣遠避。爾時彼婦欲心熾盛，泣淚念言：「彼見斷絕，不隨

我意。若不見從，要斷其命，不使是人更餘婚娶。」即以指爪自畫其體，姪亂彌熾，自燒成病；行女人諂，莊嚴其身；以繩自繫，足不離地。

時摩尼跋陀事畢還家，見婦自懸，以刀截繩、高聲大叫而問之言：「誰爲此事？」時婦答言：「是世間現，欲行非法，強見陵逼，作如是事。」摩尼跋陀先知其人有大德力，即思惟言：「彼初生日，一切利利所有刀劍悉自拔出，利劍卷屈，墜落于地。令諸利利皆大恐怖。其生之日有如此異，當知是人有大德力。」思惟是已，語世間現：「汝是惡人，毀辱所尊。汝今非復真婆羅門，當殺千人可得除罪。」世間現稟性恭順，尊重師教，即白師言：「嗚呼和上！殺害千人，非我所應。」師即謂言：「汝是惡人，不樂生天作婆羅門耶？」答言：「和上！善哉奉命，即殺千人，還禮師足。」

師聞見已，生希有心：「汝大惡人，故不死耶？」復作念言：「今當令死。」而告之言：「殺一人，一一取指。殺千人已，取指作鬘，冠首而還，然後得成婆羅門耳。以是因緣，名央掘魔羅。」即白師言：「善哉和上！受教。」即殺千人、少一。爾時央掘魔母念子當飢，自持四種美食送往與之。子見母已，作是思惟：「當令我母得生天上。」即便執劍欲前斷命。

去舍衛國十由旬、少一丈，於彼有樹，名阿輸迦。爾時世尊以一切智，如是知時，如鷹王來。央掘魔羅見世尊來，執劍疾往，作是念言：「我今復當殺是沙門瞿曇。」爾時世尊示現避去，時央掘魔羅而說偈言：

住住大沙門，白淨王太子，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無貪染衣土，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毀形剃髮土，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知足持鉢土，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無畏師子遊，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雄健猛虎步，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儀雅鵝王趨，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安詳龍象行，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明朗日初出，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明朗盛滿月，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莊嚴真金山，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千葉蓮花眼，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素齒白蓮華，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善說真言舌，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眉間白毫相，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光澤紺青髮，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過膝臄長臂，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離欲馬王藏，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膝骨密不現，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手足赤銅甲，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輕舉躡虛足，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迦陵頻伽聲，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僑吉羅妙音，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百億勝光曜，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諸根善調伏，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十力悉具足，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善持四真諦，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說八道饒益，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三十二相具，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八十種妙好，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永滅諸愛欲，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莫令我起瞋，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未曾見奇特，  
我是央掘魔，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修羅因陀羅，  
及與諸羅刹，降是三憍慢。  
汝是何等人，如是極疾行，  
及我未下刀，知時宜速住。  
住住大沙門，不聞我名耶，  
我是央掘魔，今當速輪指。  
住住大沙門，其諸眾生類，  
若有聞我名，一切皆怖死，  
何況面見我，而得全身命。  
住住大沙門，汝是誰速說，  
爲天爲風耶？於我前疾去。  
住住大沙門，我今已疲乏，  
終不能及汝，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汝善持淨戒，  
宜速輪一指，莫度我境界。

爾時世尊猶如鵝王庠行七步，師子顧視，爲央掘魔  
羅而說偈言：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生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於實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作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爲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老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病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不死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染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漏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於法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於法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如法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憂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安隱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寂靜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於法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離憂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塵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離塵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羸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災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惱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離患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有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量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上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最勝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於恒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等高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於上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不壞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不可見，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深法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難見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微細法，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滿法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極難見，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定法，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諍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分別，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於無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解脫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寂靜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寂止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上止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斷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彼岸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

我住美妙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離虛偽，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破宅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伏慢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伏幻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伏癡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法界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入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純善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出世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無動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殿堂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不悔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休息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究竟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三毒斷，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煩惱斷，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有餘斷，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三毒盡，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於滅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於捨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覆護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依怙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趣向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洲渚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容受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伏慳嫉，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離渴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捨一切，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離一切，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一切止，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斷道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結斷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愛盡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離欲滅，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住涅槃際，而汝不覺知；  
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  
今當輸汝稅，無上善法水，  
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汝當住淨戒，  
我是等正覺，輸汝慧劍稅；  
我隨惡師慧，非法謂爲法；

應嘗至藥味，然後深自覺。  
一切畏杖痛，莫不愛壽命，  
取己可爲譬，勿殺勿教殺。  
如他己不異，如己他亦然，  
取己可爲譬，勿殺勿教殺。  
莫作羅刹形，人血常塗身，  
人血塗利劍，不宜恒在手。  
速捨首指鬘，離是二生業，  
二生非法求，是則惡羅刹。  
羔羊於母所，猶尙知孝養，  
哀哉汝可愍，爲惡師所誤；  
揮手奮利劍，而欲害所生，  
汝今所造業，惡逆過禽獸，  
殺害甚羅刹，兇暴踰修羅，  
永入弊魔黨，長與人類分。  
咄哉惡逆者，母恩世難報；  
懷妊苦十月，將護盡胎養；  
既生常鞠育，長夜忍苦穢；  
今且觀汝母：血淚盈目流，  
忘身愛念汝，躬自持食來，  
風吹髮蓬亂，塵土空污身，  
手足悉龜坼，眾苦集朽形，  
久受飢渴惱，寒暑亦備經，



逼切心狂亂，愁毒恒怨嗟。

爾時彼母見佛世尊與央掘魔羅往反苦論，子心降伏，縱身垂臂。念其子故說偈白佛：

久失寶藏今還得，塵穢壞眼今明淨，  
哀哉我子心迷亂，常以人血自塗身。

極利刀劍恒在手，多殺人眾成屍聚，  
當令此子隨順我，今敬稽首等正覺。

多人見罵難聽聞，汝子如是切責我。

爾時世尊告央掘魔羅：「此樹下者是汝之母，生育之恩深重難報，云何欲害令其生天？央掘魔羅！非法謂法，如春時焰，渴鹿迷惑；汝亦如是，隨惡師教而生迷惑。若諸眾生非法謂法，命終當墮無擇地獄。央掘魔羅！汝今疾來歸依如來；央掘魔羅！莫怖莫畏，如來大慈，是無畏處，等視眾生如羅侯羅；救療眾疾，無依作依。如來安隱，是蘇息處；諸無親者爲作親善，諸貧乞者爲作寶藏，失佛道者示無上道，爲諸恐怖而作覆護，爲諸漂溺而作舟梁。汝當疾捨利劍，出家學道。頂禮母足，悔過自洗；至誠啓請，求聽出家；濟度汝母，離三有苦。今輸稅汝：出家具足，汝今當飲甘露法水。汝久遊惡道，迷亂疲倦，今當休息。汝是稅主，我亦稅主，爲守道王；於一切眾生常受其稅，令得超渡生死有海。」爾時央掘魔羅即捨利劍。如一歲嬰兒

捉火即放，振手啼泣；時央掘魔羅捨鬘振手、發聲呼叫亦復如是。如人熟眠，蛇卒齧腳即時驚起，振手遠擲；央掘魔羅速捨指鬘亦復如是。爾時央掘魔羅如離非人所持，自知慚愧，血出遍身，淚流如雨。譬如有人爲蛇所螫，良醫爲咒令作蛇行；央掘魔羅宛轉腹行三十九旋亦復如是，然後進前，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奇哉正覺第一慈，調御人師爲我來，  
令我得度無知海、愚癡闇冥濤波惑。  
奇哉正覺無上悲，調御人師爲我來，  
度我生死曠野難、種種煩惱棘刺林。  
奇哉正覺第一喜，調御人師爲我來，  
令我得度諸迷惑、邪見虎狼禽獸難。  
奇哉正覺第一捨，調御人師爲我來，  
令我得度無擇獄，永離熾然無量苦。  
無依怙者爲作依，無親厚者爲作親，  
集眾惡業趣大苦，今爲我來作歸依。

爾時世尊告央掘魔羅：「汝今可起，速往母所。至誠悔過，求聽出家。」爾時央掘魔羅從佛足起，往至母所。圍旋多匝，五體投地；至誠懺悔，悲感大叫，即向其母而說偈言：

嗚呼慈母我大過，集諸惡業成罪積，  
隨惡師教行暴害，殺人一千唯少一。

我於今日歸依母，亦復歸依佛世尊，  
我今稽首禮母足，唯願哀愍聽出家。

爾時彼母說偈答言：

我今已聽汝，出家爲後世；  
我亦求如來，出家受具足。  
奇哉難思議，如來無有譬；  
佛今度我子，普哀諸世間。  
如來妙色身，功德無倫匹，  
我今少稱歎，最勝天中天。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善哉善女人，當得無間樂；  
今可聽汝子，於我前出家。  
汝今年衰老，出家時已過，  
但當深信樂，以法自蘇息。  
汝今且小待，波斯匿王至。

爾時天帝釋，將諸天眾姝女眷屬，放身光明照  
舍衛國，見央掘魔羅與佛相抗，力屈心變，摧伏歸  
悔；發大歡喜而說偈言：

奇哉十力雄，調御無與等，  
降伏央掘魔，常血塗身過。  
檀那因陀羅，阿修羅羅刹，  
兇暴夜叉鬼，及餘諸惡人，  
那伽緊那羅，大力迦樓羅，

彼聞央掘魔，恐怖皆閉目；  
何況人中王，見而不恐怖？  
彼初出生時，龍神咸振懼，  
一切諸刹利，鎧解刀劍落；  
何況人中王，見而不恐懼？  
如是兇惡業，如來悉調伏，  
佛力不思議，智慧境亦然。  
奇哉央掘魔，善住無染戒，  
梵行甚清淨，猶如真金山。  
奇哉我今日，快得善法利，  
我今當施與，央掘魔羅衣；  
唯願爲我受，世尊哀愍故。  
今施央掘魔，沙門隨法服，  
是大乞士王，世尊善觀察。

爾時帝釋白央掘魔羅言：「唯願大士受此天  
衣，以爲法服。」時央掘魔羅謂帝釋言：「汝是何  
等蚊蚋小蟲？我豈當受不信之施？汝是何等貪欲之  
驢？未度生死眾苦長流，自性羸形，何能施衣？當  
知汝是自性羸形，何能施人無價之衣？譬如國王有  
千力士，未見怨時，便已躓地，何能與彼敵國大王  
千力士戰？如是我受無價衣者，何能降伏億煩惱魔  
及自性魔？我當斷除無量煩惱；如佛所歎十二頭陀  
沙門行法，我應當學。汝非天王，無異生盲；汝天

帝釋，不知差別何等名為兇惡業。汝是蚊蚋，安能知我是兇惡人耶？嗚呼帝釋！汝知央掘魔羅是兇惡人，又能解知佛法正義；何等沙門初始出家，習無價衣耶？汝都不知出家淨法。嗚呼帝釋！汝是如來正法外人；如來長子上座迦葉，有摩尼等八萬寶庫，及餘寶藏其數無量，並餘種種無價寶衣，棄之如唾；出家學道，行沙門法，受行十二頭陀苦行；何故不習無價之衣，為放逸耶？上座迦葉棄捨種種甘膳之食，捨肉味食，受持修行不食肉法。家家乞食不惡惡想，始終常一苦樂無變；其所乞處有種種人：或言無者，或罵辱者；答言安樂，然後捨去，心不傾動。若言有者不生貪喜；答言安樂，受之而去，心不傾動。若以大財施眾僧者，於未來世眾僧受用，一一寶藏無有窮盡；以何等故不奉施僧？而自分付餓鬼貧窮孤獨乞白？帝釋！沙門法者不多積聚，乃至鹽油亦不受畜，是沙門法；奴婢田宅，若賣若買諸不淨物，非沙門法，是在家法；若施若受諸不淨物，悉皆如是。汝大愚癡聚，如是等輩，今當調伏；如治稊稗，害善苗者。我之所殺作指鬘者，彼等悉是壞法眾生，無有一人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者。」

爾時帝釋謂央掘魔羅：「不害相者，是則為法。如來等視一切眾生如羅侯羅，云何聽許調伏惡

人？」央掘魔羅言：「害與不害，差別之相，汝云何知？如幻士方便，他所不知。如是菩薩如幻境界，汝佛法外人云何能知？害與不害各有二種：有聲聞不害，有菩薩不害。汝小蚊蚋！云何能知二種不害、汝之境界及菩薩境界差別之相，猶如蚊翼覆於虛空。譬如沙門非人所持，爾時大眾應守護不？」帝釋答言：「應當守護。」問言：「若因護死，誰應得罪？」帝釋答言：「淨除害心，無得罪者。」央掘魔羅言：「如是調伏諸惡象類，若令彼死；守護之人無得罪者，當得無量殊勝功德。如是害不害相，差別難知；是名菩薩不害。」問言：「譬如良醫療治病人，以鉤鉤舌；彼若死者，醫有罪不？」答言：「無也！彼良醫者多所饒益；除有害心。」問言：「如是，調伏諸惡象類，若令彼死，為有罪不？」答言：「無也！當得無量殊勝功德；除有害心。」問言：「譬如弟子從師受學，因教而死，師有罪不？」答言：「無也！除有害心。」問言：「如是，威德眾生明顯眾生，惡象類者見之而死；有遮罪不？」答言：「無也！除有害心。」是故帝釋！汝不知善業惡業差別之相，不知沙門非沙門差別之相。**諸惡象類，壞正法者，應當調伏。**如上座迦葉等八十大聲聞乃至億耳，一切皆捨諸大寶藏，出家學道，於正法中少欲知足，比丘何須習無

價衣？是等一切剃髮除慢，孤遊持鉢乞食活命，著壞色衣，如比丘云何放逸？常爲寒暑饑渴所逼，足蹈塵土恒如野鹿，不越小戒，如犛牛愛尾；守護不捨，如鳥伏子；如折牙象，無復形好，彼復何須習無價衣？汝正法外人，慎勿復語。如彼外道旃陀羅輩，畢竟不入二生眾中；汝亦如是！是正法外旃陀羅也。汝小蚊蚋，默然無聲。」

## 增一阿含央掘魔羅經卷第二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放大光明照舍衛國，一心合掌頂禮佛足，供養如來及央掘魔羅已，而說偈言：

奇哉我今見大戰，如二雄猛師子鬥，  
奇哉調御天人師，如來善調央掘魔。  
譬如毒蛇見咒師，吹氣放毒不怖畏，  
師即調伏令寂靜；三界大師亦如是，  
調伏兇惡央掘魔。我今稽首三界醫，  
大神通力不思議；我今稽首自在王，  
大天所建甚奇特；以法建立央掘魔，  
所爲最勝無可譬，是故名曰無譬尊。

央掘魔今爲勝業，住戒調伏極寂靜，  
身心安隱無所畏，猶如自性真金色。  
純淨極妙閻浮金，唯願如來哀受施，  
令央掘魔服天衣，當令我得大菩提，  
彼服此衣護梵行，究竟清淨心不動。

爾時央掘魔羅謂梵王言：「汝是何人？多言兩舌，言央掘魔羅習近我衣，久持梵行，而見毀辱。汝是惡梵，非梵梵像。汝蚊蚋來所言梵者，梵有何義？云何名爲世間梵業？我豈服習蚊蚋之衣而修梵行？我亦不作傭作之人，我亦不能隨他所欲。我亦不爲負債之人，如申頭羅（申頭羅者外國幻人，作飛人戲，令空中來去往返至速）速往速反；汝小蚊蚋亦復如是，往受梵樂，還來墮此。不知菩薩受生真實功德，非法爲法；如汝等輩，不覺生死迷惑輪轉。嗚呼梵天！汝真知善惡？言央掘魔羅大作惡業。汝蚊蚋惡梵爲何所知？應當修學菩薩所行。」爾時梵王答央掘魔羅言：「汝現殺人，一千少一。今猶見汝強梁不息，乃至鷗鷺不敢近汝。此非強梁者，何處更有真強梁耶？此非惡魔者，何處更有真惡魔耶？央掘魔羅！汝莫放逸，所作惡業，方便除滅。善哉如來真爲大悲，乃能度此央掘魔羅等兇暴眾生。」

爾時央掘魔羅謂梵王言：「惡梵蚊蚋！汝將何去？汝復當於何處迷轉？不知善惡眾生，死墮惡

道。譬如有人行至叢林，夜見樹上有螢火蟲，驚怖而還，語城中人，言彼林被燒；時有眾人俱往視之，見是螢火，知非林燒。今汝惡梵亦復如是，唱言我癡，而自欺誑及欺餘人；汝及餘人後自當知是幻積聚。譬如癡人行至叢林，見無憂樹華，謂呼是火，恐怖而歸；還入城中，告眾人言：彼林被燒。眾人往見，知非是火；汝小蚊蚋亦復如是，汝及餘人後自當知善及不善，亦自當知是幻積聚，莫復更出此不實言。汝當默然，勿學妄語。」爾時護世四王來詣佛所，大供養佛及央掘魔。設供養已，即向如來及央掘魔羅而說偈言：

奇哉甚希有，世雄今大戰，

問答第一義，慧光除癡冥。

奇哉善調御，無上天人師，

是故無量力，號名爲如來。

第一鉢曇摩，清淨柔軟足，

塵水所不污，是故稽首禮。

我今歸依佛，一心請所願，

當令央掘魔，受用我等鉢。

央掘魔今好，猶如空中月，

央掘魔莊嚴，淨戒光圓滿。

爾時央掘魔羅謂四天王言：「汝是何等蚊蚋小蟲？護世護世而自貢高，唱言我當施汝天鉢，而見

毀辱。汝等且待，觀我難事；須與自見執持瓦器，何用如是放逸鉢爲？而以護世高自稱舉。名護世者，謂能調伏諸惡象類，非護世間；護真實法，名爲護世。譬如有人間俱耆羅聲，又見其形，尋復見鳥而生迷惑，作是說言：『俱耆羅！俱耆羅！』汝等如是，非法爲法，守護非法；如彼見鳥，謂俱耆羅。汝應護法，莫護世間。蚊蚋四王，且各默然。」爾時惡魔波旬來詣佛所，供養佛已，卻住一面。向央掘魔羅而說偈言：

汝今速出家，欺誑入我城，

我亦不念汝，且令出泥犁。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曰：

遠去賊狗魔，蚊蚋無畏說，

及未被五繫，波旬宜速去。

莫令我須臾，左腳蹴弊狗；

若空無我時，自恣遊宮殿。

如金翅鳥王，處在須彌頂，

下觀大海中，諸龍共遊戲；

菩薩金翅王，遊戲泥犁上，

快飲解脫水，俯觀苦眾生。

賊狗魔默然，諦聽甘露法，

然後還天上，隨意恣所欲。

爾時摩醯首羅神，爲如來及央掘魔羅設大供養已，

卻住一面，欣敬交至，以偈歎言：

我今禮尊足，欣敬說伽陀，  
如來妙色身，譬如優鉢羅。  
齒白拘牟頭，目淨千葉華，  
智慧無染污，淨踰分陀利。  
奇哉央掘魔，殊勝甚希有，  
住在凡夫地，而能降伏魔，  
當速成正覺，普救諸世間。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汝是何卑趣，妄稱摩醯羅？  
假名為自在，非真自在王。  
汝今云何知，我住凡夫地？  
長牙毘舍遮，宜速答所問。  
形色尚醜陋，有如癩病人，  
而為諸世間，廣說治癩方。  
自病不能救，安能療他疾？  
今汝小蚊蚋，癡惑亦復然。  
不知自趣性，云何知他心？  
而言央掘魔，住在凡夫地。  
汝不應灌頂，副他自在王；  
無知且默然，須臾自當見。  
爾時如來所依坐樹，其樹有神；見央掘魔羅心生敬  
信，以偈歎言：

疾來央掘魔，勇慧堅固士，  
今請服法衣，供施汝初飯；  
施汝及如來，當得第一果。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如來未曾食，聲聞亦復然，  
汝今為施誰？速說決所疑。

爾時樹神以偈難言：

如來常飯食，聲聞亦復然；  
堅固欲出家，不應作妄語；  
應當捨虛偽，諂曲非清淨；  
若人越一法，是即為妄語，  
不度於他世，無惡而不造。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汝是卑下姓，今欲何所說？  
汝且自觀察，女人佛所毀；  
世間誰妄語？誰為真實說？  
誰世間貪食？誰世間病死？  
如來悉具足，大我實功德，  
眾生不能知，是則為妄語。  
不食而言食，是則為妄語，  
彼尚無出家，況復受具足？  
**不知隱覆說，是則為妄語，**  
彼尚無出家，況復受具足？

我不越一法，而汝越無量；  
速向天中天，悔除虛妄語。

爾時樹神以偈難言：

汝以何因緣？說我是卑趣；  
未離毘舍遮，何能知男女。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譬如轉輪王，珍寶莊嚴座，  
臭狗暫臥上，還至不淨處；  
汝以卑陋性，暫遊方便法，  
還復處女身，縱心五欲樂。  
汝今應方便，速捨女狗身，  
莫取男女相，當修空寂法，  
修習空法已，疾得男子性。

爾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猶如鵝王，以神通力乘虛而來。來至佛所，頂禮佛足，卻住一面。見央掘魔羅，心生隨喜；時大目連以偈歎言：

超哉勇慧士，善修殊勝業，  
宜速隨佛去，出家修淨戒，  
與諸梵行者，乘虛至祇園，  
願佛時哀許，出家受具足；  
普令諸世間，一切共瞻仰，  
陵虛猶鵝王，明淨如滿月。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問曰：

云何世神通？云何神通本？  
神力第一尊，速說斷我疑。

爾時大目犍連以偈答言：

若人修淨捨，常施履屣乘；  
比丘持淨戒，遠離不習近；  
如是二因緣，疾獲神通力。

爾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嗚呼大目連，修習蚊蚋行，  
不能分別知，第一真實通。  
蚊蚋乘虛來，無知宜默然，  
常行自他利，願速安眾生，  
如是修方便，疾獲上神通。  
安慰說法者，或時遭苦難，  
捨身為救護，疾獲上神通。  
我今當速行，廣度諸群生，  
至于祇陀林，當得大神通。  
如是無限量，所謂摩訶衍，  
無量復無邊，所謂諸如來。  
爾時央掘魔羅說此偈已，即復說偈問舍利弗言：  
云何舍利弗，世間大智慧？  
智慧從何生？速說決所疑。

爾時舍利弗以偈答言：

善護持五戒，能成大智慧，  
命終更受身，智慧常俱生，  
名聞遠流布，智慧不傾動。

爾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佛說常不滅，從是生大慧，  
佛說大智慧，從是說法生，  
嗚呼舍利弗，修習蚊蚋行，  
不能分別知，真實智慧義。  
陋哉蚊蚋慧，無知宜默然。

爾時尊者阿難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卻住一面，見央掘魔羅心生隨喜，以偈歎言：

善哉央掘魔，已修殊勝業，  
我今發隨喜：速通九部經。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問言：

如來稱歎汝，多聞最第一；  
云何世多聞？多聞從何生？

爾時阿難以偈答言：

誦習九部經，離慳爲人說，  
從是獲多聞，總持不思議。

爾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歎說諸如來，畢竟常不滅，

是名爲世間，第一最多聞。

嗚呼阿難陀，修習蚊蚋行，  
不能分別知，多聞所入聞；  
陋哉蚊蚋持，無知宜默然。

爾時尊者羅侯羅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卻住一面；見央掘魔羅心生隨喜，以偈歎言：

善哉央掘魔，已修勝功德，  
我今發隨喜，敬戒速受持。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問言：

如來稱歎汝，恭敬戒第一，  
云何爲世間，恭敬於淨戒？  
汝是佛愛子，速說決我疑。

爾時羅侯羅以偈答言：

一切佛所說，專心恭敬持，  
是則爲世間，第一恭敬戒。

爾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若說諸如來，世間第一常，  
是名爲世間，最上恭敬戒。

嗚呼羅侯羅，修習蚊蚋行，  
不能知第一，真實恭敬戒；  
陋哉蚊蚋敬，無知宜默然。

爾時尊者阿那律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卻住一面，見



央掘魔羅心生隨喜，以偈歎言：

奇哉央掘魔，善修殊勝業，  
我今發隨喜，不久得天眼。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問言：

如來稱歎汝，天眼最第一，  
云何世天眼？天眼云何生？  
汝今當速說，決斷我所疑。

爾時阿那律以偈答言：

常好施燈明，說法聞化人，  
由是獲天眼，洞視無障礙。

爾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如來深法藏，精勤方便說，  
顯示不隱覆，究竟最勝眼。  
嗚呼阿那律，修習蚊蚋行，  
不能知出生，天眼勝方便；  
陋哉蚊蚋眼，無知宜默然。

爾時尊者沙門陀娑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卻住一面，  
見央掘魔羅心生隨喜，以偈歎言：

奇哉央掘魔，善修殊勝業，  
我今發隨喜，宜應修忍辱。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問言：

云何爲世間，成就第一忍？

云何生忍辱？速說決所疑。

爾時沙門陀娑以偈答言：

梅檀塗右臂，利刀斬左手，  
等心不傾動，能生最上忍，  
是則名世間，堪忍上調伏。

爾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若說如來藏，顯示諸世間，  
無知惡邪見，捨我須無我；  
言是佛正法，聞彼說不怖，  
離慢捨身命，廣說如來藏，  
是名爲世間，堪忍上調伏。

嗚呼沙門陀，修習蚊蚋行，  
不能知出生，最上忍方便；  
蚊蚋亦堪耐，饑渴寒熱苦，  
陋哉蚊蚋忍，無知宜默然。

爾時尊者滿願子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卻住一面，見  
央掘魔羅，心生歡喜，以偈歎言：

善哉修勝業，我今發隨喜，  
爲一切眾生，安慰演說法。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問言：

如來稱歎汝，說法中第一；  
云何說法者？云何爲知義？  
唯願說法上，時爲決所疑。

爾時滿願子以偈答言：

諸佛及聲聞，聖所不得法，

正覺善通達，廣爲眾生說。

「此說有何義？謂過去一切諸佛，於一切法中極方便求，不得眾生界及我、人、壽命。現在、未來、一切諸佛及三世一切聲聞緣覺，於一切法中極方便求，亦悉不得。我亦如是爲眾生說：離眾生界、我、人、壽命，說無我法，說空法；如是說法。」

爾時央掘魔羅謂滿願子言：「嗚呼滿願！修蚊蚋行，不知說法。哀哉蚊蚋無知默然，不知如來隱覆之說：謂法無我。墮愚癡燈，如蛾投火。諸佛如來所不得者：謂過去一切諸佛世尊，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如來藏，不可得。現在一切諸佛世尊，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我性不可得。未來一切諸佛世尊，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自性不可得。三世一切聲聞緣覺，於一切眾生所，極方便求無如來藏亦不可得。此是如來偈之正義。」

「復次諸佛如來所不得者：謂過去一切諸佛世尊，於一切法，極方便求世間之我，如拇指粳米麻麥芥子、青黃赤白方圓長短，如是等比種種相貌：或言在心、或躋上下、或言頭目及諸身分、或言遍身猶如津液，如是無量種種妄想；如世俗修我，亦

言常住、安樂、蘇息；如是比我，一切諸佛及聲聞緣覺悉皆不得；正覺彼法，爲眾生說。此是如來偈之正義，非如汝向妄想所說。」

「復次諸佛如來所不得者：謂過去一切諸佛世尊，極方便求如來之藏作不可得；如來性是無作，於一切眾生中無量相好，清淨莊嚴。現在一切諸佛世尊，極方便求如來之藏作不可得；如來性是無作，於一切眾生中無量相好，清淨莊嚴。未來一切諸佛世尊，極方便求如來之藏作不可得；無作是如來性，於一切眾生中無量相好，清淨莊嚴。」

「三世一切聲聞緣覺，有如來藏而眼不見，應說因緣。如羅侯羅敬重戒故，極視淨水，見蟲不了爲是蟲？爲非蟲？爲是微塵耶？久久諦觀，漸見細蟲；十地菩薩亦復如是，於自身中觀察自性，起如是如是無量諸性種種異見。如來之藏如是難入，安慰說者亦復甚難：謂於惡世極熾然時，不惜身命而爲眾生說如來藏，是故我說諸菩薩摩訶薩，人中之雄，即是如來。如阿那律，天眼第一，真實明見空中鳥跡，與肉眼者俱共遊行，彼肉眼者所不能見，信阿那律，知有鳥跡；肉眼愚夫聲聞緣覺，信佛經說有如來藏，云何能見佛境界性？聲聞緣覺尙由他信，云何生盲凡夫而能自知、不從他受？」

「我聞先佛稱說：此地於劫初時有四種味，彼

時眾生食四味者于今食土，以久習故今猶不捨；曾於過去諸如來所、修如來藏者亦復如是，久修習故，今猶信樂，長夜修習，報如來恩。又於未來說法者所，聞如來藏，聞已信樂，如彼食土，非餘眾生。彼信樂者是如來子，報如來恩。譬如梟鳥，從久遠來無有慚愧，不報恩養，以宿習故今猶不捨；彼諸眾生亦復如是，過去世時無有慚愧，已無慚愧，今無慚愧、當無慚愧，聞如來藏不生信樂，已不信樂、今不信樂、當不信樂。譬如猿猴形極醜陋，常多驚怖，其心躁動如水涌波，以宿習故今猶不息；彼諸眾生亦復如是：去來現在心常輕躁，聞如來藏，不生信樂。如貓頭鷹，晝盲夜見，好聞惡明；彼諸眾生亦復如是，好邪惡正，不樂見佛及如來藏，去來現在、不生信樂，如貓頭鷹好聞惡明。如人長夜修習邪見，染諸外道不正之說，以宿習故今猶不捨；彼諸眾生亦復如是，久習無我隱覆之教，如彼凡愚染諸邪說，去來現在不解密教，聞如來藏不生信樂，非餘眾生。」

「若人過去曾值諸佛，供養奉事，聞如來藏，於彈指頃暫得聽受，緣是善業諸根純熟，所生殊勝，富貴自在；是諸眾生今猶純熟，所生殊勝，富貴自在。由彼往昔曾值諸佛，暫得聽聞如來藏故，於未來世聞如來藏，當復信樂，如說修行，諸根純

熟，富貴自在，色力具足，智慧明達，梵音清淨，莫不愛樂。或作轉輪聖王、或為王子、或為大臣，賢德具足，離諸慢恣，降伏睡眠，精勤修學，無諸放逸，及餘功德悉皆成就。或為釋梵護世四王，斯由曾聞如來之藏功德所致，身常安隱，無病無惱，壽命延長，人所愛敬。具足聽聞如來常住大般涅槃甘露之法，堅固安隱久住世間，隨順世間而共娛樂。知諸如來不從欲生，廣為世間開示演說。以此智慧功德利益，在所生處子孫眾多，父母長壽，常受人天一切快樂，族姓殊勝悉皆具足，斯由聞知一切眾生悉有如來常住藏故。未來現在天上人中，一切快樂，常得具足，由聞如來常住藏故。若彼眾生、去、來、現在，於五趣中支節不具，輪轉生死受一切苦，斯由輕慢如來藏故。若諸眾生歷事諸佛親近供養，乃能得聞如來之藏，信樂聽受不起誹謗。若能如實安慰說者，當知是人即是如來。」

「若諸眾生多背諸佛者，聞如來藏則生誹謗，彼諸眾生自燒種子。嗚呼！苦哉！苦哉！不信之人，於三世中甚可哀愍。諸說法者應如是說，稱揚如來常住真實。若說法者不如是說，是則棄捨如來之藏，是人不應處師子座；如旃陀羅不應服乘大王御象。」

「一切諸佛極方便求如來之藏生不可得，不生

是佛性；於一切眾生所，無量相好清淨莊嚴。一切諸佛極方便求自性不實不可得，真實性是佛性；於一切眾生所，無量相好清淨莊嚴。一切諸佛極方便求自性無常不可得，常性是佛性；於一切眾生所，無量相好清淨莊嚴。一切諸佛極方便求如來之藏無恒不可得，恒性是佛性；於一切眾生所無量相好清淨莊嚴。一切諸佛極方便求如來之藏變易不可得，不變易性是佛性；於一切眾生所無量相好清淨莊嚴。一切諸佛極方便求如來之藏不寂靜不可得，寂靜性是佛性；於一切眾生所無量相好清淨莊嚴。一切諸佛極方便求如來之藏壞不可得，不壞性是佛性；於一切眾生所無量相好清淨莊嚴。一切諸佛極方便求如來之藏破不可得，不破性是佛性；於一切眾生所無量相好清淨莊嚴。一切諸佛極方便求如來之藏老死不可得，不老死性是佛性；於一切眾生所無量相好清淨莊嚴。一切諸佛極方便求如來之藏垢不可得，無垢性是佛性；於一切眾生所無量相好清淨莊嚴。」

「如油雜水不可得；如是無量煩惱覆如來性，佛性雜煩惱者無有是處，而是佛性煩惱中住，如瓶中燈，瓶破則現；瓶者謂煩惱，燈者謂如來藏。說如來藏者，或是如來、或是菩薩、或是聲聞；能演

說者隨其所堪，或有煩惱或無煩惱，滿願當知，我說是人即是正覺。」

「能破受者億煩惱瓶，然後則能自見其性，猶如掌中見阿摩勒果。譬如日月，密雲所覆，光明不現；雲翳既除，光明顯照。如來之藏亦復如是，煩惱所覆，性不明顯；出離煩惱，大明普照，佛性明淨猶如日月。哀哉滿願，修蚊蚋行，不知說法，宜嘿疾去。」

爾時孫陀羅難陀來詣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見央掘魔羅心生隨喜，以偈歎言：

善哉央掘魔，已修殊勝業，  
宜應方便求，如來妙色身。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問言：

世尊稱歎汝，端政最第一，  
云何為世間，端政最殊特？  
何因得端政？時說決所疑。

爾時孫陀羅難陀，以偈答言：

澡手合十指，頂禮佛舍利，  
常供養病人，從是致端政。

爾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佛身無筋骨，云何有舍利？  
如來離舍利，勝方便法身。

如來不思議，未信令信樂，故以巧方便，示現有舍利，方便留舍利，是則諸佛法。世間從本來，供養梵自在，天子及天女，種種諸形像，以彼非歸依，建立舍利塔。若有諸眾生，解知是方便，因此方便智，獲致端政色，非如汝先說，妄想端政因。嗚呼孫陀羅，不知妙色門，蚊蚋色具足，無知宜默然。

爾時尊者優波離來詣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見央掘魔羅心生隨喜，以偈歎言：

奇哉央掘魔，已修殊勝業，我今發隨喜，汝當修淨律。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問言：

如來稱歎汝，持律中第一，云何善持律？速說決所疑。

爾時優波離以偈答言：

一切惡莫作，諸善悉奉行，方便修淨心，是則善持律。

爾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壞法毀禁戒，非律惡比丘，

應當奪六物，一切資生具，逼迫加罰黜，方便令調伏。

梵行所應用，斯非破戒物，譬如大國王，所寶護身刀，若在屠膾舍，法應強奪取，帝王所珍器，不應屬惡人。

如是梵行者，所應受畜物，不屬壞法人，是故還攝取，是則名世間，第一善持律。

不犯突吉羅，亦非非威儀，如是持律者，具足如來教。

如來視一切，猶如羅侯羅，嗚呼優波離，修習蚊蚋行，不解善持律，無知宜默然。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來詣佛所，稽首佛足卻住一面。見央掘魔羅心生隨喜，以偈歎言：

善哉央掘魔，已修殊勝業，今當修大空，諸法無所有。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問言：

文殊法王子，汝見空第一，云何爲世間，善見空寂法？空空有何義？時說決所疑。

爾時文殊師利以偈答言：

諸佛如虛空，虛空無有相。  
諸佛如虛空，虛空無生相。  
諸佛如虛空，虛空無色相。  
法猶如虛空，如來妙法身，  
智慧如虛空。如來大智身，  
如來無礙智，不執不可觸，  
解脫如虛空。虛空無有相，  
解脫則如來，空寂無所有。  
汝央掘魔羅，云何能了知？

爾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譬如有愚夫，見雹生妄想，  
謂是琉璃珠，取已執持歸。  
置之瓶子中，守護如真寶，  
不久悉融消，空想默然住，  
於餘真琉璃，亦復作空想。  
文殊亦如是，修習極空寂，  
常作空思惟，破壞一切法。  
解脫實不空，而作極空想，  
猶如見雹消，濫壞餘真實。  
汝今亦如是，濫起極空想，  
見於空法已，不空亦謂空。  
有異法是空，有異法不空；  
一切諸煩惱，譬如彼雨雹，

一切不善壞，猶如雹融消；  
如真琉璃寶、謂如來常住，  
如真琉璃寶、謂是佛解脫。  
虛空色是佛，非色是二乘；  
解脫色是佛，非色是二乘。  
云何極空相，而言真解脫？  
文殊宜諦思，莫不分別想。  
譬如空聚落，川竭瓶無水，  
非無彼諸器，中虛故名空；  
如來真解脫，不空亦如是，  
出離一切過，故說解脫空。  
如來實不空，離一切煩惱，  
及諸天人陰，是故說名空。  
嗚呼蚊蚋行，不知真空義，  
外道亦修空，尼乾宜默然。

爾時文殊師利以偈問言：

汝央掘魔羅，以何因緣故，  
恐迫聲聞眾，輕蔑諸佛子？  
縱意肆兇暴，虓譟如猛虎，  
誰是蚊蚋行？出是惡音聲？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曰：

譬如貧怯士，遊行曠野中，  
卒聞猛虎氣，恐怖急馳走。

聲聞緣覺人，不知摩訶衍，  
趣聞菩薩香，恐怖亦如是。

譬如師子王，處在山巖中，  
遊步縱鳴吼，餘獸悉恐怖；  
如是人中雄，菩薩師子吼。

一切聲聞眾，及諸緣覺獸，  
長夜習無我，迷於隱覆教；

設我野干鳴，一切莫能報，  
沉復能聽聞，無等師子吼？

爾時文殊師利以偈問言：

汝是小蚊蚋，興造諸惡行，  
若汝是菩薩，何處更有魔？

嗚呼世間人，不能自覺知，  
不自省己過，但見他人惡，

汝央掘魔羅，爲作幾許罪？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嗚呼今世人，二人壞正法，  
謂說唯極空，或復說有我；

如是二種人，傾覆佛正法。

嗚呼汝文殊，不知惡非惡，  
不知菩薩行，蚊蚋師子異；

奇哉我能知，無畏諸菩薩，  
文殊今諦聽，佛歎菩薩行。

譬如善幻師，造作諸幻業，  
斷截食眾生，以示諸大眾。  
諸佛及菩薩，所作皆如幻，  
示現變自身，若生若涅槃。  
或於疾疫劫，施身令服食，  
或見作火劫，大地悉洞然，  
眾生有常想，示令知無常。  
或於刀兵劫，示現加師旅，  
殘賊斷眾命，其數不可量，  
而實無惱害，猶如幻所作。  
一切三千界，令入芥子中，  
而無一眾生，惱逼不安隱。  
四海須彌山，同入一毛孔，  
一切無惱逼，現已還本處。  
或以一足指，震動十方界，  
而不惱眾生，是則諸佛法。  
或爲梵釋主，護世四天王，  
無量眾像類，安慰諸群生，  
王子若大臣，聚落商人主，  
長者及居士，和合安眾生。  
或爲諸天人，轉化眾邪見，  
現生一切生，故名爲本生。  
譬如造幻師，見殺幻眾生，

曾不起悲歎：嗚呼是大惡；  
以彼工幻師，解是幻性故。  
我今亦如是，現殺化眾生，  
爲調諸毀法，而實無所傷。  
如彼佛世尊，化現刀兵劫，  
我今亦如是，善修菩薩行。  
嗚呼汝文殊，修習蚊蚋行，  
而不志龍象，世雄大智慧。

爾時世尊以一切智、一切見，向文殊師利以偈歎言：

如央掘魔說，菩薩行如是，  
當知彼非凡，爲度眾生故。  
彼則大菩薩，雄猛如汝等，  
善哉汝文殊，當知彼功德。

佛說是已，以偈歎言：

善哉巧方便，殊勝人中雄，  
安慰眾生故，現大精進力。  
我今當演說，欲成阿羅漢，  
如是諸功德，善業及精進，  
令一切眾生，究竟永安樂。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一切眾生，爲我演說：將欲疾成阿羅漢者，以何功德、何業、何精進，饒益安樂一切眾生？」爾時世尊以偈答

言：

父母和合時，子來入母胎，  
父母心歡喜，得隨順功德。  
異精進光澤，世間極豐壤，  
王得極快樂，母致殊勝夢。  
子生家巨富，怨敵悉慈心，  
七歲入學堂，師徒無違諍。  
僕使皆歡喜，各勤修家業，  
至年滿二十，六畜悉無諍，  
相視如父母，香乳皆盈溢。  
大哉賢明子，無貪瞋嫉慢，  
諂曲及虛偽，過言加惱害，  
小兒不威儀，眾惡不善業，  
慈孝供二親，諸尊及師保。  
若見諸耆長，合掌致恭敬，  
懷納諸中年，幼則同遊戲。  
施敬善周急，子愛諸苦人，  
誠惡知慚愧，常慕修正法。  
不習戲幻術，常樂見諸佛，  
務誦諸經律，善學諸明處。  
遠酒離博奕，恭敬諸最勝，  
眠食知止足，不樂諸不淨。  
天人所愛念，一切悉欣敬，



如是大功德，無量不可譬，  
是將成正覺，功德業精進。  
舍利弗當知，是央掘魔羅，  
有如是像類，當疾成正覺，  
云何如是人，當復有諸惡？  
彼更有無量，奇特諸功德，  
雄傑如文殊，超絕非常類，  
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想。  
當知央掘魔，菩薩摩訶薩，  
誓度諸未度，世間是我有。  
若欲發勝願，普濟諸世間，  
而作不善行，則無有是處。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現作日月天，梵王眾生主，  
地水火風空，如是無量德，  
菩薩人中雄，以此度眾生。

爾時大目犍連以偈歎言：

奇哉央掘魔，如是大功德，  
暫見佛世尊，超度一切有。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云何大目連，頗有諸眾生，  
不見佛世尊，能知正法耶？

爾時大目犍連以偈答言：

如佛世尊說，病人有三種：  
云何名爲三？邪正定不定。  
云何爲邪定？謂佛不能化。  
云何爲正定？謂大迦葉等。  
如來未出世，依佛入實法。

爾時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汝莫作是說，上座大迦葉，  
如來未出世，能入真實法。  
所以然者何？如來當住世；  
若人依法，佛常住其舍。  
譬如雨河流，無雨亦水流，  
智者巧方便，應當善觀察：  
無雨河水流，終無有是處，  
當知上有雨，是故流不絕。  
如是大目連，世間出世間，  
一切諸勝法，斯皆從佛流；  
是故大迦葉，依佛得出家。

爾時大目連以偈問言：

若有諸如來，常住於世間，  
我及餘眾生，何故此不見？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但令迦葉知，猶如餘處雨。  
是故世無佛，眾生不自度，

面睹諸如來，然後得解脫。  
譬如有士夫，入於闇室禪，  
日月光來照，而彼不睹見；  
如是大目連，莫言世無佛，  
一切諸如來，常住於世間，  
濟度諸群生，出家受具足；  
是故唯邪正，無有不定聚。

爾時大目連以偈問言：

世間有五戒，佛出世亦然。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乃至世間有，隨順戒威儀，  
世間出世間，當知皆佛說。

爾時大目連以偈問言：

云何世間病，分別說三種？  
或有醫治差，或不得醫差，  
或復有病人，雖得醫不差，  
是故諸病人，分別有三種。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是義則不然，不應說三種；  
可治不可治，唯二無有三，  
若作三分別，亦是聲聞乘。  
若諸聲聞乘，佛說蚊蚋乘，

以彼無知故，分別有三種。  
所言邪定者，謂彼一闍提；  
正定謂如來，菩薩及二乘。  
目連應當知，二種甚希有，  
所謂佛世尊，及與一闍提。  
如來最上處，於上更無餘；  
第一極卑鄙，所謂一闍提。  
譬如大菩薩，滿十波羅蜜，  
闍提亦如是，具足十惡行。  
菩薩捨身施，頭目骨髓腦，  
積骨踰須彌，過是不可數；  
闍提亦如是，具足惡行施，  
生於餓鬼趣，貪欲極熾然，  
念念貪欲心，眾多女人應，  
亦生眾多子，長夜不得樂，  
飢渴苦所逼，還自食其子。  
復有餘餓鬼，變作婆羅門，  
宿世惡業緣，來從索子食，  
即施恣所欲，或復自食身，  
如是一闍提，惡行得滿足。  
是故佛世尊，無上處希有；  
極下處希有，所謂一闍提。  
邪定是闍提，正定是如來、

住地諸菩薩、及聲聞緣覺。

爾時世尊向央掘魔羅而說偈言：

汝來央掘魔，出家受三歸。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此乘是大乘，說名無礙智，  
一乘一歸依，佛第一義依。  
佛法是一義，如來妙法身，  
僧者說如來，如來即是僧。  
法及比丘僧，二是方便依，  
如來非方便，是第一義依。  
是故我今日，歸依於如來，  
於諸歸依中，如來真實依。  
如欲食興菓，應當取真實，  
捨真食虛偽，自他無利益，  
如是愚癡人，千醫莫能救。  
如是捨一依，修習方便依，  
是則群癡眾，千佛不能救。

爾時世尊告央掘魔羅：「汝當受持童真淨戒。」

爾時央掘魔羅以偈問言：

云何爲童真？云何具足戒？  
云何真沙門？云何爲福田？  
爾時世尊默然而住。央掘魔羅復說偈言：  
若不知一依，是第一義依，

不能知二依，方便所建立，  
當知如是人，是世間童真。  
未受具足戒，云何是沙門？  
不知一歸依，云何淨歸依？  
若不知如來，是第一義依，  
不清淨歸依，云何爲沙門？  
不知真實依，云何爲福田？  
於是二歸依，真實及方便，  
不善知差別，是則世童真。

爾時世尊告央掘魔羅：「汝當受持不殺生戒。」央

掘魔羅以偈答言：

我今定不能，受持不殺戒，  
我當常受持，斷絕眾生命。  
所言眾生者，無量諸煩惱，  
若能常害彼，是名持殺戒。

爾時世尊復告之言：「汝當受持不妄語戒。」央掘

魔羅以偈答言：

我今定不能，受持不妄語，  
常於一切法，受持妄說句。  
受持虛妄說，是則諸佛法，  
所言爲妄者，一切諸法空。  
復有虛妄法：聲聞及緣覺，  
菩薩之所行，隨順世間事。

復有虛妄法：我出於世間，受持具足戒，得成阿羅漢；我受諸飲食，建立他施事，或往來經行，九道流諸漏；我受用革屣，楊枝及服藥，飢渴或睡眠，剪爪剃鬚髮；身中種種患，隨病服諸藥，我當般涅槃，如薪盡火滅。如是等一切，諸餘虛偽法，乃至我方便，周行於世間，常於爾所時，不淨此妄語。今說實及諦，目連宜善聽：若實若諦者，所謂如來藏。第一義常身，佛不思議身，第一不變易，恆身亦復然。第一義靜身，妙法身真實，如是不思議，彼身云何現？是故偽法生，則是諸佛教，離一切虛偽，是故說名佛。譬如牧牛人，犢子若死時，取皮覆餘犢，悅母令歡喜；如來亦如是，隨順世間行，若於聾人中，示現作聾像，

而爲彼說法，如彼牧牛者；眾生作是念：如來同世間。如彼牧牛者，無量諸像類，種種巧方便，引導諸群生。若彼牧牛人，示餘真犢子，彼乳則不下，是故設方便。如來亦如是，若現自性身，一切諸世間，其誰堪任見？故以巧方便，示現隨世間，普令得解脫，是則諸佛法。是故我從今，當行虛偽事，乃至殺眾生，一切虛妄際，不受離虛妄，則我戒清淨。

爾時世尊告央掘魔羅：「汝今當受不飲酒戒。」  
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我今亦不能，受持不飲酒，常受飲酒戒，長夜恆縱逸，由是大叫呼，宛轉遍五道，一向極快樂，是則名爲酒。從彼大乘生，無上佛藏酒，是酒我今飲，自足勸眾生：常住不變易。歡喜歡善哉，八聲大宣唱，酣醉無終極。

爾時世尊告央掘魔羅：「汝今當受不姪淨戒。」  
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我今亦不能，受持不姪戒，  
我當常受持，貪著他所愛，  
恒遊姪女舍，與彼相娛樂；  
三昧樂爲妻，真諦法爲子，  
慈悲心爲女，以空爲舍宅，  
無量波羅蜜，以爲高廣床，  
侍衛諸煩惱，隱覆說爲食，  
總持爲園苑，七覺華莊嚴，  
法語爲林樹，解脫智爲菓，  
是等名世間，第一勝娛樂，  
慧者自性法，非是愚境界。

爾時世尊告央掘魔羅：「汝今當受離不與取戒。」

央掘魔羅以偈答言：

我今亦不能，受持不盜戒，  
常受不與取，劫盜他財物。  
不與者菩提，無有授與者，  
不與而自取，故我不與取。  
佛坐菩提樹，不得亦不失，  
此是自性法，最勝無有上。

爾時佛告央掘魔羅：「汝今當受不歌舞戒。」央掘  
魔羅以偈答言：

我常習舞樂，歌乾闥婆偈，  
宣示如來藏，嗟歎稱善哉。  
於彼諸佛所，聞如來常住，  
恒以妙音誦，大乘修多羅。  
猶如緊那羅，乾闥婆伎樂，  
無量眾妙音，供養諸經卷，  
若彼諸眾生，常興是供養，  
諸佛悉受記，未來同一號。

### 增一阿含央掘魔羅經卷第三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佛告央掘魔羅：「云何爲一學？」央掘魔羅以  
偈答言：

一切眾生生命，皆由飲食住，  
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  
所謂摩訶衍，離食常堅固。  
云何名爲一？謂一切眾生，  
皆以如來藏，畢竟恒安住。  
云何名爲二？所謂名與色，  
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  
名及色異種，聲聞緣覺乘，

解脫唯有名，不說有妙色。  
一切諸如來，解脫有妙色，  
猶如於掌中，觀察菴羅果。  
云何名爲三？所謂三種受，  
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  
如來第一常，聞無常生受，  
若聞法僧滅，是二俱受生，  
是名摩訶衍，所說三受義。  
云何名爲四？所謂四聖諦，  
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  
一切諸如來，第一畢竟常，  
是則大乘諦，非苦是真諦；  
一切諸如來，第一畢竟恒，  
是則大乘諦，非集是真諦；  
一切諸如來，第一不變易，  
是則大乘諦，非滅是真諦；  
一切諸如來，第一畢竟靜，  
是則大乘諦，非道是真諦。  
是大乘四諦，非苦事是諦，  
若苦事是諦，四趣應有諦，  
謂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  
云何名爲五？所謂彼五根，  
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

所謂彼眼根，於諸如來常，  
決定分別見，具足無減損；  
所謂彼耳根，於諸如來常，  
決定分明聞，具足無減損；  
所謂彼鼻根，於諸如來常，  
決定分明嗅，具足無減損；  
所謂彼舌根，於諸如來常，  
決定分明嘗，具足無減損；  
所謂彼身根，於諸如來常，  
決定分明觸，具足無減損。  
云何名爲六？所謂六入處，  
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  
所謂眼入處，於諸如來常，  
明見來入門，具足無減損；  
所謂耳入處，於諸如來常，  
明聞來入門，具足無減損；  
所謂鼻入處，於諸如來常，  
明嗅來入門，具足無減損；  
所謂舌入處，於諸如來常，  
明嚐來入門，具足無減損；  
所謂身入處，於諸如來常，  
明觸來入門，具足無減損；  
所謂意入處，明說如來藏，

不起違逆心，淨信來入門，云何名為七？所謂七覺分，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大乘七覺分，猶如優曇鉢，於如來常住，七覺妙花開。云何名為八？所謂八聖道，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大乘八聖道，聞說如來常，經耳因緣力，終到涅槃城。如來常及恒，第一不變易，清淨極寂靜，正覺妙法身；甚深如來藏，畢竟無衰老，是則摩訶衍，具足八聖道。云何名為九？所謂九部經，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摩訶衍一乘，如來無礙智。云何名為十？所謂十種力，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大乘無量力，故佛不思議，方便隱覆說，無量修多羅。云何為一道？一乘及一歸，一諦與一依，一界亦一生，一色謂如來，是故說一乘，

唯一究竟乘，餘悉是方便。

爾時世尊歎言：「善哉善哉！央掘魔羅！汝來！比丘！」即成沙門，威儀具足如舊比丘。爾時央掘魔羅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我今已來，尋聲即得阿羅漢果。」佛又告言：「汝來祇陀林廣度眾生也。」爾時世尊猶如鴈王，與央掘魔羅、舍利弗、大目連、文殊師利等，大眾翼從，如盛滿月，眾星圍繞，從無憂樹下上昇虛空，去地七多羅樹，至舍衛城四十牛鳴。

爾時央掘魔羅母，與諸天龍夜叉乾闥婆緊那羅摩侯羅伽，興大供養，到祇陀林。爾時世尊猶如鴈王，入祇陀林給孤獨園，昇師子座。三千大千世界，地平如掌，生柔軟草，如安樂國。爾時一切他方諸大菩薩悉皆欲來見央掘魔羅，諸佛即遣而告之曰：「汝等應去。今釋迦牟尼佛興大法戰，降大師子，度無量眾。今於祇樹給孤獨園，當為大眾說無上法。汝等佛子應往聽受，並復瞻睹央掘魔羅。」彼諸菩薩從諸方來者，皆雨蓮華大如車輪。此諸眾生聞蓮華香，悉離煩惱。爾時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侯羅伽及諸天女，設天供養，雨種種寶，一心同聲而說偈言：

我今稽首禮，四八大人相，  
無量諸功德，如淨蓮花敷，

眉間白毫相，明淨踰月光。  
我今稽首禮，牟尼上妙色，  
勝慈安慰德，如淨蓮花敷，  
眉間白毫相，明淨踰月光。  
我今稽首禮，第一常住身，  
最勝牟尼主，無上天人尊，  
安慰眾生上，如淨蓮花敷，  
眉間白毫相，明淨踰月光。  
我今稽首禮，第一恆功德，  
最勝牟尼主，無上天人尊，  
安慰眾生上，如淨蓮花敷，  
眉間白毫相，明淨踰月光。  
我今稽首禮，寂靜殊勝德，  
最勝牟尼主，無上天人尊，  
安慰眾生上，如淨蓮花敷，  
眉間白毫相，明淨踰月光。  
南無央掘魔，忍辱修淨戒，  
及諸無量德，是故稽首禮。  
南無央掘魔，執持一乘道，

大乘慈功德，是故稽首禮。  
南無央掘魔，持無量身口，  
持無量祕密，是故稽首禮。  
南無央掘魔，持無量慧光，  
說無量隱覆，是故稽首禮。  
南無央掘魔，執持無量幻，  
降伏無量魔，是故稽首禮。  
南無央掘魔，持無量涅槃，  
順世無量生，是故稽首禮。

爾時央掘魔羅白佛言：「世尊！世尊說言『我住無生際。』此說有何義？云何世尊住無生際、住解脫地，而復住此？誰能信者？願說因緣。」佛告央掘魔羅：「汝今當與文殊師利俱，至北方過一恆河沙刹，有國名無量樂，佛名無量慧功德積聚地自在王如來應供等正覺，在世教化。汝等俱往問彼佛言：『釋迦牟尼如來云何住無生際，而復住於娑婆世界？』」

爾時文殊師利、央掘魔羅俱白佛言：「唯然受教。」猶如鴈王，乘神通力往詣北方無量樂國，至無量慧功德積聚地自在王如來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等二人為釋迦牟尼世尊所使，從娑婆世界來詣此土，啓問世尊：云何釋迦牟尼如來住無生際、住解脫地，不般涅槃而住於彼？」爾時彼



佛告二人言：「善男子！釋迦牟尼如來即是我身。汝等還去語彼佛言：無量慧佛遣我等還，云彼如來當爲汝說。」爾時文殊師利等，猶如鴈王從彼而來，頂禮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奇哉！如來無量，如來無量身，如來無量德，我等二人今見如來奇特功德。彼無量慧自在王如來作是說言：『我即彼佛，當爲汝說。』唯願世尊哀愍敷演，云何住無生際，而復住此？」

佛告文殊師利等言：「我云何住無量樂世界，爲無量慧功德積聚地自在王佛而復住此？莫作是說：『住無生際，云何住彼？而復住此？』如來身無邊，所爲亦無邊。如來不可稱，所爲亦不可稱。如來身無量，所爲亦無量。央掘魔羅！云何而生不生之身，以如是義諮問如來，如來今當爲汝解說。」

爾時央掘魔羅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爲說，哀愍安樂一切眾生。」佛告央掘魔羅：「我於無量百千億劫，具足修行十波羅蜜，攝取眾生。無量眾生未發菩提心者，開化令發。我於無量阿僧祇劫，具足修行無量波羅蜜諸善根故，生不生身。」

爾時央掘魔羅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身住實際而復生耶？」佛告央掘魔羅：「汝與文殊師利俱，至北方過二恒河沙刹，有國名不實電光鬘，佛名毘樓遮那如來應供等正覺，在世教化。汝與文

殊師利俱往問言：釋迦牟尼佛云何住於實際而住娑婆世界？」爾時二人受教即行，猶如鴈王凌虛而去，往詣不實電光鬘刹毘樓遮那佛所，稽首禮足，具以上事諮問彼佛。廣說如上。文殊師利央掘魔羅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爲說，云何如來住於實際？」佛告文殊師利等言：「我於無量百千億劫，具足修行十波羅蜜攝取眾生，建立令住未曾有樂，我從彼無量百千億劫阿僧祇波羅蜜，生實際身。」

爾時央掘魔羅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住無爲際？」佛告央掘魔羅：「汝與文殊師利俱，至北方過三恒河沙刹，有國名意取，佛名無量意如來應供等正覺，在世教化。汝往問言：云何釋迦牟尼佛住無爲際？」如上廣說。

「北方去此過四恒河沙刹，有國名眾色莊嚴，佛名最勝降伏。」餘如上說。「北方去此過五恒河沙刹，有國名深塵，佛名深上。」餘如上說。「北方去此過六恒河沙刹，有國名風，佛名如風。」餘如上說。「北方去此過七恒河沙刹，有國名金剛意，佛名金剛上。」餘如上說。「北方去此過八恒河沙刹，有國名離垢光，佛名離垢上。」餘如上說。「北方去此過九恒河沙刹，有國名月主，佛名月上。」餘如上說。「北方去此過十恒河沙刹，有國名日初出，佛名日初出。」餘如上說。

「東方去此過一恒河沙剎，有國名善味，佛名善味上。」餘如上說。「東方去此過二恒河沙剎，有國名槃頭耆婆，佛名槃頭耆婆光。」餘如上說。「東方去此過三恒河沙剎，有國名鬘熏，佛名鬘香。」餘如上說。「東方去此過四恒河沙剎，有國名多摩羅鉢多羅，佛名多摩羅鉢多羅清涼香。」餘如上說。「東方去此過五恒河沙剎，有國名月主，佛名月藏。」餘如上說。「東方去此過六恒河沙剎，有國名沈香主，佛名沈香上。」餘如上說。「東方去此過七恒河沙剎，有國名末香熏，佛名末香。」餘如上說。「東方去此過八恒河沙剎，有國名明照，佛名光明。」餘如上說。「東方去此過九恒河沙剎，有國名海主，佛名海德。」餘如上說。「東方去此過十恒河沙剎，有國名龍主，佛名龍藏。」餘如上說。

「南方去此過一恒河沙剎，有國名朱沙，佛名朱沙光。」餘如上說。「南方去此過二恒河沙剎，有國名大雲，佛名大雲藏。」餘如上說。「南方去此過三恒河沙剎，有國名電鬘，佛名電得。」餘如上說。「南方去此過四恒河沙剎，有國名金剛慧，佛名金剛藏。」餘如上說。「南方去此過五恒河沙剎，有國名輪轉，佛名持輪轉。」餘如上說。「南方去此過六恒河沙剎，有國名寶地，佛名寶地持。」

餘如上說。「南方去此過七恒河沙剎，有國名虛空慧，佛名虛空等。」餘如上說。「南方去此過八恒河沙剎，有國名調伏，佛名調伏上。」餘如上說。「南方去此過九恒河沙剎，有國名勝鬘，佛名勝藏。」餘如上說。「南方去此過十恒河沙剎，有國名師子慧，佛名師子藏。」餘如上說。

「西方去此過一恒河沙剎，有國名恬，佛名恬味。」餘如上說。「西方去此過二恒河沙剎，有國名恒鬘，佛名恒德。」餘如上說。「西方去此過三恒河沙剎，有國名普賢，佛名普賢慧。」餘如上說。「西方去此過四恒河沙剎，有國名華鬘，佛名華鬘上。」餘如上說。「西方去此過五恒河沙剎，有國名無邊，佛名無邊華鬘。」餘如上說。「西方去此過六恒河沙剎，有國名賢主，佛名賢藏。」餘如上說。「西方去此過七恒河沙剎，有國名眼，佛名眼王。」餘如上說。「西方去此過八恒河沙剎，有國名幢主，佛名幢藏。」餘如上說。「西方去此過九恒河沙剎，有國名鼓音，佛名鼓自在。」餘如上說。「西方去此過十恒河沙剎，有國名樂見，佛名樂見上。」餘如上說。

「西北方去此過一恒河沙剎，有國名歡喜進，佛名歡喜進。」餘如上說。「西北方去此過二恒河沙剎，有國名嚴飾，佛名嚴飾藏。」餘如上說。

「西北方去此過三恒河沙剎，有國名因慧，佛名因慧藏。」餘如上說。「西北方去此過四恒河沙剎，有國名行意樂，佛名行意樂上。」餘如上說。「西北方去此過五恒河沙剎，有國名眾生聚，佛名眾生上。」餘如上說。「西北方去此過六恒河沙剎，有國名聰明，佛名明上。」餘如上說。「西北方去此過七恒河沙剎，有國名意樂，佛名意樂聲。」餘如上說。「西北方去此過八恒河沙剎，有國名無量，佛名無量壽。」餘如上說。「西北方去此過九恒河沙剎，有國名住，佛名安住上。」餘如上說。「西北方去此過十恒河沙剎，有國名水，佛名水味上。」餘如上說。

「東北方去此過一恒河沙剎，有國名寶主，佛名寶幢。」餘如上說。「東北方去此過二恒河沙剎，有國名摩尼陀，佛名摩尼清涼藏。」餘如上說。「東北方去此過三恒河沙剎，有國名寶慧，佛名寶慧上。」餘如上說。「東北方去此過四恒河沙剎，有國名金色，佛名金色光音。」餘如上說。「東北方去此過五恒河沙剎，有國名網，佛名網光。」餘如上說。「東北方去此過六恒河沙剎，有國名金主，佛名閻浮檀上。」餘如上說。「東北方去此過七恒河沙剎，有國名網，佛名網光。」餘如上說。「東北方去此過八恒河沙剎，有國名淨水，

佛名水王。」餘如上說。「東北方去此過九恒河沙剎，有國名玉洲，佛名玉藏。」餘如上說。「東北方去此過十恒河沙剎，有國名寶洲，佛名寶地。」餘如上說。

「東南方去此過一恒河沙剎，有國名金剛積，佛名金剛慧。」餘如上說。「東南方去此過二恒河沙剎，有國名一切覺，佛名一切覺慧幢。」餘如上說。「東南方去此過三恒河沙剎，有國名悉檀主，佛名悉檀義勝。」餘如上說。「東南方去此過四恒河沙剎，有國名無垢，佛名無垢琉璃。」餘如上說。「東南方去此過五恒河沙剎，有國名不那味，佛名不那聚。」餘如上說。「東南方去此過六恒河沙剎，有國名香味，佛名香嚴。」餘如上說。「東南方去此過七恒河沙剎，有國名香主，佛名香藏。」餘如上說。「東南方去此過八恒河沙剎，有國名直行，佛名直勝。」餘如上說。「東南方去此過九恒河沙剎，有國名無價，佛名無價上。」餘如上說。「東南方去此過十恒河沙剎，有國名無邊周羅，佛名無邊王。」餘如上說。

「西南方去此過一恒河沙剎，有國名無量光，佛名無量壽。」餘如上說。「西南方去此過二恒河沙剎，有國名無量眼，佛名無量自在。」餘如上說。「西南方去此過三恒河沙剎，有國名火炎，佛

名火炎光。」餘如上說。「西南方去此過四恒河沙利，有國名壤闍，佛名壤闍王。」餘如上說。「西南方去此過五恒河沙利，有國名調伏主，佛名調伏藏。」餘如上說。「西南方去此過六恒河沙利，有國名無生，佛名無生自在。」餘如上說。「西南方去此過七恒河沙利，有國名香主，佛名香象遊戲。」餘如上說。「西南方去此過八恒河沙利，有國名香篋，佛名香篋王。」餘如上說。「西南方去此過九恒河沙利，有國名樂讚，佛名龍樂。」餘如上說。「西南方去此過十恒河沙利，有國名勝鬘，佛名勝調伏上。」餘如上說。

「上方去此過一恒河沙利，有國名忍見，佛名一切世間樂見高顯王神力嚴淨大誓莊嚴地自在王一切光明積聚門。」餘如上說。「上方去此過二恒河沙利，有國名分陀利，佛名妙法分陀利。」餘如上說。「上方去此過三恒河沙利，有國名水笑華，佛名笑華王。」餘如上說。「上方去此過四恒河沙利，有國名無憂，佛名離一切憂。」餘如上說。「上方去此過五恒河沙利，有國名青蓮華，佛名寶華勝。」餘如上說。「上方去此過六恒河沙利，有國名波頭摩主，佛名波頭摩藏。」餘如上說。「上方去此過七恒河沙利，有國名鳩牟陀，佛名鳩牟陀藏。」餘如上說。「上方去此過八恒河沙利，有國

名竹，佛名竹香。」餘如上說。「上方去此過九恒河沙利，有國名拘迦尼，佛名一切勝王。」餘如上說。「上方去此過十恒河沙利，有國名功德河，佛名一切世間河王自在。」餘如上說。

「下方去此過一恒河沙利，有國名師子積聚，佛名師子遊戲。」餘如上說。「下方去此過二恒河沙利，有國名師子窟，佛名師子吼。」餘如上說。「下方去此過三恒河沙利，有國名忍作，佛名忍作華。」餘如上說。「下方去此過四恒河沙利，有國名勝，佛名一切生勝。」餘如上說。「下方去此過五恒河沙利，有國名無礙積聚，佛號大乘遊戲王。」餘如上說。「下方去此過六恒河沙利，有國名頻陀，佛名頻陀山頂。」餘如上說。「下方去此過七恒河沙利，有國名尊重難見，佛名一切恭敬王。」餘如上說。「下方去此過八恒河沙利，有國名持慧，佛名持慧王。」餘如上說。「下方去此過九恒河沙利，有國名地慧，佛名地慧王。」餘如上說。「下方去此十恒河沙利，有國名常歡喜王，佛名斷一切疑，在世教化，汝等當往問彼佛言：『云何釋迦牟尼佛住廣說莊嚴際，而住娑婆世界不般涅槃？』汝央掘魔羅與文殊師利俱往詣彼，問如是義，彼決一切疑如來當為汝說。以能決斷一切疑故，名斷一切疑佛。」

爾時文殊師利與央掘魔羅俱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唯然受教。」頂禮佛足，猶如鴈王凌虛而去。至常歡喜王刹，禮斷一切疑如來足，卻坐一面，白彼佛言：「我等從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普詣十方各十世界諸如來所，問如是義：『云何釋迦牟尼佛，住娑婆世界不般涅槃解脫之際？』」彼諸如來悉答我言：『釋迦牟尼佛即我等身，彼佛自當決汝所疑。』釋迦牟尼佛復遣我來至世尊所，言『斷一切疑如來當為汝說。』是故我今諮問所疑：云何釋迦牟尼佛住娑婆世界不般涅槃？」彼佛答言：「汝等還去，彼佛自當決斷汝等一切所疑，如是無量釋迦牟尼如來所使。」爾時二人俱發聲言：「善哉善哉！唯然受教。」禮彼佛足，奉辭而還。至釋迦牟尼佛所，稽首作禮，如是歎言：「奇哉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持無量阿僧祇身，悉告我言：『汝等還去，釋迦牟尼佛當決汝疑。彼佛世尊即是我身。』」爾時世尊告文殊等言：「彼諸如來告汝等言：我即是彼如來身耶？」文殊等言：「如是，世尊！一切如來皆作是說。」爾時世尊告文殊等言：「彼諸如來世界云何？」文殊等言：「彼諸世界無諸沙礫，平如澄水。柔軟樂觸，猶如綿纈。如安樂國，無諸五濁，亦無女人聲聞緣覺。唯有一乘，無有餘乘。」佛告文殊等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稱

彼一切諸佛名號，若讀、若書、若聞、乃至戲笑言說，或順他人或欲自顯；若有一切恐怖事至，悉皆消滅。一切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等不能惱亂。聞則擁護，閉四趣門。我說未發心者得菩提因，況清淨心若讀、若誦、若書、若聞！央掘魔羅，如來復有奇特大威德力，方廣總持大修多羅說：八十億佛皆是一佛，即是我身。如是廣說，如是無量佛刹，如是無量如來，如是如來色身無量無邊。如來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云何當有若無常、若疾病？如來常住無邊之身，我今當復廣說有根本、有因、有緣。一切佛一切因，悉皆不樂生此世界，以此眾生不可治故。以是義故，我於此世界治不可治眾生，數數捨身故，生不生身。」

「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為護法故捨恒河沙身，一一身若傷、若打、若壞故，生此不壞無為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眾多住處，精進捨身恒河沙數，一一身住無量劫精進苦行故，生不老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生疾疫劫為作良藥，一一身趣恒河沙劫，故生無病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為斷無量眾生飢餓之病，施大乘味故，生不死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除無量眾生煩惱垢污，為諸難事示如來藏故，生無染污身。我於無量阿僧

祇劫恒河沙生，爲除無量餓鬼飢渴之病，以一乘味令其飽滿故，生無漏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於一切眾生等心愛念，如父如母如子如兄如弟故，生無罪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諸天及人不實語者，安立大乘諦故，生諦常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諸天及人諸非法眾，安立出世間法故，生此法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諸天及人隨邪見者安立正見故，生此第一寂靜之身。」

「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諸天及人有恐怖者，安立無畏故，生安隱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諸天及人多憂惱者，安立無憂惱法故，生此無憂離憂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一切天人樂他姪者，安立大尸羅威儀故，生此無塵離塵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惡像類者，攝令清淨安立正法故，生此無羸離羸離法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諸天及人諸貧窮者，施財法二藏，安立菩提故，生無災法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諸天及人隨愛欲者，安立離欲故，生此無量無惱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拂除無量眾生諸天及人一切煩惱，如除蛇毒故，生此無患離患法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與

無量眾生諸天及人，結法親屬、世間親厚、無過法親故，生無作法明顯妙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爲無量眾生諸天及人，如法演說清淨如來藏法故，生此無所有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安立一切諸天世人，令住如來希有祕密故，生希有身。」

「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以佛成就無量眾生諸天及人故，生無量無邊尊勝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爲度無量眾生，於處處雜姓示現受生故，生此高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令無量眾生度一切有、安立菩提故，生無上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現隨世間支節不具，令無量眾生安立菩提故，生無上法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不隱恒性如來之藏，爲一切眾生安慰說故，生此恒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護持淨戒，見天女魔女及世間女不起染心故，生不危脆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一切世間尊長女人所，不起染心故，生不崩墜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爲無量眾生諸天及人除諸病患故，生此無邊無比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令無量眾生乃至畜生，安立深法故，生深遠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爲一切天人說如來藏如虛空鳥跡，令佛性顯現故，生不可見

身。」

「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轉無量眾生諸天及人『執無我見』，示以難見如來藏故，生一切眾生難見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令一切天人不害眾生、安立正法故，生微細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令一切天人生法樂故，生圓滿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普示天人如來之藏，如今所見文殊師利故，生不難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解一切眾生縛，安立解脫故，生極難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天人惡趣一切諸有，普於中住，悉令安立真實解脫故，生無分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令一切天人淨持五戒故，生無筋骨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善發大願度一切眾生故，生一切處解脫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拔一切眾生諸惡見箭，安立真實法故，生此寂靜不變易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等視一切眾生如羅侯羅，亦令他等故，生寂止身。」

「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自修知足，令他知足故，生上止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為諸聲聞說離食知足故，生斷一切求波羅蜜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捨離一切魚肉美食，亦教眾生令捨離故，生美妙身。我於無量阿僧

祇劫恒河沙生，令無量眾生諸天及人吐一切煩惱故，生離虛偽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惡像類者，壞其住處，驅出人眾，猶如火雹故，生破宅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迷惑四倒，飲以法味故，生離慢梵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如來之藏，寂靜恒道，離亂過惡，極令正真故，生寂靜捨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無我佛語者，建立有我，如指指月故，生捨離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般涅槃般涅槃，而般涅槃般涅槃故，生如法法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盡無量眾生際，極方便求如來藏垢，不可得故，生此界身。一切眾生悉有此界。」

「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演說大乘無礙智：『無我我所真實門』故，生無入處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成就無量眾生令畏煩惱故，生善出世間上上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為一切眾生而作歸趣，無依作依，無親作親故，生如萬流趣大海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以無畏心說如來藏經故，生安住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捨上宮殿轉輪王位無量快樂，入山學道故，生宮殿身，安樂不動。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離慢綏眾，如避栴陀羅，於淨戒者

乃至不同水器故，生不悔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輕無量眾生煩惱重擔故，生休息身，照然明顯。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毀皆在家如處牢獄故，生一切眾生所求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令無量眾生斷貪恚癡故，生無病無畏無我所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令無量眾生諸天及人，毀皆女人娛樂煩惱猶如毒蛇故，生此滅身。」

「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於燈光如來所、修菩薩行，聞自受記，隨順於如，不謗經故，生舍宅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聞如來藏一切眾生斷諸煩惱，便得成佛，因其信樂覆護眾生故，生覆護身。我為菩薩時，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作忍辱仙人，行四無量故，生一切眾生依怙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常為無量諸天人演說大乘、一乘、無上乘、無礙之智極大照明一切眾生所趣向乘，彼聞說已，以是大乘破阿僧祇惡故，生趣向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讚歎界、安隱界、一切眾生第一界——無垢如來藏，無合會故，生無合會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令無量眾生諸天及人入白淨解脫天舍宅故，生虛曠無限容受勝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無量眾生若男若女，作父母兄弟姊妹想故，生一切處無

上父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於飢饉劫以無量身施彼食故，生一切處離飢渴病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為無量眾生毀皆一闍提惡，令生怖畏故，生此捨離一切有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示現無量方便身、法身、勝藥樹身，不增不善因故，生一切無行寂止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度無量眾生令滅煩惱，示其自性，如於掌中視菴羅果故，生斷道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為無量眾生毀皆一切『有』如四毒蛇如空瓶故，生離津溜筋脈之身。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恒河沙生，為無量眾生，滅一切『有』無量煩惱，離欲滅盡涅槃故，生涅槃不動快樂之身。央掘魔羅！我於無量阿僧祇劫，一切無際處住，而復住此。央掘魔羅！涅槃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

### 增一阿含央掘魔羅經卷第四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爾時央掘魔羅白佛言：「世尊！奇哉！如來哀愍一切眾生，為第一難事。」佛告央掘魔羅：「非是如來為第一難事。更有第一難事，謂於未來正法



住世餘八十年，安慰說此摩訶衍經：常恒不變如來之藏，是為甚難。若有眾生持諸同類是亦甚難。若有眾生聞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隨順如實，是亦甚難。」央掘魔羅白佛言：「世尊！何如為難？」

佛告央掘魔羅：「譬如大地，荷四重擔；何等為四？一者大水，二者大山，三者草木，四者眾生。如是大地荷此四擔。」央掘魔羅白佛言：「如是，世尊！」佛告央掘魔羅：「非是大地荷四重擔；所以者何？餘復更有荷重擔者。」央掘魔羅白佛言：「誰耶？世尊！」佛告央掘魔羅：「正法住世餘八十年，菩薩摩訶薩為一切眾生演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當荷四擔。何等為四？謂兇惡像類，常欲加害，而不顧存亡，棄捨身命，要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是名初擔重於一切眾山積聚。兇惡像類非優婆塞，以一闡提而毀罵之，聞悉能忍，是第二擔重於一切大水積聚。無緣得為國王大臣大力勇將及其眷屬說如來藏，唯為下劣形殘貧乞，堪忍演說，是第三擔重於一切眾生大聚。窮守邊地多惱之處，衣食湯藥眾具粗弊，一切苦觸無一可樂，男悉邪謗，女人少信，城郭丘聚豐樂之處不得止住，是第四擔重於一切草木積聚。若能荷此四重擔者，是名能荷大擔菩薩摩訶薩。若菩薩摩訶薩，於正法欲減餘八十年，棄捨身命，演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

藏，是為甚難。若能維持彼諸眾生，是亦甚難。彼諸眾生聞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能起信樂是亦甚難。」

「復次央掘魔羅！非是如來為第一難事，今當更說復有難事：譬如士夫其壽無量，過無量百千億歲，以一毛端滲大海水。復過是數以一毛滲，乃至將竭餘如牛跡，為甚難不？」央掘魔羅：「甚難，世尊！不可稱說。」佛告央掘魔羅言：「此不為難，更有甚難。」央掘魔羅言：「誰耶？世尊！」佛告央掘魔羅：「正法住世餘八十年，若有菩薩摩訶薩，棄捨身命，演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是為甚難。」

「復次央掘魔羅！非是如來為第一難事，更有難事。央掘魔羅！譬如士夫擔須彌山王及大地大海，經百億歲，此為大力第一難不？」央掘魔羅白佛言：「如是如來境界，非彼聲聞緣覺所及。」佛告央掘魔羅：「彼非大力，非為甚難。若以大海一塵為百千億分，百千億劫持一塵去，乃至將竭，餘如牛跡；復能擔負須彌山王大地河海百千億劫，而彼不能於正法住世餘八十年時，演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唯有菩薩，人中之雄，能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護持正法。我說此人第一甚難。」

「復次央掘魔羅！譬如士夫能以水滅三千大千

世界熾然盛火，如是士夫為甚難不？」央掘魔羅白佛言：「世尊！滅一天下火，尚為極難，況復三千大千世界？是為甚難。」佛言：「如是，央掘魔羅！未來世中持戒眾減，犯戒眾增，正法住世餘八十年，菩薩摩訶薩棄捨身命奴婢牛羊非法財物，種種清淨宣說正法，演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此何士夫？」央掘魔羅白佛言：「唯佛能知，非聲聞緣覺。爾時護持世間淨法，猶尚為難，何況出世間上上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如彼士夫能以水滅三千大千世界熾然盛火，極為甚難。若於未來正法住世餘八十年，菩薩摩訶薩棄捨身命，演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當知彼人即是如來。」佛告央掘魔羅：「善哉！善哉！善男子，我亦如是說，一切如來說彼士夫所為難事不得邊際。」

「復次善男子，譬如百川入于大海，別流不現。如是士夫所得智慧，一切士夫來入其中悉皆不現。復次善男子！譬如大海不受死屍，如是士夫無諸戲行、家愛、家病、雜亂非法，謗如來藏者不與同止。如是士夫極為甚難，維持彼眾及聽法者，是亦甚難。」

央掘魔羅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成就幾相，名非新學？」佛告央掘魔羅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成就八相，非為新學。何等為八？一者知

法，二者知思量持，三者供養父母，四者知師恩，五者厭諸惡見，六者離一切相輕慢、不調伏、不善不淨之物，七者不思欲乃至夢中亦不起想，八者敬重於戒。如是菩薩摩訶薩成就八相，非為新學。」

「復次菩薩摩訶薩成就八相，非為新學，何等為八？一者說摩訶衍，二者分明演說如來之藏而不厭捨，三者不貪財物，四者慈悲喜捨忍，五者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六者近善知識，七者離惡知識，八者世利知足。菩薩成就如是八相，非為新學。」

「復次菩薩成就八相非為新學，何等為八？一者安慰知量美說，二者不嬉戲，三者煩惱微薄忍，四者聞一切經忍，五者降伏睡眠，六者不懶惰，七者精勤不放逸，八者常樂求戒。菩薩成就如是八相，非為新學。」

「復次菩薩成就八相非為新學，何等為八？一者真實，二者鮮淨、樂習淨事，三者光澤，四者端政，五者遠離女人，六者遠離親族，七者聞惡恐怖，彼彼惱亂身毛皆豎，八者愍念眾生。菩薩成就如是八相，非為新學。」

「復次菩薩成就八相非為新學，何等為八？一者善知佛說魔說差別，二者恭敬知經者，三者知律非律差別二隱覆，四者善知如來隱覆之說，五者知如來祕密，六者善知隨順世間事，七者善知如來常

恒不變，八者善知菩薩惡非惡事，善知時方自能。菩薩成就如是八相，非為新學。成就如是四十相身念法，是菩薩非為新學。若無四十功德，若半減半，當知善男子善女人不住摩訶衍，亦不入諸菩薩數。是故菩薩行，則為甚難。彼何等勝功德？謂無欲想，乃至夢中亦不起心，當知是人有一切覺支殊勝功德。」

爾時文殊師利語央掘魔羅言：「如來藏者有何義？若一切眾生悉有如來藏者，一切眾生皆當作佛，一切眾生皆當殺盜邪淫妄語飲酒等不善業跡。何以故？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當一時得度。若有佛性者，當作逆罪及一闡提。若有我者我界，當度一切有，是故世間無有『我』無有『界』。一切法無我，是諸佛教。」

佛告文殊師利：「一切眾生有如來藏，為無量煩惱覆，如瓶中燈。復次文殊師利！譬如有一調伏子，迦葉如來為授記言：『卻後七年當為轉輪聖王，正法治化。我亦卻後七日當般涅槃。』時調伏子聞授記已，歡喜踊躍，作是念言：『一切智記我當得轉輪聖王，我今不疑。』即白母言：『與我魚肉乳酪麻豆種種美食，我當有力。』彼並食雜食肉故，不能自活，非時而死。云何文殊師利！彼佛為妄語耶？為非一切智耶？為彼實無轉輪聖王善根果

報耶？」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本惡業，故致此死。」佛告文殊師利：「勿作是說，彼非時死耳，非本惡業報也。文殊師利！彼佛不知先惡業報而記之耶？無先惡業，今自作過，以致失命耳。如是文殊師利！若男子女人作是念言：『我身中有如來之藏，自當得度，我當作惡。』若如是作惡者，為佛性得度耶？不得度耶？如上所說彼調伏子實有王性，而不得度，所以者何？以多放逸故。佛性不得亦復如是，以彼眾生多放逸故。一切眾生為無佛性耶？實有佛性。如轉輪王報，為佛妄語耶？眾生妄語，作諸放逸，以聞法放逸故，自過惡故，不得成佛。」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無本業耶？」佛告文殊師利：「彼有本業，但稍聞此經，無量阿僧祇罪，皆悉除滅。所以者何？如來無量阿僧祇劫，發大誓言：一切眾生未度令度，未脫令脫。以此誓願善根，如來慧日光明所照，無量阿僧祇罪，皆悉除滅。」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一切雲霧覆過，日未出時，皆悉障蔽一切世間。日光稍出，一切世間闍障悉滅。如是阿僧祇大罪積聚，乃至此經日未出時，一切眾生輪迴生死；此經日出，阿僧祇惡大闍積聚，一彈指頃於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若戲笑

說、若隨順他，此及道外，若波羅夷無間惡業阿僧祇罪，須臾悉滅。所以者何？若聞釋迦牟尼如來名號，雖未發心，已是菩薩。所以者何？以如來勝願：一切世間是『我』有故，諸未度者當令得度，化以正法悉令覺悟。是故文殊師利！聞如來名者皆為菩薩，非但自能速除煩惱，亦復當得我所得身。文殊師利！如我偈說：

我已稱說道，憂悲毒刺拔，  
汝等應當作，如來之所說。

我說道者，說何等道？道有二種：謂聲聞道及菩薩道。彼聲聞道者謂八聖道，菩薩道者謂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我次第斷諸煩惱得佛性，不動快樂，甚可愛樂。若不斷者恒輪轉生死。我已稱說道，憂悲毒刺拔：憂悲者謂煩惱義，拔刺者謂如來。我斷除無量煩惱，為大醫王，汝等當從我受，我當示汝如來之藏。汝等應當作者：隱覆說義。如來之所說者：此生欺誑，汝欺誑汝。佛出世間如優曇鉢華，得信猶如恒沙金粟，亦如盲龜值浮木孔。如是遇如來應供等正覺如來藏經，不以生死壽果欺誑汝等，自度一切有、及一切煩惱病。是故言如來之所說。」

精勤諸善法，折伏諸惡心，  
修福遲緩者，意樂著諸惡。

「此偈我為聲聞說。又如來藏者極為難得，世

間無有如是難得譬類如來之藏。當疾觀察如是如是意樂著諸惡者：比丘！自性淨心，心習惡，知『識』過，五垢為首；眾多煩惱，前後圍繞。云何五垢為本，諸煩惱圍繞？所謂貪欲、瞋恚、睡眠、掉、疑，此五垢壞心。欲淨除五垢本及諸煩惱者，當勤方便。自性清淨心力，當勤方便；及未謗修多羅、未成一闍提，當勤方便，修習自度。以是義故，說彼心無量客塵煩惱，應當疾拔其根本。」

意法前行，意勝法生。

意法淨信，若說若作，

快樂自追，如影隨形。

「我為聲聞乘說此偈意者，謂如來藏義：若自性清淨意，是如來藏勝一切法，一切法是如來藏；所作及淨信意法，斷一切煩惱故，見我界故。若自淨信有如來藏，然後若說若作，得成佛時若說若作，度一切世間。如人見影，見如來藏亦復如是，是故說如影隨形。」

意法前行，意勝意生。

意法為惡，若說若作，

眾苦自追，如輪隨跡。

「此偈說煩惱義。意法惡者，為無量煩惱所覆，造作諸惡，故名為惡，不知自性心如來藏，入無量煩惱義。如是躁濁不息故，若說若作，一切眾

苦、常隨不絕。如輪隨跡者，諸惡積聚，生死輪迴，轉一切眾生於三惡趣中，如輪隨跡。是故說：於福遲緩者，心樂於惡法。」

「復次，文殊師利！如知乳有酥故，方便鑽求；而不鑽水，以無酥故。如是文殊師利！眾生知有如來藏故，精勤持戒，淨修梵行。復次文殊師利！如知山有金故，鑿山求金；而不鑿樹，以無金故。如是文殊師利！眾生知有如來藏故，精勤持戒，淨修梵行，言我必當得成佛道。復次文殊師利！若無如來藏者，空修梵行；如窮劫鑽水，終不得酥。」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梵行有何義？何故如來捨五欲樂？」央掘魔羅謂文殊師利言：「無量天人常知墮法，故離諸欲想。」佛告央掘魔羅：「勿作是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一切男子皆為兄弟，一切女人皆為姊妹。」央掘魔羅白佛言：「世尊！云何淨飯王摩耶夫人，兄弟姊妹而作父母？」佛告央掘魔羅：「是方便示現，度脫眾生。若不如是，則不能度。譬如大王有二千力士，二人方便現相折伏，以悅王心，娛樂眾人；唯彼自知，餘無能覺。佛亦如是，示因父母現同人事，然後得度無量眾生，令出生死無邊大海，而彼眾生莫能知者。譬如伎兒於大眾中，種種變現以悅眾心，諸佛世尊亦

復如是，種種變現以度眾生，而彼眾生莫能知者。譬如幻師於大眾中自斷身分，以悅眾人，而實於身無所傷損。諸佛世尊亦復如是，如彼幻師種種變現，以度眾生。文殊師利！如來一切智，知一切；觀察世間一切眾生，無始已來無非父母兄弟姊妹，昇降無常，迭為尊卑，如彼伎兒數數轉變，是故如來淨修梵行。復次文殊師利！彼此自界，共相娛樂，如何受樂自餘身分？云何不得、不成界報？當知是樂是大苦聚。女有佛藏，男亦如是，云何一性而自染著？以一性故，是故如來淨修梵行，住於自地不退轉地，得如來地。」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如來不以一切梵行建立優婆塞優婆夷？何故世尊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正法因故如堂四柱？而今優婆塞、優婆夷現有大惡，何故建立於正法律中？」佛告文殊師利：「此異想，名世俗想。如來視一切眾生如羅侯羅，常欲安立令住佛地，無此階漸。佛想、異此俗想，異此、名非問論。」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以一切眾生界是一界故，諸佛離殺生耶？」佛言：「如是，世間殺生如有人自殺，殺自界故。」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視一切眾生如羅侯羅，而復教人調伏殺罰有自界諸惡像類者？」佛告文殊師利：「善男子！莫

作是說。如來如是視一切眾生如羅侯羅。譬如士夫常日再食，愛樂法故。日唯一食，則殺八萬戶蟲，如是者應名殺生，而非殺生不淨。復次，文殊師利！無邊欲樂，聖所背捨。聖人爲害欲故自害，若如是者，聖人則有自害過惡。謂愛欲心盛，至他所言：『我起欲心，願見教誡、令生慚愧。我存亡無在。』則方便自害，如是者爲害自界耶？」文殊師利白佛言：「不也，世尊！彼乃因是功德增積。」佛告文殊師利：「如是，文殊師利！何故諸聖自害？以是煩惱毒蛇因故，而況他身？佛所說法，諸惡像類壞正法者，如自煩惱盛而教誡彼，爲作諸難，則爲供養自界。如自求畢竟樂，棄捨欲樂衣食命樂；如自害身而調伏彼，是名善知如來之藏。」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眾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次文殊師利！一切眾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宅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珂貝蠟蜜皮革繒綿，非自界肉耶？」佛告文殊師利：「勿作是語，如來遠離一切世間，如來不食。若言習近世間物者，無有是處。若習近者，是方便法。若物展轉來者則可習近。若物所出

處不可習近。若展轉來，離殺者手，則可習近。」文殊師利白佛言：「今此城中有一皮師，能作革屣。有人買施，是展轉來，佛當受不？復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從旃陀羅取皮，持付皮師，使作革屣，施持戒人。此展轉來，可習近不？」佛告文殊師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悲，然不破戒。」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亦不得用不淨水熟食，比丘不應受。若如是者如是現。」佛告文殊師利：「此名世間想。若有優婆塞者，以淨水作食而不得作用。若無優婆塞者，諸佛其如之何？陸蟲水蟲，虛空亦蟲；若如是者，於淨宗爲惡，世間云何得修淨宗？此名非問論。」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世間久來亦自立不食肉。」佛告文殊師利：「若世間有隨順佛語者，當知皆是佛語。」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世間亦說有解脫，然彼解脫非解脫，唯佛法是解脫。亦有出家而非出家，唯有佛法是出家。世尊！世間亦說『我不食肉，彼等無『我』，亦無不食肉。唯世尊法中，有『我』決定不食肉。』佛告文殊師利：「汝欲聞世間建立外道因不？當爲汝說。」文殊師利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文殊師利：「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名拘孫陀跋陀羅，出興于世，在此城中。時彼世界無諸沙礫，無外道名，唯一大乘。彼諸眾生一向快樂。爾時如來久住於世，乃般涅槃。般涅槃後，正法久住。法欲滅時，持戒者滅，非法者增。有一阿蘭若比丘名曰佛慧，有一善人施無價衣，比丘愍彼，即爲受之。比丘受已，示諸獵師。諸獵師眾見此好衣，生劫盜心；即於其夜將是比丘至深山中，壞身裸形，懸手繫樹。爾時其夜有採花婆羅門至阿蘭若處，見虎恐怖，向山馳走。見比丘壞身裸形懸手繫樹，見已驚歎：『嗚呼沙門，先著袈裟，而今裸形，必知袈裟非解脫因。自懸苦行，是真學道。彼人豈當捨離善法？當知分明是解脫道因。』壞正法故，即捨衣拔髮作裸形沙門。裸形沙門從是而起。」

「爾時比丘自得解縛已，即取樹皮赤石塗染，以自障蔽。結草作拂，用拂蚊蟲。更有採花婆羅門見已念言：『是比丘捨先好衣，著如是衣，捉如是拂，彼人豈當捨離善法，當知分明是解脫道。』即學彼法。出家婆羅門從是而起。」

「時彼比丘暮入水浴，因洗頭瘡，即取水衣以覆瘡上，取牧牛人所棄弊衣，以自覆身。時有樵者見已念言：『是比丘先著袈裟，而今悉捨，必知袈

裟非解脫因，故被髮弊衣，日夜三浴，修習苦行。彼人豈當捨離善法，當知分明是解脫道。』即學彼法。苦行婆羅門從是而起。」

「比丘浴已，身體多瘡，蠅蜂啖食。即以白灰，處處塗瘡，以水衣覆身。時有見者謂言是道，即學彼法。灰塗婆羅門從是而起。」

「時彼比丘然火炙瘡，瘡轉苦痛，不能堪忍，投巖自害。時有見者作是念言：『是比丘先著好衣，今乃如是。彼人豈當捨離善法，當知投巖是解脫道。』投巖事火，從是而起。如是九十六種，皆因是比丘種種形類，起諸妄想，各自生見。譬如有國一一相視，而起粗想。粗想生已，各各相殺。九十六種外道，各生異想亦復如是。猶如鹿渴，於炎水想，追逐乏死。正法滅時因彼比丘非法法想，亦復如是。」

「如是文殊師利！世間一切所作之上，尸羅威儀種種所作，一切悉是如來化現。法滅盡時，如是事生；若如是者，正法則滅。如是文殊師利！於真實『我』，世間如是如是邪見，諸異妄想，謂解脫如是。謂『我』如是出世間者，亦不知如來隱覆之教，謂言無我是佛所說。彼隨說思量，如外道因，起彼諸世間隨順愚癡。出世間者，亦復迷失隱覆說智。是故如來說一乘中道，離於二邊——『我』真

實，『佛』真實，『法』真實，『僧』真實。是故說中道名摩訶衍。」

爾時央掘魔羅白佛言：「世尊！眾生不知中道，妄想說餘中道。」佛告央掘魔羅：「少有眾生聞此經信。未來眾生多謗此經。」央掘魔羅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何方幾所眾生誹謗此經？幾一闍提？何方有能廣為眾生安慰說者？唯願如來哀愍為說。」

佛告央掘魔羅：「未來世中，中國當有九十八百億眾生謗毀此經，七十億眾生作一闍提。東方九十八百億眾生誹謗此經，六十億眾生作一闍提。西方九十八百億眾生謗毀此經，五十億眾生作一闍提。南方九十八百億眾生誹謗此經，四十億眾生作一闍提。罽賓國中有我餘法。婆樓迦車國餘名不滅，頻陀山國亦復如是。罽賓比丘半半行摩訶衍，半半樂摩訶衍、說摩訶衍。南方當有行堅固道，行如來行，離八大事，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行堅固道，任荷我法。」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奇哉佛法，當住南方。」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我法當住南方少時。如汝等苦行菩薩摩訶薩不惜身命，安慰一切眾生故，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如一切諸

佛，悉皆不樂至此世界荷負三千大千世界無量眾生，而我獨能於此度脫。我菩薩摩訶薩正法欲滅餘八十年，爾時不樂任持正法亦復如是；如汝等文殊師利，正法欲滅餘八十年，當於爾時任荷正法，一切閻浮提及諸洲間不惜身命，演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彼時眾生或信或不信，彼諸菩薩作是念言：『若斷截我身作種種分，我當由此得常住身。』

如汝文殊師利等無量菩薩摩訶薩，於彼南方任荷正法、第一最難，是故我常讚歎南方最後說法。由彼菩薩威德力故，一切閻浮提及諸洲間，彼諸眾生聞名迴向；或因慚愧，或因恐怖故。譬如有王聞餘王法而自治國，罽賓國及伽樓迦車城，慚愧恐怖故，說摩訶衍祕密之藏亦復如是；然不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文殊師利！譬如放火草中，唯燒中間，不燒邊際。我初生地，堅固道滅，餘法住於南方邊際；諸菩薩於彼任荷正法，亦復如是，當知彼中則有如來。」

爾時釋提桓因與三十三天諸眷屬俱，稽首佛足，興大供養已，白佛言：「世尊！我等當共護持此經，願見付授。唯願哀愍一切眾生，說此經名。」佛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此經名為央掘魔羅，如是受持。憍尸迦！此經難得，如優曇鉢華。」時帝釋長子名阿毘漫柔，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如



我父王與阿修羅戰時，告馭者言：『汝當莊嚴，伏阿修羅車。』馭者白王：『願勿憂慮，我要先死，然後及王；今當畢命堅意決戰，餘人亦當捨身盡力。』如是世尊！於未來世正法欲滅八十年時，菩薩摩訶薩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復作是念：『我說法時多有眾生不能堪忍，我當不說。』爾時莫令諸善男子聞彼諸難，生退轉心。當知善馭莊嚴法乘如如來藏：如來常恒，寂靜不變，廣宣世間。彼善男子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我於爾時當作比丘，棄捨身命而爲作護。』爾時眾多帝釋子，若男若女及餘諸天，頂禮佛足而發誓言：『我當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棄捨身命而爲作護。』時佛歎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皆是求正法者。我亦當爲諸樂法者而作護覆。我亦常常於彼前行，如善馭者。汝等常常堅固知恩。於如來常處、恒處、寂靜處、不變易處、如來藏處，當廣宣說。』

爾時波斯匿王具四種兵，告諸大臣言：『今有人像羅刹，殺害多人，一千少一；以指爲鬘，以血塗身；勇健驍捷，縱暴此境。今去此城滅四十牛鳴，或能害我及諸臣子以充其數；今當共行，剪除殺鬼。今此城中一切男女欲求取者，悉不敢出；一切鳥獸聞其惡名，亦所不至。汝等今當宣令內外：『波斯匿王今興四兵，伐彼羅刹央掘魔羅。一切皆

當持器仗來，若能與彼盡力共戰，若傷不傷，隨功賞賜；象馬珍寶、城邑土田，隨其所欲悉當與之。』

「聞彼惡名，莫不震懼，如是宣唱，無一應命；唯王左右不得自在，抑逼威顏，俛仰祇順。時諸妃后啼泣上諫：「寧失國位，願勿自征。」即召太卜，問其吉凶：「今當能制央掘魔羅不？」卜筮咸曰：「彼今當滅。」雖聞是語，王猶不信；將四種兵往詣佛所，稽首佛足，有怖畏色，額上流汗，卻坐一面。

爾時世尊一切智、知一切，知而故問：「大王！今日何故流汗？」王白佛言：「今有羅刹名央掘魔羅，殺害人民一千少一，以指作鬘，以血塗身。恐其不息，與我共戰，舉國人民悉皆怖畏，杜門不出，事業斯廢；一切鳥獸悉不敢近。嚴此四兵，欲往伐之。」佛告王曰：「今大王欲伐彼耶？」王白佛言：「今唯一心，取信佛足。」佛告大王：「若央掘魔羅來至此者，王當云何？」爾時四兵悉大恐怖，唯王不畏，恃佛威德故。王白佛言：「若彼來者，如是爲一。」爾時世尊指示王言：「此即常勝央掘魔羅。」王見央掘魔羅，瞪矚不眴；觀其形相，赤眼雄姿。心驚毛豎，如非人所持；勇猛心退，刀劍自落，漸近如來師子之座，一心至誠歸依如來：「當視我等如羅侯羅。」于時四兵倍增惶

怖，迷亂顛沛，奔馳逃竄。爾時世尊放安慰眾生無畏光明，照彼眾生，令身安樂。爾時波斯匿王內外眷屬、城邑人民，咸作是念：「今央掘魔羅爲世尊所伏。」

波斯匿王作是歎言：「奇哉！世尊！真爲第一調御之軛，真爲無上天人之師。如是兇暴大惡業者，乃能方便安立正法。」爾時世尊說偈歎言：

人前放逸 後止不犯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若菩薩摩訶薩先現放逸，後現功德；是照世間如月雲消，度無量眾生，現如來功德。大王！當知彼非惡人，是則菩薩善方便耳。」王白佛言：

「以何義故言非惡人？先辱師婦，受行惡師毘舍遮行。」佛告大王：「彼不辱師婦，彼亦非師；現爲彼師及婦色像變易其心。習樂師法，言常清淨。大王當知，是大奇特；譬如龍象衝擊，非驢所堪；如是大王！如來人中大龍象王，隱覆言教，祕密說耳，聲聞緣覺皆所不堪；唯佛與佛乃能堪任。大王！南方去此過六十二恒河沙剎，有國名一切寶莊嚴，佛名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如來應供等正覺，在世教化。無有聲聞緣覺之乘，純一大乘，無餘乘名。彼諸眾生無有老病及不可意苦。純一快樂，壽命無量，光明無量，純一妙色。一切世間無可爲

譬，故國名一切寶莊嚴，佛名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王當隨喜，合掌恭敬。彼如來者豈異人乎？央掘魔羅即是彼佛，諸佛境界不可思議。」

爾時波斯匿王語諸占師：「汝等一切悉皆妄語。汝速遠去，勿復妄說。」爾時諸天、世人及諸龍神、聲聞、菩薩、波斯匿王一切城邑聚落人民，承佛威神悉皆來集，稽首敬禮央掘魔羅足，一心同聲說偈歎言：

南無如來無邊身，南無方便央掘魔，

我今頂禮聖足下，懺悔天尊柔軟足。

我今懺悔如來尊，央掘魔羅二生身，  
爲我等故來至此，現佛色像勝光焰。

照諸眾生堪能說，我數懺謝無量身，  
無依作依等正覺，無親怙者爲作親。

奇哉二佛出于世，未曾有法行世間，  
猶如火中生蓮華，世間希有見二佛。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言：「北方去此過四十二恒河沙剎，有國名常喜，佛名歡喜藏摩尼寶積如來應供等正覺，在世教化；彼土無有聲聞緣覺，純一大乘，無餘乘名；亦無老病眾苦之名，純一快樂，壽命無量，光明無量無有譬類，故國名常喜；佛名歡喜藏摩尼寶積如來、應供等正覺，王當隨喜合掌恭敬，彼如來者豈異人乎？文殊師利即是彼佛。若

有眾生向央掘魔羅、文殊師利恭敬作禮，若復聞是二人名者，見歡喜國如見自家，聞彼名故常閉四趣。或以戲笑或隨順他，或為名利，此及外道，或犯重禁五無間罪，亦閉四趣。若善男子善女人為二名所護者，若今現在及未來世，曠野嶮難諸恐怖處皆悉蒙護，於一切處恐怖悉滅。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毘舍闍眾，悉不能干。」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如來所說有如是大威德，菩薩所行有如是大威德；文殊師利及央掘魔羅有如是大威德；於此二龍發隨喜心，能起菩薩無量之行。大王！汝當給養央掘魔羅母，勿得遺忘。此央掘魔羅母，是我方便之所守護。」爾時央掘魔羅母身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而說偈言：

如來所變化，眾生悉不知；  
如來所作幻，眾幻中之王；  
大身方便身，是則為如來。

說此偈已即沒不現。爾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此為幻耶？」佛告大王：「此是化母。如化母所說，菩薩行亦如是。」爾時央掘魔羅師摩尼跋陀羅，身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而說偈言：

譬如野干獸，常與師子遊，  
雖久相習近，其聲不相類，

聞彼聲怖死，況能師子吼。  
我如彼小獸，雖久為彼師，  
不能堪任發，人雄無畏聲；  
若彼非方便，我則必當死。  
我如野干獸，豈堪受彼供？  
我行愚癡法，菩薩悉遠離。  
於一切眾生，等視如一子，  
佛化無量幻，眾生不能知。  
設化百千億，婆羅門師長，  
眾生悉不知；唯佛知佛幻。  
當知佛世尊，一切幻中王。

爾時彼師摩尼跋陀羅婦，而說偈言：

嗚呼諸眾生，不知佛功德，  
謂實旃遮女；不知如來化，  
示現作我身，幻化亦如是。  
大王應當知，佛身不思議，  
彼諸旃陀羅，尚不得近王，  
恐怖常畏死，何況對言說？  
此人彼亦人，不敢相習近，  
況復諸天人，親近轉佛心？  
無量天龍神，常供養如來，  
惡心向佛者，彼即斷其命。  
佛以巧方便，示現種種幻，

制未來眾生，無量諸非法；

佛幻爲大幻，如來方便身。

說是語已即沒不現。爾時波斯匿王，聞見如是諸希有事，歡喜踊躍，白佛言：「世尊爲是幻耶？」

佛言：「大王！如彼師及師婦、央掘魔羅母，彼三人者悉是我幻。我示幻化不可思議，因我教化央掘魔羅，度無量眾生。」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我當七日修行大施，央掘魔羅如來在福田，方今爲福田。」佛告王言：「如是，如是。」爾時諸天龍神共說偈言：

南無幻化王，具足大精進，  
如來方便身，方便相具足，  
方便般涅槃，示現捨舍利。  
如來無邊身，智慧亦無邊，  
無邊善名稱，無邊明力士。  
如來無邊身，密跡無有邊，  
言說亦無邊，隱覆亦無邊。  
無邊照世間，光明亦無邊，  
功德過數量，無稱不可量。  
虛空無礙智，如來虛空身，  
安慰文殊事，及與我等類。  
爲央掘魔羅，故佛世尊來，  
若來及不來，非我等所知；

如來視一切，猶如羅侯羅。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諸天、龍神、聲聞、菩薩及波斯匿王一切眾會，皆慕央掘魔羅行及文殊師利菩薩行、願生彼國，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踊躍歡喜。

央掘魔羅經卷第四竟

書名：三乘唯識一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編輯籌劃：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  
校對：初至三校：佛教正覺同修會諸同修  
四至六校：平實導師  
發行人：廖宙  
出版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地址：10367 臺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電話：+886-2-25957295 分機：10-21（白天）  
傳真：+886-2-25954493  
網址：<http://books.enlighten.org.tw>  
出版年月：西元 2013 年 10 月 15 日 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68973060 (PDF)

其他版本：

西元 2008 年 8 月初版三刷 ISBN 957-97396-9-2 (平裝)



